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四冊目次

宋學士文集七十五卷 （明）宋濂撰 明正德九年張縉刻本 〇〇一
宋景濂先生未刻集不分卷 （明）宋濂撰 清康熙三年陳國珍刻本（四庫底本） 五五三

宋學士文集七十五卷

（明）宋濂撰

明正德九年張縉刻本

宋學士全集三十六卷、內府藏本

明宋濂撰。濂有篇海類編、已著錄。元末文章、以吳萊柳貫黃溍為一朝之後勁。濂初從萊學、既又學於貫與溍、其授受具有源流。又早從聞人夢吉講貫五經、其學問亦具有根柢。明史濂本傳稱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為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燕饗律歷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鉅卿碑記刻石之詞、咸以委濂、為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高麗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其文集。劉基傳中又稱基所為文章氣昌而奇、與濂並為一代之宗。今觀二家之集、濂文雍容渾穆、如天閑良驥、魚魚雅雅、自中節度。基文神鋒四出、如千金駿足、飛騰飄瞥、驀澗注坡、雖皆極天下之選、而以德以力、則略有間矣。方孝孺受業於濂、努力繼之、然較其品格、亦終如蘇之與歐。蓋基講經世之略、所學不及濂之醇。方孝孺自命太高、意氣太盛、所養不及濂之粹也。

翰苑集序
客有持子宋子清溪藷集來者
曰某帙宋子三十年山林之文
也某帙宋子近著館閣之文也
其氣貌聲音隨其顯晦之地不
同者吾子當有以評之余家洌
水東去宋子之居不百里遠知

宋子之劬學入青蘿山中不下
書屋若千年得鄭氏所蓄書數
萬卷書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
於是學成著書凡若干萬言其
文之師者性也性之師者道也
道之師者先王先聖也而未嘗
以某代家數爲吾文之宗某人

格律爲吾文之體其所獨得者
三十年之心印律之前人石不
能壓之而鈞鈞不能壓之而斤
者萬萬口之定價也昔之隱諸
山林者燁乎其虎豹煙霞也今
之顯諸館閣者燦乎其鳳凰日
星也果有隱顯易地之殊哉不

然以宋子氣枯神寂於山林以
志揚氣滿於館閣是其文與外
物遷何以爲宋子抑余聞婺學
在宋有三氏東萊氏以性學紹
道統說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
川氏以皇帝王覇之畧志事功
其炳然見於文者各自造一家

皆出於寔踐而取信於後之人而無疑者也宋子之文根性道榦諸治術以超繼三氏於百十年後世不以歸之柳黃吳張而必以宋子為歸嘻三十年之心印萬萬口之定價於斯見矣客何以山林館閣岐宋子之文而

求之哉客韙吾言錄吾言為子宋子潛溪新集序洪武庚戌二月初吉會稽老友楊維楨序

一代之興有一代之制作其所以黼黻皇猷鋪張鴻業必有當其任者故天生奇偉英俊之才豈偶然哉若宋景濂先生之於今日是也以景濂之雄文奥學而不獲顯庸於前朝豈非天之所屬實有在耶余聞景濂之名

蓋二十年矣近始會於金陵挹其光儀聆其論說已有以慰夫平昔嚮慕之心及觀其潛溪新集浩乎其博淵乎其深蔚乎其色鏗乎其聲如春江之濤汪洋淡湯而不可涯涘又如平沙湯湯鐵騎數萬縱橫馳逐而不可

控馬又如武庫一開千琲萬寶
光采爛然又如尋河之源至於
底柱至於龍門又至於積石又
至於崑崙不得不止讀之累日
使余不知神之駭而心之醉也
蓋積之也厚滀之也久養之也
素固其發也左右逢原舒卷隨

意惟見其有餘而不見其不足
然此特所觀新集者而已皆應
制代　言紀功銘德之作若景
濂平日之所著則有前後續別
四集已盛行於世及流傳於海
外學者又當兼取而博習之可
也

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豫章揭汯
序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景濂自少以文雄一時人不遠數千里求之殆徧於中國四夷矣其居青蘿山所作者曰潛溪集其在朝所作者曰翰苑集潛溪集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歐陽文公為之序而翰苑集復萃記序碑銘表傳雜說釐為前後續別四集云予甞讀而好之浩乎莫窮其所至乃撫卷而嘆曰文章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與時升降其變不一在唐則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陽子韓子之文祖於孟子而歐

陽子又祖於韓子皆所謂傑出於千百者也元初姚文公以許氏之學振於北方下至天曆至正間又有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陽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極論縱橫無窮其氣燄莫敢迫而文獻公之不失準繩卑不可隆而高不可抑也大抵先秦而漢以來聖人之經汨於諸子道固晦而未明也故各騁異同之說以夸耀一世恒病其駁而不純及宋周程朱子大發其閫是非邪正奚趐黑白之形而後之

立言者由是求合於道亦既無弊矣又惜蓄之無源而徒剽竊陳腐支離蔓衍之為工孰知其去古遠而益抏不亦悲夫公自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致事也博故發之於文章悉鏟近習之陋學者翕然師之

國朝龍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選歷十餘年凡大制作大號令修飾潤色莫不曲盡其體實與虞黃二公相後先已雖然虞黃二公屬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之盛者為易今

國家肇造之時將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觀聽使知大明之超軼三五豈不為難乎嗚呼正聲勁氣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雖極瑰詭奇絕之觀悉足以踰其巧邪昔公之總修元史也予獲預編纂之列

熟其論議觀其儀矩非一日矣故知公為深而望公為重輒為之說如此尚俟知言於後而非諛其所好云清江貝瓊廷珍序

宋學士文集目錄　翰苑前集目錄

卷第一
平江漢頌　天降膏露頌
龍馬贊　代祀高麗山川[illegible]
王國祀　仁祖樂章　諭安南[illegible]
皇太子與高麗王書　擬誥命[illegible]
祭古帝王陵墓文　進元史[illegible]
元史目錄後記　恭題　御賜書後
陝西行省班參政誥　送授江西行省李左丞誥
兵部安尚書誥　山西行省王參政誥
恭題　御筆後
卷第二
開平王神道碑　揚王神道碑
蘄斷公神道碑　章中丞神道碑

卷第三
胡參軍神道碑　華巢公神道碑
汪文節公神道碑　于指揮墓志銘
王郎中墓誌銘　雷待制墓志銘
魏府教墓誌銘　王員外墓志銘
卷第四
麻皮子墓志銘　李推官墓志銘
曾教授墓志銘　劉府君墓志銘
高府君墓志銘　王就使墓志銘
東吳府君墓志銘　熊府君墓志銘
三槐王處士墓銘　梅巖王君墓銘
孫忠愍侯墳記　項夫人墓志銘
陳夫人石表辭　陳都事墓志銘
卷第五
贛州靈跡廟碑　胡越公新廟碑
信守中塔銘　李右丞武功記
明覺寺碑　無盡燈行業碑銘
琦楚石塔銘　若耶溪塔銘
茂實菴塔銘
卷第六
贈高麗張尚書序　送安南杜舜卿序
送李思迪王傅序　康氏鄉閫紀錄序
會試紀錄題序辭　使南稾序
南征錄序　剡原集序
羅氏五老圖序　張氏譜圖序
溧水端氏家牒序　陶氏家乘序贊
卷第七
應　制冬日詩序　送呂仲善采史序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贈錢允一詩序
汪右丞詩集序　危學士文集序
送許時用還越序　華川文派錄序
送蘇平仲序　清嘯後集序
丹崖集序　贈會稽韓伯時序
卷第八
白雲稾序　贈周漢卿序
田氏哀慕集序　古鼎四會錄序贊
用明師文集序　水雲亭小稾序
送濟天淵還鄞序　送覺初還江心序
雪窓語錄序　南堂語錄序
送李融芳上人序　送用上人序
贈芝岩上人序　楚石六會語序
卷第九

劉彬卿傳　張景華傳
竹溪逸民傳　閻二婦傳
王貞婦傳　韓節婦傳
鮑氏慈孝堂銘　雙椿堂銘
杇室偈　舍山榛
張天師像贊　章判官像贊
張孟兼字辭　瑤光亭辭
南堂師像贊

卷第十

寅齋後記　玄武石記
張氏先祠記　佛隴寺興脩記
阿育王山塗田記　翠山續說
菊坡卷題辭　畫原
楚客對　京畿鄉試策問

記李歌　記馮寅賓言
書稜陵遺骼　書萬安丞
題四十四分金剛經後　題史武爾亭帖
題霜寒帖　題歐陽詢帖
題徐原父墨梅　題溫日觀蒲萄
題紫泉頌後　題友怡堂銘後
題贊王葉君墓銘後　題周母李氏墓銘後
題唐臨重告帖　題北山紀游卷後
題楊補之梅卷後　題江南八景圖後
題趙子昂馬圖後　贈梁建中序

宋學士文集卷第一　　鑾坡集卷第一即翰苑前集

平江漢頌

天命　皇帝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切以一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妨倫蒙衛虐駈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　皇帝斯怒乃召群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熟偵伺我金陵賴爾一二藩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擣其穴巢中宥寬之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其悔禍以自定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身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殲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群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參知

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都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同知樞密院事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　上躬擐甲冑揚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虜大潰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　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鞫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己丑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稱梟猛　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移樓湖口扼彼喉衿列栅南北江岸置大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粮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

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
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驩迎俯伏道左山川草
木皆有喜氣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沐忠田若
干其餘將士賚金帛有差臣濂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
攻孫權而周瑜黄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綴長安戎卒六十餘
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
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史臣且
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
冥日月為之無光山河為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經史與
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
備著其事撰為頌詞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
采録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惟　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冦攘義旗東指罔
敢弗恭風烈虎貔雲游龍驤長淮既降江左攸寧蘄之東西

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
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螗輕我犯我以跳以踉亦既
翦劉僵骸覆江滑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創閑
胡不然復豕而嘷翹其蟊臂當吾車轍　皇用震怒歷告
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還舟師爾整甲兵洎爾糇粮各
蠻爾誠搖亢在申夷則之月禡牙江濱　皇秉巨鉞以誓
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飆火奮激旗旐揚揚鞞鞞將予
戈亢流鎧胄明明截怒截厲截飛截颺雄威所吞已無荆湘
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藥騰礮星流火熾虐燄雷奔巨轟震霄
勢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縱横交紐命隕
弗顛攢槍湊颭筍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覗既裓扶
創而逸聚于湖奥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大筏在流
掩敵如翼翅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絶其衝我師見
之千艘如龍似兎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晨逮晡僕姑

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仆若枯枿大憝既除餘不能醜迺
相告言我械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嶠岣
再拜稽首來降來臣　皇曰俞我汝降予受宥汝弗劉予
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饑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部奏凱而旋
猗吹嘈搖形於樂歌節以鐲鐃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堆其
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歎或謳有聲嘖嘖干戈
相尋匪一朝夕自今升平可坐而策惟　皇神武動則克
之辟策盡亟四方式之惟　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蕩
疇能敵之惟　皇明斷遏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
以西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擘在昔赤壁泊手合淝
事以幸集尚傳策書況茲之功俊偉赫熹攷古無讓可無咏
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　皇休并獻臣謙三代以還
用仁興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天降甘露頌

洪武二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戌膏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
松之上　皇帝特勅中官折示禁林諸臣光潤如酒凝結
如珠肪白飴甘彌布松柯馨烈之氣色達左右勅翰林濂黄
涵太蘇天休震動中外嘆異又明日丙子　上御外朝左
丞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　上君曰甘露之降載
在往牒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朕恐足以致斯卿等尚明為
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
中及萬靈則膏露呈瑞陛下恭敬天地輯和民人故天不愛
道而嘉祥徵顯也起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
而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來庶騰豫底于敉寧神應之臻職
此故也翰林侍講學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
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今露降于松則陛下養
老之所致也宜以制冊告宗廟頒於史館以永億萬年無
疆之聞　上情存損抑皆推而不居言既已丞相帥其班

以逭翰林學士臣濂竊伏自念氏北有星名爲天乳若明而
潤則膏露下焉王者德格於上恩覃於下靈氣充物秘覩斯
殊此天人感應之恒理也欽惟　皇上興自臨濠匹馬渡
江十五年間逐成帝業天瑞薦滋不一而足彩霞成鳳御雲
聚繡赤烏飛翔白兔俯伏瑞蓮並蔕嘉禾孕文實皆天之所
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致者今又親致聖徵則其德洞洽冥功
成不宰三瑞沓至千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
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
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
之爲可徵者乎　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
爲瑞以五風十雨爲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沆瀣夸嘉瑞以
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爲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絕之智卓冠百
王爲法萬世是宜美盛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
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

上天降康甘露之瀼於槃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於下方凝
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潛靈是鍾
誕啓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翕集厭厭浥浥紛紛宏宏匪隨
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沖和氤
氳以文我太平惟　皇之聖貞符自應不早而冰不高而
迎茀祿之攸盛惟　皇之明貞符留承不欲而傾不汰而
盈茀祿之攸寧休度之即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耀于千齡

龍馬贊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
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阬在兩山之中泓渟淵深闃閴靈氣
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融暢夷人立牝阬畔擇
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頗有物蜿
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有龍跡者則
與龍遇謹其芻飼而節宣之暨產必獲龍駒焉粵若洪武四
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
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
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賁膺縮腹
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鞭勒不可
近近輒作人立而孔上請天既生此異物必有神以司之親
撰祝冊　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勅牧副使臣高敬
衷涉四百斤歷之人跨衷上使其將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
適八月癸巳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
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皇情悅豫賜其名爲飛
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焉臣濂嘗稽諸
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
養龍之說雖相傳於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　皇上
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贄
奉琛通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雞貢於三佛齊之境
其他詭形偉狀籍籍紛紛且不一而足而況茲水產之龍馬

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岩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
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俗亦縣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發
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
天閑十二之中援之於書前聖後聖孟同一軌轍也其視武
師之遠蹈窮兵以求諸大宛者果爲何如哉臣濂以文字
爲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以貽諸後世贊
曰
天駟熒熒龍升靈泓涇神馬生祥飈瑞霧晝杳冥天一翕張
通精靈龍胡盤鬼聽輕竹披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
溝有血霞流頰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
龍行但聞蕭蕭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真龍媒應龍興出入
天門駕龍駢太霞五彩滿路京　皇風清　皇道貞　皇威

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國貳師城乃知
天子在樹德不必遠年徒用兵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溥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敷浹
于神人粤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 上御奉天殿受
群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賴位于諸侯王兆
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雨
雲以澤被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表
稱臣已封其君為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
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之於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
中臣趙時泰員外郎臣蘭以權主事臣黃肅相與具牢醴犧
幣選志慮凝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選以臣徐
師昊名上既俟命 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題祝冊
至十日庚子昧爽右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
鑾坡前

龍墀之左右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御殿默思久之
方持香以授臣師昊置篋與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 上
親送至陛送之臣師昊受命惟謹以夏五月某日甲子至其
國某日甲子為壇三成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國王王顓暨
諸陪臣先後駿奔以竭驩相之義當祀之晨天氣宴清海波
不驚祥雲瑞靄迴旋上下宛若神靈來歆未格僉以謂
天子不鄙夷遠民寵光下被人神具欣雖鳥獸魚鼈之屬亦
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覩爭欲勒文於石以
垂示於無窮臣師昊聞之自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雖海外
要荒之地視如咫尺則公平高明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
固其宜也肆惟 皇上撫有萬邦壹遵先王成憲其有事
遠徼山川如此之嚴者豈有它哉實為東民徼福使風雨以
時年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達無間昭報嚮答當有洋洋

臨乎其上者矣臣師昊不佞請書是以為記以昭宣上德載
念遐方之氓不翅中國若嘗與東海相為無極云是歲某月
日記

仁祖廟樂章 王國祀

迎神奏淳和之曲

皇圖聿崇肇社受封禮分雖異孝思則同緬懷世德源深流
鴻報本有祀式昭神功

奉牲奏慶和之曲

王國之東清廟鮮眞奉我皇祖享祀弗忒薦以牲牷敢曰克
腆神其迪嘗純嘏是錫

初獻奏保和之曲 之舞

皇祖栽德既淳且仁弗耀其身委祉後人睠茲藩服典祀維
寅清醴方薦歆其苾芬
鑾坡前

亞獻奏清和之曲 之舞

穆穆靈宮庭燎有煒貳觴載升神其樂止其樂伊何錫我繁
祉磐石之宗本支百世

終獻奏成和之曲 之舞

神兮下臨陟降在庭不見其形如聞其聲冷風肅然達於兩
楹禮成三終神保攸寧

飲福奏成和之曲

神具醉止威儀孔肅曰爾孝孫來飲爾福介爾眉壽胥爾百
祿子孫保之以引以續

徹豆奏嘉和之曲

禮備樂舉祀事攸宜孰其尸之靈徵不遲皇我神惠覃及我
私靈氛將逝如何勿思

送神奏德和之曲

杳兮忽兮神運無迹鸞馭上征星流飆疾其靈在天其主在

室億萬斯年孝思無斁

論安南國詔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向者安南國王陳日煃薨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日煃爲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煃爲盜所逼悉自剪屠其羽翼身亦既薨此皆尒叔明造討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轍擇日煃親賢命而立之庶幾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俱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夷尒其毋悔

祭古帝王陵墓文

昔者聖帝明王豐功盛德被于生民四海咸賴涉世既遠陵墓所在往往蕪爲樵牧祭祀之禮遂致廢而弗講朕既統一天下主百神之祀心甚憫焉因遣使者訪問其處命有司製衮冕之服具牲牢醴齊致祭陵下而焚之然帝王之精神上與天通陟降帝所必能來格於冥冥之中也尚享

擬誥命起結文

吏部尚書

程能而議功定勲而頒爵此皆選部主之所以古者寘於五曹之右重其任也蓋國家之治在於得人得人之盛繫乎銓衡者甄别其能否然則天官之選可不慎歟云云尒尚允釐百工以熙庶績名器之崇庳尒當慎其注授之方流品之清濁尒當嚴其激揚之志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吏部侍郎

吏部之設侍郎實古小宰之職凡行選察封爵勲庸功課之事悉得與聞蓋尚書統之侍郎佐之則其任之不輕也較然矣云云爾其正名而責實簡材而授能使野無遺賢爲邦咸平則銓覈之任得矣朕將觀尒之能尒其毋懈于位可

吏部郎中

吏部爲銓綜之司而郎曹之選所以佐理天官簡拔賢俊者也苟不以學行材諝之士爲之則何以責其勞效哉云云尒尚審覈賢愚公於黜陟使國家有得人之盛而天下蒙至治之澤不其韙歟尒其懋哉以稱朕意可

司封郎中

司封之官參掌官封襃贈之典所以崇有德而報有功也居是選者不宜輕授云云尒尚夙夜勤勞思以大義正厥官勿以私愛奪厥序使内而親親外而尊賢皆足以沾朕之恩庶免致曠官之刺矣佇聞嘉猷以對休命可

司勲郎中

周官有司勲上士二人凡有功者司勲得以告之則其職之設也久矣後世定十二級之勲以爲賞格故爲是官者審察功狀與司封通决於尚書非公明而練習者不足以與茲選云云尒尚討其勲庸之等差以定資品之高下庶幾賢者勸而不肖者懲矣尚思自勉以服訓辭可

考功郎中

考功之職掌文武選敘資任考課之政令而奉常所定諡議亦必覆而上之選部諸司其於關政治之得失者莫此爲最郎官之選必得其人云云尒尚平心以馭物使殿最惟允而功用昭彰則賞實之効於是乎在尒往欽乃職以稱朕任賢之意可

中書左丞

朕惟中書政本丞轄之設所以尊朝廷而正紀綱佐冢宰而出治化必有經濟之才任重之器乃稱其選求諸在位歛得其人云云尒尚思朕任屬之意益推材力務展猷爲經綸之間必審於治忽弛張之際必酌乎古今佇觀厥成豈煩多訓可

中書參知政事

中書出納王命之地朝謀謨於廟堂夕風動於海內然則參
預大政者可不慎其選與云云是用擢位政府佐理朝綱興禮
樂以昭人文審刑賞以順天典賢才之遺佚汝思有以舉之
生民之憂戚汝思有以綏之則朕可以不煩而治矣往盡乃
職以副朕倚任之意可

中書左司郎中

左司爲中書紀綱之地贊襄治化中明憲度皆其責也郎位
之選必擇賢才非應勤而有爲開敏而知務不足以稱其選
也云云尔尚毋忘恭恪以慎乃職惟至公可以正百司惟至
勤可以集庶務尔其念我毋忘朕命

中書斷事官

中書總天下之務而必設斷事之官所以循明其法禁以防
人爲非實寓刑期於無刑之意也云云尔尚慎於出入之際
毋舞於文法而失憯舒之實毋流於苛刻而昧寬恕之方則

予一人汝嘉往服訓辭其思實效

皇太子與高麗王書

王處海東稱藩奉貢於朝廷者五年于茲矣　皇帝嘉王
來庭待遇之意甚渥聞王生辰在夏五月特出內府之幣以
賜予亦上體　宸衷復以紗若羅各十四端遺王至可領
也王尚益勤庶政懷保小民永爲我國東藩顧不美歟春和
王平安否宜加愛自重

進元史表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遷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
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
有國本朔漠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
而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
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
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
之而宋籙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
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
謀之是遺自茲已降率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曆
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于至正之朝孽婢蠱惑於中權姦
蒙蔽於外漢綱既因於疏闊周綱遂見於陵遲風憲皆無不
捕之猫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
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　真主欽惟　皇帝陛
下奉　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
大明出而爝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微鳴音斯播載
念盛衰之故卽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
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論議之公文詞勿
至於艱深事迹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
於人此皆　天語之丁寧愈見　聖心之廣大於是命
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協恭刊裁儒士臣汪克寬臣

胡翰臣宋禧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壎臣曾魯臣趙汸臣張文
海臣徐尊生臣黃篪臣傅恕臣王錡臣傅著臣謝徽臣高啓
分科修纂上自太祖下迄寧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玩
時而愒日每繼晷以焚膏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一朝之
史況往牒舛訛之已甚而它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
踈漏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以旁求俟續編
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
寸補臣某忝司鈞軸幸覩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
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襃貶於春秋仰塵　乙夜之
覽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本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
六卷傳六十二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
字謹繕寫成一百二十策隨表上進以　聞臣某下情無任
激切屛營之至臣某中謝謹言

元史目錄後記

洪武元年秋八月　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書悉輸於秘府冬十有二月乃　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臣禕實為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　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為完書　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國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又六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壎臣朱右臣貝瓊臣朱世濂臣王廉臣王彝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懋臣張宣臣李汶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事者仍臣濂與臣禕焉合前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舊所纂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獨壎

能始終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於晉書勑房玄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嘻惟　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群雄之手大統既正亦　詔修前代之史以為世鑒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卓識若合符節蓋如是嗚呼盛哉第臣濂等以荒唐繆悠之學義例不明文詞遇陋無以稱塞　詔旨之萬一夙夜揣分無任戰兢今鏤板訖功謹繫歲月次弟於目錄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刊定焉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華宋濂謹記

恭題

御賜書後

昔在乙巳之春臣濂待罪右史三月十五日臥病京師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　上顧近臣翻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邪翻以病對且言其致疾之詳　上憂形於色曰宋起居純飭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偽侍予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曰病勢稍損否翻對如初越二日又問翻復對如初　上惻然曰爾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雖然同聚疾必易愈愈且速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二十四日翻至導宣　上旨臣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陛辭　上勑黃門內使出大府金籍以束帛賜之自後候問之使相屬于道時方嚴有與之禁自相國以下至百執事皆弗之許特命中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日　皇太子以講學之故復遣內臣存問賚以緡幣白金之屬恩意有加焉三十日上道夏四月十七日方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　上并致書　太子以寓職規之意　上覽之再三喜甚謂　太子曰此書汝宜日誦一過復親御翰墨賜書褒答其文則　上所自製字乃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書則上之親筆也復出官局文綺白繒各一　命　太子署名緘

封遣使者即臣家以賜焉時六月七日也惟　上深仁如天厚澤如地凡國於兩間者莫不同浴神化鼓舞至德以臣之微亦獲霑被寵榮如此之至竊伏自念臣本一介書生應聘而起即與儒臺未幾召入禁中授　太子經由是峻登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承　恩數不一而足今以微痾之故又勤　宸念眷注優異錫予便蕃此固上天雨露之滋一草一木無不使遂其生成之性而臣區區犬馬之誠所以思報效之者何日而敢忘哉天保之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臣敢誦此詩以答　上賜復追述遭逢之盛於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世毋忘　上恩云

同知臨洮府事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陝西在古為雍州之域三秦之地延袤一千餘里土廣物夥號稱難治朕嘗建行中書設參知政事以綜覈衆務以鎮安萬民然必得同寅協恭之臣共釐治之則事集而功成不難

失其官班其負倜儻之才抱經濟之畧朕嘗歷試其爲人政施次第綽有可觀故自臨兆別駕特授以參預之職夫別駕四品之秩也較之參預之資實超十階豈不以爾韞此奇才故不次而用之乎爾尚夙夜惟勤思稱朕懷官政之有弊者爾當振而新之民瘼之未瘳者爾當撫而摩之則予一人汝嘉爾其欽承朕言不再

遥授李思齊江西行省左丞誥

朕起布衣除暴亂救民於水火之中其有能知天命所在帥衆來歸者朕每嘉焉爾李某當元運之衰嘗自汝南擁兵而守秦隴積年屯戍志在保民及我師入關乃西往臨兆已而率其士馬之衆納欵轅門去危而就安轉禍而爲福視彼賠於事幾殘民以逞者相去遠甚可謂通時達變之豪傑矣兹授左轄於外省列之朝班仍給其禄爾尚夙夜恪慎思保令名以稱朕優禮之意尔其懋哉

給事中安然除兵部尚書誥

兵部司馬之職尚書法從之官古不輕授今難其人益我務之出入馬政之弛張莫不繫焉非有奮厲之才練達之知不足以奉揚威武毘贊機密者矣具官安某粤自蚤歲有志事功自北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給事内廷論思獻納之益亦時有焉夏官之選惟爾之能然以八座之貴朕非輕以畀人者也爾尚一乃心力以報朕所以見知之意嗚呼惟秉義守正則可以謹科條惟趨事赴功則可以行邦政尚思自勉服我訓辭

侍御史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國家之建行中書所以控制方面而布宣政令者也况河東山西之地古爲雄藩所轄州郡不翅六十有餘版籍之廣民庶之繁其事亦云夥矣近者鑄印開省未設丞弼先命近臣爲參知政事奏辟官屬以行則是大小之務皆得專達非止參預而已也與斯選者非得勛舊之臣曷足以重其任哉具官王某才足以匡時謀足以經遠自渡江以來委身事朕凡十五年踐揚中外多著勞烈執法中臺聲聞益著於是簡在朕心俾蒞政府嗚呼陳紀立經爾尚膺藩宣之寄安邊靖國尔其盡撫綏之方往惟汝諧毋替朕命

恭題　御筆後

洪武元年夏四月　上幸北京五月四日道經下邳駐蹕于東門外設壇具牢醴祭於山川百神祭畢遂升御舟召守土臣四明李佚相覲出御筆一道且諭之曰山東故官聽其從宜居處以俟選用相既稽首拜受因復奏曰其有願往南京及旋故鄉者何以遇之　上曰御稽其人數去南京者日予米二升還故鄉者皆給一斛相退奉　詔行之嗚呼非聖德如天一視而同仁者其寔暇念及於此哉越三月燕都遂平懷柔綏徠之效益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相既移

茲奇遇裝潢成軸持以示濂濂方待罪國史謹已備録藏諸金匱復爲記其事於左方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一　鑾坡集卷第一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　鑾坡集卷第二　翰苑前集

大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
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
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
忠武神道碑銘有序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
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於軍中二十三日訃
聞　皇帝為之震悼羣朝在廷之臣莫不洒泣越明日詔
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
至龍江　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為擇地於鍾山草堂之
原營見宅兆及樓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
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為王爵生榮死
哀可謂至矣　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于庭而謂之曰

朕東漸高麗西抵土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
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
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為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
臣濂受　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惟王諱遇春姓常氏濠
州懷遠人世為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羣雄並起
江淮為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爲羣盜劉聚所得聚覘王
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勇爭先聚深
喜之王察聚所為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閒　上駐
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為前部先鋒
上曰爾之來者為士卒樵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
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　上曰尔姑從吾渡江倘克
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
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倅難登岸王乘快舸
相繼而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

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　上守榮乃始授總管府先解
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
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
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
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犄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
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爲諸將先三月從今
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
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吴張士誠合徐公被
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梟將張將軍冬
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
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馱沙冬十月取池
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
二月　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
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

陞僉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拔
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
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
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諸
擊敗之已而　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者
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　上取
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
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
人壬寅春循安慶城羅友賢據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
通抗欲震動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
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　上擊之將
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筭遂
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
還秋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

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𢇛大焚
僞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稱
最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
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
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
諸將乃遡流而上舟蔽江西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
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乘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
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
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
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帥
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璧出降荊湖之地望風
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
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
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illegible]襄陽冬十

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
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僞萬戶尹
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毘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
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
境中兵為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全港入
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塹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
親兵拒鬭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
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
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
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
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
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
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

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
攢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鼓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
城先後皆平　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
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
次太原其守將擴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
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
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擴廓帖木兒
果中傷而遁己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
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
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州有　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
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
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
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
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為人守謙而不矜有功

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則
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
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勳者
矣王之曾大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柱國中書平
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
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
開平王諡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靖
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
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　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為皇
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
時有尉遲恭者棄劉武周伏劒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
功為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非恭
所可及　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

加恩數優渥揆之於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以昭　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以著王之勲烈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動飆馳霆奔孰不神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仗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怙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遁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朔漠濼河所經聲將剗除邊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煒其有光亘古不殁帽貞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為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殚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勲靖遠之威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當宁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封衮衣繡裳照耀泉宮　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殁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大明追崇楊王神道碑銘

皇帝恭膺大寶式展孝思既追崇　祖宗四代帝號建立太廟復念　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為楊王外王母為楊王夫人建祠於　太廟之東歲時遣重臣致祭近有來自淮陰者言王墓在盱眙如故　上聞之悲喜交集即詔內臣及圜丘署令往祭而修治之置洒掃之戶凡三護視塋域且命詞臣撰文以樹諸神道臣濂伏讀　御製王之行若曰王姓陳氏世為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之季名隸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舟亦為風所破舉舵死違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遺糧以療饑已而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我等自分必死聞髑髏山有死馬共烹食之縱死亦得為飽鬼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睡夢一白衣人來謂王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以為偶然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胯曰舟至矣奈何不起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長舟壓凡有未附者輒弃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皇板下日取乾餱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度王之渴乃與王約以足撼板王即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自安忽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進元將大恐徧求於禜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欵食之至通州賚王數鉅魚送之登岸王歸維揚不樂為軍伍遯去盱眙津里鎮擇地而居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　皇太后睨以季氏長

子為後年九十九歲而薨遂葬焉今墓是已臣濂聞之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明為尤難今王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挾之以升舟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祐而至於斯也王之言行其詳雖若不可知然此而推之則其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皇上以啓　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於呼盛哉昔日史臣贊堯之德首以親九族為言其效至於黎民於變時雍之盛然九族之中母族居其三　皇上以念母之故思王不能忘封以王爵享以祠廟今又樹碑墓道以紀其異行是皆以孝治天下也將見四方嚮風咸知以孝自勉皡皡熙熙臻夫隆平之治不難矣臣濂既序其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建國克展孝思顯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地邇帝畿立廟崇祀玄冕衮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壠聞師來告今在盱眙　皇情悅豫繼以涕洟即詔禮官汝往葺治毋俾荒

豎跳踉以嬉惟我楊王昔隸戎麾御風濤海擢絶阻鐵天有
顯相夢来繫衣挾以登舟神力所持易死爲生壽躋期頤積
累深長未究厥施乃毓聖女茂衍皇支肇開鴻祚我懿
日照月臨風行霆馳自流徂源功亦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
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廣孝治以惇民彝津里之鎮王靈
所依於昭萬年視此銘詩
大明勑賜榮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 太子右率
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禄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武義康公神
道碑銘 有序
皇帝卽位之三載混一華夷聲教所被罔間遐邇梯山航海
奉贄獻琛 上念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東征西伐宣勞
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於陝州
上聞之嗟悼不已既勑有司穿土作室以寧體魄復欲昭其

功勲於悠久 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所書文於堅
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字壽卿康其姓也
世爲蘄州人曾祖文廣 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
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祖德懋 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
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 皇贈榮禄大夫同知大都
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封蘄國夫人公當元之
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捍鄉爲務受以長官
俄遷爲鎮撫同諸將復九江擣蘄水黄連寨轉蘄州路同知
總管府事屯戍和之裕溪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陞淮
西宣慰司使同知元帥府事又陞宣慰使都元帥歲乙未六
月 上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尚留于和州 上慮公扼
采石之衝弗獲渡時出兵挑戰公兵雖寡而以寬弘得士卒
心故臨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
遣游兵虛撓之公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質

明職其精銳殆盡然由收合潰散堅寨於天寧洲明年二月
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砲破其寨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
參知政事甫踰月 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
公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
前日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
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 上笑而釋之仍許統
所部兵從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禦龍灣取江陰
之馬䭾沙八月僞兵張士誠犯我種境公驅兵逐之獲其樓
船 上賜名馬一匹黄金一錠歲戊戌從廖楚公永安攻
池州取趙雙刀之樅陽遷都水屯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
副指揮使明年八月攻皖城僞將率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
明年六月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攻陷我姑孰殺我吏民
意將窺我南京 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頓首謝
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内應招之速來

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旣至
諸將同公奮擊大破之餘其士卒二萬有幣帛白金之賜歲
辛丑八月 上怒友諒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
安慶破江州僞都友諒西遁遂下蘄州興國漢陽公沿流而
下克黄梅蔡家寨十一月取江之瑞昌敗友諒八陣指揮友
諒之勢遂衰遷帳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明年九月復龍興又
明年攻左君弼於廬州四月友諒圍龍興 上親往援公
與諸將皆從友諒聞 上至亟解圍還七月大戰於彭蠡
湖軍聲嘯呼湖水爲之起立浮屍蔽蠡動至數十里友諒遂
至敗亡又有幣帛之賜十月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歲甲辰二
月下之友諒之子理銜璧出降三月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
府副都護四月從大將軍徐公達攻廬州七月下之八月
援安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州加賜幣帛明年二月改神武
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十月士誠兵犯江陰京

口　上師大軍水陸並進公在行中及至鎮江士誠兵已
遁又明年正月追至巫子門擊敗其衆獲士卒三千公功爲
尤多四月搗淮安之馬邏港拔其水寨復獲士卒與艨艟無
算淮安平七月遂攻湖州十一月破之進逼姑蘇姑蘇士誠
僞都即遣銳卒來迎鬭大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銳卒
盡覆乃進圍齊門刀劍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諸將合
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同知大都督
府事兼　大子右率府使進階榮祿大夫洪武元年　上
以江南之地既入版圖乃遣大將軍經畧中原公從定齊魯
之地復由黃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
以濟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民爲之立石頌德絳解二州則
公所招徠蔽遮潼關秦人不敢東向二年復從大將軍征漢
中奉詔還軍中道因疾而薨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
上下羣臣議贈公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諡曰武義卜以
九月二十一日葬於應天府上元縣鍾山鄉之幕府山
上親臨奠而百司繼之祭幄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爲榮公
娶方氏追封蘄國夫人繼室田氏封蘄國夫人側室朱氏余
氏子男三人鐸田氏出鑑朱氏出鎮余氏出公通經史大義
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事功值
元祚將終其才弗克盡施然而　真主龍飛於羣雄之中
公即能識之卷甲韜戈率衆臣附坦然而不貳可謂上知
天命下本人心者矣由是昭被　寵眷倚之以心膂用之爲
爪牙十餘年間屢從征討茂績奇勳著稱當世存則安富尊
榮加以爵位薨則疏封賜諡賁及九泉令名垂於竹帛重祿
延於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濂謹拜手稽首述辭于碑系
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　上報功之意銘曰於赫
大明受命于天如日之再照于八埏其一于時康公江陰之

悖大軍西來視如平地其二巨艦聶雷物莫敢攖何戰弗潰
何守弗傾其三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率衆內附其
四皇帝曰嘻有附匪竊予開誠心遇爾不疑其五爾礪矛鋋
爾部士卒助予四征以寧方國其六公拜稽首賜死爲生誓
殫報效如無餘齡其七孰爲不庭率師往討矯如翼如風馳
電掃其八東吳西楚蹴陳駕張身經百戰究堅始亡其九大
將北伐同取汴洛出鎮于蒲恤其孤弱其十蔽遮河潼以捍
爲關誰敢操戈睥睨其間其十一玄龜負碑以頌遺愛民亦何
心恩異斯在其十二從伐漢中迢迢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
其十三帝念將臣血戰之苦辯嗇其勳錫以茅土其十四孰不壽
考以榮承平公胡嬰疾隕魄泉扃其十五帝情惻悼恩命絡繹
穿山爲堂畢窆安穸其十六其名垂於史祿延于家翩然而逝公
復何嗟其十七史臣造文大書深刻以昭公勳有永無極其十八

大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章公神
道碑銘

嗚呼是爲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聞其名
及公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館于青溪同出入禁署以備
顧問如是者四三年私竊以謂生我者父母知我之至者唯
公而已不知公何爲去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執予相執知我
瑕疵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爲屬肝膈百裂其何
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不爲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
識當爲之誰乎因收淚而序之曰公諱溢字三溢姓章氏處
之龍泉人遠祖有曰纔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于
南安至唐廣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
事判官脩脩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
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五人
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
文錫仕宋爲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

遜于龍泉子孫遂爲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琛公琛
生世安世安生衆擧衆擧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聞義聞義
生用之用之生强宗强宗生燠文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
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鍾父母疑爲
不祥幾棄不擧及成童嶷然甚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
應科舉頗爲儕類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弱耳吾不自厲
豈爲男子耶乃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擧正理直之衆始愧
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剛叔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既又
闖金華爲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克堅
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
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爲純孝所感
至正壬辰蘄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匿亂山中
而存仁爲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
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用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

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欵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
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縶之壯以刃磨其脅曰不降者
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愈益
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
公食飴守者乘間脫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日擊却之處
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詿誤者石抹將軍宜孫
實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
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挻而從盜賊得一循吏招輯之民即平
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
石抹將軍曰善微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官毋擅殺石抹將
軍服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處縣慶元及建寧之浦
城松溪羣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
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岩掠沿海郡縣
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爲變攻圍台城急

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爲援公方退居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
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爲枯骨今一旦有急敢我報德之
秋也集趫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
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吳甲蔣乙積粟不糶公言於
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振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
粟振饑夫其尤困者俾借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饑
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
分之政民受其惠爲多諸邑青田潘惟賢爲盜而龍泉監縣
寶忽丁貪虐無狀民因蓬蕭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公同其
帥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爲
賞寶忽丁懼棄職獲罪而倀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
黑的兒間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李溪惡
少拒命首害剛叔于家帥府檄兵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
處之上縣盜皆蠭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

治處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邪
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曾勝妾督兵授以方畧一戰
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
帥葉君琛攻鄭寇於羅木嶺爲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
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未決戰並山
爲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擣其巢穴
賊黨兒公來拜已曰我非爲寇者待我藏此海鹽即降矣海
鹽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爲內
外二砦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
爾輩所知我既踰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討其疑
已一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
奇兵横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內砦鼓噪下令急攻遂陷之執
鄭寘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
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

錢木烈思分臺于婺長鎗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迪徵
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軍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
薦于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為
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
名弗忍為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
搶掠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
賊勢蹙縛其黨張耆李與甫等出降遂邑以右戶閉糴土豪
周天覺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
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
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
胡君欲盡阬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
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
曹其保障州里乎己亥冬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
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

麗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赴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
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
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
輔予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
畊墾者皆分籍之差稅額之以便公以疾在告者久
上時遣使存問暨疾小愈即入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其
瘳乎何遽出也一日 上忽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
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
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 上即命公歸省賜
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
司即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為存
厚娶胡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
信胡君出師溫州復名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而
民不知勞及師旋即以總制事 付胡君而還其郡王師平

荊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事公入見 上慰勞
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既至覲荊襄多廢地遂建議分
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為便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
耳湖廣行省鎮撫田田怙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為常公廉得
狀坐以法曾未幾河內道按察使宋思顏以浙東憲吏事不
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璿亦以事被逮辭或
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為 上遣太史令劉君基諭公曰予
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入閩陷後處州之
境皆動搖 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
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
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
臣身任之雖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
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 詔旨
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帖青田夏清闞胡君敗

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
僅足自守公名措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為屯勢相聯絡
別命元帥祁興季汶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
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 旨命存道提兵為
游擊而公即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
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為病 上以屬
公洎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粮餉之公以
為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粮甚夥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
乃足青田稅官金甲侵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既誅死而甲
恐為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辨數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
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遂屈 上知為公所鞫當不冤
命新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為詐公曰陳
有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為國自全計非詐也以其
事聞 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為有定所

并公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溫州若洋周遂鄉特山險常為寇
鄉邑皆患之而鄭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為所要遮公命存
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禽斬遂鄉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
干艘并僉溪船戶為水軍其戶凡一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隸
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識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
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為奏免唯輸硫黃白蠟于朝而行
省復有所科公屢以為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
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
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
者既伏誅部曲莫不服栗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總兵取溫
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徒溫州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
理藏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陽既寧公請朝京師　上報曰
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尔及浙西諸郡皆平
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

上嘉獎甚至且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
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　上召
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
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
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
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畸後
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溫州黃宗雲朱君達來附各
授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
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苟納之是無法矣奏
戮之浙江行省丞　詔作大舟入海徵輸鉅材檄處州與諸
府同公曰處婺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水道何從出且凋耗之
民曷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
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舉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

見　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
中丞公辭不允尋兼　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
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
養人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搏擊為能哉　上親
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
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達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
上褒公甚嘗與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向耄恐感霜露致疾
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
閩平　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
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失信也　上不懌
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
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謂儒者果
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　詔遂行比

至處州母夫人已殁公馳還舍權例已丁憂　詔不允丞相
李韓公復貽書道　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其家公濡
泣而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
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　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　上覽
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
其奏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進止　上諭之曰汝父事朕
宣勞為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于
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于上黨尋移平陽公自喪
母夫人悲戚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
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公曰勿憂也吾父
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墓幸粗整飭歲時薦饗幸有條序吾庶
幾無憾第荷　國厚恩未能報効此為慊耳臨終親友何濬
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遂委於
龍淵之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又六訃

聞　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以其年某月
日葬於某山之原公娶陳氏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
長即存道明威將軍慶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
人長適陳某次在室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集正女二人
公性篤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盗發里閈室廬被焚公稽顙籲
天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驩心與二
兄別居已久既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藹
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以供
祀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孫子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
弟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愍其死者無所
於葬則以玉峯西崗為義阡聽其轄瘞焉又以王剛叔實鄉
郡之賢者而石抹將軍能忠於所事即龍泉劍水之陽作祠
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獎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公狀貌
宏偉器局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和

綏而其臨大事則論議諍辨不避權勢必析衷於理而後已
其與學士大夫談聖之道如味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
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
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不以留意
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切為人言之生平務
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
章為東南著姓自五季以迄于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八座
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無其人親提師旅捍衛鄉州能成其
勳名唯太傅公為尤盛閩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盗
四起磨牙吮血而乘捽為墟公談笑而起皆剗殄之無遺育
處之民至今思之於是聲光派顯上致　萬乘之知持節諸
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太傅公之
所遭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
光於前人者公其有焉予敢評隲公行勒諸堅珉以垂示永

久於戲金或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銘曰
五季之亂殺氣昏大傅隻手障南閩西巖結壘兵雲屯狗鼠
偷竊方繽紛怒來欲以一氣吞陰功上聞帝為欣勅生埶蟄
千子孫白笏堆床如爛銀匡山繼之譽益振方顧踈髯目電
焞音吐鴻鬯鐘在軒蚩蚩赤子翕妖氛額抹絳帕手握攉
呼不異兒嬉羣公起長驅汗且奔一陣屹立無邊塵較之太
傅功或殊重徽疊照絕等倫
大明天子御寰宇濟濟萬國咸來賓東帛往聘來海濱加以
祿爵恩寵新廣田使者勞徠勤繡衣行部照清春貪夫宵遁
不待晨一朝南徼將星湮括山恍惚失嶙峋狐狸跳舞騁妖
神　帝曰汝藎汝老臣整汝戎旆旋汝轅公車夾止集吏
民導宣　威德語複諄有叛命者戮以徇叶坐鎮鄉城如虎
蹲大兒將擘左右巡四郊帖帖多柔馴名還執法居諫垣長
跪數奏娶遑歸萱堂屬條逝驚魂上表陳情達　帝閽哀

號負土自築墳因動致疾亟返真闔之孰不淚霑巾公知學
術歸一原時斛瀨洛溯本根所以不生枝葉繁文事武備道
乃存黃腸題湊藏山樊大書遺行勒堅珉傳千百載欺無諼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　鑾坡集卷第二

大明故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銘

上天既革元命
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河東諸郡而婺衢處三州相繼
平時當草昧之初　上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是處之胡
公仲淵躍然而起以自赴功名之會入陪　廟筭出鎮鄉邦
言聽計從寵遇無比浙東之俊彥攀龍鱗而附鳳翼者皆自
公始若公者可謂犖卓不羣之士矣公諱深仲淵其字也系
出漢安定宋初有諱㮚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
㮚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球球生晟晟生滂滂生衢州錄事
參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温州樂清令琫琫
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大父也大父諱堂父
諱鈺仕元爲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母趙氏生三子
公其長也次曰澤曰海繼母李氏生一子曰溥員外府君叅

歲宦遊京師公始十齡而大母李夫人與母夫人相繼亡公
侍大父奉繼母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未弱冠走京師
侍府君適府君使高麗復往候焉居久之府君棄捐館舍公
崎嶇萬里奉柩南還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人語之曰此
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傾大風雨至崖果崩聲如萬
雷既歸葬於縣北之園源遂廬於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
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老釋之書而研究之發爲文辭操
筆可立就當元之季江淮擾蔓延閩浙間盜由建之浦城
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禍將及乃集鄉兵結
寨于湖山已而處州之民相挺爲盜江浙行中書省調萬戶
石抹公宜孫戍處州辟公參謀軍事檄所隸諸縣募壯士爲
軍次日間得數千公引之屯竹口下令賊中曰爾皆良民也
因驅迫故爲亂棄仗即仍良民[illegible]賊以公長者其言不欺盡
毀旗械內徂請降温州戍卒韓虎陣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

省命宣慰使恩寧普公討之道由處州與公語意合帥府軍
事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温城叛者唯一二人耳若破其城玉
石必俱焚如平民何遣辨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悖逆亂常
今王師四集旦夕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胡爲與賊
守自取作齏粉耶將軍未忍即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從原
宥或怙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相向泣曰吾儕自度
旦暮鬼耳儻獲復生敢不唯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温城瀕
海民以漁爲業特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驩呼
之聲載于道路宣慰欲列公功聞于朝公辭既而宣慰以行
省參政總兵征鄱陽復邀公俱行戎務無鉅細悉屬之青田
蕃惟賢聚衆爲叛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遂焚縣治公之師
曰王毅先生與門弟子集義兵擒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
圍害先生公在鄱陽馳而歸執害先生者盡殲之縉雲之黃
卸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社麗水之浮雲泉溪無賴之徒咸

爲盜根勢蟠結不可驟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爲
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處州既至假公分院行軍都事統兵
討麗水攻泉溪賊寨拔之未幾又平浮雲白巖賊懼遂來降
縉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酋周天覺方友元傾其精
鋭出迎敵公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即殄殲今兹之
來豈非天授我乎分部諸校以正陣接戰以奇兵夾擊之別
遣游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擊輒大敗斬首數千
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之乘勝直攻大社周天覺降復
移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殺潘惟賢兄弟以降先是　國兵
取浙東婺衢既下獨處州爲石抹公所守不降歲己亥
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公
出戰敗北大軍入城而分兵取屬邑未附者公時以假元帥
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爲拒守計四縣士民
咸請于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治兵殆十年勤勞亦至

矣而朝廷無一命之錫國家負君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
已去乃解甲出見胡公四縣因不受兵　上素聞公名名
至南京待以殊禮居亡何擢中書左司員外郎　上日與
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遂詔公還處州招集舊
所部將校兵卒以從征西　上既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
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為變婺守將既被害而處城亦為所
據　上遣公復處州比至城已復除公浙東行省左右司
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郛郭甫被兵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
竊發人情未固公隨方招撫凡首惡即誅之然猶慮戍兵之
寡曰募之獲勝卒萬餘人諭于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
無以食之柰何衆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為禦備計子女
玉帛且不保况於食乎公乃因民之產以權宜增帛賦之法
海軍素驕橫及是以復城有功橫益甚公擇其尤無良者斬
之衆乃讋服江西食東浙鹽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

請以二十分收一商賈遂通城南桃大溪浮橋之廢已久橋
既當水之衝亦為所齧餘幾盡公即上流比舟為梁以濟行
者州學敝壞講舍僅存用以貯官粟公撤而新之爲新進士
吳世昌為郡文學以司教事城中民廬多為戎士所據混淆
而處公度開曠之地建營屋數十區使別居之縉雲官田其
稅額甚重執里役者恒以私粟代償公以新沒入之田賞其
數其害乃除諸暨守將謝再興叛東陽平章李公文忠擊
走之公引兵為援建議以謂諸暨浙東藩垣若諸暨不守則
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不
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　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讓
對為賊守計暨至城已完　上嘉賞不已其後浙西將李
伯貞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攢城下城堅不可攻敗績而去
上念公立城功以名馬賜之青田之蘆茨地接閩徼人素獷
悍葉仲賢恃其險屢服屢叛乘我師在外復來寇公怒還軍

深入會其渠魁少壯者皆籍為兵二十年逋誅之盜一旦就
平溫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復之幷復瑞安所侵地
而親統正軍攻溫州明善勢蹙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歲幣
詔公還師明善遂以鹽若干來貢　上命處州易銀以入
內藏　上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
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公尋入覲　上時已即
上欲留公且柄用之以邊事未輯願還守外　上諭之曰
王佐乃擢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陛辭
俟閩浙盡平當還汝中書矣福建陳有定據邊公奉命征之
遂取建之浦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　上賜以所乘駿
馬建之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當出我師後公還兵擊
之破其二柵有定大懼帥銳卒亟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
蹶因被執有定既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　天子仁聖四
海歸心英雄樂為之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撫之有定初無

殺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于福州實歲乙巳之春也
享年五十有二　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即其家祭之復詔
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勳者有司
之制未備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絕倫藝術弗學則已學之無
不精性倜儻好施予賢士有貧乏傾橐以周之弗吝也其守
鄉郡凡五載馭衆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恩
惠在人甚多故其殁也聞者莫不流涕鄉人為立祠宇祀之
公元配同里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宣武將軍僉處
州衛指揮使司事次曰樞女一人適章存厚繼室滁陽楊氏
前中書左司郎中元杲女弟也公既沒之二年楨等乃刻木
為象具衣冠以塟賓附于園源之左塋已來徵濂為之文昔
濂侍　上於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濂對曰文武
才也　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則　上所
以倚公者至矣然公亦知　宸眷之深而無以圖報嘗謂人

曰匪匪承　詔鎮處城　皇靈霆昌幸已寧謐華得望全
閩之地以入版圖庶展犬馬之微衷也奈何功業未就而死
及之其非命也夫濂辱公交者五六春秋見公酒酣耳熱指
揮三軍而雄姿奮揚不可遏及與薦紳之流論文評詩則歛
然布衣書生也濂未嘗不服其勇而愛其謙今公不可作矣
敢用備著公之事揭諸墓門以告世之知公者銘曰
洸洸胡公爲人之英一劒橫空莫之敢攖浙河之東地氣盡
白此爲兵微見於龜熒尔衆荷戈來入我堡寘而枕席拔而
水火公師如風巖寇如雲一鼓之餘散爲埃塵節鉞出鎮沙
歷五年桴鼓不驚鷄犬安然誰登叛人陷我諸暨公還其城
寇王輒敗　皇用嘉錫使車絡繹天閑龍馬於公弗惜公
感主知酣歌慨慷誓提入閩以歸職方旄纛所届勢如
破竹天未厭亂三軍夜哭公材孔多公志弗阿月出如睹公
命柰何大夫之澤流于異方孰能行之父母之邦匪公之臨

千里枯骴公雖止斯庶亦無愧廟堂有嚴肖象其中精靈參翔
然上與天通栝蒼之山其翠欲滴公名配之有永無斁

大明勑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廣
德侯加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進封巢國公謚武莊
華公神道碑銘

自古興王之際天既生眞人拯民塗炭之中必有如虎之將
弘展其丕猷溺成其大業此如燭照而龜卜蓋無疑者以漢
唐言之則雲臺二十八將凌烟閣二十四人是已洪惟
皇帝富四海遂應之秋龍飛淮甸嘘陽吸陰反掌之間廓清
八極夷荒蠻徼罔不臣妾當是時謀臣猛士效忠宣力其衆
如雲若和陽華公亦其一人也公諱高姓華氏字則未聞
所謂和陽則其所居之郡也曾大父汝德贈中奉大夫湖廣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武陵郡公曾祖妣張氏
追封武陵郡夫人大父某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上護軍追封武陵郡公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父
德新贈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澧國公妣童氏追封澧國夫人公之生也挺然有英氣人見
之者咸曰是子異日必亢厥宗及壯其材果超羣類不屑屈
人下同業多嚴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所在寇盜乘時爲患
害屠劉其黔黎蕩析其室廬鼎徼其王帛公慮寇迫州境即
於所居黃墩結集水砦召募彊丁淬礪刀劍晝夜爲禦侮計
隸閫有法暗合古之將略遐邇聞者多荷戈相從于時
帝初起兵臨濠智勇之士雷動而霧集公遂帥衆來隸于
麾下及大兵飛渡長江進克采石繼攻蕪湖駐溧水而定建
業擣京口而下江陰公皆從諸將建立奇勛會張士誠據有
淮浙數州之地肆爲不恭侵軼邊陲　帝乃震怒遣大將
出師討之公復在行摧敵於舊館陷城于姑蘇拓土于淮東
其功職爲尤偉盖公自從軍授以先鋒之職八轉至榮祿大

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迨夫大統既集　帝念
將帥百戰之勞定功行賞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錫以鐵券
金書傳示子孫俾世其祿於是授公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公未及受券請
命往廣海巡視城陴整飭軍隊行次崖州以疾薨于官舍年
五十又九實洪武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也訃聞　帝懷悼
不已　詔有司迎公之柩以是歲六月某日還葬於黃墩先
塋之次藏券墓中以慰公於九泉且進封巢國公謚曰武莊
階加特進勳加右柱國褒崇之意無不備至公一子景春蚤
世竟無嗣續其配澧國夫人蔣氏先薨至是與公合葬焉既
葬禮部以聞　帝若曰其令國子司業宋濂製爲碑銘樹
諸神道尚書臣陶凱即日傳命授臣臣不敢辭臣聞傳記所
稱用世之士非才勇爲難而炳於幾先者爲難公當羣雄蠭
會之時亦欲以一障自效見　帝之眞即知天位之有在

人情之所以統其部曲雖然未歸非有先覺之識者能之乎
其建樹功烈安享尊榮爵封上公位躋極品亦宜也雲臺凌
烟之褒又豈得專美于前乎臣既歷序公之戰功次第於右
復繫之銘辭曰
士之所貴炳乎幾先城濮所依身名兩全當元之季王綱解
紐羣雄虎爭孰知誰手維武莊公家于和陽依水建砦以遏
寇攘　皇帝龍興知爲眞主仗劒相從率先多士　帝
曰俞我用兵我從即麾義旅同渡大江牛渚既殲于湖亦捷
溧水洋洋視如一髮天兵載揚翔飛震霆秣陵南徐次第而
平况此江陰勢如破竹兵鋒所向無彊不劒鄰有勍豎據斯
連淮來賊大樹何我蚍蜉十　皇赫斯怒命將行伐犍破建
督海除寇大復　勅維師定淮之東載綏載寧載約其同凡
厥諸役公無不與展力攄誠亦云備至天清地寧六合一家
大統既定論賞有差黃金鏤書鐵券作誓朝符千齡弗

渝　皇恩下被將膺寵榮訃來海南聞者涕零　宸衷惻
惻爲詔郡縣旋其柩車就鄉而窆崇階峻爵極于上公龍光
有赫賁及幽宮儒臣作銘揄揚嘉績百世之下視此貞刻

元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
行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illegible]國郡公謚文節汪先生
神道碑銘

濂奉　勅總脩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送官
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來與纂脩始以其
門人汪文炳所撫事狀相示濂既命史官刪削立傳克寬以
爲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墓文乃私家所譔其紀宜詳復
致其孫德垕之言請濂揭銘于隧上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
內孰不知而所撤錢琢之獄泰定實錄中當書之其可不備
載以昭示方來乎先生諱澤民字叔志姓汪氏其先新安歙縣
人自唐以來爲官族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候道安始自歙

遷婺源之還珠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己未進士祕書丞贈
光祿少卿震生慶曆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宗頻
都官生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溧陽縣贈少傅穀又自
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藻崇寧癸未
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以文學政事爲時名臣通
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知合肥縣贈
中散大夫梴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孫遂爲宣城人中
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興府鴻寮鴻舉之弟脩舉則先
生高祖也曾祖諱宰臣贈朝奉郎祖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
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
安郡侯父諱鼎新用父蔭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
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鼎亨景定壬戌進
士官池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蟬聯不絕
先生自幼融通經史亦銳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法行遂領

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寧國路儒
學正歷再考遷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階
承事郎時先生之母譙國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
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鄰州不報
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
不敢問遂視閭井民若蟣虱頤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迕其
意即繫送于官人懼呼爲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
即紋其姦畀諸蠻夷不使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
於貲季弟未有子而歿其婦偒季之夫也誓終身不再適孟
仲利其財數設計撼之婦堅不動乃嗾亡賴男子誣以姦私
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寃間行廉察之悉得其
情白而出焉時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戍將孕兒赤跋
色自用搵有司之羣俾不得詘信其婣家王某爲郡府史籍
其戚尤爲張無忌禮籍大庾縣令縣令許諸府同官罷戍將

之感相視以目無人敢一辭先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戍將結以厚賂御史名先生於庭詰其獄狀聲色俱厲先生徐曰王之姦賂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邪御史慙夜半馳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戍將以贓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讞抶罪之廣州歲侵民大饑疫癘洊臻死亡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鮮有能生者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振荒之政先生絶無所畏慑命大姓發廪以哺啞飢其病癘方熾者召醫注善藥親走其廬給之活者數萬先生暨從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讙曰我父母也柰何去之馬雖不能前潮州府判官錢珎挑推官梁楫妻劉氏不從誣楫冒羅官中未發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者凡六各懷顧忌事終不白先生讞之獄立具時珎已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珎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擢承直

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内艱不赴服除遷平江路總管府推官陪承德郎初浮屠甲與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速絶其業幸甲宿于離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虚於考訊輒誣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名公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服乙械械之嘉定地瀕海朱管二姓為姦利於海中致貲鉅萬及以他事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捕獄久不決先生與總管道童公適至徑縛以來竟籍其家及徵其帳曆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唯先生及總管名下獨曰不受陞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兖州兼管本州諸軍奥魯勸農事滋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建先生以為風敎所繫實地作之殿堂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具飭舊封兖聖公職止三品先生以宣尼之胄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題之奏陞品為第二錫以銀章居一年政

化大行絃誦之聲周達乎西東闗雍之間可該爵羅嘉禾生於縣郊瑞麥孕於沈水君子謂有漢循吏之風焉廉訪使者行部將壓境還曰汪兖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脩遼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俾分修兵志及宋理宗本紀史成有上尊束帛之賜已而除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未數月亟上納禄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其事先生既歸僦屋以居門生弟子扳洛中諸賢故事為築室宛水之濱先生日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歲壬辰蘄黄紅巾彭瑩祖構亂其餘孽自徽寇宣州江東部使者道童問策於先生先生語以收人心振士氣浚城濠條揀簡卒凡數十事寇再至再擊退之乙未夏六月長鎗叛帥瓊南班程述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守城若果去之吾屬亦隨之尔部使者不入沙洲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為請先生

曰昔江萬里寓鄱陽大軍逼城衆皆走散猶坐守以為民望况宣民雖合視吾去留吾何忍弃父母之邦乎時軍費不給加以嚴刑弗之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錢一萬錠米三千斛民心翕然歆為固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參政吉尼哥兒遣兵來援城内恃援至戍守頗懈是夜三鼓長鎗軍攀堞而上城遂陷戊寅偽萬户丁堅使前鋒萬義執先生逼降不屈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絶口瓊南班雅敬先生名為具冠衾瘞于某山之原得壽八十又三事上于朝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下太常定謚曰文節云先生娶戴氏累封譙國郡夫人先八年卒子男二人用敬以子貴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國子生肄充侍儀司舍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繼卒女一人適劉士禮孫男五人德宣以門資補官敦武校尉善靈庠副使德厚國子生曲阜宣聖林廟司樂德崇癸巳鄉貢進士

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徳正徳進孫女一人適吳命曾孫男五人禧源傳源鳳源書源清源先生軀幹脩偉高準疎髯風裁峻如也其為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不本於道義其奉親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於外弗御酒肉每遇諱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㶁㶁承顔唯恐少違其意婺源三大墓為强家所侵辨理于有司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懐保小民甚如赤子華弊除蠧有知殆無不為然於律已則玉潔氷清毫髮之私又無自而入故其至也民戴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為生立祠者尊重權吳童亭於寇賊至不忍焚之且曰此汪公遺澤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乎由其立心之正不為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為不義所屈忠孝大節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讓於今無媿可謂不負於科目者矣先生為文不事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

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削片牘人咸藏弆為榮所著書有集深然山兖陵三稾傳之於學者當賓興之歲江南三行省屢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自壬辰之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見之如余闕之死於舒李黼之死於江泰不花之死於台尤踔厲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未必深譏之先生不以仕止為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於危亡之際遂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國家其有敗亡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建科璽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川赴猗歟汪公將擧于鄉對揚大庭乃第奉常筮仕選郡不違將母上疏廟堂頗援近授孝聲載貽如水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宜鋤强擊貪廉聿横驚去之弗亟我民之蠹登為理官為獄立平起彼朽骨化而為生曾有名邦待公為政瑞麥嘉禾發為祥應巢書載登金匱啓封家斧之寄有詔倚公尋教成均六館咸悅復直集賢進班迩列公曰止乎吾懸我車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桂易看山兖水之渼邁時艱屯四郊多壘氓之蚩蚩非公疇依公苟我留執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刈寇如麻血污秋鍔執援我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頸詈益大罵我實王官吐乎賊奴敢正之于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皦如出日事聞中朝嘗宁嘆嗟節惠易名恩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為民望薄俗澜奔降之東向非孝無親非忠無君凡百在位視公為人

故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于君墓誌銘

惟于氏遠有世序多以文學為業族居南康之都昌至君益顯融於時大父徳仲贈明威將軍某衛親軍指揮使司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河南郡伯大母王氏追封河南郡君父祥英

贈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母余妙真封河南郡太夫人君幼知讀書通大義緇紳先生稱之既長磊落有大志不屑為變情徇勢之行會元政大亂天下兵動江東西化為盜區分寧徐壽輝建偽號曰宋都九江使其將張福夏彰據湖口元將三旦八駐師鄱陽都昌適當其衝要交互殺掠民伥伥不知所從君名父老子弟諭曰吾等皆良民順寇兵官軍以為叛從官軍則寇兵又將屠我行見無噍類矣其計安出父老子弟咸叩頭曰微君不能生我君乃集諸少年趫健者列為隊伍朝暮教以擊刺之法旬月間整整可用乃揮劒坐庭中下令曰賊兵有入吾境共擊之不用命者斬衆皆股栗賊聞不敢犯同列有忌君能者數潛通搆害君皆先機而梟其首人以為神歲乙未徐兵破鄱陽君之勢遂孤都昌繼陷徐聞君名急捜訪獲之命為江東宣尉元帥鎮鄱陽歲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

徐而自立更僞號曰漢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徐君之臣陳不
道乃爾我可北面而事之耶當是時　皇上龍飛臨濠定
鼎建業豪傑之士爭相奔走君遣使者奉幣以浮梁降
上撫而受之君輕騎謁　上於龍江詔宰臣燕饗之禮意
優渥賜以金鵰頂帽暨錦袍一襲授通議大夫行樞密院判
官戍徽州永平翼還之鎮行十里所復趣還解金連環秆縧
授之且曰予賜卿冠衣不可少此故又名卿來爾君感知遇
之深誓殫報効上疏曰于光之心期竭盡力報國一忠死而
後已　上命左右藏弆曰此于光誓書也君察僞漢國政
不一兵出於外潛獻擣虛之策　上親征九江君與郡將
皆挺戟行電疾友諒以爲自天而下棄城宵遁君將兵下黃
梅瑞昌諸居亡何助攻建昌拔之出戍鄱陽友諒攻洪都
上親往救大戰彭蠡湖友諒斃於流矢其子理假息武昌
詔常忠武王追攻之理遂與槪衛望出降君皆在行中與有
塋坡前

功焉韓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遷鷹揚衛進階懷遠
大將軍時僞吳張士誠據浙西淮東數州之地君從大將軍
徐魏公往討泰興高郵淮安安豐皆下張之勁卒皆聚湖之
舊舘魏公督諸將及君破之遂平湖州下姑蘇士誠就擒及
魏公征中原君統銳兵以從益都沂據登萊諸州次第平乃
入汴梁克洛陝攻下潼關君與郭將軍守之元將王左丞自
河中帥衆來奪關兩兵方挾戰君奮戟橫貫其中大呼殺入
元兵奔潰追斬之積屍盈野越六月進擊河中救其城魏公
命戍鞏昌元將擴廓帖木兒屢引兵來戰君輒擒之敵兵
不敢東向遂合諸部兵圍安定州君急分兵往救兵少不能
戰退屯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君腹背皆受攻遂被執百計
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戍蘭州元兵來圍城擁君行城下使誘
將君降君呼曰我不幸被縛誓死不辱國爾輩受　大明
皇帝厚恩當堅守以伺大軍之至勿信其甘言所誘也元兵

大罵拉其頰擁之使去尋聞被害　上悼之錫以布帛令
其家成服行喪遣祠部官祭以少牢舉其神主配享雞籠山
功臣廟中君諱先字大用于其姓也自二十五歲起兵至四
十三而殁氣貌脩整善鼓琴能吟古今體詩多古雅不凡無
通醫學針灸料人望之翩然貴介公子也及持戟上馬飄鷹
揚虎視所向不敢當違者莫不改容太夫人性剛嚴君事之
孜孜盡禮唯恐稍違其意遇氣有未平君長跽於前移時不
敢起君子尤稱焉娶鄱陽劉氏姬通書史封河南郡夫人子
男二人蕃與宣也君生於天曆戊辰九月十四日殁於洪武
庚戌其月日則不可復知矣辛亥某月日蕃用招魂禮葬君
衣冠於某山之原前葬一月其外舅建德令劉君燦狀君之
行引蕃來拜于庭請爲銘濂諸惡門差夫君以一書生嬰亂
世乃能倡義旅以捍鄉邦翊而率衆歸有道之朝四方征伐
爲前鋒秉府上其功略無虛歲惜乎安定之役孤軍深入不
塋坡前

能制勝遂致陷於虎口天乎命耶有識者盡悲之也然君能
執節不回視死猶生卒不負誓書死而後已之言亦可謂克
全一節者矣銘曰
麟之師師鳳之儀儀治世之奇有力如虎長戟勁弩才堪用
武惟君之生丁時搶攘六合虎爭投筆而起集厥師旅以障
州里　眞龍天飛大明赤書杖劍來依　帝曰嗟汝爾
鎭歙土以安黎庶大軍長驅何戰不隨殲僞吳借籌決勝
山東受令洛汴亦定潼關置屯鑄鐵爲關敵不敢犯靈旗西
伐如火烈烈所向皆捷多寡勢殊視敵如無卒揹厥軀赤心
如日以身衛國死又何恤　皇寵有煒少牢祭之饌食崇
祠冢宇一統不爲鱗鳳使人增惻冠衣具存大招爾魂藏之
山樊山氣鬱鬱護此玄室魂兮來宅
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贈奉直大夫浙東等
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會塗縣子王公

墓誌銘
洪武戊申春正月　皇帝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舊勳
例頒恤典於是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王公之歿
已七年矣初公之既歿　上詔有司議贈公奉直大夫浙
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男且俾
與享雞籠山功臣廟中　上猶未愜其情至是復仍其舊
縣進爵為子以寵之公之子文感　皇靈之㳂被也屢奉
命書副墨焚告於墓下明年己酉冬十一月持翰林待制王
君褘所具事行求濂為銘以侈　上之賜濂辱與公游不
敢讓知遂按狀而序列之公諱愷字用和姓王氏太平當塗
人幼有大志沉酣六經諸史間必欲見之於用起應府公之
辟為府史蒞讞獄訟人服其平歲乙未　上取江南兵臨
當塗即召公至幕府　上方為元帥命為掾以參決戎事
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京口民新附杌陧不安公

慰撫之始定　上為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於
建業陞公左右司郎事公遇事善於彌綸日以薦賢為先元
故宿將咸畏倚之惟公言是信戊戌秋猶猝兵數萬自杭來
降待命嚴陵境上　上遣公馳入其軍諭以禍福皆其渠
帥來朝是年冬　上將征浙東時婺之蘭溪已下僉樞密
院事胡公大海戍之　上命公與胡公定議取婺親帥師
圍其城守將出降公審察民情而賞綏之歷言　上前無
有不聽者己亥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上留胡公
鎮婺而民賦軍需之務咸以屬公冬王師克三衢擢公左司
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募保甲翼餘
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弁並城廢田
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墾者聽軍士貸
耕而為輸糧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
之中簡一以為兵置甲首部長統之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

萬一千八百無事則為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戰而五丁者
資其食閑平忠武王也兵金華其部將或來侵民公偵知之
械而徇諸市王使人讓公公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
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萬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
嘆美之開化馬宣差挾舊邑印章誘編氓為變江山楊明恃
岩洞之險叛服靡常公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衆部內帖帖
無譁民饑疫相仍死者枕籍道路公出倉粟使作糜啗饑夫
脩惠濟局居藥以注病者所活不可勝數學校廢於兵公為
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子家廟之在
衢者公亦為新之退食之暇輒集薦紳之徒摩切道藝人士
翕然悅服諸暨戍將謝再興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
上令公調解之公善於說辭二人之驩如初邊鄙以寧同僉
樞密院事李公文忠以國之懿親握重兵鎮嚴陵　上命
公往來佐其軍庚子夏六月偽漢寇龍江　上召嚴陵帥

葛俊搗廣信以牽其師道過衢公謂俊曰廣信偽漢門戶彼
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
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衄吾衢先繹騷矣乃止俊而
請胡公行胡公至而廣信潰一如公言辛丑夏拜胡公江南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于婺以控制東浙公仍以左司郎
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民無藝公令民自實田請都以
糧多者為正里長寡者為副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充副則合
四三至七八而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
與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俠以蠹民公逮至
於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猾胥蟠立道操金華一
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並緣為奸利公廉其罪狀以聞寘於
法胡公曰治軍旅以略嵊縣與諸暨為己任分省之政皆公
統之公挈綱布紀風采凛然偽吳將呂珍侵諸暨欲堰水以
灌我城胡公奪其堰反決水灌珍珍勢蹙乃馬上折矢與胡

公誓請各解兵公聞之移書讓胡公曰彼狡謀尓慎毋聽今
珎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胡公不忍食言竟從之珎果敗
盟而去先是猫獠軍來降胡公分其衆爲餘戍癸其帥劉震
等相挻爲亂胡公被害公亦及於難當難作時猫帥多公思
欲推之而西公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
從賊反耶賊初犄首不敢犯拘縶一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
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壬寅
春二月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六 上駐蹕江西聞公之死
爲之嗟悼良久親爲文祭之及返柩金陵 上復率羣臣
往城南致奠乃以其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
寶山之原公狀貌魁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
上弗聽公却立戶外既暮猶不去 上出怪問其故公從
容諫如初 上慨然從之公於吏事尤長據律按比而飾
之以儒術案牘經其裁削辭簡而意周善爲詩歌與賓朋讌

咲樽俎間更倡迭和情意欵如也故於其殁也人莫不傷之
公父諱榮母孫氏配張氏子男子三人長即文有學行今爲
侍儀使階承直郎次行賊害公之際行方侍側或勸其去行
曰棄親而求生吾不爲也卒隨公以死次升童孫女一人濂
爲左史時侍 上左右嘗與濂論佐運之臣以字稱公曰
王用和經濟之材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殁于難則上所以
簡注公者爲何如使公之存至於今必踌政府歷憲臺澤及
於民者將益廣不特前所書而已人之患也有才而無其時
今公雖有其時未能大顯而命止于斯不亦悲夫雖然公之
贊治外垣爲賢賓佐及臨患難罵賊而死爲忠臣 天恩
所加便蕃優渥名亦足以不朽矣在公可無憾銘曰
眞人之興肇自濠梁白旄黃鉞指[illegible]四方桓桓豢奐雲合響
應維時王公杖策出迎龍旗所届羣從弗前借箸以謀燭於
毀先莫强閼風帥徒內附公往撫之謂公來莫劉河之東癸

爲名邦六師一臨完城以降奏凱而旋留將戍守公持文墨
參其威否姑蔑遺墟既入版圖兵民二柄執斡其樞 帝
詢在廷非公疇可公拜稽首即日上道城增而高復浚其濠
游擊置戍金柝夜鳴孰爲頑民嘯呼搆亂誘而繫之邊烽畏
義出粟哺荒注藥起瘵民猶且瘝弗教則狂乃新泮宮乃置
博士乃設俎豆乃經乃史金華建畚控于海東還公來治若
疚在躬科繇匪度均之平之閭右奪政辟之刑之民樂其生
親若父兄敬畏其威望如長城豈期妖豎相挻爲變大罵不
屈遂罹於難人孰無死公死則忠正氣不泯變厲秋虹皇情
震傷親御翰墨攡文祭之寵光赫絶受才孔多竟不盡施淸
風宰木凄其餘悲不朽維文大書深刻後百千齡過者必式

元故翰林待制朝散大夫致仕雷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機字子樞姓雷氏其先出高春之後傳至五代時有
諱觷者由光州固始遷建寧之建安曾大父時宋太學內舍

生大父龍濟鄉貢進士當宋之亡帥義師抗元兵遂殁于難
父德潤入元爲福州路儒學教授積學廩之餘買田三百餘
畝以給貧士昏喪老疾者號義士莊人爲建祠學宮改將仕
郎福州路長樂縣主簿未上卒後以子貴贈朝散大夫祕書
少監母游夫人贈建安郡君夫人善書而有文無子禱于
神夢黑熊行天遂有娠及生府君穎悟異恒兒九歲能詩賦
十歲九經皆成誦十二著明經解題十七試論郡庠選爲第
一二十受大官薦爲邵武縣學教諭二十五登延祐戊午進
士第授福州路古田縣丞自銘行科目閩人擢第者從府君
始末幾丁朝散公憂服除遷延平路總管府知事沙縣陳氏
豐於財身沒而子幼族有强暴者欲據其業賄于上下訟久
弗能定府君下他廳吏鞫之竟白其事時經歷司獄二司暨
照磨所皆闕官府君攝其印印置西樓几上夜有靈蛇尾如
鼠潛伏几下不動君護之者浹旬始不見或以爲瑞應改邵

武略總管府經歷郡長官乃西域人特與憲部有連其猛若
虎與守議稍不合遽引杖擊之守俯首遁去府君獨不爲屈
每曰苟如此天子法將何在獄有不平抱案與之庭辯辭順
理直雖怒形于色不敢沮調興化路興化縣尹有豪大姓數
家陰持公府短長挾勢以戕民府君曰此猶苗之有螣不去
苗將槁矣悉置於法燭見毫髮無遁情皆以雷神稱之閩閩
之衢甃以如卵小石犖确不可行府君令諸浮屠鑿石爲版
易之人呼爲雷公路先是賦役屢不均府君察知之卑吏民
焚香祝天曰爲民定賦當以公有徇私撓法者神降酷罰無
怨言已令民自實田隨其高下爲定日選一吏主其官書每
一鄉畢具其姓氏揭之民大悅仙游莆田二縣民訴於郡曰
民苦賦不平者久願乞我雷侯錄事司之民又訴於郡曰非
雷侯不足以平吾民之役盍假之郡檄府君行凡三辭乃往
民皆大悅擧手加額曰雷侯其豈弟君子矣乎游夫人嬰微
疾府君聞之慨然不寧曰先君歿不得在左右致抱終天之
根母年耄矣恐廩好爵而不歸養乎即日抗章辭職民涕泣
留之不從羅拜馬前而去歸僅五月丁游夫人憂服闋轉湖
廣等處儒學副提擧府君格律弟子員羅知名之士相與迪
導之月書季考具有成法文風爲之一振擢延平路總管府
推官順昌舟師因刼覆舟取人財獄成父子皆坐死府君以
子從父令白部使者杖遣之尤溪有死獄株連者二十五人
累歲不得釋府君推罪之輕重亦杖遣之囚至感泣相聚傳
坊誦佛書以爲報沙縣織工子與張甲鬪鬪散子失足墮塹
死吏入甲故殺罪府君出之南平浮屠殺其主寺僧浮屠之
徒方九齡官以知情論死會朝廷遣使者宣撫入閩府君力
言其非辜竟得釋府君患民不知教建義學鍾津延鄉貢進
士陳鉉碩開之以五倫之學久之士有與鄉薦者羅天峻反
汀州汀境與屬邑尤溪接府君立堡柵戍區以扼其險要扼
集强丁爲緝守刁斗之聲達旦不絕盜閩不敢犯陞泉州路
惠安縣尹惠安之民嗜勢利而少禮讓府君究心學校欲以
變其俗爲立社學十所俾分教之縣西登科岩先賢盧聰故
宅也舊因宅爲祠已廢府君爲新之使民知所勸先是公田
之入每斛收錢百緡民大病府君既至減其直之半居三歲
政通人和遷爲諸邑之最部使者及良二千石爭賓禮之或
剡薦于朝及代還民悵悵若有所失走大府遮留者日以千
數不可乃爲生立祠樹碑以紀遺愛碑幾編鄉井焉除汀州
路總管府推官汀民強悍易爲變府君與上官議築城開濠
以爲堡障且請轄董其役上官避之府君爲量功授期使民
爭趨民不擾而事成中憲公朝時爲閩部僉事行郎至汀稔
知府君之賢凡郡縣有赴愬者悉下之府君即爲決治如律
無不愜于人心者已而不俟引年遽上休致之請朝廷以其
庸退陞翰林待制階自將仕郎九轉至朝散大夫未幾卒于
官舍至正辛卯冬十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府君軀
幹魁梧方面美鬚髯見者賁然起敬事親生能盡孝既死其葬
祭之凡悉依朱子家禮從事居官尤盡心於獄事夜參半猶
燈熒熒循繙閱成案不休且曰人命至重吾可不盡心乎江
西鄉闈試多士省府致書幣請持文衡府君之所甄拔皆爲
經藝者爲人嚴而不苛和而不流稍暇集良朋觴傚林泉間
命壺觴以徑醉其視生産作業之事蔑如也所著文辭森嚴
而演迤有龍津龍山鄭川瑤中黃鶴璣梅易齋碧玉環七藁
共若干卷藏於家娶樵溪危氏諱淑馨字蘭玉宋禮侍郎春
山先生某之曾孫女元江西儒學提擧徽之孫女也贈建安
郡君通書記作字有楷法善治家事不以煩府君人謂婦
道母儀皆可無媿先十年卒男二人燧至正癸卯進士從仕
郎大都路香河縣尹爍鄉貢進士會閩中亂起兵以助王師
死之贈汀州路上杭縣主簿孫男五人燧之子伯奘至正丙

年進士從仕郎福州都轉運鹽使司知事次仲洗仲皆爍之子仲墉仲堪府君之墓在縣之元祐鄉黄孫里龍山之原以至正壬辰四月某日塋危夫人祔禮也既塋十餘年燧自狀其行實謁濂為之銘濂在弱齡頗有事科目之學輙聞閩中雷氏兄弟以易經相傳授所為經之大義流布四方多取之以為法蓋府君與仲弟杭皆弟奉常而聲譽爍然久矣雖歆豔之有志弗强不及摳衣從府君游以析衷諸傳之是非迨今四十春秋顛毛種種尚忍執筆以銘府君之墓乎雖然聲光之盛僅著於當時文辭之載可勸於來裔有如府君道德積於厥躬政教被於民人所至是愛所去見思擬之於前古儒宗吏師似無所讓理宜大書深刻表諸墓門使為士者知所勸滋官者知所法不可以濂之無陋而遂廢也謹序而銘之曰

閩有碩士雷作氏自幼學易探聖髓亦既决科拾青紫政行

州邑平如砥勦擊暴民仁懦起姦吏聞風潜若鬼獄命至重心盡爾一夫銜冤類有泚漢之循吏當可擬玄龜護印曳其尾穹石序功文煒煒魂升魄降吁死矣四民會哭動成市遺文續紛滿千紙虹光夜發玄扃裏孫子繩繩襲休美不信子言有如水

故宋迪功郎慶元府學教授魏府君墓誌銘

洪武三年秋八月京畿多士較藝於鄉闈予時被　旨典魏君潛與閱考試事既入院復同館舍每闔卷相與共論定所見頗脗合將選潛踞而請曰曾大父之歿七十又八年矣下棺之石有竅而無辭今幸得陪末議者踰旬敢藉寵靈以發其幽光死且不朽矣予不能辭府君諱新之字德夫姓魏氏世居睦之桐廬曾大父子才大父演父國賢皆隱約田里以善人稱至府君始以力學自奮與兄升龍從子雲澤受書易於鄉先生王公某已而三人皆薦于鄉而府君繼擢咸淳辛未進士弟初授慶元府學教授階迪功郎未上轉運司檄府君考試永嘉該事同列即治裝行府君問故皆曰士之被黜者將生譁不如避之府君哭曰有是哉毅然獨留果有一士頎然而長鼠揭簾問去取之意辭色甚厲府君曰爾文固佳如犯不考何士猶撐拄弗服府君曰某行某字正係廟諱吾以墨圍之今猶在爾左右取示之士憖且衆皆引退及至官以濂洛關閩正學為己任推明中庸性道教與曾反覆殆無餘蘊切鄞士多宗金溪二陸氏之學聞府君之學翕然信服之學録劉光允所畏敬先嘗集解孝經自謂無所憾府君為刊正十有一條皆有關物則民彝之大者光不覺下拜曰先生之言其於聖經深有合哉鄞人有粥新書者府君閱之不忍釋手粥者曰君試默記乎府君曰然曰所閱幾何曰將盡卷矣曰能記憶乎曰然遂琅然成誦不遺一字人驚以為神以書達為浙東提舉黄公震一見府君器之遂以文學孝

廉薦于朝會國事日非不果名德祐丙子元兵入臨安游軍至鄞鄞學時設兩學教授號東西廳西廳教授王樺懼甚奔告府君曰吾儕死生决於今日矣府君徒容答曰非止今日有生之初已定不若聽之顏色不少變及事平間關歸故鄉家素窶之甕盎或不繼府君負薪而炊和角而歌驩如也所居有金雲洞因倡嘗義之士建金雲書院闢迪新學孜孜如不及講經之暇與蛟峯方公逢辰潛齋何公夢桂盤峯孫公潼發為泉石之游間賦詩以見其志學者尊之號為石川先生元至元間詔王御史某求賢大江之南縣大夫楊得澡與府君應命力辭而不就其風節凜然人至今仰之年五十有二歿於元貞癸巳某月日以某年月日塋于柯阜之原其徒誄之謂府君精思而陋饒隨之習知至而黜偏駁之非自窮而達不改其操遷去物改弗涅以緇蓋實錄云府君娶王氏子男子三人良恭愉子女子三人姚泰俞某張某其壻也孫

男三人鈞錤鏻鈞至正丁亥鄉貢進士錄桐廬縣學教諭曾
孫男四人潛準徽浩潛乙巳鄉貢進士入 國朝為尚
寶丞階承直郎府君篤學自信清脩苦節以終其身而尤注
意於易閩人有朱吳湖者精於諸家之說與府君遇諸塗府
君知其名要之抵家未歷叩易中難明之義府君應之如響
既而府君亦叩以所疑朱舌强不能下稽首謝曰魏君年雖
少實吾師也嘆息而去所著有易學蠡測若干卷又見先儒
列卦畫為方圓圖乃以己意成三隅圖曲盡妙理門人王德
先演而傳之嗚呼自唐以來用詩賦明經為決科沉潛之學
常不足勝夫浮華之習往往為進士之業者率多闒靡啖彼
經生為不知務夫窮經乃所以致[illegible]其然乎今府君以通
百篇之書第春常教名州出處大[illegible]有可法焉非明經之
所致歟予因徇諸之請序次而銘之用規沉溺文辭而棄經
弗諱者銘曰
瑩城前

聖作訓五典行開蒙蔀著光晶盡稽之為法程性由繕𢿙莫
櫻睫有士尊遺經宋物改趾巖痾霞作愧雲為屏嗷弗縮節
逾貞非窮研行何成世繽紛競華聲文藏質實斷名苟視此
面發頳柯阜山八尺瑩序令德鐫新銘

故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王君墓志銘

予聞王君孟遠名者頗久恨弗之識洪武庚戌秋待罪詞林
聞有命徵孟遠至京師名對謹身殿校刑部司門員外郎予
悅甚將修剩通謁適修史事嚴未遑也孟遠尋被 上旨
與監察御史慮囚淮浙之間及其既還始胥會成均孟遠曰
未見君子悠悠我思今既見矣喜將何如予曰僕之心即孟
遠之心也孟遠大笑已而別去暨再見又偶予曰先人歿四
年墓上之銘未樹已歷繫著行成狀矣旦夕重有請願吾子
畀之也自是厥後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每遇見孟遠各注目
相視彼此雖無言而情好躍躍然也當是時孟遠貌羸甚身
弱如不能勝衣予頗疑其不久樂人世者復自解曰昔張谷
官河南與尹師魯謝希深二公游二公方康強谷獨嗁血吾
斃孰知二公既歿而谷猶未死耶此殆難以常情測也辛亥
夏孟遠出為單昌隴西縣令復來與予別惓惓以銘文為請
予熟視孟遠心益疑雖自解如前終不能釋去因勉之曰孟
遠宜自愛此別未知何時重見也余方戴星出入不能執一
觴餞至都門外每一念孟遠為之戚然弟寧越三月忽孟遠
之子與來告曰先君得勝痹疾至泗州加劇以五月二十六
日死矣予病瘍在告聞與言淚落枕上嗚呼孟遠固羸弱豈
應遽止於是乎相聞餘十齡而晤言不數四豈意真無重見
之期乎賢者夭而不賢者或壽夭之夢夢抑自古而然乎嗚
呼孟遠諱經孟遠其字也姓王氏其先家鍾陵宋初有諱忠
者來撫州為金溪場官遂為金溪人曾祖榮彰祖寔父善毋
曾氏孟遠習科目之業甚勤夜坐恒至四鼓目睫未及交而
特既前

鍚已再號矣亟曰天其昧爽乎復披衣而起挾冊暖簷光而
讀之尋患家居叢紛遷於梧山又遷於雲林皆有別墅在焉
崖光澗影飛落戶庭間孟遠得以清其神思益自放於文沛
然有不可遏之勢松溢陳氏建議塾曰墨壽聘余太史貞為
五經師松溢去金溪將二千里孟遠徒步往從之悉傳其二
戴禮之學他諸生所造經之大義太史命孟遠寓定且曰是
不異吾所為者人讀之亦以太史言為誠然非溢美也至正
癸巳丙申科孟遠兩以是經取江右鄉貢文解值天下亂不
得上南宮退隱求漢戴禮記踈為纂要若干卷其於名物制
度多有折衷入 國朝以來侯君元善以重臣出膺重寄
屢欲辟孟遠弗之就已而歎曰 聖天子在上我可終老
山林耶適徵命至即憣然而起擢為今官詳刑鞫獄人自不
以為冤 朝廷鋤剗吏弊悉用儒術士更張之乃選孟遠為
令方期孟遠有澤物功柰何死之柰何死之同知泗州事樂

景陽通判王旭亦哀子孟遠之志弗展共經紀其喪事與得以
某月日權厝州西大勝寺云孟遠剛方人也或有過而折其
非視依阿取容者賤之不與交語母老有疾且死孟遠籲天
請損壽三齡益之母蹶然而蘇後三年終人畀焉所著書有
金溪縣志若干卷唐詩評若干卷雜詩文若干卷其一即纂
要也孟遠之年僅四十有七其配張氏元蒙古字學教授某
之孫也生二子長曩次即與某月日二子奉柩還瘞金溪某
山之原乃以前禮部員外郎吳伯宗之狀來徵銘初予與孟
遠交嘗許銘其父之墓尚未及為執意先銘吾孟遠乎人生
非金石歲月飄忽誠不可以控摶念之令人內熱然孟遠固
死其書可以行遠其子足以承家其不死者固自若也視夫
泯泯棼棼變滅無跡類浮雲者又將何如哉銘曰
賦也既奇學也又肱發也孔時胡不大其施王先之陸離翃
氣之參差卒闕于斯殆非人所知實天之為意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 鑾坡集卷第三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志銘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為衣種藥銀谷澗中
當春陽正殷蔌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派泉花飛隊泉中
與其相廻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曰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
洞著書其書縱橫辯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
濂嘗侯君子洞中君子步屧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
酒藥蔬醢覲執鞶獻酬歌古詞以為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
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儒
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
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指譬猶明月之珠
夾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皂隸無不悵悵日索之終不可
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濵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
特此以解六經决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

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
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為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
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
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
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
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
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穰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
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
之等尭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
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
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其故地枚舉
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欽之不
合而一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
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

下萬殊之分耽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
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
無不貌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洙
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與遺經不可識矣濂
受其說以歸閩書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
之童覿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
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
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為當游仕奔走於四方
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為已任汲汲焉
惟恐不傳靡晝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人復
貽書於濂曰予瀕死吾道若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
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
室廬亦燬於兵寓于婿王為家留六年之久遘微疾默坐於
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

十又八其死宜矣何樂之為未幾翛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
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櫟其字為君采人因其衣麻皮故
又號為麻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
東陽太平里世為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鼎登仕郎父取青
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鼇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
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
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
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遯然不與世接惟
竊病群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慫
慂為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
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凝喻為挺立孤松群卉俯仰
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
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
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

則諱之不復肯為也君子足之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邇朝
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溍歐陽文公玄皆慕
之以為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攣君
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為風疾所侵氣鬱不能吐君子截
竹為筩時吸而出之母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哀
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為動家
雖素貧於貫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
過粟賑里閭自取來年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為器工人持
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哭而已嗚呼君子
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
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
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
糾繆曰麻皮子曰飛飛觀小稾合數百卷君子正配宋氏先
君千年卒生延年大年耆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

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
時諸子惟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壻即王為次則俞某
孫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蘊庭其
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本厲某　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
林宗恭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治王為以是年十
二月某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
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涕泣葬後五年其高
第弟子楊君芾乃為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為持示金
華宋濂再拜請為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騁視千古若一
旦暮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群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
隨必欲暢其己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懾者也非
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
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
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若

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為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荅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為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接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陽陰飛苞并無闢不開闔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蓺黍稷兮薅去莠與稂舂實成白粲兮詒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噌吰運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禹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兮壞異呼可驚似趍海外珍兮

神光燁如虹旬施琢刻工兮史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奠方明胡為隨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翦為裘兮裁冠駿垂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宜清風與逸氣兮橫絶宇宙中食道身自腴兮嘻計祿位豈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澤向東流兮内有八尺塋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為文字繹兮千祀無休聲

元故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府君墓銘

東陽李思文從州縣辟舉試校官吏部吏部移禁林俟曹同命題試之既中選將歸涖教事謁濂成均再拜而起涕下如綆縻良久乃曰先府君之歿三十四年矣憂患之相仍金革之紛擾餬口四方曾無寧歲今天地清寧六合一家幸重卜宅北阡葬先府君于高原之上而縣碑之碑未有刻文敢奉行狀以請子知先人者宜為銘濂諾之久未及為思文復貽書見速情辭懇款讀之令人感動王事有嚴難即乘馬出遠邇且已君縣鼓矣深懼有孤孝子之意於是熟燈牖下按狀而序之曰府君諱裕字公饒姓李氏其先自洛陽遷桐江九世祖著復自桐江遷婺之東陽著之孫悅字公瑜當宋宣和庚子方臘叛其黨來寇縣悅與兄匪灌莽中兄為盜所執欲兵之悅亟趨出願以身代兄弟爭相就死寇義悅之為荷戈而去及寇平越帥劉忠顯公統軍至欲悉誅從亂民悅時與賓府議諫止之活人數千悅生皓皓有六子十三孫皆博尚詩書而簪纓蟬聯從此始其事詳載家乘此不書諸孫有諱大同者從朱文公呂成公游登嘉定癸未進士第仕至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工部尚書君之高祖也曾祖諱自立淳祐辛丑進士通直郎通判慶元軍府事祖諱麗登仕郎監寧國府城下酒麴務父先達值宋亡為元不屑仕後以府君貴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許州事妣某氏贈宜人府君幼失父母鞠於姨氏事諸兄有君嚴君既就外傳即知家學相仍

之盛確然思以踵其後發於聲詩皆中繩尺甫冠聞許文懿公講道於八華山中躡屩從之推明濂洛關閩之學久之因喟然嘆曰學之所貴者明體適用苟不見諸用猶玉卮而無當未見其可也乃徑別親友杖策遊京師撰至治聖德頌一篇詣丞相府上之丞相以聞英宗名見玉德殿令宿衛禁中居無何翰林羣公以府君才藻清麗不當在侍戟之列遂奏為國子生會虞文靖公來為祭酒極器府君每有撰述輙顧目倡言可書云云府君執筆次第書云云及文成朗誦於公前公遂指授以制作之故所謂篇章字句四法逐一縯繹之府君之學於是大進薦紳之家爭欲府君出其門下天曆己巳國子分監爰從上京歲適當賓有旨命就試府君領鄉平府薦送至順庚午擢進士上第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陳州事有朱衣象笏之賜初大河南決州民扶挈旄倪走旁郡凍餒道路倀倀無所歸及河復故道府君適至與民約曰爾

亟返安尔妻孥治尔田廬卝跡之事吾為尔緩諸民曰衆未敢遲君正坐此耳相率而歸至數千人祭河亘城北舊建橋以利涉者河水暴悍齧橋橋善圮府君重作之檄屬邑五長吏分程集事不日而功成倡優為戲劇以射民利晝夜聚觀皆廢所執業府君惡之捕寘于法有挾權貴人勢欲脫去者府君持之愈急一城震悚俗尚鬼當歲時之際往往斬羊豕為牲使巫覡歌舞以樂鬼比屋相倣以為不若是則厲氣將作府君名閭師里胥語以鬼神情狀亹亹數百言逾相矜告其俗遂變市數駔儈本以求民平糶者反舞智病民畏其近官茹抑忍苦莫敢走白者府君摘發隱伏稽諸市而易之州有學久廢弗治府君往舍菜已周視後先皆傍穿上漏不足以障雨風慨然曰此教基也使其若是可乎即命吏朽蠹為堅良治丹堊而飭之復聘賢師儒使坐堂上申飭五倫之教民大悅部使者行郡嘉之舉府君可任臺察之職章上不報

府君既滿秩遂謁選京師已而其子彪死于家君傷之壽甞成疾在蓐踰二年竟卒於旅邸特重紀至元戊寅正月癸丑也享年四十有五卒後一月中書始改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命雖下不見拜矣府君配蔣氏將仕佐郎典用監知事吉相之女封宜人後一年卒子男五人長可道以府君蔭任蘄州路黃梅縣稅務大使次貫道至正甲午進士將仕郎饒州路鄱陽縣丞未上辟詹事院掾史後十九年卒次即彪次順道次思文入　國朝為東陽縣儒學教諭即來請銘者女二人適趙古臣盧璉孫男七人思志思孝思恭思悌思禮思祖思儉府君既沒貫道不遠五千里奉柩南還家徙四壁久不克襄事後十年為至正丁亥十二月某甲子始與蔣氏合葬西部鄉之錢塢堪輿家曰不利又二十年乃改葬崇德鄉黃山之原去尚書公墓二里而近所謂重卜宅兆者其時則吳元年丁未十一月之癸巳也濂生也後少府君十有六歲初識府君於婺城之南容儀秀偉如玉樹臨風皭然美丈夫也及讀府君之詩曰中行齋藁者姿態閑婉復類其為人心慕嚮之願締忘年之交而九京不可作矣幸獲與府君之子貫道并同試藝於鄉闈貫道既先登鷹薦以謂府君之家科目相繼起貫道是舉足以慰府君於泉下曾未幾何而貫道亦死矣嗚呼三十餘年之間而哭府君父子焉予髮欲不頒白其尚可得邪銘曰

嗚呼府君可止於斯楚楚其容儀衮衮其脩辭其才又足以見諸設施使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嗚呼府君竟止於斯雖五尺之童蒙有所知期必躋於膴仕亦不虞其若斯豈天道之不齊抑人事之有參差自古以來何莫不由於斯嗚呼府君其死孔悲年不踰於五十學僅克於一施則夫突梯而滑稽如脂而如韋壽享於耆頤好爵之是縻者彼何人斯彼何人斯

元故韶州路儒學教授曾府君石表辭

府君諱順字至順姓曾氏鄫國公四十九代孫鄫國家於魯十四傳至都鄉侯據始避新室之亂徙豫章子孫日盛大江之南言曾氏者皆宗焉又六傳至略遷於臨川又十二傳至唐沂州刺史可徙生司空洪立司空生散騎常侍延鐸常侍又遷于南豐生四子長曰仁禹生志及文照南唐時又同遷臨江新淦縣之吉陽里文照舉童子科生乾度宋淳化三年進士仕至太常少卿贈刑部尚書志生易用易用生侃侃生高安丞斧握元祐六年進士第又遷縣之高元里舜山之下生用先用先生嶽嶽生愿正愿正生翊翊生汝舟汝舟生燕善能傳黃文肅公榦之學為時名儒生軍器監簿天麟天麟倜儻有大志常居文信公天祥幕府又從賈丞相餘慶等奉使於元克全節而歸則府君之父也府君性警敏自幼輒有聞時信公之弟文惠公璧來為郡招府君與其子文莊侯陞

共學陛既秀穎府君能與之競與其師胡君端一亟目之為
二俊當宋初改物遺黎故老猶有存者監簿君日開尊共飲
劇談先代文獻府君從旁聽之有疑則問唯恐其不傾盡諸
老為之嘖嘖愛賞元至正中程大憲公鉅夫奉詔求賢江南
欲薦府君才可用監簿君止之曾未幾何部使者趙君孟迎
以茂才舉署饒州路儒學錄改袁州陛南雄州儒學正士皆
服其化而為率德勵行之歸會科目詔行府君欣然應書不
利退而歎曰吾能損所學以徇時好哉因不復踐場屋鄉友
莞文白公梓清愼之士也極慎許與獨府君官不充其才會
鄉史銓選廣中力薦之於是授韶州路儒學教授未及上
吏部已剔選遂止賢公卿多稔府君行欲强起之府君辭已
而長子受辟為校官季子以春秋舉于鄉取第五名文解府
君喜曰吾何以仕為乃陶然自放清泉白石間與高人逸士
相游樂府君被服儒雅揮麈談咲嶷然如霞外人世間塵土

不可得而侵也善鑒定古器物暨法書名畫每得玩以為適
或取琴鼓一再行焚香默坐超然與造物者游一旦遘疾預
告終期名婚友入榻前與之言別意甚懇懇介婦方歸拿令
趣之還既至正衣冠起坐撫幼孫頂曰吾還汝久矣復東首
而卧翛然而逝實至正七年春三月某甲子也壽七十有五
歛之日風雨晦冥室廬之後大木俱拔君子興之九年春正
月壬寅奉柩葬于屏山蔡塔輿家謂不利以某年月日改葬
同里夏方之原府君孝友天至監簿君得痞疾甚劇府君泣
禱上下神祇夜夢三士告之曰服二附湯當瘳已而果然歷
十餘年方沒監簿君沒大母陳夫人年幾九十府君思夫人
之哀夙夜祇奉唯恐少咈其意夫人安之曰吾子雖亡不沒
矣季弟甫翩出為伯氏後仲姊生四子而夫亡子艳幼茫不
知所為計從父兄孤子凡三俍俍無所依府君皆鞠養教訓
之使至成立且歸其產所入毫毛不以私其與人交一裁之

以義郡守李章肅公偶閒府君為佳士禮下之李公後以語
免官其門可羅雀府君事之益勤別駕高翔其知府君不下
於李公及改守浮梁欲一見府君走書速之府君即日命駕
既見相勞苦甚勤未幾徑上馬出城去翔聞之大驚追餞十
數里且曰公能遠來何遽往如是邪府君曰既見君子不還
將焉求翔歎息而去性尤仁慈振貧邺匱每不遺餘力臨川
婁蔚長沙譚志仁盱江王旭皆顛沛流離數瀕於危亡府君
能振之是三人者德之謂殺身亦不能報云府君容貌魁梧
頎髯如戟為文辭不務鉤章棘句而壹以理勝當是時若吳
文正公澄虞文靖公集皆海內師表每稱府君之賢不少置
則府君信賢矣初監簿君著史學統紀一卷未及成而沒府
君論完之府君所著詩文若干卷因自號唯庭遂以名藁吳
公為序作者之意今藏於家府君娶義門劉氏克盡婦道甫
三十一年卒子男子三人長曰紹唯平陽州儒學教授次曰

斯李曰曾承事郎祠部主事博極羣書而文辭雅蔚學者師
之子女子一人分宜縣儒學教諭聶景堂其壻也孫男七人
曰廙曰基曰鏜曰均曰埴曰塾曰圭女六人長歸某餘未行
曾孫男六人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四人在幼嗚
呼聖賢之裔自北而南者若孔氏之於衢顏氏之於蘇於闕
曾氏之於豫章皆多子孫而曾氏為尤盛紆朱拖紫以顯融
于時在在而是常侍五傳至文定公肇兄弟者出遂以辭章
名天下何曾氏之多賢邪府君之先蓋與文定公同出於常
侍奕世以詩書亢其宗府君雖不獲大用屢司教鐸蔚為經
師達賢大官亟稱交薦可謂無負於家學者矣府君之葬翰
林待制杜公本國子司業曾君堅既為前後撰銘刻諸幽室
而曾嘗與濂同脩元史寅緣交誼復來求隧上之文濂閒軟
德埠勤在古者不厭其詳故為表其行而益之以銘銘曰
郕國傳道自孔門遺澤滂濊苗裔蕃有如大江從西奔支派

雖千會一原重珪疊組光燄燬著勳昭德裕後昆夫君繼之
如玉溫新然頭角與亦敦自為二俊起纘緒三為人師教道
尊書詩但豆習禮文鄒魯其俗洗為淳自內而外本則存大
木斯拔風霆撼人琴俱亡海氣昏學子攬涕為招魂剗文纍
石揚清芬

故鄱陽劉府君墓志銘

君諱謙字友諒姓劉氏其先出自彭城唐末有名汾者仕至
鎮南軍節度使生十四子一子曰渼者始徙鄱陽圖譜喪至
君不知其幾世君善積居之術以貲雄於鄉父母歿廬墓終
喪事三兄謹慎三兄改酗酒破產君嬰贖歸之因自懲以全
其家他族昆弟析財致訟久不解君召而尤之皆頓首免冠
謝相讓為善行已而割田來上曰徹公我等幾為吏所魚肉
且失同乳心敢奉此為公壽君笑而麾之自是鄉鄰有鬬者
赴愬君得片言則拜舞去甚者能自愧搥手相戒勿使劉君

知至正末兵亂且大饑殍少年烏合為盜椎埋剽掠無不為
夜有執火薄君廬者君倉怛率妻孥遁泉布悉為所掠豪傑
德君者部勒壯士擒少年兒之懸首于門君歸見之鄰于邪
縱其家收瘞盜鬬賓所掠戶外而去他日盜益熾巨室盡毀
獨君家屹然風日中君時避地萬斛山為盜所執將榜以求
金忽一人躍出曰此翁嘗恩我不可害不可害君賴以免性
喜讀書積至數千卷為文辭貴理勝不尚浮辯人稱之高祖
某宋某官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妣程氏配室李氏前
君一年卒子男子一德裕子女子二嫁古學教授陸士奇及
胡璉其壻也孫男三人曰仔肩曰鼎和曰吉仔肩以文行名
君生於至元乙酉十二月二十九日歿於至正癸巳十一月
二十五日壽六十有九卜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堂郎山
原距君所居僅二里君既葬仔肩持狀祠部丁所次狀求埋
銘金華山中余以病弗及為去年春蒙 恩名入禁林與

仔肩會京師仔肩復申前請為尤切禮宜銘銘曰
行孚於家而施及於鄉如彼泉流肇於濫觴其始則微其終
則彰此為有德之士之藏雖亡弗亡

故高府君壙銘

高府君歿於建業特建業新附人情未安歿之明日其家僮
即具官斂權瘞西門之外郊瘞已間關往報府君季子暉暉
方從軍丹陽將違僮卒于道暉因弗及聞一旦有告暉者曰
爾父歿已久矣暉自即軍帥往求之則當時執役之人皆征
戍遠方無一人在者暉彷徨西郊外但見白烟凉草叢塚纍
纍不知孰為其親體魄之藏傷惱幾絕者數四自念無以慰
罔極之恩乃命畫師識府君者追貌其象裝潢為幀軸事之
如生雖若可以自解然終未足以盡其誠於是請國子錄張
君丁什繫府君之行以成書謁于掾為之銘他日招魂旋其
鄉欲具衣冠瘞之且勒銘貞石以示子孫於無窮焉余不敢

辭府君諱奇字伯舉姓高氏濟南棣州人曾大父溫金經略
副使大父王元至元中從大將平江南遂隸名於平江十字
翼萬戶府君籍久之以功補其府鎮撫父珪隱遯不仕妣韓
氏府君性疏朗讀書傳頗通大義輒棄去喜騎射遇駿馬必
傾貲市之挾弓矢跨行如飛既而中正鵠不失毫髮觀者嘖
嘖嗟賞以為有將家子之風然居家守於禮度不敢稍自違
越其事母夫人飲食必親調衣衾則視時燠寒而進退之同
里閈而居者多豪俠之子刲腴擊鮮日夜痛飲以示侈靡府
君過而弗睨唯見餓夫單人輒解袍衣之輟膳餕之唯恐有
不及癸酉歲儉大疫且四起道殣相望府君時買櫝槥藏之
府君嘗以泉布貸諸人人久不能償府君曰彼非負我者特
為貧所迫故爾取其約劑焚之其於物有恩類如此至正中
江浙行中書察知府君才行命隨蕭將軍捕寇海上府君嬰
建奇略將軍不能聽府君禁不發一辭已而寇不可制方悟

不能用府君也府君寡言笑與人交不為翕翕熱久而益親
人自不忍厭去嘗築室曰進齋監察御史孟公昉為之記人
因以進齋稱府君云府君嘗教其子曰我家近於海濵以弓
馬植門戶田桑供衣食雖不多讀書家法素謹至今弗敢墜
爾曹益務力善毋為祖考羞使他人稱汝為善士我死目亦
瞑不然雖日宰百羊馬饗吾吾將不食而吐之矣世以為名
言府君娶懷孟馬氏生三子長某次桂榮歿于兵次即釋國
子助教府君享年六十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年月日墓在
某縣某鄉某山之原嗚呼我馬擾攘之際人得令終者鮮矣
歿得令終即具棺斂而葬之者尤鮮矣歿得斂且葬得有賢
子孫追慕而不忘者鮮之又鮮矣維有子孫曰追慕之其有
狀其善行求文以刻諸墓門者則又絕無而僅有者也府君
之死固為不幸今有令子君釋者汲汲圖文以托府君於不
朽府君似可以無憾矣銘曰

其名則武其行則儒其內則嚴其外則舒其廸然拔萃者歟
其確然有守者歟

元故靜江路大盈務提使王府君墓志銘

王府君諱善字復善其先由鍾陵徙金溪自曾大父重大父
榮彰父寔雖無仕者皆以徽行聞於人人府君成童時人識
以屬句脫口成對比物別類為精已而學為詩輒取能聲年
十三父喪去鄉家事尋操奇贏之術游七閩家乃大稔自歎
蚤廢學力迪其子以經術築精舍一區聘碩士居之朝夕策
厲君斯須不忘去者識俾從師二千里外齎粱之饋絡繹道
塗曾不以為煩及見長子經用禮經連領鄉薦喜曰有子能
通經吾雖廢學政復何憾至正中天下兵動江右化為盜藪
府君室廬盡燬崎嶇攜家走山澤能以智馭下帖帖然寧且
資用亦無乏絕智者心服之先是有授府君南豐醫正者府
君以醫為一藝弗上方獻大臣又薦為靜江大盈提使亦不
就至是脩然自放山水間衆觴為客撫髀高歌遺落世事或
歎至一石不亂未幾以疾終壽六十三實洪武戊申五月十
五日也卒後三年當辛亥某月日葬拓步山中禮也府君娶
曾氏子男三曰經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郎曰綸金溪醫學
教諭曰廣郎蚤卒女一胥豫其婿也一夫孫男五曰翼曰輿
曰憲曰德昌曰有慶予嘗聞經言府君之善行不止是其事
親尤孝視聽恒在形聲之先奉繼母亦如之遇群季多友愛
人取以為法嗚呼若府君者其所謂一鄉之善士非邪銘曰
孝聞于鄉道則允臧闕不自耀唯子之教彼遺金籯我以一
經賢愚殊軌曰圖其始學之爾悖足邪乎文吁其死矣不復
還矣孰鄉其諸太氏史濂

故東吳先生吳公墓碣銘

惟吳氏初自延陵而分圖譜之爵褒不能詳其爵里世次五
季末有諱嗣者自廣信遷撫之金溪其諸孫宋含光尉邦基

生鄉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之學鄉生福州教授行
世行世生太學進士益益生鄉貢進士鏡澧貢進士可景忠
甲子進士名揚兄弟並以文鳴可生泰連泰連生徵儀儀字
明善世稱為東吳先生自幼以纘承家學為事雖初歸鄉起
秉大挾冊而讀之時建昌江公存禮謝公升孫皆前進士先
生負笈從之游繼登鄉先達虞文靖公集之門於是博極群
書其學絕出於四方先是元至正甲申先生伯兄徽與其子
裕同舉進士裕連三薦始擢辛卯進士第名在第二冠南士
之首及至丙申先生暨再從弟友盛又薦于鄉立鏡之孫盛
名揚之孫也鄉人榮之指先生之居相語曰是家在前朝以
明經詞賦知名者先後相望今復如斯書詩之澤厥有衍哉
會嬪內兵起先生遂無意北上下帷講授遐邇學徒爭奔走
其門先生隨其資器舉牽訓迪必使優柔厭飫而後已凡所
教釋皆五經奧義不拘泥於箋記而大旨自暢晚尤殫心於

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稗傳曰類編曰五論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嘗摘卷數曰此書吾積學之所致後世有揚子雲其將好之矣然於文辭尤豐贍有力下筆之頃思如湧泉開闔抑揚不踰矩度論者謂如晴巒出雲氣勢突兀不假雕琢天然成章先生則曰作文不原於聖經不關於世教雖工無益也先生幽養既深造詣益殊其於律己之功莊慈而端嚴隆寒極暑必正衣冠而坐家人聞其謦欬輒肅容而立不敢安動天性篤於孝友事二親唯恐違其意季弟偉蚤夭其室周氏方少子襄僅五歲先生經營其家撫襄至成人周氏將以遂其節先生為人剛直自將鄙儒者不侮強禦者不畏或以非理來撓必峻言折之其人悻悻見於色弗少顧稍知感悔即遇之如初有寸善播揚唯恐不聞壬辰之夏群蠭起於冦所在惡少平持白挺相從為亂先生推牛釃酒集里中耆宿諭以禍福

皆稽首聽命他鄉為亂者皆罹草薙禽獮之慘或無孑遺獨先生之鄉獲免及入　國朝撫州守侯君元善聞先生名欲聘起之先生以病力辭洪武庚戌江西鄉闈試多士府判官王叔[illegible]州城中迎狀元既而先生之子伯宗實在首選明年辛亥對策　大廷復以第一人賜進士及第　名見奉天殿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或者以羨之前徵為先生世科之符而先生已歿不及見矣先生之歿在辛亥二月二十八日上距所生大德丁未之歲得年六十有五配何氏生丈夫子三人長即伯宗初名祏今以字行次禴次祁皆以經術教授州里女三人曾雅周禮黃顧其壻也孫男一人某女三人尚幼初伯宗會試南宮予嘗奉　勅與考試事伯宗因來謁以先生文集序為請予未暇為而先生訃音至矣伯宗乃泣拜求撰墓文將還以其年某月日葬里之進場山且勒文懸銘之碑于間世之右族重珪疊組者有之矣求其家學相仍數世而弗墜十百之中或一二見焉況夫科名尤造物者之所靳哉今先生之門何其奕葉聯輝至於如是也此無它山厚則木繁海深則川聚其亦理勢之必然耶自時厥後繼繼繩繩可知未有艾也雖然先生之學則又在乎科目之外經不可不窮也德不可不脩也業不可不廣也欲法先生者於此是矣是宜銘銘曰

吳氏之裔何蟬聯兮科名接武代多賢兮先生承之志益謇兮需齊道腴涉幽玄兮家斧法嚴兮有經兮傳者角立分戶庭兮我積至隱發精明兮別抉浮翳朗日星兮窮經致用時則也兮薜衣椒冠甘隱淪兮振揚教鐸啓乃文兮牖其天衷德潤身兮世降俗偷病迺深兮方倚俞扁起痼沉兮秘其正陽平羣陰兮儒行之卓罔弗欽兮一鑑之亡我心傷兮其人雖逝名則良兮有窆一宮氣鬱葱兮焯德著美薦以石章兮

故熊府君墓志銘

熊以王父字為氏蓋本於楚鬻熊之後至曾孫繹成王封於丹陽丹陽今之江陵枝江也其後徙於南昌若太常卿遠臨江尉曜戶部郎中執易皆南昌人執易為右補闕與陽城同上疏極論裴延齡之姦君子多之其裔孫某復徙居於臨川某生繹好施與貧病無告者賴焉性耆浮屠氏說嘗捐田七十三畝畀其徒其徒以居士稱之三傳至宋迪功郎公琦也功生侍問亦迪功郎侍問生鄉貢進士紹祖進士實生府君諱本字萬卿一字萬初幼穎悟經史一覽輒成誦父子自為師友時家已窶無藏書可觀每假於薦紳家懸燈夜讀至夜分弗自休年十五入鄉校習科目之文私試數占前列十八即下帷講授郡之俊乂多從之一時名士如濬軒孫公轍天儀熊公朋來麟洲龍公仁夫文安揭公傒斯皆交相推譽或折輩行為忘年交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方為郡學錄尤與府君意氣相傾會輒流連竟日唯恐其別去已而以尚書

貲于鄉再不利乃歎曰場屋尖得是有命焉我不敢必也尚窮經以飭諸躬其有不在我者乎吳文正公澄倡道於崇仁山中南北學者翕然嚮附府君遂負笈徒步往從摘經中所疑七十二條反覆詰難吳公一一荅之中其肯綮府君爲之喜而不寐閒論古文尚書亹亹數千言援據精切辭意超卓吳公器之謂非時輩所能及宋季時須溪劉先生辰翁以文辭名一代人爭慕效瀾倒波隨府君獨疑其怪僻非文章大家因究極原委著之簡編質于虞文靖公集虞公以與己意脗合亦器之如吳公且以涵養問辨爲學文之源是曷府君自此以講學攄文爲務視世之榮利如烟霞變滅絕不足以濶之向之後又來學者至是益衆府君舉聖賢之大指博諄誨誘咸卓然有所立雖其後更名他師而篤實有實行者則府君之所荅也其遇子弟嚴威儼恪終月不見其有笑容夜則危坐令其誦書雖初聯則趣之起風雨不少廢府君之伯

仲凡三析財則愛已久及父母殁喪祭之費頗鉅府君悉力自任不以煩之女弟一人未有所歸亦擇名族而資遣之然天性仁厚或以虛僞相加壹接之以誠而人自不忍欺至於處義利之間絲毛不苟也生平不屑理家政優游肥遯不知戶外有山川之險舟車之勞每夕命觴詠酌哦古詩數章陶然自適如鴻飛冥冥了無繫累會四方兵亂長子鼎爲校官廬陵音問不通府君憂之往往形諸詠歌一日偶過故人門幕奠言還復張燈而飲飲微醺以鼎不在左右悵然就寢是夜大雷電以風鼓撼棟牖作伊軋聲府君披衣而起命荅頭奴負階親升而闔之既降忽呼曰予足頓矣奴以爲異之至地府君右手倚肩左據階之齒而終時至正癸巳歲二月四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娶黎氏鄉貢進士天桂之孫女能齊家內外整飭府君得脩業而無貲者黎氏力也後十有一年卒生三男子長即鼎入 國朝累官山東道提刑按察副使

今選中奉大夫晉王相府王傅次曰渙將仕佐郎開封府長津縣主簿李曰晉女二人適趙激一適龐畢早卒孫男四曰綿曰起曰縱曰昂孫女一未行府君殁後三年丙申之歲七月六日始卜塟於金溪縣苦竹鄉之高塘原其所著書有讀書記二十五卷經問四十卷讀史衍義若干卷舊雨集五十卷虞公爲之序謂其雜著本理而數暢典雅而不阿人以爲實錄外有朝野詩集五百餘卷吳山錄三十卷仁壽錄一百卷吳山卽記吳門問辨之所得者仁壽則手錄虞公之文也今年春予與鼎會京師乃奉祠部主事張君孟兼所造事狀徵予銘夫自吳公續承伊洛之緒於將墜之餘究經翼傳抉秘闡幽所以化導其徒者多成德達財出而用世固顯融于時其有隱于州里横經陳義使人爲士君子之行者亦往往有焉若府君者是已嗚呼師道立則善人多濂於吳公徵之銘曰

咸口之里紫氣蜿蜒篤生偉人大道曰降一綫之傳崇乎將堙勇撤其蔽所覩者全行知尊聞周聞南北躡跡重趼往者如雲君鼓其篋摳衣而前無疑弗嗣雅與難剕孰鉤其玄百篇之文列於羣經孔疏鄭箋羽其繽紛蒙蔀斯揭日星乃羅有光燉燉屛弃詭詭以絕蔓延以表孤存化行里州太和芊綿郁郁其成紋其養也完秉化而旋奚啻蛣信有子而今珪組蟬聯遺澤之新何歸飛雲俯臨逝川誰不興沖惟行之粹惟石之堅勒文墓門

故三槐隱士王府君墓志銘

予以總脩元史被召來京與浙江郡使者劉君承直會劉君曰承直嘗受經於太和王先生先生之殁今七年矣而埋銘未有所刻其子佑將奉狀以請 幸爲文之旣而佑復申劉君之言泐泗而再拜予旣荅拜與之成禮遂按狀而評隲成章其辭曰君諱以道字則臣姓王氏系出周司徒敬宗傳於奉

武成侯離生二子元威元遷琅琊威徙太原二族甚盛晉丞相導出琅琊之裔南渡時家于江左至趙宋時有諱崇文者來知吉州其從子殿中侍御史贊實從之復遷居吉之太和太和之有王氏自贊始殿中君之後名圭開禧三年鄉貢進士君之高祖也進士君生叔可肆業成均以辭章稱叔可生本初本初生性夫皆為名儒則君之曾祖祖父也妣劉氏宋知澧州事天定之孫女君資稟絶異自幼學詞賦組織華縟見者翕然譽之已而棄去曰此非所以為學也欲求聖賢之道其在遺經乎於是潛心窮研晝夜弗之倦時從祖父遂初自國學上舍生還第所交多宋季名士日集其門相與談前朝文獻纚纚如貫珠君徒傍聽之心領神會至忘寢食其學遂大進大德末君出游中州主張伯剛家仁宗出居於懷李泰公孟侍焉伯剛往言於泰公以君為薦君獻詩一章仁宗覽之大悅君遂極論天下事曾未幾何武宗即位立仁宗為皇太

子伯剛邀君同至燕都君毅然辭之伯剛寵章盛于一時及仁宗踐祚遂累官至汴梁路總管復邀君曰上頗憶君君若往爵祿可致也君辭之如前君嗜佳山水聞一出游輒留連不忍去一日至洞庭之君山遇異人長鬣碧瞳如古仙人授以龍虎金碧丹經君受而行之氣志益沖豈自號為三槐隱士乃於所居種竹鑿池池上橫以石牀角巾鶴氅日息其上子姓環侍之談吐餘音出於水光篁影中其隱趣蓋翛翛然時或賦詩以為樂韻度閒曠一如其人云君性至孝父母皆高年君率羣從奉觴稱壽唯恐稍違其離暨殁哀號戀慕幾欲無生且惇於友義族兄弟姊妹未婚姻者畢之伯叔之未塟者藏之君子多稱焉至正末天下大亂太和禍尤慘殺戮到鷄犬羣寇聞府君名指君廬相戒曰此王隱君家也慎勿毁之至今獲存君所著書有詩集若干卷丹經新注若干卷其生以至元庚寅十月一日卒以至正甲辰六月二十二日壽七十有五以洪武戊申六月十一日塟于縣之千秋鄉新山大嶺之原禮也君娶彭氏能盡婦道前君一年卒子二人沂前鄉貢進士佑從州縣察舉試校官京師上以其才可用拜監察御史轉遷廣東提刑按察司事即來速銘者女二人彰道長劉以和其婿也孫男一人泰孫女二人尚幼嗚呼世之有功業者易於言而潛德積於躬而未及試者則雖竭其形容或不足以盡之蓋有跡者可窺而無跡者難知也以君言之際可仕之機而超然絶去託於神仙家言以自淵則韞於內者為何如使出而用世其勞烈未必不豐碩而焜煌也抑予聞君之弟以莊博學而善文君與其教諸子以詩書植家聲光燁然起搢紳間是亦為政之大者矣奚以必仕為哉銘以昭之聊以白君之志云爾銘曰

孰不知舉之而我則已之孰不欲彰之而我則藏之有崔者山我心樂之我書我詩我子教之若人之行君子以之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

故梅巖居士王君墓志銘

王之受氏凡四曰姬曰嬀曰子曰虜而姬姓之分復有二一出畢為一出周司徒宗恭宗恭之族琅琊太原也萬之族則京兆河間也别有王叔氏王子氏王孫氏雖皆本於姬又所以别於二族也其在琅琊者散居江南今浙河東西多宗焉睢之桐廬有王氏諱瑛字君玉曾祖宗善祖叔祥俱隱遯弗顯父希曾為文儒君性至孝母袁氏疽發於頸君憂形于色日烹藥以進彈諸方弗之驗君則泣禱于庭辭甚悽苦已而疽決膿若絮鉤連不可拔君吮出之母輒瘳同姓有尚俠者籍搢貴人為意氣效五陵少年所為勢炎熾動人人豔之反譏君為迂君曰吾性戇不能隨俗浮沉君尤我固宜俄庚午歲饑道殣相望孰不遏糴以徼善價君能出粟賑之歲丙子視庚午饑尤甚君復賑粟如初或曰王君非迂也其樂善人

哉或曰王君之知非小夫所可測也君皆笑不答所居直香爐峯翟雇生翠若屏然君築重構其下時列俎豆集名勝士玩之嵐光浮動舉煙間從容嘯咏恍不知九衢有塵也君積而能散州里有貸泉布者久不庚多取質劑焚去然質直無偽民有競者直於君君察其情辭曰爾過矣曰非爾之罪也各心服而還不翅訟于賢有司或强君出仕君謝曰幸有舊田廬食與衣亦僅給祿非所干也遂以驂巖居士自號云年六十六以至正丙戌二月己巳卒于家以庚寅十二月丁酉塋縣之金魚岡配袁氏子男子五人和義禮儁舉皆克繼先志舉尤知嗜學當元之季復能合義旅以捍鄉井人德之子女子一人適袁采孫男五人圭續權衡宣曾孫男若干人君卒後舉奉尚賓丞魏君曆狀來求銘魏君謂漢末王彥方少有行義鄉里有爭訟者將質之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君之行頗近之魏君同里人其言當可信況君孝於親仁於

鄉其事有足稱者苟不使其名昭著則何以為行善之勸哉銘曰

先親其親而後仁乎民其志之殽吁嗟乎若人孰不簪紳子
胡為隱淪豈命之屯吁嗟乎若人

孫忠愍侯墳記

侯諱興祖字世安姓孫氏世為濠州人祖六一府君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樂安郡公祖母陸氏追封樂安郡夫人父遇仙封驃騎上將軍副大都督府事上護軍樂安郡公母謝氏封樂安郡夫人配王氏亦封樂安郡夫人子二人曰恪曰斗童女三人皆在室侯居幼齡而膽氣已雄會元運將終四方鼎沸侯隨大軍取和陽遂渡長江凡征討之事輒帥師以從畧姑孰連攻深水溧陽元兵建水寨采石以扼江險侯共擊走之乃定建業下毗陵拔右都先鋒已而破宣城克宜興征婺越衢舒池等州偽漢東侵鏖戰于龍江大敗其衆擒戮者過半陞統兵元帥繼揭八陣指揮營於瑞昌敗之進伐南昌遷天策衛指揮使偽吳園安豐侯復赴援立功轉飛熊衛指揮使時安陸襄陽通泰皆未降大帥攻拔之侯亦有力焉遂鎮徐州紀律嚴肅敵兵莫敢犯擢驃騎大將軍副大都督府事未幾受　詔戍北平往討沙漠與元兵酣戰遂死之洪武三年某月日也享年三十有三事聞勅贈推忠宣力效節功臣龍虎上將軍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燕山侯謚曰忠愍配享開平忠武王廟復勅翰林學士臣濂誌其墳惟侯志氣倜儻以身許國身經百戰為世忠臣可謂豪傑不羣之士一旦歿于王事其孤不得迎尸以葬卜以是年某月日藏衣冠於州之鍾離縣於皇鄉某山之原起墳以表其處古者賁必有記所以著其里居官爵卒葬歲月以示於後者也今不敢廢因綴其槩勒石以納諸竁云

故王府參軍胡君妻項夫人墓志銘

余授經青坊時龍泉胡楨嘗以伴讀侍　皇太子研席楨因得從予游今年春予以總脩元史被召來京尋入禁林為學士時楨已擢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使司事間以其先府君王府參軍深墓上之銘來屬予既已為之顛復泣曰先子之行幸托見於文字間而先母未之有述幸先生憐之敢奉姻家兄章存厚之狀以請予義不敢辭按狀夫人諱某字某姓項氏處之龍泉人父某母某氏生十有七歲而歸于參軍參軍同邑人其父珏為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夫人既歸之明年參軍即往省覲遂補其省掾史越九年始歸初員外府君娶趙氏生參軍及二弟潭海趙氏既亡繼室李氏生某怨夫人與家政也使居於外夫人無以自給與媵人日事機杼風雨蕭蕭青燈明滅於一室間人不能堪夫人則怡然處之父母憐其勞勸將奪其志夫人指庭前水曰儂此水西流吾志卻當改耳不聽姊姒之間或譏誚之或觸擽之夫人

皆不吝貞外君歿參軍自海外護喪歸塋夫人袒跣出迎哭
參軍持夫人泣曰吾為親故不獲與夫人居夫人備歷諸艱
而能完節以待予其與古之義烈何殊也夫人曰此婦人常
事耳何足上勤君子之念慮其後終不自言至正壬辰中原
兵起浙水東州郡漸至擾攘參軍從省將軍前除鄉郡舉監
間歲一來歸夫人携子女間關寇柵中亦能自安如獨居時
己亥冬處州內附參軍朝京師　上奇其才命為右司員
外郎於是參軍迎夫人以來時夫人已有疾扶醫以從行野
至念及鄉里鬱鬱不自聊疾愈篤遂卒於清溪之寓舍實辛
丑七月某日也享年四十有二壬寅返柩於處州擇嚴水某
鄉某山為冢以十一月某日塋焉夫人性淵而行勤參軍有
志事功視生產作業之事蔑如也其補綴缺漏緯攝生理唯
夫人是賴及夫人死參軍銜　命在處州又不能視其葬
歎每對予言涕泗為之潸然夫人生二子長即楨次曰樞一

女曰韋其壻即存厚御史中丞溢之季子也夫自陰教不行
婦人女子能不易節改操者何其罕也間有以禮自持欲起
古人而效之者人方羣訕而衆侮之又何習俗之不美也有
如夫人之行可不彰著以為世勸乎是宜銘銘曰
猗歟夫人始終一節也舉言弗膽卒莫之奪也相厥夫子有
偉其烈也乘化而盡又何怛也千載之下尚視茲貞碣也

故陳夫人趙氏石表辭

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陳君敏之妻曰趙夫人以洪武二年
二月二十三日卒於京師之官舍越一月某日權厝城南聚
寶山將以某月日返塋於宣城某山之原會濂召入禁林陳
君乃曰狀夫人之行來請墓上之文其辭纏綿而悲愴讀者
哀之陳君之狀曰予妻趙氏某字某與予同為宣城人其父
諱熊字子祥明詩傳訓詁學仕為某縣典史母孫氏典史君
無嗣獨生予女四人而趙氏居其次特鍾愛之以予賢擇家

子欲選為贅壻予時頗嗜學手不離方冊先君子憐予過厚
不忍遠去膝下以史君亦不忍釋之而他婚也竟以趙氏歸
予趙氏既歸奉尊章盡禮凡羞服唯其時猶惴惴恐有所不
及其姒郭氏亡季子伯凡如奉男為人以為孝且恭其事予
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予或牽於事意有不悅每甘言慰之
嘗患疹瘡痊痒踰三千日趙氏視藥餌調食飲不知有晝夜
在他人雖至勤懇者久亦生厭趙氏滋益謹及予登仕版出
為胡廣憲府幕官遷江西召還為大理評事轉刑部員外郎
官書有程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家事若不能相涉者趙氏一
力荷任之而略不見艱難窘迫之意人以為順且賢嗚呼奈
何司化權者必奪之而去邪初京城多火災予適繫獄郎中
趙氏數受驚因致怔忡疾暨還奉　詔備刑書抱衾裯出宿
省中者幾半載間一歸輒復出趙氏懼貽予憂不敢以疾告
已而疾寖劇乃謂予曰妾心中殊不佳欲得平胃之劑服之

予亦未暇吝居亡何竟卒嗚呼奈何司化權者必奪之而去
邪發下嫁與予言趙氏自去冬以來語及親舊之存亡每泫
然流涕尤撫愛所生子見其能食喜見顏面曰是兒可以養
吾無憾矣以顛乎前知者臨殁之際相呼之聲不絕于口予
收泣謂之曰吾不知汝之疾遽至於此也設有不諱吾無以
報汝功祀汝父母至於終身撫汝之子以望其成立爾言未
既趙氏泊然而逝視其斂篋無遺珥及完衣焉嗚呼悲夫予
念趙氏生男女三人皆夭晚得慶生即前所謂撫愛之者日
呱呱以泣雖鐵石作心腸不能堪趙氏歸余十五年與予同
貧賤同憂患同冒涉道塗何所不至今幸霑寸祿稍意相守
至髮白得壽僅三十六而亡予與吾子交者甚久墓門有石
願為文之非惟慰死者於九泉亦足以攄予無窮之悲也濂
聞之女教不行於天下婉淑之道消而暴慢之風盛孰有如
趙夫人之賢者乎賢者不彰之則何以為世道之勸是宜銘

銘曰

綺蘭方郁奈何萎也茂草宜剪却紛披也天道玄遠信難推也慟辭貞石聊以宣其悲也

故贈承事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陳府君墓誌銘

世之為人子者未嘗不欲顯其親欲顯其親唯載諸史牒可以傳於悠久然史法有例非顯官貴臣及勳業殊異者不書爲於是往求辭章之家採著行實揭於墓門及其至也與史牒相為表裏庶或少慰念親者罔極之思或者以諛墓譏之此豈人之情也哉台之黃巖有隱君子曰陳府君多列行年六十九以至正甲午二月某甲子卒于家其年三月某甲子窆于縣東龍壇山後以次子昇貴贈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階承事郎昇懼府君之行弗顯于世使其子志持應奉翰林文字同郡楊君東皙所為狀來乞銘予雖非辭章者

流其忍拒昇之請而怫其念親之至耶狀言陳氏本居福之候官代有仕者至樞密直學士襄其名尤著襄字述古世稱古靈先生古靈宋慶曆中進士自浦城遷仙居今其子若孫因留家焉厥後自仙居徙鄞或徙黃岩黃岩則府君之系也家乘屢燬于兵不能言其實為幾世矣府君諱勝祖字德茂其曾祖某祖某宋朝奉郎有恂恂長者行父章甫獨守遺經朝夕潛玩視聲利事恒澹如晚歲尤能安貧窶烟或終日不起燈坐無慍色府君奮曰吾父固安貧不思具滫瀡以安親者其人子也哉於是操廢舉之方手畫心計而經營之未幾貲財漸致殷裕撫二弟甚至為之授室嫁女弟者三於名閒一不以經父意惟日具珍饌奉之猶恐失父之歡心父喜曰吾有子如此吾將含笑入地矣人稱府君為能孝父既歿二弟求異爨府君不能止量其所存而三分之曾不數年皆蕩析無餘子號寒而妻啼饑府君惻然曰兄弟一氣所生榮悴頓異吾有目能忍見乎乃出所受產復三分之人美府君爲能友非特此也族屬之中若冠若婚若喪若祭府君無不助成之鄉鄰有鬬者多赴愬府君府君諭以利害咸欣然悅服而去府君生平以材自負遭時孔艱不得展其用當酒酣耳熱輒登山臨水從容嘯咏以洩其孤憤焉嗚呼若府君者其可謂有志之士非邪府君娶阮氏封宜人慈柔儉勤婦儀母道皆可法先一歲卒子男三人長敬先寧國路涇縣主簿次即昇嘗學而知文承直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孫男三人長志即來速銘者好讀古人書而精於科目之業孫女三人一適同邑戴皓餘未行曾孫男一人文珪予在禁林銘貫士大夫多矣其績用昭著者易於言而潛德秘行者難於形容也府君有才如此使其從政必粲然可觀則予之所書極於綴煌當不止今之所闕列而已惜哉銘曰

有材而無位命也可傷孝友行於家孰謂非政之良子令而

仕厥聲孔咸於煇命書下賁幽室龍壇之山爲此銘章過者必式尚知為陳府君之藏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　　鑾坡集卷第四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　　　　鑾坡集卷第五　即翰苑前集

贑州聖濟廟靈跡碑

聖濟廟者初興于贑瀨派布于四方所在郡縣多有之神葢姓石氏名固贑人也生于秦代既歿能欻祥爲神漢高六年遣潁陰灌嬰侯嬰略定江南至贑贑時屬豫章郡與南粵接壤尉陀寇邊嬰將兵擊之神降于絶頂峯告以克捷之期已而有功館神于崇福里人稱爲石固王廟唐大中元年里民周諒被酒爲魅所惑墜于崖下將死行賈長汀舟幾覆忽有所禱諒即返其廬舟見神來護之於是卜貢江東之雷岡相率造新廟椽石爲像奉爲相傳廟初建時天地爲之晦冥錄事吳君暨司戶蕭君今康黃二衙官先後往視皆立化二君亦繼亡逮今祀爲配神云自時厥後神屢顯嘉應州之東北有二洲曰藍瀨曰乾渡每當長夏水易涸隱起若岡阜舟楫不通宋嘉祐八年趙抃報政而歸道遇焉亟徼靈於廟水清

張者八尺清張俗謂無雨而水自盈也元祐元年夏五月不雨禱崇山川弗應郡守孔平仲迎神至鬱孤臺禱未見效甘霖如澍四年東城災風烈火熾將延於庫庾林頴正佩郡章急呼神曰盍憫我蒸民俄反風滅火六年復災竟晚遥望雷岡而拜月明如晝忽陰雲四合大雨驟至虐燄頓息建炎三年隆祐太后孟氏駐蹕于贑金人深入至造水步鎮觀神擁陰兵甚衆乃旋紹興十九年鄱陽許中爲郡欲新神之宮召大姓二十人立庭下諭之衆推張銳郭文振心計開敏宜爲糾率二人謝不能許乃分一番紙如其人之數書二爲正副字雜封之令自得墨者職如書各取其一開之則得書者二人也衆以神與心通不日而宮成二十七年禁兵合山寇據城逆命子女玉帛驅擊殆盡高宗命都統制李耕殲之陰霾挾逆風爲患士卒弗能前耕私祈焉頃之風順天朗一鼓而城平自是王師南征無不禱以牲牢乞陰兵爲助者淳熙十六年歲當大比州人士劉文粲以夢徵于神夢三十人執高竹而五因更名筌遂入鄉選嘉定十年夏大霖雨江水暴溢城不浸者一版民懼爲魚泣禱甚哀水尋退亡害紹定三年煞卒朱先率其徒陳達周進蔡發以叛有旨除荆襄監軍陳塏提刑江西仍護諸將致討夜駐廬陵夢神告曰先將寇奄爲爾宜速圖塏密命胡巖起李强疾趨至贑合三寨兵殲之淳祐七年湖南夷修曾甲䉵與倡亂聲摇江右郡使者鄭逢辰檄王舜逵攻如有神立青霄上兇徒沮駭卒就殄滅九年安遠崔文廣爲變倚石壁作窟穴虔川姚希得未持憲節駐兵守之久且弗拔忽見雲中若旗幟飛翻其䧳遂落潰戮乃擒景定三年郡有黎氏獄胥吏受賕搒掠良民使之承左司吳革疑焉祈告以生兆卒白其冤元至元十七年閩寇張彦真入廟舌吐數寸足懸半空自述其陰私頗悉類有人鞫讞之盖神之顯靈其事不翅數百而於雨暘疫癘之禱驗者尤

詳備見於唐宋碑碣及嘉濟實録廉唯各舉其著者書之所不書者可以例知也宋寶慶間莆田傅烊爲贑縣東尉鑄神之像撰爲籤辭百章俾人占之其響吝吉凶往往如神面語之者此亦陰翊治化之一端也吳揚濟時以神能禦菑捍患有合祭法署爲昭靈王宋五封至崇惠顯慶昭烈忠佑王賜廟額曰嘉濟元三易封爲護國普仁崇惠靈應聖烈忠佑王復更之以今額其褒揚光寵可謂備矣至若高宗所賜緋黃袍纓緌馬腦帶及南唐李煜五龍硯至今猶藏廟中云濂稽諸經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士有疾病則行禱於五祀先王必以神爲可依故建是祠祀之制也世之號爲儒者多指鬼神於茫昧稍與語及之弗以爲誣則斥以爲惑不幾於悖經矣乎有若神者功在國家德被生民自漢及今孰不依之雖近代名臣若劉安世若蘇軾兄弟若洪邁若辛棄疾若文天祥亦勤勤致敬而弗少怠是數君子者將非儒也邪何

其與世人異也濂初被召而起神示以文物之祥後果
入翰林為學士心久奇之今故特徇祝史韋法凱之請為撰
靈跡碑一通使刻焉或謂高帝未嘗伐粵第遣陸賈賫璽綬
立佗為南粵王濂按傳記所載嬰之略定豫章在六年庚子
佗之稱臣在十一年乙巳其未臣之前恐知不未侵境而嬰
擊退之邪恐史家以其事微故畧之爾敢并及之系之以詩
曰
神富之岡翠嵯峨五蟜天矯含精微崇祠四阿儼翬飛像設
翕艷五采施陰輿襲人動曾飇發祥傳自吳劉切粵氛侵徼
告捷期宜或天星隕魄為降靈于人贊化機以石為氏理則
宜大中卜遷墨食龜有嚴颯達四垂風霆號令疑所司斥
逐厲鬼暘雨時禾稼穟穟歲不儆民萌鼓腹酣以嬉建英大
德值中衰官車駐蹕贛水濱完顏騷卒大步追神兵暗樹雲
中旗卷甲疾走如竄徑莫捉彌呼引繇夷禁軍荷殳據城陴
鑾蹕前

暑劉壯健到嬰兒戚神有恭助王師一戰兇豎無孑遺貢江
水落洲如坻巨舟皆膠牢弗移鞠躬再拜叩靈禱赤日大烈
雲不衣洪濤清漲沒石磯陰翊王度功何疑紫泥鸞誥自天
題爵為真王手執圭風馬雲輿時往來緒袍龍黄帶纓緌五
龍寶現角鬣奇蟄藏山中夜吐輝陽陰幹運無端倪燕蒿悽
愴如見之休咎有徵神所持委以總睨逸難知矣不來索庭
中碑

胡越公新廟碑

丈夫之遇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殁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
土必其德澤入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
昭如日星而弗忒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
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
興天下人亂民遭溺焚倀倀無所棲止　皇帝手秉黄鉞
起而救之屯兵滁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

佐揚　天歲乙未春二月　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
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
列戎行或奉旗斬將或操戈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
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破宣城　上命
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戍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
拔之元將楊完者擁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急程以進
横槊而前大呼殺入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克嚴
州公又偕往降溪峒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
溪去嚴為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
十有二月　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
自效己亥春正月攻陷諸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
五月又拔信州信方絶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衿
逆也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為堅守計辛丑夏五月　上憫
公之勞且以婺為海右大藩通闠引趨非宿將重臣有以控

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也戍于婺
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
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　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
作文以祭且命有司塑公像配享于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
降　旨贈光禄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越國公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
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即城中作新廟一區十越月而廟
成堂門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命下從群請於金華宋濂部
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入無違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
等攻必克戰必勝而置身於寵靈之内者公之賜歟我之病
也孰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覩自襃封
注樂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忘之境
内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凋瘵殊甚公專心撫摩之昔也奔
走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

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登令也市臣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
歟昔也厄於暴猛莫敢何問今也撥一莖茅公亦使償之如
承平時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並者　龍光
下緌曾登上公入神洽熙雲日嗣明卉木動搖如有喜色適
新廟告成願爲我評紀公之功德以垂示於無窮是用合辭
以請濂竊覩古之名將出戍邊域者炱哉得甲士之驩心則
耕田鑿井之氓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
荷戈者必不免於愁嘆孰有能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
乎已公嘗自謂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惟有三事而已不敢
入不虜人女婦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趣
附之是公處心以仁涖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化惟
其威也故不待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肜御士心不
越法度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祠享之較之
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

覺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既覺敵人數擾
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觀靈火滿野潞海閭人焉
聲泊出師飢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之英魂烈爽
下上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併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
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
聖皇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飆行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
雄其人謂誰時維越公其一慓慓越公勁氣橫鶩手荷鐵殳其
策若璐彼趫以馬我徒以步陷陣如飛違者必仆其二天兵四
出鼎弁在行瞋目疾視前無堅城有聲恍恍敵人震懾土疆
既拓大勛以疑其三皇帝曰都爾予羽翼螫維雄藩爾鎮其域
爾參政府解爾宥密爾勞爾禄以畫乃職其四公既受命分閫
建牙威聲化孚莫敢或譁汝顛汝振汝疾汝瘳化汝呻吟而
爲謳歌其五視彼郊原其耕釋釋視彼闤闠其通繹繹視彼室
廬其居輿輿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六我民無祿俾公棄捐猜

神上格罔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弗匪廟曷祀非祀曷虔
是乃闢是材乃端術徑乃差殺辰視星之定林衛弁事班倕
禀令無枕星錯素階王瑩其遼清有寢嚴衛有門旁夾有廡
四緯有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髣髴若存其維公
顏緩時著靈響幽大東揆鋮騎西上赤幟一揮無敵不殄就
不生畏孰不景仰其生爲名臣死爲明神策書所列指可縷
陳烈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有殊神人則均其七公實惠我弗
間弗貳人之依公如雉蟄蟲登我稼穡遏我妖沴歆我明祀
欽于世世其八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塔銘 有序

大天界寺住持孚中禪師信公示寂之十四年其弟子似桂
蹈濟于禁林合掌胡跪而爲言曰先師之塔在金陵牛首山
者則眞骨與設利之所藏其別分爪髮衣履而瘗之則四明
之太白山也太白之銘係眞文懿大師國淸盧公實爲之而

牛首乃師之全塔反有石而無詞不幾於甚闕典歟居士深
究內典爲吾徒之所信向海內尊宿多賴發其幽光豈宜於
先師獨漠然忘情乎濟敢援例以請濂來江表聞稱師之德
者人人不能殊則師誠有道之士也文辭固無益於道後之
人欲求其行業則將何所徵之哉因不敢讓而謹書之師名
懷信字孚中俗姓夔氏明之奉化人父某嘗爲某縣校官母
劉氏夜夢大星墮室中有光如火亟取而吞之覺即有孕及
誕狀貌異凡子性凝莊不妄擧動唯見沙門至其家必躍而
親之稍長受三經於宋進士戴公表元經旨悉暢達然非其
好也年十五辭家從法華院僧子思執童子之役已而祝髮
爲大僧受具戒於五臺寺聞延慶半巖全公弘三觀十乘之
旨復與之游久之且歎曰教相縱多浩如烟海苟欲窮之是
識算沙徒自困耳即棄去渡浙河而西凡遇名叢林輒往參
扣下語多枘鑿弗合不勝憤悱華瑯笠西垣公愚主明之大

董景德禪寺師隨質所疑並西一見知為法器爲色待之不
典交一語師愈疑愈熾一日上堂舉興化打克賓公案問師
師擬曰俊我師子兒也師自是依止不忍去就維那之職坐
西入娍天寧雲外岫公來繼其席命師司經藏管鑰文采漸
致彰露不可掩遏泰定丙寅行宣政院請師出世明之觀音
師策勵徒衆視分陰若尺璧唯恐其失之天曆己巳遷住補
怛洛迦山師不以位望之崇放它浮屠飾車輿盛徒御以誇
衒於人自持一鉢丐食吳楚間鎮南王具香華迎至府中虛
心問道語中肯綮且出菩提達摩像求贊師運筆無停思辭
吉淵囊王甚嘆服宜讓王亦遣使者奉旃檀香帶伽黎衣請
示法要師隨其性資而導之二賢王雄落之望首加崇禮諸
候庶民無不望風瞻敬施資填委姑蘇產奇石師遂購善工
造多寶佛塔十三成載歸海東俾信心者禮焉駙馬都尉高
麗王歸而言於丞相撒敦以師行上聞詔賜廣慧妙悟智寶

弘教禪師之號及金襴法衣一襲至正壬午升住中天竺山
天曆永祚寺乙酉遷天童不半載間百廢具舉佛殿之役最
鉅亦撤弊而更新之丹艧碧明照耀海濵師建塔中峯之祖
庭慨然有終焉之志己丑冬十月江表大龍翔集慶寺虛席
行御史臺奉疏迎師主之龍翔文宗潛邸及至踐祚建佛刹
於其地棟宇之嚴甲天下其衆住持事者若笑隱訢公曇芳
忠公皆名德之士舉行百丈清規爲東南之楷則居亡何燬
于火忠公新之唯海會堂未就而化僉謂繼忠公之躅非師
無以厭衆心往反者三師始赴之暨升座提唱宗乘萬耳聳
聽委蛇不迫而玄機自融無小無大皆驩然親戴之或請龍
翔初政稍示威嚴以懲驕慢之習師笑而不答師度衆誠感
孚乃出衣盂之私補前未建之堂不日而集會元政大亂戎
馬紛紜寺事日見艱窘師處之裕如一不以屑意一旦晨興
索蘭湯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

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撼且呼曰和上去則去
矣寧不留片言以示人乎師復瞋目叱之侍者呼不已師援
筆書曰平生爲人衣架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
晴空片雲書畢復瞑時丁酉秋八月二十四日也壽七十八
臘六十九停龕七日顏面如生作禮者旁午而名薌熾炬積
如丘陵九月一日荼毘於聚寶山前舍利如荊如麻五色燦
爛雖烟所及處亦纍纍然生貯以寶瓶光發瓶外其上足弟
子某以某月日坎牛首山東麓爲宮藏之復建塔於其上師
威性恬冲喜氣溢頰間生平未嘗以聲色忤人人有犯之者
頷首而已然進脩極勤自壯至老默誦法華經一部雖暑爍
金寒折膠無一日闕者屢感蓮花香滿院芬郁異常非世間
者可比當　大明兵下金陵僧徒俱風雨散去師獨結跏
宴坐目不四顧執兵者滿前無不斂伏而拜　上嘗親幸
寺中聽師說法嘉師言行純懿特爲改龍翔爲大天界寺

之遠棲在民間者遣官爲徵之師之將告終前一日　上
館兵駐江陰沙州上當晝而寢夢師服褐色禪袍來見　上
問曰師胡爲乎來也對曰將西歸故告別耳　上還聞師
遷化衣與夢中正同大悅　詔出內府泉幣助其喪事且命
堪輿家賀舞地爲卜金藏聚龕之夕　上親致其送出都
門之外其寵榮之加近代無與同者師有五會語錄行于世
其傳法上首則雲林致凱江心慧恩大慈實定其剎寶瑞
岩文淵保福宗秩翠山志瑾淨土永順妙智淨琚定光文據
某剎明晟天華士謙靈安至慶聖泉普昇福林道巽五峯普
瑒石門永泰霞峽元良廣祐永瑛皆其人也惟昔天童坦公
以一真之學上承松源四葉之傳黑白趨慕儼如毛之有鱗
甲之有龜也師亦以真承之故能樹精進幢持金剛劍入般
若關蹤然爲一代人天之師此無他真則不安不安則近佛
之道矣宜乎遭逢　維新之朝上簡　帝心昭被殊渥至親

枉衆輿而臨幸之龍光燕奕絢耀吐吞至今山川尚有餘輝
是當揭之崇碑明示方來使學佛者有所欲鑑而起信焉系
之以銘曰
乾竺之道貴乎一真真則非妄日益精明煌煌松源其道孔
熾正暢旁達非真曷致惟虎巖師起於海東歷抵諸師罕契
其逢太白諸峯上摩穹碧舉頭觸之堅如鐵壁一喝轟霆豈
直耳聾毫髮之端妙義俱融天高日晶森羅萬象不卽不離
了明諸相五坐道場大振其宗一音演法聞者心空此妙法
華權實雙舉我受我持忘其寒暑天香何來鼻觀先聞豈伊
天女吐氣奇芬誰謂靈通與道乖暌我尚不有亦何心故世
緣已竭憺然西歸瓊寶潛通　皇情爲怡烈火如輪煅煉玄
魂斂利縈然逸烟而結在昔諸師何人不然談勝真滿多隨
物遷師我蕃維師我千檜舍我而逝有生孰度　寵恩聯翩
來自九天師則何慽名與道傳太史述銘建于千首此山者

移斯文方朽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惟我　皇帝既定浙東西地以其壤與虜人犬牙相入
乃置浙東行省以轄五府一州之衆建牙於嚴于時右丞李
公實以　上之懿親總受審宣之寄而無命參知政事胡公
德濟分治諸暨所以聯絡氣勢控輯東土而折衝外侮者也
乃乙巳之春二月己丑虜挾我叛人謝再興分兩道入寇其
舟師自釣臺烏石窺我定德公遣兵禦之其馬步卒瞰濤江
而東圖諸暨之新城聲言二十萬壁里旁午旌旗充塞虜堅
忍持重務以爲必拔之計搆飾寇宇創建倉庫預定州長貳
官屬復分精卒數萬屯城北十里以遏我援師胡公堅壁力
守戒將士勿輕與戰有來攻城者發矢石追之遂遣使乞師
于公公卽欲馳援初釣臺之役猶不利亡一千夫長至是羣
情疑沮或獻謀於公曰嚴實吾藩垣所寄虜若闞公往卽起
來之來何諸暨雖完國得一銳將師師解爲可也公曰浙水
東門戶在諸暨諸暨苟不守郡縣必致繹騷故虜盛兵東向
而使游兵沂釣臺以綴我師我不往脫有弗靖嚴其能獨利
乎乃屬大帥三人爲居守明日癸丑遂行有自虜中來者又
以衆寡不敵爲辭公弗顧甲寅至浦江丁巳抵烏傷之龍潭
去虜營不二十里因據其險忽有白氣自東北經天三軍見
之勇氣百倍日且晡軍中驚言虜將襲我公亦不爲動夜四
鼓賊中知有援至潛縋士卒來約明旦將空壁逆戰戊午蓐
食已公分諸將爲左右翼公自將其中軍旣成列會參軍胡
君深復承公檄率所部將士亦自括而至軍氣益振公乃申
號令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寡多我　國何負於叛人
虜乃扶之日夜以生變癸卯之秋九月壬午直犯我東陽吾
不敢愛其生晝夜焉行殄之於烏傷爾三軍之所親覩皇天
助順不可誣也今虜又不敢行盡驅其衆以援我邊疆占書

云軍中見白氣者剋敵之像此殆天欲滅此虜也爾等尚效
死斯刺以報　國家之寵靈毋怯毋貪獲毋避險阻毋左
右顧視有不如約者卽戮以徇誥始畢虜兵整圓陣而至兵
旣接公衆匹馬挺身先入陷其中軍中軍虜之精銳所萃見
公至競來迫之槍覆及公膝公馬上運戟捷如而風當其鋒
者應手皆仆虜氣皆奪左右翼及諸軍一齊奮擊聲振天地
軍遂大亂時溪洞兵居後列猶觀望欲集兩山之民呼曰虜
敗矣虜敗矣遂皆棄甲而奔我軍乘勝逐北斬首如刈麻前
後蹴踐死者以萬餘計溪水爲之不流胡公亦率精甲出關
城中從公合擊之殺獲甚衆其主帥僅以身免燔其營寨若
干俘其將帥六百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仗積如丘山三
月己未凱歌而旋所至父老爭進牛酒爲公壽公勞而却之
辛酉還嚴旣飲至卽命莫府上其功簿于朝　上嘉公敵
愾之功錫以御衣名馬其餘將士第功行賞有差遍開之軍

識之論良將有曰以身先人故其兵為天下雄挽者引薛仁
貴為將持戟腰刀奮呼入敵衆輒為之奔潰此所以為天下
之雄也濂以公之事觀之殆似有過焉者蓋仁貴挺身陷陣
其驍悍若與公同然必兩軍相當方可制勝未聞其以寡却
衆如公之為也今虜兵大集塞野蔽川人孰不為公危公以
不滿萬之衆談笑而殲之斯不亦昔人之所尤難哉由公精
忠貫於內勁氣注於外但知有 國而不知有其身聽自
張膽視虜若無敵其功業焜燿至於如此也公之賢為不可
及矣濂昔待罪右史嘗書公之勞烈藏之金匱今又因邦人
士之請為文若詩以昭公之先庶使世之讀者上毋忘於帝
德下無負於公之功云公名文忠字世英敬賢下士如弗及
平居恂恂禮遜及臨大敵雖賁育之勇不是過君子服焉系
之以詩曰
於赫 皇王大明東升爍披羣陰六合載清建藩分鎮以

奠以寧偉彼李公實涖東浙虎符煌煌侑以龍節遵宣
皇靈德柔威剛吳虜逞虐發我叛臣屢啓兵釁來毒烝民亦
既擣之化為埃塵龍集鶉首在如之月怙惡弗悛竟犬之突
合圍諸暨不通一髮公聞之怒氣衝斗間咄哉狂虜天紀之干
翹其若鼓鬬此勁敵亟飭將佐整厥堅胄穀厥彫戈礪厥金鏃
我欲即發尔固或後禡纛于門載之以行叶卒旅言言旗幟
翩翩蛟螭騰蔚熊羆出山直衝龍潭伺敵而戰有氣經天其
白如練吉徵開先何兵不剪左右列屯兩翼飛騫公將虎旅
宅其中堅氣通脈聯勢如率然復戒多士虜衆我寡大刀長
揮毋獲士馬要使青原盡變為赭虜馳而至公躍而前單戟
奮先星流飆旋鬥閃奐突觸之必顛虜實驚疑斯何為者莫
匪神兵自天而下震慴相駭弓不能把三軍縱擊其亂如雲
混混沌沌紛紛紜紜或斷其脊或斮其顱蠢彼有苗猶尔偵
視山呀齊呼倒戈而避我師疾逐其勢尤熾如雷斯燃如風

斯奔如火斯燎融乾濁坤一鼓而殲凛焉雄吞譬猶駕飈飛
若雲蹐孤草横擊無有不斃將唯在勍豈多為貴人亦有言
天監匪私我直彼曲孰不周知以順討逆云胡不夷昔兵始
交毒霧紫絡今敵既平上下清廓神道助順理甚昭灼奏凱
而旋既歌且謠歌聲委蛇間以短簫祥飈獻娛嘉卉動搖耆
耋驩迎列拜馬首非公之臨幾陷虎口敢以牛酒以為公壽
三軍次止燕饗有容公拜稽首既于章封非臣之力諸將之
功 皇情悅豫徵公入覲殊衣龍馬錫之不吝第賞其餘
匪琛伊賚自古在昔六龍御天必有良弼參佐化權遂開丕
基萬世其延惟 皇神聖控御區宇百僚師師選有文武
親賢如公綏我東土綏我東土我民用熙無敵不靡無倈不
懷成此武功實耀簡書簡書所紀以勸在位贊味鋪張遵古
之義史臣作歌蹈揚奮厲

明覺寺碑

四明有伽藍曰明覺者其地在太白山陰唐天復初沙門居
納始結庵廬修習禪觀至宋某年比丘某斥而大之殿堂門
廡一如它浮屠之制郡守張某為請于朝而畀以今額元泰
定間寺僧厄於科繇之煩悉以土田質於民間寺事日廢至
正戊戌僧子琦籍其步畝圖落之數往告阿育王山象先與
公曰琦不敏不足敬承先訓使塔廟一一委諸草莽人其謂
我何然而非神力不可以辦象非定見不能以移山古莫不
然今豈弗類惟公儉以持己誠以格人格人易以集事持己
率以勤物合是二者何廢之不興何壞之不補今敢以圖籍
進公其受之言畢胡跪作禮而退當是時敗屋數楹頹然荒
菅叢棘中饑鼯窮鼪後先嘯呼白草凉烟舉目凄斷象先初
頗難之已而曰人患志弗堅耳苟堅矣事豈有不可為者邪
於是悉發其儲畜市材僦工剔彼蕪荒土復燥剛位仍面陽
自戊戌至于丙午不十年間咸如舊貫土田質於民者既贖

歸之而新置之數又信於昔仍令寺僧甲乙世主之噫何其
能也世之營建塔廟者未必無其人苟不售奇衒巧以病夫
民則藉豪娵大賈出力而任之所以事不難成而功緒易見
也今象先不資衆因不動聲氣成此勝域偉特莊嚴四輩之
上如登耆闍崛山親覩如來五色相光非其力之弘見之凝
不足以與於斯也此無他由能信其所有故能成其所無是
則信者入佛之門建善之本也勒諸貞石以告後之人尚知
以信為翕相與嗣葺之俾勿壞象先台之臨海人俗姓王氏
得度於雪窓光禪師深通內學其來請文者則用晦然上人
也系之以偈曰
如來設教亦多種建立塔廟乃其一塔廟皆屬於有為於真
實際無相涉不知何以濟羣迷耆闍崛山及諸處重閣講堂
無不具儼然如來在會時衆生貪著於五欲紛紜膠葛不暫
停有如飛鳥投網中其心在在難比翰我佛重以慈憫故建茲

莊嚴妙勝域所以奪安歆超真大白山陰降支隴山川靈媾
護靈氣有一尊者飛錫至結茅趺坐轉禪寂後來繼者翕然
聚化為寶坊矗天起金碧晃輝暎林谷鐘魚互答朝夕間何
期鞠為狐兎區遠近睨者增太息阿育王山善知識起勤赴
我梁門請彈指頓開樓閣門無有一物不現前我聞成壞世
間相畢竟中有不壞者曠大劫來至於今無生無滅無增減
此為毗盧法性門佛與衆生同此入光明照徹大千界不分
內外及中邊我因造記說伽陀以言語觀即非是

無盡燈禪師行業碑銘

天臺有上雲峯在州城西南十餘里重巒疊嶂如雲擁翠旋
盤摩於空濛而靈巖龍湫吐納光景尤號勝絕是宜有道者
之所棲息五季時東甌大士永安來居之既釋經論多至百
餘卷皈依者日衆遂闢地為鉅剎錢忠懿王賜額曰證道三
百年間游羅焚毀唯存斷礎於斜照荒烟中無盡禪師傷之
周覽故址嘆曰大士韶國師之法嗣也吾可不遵行遺轍乎
迺結甲寅縛草為庵廬宴坐其間虎狼蛇豕交跡於戶外禪
師攝伏之不能加害日與其徒修苦行以自給冬一衲夏一
葛朝夕飯一盂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人多化之以勤勞
修持為第一義剃棘之區變為寶坊金碧交輝上矗天際而
諸禪林環列於其下上雲之境於是為尤勝有以土田為布
施者則辭之曰先佛以乞食為事吾焉用此為南堂欲公名
重一時作長偈寄之謂禪師行業不讓大士然天性尤孝謹
迎母董氏養山中年九十四而終衆以非沙門行譏之禪師
曰世尊尚升忉利天為母說經我何人斯敢忘所自我洪武
己酉春正月忽示微疾召其嗣法惠峯主僧普饒繼其席二
月八日復作書與同袍道別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對
曰未也或曰知上正當此際何如禪師破顏微笑曰昔古德
坐疾有問者云還有不病者乎古德云有又問云何物是不

病者古德云阿爺阿爺禪師既舉此語良久又曰如此與做
病得否衆皆無言禪師祝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
去矣侍者執紙乞偈禪師曰終不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
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撥倒五須彌廓然
無執向投筆端坐而逝時是月九日也壽七十八臘五十七
火化其香襲人所獲舍利不可勝計其弟子智宗善守道成
及今住持普饒以其月日建塔于峯之左原大河衛鎮撫林
君性宗嘗從禪師游師勉以忠孝迄能為 國宣勞為時
顯人忍禪師之行不白于叢林以墜恩大師遺原所為狀來
徵文謹按狀禪師諱祖鐙無盡其字也族王氏四明人父好
誦嘗寫華嚴經五色設利見于筆端禪師年方幼嘆曰般若
之驗一至於斯耶年十四即求出家依郡之天寧僧良偉尋
事其寺住持東白明公既得度復受具戒於開元奎律師已
而日渙泳公來代明公說法命掌綱維司藏論日漢升堂揮

師出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曰溪曰十二時中
丕寂參究忽然觸着却來再問禪師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
事大語未終曰溪便喝禪師遽禮拜曰溪曰見何道理便尒
作禮禪師曰開口即錯曰溪頷之禪師服勤數載後出參名
德以驗其所證時中峯本公在天目方山珪公居淨慈無見
覩公住華頂斗岩芳公主景星禪師皆與之辨詰其所印盖
不異見曰溪云禪師得道已思韜晦而護持之及遇上雲本
勝地卓錫其中逾至終身焉嗚呼若禪師者可謂能守道而
弗遷者矣古之僧伽多寄迹岩穴友烟霞而侶泉石至有蹞
步不與塵俗接者治內之功純務外之意絕也風教日偸學
者始不知自立崇名利養之念日交蝕於心冐奔競干請無
所不至是以來有識者之訕侮可勝嘆哉禪師一鉢自將策
厲學徒於窮寞之濱雖施者填委振起頹廢重樓傑閣揮指
現前亦未嘗見其有為震黃鍾於荒崟雷鳴之際翔靈鳳於

衆禽紛飛之時謂為禪師矯辭之功非邪評騭成章繫之以
銘庶幾能箴末法之膏肓也欵銘曰
台有聞僧幼輝弗群能感維華思樂正因棄白趨緇詢明究
膻務治心垢甚救首焚頓忘色聲臭絕見聞歷抵諸師如提
孤軍背水設陣頭亡擭存有矗者山是曰上雲高壓翠支低
壓紫氣昔之開士來躡芝蹟我追軌徽志符隱淪起廢為功
寰急以動寶殿高騫華宮栩敘丹艧絢爛祕衽紛紜㒷本無
作彼應自臻一榻危坐八窓凝塵影不出庭錫常挂軒迹處
恬曠俗愁競奔逢時而逝若臂之伸凡濟覺海實摭心源外
動苟息內静方敦非有獨行曷昭厥昏左原演迤白塔嶙峋
凡入道者來視刻文

佛日普照慧辯禪師塔銘

皇帝端居穆清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殁於非命精爽無
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惟洪武元年秋九月　詔江南大
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
師升座說法以導人天龍鬼之聽竣事近臣入奏　上大
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　名師說法如初錫燕文
樓下親承　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
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詔東僧中通三
藏之說者問焉師以夢堂噩公行中仁公等應　召而至
館于大天界寺　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
入朝數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
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
師兄我將去矣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夢堂曰西方
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時七月二十六日
也天界住持西白金公法門猶子也為治後事無不盡禮時
制火葬有禁禮部以聞　上特命從其教荼毘之餘齒牙
舌根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纍纍然如珠其弟子文

晟奉骨及諸不壞者歸于海鹽卜以八月二十八日建塔於
天寧永祚禪寺塋為嗣法上首景瓛復偕文晟以仁公所造
行狀來徵銘仁公博通內外典文辭簡奧有西溪風其言當
可信弗誣謹按狀師諱梵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耀明州象
山人姓朱氏父杲母張氏張夢日墮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
有神僧摩其頂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
為曇曜云年七歲靈性穎發讀書即了大義或問所嗜何言
即應聲曰君子喻於義至於屬句做書皆度越餘子遠近稱
為奇童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謨師尋依晉翁詢師
於湖之崇恩詢師師之從族祖也趙魏公見師器之為鬻僧
牒得薙染為沙門繼往杭之昭慶受具足戒年已十有六矣
詢師遷住道場師為侍者居亡何命司藏室閱首楞嚴經至
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既覽羣書不假師授文句
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閩元叟端公倡道雙徑師

往問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就以師語語之
師方擬議欲答師叱之使出自是群疑塞胷如填巨石會元
英宗詔粉黃金為泥書大藏經有司以師善書選上與鄰一
夕聞西城樓鼓動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
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冰之句
翩然南旋再入雙徑元叟見師氣貌充然謂曰西來密意喜
子得之矣還處以第一第二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師爾
來參叩者多令師辨決之元泰定中行宣政院詮師之名命
出世海鹽之福臻遷升主永祚永師受經之地為創大寶閣
範銅鑄賢劫千佛而毗盧遮那及文殊師利普賢千手眼觀
音諸像並寘其中復造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功甫就
旁偏將壓師禱之夜乃大雨風居壤閭鬼神相語曰天寧塔
偏丞往救之還明塔正如初遷抗之報國轉梟興之本覺更
鑄萬佛閣九楹閎宏偉壯雄麗如天宮下移人世帝師嘉其

行業賜以佛日普照慧辯禪師之號佛日頗符昔日神僧之
言識者異焉會報恩光孝虛席衆謂報恩一郡巨刹非師莫
能居之師勉徇衆請而往尋退隱永祚築西齋為終焉之計
至正癸卯州大夫强師主其寺事時燬于兵師重成之覺
巘為鑄寶蓋冠于顛感天花異香之祥師舉景嶽為代復歸
老于西齋云師為人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朗舉明正法滂沛
演迤有不知其所窮凡所涖之處黑白嚮慕如水歸壑一揮
指間湧殿飛樓上插雲際未嘗見師有非君子謂師縱橫自
如應物無迹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斂寂莫無聲由是
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句麗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師
片言裝潢襲藏不翅拱璧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師世
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得法者曰祖光曰景獻受度者曰明
誠曰正定等其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遊戲翰墨則見
於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別有淨土詩悉氏

上生偈北游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于世予慕師
之道甚久近獲執手護龍河上相與談玄因出贉語一編求
正師覽已歎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師之善
誘推此一端亦可槩見及聞師歿與國史危公哀悼不自勝
危公亦深知師者也銘曰
大鑒密音餘十傳妙喜起就龍象筵有如大將據中堅錢卒
十萬佩櫜鞬戈矟之者命髮懸誰歟五世稱象賢佛日曉出
氣海煙紅獄門開行中邊流光所至無幽玄憶初飛錫來北
然彤樓畫鼓金星櫻一擊三際皆廓然大中新敷青蓮紺
色西空絕英聳白玆口噴百丈泉洗滌五濁為腥羶內而諸
見外朝群紛紛來者人駕肩示以實相非空言塔廟亦絕名
山川一佛能變為與千會萬歸一道則全不識誣為有漏緣
帝勅中使來傳宣鐘山說法超沉緣萬人瞻依曲刃拳一朝
入滅同蛻蟬西方彈指即現前白玉樓閣琉璃田金鈴寶樹

演真詮師之往矣神弗遷寂光常定無偏圓我作銘詩翠琰
鍥昭朗盛烈垂年年

天竺靈山教寺慈光圓照法師若公塔銘

天台一宗自法智尊者之後分為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三家
之中而南屏為最盛再傳至於車溪其聲問益顯震雷霆音
為有情說執經問難者動數百人遂為吳越所宗又六傳至
於湛堂實遮性雙單制聽止作之學而以止觀為歸宿之域
學子翕然嚮之其入室弟子為世法幢星分碁布於江南若
吾慈光圓照法師則尤號金春而玉應者也法師諱允若字
季蘅族相里氏越人也代為簪纓家在唐有名造者嘗為禮
部郎中時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謷肆宰相元載亦斂容避去
造與殿中侍御史李衎抗言折之世稱直臣委祉垂休至諱
慶君以儒行稱慶實生法師年九歲能通春秋其父方以亢
宗為期忽翛然有絕塵之趣嘗遊雲門傳忠廣孝寺寺之元

上人留之俾給侍左右十五受具戒為大僧渡濟江而西至
虎林謁大山恢師於興福恢師授以天台四教儀金蓖十不
二門指要鈔諸書法師即能知其大意已而聞佛海大師澄
公主南天竺崇恩演福教寺四方名僧多來棲止而方岩則
師愛山靜師尤龍象中之稱雄者法師復往依焉凡法智結
顯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蛣蜣理毒性惡等文益推斥其
義而沉涵之至於恩清之兼業昭圓之異說齊潤之黨邪仁
岳之背正亦皆察其非是及所以害道之故心既有得乃質
之二師而復取正於澄公聲入心通知解日至澄公甚器之
俾司賓客之職澄公即所謂湛堂者也至治初澄公奉詔入
燕都校正經律論三藏遂白其行業於帝師大寶法王帝師
嘉之錫以今號命出世昌源淨聖院丁歲大侵法師力為經
度田之萊蕪者闢之室之敝漏者葺之踰三年澄公念法師
不置招之徠歸請居第一座攝衆千餘人法師持規峻整升

堂入室具有儀範經其指示多所悟入泰定中行宣政院請
主彌陀興化教寺當是時倡道杭之南北兩山者若天岸濟
若我庵無若玉庭罕與法師皆有重望人稱為佛每會中四
天王居亡何退居雲門視榮名利養如白衣蒼狗變遷一不
以經意翱翔千岩萬壑中時同斷江恩師休耕逸師臨風笑
咏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君子又目之為雲門三高云然法師
身載明德馨光外流終不可掩至正間起主越之圓通寺丞
相康里公復具疏延主天竺靈山教寺靈山錢唐巨刹有璞
珞泉其源絕已久法師持錫叩岩祝曰吾緣苟在是泉當為
吾一來不然則廢涸猶故也言始脫口泉果涌出淵淵然漸
盈户部尚書貢君師泰比之慈雲重榮檜命名曰再來泉法
師四坐道場教雨霑溉如甘露醍醐飲者心泰尋以年高復
退居雲門築深居精舍以法華觀慧三昧為暮年淨行會天
下大亂干戈紛擾法師與之遇脅以白刃鼓然不為屈辭色

與厲因遇害白乳溢出於地實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也世
壽八十僧臘六十有五兵既退其諸孫子蘭息幻始具衣棺
為斂闍維之夕獲舍利如菽者無算遂以某年月日奉遺骨
瘞於雲門山之旒法師風度簡遠不妄言笑趙魏公孟頫呼
之為僧中御史晉許若文雄健有法黄文獻公溍為序其首
謂其遊戲如幻變化不測理事混融不相留礙一時名公卿
如鄧文肅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虞文靖公集韓莊節公性皆
慕法師與為方外交而忘介公泰不花猷鎰為尤切函書問
道殆無虛日得法弟子出住名伽藍者則集慶之衣奎演福
之良謹延慶之如瑩隆德之去綠淨聖之圓澄也其進僧弗
綴而未出世者則善來曹慈曇曙維翰玄微無作及前子蘭
息幻也法師初諭淨休老人雲門之傍有溪曰若耶歷代詞
人屢形賦咏世以法師名高宜配地望故復稱之為若耶溪
法師示寂之後已經十齡友奎持天衣禪師元靜所為狀請

濂為之銘濂事文獻公時每聞揚法師之善固已竊識之矣
及與友奎接行業純而問學弘又知其為有道之士銘其可
辭或者以師素履之美而不獲考終命頗致疑焉殊不知定
業所感千劫弗遷雖以西域聖師深入神通三昧或為鴆毒
所加或罹刀劍之厄卒未能免初無傷乎道德之崇高也何
獨於師而疑之乎嗚呼台衡之宗不絕如綫燈四明之遺緒
樊外教之邪熾世當有其人惜乎吾未得而見之有如法師
者亦九京不可作矣感今思古寧不慼然傷情乎故備序之
揭於玄塔之左以厲其學者必有兢兢自省者矣銘曰
止觀學廢將為傑兮法船載寶歸東瀛兮淨光傳之賓雲承
兮誰其中興曰四明兮車溪深涵萬丈清兮下注佛海沭無
聲兮若耶中藏彝尾鯨兮鼓鬣奮迅樹赤旌兮發為音聲震
百霆兮龍鬼怖懾人天聽兮靈鷲巖巖摩帝青兮紺泉旋珠
若瓊纓兮齊脉久絕茂荒荆兮飛錫一指來盈盈兮美峻匪

山五雲凝兮縡霧為室霞作扃兮欻入觀慈櫨實并兮叢何
所因生何憑兮倏然而化假以兵兮如劍斫風本無形兮白
淩流漿昭厥靈兮舍利叢布光晶熒兮盛以五色玻璨瓶兮
道無所損名益貞兮游風鼓扇塵寘寘兮我愚哲人涕泗零
兮請勒琬琰示吾銘兮

佛光普照大師塔銘

佛光普照大師示寂於天童景德禪寺時元明良公方主寺
事為師四衆持服如喪住持禮越七日用蕃幢香華導引塋
龕於太白山之陽除地為墠行西方荼毗之法火方舉忽有
物飄洒晴空中似雪非雪如雨非雨視之非無摶之非有霏
微繽紛為地即隱盤旋烈焰之上至大燄乃已蓋天華云師
自幼齡常中夜跏趺習為禪觀母惡之推其使什俶達旦不
瞑年十六依傳法寺僧希顏于杭既剃落受大戒於昭慶惠
律師已而希顏使司米鹽細務師嘆曰爲家為求道耳苟覊

絆於此何異拘苟蝸營者邪乃潛行大江之西見南澗泉公
於雲居泉公命入堂師繼遷掌藏鑰師晝夜繫念無須臾間
斷一夕松月下照起步簷隙間聞泉冷冷然徹有覺竊還往
白之泉公泉公詰曰此間尋常設施不足發于大機大用古
林茂禪師乃橫川嫡嗣見道寂真今住饒之永福子當往依
之師即藉登啓行既至古林問曰尔來欲何為師曰正為死
生事大特來求出為尔古林曰予明知四大五蘊是死生本
根何緣入此葦囊耶師擬議欲吞古林以錫杖擊之師豁然
有所悟入自是機辯峻絕縱橫自如古林器其為人命居第
一座未幾古林遷建康之保寧挾師與俱仍命居前職踰一
年回浙中會月江印公涖湖之道場法席之盛震于東南請
師分座說法大衆莫不悅懌至正壬午行宣政院命長明之
瑞雲山清涼寺學徒奔湊機鋒相加如兔走鶻落瞬目輒失
有沙門至問對未竟以手拍地而哭師曰噤賀何須拈出邪
沙門啞一聲師厲聲罵之沙門有省而去其應機接物皆刋
落支流直造根源故所證者如目覩所藏物而手探取之識
者謂得古林正印師住清涼一十五年始退隱東堂影不出
山凝塵滿席晏如也良公法中之猶子迎歸天童之此軒俾
首衆舉揚法要未幾謝事一旦示微疾左右具紙翰請書偈
師擧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為明日請兩序諸比
丘與之言別即端坐憑几握右手為拳以頷枕之而逝實甲
辰八月二十七日也經七昏旦容貌明潤捫其頂猶溫壽八
十五臘七十初師就火墍獲舍利如珠藏者頗衆以某年月
日建塔於瑞雲山之西岡藏爲師諱茂字實菴別號松隱族
鄭氏世為奉化儒家父季母胡氏所度弟子曰某曰某師為
人篤實無偽於道有聞一時諸大老若平石砥公古鼎銘公
了菴欲公皆推師為甚重銘公至謂師抱負於古先一轍葦
諸未悟咸廓本真達摩之道賴以不墜則師之道從可識矣

今其可見者有語錄一編行于世良公忍師懿行日就泯泯
乃具為事狀其法嗣清守遂持來京師請濂為之銘濂聞方
策所載靈僧示寂多有天花之祥或者遂謂大衆境界去來
無跡奚以神異為事殊不知末習澆漓人懷厭怠苟無以聳
動瞻視何以表真悟而啓正信哉示現微權固與諸法實相
同一揆也有如師者其事蓋吾濂於古銘以昭之庶幾無愧
辭矣銘曰

我聞如來演說般若天雨寶花繽紛而下巖巖普照諸佛之
子依佛做佛乃亦有此豈非天龍及護法者歆響有情使之
四洒應感之機非由外鑠風動籟鳴實自中作易以明之法
因心悟表彼空華以無著故何有四大何有五蘊一空之餘
諸法銷實如大寶鏡罔不含攝隨物賦形了無餘跡宴坐雲
峯坐淀川赴瀨不清涼如飲甘露末法澗奔師其底柱胡為
西歸空存遺履有窣堵波中藏設利佛光煒然幸昏咸覩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　鑾坡集卷第五

贈高麗張尚書還國序

皇上誕膺寶曆咸服德懷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時則有若高麗處于海東遣使者奉表稱臣貢獻方物　上嘉其誠詔錫以璽書金寳仍為高麗國王且錫以王者禮樂使祀宗廟山川百神於國中王感　上恩之優渥也事大之禮弗懈益虔今年春復遣工部尚書張子温來朝　上御奉天殿是之侍儀使自殿中傳宣問王起居且勞子温跋涉之故皇情謙抑在古所無即日錫讌於會同之舘翌日　東朝命侍臣饗之自時厥後中書樞府暨御史臺次第而舉酒觴流行伎樂交作酣暢和適禮意有加焉夫以　皇明天覆地載四夷君長孰不重譯來庭使節之往來琛賫之充牣無月無之而於海東之使禮遇尤厚者其故何邪他國之君長非不有其士地人民狃夷俗而蔑禮義騁其詐力惟日不足高

麗乃箕子胥餘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衰實存先王之遺風焉政當以中夏視之未可以外國例言之也矧今　聖天子在上雄兵百萬如雷如霆有抗之者無不殄殲然於守禮之國必寵綏而懷柔之唯恐有所不及而高麗之君亦知天命所屬雖在數千里之外遙瞻　天威僅同咫尺致使海東之民安於田里而弗知戈甲之聲含哺而嬉鼓腹而游無異承平之時是所謂君臣交盡其道者也不亦美歟抑予聞宋之徐兢嘗往其國其國有禮部尚書金富軾者與其弟富轍博學善屬文而進趍詳雅兢以綽有華風稱之今子温之來也應對精明進退有度而文釆蔚然可觀似無愧於前二子者使不賢而能之乎因其臣之賢則其國君之賢益可信矣子温之還大夫士多詩之予因纂脩元史不暇與子温接頗樂聞其事而為之序云

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

天眷有德哉定四方以靖安生民於是我 皇帝龍飛淮
右仗劍渡江天下豪傑雲合景從一鼓而江南平再鼓而汴
洛定三鼓而齊魯秦晉以寧四鼓而幽燕遼朔悉入版圖歷
數攸歸大統以正德威所及雷動風行浩浩蕩蕩罔有無際
于時安南國王陳日煃鼓舞 皇化遣使稱臣 帝嘉其
嚮慕之誠 詔翰林侍讀學士臣張以寧典簿臣牛諒賜以
印綬仍其舊封為王使者齎 詔而行未及國而王薨其世
子日熞繼志述事守禮惟謹遣陪臣少中大夫杜舜卿告哀
于朝請嗣厥位 帝帥羣臣素服受舜卿見於西苑之釐殿
慰問良久 皇情盎然傷悼退而嘆曰日煃率先內附朕意
西南之民將有攸賴不知賢王何去朕之急也遂親御翰墨
為文一通以祭之辭意懇惻讀者感動即日翰林編脩官臣
王廉吏部主事臣林唐臣奉 命以往且 詔世子王其國
取前使者所授王印授之其 德至渥也嗚呼 皇帝君臨

萬國如天日之照光無不被而王之父子能守臣節如江水
之流勢無不東上以德而化下下以誠而事上君臣之遇合
可謂千載一時者矣然而漢置九郡而交阯居其一唐分嶺
南為二道置節度立五管而安南亦隸焉地雖僻在炎徼涵
濡中華聲敎者已久因能尊事大國確守臣職昭被 寵眷
克保其土地人民與我 家相為悠久播之方今傳之後
世書之信史嘉名美績焜 燿焉非它國之君所可及不
亦盛歟在昔之時君子有行餞者必賦詩以閱其勤今舜卿
崎嶇萬里而來中朝士大夫皆念其賢勞於其還也發為詠
歌以道其事夫導宣 上德而布之四方者史臣之事也濂
雖不敏乃本諸作詩者之意而為之敘云

送晉王府王傅李君思迪之官詩序

成周之時王者必立師傅尊之曰公而不煩以政務廣廈細
氊之上論道而已自漢以來以王為一寄之倚衆建宗親以
為維藩故亦設傅相輔之相則總其國政傅則導以德義歷
代相因未之或改我 聖天子臨御之三年思固泰山磐石
之宗以奠安黎庶九子一獼同日封建為王所以敦展親之
道壯維城之勢也于時 晉王開國太原詔簡在廷之臣以
吏部侍郎李君為之傅命既下為士者曰我知李君文且賢
也翩翩乎脩辭截截乎雅韻春花明而秋雲斂江濤雄而蛟
龍鳴出其緒餘竟擢高第遂為甲午科名進士其膺是選也
則宜在仕者曰我聞李君賢且能也自來京師即膺龍眷居
右史有獻替之功佐延安有撫綏之績已而召入郎曹亘躋
法從試之也既屢而用之也獨篤其 是選也則宜金華宋
濂則曰是固然矣然而 皇上之意以晉國表裏河山之固
北控代朔南接關陝其地為形勝其民儉嗇而易化必得重
厚誠慤君子輔王而安輯之此李君所以在選要不止前二
者所云而已也今 王雖未出閣李君之行將治其城隍經

營其宮闕勞徠其黎庶然後迎 王就國日以法言大訓陳
於前俾 王為哲王斯民為唐虞之民熙鴻名於無窮垂令
德於不刊在此舉矣李君尚勗之哉濂也不敏待罪 國史
他日幸覩勳績之懿必執筆書之曰出鎮太原自晉王始其
導 王以德義底于成功自賢傅李君始不其韙歟李君尚
勗之哉濂之有望於李君者若斯而已李君名吉其字曰思
迪濟南人

庚戌京畿鄉闈紀錄序

昊天有成命 皇明受之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
治於是大興文教寵畀四方乃洪武三年夏五月以科目選
士 詔內外之官胥此焉出閏三月幾甸之士將集試於京
府禮部以聞 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今治書
侍御史臣裕伯俾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同弘
文館學士臣稼起居注臣韶鳳尚寶丞臣潛國史臣濂佐其

事各賜幣帛而勞遣之旣受命不敢宿於家即相率詣試所
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先期一日夜漏下十刻始命題至次
日黎明給之矣後學廢不敢求備於人其來試者一百三十
有三在選者過半焉旣撤棘僉謂遭逢盛際文運方開不可
無紀述以示于後爰以諸執事及貢士之姓名輯成小錄而
俾燾序之燾惟天下弗靖者幾二十年干戈相尋曾無寧日
今得以涵濡文化而囿於詩書禮樂之中者果誰之賜歟是
知　帝德廣被其大難名不可以一言而盡也棫樸之詩有
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聖天子之造士者可謂至矣烝
民之詩有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凡為士者尙思盡瘁報國
以無負於科目哉是為序

會試紀錄題辭

皇明設科倣古者六藝之教參以歷代遺制欵無收文武而
任之旣詔天下三年一賓興其為于州郡者凡五百人五拔
鑿菠前

其一而授之以官備以為未足復勅有司自壬子至甲寅三
歲連貢成擢三百人逮于乙卯始復舊制其恩至渥也先是
京畿遵行鄉試中程式者七十二未及貢南宮　上求治之
切皆采用之至有拜監察御史者及是當會試之期若河南
若陝西北平若山之西東若江西湖廣若浙江若廣之東西
若福建其為行中書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驪之士與焉
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惟庸同禮部尚書臣凱臣訓文答于
東朝然後入奏於是詔臣凱與前侍講學士臣庭堅為主司
而以侍讀學士臣同閱于司業臣燾吏部員外郎臣本前貢
士臣恂與考試事　上召至內廷親諭以取舍之意臣凱等
受命而出交相戒飭期有以副　上旨遂議分經而考互相
參定使無所憾乃進于主司主司徧觀而後次第之備厲滄
海有遺珠之嘆卷之已黜者復覆視而致謹焉晝盡其力夜
向午燭影熒熒於簾几間不敢自寧士之就試者二百黜者
僅八十人署名于榜用鼓吹導至中書揭而張焉甚盛典也
書有之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夫賢之在野無以自見多由進
士升名於天府故昔人謂進士為將相科如以宋言之深沉
有德如王旦面折廷爭如寇準出當方面如張詠蓋不可以勝
數至今科目倚之以為重與茲選掄者當思以前脩自勗以
忠與佐　國家而致黎民於變時雍之治庶於明體適用之
學或無所媿不然則是錄之行他日將有指其名而議之者
矣可不愼歟可不愼歟

使南稾序

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還以使南稾一編授予
序序曰安南古交趾也漢唐以來其地皆入職方稱臣奉貢比
內諸侯近代馭非其術徼其重貨責其躬朝蠻夷始敢為弗
恭廷議憤之復有鑄金為人夜光為目之徵而蠻夷心亦離
使者至其國多貪夫悅其金貝輒昧昧攫之遂致其褻侮焉
鑿菠前

于廉下君子每為之短氣方今　聖天子御極之初遣使往
告即位其國王陳日煃稽首上表遂仍封為安南王未至日
煃卒嗣王日熞有請于　朝復　詔襲爵如初妙柬廷臣充
頒封使者僉謂元凱前進士學古明經尤長於辭令其出使
為宜　上召至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凱即日上道越
五月至其國布宣　天子威德君臣恍服乃北面拜聽
詔如舊臣禮將還日熞遣陪臣夜半持貨金為壽元凱斥却
之陪臣擧手加額稱為賢使者而後去辭惟　皇上宅居土
中遠夷綏化者以其限山絕海使各安於境土而無所利之
深合古帝王懷柔之道國當君之史牒垂憲萬世有若元凱
之為使義正辭嚴足以聳動蠻聽凡其國以利相啗之舉卒
無所售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然干關序事之體志其大而
含其細故特取蠻夷叛服之由　聖世明良之盛書之於首
簡至於行役之勞倡酬之適山川土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

得而畧也元凱臨漳人名磨臣今以時制所禁更為𥳑文辭
爾雅吾友王內翰品評閩南人物稱元凱為巨擘云

南征録序

皇帝即位之二年春正月　詔使者易濟往安南告以中夏
華命萬邦底寧國王陳日烇遣陪臣同時欽奉表稱臣
上嘉其事大有禮降璽書錫以王封仍須之金印　勅翰林
侍講學士張昌寧及典簿牛諒將之以行未及境而日烇卒
昌寧乃護　詔印留洱江上使諒往其國諭以　朝廷所以
来之意嗣君日煃復遣陪臣杜舜卿来告哀　上素服御西
苑之櫺殿　召舜卿入見慰問有加於是親御翰墨製祭文
一通命翰林編脩王廉充祭吊使既至其君臣出迓于郊議
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能決廉厲聲訶之乃奉　御製文於
綵輿迎入壽光殿設日煃靈位于殿前使者南向而布宣
之日煃率郡臣再拜俛伏以聽成禮而還此皆　王化遠被

蠻夷之國無不駿奔受命而為之使者所以尊宣　德意使
萬里之外　天威咫尺非賢者善於辭令亦豈能之哉廉嘗
與濂為文字交遂以所作歌詩曰南征録者授濂序昔吾夫
子以誦詩三百能專對於四方然則詩固宜使者之所優為
矧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廉蓋學之有素矣發於中而形諸外
者夫孰禦哉今觀其措辭和而弗流激而弗怒雅而不凡可
謂能專對者非耶廉字熙陽括蒼人以能文辭稱所著迂論
數十卷鉤考名物制度之異同千載不決之疑能以意決之
詩特其一事爾廉發京師也以三年夏四月其還也以四年
春二月　上念其勞親擢為工部員外郎以階資躐等力辭
不拜今改授漏池丞云

剡源集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辭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
者唯川源戴先生為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絶不能以多致
曾有　詔纂脩元史命廉總裁其事凡有關遺者遂以上聞
遣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蜀使
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
米以剡源集二十八卷来上濂始獲而盡覽焉因作而曰辭
章至於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為急俳諧以為休
偶儷以為奇靦然自稱其名為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櫽括聲
律孳孳焉誇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録佐以方
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為又稍上之騁
宏博則精麤雜糅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
可以句顓訧矯弊而其敝尤甚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
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燭怪夫
當時之士寧為之一人障其狂瀾邪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
無弟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
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絲出雲姿態横逸而連綿弗斷如

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
謂豪傑之士邪蓋先生七歲即知攻文成序中入太學以三
舍法陞内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
康府及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為元執政
者薦之起為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
辭後六年終初先生既擢第憫宋季辭章之陋即濯然自異
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皆
歸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歿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若字
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橐入儒學傳中及同業成均復
將録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闕來為
國子正方與先生之孫賀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辭為請
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予幸無讓於
是忘其僭踰而為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荊山之玉縱埋
沒泉壤為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

謂乎先生諱袁元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洪武四
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羅氏五老圖詩卷序

明之慈溪羅氏出於唐觀察判官隱之子塞翁塞翁來攝縣
令因家焉至宋有名明復及謙者相繼擢第奉常爵為書詩
之家然而謙之後人多以耆壽稱其諱綱者年八十有四而
終綱之子善卿其卒之年如綱而不及者再朞善卿娶某氏
生五男子其一曰明遠年八十又三次二曰明傑其年如明
遠而少二歲次三曰明德其年如明傑而少十又三歲次四
曰明純次五曰明叔明純如明德而少二歲明叔如明純而
少三歲惟此五老人者高邁八袠早踰六旬當風日和美之
時婆娑中庭衣冠偉如瓛玉鏘如于于而趍雍雍而語皓髮
龎眉照耀後前華悅綵衣給事左右見者驚詫不曰此人世
之上瑞則曰是國家之休貞嗟嘆慕蘁若有所不及意亦異

哉昔者睢陽固嘗以五老聞矣其系非一姓其生非一門不
過仕焉而止優游鄉梓相與賦詩倡酬人猶以為異而傳之
今羅氏則一姓也非直一姓又出一門焉豈惟一門又連弟
若兄焉然兄弟之親有一從若有再從三從者有舉從者不
能必其同也又同出於一父母焉較於睢陽之所聞不為尤
異者歟尤異之事可不彰而傳之歟籍曰睢陽之傳皆以辭
顯而羅氏則隱約於布衣然爵祿有命不可以倖致顯晦
固不當計也噫夫人生至欲者莫踰於壽考書之九五福擧
以為首詩人善頌雖不一而足尤以此為至願爲羅氏一門
獲之為多誠稀世之盛事歟今之奇遺是宜材士大夫播諸
聲詩續累篇聯繩繩循未已也他日協諸律呂被于管絃使
其子若孫持觴為五老人壽且持為一時之美談觀風之使
或采而上之則牛酒之寵勞粟帛之數錫天光下照宗夾於
東海之濱矣猗歟休哉頗聞睢陽之事者錢公明逸也明逸
之文雖故能傳諸久遠若予荒靡不振之作將焉用之要不
足為羅氏之重輕姑述其槩於首簡以俟如明逸者刪焉羅
氏五昆弟生子二十二人共爨而食者五世至正初以同居
耆德旌其門予嘗求其故綱孜孜樂善惠利及人者衆善卿
生平不害物命其好施如其父歲儉則散粟給宗族無死徙
之憂臨歿又聚借貸諸劵焚之然其所培植者遠矣

張氏譜圖序

張以字為氏出於晉之公族有解張者其字曰張侯故晉國
世有張氏而譜家謂少昊第五子揮為弓正賜姓為張則非
也子孫蔓延分適他國而居清河為最盛清河之族布於大
江之南其遷江陰者則不知始於何世圖諜喪漫不可鉤考
至月崖翁始入於譜翁諱輝嘗聚四庫書多至充棟人有願
購者輒乞與之然博聞强記或以疑難質焉則曰是出於何
書何篇從容而起抽架上所有拂塵而驗之無差舛者暉生

翊翊生思明通天官之學兼以六物推人休祥兇然目擊間
右民有不平之鳴知思明直而無徇嘗徵而聽之思明出片
言理曲者面頸發赤以去不敢譁然尤尚風義州有過客鏞
材大夫者必主之雖至單乏不恤也市有病賈卧道周氣奄
奄欲絕思明舁至於家召醫調護之愈乃遣東甌書生疾死
逆旅中逆旅氏大怖不知所為計思明具衣冠斂之淺土其
後竟得以喪歸三山梁先生與思明有連及死無為主後者
乾妻與四女日夜相持以啼思明為治葬事飲食其妻終身
且悉配其女於士族君子稱之曰古有行義之士今惟吾張
明德乎明德思明字也後為陰陽學正以終思明生端通毛
氏詩用呂肅公之薦入仕四為校官遷浙西部使者掾丁元
多故干戈相尋丞相康里公承制行事遂錄其軍功超授江
浙行樞密院都事端生宣宣能辭章入　國朝以考禮被徵
來南京尋至史局與脩元史　上親書其名召至殿庭即日

摺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人以為與恩云時予適長詞林宣敎來請白宣之宗族遭兵亂之餘凋落殆盡所僅存者惟宣之祖若父暨宣兄弟為四人三世自相師友漸摩道義不敢違聖賢之明訓迺者先祖又傾背美痛念世德弗昭家牒不備皆無以示遠爰輯為一書慮其首薾先生儼畀矜之冠以序文賁宣之願也嗚呼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婚姻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去古為益遠矣夫姓之與氏亦昭然易見者猶混淆而無辨況於遷轉之無常承傳之盛衰又焉能盡知其所自出哉此無他圖譜之局不設中正之簿狀不存亦已久矣雖有智者出於其後將何從之邪宜乎宣之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予竊聞之為善者必有後宣之家素以善行聞其後將益蕃歷數十世子孫繼脩此譜者纍書不一則指月崖翁為江陰之初祖造端之功豈

非宣之所為與舊譜尼於兵燹有不足恨也或者則曰宇文周之時嘗命叱羅氏為張姓今予何所據獨謂此出於晉之張孝曰叱羅之張猶盛於燕代之間而江南則無有也此非予之私言也蓋亦有所受之也

溧水端氏家牒序

惟端氏出於孔門弟子子貢子貢衞人也名賜其姓端木後人以省文獨呼為端端氏之後有遷居汴者一在曹門一在酸棗門二族甚盛曹門之裔曰某府君者為黑之蕭氏贅婿宋南渡初蕭氏通判昇州府君與之俱寓居烏衣巷中昇州即金陵為江南佳麗之地府君之弟四人亦來相依久之蕭遷居溧水之覺山覺山之側有地曰東村府君遂率諸弟定居焉大署其門曰曹門端木氏蓋以自表見也府君生某某生彥彥生進義校尉爲以材雄于鄉統縣兵為保障盜不敢犯民懷其德為之立祠進義生省省生壽皆以樂善聞壽生時中性最嗜學朝夕沈酣經史間發為辭章沛如也時中生安不幸早世安生邦達字國用幼孤能自振其家每以澤物為務借貸而不償者焚其券如古之寬厚長者國用生復初字以善精敏通綷有為治之才初由樞府屬遷佐大府遂以政事聞復初生四子曰仁慷慨有奇氣亦早卒曰義能負荷家事弟貽親憂曰禮與智從金華許文懿公門人游循循雅飭有士君子之行然而端氏為溧水大姓群從子弟居山東西前後者餘百家高擔飛甍環數里相接也至正壬辰兵燹方張威蕩為灰燼雖譜牒之屬片簡隻削亦無存者復初間與予言愀然不自寧因叩其所記憶者府君父子之名已逸自彥而至復初凡七傳皆係世嫡復初因請予備著于首篇而四弟之子若孫尚多行富蕃采為圖以繼其後至於字某娶某氏壽幾何葬于某地亦以附聞附注其下其無由知者則闕之復初之心可謂至矣昔者黃文節公譜其世系僅六

七傳而止其上則闕而不書蓋不敢失傳信之義也復初之事何其有合於文節公哉嗚呼譜諜重事也三世不脩古者以為不孝奈何世人多忽之而弗講也有若復初殆知本之士也哉

陶氏家乘序贊

台之黃岩有大姓曰陶氏其先自閩中徙永嘉復自永嘉來徙遂占籍為黃岩人其後族系曰滋分而為二房曰赤山曰陶下陶夏之房有諱泰和者遷于秋水即今所謂陶陽也泰和字處溫宋皇祐間仕為處州裏溪都巡檢生子四人長曰塩徙於石塘次曰某字萬里仍居陶陽次曰昉裔絕不得次曰武功大夫甄甄子三班借職謝別遷于武林蓋自巡檢府君至今秘書丞宗儒已十有二世矣宗儒字漢生明經善屬文予供奉詞林時漢生嘗為典籍以同官之故聞來請曰惟萬里府君實為陶陽之祖譜尚失其名宗儒源竊憂之使今

而不傳則其世次或有不能言者矣於是偏求石塘陶陽一
譜而一之各疏其名若字娶某氏生子某壽若干於其下無
所考者則闕而不書存疑也武林之宗人久不相通其譜之
存否不可復知行當采訪而紬入焉既繕寫成帙滴露研朱
而系絡之矣為序其首簡以示後之人夫自唐以前官有簿
狀家有譜系凡有司選舉民俗昏聘則互相徵考所以明貴
賤別親疏各有統紀不相淆亂也五季以來學失其傳雖皆
纓簪紳家者論議非不閎傳文辭非不富麗問其所自出則
曰我無所於考也問其所承傳則曰曾祖已上則莫能詳也
嗚呼與無他其學之不講其書之不備雖有知者與於其後
亦末如之何也已宜乎以莊為嚴以慶為賀而無所分別也
漢生乃能留意於斯繼繼焉而不少置其賢度越於諸人者
不亦遠乎昔河南劉燁能存其譜自中書侍郎環爾至其身
凡十有一世當時以為美談漢生今之所譜授之於燁復加

其一焉又惡知世之人不以美燁者美漢生耶漢生之後嗣
尚思謹而續之斯可也予既欣然為書其事復述為贊曰
君子重本必譜其宗燁孝厝愛以協氏衷氏族失官士無適
從同姓塗人實感於中陶陽之裔家於海東閱世十一益衍
而豐曷合親疏以昭異同肅爾後嗣識續載崇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　鑾坡集卷第六

宋學士文集卷第七　鑾坡集卷第七即翰苑前集

應制冬日詩序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　上御外朝遣中貴人召
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素侍讀學士臣同直學士臣經
待制臣褘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右既而命太官進饌賜
黃封酒飲之　上屢命盡觴內官承　上旨監勸甚力臣濂
數以弗勝桮杓固辭　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將
上親御翰墨賦詩一章複繫小序于首命各以詩進臣濂最
先臣褘次之臣觀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　上覽之大悅臣
素最後詩以民瘼為言　上曰素終老成其有軫憂蒼生之
意乎於是各盡醉而退明日臣素以遭逢盛際光膺　聖眷
如此不可無以示後來乃集其詩為卷而以題辭為屬臣濂
聞之在唐中世嘗夏日炎蒸君臣相與賦詩不過以日長為
可愛涼生殿閣為足矜後代多識之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

其於冬日沍寒之際形諸篇翰固不忘於聽政羣臣賡歌復
以逸豫為戒憂勤為勸而弗敢後者其故何哉蓋唐虞在上
無小無大孰不精白一心以承明德況於文學法從之臣職
在獻替者乎揆之于唐初不可以同日而語也臣濂不佞膺
敢以是序諸篇端　上所賦詩則以金龍牋繕謄其副尊閣
於家示不可褻也

送呂仲善使北平采史序

皇帝即位之明年四方次第平乃　詔文學之士萃於南京
命官開局纂脩元史爰自太祖開國至于寧宗凡一百二十
六年已據舊史檃括成書而元統迄於終祚又三十六年遺
文散落皆無所於考丞相具以上聞　帝若曰史不可以不
就也宜遣使天下訪求之於是儀曹會諸史臣發凡舉例與
於文牘遴選黃盅等十有二人分行各省僉以為北平乃元
主故都其文獻必有足徵者非精練博敏之士未易以集其

觕予友仲善方司膳成均實應其選戒行李且有日與仲善
游者咸為賦詩以予嘗與刊脩之末俾題其篇端嗚呼傳有
之國可滅史不可滅然既亡其國矣而猶謂史為不可廢者
其故何哉蓋前王治忽之徵與衰之由得失之效皆可為後
王之法戒史其可滅乎然自漢以迄于近世類多羣臣奏請
始克緝成典籍惟我 皇帝既承大統卽毅自 淵衷孜孜
以纂脩元史為意則其 神謀睿斷卓冠百王 偉量深仁
與天同大巍巍乎不可尚已仲善行哉採石室之遺餘詢名
賢之紀錄俾信史免於闕文傳諸來世其不有望於仲善矣
乎仲善行哉弔齊魯之故墟撫幽燕之陳迹呼酒長歌拔劍
起舞將又不在於仲善矣乎然則仲善茲行亦壯矣若予者
年踰六十髮白神耗不能遂車塵馬足之間以攄寫其中情
俾歸乘雲唯有慨然遐思而已然而鋪張 上德以昭布四
方垂諸無窮者史臣之事也庸敢備書之以為序而區區離

别之懷有不暇計也仲善姓呂氏章貢人有學有文其聞譽
蓋翕然云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聖天子以六合既寧益寤寐求賢而致時雍之治於是朝臣
以永豐劉于先生開初先生嘗以賢良徵因病謝歸及是使
者至卽東行李東上洪 武辛亥閏三月實來京師丙子吏部
侍郎顏君剛中等入奏 上召見於外朝俾講說經書規與
之論辨先生敷繹詳明 上悅越翌日丁丑 上御金水橋
復召先生慰問良久 勅儀曹賜冠衣又明日戊寅復
召至便殿論先生曰君子為學嘗見於世用爾自度其材可
為郡縣何職宜竭誠以對朕將官之先生曰臣于在前朝嘗
舉進士試南宮不利終老弗沾一命今幸遭逢有道之朝登
崇俊良凡有血氣者莫不涵泳鼓舞於 神化之中況區區
草澤賤儒三膺 天日之表 聖語丁寧又如此之至苟捐
知君臣之義孰不感動以思報效第臣犬馬之齒已衰筋力
弗强聽恍恍而視茫茫若冐昧上承 昭旨異日僨有曠官
之刺則負 天恩深矣敢固辭 上以其言誠懇而質直不
奪其志親御翰墨賦詩一首且命先生亦賦三詩以進 上
覽之喜令內侍酌酒賜之俾其還山肆惟 皇上以天縱之
聖資戡四征大統以定而尤親近儒臣共圖治安年高而不
欲仕者復以禮而敦遣之此如上天雨露之澤滂沛周浹萬
物咸賴聖德神功巍巍煌煌固非前代帝王所可及然而致
治之主不世出當此明良相逢千載一時先生平日所學致
君尔澤民尔一旦翩然西還傍岩以為廬結雲以為衣采有
茹食有稻與魚左圖而右書于于而行沈沈以居先生之計
則得矣其如蒼生何雖然先生之志則有在也其意必曰我
於催科聽訟則年誠耄矣奔走承事則力誠不能矣若敷明
孔子之道以淑後進使從之者知孝弟忠信變澆風而為厚

俗是亦報 上恩之萬一也是則可為也嗚呼先生之志果
若此其於出處之義庶幾兩無愧乎先生將還士大夫多慕
咏之相率作詩餞之而遣金華宋濂序之

送錢允一還天台詩序

皇帝卽位之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帥師取燕都西北州郡次
第皆平而天下歸于一統越明年之冬 上將親御衮冕郊
祀天地大告武成復念開國諸臣勞烈之多錫以鐵券以申
河山帶礪之誓前一月下禮官議其制度近臣奏言唐和陵
將嘗有賜於錢武肅王其十五世孫尚德實寶藏之 上遣
使者卽其家訪焉尚德旣奉 鐵券及五王遺像上之 上
御外朝與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禮部尚書臣亮主事臣肅觀之
皇情悅豫勅省臣燕尚德於儀曹恩意有加焉已而尚德思
東歸陛辭之曰命還其券與像以禮敦遣之予時待罪禁林
尚德以予知其事頗詳請序其故而繫之以詩夫錢氏實有

與券已五百載宋淳化中杭之守臣嘗遣王冊進之元豐五
年又進之宋季兵亂券沉官河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三
年漁人獲之而售於尚德之父世珪迄今 有道之朝而尚
德又進之是嘗三登天子之庭其間或顯或晦雖若類靈物
訶護之亦其孫子之多賢始能保守而弗墜也然抑予聞武
肅之有國吳越同時據有一隅以享威福者若前後之蜀南
東之漢以至吳楚閩唐南平號為十國計其士馬之精疆城
邑之壯嚴府藏之充牣意盛氣得亦可謂一時之雄曾未旋
踵夕陽芳草寞然有餘悲矣況望其子孫保有故物於十餘
世之後乎由是觀之錢氏之樹德也深矣 皇明肇造區夏
比隆唐虞凡前代文獻之可考者莫不訪求之尚德之家世
載明德且將出躋膴仕以佐明時斯券之徵蓋特為之兆爾
予因不辭序而詩之於以見尚德遭逢之盛未止於此而他
日相遇必嘗以存為知言云尚德字允一天台人詩曰

大明天子開鴻基雄兵百萬皆虎貔東征西討十餘載變化
不異雲雷隨功成治定四海一剖券分符恩澤施前王遺制
久已泯錢氏世寶猶無虧天使持書往徵取有翁索貢來丹
墀鞠躬俯伏再拜起從解緒緒重重披精鐵鏤成大瓦中
窔傍偃形如箕又如圓甌剖其半一片玄玉詭瑕斑鑿窔填
金文絢爛筆畫方整蟠蚊螭篆辭三百有餘字河山帶礪無
嫌疑繼陳五王有真像彷彿猶是唐冠衣腰圍白玉金作鋝
吻角左右分三髭重瞳面光屢下照笑語愈覺天顏怡使
勅太官給珍饌上尊法醞澆瓊卮憶初唐網既解紐悠舞鯢
鯨弄狐狸斗牛王氣呆凌厲豫章古術元非欺入都健卒猛
如虎指使不異驅嬰兒羅平烏國騎怪幻內黃外白跳狂癡
龍劍一揮赴水死大勛星日同昭垂因疏錫券代柱敝彰城
開府如三司衣錦城空嘉樹死共守尚有三樓危淳化元豐
兩進入龍光曾受天王知奕精乾錄九鼎沸一旦失去官河
屬宜伊神物試變化相逐雷劍為龍飛孰知余且一舉網所
獲非鑑還非龜縣然鬼物所訶護不使光彩埋荒陂泥土砂
礫幸免累寶玉大方欣有歸我知天意實有在武肅弘烈何
堪徵八州生靈數百萬救出水火行中達子孫食報宜終極
政如豫播遷年肥高牙大纛入黃閣金章藍綬趍彤闈不知
惟林史載紛但見肘印懸纍纍七世珥貂未足擬一門三戟
縣前袞況翁文采爛五色嘗古不管頭垂絲秦淮呼酒話離
別遠盼官桁如星馳于時同雲暴四野勢欲釀雪增寒威行
行看過表忠觀好剔蒼鮮觀殘碑

汪右丞詩集序

昔人之論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
枯以槁臺閣之文其氣麗以雄豈惟天之降才爾殊也亦以
所居之地不同故其發於言辭之或異耳濂嘗以此而求諸
家之詩其見於山林者無非風雲月露之形花木蟲魚之玩

山川原隰之勝而已然其情也曲以暢故其音也眇以幽若
夫處臺閣則不然覽乎城觀宮闕之壯典章文物之懿甲兵
卒乘之雄華夷會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厲其志氣者
無不厚也無不碩也故不發則已發則其音淳龐而雍容鏗
鏘而鏜鞳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今觀中書右丞汪公之詩
益信其說為必然者矣公以絕人之資博極群書素善屬文
而尤喜攻詩當 皇上龍飛之時杖劍相從東征西伐多以
戎行故其詩震蕩超越如鐵騎馳突而旗纛翩翩與之後先
及其治定功成海宇敉寧公則出持節鉞鎮安藩方入坐廟
堂掌宣政化故其詩典雅尊嚴類喬嶽雄峙而群峯左右如
揖如趨此無他氣與時值化隨心移亦其勢之所宜也然而
興王之運至昔斯完有如公者受丞弼之寄燮理之道贊
化育之任吟咏所及無非可以美教化而移風俗此有關物
則民彝甚大非止昔人所謂臺閣雄麗之作而山林之下鋪

公詩者且將被其霑溉之澤化枯槁而為豐腴矣雖然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而已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多出於衆隸女婦之手雖有類乎山林雅頌之製則施之於朝會施之於燕饗非公卿大夫或不足以為其亦近於臺閣矣乎輶軒之使弗設而托之於國風者若無所用之　皇上方垂意禮樂之事豈不有撰為雅頌以為一代之盛典乎濂蓋有望於公他日與賡鳴清廟諸什並傳者非公之詩而誰哉濂也不敏受公之知十有一年故竊序其作者之意於篇首爲類之詞要不足為公詩之重輕也公名廣璘乃　皇上之所賜其字則朝宗也淮南人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金華宋濂序

詹學士文集序

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詞賦稱若江夏詹先生同文其一也蓋同文襟韻瀟灑濟以雄博之學故體物瀏喨鏗鏗作

金石聲及歸我　國朝遂以文為一時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來求者同文振衣而起援筆四顧文氣絪緼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觀者從傍鼓譟且稱為言倚馬可待者將無大相遠自是有門奇俊士僉曰同文同文云予與同文交且久　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驚後屢見之竊自嘆賦才暗劣規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軌轍不敢奮迅吐一奇崛語雖見諸簡牘者近一二千篇奄奄如無氣人作文固當如是邪去年之秋京畿試鄉貢士今年南宮試天下士同文皆持文衡區區亦與聞末議見同文考五經卷朗讀數行輒操紙書云云書已復讀又書云云予視之析理精緻如漢廷老吏議法是非重輕不可掩人以文辭稱同文固未見其衡氣機如同文者其何可及邪其何可及邪韓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少陵之作頓挫沉鬱高不可攀深不可探謫仙之辭飄飄然游戲璇霄丹臺吸沆瀣而食紫霞絕去人間塵土思此無他精華發為光耀縱橫交貫不自知其所止退之言當不誣同文之能致是者豈無其故哉然予聞太史公周覽名山川故作史記煒煒有奇氣同文他日西還予將相隨泛洞庭浮沅湘登大別九疑之山吸風吐雲一洗胸中纖濁使虛極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尾同文之後萃靈鳳之彩毛掬天葩之奇馨或者當有可觀同文果以為何如邪同文以天　集授予序种歷掛湯急展牘書之櫂其淩空飛去是為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婺與越為隣壤越屬縣曰嵊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為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婺之金華距嵊為不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淬磨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為之先容者又不能見自時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為

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比嵊為尤邇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敢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蟻蟻走惟流子里為樂土丞挈妻孥避焉流子里隸諸暨地在嵊之東南僅數舍即至濂時苦心多畏而土著民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未盡暝輒弱行林岵劫其囊橐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自采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即欲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解風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手捷之招使者趣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螭臺鳳閣將以次而升何日能賦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皤然成翁矣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笑談邪慨然遐思者久之會　朝廷纂脩元史宰臣奉特　旨起濂為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遂犢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

旬日耳濾又自念史事甚重當有鴻偉之士任其責者濂宜敢與聞鞱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宜非至幸歟濂來南京寓於護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來見者問其姓名丞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濂乎濂驚喜不及答丞延入坐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濂嚮往之久亦相與傾倒不厭晨月夕無不相往來一旦忽悵然隨淚曰余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 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幣而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矜矣丞相憐言之上得還歸田爲不翅足矣它日又來言曰 聖天子寛仁令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濵吾子過我序幸一言以爲别嗚呼夔與越其壤相接過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遂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問采江花之幽靚艇動遂别亦

云可也脩史事殷足不敢離都門悵然而别既别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冀言爲時用之别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采蕨山之蕨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爲樂者果誰之賜歟誠由遭逢 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霑滂沛之恩而遂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宜 上德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爲之書區區聚散之故一己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華川文派録序

義烏婺上縣自隋至唐名士輩出若婁幼瑜若駱賓王則其尤者也幼瑜之文以卷計者凡六十有六賓王之文其數亦盈十焉然皆散逸無存其僅見於世者往往出於編類家之所采此無他聚之廣則行之久也宋南渡後宗忠簡公澤其文多至五十卷細高居士黃公中輔亦十卷香山喻公良能則三十四卷香山之弟杉堂公良弼頗如居士之數南湖何公恪岩堂陳公炳各二十卷惟是四三君子事業雖不同其以文辭有助於名教則一而已計其當時鸞翔鳳翥於士林行喈喈和鳴而麟麟爲之後先學者歆豔之未必不家傳而人誦之者僅二百年近者始百餘載求其家集則子孫或不能以成有況它學者乎一邑之間且若此而況於四方乎嗚呼立言之士其心勤矣其慮精矣又惡知一旦變滅若烟霞者乎然則編類者之功要不可少之也居士之族孫鐵岩公應繇嘗有見婁駱之事乃自忠簡至於岩堂各編其粹精者十餘篇彙於一書釐爲六卷名曰華川文派録華川縣之舊湖别名唐嘗因之置縣故取以循其録云後五十年豫章張侯來爲縣讀而善之復謂羣公之文章僅見於斯然未有磨其副者苟或亡之非唯重有識者之嘆且將何以風厲於吾

民丞請邑士傅君藻精加校讎損俸而刻寘縣庠來徵濂爲之序昔者鄉先達吳公師道憫前脩之日遠而遺文之㪅泯乃集婺七邑名人所著爲敬鄉前後録二十三卷其視鐵岩志益廣矣惜乎官其邦者不使永其傳兵燹之餘手藁弗復能存今侯則惓惓是書夙夜不少置以此較彼賢不肖之後去抑何遠哉雖然侯之風厲於縣人士者不止文辭而已也嘗如岩堂之介南湖之孝香山之質實無爲杉堂之寬厚有容居士之氣節不羣忠簡之竭誠報國至死而不變庶幾無負於侯不然則操觚濡墨仰而號諸人曰我能文我能文豈不見笑於大方之家哉侯名允誠以儒術緣飾吏事忠信廉明如古循吏縣務雖至劇雜處之輕重皆不失其度吏胥受約束拱手案側不敢出一語相可否諸弊頓革故治效彰著爲諸邑之最是爲序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同郎蘇君平仲成均教胄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 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爲國史編摩之職平仲詣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清切日侍 天子左右備故問區區幼有瞶疾雖簸通文史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以聞 上亦弗之强已而銓曹將別奏官之平仲念去親日久望天末飛雲慨然有感于中復走白丞相許之成行李且有日與平仲游者重惜其去咸發爲聲詩而以首簡授予序平仲予素敬畏者也將何言哉以論乎家世則三蘇之名聞天下其陰德重望至今與峨峨爭雄遺書派落四海日星森而風霆噴璜玉綴而璣珠懸韶鈞鳴而律呂諧師表百世人無異辭奚藉予之言哉以論乎學術則篤齊鄉學之緒遡淵源於伊洛踏軌轍於閩閩義理精微析如蠶絲訓攷是非判若白黑亦既心凝而身體之矣又奚藉於予之言哉以論乎辭章則體裁嚴比妥態揩逸如春陽被物或根或莖或卉或條或小或大或圓或偏各

隋其物而暢之無有同者其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變者何如也是故大夫士卿公欲文詞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隱逸及方外之人欲求文者必曰我徵之蘇君也平仲之令聞勃然興焉然不可遏又奚藉予之言哉無已則有一焉古者國有國史下至閭巷之間亦有閭史皆據官守勿失紀善惡以示勸戒其國史之法見乎書備乎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殆猶山嶽之有定形不可易者太史遷剏出新意輕變編年之舊創爲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述政事三十世家以錄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歷代史官遵之而春秋之義類隱矣荀悅蕭穎士頗識之而未能大有匡違至司馬溫國公光始取法於春秋宗繫國家盛衰生民休戚之事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成一家言號曰資治通鑑劉恕直謂非遷之所可擬蓋公論云然五代之後而宋承之宋之後而元承之宋有李燾雖嘗著爲編年異同之論皆並存之蓋不敢當作者之任特廣記備言以俟删削元史革新備擬有漏遺十四朝之行事亦頗粲然可覩有能蒐纂以續司馬之書者將不在今日乎平仲學術之富如此而辭章之美又如此其東還也晨昏定省之餘集諸俊英緒聞新舊所藏獨操筆削而成百代不刊之典將不在平仲乎平仲之家少公以馬遷淺近不學疎畧輕信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記成古史一書至今傳之平仲因其家世之懿肆其鑒裁之公使人稱之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合平仲乎予也不敏以荒唐之學雜凡庸之識嘗思有所著作玩時愒日莫能就緒今年已邁矣雙鬢皤矣形骸弗強而精神寖衰矣徒持寸管爲稱用空文以應四方之求日不暇給苟不於平仲是望果誰望乎平仲將行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之上睇晴雲之孤飛覩白日之易流酌巨觥而屬平仲曰歲不我與睽離之言不足以汙平仲子之所深望者不

朽之盛事鑑世之元龜也平仲幸聽之願舉此觴爲壽平仲曰敢不唯吾子之命一飲釂盡於是抗手而別

清嘯後藁序

詩之爲學自古難言必有忠信近道之質蘊優柔不迫之思形主文譎諫之言將以洗濯其襟靈發揮其文藻揚厲其體裁低昂其音節使讀者鼓舞而有得聞者感發而知勸此豈細故也哉奈何習之者多如牛毛而尊之者少如麟角也廬陵胡君山立生文獻之邦抱英銳之志歷仕塗粹著聲譽粵自戎幙至躋法從雖著勤勞之績不忘賦咏之事風雲月露有以感夫中花草蟲魚有以寓乎目與夫人事酬酢時物遷移皆見之篇翰焉曰積月盈分爲清嘯前後二藁前藁則國史危公既序之矣予來京師復得窺其後藁而胡君遂徵爲之序予披繹再四因作而曰正音寂寥久矣能者派於荒忽而無據弱者過於纖靡而不振俗者溺於陳腐而不新麗

者泒於摛辭而不潤其音節體裁之乖方文滌襟靈之弗暢具有之矣詩之為道其果如是乎哉有如胡君之作命意深而措辭雅陳義高而比物廣其殆庶幾有忠信近道之質者歟蘊優柔不迫之思者歟形主文譎諫之言者歟此予不能不撫卷而嘆賞之也予也不敏以荒唐之資撫編迫之行雖自漢魏至于近代凡數百家之詩無不研窮其旨趣揣摩其聲律秋髮被肩卒不能闚其閫奧而補於政治其視胡君之作得不甚愧矣乎然而穹甍邃館必歷以呀然之歐鉅人元夫必冠以峩然之弁雄章俊句必首以粲然之文嗟予何人尚敢為胡君之詩之序乎牢讓再三竟不獲命斐然有作情見乎辭

丹崖集序

為文非難而知文為難文之美惡易見也而謂之難者何哉問學有淺深識見有精麤故知之者未必真則隨其所好以

為是非照乘之珠或疑之於魚目淫哇之音或娛之以黃鍾雖十百其喙莫能與之辨矣然則斯世之人果無有知文者乎曰非是之謂也荊山之璞卞和氏固知其為寶渥洼之馬九方歅固知其為良使果燕石也駑駘也其能並陳而方駕哉雖然弊也久矣孰於民散師廢之後而必望見知於人乎苟有之曠百世而相感者不須悵然而遐思矣予與唐君處敬共居浙水東雖未之識有持其文一二篇來者頗獲讀之顧謂二三子曰彝序無纇何其玉之潔而珠之明也脉絡聯貫委蛇不斷又何韶鈞九奏音律相宣而始終繁如也其殆能言之士乎去年之春予被詔總裁元史而處敬亦以識禮被徵會于南京亟欲挽入史局儀曹愛其才弗久及予入詞垣為學士處敬亦來為應奉文字朝夕同論文甚懽遂索其全集觀之復顧謂二三子曰沉涵於經而為之本原饜飫於史而助其波瀾出入諸子百家以博其支派此作有之又頗愧向之知處敬者未深也嗚呼近代之文予見之夥矣大風揚沙而五色為之昏昧繁音嘈雜而五聲為之失倫求其如處敬者抑何其鮮哉非曰如之知之者亦寡矣此無他無真實之功求鹵莽之效西抹東塗莫尋統緒左剽右竊僅成篇編輒號諸人曰我知文我知文人以艱深文淺近者示之則曰是誠古文哉何其雅奧而不羣也或以其言之易又以壘竄羅軟者戱之則又曰此亦古文耳何其暢達而無艱也是皆無真見以人舌為之目故覗然而無愧怍有若處敬之文其尚能知之哉予雖不敏愛玩處敬之文日不釋手以為可垂遠而傳後因為序諸卷首嗚呼處敬之文荊山之玉也渥洼之馬也又豈患無卞和氏與九方歅者乎予之所論陋矣處敬名肅會稽人丹崖其自號也故以名其集云

贈會稽韓伯時序

越韓君伯時從府君辟為山陰校官名上尚書吏部同

儀曹禁林議命經史二題試之考定入格伯時將還山陰涖教事徵一言以為別余聞古之學者必有師師以傳經為尚術業有傳受授業有源委如田何之於易夏侯勝之於書浮丘伯之於詩劉歆之於禮張蒼之於春秋皆遞相祖述不敢妄為穿鑿之說人心壹而教化美莫此時為然自師廢民散之餘學者不必有師師不必以傳經為意以致家自為學人自為政而大道或隱矣近世婺越之間有二大儒出焉曰許文懿公曰韓莊節公皆深於濂洛關閩之學謹守師說傳諸弟子而不為異言所惑其布之方策者視於金科玉條不敢輕有改易四方之人類能辯之觀其容止聞其論議則曰彼韓公之門人也此許公之高第也薄俗之習因此為之一變余生於婺與許公同鄉里雖獲一拜床下而未及與聞道德性命之言而許公弃捐館舍遂從其徒而私淑之韓公在越不遠二百里曾其已亡欲一見且不可得而況於其餘者乎

余竊自念為韓公之學者布滿遠近尚幸見之如私淑許公之徒者久未能達其人今年夏乃於京師獲與伯時遊伯時韓公諸孫而又得卒業於其門其人温如其文煒如其言論鏗如是誠無愧於家學者庶幾有以畢余之志適總栽史事未及與伯時相叩擊而伯時將去反欲徵余序以識別余將何言哉雖然山陰雖小邑亦古者子男國也伯時之行以人師自處邑之子弟皆北面而受業使乃祖韓公之道益明斯蓋不辱於傳經之家矣後之君子稽其源委寫以成圖如田何夏侯勝諸人故事夫豈不可哉顧余不敏撫無用之學徒以空文出應時須晝刻塗鴉日不暇給思欲如許公家居講授而弗之遂其於伯時之去寧不歆豔於中乎異日投簪而歸當謁伯時於越相與泛賀湖之晚波挹為山之秋翠以盡私淑於伯時者亦豈為晚哉伯時以為何如是為叙

宋學士文集卷第七　　鑾坡集卷第七

宋學士文集卷第八　　鑾坡集卷第八　即翰苑前集

白雲稿序

劉勰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為之根嗚呼為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濂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彖象有韻者即詩之屬周頌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即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歟況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歟錯綜而推則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且蒼然在上者天也天不能言而聖人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實猶天然日月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繫焉覆焉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苟欲强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尊之以為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留意於辭章先秦兩漢

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真復取近正無疵者聚而為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冊時出而諷詠之已而嘆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功蓋倍於前時越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操觚書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彙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源乎因知其所窮且其為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粲然藻大之章矣濂之有志為文不下於伯賢古今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及游黄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為根本遷固二史為波瀾二史姑遲遲盍先從事於經乎濂取而温繹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雖與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濂固不能窺見其髣髴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即立言立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於是者非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舂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

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使飾也況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嘗拘拘學為文哉濂與伯賢又嘗共勗之可也伯賢以白雲稾若干卷請余序濂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壹以經為本而蹈襲近代以為美若其尚有所蔑也哉伯賢名右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春秋類編三史鉤玄秦漢文衡深衣考邾子世家傳皆別行

贈醫師周漢卿序

余聞松陽周君漢卿以醫名者久矣一日余婿鄭叔韡復來青蘿山中述其詳曰周君之醫精甚他固不能知姑即士君子所常道者言之栝蒼蔣仲良左目為馬所踶其睛突出懸如桃羣工相顧曰是系絡既損法當眢周君笑不答以神膏封之越三日目如初華川陳明遠患瞽者十齡百藥屢嘗而不見效自分為殘人周君視之曰是翳雖在內尚可治用鍼

從眥入睛背掩其翳下之目欻然辨五色陳以為神武成男子病胃痛當痛不可忍嚼齒剚剚作聲或齧掌乞死弗之得他醫用大攻湯汗皆不損周君以藥納鼻竅中俄大吐吐出赤蟲尺餘口眼咸具痛即止東白馬氏婦有娠歷十四月不產形瘠危且黑周君脈之曰非孕也乃為妖氣之所乘耳以藥下之一物如金魚疾旋已永康應童嬰腹疾恒痾僂行久不伸周君解裳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周君刺其一魄然鳴又刺其一亦如之稍按摩之氣盡解手趨無留行長山徐嫗遘驚疾初發手足顫掉裸去裳衣竊而奔或歌或哭或牽曳如舞木偶粗工見之吐舌走以為鬼魅所惑周君獨刺其十指端出血已而安虎林黃氏女生瘰癧環頸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瀋出右手拘攣不可動體火熱家人咸憂趣匠製棺衾周君為剔竅母長二寸其餘以次第烙數日成痂痂脫如恒人於越楊翁項有疣其鉅類瓜因醉仆階下疣潰血源源流凡疣破血出弗休必殺人他醫辭不進周君用剚揉其穴血即止烏傷陳氏子腹有由隱起捫之如罌或以為奔豚或以為瘕痕周君曰脈洪且芤癰發於腸也即用燔針如筴者刺入三寸餘膿隨針射出其流有聲愈檇李黃生背善曲杖而行人以風治之周君曰非風也血澁不通也為刺兩足崑崙穴頃之投杖而去其醫之甚精如此蔫神先生宜有以褒之揚之敢以序文為請余惟古之神醫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臟之輸乃割皮解肌決脈結筋搦髓揲荒不幕以為治所謂鍊精易形者也今則人誰知之其次則湯液醴醆鑱石撟引案抗毒熨之法耳是法亦絕不傳其僅存於世者往往不能用用或乖戾以致夭閼而傷生者多矣夫醫者民命所繫一技凡之間一投箴之際則安危由此而分何可不致謹於斯邪昔司馬遷立倉公列傳其所治自齊侍御史而下凡十有餘人皆歷疏其病狀辭雖繁而不殺者其意蓋

有見於此也余敢竊取斯義備以叔韡所述序次成文以遺周君又安知他日脩史傳者無采於余之言哉余耄矣且有脾痛吐涎月二三升蔓延將四稔叔韡尚邀周君以起余之疾者乎

田氏哀慕詩集引

孔子刪詩南陔白華皆存之而弗削者以其能孝也南陔之詩序言孝子相戒以養意者孝子之所自作交相勸勉而盡其事親之誠至白華之詩乃謂詩子之潔白潔白則其行之純可知豈非人美之而賦是詩者邪雖有在人在己之殊所以咏歎其志而鼓舞以為文勸者其益不既大哉惜乎有其義而亡其辭也同郡田君奐篤美有躬行其母徐氏卒哀踊慟哭將欲無生既葬遑遑焉如有求而弗獲人勸其還舍奐踊曰吾母在此吾奈何離母而去也因結廬墓側而依焉人復勸之曰廬墓非古也奐踊曰吾恨不死從吾母於地下古

興非古吾弗暇計也於是復作為詩歌以自勉寢苫枕塊蔬食水飲終三年而後歸鄉之士大夫與鉅公碩士聞之咸為大息亦作為篇翰以美之歲積月增迭成卷帙其婦公陳君本心曰是不可以無傳也將刻諸文梓不遠三百里來青龍山中而以首簡授余序作者之意余疾病纏綿之餘凡以文為屬者必固閉而力拒之而其請至於三五而不倦因嘆曰夫孝如吳者是亦足稱也卷中諸詩豈緋而紆徐粹雅而沖和固皆一時之傑作茍謂其有合於南陔白華之旨我則不敢知設當孔子之時其刪去與否我亦不敢知與無他二詩之辭既亡殆欲徵之而不可得也雖然孝者天之經地之義無古無今無長無幼無貴無賤有不可得而變易者人能詠歌之而鼓舞之雖孔子復生吾知其或將存之矣是時之傳他日被之管絃諧諸金石使聞之者津津以喜會之者欣欣以勸則為移風易俗之益又豈小哉其視締辭繪句道涉而

宣驕者何如也

古鼎和上四會語錄序贊

古鼎禪宗銘公以臨濟十七世孫四坐道場為黑白之所宗仰一旦祝釐江浙省垣現白光三道丞相康里公見之極加敬禮未幾將示寂謂其徒曰觀世音蓮臺至矣安坐而逝及火化舌根齒牙數珠俱不壞五色舍利粲爛無數國史危先生已撫其行業為大勳[illegible]禪而四會語未有序之者師之得法上首今天界禪師西白金公屬濂作之濂覽已合爪言曰是真正語是不著有無語是電轟電掃語學者隨所悟入如慈雲徧覆法雨普沾小大根莖皆獲生成非入正知見具大力量者孰能與於此嗚呼世安復有斯人乎哉非謂果無之也求其真淳無僞若師者鮮也濂既為叙其事復欲讚之歟讚之不足復作伽陀一章贊之其辭曰

我觀我師四會語一言一句皆真實河沙妙義總含藏其中無餘亦無欠及至能所雙泯特欲覓片言不可得有如十萬虛空界種種色相皆現前或飛或潛或動植以至洪纖高下等枯榮生死及崩竭了然不染虛空相而亦不出於虛空真相如如不動故師昔嘗瑩齋照場耳過一喝三日聾惟聾故使功用絕絕後通身皆是耳自茲出世入莂洲翁洲海水亦生耳但聞魚龍哮吼聲即使波濤增洶湧纔升補陀洛迦山合掌問訊觀世音目能觀色耳聞聲音聲何獨以目觀不知本來無耳目見所不見聞不聞盡大千界無礙者中天竺國陵雲峯所談妙法皆如是只因妙法法難思結集已落第二義眉間放出白毫光七寶蓮臺向空至與昔遊戲神通事於師之道不相攝師之道大不思議千古贊嘆莫能盡姑以第二門中觀可以洗空於結習可以觸動於悟機可以速證於菩提是宜流通於世間覩如照耀光明幢我言或誣有如水

用明禪師文集序

昔者蘇文忠公與道潛師游日稱譽之故一時及門之士若秦太虛晁補之黃魯直張文潛輩亦皆願交於潛師相與唱酬於風月舜麥之鄉究如同聲之相應同氣之相求者有識之士疑之則以謂潛師游方之外者也其措心積慮皆與吾道殊初不可以強而同文忠公百世士及其門者亦英偉非常之流其於方內之學者尚不輕與之進何獨於潛師皆推許之而不置邪殊不知潛師能文辭發於秀句如芙蓉出水亭亭倚風不露塵土而其為人脫略世機不為浮累所縛有如其詩此其所以見稱於君子而其遺芳直至於今而不銷歇也歟四明永樂用明禍公蚤從月江印公究達摩氏單傳之旨踰十餘年不懈自覺有所悟入一旦忽慨然曰世諦文字無非第一義吾可以不求之乎於是形之於詩皆古雅俊逸可玩已而著為文辭章句整而不亂言辭暢而不流論議正而不阿聲名藉藉起華公間會先師黃文獻公游浙水而

用明彙其所作來見復成詩八十韻以為贊黃公讀已大加
稱賞逡日與黃公游及其東遊烏傷用明又賦詩餞之黃公
因造序文一篇以遺用明其聲氣之同蓋翕如也今年春余
奉 詔來京師總脩元史適與用明會於龍河佛舍用明出
詩文各一鉅冊示余曰子黃公之高弟弟子也盍為我序其
首嗟夫黃公以道德文辭高出一世固當代之文忠公而吾
用明之作亦何愧於潛師顧余視黃泰兆張諸君曾不足以
供洒掃之役何敢為用明序乎獨念及黃公之門三十餘年
知用明受知為深幸與用明交亦似無間諸君之於潛師者
序盡不得不作也雖然大圓鏡中無一物不攝物無一物可
攝實有非世諦文字之所能解此蓋用明與月江講之熟矣
奚俟余言哉如攝其辭見以為叙使後之讀者知古今人未
嘗不同不特文忠公之與潛師而已也

水雲亭小稾序

余在金華山中觀蛻岩張先生集有跋蔞堂鑑公用堂挽公
吳中唱和卷後其言曰詩家寂寥叢林有人殆與唐皎宋潛
方駕余竊以謂蔞堂之詩章已見其一二矣而不知用堂所
賦為何如意其必高與而絕塵者乎不然先生何為以如晦
寥擬之也及來南京獲與用堂會於讀龍河上間出詩文
一帙所謂水雲亭小稾者俾余序之非惟其詩可稱道如先
生所云其文亦深穩平實而多言外之趣因竊自嘆方外之
人其用志不分乃能如斯之工也或謂余曰達摩氏西來其
所傳者心法而已矣何以詩文為哉于所取於用堂者淺矣
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我三界大師金口所宣諸經所
謂長行即序事之類所謂偈頌即比賦之屬汪洋盛大反覆
開演天地日月山川草木城邑人物飛仙鬼趣羽毛鱗甲莫
不攝入故後世尊之號曰文佛如此而能文吾惟恐其不能
文也大師姑置之不敢妄論次而此足諸聖賢監天觀無著
台衡清涼諸師或結集羯磨律文或造為百法等論或撰為
大經義疏卷軸繁夥汗牛充棟使其不能文其果能致是乎
諸師又且置之至於近代尊宿如明教之嵩寶覺之洪北磵
之簡無文之粲咸私宗樹教作為文辭其書滿家殆不可以
一二數也嗚呼使無若而人佛法果能光明俊偉有若今日
否乎所謂傳心之法固在於所當急而一切棄文而弗講吾
未見其可也若夫拈花摘豔勸淫蠱俗者之為則當斥而棄
之爾余之有取於用堂者夫豈淺淺者哉抑余聞實際理地
一法不立本真獨露迴脫根塵彌覆大千不見其大退藏於
密不見其小一涉有為即成剩法況所謂文辭者哉吾知用
堂現沙門身應世間相一念不生直超三界其志蓋甚大也
寄情翰墨不過遊戲而已苟以區區之迹觀之則幾於惑者
也唐皎宋潛云乎哉用堂族陳氏古靈先生之諸孫今居四
明雪峰內記雙徑已而分坐說法緇素咸服出世鄞之護聖

奉化之清泰凡禪林若古鼎銘公笑隱訢公斷江恩公儒林
若宋文清公揭文安公黃文獻公皆嘗叙叩及交游云

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文辭之美者見之於世何其鮮哉非文辭之鮮也作之者雖
精而知之者未必真知之者固當而揚之者未必至此其每
相值而不相成唐有柳儀曹而浩初之文始著宋無歐陽以
師而祕演之名未必能傳至于今蓋理勢之必然初不待燭
照龜卜而後知之也噫夫浩初祕演何代無之其不白於當
時卒隨煙霞變滅而無餘者豈有它哉由其不遇夫二公故
然爾此余讀天淵師之所作其有感於中矣乎天淵名清濬
台之黃岩人古鼎銘公之入室弟子嘗司內記雙徑說法於
四明之萬壽近歸隱於清雷峯中蓋法延之龍象也余初未
能識天淵見其所裁與地圖縱橫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
然在列余固已奇其為人而未知其能詩也已而有傳之者

深沖澹而氣豐腴得昔人句外之趣余固已知其能詩而猶未知其能文也今年春偶與天淵會于建業因相與論文其辯博而明捷賓蔵𡚁而琛貝焜煌也雲漢成章而日星昭煥也長江萬里風利水駛龍驤之舟藉之以馳也因徵其近製數篇讀之皆珠圓玉潔而法度謹嚴余愈奇其為人傳之禁林禁林諸公多嘆賞之余竊以謂天淵之才未必下於秘演浩初其隱伏東海之濵而未能大顯者以世無儀曹與少師也人恒言大辭之美者益鮮嗚呼其果鮮乎哉方今四海會同文治聿興將有如二公者出薪斯文之任倘見天淵所作必亟稱之浩初秘演當不專美於前矣或者則曰天淵浮屠氏也浮屠之法以天地萬物為幻化況所謂詩若文乎是固然矣一性之中無一物不該無一事不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誠不可離而為二茍如所言則性外有餘物矣人以天淵為象為龍此非所以言之也天淵將東還賢士大夫多留之

留之不得咏歌以别之以余與天淵相知尤深也請序而送之

送覺初禪師還江心序

往時有大比丘寧中信公以松源五傳之學提唱護龍河上覺初恩公實與之分坐說法鐘輔宏梵京凡暇聖機鋒所觸扶飆奔霆四衆歸依如水赴海曾未幾何寧中示寂覺初乃出世於建業之聖泉遷永嘉之雅山法道亦既大行於時已而江心虛席者教守若戍將若賢士大夫僉以謂江心古靈林思陵昔日駐蹕之地其名列在江南十剎非有名德如覺初不足以厭服人心各具書疏以延致覺初覺初以慈悯故亦起而赴之及我 皇上正位宸極降與佛乘闡善世院於大天界寺置統領副統 贊教紀化等員海內諸名山悉隸之掄選有禪行堅貫綴者俾為之主其非才而冒充者斥之於是循例為江心擇賢然終無踰於覺初者欽須逆合辭娖仍請覺初居其職會余奉 詔總脩元史來南京覺初亦振錫自江心而至握手共評情益惓如也覺初一旦忽來別曰吾將還江心子可無一言以贈乎嗚呼大雄氏之道頓與漸之謂也以漸言之初臨十信伏三界見思煩惱外凡之位也次至十住位斷見思惑兼斷界內塵沙及伏界外塵沙用從假入空觀次至十行位斷界外塵沙用從空入假觀次至十回向位則伏無明而習中觀已上之種三十通為三賢內凡之位也次至十地位各斷一品無明證一分中道入等覺位又破一品無明入妙覺位至於妙覺始名為佛以頓言之則不階等第直造心源圓妙如如超出三界無煩惱可斷無真來可證無法門可學無衆生可度此心即佛彼佛即心不去不來忘內忘外不可以形相求不可以方所拘也大抵教中所攝頓漸兼收教外單傳頓為釋旨如來五時所說及拈花微笑無非共一妙用第以根有利鈍之殊故其機有遲速之

異耳柰何末流之弊二家角立互相詆訶夫豈佛意也哉頗聞宗中雖參向上一乘日誦法華七卷致感異香滿室不散覺初於禪寂之餘亦留心於教相為人演說弗置是皆不徇一偏而將歸於大同者也敢以此為說以贈覺初覺初其以為然乎否乎雖然大雄氏之道不絕如綫扶持而振起之非吾覺初是屬將誰屬邪覺初之還也布大法雲震大法雷澍大法雨使小大根莖無不霑潤豈不弘且偉歟覺初宜憂法道之衰而思曰勉焉可也他日余幸杖策東歸訪覺初於海須升孤之亭步海月之堂見月色與海光同一清淨余與覺初又當相視一笑嗒然而相忘也是為序

雪窓禪師語錄序

或問於余曰菩提達摩西來以不立文字為宗蓋欲掃空諸相直究本心而趨真實覺地者也名山宿德何莫非達摩之子孫為之徒者因其說法往往編以成書號曰語錄無乃與

不立文字之旨相交乎曰非是之謂也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緣有不可執一而論者矣昔我三界大師演說大小乘諸經其弟子結集爲脩多羅藏至繁且多也從慮後之人溺於見解而反爲心累故以正法眼藏付於摩訶迦葉拈華微笑之間無上甚深妙法含攝無餘此亦化導之一法門耳非真謂鹿野苑至跋提河所言皆當棄之也不然如來自兜率下生何不即以單傳直指示人顧乃諄複勤請而弗置之邪去佛既遠學者繼繞名義不能出離誠有如如來之所慮者達摩出而救之故取迦葉微笑之旨專以示人蓋亦有所甚不得已焉爾育王禪師以三昧力入智慧海初說法於白馬寺繼遷開元已而住阿育王山兼領大童寺事四會之間緇素翕集所以啓人天龍鬼之聽屹立不遷如真正幢涉險度危類大法船若見若聞皆獲利濟至若舉三語以驗來學又如臨萬仞懸崖撒手而立非上根大器豈易入其閫奥者哉

虞文靖公贊師之語謂爲佛果一枝鳳毛麟角者其言良可信不誣也師入滅之十四年其上首弟子象先與公月徑滿公以所錄語徵余爲之序余故舉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錄者言之於以見達摩之宗非有違於先佛諸師之錄非有違於達摩其事雖殊理則同也有若禪師此錄之行後有因語言而入者雖不得見師而師之惠利所及益遠矣雖然靈妙一真直超三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雖無物之不攝欲求一物了不可得于斯時也無煩惱可除無法門可學無衆生可度無佛道可成尚何有言語文字之足論哉觀斯錄者又當於是而求之入能於是求之始於禪師之道與有聞矣禪師名悟光字公實姓楊氏別號曰雪窗成都之新都人

南堂禪師語錄序

予壯齡時與千巖長公爲方外交千巖以南堂禪師偈贊示余余讀之驚曰是有所證悟者之言也絶枝蔓去町畦而不陘於情識之境不意大法凋零而能見斯人哉千巖以余言爲然當時之所見僅一二章耳自時厥後或吳或楚或梁宋或魯衛名僧開示多有錄余浦陽江之上者余既見輒問見南堂否曰見之曰有何言遂各解橐相示見漸多則其心慕之爲愈至及來京師其弟子祖滿海壽復持三會語求余而求爲之序讀之連日因獲盡其大觀焉嗚呼據獅子坐演如來法其任甚不輕也在他人爲之東劃西剗拈綴成篇而推鑿之痕故在師則渾融無迹不異雲流而天空者矣在他人爲之拘滯一隅動輒有礙或得乎此而遺於彼師於致法之機縱橫皆自如矣在他人爲之氣索神沮不自振拔而無以應來學之求師乃圓滿充足畢及於諸方矣有若師者其所造詣誠非凡情之可度量哉夫以少林西來惟究心源言辭直截初無隱晦傳至大鑒恐爲世諦流布不得不祕護而密持之歷代碩師隨時升降悉惆悵屢各立户庭其援引雖若

有不同所以祛迷妄緣而挽入正塗者則一而已矣迨及宋季尚奇騁異背其師授而派於頗僻者漸多有之君子言之未嘗不爲之太息師能循蹈矩矱惟祖武是繩提唱真乘使人復見大鑒遺意其扶樹正宗之功大豈小哉余之慕師非一日鉅細之辭皆獲觀焉故知師爲獨深而謂非他人之所能及然可惜者師之名位不滿於德使其說法五山布韈雖之慈雲澍濩沱之教而則其功遠被又不止今之所見而已雖然名外也非內也德內也非外也師內重而外輕者也苟以在外者之崇庳以爲在內者之低昂是不知師者也師之行業余既詳書成記勒之堅珉復爲讀斯錄若著其說如此千巖在空光中又未必不以余言爲然也師諱清欲字了庵南堂其號也族姓朱氏台之臨海人嘗住開福本覺靈岩三禪刹云

送李芳聯上人東還四明序

吾佛之學明心而已矣然心未易明也結習之所膠滯根塵之所蓋纒沉冥於欲塗頓閡於牿室而不能自知必處乎重山密林之中木茹澗飲絶去外緣而直趨一真之境水漂麥而不顧雷破柱而弗驚久之馴熟忽然頓悟大地山河成作碧琉璃色能如是不可謂無所證入矣然恐墮於空寂未敢自信又必諮叅衆程不遠數百千里求明師而證之機鋒交觸如短兵相接失眼之頃輙至喪身失命及其印可已定退藏於密如護明珠頃臾不敢忘去然而脩多羅藏其多至於五千四十八卷大無不包細無不統其可委之爲賸語邪又必出司藏鑰晝夜研窮之而畢知其說證之於言驗之於心既無分毫之不同矣於是不得已出世度人續佛慧命其階級之不紊功用之甚嚴乃如此柰之何今之執法柄者或不能皆然也余方爲之浩歎不止有若季芳上人其盍有以起余者哉季芳名道聯鄞人也幼讀儒書窮理命之學長依爲

嚴義公偹沙門行尋掌內記於大天界寺遂嗣法於淨覺禪師矩度雍容進退咸有恒則蓋強然如王者也叢林之中咸器重之或挽其爲住持事則謙然不敢當且曰我心學未能盡明也三乘十二分之說亦未能盡通也我歸四明山中求諸已而已矣嗚呼若吾季芳之才之美如此苟使之主一刹而領四衆焉何不可者而乃退然不居則夫不及季芳而奔競欲得者爲難言矣季芳行哉睦濟之子孫多有隱于鄮山鄮水之間季芳尚即而求之探古佛之真如繙諸經之妙義證入無量薩婆若海江南十刹諸名山當有邀吾季芳未說法者季芳雖欲自謙退不可得矣季芳行哉

送用明上人還四明序

佛之書其藏有三曰脩多羅藏曰毗尼藏曰阿毗曇藏此則華言所謂經律論者也經則諸佛及菩薩天仙皆可演說論則諸賢聖僧皆可著撰惟律非如來金口所宣則有所不可者故自文殊以降不敢贊一辭逮於雙林入滅結集成藏而優波離尊者復口誦聖言十過衆證無差然後宣布其慎重而不輕也蓋如此然而中夏初未之聞也自曇柯羅作僧祇戒本來洛陽始知有律文又至唐之澄照師作戒䟽羯磨䟽諸書而律學大傳於天下謂之行事防非止惡之宗真悟師起於宋慶曆間復著會正記十二本以弘澄照之旨嗣真悟而興起者則有大智師焉復以法華開顯圓意造資持記雖與會正稍殊亦無非推明澄照之說而求合乎先佛之制嗚呼律學之難明也久矣自非三師者出而恢弘之其有不失靈山之遺教乎有其人則有其政又豈無望後來之法嗣乎用明上人本諸暨楊氏子素稱儒官之族自幼從叔父白石璵公遊四明遂令捨家於慈溪崇福寺別江舟公[illegible]以爲法孫別江能窮法華三觀十乘之旨歲爲長期率同袍三十人而精誦之得上人以爲能體其志極愛之而弗忘復命出湖

心廣福寺從師而受律文大義所謂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三十尼薩耆九十波逸提四波羅提提舍尼一百衆學七滅諍大乘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等文皆欲習而通之及典事之久遷靈芝儀司之職今年之春與予會南京其威儀之雅問學之佳既足以勤人視聽而莊嚴翰亦皆清逸有可玩若淨覺大師以碩望宿德爲釋子所宗亦以上人爲法器俾出世於菩提律寺上人將還四明徵予言以爲贈予謂律文大義有三師之述作在焉毋事乎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然而律主於戒能戒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慧是則戒者作佛之階梯濟人之舟航也可不務乎律之義雖明而所謂持犯開遮之說誰復講而行之爲其徒者亦可以永嘆矣上人年甚茂志甚大其進未易量也幸勿安於卑近或於旁岐惕然以三師之道自期則興曰律學之再興者又安知不在於上人乎亦在上人自勉之而已予老且多病率爾

成文殊無所發越頗聞白石師內外之學兼備蔚為時之名
僧上人幸即而問焉其不斥予言為謏為繆則幸矣

贈定巖上人入京序

大雄氏之道洪纖悉備上覆下載如彼霄壤無含生之弗涵也東升西降如彼日月無昏衢之不照也弘數固假於教儀妙悟須資於禪定所以銷融其麤濁振拔其精明降伏其塵勞躋登其實際非知力之所强必頓覺而後成蓋亦憂憂乎其難矣為其學者當究厥誠一法不立而日用識然六入本空而真機獨露雖有所證未能自信於是遠訪師資以求印可利鋒相觸兩雹為之交馳疑網既祛杲月為之朗耀非具大慧充大量要不足以與於斯也定巖戒師吳興士族積善提之因勵精進之學美譽流於四方純行信於四衆且以見聞未濟踐履或凝足東大洋海而覲古佛頤化之跡登天台靈岩而詢應真示現之方波濤香橦皆談苦空林木落稿各

彰實相與其立志甚不小也嗟夫世道既降正法不傳辭章之錦繡足以移易其性情勢位之機甘足以斷喪其智慧雖方袍而圓頂或塵容而俗狀滔滔不返可勝嘆哉有如定岩歸心至道如孤雲野鶴弗為世氛之所染如崇蘭幽芷弗為無人而不芳寧不為君子之所取乎所謂充大量具大慧者異日當於定岩徵之也定岩之還也且過南濟省覲身居桑門心存孝道大雄氏所說大報恩七篇皆言由孝而極其業定岩又能行之矣則其所可取豈直前所云云哉會余祠林請書首簡頓文達之叢沓無瞬思之續紛筆無停思語多未辭同志之士刪而正之可也

楚石禪師六會語序

大慧提倡圓悟之道於徑山神機妙用廣大無礙入其門者凡情盡喪得法弟子不翅千餘人各闡化源而佛照於其中稱為善繼佛照之後而妙峯紹之妙峯之後而藏叟承之如持左券相投器度脗合無差異者寂照在四傳之餘復能克肖前人誠所謂世濟其美者然而諸師證入雖有不同其上接西來宗旨使人離垢氛而發精明者則一而也矣寂照之弟子楚石禪師丞以頓悟之姿銳意於道一時名德若晦機若虛谷若雲外爭欲令出坐下師皆謝之惟詣寂照之室反覆參叩一聞鼓鳴牽疑氷消世間萬物總總林林皆能助發真常之機自是六座道場說法度人嬉笑怒罵無非佛事至於現寶樓閣及種種莊嚴導彼未來因相生悟其與一實境界未嘗違背聲聞之起水涌山出迨世緣將盡顏色不異常時翛然生脫如返故廬則其俊偉光明較於持口始而時心學者其果何如也哉嗚呼大慧之道至矣自它宗言之執持正法作獅王哮吼者固往往有其人第近年以來傳者失真瀾倒波隨所趣日下同法柄之上復輕加印可致使魚目渾珠揚眉瞬目之頃輒曰彼已悟矣何其易悟哉人遂詣之為

郁子之印非特此也五家宗要歷歷而熟記之曰此為臨濟此為曹洞法眼此為溈仰雲門不問傳之絕續設為活機如此問者即如此荅多至十餘轉語以取辦於口名之曰傳公案若是者皆見棄於師者也今觀師之六會語小入無內大入無外機用真切無愧先德唯具金剛眼者有以知余言之有在也余耄矣尼於索文者繁多力固拒之此獨樂序之而弗寘者憫魔說之害教表正傳以勵世也師諱梵琦其字楚石行業之詳則備見塔銘中其來徵序者得法上首瑩中載公也

宋學士文集卷第八

鑾坡集卷第八

劉彬卿傳

劉彬卿名文質彬卿其字也姓劉氏其遠祖仁贍仕南唐以忠節著子孫居袁者遷于豫章今為豫章人彬卿讀書不泥章句務在躬行年踰三十擔簦走燕都燕都貴人一見爭相引重薦為太師國王府儒學正陞教授皆不赴除承徽寺照磨曾未幾何改繕工司照磨貢新麪上京彬卿旦夕視惟謹諸司同行者以入雨紅腐絓於吏議惟彬卿獨否帝與后妃太子皆賜之衣衣凡五襲人為彬卿榮彬卿曰吾敬君之過當爾也轉詹事院管勾府正司興凖壽福都總管府經歷中書左丞史克新戍邊陽時江南餉道絕各屯田以食軍士食且不給廷議欲徵其米五萬石人難之不敢往彬卿毅然請行初至軍有欲害之者彬卿色不變亹亹為陳利害衆咸感動卒致三千四百斛以歸李羅帖木兒以中書平章統兵鎮

西京人畏其威不敢仰視彬卿持官書至左右窺視之弗與通辭不為通彬卿呼曰朝廷之命將委之草莽耶李羅聞之竟出見彬卿以官書進李羅視已謂彬卿曰可與幕府議之彬卿曰官書既達行與否在平章使臣何與焉趨而退李羅不敢強將宴留之彬卿曰使事已畢尚何留即日上馬去從事官皆餞之出郊嘆曰此真使者世蓋不多見也府公供億僧賦僧怨御史臺臺臣問曰何獨無劉經歷耶僧曰經歷乃儒者理苟直不俟人言不然徒言之無益也且於我無所私焉敢誣之特授大司農司照磨宣政院聞之牒辟為屬弗能奪而止時官牛多掠於亂兵貧寠人無所訴富有力者反指以實口沒去牛羊失其租彬卿含衆傳僞衣醫者服徒行民間廉其實以聞徵富人租而償貧寠之家京南諸倉毋慮數十不以時入糧民告病彬卿馳驛察之旣至給驛吏曰吾將使江南爾因託故逗留徧詢倉之前後民盡得其情乃往謁倉使崔甲曰吾使臣爾頤須坐隅以觀吾政可乎崔不答彬卿遂坐與談倉中事崔忽拂衣起曰君知有使者事爾乃暇及此耶彬卿罵曰吾農官也吾不叩汝孰誰復叩之汝即具文書來上倉中人皆吐舌相顧卒治崔如法遠近不待督而事集已而陞本司都事擢樞密院都事俄復入都水監為丞陞少監階中順大夫彬卿性耿介不阿行事絕與流俗異初至燕客塔海平章家平章勸其納少室以奉巾櫛彬卿曰家有糟糠之妻相期至髮白首中道棄之乎不聽其子時敏方幼一少年誘其馳馬竟跌死或勸彬卿冝訟彬卿曰吾兒死生有定命可尤人耶經一晝夜忽自蘇後十二年補太宗正府譯曹掾一旦以疾卒彬卿召或者詰之曰此亦墮馬死耶國史掾萬生客死于燕妻子貧不能歸葬彬卿予錢二千緡俾奉柩還南昌御史大夫朶爾直班有忤相臣出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省署治武昌道梗未易達必經石頭闗歷連雲

棧過程庸巖瀨出嵩陰而始至從事官皆散去獨彬卿留大夫曰吾國家老臣一死固當彬卿爾家貧爾當從此逝也彬卿曰士窮見節義在今日大夫何為出此言耶及大夫沒又護其喪還撫州彬卿為人不避事苟使對命而往雖萬里不辭凡出使即呼官錄其行橐且曰去時苟增其一即贓也尤善以形色言人吉凶巧發奇中無毫髮差或人有意問之輒固閉不答彬卿貌奇古眉毫長寸許雙目深其瞳炯炯照人縣南先生程文以道人緣客目之彬卿年七十餘今猶閑其騎青騾出入於豫章山中云

史官曰嗚呼世道旣降平日素號士大夫者恒脂韋自保祇孰有如彬卿之剛介者乎與人交也勢盛則趨勢衰則狐鼠竄望其門而畏之孰有如彬卿之不變其初者乎封殖自私汲汲恐或後視人顛連傾覆經有耳若罔聞知孰有如彬卿惠及死喪者乎自它人言之如彬卿者可謂難矣而彬卿則

曰此儒者恒事耳非難也嗚呼若彬卿者不亦君子之人也哉不亦君子之人也哉

張中傳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英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 上帥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名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化為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月指揮使康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 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為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五月癸未 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

似舞祀畢 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嘗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驚城中亦擾擾但於 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礮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偽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 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為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衆以為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偽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惟南康與康郎山小異爾初豫章受圍 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盡日官算歷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為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云

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頗陽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儒士有咈 上意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捉筆作點默狀如計數者良久笑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 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 上謝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 上嘗親踐十事命濂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覩遺槀於故篋因繕錄之而并紀所識之事云

竹溪逸民傳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聞煒煒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于几曰人生百歲能幾旦暮所難逆者適意爾他尚何恤哉乃戴青霞冠披白

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翛翛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瀲灩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氣為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美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鷗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可得況狎而近之乎性嗜菊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譏其留物然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爾一息自怡尚可謂滯於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萼微吐赤脚踏雪中若遇見輒凝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菊菊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峰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間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薪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予以予果滯於梅

與鞠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
所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泗其名烏傷人
史官曰昔者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以
為不可押近因號為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
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起歟繼曰其地或殊人之
衆獨有異高風絕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歟士之沉酣
聲利而弗返者蓋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
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
雖然逸民之自為則善矣

闕二婦傳

賴道慈閩古田縣人歸同縣張文孫生一清十五歲而文孫
歿於疫道慈甫年二十九黃華亂家又燬於兵蓋服且弗完
能確然守志弗渝人力撼之泣曰張氏自浮光遷閩其不絕
如綫者唯此一子耳余柰何去之及一清成人為取婦廖氏

生三子頎與埜而廖亡繼以陳道真道真亦古田右族既歸
一清粥簪珥治財與道慈再植張門一清事道慈孝極旨甘
道真相之唯恐有不足而遇廖之子不翅已出道慈晚嬰末
疾手足不能用道真與媵人余乙恒扶持以就虎子道慈體
肥重疲力從事逾十春秋弗厭人難之道真生以寧年十餘
日授書十三帙帙三紙道真夜宿火至四鼓自起爇燈呼兒
誦書坐其傍以俟頃刻皆能暗記黎明命之出送至齋門乃
還以寧愛書或忘食道真執匕餕之任其悠觀不輟二十七
以春秋擢泰定丁卯進士第歸國子助教八遷而為翰林侍
講學士秩二品累贈道慈道真皆清河郡夫人一清贈福建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文孫贈禮部尚書閩人榮焉
謂道慈之節道真之孝皆卓絕不可及殆天報之也道慈卒
時年八十而道真則七十云傳有之婦道盡而天倫正有若
二婦其所謂盡於婦道者耶

王貞婦傳

貞婦名順榮字靜安姓王氏台之黃岩金沙里人性莊毅曰
厥深閨人不見其面其父慶東元帥嗣奇之慎擇所配年十
七歸同邑楊伯瑞伯瑞以才用世累官行樞密院斷事官階
從四品得封貞婦河南郡君至正間猫獠兵侵天台伯瑞帥
師往扼之弗勝遂遇害貞婦時寓四明年二十又七生子慶
壽始兩月聞夫亡躃踊欲求死親屬交相慰解遂護喪還葬
于鄉屏鉛華弗御戴道家冠被鶴氅衣儼然如塵外人未嘗
輕於笑語人詢之則曰我未亡人尔尚何心追逐世好耶鄉
里小兒欲媚上官以貞婦美姿容恢使聘之不從將以威劫
其去貞婦遽引刀斷髮痛詈不少休事遂寢越三年有權貴
人聞其賢强委禽焉貞婦度不免拊膺長號呼曰楊樞密何
在楊樞密何在妾將相從于泉下因悶絶仆地媵人扶掖以
衆灌之移時乃蘇俟間執慶壽手曰吾命婦也不敢虧節以

辱汝父汝父亡我非不能死以汝年幼將誰育之即不育歲
時何人持卮酒以酹汝父墳乃忍死至今今汝已十齡吾復
何憂我將死於汝父之墓言訖泣而行慶壽號哭從母林氏
林亟往救貞婦以刀自刭不殊林奪刀挽之歸環守至旦稍
解貞婦復斷髮如初權貴人曰此烈婦不可强之强之不祥
嗚呼女婦之質甚弱耳扣盆足以駭走之今貞婦乃不為威
武所屈若是非其秉志剛見義明有不能也世以丈夫自居
者冠帶儼如步趨鏘如議論藹如人倘以女婦目之則艴然
怒去及究其所為一遇小利害則甘心喪其所守似婦人女
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然自兵亂以來婦人徇節而不屈者
或自刭死或墜崖下死或赴水火而死固人之所難此特出
一時義烈所激尔有如貞婦處孤煢敗帷間凄風蕭蕭然中
人歲積月深必有甚不能堪者恒人之情寧不為之少衰貞
婦之操則愈堅如鐵石百折不撓豈不尤人所難者乎使一

鄉之得若人必有卒德而勵行者由是達之一邑一州無不皆然其於移風俗美敎化之道有關國家者蓋有賴焉是宜爲之傳以俟觀民風者

贊曰昔夏侯令女夫死不嫁遂致斷耳爲信或戚迫之急乃割耳與鼻誓不欲類於人至今想其遺風猶凜凜然可畏也今貞婦蔵㓕絶人其厲操益與令女同君其持刀自刎比之割耳鼻者且欲并身而捐之其志爲益苦矣嗚呼令女不可見有若貞婦其所謂異世而同符者非耶

韓節婦傳

節婦韓氏名惟秀開封人元四川行省左丞渙之女也年二十一歸耶律文正王四代孫㚁正㚁正時爲劉莊場鹽司令甫六閱月沒于官節婦行三年喪乃還父母家適其弟敏以疾卒貳子肅寬俱幼節婦與敏妻賈氏約曰吾聞古之烈女不更二夫吾與汝皆簪纓家子宜則效之苟或失思慮再醮

於人歿死爲鬼亦當有餘羞耳賈氏悦曰此妾之志也朝夕乎父母舅姑之側旨若甘恐或不備也衣與衾恐或不完也敎肅與寬又恐不知其方也左之右之同心弗少懈歲壬辰賈氏亡節婦哭之慟曰爾何遽去予而死乎予寧與爾俱亡予不火食者三日已而又曰吾苟死其奈父母何遂割情忍泣奉尊撫畀如賈氏存時見寬以才學被選列官　國朝再轉爲侍儀使節婦今年五十九其母則八十五云史官曰易有之不節若則嗟若無咎又曰安節亨蓋不改其節則必能亨違節之道則哀嗟自己所致無所怨咎矣聖人作易當無物不該推此以喩節婦庶幾亦有合者乎節婦自耶律君沒制行如白璧者三十有八年使令名昭晰於無窮視彼夫骨未寒輙棄之他適爲人嗤去而弗齒者果孰爲卑而孰爲不亨乎況節父無子可依毅然堅其苦志於母家此充卓異可書者故備列之然賈氏能與節婦同志卒以節終亦賢婦也

戟

鮑氏慈孝堂銘有序

歙之鮑氏故衣冠家也其諱宗岩者身載明德弗售于時人歸爲棠樹處士當至元丙子邪將李世達軍叛群寇相挺而起肆其暑劉歙民相驚皆風雨散去處士君與其子壽慶竄投䆸孫共伏大壑中未幾寇偪呼而至執處士君反接于樹抽刀將剚之壽慶出泣曰吾父老矣不足以汚兵鋒願舍而勿殺即殺我請代之言畢引頸就刃處士君曰吾耄生此一兒死我猶可吾兒死則宗祀絶矣愼勿殺之相爲讓者良久寇歎捨之或掌制於衆欲兵之又弗忍計未知所定忽有風颯颯起林木間須臾鐵騎蹂踏群寇相顧怖愕疑官兵將捕已亟相率東走父子因得釋歙人士咸嘆曰孰謂無天道哉使無天道處士君父子何爲乎而弗死也其慈孝之報乎當處士君之受縛子但見其親而不識有身父但見其子而不知

有己死生禍福尙不暇慮初不知何名爲孝何名爲慈乎既使處士君曰我必如是乃爲慈其子又曰我必如是方爲孝不幾參於人而不純其天乎嗚呼有若處士君父子足可爲世勸矣然子爲父死古之人多行之者固可爲勸也若父欲存其子而自殞其生其可爲勸乎曰非是之謂也處士君爲存宗祀也爲存宗祀孝之大者也不然則其宗爲若敖氏之餒鬼矣用以爲勸何不可之有哉予與鄕內翰子美游子貞歙人也其談處士君事甚詳予每爲之太息慨然遐思其爲人今處士君曾孫任蹈予請曰任之祖父嘗以慈孝名堂鄕先達程公巳爲造記先生能復銘之乎予因歷序其事而繫之以辭使任勤諸堂上子孫世守之以爲式鮑氏之世其益昌矣乎任端愨有學行蓋䥫然君子人也銘曰

父子之道一體而分天性昭然爲古無㝵氣血感通罔間毫髮伊誰梏之户庭胡越惟歙鮑氏世敦詩書子勉於孝父勉

於慈宋鼎將移群寇方熾不幸遭之反接于樹有子含訣長跽致辭刀劍在前目不見之無死我親我死則可親死子存子斃亦天父謂其子我耄及之日月所照寧復幾時與子之生得存宗祀生生無窮孰謂吾死白刃可蹈難遲若天若父若子何人弗賢寇雖匪人天嘏是錫疾颷西來毓溢之覬玄聖樹教重惟五倫五倫有徵曷名為人慶延于家繩繩孫子孝慈之報庶其在此有蘚者堂揭以嘉名仰而瞻之如交神明為上或頃為下或侍來游來觀翻然自悔

雙椿堂銘

三槐名堂預知題融之兆五桮有傳式啓肥遯之趣蓋緣辭以達志而其文特繫托物以明類而其義最切粤自前古以逮方今指意固殊塗轍則一有若右司都事某君器局疑遠識度迥卓篤愛日之誠隆悅親之道奉其仲父並於嚴君連一室之觀深揭雙椿以為號氣同於祖奐須類我之祝孝推乎親必盡播堂之志稽之五倫十起之私阿新思繼之晚昭然軌跡莫擬光塵由是羨閭派於縉紳永歌傳於緗簡不鄙狂瞽漫銘徽音其辭曰有雙者春雖植于庭脩莖並擢晻藹均青涼霽夕幂灝露晨零材非樗散壽比莊齡矣茲華構托以嘉名雲雎逌户月渚鮮櫺中有二皓古之壽朋鶴髮齊素台背交升商宮奏柏茂松貞厥子能令省署蜚聲緋衣執板賢冠垂纓調陳五鼎養或三牲簪裳生監州里流榮雅辭振玉麗句雕瓊文犀作軸翠珉鐫銘禮敦民典孝為天經名教所繫善俗攸興凡百君子宜鑒宜徵

朽室偈 并序

材仲禪師嘗名其室為朽而徵辭於韓莊節公黃文憲公二公既為之發揮無餘蘊矣而材仲又以濂為黃公弟子俾今說偈繼之濂也何人而敢犯是不韙哉雖然不敢辭也為之偈曰

鄞有開士曇主名剎其所住處邃館曲房堅緻華好開士顧之獨名為朽我問開士彼所謂朽雨風所侵蟻蠓所蠹棟撓榱拔今則靚飾如上所云以朽為名不亦厚誣開士吞言為世間相無有弗壞譬如春花朝上穠冶夕則零墜何有真實今之所居雖號堅好我目視之無不朽者楹桷壯嚴視如敝漏丹雘絢耀視如點昧超然此身如託虛空畢竟虛空無有褫相豈惟是室觀人亦然地水火風假合而成迷者自恃寄於金石四大各離身在何處身即是幻世即為夢而況是室終歸於空若能於此入正思惟觀室無室觀身無身庶幾可入真空觀想我問開士善學佛者無欣無厭如開士言是有厭心所謂朽者因堅而名有堅有朽理之必然木雖已朽堅性終在我本無堅朽從何生堅朽未忘心何能一况樂觀空是為空病空病不除反實所有我說是室非有非無其室永存何緣能朽 如觀空者空而非空空何有礙開士聞已破顏微笑揚眉而語子言固佳但我門中一義不立立即成妄請返塵轅毋戲論法

章判官像贊

唐福州軍事判官章公衜實檢校太傅仔鈞之父也其遺像至今蓋四百餘年矣二十世孫御史中丞溢偶於閩中購得之如獲至寶持以示其友宋濂因為作贊贊曰

器局深沉容儀巖肅吁嗟哲人如金如玉餘慶所被孫子若雲重珪疊組至今揚芬

四十二代天師張公像贊

含沖葆虛執真之樞經度宜靈契道之符龍虎衛乎左右風霆屬於指呼此古之博大真人而今之列仙之儒者耶

含山操二解 有序

含山操者為和陽王綱妻吳貞媛作貞媛遭兵亂乃能完節蹈水死其不有繫民彝之大者乎辭曰

舍山有雲其蔽我衣彼倚戟者追我以馳我馳我躡泣涕如雨仰視白日光不照下叫地地不可穴天不可繳舍旃舍旃我尚何年

含山有石其光差差石或可轉我節可虧我夫何之從從無所舍彼黄泉無相見者叫誰謂淵深我視若陵我死得死中心之寧

張孟蕪字辭 并序

國子錄張君生於歲戊寅正月六日以曆推之是月九日始入春則中氣猶居丁丑年之冬其王父府君因以丁命名張君既長聞人先生字曰孟蕪蕪者何謂臨二歲之中也夫丁在十母為火戊則土也火為文明之候非不煒然有光必燮而為土然後生物之功遂張君以辭章名世今將刊其華而食其實乎雖然丁離象也戊坤象也離上而坤下於卦為晉象有之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張君又將自

此而升乎方今 大明御世治具畢舉張君益昭其明德發為人文以黼黻王度物有不資其成者乎是則蕪之之義已或謂蕪人尚質多以十幹名其與府君之意則夐然殊也張君浦陽人有學行與濂為同門朋㝡曰

戊為子丁為父火得為土百物之所祖能兼之道為伍

碧崖亭辭

濂與太常卿鄭觀先生游甚久知其為孝敬之人也先生間嘗來謂濂曰予家鄭之蒲圻蒲圻有山曰蒲首焉巉然而起如雲搢翠巖蕩壓空濛間對峙雙石擢直上如戶中缺碧崖千尋嘉卉靈草雜植之紛紅駭綠儼如圖畫中我先人愛玩而不忘日支筇步其下或濯纓澗底或咏詩坐盤石上或望雲出沒崖谷悠然而忘返遂因以碧崖自號時移事遷層崖絕壁雖蒼然不改於舊而先人則追逐羣仙於風馬雲輿中弗能一見之矣每過其下不覺潸然出涕故於崖將所至揭碧崖之名於楣間所以志之志之所以思夫親也雖然名之固寓也而言之則尤寓也曷若親履其地而求先人之遺跡乎當今 聖人在上方以孝治天下他日幸遂歸田之請築亭山麓仍以碧崖名之當風日清美與二三子游其間指而言曰彼清泉劃瀏而斜出者此先人濯纓之處也磐石槃槃而可坐者此先人咏詩之地也崖谷沉沉靈氣之宣通者此先人望雲出沒之所也一俯一仰無非精神之參會非惟慰其遐思抑將藉是以勵夫所學期克肖乎先人予雖老矣此心不敢忘子幸為辭刻諸亭上何如濂曰傳有之羹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古之上聖猶若斯況下於此者乎人子之於親遇事觸物無有不可感動者況親之昔日所游歷者乎斯亭之建當與冀氏思亭並稱其視崇臺芳榭以騁游觀之娛者果何如也若先生者豈不為孝敬之人哉先生字杞山觀其名也學問富而德行備蹤揚中外其善政盡章章

云辭曰

崖之崟兮英英其升崖之木兮欣欣其榮悵仙人兮何之翳風馭而上征豈降精而委祉兮發為休徵三秀之芝兮青露之凝渺長思於無窮兮視一息於千齡金可銷而石可泐兮又焉能爽吾之精誠

南堂禪師像贊

南堂和上既入滅其得法弟子太禪安公思慕之弗置乃繪其像來求予贊贊曰

樹栽若幡有舌如霆當空一震百蟄咸醒松源之宗獨造其妙手折優花臨風自笑

宋學士文集卷第九　　鑿坡集卷第九

寅齋後記

洪武二年春濂以總脩元史被召來京師史事責嚴 詔命禮部總之設局分科限絕外內將以日視其成當是時尚書豪城崔公恒往來乎局中濂因獲知公之為人公蓋名亮字宗明翼翼祇慎遇事若臨深淵方今 皇上受天明命撫有萬邦日崇大禮以脩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凡牲醴之豐祝詞之雅器幣之節僭害之嚴皆命公典之公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夙興夜寐敬畏弗懈君乎以謂 國家自建禮官其蒞事嚴恪未有踰於公者公猶以為未足且以寅名齋請濂記之夫寅者敬之謂也敬固無所不在而驗之於祠饗為尤宜方其齋明盛服以交神明靈飈回薄如將見之於斯時也志定神一曾有邪思之可干者乎苟以之奉親以之事君以之脩身以之治人其心常弗變焉其有不獲其道者乎始之終之

何莫不由於敬也能由於敬則成己成物之功其又有不致其極者乎昔者舜命伯夷典三禮其訓之有曰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說者謂即敬以直內之義也今公所居尚書之官古之秩宗也所主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古之三禮也其委任之重且專也蓋如此然而 皇上神聖端居穆清畏天勤民無一息之或間固已度絕於帝舜矣公之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其可不以伯夷自勗者乎此公所以名齋以寅之意也雖然脩德莫若敬德日以崇則位日以尊理之常也他日位於三孤寅亮天地以弼於一人濂又烏能無望於公乎公如有取於濂言非惟無愧於軒亦且有昭於名若字者其華相先生既為公發明敬怠之說殆無餘蘊濂敢掇其緒餘以為後記云

玄武石記

吳興林君靜嘗道家言事玄武神尤謹一旦出游虎林道逢羽客望譽而方瞳揖林君曰吾與子生同里何遽忘之邪問其里居姓名笑而不答强之則曰[redacted]然也客龍峰之蓋陽庵言訖飄然而逝未幾夜夢羽客持龜與蛇旋繞而來謂林君曰子能往龍峰乎吾遲子矣林君異之翼日遂行既至逢龜蛇出洞中已而不見林君因斲地獲石類兒拳圍且黝滌而視之玄武神黄帕首按劍坐雲中龜蛇在下衣袂翩翩如淡金色首文外為墨線其內正白別有墨龜昂首行蛇絡之所現之像毫末備悉雖善繪者不是過也林君獲之謹曰此吾之玄徵亟往庵中覓羽客無有也乃懷石以歸畫成二圖徵余為之記余聞天地之運二氣絪縕自色自形其變孔神惟其孔神凡人心思之所靡及者物與有焉且玄武之稱見于禮經其為軍陳以象天也蓋玄黑也北方之色也武龜蛇鱗甲之象也取其能禦侮也未聞有所謂神也迨于宋初避聖祖諱始易玄為真其名真武以為神乎按劍而足躡龜

蛇殆起於道家傳會之說乎其傳會固也何為圖石之中果有顯像之異乎夫石與天地俱生而傳會者後代也又何為乎脗合無毫髮之異乎將神變不可測者偶與之合乎抑事之未見已兆於先乎不特此也梓潼之有神亦非古也天曆中有官於嚴水者曰韓氏亦獲玄石石文有神戴庳帽乘白騾揚鞭而行一蒼頭後從其與林君所獲無大相遠者不知果何為而然乎豈理之常者可以推理之變者誠不可致詰乎人心至靈一念之感其小者草木或無根而生華其大者日星或退舍而見異況天地間之神出有入無块圠紛紜又何所不有乎欲徇小夫之末智而致疑於造化之所為可不可乎今林君之為人沉潛而有守而事玄武神又甚謹其必有所感而致於斯乎所謂同里及李自然云者蓋示萬物之理同出於自然知同出於自然則大道可致大道可致則神當在林君之心而不在於石矣林君勉乎哉林君勉乎哉林

君字子山靜其名也以瑤臺玄史爲之號博學通文詞尼羽客以洪武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入夢則是月之晦獲石乃九月之朔云

金華張氏先祠記

金華縣東行四十五里有地曰岑唐山川相繆而風氣靜盤著姓張氏世居其中初張氏有諱隆府君者字亨仲宋建炎初自睦而來爲潘氏之贅壻至今其村聚猶仍潘爲名府君既占名數于縣日以力本爲務未幾家寖穰生三丈夫子曰子政曰子中曰子成皆能紹前業而無夾德子中之子文華俶儻尚奇行鄉先達端明殿學士王公埜甚器重之淳祐末公遷沿江制置使欲辟爲之屬辭弗赴自時厥後府君之三子遺胤日滋遂成三大族亡慮千百餘人其出而仕者既以文墨論議著稱于時而退循于家者亦循循雅飭無愧於士君子之行蓋自府君至是亦十有一世矣府君之六世孫榮

今爲一宗之長乃慨然歎曰吾儕承藉其先祉以克至於今日有圖廬以禦風雨有絲枲菁菜以爲之蓋服而先祖安靈之無其所不亦傎乎於是與族弟琰力謀之而于姓之中若留鎮琮倡四人即捐所居之聽事三楹闢以爲之倡葺遂加以堅茨之功繚以垣墉列以龕櫝與夫祭饗百須之器莫不精且良中奉府君原其初遷也旁以三子侑食三族之所宗也而又益之以制屬君府君之派光及是始振示不敢忘也然而世遠屬疏祭不敢用四仲惟據宋徽公所定祀先祖之儀以立春生物之始陳器具饌而行三獻禮月旦十五日之序參族人散處乎東西度不能以皆至惟正月朔旦無小無大咸拜於祠下復會拜別室以叙長幼焉其生子已命名者續書之於譜圖而後退若夫朝夕汛掃啓閉之職擇謹愿者爲之主守祭田若干畮則俾三族之嗣人輪掌其租入以供孝祀燕私之事此其大凡也始事於至正乙巳之冬而追功於丙午之春榮帥宗人數千指皆沐浴盛冠衣入奉明薦牲洎絜清執事儀格周旋進退齊濟蹌蹌觀者咸悅以爲邑之所未覩歲事復進其孫愈來徵濂文刻示後裔俾世世無有所易其田之鄉若步畝則附見于石陰濂聞之先王制爲廟祭之禮上下隆殺皆有常典牲牢器幣皆有常數固非士庶人可得而行然其親親之仁出於物則民彝之懿者初不以賤與貴而有異也今榮乃能於服敘宗遠之後以義起禮而遠祀府君非惟使子若孫不忘其所自出而管攝人心聯合宗族之意實於是乎在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嗚呼人非空桑而生孰不本之於祖者方其封殖自厚長慮却顧無所不用其極問其所從來則曰吾不知也問其烝嘗之禮則又曰我未之能行也所謂報本反始之道顧當是邪視榮之爲殆將媿死矣是不可以不書三族之嗣人尚思是纘是承棟宇之必葺也毋使之震凌黍稷之必穫也毋使之穢荒

牲牷之必腯也毋使之瘯蠡庶幾濂之文爲不徒作矣嗚呼其懋敬之哉其懋敬之哉

四明佛隴禪寺興脩記

沙門行原不遠千里踰大江而來京師謁余而言曰鄞之天童山岑銳拂鬱上接空際其支隴蜿蜒南下爭奇競秀蒼翠相繆信爲靈僧化士之所窟宅後唐莊宗時人見有紅光燭天謂爲浮屠氏祥徵因名其地爲佛隴焉大比丘咸啓樂其幽邃可以練禪自天童分其徒結廬以居已而開拓如他伽藍宋治平元年賜額曰保安然猶以甲乙爲居守至熙寧五年始陞爲十方禪刹主者照珏乃大覺璉公之法嗣黑白歸依如水赴壑於是悉撤鄙陋而更新之夫以有形之物終歸於壞日就月將漸致頹圮元至正某年住持文舜重構釋迦寶殿未及完而去二十四年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時領宣政院事選天童內記大基至禪師主之禪師既至升座說法

巳環顧而歎且曰起廢吾之責也四葦其無憂居久之歲豐
人和能積漸充禪師曰可矣亟召匠氏精材完之殿堅緻有
加若文室若演法之堂則因舊而葺之若三解脫門則新作
之以至廡庫庖湢之屬靡不備治如法復集衆因持土設像
如來中居二弟子旁侍曼殊師利及普賢大士或騎獅子或
乘白象王東西而從護法大神各執其物儼容生動如欲語
者經始於二十五年之某月落成於 國朝洪武二年之某
月惟禪師蚤得法於左菴良公通外內典梵行清白爲衲之
流皆愛敬之故能於干戈倂擾之中成此勝緣了無難者今
雖遷住補陀洛迦山而猶寤寐不離於佛隴禪師之功我恨
安敢忘其堅匪石願圖文歸而鑱諸予聞我佛如來爲一大
事因緣出現于世蓋以衆生汨沒塵塵念念遷謝起滅不停
過去者始息現在者紛至未來者已續二六時中不知暫捨
以此纏縛沈痼出彼入此循如車輪迴旋無有休止於是興

大悲心爲說三乘十二分教諄諄誘掖蓋欲衆生捨妄趨真
以成正覺像教東漸日新月盛凡方州列邑名區奧壤莫不
有梵宇禪廬以安處其徒衆亦欲解佛之言行佛之行以究
夫妙甚圓明之性而已俗習下衰或藉此爲利養而不知究
佛忘形爲道之計蓋不思之香積之供五味豐美說日中一
食者爲何如穹居華寢方林叢薄視樹下一宿者爲何如是
宜精進策勵如上水舟單篙直進如磨鐵杵必欲成針不至
於成功不止可也禪師之締構雖勤其意識出于此圓頂方
袍之士于于而來熙熙而處者尚無負禪師之所望哉雖然
如來出紅蓮舌輪徧覆大千界中至今演說妙法大地衆生
無不得見無不得聞況日照而月臨風馳而雨驟山峙而川
流真常之機時時發見無一刻止息有能於此證入世間名
相一時頓忘其與如來清淨法身非同非別回視是剎飛樓
湧殿雖居塵世亦與香水海中華藏世界等無有異乎也不

啟盡開三藏均見佛言不墮習以文辭爲佛事今因行原之
請略爲宣說以記寺之成使其徒知所自勵若曰專紀歲月
以告來者嗣葺之則其意末矣

育王山廣利禪寺塗田記

明之廣利禪寺名列五山爲浙河東一大叢林緇衣之士執
瓶鉢而來者動以千計舊雖多士田而瀹沒者過半一遇乏
食必持鉢走民間以乞食爲事寺之長老普濟禪師光公既
爲正其侵疆復謀買田以助之既齎志而歿其弟子象先澂
公慨廓而有爲乃慨然曰先師之志我不可不就也市奉化
縣便田若干畝有畸錢以緡計者十千九百有畸俾其徒曾
綸力於其間者若處獻若景霖等輪掌其事歲收其入六百
斛爲於寺中以補其不足且建屋三楹間以爲儲峙之所爰
伐堅石爲予爲之文而勒步畝鄉落之詳於石陰予謂象先
之功侈矣固不可以不書然爲文之辭因其事而著其理始

爲得之請借田爲諭以勸夫進脩之士何如象先曰不亦善
乎士之進脩則不昧因果所謂窮壤償當之禍不作吾田因
有求而不廢矣予因請佛爲證結跏敷坐爲說偈曰
大田在海濱厥土惟塗泥何物不可藝藝禾乃有成禾根入
上已當加保衛力涵受及糞壅耘耔復以時勿使惡草生若
非雨露滋亦不能生成數者既能備時至自然熟嘉穀累垂
然播及郊野中我心有如田諸種靡不納青黃與白黑隨其
所種生菩提譬嘉禾種之即有秋持戒爲保衛忍辱爲涵受
布施爲糞壅精進爲耘耔智慧爲雨露禪定道乃成人力一
不至田雖彌膏腴蒿萊日夜長雉兔之所藏蛇虺共出沒化
爲荒穢區欲求一粒粟有不可得者我心倘不治其失亦復
然治心如治田豈不以此故上人最方便市田繼先志食此
緇衣衆頓免饑火煎食者或感觸寧不思前喻嗜道如嗜食
定知顆粒微視如萬金重進道功或息亦不易消受刻文於

貞殘讀者知自勵更加護持力常使食輪轉

寧山續說

兵部尚書畢公德夫濠梁之人也其與漁交歲行將一周又
再會京師公以寧山卷示漁曰名之有字固周道之彌文也
字之外又有所謂號焉不幾於彌文之尤者乎此蓋昉於晉
派於唐極於宋秦漢以前無是也雖然行之既久孰能廢之
吾以寧山爲之別稱意將取安靜之義臨川先生既爲之說
矣予幸爲余重言之漁曰昔之人有劉孝冲者所居在屛山
之下人因號之曰屛山又有孫明復者家於泰山之陽故人
亦號之曰泰山焉皆從其地而實之非徒爲是虛稱也今有
峯名荆實氣夜浮而矗起乎濠之西有山名杏靈氣蔚藹而
乎峙乎濠之北公欲取以爲號蓋於是乎求之然皆不彼卽
而獨致意於無形之寧山者豈故與古相戾耶公曰子言固
善矣而吾則別有意焉夫自衰亂以來淮楚先被其害崖非

不高也谷非不深也亦罹其蹂踐剪伐之若盡失其故態古
所謂山川鬼神莫能自寧者無甚於斯時也上帝震怒乃命
皇上出而平之黃鉞一揮四海底定非惟齊民之安至于丘
陵草木皆克保其恒性予驅馳戎馬之間十有餘年冒霜露
而衝雨風無斯須之寧今幸列仕　熙朝職司喉舌垂紳正
笏委委蛇蛇四視昔日之爲果何如耶號之以寧山所以志
也山且寧民物其有不寧者乎雖然名固寓也字之而又號
之寓之寓者也且夫地之載物嶄絕而屹立者人因呼之爲
山山初不知其名爲山也名之爲山山且不能自知況山之
上又加其名曰某曰某者乎山既無定名吾不知孰爲寧山
而孰不爲寧山乎濠梁之間吾廬在焉環吾廬之青翠如沐
者皆山也不止荆杏二峯而已也吾苟以寧山加之山亦豈
能拒予者哉吾取山之名而不求山之形蓋欲全其天者爾
嗚呼我則人也非山也山則山也非人也人今謂山爲我又

安知山不謂我爲山乎若謂我爲山則山與我一矣我與山
一則物我齊矣物我既齊而奚庭實之有何當與子游於莽
蒼之區鴻濛之都招亡是公而談齊物若可乎漁瞿然而謝
曰公所見幾於道矣漁尚何言哉作寧山續說

菊坡新卷題辭

當塗陶君用高蓋出於晉徵士元亮之裔凡官轍所臨必致
前人種菊花滿坡當萬木搖落時花始秀拔低昂枝上若亦
全所鍾毓頗可玩用高公退之餘酌酒與花對恍然如在栗
里籬落間殆忘其章紱之榮案牘之煩也或者疑之曰仕者
樂乎朝市故馳而弗息隱者樂於山林故往而不返有若水
之與火未易合也昔者元亮遭時孔艱不能爲五斗米折腰
向鄉里小兒因有托於菊而逃焉耳今用高則不然生逢
有道之朝亦既由寫史擢授中書而主書於秋官矣寵成以
致君澤民期之用高則留情於菊若將與世相違者無乃不

可乎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觀人之道不于其迹而于其
心迹固朝市也而心則不忘乎山林謂之吏而隱可也迹或
滯乎山林之中而其心則營華趨榮無一息之不思市朝苟
謂之爲隱孰能信之況君子之出處可仕則仕可隱則隱初
何容智力於其間哉設使元亮當今之時將不能不仕而用
高生於元亮之世似亦不得不隱也世之人學元亮者多矣
皆在乎去位之後用高則見於在官之時此蓋魯男子之善
學柳下惠者也用高誠賢乎哉予固不敢以用高方之元亮
也以其志之或同而他人未必能知也聊相與一言之并作
采菊之辭以遺用高曰我采我菊露其和矣今我不樂鬢其
皤矣鬢其皤矣吾行歌矣我菊我采露其晞止今我不樂白
日馳止白日馳止吾頹衰止歌罷用高攬衣而起曰贈予言
者盈三歎矣子頗能知予之志而爲書于新卷之端俾封家
者流繼之他日約子於三徑間俯仰西風歌此辭而飱落英

顧不羨慕于不敢固辭用高通儒術爲人仁厚士林中多稱之云

畫原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以紀載非畫則無以彰施斯二者其亦殊塗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旗旄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績之事統

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況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以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而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列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彝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寖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法畔而唯俗書之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資

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攻書史善鑒古今詩信爲才丈夫也旁通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稱藉甚有薦于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乎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則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楚客對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澤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孫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爲光背日之半常晦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爾曰然則其有夜食者何曰此爲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

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惟天之體廣漠無際然其門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算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爲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象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太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太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己丑正月己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於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荅趣侍史具食入舟而

瀫

京畿鄉試策問

問儒吏之分古無有也蓋儒守道藝吏習法律法律固不出乎道藝之外也奈何後世岐而二之岐而為二豈始於何時雖然而儒之與吏各以才顯者亦衆矣以儒言之有以明經為郎出守河南而民以敍宮者有以明經入仕判舉無所避而加光祿大夫者以吏言之有以治獄才高而舉為侍御史者有以治律令而升封為侍陽侯者其果何脩而致此歟豈皆以儒術緣飾吏事者歟世道日降事寖非古為儒者不以明體適用為學而留情於章句文辭之間峩冠博帶論議衮衮非不可也及授之以政則迂闊於事為辟吏之所貲為吏者不以致君澤民為務而溺志於簿書期會之末承順以為恭奔走而效勞非不能也及察其所為則黷貨舞法為民之大蠹古之為儒為吏者其果若是歟域使儒而不迂吏而不

姦皆良材也不知何以擇而用之歟方今 聖天子提三尺劍平定天下如漢高帝發政施仁救救圖治過唐太宗且以吏弊未除而為生民之害乃徵四方布衣之士畢升於朝命銓曹選而官之高者擢守令次亦不失為州縣之佐 聖德至渥度越前代其所以然者欲使儒術事吏弊而臻夫太平之治也古語有之法如牛毛弊如蠶午革之之道果何先而何後孰緩而孰急歟考之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世之吏數倍於前事繁政紊按牘紛然所以其弊為滋甚劉炫所謂老吏抱按而沒者也其可減去太甚而收良吏之績歟稽之漢世以四科取士若曰某以某才堪任某職初不專於一塗所以去弊興利與有其道董子所謂量才授官錄德定位者也其可行之於今而收賢儒之效歟諸君子讀往聖之書負其儒之學生平立志耻與俗吏為伍其必講之有素矣當斟酌古今之宜逐問以對毋隱然上之陳言一則曰在擇人二則曰在得人

記李歌

李歌者霸州人其母一枝棲倡也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艴然曰人皆有配偶我可獨為倡邪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已與母約曰儻能寬我不脂澤不葷肉則可爾否則有死而已母懼陽從之自是縞衣素裳惟拂掠其鬢然姿容如玉雪望之宛若仙人愈致其妍人有招之者李必詢筵中無惡少年乃行未行復遣人覘之人亦熟李行不敢以褻語加焉李堅欲道家遊仙辭數闋儼容默坐或有狎之者輒拂袖徑出弗少留他日或再招必拒不往益津縣令年頗少以白金遺其母欲私之李持刀入戶以巨木撑柱罵曰吾聞縣令為風化首汝縱不能而忍壞之耶今寇寰其形而狗彘其行乃真賊爾豈官人耶汝即來汝即來吾先殺汝而後自殺爾令驚走時監州聞其賢有子方讀書舉秀才聘為之婦李尚處子也

居數年天下大亂夫婦逃難俱為賊所執賊悅李有殊色欲殺其夫而妻之李抱其夫諭曰汝欲殺吾夫即先殺我我寧死決不從汝作賊也賊怒并殺之吁倡猶能有是我可說也

記偽寅賓言

楚人多尚鬼事有不直聽之廬陵民相爭憤弗能白昇桐偶神寘諸庭日夕祝焉神衣紅綃袍儼如生未幾猛雨夜至執視不敢動忽風吹神衣飄飄然舉虎以為賊人也持而擊桐木之質虛虎牙入膠焉兩怒碎裂之次夜復至斷其斧以去隣皆井中衆投石殺兩躍然以神為靈噫使神信靈也其當免於身乎永新偽寅賓為予言寅賓名進士冀翁子其言當不妄記之

書攢陵遺骼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輦真加與丞相桑哥相表裏為姦明年乙酉正

月奏請如二僧言發諸陵實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宮裁理宗頂以為飲器　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　皇帝御劉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　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云嗚呼　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書萬安丞

吉安萬安縣有豪民劉仲賢以撲牛殺鄉君瑞父子五人歷時已久鄉姬始獲執牒訴諸縣懼不得冤弗録姬辭姬哭於庭三日縣丞高昌萬鵬舉録之俄有大蜂五聚丞之案麾去復至如是者四三丞乃祝曰尓信為鄉之冤耶明日再聚吾案如期蜂復集丞猶未之信連與蜂期咸如初丞乃上馬抵劉舍反覆蹤蹟之絕無所有忽見五蜂飛集門坡丞亟令左

鑿坎前右具畚鍤劚之四尺藏竹下如生唯孩童尸未獲蜂復導丞至榆木下環繞而悲鳴發之孩體已腐唯其首獨存獄具斬劉市中嗚呼人不得其死附物以暴冤者至如是夫昔予友楊觀尹漢川有蛙鳴躍覆呼楊曰汝若有所訴當前我蛙即躍而去楊躡其後行二里所見一尸横焉楊捕逆旅氏一鞫即伏方疑無主名檢尸衣得過所知為湖南賈人遂伏辜漢川人與予言予竊以載籍所見固有若斯者是殆未可信也今觀萬安丞事與之正類撥諸人人言不殊其將弗信矣乎因謹書以為世戒

題四十二分金剛經後

龍舒王曰休嘗病六家金剛經所譯各有未盡乃采其文義優深似得佛語之真者集為一經而注釋之復患梁昭明太子所分三十二分未盡玄理仍别立章旨析為四十有二學佛者喜其據義之弘持也遞相流布唯恐其不傳余竊讀而病焉蓋六朝譯場所選皆一時知名之士然又非止一人有譯語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不應舛錯之若是也其間或有不同誠以佛語廣大包羅諸義而譯家各得其一意云耳日休輩人素不通天竺之語又未嘗親見所譯梵本何以致知其得失佛言微妙雖聲聞緣覺或有所未解又何以察其偽真是皆不能無所疑也昔者孫明府忠諸家譯是經者文句增減違背佛意遂據天親無著論頌重加刋削備成一部而岸長水孤山二師以為依句而違義正與日休為同大慧果公直以毀謗聖教闢之孫之書固不行世日休與大慧為同時人惜乎不及一見而箴其失也香岩仲模上人出示是經求題識書於後以俟大慧者之出云

題定武舊本蘭亭帖後

昭陵既取蘭亭序詔供奉各臨之唯歐陽詢拳真因勒石禁

中所謂長安古本也五季之亂石沉落人間慶曆中為李學究者所獲宋景文公帥定武復得於李之子匣藏庫中熙寧間薛師正來為守恐其打搨有聲乃刋别本以應求者已而師正之子紹彭潜模勒他石易古本歸長安且鐫損湍流帶右天五字一二筆為識是則定武已有二刻矣其後又有棠梨板本洎馮當世錢仲耕曾士見范序辰悅生堂新塘李氏等本不翅五十餘家雖皆祖定武而其筆意相去殆若天淵之懸隔矣今觀大慈禪師所藏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其殆長安之初刻若歟雖貫魏公積至八千匣之多求其如此本者恐指亦不能多屈也禪師尚永寶之

題霜寒帖後

濂授經　青宮時　皇太子欲學書召秘書丞陶宗儒至殿下下教曰晉人法書選真跡之佳者以進宗儒奉教而退於是用綠龍黃帕襲二十軸來上其一即黃庭經前素精甚然

不見絲縷迹視之瑩然紙也字畫頗不類羲之諸名卿則歷
晉其傳授定為真本無疑其一乃獻之鵝群帖却絕佳方信
蘇子瞻之言不繆餘帖皆唐宋人所鉤摹不知何以塡墨儼
如一筆所揮就因憶米襄陽最好臨晉人書王晉卿為其臨
感勉悝哉死近代袁伯長逑請祕書所藏數百卷而宣和鉤
右軍者皆米老一手偽跡蓋亦有此理瀛請留碼碑帖而以
其餘還宗儒今觀此帖有古文芾字印印兩首工致其形如
米必襄陽所臨以惑人者然神彩迥拔亦自可寶故識所見
題其後而歸之

題歐陽率更帖

此碑歐陽信本晚年所書筆畫險勁若鑄鐵所成者反覆視
之定為初刻本然而信本雖極力追倣右軍而其規矩繩趣
或得於大令為多學大令者羊含人薄給事為最優自使鮮
有聞者惟法極師睥睨而從之至信本之起殆與之抗衡而

無愧者也其有名之迹入宣和內府者凡四十紙惜皆不存
而金石錄所載二十三種亦惟邕禪師塔銘昭陵六馬贊皇
甫氏碑醴泉銘盛行耳頗皆翦勒之多無以見孤峰崛起四
面削成之勢如此本者誠可寶玩覽者當以殷彝周鼎視之

題徐原甫墨梅

唐人鮮有畫梅者至五代滕勝華始寫梅花白鵝圖而宋趙
士雷繼之又作梅汀落鴈圖自時厥後丘慶餘徐熙筆或悝
以山茶或雜以雙禽皆傳五采當時觀者輒稱為逼真夫梅
負孤高偉特之操而乃洞之於凡禽俗卉間可不謂之一厄
也歟所幸仲仁師起於衡之花光山怒而掃去之以濃墨點
簇成墨花加以枝柯儼如疎影橫斜於明月之下摩圃老人
大加賞識既已拔梅於泥塗之辱及逃禪老人楊補之之徒
作又以水墨塗絹出白葩尤覺精神雅逸梅花至是益飄然
不群矣同郡徐原甫清爽操韻之士也性愛梅行吟坐諷無
斯須離去間參用補之法與其傳神老縣頗敵而默袍翹乎
其頗真一絕也世之好事者往往多寶玩之瀬因推本而題
之若此士大夫有如陳去非和張規臣之作者尚津津而有
辭哉

題溫日觀蒲桃圖

人知中言師以善畫名世而不知其結字清逸有晉人之風
知其字之佳者縱有其人而又不知其翅悟心宗而有脩然
出塵之趣是以趙魏公鮮于奉常雖服其用筆精絕而師之
忘去翰墨可唯玩天於人間世者要未必能察之也今觀此
卷或書雜詩詞或畫蒲桃三數枝意到即成略無凝滯而鼓
龍騰迅之勢自不可控宜所謂天機全者固自有異人人耶

跋禁泉頌後

天台葉君見泰同易濟奉　璽書南諭交趾道經貴州州有
禁泉其源在江北去城百餘步而近相傳天下治則出焉洪

武元年十一月乙未泉出溢流于江其色深紫光潔可喜州
守鄒天瑞遂請葉君為之頌物諸禁石子宮左吏時臨川獻
瑞木木中析有文在內曰天下平一正一反質白而文玄當
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逆者予既異之今復是禁泉之
出如是豈非　大明肇天四海將治之兆乎傳曰國家將興
必有禎祥信矣哉

題友怡堂卷後

盱江黃氏有二伯仲曰克明曰克己賢儒也極相友恭尚懼
其道未盡取友怡二字名堂以自勗吾友王君子充實為之
記克明從子彌復命濂申其說昔者爲遂良旅食四方凡弟
異處頗乃以怡名齋洪景盧為記其事特假託以識之譏之
城是也濂謂必若黃氏伯仲足不出里門塤篪日奏於一堂
之上然後始無愧友怡之名耳然或者猶謂堂之有名非古
之義殊不知盤杅几杖皆有銘自成湯呂望以來則然況楹

以義起繼曰非古得不為近古者哉予先今之景䖏也其當以濂言為可傚矣乎

題葉贇玉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貫溪葉先生贇玉交先生之子名燮同性頴悟特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別去不數年天下大亂聲跡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二月予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貫溪人愁為先生之子復以名不同為疑特車駕將幸臨濠是月壬申會闈試事方畢癸酉即親策于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即日謝恩趨　青宮黔注授寫職名為九稱進而分拈之孝友得為平鄉丞戊寅錫宴中書堂予被酒上馬出有從傍呼曰君非宋學士邪曰然曰予為誰曰我葉燮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聞復問先生安否則作土中人已六年矣為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老身幸未死得與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友時兩髦初勝簪耳今則以文辭筮仕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今之頗毛欲不種種尚可得乎俯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慘也孝友以祭君料仲所撰墓銘相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題周母李氏墓銘後

梁太常卿任昉著文章緣起一卷凡八十有五題未嘗有所謂題識者題識之法蓋始見於唐而極盛於宋前人舊跡或闇而弗彰必假能言之士歷道其故而申之有如箋經家之疏云耳非尊事於虛辭也昧者弗之察往往建立軒名齋號大書于首簡輒促人跋其後露才之士復鼓譟而扶搖之嗚呼何其俗尚之不美也臨川周友以危太史所撰毋夫人墓文見示請予申言之予則以謂必如是而後無愧於題識耳夫發揚其親之德孝子事也何厭乎言之詳使人人皆如友

風俗其有不還淳者乎故為記其㮣示而歸之知言之士必有取焉

題唐臨重告帖後

唐臨重告帖予嘗見於內翰柳公家相傳為薛嗣通之筆其點畫肥瘦及行位疏密與此正同其稍異者南廊墨印則在於左方耳予以薛書飄逸為疑質之於公公笑曰古人能知變通所以為不可及也逮遊四方復見薛所臨唐帖一二皆不類其書方信公之言為足徵也今觀劉先生此卷尤覺精采煥發可玩故為拈公語於其後云

題北山紀游卷後

同郡許君存禮以北山紀游卷示濂請題識其後卷閒諸詩皆鄉先達司理葉公侍講黃公太常胡公禮部吳公脩撰張公之作禮部紀遊二文亦見其中然而待制柳公山長吳公頗皆有所賦詠惜乎未及采錄因為捨其遺稾繕書以補焉

且為之言曰權德輿稱東陽為山水佳地今自北山言之諸巘之峰如寶蓮華吐然中居而三洞雙溪之勝映帶後先佳則誠佳矣有若先達諸公咸文章鉅儒同生於一時同出於一郡豈非尤佳者乎何以言之人物固藉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則專倚乎人物為之引重而此諸公其顯而在上者則已羽儀文化流聲四方其隱而在下者又能播芳譽於天朝符為當世儒宗此非人之瑰傑益以昭夫地靈者歟侍講之詩蓋首倡者而作於至大庚戌之歲自庚戌迨今五十餘年諸公前後物故而無一存者間嘗來芝山中經諸公倡酬之處岩紅潤碧其餘榮猶然在目有不得不感慨於中者矣嗚呼北山之雄麗不減於昔生祥下瑞當無時而休也惡知無後偉彥與以繼諸公之軌轍者哉大篇短韻宜不止斯此卷特其權輿者爾存禮尚襲藏以俟存禮許文懿公之子學有淵源而工於文辭非惟其性標雅有山水之嗜而景行先哲之

意尤惓惓云

題楊補之梅花

林君復愛梅迯禪翁喜畫梅皆托之以見志者也然二人風指清峻有名於當世顧間君復固終身不仕思陵欲一見迯禪有不可得則能高尚其事尤非儒夫所可及後世欲以繪事求其入是未見其衒氣識者也

題江南八景圖後

圖梧諸子唯虎丘大慧倡道為尤盛東叟穎公則大慧之曾孫癡絕沖公則虎丘之玄孫也二公皆能克紹前烈其以江南八景圖相贈遺者豈留連於光景者哉蓋心能轉物而不為物所轉雖繪事之微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無非見其自然若光中發現非知道者要未足以識此也是卷癡絕歸之東叟東叟歸之仰庵仰庵又一二傳而今天王講師藏之頗觀卷中舊題始於宋嘉熙二年戊戌至今　國朝洪武四年辛亥已歷一百三十四年其去作畫題詩時又不知其幾春秋矣中間涉歷世變而獨能傲兀於劫火之餘豈易易者哉中有暢文溪題識文溪蓋與剡源戴帥初游亦名僧云

題趙子昂馬圖後

趙魏公自云幼好畫馬每得片紙必畫而後棄去故公壯年筆意精絕郭祐之作詩至以出曹韓上為言公聞之微笑不答蓋亦自負也此圖用篆法寫成精神如生誠可寶玩也

贈梁建中序

虎林梁君建中妙年嘗伊洛之學而復有志於文辭之事下筆滔滔數百言不能自休取而觀之皆典雅可玩一時大夫士皆稱譽之建中不自以為足復來問文於余余也賦質凡庸有志弗強行年六十曾莫能望作者之戶庭間嘗出應時須皆迫於勢之不能自已者尔當何以為建中告哉雖然竊嘗聞之師矣文非學者之所急昔之聖賢初不暇於學文措之於身心見之於事業秩然而不紊粲然而可觀者即所謂文也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則其見於言自然光明而俊偉此上焉者之事也優柔於藝文之場饜飫於今古之家搴英而咀華遡本而探源其近道者則而效之其害教者闢而絕之俟心與理涵行與心一然後筆之於書無非以明道為務此中焉者之事也其閱書也搜文而摘句其執筆也厭常而務新晝夜孜孜日以學文為事且曰古之文淡乎其無味我不可不加穠豔焉古之文純乎其斂藏也我不可不加馳騁焉由是好勝之心生誇多之習熾務以悅人惟日不足縱如張錦繡於庭列珠貝於道佳則誠佳其去道益遠矣此下焉者之事也嗚呼上焉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中焉者斯可矣柰何中焉者亦十百之中不三四見焉而淪於下焉者又奚其紛紛而藉藉也此無他為人之念弘為己之功不切也余自十七八時輒以古文辭為事自以為有得也至三十時頓覺用心之殊微悔之及踰四十輒大悔之然如猩猩之嗜屐雖深自懲戒時復一踐之五十以後非惟悔之輒大媿之非惟媿之輒大恨之自以為七尺之軀參於三才而與周公仲尼同一恒性乃溺於文辭流蕩忘返不知老之將至其可乎哉自此焚毀筆研而游心於沂泗之濱矣今吾建中孜孜綴文思欲以明道為務蓋庶幾無余之失者而余猶為是強聒者文之華靡其溺人也甚易之故也雖然天地之間有全文焉具之於五經人能於此留神焉不作則已作則為天下之文非一家之文也其視遷固幾若大鵬之於鷦鷯耳建中尚勉之哉建中尚勉之哉

洪武元年冬十一月十五日金華宋濂序

太史公平生以文章名天下而其該貫籍窮極經史蓄積諸猿與古人爭長者人未必盡知之縱或知而尊之至其立心制行敦大和雅揆諸聖賢之道而無媿者世固未必識也於

其大者不之識而謂足以知文章豈果能得其精微之意乎
今觀贈錢唐梁先生建中序其論文如此則世之不足知公
者宜也彼後生晚學未能執筆輒掎摭疵病以議公者有矣
之言文哉建中魁若古學老而不倦亦可以觀公之取友
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十日門人謹題

宋學士文集目錄

鑾坡集目錄

卷第一

嘉爪頌　蔣山廣薦佛會記
元莫月鼎傳碑　見山樓記
大明勑賜兪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贈保國公趙君神道碑銘有序
閻府君墓碣　孫孝子傳
送黃尊師還九宮山序　介石齋銘
奉
　制撰憎批粃賦

卷第二

題郝伯常帛書後　王弼傳
廬陵周府君墓碣　故龍南令鍾府君墓碣
故漳浦知縣張府君新墓碣　曾學士文集序
皇明雅頌序　觀世音畫像贊
陳氏譜圖記　浦江戴府君墓誌銘

卷第三

故貞母陳夫人譚氏墓誌銘　劉兵部詩集序
予忠文　周尊師小傳
叶默齋記　送張禮部焦習相府錄事序
靈隱輔良大師石塔銘有序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孝經集善序　丹井銘
胡府君壙銘　與源寺記
故義士胡府君壙銘

卷第四

呂氏采史目錄序　故明母歐陽夫人墓誌銘
題朝夕箴後　諭頑
魏府君墓誌銘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序
送和貴善北歸養母詩序　故太和蕭府君墓表
題墨本黃庭經後　故晏府君墓碣銘有序

跋金剛經篆書後　寶積三昧集序錄
題顏拙軒告命後　跋稱山法會記後
飛泉操　月堀記
蟠松說
卷第五
郊禋慶成詩序　昭鑒錄序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劉參軍黃牒跋尾
上清宮提點張公碑有序　句容奉聖禪寺興碑銘有序
寂照圓明禪師壁峯金公設利塔碑
故同安沈府君墓碣　故松陽周府君阡表
題趙模千文後　故黃府君墓碣銘
崆峒雪樵賦有序
卷第六
禄命辨　題織圖卷後

碧落碑跋尾　智永真草千文跋尾
玉兎泉聯句引
元故江西儒學提舉楊廉夫墓銘有序
元故一鄉善士張君墓版文　故太和劉府君墳前石表辭
故雜造局副使王仲和墓碣　王君子與文集序
故秦母夫人金氏墓銘　銅雀瓦硯銘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恭題　賜和托鉢歌後
劉彥昺詩集序
卷第七
恭題　御製方竹記後　故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有序
故民匠提舉司知事許君碑銘　黃瑄字辭
天台顧氏先德碑　戴士幾字辭
西域浦氏定姓碑文　生生堂記
送尚書李公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處州教授吳君妻丘氏墓銘　魏賢母宋夫人墓銘有序
題王羲之真跡後　千巖禪師語錄序
題慧受禪師遺墨後　十八大阿羅漢贊
卷第八
贈侍儀舍人林成之序　養親園記
送璞原師還越中序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雲中辭　題山房清思圖
跋佛頂米鉢歌諸文後　陶府君墓誌銘跋尾
茂木齋銘　戴亭張氏譜圖記
曾侍郎像贊　盧龍清隱記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蘇州重脩孔子廟學之碑
泰和劉氏先德錄序　徑山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猶檀大象妙色三經小引　故天台朱府君霞隝阡表
題劉氏官告後

卷第九
協晨中家辭一首　冲虛室銘
題金書法華經後　瑤芳樓記
净慈順公逆川瑩塔碑銘　鄭仲涵墓誌銘
恭題　御和詩後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劉府君碣　題韓幹馬臨本
題郭熙陰崖密雪圖　題趙大年鶴鹿圖
書鬭魚　題趙魏公書大洞真經
題龍眠居士畫馬　題周文矩畫狄梁公諫武后圖
題徐浩書　題張旭真蹟
題松雪翁書觀音經後
卷第十
皇明寶訓序　進大明律表
故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銘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贈雲林道士鄧君序
處州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東雒山房序有詩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覲省序　閱江樓記
劉眞人傳　同廬山房記

嘉瓜頌

皇明式于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効祥乃洪武五年夏六月嘉瓜生于句容張觀之園雙實同蔕圓如合璧奇姿分輝紺色交潤誠爲曠世之産壬寅京尹臣遇林函以素匭貯其形于上移文儀曹請以奏聞癸卯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　上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寧翰林學士臣濂咸侍左右天顔怡愉重瞳屡回良久乃言曰微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漢元和中嘉瓜生于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禎祥之應有自來矣　陛下勵精圖治超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有象實見于茲　上謙讓弗居俄以靈瓞之瑞復不可不承乃　詔內臣眞諸乾清宮翌日甲辰薦諸　太廟臣濂退而思之夫瓜蓏之屬也其蔓逺引其葉阜蕃諸傳有之神

瓜合形表緜緜之慶此固兆　聖子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祉況瓜之所出本於回紇中國討而獲之故名爲西方今　皇上命大將軍統師西征甘肅西京諸郡俱下而瓜沙巳入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駢肩入貢天顒叶瑞其又不在於茲乎然而異畝同穎周公作歸禾之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植含滋發馨昭宣我神應煌煌我王度寔可喑默而遂已乎顧臣駑劣不足以表盛德之形容謹上其事願宣付史館以備實録復繫之以頌頌曰

乾道載清坤維用寧保合大和發爲休禎句容之壤物無疵癘神瓜挺出殊實同蔕瓜孰非單比合而生二氣鍾質婺星降精婁房均甘氷圭競爽明月重輪彷彿堪象宜無實連産於戸東　疇若茲瓜協瑞聯祥亦有華平張翠作蓋疇若茲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羅圖緜延　西域旣柔德冒八埏郡臣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彰　天子萬壽粤從啓運靈瓞

豈瓢兩岐秀麥合䄩孕蓮刻山貞符近在輦轂　王化自邇
遠無不服　帝曰吁抑朕惟愼歉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
物爲祥宜獻清廟自我先人積慶所召孰瑞不矜　帝則弗
居唯觀是思我民之圖以實應天斯乃　盛德小臣作頌以
示罔極

蔣山廣薦佛會記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雨風時
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二三與天爲徒重念元季
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
蟠充塞下上吊莫弗至狀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
啾有聞　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
大雄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　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
人詣于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
丕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却葷肉弗御者一月後

勑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胡惟庸移書於城社之神具宣
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群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
啓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香
于爐復再拜　躬睎覽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
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寺總持萬金及蔣
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
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
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　上服皮弁服搢玉
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群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郎舉麾
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　上再拜迎群臣亦再拜樂再
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薌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
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
水或青蓮花氷桃暨名舞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

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
者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
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群臣退諸浮屠旋遶大
雄氏寶座演梵呪三周以寓攀註之意初斷山右地成六十
坎湧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氣成雲諸浮屠
逆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絲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門
內五十步累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溥
博西向跪受　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三
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
復引而出命執範師呪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
夜將半　上復上殿群臣從如初樂六奏備應曲執事者
徹豆　上再拜群臣同樂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者再
群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大次解嚴群臣趨出濵闕前事二日震風成寒飛雪灑

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　鑾輅一至雲開日明祥光沖融布
滿寰宇　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
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
冥靈來歆來饗焄蒿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
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肆惟　皇上自臨御
以來即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
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與哀於無祀之鬼可謂備
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
之禮確然之行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
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及朽
骨而況於人夫臺骨且爾矧欲拯其靈明於生道者則我
皇上好生之仁流衍無際將不間於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
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歟盛哉祠部郎中李頗主事張孟兼
輩東夷咸哲職專禱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

以揚　聖德於罔極同請濂爲之文濂以老病固辭弗獲既
爲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之以詩曰
皇鑒九有惠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
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一）元綱解紐亂是用作異俊盈庠白
日爲薄孰蠢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横縱委溝溢壑（其二）霜月淒
苦京原酸嘶茫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饑饑
爲心寧免沸湲（其三）惟我　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
治軫念幽潛宵不遑寐爰啓靈場辭彼蒙翳（其四）　皇輿載臨
幡首大椎逡瞻猊座如覿睟容香薿霧黑燈類星紅梵唄云震
雷鯨音號鐘（其五）鬼宿度河夜漏將半飇輪羽幢其集如霰神
池潔清鮮衣華粲攀壓垢身還清淨觀（其六）陲防秘致逈觀慈
皇闡法去盖受戒思防昔也昏昧揀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
康莊（其七）法筵設食厥名爲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粒無量香味
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其八）鴻恩既廣氛豁全消乾坤

清夷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大廷擧寰度備列謹（其九）
惟佛道弘拯拔群滯惟　皇体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
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垂來裔慎

元莫月鼎傳碑

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月河谿人高祖儔宋政和壬辰進士第
一祖慶父濮連起爲顯官月鼎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雙目
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於有司不利乃絕去世故從事於
探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而謁道士服更名洺乙自號
爲月鼎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
有鄒鐵壁者得王侍宸斬勘雷書秘不傳乃亟往求委身童
隸事之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具以實告鄒驚嘆即
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鼎召雷雨破鬼魅動與天合雖嬉笑怒
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寶祐戊午浙河東大旱馬手爲方守
紹興迎致月鼎月鼎建壇場瞋目按劍呼雷神役之俄天地
晦冥震靈迅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之賜詩一章謂其爲神仙
云元世祖至元己丑遣御史中丞崔彧求異人江南物色獲
之見帝於灤京内殿帝詔近侍持果殽賜之時天色爽霽帝
曰可聞雷否月鼎對曰可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
殿庭帝爲之改容復命請雨雨立至如紹興時帝大悅賜以
内府金繒月鼎俾截之以濟寒窶者帝疑其物微因盛有所
賚亦不受尋有旨俾掌道教事月鼎以老辭遂給驛南旋
益放於酒無日不醉醉輒白服望天陰颷翛翛起衣袖間嘗
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假片雲覆之月鼎笑拾
果核浮觴面須之雲自湖畔起翳于日下蕃釐觀道士中秋
方會飲觴既舉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寓觀中道士知其
所爲急召真道端且謝過月鼎以手揖之雲散如洗山暎爲
鬼物所憑狂易不可制適索月鼎不値忽遇諸酒肆月鼎大
罵舍酒嘿之鬼歸物怪已息責餅師積餅于筐時被物竊去

月鼎召雷霆雲中斬胡孫首擲于前市魁娶婦道爲白猿精
所攝抵門但空車焉月鼎禹步如有指麾杖狂颷遽作飄婦
還舍問之婦云方在北高峯不知何以至此也月鼎陽狂避
世不妄與人接然頗閔疾疢者有來告急或以蠻中茜篆符
與之或摘草木葉噓氣授之無不立愈者故咸以真官稱真
官謂其能主地上鬼神其靈異之跡士大夫多言之不能盡
載歲庚寅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又三日將化於汝
家及期瞑目而坐繼華問身後事月鼎搖手曰俟五雷滿可
也夜將半風雲雷電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壽六
十九繼華奉遺蛻葬于蘇之長洲陳公鄉去丹霞道院三里
而近月鼎所受侍宸諸書寶秘一如鄒不輕授人唯繼華及
無涯潘氏得其傳餘有求者隨其器小大淺深自擇符篆與
之亦多驗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授周玄真皆
解押雷致雨雲而玄真尤號偉特若行熙法能使群鶴回翔

壙上云

史官曰魯陽揮戈而麾日退三舍鄒衍仰天而哭六月降霜夫以匹夫之微精誠所格而天且應之況孫真之士乎所謂孫真之士其憲沖其志靜虛其神凝以全故其一語默一吸噓誠可嘯呼麾斥鞭笞魑魅於桔槹之間矣嗚呼此事然也則夫有事周孔之學以致中和之功者其應神速又為何如哉參天地而妙萬物固宜有在也世之人胡不爾思隨物變遷至與人道弗類其可悲也夫抑亦可慨也夫予嘗從脩元史已類月鼎入釋老傳或以為涉於怪神止之然予心竊有感也後別書之以示玄學者

見山樓記

見山樓者上虞魏君仲遠之所建也仲遠居縣西四十里所龍山委蛇走其南屽仟而復翔其旁支斜迤而西則為福祈諸峯若連若旌若奔馬若渴猊飲泉不一而足勢之下降為

陰阜為連坡為平林一奮一上復襟帶乎後先東則逆岑隱見青雲之端宛類娥眉向羣山相嫵媚為妍其下有巨湖廣袤百里汪肆浩渺環浸乎三方晦明吐吞朝夕萬變方舟揷起湖濱曰夏蓋山去天若尺五巖峙谷張尤可玩愛誠越中勝絕之境也仲遠心樂之以為非高明之居不足延攬精華而領納爽氣於是構斯樓日與賢士大夫同登鼎俎既備殽核維旅壺觴更酬吟篇疊咏及至神酣意適褰簾而望遠近之山爭獻奇秀晴容含青雨色擁翠不俟指呼儼若次第排闥而入使人涵茹太青空澄中素直欲驂鸞騎鳳招偓佺韓終翩然被髮而下大荒其視起滅埃氛弗能自拔者為何如也伻來俾濂記之夫自辛卯兵興閭廬所在往往蕩為灰燼狐狸晝舞鬼嘯宵發悲風翛然酸人君子每為之永慨自非真人龍興撥亂世而反之正含齒戴髮之氓孰不在枯魚之肆哉縱有佳山日在眉睫間將不暇見之矣今仲遠雍容於觀眺之際亦曰　帝力難名而吾民恒獲遂其生爾昔太常博士施侯作見山閣於臨川而荊國王文公為記其事且謂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餘百年而施侯始得以樓觀自娛仲遠之去亂離僅四三載爾乃能抗志物表脩厥故事如承平時此無他　皇化神速有非前代所可及雍熙之治將見覃及於海內是樓之作其殆兆之先見者歟雖欲不為之記不可得也第所愧者濂之學識鄙陋立言無精魄難以傳遠仲遠尚求荊國其人而為之庶幾樓之勝槩與雄文雅製同為不朽耳仲遠名壽延鄭國文貞公二十四世孫群從子姓皆彬彬嗜學文章鉅公多集其門而仲遠尤號翹楚且工於詩有和平沖澹之趣濂蓋聞之丹崖先生云

大明勑賜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贈
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
梁國公趙公神道碑銘有序

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趙公之葬距今乙十寒暑矣郵雖頌而墓隧之碑未樹其子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衛親軍指揮使司事獻請于大都督府移文中書中書下其事禮部於是尚書臣凱侍郎臣曾具以事聞　上可其奏詔臣濂撰文而臣其書篆以賜之臣濂等受命震惕深懼不足以稱上意退考諸功狀而序之曰公初諱某今改賜德勝姓趙氏濠之鍾離人曾大父小乙府君妣蔣氏大父省二府君妣王氏父諱仁贈懷遠大將軍同知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妣李氏封天水郡夫人公世為良農家狀貌魁偉有膂力尤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人不敢斥近歲壬辰江淮擾攘州縣簡捷梟銳為義兵奇公勇悍選為群隊長公年甫二十有八帥衆接戰必操彎弧以爭先蹈湯赴火有不暇卹敵人望而畏之然棲棲在下列無有旌其能功者乃走西營謁歸德王忻哥詣麾下稍久察其馭軍無律絕類兒戲又欲擇豪

倸而依之倀倀未有所歸歲甲午 大明皇帝統領大
將南征駐軍滁陽公聞毋夫人在軍中秋七月戊寅遂棄其
妻來從及見 上賜門喜獲騎將遂賜以今名命爲帳
前先鋒已而從上取鐵佛岡攻三汊河口破張家寨克全椒
後河六丈大樹諸寨柔出師援六合左股爲流矢所中幾至
危殆 上親臨視焉歲乙未之春閏正月剋雞籠山群
盗與僞將韓溥酣戰直搗烏江下和州而含山次第平三月
夜襲陳也先營戊申也先未侵力出闘郄之夏四月庚申拔
板門寨五月擊長官寨遂取儀真 上錄公從戰之功
超授忠勇校尉管軍總管府先鋒六月丙辰復從 上
渡大江時元兵屯牛渚剡槊如林常忠武王鼓勇先登而奪
其營諸將乃下大平連攻蕪湖句容取之秋七月辛卯克溧
水八月破溧陽公皆有功歲丙申春二月元將蠻子海牙闞
大兵南渡擁兵建柵於采石磯以斷淮西之路時將士家屬
鑾坡後 宋文集卷乙 一八
皆留淮西 上慮其心動將命忠武王帥師攻之公亦
在遣中乃以疑兵分其勢然後出正兵與戰短戈方接奇兵
遽起而乘之元將大敗而遁三月乙酉大破陳也先營於方
山庚寅下金陵公之績爲諸將先丁酉 上命徐魏公
取鎮江公副之破貓貍軍水寨夏四月下册陽金壇五月平
宣城兵鋒所及勢如破竹而所向無前矣轉承信校尉領軍
先鋒六月取廣德秋七月破僞吳張士誠水寨九月復從忠
武王攻毗陵會清軍叛與士誠合圍魏公於牛塘王與公大
敗其衆擒其梟將張將軍歲丁酉春三月壬午取毗陵時豪
傑雄爭而民心無定向曾未幾何廣德宣城叛公復取之夏
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德出挑戰公麾
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甘露望亭無錫諸
寨歲戊戌春二月公從大將攻湖州已而宜興叛秋七月公
復取之歲己亥夏四月權懷遠大將軍中央左副元師五月

攻池州取青陽石埭當是時安慶實爲荆楚咽喉之地勢不
得不取秋八月公攻之已而取無爲潛山冬十有二月復從
大將征杭州歲庚子春三月還南京會僞將朱暹來攻宜興
公師師爲援即擒退之夏五月僞漢主陳友諒以重兵躪我
太平境直犯龍江 皇上震怒命諸大將分據險要授
以成算而命公守虎口城虎口城龍江第一關也既而友諒
兵大至兵陣既交殺傷相當而伏兵忽起山坳友諒兵大敗
擒殺無筭遂復太平秋八月下銅陵之臨山寨冬十月掠黃
橋及馬馱沙歲辛丑春二月征高郵夏四月陞後翼統兵元
帥秋八月 上親率六師伐僞漢以報龍江之役公從行
道經安慶攻破其水寨遂乘風直泝小孤山抵九江九江漢
僞都也距九江五里所友諒始知意謂神兵自天而下友諒
宵遁遂克九江獲其玉研華蓋日月旗等物公復分兵攻黃
梅廣濟冬十月克瑞富臨江吉安諸州復四師攻安慶下之
鑾坡後 宋文集卷乙 一九
十有一月壬申進克撫州友諒既遁謀移都武昌公承 命
攻其涇口塡歲壬寅春正月從 上征南昌兵至彭蠡
湖南昌降三月取新淦州已而祝某康泰據南昌叛殺守臣
葉琛公率精甲從魏公復其城夏四月甲午城破公左肩爲
砲所傷久之乃瘳 上壯其爲人超授僉江南等處行
樞密院事羅友賢據池州神山寨以叛冬十又一月公與忠
武王平之僞漢餘黨建柵南昌之西山號爲八陣指揮十又
二月公從趙將軍破之俘獲三千餘人江右州郡雖已附往
往觀望狐疑未即決歲癸卯春三月臨江吉安富州三城叛
公皆先後統兵復之 上以南昌實西江重鎮襟江帶
湖控荆引粵非宗藩不足以授綏定之寄於是詔皇姪大都
督授以節鉞往涖其地而公實統精兵受節制夏四月壬戌
友諒帥強兵十萬攻圍南昌癸亥公統步卒數千闢城門迎
戰僞將全指揮操戟直前公彎弧一發應弦而仆敵氣大[illegible]

而退明日後合自是晝夜環攻城友諒覘嚮後之勢在必求
公贇畫秘計分命諸將隨方應敵斬獲甚衆六月辛亥公巡
城至東門敵發厥張中其腰脅箭深入約六寸公即拔出之
且撫髀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於矢石屢矣其重無踰於此
者豈命也夫然大丈夫死即死政復何憾所恨者不能從
主上掃清中原稍效微勳垂令名於竹帛爾丁巳遂薨於私
第年三十有九軍中佛佐相弔 上聞之悼惜不已遣
使者來致祭冬十有一月歐護柩車至南京以丙子瘞于牛
首山安德鄉下堡之原 上念其功俊命曰錫者賻以
布帛粟米有差歲甲辰春三月復命歐代領其衆秋九月下
中書議贈公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
國追封梁國公勅有司建廟南昌歲時祭享歲戊申正月乙
亥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追念開國元勳
皆命配享 仁祖淳皇帝廟廷公位居其八實異數也
鑾坡後集 宋文憲集卷乙 十
公為人沈鷙而簡默剛明而質直馭下嚴肅一號令之加旗
幟為之改色是以戰無不勝攻無不下及從大將征伐尤能
恪守軍令不敢違尺寸君子以此多之生平雖未嘗讀書陷
機應變其智如神動与古名將合兼之臨難不懾奮弗顧身
而於孝友之道尤為篤至信所謂間氣所生之良將也公娶
王氏因公來歸殁於軍追贈梁國夫人繼室朱氏先公若干
年卒子男一人歐王氏出也臣聞之龍蛇起蟄山澤通氣與
運相值有開必先此古今通義也惟我 皇上龍飛臨
濠建萬世不拔之基一時將帥大臣多其鄉里之豪俊如公
者亦一人也蓋昊天有成命既生聰明睿知為天下君必有
賢臣經綸而翼衛之此意已定於冥冥之中久矣公自壯歲
從戎何役不隨何戰不與所以輝耀其威靈者亦云至矣使
假之以年勳業炳明當不止於斯惜乎不見海嶽大歸於一
統也其亦命也夫然而 聖恩沛湧追命錫爵既備極於寵

榮有子能令亦足上承 宸渥宿衛殿廷公之不沒者蓋有
在矣古者諸侯討功稱伐書之于太常勒之於彝鼎以示其
不忘是用上遵 詔旨備書公之勳績繫之頌辭以昭示來
休於豐碑焉頌曰 洸洸將軍川嶽之英捷如俊鷹金
瞳鐵翎臨風一擊百禽辟易當元季世四海權吞繽紛戰塵
白晝翳昏執戈而興罕風躍雲 真人龍飛留孫之陽
單騎來歸領備我行 帝曰俞哉群愚爾擇元有將臣牛渚
駐師公揚靈旗隨 帝殄兇拔其木營雲散鳥飛于時
群豪割邑據都伐木建柵塹川為猶視 帝指呼是勞
是屠孰為最強犬牙其中僞漢居西狂吴在東蠆我毀人秩
我疆封無征弗從有戰必先斬將搴旗當道飄旋敵人畏之
縮朒莫前何彼尤殘犯我龍灣公扼虎口屹為雄關六軍奮
呼殺人如山 帝乃赫怒肆行天誅公時在行勇若虎貔
仔厥寶玉偽都為墟胡不再思復攻豫章峙其水山以凌太
鑾坡後集 宋文憲集卷乙 十一
陽公丞出遏殘彼豺狼堂堂書巡出其東門不虞飛矢竟斃
其身軍中慟哭於夜亦聞天祐 大明實生俊英弭戈
淑祈統馭萬兵胡命止斯不覩厥成 天聲四震漢踣吴摧
中原既定四裔畢來使公之存績用益恢 天子念功
禮備褒旌錫爵上公配享廟庭命書絢爛榮賁泉城牛首之
山有墓在原禮官奉詔表此武勳以鴻厥慶以示子孫

閩府君墓碣

禮部員外郎閩育泣謂金華宋濂曰育不幸六歲母夫人亡
時年方童而未有所識知又加十六年而先府君棄我諸孤
育幸粗有知矣適病瘍將殆不復知有人間事以故父母皆
從越俗火葬而投骨清淵之中迨今一念及茲痛徹心膂幾
不欲生存頗聞古昔有招魂葬衣冠者於是卜地長會稽賀
上坊之原近祖塋若干步緣木為神覺土成冢以洪武某年
月歲之雖於禮似涉不物人于迫切之至又皇逝邸其他異日

使吾子孫當時物變遷持一觴酒酹塚前土以致追遠之思不翅足矣冢上有石先府君之遺德子宜為文之責將勒焉濂按府君諱澤字潤氏姓闕氏越之會稽人自幼為吏於三界巡檢司遷餘姚石堰西場塩山陰縣又錄事司遂陞越府史府公贊之事之劇者恒以屬府君不久輒集府會之錢皆斷不題湊而成易於開闔苟通錙銖之隙入糧必加府君知病民命推錢為紙而錮其四隅都府取以為法已而調衢州會江浙行省檄案諸郡城衢府遂議之府君府君名大姓千庭取官書驗畝賦之小大咸宜民大悅充廣盈倉副使轉掌國縣典史未上卒時至正丙申三月朔也上距所生大德癸卯之歲壽五十又四娶何氏同縣曹娥鎮人有婦德得年四十以重紀至元庚辰某月日卒子男子二長即育以儒貢吏部授以今官階承直郎次深子女子三陳彥誠韓泰張溥卿其婿也濂閭招冤而非者久矣在漢則新野公主在魏則郭

循在晉則曹護盡無代無之雖袁瓌駁議頗當而於即生以推亡依情以處禮二者終有所未盡孝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情何有紀極天不足以為高地不足以為厚尚可遏之而不得伸邪昔者丁蘭母亡刻木而奉之有若木其焉可指之為母乎亦聊以塞夫罔極之思爾若育之為出於念親之切是亦禮之變者也脫議之其得非人情矣乎銘曰

孰無父母孰無丘墓悠悠蒼天我胡獨不然遡風長懷有淚如泉貿上枋之原是為闕氏之阡述德以昭先百世其傳

孫孝子傳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維州昌邑人祖明父琳世為農孝子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凡所肆稍恒取以為則年及壯用推擇為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瘞城中結廬廬其側藉苫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吟哭聲依稀隨悲風遠聞人為泣下日啜淖糜二盂卻酒肉弗御晨起無火掬雪類面執韶墓前拜久之手足皸瘃形容蕉萃甚或勸其還哭而不對閭師韓泰寸師閭茲民言于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將廉之伺夜半攜二蒼頭出風雪中抵廬而聽孝子聞足音進問曰昏夜欲何為戴嘆息而去以為不讓古人丞上之府部使者加獲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髯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于井落多劫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男喪亦不近酒肉三載生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為儒今權禮部主客主事云

史官曰李瑾綠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矣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張張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堤塩場中草深滅頂而對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

相向哭燈忽作花拔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明之子孫衍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絕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送黃尊師西還九宮山序

雙井黃尊師中理文節公庭堅之八世孫也年弱冠以門資蔭爵為光之固始尉尋感半身不遂棄官來歸有神師號金花君者謂曰吾能療而疾疾愈當為道士弗聽吾將去尊師曰儻能起廢疾為全人敢不安命金花君以帛粘其體燔燈徧灼之越七日起行尊師曰神師之言猶在耳也小子其敢忘乃去學老子法於欽天瑞慶宮宮在興國九宮山上即真牧張真君道清錄冊之所居十餘年遂主其徒其徒凡一千人咸服其教恂恂有道行當 皇上西平江漢尊師拜迎於鄂應對稱旨後八年 上思其人復召至南京所以寵

考甚至既退命儀曹設宴享之篤紳家以爲尊師章遣 盛
際上問 主知龍光并艳山中泉石當被餘輝而紳有喜色
不可無詠歌以誇張盛美其西還也相率賦詩餞之而請金
華宋濂序之詩曰崔嵬九宮山羣峯倚晉青飛觀峙後先宸
奎爛晶熒中有避世翁霞衣佩葱珩仙徒一萬指執簡聽使
令年來遘兵變散走如流星翁獨牽青牛尋雲自躬耕 琴
華幸江漢忽從森幢旌府伏黃鶴磯再拜陳中情 天日下
照臨賚裳受餘榮今入奉璽書翩然覲神京太官給珍膳法
酒雙玉瓶紙因達景運重階泰階平致使方外士恩寵霑鴻
壹一旦賦歸歟行裾逐雲輕自言當弱冠綵袍佐山城風露
威未疾離家煉黃宰藥烹日月鼎符三龍虎經中氣昭象先
玄覽極窈冥欻期皆泥丸腳飛出玆嬰名花滿皇都春風語
流鶯景物非不饒歸思竟攖縈芳歲去如矢逝波日堪驚綃
陽一銷鑠重陰逐相乘余閒重自愧頹毛類枯莖逐物向枝棲
還令我役　宋文集卷乙　十四　劇
身亦戕戕辛有一寸丹能與萬化幷何時滿秋霽相期註黃庭

介石齋銘

金陵管君名豫以時順爲之字以介石題其所居之齋皆取
乎大易之義也蓋管君嘗學弗䆁既習儒家言又通天官之
學當 皇上龍飛定鼎江左材藝之士無不寵任之管
君用薦者擢爲曆官已而遷太史監遂改春官之職管君益
竭其智慮凡氣朔之盈虛躔度之遲疾或步或推罔有絲毫
差忒 上嘉其勤會述義易太史監爲欽天監遂命管
君爲之令管君亦可謂至榮也已然其進學之心猶孳孳也
且謂豫以悅樂爲義易致沉溺必以中正自期介如石焉則
能審其幾微上下之交不至於諂瀆矣乃攝介石二言以自
警嗚呼君管君者其知豫之時順之道乎雖然豫之彖辭有
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管君苟以順而則
天其又有契於不過不忒之理乎太易之道無所不包故予
發其意於傳注之外而復繫之以銘銘曰
豫之爲義動以順尚耽于逸爽其正節介如石剛且勁其幾
始兆見蚤定自微而彰若龜鏡下不加褻上弗佞如此進學
德將堅或冥或鳴戕厥性戒之初終制乃勝有齋齋如更嚴
覩我銘其揭亘敬聽

奉
制撰蟠桃核賦有序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臣
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
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
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
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類祐陵所書既而奉 旨撰
賦臣濂誠方來臣濂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
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核
素蟠核　宋文集卷乙　十五
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
而想像藏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託傅會之歟
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鳧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
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
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濂
志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
歸之於正云其詞曰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杞分陰建竹宮叶仁獸
在郊赤芝薦芳而每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卵之香慶諸福
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仙種於下方想其
瑤階露寒彤庭秋迥銀燭未燼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眄
瑤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遙臨托青鳥以傳命靜佳氣之葱蘢
覩芳姿之妍靚於是張席初延霞觴屢傳蘭麝吐芬凝人綿
袂纍兮高鬌紫雲之髻翩翩暫駐九燦之燈火猶然乃啓錦幪

乃濯翠蕖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酣而如醋色含腴以不
乾鶩刀割蜜神液流泉上溢華池身輕欲仙將懷核而種之
斷上林之寒烟王母微咲塵世易遷儼花實之並見歲屢閱
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視滄海於桑田彼竊馬廱之小兒尚
漢澗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凝籍五行之亭毒嗇
六氣以流形鄙郄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瓜之不入叩則
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璧之晶熒俯貼金盤巢蓮之龜藏
六仰承玉露常滿之栝弗傾銳首聳兮尖岑豈下稍兮墜星
眾皺蹙背文之縮一暈面色之顏荷盤欲偃蚌甲未扃藏
仁之跡猶在含肌之獬如生函肉好之隱約圓合綠之交層
蠹鶴軒翥兮顯象寶章絢爛兮金明鳳向爲麟同藏亦於天
府星形月魄秩顯氣於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恍說難憑出無
入有變幻莫停橘類盎兮巴園棗如瓜兮漢庭悠然齊之方
士騁說辨之奔騰睹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才之

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峙仙
掌高擎望颸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窈冥哲白日之易短兮竟
莫制於頹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洎宣和之
繼執兮春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說神霄之玄稱何殷
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啓　皇明　真人龍興
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卽龍虎之丹顯忠
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爲仁壽之域儕兆民於喬松
之朋神機流浹太和熏蒸植彼人兮草生屈軼齊氣朔兮階
秀堯蓂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以革姓古之荒
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辭曰　桃有核兮大逾掌歷千齡
兮多怳怳靈仙兮勞夢思誰見崑丘兮紫芝長
真人出兮海寓寧禮樂爲冠兮仁義作纓簫韶九成兮鳳皇
鳴青鳥不敢徠兮幻說清千秋萬歲兮求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遷易宣和
殿寓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罷三館書置宣
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于二年
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
不疑况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肆之於甲申
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
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
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然灕年已遠舊學
皆廢志未必其言之是徵也姑書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
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一

題郝伯常帛書後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旁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世祖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于宋遣臣唯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真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於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雁足祝之比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潰命總管段祐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雁於汴梁金明池

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三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頗見焉遂奏于朝勑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桷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帛書言武牧羝澤中武因獲還此特出一時假託之辭非有其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雁乃能遠離矰繳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之忠節邪會公已北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所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人如雁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者傳會之說而不知有信史者也濂修元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雁誠能傳書云

王弼傳

王弼字良輔泰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爲龍沙宣慰司奏差龍沙即世謂察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尚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謁焉恐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縢篇忽聞窗外悲鳴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日晝哭于門且稱冤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弼乃祝曰豈予樂殺爾邪苟非辜當白爾冤鬼曰兒閱人多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耆俊十人爲之徵弼曰可人既集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

辰父醉臥兒燕未寢兒偶步墻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髠其髮繼以綵線次穴胸割心若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丸之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呪劫制使爲奴稍怠舉針刺之痛徹而長號非以翁見憐乃遣報翁兒心弗忍也翁尚憐之勿使銜冤九泉兒與翁結爲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則禍行及言訖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備書月西辭聯署其名者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姪鞫之始猶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索其行槖遂獲符章印尺長針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槖間解五色帛中所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天曆二年春二月爲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諾劉禹步焚符呪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

校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書受其術復經務州遇鄭生者與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令與月西爲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志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校文豊州追和卿爲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㒒人內弼陽問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果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爲具成案上大府萬里瘐死于獄部使者慮囚召月西置對弗荅吏罵曰獄由爾與今反不語邪月西曰殺我者既伏辜矣喋喋將何爲尚費竟以路免初弼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冤已伸翁寧不憫我二人邪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驗皆如和卿而鄭與劉不知其里居竟莫致云自

是三鬼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臥起雖不見形其聲琅然也弼因從容問曰衛門當有神所尚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藥象泉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倩見弼一華衣一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爲某惡行萌其邪心尚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爲端人耳命易其位倩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弼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爲壽弼連以酒酹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醯代之頑童怒曰幾螫吾喉吻矣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嘵嘵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慙而遁月西尤號黠慧時與弼諸子相詰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兄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翰林學士承旨李好文節官中獄案造記而燕南梁載又爲序其事二文互有得失予乃合爲一傳而其辭不雅馴者稍刪去之弼尚存年六十八矣有司誤以其能與術貢之南京　上賜衣一襲遣還時洪武四年冬十二月庚辰也

史官曰司馬遷云漢武帝置壽宮以奉神君神君非可得見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予竊疑焉音聲乎形者也無形矣音何從出我今周女無形而能人言何其與神君類歟且自重黎絕地天通人鬼始分禹鑄鼎象物其政益備矣後世姦巫鬼師乃使之瀆亂常經其咎尚誰執哉雖然吉巫之術彼矣而卒被鬼所殺人禍天刑終不可逭爲惡者盍少知懼乎抑剛正若王生鬼不敢害之反敬畏之是知君子挺立天地閒仰不愧也俯不怍也妖得而侮諸奈之何棄君子而弗學者衆也悲夫

元故廬陵周府君墓碣銘 有序

濂校文南宮獲讀江右周子諒所對策煒煒有奇氣因拔寘前列未幾子諒擢進士第主事起曹日與之周旋乃出古文

辭相示予復愛其峻潔而篤未竊意淵源之來必有所自已而子諒奉廬陵教授李處敬狀請銘其先府君之墓於是又信其家學相承之懿雖不能文惆其美之弗章也庸因狀之所述而列之府君諱鼎字仲恒姓周氏其先自安成徙廬陵奕葉爲儒至府君益刻厲自奮思跕美於前人每試藝鄉校立論必超群彥右見之者矍然自失府君復以場屋之業不足爲乃去從湜溪郭氏游湜溪名正表得靜春劉氏三傳端緒靜春實考亭之學也府君因與聞伊洛關閩之微旨六經中有所疑滯從橫扣擊唯恐其弗明積功既久多超特之見且謂詩分正變之說因肇於漢儒然而正中有變變中有正不可執一而求況其體製音節奐然不侔若虛心玩之篡書奔亂瞭然可見必各從其類然後可辨世道升降之由其詩雖非盛時之作其人既賢其音猶近於古必附小大雅之正者勸懲之義庶有托焉先王以禮樂化成天下而於詩之用

見之其效至於協和人神之應非空言比也府君之名自是絶出四方執經問難者戶外之屨恒滿府君坐皐比為敷繹性名之說析其顯微約其異同往往神怡心醉而去年逾四十出遊江漢間同里范君匯方提舉江西儒學延致府君為豫章學者師其劍鳴奔湊如家居時東南良二千石多名公將出受承宣之寄欲猗府君以為重玄纁束帛交致於門府君皆不受間一往應九江之聘既至處以賓師之位亡何棲棄去方嶽大臣馳書與幣請考試鄉闈府君辭又舉府君晦迹丘園府君庋其文高閣浸若不復省當是時天下承平士大夫耻及邊事府君獨憂之力言四海大勢日趨於亂一夫揮戈而起則江南無駐足之地此正可慟哭之時奈何肉食者不知慮邪遂著濟時十二策及戰守之書數千言將走闕下獻之或指府君為狂府君笑曰吾非狂吾言後當驗耳瀕行思母夫人春秋高遂止後五年辛卯汝潁兵動江南受禍

最酷一一如府君言南昌學徒因乞府君衆上之中書亦授九品官以歸初府君嘗出應鄉書不肯少貶以就繩墨故不得志於有司及赴部使者私試輙在首選評文者虞文靖公也甚加器重且有安得起成周樂工共論斯文之嘆府君言禮樂之化有契虞公意故不覺慕味之深也不幸年甫五十又八竟以一疾不起實至正乙未十月十六日也天乎命邪府君之先曰世德生甫三歲其父汝正求兒湊中不知所終其母彭氏年未三十以節自守至九十一而亡世德生天和天成皆以通經為人師有不遠千里而就學者天成生若能讀父書尚書禹貢洪範嘗重正其訛舛其於春秋則盡黜三傳而獨遡求孔子之旨人尊之稱為鐵石先生天和生晃孟以推擇為郡曹掾遷海北憲史著廉直聲則府君之父也妣郭氏是奚從女弟婦道母儀兩無所媿配室李氏繼室李氏王氏子男子三長恂丞世次愷即子諒也以字行承事郎工

部主事次孜子女子二歸郭暹郭經皆先卒孫男一圓女二以某年月葬府君於里之楊梅原堪輿家謂非吉兆又改葬于吳山之麓實洪武四年正月之甲申也府君天資純孝富史君殁於廣東府君奉柩舟東還水陸數千里冒巖壑之險絶濤瀨之危每涕泣呼天卒能以濟類有物陰相之者為人倜奕負氣節長身美鬚昂然玉立蓋偉丈夫也賓朋滿座克喜論史或觸其辭鋒上下古今蟬聯不能休復曰如此則治否則亂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性嗜古文一洗宋季刻削纖弱之弊委虵曲折各極其事情六經皆有論著未及竟獨詩經辨正若干卷藏于家詩文曰貞一藁若又若干卷傳學者其孟子管子商鞅諸論為最偉云濂聞王文憲公每歎秦火之餘詩多錯簡今世所傳決非孔子所刪之舊欲整正之有志未就而亡府君之生未嘗與王公同時又未嘗習聞其論說而其所見若合符節雖曰卓識逾常人遠甚而至理之

在人心者終不可誣也昔者歐陽氏頗疑於河圖洛書始亦自信其獨見既而得衡山廖偁朱陵編觀之其說絶與之類故為序其書於心之同者屢致意焉夫圖書者本無可議尚以涉於神怪而非之況詩之音節體製不可強同辨而正焉方謂有功於經學者溺於久習之傳反譁然而疑之抑亦過矣王公已不可作謹列府君之行銘諸墓門用以慰夫九泉之下使知死雖未久猶有識其心者則夫千百世之遠未必無其人餘蓋不足恨也銘曰

秦火之烈六經中絶我心盡傷兮汗簡散落後先參錯乃理之常兮廬陵有儒世守經畬有燁其芒兮矍矩重規隨幽發微無晦不明兮伊君斯繼益衍弗墜其出愈切兮閩南之學日星昭灼我知其方兮察體審音載咏載吟別類分章兮勢或犬牙正變紛拏大雅失防兮詩用斯著禮明樂備王道孔昌兮其學之隆有聲四起衿佩瑲瑲兮濡嚌聖謨敷繹道樞

孰致弗獲兮譬如備尊飲者欲本何用不臧兮卓爾先見即
知治亂覆謂為狂兮材不時用道則彌重孰短孰長兮學有
子傳吐辭淵然五色煌煌兮八尺之塋有山列屏千載其藏
兮

故龍南一峰先生鍾府君墓碣銘 有序

府君諱柔字元剛姓鍾氏其系出於魏侍中繇繇之十代孫
紹京字可大事親孝自為童時凡得瓜果必先進最工書人
號為小鍾蓋以繇為大鍾也嘗直鳳閣後從唐元宗平內難
拜中書侍郎始居贛其諸孫曰茱游宦龍南復為龍南人傳
至諱伷字少府者擢元豐五年進士第歷二廣轉運使以功
烈聞性尤至孝父歿哀慟擗踊聲不絕于口群烏助之哀鳴
人為建感烏堂府君則其裔孫也曾祖溥祖德賢皆抱道潛
耀以自樂父克俊在宋之季補國學上舍生闢三宮北遷紓
集義旅為勤王之舉勢既不可為乃登贛之馬祖岩遙望中

原白雲渺瀰而翠華不可復見悲歌激烈聞者涕下已而痛
憤益深誓不食元之粟賦詩壹章有自許有身埋漢土終擣
無淚哭秦庭之句遂赴龍頭江而死其忠義之志蓋皦然云
府君生甫一歲宋初改物兵燹猶未息祖母吳氏與其母劉
夫人挾之走南雄艱難險阻莫不備歷府君幸既長俾歸從
鄉先達雷州推官劉公霞游夫人月自程督之府君性既穎
拔復知以紹述為事昧爽即興挾冊映簷光而讀至夜漏下
二十刻亦弗休由是融貫於經子史集諸家握筆為決科之
文頃刻千餘言長風驅濤而雷電與之相後先也夫人喜曰
吾有子如是吾夫子為不亡矣夫人或與府君語及龍頭江
事府君輒長號弗輟幾欲無生及祖母與夫人相繼而逝府
君竭誠於塋祭之禮觀者咸曰鍾氏世有孝子感烏堂之作
不得專美於前矣府君初娶田州判官凌君昌任之女生一
子而卒與寧尹馬君良奇府君之為人復以女妻之遂同之

官凡馬君之善政所以鋤姦扶懦掛究疏滯者皆府君有以
發之廣東帥閫及海北廉訪使者聞府君學行之懿交薦之
署為雷州路學正府君以海濱非久處之地力辭而歸下簾
講授從者數百人咸共推尊之號曰一峰先生云府君儀觀
偉然終日正襟危坐人莫能窺其際晚益刊落英華窮極根
柢所居僅蔽風雨所入僅足饘粥而處之怡然至於赴人之
急雖蹈水火有不暇顧者君子尤稱之府君生于至元丁亥
正月某甲子歿于重紀至元辛巳十月某甲子得壽僅五十
又五踰卒無他言唯屬子力學厲行毋墜家聲而已所著書
有諸經纂說易書詩衍義辭希集若干卷藏于家府君凡三
娶初凌氏生一子即旭字以行至正癸巳鄉貢進士署濂溪
書院山長不赴次馮氏無子次凌氏生二女一早世一適黃
德祥孫男三人曰爾曰雄曰熙女一人適某曾孫女二人尚
幼府君之卒也塋于龍山之南洪武庚戌秋八月某甲子再

遷于仙女湖之西與凌氏合塋馬實縣南之五里也惟府君
生于忠孝之門耳濡目染已能立乎其大者及求諸六經驗
諸躬行所見益真切所獲益粹凝雖不見用于時而弟子從
之者皆知所謂孝悌忠信其有功名教甚多是亦為政也中
州君子恒言虔南為遐荒之地賢才鮮少有若府君者其裔
胄之悠久家學之盛著文行之隆蔚初亦何減於中州人之
好論議往往如是是重可嘆也因按鄱陽董先生之狀大書
以銘府君之墓庶幾白府君潛德於遠邇虔南之士讀余文
者亦當有所奮勵而興起焉銘曰
娥人之斑斑乎而忠信以為冠乎而佩純知而鑒華文乎而
光彩之如瑞乎而長才詘而弗信乎而微致而屏好乎而柔
之立而強之利乎而卑比說而師道尊乎而反洗涼而為麗
傳乎而一鄉之善士質其玉溫乎而岐有鳴鳳胥有祥麟焉
而天之生賢無方何暢復何屯乎而勒銘墓門乎而庶昭昭

其未聞乎而

承事郎彰州府彰浦縣知縣張府君新墓碣銘有序

張之爲著姓尚矣自軒轅第五子青陽生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因姓張氏歷代以來勲賢軒冕未嘗乏人其君饒之德興吳閭里者諱鵬仕唐爲節度使至五季時子孫僑按節鎮宋天聖中龍圖閣直學士燾嘗同文路公諸賢爲洛社耆英之會暨還饒見旁縣安人有山名若嶺林樾蒼潤靈氣迴合因移居其下五世孫一清中特科進士第一與同邑馮文清公最相友善推究經傳及殘詰難必得肯綮乃已自時厥後族日以蕃讀書之聲琅琅乎西東擢上第者凡十預薦送者二十又七薦紳以爲榮一清若干傳至宣義即某宣義生某舉進士上南宮歷斥時政之弊有忤執政遂下第某生某肥遯終身飲水著書以自樂有春秋屬辭若干卷藏于家某之兄國學上舍某當宋祚將訖師安仁義師從謝枋得勤

王及戰敗家遂爲墟某子禹受方在幼最號孤貧後能遵廉暴之術大振其宗田貨悉逾於前人初無嗣育仲兄某之子璵爲後年四十七始生府君府君諱理字玉文十歲通經史十五能屬文父悅曰吾宗書種弗絶矣爲築義湖精舍於室之南偏聘明經老生爲師遐邇之士鼓篋而來咸食飲之由是游從者日衆而府君聞見益廣縣令長嘉之旌其里曰儒賢云府君以累世科名欲起而踵其後復往從廬陵王君克耘習爲程試之學較藝江浙鄉闈不中遂學詩於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翥張公見府君標度沖曠深器之悉授以詩家之法府君寤寐不忘虞文靖公集賢其所賦筆節贊賞不少置至正壬辰蘄黃妖冦相扇爲亂破饒州已而安仁繼陷殺戮殆盡府君攜家避去臨川時江浙行省左丞老老公江西行省丞相亦憐真班公屯兵信之弋陽營壘相望府君遣張世英請檄起兵還同弟琢間道歸安仁開外孫陳政養甲士三百以自衛府君召政與計事命伏兵于戶内椎牛釃酒誘僞帥二十四人飲于庭縛送于官斬之復諭其部曲曰爾帥已成擒即宜改圖稍緩禍且臨矣衆翕然歸乃研墨汁署其衣曰興安義兵二日之間得健兒四千金溪白砂盜周鑑入境鈔掠府君命琢將健兒往逐斬首數百俘馘之白砂盜平丞相出兵平饒號一十萬至貴溪琢以兵迎一謁而安仁復琢受命攝縣事僞將軍彭浩擁七萬衆遏丞相於留湖丞相兵欲退琢部騎卒執麾前驅丞相遂下令出戰浩大敗斬首三萬級積屍如山琢導丞相前進復饒州軍士乏食且重以疫癘府君率縣大姓輸粮一萬二千斛散之時冦盜充斥南通閩北適燕唯安仁爲使使者乘傳而來絡繹不絶皆仰給府君家爲之貧江西劇盜黃滄舉猖獗不可制左丞大你亦公擬琢共平之府君授琢計焚其窟穴賊遁去別據岩險爲拒守鼓伏于道琢乘勝深入賊突起而蹙之琢力鬪而歿

府君失聲哭曰折吾右臂矣吾當上告方伯以復爾仇下令介子以奉爾祀庶幾盡吾心爾遂急攻麻舉麻舉懼別降江西行中書未幾復叛府君與王伯奕夾攻大敗之殺其兄麻靖麻舉夜走松溪吳友文械送府君獻諸幕府斬于市且來報琢者五人烹之而以中子爲琢後里歲饑人多相食府君移粟以振仍禁山谷賊勿出鈔道商賈懋遷如承平時四方辟地者三百餘家皆依府君以爲安五年之間號爲小康辛丑歲八月天兵取九江九江與府江連府君知天命有所屬往贊其守臣王公溥以全城内附　皇上召府君至南京擢知徽州黟縣事縣在萬山中自近代來高陵鉅室皆有賦民不堪命會部使者至府君力陳之言與突俱使者以其事聞下營田司核實惟田輸粮餘皆置不問黟民得以少紓秩滿改知漳州漳浦縣及行民爭擁馬垂泣而送之漳浦接連溪洞民習亂舊於其地置汀漳屯田萬戶府及入戰方　詔

徼也田軍趍京萬戶吳世榮逆叛府君集民兵攻世榮戮之
具上奏　中朝免其徼海寇林仲明鄭恒明郎君長恃能出
入海濤先後爲背叛漳州衛兵雖寧勇除而渠魁遁不可捕
府君悉用謀致之㮣梟以徇民畏威不復敢爲亂俗尚妖術
咒物食人久則成形於腹中物動人輙死云役其魂爲奴府
君廉知之毀其淫祠數十區其害遂熄邑多良田其隄防爲
潮水所齧鞠爲草萊之區府君脩築之百里之間皆化爲沃
壤土豪羅李二族肆與甚衆恒持官府短長府君徙其家遠
方事始帖帖府君且謂閩俗不知禮義無善教以牖其良心
爾乃爲脩學聘師集子弟而誨飭之三年之間政教大洽府
知事孫希顏嘗有求而弗獲及以贓墨敗誣府君以白金百
二十鋌爲贄刑曹逮府君坐以不宜與事已釋時趨裝南還
忽遘心疾恒怦怦若驚目不暇瞑遂卒實主於江寧樂氏其
時則洪武五年三月五日壬子也年五十九同門友夏君通

爲稱貸斂以某月日權厝于聚寶山府君娶臨州王氏出
荊國文公之後吉水州判官某之孫女也先七年卒子男尚
德次九德即爲球後者次報德文常德適臨川許觀孫男三
人桐木東府君天性孝友父病亟夙夜籲天祈以身代仍刲
股和藥以進疾乃瘳後二年卒事兄璵唯恐弗獲其驩心性
樸儉剛介不諧於流俗而非義之財絲髮不取故居官之日
命其子負販以自給及其歿也橐無一錢識者頗哀焉濂爲
左史時見府君清漢上府君方以意氣自豪醉墨淋漓有驚
蹌鳳翥之勢顧異其爲人自是數與之游暨別去爲縣蹤跡
不相聞者六七年適與府君交者輙詢之皆不能道其詳今
年夏忽有衰絰踵門者則府君之子尚德也驚而問焉府君
死且殯已逾月矣嗟夫十數年來朋舊凋落殆盡如府君康
強者亦復棄去人間世則夫沉酣聲利自恃以爲久長者果
何如也因爲泣下數行既而尚德將奉柩歸故鄉以某月日
葬于某山之原持夏君所狀群什請爲文勒墓上濂府君之
友也不爲之銘孰宜爲之銘銘曰
維其文五色絪縕揚葩而吐芬維其武把彼妖孽退縮莫予
侮維才孔威易施弗良維邑之試變劇如易維澤之滂然維
民之雝然維聲之鏘然維神之難言胡不永其延吁嗟乎賢
吁嗟乎賢

曾學士文集序

翰林直學士臨川曾先生既歿其子中常經歷仰發其平日
所著望周山金石齋青華閣海昭田從政丙午居暨前後編
凡九集及逾海逾邊二志通類爲若干卷介其同年進士雷
燧徵濂序其首濂時竊祿詞林脩史事嚴難諾之而未暇爲
後三年仰之弟脩復走南京申前請爲尤切濂將焉辭惟曾
氏出於鄫國公自鄫鄉侯據南從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鞏
文肅公布文昭公肇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文定之製

作騫齊放雄渾雅健文昭之作簡嚴平實昌潤雅馴最爲學
者之所同慕不翅景星之與卿雲而文肅之子司農少卿紆
固守家法亦以辭章稱君子謂如鼎彝秦碑見者珍惜自可
孤行於二公之後司業從孫季貍嘗從呂居仁徐師川游又
能大肆於文其文言質而義正軋道渾然間群公多畏敬之
自時厥後作者繼軌要不可以一二數嗚呼何南豐曾氏之
多賢哉先生之裔分自南豐父祖皆宋進士書詩之業遠有
端緒先生既承家庭之訓又出從元夫鄭儒游鑽研六經尊
卑唯恐弗力聞吳文正公講道華蓋山來報往叩之胸中疑
難一旦冰釋自是達之於文奮迅馳騁皆足以如其志至正
辛巳嘗舉於鄉明年試禮部報罷當路惜之連薦爲校官皆
不赴後十四年甲午始擢進士第助教國子修撰翰林出任
江西行省郎官入成均爲丞遂升司業進詳定副使拜監察
御史已而復爲副使改今官而歿先生名位既顯海內求文

者接踵而至凡得片言隻簡不翅拱璧之貴蓋先生之文刻意以文定公爲師故其駿發淵奥黼藻休烈起伏斂縱風神自遠王良執御節以和鑾而驅馳蟻封也朱絃疏越大音希聲而一唱三嘆也濤起阜湧飆行雲流力有餘而氣不竭也擅一代之英名作四方之楷則先生其有之矣瀛也不敏幸識先生於建鄴欲以古文辭就正焉而先生亡矣故因仰之求文歷序南豐曾氏世學相仍之盛書于首簡使讀之者知先生無忝前人則爲先生之子若孫必將感激奮勵期無媿於先生者矣先生名堅字白其字也剛明正直政事多可書已見其婣家定公素所撰墓銘茲不書

皇明雅頌序

皇明雅頌者鄱陽劉仔肩之所集也其曰雅頌者何雅者燕饗朝會之樂歌頌則美盛德告成功於神明者也今詩之體與雅頌不同矣摘顏其名者何體不同也而曰賦曰比曰興

鑾坡藁　宋文集卷二　十五

者其有不同乎同矣而謂體不同者何時有古今也時有古今也柰何今不得爲古猶古不能爲今也今古雖不同人情之發也人聲之宣也人文之成也則同而已矣然則曷爲謂之同江河沼沚有不同也水則同陵巒岡阜有不同也土則同人動乎物有不同也感則同趨其同而舍其異是之謂大同曷爲知其爲大同期歸于道焉爾歸於道焉術者何世之治聲之和也聲之和也柰何天聲和于上地聲和于下人聲和于中則體信達順至矣體信達順其亦有應乎曰有三秀榮朱雀見龜龍出騶虞至嘉禾生何往而非應也應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有作爲雅頌被之弦歌薦之郊廟者矣是集之作其殆權輿者歟

觀世音菩薩畫像贊

梵稱阿縛盧枳代羅唐言觀世音也其觀世音菩薩與南閻浮提衆生有大因緣凡衆生有急難者一稱菩薩名號皆得解脫凡諸所求亦復如是是故奉其像者十室而九各出巧思莊嚴妙相宋嘉林一清爲上原尹治政之餘稽首焚禮用清淨毫書東大瀛海水勢噴湧傍有磐石菩薩見天人相趨其一足坐披石上護法大神身被寶鎧騈立於左善財童子衆蓮葉舟合爪進禮自右而至其上日輪正照雲氣杳湧其下龍女持珠仰首而獻品物咸秩觀者竦容如親見菩薩於補怛洛迦山也比丘似柱乃孚中信公之上足也耽書能畫如飲醍醐以瀛信嚮佛乘持像請贊瀛觀一清運筆皆有所表見非徒爲靈飾而已中繪菩薩現大悲相表慈憫衆生故在大瀛海中表香水法界故日輪正照表本性圓明故雲影交重表塵沙無盡故大神威嚴表降伏魔軍故善財瞻禮表正信不回故龍女獻寶表地無所愛故惟觀此像者目擊道存不以像視像而以法視像瞻禮之頃三十七道品一時證入八萬四千塵勞門悉皆降伏則是像者其於進道亦不爲

鑾坡後　宋文集卷二　十四

無所助也胡說作禮而說贊曰

稽首大士天人師神通變現於一切尋聲救我衆生苦是則名爲觀世音大東瀛海洛迦山岩洞時時發光彩示以澎湃海潮音或因音聲而入者即得見佛了無二有一宰官施善巧能以繪畫作佛事大士實相毫端現趺足而坐木楊慈容顯顯屹不動紅光下照日正中雲影交加無盡藏善財南詢遍作禮卻踏蓮花以爲舟龍女持珠向空獻種種皆爲法歡喜上有威神金剛王護持佛法極嚴猛我知大士無形相有相當與虛空等虛空廓落徧十方胎卵濕化皆含攝以至河沙諸品類一一皆於相中現中求一髮不可得願執須彌以爲毫舒卷六合以爲紙畫此無邊相好身大地衆生眼皆見見者人人皆作佛百千劫罪悉消除不許彼彼從外求一彈指頃皆究竟

陳氏譜圖記

越之陳氏其先出自潁州一遷於光之固始再遷於泉之南安傳若干世有諱如瓌者生宋光祿卿舜華光祿生太常少卿知信州侁三遷於越州府山斬河之濆大常生朝散大夫彥弼朝散生七子知同安監詢史遠知縣沂國子司業湮餘則讜訓柔中李亡其名同安生文林郎仲錫史遠生四子仲彝仲粹仲莞仲賓仲賓魏王府記室讜生宗正寺簿大願司業生四子大中大成大中大理寺簿長與李亡其名訓生二子名亡柔中及李其後無所聞文林生格自格而下子孫當多今不可復知大理生宗正寺博士頌頌亦生七子大學上舍嗣慶文林郎一新龍圖閣直學士知衢州又新次則良恭蟾晉多亡嗣一新生二子麒麟麟爲良之後麒左宣敎郎生德星德元德元爲麟之後德星生二子元市舶都目克和及勝之勝之犢爲德元後都目生五子源敬復升瑞敬仕于國朝福建行省員外郎升金華縣學敎諭勝之生四子仁遜

貞禮自時厥後源生烝烈敬生煦吳府伴讀煦復生默什生熊烝仁生煥燁煒熊生熾其繁且行蓋未可量也予竊聞之自受姓命氏以來孰非神明之胄稽諸載籍煥然可覩傳世稍遠往往寖非其舊而降爲皁隸者有之世德之傳固不可謂無人其衰微不振者抑亦多矣有如陳氏自宋以來擢進士第者先後相望功業顯融名著當世遠至于今而其流風遺澤尚有衍而無替不亦盛哉尤祿十一世孫曰敬與升咸與予交而敬之子煦復來受經遂以譜圖記爲屬予因攷史傳世表年著之而不敢上遡其本源者蓋氏族之學難言久矣析支分裔唯唐爲最盛而國姓無定論林寶作元和姓纂而自姓不知所由來今人類能非之予記諸如此之上不欲妄加攀附誠懼後來者相非亦猶今人之非前人也繼今而往陳氏子孫當代加纂脩而弗墜厥緒其事核其言真而不昧於春秋傳信之義云

浦江戴府君墓誌銘

濂弱齡時師事淵潁先生吳公於浦陽江上先生素有林泉之思以五洩七十二峰之勝特往將焉時某實侍杖屨之間未至五洩二十里日將莫乃抵戴府君之居宿焉府君大布冠衣風神峻潔超然有前代遺風設筵以饗先生直至夜分四座皆推揖不能文府君危坐有所袜直曾無勧惓意濂竊異之因質於先生先生曰府君之行可稱譽者甚衆姑與爾一二言之當德祐丙子之變惡少年相挻而起執白梃暮夜擊傷民咸不能自保府君用計安之卒能貸厥父母無他虞府君往於浙水西或妄言府君道卒母夫人朱氏哭之喪明府君還念母不置夜露禱於天摘木葉曰冬青者浸水拭之期年目復明人以爲孝感所致朱氏既歿其繼母傅氏生子惠方秉爲政府君漫若不及知凡貲產一聽惠所取弗與之較惠與鄉井不相能人欲求隙加害府君貲其逮仕閭竢避

之貧民有貸錢不能償者府君出質劑悉焚去姻族之無以自存者生使其能養歿恨其自殷汲汲如不足從祖母盛氏張氏各生子而寡居府君養事之盡禮以全其節其子先長悉待前人士田均予之此事尤卓異於人人者濂聞已竊識識之後三年應書鄉闈識府君之子性中遂與性中定交又十年性中之子灝從濂學經於郡庠濂一一叩之其事皆如先生言則府君歿已久矣今年春濂有千里之役性中要濂於道且泣且言曰知先人之詳者莫過於吾子吾子倘不銘之孰宜銘之濂不敢辭府君姓戴氏諱理字君玉世爲婺之浦江人曾祖某祖某父子道府君享年八十有四咸淳丁卯某月日生至正庚寅某月日卒以某月日葬于止戴宅之原先配許氏生長明再配薛氏無嗣三配李氏生從善思誠性中用和孫男灝某某嗚呼若府君者可謂一鄉之善士哉爲之銘曰

其生也全其歿也安君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請視斯
阡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二　　鑾坡集卷第二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三　　鑾坡集卷第三

故茶陵貞母陳夫人譚氏墓誌銘

共姜守義賦詩以自誓孟母訓子斷織而示警貞節昭乎閫
範誨言翼乎陰教傳芳往古垂則方今况乎百世之下聞風
而起勵志於蚤齡收榮於暮景其操若金石而弗渝其訓類
水檗而加紡勸厥令子為時名臣有若貞母陳夫人者其亦
卓乎不可及已惟夫人諱某字某姓譚氏譚為茶陵鉅族真
隱遺晉雲陽之山如翠旗之開張紫微之峰若鐵馬之馳突
勢解逆而蟠結氣絪縕而鬯達清淑所鍾嘉徵攸賴故夫人
之生也髫稚之年婉慧絕品剪綴之工不學自能然桑之習
共事惟謹特鍾愛於親闈晉擇配於君子時則有如陳府君
諱某世載徽美生同里閈雅稱詩書之府允為簪纓之裔盟
言既訂童幼來歸梓楨之應日臻溫熙之福自至逮及笄齡
益增遐哉祇事舅姑備敬養之道敕睦夫黨致雍肅之義主

中饋知修潔之方佐丞嘗盡怵惕之敬見稱耆長表厲宗門
不幸年甫三十遽隕所天遣水秋竭嘆闗憲其可譬矣於今
橋悵女蘿其焉托未亡之稱弗絕于口一醮之義不改其節
有子曰某賦質穎拔稟識剛明窮究群經欲明體以適用三
錯諸務思致君以澤民元之季世四海兵戎乃崎嶇於兵間
乘盤旋於江表適值　聖主龍飛群雄川赴慶風雲之
嘉會喜魚水之相逢試以撥文辭意雄偉聽其謀辨籌策深
弘遂署為東曹掾當大將四征之日正羽書交馳之時酬答
整暇事無凝滯會淮安納款奉　命徵兵甫高郵之斯屆俄
僞吳之見繫抗論弗屈陳義益高因敷服其強悍獲遣還於
朝署由是入贊省垣出掌邦憲協恭而庶政惟和震盪而百
壬自遜其典守劇府也剗累政之極弊登雜集之積賦政令
所及積來一新其參預機務也立經陳紀期底隆平之治獻
可替否益盡臣翊之志泊乎執法中臺歷精諸道白簡糾劾

而物無遁情亦寐歎奏而逆無留議盖持己清白潔如冰雪遇事果決捷如風雨所以姓名達于宸中政事書于竹帛信無愧古之名臣者矣先是兵燹方張毋子睽隔 皇上録賢念功俾從間道迎養賜之以金繒居之以室廬 恩寵便蕃焜煌無比動搢紳之采豔形騷人之歌咏僉謂夫人德積于躬禄被嗣續身具膺於五福養不㦸於三牲安受尊榮以及考終衣食贈襚之厚諸掦宅兆之佳亦云備矣夫人魯祖某祖某父某妣某氏所生三子長即某中奉大夫御史中丞次曰克寛壯年而夭次曰俊克荷家政一女曰基貞未𡣕而亡夫人以洪武辛亥十有一月戊午殁於京師之寓舎壽六十九中書省臣以其事聞特降物旨俾歸塟於故郷發引祝道祭以牲牢哀榮之禮允謂無至明年壬子某月日抵達用堪輿家言卜地於某山以某月日窆焉禮也予竊聞之人材固因山川而生山川必藉人材而顯態此茶陵舊稱良郡

得名肇自於漢侯高隱但聞於唐晳年祀雖遐簡冊靡載洎興宋儒之才有此高深之氣惟中丞公生逢景運展謀猷于啓以佐 興王之業用忠貞覲亮上結 萬乘之知勲伐炳朗聲華赫奕理應有待名始不誣爾因造銘并紀嘉績使知枝葉敷暢必有資於本支流暢達必遠藉乎源云爾銘曰

雲陽之山聚靈孕馨篤生賢母莳爲女師其一佩佩德容温温令則尊重是共先後惟式其二中道遭屯良人兼捐哭聲摩雲血淚迸泉其三變從青年以迄白首抱節自誓終天獨守其四寒燈夜織秋杵晨砧樓志益勵茹苦若飴其五欲允其宗唯迪厥子態膺成丸鷄聲趣起其六積學既富受材復雄竟秉青雲去從真龍其七泉司騰英藩府效績如鳳斯鳴如鷹斯擊其八三預政路司憲臺端正氣一暢姦膽自寒其九緋衣趍庭牲鼎就養天寵日加人榮莫擬其十慶綏福溢年踰期頤風木不停莊靈增悲其十一非有母儀曷成令胤勒銘若阿以表貞正其十二

劉兵部詩集序

詩緣情而託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體製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雕肝琢膂宵詠朝吟不能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味久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備然後可以言詩矣盖不得馳於清瞱者其情沉而辭鬱之不專者其辭蕪以泛無所授受者其制海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卑以陋受質蹇鈍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嘗有出於五者之外也濟於職方郎中劉君之詩其殆無所愧矣夫劉君名崧字子高故

爲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存尤在於詩況劉君天分甚高自爲童子時輙有驚人之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自詩騷下從魏晉以來迄于唐宋凡數十百家皆鑽研考覈窮其所以言用功既深精神參會絶無古今之間已而曰此固可矣然猶未也乃東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石周湞楊士弘鄭大同游而與五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皆驚異之相與揚確風雅夜孜孜或忘寢食及微之於古瞭然白黒分矣已而又曰此固善矣然猶未也後痛自策督日賦一篇雖冱寒之折膠溽暑之流金劉君擁鼻鼓膝時作鳴鳴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軸盈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後與布襪行纏陟劉臺上三顧山陟虎鼻峰眺龍門或竟日冥捜或終月忘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觀環江右之境有奇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襟宇向廣然若未能奇暢厥

志復度庾嶺勺曲江觀韶石過湞遠峽登越王之臺酌蒲澗泉游石室歷觀海北名山再涉鯨波覽瓊臺雙泉之勝而還劉君之詩於是乎大昌矣濂幸獲讀之變屬頓迅鼓行無前所謂綏急豐約隱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寘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嗚呼前千年而往者吾已知其人矣後千年而興者孰敢謂無其人乎苟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於遠乎世無劉君五美之具而徒議詩為易易者其果可信乎濂也以繆悠之資玩愒日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濟勝之具雖於諸家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有負師友多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濂雖不善詩其知詩決不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一言之使知愈後生當不易吾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作亦十之七八耳今其門人蕭翀所編者凡若干卷翀字鵬舉亦嗜於詩盡得劉君之傳者也

弔忠文

弔忠文者為掾章新吳黃君翊作也夫人臣盡忠事君之常經也忠其可弔乎使忠可弔則世之不忠者有可憾焉矣黃君字孟翔翊其名也通春秋工於屬文每以奕葉為儒錚錚思自見會進士科罷去作江西部使者屬亡何又罷去司計廬陵學宮滿一考冀可循例補校官逢議改法以錢粟吏不可為人師更辟大府掾君不得已受事廬陵郡君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反復相鈎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君言安成土豪暴甚州縣畏之如虎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逮問則屬君本強嫉君行豪樹柵自固君命捕去抵其門忍少年數十執刃譁而出君叱曰爾欲反耶少年曰反則不反汝足稍前即剡汝腸矣君曰爾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挾械耶少年色動君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欲我爾即殺我少生皆投刃走君趨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君求解且請以重賂君踢諾之與其俱來寘諸法人見君咸戢手指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壬辰大盜起蘄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屬皆雲鳥逝君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為府掾強之仕使行官書君罵曰死狗奴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耶盜怒反接于樹歷一日意其自悔抽刀礪頸曰從則祿汝不從則血流吾刀矣君大罵愈於初賊斫首而去嗚呼事君竭忠固以死繼之然亦視其位之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閫外者宜死之專城而居者宜死之苟或懼悔者宜死之然皆未嘗死君以一府掾之微可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能瞋目罵賊視死如歸使其當前三者之任其激揚奮厲足以有為可知矣此不為而彼為之悲夫君之子載以文學擢第奉常聞拜予注道君事請為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為忠至其從容就義則鮮有

察其詩者予因造文一首托之楚聲綴綿悲愴以白君之情君雖在九泉必當以予為知已使世之不忠者讀焉其亦有所愧夫君之友廬陵蕭翁鄉貢進士也參謀軍事於省府偽漢陷廬陵赴井死婦弟同縣鄧椿為臨江府吏臨江陷椿集廬陵義軍千百齊以舟偕萬夫長楊毅等與賊大戰城下三日兵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俱人傑也法宜牽聯得書文曰

繄委質以事君兮秉忠貞而不磨斯天經與地義兮位無間於尊卑當海嶽之鏖昏兮鼓腥風於干戈譬巨豬之失防兮泛搪搪之大波悲何山之不懷兮彼何陵之不襄鮮魚龍而跳罔象兮孰舉手以閑其狂倚長劍於天外兮豈予力有不任憺九關之莫通兮雄屬予以三軍矧秘計之屢出兮棲權耳而不予聽婦人難與圖謀兮徒有淚以沾膺慟哭而叩蒼旻兮予悵悵而安之或危變而無所聘兮將誓死以為期胡

妖氣之日爍兮絳帕首而狂呼冠切雲而佩葱珩兮桀驁戎
而長遁予雖賤為府史兮顧嘗與於祿食縱一乘其亦君恩
兮敢曰職卑而莫恤數車殺馬而遐逝兮人孰得而非于君
有急而臣背去兮其自擬為焉如彼王蠋本齊民兮雖君祿
有不享尚一死以報君兮植後世之大防況予結髮而奸循
兮聞聖謨於父師臨難而求苟免兮非禽獸而騶肴予豈異
夫人人兮甘惡生而樂死唯殺身以成仁兮允君子之所歸
望巍煌之宮墻兮實宣尼之祕祠丞攝衣以從之兮依嘉樹
之嵺嵯中心皎如白日兮即萬死其奚惜與淵騫游於地下
兮亦予情之深懌瞋目而詈賊兮經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
就義兮誠遺言之甚踐爾死固若傷天兮乘萬世而猶生較
喪節而久存兮歷百齡其何榮吾知爾精魄之攸化兮下醴
泉而上卿雲之一物固為休禎兮宜爾心之所訴必飛蓋為
風霆兮叱列缺以施鞭殛不忠而為虀粉兮使天威之昭宣

遂奮發後
暨鄧蕭之二生兮眼見義而不見水寧與爾為三忠兮享百
世之明祀悼余生之蹇偃兮力不足以振之悲風瀟瀟而四
來兮謗舍家而瞰辭

周尊師小傳

周尊師名玄真字玄初世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遭
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為其學教授母林氏玄初生八歲教授
君殺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龐眉翁類道人刺客者過之
變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製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春
又二年會上真道院施如意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勁
取之玄初欣然仰天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
果然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
高第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劾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彌為
狐所媚羸瘠垂死玄初噓氣禁咒之狐即躍出衆殺狐其疾
輒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方鍾愛如重璧蛇鬼役之流痢

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劾蛇鬼遂絕玄初不以為已足季受靈
寶大法於曾桂孫會吳越被兵將魄出為厲玄初建壇陳醮
祠白鶴五十四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薦燈二燈飛起高
懸柳枝人驚以為神功萬夫長沈實母疾痛念之弟宜聘玄
初備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趣神要
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果屬其指呼者實春
後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即剪紙為旌令童子執之
玄初左右顧聽作叱霹聲旋重將壓地毋降于童音聲威儀
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初雷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
役雷押蘖如兒戲晚授其法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
步宗浩宗浩欲授人無契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祕示之自時
厥後兩賜有勑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玄初
禁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夏五月至于秋
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柬鈞軸丞命左司郎中劉兄中迎

鑾復徃
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冶城山研朱書鐵符投揚子
江中波濤蘧與玄初夜坐斗下存神密冥電光燁燁遶身達
旦辛卯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雷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
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法
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期復果然
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贈玄初玄初不受
見拂袖東歸朝紳為之以文稱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
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眞人與玄初皆
被　召錫燕於光祿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九月巳卯
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劾雷霆所以神之故玄
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神與人合
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
孚本同一理爾　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
丞相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冶城山建壇其應如初玄初為

人多內功焉好澤物釣門石橋廢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
之初主丹霞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維住持常執致道觀觀有
丹井蕪沒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覆作亭覆其上玄初嘗
搆來鶴軒於丹霞容林間拔鶴變休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
坐人競稱之為鶴林高士云
太史公曰予游江南見玄初鳳皇臺上方瞳燁然長眉聳然
傲睨於萬物之表竊意緱山仙人乘鶴吹笙而徠下也丞性
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
聲入之無門予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
作物以居枝扶而葉踈能熙其知守其愚則群陰盡銷而純
陽獨舒矣予盡慎諸予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
初之後使鬼神者其能幹天道之樞歟抑玄初孝於親一日
不見餘懸懸如飢欲欲然若有所疑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
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於是歟非歟

冲默齋記

俘寧禪師以冲默號其齋居來徵予記予按字書冲者虛也
默者靜也即佛氏空寂之義也惟其冲也故默則冲為體而
默為用惟其默也故冲則默為本而冲為末二者之理恒若
相因未有默而不冲冲而不原於默者也夫太虛寥廓從横
自如陽運陰行真宰不動此兩間之冲默也自無生有從有
入無外雖紛紜中實有定此萬象之冲默也靈光洞然出入
無礙諸緣自忘大用常寂此一心之冲默也我念不生法從
何起生滅本空而況於法此諸法之冲默也冲默之義大矣
哉嗚呼有情之類亦云夥矣奈何營營逐妄稜稜迷真竭晝
夜而實其所無反覆膠滯不求脫離是不知有冲者也鳳性
所激運轉不停倏焉凝冰倏焉焦火十二時中無一息少寧是
不知有默者也非大覺真人出而救之將何所底止乎然而
妙明真性不涉三際元自冲虛本由默靜無所不容無所不
具因無所不容故萬有歷然而未嘗有窒於虛因無所不具
故群動森然而未嘗有離於靜靜固非動動亦靜也虛固非
實實亦虛也冲乎默乎其造道之樞要乎彼李伯陽所謂致
虛極守靜篤者若近乎冲默而涉乎有為也常應物所謂隱
拙在冲默者欲藉是處世以保和為冲寡言為默者也而非
其至者也然則何以為至乎必也入不二之門而後真知默
也真知默者則無所事乎冲也禪師汲汲求法者也嘗揭冲
默以自勵故為是號體用本末而言之然亦未嘗有所言也
禪師名覺寘字敏撰吳興人出世嘉興之祥符近從四衆之
請分座說法於大天界寺為主實寧禪剎蓋有志之士也

送張禮部燕晉相府錄事序

皇明御天區宇教寧文化洽浹閭閻內外　聖天子猶
旰食宵衣欲圖治安知賢廣時在野之賢無不遣使羅致于
庭當是時錫山張宗壎惟中用監察御史薦上名銓曹四方來
者雲擁而林布銓曹各因其才命題試之而惟中前進士乃
以經學對初覆考僉謂良才遂列為首選又明日丞相引見
於奉天門　上親御翰墨題其名下曰翰林應奉其次
而下悉用奉天選授官則惟中特被簡注可知矣已而惟中
視草比門文辭雅馴而俯弗悖　上意於是日侍左
右或講說經史或應　制賦古今詩未嘗不再三稱善甫一
載特授禮部主事未數日會晉相府錄曹闕官復命燕之命
既下六曹之士咸曰學者當明體而適用苟學矣而不施之
於政是玉卮之無當也奚補焉　上之摩厲惟中者厚
矣詩人頌文王作人之盛有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今
日之謂乎三館之士又曰詞林之設官自學士而下曰侍講
曰侍讀曰直學士凡若干人而待制脩撰編脩之屬不論焉
夫以賢才如此之多其事如集惟中以一人獨當其任亦未
嘗見其有歉致非其才之果良乎苟使議禮於儀曹贊畫於

宗藩其有不稱職者乎傳有之君子學之在躬當無施而不
宜惟中其有焉金華宋濂則曰二者之論固當矣濂則以爲
天下才良者衆矣能致萬衆之知者幾何人哉幾知矣論說
或不合沈沒於下僚十年不調者有矣幾調矣或厭閑冗冷
局首尾拘畏不能展其志者有矣今惟中以一布衣之微上
膺　寵遇未久而三遷官皆清要之重寄不知惟中
何以報　上之賜乎奔走承順以爲恭非報也出入謹
飭而自防非報也唯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常如天日之照臨
有知無不爲爲之無不竭盡其智慮庶幾稍無愧耳他日名
存竹帛功在　國家不於惟中之望而誰望乎會　上
錫晉王土田於吳惟中將發故責之過家上冢以爲鄉邦
榮濂惟中老友也故於其行不敢後而以規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 有序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十又五

僧夏四十餘留五日頂有暖氣體貌如生又二日用闍維法
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及火既滅諸設利羅珠
圓至皎將至盈升四衆爭取灰燼爲盡其弟子某等涕淚悲
泣禁號無從於是俯從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
中實在寺東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於
其同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若
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公留姑蘇謂大師精神尚彊豈遽如
其所言及始任來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公於塔前自誓必
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芳不朽垂範將來乃加詳爲輯成篇
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是大師也始終依佛不忝祖家子
通吾宗其言當見信於世盍爲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碩
德位冠五山護持正法不翅堅城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區
是託非相知之至深邪其又何辭大師諱輔良字用貞其號
曰介庵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也父諱伯和

母郎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浮圖氏書輒躍然朗誦
若所素習有挾相形術者謂其父母曰是兒骨骼清聳峭
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父母方鍾
愛不信其言大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群童遨遊其間
俳佪愛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謂之曰在
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公參叩道要卒爲天下
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俾從同里迎福院
僧壽彌薙落及受其戒即慨然曰學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
以示肯綮終日墻面可乎去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所
謂三乘十二分研其精華攝其密微充然若有所契士瞻杓
公時住天平山白雲寺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
其間士瞻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沈溺不返如入海算沙徒
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焉從曰笑隱訢
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緇白信從如子歸母朝

廷嘉之賜以廣智全悟大禪師之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大
師往見廣智即以全器法寶期之問荅之際棒喝兼施弦發
而箭馳雷舂而電掃刹那之頃凡情頓喪雖未至清淨覺地
而所入正塗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
愈厲廣智笑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大師弗懈益虔久
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留礙尋掌藏鑰於四明阿育
王山與住持石室瑛公縱橫相叩擊石室極推譽之至正壬
午行宣政院檄大師出世嘉興資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息於
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十又六衆頗易之大師麤衣糲食爲
脩建之計崇基廣構文甓雕甍金碧煒然前後相照往來觀
者始皆信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章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
天竺其傾嚮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章時會海內大亂兵燹相
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焰靈隱古稱絕勝覺場亦烟白
草莽迷於久照之間過者爲之慨嘆康里公爲江浙行省丞

相妙東名僧能任起廢者莫大師為宜遣使者命居之既至
剪剔荆叢葺茅為廬以棲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闡示後
報語尤激切其言有曰達摩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
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
之變大地為黄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矣歳月
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脩參學之士多有因其語而入
者化縁既周手疏衣貲入公帑散交游及治喪斂之事顧謂
左右曰翼日巳時吾將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殁大師
四坐道場解結發覆如利刃之破胷霈甘露之灑稠林無不
斷絶無不霑潤故所度弟子心杲等若干人説法住山明宗
等若干人頗號継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
胷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過所造偈辭切不經
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搆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
自明復以净土觀門苦海舟航時無脩之未嘗少怠其所見

盡卓然云嗚呼道行無跡妙極無象求而即之脗契本真未
定之先則萬緣鼎沸發慧之後則一性洞虚所謂不用其力
而無所不力則神器化於玄冥而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
師和粹外形淵懿内朗造請之間因言懸解證不雜不遷之
域泯差别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悉乎至此哉濂也不敏承
從諸老游欲假般若為宅心之地夙障已深竟為世諦文字
之所纏縛鷄鳴而起唯倀倀逐物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
豈不惕然以自悼悵然而遐思者乎銘曰
真體如如絶待離紛妄識所膠境為法塵譬猶飃風鼓埃揚
氛化晝作夜翳日重昏佛啓覺筌高懸慧日白光爛然下銷
群慝破相玄門最為勝特能定諸縁即超秘密昭昭大師上
承禪宗一真歸源萬幻咸空染浄兩寘本跡俱融廣智之傳
其學遂東昭昭大師為法出世嬉笑怒罵皆真實諦湧殿崇
義飛樓弘嚴假相以昭非與道戾昭昭大師變通弗拘縁盡

即滅視世為虚死生者誰出没在吾化為舍利如摩尼珠來
也非留去焉非逝白雲在天周流無滯法象既亡勒石為偈
式揭徽音用垂南裔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余脩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來上命他史官具藁親加
刪定入類列女傳中奉　詔刻梓行世先是會稽楊廉夫
為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盖國史當畧私傳宜詳其法則
然也近與台士游嘗詢之則廉夫所載猶有闕遺者因摭其
言補之杜思絅娶沈沈生三女及子勤而死繼室宗嫕秘書
丞陶誼女兄也生一女思絅亦亡宗嫕棄膏沐而御上奉七
十之姑撫其驕心下視沈之子不翅親育十八年間悉畢其
婚姻歳丁未九月壬寅台城陷大敵竊天宗嫕護姑柩不忍
他適為兵所縶驅之行宗嫕不從兵怒剚刃于頸深入二寸
餘不見血而没臨死無他言唯念勤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尚
何望哉宗嫕妹宗婉歸周本亦同日死於水誼婦王淑見事
急抱其子名長巳者屬傳姆曰持以歸其父長巳存吾不死
矣乃被髮亂走明日事定求之不得叔見菱滕人曰吾義不
辱身赴南隣杜氏井死矣所佩簪珥亦投其中可闢處生知

之漢生其夫字也滕人以告眾明覓之皆在焉實十月乙巳
也然人之受月無無血者宗嫕則以之叔雖死其精靈猶能
動物不亂是知貞節之人其超絶誠與常人殊為紳家相訾
嗸者輒斥曰女子婦人女子婦人猶有是嗚呼

孝經集善序

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盖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顔
芝之子貞者為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為之註至武帝時得
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為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
為之註後世諸儒各騁意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
語其詳正無俟商確揆於鄭注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

爲允況鄭玄未嘗有註而依倣託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亂
向以顏芝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爲今文無有不善爲
之傳者繼曰非玄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行安國之
註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僞爲閨門一章文
句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
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
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爲指解上之
且慨流俗信僞疑真譏詩見於言辭之間以予觀之古今文
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其所
甚異唯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
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末矣自伊洛之學興予朱子實
起而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玉山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
分爲經傳去其衍文及不合經旨者千載是非遂定于一元
室之初吳文正公出于臨川又以今文爲正頗遵刊誤章目

重加訂定而爲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東廣孫君蕡
讀而悅之因增以諸家所注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
朱子及吳公爲之宗蕡通經而能文辨釆擇既精而又發以
己意其書當可傳誦故余爲識歷代所尚之異同序於篇端
蕡字仲衍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爲織染局使云

丹井銘

海虞有虞山梁天監初虞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來隱其下
建招真之治鑿丹井焉宋淳熙中道士李正則浚井得藏丹
石碱啓之化爲雙紅鴿飛入上湖至今湖中丹光煜煜然遇
年井且廢莫知其所周尊師玄真窮日力尋獲之重加以甓
構亭覆其上時　皇明洪武元年也然僊家煉丹必以
井故名山多有之其在今海虞者舊廢而新治豈玄學複興
之徵與銘曰

太陰委精自天一融而爲液養萬物神丹浴之赤如日有夫
玄巾發我室變爲衛霞飛淋漱靈泉重賓甘逾蜜飲焉壽與
天地畢

故義士胡府君壙銘

府君諱嘉祐字玄祚姓胡氏其先出於文定公安國之裔有
諱志寧者宋宣和初來知婺之永康縣遂家焉今爲永康人
曾祖某宋通直郎祖時孫父文宇質甫皆隱德弗耀妣張氏
府君幼失怙特嶷然思自樹立晝夜孜孜無毫髮自懈意卒
使貲產逾於前人然積而能散遇貧窶不能自存者多與之
泉布無靳色人有急難百計救之至勢不可爲乃已以信接
物如金石弗變里黨有期約咸屬府君一聞府君言則曰胡
玄祚斷不可欺矣歲丁酉括蒼盜起殺官吏焚府庫蔓延至
永康浙水之東騷動縣達魯花赤曰也速達而聞府君有奇
才即薦上海右憲府廉訪使劉公禎亟召府君與語大悅命
府君集鄉里徒兒給以鎧甲俾領之以殄寇府君勸成部條

教以攻戰之法頗可用一旦寇大至府君列陣于占田衆寡
不敵遂死之是歲二月二十三日也江南行御史臺聞其事
遣使致奠材士大夫亦嘉府君之義而悼其不幸多爲詩文
以傳府君得壽四十有八元配章氏無嗣繼室趙氏宋格庵
先生順孫五世孫女也子男四人裕禊祐禔女二人長初適
鄭其次禎未行孫男二人榮祖正祖孫女三人忠昭清皆幼
裕等既以丙午之歲九月壬午塟府君於鯉溪山之原復具
府君羣行徵予銘而納諸玄堂之南初予受經於凝熙先生
聞人夢吉始識府君蓋府君之女兄實歸先生而先生之女
又適府君之子裕府君之事行故先生數道之以屬人予
頗得與聞之惜乎府君百不一試而竟齎志以歿然而君子
有取之者其捍衛鄉井之心皦皦然不可誣也人孰不死君
死於義可以無恨矣銘曰

人孰不死得死則難此惟義士胡君之基千載之下過者式

焉

重建龍興興源寺記

龍興興源寺在撫之金溪縣北一里後枕麒麟之岡前有一峯鋭如卓筆上挿霄漢而幕阜雲關兩山對峙乎西東若駐若馳若起若伏其秀拔遶難名狀靈宮秘宇之所托也固宜唐元和中有大比丘某飛錫而來徘徊顧瞻縛茅栖止於其中厥後漸成巨刹樓閣峥嶸鱗魚互替於山光水色間一時龍象固嘗盛矣宋崇寧初燕壞弗治已而復興元至正中江右兵起官署民廬盡罹焚燬寺亦不能以獨存金碧之區倏幻為荒墟之場荒烟野燐更互明滅使人有悽然之思東皎大師自幼受經斯地喟然嘆曰在我法中有為無為皆第一義諦起廢之任吾可不究心乎其徒十有一人驩然相之闡右之族亦閒有施貲者於是伐木於林攻石於山徵瓦於陶衆工雲興罔敢後後時大師躬程督戲忘食寢遂卜厥日以成

功告實殿中峙邃堂後居旁挾二廡前拔三門以至庫庾庖湢之屬罔不就緒復摶土肖佛菩薩暨護法金剛神諸像梵相嚴穆見者生敬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功於某年月日初刑部司門員外郎王君經二世與大師游凡大師有所營爲皆捐財倡之大師知刑部君與予友善因請具其事狀求予爲之記予聞大雄氏說法耆闍崛山有重閣講堂之壯麗所以奠安其形軀庇覆其徒衆初未聞其露坐於日星風雨之中也世之昧者弗之察悉譏諸興造為人天有漏之因偘偘然曰吾志諸内不騖諸外彼役志於事功者果何為也哉殊不知般若場中理事無礙内外混融徧覆一切不即世間不離世間苟徒拘泥而墮斷滅之見則違道遠矣今大師耽悦禪味有所證入熾然建立無非佛事其智識過人殊甚備著其事勤諸堅珉庶可為馳騁空言者之深戒歟大師名嗣遷字某族王氏東皎其號也有長材所涖之處廢無不起既創安槃院於蓋竹原復重造金禪師塔廬俶其土田已而庵毀于火又搆成之及今興源之役其功爲尤偉所謂十有一人則行真希傚希晏希住希誠法旭法吾法袒法椿法膺慧澄其學行皆有可稱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三

鑾坡集卷第三

呂氏采史目錄序

皇帝既正宸極龕定幽燕薄海內外罔不臣妾慨然憫勝國之亡其史將遂湮微乃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啓十三朝實錄建局刪脩而　詔宋濂王禕總裁其事起山林遺逸之士協恭共成之以其不仕於元而得筆削之公也明年秋七月史成自太祖迄于寧宗總一百五十九卷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率諸史臣上進順帝三十六年之事舊乏實錄史臣無所於考闕畧不備於是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黃肅與濂等發凡舉例奏遣使者十又一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東亦號重鎮一代典章文獻當有存者特擇有職于官者行示不敢輕也奉貢呂仲善時司館成均乃被是選是月癸卯即乘驛北去八月丁卯抵北平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布在方冊者悉輯為一有涉於番書則令譯而成文其不繫公牘若乘輿巡幸宮中隱諱時政善惡民俗歌謠以至忠孝亂賊災祥之屬或見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載群儒家集莫不悉心諮訪且遣儒生危於等分行平灤燕南諸郡示以期日有傍令者罪及之爰自丁丑開局於故國子監至冬十又一月壬辰朔始究以帙計者八十擣高麗繭紙為之衣舁至行中書借官印緘之進於南京乙未赴山東河水方凍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駕牛車遵陸而行一吸一呼氷生鬚間已未至濟南其諮詢大畧如北平時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書又四十帙所搨碑文北平四百通山東一百通不在數中仍印緘如前三月壬寅肇還京師已而諸使者咸集濂於是有所依據俯成續史四十八卷夏六月復詣　闕上進仲善以功陞太常典簿尋爲丞且以史事之重不可易視也集爲目錄四鉅編上之而藏其副於家徵濂序其首昔者司馬光既著資治通鑑又畧舉事目年經而國緯之名曰目錄示學者以樞要也仲善今備述采史綱領明其事之良艱示後人以軌則也書之意雖不同而心之厚於仁則一而已嗚呼史有闕遺久矣如近代衛紹王之朝記注亡失南遷後遂不能紀載當時史臣所屬若得如仲善者豈不有勝實祥揚雲翼之所錄哉順帝乙紀卒得爲完書皆仲善之功無疑人有功而不知不智也知而不言不仁也濂待罪國史故不辭而爲之序使觀者有所徵焉進史後三月　日

故胡母歐陽夫人墓誌銘有序

夫人諱汝圓字某姓歐陽氏世爲太和人父宗周母江氏夫人年十七歸同里胡齊川齊川素為閭右族其遠祖有諱鏜者在宋時以明經及第爲南城丞建國大慶獲封其父誥迪功郎母歐陽氏孺人贅書中有福榮之言遂取以名其堂揚文節公實爲作記夫人佐齊川治家政內外咸乘至於科繇之事尤加之意適至正壬辰兵亂江西行中書檄齊川充里之早禾市巡檢爲禦危之計早禾當龍泉永新安福之衝宼堅出沒難常一陣之責誠有難勝任者夫人佐之輸措帑數萬於公家募驍勇猷若栟相率固守如此者十有餘年卒能全其宗族詩禮絃麻如承平時夫人之力居多視彼強家大姓殲於群寇者相去不翅萬萬夫人事姑樂氏甚孝敬及嬰疾而亡濟川與仲子子璘方癸事于類夫人含泣視事凡棺衾襚斂暨虞祭百須之物無不具俟濟川還始殯焉初樂事姑陳氏盡禮今夫人之事樂亦如之識者謂如崔山南家云夫人自歲癸卯辟地武山陽至于乙巳江西州郡悉平夫人隨濟川還故里室廬已燬於是相與經營構祠堂以奉胡氏四世神主割腴田以充祭祀而曾祖姑蕭氏墓在梵安寺傍者亦捐產俾浮屠主之爲薦燈之須其奉承先志而知所急類如此其戒飭子孫必令取則於先世且曰昔文節公記爾

家之堂有廸教勵業樹家尤宗之言爾曹不可不勖吾亦歐陽氏也爾能勖之則福祿之名未必專美於前矣夫人素有疾疾至是加劇以洪武庚戌四月壬申卒年五十有五子男三人子瑛子璘子瑀皆克盡子道子瑛先夫人而卒孫男五人相授祖授宗授孔授仙授女三人適某某某子璘卜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前葬以鄉先生王君沂所爲狀來徵銘先生以文學知名當世狀之所述其言宜可信爲之銘曰

孝足以奉其姑智足以相其夫力足以植其閭有若夫人其殆緒婦性者歟其殆篤婦道者歟

題朝夕箴後

右朝夕箴一名夙興夜寐箴凡二百八字南塘先生陳公之所譔也先生諱柏字茂卿台之仙居人與同邑讓齋吳梅卿清之直軒吳諒直翁父子游而深於道德性命之學盖自謂齋從考亭門人傳其遺緒而徵辭奧旨先生得之爲多當時有慥堂鄭雄飛景溫輩行雖稍後而事先生爲甚謹人以其學行之同通以四君子稱之今觀先生之著此箴本末明備體用兼該非真切用功者當不能爲是言鄉先正魯齋王柏會之讀而善焉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人錄一本寘於坐右則其所以尊尚者爲何如哉嗚呼前脩日遠後生小子不知正學之趨唯文辭是攻是溺志亦陋矣濂故表而出之并繫先生師友之盛於其後以勵同志者云

諭頑

陶尚書中立爲予言臨海林甲一門皆疫死甲獨治喪瘞甲殁無人藏其屍家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群犬翕集銜甲衣曳至西郊跑土成坎雖爲坎淺不能容又復曳出如是者四三姑瘞土覆之而去新昌黃琛甫有牝犬爲邏卒所食棄骨屛處其子銜之瘞諸野予聞撫髀太息每舉諭諸人人輙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燕縣崔仲文畜犬曾石和以丁奴易之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犬齧和守仲文屍爪浮土掩之朞年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母育一子愛之甚玄度烹子啖之母候骨投地斂置一窟核瘞於其間日夕向窟嘷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古無是事者過矣夫犬能禦盜齧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紛然也又寧止此二事乎人若不自重物理有可徵者亦弗之信反指予爲誕予故書此示之人心尚存其亦有所感夫

魏府君墓誌銘

惟魏氏遠有世序相傳出鄭國文貞公徵初居鉅鹿宋靖康之亂其諸孫某隨高宗南度來知袁州遂家袁之萍鄉歷若干傳至諱某者生南金南金生南壽父子同試荊湖漕司皆入高選南壽遷鄂之蒲圻遂爲蒲圻人南壽生太學上舍天福天福生府君諱雲瑞字祥卿穎達善記問從鄉先生盧應奎講說經旨毫分縷析弗之厭會延祐科試法行府君竭力從事下筆衮衮數百言盧君謂人曰此魏家千里駒也有司俾充貢鄉闈咸期府君先登俄疾大作不果赴試事既畢厥疾乃瘳府君拊髀曰不仕無義苟仕矣舍科第而之他非正也今乃以病而阻非命也耶於是一切棄去發爲歌詩以自娛山顛水涯竟日留連忘返外男宋氏富爲從叔嗣或利其多貲賂諸官宋貸金於府君彌縫下上期他日割產以償及事成所還不及十之五府君笑曰外男之志遂矣吾何所望哉同里張甲命唐乙造券質田於府君府君信之弗疑二年不問其租入甲忽令乙來贖府君兄曰券未經稅竟柰何乙曰姑還往嗾甲訴縣人勸府君稅券由之府君曰吾家昆弟斷不能作僞寧失其田無傷也縣令中其計以券爲私使田歸甲而不窮其直甲不自安願入所逋租府君辭府君有牛豢于牧人舍爲盜所竊牧人蹤跡知其處奔告府君曰牛在矣得十人與俱可奪而有也府君曰彼貧故爲盜窮巷之犬追則

噬人矣不久必自覆爾姑待之豪右鄭仲𡨴挾官中氣勢每
魚肉民民不敢誰何閩詩府君族子爲券欲侵其土疆會省憲
兩府交薦府君典教郡庠惧而不敢發其增郭昇之曰吾何
畏於彼我充鑒鄭之爲府君詣郭自言期以誠動之郭見府
君容貌魁梧論議英發心甚服之已而請府君作大書府君
揮灑如飛郭曰先生奇士也吾幾失之矣請以田券還而不
預受直也府君操心仁厚而能懾伏暴強類如此府君善學
未南宮書得之者不翅拱璧尤善著述有筆記若干卷藏於
家他如先世決科諸文皆蠅頭細書裝潢成帙以示子孫其
敦睦之志猶前日云迨祐已未十月十二日卒於齊安郡上
距所生至元戊寅十二月廿日得年四十又一至治壬戌十
月某日權厝於某山祖塋之南後五十年爲洪武辛亥某月
某日始克卜塋於黃盖湖之原禮也府君娶宋氏子男三人
長法孫蚤卒次已孫今名觀嘉議大夫國子祭酒次虎孫亦

蚤卒孫男五人子仁子同子栗子樂子仁子同皆蚤卒
孫女三人王克用熊彰毛藝才其壻也曾孫男三人思植思
茂思誠曾孫女一人尚幼濂也不敏官翰林成均時辛與觀
爲僚友觀乃以祠部主事張孟兼所爲狀來請墓門之銘濂
聞府君言行多可書要不止狀之所云而已府君一日方出
見家人市物競其價之低昂府君叱曰彼非嗜錙銖之利肯
棄於奔走耶何屑與之較也如其欲酬之大司徒歐陽公文
玄名世鉅儒而每稱府君爲賢其往復尺牘藏諸篋笥者墨
尚濕也嗚呼俗偷民偽久矣有若府君之行之懿其不爲徵
善扶世之一助矣乎銘曰
人僞方滋動隨欲萌雖刀之末奮櫓而爭温温吉人與物無
營事機之來一接以誠豚魚可孚況乎冠纓惵然心服匪飭
與形慶流後嗣學傳一經施於有政物無不平黃盖之原嵩
迴川縈以琢其珉以攄其英以昭其聲以告諸冥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序

沙門邢道輝以其師淨慈禪師所著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
一卷示予先集經以備其事次作偈以釋其義不待詳分科
段編閱覿對而經旨瞭然自明嗚呼可謂善談雜華者已夫
雜華之宗以言乎性則太虛洞然而無物以言乎相則萬象
森然而駢列所謂森然者即行布也一而萬者也所謂洞然
者即圓融也萬而一者也圓融不礙行布故一爲萬而不見
其少行布不礙圓融故萬爲一而不見其多此其大較也然
而善財之見文殊根本之智已得舉乎一者也而差別之知
未圓欲見乎萬者也今姑舉其畧而陳之則所不舉者可推
而見矣凡其所參五十又三或順或逆或小或大或淺或深
皆各有所證其登妙高峯不見德雲而於別峯相見示法普
見也見善住空中變化隨念而至明法無礙也見海幢於種
種光中皆有種種奇勝示法無盡也見勝熱婆羅門登山

投火得寂靜樂明法無怖也見自在主備學書數算印療病
建宅鍊藥及衆貨等業示法工巧也見無厭足王決囚可驗
及觀宮殿皆是衆寶之所合成明法如幻也見徧行外道謂
伏九十六衆離諸異見示法普觀也見婆須蜜女身出光明
照諸衆生令離貪欲明法無染也見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證
入大悲大智示法幻住也見大莊嚴園毗盧樓閣慈氏領諸
菩薩從他方來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即入見一樓閣中
有一切諸妙樓閣一一樓閣中皆有慈氏一一慈氏前皆有
善財一一善財皆悉合掌四顧一善財之身徧入一切善財
身內一切善財身皆攝歸一善財身內互徧互融互攝互入
如燈鏡交光重重無盡善財既證此一切境界莊嚴藏解脫
門文殊遂舒金臂過一百一十餘城按善財頂告以法解雖
已周而行未圓之故於是往見普賢在如來前一一毛孔出
種種佛刹諸微妙事善財見身在普賢身中交光互現一切

不思議事悉皆成就嗚呼善財前之所歷者行布也後之所證者圓融也非圓融不足以見體統之全非行布不足以昭發用之盛圓融體用雙泯者也行布則因用而各顯其體者也其後之所證莫知為之先前之所得莫知為之後二之則非也是知盡十方刹土皆是善財盡十方刹土皆是文殊盡十方刹土皆是一大香水海孰為行布孰為圓融哉苟謂其無所證入乎則於涉歷無微不探也苟謂其有所證入乎則性本圓明初無一法之可得也至矣妙矣蔑以加矣雖然經旨宏深非有識者為之開明初機之士何自而知佛國師而下頌而白此者凡十人禪師盡後出而益奇者也或曰以偈釋經可乎曰如來說經長行之後必以偈重宣之善慧大士用偈釋金剛經而後世箋經家多效之何為而不可也禪師名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人鐵關樞公入室弟子也出世溫之雅山繼主福之東禪雲今住持前刹云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太原和君希文呂忠肅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肄業成均通詩之傳踐積試八分將與有祿食俄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為樂以翰林待制徵不起已而中原板蕩大臣名將爭辟以為屬亦不起會兵荒相仍暴軍掠人以充糧所向殆盡唯希文昆弟獲完希文昆弟之孫女十有六人當艱難險阻之中希文又能保全攜持而卒歸於士族故人見希文者咸稱之為卓行云入我 國朝大將軍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之希文即束裝就道見 上於治朝與語甚悅擢為刑部郎中未幾遷 太子贊善大夫日侍書 東朝間嘗陳其情素云小臣有母春秋之高至八十有四無他兄弟以為養臣行年亦且六十雖有子僅四歲耳烏烏私情其能自已乎言訖潸然出涕東朝以其言聞 上惻然憫之即日遣北還夫君子之為學動簡編憊精神窮年疲疲猶以為未足豈務為諱世取寵之具哉亦曰學為忠與孝耳然其道無二致能忠於君必能孝其親希文以胄監之彥英雖出而仕而念母之切惓惓不少忘所以終遂歸養之志希文亦知所以致此者乎蓋生逢 有道之朝 皇上執孝道以御天下故希文朝有請而夕戒塗也希文之還服五綵斕斑之衣戲舞親側升堂為壽宜曰此非兒所能 天子之恩也耆壽之朋簪纓之儔聞希文之歸必行學於鄉委曲相問勞又宜曰此 天子之恩非某所能也州里從游之彥嘗受經希文者必羅拜後先問 朝廷所以遣還之故又宜曰此非予所能 天子之恩也希文果能之則誠知歸咸報上之義而無愧於學詩者矣雖然希文固卓行之士其能全家以智活鄉黨以仁裁出處以義固人之所難能然希文不可以是而自足尤當增益其所學他時秋賓重來推內聖外王之道以輔我 國家上躋唐虞三代之盛使事功勒之鼎彝名氏升於史冊方無負忠肅公之教不可徇一夫之私行而遂已也傳曰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予蓋於希文望之

故太和縣府君墓表

大江之西稱為著姓而居太和之後街者為尤盛唐開元間有從浙水東來為縣遂家焉譜圖闕逸不知其名而相傳且二十九世矣自時厥後擢進士第於奉常者後先相望宋氏南渡有為國子祭酒諱某者實生秘書監清伯秘書生南甫某年進士進士生四子長宗聖次宗陽皆以儒學入仕宗聖則臨江府教授宗陽則太和縣校官也次宗孟濬貢進士次則宗元府君然自秘書而下名皆忘今以其字書府君諱學但元齋其自號也生四歲而孤鞠於母夫人倪氏年七歲夫人使之從師即知樂學九歲善屬文同肄業者皆畏而愛之已而與翰林待制楊君景行師事鄉先生達觀楊氏於是益

君以諸經而於易學尤精至元庚寅詔定江南版籍適部使者李公行縣李集多士於庭試以經義中者始得釋士籍竊其科錄府君遂升薦慶時從夫人已老府君不復有出仕意科目法行雖薦目同門之友多躋膴仕府君澹然若無營或問之則曰吾母日薄西山吾尚欲遠游乎郡二千石及縣大夫數欲剡薦之皆不聽尋與漕貢君於縣西二十里創甘竹別業奉夫人居焉夫人性好施遇內外族姻之急者必思周之府君家雖貧能一如夫人之志女弟及甥女未有所歸府君備貲裝配于名族夫人恍而安之及夫人病府君不解衣者數月死則廬墓左三年然後返遠近學者慕府君文行咸願執經為弟子學成而去若同里楊亦雲若永新吳從者若吉水周通若嘉禾俞鎮皆為名進士其餘上於此方者尤多不能悉舉也府君雖不及仕其仁民愛物之心旦旦不忘縣之賦役無藝強有力者脫籍而使寠夫弱子承焉府君皺然

曰是奚可哉乃走白上官稽其物產而甲乙之編為義役三年人以為允川渠有敝壞者勉有力者治之鄉都有訟者又相鬭者是非方糾紛徐以片言決之不幸以至正甲午八月十一日卒于家壽七十又七以乙未十二月某日葬於家東某山之原娶丘氏子男一人飛女一人歸廬陵易子韶孫男三人曰執曰安曰鳳執鄉貢進士今選為國子錄孫女一人同里吳炳與其婿也曾孫男四人曰珠曰韶曰規曰忠府君所著書有易學考通若千卷燬于兵無復存者府君之葬周適集群行為狀進士顏成子據之撰銘納玄堂中禮畧備矣執復來請曰顏有以表諸墓道嗚呼爵位可致也貨泉可有也聲問可長也唯世惇書詩不可必也蕭氏自祭酒去傳經于家至於府君尤能繼其志而不墜其靜也于于其動也徐徐不衒鬻而進趨每深藏而自貶殘膏賸馥霑丐於人者亦足以獲多士之譽斯不亦君子之儒也歟是為表

題墨本黃庭經後

余嘗見黃素黃庭上下纖成玄闌中用丹砂作界適其縝精甚細視之不見絲縷相傳為王羲之書蓋明州刺史李振景福中遺宋友文者友文梁太祖之子後封博王博王薨竟屬陶穀家尋為大師李諱所獲復入宣和內府宋鑑既訖流落人間鮮于伯機以重貲購得用樓閣錦裝潢成軸題其額曰黍心王文通子昂為之賦詩定為上清真人楊許所書且稱其飄飄然有神仙之氣而伯機亦自謂生平書法得之於此為多不知何時又歸喬貴成湯屋二氏喬字仲山湯字君載最號藏書之家今則又入中秘矣予屢閱之其字體逆與墨本不同竟不能別其何者為真也豈楊與許之跡其實有異於羲之耶楊權氏出示此卷因備志於其後庶幾同志之士有以訂正之

故姜府君墓碣銘有序

君諱淳字潤甫姓姜氏其先居蘭溪之鬵賢祖某父思齊以貲雄于鄉環其居五里所凡山若田皆克有之及君之生其父已五十餘越三年父卒又三年母時氏亦卒貪夫欺君之孤弱扶黠隸為姦利內蠹而外蝕之并吞幾盡君之女兄適真時已歸金華楊某矣聞一歸視君撫君頂泣曰姜氏之世不絕者僅有此息爾苟或充豈欲去之以滅口則宗祀必絕為若救氏之餒鬼矣夫豈可哉區區貲產有不足計也急挾之以歸楊氏鞠育之如己子稍長俾從鄉先生楊夢牛王月溪遊松坡董覺齋游志虞淵中而識見過拔遂白於縣大夫復其先塋若千所田若千畝雖僅存十一於千百鄉之人士無不謂君為能者已而女兄命贅於同里之王氏君不忍釋之而去遂舍於女兄西偏挾王同居事之如母與姑毋得嘉味必先進不進不敢先食及生子若孫歲時相率坐女兄中堂羅拜於庭不知者以為真其母姑也君既受女兄卵翼之

思所以思報之者無不備悉志慮及女兄歿夫而無子為立
從子悈道為後而躬扶持之其門賴以不墜雖楊氏之姻黨
無不以孝弟忠信淑導之有悖戾者懼之以法令亦翕然聽
從君再從姪弘道被偽造鈔者所誣弘道初不識其人千夫
長帥州官逮繫之從者百餘人君聞之大恐走州中懇其故
官寘弘道稠人中命造鈔者執之乃妄曳他男子以前事遂
釋丁未歲侵人相食君性羅七閭時流民所在成羣動以數
百計衆聞鈔道莫敢何問君獨以計脫辛致白粲來歸六親
賴之以濟君頗通刑名家書於新令尤所練習或有致訟者
質之君為言其利害訟為衰止君晚命仲子遷婺城中往来
嬉娛以書史自娛因以盤隱自號一旦有疾度不能以生因
迺謂二子曰吾非女兄不克至於是誓持奉室家之事庶幾
少盡心焉柰何今且先之兩等他日當有以慰吾志遂瞑時
至正壬午十月三日也壽六十又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

于西山先塋之側配王氏後二十三年卒遂合葬焉二子曰
明道曰懋孫五人曰煒曰隆曰濤曰繼曰晉煒能積學為名
儒以薦者為婺州路儒學錄舜擧進士擢未平巡安丞孫女
二人長適默成先生七世孫番思明次適陳仁曾孫三人曰
麟曰堪曰增嗚呼金華為文獻之邦氣習之所移風聲之所
被往往人多士君子之行有如君者不幸遭阨衰旅寓之餘
乃能蹇然自異不跕其家後樂導人以為善而熇急報恩之
志尤審深不忘夫豈無其故哉傳曰大河東流九里餘瀾此
蓋從古而然也濂不敏幸與煒同出於聞人先生之門墓文
之屬舊有弗得辭其責第深愧者文彩衰弱不足以昭幽廓潛
然亦自謂據事直書而無所慽也銘曰
孰界之隆而關於逢其非天邪一髮之存卒續厥門其非天
邪無德弗酬得與善為迹其非天邪發迹詩書有孫為儒其
非天邪生逢死安松阡欝蟠其非天邪卑哉善人迺裕於後
豈其非天邪

題金剛經篆書後

是經功德如妙高山縱橫上下難以數量山雖難量終有盡
時猶如虛空廣袤無盡濂以古篆寫成卷軸隨寫隨空不見
有跡光明熾然遍覆大千是用持寄穆菴禪師禪師所具禪
師所言禪師所發與此般若非同非別同兩宜現前見弗

寶積三昧集序錄

釋氏之書有三法藏焉曰經曰律曰論經則佛與菩薩等所
說論則諸賢聖僧所著唯律必佛口親宣而非諸大弟子之
得與聞也然而三藏之間統為十二部分為大小中三乘廣
大殊勝無所不攝其文久流中國至秦而絕漢遣郎中蔡愔
及秦景往使天竺受其書以歸自是譯師疊至代有所增以
卷計者梁則五千四百僧則六千一百九十八唐承隋亂之
後稍有廢逸開元之目則五千四十八至貞元中則又增二

百七十五宋太平興國以來或翻譯或編纂或收貞元未附
藏者又增七百七十五逮元有國又增二百八十六其中頗
不能盡知今以千文紀之自天至濘為號者五百八十六通
為六千二百二十九卷噫嘻其廣矣哉學其書者茫若望洋
至於皓首而不能周覽唐僧智昇嘗編入中國歲月及譯人
姓氏名曰開元釋教錄要矣而不采其文也宋戶部尚書王
古蹟其次第而釋其因緣至於佛會後先華譯同異咸志之
名曰法寶標目佳矣而弗表其義也優婆塞陳實分門別科
頗括衆詮名之曰大藏一覽近矣惜緣之自造諸偈而又擇
焉不能精也東山立菴大師崇志頗病焉迺於延祐之初掇
拾三藏英華上自三寶流通中至天仙天隷坤維人倫之凡
時劫根塵世諦塔寺道具衆器之屬下及珍寶飲食花木禽
獸地獄之品析二十門釐為四卷文貫始終事有源委部居
整比秩焉不紊遂取法界體性經中語名曰寶積三昧集錄

梓於壽聖禪林立庵既示寂板廢不存白庵禪師萬金以精進力深入禪教三昧旁事孔籍亦臻其閫與惇立庵利物之心勤而傳世之不遠也後為銓次義例分卷為五重刻而布之以濂閩大藏者凡三稍涉戶庭請序其首簡濂取覽之儼然如捫故物雖未獲窺其全而金銀琉璃車渠瑪瑙珊瑚琥珀衆寶之精爛然溢目矣於是互跪作禮而說贊曰

巍巍法王寶號修多羅毗尼阿毗曇三千大千界以及無等數無物不含攝無土不現身護法金剛王手持蓮花杵或執七寶劍各運神通力晝夜不暫離魔軍及末伽無有能壞者菩薩施方便為轉大法輪一轉千佛轉佛佛具千佛千佛亦復然輾轉至無邊此最勝功德如雲雨太空草木花藥等根莖皆沾溉如來真正幢無鉅亦無細汪洋四大海了不見涯涘苟取一滴水濕性靡不具炎炎大火聚力可鎔天地餘燼有一粟炎體終弗滅日輪行中天其廣千由旬光入寸隙

鑾坡後

中圓明具日相若書聞嵩山山石立萬仞一沙細於塵孰敢謂非石所以二尊者各出本來智一取六千卷束之四卷間如符須彌盧納之於箴孔一墨塞灰滅死後使復然光照閻浮提利彼有情衆智者能移物勿為物所移佛言雖至實孰著亦為障我有大寶藏不落文字中六處放光明七佛時行道時時宜妙法法法悉皆忘定見自性佛共成無上道

題顧拙軒告命後

右拙軒先生顧公告命一通公諱周卿字成子仙居人嘉定癸未賜進士及第任慶元府奉化縣主簿階修職郎故事脩職郎滿三考關陞令錄先以合入階官給告公遂入從政郎久之始注授監嘉興府鮑郎鹽場差遣然舊制無從政郎崇寧初以通仕郎易錄事參軍縣令至政和中復改以今名乃選人七階之一也比告之首當有十幹暨千文紀號若曰甲天等字第幾之類其尾復欠紹定五年七月十三日下十字其背紙又當書行在官告院準鈔出給及寫告楷書當行手分令史主事等名氏而中當官批上本官告命照會亦繼其後歷年之多皆未免殘闕刑吏部主事碩公之六世從孫琢玉為軸重加裝襯持以相示故為詳疏之以備當時典故云於戲世家舊室何處無之未一再傳不知祖諱者有之矣如碩者豈非賢歟豈非賢哉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既從祠部羣賢之請為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庵禪師寄至鍾山藁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　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　上悅勑近臣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枝十五日將畢蕆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　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

鑾坡後

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庵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使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德以隸古書成卷來徵余題故為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飛泉操

浦陽玄麓山有飛泉濂與鄭源先生數觀之造飛泉操鼓之琴書諸崖石其辭曰

飛泉兮瀏瀏洗耳固非兮護飲我牛犢謂我汙兮移彼上流與人之形兮奈何忘人之憂

月娙記

余退直祠林戴華陽之巾被鹿皮之裘焚香默坐存神規中太和薰蒸百體欣順龍降虎升水溫火寒周流密綿莫究端俄冲陽子自空明洞天翩翩而來碧瞳方顒氣貌充甚謁入

揚袂言曰月堀之義予知之乎揚雄云西壓月堀指月所生之地也吾意則不然太陰之精朔後魄生至望而盈盈極而衰隨日漸虧晦而復蘇上下二弦虧盈得乎氣和弗偏吾煉九還七返靈丹抽添進退之候每於月而取則焉因名其室以月堀所以志之乎曰陽陰不可偏勝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坤構精六子乃疑水坎火離中藏偶奇用奇變偶乾道始茂重陰盡消純陽則昭乂而行之與道消搖是謂三一之真也復命之區也若取則乎月無乃專溺於陰乎沖陽子曰二氣之精互爲其根房日之兎畢月之烏取象表微指意其微陽既含陰陰亦含陽苟舉其偏道則全張子何見之拘邪予曰言則美矣其理尚有所遺也人身之中有玄牝焉繫乎天根呼吸所關絲絡聯綿枝葉扶疎靜以養之一氣孔神超於象先不見其朕玉色連娟天光内朗盖以無爲而得無爲而成孰火能爲其候孰鼎能爲其鑪孰藥能爲其材我皆不

得而知也假形托物著于丹書顛倒錯亂自漢以來已如斯矣吾將與子握手空明洞天之上當素月流輝銀鋪水翻瑶露初滴寂然無聲委羽仙人必騎黃鶴而一下之與子稍一叩焉則予之說爲當矣沖陽子喟然而嘆曰道有精粗象分内外非粗不足以別精非外不足以形内初機之徒未忘乎物苟不以此示之必大笑而走何可與上士玄功之成者並論哉子之說固當而吾之所取喻又豈可少哉於是相視一笑沖陽子揖而退予送至庭外沖陽子復請曰一陰之生其卦爲姤是月堀也一陽之生其卦爲復是天根也郤子寄柱來其間而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者其與吾月堀之義頗有合乎予曰此大易精微所繫雖更僕不能盡也予悪能知之乎悪能知之君當問諸庖犧沖陽子曰唯沖陽子張姓輔其名以廷翼爲字台之黄岩人盖有道之士也洪武四年正月日玄真遯叟金華宋濂記

蟠松說

昔人之言喬木必繫於故家者何哉盖故家者非一世之謂其封培也有其素保衛也有其道所以能上千九霄下蔽萬牛鐵雷風而弗憊沐雨露而常新者也嗚呼此亦自承平之時言云爾若夫當戎馬繽紛之際無澤不竭無山不童人之屋廬且不能自保其有蔚蔚芊芊蕭然而獨存者乎盖必無也理之所必無而今則或見之者是豈人之所能哉非人之所能則天而已矣中書左司郎中劉君明善居武昌之咸寧其先塋之在崇陽者有松暢茂成林其一最巨者枝柯紛盤勢若長蛟角鬣備具而爪距奮張尤爲可觀者焉當汝潁變作蔓延至武昌悉焚之而應之相與建營結柵山之有木者翦刈無餘而崇陽之蟠松巋然獨存人過之者皆彷徨歎息指而言曰是蟠松者出於平崔非有絶巘懸崖人跡之所不到也何爲能免斧斤之厄乎且其形質與恒松等爾非鑄銅

鐵以爲枝柯也又何爲能自全而不損毫髮乎嗚呼我知之矣持之以智力者不足以禦人事之變成之以慶祥者誠可以俟天命之定劉君武昌故家累世積善之深故天之報施俾其喬木在壠墓間者不異承平時其意若曰善人者天所厚也苟謂天不厚善人盍於蟠松徵之亦如是而已矣雖然天將雨而礎潤潮將生而颶興家將蕃而林木有輝理之常也今蟠松出於百翦刈之餘蒼然而弗渝充然而含滋得不爲劉君之家盛大之兆乎矧劉君以濟世之學歷仕 熙朝出持憲節入位郎官聲譽翕然動於中外其融顯方日進而未已也蟠松之祥又當於是乎徵之昔人又有言曰樹德如樹木木之成材可資於一時德之榮身可被於後裔劉君當益務乎德哉其幸與劉君交於是推原其故作蟠松說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五

郊禋慶成詩序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即有事于
昊天上帝以
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于今五載弗懈益恭粤洪武壬子冬十一月辛酉長日至後遵其時前期丙辰 上御奉天殿集臣工于庭告以誓命戊午出宿齋宮有司氾掃反土夠爲田燭各戒具循図敢弗肅及期行事百辟卿士後先駿奔牲牷肥腯圭幣溫緻器用質樸酒齊苾芬樂舞具舉升煙上聞 皇心内外質文兩盡
上帝居歆福祿攸降既竣事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黄肅工部侍郎牛諒晉府參軍熊鼎廣勤司令吳雲兵部郎中劉崧工部主事周子諒秘書監丞陶誼晉府録事張孟兼吳府録事吳從善咸謂 皇帝升中于天國之大典幸際熙

明與於執豆籩之列不可無篇什以紀慶成昭示萬世遂以唐詩星臨萬户動月傍九霄多爲韻各賦詩一章而屬濂序之濂聞郊祀之禮始於有虞氏至周大備秦漢以來寖涉不經且惑於六天六帝之說莫之適從君國子民者亦罕能躬嚴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肆惟
皇上一據禮經而洗千古之陋每歲親幸泰壇昭事上帝恪恭寅畏有赫其臨陰歛陽舒降甘風雨覃及寰宇物無疵癘行見鳳皇降而龜龍假矣聲歌之發玆非其時乎昔者周人之頌所謂昊天有成命者郊祀天地也思文者后稷配天也二詩辭氣典密卒未易曉然非卜商之序揭其宏綱後世何自而明之羣公之什優柔而雅馴整肅而泰豫是以美盛德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者謂其有待周人之微旨所可擬若濂非卜商之識僣序作者之意君子其謂斯何雖然一代之成憲後王之所取法者其大槩亦頗著見於問云是歲十有二月甲戌朔金華宋濂謹序

昭鑒録序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 上詔秦相府右傳臣文原吉翰林編撰臣王撰國子博士臣李叔允助教臣朱復秦相府録事臣蔣子杰晉府紀善臣呂宗盛録事臣杜環燕府録事臣張雲翀吳府録事臣吳從善楚府録事臣王鐸靖江府録事臣宋善類集歷代諸王事實既定 命乃取東觀諸史相與研摩善與惡可爲勸懲者咸采焉其文蕪事泛則刪取其大槩或有奢淫不軌無復人理者輙棄而不收越二十又二日甲子書成繕寫爲二卷臣原吉等詣 闕投進仍請以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爲之序 上可其奏先是有詔禮部亦備是書前尚書臣陶凱今尚書臣牛諒主事臣張籌遂録爲一卷上塵 乙夜之覽然二書義例本同無大相遠臣籌因會粹衆論合而爲一承 詔刻梓以傳名之曰昭鑒

臣濂因得而序之臣濂欽惟 皇上既正天位即定青宫衆建諸子爲王作鎮雄藩於是發自 淵衷錫以寶訓凡箴戒之辭切禮儀之事第兵衛之出入與夫職制營膳法律供用之屬具録成書共一百一十有餘條然慮其文太繁覈史之事可據以爲鑒戒者多於各條之下微注其綱而其目則悉載此書庶幾得以互見其爲 聖子神孫建萬世之丕基者可謂深且長矣於戲盛哉然代天而理物者天子也佐天子謹藩制以壯磐石之宗者諸王也天子則元首諸王則手足是謂一體者也其可不同心而同德者乎昔之賢王有見於此敬以脩身禮以齊家政以馭衆夙夜戰兢唯恐不能盡屏翰之寄故操佐傳諸無窮聲光顯于來世其或不賢而弗之察欲縱情恣且失其秉彝之性而欲久享爵秩抑亦難哉觀録中所紀歷歷蓋可數也傳曰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又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嗚

吁寳訓具在非若日星之臨覽是對者其懋戒之哉其懋
戒之哉是歲五月三日臣澣拜手稽首謹序

楞伽阿跋多羅寳經集註題辭

大雄氏所說阿跋多羅寳經凡經三譯其四卷者宋元嘉中中印度求那跋陀羅也其十卷者後魏延昌中北印度菩提流支也迨至於唐實叉難陀來自于闐復以跋陀之譯未弘流支之義多舛與僧復禮重翻爲七卷則久視初也於是判教諸師提綱挈領李通玄則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言智覺延壽則以實相佛語心自覺聖智爲言一則因理以顯事一則從事以推理理事兼究則經之與義無餘蘊矣然自菩提達摩東來震旦謂此經四卷可以印心遂授其徒慧可故宗禪定者世受其說而其文辭簡嚴卒未易通所以傳之者寖微至宋張文定公方平見於南譙悟其爲前身所書乃以錢三十萬屬蘇文忠公軾印施江淮間蘇公親爲書之

且記其事自是流布漸廣雷庵禪師正受病句讀之難通也與同袍智燈捜跋陀之本而參以魏唐二譯原其異同歷舉於經文之下復稽唐註古本暨宋僧寳臣閣士楊彥國之說而折衷之凡經論疏録有涉於經者亦撫其精華附焉名之曰楞伽寳經集註自慶元乙卯之三月至丙辰之四月始克就緒其用心可謂勤矣且如來說經不即語言不離語言別此楞伽寳詮圓頓八識洞然號如來藏大包無外小入無內本性全真即成智用觀身實相與淨名同若彼二乘滅識趣寂譬如迷人忘已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此乃諸佛心地法門不假脩證現前成佛禪宗之要蓋莫切於此矣或者則曰西來之宗一文不設若謂初祖持此印心非惑則惑于不聞達觀頴公之言乎曰不然也佛法隨世以爲教當達摩時衆生滯相離心故入義學者悉斥去之達觀之言猶達摩之意也苟不察其救弊從權而據以爲實則禪那乃六度之一

先佛所指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者還可廢乎雷庵之註其有功於禪宗甚大非上根宿智不知予言之爲當也此經槁峇判板姑蘇幻住庵近毀於火天界禪師白庵金公意欲流通乃購文梓重刊于旃檀林來徵余爲之序予幼時頗見正平張戒集三譯之長采諸家之註成書八卷以傳大意略同惜雷庵不及見之白庵妙悟真乘旁通儒典爲叢林之所宗師苟求其說而補入之則其功又豈不大於雷庵哉

劉參軍黃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九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宋州録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勑也宋舊制告與勑多無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太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

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勑則當時給勑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録而已後因臣僚奏請辭詔巳給勑官侯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太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顏而不著其名朱名勝非諡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惟揚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爲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爲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著其名氏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爲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升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爲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誤國真姦臣之雄不足汚君子齒賴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

誣綱爲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悔唯勝非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貴富賤與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綦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悅不平之氣果何爲者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甯出此於破壞之餘潰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又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爲戊申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盖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幷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洪武五年冬十月一日

太上清正一萬壽宮住持提點張公碑銘有序

龍虎名山蟠踞上饒之區重岡複嶺自中閩來若翠蛟戲拼環衛其背而雲林二十六峯森列內向如拱如揖如冠劍而迎至琵琶之峰止焉大川西瀉仙岩板起天半而絕其衝靈氣翕合鬱爲仙人所都歷代以來其侍祠竹宮而峻陟崇班者相繼乎後先或彌綸參錯於巖谷之下降光煒燦多與名薦紳相埒及其終也飛騰解化游神丹臺下上美氣曾不得以淹之如吾張公倘大蓋亦其中之有聞者歟公諱友霖倘文其字也信之貴溪人父漢良有嗣行人稱文穆先生母汪氏公之生也有霞光香氣之異居亡何老父秋髮續紛忽曳杖而至顧文穆言曰爾兒方外之器也宜謹視之言訖失老父所在年十二志恬虛沖皦皦如孤鶴獨立文穆以其生有玄徵俾入龍虎山從周尊師復禮游尊師學行融洽貫老易爲一塗公晝夜窮研而究其說以九經爲淵源百氏爲支派綾析毫分而極其根柢之所會閱六年始着道士服事周君貴德爲弟子時桂心淵隱匡廬金志陽居武夷二人者世號爲真仙翁脩丹之士依之者成市公皆躡屩擔簦往拜其坐下傳其三皇內文九鼎丹法所謂延齡度世者願領其幽玄歸參天道運化三洞四輔海擻洞府日月星斗諸書或合或

雖類有以取舍之權自嘆曰吾春秋方盛與世徼擢要不可無見也乃出力於詩章古文辭課之於虛無扣之於寂寞盖泯泯乎其不可竭矣虞文靖公集以文雄海內公爲書千數百言暨所爲雜著一編遣其徒張自賓往質之文靖深加歎嘆與之相辨難者甚至自是及門受業者日衆其從之求文戶外亦屨滿矣公則又曰此富寡之二毛已在顛其尚不求歸宿之地乎於是刋落葩藻與道爲徒至和薰蒸四體丞聯泉涔谷虛冥契玄扃有不知歲月之易遷者嗣天師太乙明教廣玄體道大真人張公嗣德嘉公玄學淵邃辟爲教門講師脩文輔教崇正法師無元壇脩撰太乙之緒再傳實爲四十二代而張公正常起承之入我
國朝錫以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累
詔至南京公皆爲輔行翊贊相導靡不備至洪武辛亥秋八月更修教門高士尋提點大上清正一萬壽宮而諸宮觀之事咸治焉未幾興高行道士黃宗吉鄧仲脩同被
召公奏對稱
旨賜食禁中而退冬十月
大駕幸鍾山崇禧寺復然勞有加明年壬子春公屢乞還山
上欲屬以崇祈之事命中書留之且有白金之賜秋七月公示微疾於朝天宮謂仲脩及丹霞錄師周玄真曰盍趣宮主宋玄真相見乎既至正襟危坐徙容言曰自非我有性本虛空生浮死休寓世一夢吾將觀化於寞寞之中矣遂援翰賦詩一章翛然而逝是月十又七日也顏貌鮮澤肌體柔弱仙經所載尸解者可信弗誣仲脩力營其後事性白儀曹因以其事聞
上爲之惻然後三日奉遺蛻焚於石子岡執紼徒者至數千人火既熾有五色祥煙盤旋於其上云公自叶鐵鎮子有文集若干卷亦以鐵鎮名世壽六十又七所度弟子即自賓自宥純飭好脩與翰林羅公爲交譽其賢今崎嶇道塗函靈骨以歸將與其子若孫吳棌和張敬安謀以某年月日塟于龍虎山之天峯仵繫羣行來

微濂爲之銘濂聞老子之旨可以治國可以脩身可以鍊真其大者與孔氏或不異也公以超穎之資屢求賢師思兼孔李之學而通之其視死生若旦暮泊然無所繫累者固宜也豈古所聞有道之士非邪濂也不敏何足以銘冠劍之藏勉徇白箕之請而述之山中有方壺真人高風莫攀君子撫其爲陶隱君之倫當能爲瘞劍而正之銘曰

大道之文洞玄玄兮八角重芒太極先兮天真皇人授而傳兮龍虎之君環以千兮探其靈秘道乃全兮上清道士古列仙兮洞達懸解協玄筌兮内天外人鑄坤乾兮出入孔墨孰後孰前兮玉室金簡列戔戔兮彩霞丹景交相鮮兮湓爲綺翰五色宣兮有聲鏗然聞九天兮　龍光下逮勢迴旋兮一旦解化同蛻蟬兮騰凌蔵沒行翩翩兮白旐青風扶羽軿兮無象有物形神遷兮達人何累止若淵兮冲莫無爲合自然兮其迹雖泯名則縣兮冠劍之藏勒蒼堅兮山靈護訶久逾遠兮

句容奉聖禪寺興造碑銘 有序

句容縣之東四十五里有地曰白土緑疊陸樹遠林擬蒼潤欝岡虎耳良常諸山屹立乎東西聯輝分彩神秀之所融會而奉聖禪寺宅焉按金陵塔寺記初名永定梁武帝特有大乘門寳亮主之帝方草崇釋衆聞亮精通義學命撰涅槃經疏參訂辨博究契先佛甚深微妙之旨寺因籍之增重與諸大剎爭雄唐季兵燹縱横寺日隳廢僞吴楊氏據有金陵其檢校僕射許褒遵厥父司空雍之命新作之割腴田在句容丹徒者若干畝以飯浮屠夫人景氏猶以爲未足復施句容田若干埤益之宣城二比丘曰義爽曰道規行業峻潔僕射具疏迎居寺中蓋大和年間也至宋大中祥符初始賜今額公于宋季又復推斂弗支羣僧皆風雨散去丹徒之田亦爲閭右民施茂等所奪元至元中住持平山坦公不憚四千里之遠訴于中書移文江南總攝且命下其符於鎮江凡歷七載之久殫三往返之勤使歸乃歸平山既遷化滅庵受公繼之後雖數易其主而未遑設施至正三年癸未咲岩禪師性補其處當屢廢之餘室如懸磬積逋之未庚者踰五千緡咲岩晝夜不自寧議猶不毛之山以償殺衣縮食孜孜以興建爲務不四二春秋粟盈于倉泉溢于橐乃剪蔵荒乃闢靈場乃樹棟梁九年己丑釋迦寳殿成明年庚寅摶土壤佛菩薩暨大弟子護法神王諸像環以大阿羅漢慈容穆如九座香華嚴奉如式曾未幾何三解脱門又成右設涅槃之居以處有疾僧伽左建僕射父子祠而他施者附之又明年辛卯演法之堂又成名之曰正法眼閣三月禮禪之室又成名之曰清淨覺海且拓其術徑别築小山門以爲喉衿通名曰定林山西廡及衆寮次第而就又四年乙未象四天王神於三門繚以周垣延袤三百餘堵委蛇縈迴如雲横阜截防限遂

嚴又明年丙申禪師遷住保寧而懐安津公南宗定公先後而至皆剗嚴有爲益其土田當是時　大明建都江左而浙右猶未盡平寺當毗陵京口之衝驕步之兵燹息者旁午覩其宇嚴嚴飭戢手相戒不敢犯洪武三年庚戌仲綸彌公來司寺事病東廡之未稱也撤其故而易以新堅而規制於是乎大備殿以間計者凡三室與門如殿之數堂如門之數而溢其二兩廡如堂之數而加以七倍其懸鐘之樓則仍其舊焉仲綸潛心内行爲四衆之所趨仰且念咲岩錙銖之積以克濟于成視衒奇鈎貨以病民者相去萬萬苟不圖之顯刻金石則後來者何自而知之力請濂爲之記夫自辛卯兵變以來江淮南北所謂名藍望刹多化爲煨燼之區而狐兎之迹交道過其下者無不爲之太息奉聖禪居有如魯靈光巋然獨存非惟金浮碧明照映於山色水光之際而鐘魚之互荅初不異於承平時豈亦有數存於其間乎雖然人事

之盡誠之以勝天自非主之者壘矩重規求其持久而不墜
若此或未之見也讀予文者尚念昔人構締之艱而繼承於
無窮哉咲岩名若愚族某氏明之昌國人說法嗣仲芳倫公
耆舊僧宗敎咲岩同邑人是寺之役其功爲最多繫之以銘
曰
皇矣象教自西徂東丕建塔廟牖于羣衆青天震雷以㐲群
聾豁然以興豁爾而聰句容之墟白土之里川娟山輝靈蹤
萃止彼阿練若雄焉中峙由梁洎元成壞凡幾有偉一師飛
錫而嘆不創實所妄邪孰開白業所感在彈指間靡仆不起
何闕弗究爰發峩峩飛樓湧湧像設嚴嚴梵夾斷斷鼓騰
翔丹雘絢爛梵率天宮下移人世兮自興戎刼火颷扶狂厳
勝域[illegible]爲一聚此獨巋然嶷嶷凛凛迴都人聚觀一何壯哉賦
形兩[illegible]數人史勝天如鳥建翮千里奮飛能令顛躋
式續式承胡寧弗顧實華樓閣不涉有無光明發舒號爲毗

盧徧覆大千了無欠餘凡爾方袍攝心澹泊來居來游無諸
無作大史勒文因病注藥尚祛昏迷同歸妙覺

寂照圓明大禪師壁峯金公設利塔碑

禪師諱寶金族姓石氏其號爲壁峯生於乾州永壽縣之名
胄父通甫宅心從厚人號爲長者母張氏亦嗜善佛佞有挾
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張且屬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
男未幾果生禪師白光煜煜然照室幼恒多疾纏綿衾枕間
父母疑之曰此兒感祥微而生其宜歸之釋氏乎年六歲依
雲寂溫法師爲弟子旣薙落受具戒備諳講肆窮性相之學
對衆演說纍纍如貫珠聞者觧頤已而撫髀嘆曰三藏之文
皆標月之指爾昔者祖師說法天華繽紛金蓮湧現尚未能
出離死生况區區者耶即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真公樹正法
幢於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之公示以道要禪師天起疑情
三二年間寢食爲廢偶携筐隨公擷蔬於園忽疑坐不動歷
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禪師曰然曰汝何所見禪師曰有
所悟爾曰汝第言之禪師舉筐示公公非之禪師眞筐于地
拱手而立公又非之禪師厲聲一喝公奮前捲其背使還吉
禪師築公背作之公猶未之許咲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
也必使心路絶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耳禪師聞之愈精進
不懈遂出叅諸方憩峩眉山誓不復粒食日採松柏啖之脇
不沾席者又三年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
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入意禪師
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禪師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
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
無筭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今日方知其真耳急往求證
於公反覆相辨詰甚力至於兎傾禪楊而出公曰是則是矣
異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上畫一圓相禪師以袖拂去之公
復畫一圓相禪師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禪師

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禪師於
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禪師一
一具荅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年間參學有
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無用和上有云坐
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邪爾宜往朔方其道當大
行也無用蓋公之師云先是禪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嚴重
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
曰此五臺山秘魔岩也爾前身脩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
之旣寤遂遊五臺山道逢首女子身被五綵舞衣赤足徐
行一黑獒隨其後禪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爲
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決叩之同行者皆弗之見或謂爲文殊
化身云禪師乃就山建靈鷲庵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饑糧
來叙者日繽紛也禪師悉儲之以食有學之僧多至千餘人
雖丁歲大儉亦不拒也至正戊子冬[illegible]石至衆都

慰勞甚至天竺一僧指空久留無相傳鉢開知號為三百歲人
敬之如神禪師往與叩擊空瞠眎不荅及出空嘆曰此真有
道者也冬夕大雪有紅光自禪師室中起上接霄漢帝異嗟
賜以金紋伽黎衣遺歸明年己丑復召見延春閣命建壇爲
兩椒應賜以金繒若干禪師受之即以振飢乏民又明年庚
寅特賜寂照圓明大禪師之號詔主海印禪寺禪師力辭名
香法衣之賜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將無不以
爲依皈已而懇求還山洪武戊申
大明皇帝即位于建鄴明年己酉燕都平又明年庚戌詔禪
師至南京夏五月見　上於奉天殿且曰朕聞師名久
以中州苦寒特延師居南方爾遂留於大天界寺時
召入問佛法及思神情狀奏對稱　旨又二年辛亥冬十月
翔　上將設普濟佛會于鍾山　命高行僧十人演其
事而禪師與焉賜伊蒲饌於崇禧寺　大駕幸臨移時方還
寒祿後　宋文集卷五　十二
明年壬子春正月既望諸沙門方畢集　上服皮弁服
親行獻佛之禮夜將半　勅禪師於闍梧閣施摩陀伽斛法
食施事　寵賚優渥夏五月悉粥衣盂之資作佛事七日乃
示微疾　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有玄関書傳
已成正覺之言　天光昭回人皆以爲榮特疾已革不能詣
闕謝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曰將瞑
弟子祖全智信請曰和上逝則逝矣不留一言何以昭白於
後世邪禪師曰三藏法寶尚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哉然而逝
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又九後三日奉龕荼毗於聚寶山傾
城出送香幣積如丘陵或恐不得與執紼之列露宿以俟之
又至火滅獲五色舍利鹵舌數珠皆不壞紛然爭取尺土爲
盡禪師體貌豐偉端重寡言笑福慧以足所至化之故其在
山也捧足頂禮者項背相望其應供而出也持香華擊梵樂
而迎者在在而是不啻生佛出現其行事多可書弟子徵之

四方無以會其同祖全等件以其年月建塔于某山制撰其
大畧請安次王晉爲狀一通徵濂爲之銘　上祀方丘
宿於齋居濂與禮部尚書陶凱實侍左右　上出賜禪
師詩令觀之其稱禪師之德爲甚備夫　聖人之言天也因
知禪師之道上與天通下徙人望雖不獲識名山大刹要可
以無憾然而月林觀公遠承臨濟正宗其第五傳曰無用寬
公竺源盛公竺源之道行于南無用之道著于北禪師蓋無
用諸孫也濂近銘竺源之墓今又述禪師之行而文諸碑焉
吁哲人云亡奈何不興大法衰微之嘆乎銘曰
臨濟崇崇西來正宗益衍以鴻三虎怒枝中有一飛氣可吞
牛教相紛拏瓜蔓交加入海算沙乃易禪衣乃抵勝師乃治
其疵棲身屏顏絕去八還入第一關河水侵淫跌坐樹陰愛
渴我衿我松我根我泉我粲渴飢兩忘實相圓通無物不容
悟其本空玄微肇胎涉彼五臺棲閣門開南粤北湖方來圓
寒祿後　宋文集卷五　十三
顧水赴雲趨無間儉豐香積之丸且妥其躬其名上聞使者
寵恩來自帝闕於赤　皇明遣使奉迎館于神京龍文
成章日晶月光爵其寵榮叶四衆所依胡不寧茲而亟其歸
泰山崔崔一旦其頽庸人不哀有奉者罔白虹吐芒該剎之
栽

故同安沈府君墓碣 有序

考功主事沈彰服衰絰踵門拜且泣曰彰幸生盛際忝被官
使私竊自念先府君之年僅五十又二爾忠孝之道不可以
兼致驅馳王事二三春秋方斂納祿而歸以竭烏鳥之私情
孰意上天不佑而府君以洪武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棄我諸
孤閱三月命至擗踊摧號無所逮及即上其事中書授法比
持服将不遠四千里南還卜某月日奉柩窆于同安西山
之阡在蓮花鞠花兩峯之間又復自念府君死矣而先德不
可死者亘百世猶一日也苟不圖文顯刻以昭示後人不孝

愈大焉敢持奉常贊禮黃仁狀前事以請唯先生畀於之濡
不敢辭謹按狀府君諱祥字遂初姓沈氏其先光之固始人
唐末之亂有諱某者始遷於莆陽閩諸厄於兵燹莫紀其世
次曾大父某祖澤民父善夫娶張氏既生府君而來主泉之
永春簿遂再徙于泉城及府君之長又三遷於同安上官才
之薦爲縣之際留倉使非其所好也府君事父母盡孝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唯恐有毫髮咈其意至正甲午大盜起安溪
鄉民皆風雨散去府君負母夫人避海中嘉禾島盜覘其後
府君爲盜所掠幸以計脫而夫人不知所適府君蒼黃冒賊
鋒求之晝夜呼號不飲食者三日始獲見巖穴中母子相抱
持悲喜交集時夫人春秋高且有疾府君欲渡海四翔風鄉
以居裝橐旣于盜手其計無從出乃質其子彰於鄭氏貸錢
千緡爲買舟之資登還一月餘始往贖彰以歸府君伯仲者
亡季夫府君事兄起宗知其父泉布蓋服之愛凡有所需無

上之風撓月繪時相與歡欣杯觴淋漓凡我昵比數日不聚
者中心欲然不怡先是主簿君歿塟泉之南門外後九年夫
人亦卒烽火連綿權厝主簿君墓側及是兄復殁府君留司
往泉城畢棺斂之禮乃歸同安擇地於海山之陽欲迎夫人
之柩藏焉已而潸然出涕曰吾父母生則同室死則其冗乎
吾兄父母之所遺魂魄或有知其能獨處異鄉乎於是覓三
喪而共韆之當主簿君居莆陽貲產頗豐府君悉讓與群從
兄弟錙銖無所覬而別樹家於同安其遇錫福全尤盡恩意
南安畝田以畮計者七十有五悉以畀之無靳色莆陽宗黨
有來謁者必倒屣迎館翕翕眗眗惟恐弗之留暨別去復餽
焉閩井知府君之行交口稱之曰良士良士云府君當元之
季知世將亂具隱者之服深蟄不出自號之曰壁隱高人朝
士或來即之相與賦詩以爲樂視世之聲欲熏灼者若將浼
焉娶傅氏生三男子長即彰通詩訓故學較藝福建鄉闈取

第十一名文解有司貢至京師會　朝廷需賢之急不俟會
試南宮擢入吏部爲考功主事階承事郎次曰寬次曰彝爲
呼傳有之孝悌者天下之大順也人之行義有重於斯二者
乎推而爲忠爲信爲有别其有不自茲者乎君子之學能植
乎其大者豈不爲厚倫重本之勸乎然則府君之行其可銘
以銘曰

猗若人行之戚撫上下協固方丁時艱厄捨捷念我毋情竟
傷日號呼走遑遑昉白雲涕霑裳既覲止色斯康奉成兄萬
天常塤篪豈釀酒聚和孺樂日洋洋惟孝弟善之綱易後昆
矢不忘

故松陽周府君阡表

括之松陽有行義之士曰周君休休而有容循循而雅飭自
其髫稚嚴父秉指君輒能自勵千舉攜贄乎經會侵尋乎壯
暨伯仲之間交相摩切積功既久縉性提身之間以莊以敬

弗敢自釋上下化之春風盈於戶庭宗族歌於州里篤紆之
家因不歆韙焉君不以爲功而澤物自見當歲儉屹肆無以
食屋瘠將路君曰是不可不䘏也度力而給其粟弄寄頓仍
及㞐鬼爲蠱害沴氣糾蟠十室而九君曰是不可不禁也丞
斬牲以檮于神俗尚氣而喜鬪雖刀之末奮憤而疾訴訴達
縣庭爭爲吏所魚肉君曰是不可不正也有赴愬者方爲辨
曲直訟爲衰止會元季兵亂郡國繹騷石抹將軍師師來鎮
括凡武勇文學之士悉以禮聘而詢其謀猷聞君賢延而與
語悅之辟爲千夫長將軍廓清群盜君與有功焉未幾乃引
退都布寬衣放情丘壑間當風雨日群與一二逢掖從容觴
咏日莫忘返年甫五十又八不幸以洪武庚戌九月某日卒
家明年辛亥二月某日葬嚴木縣鶴德鄉徐北里之原禮也
君諱紹祖字光遠其先家春陵高祖允文始來壽曾祖梓宋
鄉貢進士祖留遇從元兵討賊津叛也有功擢管軍千戶父

鑑母葉氏君配室則王氏也前五年終翰林侍講學士危公銘其墓生丈夫子二曰華曰達孫男五曰文壽曰文煥曰大炫曰文煇君歿後四年二子奉縣文學洪文霆狀來請墓上之文以期不死於親余聞墓之以有文古也殷比干之銅槃漢梓潼之穎誌皆是也後世易之以石且植表於隧矣人子不忘其親者肯知是乎在余惡能辭有若君之行義脩於身儀於家庭惠澤被於州里所以德吾導民者誠有稗於王化君子不謂其達可乎嗚呼麟之振振既淑且仁卒以喪夫身綏綏者狐日肆其威盛人之饑而剝人之膚其相去亦不違而嗚呼有崔者罔林樾蔚蒼惟君之所藏千載之下幸毋壞傷是爲表

題趙模千文後

左右內宰府錄事參軍趙模集右軍行書爲千文模在唐有能書名嘗與韓政諸葛貞楊承素等奉勑臨摹蘭亭迹今猶有存者予於秘府嘗見之最喜其善用筆而正鋒恒在畫中所以度越諸人也歟此本係歸于秦常家藏者神采尤流暢不翦可寶也

故黃府君墓碣銘

予從烏傷黃文獻公游識公從子仲華甫進承公話言還與仲華磐桓華川上溫潤如瓊瑤使人不忍厭去公棄世大興甲兵滿天地東西各不相聞及　眞人起臨濠廓清六合予入侍講禁林會浙江行中書新貢士至有黃昶者來叙世契問之寔仲華諸孫後叩仲華何如則作土中人五年矣爲太息者久之昶弃從予入史局幾一載間自撰仲華行狀瀝泣請銘仲華名樞仲華字也自幼嶷然有立出與群童教毋武有度不失尺寸鄉先達題之暨長撫世酬物悉中權度州里譁然稱之曰能父見素儒儒弱以爲豪右蝨弁仲華奮厲致家之肥悉納金贖還自是益敦仁厚行貧而貸衆者不責其息稍弗能庚並焚券示之或有忿鬪者赴愬于門仲華聽已諧曰爾言曲爾言直皆心服去且曰得黃公片言賢於縣令長十人避兵石門山一婦疲卧荒榛時游騎已迫仲華命媵女扶以奔與諸婦同寢食寇退詢其家歸之然終不識其面性至孝親疾進藥劑無時夜不違甘寢及浣衣穢搶窨之費咸出於私不忍煩諸兄文獻公剛介子弟鮮得懽心仲華曲承其意斑斕笑談煦煦如陽春親屬有使酒難近者且復諫仲華徒容白其利害卒至改行仲華行事多類此他不能悉書仲華卒於吳元年三月十一日其月某日葬於崇德鄉平洋原先塋之次壽六十七世系遷徙之詳文獻公已見諸阡記曾大父埒宋承節郎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追封江夏郡夫人大父鏞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公妣童氏追封江夏郡夫人父溍妣俞氏仲華配室傅氏生子三縢琥璜文一適劉如珪孫男四來昶庚檄于惟閥閱之家鮮克由禮有若仲華閑雅整飭抱齊魯諸儒至行孰謂非賢邪予故特銘之以爲聲書之助使人人取則仲華其不爲三代之民矣乎銘曰

中恬而熙外燕而剛惟義之是閑大振厥家尚質去華胱胱于無涯有歸者山有冽斯泉蜃氣之蔚乎體魄斯安維以永年

崆峒雪樵賦有序

劉君宗弼家于穎之空同山陽學贍而文雄嘗擢進士第入敎成均出仕浙江部使者之寄聲光已赫然矣君乃退然弗居方以空同雪樵自號其殆顯幽一致者歟非賢而有德者蓋弗能也君間請濂賦其事雕蟲篆刻之學老且亡去兩俛操觚雖用賦體而比物成義爲多君之西還或歌於清泉白石間山靈聞之未必不冁然一笑也其辭曰

伊空同之拔起兮鎮嶠南之靈區擘煩續其蕩空兮攝顥氣之鞿緻韋貢扶以北流兮發土脈之渤腴穴逶通於龍翁兮勢蟠亘於醬孤信地維之奥宅兮爲靈真之所都則有白鶴羽人黄唐冊士關玉爲扉鑄金成炁仰帝青以布帷擬赤霞而啓闇悼下土之塗獨凌剛風以逕度惟彭城之仙子兮式爛柯之遺軌謂靈奕之可觀兮意翩翩而遐舉索蓂莢之花穫約芝田之蒸巾割湘雲之枝肇熙彩鷇之尾傷胡麻之未飯變白石之堪羮諭洞真之石扉借倩月之實斧期樵堂之下臨兮度綠文之可受于時玄冬届朔氣交水膠堅金塗高二鶴夜語獨具畫闢莽六花之聚白合濆滓於空寥幻九清之秘景闢太素之神苞奉人目睛兮若流汞翻空而不定一白無地兮如爛銀炫燿於霜皐瓊林玉樹疊頷聯柯條頻亡於春綠緺巧綴於晴梢乃陟磴乃依冰樾膚中寒而生歸指屢僵而弗屈丁丁許許不遺餘力已枯成柔方長不折

玉屑隨聲而輕墮霜葦倚雲而初積東以九真之赤藤附以千年之苓晚既消揺而味歸忘蕉鹿於今昔歌曰我采我樵兮太濛之野萬樹瓏璁兮玉光照夜孰能相從兮與霓旌而俱下於是築石竈繙金經養神火煉黄芽汞生水虎之窟鉛出火龍之扃演承太乙之秘機運元華之精愿探抽之封券植鄧鄂之丹城逮伐毛而洗髓致陰爍而陽凝種芝於瓊玉之山折桂於廣寒之庭領衿佩於橋門集烟鸞於王庭白簡霜飛繡衣春明近一出而持斧使九夏之生氷定輦風而來歸兮將瀛洲之先登隔人間之風雨兮邈真凡之異程至若西鄰之子沈酣膻葷屏息香膳笙火花春篠階舞楚銀諂歌秦黄塵迷南華之夢彝發嗤東郭之貧樂鍾鼎之遺鹽厭炮霞之近醇尚父釣渭阿衡耕莘或封齊於東海或致君於華勛齊出處於一塗罔變志於屈伸世續紛兮覺以新蟻代蘄兮傷芳辰翻海水以爲霖兮曾臭濯夫游塵孰不化爲胡燕兮依華林之飛文丹禽鳴夫空谷兮亦寥寥之一闋彈樵歌之逸響兮寄縹緲於秋旻歌曰若有人兮在蘭崖止白虎爲使陟崇巘止皓鶴迴飆斂天能止雁白内朗絶纖瑕止仁斧義戕龍錯鳴止鶴膏匪施珊弗形止剪彼薪樗扶松栢止養賢大鼎烹以亨止天下爲公大道行止迴風屹立恩盈盈止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五

禄命辨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之精占斗剛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皆是物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巳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訟及後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尤造其閫奥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金木土也

而無紫氣星孛羅睺計都也星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氣祲同占羅睺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鮑該曹士蔿皆業之士蔿又作羅計二隱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頓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胄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洽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柰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思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睺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為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奇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辰轉相配其數極于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万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說予不能以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為體體則為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為用用則為緯恒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某宿則吉歷某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

四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為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為木之餘計為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孛火之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土木然矣柰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剋故無亦非通論也況孛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躔度之詳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星之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皙而瘠也至於豐肉而庳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

土有異而民生以之與固然也人之賦氣有厚薄長短而貴
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
蹈道而脩德服仁而惇義此吾之所當爲也不待占者之言
而後知之也予身脩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顔淵雖若季
之冨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
則責成於己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白
晝攫人之金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窳偷生而
不嘗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
而殺人柔猾無識投繯而絶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
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之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
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於是脩其教不易
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
夫稗竈言鄭當火請以瓘斝玉瓚禳之子產不之與已而果
然竊後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

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
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嘗談而樂道之者而予
一切弃絶之其亦有所本乎曰有子罕言命

題織圖卷後

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郡國翕然思有以靈承
上意四明樓璹字壽玉時爲杭之於潛令乃繪作耕織圖耕
事自浸種至登廩凡二十又一蠶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
有四且各繫五言八句詩于左未幾璹　召見遂以圖上進
云今觀此卷蓋所謂織圖也逐段之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
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絶相類豈璹進圖之後或命翰林
待詔重摹而后遂題之耶卷嘗藏小谷余先生家其後有雙
岩鄭子有困學鮮于伯幾所跋二公當時名流翰墨皆可寳
玩雙岩謂題字爲顯仁韋后所書則恐未然也嗚呼古昔盛
王未嘗不以農事爲急豳風之圖不見久矣有若此卷者其
尚可獲之耶

碧落碑跋尾

絳州碧落碑唐高宗咸亨元年庚午歲韓王元嘉之子訓等
爲其妣房氏造碧落天尊像於龍興宮而刻其文於背故以
名碑然不知何人書據李旋之王京宮記以爲陳惟正李漢
黄公記以爲李訓之弟譔殆莫能定而琴岩鄭聖予則又以
爲宗室璀豈或别有所考耶吳叡張天雨讀　爲喧爲曜者
非當以釋文鄰字爲是俞希魯辨叨作卯亦大佳而釋文則
又訛矣盖此碑雜出於鐘鼎篆籀諸文其亦憂憂乎難知哉
沱水沱人說文中音乃歷翻溺則音奴弔翻釋文今借休爲
弱亦恐非本字之義而其他可疑者甚衆考證之尤未暇及
之姑識其後俟博雅君子正焉

智永真草千文跋尾

梁武帝欲學書命殷鐵石於二王帖選取千文後名周興嗣

次韻一夕而成須髮爲白此事最無可疑王著於淳化中奉
勅諸帖上石見帖中所書海鹹河淡等字人謂爲章草之宗
遂誤指爲漢章帝所作著固不足責後村劉克莊乃宏博之
士何爲承著之謬而謂千文實始於漢耶克莊姑置之歐陽
文忠公名世大儒其撰金石錄跋尾亦謂法帖有漢章帝所
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盖前世學書者多爲此語
不獨始於羲之抑又何耶非米南宮黄長睿力詆之新學小
生未必不爲其所惑余久憤於中因題智永所書千文故特
表而出之智永名法極羲之七世孫字畫之佳則有不待贊
也

王允泉聯句引

洪武五年秋九月十又五日日入酉予與仲子琰過張錄事
孟無於成均東廡對坐孟無方命侍史汲王允泉瀹茗俄熊
參軍鼎劉職方松周虞部子諒皆集相與談詩至愜心處拊

抵掌吠諍呂太常仲善聞之亦䟿然来會既罷若已孟無出
新造玉兎泉銘誦之且曰今夕何夕勝友如雲不可無以爲
娛請舉泉聯詩何如衆皆曰然予年有一日之長俾題其首
句餘則以次而續觸險據勝䦨閡弗能休至二鼓詩成各擁
衾就榻逮雞再號風雨凄迷載埜甞事有程皆不告而散予
亦騎驢去朝　天実明日孟無将爲遂作小楷繫詩於銘左
徵予爲之引於戯人事參散如風中飛花其回旋飄泊曷甞
有一定之跡今幸得與二三君子岸幘咏詩雍然而一咲豈
非天乎然此七人之中楚産者太半獨予父子與孟無吾越
西相距僅半舍他時或後先接踵而歸支九節筇訪孟無白
石山房遡咏諸賢立霄漢上欲一見不可得取此卷之閲怳
如聚首成均時寧不有慰於寂寞之鄉也邪孟無子琮皆以
字名熊君字伯頴劉君字子高予則南宫散吏金華宋濂也
詩曰

成均地何靈聖澤資灌沃（濂）兎奔兆奇徵井渫發新斸（彝訓）
非三窟深孰湛一川緑（孟無）儲精本從金生色絶勝玉（子琮）
霜毛藨寒飲雪毳翻夜浴（芝）釀列捕雨經沐丹驗仙籙（仲善）
杵春蟾宮藥珠貫蟾堂胴（璲）孕月生陰精觀天涵晴旭（濂）
澄毛骨堅鑑㪅須眉燭（鼎）銘徒自奇檜行㦛難續（孟無）
㳂東郭狡難洗上蔡辱（子琮）引滿羅未義探幽縷頻續（彝）流
璧滲銀床出寶藏環栗（仲善）辭次目暈花凍沒指逹麻（璲）濤
毫乃自潤照影徒人欲遠光沉天上晚祥啓地中曙（彝）鱗
艷餘清盟蘆備嘉告（子琮）劒判非二師池技豈身毒（孟無）
支怳瑩陳盐鹵鄙富罰（崧）不動疑窪雲頻挂咲風麓（仲善）天
光一眼開雲影片鱗束（璲）劉㹫覺寥廓蹤足想彳亍（濂）凛
虎爪跑斛吸猿臂曰（鼎）潔士濯冠纓渴卒卸刀韣（子琮）精當
卯君降次或井宿督（孟無）誰知鍾有分脉與伊洛屬（彝錫）名
厠固嘉戰句吾何局（仲善）聽将指鼎比疾勝擊鉢使（璲）驚風

落燈燼斜月墜檐曲靈源詎能窮短咏聊可録（濂）

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擧楊君墓誌銘有序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殷殷
摩戛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
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寂深者唯金華
宋景濂氏我卽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
部主事張學暨朱芾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爲位
哭復繋其爵里行系而道文曰君姓楊氏諱維楨廉夫其字
也裔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爲四院第二院大師虞
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嵓五季時錢氏有國嵓仕至丞相
自諸爲浙院嵓之孫部兵馬使佯徙浙水東又分爲浙左院
佯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後爲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
高祖文搽曾祖文僴以耆嗜義聞人呼爲楊佛子祖敬父宏
贈奉訓大夫知溫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
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甞夢縣君有娠

月中金錢墜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受之祥徵其
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剖幾踰百十家大夫
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俾將學甬東將厩馬以益装
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驩曰此頗
不多於良馬邪躬爲裝摭使之周覧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
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縣吏恣陵氣勢執官
中短長先以餌釣其欲然後挹吭使不得吐一語世號爲八
鵰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顛蜎結蛇蟠不可解君
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盐司令時盐賦病民君爲食不
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
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於
桐冢墓族蜀有蔚墓者植竹筇於前筇發葉牙枚葉蔚如也
自是不調幾曾者十年會有詔脩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辯

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捋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常類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爲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曰夜此梳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君自如也轉建德經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摘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浪蹟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遣逸之士悄慕擡榮書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晡疾作乃還雲間九山行窩疾且革稅桂叢校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濤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致十人徙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　大明洪武庚戌夏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書於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爲屬林君欣然從之擇地華亭縣脩竹鄉干山之

塋域後　宋文集卷六　七

原以六月癸亥舉柩藏焉君初聘錢氏忽遘惡疾錢父母請罷昏君卒娶之疾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杭郎出也孫男一恭女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鍵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羅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變臺洞庭雲開析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爲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生咸謂咄咄逼人暨出仕與時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見諸論撰如觀商敦周彝雲靄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蕩凌厲駸駸將逼盛唐驟閱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乎名執政與憲司紀者藍君之文無不投贄願交而薦紳大夫與岩穴之士躡門求文者座無虛席以致座蹋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爽沖無一物縈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屐登名山肆情邀眺感古懷今直欲起豪傑與將而不

可得或戴華陽巾被羽衣泛畫舫於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爲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無賓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蹁躚起舞顧將生姿儼然有晉人高風或頗加誚讓亟寫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爲樂爾謂退之非端人耶吾君數奇諧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疏豁與人交無疑二臟而賢攫之如師傅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蔑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爲批點黏于屋壁揩以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雖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遂君書收券君咲與之家藏古名畫爲西隣所竊其僮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偽爲君文以貿易金繒或疑以爲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爲寬厚長者云敘者之論恒謂名者天所最忌則

塋域後　宋文集卷六　八一

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人多畸孫坎壈以終其身視富與貴猶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樂爾顯騶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曾未百年間聲銷景沉不翅飛鳥遺音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欲之而業愈精其巍立若嵩華其明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擁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君其是已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熱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磨礪之能精籍曰既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馮翼俾其延綿而弗絕則其燕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耶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或者乃指此爲君病豈知天哉濂枝分於君者頗久相與論文屢極玄奧闓君之死反枕拭涕久之念君之不可再得不敢有孤所屬故

為具記其事而又為些辭一章以代勒銘庶幾招君歸來矣
乎其辭曰
魂淵流金降空青些結英揚靈濆于成些獨騎麒麟傷逝經
些衆賊是非嚴天刑些執軋以權勢相傾些濬發厥辭益榮
欲些芳潤內洽光精外刑些離方遁圓班部自序些流霆下
春百里震驚些嚮騫爲瀾天機呈些鐵甲琱戈百萬齊征些
若魁頽豎娟韶榮些龍絡萬象齊奮三靈些彈壓物怪晝夜
哀鳴些九華丈人召還紫清些白鹿灰骼五霞軿些迴風偶
偏雲繩繩些天人殊軌誰強攖些澤府非樂毋淪洞冥些盍
乎歸來返故庭些

元故一鄉善士張府君墓版文

澮陽江之上有大姓曰張府君天錫字君與皛然篤學人也
自成童時鄉知孝敬日趨大丈毋父母側問衣燠寒而進退
之年既長益推孳類之仁九族有弗根者時邺共匱之俊懼

族遠情疎葬童南山麓爲序拜旅飲之所長幼之節檠然不
紊其於導愛廣順之道有所賴焉然不是以爲是寒食十月
朔汛掃先世諸塋必歷告嗣人曰此爲某府君其名行若何
支系若何本末如連珠已而泣曰吾髮種種矣苟不言爾等
當不知土中爲何人慎識之勿使牛羊踐僕其上平居正襟
危坐終日不妄動即動是夥亦有恒度撫世酬物一以誠有
化之者任其轇轕兩耳如無聞尤不喜以疾言厲色加人人
愈愛慕之雖儀賤亦從化俯首趨功驩欣如也及歿不問賢
不肖皆歎悵悼惜有至涙下者至今語及府君猶舉手加額
稱之曰長者長者云府君之裔初自清河遷已歷十有三世
曾大父維大父夢龍湖之儒學正父一寧妣方氏府君生於
某年月日歿於某年月日壽若干以某年月日塟于縣西通
化鄉施檀山原配室宋氏婦道克備前卒竟合塟焉子三坦
泰祐女三石某朱某樓某其壻也孫五珪福騏某某曾孫五
某某昔漢之爲石君家以孝謹聞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
咸自以爲不及若府君爲人實有石氏之風奈何士習不古
文有餘而行不逮尚有愧於齊魯諸儒又何敢望君之藩垣
哉是可嘆已坦等遣從孫太常丞丁徵濂勒銘墓門濂聞至
正初宗藩賢王有奇府君才者辟爲營田總管府治中府君
辭不赴今故不以爲稱而題之曰一鄉善士張府君墓并感
其事而銘之銘曰
生之溫守之仁發之淳行之新以飭其身以佑其門以壽其
子孫

故泰和劉府君墳前石表辭

大江之西邑曰泰和世以藝文自著則歸之珠林劉氏劉氏
傳裔至名鍔字宗榮者實號快軒府君淬德砥行張甚及其
歿也其子崧既請李祁先生勒銘玄堂復慮遺善弗暴顯于
世徵濂文表諸隧府君器局方凝幼與黃兒游泳拄楗如野

鶴在雞群跟弗敢與齒長隸進士業一再不勝輒罷去攻六
藝學必欲驗諸躬行故自治益嚴獨居屋漏儼若上交神明
正襟危坐從明迄瞑不少懈厥度撫世酬物幾若言不出吻
及見義事輒奮迅抃躍雖鼎鑊刀鋸在左右亦弗暇䘏厥父
病痺五年晝夜不離床下調火煉良劑以進久不就食枕至
墩盈在中禪閒族屬塋域爲勢家所據俗狃甚與家書諷地
氣能賤貴人多發故塚以瘞新魄府君彈指曰歿者或有知
肯瞑目九泉下乎即鈞索訟復之歲甲午厲鬼爲人病宗姓
有一門垂絕尚遺三孽孤家遂陵夷閭師利之輒誘以爲奴
府君抱之長勵亟走白縣大夫曰鍔之族嘗列爵王朝矣今
嗣人多故無闔廬以斂而風無蓋服以適口體棲棲焉遑遑
焉服爲人奴鍔久病焉夫戚以戢暴政以範俗惠以懷惸惟
我二三大夫是賴矧嘗聞之戢暴義也範俗禮也懷惸仁也
三者具舉爲邦之道也爲民上者其忍廢諸吾儕吡隸茍不

徵靈於二三大夫如無羽翮欲飛青冥無乃不可乎言畢涕與淚俱縣大夫惻然動於中逮閩師問狀勒歸府君府君命歙之而爲結其昏姻宗譜梓壁軼跌親無辨府君重輯之先代誥命遺文之屬單牘片劄皆謄附其中命之曰先德録寘櫝不翅拱璧出入恒挾以自隨文獻粲然有可徵者府君客揆章貢鍾氏夜漏下二十刻鍾之廬舍災烈風驅火趨之若驚蛇鍾猶弗之寤府君弗念私橐之焚擊門大呼而出之甫出煙焰漲天鍾泣曰活我家百口者劉先生也府君取家有政內外肅若夜祭二者悉據禮經不用浮屠法人多化之一旦嬰疾人請斬牲以享鬼神府君咲曰吾幸無愧德鬼能加害我乎力麾使去疾尋愈其爲人知本有識類如此狀所不列者或可例知也然推府君世系本出自長沙遷金陵唐天成間復徙廬陵之泰和以儒與仕籍者踰三十人曾祖震精於詞賦宋李侍補國子未及官而卒祖鎡能繼侍補君業較

藝州庠名占前列父文度在元初以文鳴受之元文敏公虞爲興國縣學師江西提舉司爲給什身當時以爲異數毋郭氏府君娶蕭氏繼郭氏爲生大夫子三楚楚楚皆明一經楚至正丙申鄉貢進士今改名粹仕爲職方郎中孫男四鼎鼐舉平原鼒與鼐已卒女五某某其婿也餘在室府君得壽五十八以至正壬辰閏三月十九日卒初推曆故宜園中次改楓樹林次藏仙槎鄉娣坑之雙山今其年月日也所著書有中鶴汲清二集合若干卷云濂聞之先王盛世宗法達而本支著氏族嚴而孝敬興大分宜昭上殺下承逆及後世人僞沸騰而圖譜有局郎令史有職救弊微權猶於是乎可徵今不復見之矣秦越肥瘠之歎從有形君子之哀矜有若府君行耕學精念一氣之似分實同出於天經纍疆圃以歸慕兆急赴思以拔孤悍凡家牒之荒蕪遺編之分纂寔題實結緒而愛青萍盖文獻之宗譜統相仍故澤德流祉不待教而遂成是宜褒柚內列辭章外旌庶幾垂後賢之憲則昭千古之休聲也哉

故將仕佐郎雜造局副使王仲和甫墓碣

余司業成均時王允中爲日新齋生執經侍左右允中神凝而志恬頗使人愛之閱二年允中服厭冠躡笣屨手執太常丞張君所爲狀泣拜于庭曰允中不天先子壽僅五十又七以洪武三年六月三日卒于家卜以是年九月某日窆于江寧縣鳳臺西鄉石子岡之原而懸棺之石猶未勒辭允中夙夜祇懼若將殞于深淵竊見士大夫鄉公莫不得先生文以爲榮今緣洒掃師門之故竊有所請倘蒙弁矜之先子雖歿猶不歿也予矜其志退而閱狀允中之父諱文宜字仲和其先寔仕于宋南度初自闕封徙溧水之崇賢鄉以貲雄于里中自時厥後族屬日蕃衆殆且百家有諱某者徙遷建康城中仲和之父也仲和善治生不動聲色能使其家浸豐且莫

窺有爲之跡聞名薦紳至必具籩豆葅醢長跪獻酒漿執禮恭甚人疑之則曰答子弗訓是爲懵之也吾所以敬士者其將使儀刑則倣之乎於是允中亦知父意鑽研經義唯恐流於庸惡仲和且朝夕程督觀其業稍進則喜見面顏仲和善婢隸爲朱太師李韓公聞之奏除雜造局副使僭將仕佐郎在官二載乃終嗟夫世之人曷嘗不念孫子哉務聚斂以殖貨利走權勢以媒祿秩使以鄧喪其辭煕顛隮乎險阻有至於老死而無悔者仲和則使涵濡仁義爲善人君子之事爲謂之賢乎非邪記有之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仲和蓋近之矣仲和娶邵氏生四子長執中次則允中次用中次時中一女其婿曰某銘曰

人爲聲伥伥我獨守其常人爲利碌碌我且啬而勿傷有子而良當教之義方佩申椒兮充襄橐夫容兮爲裳彼惟者罔松桂蒼百世之下人知其爲仲和甫之藏

王君子與文集序

經曰有德者必有言此其故何哉蓋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譬若水懷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其理固應爾也不然則其本不立其本不立潢汙行潦朝滿而夕除風枝露蕚西析而東萎欲以示悠遠於人抑亦難哉濂於西昌王君子與之文不能無所慨焉子與為人秉剛而守毅篤醇而蹈道其律已也不以夷險而易其操其接物也不以貴賤而二其節一覆乎塗轍之正不違乎繩尺之素融融乎森森乎不可企已故其發之於文根柢於諸經涵濡乎百氏體製嚴而幅尺弘音節諧而理趣遠有益乎倫理之重不爽乎物則之訓世之論者咸謂類其為人不亦信哉士之有志於文者夥矣抽青媲白組織文繡柔筋脆骨點綴形似徒夸耀乎凡目已違拂乎恒性所謂蟻其言施其貌者其視子與有德而有言殆猶魚目之於夜光嫫母之於西施也欸然而駑駘很步追驥

難攀雖幸同於遺軌竟莫繼於後塵蓋山林之日長道德之功深子與則有之矣內華而畔滅裂而報若漁之進寸退尺者豈不為甚媿者焉子與不我鄙夷俾序其首嗚呼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人也人盡能文非無法也何文非法秦漢以來班馬之雄深韓柳之古健歐蘇之峻雅何莫不得乎此也子與功深力久必抽其關鍵而入乎閫奥矣他日牧譽東還尚迂轅載酒從子與問之洪武六年春正月既望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序

故秦母夫人金氏墓志銘 有序

監察御史秦君文綱再拜而請曰惟墓之有銘尚矣其原其所始所可見者殷比干之銅槃篆文漢光武時梓潼扈君之墓甎大槩以久託體魄為祝毋夫人之殁于今三十又五年矣玄室之刻既愆于前懸絳之碑幸具又不勒其淑範於後惟諸古義有或與焉歟自造辟行一通件繫而鏶次之懇吾子為之銘濂不敢固辭謹按狀夫人姓金氏諱某字妙清蘇之嘉定人父某姓某氏夫人幼而孤朝羞莫盥時有不給即能協屬安於紡績織紝之事雖寒之折膠暑之鑠金不敢自暇自逸日處闈內人未嘗識其面久之族姻媪御無不合辭稱其賢同里秦府君某游學燕都選擇配未就聞夫人之為請具六禮焉府君遂贅女氏夫人主饋非時髻弗御奩無寅絲志中條序一言一行皆思畏于矩度無嵩越者生丈夫子四長即文綱次某某女子二適某某孫某女某合若干人重紀至元巳卯四月庚戌以疾卒家壽年僅四十三夫人存時諸子尚幼唯文綱稍長力使從名薦紳游且曰是子也良吾特期其名遂而身立爾及文綱以文學奮揚于時致位清顯而夫人之墓木已拱矣嗚呼婦人之行不出閨門往往因其子賢而名彰聞有若夫人素行固嘉人何由知之今因文綱有立大夫士咸指謂曰是良御史者何人之子也其父母

之賢有以訓成之乎於是夫人之譽洋洋乎盈耳矣文綱以道事 君益竭其忠告之誠爵祿當益崇高他時寵誥載頒貴及泉壤夫人之名愈是以不朽矣夫人之墓在縣之某鄉某山之原塋以某年月日蓋與府君同兆域云銘曰

水天矩兮循純熙和惠其衷兮有偘其儀積衍柔嘉兮女中之師熊膽和丸兮勵其令兒豸冠朱衣兮符我素期宜福其榮兮閟胡梓之墓木樛森兮涼飈淒其名在弗磨兮墓門有碑

銅雀瓦研銘

臨汾徐昭家藏銅雀瓦研獲於彰河中相傳逾百齡兵部員外郎許珪以使事過之遂購焉質貞而文縟蓋真物云太史金華宋濂為造銘曰

埏埴成胎資氣毋炎火一燥貞且壽葉雨迴風看數欠何哉彝樹塵爾殊天假漳河拼其醜出賞鍮翰列左右虹光夜半

上衛斗龍圖蟲文首交紐要使遺文傳弗朽

送張編脩赴南陽教授序

河南張生翀奉 旨自國史教授南陽行有日再拜請曰翀也區區一布衣遭逢 有道之朝獲肄業 禁庭鑾輿時幸而勑戒之恩榮所加喬嶽不足爲高瀛海不足爲深今者出典教一邦思所以弘敷 帝訓甚懼弗稱願聞一言以自勗者予曰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所謂教授者非官名也以之名官自宋慶曆中始然有漕司所辟舉或以薦官或以士人而猶未隸朝廷也其命於朝廷又自熙寧中始夫教授之職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其責實至重也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曰未也冶師雖知精鐵必加陶鎔而後成湛盧梓人雖知良才必施斤鋸而後成宮室知之何難當思允蹈之爾生之往也取群聖人之經列弟子於堂下涵之游之優之柔之饜之飫之饜飫後

使心與理相涵事與心弗悖庶幾材成而器良矣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又曰未也教道所施貴在變通譬之木也視小大而加斤鋸焉鐵也察鈍銛而施陶鎔焉一槩而視之過矣生之性也各因材之清濁學之淺深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毋驟語以高遠恐其凌躐而不遜也毋使安於卑近慮其苟且而自畫也毋過於嚴厲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毋失於寬縱長幼之節或致玩褻也毋示之以非聖之書防其道而離也毋習之以無用之文禁其華而有僻也此六者皆變通之事也君子之立志不獲高位以行其政令幸而得掌教一州焉亦不翅足矣何也政令能禁民爲非而施教者乃使民自不忍爲非人倫藉之以厚風俗因之可移顧有出於政令之上者豈細故也哉生能從事吾言庶幾生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矣生其往哉思盡心焉可也於是生再拜謝曰翀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予以生可進於道也次弟其語而贈之生字鳳舉沉重有識量研窮遺經而造其閫奥出應書鄉闈曾占前列云

恭題
賜和托鉢歌後

臣聞自昔賢聖之君多菩薩果位中人愍憫衆生故乘願輪降生人間執符御曆如華嚴經云歡喜地菩薩出世爲閻浮提王其言蓋可證也欽惟 皇上撥亂反正出斯民於塗炭而袵席之既綏 宸御溥建無遮大會于鍾山度諸幽滯躬行事 上致齋使閣臣侍坐于側因問近者高行僧爲誰臣以前住持開元文康對文康頗著托鉢歌行世見爲古開善道場明日 大駕幸鍾山召見文康索其歌觀之 天顏怡懌遂勑奉御持歸又明日臣復入侍至夜二鼓 上命兩黄門跪張于前且讀且和運筆如飛終食之間而章已成矣臣得而伏讀焉援據經論滔滔弗竭[illegible]

至於西域心宗中多及之嗚呼自非菩薩應身辯才無礙而能邁至是邪越三日文康受 賜而歸裝潢成卷將留鍾山門臣謂之曰前代帝王以王道真乘並用每下璽書護其教蓋以陰翊王度而有功於烝民也 上今俯和文康之歌所以推奬禪宗而勉勵其徒者其意亦猶是也文康尚宜勒諸堅珉導宣 上德以垂之無窮哉建會在洪武壬子冬十二月文康因被是賜又明年甲寅春二月始拜手稽首而題其後云

劉彥昺詩集序

余昔與劉君彥昺游見其賦詩多從逸心獨奇之彥昺既別去聞於士友餞行卷軸見其歌吟往往皆堪傳誦益奇之後十年重會秦淮上亟問近什何如彥昺鮮橐中得十餘篇余讀已大驚氣韵沉鬱言出意表何其近謝康樂歟縕藉脫落不霑塵土何其類岑嘉州歟飄飄乎仙游冥冥乎霞表又

何其善學李供奉歟盖彥昺天分既高而人功又深凡有纂擬輙髣髴似之予今猶舉其槩而言之也嗚呼予昔學詩於長薌公謂必歷諸諸體究其制作聲辭之真然後能自成一家彥昺之學正與予同自媿跛繁之行不足以追逸驅尚何言哉然又竊怪彥昺何以能致於斯也頗聞其先人次梧府乃月湾吳公之高第善爲詩與文靖虞公文安揭公禮部吳公極相友善遂由縣文學薦入禁林未上而夭其家庭相傳必有卓絶於人者不然彥昺之詩何爲膾炙人口而弗厭哉其能壘世傳後當不疑于耄矣文采衰矣不能有所發越矣姑摭昔奇彥昺者爲之序以自附知言之士云彥昺名炳鄱陽人金華山人宋濂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六　鑾坡集卷第六

恭題

御製方竹記後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毎召一二臣隣諮詢治道時吏部尚書臣詹同在　帝左右歷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而偶及於竹　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爲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惟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爲俛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笻　帝曰信有諸乎臣同復對曰老臣焉敢謬言既退獲一枝以獻帝摩挲觀之悅曰臣同其亦信人哉於是親御翰墨草方竹記一通始言品物之移中序格致之難及其未也謂臣同爲人俊偉氣豪務之傳記智過百人曰豪千人曰俊　天語之褒嘉斯亦至矣已而乃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綿書以賜臣同不勝忭躍稽趨拜堦下　帝咲曰卿頭童齒豁矣付以謝爲臣同作偈裝潢工飾以龍紋玉軸持視太子賛善臣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萊微臣侍　帝前者十又五年當　帝爲文性或不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終食之間入經出史衮衮千餘言仰見　天光昭回苐若舖素皆日精月華之所凝結聚之爲卿雲散之爲彩霞曾不見神化若見之迹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濂聞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宋之太祖皆産乎北其𤍠烈信偉矣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　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州内外罔不臣妾自天開地闢以来世之所未有況乎神藻煥發陰騰陽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無他皇天欲以文明化成天下故挺生　聖人度越前代若斯之盛也然

聖製雖多未嘗輕以予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臣簡在
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而事上 君以恩而逮
下唐虞盛治一旦復見三十餘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勤
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文並藏子孫之多求傳之無極臣
同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戊辰越二十七日實六月
乙未臣濂謹熏沐而題其後云臣濂拜手謹記

大明故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銘有序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脩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
瞻宏博之以為經濟之用蓋自童丱之始十四經之文畫以
歲月期於默記又推之於遷固范曄諸書實直覽之其默記
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
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
譔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遺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
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

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諳其樞或嚮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
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
摘經擬題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
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
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
亡友曾公之墓憤激于中而復繼之永嘅也公諱魯字得之
曾其氏也孔門弟子郕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淦吉陽里者
已久世裔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以著於公之先墓茲不重
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寺祖天麟宋宣教郎軍器監主
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背誦九經
一字弗遺奉禮部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薦于朝其父力止之
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
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
敘沓莫窮其端倪公殊不以為是所織于集動至數百家各

攬其精而擷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之遠必購得之
既得必籌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為辭章飛蔚炳朗毅然有不
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與之語連日夜弗休嘆曰不意
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
公負笈從之游益克拓其所未窮至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
博極群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
靖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
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
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受
吳文正公澂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
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
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繹騷公白
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釃酒開陳逆順
禍福吉甚剴切眾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

子鄉及入 國朝有詔纂脩元史勅處一代之典遣使
者起公于家公替决部居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為最
多史成 上生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
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 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與論以
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
難定於一公當群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
從其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若之各心醉
而去俄選入儀曹為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
月也當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慚
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
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
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
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覧之其王乃
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煃爾今襲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

詔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煙為叔明所遏而死遂驀其位中心
懷恩故託脩貢以覘朝廷之意　上聞之曰島夷何敢
譸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　上問丞相曰曾會在
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爾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
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
定不之許使臭入冦戌將毋捕獲之　上憫其無知命
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譔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
上悦曰須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曾撰如此文遂過其昌平
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　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
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蔫奄奄不振九月書露降鍾
山群臣咸見諸宋歌公獨譔賦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
出宿齋宮　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曾會
作耶援據既精▒叙有法宜對進之可躐至貳十又一月疾
愈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　上惻然許之十又

鑾坡後　[宋文集卷七]　四

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
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
而殁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具紙翰為
書戒之壬辰次石岐譚果歛衽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致
故居丁酉始具棺斂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
甲子祔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蓄德熙和人
近之者温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
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毀
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杖决經紀
凶事三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惇惟恐或失其所平生
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
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寘諸乙榜人為不平而公亦
澹如也其出仕也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為凡典禮涉於制度
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

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為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
公屬文不喜留稿其後雖有所輯録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
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稿辨誤藏于家他日未脫稿當公
脩元史時濂實為總裁又入南宫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
為最深共坐官齋更析互辨每至夜分嘆末學之空疏傷古
道之寥落又復相視憮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
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其意蓋指公與
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儗於公哉雖然公未嘗
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藉手
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婁興懷於治古
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
遂稱為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
不納妃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圭
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為仲兄後女一人應真適劉奉孫二

鑾坡後　[宋文集卷七]　五

人正龍夔孫銘曰
氣化絪縕人文昭宣篤類斯甄兮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
相資兮義藉繽紛六藝依事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散散為千
塗混其精捕兮彌綸大邦文物杀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
孰軋其樞孰苞其肢兮王哲之陽神珠吐芒爽自爵徵兮
大明麗天東粲瑰羅俊賢兮衆發誅寓於叢書輿論
所孚兮儀曹之升讓禮將經曰維忝兮翮敵　帝猷
上窺啟周功在刪脩兮所積之詵所發之深開陽闔陰兮正
笏垂紳其色閒閒邦之老臣兮婣學踐蹤其中翔然何翅霄
淵兮天胡降衷一盬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為列星
寒光晶熒兮下射屏山馬鬣植植名在不刊兮

故民匠提舉司知事許府君墓志銘

濂在詞林時聞有衣冠之胄許其氏而進其名者宦游于外
不勝其思親之情春華之朝秋月之夕恒至於瞻望彷彿鄉

友王内翰徵濂為辭以少慰其涕泉後四年與進會南京進
乃言曰昔者思吾父而不獲見吾父固無恙也而中心猶怦
怦然今父則逝矣屢欲相從於泉臺忍乎以死傷生之訓輒
苟存視息以迄于今然則何以自靖其心我惟墓門有石可
以鑴遺行而驗休聲夫子嘗厚我矣敢緣此故稽顙再拜以
請願夫子終惠之謹按歐陽時中所為狀府君諱嗣宗字原
仲姓許氏其先洛陽人有諱叔向者仕唐為某州刺史生安
福令獻歲値黄巢亂棄官歸袁之萍鄉萍鄉之有許氏自此
始安福生二子曰宗曰戩皆多孫子宋時以文學自奮為郡
條屬及縣令長者前後相望家牒燬于兵咸無所徵曾祖某
祖季謙某年進士某官父斗祐府君生有異質嘗學弗倦聚
六經百氏書夜探其精微已而嘆曰為學貴行不行而能言
雖如簌錦將何施邪益専心家政旁及樹藝之事久之貲若
產越於前人遂以事親訓子姓為務家西百餘步鬬土為臺

引清流遶之奇葩叢篁環列於左右擬其凉翠蒼翳然云府
君建聚景樓其間翼以桑芳倚清天心水面諸亭幽静軒敞
一塵弗侵府君奉板輿游其中俾童冠者隨觴升家篇嘯群
書學攀弗之餘稍有餘暇輒集賓朋雅歌投壺以自樂府君
曰可則可矣苟不以禮自治何以示悠久乃稽諸子冠婚喪
祭之禮肄習而行復擇並舍常稔之田五十畮焚其質劑永
收其入以供四時祀事州里之間有盃夜單寠弗自支者且
振而給之大司徒燮國歐陽文公當世大儒也義府君之為
人結為交友嘗寄詩以寓其意至正初當路薦為廣州等處
民匠提舉司知事命書既下州人士具壺觴以為壽府君笑
曰吾秋髮種種矣尚何情落宦轍哉辭弗赴壬辰之亂吳楚
之兵日格鬭弗休唯萍鄉受禍最酷父子相枕藉而死鄉無
完家府君能先事而避轉徙餘三十所一門能獨安存不異
承平時及天下大定府君退隱叟清精舍林壑秀泉目斷無

來人府君拄頰看雲縹緲輪囷卷舒自如悠然有會心處則
與高人勝士酣歌互荅有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已而遘微疴
郄藥不之御氣息奄奄猶力疾命諸子曰而等尚以忠厚繼
其家言訖而逝時洪武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壽年七十有
七娶彭夫人生四男子庭蘭庭秀庭桂庭春庭蘭蚤世庭桂
今更名進即應所為賦思親辭者入　國朝用上官薦擢
廣信府知事階將仕郎請寛賦以恤民脩學以化俗人懷之
孫男五人觀恂惠憧惺越三年一月十九日葬府君於縣之
名教里三峯山下惟府君之讀書不眩其文而食其實故以
之治家則大穰以之奉親則悅而愉以之勵子姓則飭以脩
以之辟地則能去危而就安何莫非推其所學也視彼膠固
章句貿為綺繪之辭以譁世者有間矣銘曰
我經我舒我已食其腴我心之匪怍我行還其樸習以全其
生禮以惇其薄有家之穰穰有閭之章章有子之舒舒維士

也良而其行也又方采掇其英叶銘以貽其藏

黄瑄字辭

宣之為文上從[illegible]而下從二從回乃取風回轉以宣通陰陽
之義柔後借為布為綏為明為徧不一而之若加之以玉則
又為瑄蓋玉則象形宣則諧聲也爾雅云璧大六寸謂之瑄
漢代郊祀則有司奉瑄玉而瑄又通作宣然則瑄玉者亦玉
中之寶貴者歟先師黄文獻公之嫡孫名瑄濂因字之曰伯
宣且勗之曰天地之間貴者為玉賤者為石石譬則小人玉
譬則君子也爾瑄出自瑤琨之林入國曰此玉也非石也玉
則玉矣曷益之以礱琢之功乎不然則玉徒玉爾器云乎哉
雖然器幸成矣復局滞於一而未能無施而不當也瑄乎瑄
乎其用是而自勗乎嗚呼文獻公藏器于身出而為諸郊廟
非特器而已也有如辟莫起度凡諸玉之用規矩皆自其中
出爾瑄慎勿愧之瑄乎瑄乎其用是而自勗乎濂老門人也

故於瑄不敢殺而敢減餘之以誦曰璧大為瑄琢諸石乎尹
夜氣吐秋魄薦郊奠廟神鬼格其儀奠出璞與帛璣義配名
到幽贖爾性爾繕靡朝夕乎言服膺宜無斁

天台顏氏先德碑

顏氏之系出江左其後遷金華尋復由金華徙天台相傳以為顏歡之後歡梁之隱君子也故其地有顏偏嶺有歡溪然世遠宗堙莫能知其詳矣至宋南渡後有諱知言者字宇先通黃帝內經之學人有疾注藥起之無靳色會疫癘大興宇先裹良劑日巡戶而與之鄉人感其賜有摶土肖像以為壽者以子貴累贈宣教郎生商卿周卿商卿字方子用薦者為鄉郡學官遷以明經講授從之者皆為純篤君子出言制行能使人慕效不置閩閩家蔡氏伯仲爭以門資叙爵幾至破家方子片言諭之輒頓首謝過以官讓其兄周卿字成子擢嘉定癸未進士第官至朝奉郎奉國軍簽判初娶貴族施氏

貲裝甚豐成子夜讀書隱几而卧施戲以筆塗其面及覺大怒曰合巹未旬日乃致爾邪所謂相敬如賓者何在坐以待旦亟出之再配楊氏無子抱方子之子育之乳因有達方子孫王文字溫夫咸淳甲戌武舉第一人授秉義郎殿前司同正將德祐丙子元兵入台執其父申欲殺之溫夫抱父頸而號曰寧殺我寧殺我無害吾父溫夫被創而免因以跛廢初溫夫議娶應氏已納采忽折其脛衆勸之改圖溫夫不聽曰言猶在耳焉敢背之彼體雖虧而行未嘗虧何傷乎應後得婦道甚為一宗之師從兄真翁死以孤子託之溫夫受經納配不翅已出者溫夫子鎔字可範年十三試藝鄉校頃刻而就人目為神童丞相吳公堅以孫女妻之大母葉氏與其母春秋皆高可範先意承顏唯恐有不及兄鐫早世諸孤冰冰然無依羞服婚姻皆可範主之然自宣教府君以下族屬頗衆正月之吉與日長至大合其族行聚拜之禮親之近者決旬則一會飲酒哦詩情文藹如也有不至者罰及之凡遇疾疾死喪輒遑遑往視蠱煩弗舒且暮必謁先祠大寒暑不易人取以為法焉家畜二猫皆孕一既產出為人所繫未產者往乳之又其歸也同一窠而哺子人以為和氣之應鄉井服可範之化苟有忿懟不之公府而惟其言是聽皆悅服而去里有陽歸堰溉田萬畝當興功捋興可範必緒築以利民粮書之脩閭師並緣為姦利可範覈畝而覈其實鄉鄰德之可範性端恪子性有不善面折不恕然其律身尤嚴日抵暮輒懸燈書其言行于籍不可書則不為年九十二忽無疾而卒惟天台素為文獻之邦如南塘陳氏鄉議齋吳有之直軒吳直翁鏡堂鄭景溫是四君子者皆與聞濂洛關閩之學故其鄉邦之間金春而玉應宮奏而商宣所以咸有士君子之操如顏氏一門是已然其嘉言善行多可書已見墓文固可傳諸不朽其或闕之父老之口者歷年滋多恐日就泯泯族孫

石樓縣令碩乃件繫之請予為之記嗚呼世之求文者奚翅數百罔不欲譽己之善而於其先德則未嘗少留意焉碩乃能一反其所為得非知識度越於人哉因不欲辭而書以遺之使碩之後人庶幾有所徵焉奉議大夫國子司業金華宋濂謹

臧士幾字辭

臧君哲字曰大儒嘉人也以儀曹屬特 詔為司隸狀其為人秀穎而嗜學賢士大夫愛之頌謂其名若字皆盛德事殊非所以自稱盍更之君來請於予予摘程子哲人之幾之義字曰士幾幾者善惡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歟慎之如何曰誠而已矣作字辭辭曰

心神變化乘氣機罗牙既幹鈞石隨或黑或白通異歧君子防之樹城陴嚴以金鼓列旌旗百體從令志則熙尚慎旃哉無殆而

西域浦氏定姓碑文

起居注浦君與予爲同朝友自序其世系及定姓之因請予文以勒諸碑予讀已嘆曰是不亦君子之道歟浦君西域阿魯溫人高祖以上忘其名曾祖哲立理元太祖時從幽之定宗生中順大夫同知溫州路總管府事道吾道吾字善初因官于杭復居錢塘拱衛鄉生六子曰沙的曰黑黑曰播州錄事司達魯花赤泰住丁曰六十曰剌哲曰馬思護黑黑生二子曰江浙行省宣使羅里曰賽魯丁六十生一子曰木八剌贅於女氏復遷於永嘉能務醫藥之術家饒於貲剌哲生三子曰道剌沙曰溥傳即浦君其字爲仲淵曰忻都馬思護生三子曰哈山唯是再世多已物故唯木八剌父子及浦君存浦君性穎悟父與其母聶夫人訓之尤篤去從名師傳通詩毛氏箋而折衷以朱呂之傳發爲文辭其尤煒然也中至正壬寅江浙鄉闈一榜辟教諭德清轉嘉興遂占籍嘉興不幾

擢錄居焉洪武辛亥郡府貢至南京試藝登會又中高選授侍儀使再轉令官生四子曰顒曰卯曰珪曰璋皆肅山沙氏出也夫西域諸國初無氏系唯隨其部族以爲號蓋其族渾龐其事簡略所以易行君吾浦君居中夏挈名文物之區者三世衣被乎書詩服行乎禮義而氏名猶存乎舊無乃不可乎於是與薦紳先生謀因其自名而定以浦爲姓使世世子孫不敢有所改易其深長之思可謂切矣昔者代北群共隨大魏遷河南者皆革以華俗改三字四字姓名爲单辭而其他還用夏法若叱丘之爲呂力代之爲鮑羽真之爲高者又不可一二數也雖然豈特是哉中夏亦有之周卿旻樊仲皮之後則以皮爲氏吳丘壽夢之後則以壽爲氏挐嚼之後則以嚼爲氏豈非以名爲氏者乎以名爲氏猶可也有生李下而指李爲姓者有聞伐木作所禁而以所爲姓者有胥子能言而以語兒爲姓者有官高年耄乘車出入省中子孫則以

車爲氏者雖更僕有所不能盡此無他於里無所悖於事有所據先王制禮亦未嘗不與之也今浦君之爲上符古義下合時宜非卓見絕識不得與於此彼拘拘守常之士則曰我先祖未之能行也是惡足以論變通之故嗚呼若浦君者不亦君子之道歟予既詳論定姓之因而并述其世系相傳次第使刻焉初中順公南征有功授武畧將軍大都都鎮撫前至元末論事忤丞相出爲衢州判官已而換文資任杭州治中階奉訓大夫民皆安其政後以前官致其事卒葬杭城靈芝寺左聚景園中而剌哲君祔焉剌哲君後遷方家谷陳寺山之陽浦君以圖諸久遠唯恐其事泯泯請附書于末使後有所考云

生生堂記

生生堂者東陽陳澤氏之所居也縣南八十里有鄉名瑞山陳氏世家其中至諱宗譽字彥舉者有德於鄉又能與六務

觀父子游而其諸孫麟東萊呂成公弟子權淳熙辛丑進士第累官駕部郎中林正惠公實以女妻之澤民蓋其十世從孫也澤民思繼承家學出從名師巨儒游精於科目之業有司貢上選曹試經義合格署通判于潭州將上以堂記屬予予頗聞縣之仁壽鄉在東北四十里而近有籍緱家亦與澤民同姓而譜牒不通非其族也嘗構宅一區方建前楹有鵂鳴其上占之者云此宅當屬之張張氏後六十年復歸于陳未幾西鄰張氏果來居之張既不振人士皆謂復還于始構之家不知乃澤民竟以重貲獲之也僂指計之誠甲子一周矣噫亦異哉澤民遂筮日自瑞山而遷當春氣煦明卉木含榮有嚶其鳴澤民封羊剌豕具尊俎合賓姻而燕樂之酒徹酣生客擎案爲節而歌之曰有屬者堂高明之居蔚蔚紆紆曲橑而交疏惟德之符冥數懸應不爽乎錙銖繼有賡之者曰新居其遷乃孫其近族姓其聯演迤而芊緜於是州邑之間

咸稱事有前定澤民之遷居有不偶然者澤民曰取書中生生自肅之義用以名其堂嗚呼生生之義雖見於書而莫備於易易云生生之謂易夫陰之生陽陽之生陰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澤民之居於此他日子孫飛多甚欲有類於易之言有類於易之言則生生不息矣雖然非積善之家未足以致之然所謂善者何盡孝以事親竭忠以事君德義以提身信愛以睦鄰仁惠以及民五者備矣方不愧名堂之義爾材之來當未艾也篤部翁孫宜得尊美於前我占者之云蓋出於機祥小數而非君子之大道此勿論焉可也予老矣文辞卑陋不足應人之求人翻疑爲矯集其門者日益紛也春軸之積動如束筍近亦力排而深絕之矣以澤民鄉人也義不得辞聊相與一言之

送刑部尚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大丈夫生於世也先貴乎立志志既立不加之以問學猶玉

巵無當其質雖美弗適於用也問學既充不逢其時猶操瑟立齊王之門雖有其藝而三年不得入也時既逢矣苟處之閑曹冷局淹回下僚猶賠㑊低徽之巔我亦未易叫閶闔而呈琅玕也古之人固曰不可全又亦其全是數者然後能立事功而垂竹帛也歟晉康李公文彬器度宏偉昂然有高志博習經史必期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尉薦之者浮沉府掾中日以澤物爲已任會海內不靜群盜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公集兵二萬人保障封川肇慶新昌德慶四郡凡十五年強兵如九江劇盜如三山龍瀾卒不能犯境莫府上其功雖累加以重爵公惟知恤民爲急而無所外慕由是薦紳之勝流若穴之處士與夫枝藝百工商賈之屬咸驩然稱之曰活我子女全我室廬存我金繒者其惟我李公乎公猶歉然每以爲未足及　天兵下廣東德慶侯實總戎事聞公之名遣使者聘起之既入見　上署爲中書斷事官遷大都督府持法平允聲譽翕然有聞尋改小司寇未幾陞秋官又未幾　上御外朝親擢爲浙江行中書參知政事中外莫不慕豔之夫以公之賢能遭四海雍熙之世上簡爲眾之知入司喉舌翔翱法從出鎮行垣儀刑州牧纍章艾紱蔚乎其光華亟省長秩儼乎其維遑是以行所志而不負其學矣大丈夫之際遇有如此者可不謂之榮乎抑予聞嶺南邵縣以百餘計而東廣爲最盛其出而仕者未嘗無其人惟張文獻公暨余襄公卓然清風振起百世公固廣產也中朝士大夫宰不以望二公者爲公望乎公之往也推體用之學以施于民凶姦之未屏也我則鋤剗之仁化之未孚也我則宣布之人風之未淳也我則移易之民瘼之未瘳也我則蘇息之水利之未脩也我則平治之庶幾無負　聖天子寵眷之深意它日良史氏必錄公之勳業炳燿簡書較之二公未知其孰優孰劣此蓋邦家之榮非一身之榮也公其勗哉

處州教授吳君妻丘氏孟貞墓銘

孟貞出陽穀丘氏世爲名胄有諱某者能挽強命中夜樹火二百步矢一發應弦火滅元至元中從寒忠公咬都帥師平宋碑勛征南元帥府奏差積勞行陣間例可得一官辭遂留居括蒼娶錢塘還氏生一女即孟貞復以貞爲名始成童輒哭父佐諸兄奉母盡孝以劉向列女傳自隨指貞行者曰期無媿此可矣性恬靜不樂修靡紛黛綺紈之屬悉斥去惟節序稍一御焉同縣吳君世昌字伯京年始加布以明經領江浙行中書文解聞右族爭以女歸之不聽聞孟貞爲人乃委禽焉既歸奉尊章和先後一周旋矩矱中無踰節者六親交譽之伯京女兄行有期冠服什器或闕孟貞挈己所有者爲助尊章春秋高內政悉孟貞所治同爨三百指洪纖之費皆入念慮間不使不隨咸安之伯京爲寧海校官孟貞侍姑往

而男留于家事海多鮭蛙之屬味頗甘脆孟貞先奇而後奉
姑及殁哀傷骨立幾至滅性孟貞視己子與群從中親之子
同日聚家塾中執經諷咏衣服如一人不能辨其親疎至正
丙申歲大饑斗米或至錢十道殣相望孟貞輟食以振族姻
人尤以爲難壬寅兵浙起孟貞避地青田徙少微山中語及
兵革每驚怖已而來入周阮林樾蓊茂日斷無來人孟貞恒
鬱鬱不樂矯首思西歸得疾不起至正甲辰七月十又五日
也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旋葬南明山年五十七生二
子長公顯字從善今以字行次公顯孫男二維綸女四綠緣
繪綉綄先卒孟貞質直無偽不妄言笑人有過嘗怒詰之一
旋復閒煦如陽春故僕媵亦無怨者晚唯喜讀易爲於教子
懸燈而坐不至夜分不休伯京宋太常少卿安國之五世孫
太常使金被向七年而不變節還知秦州而終伯京以文學
紹前人入我　國朝擢處州府儒學教授孟貞歿後之八年

當洪武辛亥從吾應州郡辟舉以尚書試禮部曹擢編脩翰
林轉工部水部主事階承事郎從吾久與予游乃以從弟朝
列大夫知廣平府事公達所爲狀徵予銘嗚呼孟貞雖讀書
予知不敬於薦紳之家矣孟貞之制行反章章若此者其果
何如哉其果何如哉銘曰
緊夫人有令姿介綺紈攻書詩匪空文行必隨一周旋悉中
規協宗姻如春熙施則均忘其私才有爲內政治兵侵興而
東馳心鬱撓久弗舒荒觀化入於機南明山靈氣滋體魄寧
兮于斯

魏賢母宋夫人墓銘 有序

魏夫人宋氏諱秀英世爲浦圻簪溪家父諱某別號俊齋母
某氏年及笄歸同縣魏君雲瑞奉尊章盡道中外多之君姑
辛擗踊哭泣幾欲無生絶酒肉弗御者三載其母夫亦如之
此夫人能孝也魏君㮣死府安夫人瞻望弗及含泣遣冢子
載柩還或曰屍涉江越龍必覆舟局若焚骨而葬嗟乎夫人
曰焚屍之俗起羌胡而夏無是也棄夫體烈焰中逆天孰甚
焉弗聽尋扶櫬歸或又曰櫬幸歸矣然不宜入內陰陽家謂
犯大殺違之不祥夫人曰吾夫也使居于外魂無知則已設
有知能自安乎遽出櫬入中堂朝夕哭奠殷奉弗支此夫人
知禮也里有𩛥甲寄豪族周一家勢燄張甚襲語周曰魏君
死子絶幼且懦家多良田園吾善效魏君書僞爲質劑示之
無不得者周行其言夫人然令冢子辨於縣官久不直夫人
檢魏君手書數通爲左驗周辭詘魏君書終不近事因暴白
此夫人有識也夫人寡居久家益向落恬然能自安嘗立諸
子於庭誨之曰汝父已逝獨老身之存內難未已而外侮又
至一婦人擇文寧得幾何汝兄弟若學宜宵無膳丸分陰是
競庶幾有成若遂放豬奴嬉戲則予望孫矣諸子因惴惴自
脩此夫人善教也夫人既老諸子卓然有立構新廬以奉之

令飴弄孫熙熙然自寧君子謂爲苦節之耳至正庚寅十又
二月忽暈眩仆地已而起曰吾將不久於人世命舁棺至以
木實之恐其有滲漏也又命懸衣衾於椸櫨有余悉分之親
愛者除夕連飲椒觴談笑自如明日乃辛卯歲元旦夫人出
坐堂上子姓親戚各爲壽畢欣然曰我明日將逝不復與爾
輩獻酬矣爲我謝某姬等各強食自愛至期沐浴更衣端坐
如平時呼仲子謂曰吾年七十有六壽亦足矣雖死何憾語
畢而逝其年十一月十五日權厝魏君墓左府卜黄蓋湖東
之某山以洪武某年月日遷葬焉夫人之子三人孟季皆夫
唯仲子觀顯仕近自蘇州守擢參知四川行省政事尋以蘇
爲劇郡詔還舊職孫男曾孫男皆濟濟滿庭其名皆見濂所
撰魏君墓銘茲不書濂聞死生之際最人之所難雖平日號
知道者未免顛倒而錯繆如夫人者乃能炯炯不亂於垂絶
之時非其所養之醇確所見之高明得臻爾邪宜其著於群

行有大異於人也嗚呼賢哉濂也不啟與夫人之子覯游視夫人猶母而又同出於予姓墓文之屬不於濂是托將安之乎濂因采狀中所列序而銘之銘曰

伊夫人世簪纓秉純懿絕驕矜奉尊章竭敬誠協人紀則天經夫君亡涕泗零祀長江揭舟旌蛟龍避波濤平置柩車輿兩楹遏羣訛聳衆聽鵲鳴張作梟鳴侵吾疆詆我祠辨質剖白狂醒外雖弭內教興丸熊膽積芹青成令胤任明廷享備祜至高齡齊物我一死生忽生亡遺形伊夫人衆德并勸貞石賦休聲

題王羲之真跡後

昔年危內翰大樸出示羲之野鳧帖且云別有春色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溪劉會孟平之謂如蘭亭裴能允為佳絕濂恨未見之近燦章人士來求墓文忽持此帖為贄須溪題識宛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大

樸所言者偏示中朝善書者咸定為真跡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泉然不侔鄱陽劉彥炳最號精鑒法書曰闕此而不厭狂欲起辨真偽之辨固自有異哉須溪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偽署者無易別護并及之

千巖禪師語錄序

往予家居時嘗謁千巖禪師於烏傷伏龍山當是時遐邇學子望風奔奏曾未幾何化荒墟為樓觀易空寂為金碧鐘鼓之聲上徹霄漢嗚呼何其能也蓋禪師以無能為能不用為用芳蘭生於幽谷而馨香遠聞碧璧韞於玄璞而光輝外發禪師處於遐壤而人競從之有道之士其果有異於庸常者歟且禪師在時其弟子嗣詔嘗錄其語鍥梓以傳予當獲觀之其數宣大法如雲雷迭興而九龍噴雨也如大醫王制藥隨證而愈疾也如摩醯三眼光明洞照而無不至也由是知禪師之道不實不虛不有不無不中不邊在響應之門蓋亦鏗然有聲者也以能以用窺禪師者抑亦末矣禪師既入寂兵燹方張所謂語錄者皆為煨燼經今十有餘年矣一庵鄒上人自幼侍禪師與聞其道乃以舊本重刻不遠一千餘里來徵予序予謂禪師之道見於言讀其言自可知其道又何以序文為然稽之古德其語存于今者多名縉紳為題辭不若是固不足以表正宗之所寄弟子也非人恐足為禪師之重輕以禪師與予交也因不辭而為之書雖然禪師之道不落有無中邊虛實者固不可以語言文字求也欲求禪師之道其亦得魚兔而忘筌蹄者乎禪師行業予嘗為撰塔上之銘茲不書上人方閱三藏諸經連年不自休今又孜孜而為是圖亦可謂不悖其師者也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右慧林慈受禪師懷深遺墨三紙其一言布施其二言小智之樂小法其三言書不必聖人合道者從[illegible]皆真實語有

益後學蓋禪師乃雲門之八世孫待山之第九祖真證實悟為人大師故其德聲洋溢乎遐邇雖其身已歿而靈驗尤為著題字畫本非其留意者筆意圓熟動中規矩世之臨池苦心者或未能遽及誠可寶也金壇一萬中師嘗分座說法於待山因購獲之不翅見摩尼珠諷詠之久如聞禪師謦欬之音雖然中師尚勉行其言毋徒玩其遺墨而已也

十八大阿羅漢贊

東山禪師以所畫應真像來乞贊予謂應真何待贊有贊則贅矣東山迫之甚因為說偈其詞曰

惟諸應真度嶺涉海各騁神通作此戲劇騎魚駕黿乘蘆躡鉢遊行自在眼不見水毒龍猛獸帖耳馴擾最可怖愕噓氣成塔諸狡獪事不一而足我聞應真大乘境界無物不攝物無留礙何故執著樂此小法應真漠然似不聞者我乃思惟諸應真像一一現前何不我答諦而視之乃畫師假悟吾一

心如良畫師姸媸短長縱橫圓方一需毫間無所不有雖眩人目終非真實由是而觀萬物無實隨聲逐色輾轉成妄觀此卷者頓空諸心心空法空必定見佛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七　　　　鑾坡集卷第七

贈侍儀舍人林成之序

余家食時有同門友宣君彥昭為溫之平陽判官當報政而歸州之文學掾林成之實護送來浦陽成之以余頗知學也自浦陽謁予金華山中相與講學術異同論風俗淳漓至更闌月落燭跋不得休臨別造四言一章以贈成之既去西東絕不相聞予亦應中書之出仕膢　熙朝有從平陽來者輒詢之咸言成之處烟霞泉石間詠詩讀書以為樂予亦為之驩然頗自念相望二千里不知何時與成之盍簪乎今年夏予在南宮忽有踵門而拜者予弗能識之叩其姓氏則成之也嗚呼相別未十年壯者日益衰朽至熟視良久亦不識其顏皃之真人事之不堪把玩如此可勝嘆哉於是與之坐而慰勞之成之頗往來於予門問詩若文之法予以舊存之故歷舉體製之殊音節之異者臚列之未幾成之忽來告曰

小人有母貧窶不能存雖幸竊祿于　朝而烏鳥私情懸懸不能忘昨已請於廟堂陳其中情涕與淚俱下執政大臣憐其志予告一百日俾迎養於南京今將行矣執事其能賜之一言乎夫成之為退思先生五葉孫先生實考亭夫子高第世稱十哲之一其家世之懿不俟言也成之以茂才貢上銓曹擢為侍儀舍人出入禁省日覲
天顏整肅乎鵷班峙立乎螭坳其寵榮非他職名所可比今又奉板輿迎親而來母子怡愉聚於一堂何人不慕豔之亦何俟予言也無已則有一焉予與成之別後成之學問日新予則摧落不振四庫之書廢忘者十九視舊相見時若兩人焉此無他習與息相仍氣隨世所移故也成之宜益自奮勵毋若予之所為則下不失家世之懿上無負
國家之恩乎與成之言者止此而已若夫溫之先儒卓然以學術名家或究潛性理或有志事功或推明經制大抵與吾

發諸賢同其於醇疵得失之間多有可議予雖欲言雖更僕亦不能盡也尚容他日為成之發之成之名伯生篤實好學有士行絕不同於流俗云

養親園記

天台楊君子善謁予而請曰善之少也習進士業從陳用晉彭允誠二先生游屢踐場屋輒不利於是棄去會海內弗靖奉二親遠竄山谷艱難險阻無不備嘗及今真人啓運六合一家幸得還先人之敝廬竊自念少壯之時思欲沾寸祿以榮親東馳西奔靡有寧歲定省曠而音問疏茲獲婆娑於膝下家公年已七十又二固幸康強素髮垂領而齒牙且連搖矣母之年如家公又益其二焉尫羸如不勝衣而出入之氣僅屬愛日之情恒怦怦然頗聞申椒為物性熱而味辛能益氣延年明目生津吾親所宜服餌而不可闕者也乃擇家南之沃壤數畝而羸九畦而十釋之使其土疏

而壤閔封為直畦疇各有溝塍三尺輒樹一本以數計之將六伯焉周為儲胥以護之使羊牛不得踐履夏氣方中絳萼盈盈綴于枝間舉手觸之馨烈之氣已達於左右逮與子姓采而擷之以奉親有餘則售于千家之市獲其直以還買沽沽酒以為親驩斑衣起舞每歌之以侑觴歌曰我蒔我椒其實纍纍只薄言擷之其香苾芬只可以延年可以生津只樂兮樂兮吾以奉吾親只歌已二親亦欣欣為之引滿頹然就醉今善雖出仕與有祿食遐想斯園寤寐不能忘子願為善記之予聞用天道分地利孔子以為庶人之孝說者謂其順時別五土所宜而播種之以養其父母蓋古之士者朝出耕暮歸讀聖人書亦常事爾後世習俗寖偷雞鳴而起從事於末作始有不知躬耕以為養者如吾子善於瀾倒波隨之際屹立不遷不亦行古之道哉雖然子善以茂才應辟出仕為時亦既丞京府而贊治化當以守官當保社稷和民人為孝較之庶人之事則有不得而苟同者子善尊為明經之學其識見超卓有非人之所及豈不能以予言為然乎予年加耄不足以言文力辭子善之請而其言益勤因濡毫而為之記

送璞原師還越中序

柳儀曹有云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人知嚮方誠哉是言也蓋宗儒典則探義理之精奧慕真乘則盪名相之麤跡二者得兼則空有相資真俗並用庶幾周流而無滯者也禪林之規分職授事各因其才而責以成功而於內記之選尤難其人凡有關於文辭之事願資之以達務非熟釆竺墳旁通孔籍未易以致之苟能從事於斯則說法名山師表後進階級將自此而升矣其任之重不亦宜乎會稽璞原師其名為德璉幼學浮屠法於諸林院長游大方遂於善世禪寺充內記之任善世為海內僧伽所宗龍象之所經耗錫之所聚揮汗成雨張袂成帷一時推為極盛璞原非惟稱其職兼能近取

遠擬深涵淺受而其學益進於前一旦將還東海之上與璞原游者咸惜其去相率發為歌詩命予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世之學者難矣溺文學者則局促經畬馳騁藝苑其流必外騖而忘返泥苦空者則措情高遠游志疎曠其流必內歸而失于所以皆倀倀他適不知正塗之從有若璞原其知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者歟處乎世間不著世間如環之無端不見其止如刀之剖水不見其跡其知空有相資真俗並用者歟諸序而上此焉發軔他時出世為人其知所自重者歟予儒家之流也四庫書冊粗嘗校閱三藏玄文頗亦玩索負誇多鬪靡之病無抽關啓鑰之要近惟默坐存誠屏斥而銷費之於是天光駿發靈景自獻方知儀曹之云為瀨門者設璞原春秋甚富宜造圓頓之旨尚思得魚兔而忘筌蹄歟白雲悅公時碩德也身居岩壑名聞　鑾闕璞原嘗師事而親炙之當以予言質其然否白雲又將有以為璞原告也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進士之科始於隋而盛於唐唐於進士之外又有明經明法書筭諸科然皆有學以肄其業每歲之冬州縣館監課試其成者使與計偕其不在舘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既上尚書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復課試其可者而第之此其初制也自時厥後其法靡常而諸科或廢或因亦無一定之論唯進士之設行之頗久其得人之盛考諸載籍猶班班可見也皇明誕膺王圖繼天出治迺法前王建進士科用康保于我烝民洪武辛亥秋八月洊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歡忻相告裹粮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上親選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司考文之任命即日蒞事而中書右丞相汪公左丞胡公復妙柬在廷之臣廉慎而通文藝者為受卷謄錄對讀彌封等官期各盡厥職庶有以副上側席求賢之意其不輕也較然矣夫自歷代以來為之士

者焚膏繼晷矻矻窮年欲徼科目以為身榮奈何有終身而不霑一命者設得之秋髮綰紛而有弗獲祿食者其間幸無二者之累拘於歲月又有不能改合入官者何其艱哉今我皇上求治之切一藝一才無不庸擢上第者固不限資序而爵之或見遺於南宮亦俾其與有祿食寒畯之士一旦遭逢盛際紆朱拖紫秉笏搢紳光顯尊榮照耀耳目此皇恩之滂沛隆郁誠歷代之所無有為之士者動靜云為之間曷思所以致此哉其尸位素餐而不知報國者妄也違道干譽而不務恤民者殆也貪墨敗類喪名撿而隳風教者非人也鄉闈小錄成直書首簡用以為多士之規是歲八月十九日金華宋濂謹序

雲中辭

黃岩有奇士曰許君弼其字廷輔治周易煒然以文名會天下紛擾輒被鐵衣操虵矛集兵以禦寇尤能挽強命中衆初弗信君鼓正鵠一百八十步外挾弓矢以往轟然一發輒中之乃皆歎服由是多驅馳戎馬間及天兵取台州四方次第平大興文治建科目以取士君慨然曰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起應書鄉闈遂取浙江第二名君文辭去通判沔陽府剸煩劇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技刃而有餘地已而復慨然曰予家之東有委羽山其高摩天委羽之下又有桃山馬鞍峰相與回環日未出常有雲氣起其間縹緲輕盈如兜羅綿籠罩崖谷如翔如舞絕可愛玩有時下覆稠宇蔚此身飄然在雲之中恍欲逐黃鶴仙人吹簫而往來也弟以君恩未報不敢決去他時髮種種當挂冠而歸與雲為朋姑以雲中生自號蓋以表其志云夫雲之為物出乎太虛紛然而有忽然而無其變幻有不可測者當長空晴妍紆徐其興靄為祥雲散而為綺霞其文采郁如也及其黯黮蔚勃鐵馬長驅雷電為之怳惚而其霖注焉嗚呼雲哉何其有類於君

也然非雲之類君實君有取於雲也樂榮華者贈勺藥以相娛務高潔者貽秋菊以為糧物何寔有心而人自強同之爾予方與君談雲中之趣君忽昂然而來顧予言曰弼知誦子之文久矣盍為賦雲中辭乎予聞君襟韻灑落得從一歸于天故其顏四時無憂色其歸為雲中也亦宜為之辭曰

委羽之山兮雲蒸之勢輪囷兮復嵾嵯膚寸而合兮既合而復離不崇朝兮雨瀰瀰兮灑灑兮雲之歸玄功成兮廼難知嗟爾雲中之人兮胡不爾思或出兮或處兮恒與雲以相期

題山房清思圖　書堂草廬蕙竹石松梅為一卷

趙魏公以藝文名天下及用篆籀法施於繪事凡山水士女花竹翎毛木石馬牛之屬亦入妙品脩道先生云廣長三萬里上下二百年唯公一人爾信然保寧慧禪師以山房清思圖相示遂書而歸之

跋佛頂托盃歌諸文後

穆庵禪師康公戰樂法乘見諸後彧每念先佛以乞食為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尚恐留情末法乃一切悖之而唯嗜欲是滋是長於是著托盂之歌古者專務精進無少懈怠得無上道亦無自謫之意末法乃中道迷惑於末足中生滿足證於是書首楞嚴經千種識陰之文在昔陀摩尸利刻者偷行獲遇堅牢比丘相與激勵卒與覺門而使彌樓犍陀佛法再興末法乃壞散弗收鮮有誠心向道者於是錄堅牢石室之偈其一則咏之以己意其二則證之以古辭大槩勑人捨妄入眞無乖於聖教而已嗚呼禪師之慮至此其可不為歎哭而流涕矣乎然而豪傑之士何世無之君讀斯卷當有蹶然而興起者豈惟禪師望之予亦望之無相居士金華宋濂題

陶府君墓志銘跋尾

右上虞典史陶府君墓志銘一通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翥仲舉造集賢大學士滕國公保定張㻫公弁篆題蓋府君之

子江浙行樞密院管勾漢生之所請其時則至正二十三年漢生將南赖復求嶺北行省左丞臨川危素太朴書後一年太朴還中朝承旨翰林始為作爲累道繕謄寓就會南北道梗附海船至江南以歸漢生又一年漢生自江浙行省檢校官陞行樞密院都事贈府君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府君之妻趙氏亦贈宜人漢生既奉命書祭告於墓下復欲請仲舉補入誌中而九京不可作矣乃并仲舉舊撰宜人墳記聯為一卷傳示子孫使有所徵焉府君初除大理路儒學教授誌中書為文學掾用省文法也漢生兄宗傳時為江浙行省掾未幾亦轉為台之臨海尹陶氏一門父兄子弟其不墜書詩之業往往知自奮如此宜牒之輝映丗盖其權輿哉前史官金華宋濂題

茂承齋銘

閩人鄭子尚世惇書詩為良士其父周可君尤能以道自娛所居曰至德里並舍北南環植以蒼松鼓髯奮爪儼若蛟龍然嘗喟然嘆曰始者拱把謂今則大將十圍人之種德其亦有類於是乎御史鄭公過而嘉焉名之曰松庄云周可君既乘風御氣遊神於冲漠之墟而松間無恙寒光凝翠益翹然發舒子尚日徘徊其下仰而慕俯而疑悵然其若思已而曰先子不可見矣倘能承繼之庶幾其不死矣乎乃取詩所謂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之語扁其齋曰茂承蓋萬物榮於春悴於秋各繫其逢唯松也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所以四時而恒青子尚欲承父志無須臾間斷其將常茂而益榮者哉子尚亦善於取譬者已子尚以明經試天官歸教長樂鄉校其將行也介國子録趙伯庸來徵予銘銘曰

有松亢亢兮于彼郊坰來者既續兮往者始零衆悴黃隕兮其色獨青嘉名斯建兮象類之精父經能傳兮於槃其榮繼繼承承兮允有餘馨毋玩乾澤兮忽彼堅貞太史造銘兮勸

於軒楹

戴亭張氏譜圖記

張出自姬姓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始造弓矢寔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臣君臣生趯〻生骼骼孫曰抑朔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〻相開地生平凡相五君平生良字子房其孫子寔蕃分布四方有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脩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清河等四十三望大抵皆良之裔故唐初定清河為乙門其所由來者遠矣句容戴亭張氏自汴而遷則始於大理評事要皆出於四十三族之中屢更兵燹圖譜喪不能言其為幾世評事生謙三傳至邦寧邦顯邦寧生孝仁孝榮孝仁生景逢景逢生應珍應蘭應珍生鄉貢進士志禮孝榮生溧陽學諭景先次元英景明景先生應開應庶元英生玉山教諭應辰金壇稅

務副使應麟次應麟應時應麒生四子逵還金壇應麟生志遠志遠生文賢文賢生允隣允達允成景明生應和應和生志顥志穎生文原文原生伯常邦顯生日升日升生思恭思恭生雲霓雲霓生天麟天錫天福天錫生文昌文昱文圭文昱知青陽縣自譜遠今十有二世析為三十四支而族屬之衆衍數百人當科目之興也以五見其揀試者各有其人冠衣濟如鏘佩鏘如論道德而談唐虞繽紛而符徐人或造之但見其揀宇鱗次術徑交羅朝夕循環於詩書俎豆閒竟迷其西東故鄉之稱望族者一則曰戴亭張氏二則曰戴亭張氏云先是應和嘗於譜廢之餘蒐采而圖之未盡其詳而發其探文原出而補其闕請序於申屠椎官駉未幾又發於兵文原之從子允達恐愈久而愈忘也乃以耳目之所記疏其大槩來謁於予曰先生有職於太史氏其言必見信於世幸不鄙而文諸碑予因不辭按史表之法書而遺之嗚呼圖譜局

之不見即今史之不設大小宗之法遂廢而弗之講允達能惓惓於圖譜之脩亦可謂賢也已允達有上行尤致謹於先世遺文裒潢成卷而珍藏之其於崇孝廣敬之道蓋有知無不為云

曾侍郎像贊

身形之瘦弱也則山澤之臞精神之奮厲也則列仙之儒博極諸書而守之則約智用群類而處之若愚當議禮而考文較損益於錙銖稽百王之軼典翼一代之鴻圖豈非蒼德之腴造道之樞而為國之耆艾邦之蓍龜者乎

盧龍清隱記

盧龍山在京城西北二十五里周遍十二里高三十六丈山嶺綿延遠接石頭乃江上之關塞比於北地盧龍山因名和陽尊師駱月溪隱居其中自號曰盧龍清隱請予友王儀曹本道徵予文以記之本道述月溪之言曰古人有云心不溷溷謂之清迹不彰顯謂之隱予學老子之法者也朝暮黃粱一盂苜蓿一盤既適而且安閒披鶴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翛然而凝坐九衢十二陌之游歷莫我之干也寧非清邪名氏不落於聲利之場心迹不屬乎榮辱之境其入也烟霞與之同棲其出也漁樵與之爭席寧非隱邪然而老氏之道清淨而無為隱約以無名不以清為清不以名為名是則無所不名可以治國可以觀兵可以脩身可以延齡其小靡不該其大無不弁以其為清隱益大矣吾嘗聞之於師而未之能行也姑就其近似者而究心焉雖然予視古今不翅一旦暮何為徒膠膠於斯人身至中其體含虛不縱不橫并東非西纖如黍珠鴻包玄區火龍因之而飛潛水虎以之而生腴庶幾騰神紫府吹簫玄都此殆忘清隱之名而食其實也邪其言若是先生以為何如金華宋濂聞之嘆曰月溪蓋幾於知道者非歟其始也將欲遁世其中也又知其道可以治世其

未也又思長生而度世縱子有所言其何以加於三者之間哉於是偕本道訪月溪於盧龍山中白月獨照萬樹儼立無風乃握手歌曰盧龍之山兮高嶒峗有儒一生兮煉九還夜半月出兮露浸寥壇紫霞仙人兮駕采鸞七星為衣兮芙蓉為冠鐵笛一聲烟漫漫擷靈芝兮下空山歌已二人者相視而笑遂次第其言而為之記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君子其可必於仕乎曰否可以仕可以不仕曰仕而不仕亦繫其逢乎曰否可仕而不仕不可也可不仕而強於仕亦不可也唯其義而已曰義之所在奈何曰義者宜也當其可之謂也欲當其可非守道君子其亦曷足乎難矣哉嗚呼斯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焉者斯可矣天台陶宗儀九成有學之士也僑居華亭之泗涇飲水著書多至一百餘卷會朝廷設六科以求賢郡守遂以九成為薦將授之以官九成

慨然曰不仕古云無義當草昧之初兵戈未息法制未定民氣未蘇吾不可以不仕不仕何以解生民倒懸哉今天清地寧六合一家論道經邦皆夔龍稷契之彥趨事赴功多龍黃姚宋之儔四方人士樂觀治化之成贏糧而馳騖者動千餘人無事於吾也吾可以不仕矣去而為巢父為許由為嚴子陵擊壤而歌以為太平之幸民不亦可乎白之銓曹銓曹允之列之丞相府相君嘉之於是九成翩然東歸薦紳之家咸唶曰九成之出處其亦合於義哉或曰非是之謂也九成有弟曰宗傳近擢代縣令曰宗儒妙柬為選曹郎官九成之意以謂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進賢之路故力辭之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曰是未知九成者也九成伯仲之才不為不美矣其問學不為不充矣九成之志豈不欲如河東之三薛清江之三孔虎林之三沈番陽之三洪蜚英聲於當時樹芳烈於後世其所以果於辭榮而謝寵者亦度其時可以不仕也

遊嬉云乎哉雖然九成之歸也結廬泗涅之上日坐臯比橫經而講肄之子弟從之者皆知所以孝弟忠信出而事君又皆知能致其身之義九成有功於國比於它仕者留心簿書期會而不知教化者又為何如哉苟謂之仕亦可也抑予聞國家稽古右文大興文治嚴禁林清切之選增成均弟子之員有如九成之賢其在所棄乎在所取乎九成行哉席不及暖突不暇黔予知鶴書之赴隴矣九成必不能於果不仕矣九成行哉

蘇州重脩孔子廟學之碑

甫䜣魏公守姑蘇之明年鋤暴樹良無令弗肅上下洽和百廢具興惟孔子廟學弗治棟楹傾欹丹堊黕昧若不能支旦暮者公顧瞻良久愀然弗寧乃登僚案縣令丞暨尚義之士咸集于庭喟然嘆曰

皇帝以神武定四海即大興文治詔以明經六藝之科頒示郡邑使選弟子員肄講明體適用之學將以人文化成天下今弊陋至是非所以靈承

帝意于先捐俸為倡爾二三君子幸相與圖之寧殿蓬廊處奉明禋靈星之門神道所繇其後為齋放吳江葛德閏爾其葺之論堂有嚴兩廡相嚮挾以六齋以通于前門吳江甯璇汝其備之亭講采芹下臨康衢来游来歌多士攸宜崑山張庸爾其整之公言未已吳江令許茂進曰邑有八士曰李庚守願有意乎書詩尊經之閣先賢諸祠游息三亭以至庖湢橋梁之屬茂率其家之長洲丞丁師尹復進曰許令然矣師尹獨不可為乎若止善堂及中廊達于閣者當論群儒使斌金俾里耆唐晟規其役焉公大悅唯周垣四千八百尺未有所屬僚若佐遂以罰布佽助而吳縣令曾輔雖然趣功役邑夫畚粘土繩繩而來事因大集始事於洪武六年二月戊辰而訖功于十二月某甲子如翬斯飛如雲斯凝如濤斯湧深沉而潔清宏麗而龍穹一

選承平舊觀公帥其屬執奠遵具觴醴以成功告觀者如堵墻莫不嗟嘆自兵興以來學宮所在蹂踐為墟而姑蘇幸僅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與之俱廢乎教授貢穎之既宣力於始終復使訓導張田請記其事以垂不朽惟蘇之有學實始於范文正公蓋公景祐初出守鄉郡擇南園之地奏請于朝而建是學為其師者則安定胡文昭公也計當時人物固嘗盛矣數百載之下仰其聲光挹其風烈每使人發不可企及之嘆自時厥後雖有賢愚而學之興廢靡常而二公過化之地流風遺俗終未泯也况今遭逢

有道之朝而得良二千石為之師帥豈徒然哉然公與學之志不下於范公者也則夫坐臯比而談經藝者其必將取法於文昭乎明體適用之學吾知駸駸然向盛矣苟不務出此而搞英摛華為譁世取寵之具非區區所敢聞請[redacted]是刻諸麗牲之碑庶幾蘇之人士知所自勗哉公名觀字杞山通周

易為人凱達無凝滯如八駿玲瓏見義勇為雖千萬人不可
過所至轍烈烈有聲同知府事李權通判徐弼推官趙霖皆
號一時之選與公道合故成事無難者碑為脩學作前代興
造各自有記皆不書唯當事者不敢拘於文體而不致其詳
焉系之以詩曰
姑胥之疆有川瀰瀰折趨南園匯而東流蜿蜒中啓渙瀾弗
枚自非聖師疇協其休昔有哲人出綰郡章乃橋學宮乃建
廟堂廟堂章章學官將將衿佩洋洋來翔來翔咸愛袁相因极
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旁穿剝丁艱虞烽火相連誰舉一臂
持危扶顛 大明當天九服攸同叶攙搶歛彗奎璧吐芒燄
我魏公來莅大邦屢形於言我敢道違既率部封侯登府僚
分勞授事具乃教條曾不一朞厥功孔昭化此朽腐翻為宮
羌孰敦化原孰禁教基孰肅民彝匪學曷為我謁蘇人公豈
爾私耳目苟具必致其思思之如何法李與忠二者無愧行

將天道震澤有石其堅比銅史官勤辭用昭無斁

泰和劉氏先德錄序

惟劉姓出自祁其後生子有文在手曰劉累因以為名事夏
孔甲為御龍氏子孫在商更為豕韋氏又更為唐氏至周又
更為杜氏杜氏生士蔿為士師因官命氏又更為士氏至晉
士會入秦雖復歸於晉而子孫留秦者遂稽劉累之名別姓
劉氏此得姓之所由始凡六更矣自秦歷漢世有其人而劉
氏蔓延于四方其在今廬陵者實出於發之後蓋發生龠龠
二十餘傳始自長沙遷金陵後唐天成間復自金陵遷廬陵
之泰和圖譜之家可徵也或謂從彭城徙建業又徙西昌者
殆與所聞異辭泰和之傳兄與兄雅弟戎皆通文學雅生俊
戎生先而絕兄生嵩崟岑崙孳崙生遊遜生壢壢生諒諒生
利濟利宿利簡利槩遺胤日滋分為四巨族宋自嘉祐壬寅
至寶慶乙酉一百六十四年中舉進士者二十有二自熙寧
丙辰至寶慶丙戌一百五十一年中推進士第者八按經於
庠序薦聲於州縣遐邇相傳以為盛事鄉邦之間推故家文
獻者一則曰泰和劉氏二則曰泰和劉氏云兄之七葉孫安
封宗回愍世系相傳久而或紊也始重著譜圖一編十二世
孫黃陂令寅復增脩之十六世孫鍔復益廣其未備首譜其
宗支次表其世科次輯其遺文而名公鄉之為劉氏作者亦
類聯焉通名曰先德錄鍔之三子蘿菘埜復旁搜曲探備可
入編中者悉謄附焉亦可謂不忘其先者矣菘與濂為文辭
交力以首簡請為序歐陽氏有言曰自受姓命氏以來歷唐
虞三代數千載間詩書所紀各有次第豈非譜系傳之百世
而不絕歟嗚呼此濂因菘之請而重有慨於斯言也士大夫
間孰不曰尊祖而敬宗孰不曰辯同而別異及叩其所自出
輒舌彊不能下甚至王父之字有不及知者其所以遠於禽
獸者幾希此無它詩書之澤弗加譜牒之脩不謹不知玩惕

之弊遂至於此也有若劉氏恪守明訓集其承傳次第蓋二
十代支析派殊燦比可觀非世濟其美而能然耶自時厥後
苟引之而弗替雖至於百世不絕可也劉氏之子孫上慎旃
哉抑濂觀劉氏之中利濟則輸家粟以給邊餉好先則折獄
不阿人莫敢變或欲鑿庾嶺以通漕運復論罷之獬則闕錢
减輕階法繩而出諸死地公猷則解運吏白金數然弗之顧
幼文則捐縣帑以紓長沙帥師之難是五君子者其事多可
稱而備及今猷實同年進士胡中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為
銘其墓是宜後人之所取法濂所采望者非持繼脩其譜圖
而已也劉氏之子孫上慎旃哉菘元名楚至正丙申曾用試
取江西鄉試第二十一名文辭今入兵部為職方郎中階奉
議大夫文章政事見重當時人謂其能世其家云

徑山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根有利鈍故所教有異同悟有淺深故所印有小大施其善

巧之力釋稜結習之固非假言辭難窮實際所以達摩歷雖
於六宗臨濟有發於三要照耀今古函蓋乾坤蘊其為巨浸
之輿梁作昏衢之燈燭也然有若悅堂顏公禪師以東嶼正
嫡弘西來大宗初住崑山之東禪轉吳門之萬壽升虎林之
南屏遂陟雙徑樹大法幢凡四堂道場名聞京國遣使者再
下璽書護其教且有金襴法衣之賜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
道累曰駿奔如衆歸市禪師隨機接引霑被為多其善誘弗
倦則春氣津津太和藹人也其發蒙撤蔀則霽捲太清氷釋
洪河也其警省振勵則震雷㸌㸌亟厥匕箸也其含弘攝授
則山不讓塵海不擇流也由是而觀所教有同異非根有利
鈍者歟所印有小大非悟有淺深者歟前謂施善巧釋結習
假言辭窮實際者其道豈不在於斯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
現宰官身敷宣般若與禪師為方外交而禪師受度黎之習
林又在予父母之邦稽竅緣契實繫中情禪師上首南峯瑆

公得法竅發乃出四會語俾題首簡予竊聞之入輿室者能
探於幽邃升危岑者始矚於冥茫松月大師印公禪林之獅
子法海之長鯨也其稱禪師之道高於圖照佛照二公其言
豈虛發者哉惟賢知賢蓋可徵矣仰前哲之風徽作後武之
矩度究其遺轍足發新功是錄之行其必有超然獨得於語
言之外者乎

旃檀大愛妙色三經小引

先佛所說旃檀香身大愛妙色三陀羅尼經皆西天譯經三
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法賢奉詔所譯其在法藏
與瑜珈大教王經凡二十七等同車華字函中功德所被或
療惡疾或救海難或出生死諸鬼趣資以解脫誠心求之靡
不應感蓋我如來大誓願故神通力故慈憫有情故一彈指
頃即能成親無邊殊勝經言可信真實不虛天界沙門太初
肇公信之篤尤力於是命工鋟梓以廣流通介其同袍一林
桂公徵瀾引其旨大佛法廣如虛空然無始無終無內無
外苟欲繪畫而贊味之非愚則惑矣姑書其槩以起讀者之
信心云

故天台朱府君霞塢阡表

孝子之於親曷嘗有紀極哉唯恐其嘉謨懿行不暴白於後
世也件繫辭事旣有狀矣是以昭于人人又有玄室之銘銘
比狀著矣又有阡上之表焉蓋辭之重複者事必著甚哉孝
子之心其有所慎乎仙居朱府君之卒多歷年所其子公立
旣請縣大夫前進士魏俊民為之銘其二孫木與楯以為未
足復來徵予文表於墓門揆於古義合矣予乃披狀而書之
曰府君諱嗣壽字得仁姓朱氏世居台之臨海宋殿中侍御
史希述其遠祖也殿中君六世祖友直仕為宣撫司某官始
遷仙居之東門至府君又六世矣府君之生魁岸而深沈豈
學而敏慧自為童子時風岸孤騫昂然野鶴之在雞群見者

莫不異之及長游鄉校攝齊群經食芳而敷腴充然若有所得
且曰古者為學精神心術一寓之於事為或慮其有不正也
必資體驗擴充之功所以皓首窮經不敢輕寘之若拈華摘
豔鉥心劌腎於辭章間陋之陋者也自是撫世酬物一出於
正而異端無實之說了若不經意事父母盡其孝奉異母
之兄甚於同母者凡事必咨稟而後行遇弟有恩及其蚤捐
館舍諸孤貧窶不得入土府君泣曰兄弟同氣也死而不塟
吾心其安乎即命堪輿家卜地而瘞焉夫妻相敬如賓白首
齊至髮白無反目之失教諸子力田孝弟不許事紛華靡麗
遂名堂曰順德且賦詩以示意待族姻鄉井曲盡人情不以
貴富賤貧而為輩摩疏數春秋祭其先儀文並循家禮升降
跪拜如將見聞其容聲人取以為法治家甚嚴子孫朝夕冠
帶承候顏色拱聽訓飭不命之退不敢退也晚年築室東園
蓺物花數十本當秋高氣清金錢景景然布柔條間府君熟

玩不忍釋去或對之酬觴清謳然日且謂人曰嗚呼誠吾良友
吾殆托之以逃名乎達忠介公燕善時出鎮于台聞府君有
賢行將剡薦于朝府君謝曰仕將以得祿養親也親亡以仕
何為哉達公亦不敢彊未幾遘疾府君度不能起名予若孫
訓之曰吾晝夜兢兢業業以克至于今日非為仰不媿俯不
作抑且可以見祖宗於地下汝等守爾孝弟篤爾忠信蹈爾
禮義厲爾廉恥庶幾不隕於有過之域吾雖死將含笑入地
矣已而遂卒時至正乙未十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又九
府君曾祖戀宋鄉貢進士祖習父元豪補武學生妣應氏金
氏府君金出也娶同縣呂氏先十三年卒子男子二公立公
成公成先四年卒子女子一適楊弘祖孫男六木松棠棐棣
楫木棐即來謁文者孫女一歸呂志尹卒後當某年月日葬
于縣東一里馬秦山霞鴻之原禮也嗚呼士君子之立身也
其功名煊赫於世則登名於國史其次焉則書諸郡志又其

次焉則藉薦紳之立言者以傳及其久也未嘗不與史志相
為頡頏有若府君之行孚乎流俗保乎醇然一本乎真誠而
弗事乎詭隨此所謂一鄉之善士非歟是宜揭之崇阡以為
聳善扶世之計而所愧者予非其人也雖然予久居禁林海
內名公卿及賢士大夫所銘者多矣鮮有繼文於十九年之
後者而木與棐有焉則其久不忘乎親可知矣予雖欲辭之
而烏乎辭之若木與棐者亦可謂之孝孫矣乎是為表

題劉氏官誥後

宋誥大氐沿襲于唐唐初以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以後
始易為綾其制凡三變宋則自國初至季年一皆用綾此其
所以異耳烏傷劉公亮以中奉大夫致仕贈其父俊太中大
夫蓋大夫乃秦官取掌議論之義漢置太中大夫歷代因之
而不廢至宋元豐官制行則以之易諫議大夫若中奉之階
始置於大觀間而古制則無之也中奉六世孫剛久從予游
持誥來求題予見名門右族未一再傳祖父之名諱有不知
之者剛則能寶此於一百四十餘年之後剛亦賢矣哉故畧
據所見以告之同郡宋濂記

宋學士文集卷第十八

鑾坡集卷第八

協晨中寥辭一首

鬼谷仙人畫列禦寇御風圖以獻其師四十二代天師真人真人號冲虚子而唐封禦寇之號實曰冲虚此其圖之所以作歟瀟灑觀之髯松奮張有風泠泠然起於其中霞裾輕舒閃鑠無定禦寇方乘飇回旋龍裳鸞帶凌亂不可止遥見神山隱起大瀛海上旭日一點如火海濤噴薄迎之濺沫而飛珠景物逍遥令人情慮銷實直超鴻濛間嗚呼仙人之畫奇絕矣蓋以擬真人非果在於禦寇也真人或飛神上謁太清排空馭氣靡所不之將真人之似禦寇乎抑禦寇之同真人乎是未可知也濂因造協晨中寥辭一篇真人或咏於淵精之區九都衆真當有彈八琅太璈未和之者庶幾後天而終可以凋三光者乎至若禦寇寓言旬有五日而後反者徵旨已備見其書茲可畧云辭曰

帝青洞真陽大臁恒鬱敷凝神欻上征行與灝氣俱飛輪入溟滓九光開翠羲腰佩白琥裳吻薦紫琳腰曲龍有丈人持節下明都嘆以八辰秋攝御萬象初陟彼方丈臺大招許瓊輝廓落黄濱悉陽堂明梵樞開明戊己功玄契曲晁機羲娥俯倒景流光駐炳煥靈集動千載視之若斯須稽首方諸君同餐蕊胎之請授長生籙浩刼以為期

予老矣諸書皆忘去此卷雖久留齋中不克題就今日退朝稍暇逍遥禁林涼颸颯颯然吹衣神情爽朗有若憑虚而行歌天上遂濡毫賦此他日煉丹仙華山中九轉功成當與冲虚神游八極握手一咲何翅三千年也

冲虚室銘

冲虚二言迺玄門之關鍵道學之符徵也嗣天師張公取以自號復名其齋居金華宋濂為假其義而為之銘銘曰

惟其冲虚以全玄黄之功惟其虚可以斡造化之樞盖和以盎於四體而空以迺夫中膻壹腑契乎自然曾弗奚於無為迎於先而不見其合推於後而不見其離雖恍惚其有物竟孰探其幾微彼專氣如伏雌抱一若嬰兒以大道之難言姑假象而示斯神明之胄為世玄師約萬言之喉衿貫一理之妙機穗臺小史執筆受書擬三洞之隱文請揭之於座隅

題金書法華經後

右金書法華經七卷廼一軍校破燕都時所獲欲焚經取金以資日用其第七卷已燬軍校之父愀然弗寧遽持前六卷售于鍾塔禪師禪師傾衣盂酬之未幾高麗蔡洪司丞闌闠求觀觀已潸然泣曰此洪所書以報父母之恩者也戎馬紛紜逃難解散豈意於此重見之禪師益神異其事乃粉黄金為泥介舊友穆庵康公請補書其亡子既書已合爪言曰是經在處天龍護持將燬而弗之燬垂亡而弗之亡此何以故蓋將放如來之慧光破衆生之重昏也雖然經之功德不藝

有無洞照十方初無一字丈不能燒金不能書一涉有為即第二義學佛之士又當於此而參之也禪師名善慶號雲房古林茂公之法嗣年已八十純實無僞行薦主正覺禪師院今退栖蔣山之西菴云洪武癸丑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濂記

瑤芳樓記

瑤芳樓者常熟虞君子賢燕居之所也瑤芳者何古桐琴之名子賢以重購得之間一撫弄其聲參參然如出金石如鬬鸞鳳鳴如與仙人劍客共語於千載之上子賢樂焉則以謂世之名樓者衆矣高騈之迎仙謂其泝遐情也其失也誕張建封之燕子謂其興新懷也其失也靡皇建之齊雲謂其凌高清也其失也侈吾皆弗敢蹈其非欲專斯樓之美者舍斯琴也其孰能當之遂以瑤芳名其樓而列圖書於中當風物清朗白月獨照神情遐冲夐出世外子賢樓冠鶴氅白函道

而升復取琴鼓一再行父之演而為紫琳之操其辭曰有堅者石中含精矣其白如肪爆有瑛矣五音紛會鏘然而鳴矣客有與子賢同志者從而賡之曰憶賢兮非華陽卉兮非香析秋馨兮遺所思望美人兮天涯歌已相視而笑余聞宋濂聞其事喟曰古之人好樓居者豈欲夸脩麗而為榮觀哉蓋臨塵幽之室則其情欲以摯處陽明之居則其情暢以舒隨境而遷因物而著其亦人理之常者乎況夫宮角之相參羽徵之互奏禁其忿慾之邪宣以中龢之正其於學問之功又未必為無所助所以先生長者無故不去之蓋有以也雖然君子蓋不物於物不物於物則凡紛然而來前者皆吾性情之發舒或懸崖深壑或平野喬林雖非層構可以闔闢陽陰而清風徐來萬籟皆動曲澗流泉潺助之為聲勢五音泠然愜心而溢耳太龢融浹內外無間有不翅聽子賢之琴於茲樓之上矣與無他達人大觀無地不為樓無聲不為琴也苟局滯於一室之間適其意則有之而謂道則未也有若子賢蓋學道而有所得者故濂敢以是說告之子賢博雅好古絕出流俗之上吾友楊君廉夫極稱其為人謂篤於士行而尤孝其親云

佛性圓辯禪師淨慈順公逆川瘞塔碑銘 有序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為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順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為屬衰遲之餘諸習皆空凡他有所請輙峻拒而不為獨於鏞叙語錄評騭梵行每若不敢後者蓋欲表般若之勝因啟衆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圓辯禪師者濂安得而不銘諸按其嗣法弟子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陳氏子也有翁媼精脩白業既沒蓮華現門屏間師之大父母也翁生道奐娶晏氏屢至哭子其情不勝哀乃望智者大師懺事之一夕夢僧頂有圓光逆江流而上招晏氏謂曰吾當為汝之子及寤而有娠師既生美質夙成年五歲即從季父學季父引生徒渡溪柢卒墮師力欲相隨季父怒麾之還已而溪暴漲季父生徒皆溺死然自少不喜茹葷翛然有塵外趣晏氏弗能留七歲俾依仲父慧光於崇興精舍十五受其戒於天寧禪院其父亦樂脩淨觀棄離俗同居精舍中精舍將圮師即協衆力葺之時年甫十八君子固如其為適用之材暨習法華經歷三月通誦其文慧光器之使出游永嘉無相院覺源禧法師愛師俊朗授其為疏會橫雲岳法師大弘三觀十乘之旨於水心法明寺師往而受其說衆推為上首居亡何走雁山雙峯未契所言復走千佛寺壽海清法師方闡演長出御講請師為綱維之職執範為之肅然壽海入寂師感世相無常嘆曰義學雖益多聞難禦生死即欲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更衣入禪復走閩之天寶山參鐵關樞公公圓悟八世孫也授師以心要遣

而行之似有階漸欲依公而往公叱曰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蝸殼中邪拂袖而入師下且過寮潸然而泣或憫之慰曰善知識門庭高峻拒之即進之也公聞其事喚曰吾知其為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回撓錄晝夜明暗亦不能辯踰月因如厠便旋觀中園瓠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皆出光明自前大地倏爾平沉喜幸之極亟上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烏傷伏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燃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櫳自念非公不足依將走閩中見焉公偶出遊逆見師喜曰我子今來也越翼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入門耳最上一乘則遠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閩奧矣師從公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參擬

雖禪撥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
泉敗闕今已見矣公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曰
地上磚鋪屋上瓦覆公曰即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鷂子過新
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禮一拜而退公曰未然
也公披大衣鳴鐘集四衆再行勘驗師笑曰未吐辭之前已
不相涉和上眼目何在又爲此一場戲劇耶公曰要使衆皆
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師師一一具荅公然之復屬曰
善自護持勿輕泄也久之令掌藏室尋請分坐說法公既捐
館師嗣住院事非惟舉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精足焉靈隱
道達於山門踰六七里擇地構亭以增勝槩衆方賴之忽爾
棄去過杉關抵百丈上迦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建
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尋還永嘉會王禮卿
造報恩院於瑞安大龍山首延師爲之主未恢寢盛至八百
指師建僧堂棟居之石室巖禪師主江心監師之爲後以第
一座處師師翻然而往未幾又以何山精舍棟宇湫隘不足
以容衆拓之爲大伽藍爲建大雄寶殿及法堂三門兩廡方
丈庫院之屬而塐像繪壁諸莊嚴事亦次第告完平陽吳德
大創歸源寺原援報恩之例請師開山師慈憫心切亦不欲
拒既至爲造小大鼓鐘魚板法器而叩擊之按職分班升堂
入室皆按清規而行時東海有警元帥達忠介公師師鎮台
遣使聘師入行府師以達公方有事干戈絕之弗見達公慕
味弗置篆逆川二字遺之師因飯因戒其勿萌適起心即重
見日月不久而赦書至周吳二因以師爲神其後山寇竊發
二因實爲渠魁所經之處焚毀欲盡歸原報恩以師故獨存
師終不違寧處避入無礙菴又還歸原朝廷爲降院額賜師
今號及金襴法衣師曾不以爲悅悉散其衣盂所畜退居一
室掘地以爲爐析竹以爲箸意澹如也溫城淨光塔雄鎮一
方年久將壞方參政初輩成其城欲賦民錢葺之命師治其

事師曰民力凋敝久火燄炎炎而復加薪吾安忍爲之必欲
見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閡如可也方諸之師乃定計城
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月一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甓輪材若
神運鬼輸紛然四集鎮心之木以尺計者其長一百五十最
難致之師談咲趣辦七成既粗完其下仍築塔殼宏敞壯麗
九斗之勢益雄一旦颶風作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衆咸
傷之師曰塔終不可以就乎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鑄露盤
輪相及鐵珠之類日就月將闌楯硐戶一一就緒金鮮碧明
猶天降而地湧也糜錢過十萬而工役弗與焉辦章無只不
花出頻閣者道過東甌夜覩塔燈熒煌如師所造乃謁師問
道并談般若經師用漢言而直解之辦章甚悅顧謂左右曰
西天諸師授我以靈義尚不能相協今聞逆川師言則心地
開明矣亟呼舟同載入閩宣政分院請師住東禪寺刹不一
載間殿堂蠡如門廡森如藏庫燁如傳上以設諸像梵容穆
冲各隨相變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畢功之日省院臺府諸
官與大比丘衆共落其成師則曰未也復鑿東南二門通達
若干丈營福城東際花藏海南叅初地三牌門營普庵堂以
施客飲浚湯泉二所以利浴者限以垣積案紆其徑路而馬
牛無自而入補刊開元藏經板仍印施之其可以弘濟人者
無不爲也先是淨業慶成東報國崩塔寶月松臺諸寺兵燹
之餘莽爲荒榛福建行中書省籍其產于官師言於辨章積
仍其租辨章欲閱大藏尊經于家或以几席什器難具爲辭
師令浮屠一百七十人爲什分辦於各刹表以題號一時畢
聚仍畫爲圖使按圖序次列之給役於飯餒間者亦更番而
進每以鐘鼓爲節後先不紊辨章悅曰使吾師總戎則無敗
北之患矣師悉散財如歸原時恬然而退辨章留之不從會
雪峯虛席辨章強師補其處師不得已啓行未行先鳩工師
二十人往拯室廬之欹側者既至絲毫之費咸自己出緡索

莫不從化有徐子剛者獲寺之安仁莊收粟萬斛聞師至丞
輸還之部使者槖驩自負通撈嚴實積二經輕視諸人師以
關鍵詰之斂衽而去已而思還溫方叅政具船迎之千佛院
災無有起其廢者師彈指頃千佛閣成未幾前門左右廡又
成俄東甌內附師潛居林泉若將終身江心蘭隱遠禪師市
材於山欲建萬佛閣而年耄力不勝遂以屬師師起而應之亦
不日而成且為砌釋迦寶殿創解脫門以至蒙堂經室無不
具足初師采材於山道經普安院院燬已久唯山門巋然
煙雨中師見之笑曰吾為爾移山門為佛殿何如衆皆合爪
指謝之師為撤瓦輦致故基一毫無所損條取寺山之木重
完僧堂而後返
皇上尊尚佛乘召江南高行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法會師
與其列升座演說聽者數千大駕幸臨慰問備至號為一時
寵遇竣事還錢唐清遠渭公方主淨慈寺以師代師初不

從繼而嘆曰所貴沙門行者隨緣應世何所容心哉乃振錫
而往淨慈當兵後凋落殊甚師亟還鄉召匠計傭竭其貲
而來欲大有設施而諸僧負官逋者假累滿庭師為之出帑
悉代償之會　中朝徵有道浮屠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至
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
世壽若干僧臘若干二十一日闍維於聚寶山獲設利無算
得其法者曰文顯曰興富曰某某一即行圓於是持靈骨而
歸建塔於某處以明年　月　日藏焉師有五會語若干
卷善財五十三參偈一卷皆傳于世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間
不離世間烏可岐而二之我心空邪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
纖動靜浮沈無非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為不然雖法王所說
經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為障礙矣嗚呼道喪人亡狹風
渺瀰焉得達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哉師自得
道之後坐紫檀座既已設法度人出其餘力往往莊嚴塔廟

使人為遠罪遷善之歸斯蓋近之矣或者不知尊奉為人天
有漏之因夫豈可哉夫豈可哉銘曰
大法雖無外兮收攝在一門玄漠不可象兮規之儼若存了
不分精粗兮無對乃為尊若涉有情見兮雜糅成轟豗理事
本不二兮縱橫隨所之渾涵造大同兮徧照光陸離東甌見
休徵兮運筆出屏間異僧佩圓光兮逆流踏波瀾玄符既爰
授兮何能滯塵寰巍巍天寶山兮鎔鐵為關扉奮迅一朝入
兮窺破生死機盡洗結習垢兮真体露巍巍方知有為相兮
不離無為宗彈指幻塔廟兮毗盧樓閣同因敷乃生悟兮自
外而廓中歷坐古道場兮手執青楊枝并露恒四灑兮餐之
并若飴木石被霑濡兮談玄分五時
大明麗中天兮佛日同輝昭所資生育功兮欲使陰沴消爰
集清淨衆兮梵音撼海潮唯師所說法兮無耳亦當聞一言
歷耳根兮千劫不作塵天光下照燭兮恩寵何便蕃卷舒每

隨時兮孤雲本何心生滅已兩空兮遺蹤邈難尋勒辭在中
林兮振德無古今

鄭仲涵墓志銘

嗚呼自道廢民散之後世之為師弟子者朝離書帷夕若秦
肥之視越瘠比比而是有如仲涵之於予義則師友情如父
子也仲涵之死予寧得不哀乎仲涵初年學舉子業把筆為
文春葩蕭林色澤明鮮而生意津津欽暢予意仲涵必先登
再踐場屋皆不合有司繩尺仲涵歎曰吾惡用是為哉乃棄
去益潛心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辨蓄
之既深發之亦盛商敦周彝籍以五采五綖陳列天祿石渠
間人見之者雙目輒運眩仲涵復歎曰吾惡用是為哉又棄
去取羣聖人之經而燖溫之窮其道德性命之秘質於濂洛
關閩之說久之充然如有所得仲涵復嘆曰車成矣輪轅美
矣不行何以步於遠道乎益思明體而適諸用母夫人病逾

年仲涵侍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于天請以身代忽
嚐患惡疽不能坐臥鍊藥劑以進膝為生胝夫人病革思食
西域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弗忍食因歷懸念弗不置
氣欝結弗舒遂得瞶疾迨居父喪柎膺悲號絕而再蘇者數
四按而後起服雖闋凡遇諱辰却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
奠如初喪癸卯之夏諸暨戎忤謝再興以城叛浦陽與諸暨
鄰壤訛言冦且至群從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
冦壓東陽婁囊皆無遺仲涵時在金華聞之泣盡持所服衣
衾往分之雖身罹寒沍不卹也徒弟澧與妻婺夭三女倮倮
然無依仲涵鞠育盡道各選名胄而配供張之豐逾於己女
仲涵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疏戚夜必四三起
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至於周旋事為之間條
理粲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俯首
默受而已其在內之行如此達之於其外者尤夥也勸春王

烈家殲於紅巾帥其族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
而後去同縣騷人貧不能養母來懇於仲涵仲涵曰吾何無
母可養邪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道遇十餘人襁負其子且
行且泣試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没欲求給縣大夫不食
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橐中錢與之村氓王氏患多男子仲
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悲蓋氓將溺之於水仲涵為陳父子
至情且患以粟氓大感悟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流湍悍過雨
則人跡絕仲涵造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為尤甚舊有石梁
久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為倡衆翕然而和
未幾而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暍者仲涵設湯
若劑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掩脛齒相擊下上仲
涵呼酒飲之甦火溫之仍解自衣綿褻為贈又嘗禱於廟寒
媢困卧廟門無衣飢於寒士仲涵與妻周寫謀製衣一襲與
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內外行如

一者哉仲涵自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為月泉書
院山長者仲涵辭不就及入　國朝會求賢之詔下郡
府絡繹致請仲涵輒以耳瞶為辭已而部使者趙君壽奉
旨蒐材浙水東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帶謁君
辭意惻致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孱弱雖纏然若不
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
之間驩然相聚睟然相悍有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襲人
也性雖好施與然毫事必咨禀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
入見其袖二書以行項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
宗譜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遂初齋稾十卷續文類五十卷
藏于家嗚呼仲涵之死予安得不哀乎初予讀書浦陽山中
仲涵即從余游先後十有餘年予初無益於仲涵而仲涵之
相助余者恒多特予執經山長吳公侍制柳公侍講黃公之
門仲涵每侍予往拜三公見其文亦以遠大期之自時厥後

人事不齊不聚首者數載及予赴召擬修元史與仲涵約曰
子非青年矣予春秋亦漸高行當俟汰而歸與子婁安一丘
一壑閑聖賢心學之秘尚相與窮之事雖畢復待罪禁林
留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遠千里來見且申前言予諾之而
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子楷自為狀來求家
上之銘其詞纏綿悲愴尤足以動予之哀思每一讀之淚潸
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文雖然予於仲涵忍不抆淚而言乎
昔者徐仲車以孝行著稱惜以聾疾而仕不大顯君子以節
孝謚之今仲涵之事無媿仲車者也宜私謚以貞孝處士勒
石墓門而埋予文墓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下乎仲涵
姓鄭氏諱其名也其先世遷徙之詳見譜圖記曾祖德璋宋
青田尉祖文嗣父鉅母周氏配室即周寫生一子楷也以文
學稱女二一適呂堂一未行孫一燿生於元泰定丙寅九月
十三日卒於今洪武癸丑正月十一日壽四十八以其年某

月日葬某山之原禮也銘曰
質珪璋兮絺繡文既姱麗兮又果溫宜叅雅樂兮黻明庭胡
淪嚴穴兮韞其英匪進則退兮道之常保家肥兮惠彌重民
同胞兮勢弗殊使我心惻兮軫衆欷歔少微煌煌兮雲掩之
陰壽英英兮又不能齋何前古兮稜何今思美人兮涕泗沾
襟

恭題

御和詩後

洪武六年八月十六日

皇上特詔臣及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編脩日曆既而中書亦
奏　旨徵浙東西及江右之士七人分年纂輯而臣與同爲
之總裁九月四日開史館禁中日輪二人守闕太官進饌蓋
其事甚嚴且秘臣等昧爽而入至日曛始出復會宿於詞林
慮有宣洩蓋不敢不慎也即成稟思得俊秀有文者還攻義

例而繕書之於是遴選二生具名氏以聞　上可其奏
其一則義烏黃昶昶時以春秋中浙江行省第十七名文辭
肆業成均因移文博士徵之十月二十六日昶至臣引見
上於西苑慰問良久且曰爾何人之裔耶臣對曰文獻公溍
昶之從曾祖也　上悅復見　皇太子於大本堂勉勞
有加焉未幾
上遣侍臣出尚方綺裘羣襲以賜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
丞誠意伯劉基偕臣與同侍　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
被酒而還愛昶有俊才擇丕賦一詩贈之字大如掌少選奉
御傳宣召臣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
醒猶未解　上謂同曰卿醉未醒耶同對曰臣雖醉猶
能賦詩贈黃秀才秀才謂昶也　上曰詩何在同對曰
在史館中　上曰濂宜亟取之臣既上奏且笑謂臣曰
朕即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臣書訖歸與昶言昶自草菜賤
士一旦遭逢　盛際奎璧之光下照幽隱於是粉黃金爲泥
寫　上賜和之章飾以黃綾玉軸而以同詩附其後昶
寔侍臣學臣又親見其事請記之左方傳諸悠久臣伏見
皇上聖神天縱形諸篇翰不待凝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非
積學者所可及然亦未嘗輕發其俯和侍臣之詩豈非樂育
菁莪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者歟詩不云乎肆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此之謂也昶尚勗之哉昶尚勗
之哉昶字叔暘能古文辭善繼其家學者也是歲十有二月
八日具官宋濂稽首頓首謹記

水北山居記

古之君子其居朝市也雖繁華之膠葛恬然視之而却有山
林之遐思焉今之君子其在山林雖清曠有餘往往嗟鄙爲
不足而數興朝市之外慕唯恐失之豈人之異性或固然歟
抑習俗相仍之久而弗克變歟有能特立而不爲所移者殆

所謂盆盎中之古罍洗也湖府經歷葉君伯敏世居永嘉城
中永嘉爲海右名郡南引七閩東連二浙宦車士轍之所憩
止蕃舶商琛之所填委氣勢熏酣聲光淪泆人生其間孰不
聞雞而興奔走於塵土冥茫中以求遂其尺寸之欲伯敏則
不然結廬甌江之北茅撐竹扉僅蔽風日名之曰水北山居
間與二三友携酒壺出白鹿城登華蓋名山持盃浩歌聲
振林木或櫂短舲具笭箵垂綸於江水中或呼小奚奴相隨
行吟夢州堂上詩句不逼古人不欲休當其適意時乾坤空
闊竟不知榮辱之代遷而寒暑之往來也人皆曰賢哉吾伯
敏高情逸韵皦皦霞外迹雖朝市而心實山林其近於古之
君子哉然予竊有疑焉使伯敏爲布衣時假此以洗心滌慮
庶幾可也今佐大府爲元僚任七品之職備四民之望亦云
重矣而猶不忘乎山居無乃不可乎試以伯敏之意進之官
書叢脞不暇爬梳戴星出入猶以爲不足其能索句於宋寘

之禎乎上承乎府公下轄乎掾曹不敢抗之以為高不欲抑之以為卑處宜詳矣其能鈎滄波而出白魚乎民情真偽而莫之辨官事斁掌而莫之集凝思入乎芒杪精析極乎毫釐其又能潄醪看山而流連光景乎是三者伯敢今咸無之而猶道之不置者將憑夢以見之邪或志之以示不能忘也我知之矣士君子不以出處二其心故賤貧不能搖貴富不能驕始終一節卓為名臣伯敢之賢所可稱道者盍如是而已其視朝得暮喪暮歷雲泉者賢不肖果何如哉雖然予猶有一說為伯敢告焉當

大明麗天萬物畢照名一藝者必收占一才者必庸有如伯敢之學之美誰不羨之其有不登於樞要者乎伯敢宜悉屏江湖之念而益存魏闕之思俟它日功成名遂歸老於水北山居岸巾而坐與三二友追叙平生嘗挾烹鮮酣觴從容而賦詩尚未晚也贊禮郎張生子翊寓徒子游力與伯敢求記

其事故相與一言之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鑒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跡仕不仕有弗暇論苟其心在朝廷雖居韋布操觚染翰足以鋪張鴻偉上裨至化脫或志不在斯雖綰銅章佩墨綬朝受牒評暮閱獄案政績巍然無稱古昔君子盍獨竊慎之予於徐君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淳安萬山中載籍無蔵而辭藻曾籍有聲於浙河東西當

皇上龍興招延儒雅大年翩然被山人服趨 輦轂之下同脩前代史史成會有 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其事廷議將命官大年以宿疾辭去年秋中書奉 旨察脩日曆朝紳各薦所知予以大年知本末義例可以觀會通而無首尾衡决之患疏其名以聞使使者持書下郡國大年即翩然應命詣 闕入館之後俛首探剩唯恐一事有遺記注者關署悉補足為完文日曆成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如初嗚呼使大年初受命為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爾招徠撫綏爾又其大者教化行百里爾一旦白身召入史館大書特書使

聖天子宏模駿烈烜赫萬古與天無極此其功與試宰者孰重孰輕雖不仕猶仕也藉令自兹終老山林可謂無負於國亦可謂無負於學世之好議論者見其辭祿而歸搖脣鼓喙詡詡相夸誕不曰潔身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遭不頤治之世披腹呈琅玕無有本自晦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今當堯舜在上夔龍滿朝之時以此疑大年者謂之誣士不幸則已學則必期世用有如大賈行廢舉術貨壤溢市區乃振鐸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售萬萬無有此理以此窺大年者謂之矯矯與誣要皆非知其心者雖然在昔宋室盛時布衣入史館者僅六七人皆兩制八座所薦引其任甚不輕大

年雖不受祿寵靈所被溥博汪洋有加往昔大年將有何以自效且春秋猶未高疣痾容有卻藥之時行當杖策造朝門盡展所蘊以驚動世俗使向之疑有窺者瞠目不敢吐氣一辭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林而弗思返日與猿鶴為友餐霞雲而漱泉石高固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七年春正月一日金華宋濂引

劉府君碣

爲傷劉君大音字韶父凝毅寡辭撫世一以誠人至於不忍欺當四遊合座囂聲撼屋居處其間默如也或出一言輒中肯綮而萬理皆解且才識通絕人多嘗膺田設巧穽期必獲爲君曾不舉自晚之世咸以病君君曰吾將利吾衡耳子杰何欲陷之邪未幾多田夫吾賦歛繁苛械走林雪中吒曰劉君其智人也執歲倪盜夜半入君舍攫金以去君揣知其人師子姓蹤跡于野逸見一家燈熠熠紅君曰此是巳隔虎落

偵之盜方彝飲昧爽縛送于官盜爲衆止即欲盜斷吾相成
曰劉家翁在何地容吾屬乎族人瀕死于方乳以業券泣授
君曰非君仁厚不足以保此有子與無子同願爲盡心焉君
藏券篋俟侯子長名而觴之秋數以還租挾弗逮事父訓從
蚤世君每思之必潸然欲泣奉母李夫人唯懼有咈其志君
之弟晉繼於別宗夫人愛之甚衆若布君縱其欲弗敢靳其
焚券周急極難嫁娶又不一而足嗚呼非古之所謂吉士者
邪君之傳裔有家牒中奉大夫公亮五世但也家世顯矣君
雖不登仕版其行無慊者娶余生誠剛會遺四男子及女二
賈叔文宋慎其胥也卒以洪武辛亥十二月三日塟以癸丑
十二月某日壽七十三墓在瀛溪黃坦之原從先兆也剛既
從予學經有文聲而君女又歸予家孫義當銘銘曰
玉孕于山其木華滋淵産靈珠水則有輝鄉有吉士俗醇而
偃一旦死矣吁其悲

靈猿從　宋文集卷九　十五

題韓幹馬臨本

余頗獲覩東觀所藏圖畫中有長安韓幹花驄圖真跡其麾
碎已甚四足自腕以下皆缺猶行水中然神采煥發如生似
欲振鬣而長鳴者于意陳閎方能與之比肩而孔榮輩要不
足窺其髣髴也今觀此卷之筆法與之絕類而纨素幸完豈
不尤爲珍玩也耶

題郭熙陰崖密雪圖

河陽郭熙以善畫山水寒林名蓋得營丘李咸熙筆法其所
作陰崖密雪圖大陰凝霧而晧素淋漓使人玩之肌膚爲粟
然起粟矣或者强指爲楊士賢相類者殆未見其衝氣機也

題趙大年鶴鹿圖

趙令穰與其弟令松以宋宗室子精於文史而旁通藝事所
以皆無塵俗之韻今觀令穰所畫鶴鹿圖叢竹幽汀長林豐
草其思致宛如生成余隱居仙華山中時與麋鹿爲友每坐
白雲礎上款稱起舞故得其情性爲真開卷視之使人恍然
自失

書鬭魚

予客建業見有畜波斯魚者俗訛爲師婆魚其大如指鬐鬣
具五采兩頰有小點如黛性矯悍喜鬭人以二缶畜之折藕
葉覆水面飼以蚓若蠅魚吐泡葉畔知其勇可用乃貯水大
缶合之各揚鬐鬣相鼓視怒氣所乘體拳曲如弓鱗甲變黑
久之忽作秋隼擊水砰然鳴濺珠上人率連數合復分當合
如矢激絃絕不可遏已而相糾纏盤旋弗解其一或負勝者
奮威逐之負者懼自斃去外視其身純白云予聞有血氣者
必有爭心然則斯魚者其亦有爭心否歟抑其頑不靈而至
於是歟哀哉然于所養者豈獨魚也歟

題趙魏公書大洞真經

此卷乃趙魏公六十三歲所書至精至妙非言辭贊美可盡

非紫從　宋文集卷九　十六

蓋公之字法凡屢變初臨思陵後取則鍾繇及羲獻末復留
意李北海此正所謂學羲獻者也舊嘗獲見周侍御家侍御
既坐貶家竊意必歸天上不知復流落人間今得披玩累日
抑何幸哉旋自周彝可得而此卷不可得倚雅君子尚思謹
秘而傳焉

題龍眠居士畫馬

李公麟畫如雲行水流固當爲宋代第一其所畫馬君子謂
喻於韓幹者亦至論也丁晞韓趙景升雖極力學之僅僅得
其形似而其天機流動者則無有也觀此卷足以見之矣

題周文矩畫狄梁公諫武后圖

右狄文惠公諫天后圖相傳爲長安周景元作以筆法重輕
較之蓋建業周文矩爾非景元也予於秘府多見二子真蹟
故敢鑒定若此未知賞識之家以爲何如也若夫狄公拳拳
有唐之忠史書之天下士大夫皆能道之予尚何言哉

題徐浩書

徐季海之書本於其父嶠之所謂四十二幅屏者諸體皆備而草書尤工余頗獲見之至於騰踔奮迅誠怒猊之抉石渴驥之奔泉也世徒見其變化不測如此非可以力致殊不知其一出於真今觀此帖盡可見矣近代趙魏公筆法多效之誠可寶玩也

題張旭真跡

唐人之書藏於祕閣者頗多唯顛張真蹟甚鮮今觀所書酒德頌出幽入明殆類鬼神雷電不可測度其真所謂草聖者邪

題松雪翁觀音經後

右趙魏公中年所書雖若散緩而神觀油然充足必索於驪黃牝牡之外者方能知之凡夫肉眼要不足以識此也

跋德禪師舡居詩後

右舡居詩十章唯菴然禪師所賦蓋禪師嗣法千巖長公千巖則普應國師之弟子也普應證道之後因欲避世多好舡中居至大己酉泊儀真辛亥泊吳江延祐丙辰泊南潯故咏舡居者頗多而廣錄中所載者僅一二耳今唯菴亦有斯味其殆有所本歟然舡非水則不可行水非舡則不可居必二者相資而後成也無相居士則不謂然我非舡何處不可行豈特水哉我非水何處不可居豈特舡哉是將有不假迹而見不依形而存者矣唯菴以為何如唯菴之詩托物為喻無非發明宗門心要有益學者子故惟其祖孫相承之故喜而為之書翰林學士金華宋濂題

皇明寶訓序

皇帝繼天出治御大歷服七緯順度九圍敉寧爰自　龍飛之初以迄今茲金匱之藏歲益月增乃徇翰林詞臣之請纂脩日曆以成　昭代之大典粤洪武癸丑之秋八月甲午帝御東黃閣召臣詹同臣樂韶鳳臣宋濂俾選海內文學之士開局西華門內相與編摩成書而命臣同臣濂為之總裁九月壬寅臣等既蒞事發所藏而紬閱之仰窺神機睿略遠猶告辰凡以明徵定保嘉惠邦家者充牣乎其間臣等因相與言曰日曆之成藏諸天府人有欲見之有不可得者盍如太宗貞觀政要之書編集以傳詢謀既同於是輯成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為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皆從記注之真不敢以己意輕為損益云臣等竊聞之自古開基創業之君其設心也弘其應事也周一言一動皆可為天下後世法治忽所繫其為不輕所以大舜有勅天之誡武王有衣鑑之銘垂示于後炳若丹青歷代寶之用為大訓蓋慎之至也

肆惟

皇上恭膺天命經營四方康濟兆民惟日不足故凡戒飭臣工訓誓將士出經入史叮嚀弗勸必欲使其心領神會而後已嗚呼日月之無私也容光其必照焉雨露之無私也百物無不潤焉

皇上法天而行覆燾無際恒恐一夫不被其澤故精神之所會訏謨之所定誠與虞夏商周之文相為表裏非太宗所能企及此無他　聖學緝熙內外一本於誠而太宗則飾之以詐術故也貞觀政要尚傳之於今則夫　寶訓一書垂法於千萬世蓋無疑者非惟　繼體守文之主所當朝夕誦詠以知創業之艱難而三事暨大夫誠能佩而行之亦可以盡安上治民之責矣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
誥同脩　國史臣樂韶鳳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
誥同脩　國史兼　太子賛善大夫臣宋濂等上
進
大明律表
特進榮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偽日滋强暴縱其侵
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為之防
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
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其稂莠而後苗始茂
方於白粲必去其沙礫而後食可飡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
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為治矣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
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
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

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漢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
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槩皆以
九章為宗歷代之律至于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
皇帝陛下受上天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孳孳
弗怠其誠迪羣臣諄複數千言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
毋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于
罪戾法司奏讞輙惻然弗自寧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
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粲中之沙礫禾黍中
之稂莠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　臨御以來屢詔大
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勑刑
部尚書臣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
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輙繕書上　奏揭於
西廡之壁　親御翰墨為之裁定由是仰見　陛
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
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
于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　陛下聖慮淵
源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合易書之旨
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隊有血氣者
莫不上承　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
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　詔明年春二月書成篇
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
興曰賊盜曰鬬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采用已頒
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一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
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
百有六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
宜云謹俯伏　闕廷投進奉表以
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　洪武七年　月　日
具官臣等上表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有序
嗚呼士君子立志孰不欲建功名垂竹帛哉或不能逢其時
時逢矣或剛正忤物坎壈至死卒無以達其志志弗達矣使
其名復寂寂無聞其鬼不靈則已脫稍有知未必不齎恨於
九泉之下操觚任紀載之責者寧不為一動心邪此予於廬
陵羅君殊惻然也嗚呼君諱文節字仲正姓羅氏羅為江西
右族唐肅宗時自洪都遷廬陵之秀川入宋以來家談仁義
而人悅書詩以通經上南宮對大廷者幾無虛歲朱紫相承
照耀州里起縮郡庠者四人而邑之令佐尤夥焉曾祖時誠
祖宗權鄉貢進士父馥泰字以通為元之鉅儒著書滿家春
秋禮記周禮三經皆為之集解復衍河洛圖書之義列圖三
十多前儒所未發出其餘力補正戰國策舛誤數百條且為
年表以次其先後行丞相府聞其名署東湖書院山長盡世
號通齋先生者也君始能言其父抱就書室抽一卷授之祝

其疾讀君指揮架牙籤曰吾齒稍長雖盡膶之未憾也其父
驚喜暨肆小學輒以氣雄諸生莫敢與其齒後從宦東湖賢
士大夫咸折輩行為忘年交問學日進水湧而山出撫州判
官燕君某辟為郡吏郡有獄疑不決守二争以為問君歷階
而升摘其案語曰如此則為直如此則為枉儕類大慙出奇
計沮君會朝廷有詔造鹵簿君仗遣君至屬縣督其成君至
樂安憩縣廨中羣吏更謁互諫以為鬼物所馮不宜居君笑
曰惡有是乃酣飲而寢夜漏下十亥月色微明見丈夫長而
青立與榻齊君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黎明
視之並廨有豫章穹隆而數股縣人祀以為神君曰其怪在
爾矣歷數其罪用竹撲釘之未幾豫章枯死怪遂息郡有織
錄工寄籍于官竟遁入武昌出入辦章温公門温勢熏灼
莫敢誰何復嗾君捕之縣知之不敢受君牒君直訴辦章辦
章曰爾胡不求之府公乎君如言而往府公摇手相戒亦不

復出一語君愬游走辦章門辦章厲色斥之曰業已屬爾矣
復來何邪君曰工合應官縣府若縣謂其為社鼠城狐不能
詰區區小人固不知何所指明公乃方嶽大臣不助半指之
力如廢王法何辦章語塞即下令捕與之衆益譁曰是尚不
畏溫辦章其有我輩乎謀出之益急君懼禍及累根馳燕都
燕都貴人亦忌君峭直高門騎蕩無可投足者遂入成均為
弟子員一日方扶冊諷詠有相者謂君曰君兩顴入鬢當遂
徼建功無以久淹為也君遂用國子助教姚公登孫之薦上
於集賢集賢移文雲南行中書署君昆明川學正秩滿陞授
孟傑府君列蠻夷子弟曉之以君臣父子之懿辭氣激烈聽
者儆然轉晉定府知事廉行彌厲大理金齒宣尉司辟為令
史豪酋使人彊畋持黃金數鎰為君壽乞君勿右狠者君麾
之去酋怒曰君賽天赤邪乃不納吾金也賽天赤鎮雲南之
名相云君卒奪田歸剔者乾崖酒里當賦金使者至蠻人納

賂往往過所賦之數而金又不可免君至憫其愚反覆開導
之蠻人鼓舞于庭曰徹使者之廉孰能恤我至是亟輸金而
還俄入掾雲南行中書雲南驛騎皆官中給直官吏乾沒之
以市馬責土酋君曰為天子牧元元者顧若是邪痛懲其弊朝
廷以雲南在萬里外下吏部準循舊比行銓選之法使者至
選君承其事君知積弊未去且曰王者無外敢不虔承上命
以正其法于獻五策於使者吏受民賕者官不稱職者慮竄
不會者月日不登者居制未終者皆不調使者大悅悉從之
倖門遂塞滇池有神蛇能興雲雨會大旱民屬走池上若無
聞者君為檄責之片雲歘然興雨因需足南詔海中積對成
淤而浮游水上夷獠耕稼之號曰封氏田如不繫舟西東飄
定人交相爲盜君命以字為號疆其步畮及四畔所留上于
官官為給券使者所馮復植木杙海岸嚴其唫域不相淆亂
或海潮漂蕩有籍以為奸者俾出券環證之竟歸其田夷獠

指示子姓曰此羅掾所賜也否則人盜之久矣監察御史至
每召君于庭事難定者必待君言而後決雲南王亦熟君行
命陞為提控掾史提控掌六房之政人多畏縮不前君益淬
厲弗少怠適中朝大臣喜意以失宰相意出參省事戮意更
張應事悉心任君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名聲翕然動蠻夷
中先是蠻夷有識甲郎者負固不服至是讋曰天子遣賢輔
臣至矣奈何不降帥未附者皆來歸君之功為多鎮戍萬夫
長伯胡行事多不法憲府繩之急伯胡擁兵以叛累歲不能
討曲靖宣慰使鬼宗亦蠻酋也助兵一萬夾攻之伯胡就縛
莫府上功擢鬼宗參知政事將上省臣上下莫不與之君力
爭曰雲南親王臨莅之地辦章而下多八座大臣何得有蠻
酋位邪首錄其功使以參政之名自鎮其土足矣不然國體
其謂何空一府咸曰微羅掾幾失之矣鬼宗懼托君鄉人囊
金以獻君怒曰院可斷案不可署鬼宗恚而止君疾惡如仇

嶺閩部使者德佳貪暴賦虎彪詩以為風德佳銜之賂西行臺御史以專權自恣劾君君走愬中臺遂擊德佳去之粵人大快君以常調除承事郎同知彌勒州事政成謁選吏部遇鄉友羅玉於逆旅乃勸君曰君以剛毅取嫉于人致齟齬一世秋鬢已纏紛被肩何不謝事以佚老乎君慨然曰子言誠是也乃上乞骸骨之請以文林郎同知重慶府瀘州事致仕年僅六十三耳居數年中原道梗乃犯鯨波之險由海道至閩中而江西兵燹方亟遂不可還以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壬戌終于福州之民舍君未終謂其友曰與正吾死所也夫何憾時閩猶奉元正朔云其壽八十洪武五年冬君之喪始還明年某月日始祔葬先兆龜山之原君長身而廣頤襟磊落如青天白日喜面折人過雖王公貴人無所避故有過者常畏君知亦有幸其知以自改者民事有屈而不伸君廉得其實忿忿見乎色必以告司法吏因得白者甚衆知識尤絕人每言某地當有兵變時承平人競指笑之其後果然始服其先見生平急患難重倫義族叔鰥貧又居無賴饋於貲與妻擲皆老而無胤嗣乃迎羣從子觀遠為後觀遠至甫七日而繼贅夫婦死其服役者羅參出而呼曰我嘗為子矣觀遠何人乃欲與吾事邪觀遠弱不能對君亟告公府逐參盡囊括其貲授觀遠且具舟車使扶二喪還江南不特此也凡遺疾疢貧寠及死喪無依流離不能歸者君必捐金倡義士周之初不知其為何如人也君娶劉氏子男二人長大紀有文學而剛介酷肖君次次炳贈番禺縣主簿初次炳為奏差廣東宣慰府宣慰使釋迦班寧招峒丁三千即遣征連州峒丁愬至清遠將為變衆懼弗敢往次炳請前峒丁彎弓相向次炳紿之曰宣慰命我來賞汝彎弓何為也峒丁退與清遠令欽贈帛散之乃率以往至連為寇所敗次炳被擒備極楚酷竟不屈而死致有今贈女二人長適郭凝簡先卒次復為其繼室孫男一人徽曾孫男一人其君歿後二年大紀汲汲圖君於不朽以國史編脩趙君壎所為狀請譔墓門之銘嗚呼予昔總脩元史每求剛正之士在下位而不伸者載焉蓋以謂雖不能技之於當時聊使其暴白於後世庶幾死者無憾而生者不媿惜乎有司不上君之事也於是徇大紀之請執筆而具書之百世之下必有因予文而知君者雖然予何人哉文之傳不傳固不可必也所可恃者世人豔君之行頗多多必則傚之則傚之必相與謹視之文其有不傳者乎信有人如君終至湮沒無聞則夫天理人心皦如出日者果為何說也嗚呼銘曰堪輿之間正氣烈烈在人為剛在物為鐵鐵尚可銷剛則弗屈挺然常伸欲不可遏惟君之生能以志雄遵養以時日擴以充百壬所忌吾惟正徒譬彼川流萬折必東亘古惟正人妖不敢干兌兌豫章變為栝蒼誰鎮大藩乃復蘇奸我往折之闇者濯其淇夷人何知椎結卉服宣

厥冥經丕變其俗爾金我辭我直爾曲凡施惠利惟日不足琪威靈既震叛民來歸鐵甲侁侁棄戈而耨有聲洸洸有澤燁燁有知即為不識位卑琪繡衣孔揚其貪若狼我斧我斨莫不加其亢形之聲歌廉懲而灌濩謂我狂譽我以涼淇持此而行何適不艱坎壈其躬恬夷其顏胡不爾膚以家為冠斃年一出狐鼠盡殄淇賢否易位易以為政君亦何傷人為嗟咏未泰離矣涼颸棘矣吉士亡矣何嗟及矣淇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能仁氏之教流入中夏愈傳愈熾於是諸師各有所建立譬如一燈分為十燈十燈之用雖殊而光明則一也天台四教法性觀行之宗自南嶽以來闡空假中三觀丕闡三千性相百界千如之妙一念之間具足無減其說尊勝宗特継歷百千萬劫光光乎皦皦乎不可尚已其竊怪方袍之士幸得與聞其教多視為空言卒局於小智之域良可悲也其真見實踐

有若文明海慧法師者其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法師諱
善繼字絕宗族妻氏越之諸暨人考其姚王氏當有娠夢神
人授白芙蕖法師乃生始能言見毋舉佛號合爪隨聲和之
年稍長李父客授山陰靈秘寺從治春秋經稍竊窺三藏諸
書喟然嘆曰春秋固佳乃世間法欲求出世間非釋氏將曷
依此身不實有如芭蕉岑官岑自縱因書而致寧得幾何時
邪大德乙巳投其寺僧思恭祝髮明年受具戒放西天竺大
山依公習天台教觀大山甚器重之每言數百人中唯繼上
人爾暨大山遷雲間延慶法師復往南天竺從湛堂澄公湛
堂器之如大山間問之曰入不二門屬何觀法法師曰三種
觀法屬對三部此文既與止觀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湛堂又
問諸經之體爲迷爲悟法師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頓所詮
經之旨何如耳湛堂喜溢顏色曰法輪之轉他日將有望於
斯子乎宗周文公時住集慶寺鑑法師之學延主賓朋尋續

其儀事湛堂復遂法師還俾居第一座南天竺素稱教海法
師提唱宗乘有聲絕出於四方會湛堂廷上竺而王岡闕公
來補其處仍留法師居其職學徒四集無不涵腹飫酣充足
而後去天曆己巳法師出世主良渚大雄教寺月講金光明
經感法智見夢謂之曰爾所談經與吾若合符節懽乎所踐
猶未逮其言耳法師逮益篤精進之行至正壬午浙省平章
高公納璘無領行宣政院移住天竺薦福教寺其甲子左丞
相朶兒只公繼領院事陞主天台能仁教寺法師凡三主伽
藍執經輪下者多豪俊之士宏闡法華妙玄文句朝講暮解
五章四釋與義昭晰且策勵之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即法
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即法華三昧之正體須解行並馳
正助兼運則圓位可登而不負吾祖命宗之意矣盖法師秩
劇經籍數繹祖訓如山川出雲頃刻變化而兩澤傍然四施
若諸草木纖洪短長無不霑丐識者咸謂慈雲神照之再世

云辛卯之春儀樹事起然獨往時雖落師與湛堂歸寂已久
法師既於靈秘葺舊廬以奉祠事又往居南山明靜院洒掃
湛堂之塔其報本之念尤惓惓也曾未幾何兵難荐作其高
弟是來請法師東還華亭池深木寒法師驩然就之且以無
常迅速嚴脩淨業繫念佛名晝夜不輟一夕集衆而言曰佛
祖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遷化　焉托乎吾將歸矣遂
索筆書偈端坐而逝時丁酉歲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十
有二僧臘六十又三火化牙齒及舌根弗壞舍利粲然滿
地其徒以某月日斂骨塔于靈秘之西坡所度弟子三十二
人嗣其法者則靈壽懷古延慶自朋崇壽是爽廣福大彰雷
峯淨昱演福如玘報忠嗣瑾東溪仁讓香積景胃也法師氣
局衍裕行履淳固山家諸書無不精微而大江東南恒推為
教中之宗講演妙法華金光明諸部經凡若干會主備法華
淨土懺凡若干期所感靈異不一而足是乘靈請著書以激

後人法師曰吾宗本離言說不得已而有言為彰授受也是
故意以至章安結集之後不過代相續授而已其間或有序
邪樹正者亦豈好辯哉今大經大法粲如日星之懸沒筆宜
備習不暇矣僕予言聞者咸服其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
孟頫黃文獻公溍周内翰仁榮李著作孝光張鍊師天雨皆
結法師為方外交時相唱和於風月泉穸之鄉曉與黃張二
公欲結檇煩淨社未果而法師歿當沒之日叢林中皆相哀
慕曰吾宗法幢仆矣後十七年演福件紫法師梵行微演為
塔上之銘海寧游文獻公之門聞公談法師之德之盛以為
無讓古人恨不得映白月而濯冷風今法師不可見矣幸其
嘉猷茂行猶得聞其梗槩此無他遺光之所照者尚有人言
之後三十年則言之者鮮矣又後三十年則誰復知之者此
金石之勒不可不致謹也因從衍福之請歷叙而鋪張之千
載之下有乘讀斯文者儼然如見法師於定慧光中其有不

豁然興起而惕然自厲者乎銘曰
姓具之正宗兮一念具三千三千即一念兮不後亦不先正
依及假名兮各含空假中攝歸於一妙兮互具而互融七祖
既善闡兮諸佛復靈承洞照六合内兮日月行大青慧命之
攸寄兮文明得其宗總攝大化機兮正覺究始終法輪左右
旋兮晝夜如環循隨其利鈍根兮導入不二門開權以顯實
兮懇懇爲敷辭一多暨小大兮非即亦非離明暗色空相兮
事法皆宗然真勝在妙圓兮非可以言詮談辯析玄微兮人
天皆共聽幽通於至神兮現夢顯祥徵三坐大道場兮手執
青楊枝灑物了無迹兮物得四其私結期脩靈懺兮瑞異駢
然臻吾法本無作兮有作即爲塵滴纖一朝興兮吹仆正法
幢清淨大海衆兮盡然爲增傷繼述幸有子兮龍象方駿奔
建塔爲西坡兮庶以表化源

贈雲林道士鄧君序

臨川有山曰雲林列三十六峯延亘五十餘里其降勢秀嶢
壓閩嶠而凌麻姑拱華相而望龍虎靈氣參會非樂道者莫
能居之在唐之初有鄧師郊自鄱陽來采藥山中築瑞雲觀
以爲鍊大冊之所既沒且瘞忽從羅浮寄書還啓棺而視之
唯劍履存其後裔多出羽人若仲脩君亦其諸孫也仲脩生
有出塵之趣遂入上清宮爲道士探規中天根之穴及抽添
沐浴之候遵而行之用志不分忽遇異人仙巖之上出青囊
靈書增益其所未能太乙真人知其然又授以清淨無爲之
說使合諸至道仲脩欣然言曰吾本祖云立矣當思有以利
於物乎乃習召雷役鬼神之術晝夜存心若與明靈居歲丙
申錢浦大旱土毛盡焦縣大夫徧走郡望日愈亦如火仲脩
杖劍登八卦壇叩齒集神飛符空缺中雲膚寸而起頃刻雲
霧幾不辯色迅霆一聲起壇東大雨如瀉白時厥後六七年
間東浙則蘭溪西浙則嚴陵江東則貴溪或值亢陽越郡風

紀之賢總戎鎮戍之將州邑長貳之官無不致辭仲脩仲脩
出而應之其致雨咸如錢浦時人奇仲脩謂有弭災之功云
洪武四年秋八月
上召嗣天師沖虛真人至 京仲脩實輔行九月聯入 覲
賜食禁中既而辭還山五年三月復 詔中書徵有道之士
六人而仲脩與焉未幾遂選仲脩專祝祠之事留居朝天宮
會天不雨京尹請仲脩禱之仲脩入室凝神而坐雷雨又隨
至 上悅出尚方白金以賜焉嗚呼天地之間不過陰
陽二氣而已有能知其化機而轉移之則雨暘可得而求矣
昔者董仲舒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
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當時未嘗不得其所欲此蓋
吾儒之事也奈何古學失傳章甫縫掖之徒棄而不講而道
家者流得以儌而行之亦可以一概矢夫然而天地一太極
也吾心亦一太極也風霆雷雨皆心中所以具苟有人焉不

參私僞用符天道則其感應之速捷於桴鼓矣由是可見一
心之至靈上下無間而人特自昧之爾仲脩游方之外得諸
師秘文行之久脩脩然不爲物役其能感鬼神禦災難也
宜哉所以昭彼 龍虎遺光前人而今聞長世也且不忘其
本以雲林自號不忘尊師繪三十六峯圖遺之予因爲敘文
繫於圖後蓋圖以昭其先而序以著其行云

處州福林院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師諱智度號白雲因以爲字處之麗水人族吳氏年十五慨
然有出塵之趣欲就浮屠學其父德大與母葉氏咸鍾愛師
峻辭拒斥之師不火食者累日若將殞性者父母知志不可
奪使歸禪智寺空中假公薙髮受具戒即寺側搆伽庵深習
禪定每趺坐達旦不寐如是者四三春秋已而歎曰六合之
大如此顧然滯一室可乎遂出游七閩徧歷諸山無有契其
意者復還郡之白雲山因澄禪師道場遺址築福林院以爲

總息之所曰取楞嚴圓覺二經鈔疏而熟讀之不假師授筆音自通已而復歎曰拘泥文字中如油入麵了無出期德山所謂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者信不誣也盍去之乎又出遊浙河之西見靈石芝公於淨慈未幾又上天目山叅斷崖義公談鋒銛利人莫之敢攖肆無見睹公說法天台華頂峯大根圓悟之道師復踰濤江往拜之問曰西來密意未審何如無見曰待娑羅峯點頭却與汝言師以手搖曳欲答無見遽喝師曰娑羅峯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無見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師曰此非殘羹剩飯而何無見頷之服勤數載翻然將辭還無見囑之曰昔南嶽十五歲出家受大鑒記莂後得馬祖授之以心法針芥相投宜在多言邪勿持三寸舌誑人須真正見解著於行履方為報佛之深恩耳師佩服之弗敢忘師既有所證入儼然如白雲在天卷舒無礙又走長沙見無方普公建雲居見小隱大公凡當機

問答無異華頂時至正甲申縣令長循緇素之請迎師旋福林與毒棲曇成山欽二公互相策勵如恐失之甲午復隱楞伽菴壬寅王府參軍胡公深安翼元帥王君佑復請至福林甲辰御史中丞章公溢招致龍泉之普慶僧徒相從雲翕川臻多至八百人檀施日集食飲無闕者乙巳移菁山丙午遷武峯從者恒如初國朝吳元年丁未復隱禪智之峯棲洪武己酉適建法會於蔣山有詔起天下名僧敷宣大法而師與焉師初力辭戍將彊起之師曰心境雙忘隨緣去住復何拘礙邪遂行暨師至而會事解嚴遂還杭杭人奉師居虎跑度夏始入秋瓢遊華頂明年春二月示微疾浩然有歸志四衆堅留之師曰葉落歸根吾所願也遂回福林五日忽沐浴易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大虛空中何必釘橛遂擲筆而逝是歲三月一日也壽六十七臘五十二龕奉五日顏色鮮潤闍維之夕送者千餘人火餘得五色舍利及齒牙數珠等法弟大賢上足仁皓奉骨以某年月日瘞于院西若干步善女人唐淨德為建塔其上禪師靜諡寡言機用莫測臨衆無切督之威嚴厲之色唯以實相示人所至之處人皆傾慕如見古德或持香華供養或繪師像事之不可以數計空中無見歿師皆為建塔求名公卿撰銘表之師度弟子凡二十人平日隨機開導所作偈頌不容人錄故今無傳者予聞信心為一切功德之母苟能信焉實道之不造實法之不明自圓悟入傳至于無見究其所得所證何莫不由於此也師自幼齡即能信吾佛之道決可脫離死生一息不少怠所以卒能徹究心源而縱橫自在也世之知師者孰不曰無見有子而方山有孫者乎誠可尚也予嘗接師護龍河上無僻容無莫辭有問則言無則終日澄坐而已因語二三子曰其所謂信人也哉今弟子某奉道巖之狀求予為銘予頗知師銘盍不可不作也銘曰

華頂之峯有道所居隨時演法大音鏗如入其門者無非獅子我福林師聞風而起當機一喝兩耳為聾法體如如情識頓空歷歷諸師見者驚愕言出霆奔無變不作振錫而歸我亦何心舉首歸之白雲在本形雖遁藏文采日露學徒叅叅雲翕川赴解衣纏縛法爾驕昏其心濯濯其容闇闇乘運而游或出或處葉落歸根古今一軌塵緣既盡儵然而化叶擲筆坐脫如人赴家世相有滅其性常在若謂師亡青山可改

東雒山房序 有詩

東雒山房者上清羽客周君雒之隱居也雒字彥博嘗學而能文其先居伊雒之上故彥博以雒為名而又以東雒扁其居不忘乎本也蓋彥博之先南遷廣信者多歷年所矣雖然彥博學神仙之道者也他日披丹霞乘青鸞北升嵩高之巔而俯瞰舊鄉寧不重丁令威之所感乎金華宋濂為賦游仙之歌使書山房之素壁云歌曰

東雞山入羽為衣腰懸寶劍光陸離超然乘天游蕩瞻八極
隨蝦馳俯視嵩高三十六一一秀出紫金翠羽之華芝中有
少室八百六十丈顛倒元氣涵晨霞毿毿綠毛仙人濯足清泠
淵見人不肯折腰拜手挪綠蕤散作天花旋天花旋舞連娟
玉女從東來頭戴雲翅足躡蹻試持秋帛倚寒石中夜靈響
要緊如霜絃不知龍穴有石髓太乙月冊將同煎勞生任颷
忽誰復相沿連天雞一鳴天下白齊州九點凝青煙朝則濯
淵之靈泉夕激伊洛之寒川雖知城郭尚依舊華表鶴咲隱
千年大江東流浴龍甬丹光掩月夜吞吐故鄉何處久不歸
人間一咲成今古三素雲高弗可攀仰見羣仙出沒於其間
勿使明鏡凋朱顏顧我魁礧徒無由扣瓊闢我不能奧息吹
虹霓頓挂萬物歸新題我不能白間几坐惜居諸時翻枯竹
除白魚但得三寸舌亦如蓮花淨於雪高誦蕊珠經旦夕聲
不絕聲不絕造玄微芙蓉峯前金虎要人騎山人當相求飛

飛騰太微共持瑤華玉管凌雲大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覲省序

大雄氏躬操法印度彼迷情翊天彝之正理與儒道而並用
是故四十二章有最神之訓大報恩中有孝親之戒蓋形非
親不生性非形莫寄凡見性明心之士篤報本反始之誠外
此而求雖道逾達清源上人褒自髫歲即韜空門華落於鳳
皇之峯典藏於雙林之剎無微不探有願皆窮繼出世於龍
華識分座於天界宜了苦空之相庶盡有漏之因攀蘿忽咏
陟屺成思睇叢雲之易抔歎春暉之莫報凝覲省之寄像終
亦何心隊專宿之緇蒲頻終其志於是儒門席上之琫法苑
同袍之彥察其誠懇各贊詹歎且徵題於首簡用攄發其中
情昔者柳州刺史授分濬師及覲省於淮南法鄭商之光搞
會為文采垣著叢林頡于宋學高敢效犖然而見善不揚非
君子之操洗浴弗勵宜達賢之為有若上人歷抵大方期於
深詣其歎明心見性者歟雖嘗絕學不廢明倫其知反始報
本者歟契經最神之訓如來孝親之戒其能服行而弗悖者
歟曾與竺墳本一塗轍或者岐而二之失則甚矣自衛塞徒
馳逐華達知本迹之不殊思內外之兩盡嘉斯篤行脗合道
謨聿增名教之重不昧原本之義表而出之以為世觀焉爾

閱江樓記

金陵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
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
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遊亦思為天下
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
貫蟠繞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游觀之
樂遂錫嘉名為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祕一旦
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
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悠然

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
嚴固必曰此朕沐風櫛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
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番舶接跡而來庭
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外內之所及也
四夷之遠益思所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
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
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
足臣知斯樓之建 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
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弗華矣
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一
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
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今
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
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 帝德如天蕩蕩難名與

神爲號蟄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
者耶臣不敢奉　旨撰記故上推　肯肝圖治之切者勒諸
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劉真人傳

劉真人思敬吉之青原人少落魄不羈嗜酒好長年術及長
游蜀中從靈寶陳君受丹砂訣行混元之法徧歷海內諸名
山年垂五十始入龍虎山爲道士自號爲直空子擧出主龍
和道院遂依訣鍊鉛汞爲丹砂得服之者疾良愈至元十八
年世祖遣御史中丞崔彧至江南搜訪異人遂以真人應詔
召對延閣語頗稱旨上恆苦足疾真人進六甲飛樵丹上服
之瘳後召問曰卿壽幾何對曰踰七十矣曰卿顔何童邪對
曰亡思亡慮勿撓其氣唯一唯純以守吾真由由與大化俱
有不知春秋之高矣上悅賜葡萄酒飲之後每賜飲輒辭醉
輒仆地而臥上亦不之責由是出入殿廷無禁上與群臣言

鑾坡後　一宋文集十　三

以真神仙稱之時有賜予辭不受居八年乞還山中上俾其
老許之賜以銅簡鐵笛及百衲袍之屬且曰此旌卿之素志
也陛辭上方以金甌飲馬湩丞輒以賜之暨還結八卦庵於
琵琶峯右神情超朗當月白夜姓時出坐磐石上持鐵笛吹
之旅稀作鸞鳳鳴聞鑿浴丹池既水一泒入池泠然也二十
八年八月日正中呼陳鍊師與之劇飲飲已曰我明日將死
故今與子醉別爾明日叩門無應者力排而入真人已側臥
而逝矣壽蓋八十又一所傳丹經十二方授弟子章希平等
迄今行之至正間玄教宗師董公上其事制贈凝妙靈應真
人云

史官曰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所謂傳道世世傳說往
古之事也史傳之得名始法于此豈細故之云哉夫事不可
傳而傳之者非也可傳而不傳者亦非也要在精察之而已
矣真人之殁李君存爲序其書方君從義又屬予作傳二君
精察皆勝於余必確然有徵因爲著諸簡牘以俟他日修元
史者

同虛山房記

臨川傳鍊師若霖謁予於鑾坡揖而言曰玄黃之間所貴者
虛廓落無象空洞無偶火不能爇水不能濡玄精攸宅仙靈
所都參之於身脗合無痕南乾北坤西坎東離其中軒然如
懸黍珠一氣闔闢萬化發舒非跡所繫無形可拘真人游行
精光燁如而虛之爲義亦大矣哉走自得斯秘凝神於靜室
間三田流注而百靈爲之會集既而受同玄之文傳太乙之
書驅雲役雷以蘇旱暵布氣分神以禜除人災靈響頗著是
皆虛之功用使然其或窒塞弗通則體濁無殘亂之何以接
滇滓而極高明乎近者乙巳之秋建山房東山故居遂以同
虛扁之盼其義也先生以爲何如玄真子穎然吳曰幾則幾
矣然猶不至也二而未能一也辭而未能合也有迹而未能

鑾坡後　一宋文集卷十　十七

無間也夫同者異之對也同虛者謂其虛相似而不異也而
非純虛者也純虛則合合則一一則無間無間則凝於道矣
若霖曰夫所謂凝於道者何居曰至道無形契真于天後觀
無後前觀無前不欲泊之聽其自全不欲張之懼其或傷
乎窈冥凝乎大玄出其遺餘亦可延年瑤池之曲具茨之顛
餐英茹芝飄如蛻蟬其視驅役禁除之法其尚何言哉然而
事有大小道無精粗皆吾一神之所管攝欲升則升欲沉則
沉皆隨其力之所加與其時之所届及其成功則亦一而已
矣若霖恬淡而好讀書嗷嗷霞外誠韻勝之士也屢隨嗣天
師朝　京師天師還龍虎山中若霖獨留侍祠於竹宮則其
超詣者可知矣予故創爲新說以記其山房至若莊周之論
玄德有謂同乃虛虛乃大者不敢躐襲而陳之也或曰同虛
之義非是之謂也蓋大同而玄虛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　鑾坡集卷十

宋學士文集目録　翰苑續集目録

卷之一
瑞巖和尚語録序　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守定齋銘　節婦唐氏旌門銘
金谿孔子廟碑　題魏教授受咸淳誥命後
潘景嶽墓銘　劉學正墓誌銘
吳副使墓誌銘　上虞魏氏世譜銘
田府君墓誌銘　送魏知府赴潛復任序
卷之二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送張經歷序
題朱彥脩遺墨後　西天僧授善世禪師誥
和林國師授都綱禪師誥　跋新刻圓覺經後
贈何生本道省親還鄉序　朱悅道文槀後題
送鄧貫道序　洪武正韻序

鄭氏聯璧集序　温州仁濟廟碑
抱甕子傳　湯師尹墓碣銘
卷之三
饒氏杏庭記　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
題馬華甫手帖後　吳濰州文集序
書前定三事　送黃贊僊迎祀閩省詩序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黃仁淵靜字辭
卷之四
恭題　御製文集後　復見心三會語序
蔣録事詩集後　書陳思禮
上虞重脩柯韓二廟碑　元故方府君墓碣銘
陳母林夫人墓誌銘　莆田林氏重建先祠記
項總管墓誌銘　周賢母傳
卷之五
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孝思庵記
送陳生子晟序　雙鯉軒銘
題盛孔昭文槀後　題獨冷齋卷後
題清微法派仙像圖　題張樸齋手帖
跋遯山翁行狀後　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張肯字辭　題易庵卷
種學齋銘　傳同虛像贊
跋廣薦佛會記後　王貞婦傳
猗歟詩　玄默齋銘
大明日曆序　通鑑綱目附釋序
卷之六
育王大千禪師熙公石墳碑文
風樹亭詩　書虞宗齊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送趙彥亨之官和陽序　恭題

清齋偈　日本硯銘
送張孟兼之官山西憲府序
淮安侯華君神道碑　恭跋　御製勑文下方
神仙宅碑
卷之七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元故婺州路儒學教授李公墓銘
題將山廣薦佛會記後　跋七佛偈後
浦庵禪師畫像贊　空同外史傳
蘧書新註序
元故秘書著作郎蕭府君阡表
故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公權厝誌
卷之八
故賢母熊夫人碣　重刻護法論題辭

故廬陵張光遠墓碣銘　守齋類藁序
元故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
師古齋箴　呂府君墓銘
呂母夫人劉氏碣　恭跋　御製詩後
李大猷傳
故高昌衛同知指揮和賞公墳記
故成榜貴妃壙誌
卷之九
贈惠民局提領仁齋張君序
重刊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素庵禪師行業碑銘
滁陽蔡氏道山阡表　題清寄傳後
夾註輔教編序
卷之十
傳法正宗記序　西颺黃氏家牒記
故嚴水葉府君墓銘　柳州高氏先塋石表辭
黃四如後集序　重榮檜記
趙氏族葬碑　虞文靖公像贊
三奇石後銘　洪武聖政記序

瑞巖和尚語錄序

予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梵王以金色波羅花獻佛請為說法佛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佛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迦葉嗚呼此非禪波羅密之初乎人生而靜性本圓明如大月輪光明徧照凡蘇迷盧境界具濕性者大而河海小而沼沚無不有月是故有百億水則百億之月形焉仰而瞻之而中天之月未嘗分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一為千萬千萬為一初無應者亦無不應者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大聖全體皆真不失其圓明之性如月在寒潭無纖毫障翳清光烨如也凡夫為結習所使業識所縛而唯迷暗是趨如月在濁水因已昏冥無見加以猛風四興翻濤鼓浪魚龍出沒變幻恍惚欲求一隙之明有不可得矣故聖人之心主乎靜靜而非靜而動亦靜也凡夫之情役於動動而不靜而靜亦動也吾達摩大師特來東土以迦葉所傳心學化披有情或塗溷為清止浪為平直入於覺地而後止故其體常寂而寂無寂也其智常照而照無照也其應常用而用無用也至此則其妙雖名美然未易以一蹴到也惟一惟虛坐忘其驅或緩或徐長與神明居惟其散而弗聚也設疑情以一之恐其至而自畫也假善巧以引之慮其偏而失正也挽沉溺以返之其道蓋如斯而已歷代諸師各尊所聞守此而不敢失逮我育王珙公起於東海之濱秉執法柄弘闡度門達摩大師之道煥然中興入其門者無非龍象而竺元道公號為世嫡今吾恕中愠禪師則又竺元之入室弟子也初受度於元叟端公多聞法要拈香酬恩則歸之道公厥後俯徇衆請出世象山之靈巖黃巖之瑞巖皈依者日益衆名聞東夷使者入貢中國輒奏請住持師因奉　詔來南京力辭其行

皇上憫其耄也特從所請一旦将歸隱鄞江其從居頂以二會語徵予序予乆聞師名亦嘗竊見語言之一二茲又獲覩其全驚霆奮而疾颶馳山嶽移而海水立鬼神泣而魑魅奔有聞之者凡情盡喪予故不辭為稽决疑經所載以啓禪源法水月之喻以明性原推達摩之教以為學源歷題之於首簡予老且病凡求文縝紛於前悉皆謝絶而獨為師拈此者憫大法之陵夷樂師言之契道也

徑山愚菴禪師四會語序

或問於濂曰世間至大者何物也曰天與地也曰至明者又何物也曰日與月也曰然則佛法亦明且大也其與天地日月並乎曰非然也曰其義何居曰天地日月寓乎形者也形則有成壞有限量雖百億妙高山中涵百億兩曜百億四天下以至于恒河沙數皆有窮也皆有止也此無他圄乎物者也若如来大法則不然既無體段又無方所吾不為成孰能

為之壞吾不為後孰能為之先吾不為下孰能為之上芒乎忽乎曠乎漠乎微妙而圓通乎其小無内其大無外真如獨露無非道者所以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大而至於不可象斯為大矣明而至於不可名斯為明矣是故以有情言之則四聖以至六凡或覺或迷佛法無乎不具也以無情言之則火水土石與彼草木或洪或纖佛法無乎不在也三乘十二分教不能盡宣也八萬四千塵勞門不能染汙也嗚呼醫徂徠之松以為煤斵淇園之竹以為管其能盡贊頌之美乎然而佛法固明且大也其靈明之在人者萬刼雖遠不離當念一念不立即證菩提亦在夫自勉之而已濂雖不敏每遇學佛者喜談而樂道之切不以其證入淺深而有間其意頗有見於斯也徑山住持以中禪師名智及學徒尊之號曰愚菴俗姓某世居姑蘇得法於元叟端公歷住隆教普慈二刹帝師錫以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之號已而陞淨慈遷主今山四據高座敷揚佛法以饒人天龍鬼之聽緇素相從如雲歸岫其弟子某曾梓成書介吾友用堂楩公請文以題其首濂懸燈而疾讀之其辭人膠纏如鷹脫絛鏇擊雲而蒼飛也其方便為人如慈母愛子一步而三顧也其玄機密用如大將臨陣旗鼓動而矢石集也誠一代之宗師而有德有言者歟雖然不二門中一法不存何况於言覺者當求禪師言外之意使意見兩忘而忘忘亦忘方近道矣嗚呼佛法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豈細故哉人患不求之爾今極其贊頌而書于此録之端實欲起人之敬信也繪畫虛空非愚則惑濂蓋無以逃其責矣

宇定齋銘

靖江府伴讀方生仲文崇安人以宇定名齋蓋取莊周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之言釋者謂氣宇開泰則靜定也既靜定矣天光自發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初無彼此膠轕之異懿哉斯

言乎其衛生之說乎或者不察顧以周多寓言輙泛引而非之周言固傷乎過高若此者其有不可取乎苟不取不以人廢言之說果何指乎為著銘曰

君子養生能兒子乎尋氣致柔而肯傷於躁急乎雖終日嗥而嗌不嗄乎此謂大和坱圠而不由喜怒乎外物其能攖乎四體其有不順乎所以神之凝然氣之融然泰而安乎天光熙耀物各付物而不淆亂乎夫若是天其天而不參於人乎芒乎忽乎熙熙乎其有出入乎無出入乎壽可至於廣成子乎予有疑乎無疑乎人讀予文有能察予之中情否乎

節婦唐氏旌門銘 有序

皇帝恭膺
天命誕敷文教凡有繫於民彝者輙加旌寵郎書所謂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也粤洪武七年春三月姑蘇守臣某上言吳縣編氓張成妻唐妙堅生二子而成卒堅年二十有七廼

恐貧鞠育指天自誓曰飛鴻尚不再偶況於人邪逮不惰嘗沐日屢寒燈敗帷中或憐之欲奪其志每涕泣以辭今五十又七二子頗有所成立州里稱之無異辭者里胥某言其狀于縣縣上于府監察御史加覆覈焉咸謂得表署其門如制令臣敢昧死上中書以聞 制曰可於是符下有司行事弁復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其子彥存竊以為 龍光自天照耀下土不可無以宣布 上德以昭示悠久請大都督府照磨馬嗣能徵濂著銘鑱諸樂石濂惟夫為婦天大倫之攸繫故士昏禮有云下達納采用鴈釋者曰取其不再偶也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夫婦之道貞而天下可得而治矣 聖皇在御持化機而制六合褒嘉貞節所以化行四方而作新斯民者也濂待罪國史法當備載其事且繫之以銘曰

聖人御極惇叙天彝弘敷大訓陰執其機樹之風聲何物不動管攝人心邇赴遐聳有嫠氏唐來歸于張克產二雛其夫遘亡泣淚既盡繼之以血相隨九泉乃我之節嗷嗷者雛匪親孰依恐死翔之心惟天知寒飆蕭蕭燈青在壁月落參橫猶聞夜織或憐其孤風之改圖豈無甘脅何忍始荼含淚陳辭鴻不重匹人為物靈敢弗之敬雛子既長頭角嶄然苦節之守由持之堅牧守上言請加褒錫 帝曰俞哉朕豈汝惜烏頭雙表有歸者門銀榜漆書其光焞焞 皇匪爾私用為世勸推而達之民罔不變子則盡孝臣宜竭忠三綱既暢比屋可封國史造銘勒諸樂石奉揚 鴻休以詔罔極

金谿孔子廟學碑

金溪縣令李子敬脩建孔子廟學成廟之殿及戟門皆仍其舊鋪偏者補苴之黝昧者丹堊之學之論堂廟之西東廡與夫肄業之舍皆新作之論堂為間者三崇二十又二尺縱視崇而弱其一尺橫視縱而强其十尺肄業之舍為間者左右各三兩廡視舍其數各再倍之經始於洪武七年八月至十月訖功嗚呼元季兵亂邑庠盡毀而廟學巋然獨存是固有相之道而賢大夫復能汲汲為此可謂知化原者矣助其成者縣丞楊乾主簿劉祺典史喬思道子敬既相率釋奠已使教諭曾易徵文於濂濂序其故而系之以詩廟學緣起及三遷之詳則舊記存焉詩曰

金溪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大賢惟我陸子究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朗融白日青天纖塵不驚萬象著然矧茲鄉學可不亟圖孰其興之曾邑大夫撓動鐃鳴梟赴川增其從之者繹繹繩繩三月之間用帑告成龍騰鳳翥文梲丹楹氣象改觀煥乎聲明人亦有言有詩有書有齋有廬式寧其軀匪居之為娛前軌是趨念此小邦文物則衍其氣夜發電流虹精學子翩翩期文之顯匪文之為動惟形是踐我作我詩為勸甚力聖謨孔彰萬古一日有赫其臨敬之無斁

題魏教授所受咸淳誥命後

宋誥係尚書吏部出給其詳著奏文被旨次第而後刻字執之名者慎之至也考其所由大槩損益唐誥而為之然唐誥初用紙至肅宗時始用絹貞元以後乃更之以綾今用文思院制勅綾亦其遺制也樹廬魏公新之勅陽進士出身故事循黃甲免試以近及遠恩例往授慶元府學教授此其所受誥也公之曾孫繼再守東昌持此卷求題嗚呼咸淳壬申誥下至今洪武乙卯殆歷一百四年中更宋元之士兵火膠葛人物凋喪而斯誥乃能獨存於世有賢子孫豈能致是歟此與保曲阜之簏者蓋同一尊尚之意故為援筆而識其左方至若公之治行予已列於墓上之文茲不復云

故吉安府安福縣主簿潘景徽甫墓銘

嗚呼是惟景徽潘氏之墓潘氏遠有世序其居鄱陽郡城者

曰某曰某宋嘉定間聡擇貢書于鄉有司榮之為易所宅之
坊為擢秀至景嶽凡十有三世云景嶽諱樞景嶽其字也少
刻厲經史學及長思以才自表見朝夕𢧐角撑觸心胷間不
吐出不已元季干戈擾攘吉安為劇盗李明父子所據椎埋
之徒相推為雄長蠶食十餘州各置偽帥統之而自據吉安
為竊宅當是時安福權屠剽者尤酷至正甲辰冬　王師下
吉安明父子宵遁安福歸于職方有薦景嶽於　上者召見
與語奇之擢安福州判官乙巳春景嶽獨署州事夜出入
士馬間食不暇下咽初李寇俘掠男女數千軍卒將擄獲之
景嶽白主帥鄧衛公曰將軍奉揚天威削平大憝渠魁遠竄
人心未寧子女係累者將軍當一切釋之方契伐罪吊民之
義耳辭氣激烈聴者悚畏持槊之士或怒視於傍景嶽神色
自如不為動衛公獨欣然曰微爾言吾不能知也即令騎兵
大索下令曰敢有囚吾民者斬民爭去襁緥景嶽景嶽實其空

舍戒勿出自坐舍外日設淖糜食之女婦稍豔者俾以塵土
涴面衆卒銜憤議乘夜劫舍中景嶽偵知之授以計曰脱有
宵警當同聲疾呼已而果然聲聞于外衛公驚起使人問其
故景嶽具以實對衛公擒其首惡者鞭之流血咸惴不敢譁
景嶽度道塗遠近次第放之其無家者與居旁縣者召其戚
屬辨識而歸之大兵還戍安福者僅五百而降卒居其半潛
與李寇通晝夜剽掠為姦利民訴于府景嶽遣人躡跡之乃
自西門入景嶽懼為變愈傷民不敢何問乃如所失償之兵
後遣諜烏形鵠面遯入荒竹中城無吠犬虎狼之跡交道白
景嶽之至流亡漸集樹苫廬以居會歲儉將有溝壑憂景嶽
以計貸粟於民活者幾萬景嶽方喜可以行政降卒終不悛
搆來新寨丁二萬歃謀西下新附戍將賞某首鼠觀望欲下
城門鍵鑰不聴民出避景嶽說之曰　國家兵威之盛公所
知也李明既順復逆其滅亡可待圖不必污陸牙頰開宋將

嶽飛能復宜興民至今尸祝不廢公能行之　上必以公
為飛矣公其有意乎賈感悟乃開北門縱之吏民知寇勢
張甚乃擁景嶽詣大府乞師先是景嶽嘗上疏陳利害于朝
至是命大將王國寶帥師至與賊大戰嘉林渡敗大潰景嶽
還州州民見之有泣下者且曰滿判官在吾屬無患矣已而
中山侯湯公統大兵壓境景嶽走轅門獻計公納之秋毫無
犯大兵攻永新景嶽集千夫轉輸芻餉夫苦重不前景嶽白
于湯公特減輕之與戎馬參錯行無敢侮者別隊卒鳥那欽
人貨景嶽屬吏取之卒刺以矛景嶽曰是不可一朝居也
將上其事軍帥懼稱衛卒令謝過而去自後恒帖帖指其城
曰中有健吏慎勿犯或欲循舊獎神農為兵景嶽泣告湯公
湯公曰此與山寨何異咸罷之民大悅景嶽遂即州署釋奠
孔子復於殷仲堪讀書臺設學以淑俊秀月旦十五日敷繹
經史學輩弗倦洪武戊申改州為縣署為縣主簿階將仕郎

前後在官凡九年治為江右諸邑最朝廷嘉其能　召赴闕
下未及用而殁時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一其子
恒權厝于京城之南以甲寅十又二月奉柩塟鄱陽其鄉先
塋之次禮也景嶽曾祖子培祖志道考希古妣胡氏希古有
文學善推易數元陰陽學教授歸東湖適士一旦病疫將革
胡氏披髪毛祝天期以身代翼日而夫愈後五日胡氏果終
東湖遭大亂誓不與賊同汙後遇寇將加害景嶽及弟槐楫
柄爭欲代死寇憫而釋之人為作五義士傳云嗚呼君子之
學在存心澤物而已有如景嶽退然如不勝衣至臨大事以
一夫而當萬夫之勇不顧死生利害卒生民人真無愧奇男
子也傳有之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當於其子孫望之予雖不
識景嶽據江西顏文鈞黃盅所錄狀具著于篇而系之以銘
銘曰
元季繹騷兮妖民夜呼焚燬城邑兮是劉是屠勢如狂瀾兮

簸盪失瀦
真人龍飛兮奉行天誅維此安成兮奔爲盜區亦既稽首兮
入我版圖
帝掄良材兮往佩縣符我民曷依兮曰父母且彼飢吾哺兮
危則我扶拔於水火兮寘諸康衢一身之弱兮心惟萬夫死
生不顧兮唯義是趨志不盡展兮隕覗黃壚聞者酸辛兮淚
與涕俱鄱陽之山兮降勢縈紆鐫此石章兮過者下車

故泰和州學正劉府君墓誌銘 有序

洪武四年春三月求豐儒臣劉于府君應詔來京閏月丙子
皇上御外朝召見俾敷繹聖經賢傳府君攄其章旨而疏其
會通 上爲首肯再三翼日丁丑復召見勑儀曹賜冠
衣又明日戊寅復召見從容謂曰爾能任州邑之職乎府君
俯伏歷陳其情素繼曰臣生丁亂離幸際 真人啓運
獲見天日豈不知效奔走以竭愚衷第以犬馬之齒既衰頹

毛種種自度不能有所爲矣敢辭 上熟視之曰爾誠
老矣宜賦詩以見志府君揮毫立就詩進 上大悅命
太官賜之酒放之還山五年春二月乙巳遘疾三月甲子正
衣冠而逝春秋五十有五歿後之三日丁卯瘞州東募里之
蹊坑八年春二月其子厚奉前監察御史丁節狀走南京徵
濂爲之銘當府君之召見也濂實侍 上左右親見召
彼 龍光及退食青溪寓舍府君又來謁揚眉吐氣論議頗
英發濂意其必享上壽以終孰知別去僅一年還作土中人
矣世事不可料往往如此可不悲夫因不辭序而銘之府君
諱于字允恭劉氏其先漢長沙定王之後定王生五子其一
封宜春侯凡新淦清江之間有劉姓者皆侯之子孫也九世
祖文自新淦遷吉之永豐曾祖洪祖弼父庭蘭皆業儒府君
幼淵敏矻矻嗜學書室懸燈壁盡黑大父與客坐命群從
子弟賦詩府君應口成令體四韻語多驚人客爲之動色年

稍長以文謁虞文靖公集公深器之至正七年用春秋取鄉
試第三名文辭會試南宮不利十年復薦于鄉名在第二比
上復不利無幾微不足之色獨謂親友曰中原亂將作乎風
氣日漓而人心不固時鼓邪說以蠱其中譬猶病者已在心
腹間吾得瞑目不見之幸矣未幾果然時府君以下第恩例
署泰和州學正之官未久而群盜蠭起永豐亦爲盜所據府
君傷二親之隔徒步犯荊棘晝伏宵行出萬死中竟迎親以
就祿養泰和當贛吉之衝時元綱解紐省憲之臣不相能用
兵爭彊府君卒調辭之民陰受其賜秩滿還鄉烽火猶未息
府君潛遁岩穴幅巾杖屨追逐雲月未嘗以世故少嬰其念
慮熙和易沖若將終身焉
國朝繼承大統遣使者四出徵辟賢能府君至京師以疾辭
越三年游至又固辭會科目之行歷考福建廣東二行省鄉
試得士爲多人至今稱之府君尚風義立心忠信伯兄蚤世

撫諸姪如已出同年友聶克敬擢第而還無以給道途費府
君傾已橐齊之士人劉季恭值歲儉困悴不能存府君養之
於家與其同甘苦他行事多類此云娶王氏吉水士族也以
婦道聞子男子四壽厚彝正皆能繼其業而厚尤善文辭郎
來速銘者孫五善嘉義幹咨其所著詩文凡若干卷藏于家
濂官儀曹時與曾侍郎魯爲同僚侍郎府君友也備言府君
嗜義如嗜利知無不爲或以非理相干輒深閉固拒弗之從
幽國忠宣公余闕亦奇其爲人嘗還自燕南嘗作序贈之公
極慎許與片言不以假人則府君之爲人可知矣使天錫以
耆年日坐左右熟陳說道德令學者知所矜式雖曰老而不
仕亦當有贊於邦治柰何死之柰何死之不識司化權者果
爲何如可不悲夫銘曰
行絜而明玉之輝只文施而則錦爲姿只鶚方摩雲復退飛
只經畬之藝日耘耔只遠探聖髓發樞機只澤以及物自邇

推只有声四達新為人師只烽火相違望絶庭闌只蹤彼虎
口終全親以歸只名聞　九天錫以冠本只龍光炳朗
照燿里閭只不有君子將執依只一鑑之亡中心悲只太史
勒銘鑱在幽墟只

故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府君墓誌
銘

府君諱彤字文明姓吳氏世為臨川人穎異超常流從虞學
士集危左丞素學二公深相器重應書鄉闈弗獲選去補江
西行省理問所令史盡穫學績文不倦夜以繼日遂擢至正
丁亥進士第授贛州路錄事階將仕郎時郡守二皆朝廷重
臣苛察徽繳禁見淵魚僚屬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府君以事
至府數與之抗辯氣凛凛不回撓初甚恐罵已而反賢之贛
俗泥堪輿家說有踰半世不葬其親者府君召父老諭之曲
盡倫理不兩月間葬者以千數民家二女感學浮屠法揚言

儵然坐脫無知眠說奔湊之府君坐以左道上官持不可府
君謂其母曰吾聞坐逝者必焚其身以收舍利約以明日竹
大毋亟來謝曰女幸生矣人告妻弟奪其金倚脫者絶無左
驗府君陽令中析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弟獨澀泣不輟乃
杖告者而與泣者衆以為神宋甲與湯乙仇抵為盜自剽妻
實之官捕湯戮治竟誣伏府君察其色有冤以計結宋妻出
所剽刀其血猶在遂縱湯而罪宋劉漢衡李敬甫無以快其
忿搆其案入據已質府君得其情往白守守怒令易辭府君
不從更以它吏成案戮李于市當刑之日雷震守聽事吏咸
為厲所困自劉死郡兵暴橫虐諸民府君每直之守寖不悅
民怨群起而逐之因擁府君為守府君曰擅廢置二千石者
族汝曹聽我言當迎守還不然吾決不從汝族也衆皆潰去
延翼日復屯城外鼓譟焚廬舍為亂府君請守出其師壯丁
趨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寘不問一郡帖帖時營國公火你

赤出鎮江西三品以下得專封拜功狀上署府君為郡治中
實超四階至正戊戌偽漢兵圍城踰三月府君調度供億無
闕及勢蹙慷慨自誓躍馬欲觸鬪民爭擁不得前城陷偽漢
奇其才令軍中有生獲吳治中予百金府君被執命釋而官
之竟以詐脫歸臨川避匿巖谷日以奉母為樂若將終身焉
郡既入職方守臣佚至善力薦起之乙巳秋七月拜國子博
士成均初設其建立規制及銓選祠祭之事府君皆與聞贊
決者甚衆丙午春正月轉同知嚴州府事浙江猶未下曹國
公李文忠方議征進府君轉輸餉至軍前公以能稱之吳
元年丁未　召還南京與禁林諸老共議即位郊祀儀注洪
武戊申春正月擢僉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議大夫
三月至官分部剿寇上疏言五事歸降諸處印沙汰荊州湖
泪官省武昌等處批驗所復剝峽二州田賴均石首公安江
陵三縣本夫科鋅秋七月又上疏言興學置安陸驛傳輸役

遞運船及給鑄錢諸物價等事　上皆從之己酉秋九
月改僉山東提刑按察司事庚戌夏四月以東昌土曠人稀
請省博平清平夏津朝城館陶觀城范七縣秋七月超拜中
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應劇人才往恐失之兩
考北平鄉試而得士為尤多癸丑春三月奉　旨還京值疾
作而終夏四月二十又九日也享年五十又七曾大父某大
父某父輔有恩在州里稱為恩人母蔡氏元配胡氏前十五
年卒繼室彭氏子男四吉祥勝安皆夭惟林童者齡存女八
巳亡其五長適胡中胡氏之凡之子也次適太常協施興嗣
幼在室生平撰述甚多有弱齡壯游山居南游金蘭五稾藏
于家初府君既殁興嗣以其子幼乃來京師請熊參軍鼎狀
其羣行徵予為之銘其致辭悽以悲予惻然諾之未及為而
興嗣殁方懼吾文無所授而胡中又竭蹙來請辭如興嗣而
有加焉遂以畢之府君權厝京師南門外中乃奉其柩歸將

以某年月日葬臨川縣之亦岵山并持興嗣之骨遷付於其家中亦可謂義士也已予聞祭統有云銘者論著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蓋孝子慈孫之所欲得者也今不敢廢茲義序而銘諸府君於九泉之下使興嗣有知亦將無所憾矣銘曰

彪蔚炳煥文何彰耶剡光燭姦政何良耶動合矩度行何方耶位之欲昌而底于亡耶松摧栢焚孰知其為棟為梁耶神理寘茫胡可以測量耶四尺之墳岵山之陽有來其藏慎毋壞傷

上虞魏氏世譜序

瀕居荊河東嘗聞上虞魏氏為簪纓大族其先蓋出於唐鄭國文貞公徵之裔公居鉅鹿生禮部侍郎叔璘侍郎生武進縣令政始自鉅鹿還居會稽之山陰武進生邢州録事參軍邢參軍生冀州司馬明復自山陰徙居餘姚之蘭風司馬生

石首縣令賁實生盧陵尉彝彝生憲憲生章章生克敬克敬主惟賢惟賢生績績生墳墳生恕恕生和和生傑傑生有聲有聲生義義生安珣凡歷世一十又二雖不與仕籍而能備明禮義蔚為鄉之望宗安珣生宋從政郎良瑞從政生紹興府學録亨之復自蘭風徙居上虞之龍山學録生迪功郎翥婺州東陽縣酒稅霆龍監酒生文炳文炳生壽延壽延生鎮此其傳係可見之略者也初侍郎實生二子武進與汝陽縣令殷武也汝陽為比祖至四世孫司空謩遂相宣宗武進為南祖孫子甚多如上所書之外而明之鄞台之臨海比比有之而在上虞者為寖盛一門之內惇禮樂而悅詩書由是四方才士大夫綦轄其聲華藥不自遠而至當其園亭勝集雅歌投壺酬觴淋漓闓闓然和洽疊疊然旅誦或不知夕陽之在樹也故鄉之論閥閱者一則曰魏氏二則曰魏氏云然而歷代以來名門右族若金張若許史者蓋亦多矣未數傳閭或至於殄絕宗祧即不絕亦降于皂隸有不勝感慨者矣魏氏自文貞至鎮已二十又五傳其遺風餘烈猶能不廢者其故何哉蓋文貞之事唐主心忠蓋奏疏剴切寧平有三代遺直之風德厚者其流長其效固應爾歟鎮能孳孳弗息詳譜其所自出髣然有條而不紊豈不誠賢者歟雖然氏族之學尚矣古者有世卿大宗之法得以伸其敬宗之義至於定世系序昭穆又有小史以掌之故其盛衰有徵而親疏備見也古法既廢唯宰相家得著世系表於史冊猶可考辨見其遺意若鎮之為其亦可謂有所本歟魏氏之孫子幸紹箴而續書之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他日焉知無文貞之出者歟鎮請戶部　郎中　求序其首簡不揣蕪陋而備著之鎮字士圭有學有文者也

故田府君墓誌銘

同郡田府君卒葬上虞縣某之碑未有勒文其子珂命應學子

劉剛集諸行成書來請銘按書所載府君諱貞字子貞田氏田初李姓家杭之新城方臘陷杭有李基者避地婁水康田迪功家迪功無子惟育一女遂留基為贅婿基生子遂從田氏基字伯開府君五世祖也伯開生某某生某某生存理存理生瑞以富甲群族府君實為冢子力佐家政應公府科繇徹風沐雨皆不憚父既歿為諸弟授室苟可以致力者孳孳弗倦及諸弟求離居府君務盈其欲一髮無係吝人稱其賢府君辭曰兄弟同氣者也豈可競食貨以傷其心此分當然留至正丁酉寇起縉雲鄉氏奔竄巖穴且饑饉頻仍道殣相望府君出粟窖中振之皆羅拜于庭曰我等姓氏已在鬼籍非公誰復生我儻有所役雖使蹈水火無恨府君遂結義族使捍敵閭井處州守臣石抹將軍及浙東廉訪使者皆材府君命攝巡徼之職辭歲戊戌　天兵下浙東諸郡而七閩[illegible]未入版圖福建省臣間道遣使持空名勅書授府君武

義尹欲餉致之府君知天命有歸遣緹使者赴告身絕之所
君性剛介開義勇為所內交皆端人凡儉畢嫁娶章咸唏去
不顧建義塾一所聘文行儒為師集鄉子弟教之尤篤於訓
子晝夜淬厲必欲其克宗然見疾病癃痼者心惻然憐之手
注善藥使服雖其請再三弗之厭晚年標度益夷沖家事屬
之諸子日磐桓佳山水間翛然不為塵土所染行年六十又
六令終于家實洪武壬子正月二十六日也明年癸丑十一
月某日葬縣之長安鄉金山之原府君配室徐氏以貞淑聞
先七年卒子男子六旭河遊濱與屬遊濱大洞通經而能文
嘗貢于鄉取第十名文鮮已而銓曹授河南鄢縣斷事官遷
湖州府通判焯有聲孫男三寅賓寅恭道同女四吾婺為文
獻之邦風聲氣習莫非禮義之所涵濡以故人多士君子之
操有若府君制行嚴謹惠利及于一鄉且明炳幾先灼知天
命所疑而不惑非有超然卓絕之識不能致也嗚呼賢哉銘

曰
惟金華文獻邦教斯漸德惟良猗君子制行方恤同氣有如
傷出餘粟起羸尪結柴捆梁冠懷遷往瀾作大防察天命知
離常將間使絕外望歸有遺塋為泯叶著先識權肅芳茲遺
俶以文昂佐方州仕寰昌金山原松檜蒼紀茂行鐫石章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皇帝奄有九圍宵衣旰食以治安蒼生為務凡守令滿三載
者朝京師部銓曹考核治行其卓著者皆復舊職俾曹無
饗之或遇有事郊社令被盛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
上之意以為能勤民方可以對越明神蓋異數云當是時東
廬魏君起潛自尚寶丞出守東昌三年政成來覲闕下有
旨俾復治東昌蓋東昌古博州今轄二州一十六縣正當燕
齊要衝會大將軍徐公統十萬雄師北征漠北屯駐州境者
三月起潛給舟車芻糧皆無乏絕且能撫輯創殘之民既睍
嘔之又從而勞來之和氣所召鄰郡蝗大集賊稼殊甚而郡
獨亡害起潛之來朝也民爭攀轅卧轍有至泣下者嗚呼此
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使其復往治之宜也予見起潛之還
也垂髫之童鮐然迎拜馬前曰我使君來也我使君來也皤
若我使君不來飢孰兒哺寒孰兒衣乎黃髮鮐背之翁寬衣
博帶相與聚首而言曰吾郡自兵燹之後呻吟於灌莽之中
暴露於雨風之夕今使君闔廬乎我矣生死肉骨乎我矣宗
何一旦去之吾儕小人欲做河內之借寇恂壤瘠姓名不能
上干天聽幸賴 聖天子明見數千里外復以使君惠
我加我幸莫大焉予知必簞食壺漿爭迎於道周矣巖谷之
士方外之徒聞起潛之至亦必嘆曰我等在山林槁項黃馘
固無求於世然必無撓我無魚肉我始得遂其恬淡之性使
君之重來也吾等其安於所處乎夫然故起潛事書於信史
名流於方今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起潛宜益加敬畏

之所敬者何天也所畏者何民也一民銜冤天為垂象君子
益甚懼之起潛能如是則功澤益深令聞長世不止如今日
所稱而已也抑予聞漢法郡守皆久任欲其與民休戚之相
繫也非惟增秩賜金或自丞相出膺郡寄或從方州入秉
鈞軸載之方冊斑斑可攷也欽惟 聖朝取法前王其父
任之意實異世而同符有善者必旌褒有功者必遴擢起潛
他日之所至宜未可量也起潛尚勗之哉是為序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翰苑續集卷之一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醫之為道至矣故周官有疾醫視萬民四時之病春之痟首夏之痒疥秋之瘧寒冬之嗽欬上氣皆分而治之驗其狀而制其特甚為不輕也後世官沒失職故於其術每擇之不精有人於此能合於古者之道豈不猶空谷足音之可喜者乎如吾同縣戴原禮氏是已原禮生儒家習聞詩禮之訓惓惓有志於澤物乃徒步至烏傷從朱先生彥脩學先生見其穎悟倍常傾心授之原禮自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疾往往多奇驗于請得而詳道之原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脉之曰左右手背浮虛無力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术為劑煮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楮槃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媵人易衣不至

慼形于色蓮昏厥若死狀灌以蘇合香圓而蘇自後聞人步之重雞犬之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浹旬而安松江諸仲文長夏畏寒身常挾重纊食飲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投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啖雞者三病愈亟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矣撤發陰經之火雖能助痰秖以益其病爾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頻或續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益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為厲所憑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算乃復初樂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驚身翩翩然如升浮雲之上舉帷室覆旋運持身彌定他醫飲以補虛治驚皆不驗原禮曰左脉雖芤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致

心包絡積汚血尔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十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之內子病熱妄見神鬼手足瞤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以李杲甘溫除大熱之法為治即經所謂損者溫之者也服人參黃芪而安他若此者甚衆予備聞賢士大夫恒言之今不能悉數也嗚呼有人如此可不謂之合於古道者乎夫醫之為道本於素問內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習俗相仍絕不知究其微指唯執一定之方類刻舟而求劍者人嘗之則曰我之用此不翅足矣又惡事內經為宋之錢仲陽獨得其秘於遺經而擴充之金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繹之於是內經之學大明劉之學朱先生得之最深大江以南醫之道本於內經實自先生發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其用心也篤故造理為特精其傳授有要故察證無不中亦可謂賢也已矣近來　京師薦紳之家無不敬愛之服其劑者沉痾

豁然如洗或欲薦為醫官辭不就遂賦詩以餞其東還且請予為序昔者司馬遷作倉公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書治病之狀甚具予倣此義稍陳原禮療疾奇中者繫之首簡并告周官疾醫四時治證之槩世之知言君子必有所擇焉原禮之從父能軒翁予之同志友也幸以予言質之

送甘肅衛經歷張敏行之官序

長安張敏行至正癸卯進士也入
國朝以來部使者薦起之擢為翰林典籍時四庫之書多藏文華堂堂在禁中舊為諸俊秀肄業之所拱奉天門不百武
車駕嘗幸臨之敏行蚤趨朝已即危坐堂中中使或傳
宣索書即啓鑰以上如是者二年雖得時近　日月之光然未暇詢其氏名一旦　上御東房遙見敏行委蛇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頗學

焉乃命之題敬行研墨紙卷號寫以進上覽畢悅曰
詩甚佳比擬如爾者誠鐵中之錚錚也由是日承顧問凡
其性秉忠懇可任以事特命為甘肅衛經歷賜內府白金五
十兩錢一萬二千文以寵其行凡所與游皆為賦詩于時侍
講葉林送至都門外執爵立而言曰甘肅在漢為酒泉為張
掖等郡初因張騫言建置城府稍發徙民充實之隔絕西域
而斷匈奴右臂當時匈奴悍強西域未盡服故其策不得不
爾也今皇明在御天威所至如雷如霆西域諸戎稽首稱臣
者接踵道路而元君遺孽奔竄沙漠殂存喘息惴惴自保孰
敢持一矢東向非漢時比也聖天子猶念生靈久罹
兵燹不得以自寧設衛其地一以備不虞一以拊懷創殘之
民其責亦甚重也敬行亦知其所以重乎於斯行也當尊宣
上德曰吾皇一視同仁罔間南朔夙夜唯爾民之憂
恐爾寒也使來授爾衣慮爾餒也俾來給爾食或無以耕予

爾牛或無以犁賚爾馬若弓爾其寧執戟縱曰黑雖水火而
升衽席云胡不樂將見荷擔被錦者于于而至矣經歷幕府
之長無所不當問敬行宜以此報上毋若翰林時危坐咏詩
而自逸也他日贊畫成功聚結白馬周流吊古曰此霍去病
擊匈奴處也此公孫賀敗虜兵遺迹也桐馬湩滿壺白眼望
天而飲醉後耳熱發為聲詩以洩生平磊磈之氣斯亦奇男
子之事敬行以為如何敬行喜曰先生之言至矣遂為序

題朱彥脩遺墨後

右丹溪先生書五紙與門人戴仲積及其子原禮者也夫醫
之為道本於內經其失傳蓋已久矣金之諸儒劉守真輩獨
能遠紹絕學至先生始三傳則授受之正不言可知矣先生
之弟子雖衆得其真切者唯仲積父子為優仲積不幸蚤世
原禮以其學行於浙河之西從之者日益多由是先生之道
沾被滋廣而三尺之童亦知先生之賢此非原禮之所致耶
韓子有云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其此之謂歟原禮尤拳拳
不忘而以遺墨求題謂見手澤有如見先生焉予嘗從先生
游而交原禮諸父間甚久故不辭為之而書嗚呼師道立而
善人多今於原禮見之

西天僧撒哈咱失理授善世禪師誥

大雄氏之道以慈悲願力導人為善所以其教肇興于西方
東流於震旦歷代以來上自王公下逮士庶無不歸依而信
禮之其來非一日矣欲使其闡揚正法陰翊王綱非擇其人
曷稱茲任爾撒哈咱失理生於西域樂習佛乘纓結塡空寘
心契道迹者不憚山川險阻直抵中華衛大磧之埃象度流
沙之莽蒼其志可謂堅且確矣朕嘉其遠誠特加以善世禪
師之號爾尚靈承佛勑救濟群生冥頑而怙惡者爾推報應
之說以導之貪嗔而敗事者爾舉恬寂之行以啓之庶幾符
能仁之本願協大道之至中則予一人爾嘉爾其懋哉

和林國師朶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授都綱禪師誥

浮圖之教入中國者千三百年其徒衆之繁刹寺之廣不設
長以統制之則其道不肅其法不嚴非所以示尊崇之意爰
選良材用符善道爾朶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生隣佛土導
禮碩師其於三乘教法想已聞之熟矣以西土之人長西方
之教孰謂非宜今特命爾為都綱副禪師統制天下諸山爾
尚精勤弗怠蚤夜孜孜體如來之願力化導有情頑者繩之
為良惡者禦之為善其與俱生吉祥相為表裏共闡正宗庶
幾陰翊王度之功於是乎在爾其懋哉

跋新刻圓覺多羅了義經後

大界禪林有比丘曰惟肇具精進力樂善弗倦嘗願一切有
情共升清淨毗盧覺地於是募刊圓覺大經以廣流布且是
經者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所譯蓋大雄氏為十二大士
說本起因地定其所脩不越於三觀之義此所謂自誠而明

去惑離愛其故為最盛宜乎此丘學奉樂此而不忘也金華宋濂互跪合掌為之贊曰

如如圓覺心凡聖本同具何處有菩提更無煩惱者真體遍太虛太虛本無相苟一執着間清淨即穢濁雖不容纖塵未嘗離去之有如水中影影像本現前眼耳與鼻口無一不具足若使善泅者捕影於水中汪洋茫渺間見水不見影我身元是佛不待登圓覺苟欲求證時即無能證者此為上根人談此無礙法肇師大方便勸人真正脩循之果何為孜孜在三觀庶得袪愛縛超出生死海前言本非實只此可休攫竟登涅槃門非真亦非妄此以何因緣萬法本空故

贈何生本道省親還鄉序

世有恒言閥閱之家能守其田賦為難曰非難也一感欺之人足以易之矣又以能保其閭廬不失先人遺澤為難曰非難也稍知承家之義亦不致於覆墜矣又以能傳簪紱為

難曰非難也爵祿之來雖曰有命或可以倖致初不可以史論也然則孰為難其在紹書詩之業而有光前人乎前人之儒嘈道真吾則兀然如嚼蠟丸前人之立言契道吾則瞠然如立土偶縱使入有田廬出膺膴仕忝在其為賢子孫也哉吾於何生之事不能無感焉生字本道北山先生文定公諸孫也先生當宋之季侍官臨川獲從考亭高第弟子黃文肅公傳伊洛正宗之學首諭真實刻苦之訓繼闡決洽四書之旨積力既久道凝德立威嚴莫犯有如泰山之干霄和氣充物儼若陽春之煦物故其學一傳為王文憲公再傳為金文安公三傳為許文懿公聯蟬散彩焜燿後先使吾婺為鄒魯之俗五尺之童皆知講明道德性命之學者先生之功也在他人夙夜孜孜欲儀形其萬一況其子若孫者乎生嘗從事科舉之業受鄉薦矣會年始踰冠 上命肆業成均此天之王汝于成也何使合試南宮幸擢一第即隨牒浮沉州縣間而學不暇講矣學未成而仕寧不犯古之明戒哉生今幡然改轍唯乃祖之學是繼斯善矣繼之之道云何心欲其大也萬象無不涵也理欲其精也無一髮之不窮也氣欲其平也勿使粗暴之干也形欲其踐也毋徒為空言以簪世也文辭足以弱志也非關名教絕之而勿為也異端小道或可觀也屏之庠之唯恐蹈之也如此則庶幾乎近道矣生其勗之哉生在成均援舊比歸省二親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參知政事陶公嘉生有學而有文首為詩以華其行而詞林胄監之英記注給事之臣郎官藩僚之賢方外名德之士又各分題聯什而請予為之序嗚呼閥閱之家賢子孫能紹書詩之業者予不於生望之而孰望之哉生執經從予學者頗久予故肆口極言之若夫予告省親孝子常事爾茲可畧云

朱悅道文稾後題

右烏傷朱君悅道所為文一卷予讀已愛其理明文順顧謂

二三子曰辭章之弊久矣抱蠍為能以逞妖豔非不眩人目睛比之元氣流行千紅萬紫徧發洛陽名園周自弗佯何也生意之動盪與死色之不澤者其可以並論也哉盡古人之於文以躬行心得者著為言言有醇疵但繫乎學之淺深爾後世則不然以文學文皆億度想像而為之知道君子未嘗不一笑鄙之也今悅道之文論議必本諸經而翼以濂洛關閩之說既獲康衢矣長安雖遠惡有不至者哉其視顛連榛莽之蹊而虎豹蛇虺縱橫交於前者奚翅萬萬悅道非惟見諸空言又思踐履以驗之此尤度越於人人予雖留意於文造道不深而出言多疵深有媿於悅道雖欲痛自懲創而秋髮繽紛披肩矣惜哉予期悅道甚遠悅道器宇清粹誠足以副予所期他日道明德立而文益昌予當在知言之列無疑故錄與二三子言者題其卷後云

送鄧貫道還雲陽序

周官之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六行之中而婣居其一爲釋者曰婣者親於外親也夫人之生也內則諸族外則諸親驩然有恩以相愛樂然有文以相接盡一出乎彝倫之正故賓興之際特於此察其行焉嗟夫世遠俗紛古之道不明久矣今於雲陽鄧貫道氏見之貫道本儒家富而好禮御史大夫陳公之文凡賓歸焉當家居時公與貫道無日不相親或講論道德性命之奧或品量古今人物之盛以至雲亭月榭酣觴賦詩以寫沖和之情其樂殆驩如也及元季兵興所在皆繹騷貫道避地巖谷間深鸄而不出公間關走江表擇 真主以爲依歸自赴於風雲之會名譽日起而勳業日盛貫道之與公不相見者二十有二年矣洪武七年冬貫道思公之切歷湖湘泛大江直抵 南京欲與公胥會公聞貫道之至亦喜不自勝出迎於龍江關相與序兵火離合問故舊存殁悲喜交集舉

酒酣地各私相欣慶自是共周旋者且一月貫道以離家之久翻然動歸興有不可遏者予因謂之曰夫自辛卯以來龍虎雄爭塵霾翳昏父子乎西東戚姻乎北南其别離之思盡有不忍言者今也六合清明車同軌而書同文水陸數萬里山行水宿無一髮蜂蠆之虞有親婣在遐方者不行則已行則刻日可至貫道亦知所以然之故乎誠由 帝德廣被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蕩蕩乎難名乃克致有是也頗聞貫道富問學能辭章何以不稍攄所蘊以裨治化乎貫道則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雖然雲陽有紫微山七十一峰森列如畫秀氣甚磅礴也自漢以來爲侯封之邦唐雖有肥遯之士而無大顯融者至陳公始以正大廉平之學出佐 明時而足以富山川之勝貫道之歸也宜以公之事歷言於嵓穴抱道之士且告之曰

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予敬愛貫道篤親婣之義故舉周官六行之一序以贈之詩自侍 講學士樂公而下凡十八人分題爲九詠古今詩各賦其一云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强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隷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

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所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于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而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

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 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如虞模麻遮之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 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僎脩譔臣李叔允編脩臣朱右臣趙塤臣宋燫典簿臣瞿莊臣

鄒孟達典籍臣荅祿與權臣孫蕡欽遵　明詔研精覃思壹
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
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
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謄稾始克成編其音諧韻
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
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
七十六韻共七十萬言書奏　賜名曰洪武正韻　勅臣為
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
眾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
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
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
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宋之
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

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
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
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
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　德意受　命震
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
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洪武八年三月十
八日　翰林侍　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
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謹序

鄭氏聯璧集序

處勤司令鄭君思先間過濂禁林從容言曰伯父杲齋先生
天分絕人嘗矻矻窮經再踐場屋不合主司程度遂棄去遊
浙河之左右大肆其力於古文辭久之思如泉源袞袞出不
休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奇其材欲薦
之會疾作而卒先子曲全先生幼喪二親而賦性狷介州里
不能容伯父時客授崑山乃走就之求四庫書疾讀雖暑鑠
金寒折膠不越戶限未幾下筆為文皆循矩度而不輕於毀
譽然剛毅忤物人有不善必折之雖其面頸發赤弗少貸晚
寓蘇之海虞竟以坎壈終惟二父負不世出之才文名相埒
遭元季兵亂不沾一命竟捐館舍而其遺文將遂零落不傳
此思先日夜痛心而不敢自寧者也伯父為文多不存稾思
先自童丱見輒錄之積二十春秋得文百篇古今詩四百八
十首先子之著作雖存嘗自刪棼僅留三十篇文百篇詩而
已於是合寫成書釐為一十四卷題之曰鄭氏聯璧集將鍥
文梓以行四方敢以首簡序文為請濂受而讀之杲齋之文
則氣韻沉雄如老將帥師旌旗火鼓繽紛交錯咸歸節度曲
全之文則規製峻整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煩曲盡
情意然皆有臺閣弘嚴之觀而無山林枯槁之氣嗚呼是亦
可謂能言之士乎昔夏侯湛與潘岳並姿容其行止之處恒

同輿而接茵人謂之連璧然不過取人物之明絜耳初不論
其能文也縱曰能文如溫邢之敏贍亦生於異鄉初非出於
一姓也縱出於一姓若二謝之藻麗初非出於一門也縱出
於一門若二盧之雅邃則一從焉若二弘之典嚴則再從焉
而同胞同氣者蓋亦鮮矣嗚呼有若二先生伯仲並以文鳴
其亦可謂希世之士乎濂也不敏幸見杲齋於虎林而於曲
全則未之識也及官成均乃與曲全之子司令君為同僚司
令君善承家學文光赫然為御史為部使者百壬歛迹又以
政事聞何鄭氏之多賢哉雖然不聞之於先後將何繼不繼
之於後前何以昭司令君汲汲為不朽之圖可謂知所本矣
濂因備書其事冠諸篇首知言君子必有取焉杲齋諱東字
季明曲全諱采字季亮溫之平陽人洪武八年夏四月望日

溫州橫山仁濟廟碑

記禮者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先王之制非

惟崇德報功以昭勸於方來亦所以達幽明之故而祭鬼神之情狀蓋受氣之剛大者決不隨物澌盡其能警動威靈以錫羨萬民乃其理之所有學者多疑於鬼神遂絕謂無之夫豈可哉有若橫山廟神之事其明效可覩已神諱凱字公武姓周氏世居臨海郡之橫陽生而雄偉身長八尺餘髮垂至地善擊劍能左右射傳文而彊記家雖貧躬耕以養父母及司馬氏平吳與陸機兄弟入洛張華薦之神知晉室將亂獨辭不就時臨海屬邑曰永寧曰安固曰橫陽地皆瀕海海水沸騰蛇龍雜居之民罹其毒神遂自洛乃白于邑長隨其地形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江東注于海水性既順其土作乂永康中三江逆流颶風挾怒潮為孽邑將陸沉民咸懼為魚神奮然曰吾將以身平之即援弓發矢大呼衝潮而入水忽裂開雷光中見神乘白龍東去但聞海門有聲如雷而神莫知所在矣俄而水勢平江禍乃絕邑長思其功號其里曰平

水且建祠尸祝之祠初在城之西郊及更永寧為永嘉郡郭璞相土遷之於西岸路通徼靈者無虛日神功益用赫著陳至德間閩寇章大寶侵分水嶺其氣勢張甚民爭逋逃神見天兵於雲間戈甲耀日盜驚而潰唐武德中輔公祏為亂其黨入寇民休華蓋山築城而拒守之時當嚴冬神降大雨賊寇弗敢近城因得不陷天寶中河決處州怒暴不可制神見黃旂鶩濤間河復故道光化末天台大饑神化形為商載米貸人已而投杖于江變成赤龍騎而升天宋景德初契丹同其母蕭氏南侵丞相寇準殿前指揮使高瓊奉真宗親征車駕過河幸北城天際見力士數萬旌旗上錦繡有平水王字虜懼請盟而退大中祥符初詔營玉清昭應宮取材于溫之樂成使者以重山不可致走禱於神忽風霆凌厲龍湫震盪巨石皆起立大木斯拔蔽江流而下神之靈異或見諸紀載或相傳父老之口如此者蓋不一而足今則粗舉其槩而已

神初封于唐為平水顯應公尋陞王爵賜衮冕赤舄宋累加通天護國仁濟之號從祀郊壇兼賜仁濟以為廟額元復加威惠進封大和冲聖帝遂易廟為宮逮入
國朝壹以誠事神以為數加溢美之辭非所以敬恭明神
詔禮官定議為橫山周公之神至於廟宇之建倘皆郡守任其責可考見者自陳毛喜逮元左答納失里凡一十三人云昔者大禹當洪水橫流之時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民始得平土而居千載之下覩河洛者必思禹功而弗忘天衷民彝其不可泯也如此若神之為制生民之昏墊奮身而興捍患禦菑蚩蚩之氓得遂桑土既蠶而不混為魚鱉者果誰之力歟夫禹之功在天下神之澤則被乎一州雖有小大之殊其惠利萬民之心則一而已廟而祝之誠合先王制禮之義孰謂非宜州人士永嘉教諭許士宏訓導張升恐無以示來者介鄉友秦王府紀善林君溫徵濂文勒諸樂石濂既為序其

事復作歌一篇使邦人歌以祀神其佐神張鉉字子元郡人由右科進士仕至閤門宣贊舍人剛烈正直嘗上疏言事忤史嵩之被斥而歿既歿而顯靈太守吳泳因升祠之法當附書文中歌曰

東甌之地大海濱兮斥鹵噴蝕成荒堙兮有時魚龍或怒嗔兮蹴翻銀浪高嶙峋兮懷襄勢殷舂無垠兮惟神我憫眉蹙顰兮跡衆踊騰不憚勤兮夜役陰兵直達晨兮三江順流若抵紳兮盡化魚鱉為不巾兮一旦颶母號秋旻兮江流逆上攻神雲兮城廛沉溺在逡巡兮神知事急如救焚兮潛兮注大肯顛身兮眼不見水惟見民兮斷濤直入勇絕倫兮海水壁立左右分兮赤電飛射光相燉兮神乘白龍赴海門號號以聽聲雷奔兮水禍頓弭神異欣兮有室堪居田可耘兮僉言曷以酬大勛兮有廟肇祀西洋濱兮漸周吳越洎七閩兮神功彌廣海寓聞兮天兵建隊向空陳兮旌旗上著鳥篆文

止膚氣龍蠢去鮮屯止況茲狗鼠梘欲呑止河道遡復流泫
泫止投杖化龍靈跡存止蹤封直至帝王等止覓流袞衣佩
瑞璘止神之正梟塞乾坤止下上日月孛星辰止玄化沕穆
合神人止顯民戴神怵且恂止遐邇奔湊川之臻止如見靈
旂降繽紛止牲牷肥腯酒苾芬止騶虞麟鳳泰祥蕃止太史
隨文勒堅珉止復千百載期無讓止

抱甕子傳

予嘗游括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有隨地形高下為疏圃約二十畮凡可茹者咸藝焉傍列桃杏梨李諸樹時春氣方發疏苗怒長滿望皆翡翠色樹亦作紅白花繽紛間錯如張錦綉段心頗訝之曰是必有異因曳杖而降冉冉至其處氣象幽夐絕不聞雞犬聲逵望草廬一區隱約出竹陰間疑中有隱者亟前候之良久見一士戴楼葉冠身被紫褐衣抱甕出汲水灌畦予進問曰夫子何名曰山澤之民

無所名也強之曰人以其抱甕也遂呼為抱甕子爾曰丈夫處世亦多術矣出則華軒結駟入則鍾鳴鼎食有志者輒能致之夫子恒營營遑遑於一甕間無乃自苦乎抱甕子忽瞿然一笑指苔磴揖予坐寘甕于地嘆曰吾受血肉軀與人同豈不樂榮貴與人異哉顧念之頗熟百歲之間寧復幾何與其殭情而徇世寧若任真以自放也吾國之西則九盤山山之顛宋州廨建焉側有烟雨樓當山雲初興景象萬態極可玩李鄴侯馬莊敏公嘗登之而感慨矣其東清溪觀李賢良謫官而來亦游焉其上時坐鸎花亭賦詩而今竟安在哉非惟人隨流水而逝異日凌霄之崇搆皆蕩為氛埃一凝竚間野草荒烟若愁思之不可禁世事往往類此是何足深道吾所以抱甕出入而弗辭也且當抱甕之時嗒然忘形志慮外絕精神內營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招之弗前麾之不驚委蛇容裔而萬物莫吾敢攖自以無愧於赫胥尊盧之民予以吾為遑遑營營不亦過歟曰然則灌畦亦有道乎曰有濕性不欲燥燥則生意厄而不伸疏性宜濕濕或過焉則氣傷而潰徂吾日夜調之俾適夫歟中則芃然而秀嫣然而榮矣言訖抱甕而去予深味其言蓋有道而隱者也所謂強情而徇世者若任真而自放不幾於樂其天者歟所謂人物代謝而樓觀不能以存一俯仰間而感慨係之不幾於達人大觀者歟所謂抱甕有術心與耳目之官內而弗外不幾於守一不二者歟所謂藝疏得中不使倚於一偏不幾於治民有政者歟疾起而追之抱甕子入竹陰間閉户高臥扣之不見客若無聞者予憮然而退

史官曰予既歸金華山日思抱甕子不少置及官南京見朝紳中貌有相肖者問其同列曰是宜括之灌畦者邪曰然曰奈何仕為曰去年應聘而起典儀晉王府轉官起居郎劉浩根聲望益麗辭云曰其氏名謂何曰此為傷拔官劉浩卿子

也名彬其字為宗文予不覺嘆曰浩卿吾故人也其有賢子若此予不能知之可愧矣夫雖然宗文當元季政亂肥遯山林若將終身焉及遭

有道之朝翻然興起以力政著聞其得出處之正者矣向予意其為有道之士者果非過歟果非過歟使宗文非有道之士則長往山林而不返矣謂之賢也得乎因記問苔之語為抱甕子傳

故龍泉湯師尹甫墓碣銘有序

湯府君諱京字師尹一字景山處之龍泉人其先與宰相岐國公思退同宗蓋自岐公曾大父太師榮國公載之長子太中大夫稍傳十世至武翼大夫大節武翼生望以父蔭讓其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鑄生未冠而宋社已屋遂隱居行義置田二百畮以贍同族黃文獻公溍為記其事實府君之父也府君性聰利群書過目輒成誦遂入州學習進士科試之

業下筆尤齣逼人同舍畏憚之州里有貢之者府君辭曰仕固足以澤物然有命焉不可必致也所可必者其惟醫道乎乃發皇帝內經而精研之久且有所契察脉辯證多著奇驗遂闢仁濟堂居四方善藥於中疾癘者疕瘍者來謁悉與之臉療不責其報後置義田之入可給於一時他日宗仳蕃滋當有不可繼者乃與兄宗各捐常稔之田一百畝入之義莊湫隘別建數百楹中為堂曰睦順東西為二齋曰立本曰養原合群族俊彥聘碩師誘迪之旁列廩庾以貯田粟俟時而分給府君猶以為未足其遇鄉黨耄疾不能存者月予粟終其身殁而無歸者給櫬槥使之葬歲或儉閭右發粟多增直邀利府君獨持價弗二恒如粟初熟時香爐峯下道吉悪不利行者府君率群隸平其坑坎取溪中自然石甃之凡二十里所既而抵掌于几嘆曰澤物固吾之素志使能施之一鄉將若之何浙水東苦口賦食鹽者久之有司苟免督過上官

不知病民民病又不能自言必坐致淪胥而後已吾當往陳其弊言行與否則天也即日為書數千言走江浙行省對丞相白之辭氣激烈丞相與其反覆論辯府君以指畫地曰如此則為利如此則為害唯相君所擇耳丞相韙之下轉運使者定議將知府君言會浙東諸郡守亦各上言事聞中書中書移行省召郡守詣憲府聚論奏上減官煮鹽十萬引罷口賦法從商賈轉鬻民間民力大紓實府君倡之及還執綵旟迎于道者肩摩而扶屬府君自是為善益力郡縣之政不便於民者必詣守令懇懇言之多所更免府君既退絕口不自言或問之則曰我不與聞也晚年嗜種藝購得嘉種踰百當秋高氣清黃白紅紫盛開爛爛然如張錦繡府君日抱杖嘯咏其間情神恬康有下知老之將至四時燕集內而昆弟外而賓友皆笑歌相酬雖素不解飲必為之露醉乃已賢士大夫慕謚其高致盛為詩若文稱述之春秋僅五十至正戊子五月二十六日以疾終于家娶項氏男子一仁輩女子四王默觀良知項房鄭靖其壻也孫男三宗貽宗敬宗瑾孫女一尚幼府君殁後四年其兄濆病革謂子楷曰吾與汝季父平生友愛篤甚今死猶未葬吾病脫有不諱當與之同兆域汝慎勿違吾言兄既卒楷與仁輩奉二柩窆于麗水縣雲和鄉德廣里吾思歲之原時其年月日也府君孝弟而樂善不為浮靡慘覈之行雖無意於利達其濟利人物之志憂寤不能忘嗚呼若府君者不亦有道之士乎哉治古之時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故情意之感孚恩義之維繫信有足樂者矣降及後世兼并之俗興往往富埒封君奴視同類編氓握筋鹽齕以飫其谿壑之欲設有阽危況望其一引手救之乎府君義敦於宗族而推及於鄉黨州閭上疏弭患且解諸郡倒懸之急功益溥矣微之一族而信徵之一邑而信徵之一郡而信其言人人同無少異者是豈可以聲

音笑貌為哉頗聞元季兵亂廬舍無小大皆成煨燼獨府君所建義莊巋然獨存虐燄燬及之不待撲而自滅為善者天亦監之如此豈特人言哉嗚呼是宜著之為聳善懲惡之戒者已仁輩奉狀介鄉友刑部主事劉彬來徵銘銘曰

維括望宗積慶儲鍾篤生岐公勳業顯融族大以盛分支析派孰以義穀龍泉為勝有甬者田被乎東阡高廩屹然拯夫顛連嗣人之繼有引勿替秉仁遵義遹昌厥裔合朋行之自家而推人痿我瘵人疾我治物苟可利敢嗇吾施戴天履地廢幾無慨餓饉病民民氣不伸袖書恍恍走白相臣辭氣激烈上衝毛髮有習則竭如病斯脫我旋我廬迎者塞塗綵旗夾扶式歌且呼晩尤寡欲知己維鞠爛然盈目壺觴相逆誰非同袍亞鐘其膏不有人豪患利孰拯銘以著德千古弗忒金石消泐此宜罔極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翰苑續集卷之二

饒氏杏庭記

臨川曾先生旦初助教成均寄以其鄉友饒君孟持杏庭記為請予年踰六望七精神衰耗四方求文者接踵于門心極厭之則作而固辭先生之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以先生有學之士其言之勤如此意必有所屬因詢其許先生曰孟持故詩書家其先祖手植文杏一章於所居之西兵燹之餘風枝露幹屹然蒼烟中疑有百靈訶衛之者孟持因樹亭其側名曰杏庭然孟持之意非以為觀美也唯汲汲于先祖是思當春陽和煦生氣旁達自本而末咸周流而無間則思其與道為體精神發舒無性而不在也秋高氣肅葉脫而色不澤所謂歸根復命返於沖漠則思其順時斂藏不誇能不矜寵也朝露其沐浥乎其容則思其盥漱而與正衣冠而屹立也夕颸作涼泠然其音則思其出坐中堂若誨語之初聆也一動

靜一云為之間見杏則如見其先祖焉所以聳動其心志警戒其昏惰者大有資於學功視彼枯萎摘豔以為耳目娛者其[illegible]語哉此誠有關於彝倫之重不避再三之瀆職此故[illegible]聞之嘆曰孟持亦可謂孝子矣乎昔者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尚愛其樹而不忍傷矧先祖手所親植者乎宜乎孟持之不能忘也孟持不忘於杏且如斯則夫手澤之在書口澤之在桮棬其所感又當何如哉孟持可謂孝子者矣雖然遠取於物不若近取諸身孟持之身內而心膂外而髮膚非先祖一氣之所分者乎一氣之所分則是身乃先祖之有也孫當失宜非孝矣登高臨深非孝矣言行弗擇非孝矣忘節有爽非孝矣涖事不勤非孝矣孟持可不慎乎雖然杏一物耳孟持以先祖手植如或見之則其於身猶有不言而諭者矣子之云云不置無乃過於思慮矣乎先生曰子之言善不專為孟持頌且有規焉苟以此意為記不徒作矣乎遂不辭次第其語而歸之孟持名盈清脩雅操讀書而嗜文為紳之間翕然稱之為君子儒云

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

蘇文忠公子瞻為翰林學士日章莊簡公質夫以直龍圖閣出知慶州二公素交善質夫以崔徽真為寄者頗寓相謔之意蓋徽乃河中倡婦為真寄裴敬中而元稹之所為作歌者也故子瞻賦詩有知君被惱更愁絕及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實解嘲云然二公相謔初不止此質夫作廣帥時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子瞻作詩戲之且謂青州從事化為烏有先生蓋亦循前意也質夫乃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制置使仔鈞諸孫非惟立功邊徼為國家保障至於辭章亦非人所易及嘗詠楊花擬水龍吟寄子瞻瞻嘆其妙絕來者無以措辭則其尊尚為何如所以善謔者特出於相愛之

至情耳非若後人流連狎褻而不知止者也論二公者當以讖言為不誣子瞻之書此詩年已五十又二實元祐二年丁卯故其老氣尤森然云方外老友全室翁出示徽題因走筆識之

題馬華甫手帖後

右宋參知政事馬莊敏公手書與慶州吳府君諱某者也公以寶慶二年王會龍榜下擢第進士六轉而差知慶州又四轉自右曹郎官再出知慶州改戍加直秘閣浙東提舉常平公類行及還此書蓋府君以醫名公家有病府君時以藥劑調之故書中有一家老釋恃君以為安之語公之母夫人梁氏春秋已高先是公嘗奉雲臺祠至是復有陳乞之意不圖攺侍便節故書中有親老且病歸心甚切之語當是時措置銅錢且用鹽收楮幣已而又拜提舉會子以五析二十七界會子五道準十八界二道故書中有鹽楮吏令民聽未孚之語

惟公出忠入孝乃其素誠為政寬猛適宜務存大體此固不待後學之所言至於不忘故舊移書致謝詞氣謙抑風義藹然又豈凡夫之可企及哉摔玩遺墨徒慨仰者久之府君諸孫從善爲工部主事與瀕同朝裝潢此卷求題其後因不辭而書之公諱光祖字華父金華人

吳維州文集序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舍遷固将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瀕嘗諷二家書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電雷怳惚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歲畢各致妍妍固之文類法駕整隊黃麾後前萬馬夾仗六引分姪而循規蹈矩不敢越尺寸嗚呼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樹沖之容可以攬結雄毅之氣可以擬拾古語有云取法者宜上固當有潜心而頓學者矣瀕猶恨未見其人豈遷篤奔駛賁不可攀躋抑去古愈遠釐光不可得而襲歟吾友吳德

基同郡人也自幼抱逸才一下筆間諷颯有奇崛氣遠長日取二家書玩繹弗倦翹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學司馬遷爾我知學班固爾諸子蓋不足多也瀕頗畏之疑之自後德基去丞南康令安化今将出守維州與瀕胥會南京倅所製文一編且讀且譯曰我此文近遷固否瀕見其勁硬如屈鐵奇峭如削懸崖孿媚山暉如藴珠淵瑩始而大驚中而釋所疑終則益畏之而殺不可企及之嘆嗚呼吾學遷固者世又罕聞今乃見其人哉雖然立言如六經此瀕夙夜所不忘者德基尚勖之毋徒泥子西之言而自沮也

書前定三事

永嘉林君伯恭為廉言溫生延祐丁巳八月八日至三歲父命名崇祖又十二歲更今名又十歲當至正辛巳以春秋經試江浙鄉闈温名第一蜜蘇第四董朝宗第五朱公遷第二十八貢敍榜後榜中孔暘王孔文高祿卿潘如珪四人皆再薦溫上南宮不利以恩例置奉化州學正丁亥始之官會蠹蝕亦為學正慶元交談之頃舜慨然曰吾父諱伯大嘗出庭書大父得奇夢記諸籍云丁巳年九月七日夜夢林溫作魁宋姓人鎖榜第四第五人連姓董内四名用朱筆點云是舊請舉者榜之於今無有不合其最異者溫之生甫一月爾奉新王君文博復與瀕言載夢與劉鑄到南昌經江西省署見放鄉貢進士榜諦視之高懸朱牌十枚上書金字曰光炫耀不可讀忽一隸卒前白曰第一名南昌熊誼汝居第六遂呼鑄曰爾名亦在後須臾有紅莢佩刀者十餘人自省中讙而出似相迫逐鑄驚寤明發與人言皆大笑當是時大都皆朱公鎮南昌干戈方殷謂安有貢舉之事後八年為洪武庚戌始設科江西四十名題南昌占其十十名中熊誼冠首正符朱牌之數鑄邦在通榜第六鑄居十九及試大廷鑄又中第二甲第六名一一皆驗廉聞此二事頗異之且言於金溪吳

君伯宗伯宗曰豈惟是哉庚戌之夏五月二十二日臨川通判王徽夢城中作樂迎狀元徽甚訝之二十五日忽聞使者来頒科舉之詔其年秋伯宗薦充江西鄉試第一衆已為與參叶至廷對之日復擢寘榜首鄉里至今以為美談廉觀傳記所載前定事如此類者甚衆未敢信也今親聞三君子之言其有不可信者乎姑書之以見人固氣化中誠有一定之數不可以智求不可以計免也自脩之外一聽於天而已

送黃贊禮往祀閩省詩序

惟洪武七年十有一月庚辰

皇帝御奉天殿視群臣早朝太常卿唐鐸奏曰臣昔受明詔天下行中書其祠山川百神或未致恪虔宜令朝士往之臣於浙鄂齊亦暨于豫章已嘗奉命從事若晉若燕陝若閩蜀若廣東嶺南遠者七千里近亦不下四三千宜預遣使者期以明年春二月集事臣昧死以上

制曰可於是遴選奉

常官屬及儀曹主事凡七人時贊禮郎建安黃淵靜實與其
列越三日癸未　陛辭　上諭之曰敬恭明神古今恒
道也況瀕祭之時乎祭在他人亦所當慎況職在奉常乎已
盡其職猶難況欲蒞人而使其往敬乎皆不可不察也爾等
闢命之後雖跋涉乎險阻一言一動有赫其臨必肅衛衛
無乎不在勿使一髮非儀之干麽幾不發朕命不然人非恐
責將不可逭矣衆皆稽首至地而退既退復　勅儀曹各賜
衣一襲又明日甲申啓行前御史中丞劉公伯溫參知政事
陶公中立吏部尚書詹公同文令禮部尚書牛公上良咸以
爲淵靜洒六昌期獲將使指以臨蒞祠事可謂寵榮也已
各賦詩以爲贈而文學法從之臣藩府成均之賢與夫方外
岩穴之士亦見諸聲歌以華其行淵靜請予序其作者之意
肆惟　皇上宅中圖治其對越　昊天祗祀于上
下齋祓一心疑神於恍惚之中如將見之群臣之助祭者丁

建腕瞿之賤亦皆有孚顒若以致鴻休荐臻甘露宵降三秀
呈瑞彩霞結鳳白鳥翔飛和氣充牣化爲豐年此蓋精明之
德放諸四海而準無不駿奔走執豆籩以薦德馨然猶慮滿
垣之臣未盡體內廷之意遣使四出以監視之方於古昔帝
舜之望山川徧群神姬周之咸秩無文不是過也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今淵靜之往也宜精白志慮盡承
上訓壇廟有缺圮者葺之服器有弊汙者易之牲牷有不肥
腯者罰及之將祭之夕端笏垂紳正立壇之左右申以
聖天子成命使百司及執事之人祗奉明畏有若　天
威咫尺升降俯伏穆然無聲牲俎苾芬庭燎有輝神靈洋洋
昭格于上則夫藩籬之錫淵靜亦當與有之矣淵靜行哉雖
然神人相依若也南閩當兵燹之餘黎民創殘其或有未起
者乎綏曰起之其興利去弊之政或未能盡行乎淵靜宜廉
知之歸告于　上此於人神之道所謂兩盡者也淵靜行

記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南昌之城南有佛刹曰千福相傳唐天祐中異僧惟一之所
建也當經營之初發地得鐵函四周金繩界道中有古鐱一
設利三百餘顆青紅間錯其光煒然於是建寶塔取設利藏
焉改千福爲繩金塔院落成之日蓋旛檀香香氣鬱結空濛
中僧伽大士顯形於其上正與塔輪相直萬目咸覩君子疑
異僧蓋大士之幻化云初郡多火災堪輿家謂塔足以厭勝
之已而果驗宋治平乙巳知軍州事程公某以其有關於民
識爲吉徵鳩錢二十五萬緡之紹興庚午尚書張公某來佩
郡符復倡衆存葺之一旦塔影倒現於治工存民家上廣下
銳層級明朗寶輪重蓋一一具足元至正壬寅戎馬紛紜院
宇輒爲煨燼雖故塔巋然獨存猶覺亦且摧剝殆盡乙巳夏
六月院僧自貴與弟子良弘同抱舊譽各抽衣盂之資䘏庫

堂於東偏日夕以興復爲己任　國朝洪武戊申夏四月
清泉關若僧道演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香罏向塔前
發大弘願曰惟塔廟之建起信心而入菩提今廢壞若是不
可以不圖演等誓盡今生爲之惟威力加護焉誓畢持曆走
民間施者多應其月癸丑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鷩自
顛墜擲人中咸無所損傷又明日乙卯五色光起塔間燄燄
熒熒圍繞良久而沒冬十一月恭甲子塔完塔凡七成成各
六楼環以峻宇前敞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
瓏層宇暈飛寶鐸如語觀者以爲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
己酉春正月道演示寂匡弘等嘆曰院役其可不終事乎盡
聚施者之財於冬十有二月造釋迦寶殿一所擇土以肖三
世諸佛殿後復構堂三楹間直達僧伽之殿中肖曼殊師利
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岩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
三門門內鑿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

則甲寅冬十一月其甲子也惟我如來弘開度門樹塔立廟所以使其見像起信信為一切功德母萬善皆自此生非徒聳觀瞻而已也別能助地形之勝備弭災害陰騭生民發而不興是豈人情也哉道漢之與三比丘精進弗懈終能遂所志而後止非其才有過人者不致是也匡弘等不遠千餘里來請予記因為歷序其事而繫之以贊曰

稽首大慈父利益於群生塔婆之所建種種諸方便肆起齊漢間有如蒼龍角人有造觀者至誠皈命禮不待登伽藍已足攝憍慢所以四大海無處不建立異僧何國人杖錫來供都指地發越函中有設利羅光耀奪人目其數過三百封緘重壘之樹塔鎮其上四眾方作禮香霧空濛中乃見僧伽像作被慈惻相身被寶多羅手執青楊枝欲開甘露門以解熱惱故成壞雖相尋神幻終不滅影倒治工家下訖而上弘化導於众生示以順逆故忽遺戎馬興觸為擂鬱場巋然鐵風

雨中有不壞者漢等發弘願誓加精嚴力焚焚五色光出現于塔表為目皆瞻仰以為未曾有施者如川至不日告成功欄楯互周匝洞戶各軒敞帝網日交參寶珠仍絢爛繪畫諸菩薩以及天龍眾擁護於後先生獰若飛動自茲彈指間湧殿及崇閣一一皆現前鎮茲清淨域福徧一切處我方不敢見永無瞖彼尊人見有為迹不知皆無為會事歸一心無非無上道我今作贊辭筆下起樓閣內有無縫塔光度大千界一涉思惟間即墮外邪見

黃仁淵靜字辭有序

建安才俊士曰黃生名文仁負超群之質初出受易於部使者陳孟龍至暮抵舍復質所疑於仲父君德亦奇男子年十六將中私試高等諸老生不中譁于庭君德因請面試上官前蒞者執筆不能下面頸發赤以出以故生內外皆得師學之日進如水湧雲集洪武辛亥秋有司貢之以生名上福建行中書試藝棘闈入府之士充貢者二百而司文衡者又前進士林以順吳尚志郭麟江惟志也取舍甚嚴或懼不獲在茲選及榜出三十人中而生名居其四遂為易經諸義之冠生之年始若齡耳明年會試南宮銓曹急於用才不俟再試擢奉常贊禮郎階入八品有識之士無不為生榮雖余亦愛生甚時以問學勗之生因執經從余學問拱手而言曰仁初名文仁有司援例以文犯周西伯之謚加水於其左及解名上中書吏以白右丞相汪公公曰仁之義甚弘無所不包其可冠以汶字乎宜去之先達因取魯論仁者靜之言字以淵靜願先生辭發其義嗚呼考亭朱子釋此至矣余向以言為雖然不可無以答生之意生之賦質固超群而求仁之方不可不力也為序其事而申之以辭曰

仁體凝重屹弗丞振古惟峙如山然生意周流踵至顛一息有諐用則斯閡生心蘊靜若淵蓄象森列具不偏返觀冲漠

無後先其機或動天發絃靈行雨施出自天神功不宰超虛玄全體大用昭以宣上師周孔下淵騫縱不及聖肯下賢流光不駐若電煽生其夙夜加勉旃

恭題　御製文集後

臣聞有德者必有言蓋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無非天然之文不待勉强而後成譬猶大化流行融液通暢而萬物發舒各得生生之妙精神充衍無往不在故大舜作五絃之歌湯為盤銘武王造起居之誡皆粲然成文此揚子雲所謂聖人之言炳若丹青也恭惟
皇帝陛下統御以来用人文化成天下　睿訓諄複惟恐一夫不獲其所　天縱聖能形諸篇翰奎壁照耀昴宿絢采光被上下萬象動色然而建中于民寤寐弗忘則有虞阜財解愠之歌也夙夜儆省常如神明森列左右則湯武盤杅几杖之銘也仁民愛物之心随感而見布于方策温潤淵深統貫乎斯道光芒氣燄蓋覆乎六合前聖後聖實異代而同符也臣供奉詞林幸日侍　几硯仰瞻　揮灑之際思若淵泉

頃刻之間煙雲盈紙有長江大河一瀉萬里之勢跪捧而觀殷彝周鼎未足喻其古也太山喬嶽未足喻其高也風霆流行未足喻其變化也蓋由　天德粹純無聲色之好無遊畋耽樂之徒聚精會神凝思至道形於心聲同功造化非語言形容之可盡也且當　萬幾之暇時　御翰墨多不留稾見於侍臣之所録者得若干篇臣竊以為日星昭回于天下飾萬物蒼生無不仰照
聖皇之文猶日星也是宜刻于文梓流布四海使見之者咸獲咏嘆　文明之化熈熈皞皞相與率德勵行以為忠孝之歸豈不盛哉於是敬録如上文與詩凡五卷續有制作復編類為後集云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書

靈隱和尚復公禪師三會語序

無相居士坐清净室想清净觀忽有沙門號曰曇鏜合掌頂禮而作言曰我師靈隱三坐道場法音之震有如春雷蟄蟲皆興飛行自在各適恒性又如晨鍾人正昏酣一聞音聲颯然驚覺同袍宗演及諸上首假觚翰力成文句身唯願居士開光明藏洞照篇端使信心者同入如来大華嚴海居士笑告沙門言爾師所演大衆正法當時聞者注耳熏心一切纏結悉皆解脫既解脫已萬法皆空何况於言爾等結集翰墨假合畢竟大法果何所寄若謂出於翰墨之間相竹兒毫魚膠松煤不能說法譬如石工手持錐鑿鑿彼崖石為菩薩相首戴華冠面如滿月塗以黄金間以五彩珍珠瓔珞種種具足爾意云何是真佛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當觀實相惟是像佛四體奇偉被服絢嚴固無異者若比真佛神通變化無量無邊二者孰勝以此思惟佛身充滿徧周沙界豈同崖石拘礙方所况此文句纔脫口吻即第二義書之簡編去道逾遠又如畫師和丹抹黛經營想像貌師子王拳

毛旋螺利距削鐵威稜氣燄可怖可愕迫而視之■若飛動爾意云何是師子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有像皆假是師子相形模生獰踞視左右亦無異者若此於真奮迅跳擲百獸盡伏二者孰劣以此思惟物唯真者方能動物寫形繪素與木石等况此文句不見形聲徒存其迹用之求道如捕風影沙門當知法尚善權難齊一執如求兎者必假於蹄欲致魚者定資於筌魚兎既獲筌蹄則棄法因言入言入法空亦復如是是知汝師顯說密說權說實說縱說横說無非闡揚我佛如来第一了義有能於此一句之中或四三句或五六句乃至無句勿着色求勿着聲求忽然悟入譬一切衆眇者能視跛者能履瘖者能言疾者能起其為靈異胡可勝云若執文句反為留礙沙門當知有物混然萬有之宗不依形色不墮斷常入離出微内外體净般生迷惑無繩自縛大覺世尊大含攝故大慈憫故别有正傳曰思惟脩一念不

生一法不立一法不立萬象明融非生非佛非真非妄非小非大非一非多此即所謂常空不有常有不空初無對待亦無能所從古諸師燈燈續燄咸以此故汝師繼承倡明大教一機一言皆轉法轉法不流通是爲祕法宜示信心共入圓智既入圓智法何嘗法法而非法是爲法法法法之法不可思議我言真實善思念之沙門聞說心大歡喜信解受持作禮而退

蔣録事詩集後

四明蔣君子杰字有立世爲簪纓大族宋金紫光禄大夫諱浚明者其七世祖也有立自幼穎悟過人年未弱齡聲名已動薦紳間暨長以明經舉進士于鄉會試南宮遂擢以記注之職有立入侍 黼扆出陪 法駕

皇上以其才良而行純深眷遇之甚 命即物賦詩有立即奉 制揮翰如飛 上大悦時 寵賜和章有立

以爲遭逢 盛際實千載一時乃録平日所賦并他著餞贈之什共若干卷俾予題其首噫予聞昔人論文有山林臺閣之異山林之文其氣瑟縮而枯槁臺閣之文其體絢縟而豐腴此無他所處之地不同而所託之與有異也有立以粹然之學位居柱史日趨 殿陛濡毫 螭坳回視山林不翅有仙凡之隔故其見於辭者雲錦張而春葩明鐘虡房而音律諧體製正而局度嚴誠可以傳諸當今而垂於久遠者也如予不敏年日以加文日以退視吾有立之進如水湧山出者寧不愧哉然而有立善古文宏富充贍得作者之體不唯能詩而已近者執法刑曹處煩劇之務整暇而有餘不唯能文辭而已其政事亦灼然有可稱者異日振厥家聲使金紫公不專美於前予蓋深有望於有立者也輒序以識之史官金華宋某序

書陳思禮

陳思禮字用和四明人世爲士族思禮生七歲父德祥殁母石氏誓以節自守夙夜勵思禮以學過之極嚴雖大雪沒脛必使挾册以往思禮或少懈輒對之泣曰爾父爲名儒唯生一子吾所以忍死鞠育者欲爾取法也今柰何背之思禮惶懼卻立若無從匿身俟母怒稍解輒去篝燈誦書自是不至夜分弗休母年五十五病卒思禮被髮狂號曰吾母何在吾母何在母所以辛勤萬狀而弗釋者爲思禮也思禮加冠而母不待養尚何以生爲不如相從於九泉之下魂魄苟有知猶可盡承事之禮不然縱壽百齡何益也乃操刃欲自剄家人奪之環守至旦共譬解之曰爾死則母之祀絶矣母雖死欲使母不死者樹孝爲忠以顯揚之也思禮收涕謝之服闋入郡庠從名師學明經期以科第起家見諸事功踰四三年思禮二十四矣初母未死時爲擇配石氏至是欲成昏思禮掩耳不荅其嬲其友執其袂而群譟之思禮泣曰吾娶則詩

書之業無矣即不無何以自給不與市魁賈豎相逐弗可得也他日何面目見吾母請緩之其師鍾士懋持之益急曰爾柰何失昏期也思禮不得已泣從之合巹之夕思禮愛誦蓼莪詩泣曰娶婦爲養姑也吾母今不在寧不漸腸寸裂乎連泣七日夜不輟見者哀矜焉思禮既娶後學功愈自策不敢懈洪武六年春 詔下郡國徵諸生思禮亦上名吏部已而奉 旨入成均爲弟子員試藝中選升上舍生先是思禮既喪親夙夜不忘乃以如在扁其堂襲封衍聖公孔君希學爲作隸古書之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基參知政事陶公凱暨中朝士大夫皆有詩若文贈之云

史官曰予在詞林思禮時同諸生入謁每言及父母其淚滂然流予爲惻然久之昔者李沆之父獨生沆待之甚嚴或勸之荅曰正以一子不可不尒也後沆卒爲名臣石氏以一女婦乃能忍表茹苦而以嚴教子以節自誓以潔白終其身可

謂貞婦若矣思禮日夕毓惕惟恐有孤先志思欲以沉自勉不亦孝子之情也哉是皆有係於名教人紀之重不可不書也具列其事于篇

上虞縣重脩柯韓二牐碑

上虞有湖名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衆水經上妃白馬二陂匯于湖疏為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于田凡溉一十三萬畮有畸渠之下流建二石牐視時溢乾而啓閉之歲恒無凶者迩代農官失政畚土成隄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圮傷縣亡賴男子當旱暵時又夜半决防以去然湖丞于海鹵水或乘湖入善禍稼舊嘗造隄捍其衝潮汐齧蝕至是亦累潰民憧憧告病矣乃洪武四年冬臨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稽上虞會稽屬縣人士群走白侯侯憮然弗寧行海上視决堤與民共約度田以會粟因口以賦庸鑿石為隄自蓮花池至纂風合為有三千尺始興故石隄屬侯斬牲釁海

神已登民謂曰隄幸成二牐無雞者會侯召入為卿奉常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牐廣二十有四尺深如廣之數而贏其一先築土樹櫱擲比星攢度久且不壞方數以石兩翼四隅咸斂甃如法中峙石楹左右皆有副鈙坎陷版以為縱閉復隨土形崇卑疏級為五以瀉水上架石梁以便行者縈以章計者九百八十有五灰以斛量者三百六十又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八匠以日考者一千三百其韓家牐廣減前牐之半深比廣倍之石楹唯二級道則減其一仍冠以石梁餘皆同其工物視前匠損四百石損五百灰損六十八縈損二百八十五始事洪武甲寅秋七月訖工於冬十有二月此其大凡也有道浮屠雷峯淨昱乃具事狀介太史氏宋君右徵廉文記其成予聞成周之時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其為法甚備其為利至久也然而溝澮之屬所可考者其深廣自四尺至八尺或至於尋仞各二先王豈不知害地而廢稼以為不若是則水性失其常溢則有潞患乾則未得蓄矣古制不可復見有能設瀦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哉昔者曾文定公之為齊州州城西北有湖號為水門遇流潦暴集則取荊蔦為藪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公為易之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視水高下而閉縱之而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今唐侯之為牐也其事與之頗相類世言古今人不能相及果足信之歟是可書已相其成者通判府事吳儆知縣張翼耆度贊視不憚勞勤者主簿史文郁也司其出內則邑大姓徐某余某法宜牽聯得書海隄別自有記茲可畧云繫之以詩曰

維夏蓋湖百川所豬在彼海邦其一隱為通渠行水委蛇溉稻與杭其二制水有牐因時闔闢其法孔臧其三農政斯缺惡壞為塌水失故防其四侃侃唐侯爰諗爰諏中心盡傷其

五曰是弗脩民為有秋敢視為常其六乃登乃屬乃謀乃告乃輯其長其七晦會其衆工來以族築日奏功其八琢石于山樹築于淵以鍵以梁其九決塞有閑既堅且完若首有航其十昔何怒突今乃順則弗瘝我疆其十一行彼赤日清流瀰瀰黃茂芃芃其十二食為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奭其十三伊誰我姱五馬翩翩朱衣惠術其十四成周之制有溝有遂經畫維良其十五古法浸廢河渠興利其效則章其十六漢吏曰循惠字柔民唯此之儀其十七翔乎鉅津北枕海濱澤被五鄉其十八侯治之隸行罷心惻不翊父兄其十九越石可劝越川可竭侯功勿忘其二十

元故方府君墓碣銘有序

府君諱應元字長卿姓方氏其先居河南白東漢司馬府長史河南尹紘始還歙隋開皇間紘之後泉州長史叔達又遷莆田之方山唐天寶中叔達之後華又還莆陽大房宋其

年末華之後皇祐進士中奉大夫知梅州次彭又遷長寧峰之下其年初次彭曾孫淳熙進士朝請大夫直寶謨閣大理少卿銓又遷郡東鄉月坊即今方壺巷也銓生嘉泰進士朝奉大夫直煥章閣廣東經略安撫使宗淙生修職郎龍溪縣主簿栻栻生主管機宜文字寓孫府君之祖也父瑩翁母朱氏迪功郎端溪縣主簿洪之孫女府君未逾弱齡考妣先後淪謝獨侍大父與二弟俱破屋傾欹風雨中朝薤暮鹽或不能以自給不得已出從吏及大父歿凡四喪未舉府君縣衣殺食以襄大事服除中書左丞烏古孫良楨時為泉州推官器府君之材命為刑曹史盡心獄事唯恐情弗得法有乖中興每受牒弗寧豫章二賈豎銜人與之仇欲以偽造鈔誣之府君斥曰訊獄當兩造具備人奈何受爾誣禍將不測矣一聽一不聽聽者死不聽者果抵罪死尋為南安路盧溪巡徼吏徼民毒溪以漁人飲溪流多斃死巡檢劉萬松雅敬府君

命撰文以諭之府君操觚立就言毒溪不仁者三讀者趣之積以年勞當陞吏于縣一旦竟棄去弗顧拊髀嘆曰吾為吏已失身鬓將種種尚奔走不止邪乃使其家子從前進士方遂初鄭獻可務書夜程督不少懈兒為變戲懸而投諸江曰此牧豬奴事爾柰何效之遂能堅苦自立不知有寒暑會部使者行縣試士手學其名輙先登府君喜曰此殆發軔耳他時幸爾擢一第而歸吾死當瞑目吾先世以進士起家者六十一人登仕籍者百又四人獨吾遺家多難不能繼前志一念及茲毛髮皆上立爾宜勗之府君性純慤孝友天至言及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事仲父如父撫二弟應珠應隆如子應隆無嗣以介子後之而均析其田廬外舅黃若林外姑朱氏僅生一女歸府君無為主後者府君迎養于家并奉其四世神主且遺命世祀之冬月蚤作有一夫踣而前訊之則曰我時窮夫也行凍死道塗矣府君解衣衣之立春觀土牛聚觀者如堵牆隸人執扑疾驅衆皆辟易一兒仆于地人爭踐之府君力以身捍蔽抱兒歸其父時家子尚幼是夕出遇奔馬急趨避道中馬躍而過無毫毛損傷或以為救兒之報府君不嗜酒唯好啜苦茗愛藝蘭蕙花當其含葩弄馨終日玩之至忘寢食視世之升沉事泊如也壽六十有九以至正癸卯正月[redacted]卒于家其年六月[redacted]葬于城西篠塘山之原配黃氏先[redacted]年卒合祔焉子曰槐生明經善屬文今為郡府學者師介子曰桐生即出後應隆者先六年卒孫男三文焴文炯文烜女三瀌闐方氏皆出於方仙君儲之後儲蓋紘之徵也其廟今猶在歙故歙睦婺越之間多方氏方氏多有顯人而居閩者為尤著閩自梅州之父贈朝議大夫洙叔父諸王宮教授洞俱以詩賦有名天禧間同建義塾於虎疁岡以教四方學者如陳秀公曾宣靖公夏文莊公皆自遠而來塾中相繼登第者十又七人方氏孫子亦七世聯科積勞

為床而先祿卿僨其勛名尤著登載史冊天之報施者可謂侈矣府君有志而無命雖不能享有祿爵以紹其先烈然其宋心仁恕無虧士行又能訓子使勿墜其家學是亦為政豈必紆青拖紫而後為榮哉法當銘銘曰

聽彼閩邦族大而龐厥氏維方以經為田蘼治既堅歲乃有年大衣禮如有印纍纍花行舜邇功烈之嶷形管是登有鏘厥声君起繼之將蹦其為崇數之奇孰恤我艱俛首汗顏刀筆之間位雖孔卑仁或可推亦遂我私獄有重輕稽法緣情唯中則貞有書傳家可趨而汗胃然與嗟白髮被肩所冀後賢是琢是鐫我爵之榮非紫非青常在六經或窮或通繄命之鐘孰強其逢亂子之奇能契父期其文陸離豈惟文哉生事死哀執德不回古稱望宗書詩是崇匪尊勛庸繼繼繩繩衍之益弘將自此弁篠唐之原淑氣盤盤松柏丸丸太史著文碣於墓門以播清芬

故陳母林夫人墓誌銘 有序

人子於親孰忍死之哉所以不死之者論著善行使為法於後嗣也斯墓石勒銘之所由始歟莆田林夫人既歿其子熙因北部主事林士衡持狀來徵文濂雖不敏寧不一排觚以慰孝子之情也歟夫人諱道外林氏其姓也唐邵州刺史蘊之後其先居莆田之朱倉至五世祖彥高始別遷郡城之南曾大父少僖宋迪功郎仙游縣主簿父節元仙游縣典史母陳氏夫人性柔惠一動一言皆不違繩尺年十四而孤而三弟傫然也夫人蚤作為郷總之又從而飲食之母氏為之悅十九歸同郡忠門精逸處士陳君高奉身章以禮處先後以和族媼御莫不賛喜凡主饋非精鑿弗敢進烝嘗賓燕悉中條序必絜必豐尤不能自暇逸箕帚烹飪之事咸親涖之時撫媵人蒔園蔬畜雞豚唯恐有不及所穫殼蓋上諸舅長已則食淡雖不至飫弗卹也舅姑歿執喪如禮卜瘞壺山中

崖路陟絕歲一展省春秋已高不憚往林氏六世大墓在縣之文賦里幸木相望每值寒春躬持豕鋖寓馬焚祭之祭畢涕泗交流曰予弟及諸姊妹皆亡矣林氏且無後今幸存者惟老身爾自度筋枯力殫何能久在人世即百歲後子孫有能祭吾家之先者乎復泣告其族子某書院山長種曰我父祖有不腆之田賦其入猶可供粢盛爾幸為主之毋使林氏為若敖氏之餒鬼也其忠厚惻怛之意油然見於言外聞者哀傷焉夫人生四男子長焴韶州路儒學錄前卒次即煇焴熙皆能文煇焴出後諸父熙連江縣學教諭女二一為比丘尼一適蘇隆祖孫男四奎習科舉學父于兵璧以詩經試銓曹擢為景州吳橋縣主簿階將仕郎歸居尚幼孫女三曾孫男一欽夫人晚遭世難忠門居第既于兵燹而食貧特甚夫人能自安且曰貧乃士之常何慍也壽七十七以洪武六年閏十一月辛卯卒于壺山寓舍欽實承重熙扶攜為位哭弔者無不盡哀七年十一月某甲子合葬夫兆其地在南力里亦為之原禮也自蠶歛逮于窀穸其經費實熚綜其事云濂聞閥閱之家其風氣之所漸漬雖子女子亦有度越於人者此無他書詩之澤浹髓淪肌愈遠而愈不忘也有若夫人其奉上也孝其遇下也惠其律已也儉其涖事也勤且惕然於春雨秋霜之慘終身而不衰可不為女中之師乎銘以昭之庶以惇彝倫也銘曰

有嫕夫人淑醇熙只芙蓉為冠佩蘭蘩只閫內之政飭且治只上嚴孝敬下則慈只出門騁望冢纍纍只宰木成林動凉飈只霜露之感我其懷只孰知衰暮窮以饑只樂夫天命恒自持只觀化而歸亦奚悲只赤為之原南力墟只駿發幽潛勒貞辭只後千百載以為期只

莆田林氏重建先祠記

莆田縣東二十里有山曰穀城岡巒秀拔林樾蒼潤其下匯

為巨浸號國清湖在昔盛時一望杳渺無際而波濤吞吐於風日雲月之間真勝絕之境也唐忠臣邵州刺史林蘊之裔大理評事某始自長城徙居湖上五傳為睦庵府君格以積慶力本造家又再傳為承奉郎國鈞其族寖大承奉府君於艾軒文節公光朝為諸父行睦建義齋於東井命艾軒為之師倡明道德性命之旨遐邇生徒雲赴川臻唯恐或後東井之學遂聞于天下林氏子若孫亦世擢進士第克守詩禮之訓彌久而彌光其先祠舊在流錦杜者蓋以睦庵為之宗睦庵三子長曰諱某府君名鼻頭房次曰諱旃府君名追遠房次曰諱蘧府君名白沙房至今番十五世二百人之多皆三房之後也於是列為神版者五高四尺博一尺有八寸下設趺座用粉塗而玄書之其版中起於大理祖父逮睦庵三子而止左右則追遠西則白沙東則鼻頭凡三房之後其物故者祔其名其間當日南至群族相帥合祭其小宗有事於四

世別各行之於家歲旦則長幼畢序拜之禮若冠若昏若宦學出入悉於此而告焉謀還府君九世孫比部主事衡惠祠之規制庳狹不足以交神明乃與從子庠謀共白於宗長伯齊而改圖之郎大理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關敞以外門俾族之賢者司其啓閉經始於元至正戊戌冬十二月壬寅訖功於

皇洪武庚戌冬十一月某甲子群族皆出泉布來助而曰曾恕曰寶曰天禧者爲多相地計功終始其役則維卿之力也初睦庵在宋初時已置祭田自後累增至於二千畝有奇故烝嘗之禮視他族爲特豐元季亂離始不能以自守衡大懼族散宗堙無所繫屬既汲汲先祠之建復徵濂文以昭示於後嗚呼先王之時立宗法以統其屬定廟制以嚴其分制有降殺毫髮之莫踰宗有大小條序之不紊所以維持人心匡扶治道者其事至詳且密也逮乎後世經殘教弛滌焉而弗之講曾未四三傳已視若秦越之相視當是時也有

能以義起禮因祀事而崇孝敬雖於古者未能盡合寧不爲君子之所取乎此濂於衡之請不敢固辭而亟稱之也廣閩莆陽多名族冠衣濟濟讀書之聲相聞貴名儉而賤浮侈以此見芟軒之教浹人之深而承奉府君建學之功及今猶未泯泯孰謂賢者之澤不悠且長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三房之嗣人尚思勗焉可也衡字士衡通經而有文爲名進士云

元故延平路總管項君墓誌銘 有序

處之麗水有文學政事之儒曰項君諱棣孫字子華幼歸葉郡庠終日掩扉習讀不復論戶限時沉然若有思縱出亦暗誦中塗口作喻喁勢殊不能自覺也及冠用薦者爲本州青田縣學教諭天曆庚午遂擢進士第授同知奉化州事階承事郎調福州路總管府推官改興化路莆田縣尹轉知福清州事丁內艱不赴尋提舉泉州市舶司事秩滿而歸攝鄉郡貳守累階奉直大夫同知延平路總管府事會朝廷遣重臣李國鳳經略江南承制陞君爲本路總管兼防禦事歲餘郎致其政隱青田之萬歲山以至正丙午八月十九日卒于家享年七十又一矣君在奉化時州之女婦歲以四月八日群聚大伽藍飯僧誦佛書以求利益動以數千計君以其男女無別有傷治體揭其事康衢禁制之在福州時有商賈林氏富駕大舶行諸番問船上列旗幟設金鼓以備不虞仇家誣其爲亂事上廉訪使者覓簿錄其家君爲白之活者數百人閩主用左道惑衆曰以烹煉金石爲事愚民無識指爲周神仙生籍是出入官寺莫敢何問君叱縛之坐以罪且焚其書燬樓火殺鉏事毀連年不克就君至召豪右謂曰譽門旅樹古之制也爾等有閭閻以居坐視師帥於上而弗遑恤豈人情也哉皆來赴功不日而告成在莆田時俗悍而少恩或有忿爭輒拋兒童坑而斃之持牒訴縣多陷人於辟君登書史

于庭諭以父子天性縣延數百言執是更相戒曰是爲推官而用法不阿者慎毋輕犯其風頓革在泉州時遣丁識儉道殭相望防禦率出掠鄉落或至殺人君知事且急往白郡守閩王立其捐俸倡大商人全易粟振之一郡獲寧至正癸巳福安縣盧古田諸縣盜民林君祥等嘯衆爲變括江西妖人數萬圍福州閩海廉訪使郭興祖檄君偕昌陵興化二郡義兵爲援君部署有法分數不紊帥之度江與延平建寧兵會城中闕之士氣百倍盜恐腹背受敵中夜遁去其攝二守時青田縣吳德祥鼓三魁五社民爐據險阻官兵往往失利君與大帥謀高城深濠極力備禦仍命其壻視彦方直抵窟穴歷諭之以福禍德祥感悟歸所執縣尹葉伯顏解許徽徽充詣大府以降君爲政簡易一以愛民爲本未嘗求赫赫之名至於忠義大節持之甚力惟恐或失之君子稱爲君之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祥奉化州吏目以君貴封某郎麗水縣

尹母陶氏封宜人配吳氏子男子五人存誠秉禮遵道率性達原存誠秉禮率性皆先後君卒于女子四人長壻郎彥方次歸吳濟二未行孫男六人浩漢潛牧敏孜女一人君卒之明年實吳元年丁未十又一月某日塋君青田鳴鶴鄉文龍原從先兆也塋後八年其甥祝金生懼君行事日就泯泯不勝凱風寒泉之思乃奉叔舅遺命來徵墓上之銘予聞僑乃百順之名宰化權者其施之於人甚普也有如項君以進士起家歷仕縣若州雖其末年數經兵亂卒能動與吉會優裕庠樂以考終其身天之錫君盖厚矣况有仁政以澤民詞章以垂後實應銘法予雖不及接君遂按繫昌令趙叔懷之狀而件繫之且為銘曰智之營營才之𤍠𤍠孰能與福爭矜文足以致業政足以發聲宜卷而亨文龍之垌有松列旌焉毁其形過者必式知為項君之塋

周賢母傳

周母王氏名妙貞括人祖德潤父思齊辟為州縣吏生十齡見父有戚容問曰家業幸粗給大人當開口笑樂何乃自贊贊邪父曰此事非爾女子所知吾所掌獄案死者欲生之不可得故弗悅爾王氏曰名教自有樂地何不棄之從溫繹書詩邪父曰不意女子能發斯言吾之意正如此耳即日揖上官去人賢之瀕嫁父欲厚其裝環珥繁悅之屬無所不備王氏視之澹如也示二女弟恣其所取既歸事君舅君姑盡禮處娣姒之間恒欣欣然或主中饋身先之不專役媵人鄰有寒餓及喪禍輙周其急歲壬寅山寇作避地會峰願惡少年欲來侵掠王氏偵得實遣人趣其姦盜驚而潰其母項因世亂來依極力奉之以悅豫其心王氏嘗嬰疾衆醫束手謂不療忽夢老父與易氣及覺氣騰騰從頂升挾日絕粒不食已而復夢氣來復疾頓瘳識者謂為神助云其夫則周世英生男女各二女皆有所歸男曰荃曰茂茂有文學政事出仕矣王氏年今七十云

金華宋濂曰予嘗從史官之後遇人有善者必謹書之將以誘民衷而樹世防也有如周母能成父志推孝於尊章出其餘智亦足破雀鼠輩之姦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矣於戲賢哉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翰苑續集卷之四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有序

浮圖之爲禪學者自隋唐以來初無定止唯借律院以居至宋而樓觀方盛然猶不分等第唯推在京巨刹爲之首南渡之後始定江南爲五山十刹使其拾級而升黄梅曹溪諸道場反不與其間則其去古也益遠矣元氏有國文宗潛邸在金陵及至臨御詔建大龍翔集慶寺獨冠五山蓋矯其弊也國朝因之錫以新額就寺建官總轄天下僧尼當是時覺原禪師實奉　詔涖其職夫當興王之運親受　聖皇付囑以統釋教之事誠優缽曇華千年一現者也其順寂也惡可不勒群行以貽後世乎師諱慧曇覺原其字也姓楊氏天台人父某母貴氏夢明月自天而墮取而吞之遂有娠及生容貌凝如長不與群童狎每入塔廟輒對法王瞻禮父母察其有方外緣俾依越之法果寺比丘某年十六爲大僧

受具戒已而學律於明慶杲公習教於高麗教公真積力久忽村釋嘆曰毗尼之嚴科文之繁固吾佛祖方便示人若欲截斷衆流一超直入非釋波羅密曷能致之時廣智禪師咲隱訢公敷揚大法於中天竺海內仰之如景星鳳皇師往造焉備陳求道之切廣智斥曰從外入者決非家珍道在自己實何人求耶師退凝神獨坐一室久之未有所入廣智一日舉百丈野狐語師大悟曰佛法落我手矣只爲分明極翻成所得遲廣智曰爾見何道理敢爾大言耶師展雙手曰不直一文錢廣智頷之乃命侍香天曆二年己巳龍翔新建文宗命廣智爲開山住持師實從之爲掌藏鑰明年庚午廣智如燕都見文宗於奎章閣同行者皆股栗不能前師獨神氣恬然廣智嘆曰真吾家師子兒也及歸適寺新鑄銅鐘成廣智曰吾聞非福慧兩全者莫先鳴鐘即令師擊之至順二年辛未出世牛頭山之祖堂寺師爬剔穢荒爲之起廢使殿閣一新且改其號爲祖山寺至正三年癸未遷住清凉廣惠禪寺師撙節諸用其起廢一如牛頭帝師嘉之授以淨覺妙辯禪師之號十五年乙未復遷保寧禪寺十六年丙申王師定建業師謁　皇上於轅門　上見師氣貌異常嘆曰此福德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興國禪寺時當儉歲師化食以給其衆無閼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隸軍籍師懼寺田之蕪廢也請於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爲樵者所剪伐師又陳奏　上封一劍授師曰敢有伐木者斬至今蓊蔚然云踰年丁酉賜改龍翔爲大天界寺　詔師主之每設廣薦法會師必升座舉宣秘法要　車駕親蹕羣臣畢臨恩數優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筵至無所容先是僧堂寮庫有司權以貯戎器久而不歸　上見爲亟命相國李韓公出之且　親御翰墨書天下第一禪林六大字懸於三門洪武元年戊申春三月開善世院秩視從二品特授師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

寺統諸山釋教事頒降　誥命俾服紫方袍章逢之士以釋氏爲世蠹請滅除之　上以其章示師師曰孔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以此知真儒必不非釋非釋必非真儒矣　上亦以佛之功陰翊王度却不聽　上聞寺僧多行非法命師嚴馭之師但誘以善言諸郡沙門汙染習俗實悖教範或勸嘗痛治師曰諺有云大林有不材之木能盡去乎祇益釋門之累爾事呈露者勿恕可也二年己酉冬中風得痱疾遂罷院事三年庚戌春三月疾良已夏六月奉使西域四年辛亥秋七月至省合剌國布宣　天子威德其國王喜甚館于佛山寺待以師禮九月庚午示微疾食飲弗進甲戌見王有欲歸之意王令名僧咸來相慰乙亥沐浴更衣呼左右謂曰予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夜參半問云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于四三曰日出矣恬然而逝其日蓋丙子云壽若干臘若干踰五日顏貌如生王

大敬嘆劉香爲榰聚畣代新築壇而荼毗之王與百僚送至壇下命比丘千餘旋繞誦諸陀羅尼呪至火滅方已拾靈骨樹塑其國舍利塔中七年甲寅秋九月丙寅同門友天界住持宗泐奉遺衣藏于南京聚寶山雨華臺之側云師廣額豐頤平頂大耳面作紅玉色耳白如雪目光爛爛射人學者見之不威而懾及即之也盎然而春温其遇禪徒隨機而應未嘗務爲奇巧聞者自然有所悟入遭際　昌辰寵賚便蕃雖位隆望重恒處之若寒素無毫髮自矜意爲人寡言笑喜怒任真不能以貴賤異其顔色當勾稽簿書至不能辨真贋卒爲下人所欺亦弗卹也然而毗翊宗教無一息敢忘廣廈細旃之間從容　召對據經持論每罄竭其縕蓄松園之侵釋道㳒祖之免皆師之所請也師平生不輕度弟子其嗣法上首蔣山法印國清導升天寧純一道場顥證　淨戒皆有聞叢林間顥證應緣入仕爲應奉翰林文字大爠師行

狀没件繁成書授之淨戒以戒尚風義矧生不易其操必能昭廓其幽潛令證巳亡矣戒果能謁濂求爲塔上之銘濂嘗與師游而共預戒交尤洽不得以不敏辭濂聞之龍翔禪林實甲天下創建之初非名德之重莫能主之是故廣智握真如印柄道明宗嘗使輝光照燭於幽隱其及今六合載清真人撫運崇尚佛乘錫額建官以統馭其衆非得法於廣智者亦孰能任其始乎嗚呼何其規重矩疊而一倡一新也在昔馬駒蹴踏氣宇恢弘出其門者無非龍象有是學者因有是師先德固亦然矣由是方之廣智之傳實由正宗師之所契親得其髓固非常情之可擬議然称人之善必本其父師厚之至也濂敢竊取玆義序其事而爲之銘銘曰

金陵有寶刹昔爲潛龍居飛翔起中天樓閣重重現
聖皇握金輪重御四大海易爲大天界以表正法故惟師登脩證廣智法會中
帝命作總持欲符於前烈扶護法王法如寶愛眼目祇恐會翳蝕光明不徧照况能攝威儀見者生敬畏統率諸僧伽無不從化者出持使者節直抵中印土道經一王城懇請爲說法羣羌如見佛膜拜稽首禮四大本假合去住兩無礙笑指空中雲聚散不留迹築壇聚衆香付之大火聚沙門餘一千圍遶作梵唄收骨藏勝塔作鎮於異域聰此行道所何以示四衆同抱有大德假物以顯義遺衣在故廬見衣如見師瘞之雨華臺當與靈骨同我知此衣中何啻千萬縷絲絲具眼性性圓即菩提師性千古存是有無邊身比之虛空相普見於一切何假有漏形方顯爲真實實際是真空永斷於言說我持不壞筆太虛以爲紙銘此無縫塔了不見一字若以兩耳觀始造不二義

孝思庵記

錢塘王生驥年二十即以春秋預薦浙江鄉闈既貢南宮廷

議喜其尚少以大器期之俾肄業成均中未幾　詔左御史大夫汪公右御史大夫陳公妙柬俊英爲諸王伴讀生擢選入吳府于時以學士兼　太子贊善大夫生因從予游一旦傳　旨命群儒造縧麥鵲文生操觚立就予爲進呈　上親讀一再過喜曰是子辭簡而意暢才氣皆佳及日將南至大祀于圜丘　上復命群臣賦七言律十二韻冠以三百言序諸老生或難之生與焉傷黄昶先成親跽讀御榻前上聽畢尤加獎厲云生初從予學治經兼攻文辭未幾大進於前薦紳先生亟称之無異言予亦爱之甚謂其堪紹文脉也因叩其家世之詳驥曰其先系出于周有敬宗者爲周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以命氏至秦武成侯離生二子曰元曰威元避秦居琅邪後徙臨沂威遷太原之廣武由是王氏有太原琅邪二族晉丞相導出琅邪後時家於江左其裔孫有居睦州桐廬者曰煦仕唐爲和州刺史生齊清主簿淘

生晪避五代亂以文行稱周乾化中仕吳越官至烏程令因家烏程之弟宋錢唐令吠遂居虎林山中實驥之十五代祖也驥之高祖父諱某曾祖父諱植皆以方本尚義見稱鄉人多德之祖父名還字子愚錫號爲明誼處士生先君諱常年三十出游會爲不幸客死時驥始七歲無所識知賴大父鞠育教訓以克至有今日先是大父嘗圖地於西湖北山之間曰眺獻嶺嶺有三奇石怪松根蟠其上鬱然可觀大父既預爲壽藏且曰此新兆也吾敢居其首乎南山梯子嶺先世數大塋存焉年遠不敢遷倣古者葬衣冠之義斲木爲主書吾父名諱瘞其中他日吾則祔其旁搆庵廬三楹間額之曰孝思示後世不忘其先也驥聞而識之久欲以庵記爲請先生脩史事嚴不敢有所聞每念驥來南京時大父挈驥拜曾大父塋下慨然曰爾能頗知讀書以亢吾宗非我之功實祖宗之澤是賴爾出於千里外慎毋忘孝思也驥尤不能置于懷願先生嘉惠之孝思之說其見諸傳記者不一而足非止乎詩也然其所謂孝者立身揚名使天下之人皆曰王氏有子豈不爲孝之大者乎若規規不離乎親側謂諸人曰我能養我能養而父母之名雖同里閈亦皆無聞知如此而爲孝將焉用孝乎今生始加冠巾輒被薦乎鄉入侍藩王以文辭上聞帝心其榮可謂至矣榮之至者孝之篤他日位益顯名愈揚使生者受封爵歿者膺貤典則生之孝又爲何如哉是則孝思之義已庸非生之大父所深望者乎予與生有師友之義爲記其庵故不以煩而以規

洪武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送陳生子晟還連江序

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伴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向深草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于
上宜各旋歸歸即遄至無以久淹爲也復命左右出內府錢若干以爲道塗費衆皆羅拜而退時聞之連江有陳生子晟者以周易中第三名文辭上禮部既而臺臣以其詞章古雅選入爲
楚王府伴讀朝夕陳說經義甚爲王所賓禮及奉
教今還閩請予言曰子晟久侍几杖今將有三千里之行願先生賜一言以自勗也予曰爾之從我者學爲文耳文豈易言哉翻秋濤之洶湧屹喬嶽而不遷沛元氣之淋漓未足以喻其變化也能知變化則攔邊轢固蹴蔡籠韓燁然有光爲文矣孰能掩之哉爾以學止於是乎生曰然予曰未也聖人垂訓皎若丹青所謂載道之經是已經則萬世之準繩也推其訓故以發其原繹其文義以達其支使言與理相涵而無倖去之者方可排斥毛鄭輕視王馬而窮所不通矣爾以學止於是乎生又曰然予曰未也上天下地其中爲人號曰三才功用則均上帝所降之衷曰保守而弗失氣或我梏也吾則廓而通之欲或我戕也吾則絕而遠之內外混融庶幾與天爲徒矣與天爲徒則見諸用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無所入而不自得焉是與濂洛之深泓而挹沂泗之清泠者也顧不題歟生以爲何如生避席而拜請書所與言者佩而行之予老且病四方求文者日相迫趣誓欲燔筆硯以自絕憐生之篤志於學因寫以爲贈

雙鯉軒銘

侍儀使唐希孟氏以雙鯉名其奉親之軒志養也養亦多物矣而獨取於鯉者何親所嗜是謂口體之養者也能竭力於口體之養則養親之志可知矣希孟以孝聞公卿間予故發其名軒之義而著爲古贊詩焉其詞曰

穌有孝子善事于親父不待養而母獨存孝子曰意父母生我念父不見雙淚潸澘幸有母存是瞻是依一日不見惄焉踟躕戢戢者魚亦既多旨母兮所嗜唯河之鯉爵之可膾湘

之可羨朝綸夕饘胡敢自寧凡厥有魚皆化為鯉以奉吾母我憂始寫豈重鯉多多毋之年百齡猶短中心則然不知我者謂養口體我鯉不烹我情曷已有華者軒錫以嘉名曰恒見之用者吾誠太史作銘惟子是勗移孝以忠永懷百福

題盛孔昭文稾後

余弱齡時即從黃文獻公學為文既得戶庭而入益求海內諸作者觀之不問在朝與野咸無棄者于今四十有餘年矣大槩氣象者失於粗厲體局者不能有所發舒求其臻乎和者十無四三彼桂盛時且若此況當兵火患難人物耿然之後乎海鹽盛潛孔昭嘗以進士貢南宮予時濫司文衡頗見孔昭經術甚邃不知其能古文辭也今自定陶移丞淄川持文一帙來見再三讀之雲錦張而五采開韶樂鳴而八音和鳳褰噣而鸞舒翮予不覺嘆曰嗚呼此豈非文哉當今文士雖多如吾孔昭者其指蓋不多屈也然而學無止法孔昭幸

毋以所造為已足益致力焉他日必以文辭[illegible]昭代之盛決不後於他人矣予雖耄日切望之

題獨冷齋卷後

天氣有陰陽陽氣則熱而陰氣則冷初何關於人事唐人往往借以為喻謂登樞要者為熱官守閑曹者為冷官見諸詠歌形於紀載者何其多乎哉天台張君天秩守道君子也於世無營朝夕之間惟飲木蘭墜露餐秋菊落英而已遂取杜甫詩中廣文先生官獨冷語以名其齋蓋若有激也然予竊有疑焉張君下帷授徒文壇方床橫古今圖史左右一啓卷間心融神暢儼然如入春風中和氣挺挺動人翁云張君為獨冷吾則未之信也所謂獨冷者必真坐廣文舘中然後方稱斯名爾張君以為何如侍儀使白張君從子也以此卷索題至六七而不倦因濡毫一書之

題清微法派仙像圖

師授責相承昔人皆以為重非特道家之為然也在宋之時明教嵩公懼諸師傳授不明於後世乃大畫一圖而畧著其事於下謂之傳法正宗記今觀清微家自魏元君而下共一十七人皆圖厥象霞冠星帔粲粲可覩謂之法派仙像圖意是不亦異世而同符哉世有從師不旋踵而背去之者視此可以戒矣像之次第畫工偶失其序蓋不足深辨云

題張樗寮手帖

張溫夫年八十時嘗為周法師竹泉書能虎福地四大字此其所答書也書舊藏神寶府中兵後失之汪君伯通獲歸而歸之溫夫宋之執政子以恩補官仕至直秘閣致仕故其所交皆一時名臣遂以書名天下而金人寶之不翅金璧大抵溫夫筆法出於米南宮南宮始學沈傳師後方入大令之室天馬脫御追風逐電誠有不可控馭其變至於溫夫極矣臨學之家不知以予言為何如也溫夫為鶴林寺書大義道場

扁已八十又四其挺特之氣至老不衰因并書之使覽其字者可以知其為人

跋避山翁行狀後

何氏為吾婺甲族簪纓相繼至文定公出上繼考亭遺緒以性命之學求拔後人其名益彰矣避山翁鳳字天儀公之擧從子言論風範亦可以冠冕風俗五尺之童至今皆能言之蓋有其實者雖無文而自彰實或不足而假空言以張之未必能著此無他其理固應爾也濂在禁林翁之諸孫楊持行狀求題聊相與一論之或謂翁之行必待文而始傳者抑過矣穆循循雅飭無愧於文獻家子孫云

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海粟馮公以博學英詞名于時當其酒酣氣豪橫筆奮發一掃萬餘言少亦不下數千真一世之雄哉遺墨之出爭以重貨購之或刻之樂石或藏諸名山往往有之則為人之寶愛

可知矣余藏此卷者久極爲珍祕今以歸䔥圻魏先生先生博雅君子必有以賞識之斯文爲有所托矣

張肯字辭

古者冠而字敬其名也三加之後必爲字辭以祝之或稽於經或援於史凡可以繕性礪身者無不可也由此觀之非惟敬其名抑且以敬其身能敬其身則成人之道具矣姑蘇張君芸已敦實有學之士也嘗名其子曰肯又以繼孟字之蓋取書大誥之義也雖加冠於首而未有爲之辭者請余補之余雖弗獲從大賓之後與聞酌醮之事然與芸已交也輒陳所見而告之其辭曰

冠禮之重爲敬其名苟非其人禮弗虛行伊張氏子世傳以經名子曰肯厥義則宏吾爲爾陳聳耳而聽有法於先爾基爾楹有蓄于前爾播爾菑勿違厥時必拚必涂勿闕其成載偃載興滋爲善繼父事是繩前者有作後或匪承此謂悖則

勗於論冥規既我蹈矩復我程此謂順德令譽日增二壹之間美惡所形擇善固執弗撓而傾況爾秀穎如稼之青魁然獨異如木之榮棟梁斯任倉囷載盈上慎旃哉學惟忝余言止矣爾其服膺

題易庵卷

余聞老易相爲用也久矣至於魏伯陽著書明述封候之旨而後世丹經咸祖之此不獨形之空言而實見於行事者也冶城道士王君宗懋名其丹室曰易庵吾友危學士嘗爲之記復請余跋其後嗚呼太極其鼎爐者歟坎離其藥物者歟陰陽其火候者歟王君當有識於此矣若夫開物成務隨時變通蓋出於是三者之外非更僕不能盡也尚容它日爲王君言之

種學齋銘 有序

姑蘇張君其名爲田其字爲芸已遂以種學號其齋居瀕闤之而嘆曰何芸已之善取義者歟盡其先人子昭君積書滿家而日讀之芸已又從而繼之非惟芸已也其子肯又能嗣承而勿使替之是張氏種學者三世矣因爲著銘勒諸齋中一以昭種之之功一以爲芸已父子勗也銘曰

我有心田爲寸者方何以種之以道德爲之秧其葉油油其本洗洗仁耕之而義耨之唯恐涉於歲荒俟彼西成於粲其積可以續忝氏之命脈可以佐至治之馨香此韓子之箴崔生所以欲久積而大昌肯舍己以從人不以禮而爲防有美君子厥姓惟張通經而探乎玄髓挍文而掞乎星芒取種學而名齋欲孳孳而自彊史官作銘揭之中堂頌是寵而是褒終大近於豐穰

傳同庵像贊

將求予於外兮則鍊精於三田欲索君於內兮則游神乎八天是皆窺見夫粗迹而未能暢達其真玄高岑兮谷綠白鶴

舞兮蹁躚豈非長蹲於洞庭之野吹瓊管而招飛僊者耶

跋廣薦佛會記後

余既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

聖皇崇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悚之而雪山成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笥以上人好學之功不欲固辭之雖然予文固非佳然昭代制作之盛足以爲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於其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王貞婦傳

王貞婦名妙清會稽人年及笄歸同里可先樓君生二子叔仁澄叔仁始七歲澄僅四月而樓君亡貞婦毅然以節自誓朝饔暮飧或不能給而貞婦安之從事殘壁敗杼夜參半猶隱隱聞伊軋聲人數有機之者志如鐵石而弗可動舅姑亦憐其少欲俾更適人貞婦泣曰妾聞婦人於夫一與之醮終身不移妾何敢忘家縱貧得服勞於舅姑之側他日九泉之

下當有以見吾夫窴舍之而去雖終日飲醇酤肥犬彘亦不食其餘妇人乎哉妾有死而已不能從也舅姑見其語剛而意不回復義之貞婦自是事舅姑益致其恭教二子從良師游皆成人知問學亦頗能盡孝見稱於士君子閒貞婦夫死時年二十七而今已五十四矣

史官曰嗚呼若貞婦者豈不爲難哉自陰教久不行女婦不知書詩誼訓其所欲爲鮮克由於禮者矣而貞婦乃能嬌然自異如勁松挺挺於蒿萊間是何可及也嗚呼若貞婦者豈不爲難哉

猗歟詩有序 入四言詩類

猗與美君子也君子謂奉常吳鎮卿鎮卿蚤以文顯使于金源不辱君命故作是詩也

猗歟君子在括之陽粲然其章有玉其相厥聲孔揚聲之伊何如巖之峩峩不崩不頽屹立而弗阿犬羊擅如其勢綿如酣如連如貪饕我中區君子斂光韜揚揚爲天子使延敷皇靈以讋其類彼何人斯是綮是維不虞其無知彼何人斯是維是綮不恤其無拂我金其躬我赤其衷我節之崇以迄于終皦尔之行孰能尤之貞爾之剛孰能柔之游蘚之冲冲兮鳴鳳之喈喈兮我思君子維邦之容兮

猗歟九章六章四句二章章三句一章五句

予謂作詩必本於三百篇自李陵專於五言歷代因之鮮有復於古者晉魏之閒雖有作者音節韻趣亦有雜於言矣兮與劉先生伯温同倡千古之絕學適吳從善以其遠祖墓銘求題欣然援筆賦之從善有文而又能不忘乎先如此其亦賢子孫也哉

玄默齋銘

全椒孫仲善氏名其齋曰玄默危學士蘇脩皆嘗遺之以文仲善復求余繼作脩史事嚴歷數月未能撰述仲善又時趣之今因休沐之暇輙援筆爲之銘夫玄默者葆和之要也仲善能從事於斯則近道矣銘曰

玄兮默凝神於恍惚默兮玄欲潛思於九淵邑若渺渺綿綿歸之自然一氣孔神迨乎象先誰爲之後孰爲之前至矣哉此所謂鴻濛之根獬廌之田也久而行之與道周旋可以扶韓終之袂可以拍洪崖之肩勉旃勉旃必守夫規中焉

大明日曆序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脩大明日曆成粵從
皇上興臨濠踐
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之詩禮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脩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衂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筭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患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
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
朝廷有事征伐則
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
帝力難名度越前王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豈壽畧之

連功業之著規摹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事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之者尤非也況 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 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 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寫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焉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它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摭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 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 講學士嘉議大夫知 制誥同脩国史臣樂韶鳳纂脩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脩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謄校謄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黃昶国子生臣陳孟暘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濂謹序

通鑑綱目附釋序

新安朱子既釋諸經患史學失褒貶之義無以示勸懲親爲通鑑提要以授弟子天台趙師淵幾道使著其目凡例盡一十九門總一百三十又三條凡下有月日下有類至詳且悉也師淵遂據提要爲綱目五十九卷朱子重爲之審定故其中亦頗與凡例弗合書既成流布四方凡例則知者絕少傳學如王文憲公栢僅獲一見於五十餘年之後他固可知已所以尹起莘之書發明劉友益之解書法皆想像而爲之辭徐而察焉或有未慊於人心者永嘉孔君克表殊病焉於是歷考義例異同凡朱子微意先儒有未發者及發之而未當者皆備疏其綱之左目中音義事證及名物度數之屬亦不可不知仍取史炤胡三省王幼學三家會粹羣書而析衷之適成若干卷名曰通鑑綱目附釋云濂聞作史者實原於春秋雖立言有不同其編年紀事則一而已釋春秋者不翅數百家史固非經也有疑難而不能通者其尚可畧之乎司馬遷史記註者一十又四班固漢史亦至三十迨今猶未已也况朱子上取法春秋大經大法燦如日星文憲公至稱爲續經之作其又可與諸史例論之乎孔君之留心於此誠可謂賢也已抑又聞是書之成卷帙浩繁不能無舛訛李心傳謂唐肅宗特直歲二年之事武德八年以後迄于天祐之季甲子多差而周公謹所疏爲尤多蓋又不止乎此也特師淵不暇察耶抑朱子春秋高而未及悉正之耶孔君尚有以刊定之庶幾爲綱目之忠臣也歟濂侍講禁林孔君來爲脩撰出以相示濂爲之驚喜且謂其書世決不可無特爲序於首簡彼穿鑿性命敝弄詞章而無益於人者視此其亦知愧哉孔君字正夫克表其名也宣聖五十五代孫至正戊子進士博通六籍而文又稱之士林咸推爲巨擘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五　翰苑續集卷之五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墖碑文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之宗實爲之鎋鎋蓋覺性圓朗本來充滿包三界而不礙窮萬刦而不昏非涉善惡了無顯晦巖栖澗飲之士能泯諸塵刹那之頃證入一實境界光明殊勝與虗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盛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遵行之者其我大千師乎師諱慧照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之家宜生上士父均毋黃氏既誕育師寶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駿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爪諦聽年十五往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光院了定師從兄也長老良公知爲法器即鬀落爲弟子明年稟持犯於處之天寧蟬蛻萬緣誓究大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聞其淨語至頭陀石㰚筆峯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公

以石林鞏公世嫡提唱於蘇之薦嚴師杖錫往謁東嶼問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參禮爾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拱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辯師如宜僚弄丸飛舞空中東嶼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爲心法既通不閱脩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贊人天之聽乃主藏室於郡之萬壽及東嶼遷淨慈邀師分座以表儀四衆已而無言宣公主溫之江心鹽師高行招後師至處之如淨慈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據師子坐集諸僧伽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者教未免皆爲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繹而去至正乙未遷四明之寶陀先是寺以構訟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辯難太迫一處之以寬慈絕弗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出羣品我爲佛子可不遵其教耶衆服其化寶陀僧夢一神

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欲請大千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住是山識者以爲玄應師既至聲號景附遠衆嚮臻師亦僴大法陵夷學者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虗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此第三關尤爲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於妙喜泉上築室曰夢庵因自號爲夢世叟掩關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日屬後事於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記畢已恬然化滅在菩提位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日用茶毗法焚之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設利羅五色爛然約之因造四偈贊之且竭力爲治喪事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

雖沒澤有所各得分願弟子某某等若干人得法上首某某等若干人是年十二月九日瘞靈骨於夢庵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沖深機神坦蕩晝則竣生夜則兼修淨業真積力久至於三際不住幽見觀甚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恒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矯飾多傾心爲外護其遇學徒亦以真率或以事忤之而聲色不變動出語質朴不尚葩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帝師被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師累不少動乎中初橫川珙公入滅之年師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於殁也又同住阿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季而敝膠滯局促無以振拔精明使直趨於覺路橫川當斯時密受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真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屬佛法號爲中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興實用立東西其幹化機西來之道於斯爲盛師盖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

大有如此者豈無自而然哉某雖不敏每以文辭為佛事今因文要之請故歷序師之行業勒諸琬琰而復繫之以銘用勸方來繼師而興起焉者 世當有其人乎銘曰

萬緣紛紜逐物而競曷以攝之實惟禪定禪定斯何言辭罔宣浮翳盡斂月輪在天初分一燈千燄交映如百鍊餘金色不渝勝師之挺生鋭思絶塵萬里只尺欲趨頓門片簡雖微中具全体豁爾觸之凡情盡死從抵碩師勇决其私探迅奮擲頻獅子兒出世為人尌大法雨法雷轟轟震驚百里海岸孤絶潮音吐吞與此大法珠流同源神人飛空持蹤來謁孰知玄微若合符節彼舍利羅寶塔盡碣助我發機靈光晶熒翻然西歸趺坐而滅示不壞相火中珠結生死之關解執其樞坦然弗惑如人歸廬前脩漸退後或思厲不有昭之遺則倫墜太史著銘勒石山樊虛空有盡師道永存

風樹亭詩有序

風樹亭者嘉禾潘孝子之所建也孝子之親歿每對人言輙嗚咽流涕然無以寓其罔極之思取韓詩外傳樹欲靜而風不止之言表其墓亭嗚呼孝子之意至是為可悲矣夫人孰不欲養其親親則不予待也所以昔者皐魚立泣而死者孔子蓋傷之也憫之也以其志為可悲而無所用其力也嗚呼若孝子者念念不忘乎茲其亦知歿齒慕親之道哉為之詩曰

山有嘉樹油然發榮豈不欲靜風撓之鳴我思我親顔貌日改子欲養之親不予待嗚呼噫嚱我懐孔悲山高海深孰堪脊之内而九藏外而四体皆親之枝同一根柢根既撥矣而枝獨存夙夜哀號莫達九原白楊蕭蕭泉扃夜閟我親我思得無焦萃親不可見音容是求求之不得血淚交流作亭墓隅是曰風樹仰之瞻之心焉孔疚

右詩八章章四句

書虞宗齊

常熟虞宗齊字思訓世居之溪在勝國時祖安澤任德清尹故號宦家籍入

國朝以鄉師統諸閭長坐法當死縣錄其父德良與兄某下獄宗齊私自念此涉料縣事罪當正坐之父春秋高萬萬無就逮之理兄為家嗣宗祀攸繫且無子吾幸有子儻得代父兄含哭入九泉矣即詣吏自白曰宗齊精力强凡官中事身專任之不自意陷于刑辟父若兄誠不知也吏不疑按章獄之一一引伏獄案具斬之東市容貌不少變時洪武辛亥夏六月也宗齊之年甫二十又二云

史官曰子者親体之分也形雖殊其氣則通癢痾疾痛其有不切者哉辟諸木焉本實既撥枝葉未有不害者故宗齊之代父死非異也理之當然也嗚呼然則然矣世之臨患難固有舍父而逃者其視宗齊果為何如哉若宗齊者知有親不知有身從容就義絶無幾微不足之色可謂特立而弗愧

者矣嗚呼四海之内孰非人子哉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古之人教子多發為聲詩何哉蓋詩緣性情優柔諷詠而入人也最深韓昌黎之子符讀書城南嘗作詩送之曲盡其意至今讀者猶凝然興起豈曰小補之哉雲林先生危公家子字於懷自檢討奉常遷佐薊州先生時辭嶺北行省左丞獨居房山聞於懷將之官賦四言詩一章勉之嗚呼先生之詩固無愧於昌黎而符能讀父書策名南宮今於懷以明經擢進士第君子亦竊謂似之或言古今人不相及者其果可信歟雖然先生所作於脩已治人之道反覆備至是有關名教甚大不特可施於訓子而已其視誘之利祿而以借居諸為念者又為何如哉知言之士必能辨之

送趙彦亨之官和陽詩并序

吳興趙彦君亨魏國文敏公從孫也通周易至正乙巳試藝

江浙郷闈獲與薦選值元改物遂退隱林墅
國朝文治大興豪梁侯公彥良以中書參知政事出守吳興
力舉教授郡庠彥亨以養親辭侯公移鎮山東已而入覲以
為彥亨之材誠不能多致復言於銓曹選為楚府紀善久之
調同知和川事將行予餞酒謂之曰彥亨以故家文獻自藩
府出佐方州有民人社稷之重夙夜宜孳孳自厲有不待予
言其欲言者自識彥亨已數月矣因纂脩　国史之冗凡
四聖傳心之秘諸家異同之辯欲求彥亨發之卒未能得而
彥亨以別告嗚呼古語有云為政易而講學難予於彥亨又
烏可已於辭乎序而詩之情在其中矣詩曰
倬彼魏公文獻之家經畬秋實藝苑春華既質以懋復麗而
龍遺澤所被英名載加弓冶有傳詩禮與聞匪貲竹素為策
文飭如提健翮去衛中軍勇蓋萬夫氣摩青雲賢書得貢淺
墨新題材評龍虎星應壁奎理將奮風事或不齊海桑變幻

岩穴幽棲
大明麗天萬国咸臣蒐羅智哲逮及隱淪上名楚邸接跡朝
紳無善不紀有道必陳聽茲和陽瀕于大江
帝鉞初佐天威孔揚既覩寀匿視此沛豐叶建侯擇佐維俊
及良竭子孝蘊穗子遠猷照媼民隱靈承天休薄言我私起
與予謀十翼多真九師焉求予今有行執析其精別語徒寧
離觴重傾決決中流搖搖去旌瞻望弗及實勞我情

清齋偈并序

義中勝禪師結室於中天竺取契經語名之曰清齋詞林宗
工各出新意後張而斧藻之意亦至矣金華翁同雲巢丈人
以義中證脩近道必欲得予言乎學曰墜何足以與此然而
清齋者香嚴妙悟之所義中既顓其名則法其道亦宜也不
然何取於清哉無相居士為說偈曰
中竺有虛室八牕皆洞然觸目無礙者有塊皆攝入煙雲草
木石鳥獸昆蟲等以至世間事何物不可狀此以何因緣獨
名為清齋纖塵了不生正以清淨故昔有一童子寔居清淨
室寡寂於至道見焚沉水香由是作思惟香雖根於木非火
則不發火縱能燎原熾然不可遏苟非遺香木香氣從何起
因知木為自煙火乃為他自他共和合無因能行空觀茲四
相義幻有即空相四大所合成其法亦復然又況木火聚烟
氣未曾升鼻觀已先通緣我有鼻故香乃從鼻入我若無鼻
時牆壁瓦礫等瓦礫與牆壁未聞知有香皆由自性起不假
外物故又況二物者斯須即變滅唯存灰燼餘欲求是香者
去來杳無跡畢竟性空故吾性本來空雖空無不攝不落有
無間妙香無去來因茲悟密圓發明無漏果得證香嚴號二
十五玄聖各説最初事成道由圓通七大十八界各各有所
入久近雖兩異偏圓或二殊其教已闡顯偏行即圓融悟理
既一同雖復分遠近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主伴實相濟

彼先了不別數演真實義普度有情類聞者當悟省勝師取
契經揭名其齋居當行無上道直證圓通智若外而不內如
龜毛兔角欲見不可得居士説偈已忽見清齋東爛然大月
輪躍出瀛海中光明悉照燭清澈無纖翳持為作證明表此
清淨法

日本硯銘

戈而筆四海一家此非文明之化邪

送部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

天地正氣絪縕輪囷不折不回行乎太虛在物受之則為解
廌為屈軼在人受之則為剛烈之士剛烈之士貴勢莫能加
威力不能變參乎氣化關乎治體其重於物又不翅千百焉
嗚呼正邪不兩立正氣伸則邪沴廓清矣我
國家始建国江左輒從秦元之請立按察司設官分職彈劾
百僚所以伸正氣也迄今垂二十年憲度益嚴選官益精有

若山西憲僉張君孟兼尤號稱職者也孟兼性諒直不善為依阿人有曲必面白之雖噺沮羞縮不暇顧然亦無它腸當良朋盍簪酒酣耳熱抵掌笑談胷中森然芒角必盡吐出乃已其氣衮衮不衰名上

中朝選教胄子又之廷南宮奉常奉常南宮掌禮儀郊祀之事無以攄其耿耿及今出持使節知孟兼者謂曰孟兼行哉民生休戚無不得言吾見軺車夕至而封章朝上也貪脉辟法吏吾見望風畏讋解印綬而避去也民冤之不伸戾氣鬱結吾見渙然而冰釋也孟兼行哉雖然鷙鳥之揚揚不如威鳳之雝雝狻猊之獷獷不如祥麟之容容刑法之堂堂不如德化之雍雍人不務德則已苟有德焉又何檢壬之不革行哉檢壬華行正氣之復正道之行也孟兼盡於此而留意哉吾鄉先達自宋以來繡衣持斧莘莘見稱于時者凡六七人嗣芳猷而繼遐軌竊於孟兼望之孟兼行矣孟兼精於古文

辭前御史中丞劉公極稱道之尤深名理之學其與李謂應奉往復論性書上徹

九重之聽蒙　召對左掖門士林以為光榮云

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淮安侯華君神道碑銘

自古以來人臣事君始終一心以上承明德所以保勳烈於不刊熙令譽於無窮此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是也其或遭時擾攘攀龍鱗而附鳳翼自赴於功名之會一旦封重爵享厚祿志盈氣驕唯欲之是從遂致壞法亂政蓋有其初而鮮克有終此丹書所謂怠勝敬者滅是也嗚呼敬怠之間善惡之所由分禍福之所由繫臣其於淮安侯之事不能無深感焉侯諱雲龍字某姓華氏安豊人世為農家圖譜佚不知其先世遷移之詳三代皆以侯貴累贈曾大父六二府君中奉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妣王氏夫人大父七二府君資善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妣韋氏夫人考子中榮祿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妣陳氏夫人侯生二十年元季兵亂舉家避難倀倀無所之皇帝龍興臨濠四方豪傑荷戈雲從侯上謁轅門命為帳前小校當是時人心既歸踴躍用命　上帥大軍取滁州元戍將遁去和與滁接壤闢之者膽從取之遂大招舟師渡大江太平父老望旌旗迎降侯後先從征由千戶進鎮撫陞萬夫長曾未幾何

上攻金陵下之侯擒元將李將軍授總管之職尋隨諸將取廣德府擢統軍元帥偽漢陳友諒據九江為都時侵我邊陲歲庚子傾國而東陷姑熟直犯我龍江　上授諸將方略設伏于險亦幟一揮伏甲盡出大敗偽漢兵侯亦有功戰功後三年友諒弗悛舊惡攻圍我江西　上親帥六師往討友諒恐退入彭蠡湖與大軍遇相持四十餘日其大戰

凡三友諒受矢斃于舟中龍江彭蠡二役侯在行中復以功陞豹韜衛指揮使從伐荊州又同征江北郡縣而泰州高郵淮安次第平轉淮安衛指揮使就留鎮之吳元年丁未大將軍徐達奉　詔征中原侯復在行中齊魯既定河南之民箪食壺漿以迎王師暨入燕元君棄都而逃立北平等處行中書省授侯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分府北平拜資善大夫燕王府左相兼北平行省參知政事及天下大定論功行賞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之號官榮祿大夫勳柱國爵封淮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前職如故尋兼燕山衛都揮使時北平新入職方非勳舊大臣不足以厭服之　上以侯為鄰郡子且恩遇之深不翅骨肉至親必能為　國宣力故特託以方面重任豈期侯昧於理動違邦憲擅元丞相脫脫大弟居之九元宮龍楣鳳桷及金玉寶器非人臣可僭者皆用之弗疑已而以其第高職蓄害學生復役戰疲之

士創殘之民唯新室是圖奢麗過制特甚此猶可也先是元
故都破其達官之女多與我師為婚媾幼主尚竄沙漠辭者
因倚之偵我事情　上明照數千里外屢勅中書移文
北平凡舊仕於元者悉遣發江南毋使為民患客侯昏厥格
不行及至征虜副將軍李文忠北征獲間諜數人始知故官
之家有官兵馬司者相率携姦僞作文榜欲為變托姦人以
為巡邏之職將焉禦寇此非侯之過歟　上猶念其功
不忍寘于法趣中書令其盡遣侯仍弗之聽　上怒詔
內官往歷指其主名諭之侯始不得已奉　詔侯自是益
怠於政日從事歌舞燕飲遂得羸疾疾寖劇　上召還
南京以洪武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卒享年四十又三娶趙氏
累封淮安夫人子二人長曰忠次曰闢住女一人以七月十
日葬京城之西石灰山之陽上親御翰墨製文一通遣中官
致奠焉惟侯奮起戎行出遇

真人乘六龍御天從征四方粗著勞效初無獨建奇功駿烈
照耀人之耳目然而封以大郡錫之侯爵寵恩之加不為不
重矣柰何靡思補報徇欲敗度絕無憂國恤民之心乃知徃
古韓彭之流佑功自專卒至夷滅皆其自取焉爾所賴
聖天子推天覆地載之量保全功臣唯恐有毫髮不至故使
得令終于家享榮名歿世豈非幸歟故事生封侯者歿必加
之以公於是　勅塟以侯禮聊示薄罰可謂仁之至義之
盡者也臣濂奉　勅撰神道之碑稽諸天理之正察乎人心
之公不敢用昔人誌墓常法特取春秋直筆褒貶之義勒文
穹碑以為千萬世人臣之勸戒云銘曰
人臣事君兮猶如事天寅畏是將兮終日乾乾慎終如始兮
曷敢弗虔一或怠逸兮明命在前侯起戎行兮有力如虎逢
時馳騁兮擇歸　真主四征弗庭兮無役弗與斬將搴
旗兮所向披靡　帝用嘉錫兮龍光日旋甄以侯爵兮
作鎮北藩兵民二柄兮付之旬宣鞠躬盡瘁兮宜報　國
恩胡醒爾心兮動違國憲僭侈是崇兮群生胥怨峻宇雕墻
兮朝夕沉湎是非倒置兮大分莫辨
皇仁如天兮覆之幬之錄其勛庸兮崇之君恩固弘兮臣行
或虧生弗為善兮死其忸怩春秋直筆兮善惡莫掩萬世取
法兮納人于檢墓門有石兮可比琬琰史臣勒文兮以示褒
貶

恭跋
御製勅文下方

皇帝臨御之七載益弘敷教治優老禮賢尊學如弗及時則
有若翰林學士承旨臣同春秋七十猶以文學在侍從論思
之列其意以為幸逢
有道之君何忍去之休致之請久而不敢發　上見同
皓首蒼顏與白面少年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惻然憐之八月

甲辰特降致仕之　命續杜期年且官其一子魯　召
同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漏下十刻始勅內官扶掖而還乙
巳　上親製文一篇以賜同仰瞻　天藻之華無任
欣躍既奉表詣　殿庭稱謝又以副墨勒諸貞珉昭示無
又臣濂聞之君臣遇合自古為難非道之符契情之感孚鮮
有善始而善終者今同年雖耄拳拳戀　闕之心皦如出
日忠歟自將不替往初　上憫其衰暮不欲煩之以事
令優游田里以終天年　恩數便蕃視昔有加上下之
間可謂兩盡其道者歟盛哉昔宋孫宣公奭自翰林侍講學
士乞致其事仁宗寵賜詩一首詞臣尚載之簡冊至今以為
美談矧我　皇上睿思天成神文炳煥其功侔造化經
緯圖書足以昭明政體用風厲四方詩云千載是將傳之億
萬斯年永永無斁而同之名氏在奎壁光芒之中亦因是不
朽誠千載之一逢也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之士聞

之有不皷舞而淬礪者乎臣職在国史謹已備載日曆復因同之請恭書于下方云是月癸丑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国史兼太子賛善大夫臣金華宋濂恭跋

神仙宅碑

處士之州丞城三里所有山曰少微山之下有觀曰紫虛觀之南一峰嶢然挺出曰眉巖丙南諸山拱挹周衛而二水蜿蜒起伏來滙其下登高望之萬象呈露儼若天開圖畫不知者以為眞蓬壺員嶠之絶景也宋南度後仙翁葷思照白蓮昌紫極壽光宮來隠觀中蓬首垢面日初升輙東向吐納凝然澄坐久之絶粒唯日飲水一盂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乾道丙戌冬沐浴生蛻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諸眉岩下後有見於濤江之濵手携一鳥颿颿然逈風而行衆異其事啓棺視之唯隻履存焉先是主觀事者嘗作亭墓前墜於風雨

道士王有大日徘徊其間悵然有上清寥鶴之思歸與其師彌惟適謀自墓左闢曲徑一千餘尺直至巖顛誅榛剪荊造祠宇七楹間名之曰神仙宅中祠處士星及仙翁諸像東室曰芸香藏書其中西室曰橘樂為娛賓奕棊之所宅之前二石岩拔起其蟠若龍其踞若虎各構亭其上左曰來鶴右曰留鳥而山之景愈勝矣経始於至正丙午春正月某甲子落成於其年夏六月甲寅賛其功者楊一寧王性存也惟適復捐腴田若干畝歲收其入度子弟世守之介同郡吳府録事吳從善徵予為之記予聞括之名山上直少微天文家所謂處士之星也靈輝下燭凝粹斂和脩錬者昬之去滓織而來清虛雖曰內功之加要亦山川淑靈所助為多也今以紫虛言之徧游海內名山招白鶴而翩然化去宜無盧仲瑞者乎道遇至人授以游戯翰墨之法卒吹鐵笛與之同往宜無徐霊寂者乎不止仙翁一人而已且琳宮秘館無處無之何少微所照而超然霊舉之士至三人焉當有不言而喻者矣仙翁霊迹固不可不表見于世自非惟適父子篤志玄學孰肯一顧於寒煙衰草之墟孰化荒蕪而為居處功亦大矣脩眞之士當世繼之俾勿壊可也嗚呼麈笠膠葛予不知秋髮之被肩安得挾仙翁之逮駕共吸沆瀣於寥陽之上耶惟適麗水人宋戶部尚書汝嘉諸孫有大青田人亦嘗習家能文辭及隸書皆高士云系之以詩曰

少微之星熚熚垂芒降魄名山充爵沛霧結為霊和其中含黄寬之無形發休吐祥孰其尸之有道之士來滿清寧度世不死皦出東方其大如箕我咏其精以洗吾髓錬虛凝眞惚恍若神冠劍既藏神游江濵豈伊幻化身外有身出入河嶽下上星辰霊蹤猶存木老亭仆芳草離離復來顧有爵者士父子同慕皓鶴不來歘情雲路乃陟崇椒乃建靈宮羽蓋颷輪焉或一逢霊風泠然白月正中渶滓無際延思何窮况

乎遐矚境與心會羣峰攢藍二水縈帶萬象畢然如列珠貝一歛歆間皇超物外巖巖者山匪仙不名不有玄揭曷擅其霊水火有鼎龍虎有經寄非乘眞浮游黄庭神君捧劍鬼伯持戟呵衛邪祥固此仙宅法古為碑鑱磈鳳翼太史勒辭式昭罔極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六　翰苑續集卷之六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皇帝廓清四海遂登大寶遣使者播告諸蠻夷俾知元運已革而中夏歸于正統其稱臣者髙句驪最先交趾次之流求瑣里又次之于時日本良懐亦令僧祖來奉表而至

上嘉其遠誠　詔以天寧禪僧祖闡瓦官教僧克勤爲使護其還國克勤字無逸通儒釋書湛堂法師諸孫也

上召見端門與闡同受法衣軍持錫杖諸物之賜望日啓行先是日本王統州六十有六良懐以其近屬竊據其九都于太宰府至是彼其王所逐大與兵爭及無逸等至良懐已出奔新設守土臣疑祖來乞師中國欲拘辱之無逸力爭得免然終疑勿釋守臣白其事于王王居洛陽欲延闡住持天龍寺無逸獨先還無逸奉揚天子威德諭以禍福必期與闡俱王聞其志不可奪命輿馬來迎經涉尤海時近六月大山高插霄漢積雪如爛銀行一月始至館于洛陽西山向陽精舍執國政者猶申天龍之請無逸曰我使臣爾非奉　帝命不敢從王如欲聞教宣大法宜同往請于　朝否則有死而已君臣聞之皆大慙服議遣總州太守圓宣及淨業喜春二僧從南海下太宰府備方物來貢所虜中國及高句驪民無慮百五十人無逸化以善道悉令具大舶遣歸無逸等自太宰府登舟五晝夜即達昌国州已而赴南京仍見

上端門無逸備陳其故闡亦附奏曰島夷不知禮義微勤臣不能再睹　龍顔矣　上悅召對者非一或賜食禁中自時厥後各賚白金百兩文綺二皆有副　上忽顧侍臣曰勤一沙門爾乃能不辱君命如此學孔子者未能或之先也親賜手詔諭其父華嚴使其加冠巾出仕無逸亦念去国三年將還鄉行省覲之禮中朝大夫士幸無逸遭逢盛際競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予序予聞大雄氏設教門雖廣其推仁及物要與二帝三王不大異是故昔之名僧或寄蹟黌闈或輔翊廟堂事業播於當時勳名垂於後世其載於史冊者蓋班班可考達人大觀初無形迹之拘儒釋之異也方今堯舜在上治具畢張無逸出將使命言論慷慨已足落倭奴之膽若使施之有政大綱小紀粲然有序他日將與臯夔稷禼比肩是亦法如來行證菩薩道而已大雄氏或親生斯時亦未必不韙無逸之所爲也無逸之東還也　雲漢昭回之章照臨東越東越人士無不舉手加額以爲天光下燭爲禎爲祥而無逸尊公抵奉　璽書富誨之以父子君臣之懿予尚何言哉姑撫其出使之績序以爲贈春向和無逸將戒笠而來予則具壺觴俟于龍江之上矣

元故婺州路儒學教授李公墓銘

濂待罪國史與職青坊日趨大本堂與晉府典儀劉彬數相游衍彬處人也其先公諱湑賓濂之故人彬以契家子之故問來言曰外舅李教授之死已十三年墓石且無文其子遠居於浙河東埊姓名無由自通故持福建行省員外郎王錡狀介彬以請惟當今名公卿大夫無不得先生文以發幽潛若願畀矜之按狀公諱仁壽字山甫其先處州龍泉人後徙居州城中宋殿中侍御史宗以骨鯁著聞公之十四世祖也曾祖泰亨祖文明父德巽母某氏公之父以學行知名越郡凡兩辟不就公初漸家學長益自奮厲文辭如水湧而山出重紀至元初用薦者起教諭慈溪公爲徵迺祖新禮殿建教諭廳事部使者暢公某行將他校官獲罪者相望唯深器公命往黃岩鑄祭器之未完者慈溪先正寶章閣學士黃公震著書滿家公以狀上府祠之學官設課試法以待後進鼓舞激勵惟恐有懈怠竟有二士獲江浙文解人多之秩滿遷處之松陽其訓迪學者一如慈溪郡守徐君思讓請公定鄉飲酒禮公爲斟酌古今筆爲儀注徐悅銳意欲行之會徐卒乃

羅歷饒之雙溪書院山長以親年高辭時丁元季川郡多經
驗藩方大臣多有辟公起者公力辭龍泉湯京好義之士也
捐田為義莊以惠其族復開義塾以教鄉子弟以公為一郡
之望延為師公悉心開道掔掔如不及會近臣李國鳳經略
江南承制得專除拜憫公位不滿德特轉教授婺州公嘆曰
仕所以行志也志不行曷若肥遯終身乎遂放情肆志於雲
林煙壑間翛然如在物外遂自號為春谷處士云初公承家
學治易暨春秋通其奧義及上饒鄭先生原善來為郡錄事
公獲從之游受書詩二家先生名進士故公之所造益精由
是四方從之者衆號為四經師後多有知名者其為文詞不
事剽竊而自成一家豳國忠宣公余闕過栝索而觀之其稱
道不置公為學手勤群書無不歷覽覽輒手節鈔之為春谷
讀書記二百卷其所著者易書詩春秋皆有衍義共若干卷
四書質疑若干卷策樞通覽若干卷詩林鈎玄若干卷弓冶

錄三十卷文集若干卷兵燹之餘皆缺有存者不幸壽六十
有一以至正壬寅八月某甲子卒其年九月辛酉葬于龍泉
縣安仁里麻丘灣先配吳氏生子二宗起宗憲皆善繼其學
宗憲一名覲將仕佐郎漢中府褒城縣主簿女二長適彬令
廷承事郎工部主事即述銘者次適湯祈繼室潘氏廣東道
肅政廉訪司照磨弼孫女也生男一宗義女一適湯桂孫男
三同紹寢宁惟人處穹壤間有異乎蟲豸之徒以其自立也所
以自立者非假功名以自見乎或命與時違齟齬而不能進
則托辭章以寫其所志庶幾古者立言之義二者之外則無
所容力矣以公之德之才於功名乎何有淹泊庠序中迨沾
一命亦且歸然老矣期表著者唯在乎有言六丁雷電又從
而取去之其果何為邪如公者蓋可悲也雖然治国有道政
與教爾而教為尤重公雖不及為政而位為人師橫經講道
霑丐後學為多其視懷銀黃垂三組而無益於人者賢不肖
果何如也尚奚悲銘曰陰陽雜糅兮莫測端倪人生値之兮
萬有不齊有美君子兮厥德孔嘉祿位之卑兮蔑以振其華
摛文自耀兮出史入經鬼神靈異兮雷霆震驚忽斥豪英兮
困于醇醨敷繹六藝兮蔚為人師日坐皐比兮唯先民是程
諍言淪浹兮學維烝烝師道既立兮善人斯多刻刮染汙兮
丕冒王和視彼滔滔兮三組銀黃徒曠厥官兮是謂自戕道
隱世澆兮懷古而悼今哲人不可作兮惄然而傷心麻丘之
滸兮水環而岫張太史勒銘兮用播遺芳

題蔣山廣薦佛會記後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竊為儀曹諸君所請而作一則鋪張
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餘而文不足以發之
叢林之間往往盛傳徒增愧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
善如不及近來南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
嗚呼佛法之流通靈山付囑恒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知

王化與真乘同為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常新猗歟休
哉

跋七佛偈後

右七佛世尊慈愍群迷弘開頓門各說妙偈一首黃庭堅稱
為禪源者也偈蓋中天竺沙門支彊梁樓所譯前魏陳留王
時始至洛陽遂傳中國其辭雖七不翅華嚴偈十萬之多三
世諸佛傳心要指盡在是矣初因吳僧道格誦出不具翻譯
人名義學者往往指為譌議沉酣名相之深宜無怪者四明
祖杲禪師嘗閱僧祐律師所著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紀載
甚明謂此乃禪門之宗勒石大天界寺流布四方嗚呼禪師
其能體佛之慈行者哉

蒲庵禪師畫像贊

蒲庵禪師諱來復字見心以日南至生故取易卦
語識之有志行清淨行欲絕塵獨立遂歸釋氏與同袍恭書

翁瞽昇諸緣直明涅槃妙旨久之竊見全體無礙然未以為
至走雙徑謁法喜大師楚公自陳厥故當機鋒交觸如鶻落
免走不間一髮法喜深然之留司內記越三載復約標士勝
脩西方淨土於吳天平山刻期破障止禪觀尤力浙省左丞
相達公九成慕師精進起住蘇之虎丘辭不赴會兵起避地
會稽山中慈溪與會稽鄰壤中有定水院直東海之濱幽閒
遼夐可以縛禪復延師出主之師為起其廢禪門典禮依次
舉行龍錫翩翩來萃乞食養之共激揚第一義諦舉以干戈
載塗不能見毋作室寺東獨取陳尊宿故事名為蒲菴示思
親也自時厥後鄞人士請師居天寧寺時寺為戍軍營子女
擾雜其欒穢尤甚師言於帥閫移其屯斥群奴汎掃建治其
弊壞一還舊貫師望日以重大夫士交疏勸主杭之靈隱適
有 詔徵高行僧師兩至南京賜食內廷慰勞優渥洎還大
會鍾山師奉 勑升座說法辭意剴切聞者感有警云師

敏朗淵毅非性克脩內學形於詩文氣睟雄而辭調古有識
之儒多自以為不及其推師者李論德好文則曰任道德為
任持假文辭為游戲陳狀元祖仁則曰禪源妙悟教部精探
內充外肆僧中指南至於楚國歐陽文公玄潞國張公翥見
諸翩翰聞者樊予為尤至言多不載師之徒鏜寘畫師像求
予贊予知師頗詳故倣近代儒宗之例歷舉其行而繫之以
辭者將以厲夫人人也辭曰
大法如如流于彌丹不有君子荷之實難慧照正宗世濟其
美一十九傳至于法喜攝蓮花座大振玄風師承一喝三日
耳聾聾極而聰至闡蟻藏祇為圓虛物無不見既入悟閫可
廢學功妄滅方真慧極則通乃即天平棲神淨域禪觀混融
不二不一方嶽致聘耳若不聞優鉢曇花却見海濱有典必
行無墜弗舉鐘魚互答笠鞾川委移錫州城歸者紛紜轉機
為淨戴揚清芬有峯飛來千載不起師復主斯法筵重啓聲
華遠揚達于 帝宸有詔起之說法如雲錫賚紫中恩遇
優渥四衆傾仰秋空孤鶴形請辭章太陰四垂雷春飈揚鬼
神畫馳人爭傳寶如襲芳澤師笑受之吾游戲爾內外兩充
如師幾人閣室非燈昌貽厚學徒歆艷丹青肖像我作贊
詞毋住于相

空同外史傳

空同外史者脩然物外人也故以空同自號或者疑之曰空
同山名在禹跡內有三曰臨洮曰安定雖其名相符
而其實則異外史為人善養生昔軒轅氏問廣成子養生之
道於汝之空同外史之所志豈謂是耶外史笑曰子求空同
山於目者耶吾則以其心爾吾目雖不見山而吾心未嘗無
山一凝之間平巖邃林森森而列吾前顒顒而俟予後矣彼
以目而求山者有山而始有山未嘗能無山而有山蓋有山
則為山所礙無山則何往而非山耶吾心之所存不翅千空
同之多矣止禹迹之內有三而已或者愈疑之曰外史言若
此盡近道已盡語子以抱一不二之道乎外史曰天地之真
其體貴虛一氣孔神闔闢以機毋抗而崇勿掖而痺若水之
流晝夜一如若雲之行時而卷舒混然黃寧乃契道符我尚
無我矧空同者嫩予之粗言已洩天地之機矣予幸毋溷我
或者再有問外史瞑目不答人遂指外史為幽人逸士外史
弗是也時戴楼葉冠服大布寬衣日與仙翁釋子游當得意
時抵掌嘯咏問出古篇章示人類皆超軼塵壒若不繫煙火
食者家無儋石之儲不顧也外史嘗從筆相山人危雲林學
雲林歿恤其孤甚至近又出入秦淮河上發劉河間祕術注
樂起人疾求者輒與絕不問氏名益莫測其為何如人余侍
講禁林外史亦時時相過若樂予者欲叩其玄旨外史輒謝
曰子自知之子自知之豈樂山林而不返者耶抑托此自秘
而不欲人洩其機耶皆不可知也外史姓王名𧦬其學為宗

溥元居安次令還吳祖若父皆為顯仕云

史官曰莊周有云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若外史者其深於天機者歟予悲世人往往為欲所困何異桎梏其脫然無累者幾何人歟所以喜與外史談飄飄然有雲卧八極之意不獨見諸空文而已讀外史傳者其亦知予欲守規中者歟

葬書新註序

堪輿家之術古有之乎周禮墓大夫之職其法制甚詳也而無所謂堪輿家禍福之說然則果起於何時乎蓋秦漢之間也漢藝文志有宮宅地形書二十卷既有其書斯有其術矣術果人人能之乎官有其書而不行之民間及至晉時方始盛傳而葬書遂號為郭景純所作予嘗讀之真雅簡嚴意非景純不至此實宜為相地之宗也後世葬至競起而蕪穢之至於二十篇之多西山蔡季通氏深覺其妄增刪去十二而存其八草廬吳伯清氏又病蔡氏未盡蘊與擇至精至純者

為內篇精粗純駁相半者為外篇粗駁當去而姑存者為雜篇誠可謂無遺憾矣新喻劉則章親受之吳氏為之註釋頗有所發明金華鄭君彥淵其尊吳氏不下於則章晝夜研精覃思正其句投觀其會通探其旨趣粲然若燭照而龜卜其視則章益過之矣彥淵既鋟梓以傳摸介學子劉剛請余序予謂葬書尚矣別有葬經八卷蕭吉所撰者又二卷號為地脉經者又二卷大抵與郭氏不異唯八卦五行經托於黃帝所作或者遂謂為地理之源豈黃帝之時已有其術歟信如此說諸經之中或云辯方正位或云卜澗東瀍西或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固有之矣不過趨人事之利何故無禍福之說歟是未可知也在唐之時楊筠松與僕都監俱以能陰陽隸司天監黃巢之亂筠竊祕書中禁術與僕自長安來奔至贛州寧都懷德鄉遂定居焉後以其術傳里人廖三傳三傳以通春秋故名　廖傳其子禹禹傳其婿贈武功郎謝世南世南後傳其子武功大夫海州巡檢使永錫遂祕而不授世之言地形者其盛無踰此數人然其遺書或存今世多行之往往其說皆與郭氏合而無悖去之者豈相地者實宜宗之歟縱青囊有傳其妙亦不越於是歟嗚呼世不信地理之術則已設信之舍此將何從求之歟宜彥淵留意於茲而不暇自釋也然是書雖經蔡氏刊定至吳氏方為精密其註之者雖有則章發揮于前又至於彥淵而後大備註書之士後出者益勝其言誠可信歟予春秋且高文采益衰落四方求者每踵武相接頻峻却而不顧而獨為彥淵序此者非以其大有益於世歟彥淵名謚北山先生忠愍公之九世孫自號玄默居士博通儒書而能文其於內丹之訣尤有所得云

元故祕書著作郎芳洲先生蕭府君阡表

先生諱雷龍字作霖姓蕭氏蕭為江右著姓緜出唐宰相復復長子儉家長沙六傳至居生遭馬氏亂與三兄弟始來廬

陵娶吉水文昌鄉虎溪劉氏復還焉其季子璟生勝勝四傳至大理評事文叔以貲雄于鄉娶宋宗室女趙氏誥陵賜以一官大理生應通應通生達達生登仕郎餘慶餘慶生滋滋生大德先生之父也先生童丱時輒嗜學弗厭夜漏下二十刻其母王夫人往視之見危坐曲房方張燭觀書未寢也比長而業成宋社已屋無所試奇氣兀硉遇事輒奮發凌厲不可挫折及元平江南束書游燕都諸公貴人見其魁梧頎異執禮雍容不迫固已奇之及觀其辯析古今陳義甚高操觚為詞章頃刻千言有長江萬里之勢無不竦敬近臣聞之有言於世祖者即遣使者召見奏對稱旨翼日復條崇學校進賢才薄賦斂均徭役禁驅奴革和買六事以聞有旨賜白金盂下其事中書議行之仍勅就郎舍以俟後命大臣有弗便己者沮之不報先生翻然西游關陝時國子祭酒蕭貞敏公對負一時才望於人物極慎推與先生謁之於京兆即倒屣

出迎留連不少置且曰如君偁岸文采自當為南士之冠由
是四方名士大夫逢其至皆為之傾動先生與之登高弔古
悲歌慷慨呼大白望天而飲浩然有尚友千載慕俠之意宗
藩安西王聞而奇之欲辟為府屬辭不就杖策南還至大初
有薦為衛尉院大使者不拜或曰君命也復至燕都至則改
秘書監著作郎矣未幾馬忽蹶于門意以為不祥即日投牒
謝去趙魏公孟頫苦留不得廼序而送之其後同列皆坐廢
人服其先識父之親友有勸其游出者先生嘆曰吾周游南
北數千萬里乘馬僕從豪宗戚里迎勞如東西家視功名探
囊中物爾奈何事會之來輒齟齬如是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遂絕意於仕進初先生家多貲至宋季而貧乃折節治貨區
不數年間竟倍加於昔然積而能散人有緩急不問識不識
苟請焉千金可立捐天雨雪族里有弗炊者載薪粲巡戶周
之遠邇賓客聞其豪邁善施填咽弗之絕皆足取欲而去先

生事親能盡孝調御甘旨必躬為之俟親寢而後去朝夕問
衣燠寒而進退之諸弟有寥落不振者三皆分財析產以為
養致有雙竹並根之祥族子性敏厄於貧弗克進學招與諸
孫為師友後為名儒積世藏書頗多鄉之先達若忠簡胡公
文節楊公文忠周公之屬凡十餘人其所著書共數百卷恐
其廢棄不傳構竹林精舍發篋藏共庋之所居溪山秀蔚萬
閣崇樹連岡跨陌叢錯如畫先生被古冠服徜徉其中觀者
謂為有道仙翁晚年構堂西偏扁為芳洲魏國李文忠公孟
嘗為之記因自號為芳洲云先生生於宋寶祐戊午十一月
某日歿於元泰定丁卯十月某日享壽七十有文集若干卷藏
于家娶宋氏子男子二長來復由伴讀成均授順州儒學正
次來有用薦者授某州路儒學錄皆先卒孫男四人孟權孟
武孟福同澗卿先生劉公嶽申高第弟子博通羣經以善古
文辭名世入我　皇朝應詔而起擢為禮部主事階從

事郎孟權等以某月日葬先生于州之蘆村之原葬後四十
年洞痛念先生歿時六歲今五十餘矣深懼辟行泯泯無以
暴白于天下後世每一思之涕落不自禁乃請同郡奉議大
夫兵部職方郎中劉崧狀乞予為之銘予惟成周封建之時
號尊於天王化宣於五等之國上下相維欲以無安元士抱
致用之器咸思有以行其道之會不遇則之齊之齊又弗遇
則之秦之晉之楚必期有所合焉自古制廢而為郡縣舉天
下辟才悉掌於銓曹縱有遠往之資俯首抑志出於其間雖
躋乎上而下或沮之亦不能以自達槁項黃馘歿于蒿藜之
下比比有之如先生者蓋誠可悲也雖然是有命焉不足為
先生憾予竊觀貴胄名閥其勢燄熏灼炙手可熱身死肉未
寒已無有道其名者今先生物故將踰四紀其哲孫方撫行
焯能圖傳於不朽由是觀之士君子自立不繫於窮達尚矣
苟不有繫於窮達則聞先生之風者翕然興起雖然斯路夫

道是進亦榮退亦榮無所入而不自得也是宜表見於世而
繫之以銘銘曰
天挺俊英拔類超倫一吐一吞有氣絪緼發為文辭萬馬四
馳揚塵繽紛道絕走飛束書游燕見者改顏風雷翻翻忽生
舌間流聲遠聞達于帝聰名至法宮瀝血攄忠臣雖布衣頗
知政幾再拜稽首陳于龍墀帝曰俞哉爾誠爾輸爰勑中書
亟行弗徐蠢彼狂惛惡帝有聞白日雖白障之浮雲公即翩
然廼西其轍廼涉大河廼入秦關奇氣莫磨陟彼巍峩白眼
望天呼酒放歌陳迹漫漫風高木寒昔人何在嘅其增歎誰
其起之東覲妥妣公謂止斯我數之奇我家之豐今胡淪荒
折節事之其貲日穰有積必施叶躬顛躬濟我或遠之視金
如泥有芳者洲中孚杜蘅寄情適物欲寡其榮歛藏豪華數
為天節飲水著書樂無津涯觀化既融以就窆封以紀始終
以鎮幽宮

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公權厝誌

公諱思齊字世賢姓李氏世為汝寧人當元之季汝潁兵起公招集義旅數平郡縣由是進保關陝歷官自中順大夫知汝寧府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事全境安民衛元社稷其功為多當是時元政愈亂公度不可為會洪武二年我大將軍魏國公統兵定中原公駐軍臨洮遂帥士馬數萬來歸召赴京師授資善大夫江西行省左丞三年從大將軍征定西復漢中除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六年公復從大將軍征大同至代縣得疾而還　上寵勞備至遣醫官絡繹治療且　幸其第視之尋賜新第一區官其子世昌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衛指揮使司事甥鄭王武畧將軍羽林衛鎮撫以慰其心豈期公寢篤沈痾竟弗能瘳以七年九月四日卒於正寢壽五十二卒之日側室臨汝陳氏年始三十三義不獨生亦自經而死事聞

皇上親製文遣使者祭之且贈陳氏淑人謚以貞烈恩禮至渥是月二十日與公合殯京城上元縣之向村以俟它日歸塋先塋之穴禮也公曾祖茂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妣王氏贈夫人祖章資善大夫中書右丞妣姜氏贈夫人父成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妣盧氏贈夫人公娶王氏封夫人子二人一即世昌一安壽女二人定童華童皆在室惟公守土保民以歸有德克享祿位施及子孫至于今終眷賚尤厚可謂生榮死哀者矣謹為疏其秋里世行及權厝歲月用納諸壙云

故賢母熊夫人碣

嗚呼是惟賢母熊夫人之墓夫人諱慧清姓黎氏其先賴之寧都人高祖某宋金紫光祿大夫出知撫州國家爲祖天柱以能文五領鄉薦父植母葉仁孝氏夫人生七年母卒氣妣無依養于外家外家姊孫氏潛軒先生徽使女能誰潛軒詩禮之教故夫人通孝經論語及涉獵史傳趣向絕出流俗萬暐同郡熊本萬初以其才自振拔潛軒謂宜配其父乃許妻之侍年於家內外事皆攝治豐約中度能者亦以為難李母没屬遺橐以備嫁資後母移置它產夫人若不聞知益孝謹弗懈年十九歸萬初奉舅某姑王氏執婦道甚先是其姒氏性褊且嗇謂夫出於前姑與王如不相能百事急弗治夫人一及其政以所聞詩禮務之躬行實踐恒若惴惴然日執饋食之禮唯恐不及凡事必關決姒氏權度雍容辭氣愿款有足

以感人之聽姒氏悅且徹因從其化一門之內煦然如春由是舅姑樂之族里翁媼交頌之曰黎婦識實哉化及一家而使吾儕小人皆薰其淑德惟義之歸黎婦識實哉中外聞之皆無間言王得風攣疾夫人日夜保抱扶持無顧天乞以身代疾竟瘳萬初嘗學夫人不欲煩以事俾得用志不分卑為經師夫人屬有私蔵悉歸萬初女弟之在室者絕無顧靳意姒氏尤數篡不能置生三子鼎渙晉僮五歲夫人皆自教督及就外傳儼然若成人鼎渙嘗治進士業讀書每至鷄鳴夫人紉治絲枲坐其側聽之凜然若嚴師業成而試夫人索其文閱之曰渙才敏而文浮鼎宜充貢矣已而果然萬初下帷講授過從者皆一時俊英夫人聞其談辯則曰某也純某也僻某也壽某也凶短折後驗之無毫髮爽萬初女弟既適人家且餒夫若子俱死夫人延致養之春秋雖高然猶力治田宅與夫燕饗賓客之需皆豐裕有餘遠皆喻事畢戚黨去還今

節曰夫人出坐高堂群子姪鴈行立次第舉觴上壽邦人榮之會偽漢起兵沔陽延蔓至郡夫人時遘末疾匿西鄰空室時於壞壁見屠戮之慘而終無入室者事定之後他時兵再入急出寓舍卒暴兵奄至鼎侍夫人誓與同死生俄而兵又退遷主安寧鄉萬氏家鄉民大亂將掠寓鼎嘆曰今殆不可免夫忽賊衆相謂曰聞熊母賢且病吾寧他適弗忍恐之也卒免於難偽漢偕號遣使者徵鼎兄再夫人曰是虜狂悖不知有仁義其敗可立而待也未幾元閫省守臣童完者帥師出杉關以書招鼎夫人曰此固名正言順元運已去不可救藥矣鼎於是皆辭及我

皇上定都建業遣衛國公鄧愈取江西聘鼎從事軍中夫人喜曰聞江表有　真主與此誠可依也鼎自是顯融于時其明炳幾先類如此不幸以至正癸卯五月二十八日卒壽六十七省臣戍將咸致賻奠遂以某月日權厝先塋之次後

十年擇地某所以某年月日遷焉三子鼎某官溥其官晉未仕女二適趙復龐舉孫男五綿紳綱昂振既遷鼎遂以山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朱善爽狀來徵銘嗚呼自關雎之道衰內治不行世之賢女婦鮮有聞有若孫先生以名德卓行能使化洽于家雖以一女子之弱亦渢渢閫範且推以及夫人可謂賢已然其能受和白能受采自非夫人之德之美曷足致是乎嗚呼若夫人者正身以律人竭孝以奉上盡道以迪諸子誠無愧占之賢婦者賢而不銘何以為世勸我銘曰

無非無儀女子之常兮生子能令厥問乃揚兮有賢母能泰偉柔良兮矯脊道真寡謨洋洋兮觸物幾先若鑑之明兮相夫有道孝事尊章兮庭訓曰嚴群趨義方兮燈火明滅夜猶未央兮繼剡汗簡其聲琅琅兮卒妝儒效於亦其光兮出持使節入侍藩王兮推明其故是惟教功兮遭世偷虞不逢弗祥兮考終于家懸棺而藏兮淑行之揭千載不忘兮

重刻護法論題辭

衢州天寧住持端文禪師不遠千里而來請曰吾宗有護法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相傳宋觀文殿大學士太保張天覺之所撰其弘宗扶教之意至矣盡矣昔者閩僧慧欽嘗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嘗為之序兵燹之餘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也復命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願為序其首簡序曰嗚呼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冲澹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終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之相種種含攝種種無礙尚何一法之可言哉柰何太樸既散誕勝真漓營營逐物唯塵緣業識之趨正如迷人身陷大澤煙霧晦冥蛇虎縱横競來追人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由建立也衆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遂奮勝

支為恐諸惡引登康衢即離怖畏而就安隱其願幸孰加焉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劒以自傷初何損於大法歟嗚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常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為治者亦因時而馭變焉成周以降昏嚚邪僻翕然並作綫纆不足以為囚斧鑕不足以為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回之說使暴強聞之赤頸汗背逡巡畏縮雖蝼蟻不敢踐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柳宗元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粗也其上焉者廓然內觀趾即趾離可以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誠不可誣也柰何詆之柰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惕然而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并為釋氏之徒告焉棟宇堅者風雨不能漂搖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緇衣之士蓋亦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毗尼不守軌範是棄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嗔恚不息者

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尚誰尤哉今因禪
師之請乃懇切為緇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禪
師豫章人知實大法如護眼目然身服紙衣躬行苦行遇川
病涉者梁之塗齟齬者甃之枯骴暴露者掩之今又刻此論
以傳誠無愧於有行沙門者矣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甫墓碣銘

皇上即位之五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乃闢文華堂禁中妙
柬英材詔詞林羣公分教之　車駕幸臨閱其所業文親
定優劣　上德至渥也時江西張唯流寓河南以尚書領
首薦會試南宮未試除國史編修仍俾肄業于堂予見唯有
焉才特請于
上錄為弟子員唯執經曰父忽慟欷流涕言曰唯父抱奇節
不幸殞於盜手今體魄入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欲無
生惟先生矜而畀之予按亡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諒狀君諱

遠字光遠姓張氏吉安永豐人氣岸磊落不拘於小物當元
之季大盜起沔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既而州兵擊走之盜所
過井落民皆相挺為變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君怒髮上指
日夜建奇策剪寇其支有羅惟遠者尚氣節遣人夜致之列
酒炙于庭既冠酣飲夜將半屏左右謁而告曰吾州素號文
物之邦一旦盜蹂踐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
吾事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境上公宜往請師吾陰立部署
以俟斫賊無難者羅抵掌于几曰子誠奇男子吾綴無他能
敢不從命議既定君家子庸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復
語之故庸曰羅先生若迎官兵至庸持大斧盡殺狐鼠輩不
留一人羅擧觴賀君曰大兄有如此豪傑兒事不患不成也
未發寇諜知之師衆執羅去裸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
羅罵曰死狗奴吾憤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賊怒
愈敲之仍授筆紙使寫首謀者名羅瞋目視之大書一死字

賊反縛羅于樹剖其腹作小竅日增加之羅嚼齒大罵三日
而後氣絕將絕罵聲猶含糊在口君幸得脫走吉水及延勢
少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遣羅事者繫之至營賊競來指曰
是嘗欲殺吾屬者君顏色自若從容語賊曰我纓緌之家矣
不畏死喪節殺即殺毋以多言為逞過害賊黨忿猶未平并欲屠
君介子賢渠魁執不可慨然嘆曰彼固忠義人也寧可使其
不血食邪為具棺歛使歸瘞里之桐塘聞者莫不賓第君恃
通經史篤風義事親以孝聞豪右以科繇困之君奉親避去
旁郡不遠百里負米以為養豐歲號慟幾絕者數四然嫉惡
如仇閭師有貸粟多取息者勢橫甚君面斥其非直於州縣
閭師恚欲夜繫死君闔州里萬口交讋不忍發而止賓客至
門傾有無相接劇談古今事變二千年間如玉貫珠聯客為
之傾聽忘日之夕且曲盡物情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
嘗少忤性不嗜貨殖或勸為子孫計君笑曰能守先業亦足

矣何以多為君子稱焉壽五十四遇害於至正戊戌正月其
日不可復知自桐塘改瘞於大陸之原則洪武辛亥八月其
日也君配劉氏輕財重義人有顛連者解衣推食無吝亂離
後家單每鬻釵鈿助夫賓客費後君五年卒子三長即庸次
即賢有膂力能馳馬奪槊千人中後十一年亦卒季乃唯新
擢今官女三俱適士族孫三憲文昌女二在室曾孫一祺君
之系出自唐曲江公九齡九齡玄孫洪州都督參軍景重始
來江西參軍曾孫簽判虔州洪字宏淵復徙永豐之杏園代
多顯官至君曾大父元叔大父瑞伯父亨雖曰不仕咸能世
儒業云嗚呼士氣弗振久矣當楚氛膠葛之時為二千石者
曾不一舉手障之寇至輙俯首遁去日行百里唯恐不疾誠
女婦留鬚髯者也有如君者貌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寄
乃能建策殺賊不幸事不成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非烈丈
夫也哉羅氏能從君謀身可死而志不可奪亦可謂慷慨之

士取友之端又於君見之嗚呼志莫大於殄寇義莫重於植生以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元政陵夷盜起楚區絳巾𠷔呼毒氣所侵蠱其良心棄鋤挺穜叶晻蠢廬陵群邪沸騰千里血腥有夫桓桓髮上指冠誓除暴殘夜則枕戈血淚交流同志之求酣歌慨慷舞劒欲狂維壽之良彼何昏昏徧飾弗懲賊我良朋正氣凜然雪爲不寒欲膾盜肝君亦被拘詈賊孟奇以死徇之覺壁焜煌如是吐芒照耀四方君名岩岩重如泰山一死亦安史官造辭鑽于幽壙後世是師

守齋類藁序

古之立言者豈得已哉設使道行於當時功被於生民雖無言可也其負經濟之才而弗克有所施不得已而形於言庶幾後之人或行之亦不翅親展其學所以汲汲是湼弗忍釋者其志蓋如是而已柰何近代多藉爲譁世取寵之具褒揚於贈餞之夫獻諛於泉下之鬼組織綺麗張浮駕誕以爲能擧世安之曾無有非之者予不知古之立言者還果如斯否乎此予於顧君德潤之文不能無所感也德潤名暉鄞人也其大父鄉貢進士應春父學海先生嘏川皆名士德潤幼承家學甫十歲即善屬文郡博士俞希魯欲以神童貢辭不就既長大肆力於經傳卓然欲以事功自見會無有爲之者乃閉門却掃喟然嘆曰吾身不遇矣殆將立言矣乎然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古先哲王所藉以牖斯民者也我當竭其思慮爲它若游言枝辭春花秋蕊堪把翫於一時藝焉而已我則不敢知人以德潤爲知言德潤自是默索精思晝夜孜孜唯寐始忘之如此者垂三十年著釋圖一說約六十三圖微二十一衍言二十四事剡六十二治要十八体卦八辭八辯十二議二十四傳七記論序文銘各三雜著十八賦六騷十九雜詩三百二十一合三十卷分爲前後外三集通名爲之守

齋類藁云予寔受而讀之粹乎其莫窮約乎其若豐暢乎皆有矣而渾融有弗穀焉覈必詳也有弗擇焉擇必精也嗚呼其亦庶幾古之所謂立言者乎昔在宋時桃源王說應求亦鄞人同李父致招樓郁楊適杜醇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倡爲有用之學學者宗之應求所著唯在立言它則未暇及故有五經發源五十卷奏議書頌詩文二百十一篇爲者列其事召爲明州長史應求辭及其既殁勅建桃源書院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紫金魚袋嗚呼德潤立言之志未必下於應求今時無有上其名者秋髮被肩亦且歸然老矣惜哉雖然德潤志士也內而不外者也名之聞與不聞非所計也予故徇其外弟　太子正字桂德稱之請序而藏之以俟後世之知楊子雲者

元故累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

府君諱邦福字彥大姓林氏林出殷比干之後辟地林山因以地爲氏子孫分居清河至漢太子太傅尊廷齊南晉太傅禮永康間又廷下邳永嘉之亂合浦太守祿又廷閩之溫陵自是閩中多林氏唐貞元中莆有孝子攢爲福唐尉棄官廬墓致甘露白烏之祥詔立闕旌其門孝子五世孫諱某當五季時仕于唐及沒夫人執氏扶櫬還閩道經溫之瑞安值閩亂遂塟于縣之塔石村有馴鹿之祥人號鹿阡執氏卒合塟其地自後九世子若孫咸環塟左右其諱文慶者實夫人之九葉孫生古溪處士諱益甫復廷郡城生台州路總管府照磨諱桓實府君父也照磨君以孫常官七品當封父母援故事讓於祖贈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妣黃氏贈宜人府君局度孤騫不爲屑屑詭行弱冠出游蘇府公廉其賢辟爲史蘇之寓公多權要頤指氣使州縣皆唯唯不敢較府君毅然不爲屈有請托者却不聽且曰国法何可以徇人積勞

當調州之慕職工浙行中書以究庫缺官借授處州松陽監税改監紹興如坻倉府君釐革弊政出內皆有程穎粟弗私轉嘉興陶莊務副使時浙西大戊民嘯衆於鄉糧與抗者輙見殺上官檄府君攝尉事府君授以籌畫分遣弓箭手擒捕之未幾皆獲讞法者悉付重典府君走白部使者曰飢民無食雖萬死不顧何姓而不爲亂原其初情不過魚存釜中少活須臾之命如法家議無乃太過乎使者以爲然免死者數百人轉饒處二州州之務居城闉税課每屈府君運籌有法皆以最登秩滿監饒州常山務絳巾賊起沔陽江浙諸郡皆擇驍弗寧時浙省左丞高昌公出鎮處信專總戎事署府君常山尉府君集義旅數千卒礪戈矛使習坐作擊刺之法號令精明部伍整飭不亂狗鼠輩欲來陣鈔掠者皆吐舌散去會子溫登進士第擢休寧尹舉補江南行臺掾迎府君就養未幾御史大夫子恣爲不法人言沸騰溫以親故未忍遽其

盍曰恒鬱悒不樂府君謂溫曰吾能安吾貧願毋以老身不忻其志也明日溫率同列謁大夫力斥其子之非大夫愬甚既退溫即抗章辭去奉府君還鄉浙省左丞相康里公時承制得專封拜擢府君鄉郡知事郡民舉手加額曰吾州害與利惟公知之我民庶有瘳乎適山寇竊發掠慈湖將窺城上下洶洶府君白于府曰事急矣奈何吾將以三寸舌卻之乃單舸直走賊巢諭以禍福賊見府君至大駭爭持白刃相脅府君厲聲叱曰朝廷何負爾輩乃敢弄兵反耶使州縣賦斂急或不能堪當訴之方岳大臣足矣今乃自罹刑憲官軍旦夕且大至殲族當作齏臨吾憐汝輩愚特來示以生道乃欲吾脅邪吾不畏死者任爾爲之任爾爲之賊衆愕眙相顧再拜謝曰明公言良是微公吾屬入鬼籙矣皆俯首退去爲良民如初朝廷時遣近臣經畧江南官有異績者必超擢之有司方以功狀聞府君竟以疾卒壽六十又七府君明白坦兇

不尚鉤距遇事曲直輙辯白無少讓人初難之終服其明晣性好施與人有急難振之唯恐不及處伯仲間無間言尤篤於訓子故卒然皆有成立既而溫改福建行中書省管勾得請于朝封府君文林郎汀州路寧化縣尹夫人王氏贈宜人及溫累陞員外郎加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樂清縣男夫人亦加樂清縣君府君卒之日至正十九年夏五月癸丑葬之日其年冬十二月甲申墓在永嘉縣建牙鄉先塋之側王夫人先十七年卒子男子四人長即溫奉訓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次常從仕郎泉州路德化縣尹次嘉福寧州知事次寧行宣政院宣使子女子一人適福州長樂税課提領項呈孫男七人本秉東奏黨某某女四人曾孫男二人某某女一人嗚呼天之生材也一元之氣旣運無往而弗周譬諸木焉或可爲棟梁或可爲榱桷未嘗不具特人用之有遺其材所以每形君子之歎有若

府君材信美矣乃使之淹回下列無以吐其胷中所蘊及逢世亂則建策弭寇親往諭降卒使革心從化其氣量足以有爲使之專城而居必有苯著愷悌之政奈何斲棟與梁而以榱桷用之嗚呼果誰之咎歟然而天定終能勝人府君固不遇矣有子以詩書起家爲時名臣貤贈所及至于二千石之榮可無憾於九泉矣濂雖不及拜府君牀下而幸與溫游溫以前進士孔克表狀走金華山中徵予銘義不得辭銘曰天之生材小大異宜用或倒施乃人之非恂恂林公厥材孔脩苟竭其蘊可鎮方州闤市之征曷我溷之公笑曰嘻我斯受之料量旣平出內無愆人或不足我則裕然山寇跳踉鋒蝟斧螗以殺以攘以撼大邦公乘單舸直入其阻威容言言其氣若虎賊黠而頑摹而趨之執刀圖之人爲危之公聲如雷震破賊膽再拜稽首今則焉敢轉彼昏昏易爲昭昭葉其戈矛爾衆爾苗古有爲士達諸巖廊執持使節不發一章公

雖不過有子承家龍光炳煥泉壤增華建牙之鄉馬鬣其封
史臣勒辭無愧於衷

師古齋箴并序

師古齋者予學子連江陳子晟讀書之所也子晟今人也其曰師古者何志所存也志之所存奈何事不師古則苟焉而已言之必弗詳也行之必弗精也弗精且詳則疵裂之弊生而頹惰之氣勝矣能師古則反是然則所謂古者何古之書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道存諸心心之言形諸書日誦之日復之與之俱化無間古今也若曰專溺辭章之間上法周漢下蹴唐宋美則美矣豈師古者乎子晟春秋方盛為古文辭水湧而山出蔦紳先生交譽之予恐其或偏也為之箴曰

爾欲師古古何所師法言大訓日星昭垂爾繹爾思志須刻苦欲提其身必入其戶中唐坦然由戶及庭有庭有奧以次而升惟學亦然懼畫於淺日造其深所見乃遠人已兩盡方為極功毋局於文一偏之攻此謂師古古訓是式我作爾箴服之無斁

呂府君墓銘

公姓呂氏諱民順字国安贛州興国人曾大父某大父宏界父志熊妣易氏公生八歲戍將萬夫長過其家憐公黠慧抱寘膝間問曰爾能偶句乎曰能因出七言試之即應聲成對一坐皆驚稍長以力本尚義稱家用益裕無物不周然好與賓朋游每逢令節必折簡邀致肆筵宴饗之酣觴淋漓雅歌投壺必盡歡而後止歲甲申大厲為人災朝疾而暮即殪有一室盡喪者積屍縱横無人具棺斂公患之與閭右大姓謀俾遺家者流燓而除之公齋戒沐浴對越七晝夜儼若有臨其上者厲氣為消邑宰失刺不花敬愛公甚唯公言是聽未嘗干以一髮私鄉民謝氏為強寇所誣構獄案具將上公從容一言白其冤謝獲免終身不忘謝知之俗好競渡當五月五日造船為龍形飾以五采鳴鉦鼓鼓譟奪赤旗以為樂觀者如堵牆公訶子姪曰是非君子之道也禁勿往往輒有罰公蚤喪父言及每垂涕事母夫人唯恐違其意卒以孝聞愛弟民瞻一日不見則愀然不樂民瞻夭遺孤以仁年甫十四公鞠之育之逾於己子以仁復卒生二子尚幼公為保抱攜持使守其先業迄今有成公生於至元癸巳八月二十日歿於至正乙酉十月某日顏玫精神不亂呼水起盥手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三以明年丙戌某月日葬於縣西九峯山之原禮也公妻劉氏諱淑仁同邑清德鄉人生二女前卒繼室亦劉氏諱福真亦同縣人家於寶城鄉四子震復鼎益三女適劉平可李末堅張良貴良貴妻少房歐陽氏出孫十人女四人予躋法從時復實為丞奉常相與交存極驩復間請銘公之墓予謂公孝以奉親仁以及物禮以馭下皆可以無愧宜勒銘墓門使百世之下有知公者銘曰

世遠道散俗乃分馳能障之狂瀾奔夫君克立志有存制行如古夐絕群有不信者徵斯文

呂母夫人劉氏碣

予既銘呂復先府君之墓復又請曰母夫人劉氏年六十四以至正庚子七月一日卒明年壬子十月某日葬贛州興国大足鄉頼嶺之原與先公異穴其事不敢附書于前銘敢泣血銜辭以請惟先生成之夫人諱福真贛人也父東可為邑之望宗妣某氏生十六年歸呂府君民順頎面嚴令語言不妄吐黎明出坐堂上戒諸子曰爾治田賦爾應科舉爾禮廷有無如期皆集不敢違尺寸晚則會妾媵于一治絲枲至夜分無先寢者中外畏之如嚴師子姪間謦欬而至皆肅容拱立俟其過而後去遇鑠石流金之候流汗成槃不敢服短製以見雖嬰兒夜啼者輒紿之曰奴母來奴母來啼亦即止初府君娶劉氏淑仁生二女少房歐陽氏正一生一女未幾後

先歿而三女繼然也夫人視之如親產子暨長擇名族歸之
裝具充衍無慊及府君歿人有弱其孤幼者構擊橫之或攘
其疆畝或徼其貨賄譖起泉湧夫人處之泰然鄰姬有竊害者
其產竊已久衆隙數徼其直強謂餘錢未嘗庚夫人如其言
與之上下持不可夫人曰貧故也豈其所樂為哉元季兵亂
供億日繁千金之家皆赤立夫人能隨機應變有司不敢侮
家業卒仍其舊且定子姓欲析居夫人曰祖宗之業不可失
也會娣姒議鳩材建宅一區俾同爨焉晚年奉浮屠教尤謹
朝夕誦佛書累至數千卷其於世事澹如也子男四孫男十
孫女四詳見府君銘中茲不書易曰家人利女貞釋者曰家
人之道利在女貞女正則家道正矣又曰有孚威如吉釋者
曰必有孚信則能常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其夫人之謂乎
法當銘銘曰
婦子嘻嘻其家乃淪家人嗃嗃其終乃吉有美夫人其志也
毅以嚴御衆肅而不肆貧而不葩終以肥其家銘以昭之言
則非誇

恭跋 御製詩後
釋門宏勝無理不該無事不攝其於忠君愛物之心亦甚懇
懇几可以致力雖身命將棄之況其餘者乎人徒見其厭離
生死輕指為寂滅之行嗚呼此特見其小乘者爾吾佛之為
教豈至是哉天寧禪師祖闡仲猷以高行僧召至南京會朝
廷將遣使日本詔祖闡與克勤俱祖闡不憚鯨波之險毅然
請行　上壯之賜以法器禪衣之屬令太官進饌饗於
武樓下且諭其国敬浮屠宜以善道行化時天界禪師宗泐
軍賦詩餞之其詩上徹御覽遂俯賜和荅詩凡一十八韻首
言王化無遠邇一視同仁次言宜誘以善道庶契西來祖意
次言經涉海洋雖甚艱險君臣大義毋忘次言以平等法行
之無有彼此之異末言使畢言旋方盡始終之義其丁寧反
覆之意不亦至哉祖闡受　命而行自翁州啓擢五日至
其国境又踰月始入王都館于洛陽西山精舍一遵
聖訓敷演正法無非約之於善聽者皆愕以為中華之禪伯
亟白于王請主天龍禪寺寺乃夢窗国師道場實名刹也祖
闡以無上命力辭之且申布　威德罔間內外所以遣使
者來之意王悅命拋州太守聞溪宣同僧淨業等奉方物稱
臣來貢祖闡既入　覲天顏怡悅賜白金一百兩文綺二
縑祖闡以謂遭逢　盛際躬承　光寵不可無以示後
裔乃粉黃金為泥書　上賜和詩成卷勒其副名山屬
濂識其事於左古之帝王寵賚方外之士固不敢謂無之而
鮮以天章賁飾之者今祖闡之逢可謂優鉢曇花千年一現
者矣其東旋也將見五色天光亘非於龍山之上晶晶熒熒
直燭霄漢飛潛動植皆與有榮耀焉抑濂聞昔覺果公昔處
浮屠中而念君愛物之念㣲如出日張魏公稱其非聲聞獨

覺私厭生死者比人至今言之祖闡固昔覺諸孫也其出將
使指不辱君命俾人慕化稽首來庭豈樂宗寂者可冀其萬
一哉宜其簡在　上心而褒嘉之命屢下也濂不佞忝
居法從故不辭而為之書上以昭帝德之廣被下以白釋氏
之有良材云

李大猷傳
李穎縉字大猷姑孰人父深肥遯山林以書詩為教自號靜
軒毋陶氏無嗣晝夜禱於觀自在佛夜夢一比丘尼來白鹿
車抱嬰兒授之曰此福慧兒也善視之既而有娠生未逾月
兒忽身熱如火不進乳陶方以為憂復夢前比丘尼持粟數
顆嚼食之驚覺兒汗如雨遂瘳年四歲嬉戲父膝下因授以
記姓書兒曰此有何義讀之將奚為父大驚更以孝經一誦
即能闇記稍長益穎發異常父嘗手書首楞嚴圓覺二經遂
卷取讀之力白父毋學佛於城南頂覺蘭若祝髮受具戒制

今名頓證走大石山中與僧法秀游秀有高行頓證期取法
焉久之杖錫來南京謁淨覺師於天界禪林師見其俊邁命
為侍者謂之曰子才鋭甚宜留意文學他日期子弘宗扶教
也於是獨坐一室竺墳魯典無不研窮之著為文辭森然有
奇氣一時名公鉅卿皆愛敬之與其相倡酬師尋命掌書記
洪武戊申出世嘉興水西寺庚戌遷吳興之道場未幾退居
武康山中著覲幻子內外篇以合儒釋一貫之妙其內篇曰
釋教其目十則宗本教述會源非即必悟示證勗志古今不
昧寂動也外篇曰循本其目如釋教之數則性上性中性下
人物道迷克已至樂言命為已學方也曰適治其目如循本
之數則禮樂封建井田兵問用刑尚德儒吏經權三尚圖象
也曰史論其目如適治之數而逾其三則宋襄儀秦泰漢文
武儒老魏吳漢晉虛玄梁上梁下隋唐後周也皆踔厲前人
其光燁燁不可襲秘聲名稍起搢紳間癸丑之冬頓證遷天

界濂時侍　皇上升武樓遙望禪林顧濂曰其中有良
僧乎濂對曰近有二僧從吳越中來皆能文辭　上曰
其名謂何濂對曰一則頓證一則證傳　上曰試取觀
之濂因進證傳文一編　上親覽終卷曰是或儒者之
所不及復問頓證所著濂對曰太常丞張丁家有往復論性
書遂還中官召丁携書至　上披覽如前喜曰論議甚
高其藏中錄錄者乎明日　召見謹身殿慰勞備至
勑吏部皆除應奉翰林文字賜第太平門及妻妾各二凡日
用百需之物無不周復命中秘給書籍令閉門習讀三月俟
髮長勝冠然後泣職後三月頓證有疾　上意其沉薾
多疾賜藥吐之疾稍減已而復劇中使問疾者絡繹于道竟
不起病将革時唯仰首言曰死則死所可憾者受
上之深恩不能報爾遂口授其友草謝表表未終而逝
上夜夢頓證來謝服大布寬衣巾稍敝叩其家人服色正同

因移棺披巾不正　上尤嗟異焉時洪武甲寅春二月
也壽三十七云
史官曰昔在宋時仲靈嵩師鐔津李氏子也每夜戴觀自在
像誦其號十萬乃寢自是世間章句不學而能遂作原教論
明儒釋一貫以抗諸儒之說韓魏公琦歐陽公脩皆尊禮之
今頓證亦李氏子其母亦累禱觀音而生亦博極羣書亦著
為論說以明儒釋之道亦異矣我豈弘宗扶教代當有其人
濂歎因不敢謂頓證之如仲靈也其志之所存抑果有不同
者歟然仲靈進正宗記僅得仁宗賜紫方袍及明教之號頓
證則屢被寵光親授為王官使其得壽則道行于時澤無被
于烝黎不特如仲靈專輔本教而已木方榮而風折之悲夫
濂與頓證交愛才之念不下於韓歐二公弗忍其名不傳也
故徇全室泐公之請具著其事於篇

故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和賞公墳記

公諱和賞畏兀氏世居高昌曾祖紐𩋉事元世祖有功封高
昌王祖帖木兒不花中書左丞相父不荅失里中書平章政
事皆襲王爵母也先忽都封王夫人公性警敏能知時達變
幼亦紹王封鎮永昌洪武三年大兵下蘭州公賫印綬自永
昌率府屬詣轅門內附　詔授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
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公乃開設官署招集降卒數百人會宋
国公馮公勝奉　勑征甘肅命公𢙄鎮西涼轉輸饋餉無
乏　朝廷嘉之不幸以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卒于南京
之寓舍年二十有八以十月八日葬江寧縣聚寶門外五里
呂氏花園　上遣使者祭奠　恩禮優渥人皆以為
榮公娶曰都堅子一人太平女二人在室惟公生于王家貴
入　国朝勞膺顯爵方以事功自見而賦年不永惜哉因
為敍其世系及卒葬大槩納於墓以志其哀

故成務貴妃壙誌

成穆貴妃孫氏諱某其先世居陳州父和卿仕元朝因家江
南毗陵母晁氏妃稟性賢淑聰慧過人父母既亡長兄瑛治
家事值元末天下大亂妃年十三隨次兄範避兵揚州遇青
軍陷城一時離散範不知所在元帥馬世熊妻遂育妃為義
女年十八未聘
上聞其有容德　詔納宮中及至言行皆有禮法如古
賢女嘗請於　上訪求瑛得相見　上即位冊為
貴妃位居衆妃之首妃益小心恭謹事　上甚至有儆
戒相成之助佐　皇后以理內治宮壼肅雍上下咸無怨
者侍
上十有五年生四女其第二女蚤卒洪武七年秋九月癸未
妃得疾至庚寅薨年三十有二　上為之感悼
詔謚成穆復緣人情定議命　東宮親王持服一朞
勑有司營塋具甚厚念其無子賜田租三百石令瑛供歲時

祭祀之費卜日未得吉停柩宮中者兼旬至十月己酉始權
厝京城朝陽門外褚岡之原禮也塋竁有期謹奉
勑書其卒塟歲月納諸壙中嗚呼哀哉

贈惠民局提領仁齋張君序

嗚呼醫其難言矣乎人之生也與天地之氣相為流通養之
得其道則百順集百邪去苟失其養内感於七情外感於六
氣而疾疢即生焉醫者診而治之必察其根本枝末其實也
從而損之其虛也從而益之陰平陽秘自適厥中粗工或昧
乎此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其病之能起者鮮矣此其
難一也氣血之運必有以踈載之左右手足各備陰陽者三
陽既有太少矣而又有陽明者何取兩陽合明之義也陰既
有太少矣而又有厥陰者何取兩陰交盡之義也何經受病
宜用何劑治之治之固不難又當知有引經之藥能循此法
則無疾弗瘳矣粗工不辯十二經而一槩施之譬猶羅雀于
江罾魚于林萬一或幸而得之豈理也哉此其難二也歲氣
有不同攻治亦異其宜曰升降曰浮沉吾則順而承之曰寒

熱曰溫凉吾則逆而反之庶幾能全其天和而不致顛倒錯
繆粗工則倀倀然當順則反逆當逆則反順如盲人適野不
辯乎西東此其難三也病有寒熱熱者當投之凉寒者宜濟
之以溫此恒理也然寒熱之勢方劇而遽欲反之必扞格而
難入熱因熱用寒因寒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庶幾能成其
功粗工則不察而混治之此其難四也藥性有陰陽而於氣
味見焉然不專於陰陽也又有所謂陽中之陰焉陰中之陽
焉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不審也粗工則不覈重輕而妄
投之過矣此其難五也然此多内經之所明言自裴宗元局
為大觀二百餘方經旨晦蝕無有探而究之者至金劉守真
張從正李明之等出始一以内經為宗向之晦者昭如也昔
之蝕者完如也嗚呼醫其難言矣乎吳士張君仁齋世為名
醫從陳鼎庵受内經之學而於劉張李三家之書無不通貫
故用藥多奇驗將軍那木哥病危甚張君脉之曰寒凉太過

所致宜温之果瘳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遣疾上遣使者召張君療之張君脉已曰色夭不澤尺脉已絶然能食飲主踰月而死後亦然先是全室禪師泐公無病偶〻張君視脉色張君曰師雖康強其中多滞痰後有中風之患當時咸不以為然至是疾果作手足痿痺不仁張君用辛涼剤汗之下而愈師欲以金繒遺之張君笑曰師何必爾也得宋翰林文一篇不翅足矣師来為予言予雖不知醫而醫之諸書頗嘗讀之故為疏五難之説使觀者知其道為不易如此嗚呼醫誠難言矣乎若學如張君察證如張君制藥如張君則不謂之難也已

重刊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寂照和尚元叟端公既示寂金華黄文獻公為銘其塔蜀郡虞文靖公為序其四會語二公以文辭名天下亦云備矣其入室弟子清泰子擭金山惠明天寧祖闇復合辭請曰舊刊所録先師語不幸燬于兵然非此無以見道之所存竊懼不傳子擭三人者已協力命印生重雕之矣敢重以首簡請為序雖然序猶可略也先師事蹟多涉神異狀行者輒諱而不書神異之事大乘者固所不樂聞苟録以示入道之士亦足以起其正信初何傷乎頼併識之序中予不敢辭揩子擭等言公平頂古貌眼光鑠人頷下數髯磔立凜然如雪後孤松坐則挺峙行不旋顧笑風遇人凜如也所過之處衆方讙譁如雷聞履聲輒曰端書記来矣噤然如無人賓友相從未嘗與談人間細故舍大法不發一言秉性堅凝確乎不可拔自為大僧至化滅無一夕脫衣而寢其從南屏歸化城受經夏夕啓窓而臥忽一梵僧飛錫而来與談般若樞要亹亹不絶未幾騰空而去虎岩師主雙徑時嘗言道家者流有上帝者其還甚速因叩之荅云為雙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天閣久不開爾公正符其數公朝京師夢徑山潭龍君持金匙

粲食食公數凡十又八公主法席實十八春秋也公將示滅所剪爪髮留藏化城幻有庵違啓視之設利纍纍然生矣公之遺事有若此者皆宜補書以見於世不可畧也蓋公道契佛祖名震華夏誠堪與間氣之所鍾其祥應之至亦出自然非苟涉於神怪者比也文獻所謂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剡地絲天文靖所謂譽諸名藩鎮以宿將隱然持重風霆不驚握機行令舒卷自由足以使方城連戍有所仰放不敢踰越其言誠不誣哉濂何敢復贅一辭頗念文靖之學粗聞而知之又執弟子之役於文獻之門者最久於是勒其緒論重申之如此嗚呼公之四會語其尚假濂文以傳之哉子擭字用堂惠明字性源祖闇字仲猷皆設化一方黒白咸皈仰云

濮陽蔡氏道山阡表

祠部主事蔡秉彝詣濂請曰彝之曾大父諱某姓蔡氏初居趙州因宦于滁遂家焉娶胡氏無子唯育一女懼蔡氏之不血食也乃命李氏子冬後冬負氣自豪殺人亡命竟不知所終遂以女歸来安之許氏許氏諱清字士廉讀書有賢行平居寡言以儉德自將曾大父愛之曰是類我者也命以為子不聽又之乃相從實彝之大父也不幸為高氏子誣構以死罪留圄圂者二年貲産咸廢而大父無愠容大父卒無子亦生一女先是句容龍潭人孔氏有諱善者字国宝幼失怙恃唯二兄存頗賴之依仲父以生一旦告仲父曰兄若弟一氣所鍾也苟區區貲業使兄被不義之名人其謂我何請遊之仲父為之泣潸出涕且曰吾在子勿憂於是竟去無留意行至滁大父見之嘉其知彝倫之理與其語又輕財仗義有特達丈夫志亦以女妙静妻之刲羊豕大饗姻朋焚香祝天曰吾再世無嗣蔡氏之傳將遂微矣是子其克荷負吾家乎乃後之實彝之父也不數年盡復大父所喪土田人有曲

翰苑續 宋大集卷九 三

行面直之鄉黨稱其賢生四子長即彝次玄童次壽童次慶
直及一女至正甲午三月二十九日游陷于兵先母與女素
英抱幽赴水死玄童慶真皆不知所往獨先人與彝間關渡
大江而居金陵先人因憂憤成疾死時八月十八日也彝娶
王氏生一子名繼宗嘗心三世皆以異姓為後雖於先王之
禮有所未合原其情之所至豈得已哉彝家素積善天必福
之異子孫或衆多各俾一人承熟許之祀而彝復姓孔氏則
於禮為得矣然大父之年僅五十七大母後少四歲而終父
視大母之年又少十歲母之年則如其父焉四喪皆於黄道
山以昭穆序塟山在州東北十五里曾大父兆域之所在也
墓石皆無文頤子為通書諸碑以示後人天地開闢厥初生
民何嘗知有所謂姓氏聖人者出悪其無貴賤親疎少長之
別也於是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至於以字以諡以官以邑
而族系漸繁矣蔡本姬姓許本姜姓皆以国氏者也孔本子

姓以王父字為氏者也而三者何可同乎雖然凡有姓氏莫
非神明之胄而出於炎黄之世所謂二十五宗一十四姓者
尤多流雖殊而源則一遽謂之不同亦未見其為可也然彝
之為孔氏固為不刋之論彼二氏者豈可忘其所付託而為
若敖氏之鬼哉誠令子若孫繼之一如彝所言亦出於禮之
變耳嗚呼氏族之不傳其紊亂無別亦難明矣使彝不自言
數世之後悪知有所謂孔氏者哉昔人有云人有姓氏猶衣
服之有冠冕裂冠毀冕雖有帶裳幅舄不足以被飾其身其
任不為不重矣其任為甚重人反視以為輕有如彝者豈非
有識之君子乎其與彝交既久若異姓昆弟然故因其請為
来著先塋之碑使後世有考焉彝字秉彝為人廉慨疎通其
從政也雖倦之事談笑而成之人號為長才幼鞠同里王時
中家遂婿焉已而襲其姓時中既有後令請于朝仍氏於蔡
云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 有序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力金字西白吴郡姚氏子其母
周氏夢一厖眉僧額癦眞者直趍房闥塵亦弗退因驚呼而
覺遂懷娠時至而育奇芬馥郁蒲庭年臨五六方顴圓頷白
皙如玉琢見者無不憐愛縣大夫時抱載車上歸與妻妾環
玩之欲索為子父母勤弗與逮七歲穎悟異常凡書一覽即
能記憶或見佛像輒五体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于母曰兒
患世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
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不已父母
知志不可奪俾依吴縣宝積院道原樹法師為弟子十一歲
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乘之旨領其樞要從公主秀之徳
藏師為綱維之職執鉅龠然忽喟然嘆曰名相之學累語之
矣盍棄諸緣而往濟覺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于
雙徑古鼎一見輒以法器相期示以徳山見龍潭語師奮迅

踊躍直觸其機從而有契銘公俾掌記室曾未幾何分座後
堂敷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靈雨霈潤四衆信服復陞居前堂
聲光燁燁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蘇之瑞光寺會嘉興
天寧寺缺郡守貳咸曰非師不足起其廢具禮幣遣使者力
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加撲率天宫下兜人世道路過者莫不
瞻礼賛嘆帝師大宝法王闢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
號師自幼喪父惟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以奉養
焉同袍或譏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之易
易也洪武改元
皇帝御大寶曆弘闡佛乘首闢善世院俾擢有道浮屠從天
下名山杭之淨慈主席尚虚僉欲起師居之疏與幣交至浙
江省臣復遣使趣之師皆力辭乃退居同歸庵迎母以養僕
夫忽夢庵前有瑞花如芙蓉然光彩絶異或謂夢者曰此花
天子當取之而去旦而述其事人以為誕已而有　旨起

師住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日乃僕夫所夢之宵也師應
詔至闕見　上於外朝慰勞優渥卽令內官送其入院賜
以天廚法饌萬機之暇時召入禁庭奏對多稱旨蓋師精通
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其與薦紳談論霏霏如吐玉屑故咸樂
與之游至於勘辯學子務以直指心源宗說兼行機用迭發
尤使者敬仰不置四年春　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
二千建廣薦法會于鍾山命師總持齋事師能靈承
上旨凡儀制規式皆堪傳永久尋以母年耄舉徑山玏公自
代復還庵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　大駕臨幸詔師
陞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悅服一日
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遇
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藥飲食手書一偈委順而化實六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停龕六旬始行茶毗之法視其貌如生
數珠齒牙不壞於火設利羅無等觀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

十有七僧臘三十又六所度弟子某某等二十餘人嗣法上首
出住名山者保寧覺慧等又二十餘人三會語有錄將建塔
於嘉興城西環翠蘭若以其年月日舉靈骨及不壞者藏焉
師神觀秀偉智辯縱橫以宗教為己任不畜私財每得財施
輒舉以給貧者嘗以楞伽經及法寶壇經乃釋門心要當壽
暑時揮汗謄鈔鋟梓以傳師既歿覺慧惟恐其遺行泯泯書
夜弗自寧件繫群行為書乞予為塔上之銘予惟臨濟之傳
至於寂照大師其道益光明盛大故其子若孫亡慮數十人
各主名山務識本源至今接武而奮者尚未已也如師者亦
其一人焉此無它傳授之真頓悟之正而無它歧之惑也夫
塔之有銘始於梁而尤盛於唐以為不若是無以繫學者之
思而景先哲之行也予不敢廢此義遂因慧覺之請為造銘
曰　一真妙心兮圓同太虛迷者自蝕兮唯塵之拘曷治
曷攻兮在靜其慮禪斯有學兮流于中土臨濟正宗兮奕奕
其光傳至宗照兮愈光厥宗十子孫蟄蟄兮各闡化機要使
青蓮兮出於汙渠唯師之生兮執秉碩輪豈伊應真兮憫世
度人學兼內外兮卓然名家轉彼名相兮為德之華紺目一
瞬兮大法畢具見者悟之兮無句之句寶華樓閣兮彈指即
成示現世兮何經何營三藏精藍兮其法益崇曷以徵之兮
設利青紅生死去來兮不礙真圓飛鴻印雪兮不趾究然塔
甃新建兮下瘞靈骨銘以揭之兮來者是則

夾註輔教編序

天生東魯西竺二聖人化導烝民雖設教不同其使人趨於
善道則一而已為東魯之學者則曰我存心養性也為西竺
之學者則曰我明心見性也究其實雖若稍殊世間之理其
有出一心之外者哉傳有之東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
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
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是則心者萬理之原大無不包小無

不攝能充之則為賢知反之則愚不肖覺之則為四聖反
之則六凡失世之人但見修明禮樂刑政為制治之具持守
戒定慧為入道之要一處世間一出世間有若冰炭晝夜之
相反殊不知春夏之伸而萬彙為之欣榮秋冬之屈而庶物
為之歛息皆出乎一元之氣運行氣之外初不見有他物也
達人大觀洞然八荒無藩籬之限無戶閾之封故其吐言持
論不事形迹而一趍於大同小夫淺知肝膽自相胡越者惡
足以與於此哉宋有大士曰鐔津嵩禪師實洞山聰公之法
嗣以二氏末流之弊或不相能也取諸書會而同之曰原教
曰廣原教曰勸書曰孝論而壇經贊附焉復恐人不悉其意
自注釋之名之為輔教編若輝師者可謂攝萬理於一心者
矣予本章逢之流四庫書頗嘗習讀逮至壯齡又極潛心於
內典往往見其說廣博殊勝方信柳宗元所謂與易論語合
者為不妄故多著見於文辭間不知我者或戟手來詆訾予

嘿不答但一笑而已今因虚白杲公重刻是編其有功學者甚大故執筆言之嗚呼孰能為我招禪師於常寂光中相與論儒釋之一貫也哉獨視霄漢悠然遐思者久之

題滑壽傳後

昔者太史遷作史記創為記表書傳來册筆潸成宗之然而傳之為体雖不一不過立論序事二者而已獨為淳于意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侍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人書治病死生驗者具悉與其故何哉蓋豎乃人命所係不敢不慎故特變例以成文耳襄城滑壽伯仁以豎道高一時而吾老友宋君伯賢倣史遷法為之傳事核詞古而光燄燁然與伯仁游者録擇以行伯賢方載筆詞林其亦當見信於世它日必有求之入史牒者淳于意之事尚得專美於前哉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九　翰苑續集卷之九

傳法正宗記序

表大法之真傳起摩生之正信宜莫如書然而真册身毒相去絕遠梵人語等言重譯或殊況屢遭威斥之禍生乎其後者必蒐羅推逸徧觀會通然後能定是非之真使聞之士苟獲窺其一偏遂執為確然之論斯亦過矣嗚呼闢邪說之膠固伸正議於千載之下不有先覺學者將何所從哉昔者禀禧涅槃經及智度論頗知釋迦文佛以正法授迦葉世世相傳具有明證故自前魏支彊梁樓至洛邑譯續法傳自七佛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而止東晉佛馱跋陀羅至廬山所譯禪經自迦葉至二十八祖達摩多羅而止逮夫後魏之時崇道斥釋而沙門曇曜奔黃巡寶單録諸祖之名匿岩穴間僅及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而止佛運重啟曇曜進為僧統吉迦夜等遂因之為付法藏傳其去前魏已一百九十餘年東晉亦

六十二年矣東魏那連耶舍至鄴復備譯西域諸所傳授事跡其次第與禪經不差爽則全闕之分有不待辯而自明矣唐與曹溪大弘達磨之道傳布益衆義學者忌之而神清為甚乃據法藏傳所列謂師子遭難絕嗣不傳猶以為未足誣迦葉為小智不足承佛心印指禪經實後來傳會難以取徵而好論議之徒紛紛而起矣宋明教大師契嵩讀而病之博采出三藏記洎諸家紀載釋迦為表三十三祖為傳持法一千三百四人為分家略傳而旁出宗證繼焉名曰傳法正宗記復畫佛祖相承之像明其世系名曰定祖圖申述禪經及西域諸師為證以闢義學者之妄名曰正宗論共十二卷其衛道之嚴凜凜乎不可犯也濂竊聞之太平真君之七年魏太武用崔浩言宣告征鎮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當是時諸種經論多煨燼之末屋壁之深藏蓋至於久而後出以此觀之曇曜之流固未必能見禪經至於諸師之論義學者亦

未必得盡閱之顧執一時單録不全之文而相為詆病猶將十指而掩日月之光一口而吸滄溟之水多見其不知量也大師之辨析夫豈得已者哉甬東祖杲禪師以誠篤契道歿後焉唯恐法輪不運合衆緣重刻以傳嗚呼書不流通與無書等大師固有功於宗乘而杲公之為則又有功於大師者也皆不可以不紀因追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云

西巖黃氏家牒記

黃本陸終之後受封於黃若春秋所書黃人是也其後為楚所滅散居江淮間以國為氏在宋之季有諱定者家揚之六合為兵馬副都監元兵攻揚定同大將與之鏖戰敗績挈妻孥踰濤江居處之龍泉會襄愍公唆都帥師攻處定復隨州兵出戰至九里潭力屈就擒唆都命褫其衣反接于樹彎弓而向之曰速降速降不降矢貫汝心矣定毅然弗為動定季女南金聞之獨泣曰女子緩急無用理誠不誣妾雖不才忍

見父入鬼巖乎乃脫簪珥蓬首垢面走馬謁唆都曰將軍平江南一才一藝宜不忍棄妾父有大將之畧奈何寘之死地即死愈堅他敵心於將軍甚無益也故妾含恥來言將軍苟不聽妾請與父同死誓不獨生也唆都義之即命釋其縛俾隸麾下同掠地閩中權授忠武校尉建寧路下千戶且命統精兵擊延平之沙縣定嘆曰吾宋臣也不能死其顙有泚矣奈何加兵向之乃引疾固辭寓建寧之甌寧將終老焉後五年復權泗州五河縣尹階承務郎未及代又棄官歸以壽考終瘞城南蓮華池上定娶其郡連氏生四子世部世衡世得世虎世衡郢復翼總把總把軍職也世虎有勇力能以手攫巨竹破之世衡獨有後餘皆無傳世衡亦娶連氏生三子義夫老柱細良歿葬壽山之原義夫字世忠娶建安陳善足生四子同壽衆壽如蒲晉保歿葬聖佛壇之岡同壽衆壽蚤夭如蒲字子謙娶建安張舜生四子仁義智貫仁字淵靜以易經舉鄉貢進士名列第四以温純能詞章選為太常贊禮郎階將仕佐郎娶泰州張惠義字永宜智夫貴字用和王氏出也晉保字居德年十六郡庠校試類先列已而深通易經應書鄉闈遂有薦于朝者授忠州酆都丞娶某郡張淵壽生二子炳炯炳蚤夭老柱好武藝娶某氏生一子間其所習如其父歿于軍細良娶某氏生一子某初義夫既歿如蒲八歲晉保四歲家事絶艱辛陳氏以黃乃冠族冰霜自守越五年其外伯父馮翁力奪其志適里之同姓黃清字寒源實維甫之子宋孔目官某之孫鞠育二子擇名師傳授以詩書不翅親父二子亦感其恩能孝養之生事葬祭終身無違者清之弟淨既生子珉璵後生子福慧矣孔目之宗當不墜如蒲乃還奉五河君之祀其子仁嘗從予學明經間脩其家牒使後人有所於考請予序之予聞氏族之學昔人所甚重所以明同異辯親疎別是非也蓋氣血相貫喘息相通唯正系之傳則

然儻以他氏參之此即莒人之滅鄫不可不慎也寒源固同姓其家承胤既有其人予謙之自稱其父斯近禮已况五河君以武顯而居德又仁方以詩書起家易武以文尤可見能亢其宗者其顯融蓋未艾也故弗辭而為之記詩有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黃氏之後人益思其自慎者哉

故麗水葉府君墓銘

括之葉氏世居松陽卯山至唐銀青光祿大夫越國公法善始以道術顯宋初有諱備者徙卯山廷麗水之東里又至崇信軍節度使贈檢校少保夢得始以政學著夢得字少蘊世稱石林先生者也府君諱元顯字子西先生之十世孫氣宇凝然沉酣於六籍而旁溢諸史百家析衷羣聖人之說故其學粹然不雜以他岐端倨若思喜怒不形于色一動一靜咸檢押無違度雖經鑠石流金之候未嘗離冠衣而處下帷講授弟子執經者環立左右府君為敷繹奥旨備其粗疎入於

寀微無不盡然充足若蒙大霧而行不知身之沾濕也然其躬行尤力在父母側和婉其聲氣進退有容恒恐弗勝其依戀慕愛之情津津然洋溢於外暨疲衰毀骨立幾至於滅性終身孝慕不衰四時祭享必極其豐腆獲一珍品不薦不敢食遇諱日之臨設席奠酒滌籩豆葅醢哭盡哀追想容聲竟日乃已延平守項君棣孫鄉友也每稱之曰吾交人多矣生事葬祭求無愧古昔者惟吾子西耳人聞之無異辭家雖貧殺衣縮食葬宗黨十餘喪有告急者輙視其有無給之過庭之間尤善於訓迪嘗曰吾家自石林益衍書詩之澤接武繩繩至今十餘世矣吾祖吾父從然於其中尤以種學績文自任其遺編所存者可見已故鄉旦之評必曰儒紳之聯鞅者東里葉氏也吾朝夕以思唯寐始忘之爾等毋怠事業吾無以見先人地下諸子聞之更相勸勵皆為文行士里閭取府君以為則壽年既高幅巾大衣徜徉於烟霞泉石間嘯詠自

娛其樂道循理一出乎惟分之正士大夫多慕艷之故相率號之為樂隱翁一旦遘疾復呼諸子謂曰吾今幸得全歸矣生不辱父母死安可倖去之乎爾當歸吾骨先塋之側魂魄或有知當謹執喪具之禮死且不恨言訖而氣絕至正甲辰十二月十二日也壽六十八以某年月日葬墓在善康鄉上黃之原曾祖懿生祖泰亨宋太學生父浚母某氏娶趙氏先九年卒生四子宗道守禮寅清宜壽守禮以明經貢銓曹拜監察御史予雖不識府君幸與御史中丞青田劉先生游先生盛稱府君歷世相仍之懿未嘗不以為襲簪纓者不難而能傳經業者為難豈惟所習有轉移或不同蓋亦有天道焉自非蓄之深發之遠未易以致於斯也善人之報吾將於府君徵之雖然府君端人也善士也孝足以奉親行足以厲俗學足以覺後進古所謂鄉先生歿則祭之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銘曰

括之顯族葉最有聞奕世詩書以逮于君式遵厥軌載揚清芬隱趣恬漠文氣藹溫內外脩飭寤寐克勤彼跛蹇者從之如雲揚搉古訓辯詰道原爾祀爾祥我銘我新小大異施期集于勳天道謂何少徵夜臺八尺之塋上生蘭蓀永以釀酒用酹君墳

棣州高氏先塋石表辭

高氏出自姜姓氏族書謂齊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其孫傒為齊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傒以王父字為氏考之春秋傳高傒乃天子命卿其得氏在桓公前非有合諸侯之功而後得氏也傒之前已有高渠彌高克為鄭大夫則齊之高氏其先已仕鄭亦非待傒而賜氏也氏族之學久廢其書要不足深信所可信者但知高氏出於齊而已其後裔滋蕃分布京兆河南華陰者為最多而棣州之有高氏又自河南分也當金源之季有諱溫者善騎射膂力絕人元兵攻棣州溫集民為軍捍退之以功授漢軍謀克佩銀印已

而帥師勤王遂入宿衛從完顏霆與元兵接戰累捷山東經略副使金亡溫仰天哭曰國亡矣我何生為將自剄左右奪其刀且勸之曰爾死無益於國徒傷二親心君親一也曷若存餘息以奉菽水乎君收淚謝之間關歸鄉里取戎器銷毀躬耕隴上噤口不談兵亦不交通賓客惟日以悅親為務時方內附濟南頑民有乘隙唱亂者以都統召溫溫力卻之然語及金朝事輒涕下不自禁娶姚氏生男子六家子王沈毅有父風初溫以老將家居東諸侯多忌之會攻宋籍山東良家子為軍王度不能免因自薦從大將察罕那演取淮泗連海四州所向克捷諸王也古壯其勇賜以佩刀弓矢遂從察罕入宋都定閫越戰數有功授行軍鎮撫都彈壓凱旋論賞真授十字翼管軍鎮撫仍佩銀符戍通州王受命慨然曰吾生長兵間出萬死一生以幸有今日天下平矣安能終日齷齪從健兒輩游乎遂以兵屬部曲張某領之未幾十字翼改

戍平江王因引疾歸山東力田以奉親如溫之爲或強起之取世襲爲子孫計輒笑而不答娶吳氏生子曰珪字君章以力本尚義稱其於學利淡然無所好族人負官中錢至數百緡計不知所出珪傾貲代償或貧無衣及饑餓不能出戶者多周之汲汲若不足有所貸者不收其子錢且戒子孫學耕稼勿爲吏胥其有隱德者不共兆域而藏家教皆整清風凜然也娶韓氏生男子三次子翥字伯舉讀書頗通大義輒棄去還駿馬不問直之高下必市之挾弓矢跨行如飛中正鵠不失毫髮有將家子之風事母能孝食飲必親嘗衣衾則視時燠寒而進退之元統癸酉歲饑大疫且四起道殣相望翥買棺櫝瘞之其未死者作淖糜給之寧以泉布貸人人久不能償取其約劑焚去漫若不復省至正中江浙行中書察知翥之才行命隨石抹將軍　捕寇海上翥屢建奇策將軍不能聽已而盜不可制方悔不用其言翥寡言笑與人交不

爲翕翕熙父而盡親人自不忍厭之嘗教其子云我家近海濱以弓馬植門戶田桑供衣食雖不多知書禮法素謹至今弗敢隳爾曹盍務爲善毋貽祖考羞使它人稱汝爲善士我死目亦瞑不然雖日宰百羊馬享吾吾將不食而吐之矣世以爲名言娶吳氏生二子裕桂榮生甫一月而母亡憐孟馬氏來繼其室爲出裝奩求保母乳之其視裕尤篤不翅若已所生比兵戍南土者宗族給其衣貲謂之封椿錢歲久因不支馬氏勸翥曰君雖在戍家既粗立矣又何以仰此爲一族咸稱爲仁人至正壬辰秋翥移戍當塗桂榮勇冠一軍後三年戰死金陵馬痛之亦成疾卒先是諸妣姚岳韓三氏皆以孝事舅姑見稱而馬事繼母尤加撫弟妹至成人三十餘始嫁生一子暉日夜迪以書詩至質衣以爲束脩暉乃以學名達今六合載清　大明御歷遂入侍　青坊久之擢國子助教移磨勘司令陞　太子贊善大夫轉刑曹郎中遂

爲福建行省參知政事累階中奉大夫云惟高氏三世大業皆在棣州棣傅務南其原曰高家莊唯翥死於亂離權瘞建業西門之外郊裴塚櫐櫐莫能辨其眞其卒時則歲丙申四月某日壽五十六馬之卒頗先於翥實二月十九日壽五十又三兵燹之餘又用浮屠法付之水火暉日夜念之涕落不能收將從近代之禮藏衣冠祖墓之側既請爲紳先生爲之銘而又徵予之文道志其詳予惟先祖有善而不能知不知也知矣而不能揚之不仁也仁矣而紀載過於實不信也信矣而不能要諸禮義則不可銘諸鼎彝而傳於孫子也有若高氏三世以來皆以武顯至暉始以文易武名位日致顯融而於先德之念尤懸懸如饑可不謂之賢乎其賢謂何予前所謂五者殆皆無愧者也暉之子若孫異日仕諸塋域知世德之不易必思有以奮發爲武者則思橫予樹纛折衝於千里之外爲文者則思建綱叙倫而貽　熙朝之盛典斯不

負暉之所望也不然讀茲碑者其顏寧不有泚也哉是爲表

莆田四如先生黃公後集序

濂成童時即讀四如先生諸經說見其立論精微鑿鑿過人遠甚未嘗不慕蘊之稍長歷求先生之事迹然後知其淵源之所自而凝道之有方也盖先生居莆陽唐御史滔十二代孫世爲儒家其父績師事艮山潘公柄復齋陳公宓二公實考亭朱子勉齋黃公之高第弟子也先生夙承父訓年十二試舉子業郡校多占前列後二十九年始擢咸淳辛未進士第調監瑞安府比較務未上名公鉅卿爭聘之爲講師而丞相江公萬里挽之尤力聲譽翕然動於一時德祐乙亥冬始之官與僉樞陸公秀夫遇陸公一見極器之明年丙子杭都已陷國事不可爲陸公繼先生至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改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諭遂轉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先生皆

辭不就宋既改物歸隱重山寄林不與世接四方有受學者
先生為敷繹濂洛關閩之說而開導之其為文詞務以理勝
不暇如它文士馳騁葩藻以為工而當時求者紛如也門人
武夷詹清子類次六經四書講義為六卷刊之而先生之子
元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又分記序墓銘字訓之屬為五卷
而刊之先生年八十二而終遺文流落於薦紳者尚多其曾
孫鄉貢進士至又裒集為十卷將刻諸梓介楚王府伴讀陳
子晟徵瀕為序以傳瀕聞濂洛中微考亭未興艾軒林公光
朝獨倡道莆陽從之者如歸市紅泉東井之學乃聞於天下
網山林公亦之實紹艾軒之傳網山之後樂軒陳公藻又起
而繼之樂軒家長樂網山居福清咸來講學東井而風聲所
被氣習所熏人皆有鄒魯之行及乎瓜山復齋之起推闡考
亭經訓東西角立化行而教孚文質彬彬可觀先生產於
艾軒之鄉耳目之所濡染固已先立乎其大者復因父師之

故砣砣窮年遂探考亭之正緒則其所著皆六經之微所宣
皆天地之秘誠有未易涯涘者奈何道未及行而宋祚已移
識者不能不為之惜也先生之所蘊與不可傳者固已隨物
俱化若并其遺文同就泯滅不亦重可惜哉先生之子若孫
孜孜以傳世為務可謂不死其親者矣瀕年耄而昏避求文
者如避讎敵甚不得已多令學子代之今以童年蒙鑑之久
勉徇至等所請而躬序之如此然先生之集自能行世亦不
藉區區之文而後傳也先生姓黃氏諱仲元字善父後改名
淵字天叟別號韵鄉老人云

重榮桂記

廬陵周氏奕葉以書詩為業有字孟聲者與其子學顏皆以
文鳴薦紳間故廬在吉水之泥田鄉門墉之內桂樹一章扶
疏而離披晝日成陰縱衡可二畝遠望之童童若車蓋然元
至正壬辰紅巾盜起廬舍皆化為煨燼桂亦焚死剪取其枝
柯為薪唯幹獨存越五年甲申桂忽發綠芽膚間已而怒長
不數年間翁鬱若雲布東南有小桂者二亦壞於兵至是萌
蘖出自根柢枝葉沃如也閭師里尹過之戟手指曰此非祥
也妖也物反常則為妖烈火之所燬炎津枯于內枝焦于外
生意安能貫之生意不貫而萌蘖惡乎生苟謂其生為祥則
倒豎之楊偃起之柳不亦祥之大者歟或曰非也此祥也天
地之間有開必先其機之動間不容髮荣公之感插竹生筍
田氏之聚枯荊再華蓋草木最得氣之先者也大化流衍占
盛衰者每於斯觀其兆焉唐人以擢第者為折桂此殆周氏
科目之徵乎二者之論又未有所定 國朝洪武庚戌學
顏之子仲方以明經舉于鄉會試南宮除侍儀使出為中牟
令以政事聞然後始知桂之重榮非為妖也實祥也予嘗聞
之人事之與天道誠相表裏有感必有應始終循環無窮今
以茲桂徵天而驗人其祥固無疑者然而君子之論祥當在

人不可使物得以專之仲方益率德勵行使德馨遠聞既以
華其躬又以貽其後人周氏之興其殆未艾也歟係之以詩
曰

維桂之良其色中黃其氣苾芳有士治經藝之于庭比德之
馨怡顏孰斁未幾我廬桂亦變枯槁髮屹然自踵至顛氣絕
弗聆胡彼綠苞怒長如毛有華其番日益以崇車蓋童童孰
陰正濃大化絪緼何屈不伸瑞應之純孰譙孰呶為祥為妖
匪德曷要德將何徵搴其芳榮以契其真天昌其家悴而復
華厥兆孔嘉勿剪勿傷是培是封沃以靈漿君子有云瑞當
在人其福乃臻我陳我詩其辭則危匪頌以規

趙氏族塋兆域碑銘 有序

金華趙君古愚■學而好脩以其先世遺冢孔艱殘者多塗
殯於郊乃與二弟古怡古忱謀黜衣殺食歷十年之久始克
族塟於縣之慶雲鄉青岡山之原鄉先生衢州教授胡公翰

既為撰文表諸阡古怡復以為昭示後嗣辭不厭其繁力請濂申言之濂以古怡存心愿慤行義如古人不欲重違其意頗諾之自時厥後竊祿于朝徒以未成之學操觚染翰無以應求文者之紛紜由是不及為者蓋八年于茲矣古怡又介宗叔嗣泰請之愈堅遂案其圖狀而序之趙氏於宋有屬籍廣陵康簡王德雍實魏悼王之第四子五傳至太中大夫堅之始自汴徙于徽古愚七世祖也特遷之於中穴餘則分左右而序列焉右則高大父遂昌令盱夫大父承浙倉副使若磐伯父嗣淇嗣鴻叔父嗣閎也左則曾大父特堯叔祖父若陸父某州路學錄嗣滋及弟某縣某處巡檢古恒也大中公碩人田氏高祖母曾祖母二徐氏祖母陳何李三氏叔祖母章氏母葉氏叔母張氏嫂張氏皆祔從夫穴而太中公之子常熟丞公傳常熟之子長溪丞彥鉷皆不廷以長溪君室蘭溪常熟君壟獨者父也今所葬者始自太中公即繼以遂昌

君者遂昌長溪之子也八世之中凡二十棺昭穆惟叙尊卑不亂厲限有截美道中度神靈載寧人道爲順鄉之大夫士過之者咸相與嘉味而去蓋大江以南拘泥於堪輿家謂其水土淺薄無有族葬之者他未遑深論雖以父子至親其兆或相去近或十里所遠乃至於踰百夫以一氣所生喘息之相通魂神之相依乃使之曠絕疏遠如此豈人心天理之所安哉周官有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政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釋者曰位謂昭穆也度數謂爵等之大小也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焉呼它姓尚爾況同族同氣者乎何為離而異之何為離而異之古愚兄弟一即乎義理之正而弗蹈夫流俗之失不亦行古之道哉行古之道可謂君子者矣抑聞之趙氏既家徽常熟君又廷蘭溪劉使君又廷婺城人遂為金華府人其世德宗系各見公所述墓銘其族葬之

時則洪武戊申歲冬十月壬午日也銘曰

人之生也聚族而居朝焉暮焉昏會於堂序之上冠衣濟濟而咲語嘻嘻奈何其歿也則異而藏之設其有知也未必能瞑目於泉下若其無知也揆諸人情而胡乃忍為自堪輿家倡於禍福之論舉世紛紛逆瀾到而波隨縱曰其理之所必有徇利而忘孝亦昔賢之所唉況步於茫昧恍惚弗能使智者之無疑不有君子孰覺其非今昭穆有序塋域具宜其安死者如生又惡知不順夫秉彝于所以取之而樂道之者亦中心深有感慨乎而噫

虞文靖公像贊

朱明之墟離火降精也丹烏䎗褷為鸞綵軿也手攬化樞人文昭明也補帝衮衣五色炎炎也上凌霄漢下竊九淵也無幽不啓無秀不榮也頓撑萬彙配合三靈也獨騎元氣棲神窈冥也之死弗沒隨物流形也疑為商雲爕為德星也斑璘

所勒鬼祕神呵也命世之材一代之英也

三奇石後銘有序

三奇石後銘為吳士朱孟辯作孟辯雅石聚寶山間製為山玄膚王芝朶斷雲角三名其友王蒙先生圖而銘之銘遂其至不容繼孟辯強予述之信乎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其辭曰

山玄膚割紫纍星霄皷石抱腹蒼水使者佩失瑤山鬼環守目睢盱內藏一升白龍酣飧之凌霄躡腰兔奮迅八極游遨都山玄膚玉為徒　右一

王芝朶自天隕暈紫霞裁猗儺蟻以九陽真液火有聲泓噌王之瑳不學三秀脆而點韓終欲擷意仍叵青鳥傳信似需我王芝朶青娟娟　右二

斷雲角鬼斧琢秀棱棱文斮斮覽旋雖攀泝寥廓手析祥蛩勳一撥尚帶蛟龍氣旁魄神母變幻質奔騰上衝牛斗光如

洪武聖政記序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于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具
執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
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算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多
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偉
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　皇上以布衣受
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
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迨夫正　天位朝萬國華華闡
治恒若不足於是綱舉于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
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嚴矣
御極之日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
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于郡府率皆設衛權
一出於朝廷而為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

一革冗濫之弊而倖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
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覈實效育人才優前代正禮儀之
失去海嶽之封嚴宮壼之法勵忠節之訓刈積歲之弊如斯
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所未得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
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圮壞殆
將百年而　天生大有為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
俗與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
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為職業
親見　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
要者編集成書列為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
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
萬物無不載焉
聖人之作也萬物咸與欣覩焉故凡金科之頒玉條之列著
之於簡書刻之於琬琰傳之於
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為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
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豈不在於茲乎臣不
佞請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洪武八年歲
次乙卯正月甲子翰林侍讀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序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　　翰苑續集卷之十

宋學士文集目錄　翰苑別集目錄

卷第一
楊氏家傳　題李霱峯墓銘後
衍齡堂記　送翁好古序
題趙博士剳子帖後　樓母墓版文
貞節堂記　送葉別乘詩序
卷第二
金母翟夫人墓銘　寧禪師碑銘
連州黃府君墓銘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贈蕭子所序　徐劉生墓銘
王德輝先生文集序　恭題御賜文集後
王僉事墓銘　王宗器字辭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全室禪師像贊
星鞠圖贊

卷第三
來豐劉府君墓誌銘　耘菴銘　古思齋銘
王生致遠字辭　寄和右丞溫迪罕詩卷序
題李節婦傳後　題新修李鄴侯傳後
無夢和上碑銘　跋蕭翼賺蘭亭圖後
居易齋銘　林伯恭詩集序
跋一雨大師塔銘　題甘節卷後
題柏菴圖後　日本普濟國師碑銘
日本重修轉法輪藏禪寺記
卷第四
御賜甘露漿詩序　恭跋御賜詩後
補張馮加冠字辭　人席銘
送景德輝序　送徐教授序
送許存禮序　葉夷仲文集序
題商山四皓圖　濟南李氏先塋碑銘
題邕禪師塔銘後　夏尚之遺像贊
韋軒銘　楷木杖銘
卷第五
趙氏時思菴記　贈林經歷序
王給事墓版文　徐貞婦傳
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著存軒辭
端木府君墓銘　正誼堂銘
園隱菴記　題冰壺子傳後
卷第六
呂府君墓銘　漢天師世家序
跋樗散生傳後　題烏繼善文集後
瑯邪山遊記　龍泉湯君墓銘
思遠樓記　金谿縣義渡記

建寧黃母墓版文
卷第七
跋日本僧汝霖文稿後　贈傳神陳德顏序
題湯處士墓銘後　題陳生宗譜後
清風亭記　環翠亭記
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序　題頓主簿上蕭侍郎書後
蓬軒銘　楊指揮壙志
孝子丘鐸傳　杜詩舉隅序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題柳公權書度人經後
跋韓忠獻王書義鶻行後
黃氏悅親堂銘　補危安子定加冠祝辭
劉主事墓版文
卷第八
恭題　御書賜蘄春侯卷後

題觀鸞圖　贈朱啓文序
新刻廣韻後題　韻府群玉後題
贈令儀藏主序　䟦黃文獻公送鄭檢討序後
混成道院記　天台廣濟橋記
贈陳生孟暘序　書吏會要序
括蒼吳氏世系碑銘　䟦子昂眞蹟後
鞠軒銘

卷第九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鄒氏復姓孫氏序　贈閩叅政詩并序
宋惟善字辭　鳳陽單氏先塋碑銘
符氏世譜記　蘭隱亭記
樓府君墓　恭題豳風圖後
金溪縣尉陳府君墓銘　書哇樂窩事

恭題　御製桂良考職王傳勑

卷第十

日本古先源禪師道行碑
陳方都督像贊　孫基德公塔銘
陳府君墓銘　送道侍制致仕還鄉詩序
忠孝堂銘　查林曾氏家牒序
鳳陽陳方氏封贈二代碑銘
吏部侍郎張府君墓銘　左丞方公神道碑銘

楊氏家傳

楊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會稽遂為其郡望族後家京兆唐末南詔叛陷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下詔募驍勇士將兵討之端夢神人告曰爾亟往此功名機也端與舅氏謝將軍詣長安上䟽請行上慰而遣之行次蜀蠻諜知之斂退者半乃詣瀘州合江逕入白錦軍高遥山據險立砦結土豪史將黃三氏為久駐計蠻出寇端出奇兵擊之大敗尋納欵結盟而還唐祚移於後梁端感憤發疾而卒子孫遂家于播宋贈太師太師生牧南既嗣世痛父業未成九溪十洞猶未服日夜憂憤其子部射遂其志選練將卒伐羅閩時閩附南詔部射深入閩地將士絕其後部射力戰死其子三公抱父尸不去閩執之以歸牧南卒三公幽于閩半載會阿永蠻酋長黑長與閩有違言之曰殺其父而囚其子人弗為也盍

歸諸閩不吝黑定怒夜以一扎馬羈載與俱歸且發兵納三公界上三公遣衛兵檄召謝巡檢謝時夷獠違之會滑江夷獠忽懷異志引舟岸北呼謝曰為我語若主當免我科賦否則吾不以舟濟三公怒瞋目視舟嘘者三舟奔而前三公遂涉夷獠爭持牛釃酒為謝三公剪帛蟠獠頸吸水噀之帛或蛇形獠伏地哀祈誓輸賦不敢反三公復噀之帛如初三公生二子實貫當立自以才不逮讓與實實字真郡閩宋太祖受命即欲遣使者入貢會小火揚及新添掭二部作亂實貴同謝巡檢討之夜薄賊營盡殲其衆實傷流矢病創而卒貴生昭字子明既嗣世二弟先蛾各擁強兵先據白錦東遵義軍號下州蛾據白錦南近邑號揚州昭不能制曾未幾何蛾稱南衙將軍舉兵攻先且外結閩兵為助謝巡檢子都統謂昭之子貴遷曰蛾名伏讎而賊同氣罪不容于死盍討之遂大發兵設三覆於高遥山要其歸而擊之閩大潰赴水死者數

千載亡入閩貴遷太原人與端為同族其父充廣乃宋贈太師中書令業之曾孫冀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延朗之子嘗持節廣西與昭通譜昭無子充廣繼貴遷為之後自是守播者皆業之子孫也貴遷字升叔慶歷皇祐間儂智高亂當貴遷曰通夜即浮牂牁出其不意擊之漢制南事之奇策也嘉當報國以自效即如瀘次于南川待暴疾持還其季父先使南川鉅族趙隆要殺之官至武功大夫德州刺史生三子光震光榮光明光震字長卿瀘南夷羅乞弟叛瀘遣使乞師光震督兵行時閩黨宋大郎與乞弟通迎其歸道光震與戰連七日不决遣帳卒王龍問道走播趣謝都統濟師謝至武婁山見二酋縱騎橫突馳騁若指麾其衆謝以勁弩射其一應弦而斃其一大憤振刃衝陣謝所傷其首殺之即宋兄弟也二夷懼而退因不能為瀘患光震官至従義郎沿邊都巡檢使生五子文廣文真文錫文貴文宣文廣字叔徳少孫仲父

光榮潛謀篡立衆弗與光榮奔高州欲藉蠻兵以危宗國文廣與部將謝石近謝成忠謀奉書罪逆光榮以歸事之如初光榮復欲陰媒文廣文廣覺為不知愛敬日篤貴樣倍益欽光震墓文廣捕斬之事連其弟理郭理郭奔高州謀作亂會老廣若徐務族亦叛文廣命謝都統討夷之斬理郭執務徐釋其黨七人初西平徭視諸蠻光榮無難制文廣倚成志夜入其柵擒獲之尋殺其罪僕焉當文廣之時蠻獠為邊患楊氏先世所不能羈縻結者至是叛討服僚無復稱貳封疆闢而戶口增矣年僅三十六而殁君子惜之官至武節大夫生三子惟聰惟吉惟信惟聰字晦之七歲而孤育於母舅謝石近家石近以主少衆貳因奉光榮攝僅事光榮立日久益固位惟聰既長光榮深忌之實毒魚中欲加害覺之弗食光榮復為逆婦高州給與俱狩殺於中塗謀洩弗果行光榮恚藉播州二縣地千七百里往獻于朝詔即其地建白錦堡加光

榮權賓使光榮還惟聰率部佐出迎光榮誅置毒于茗以俟隸人誤進光榮啜之即覺惟聰始親政光榮弟光明慰惟聰暮夜以兵劫之惟聰出奔光明敗奔蜀訴于部使者李獻臣惟聰謀不軌獻入其辭檄發南平諸寨兵入播惟聰憤懣不自勝大集兵拒戰敗其師事聞詔奪獻官進惟聰修武郎左班殿直賜金帶錦袍慰諭之光明因亡入閩而死居無何惟吉復作亂殺惟聰二子衆怒共誅之惟聰深慮家難禱于上下神祇誓曰世世子孫不可以權假人違此言者天實殛之惟聰復生二子選選字簡夫始立值徽欽二帝播遷高宗南渡選慷慨負氣銳志務農練兵以待徵調士大夫躍之性嗜讀書擇名師授子經聞四方士有賢者輒厚幣羅致之歲以十百計益士房為鄉来市馬為夷人所刧轉鬻者至再選購出之遣於客館給食與衣者數載屬歲大比選厚餞遣徒衛送其還益貴登進士第達貳於選謀入閩作亂選邑長

明而旅官至武經郎生十有三子唯軫軾最良軫字徳輿美髯長身狀貌瑰偉剛果勇決人服其能嘗病舊堡隘陋營堡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徙治之是爲湘江軫初無嗣鞠軾子粲為後晚生三子勳居昇以粲賢遂不易物議尤愛軾尋授軾堡政獨築室爲泉以終軫當一廂駟服左右常偹以出游人異之官至秉義郎軾字徳載沉靜寬厚孝友無間言選軫諸子不趣若巳出物先撫下州世治兵相攻凡七傳至煥軫之幕官猶泳從容白曰骨肉相殘夷狄之俗也上下楊其初由一人而今千丈日夜相尋孰若講信修睦復兄弟之親乎軾欣然曰吾有志久矣子爲我往說之泳至下州煥頓顙受命遂盟而還軾留意藝文蜀士来依者愈衆結廬割田使安食之由是蠻荒子弟多讀書攻文土俗爲之大變軾官至成忠郎累贈武節郎粲字文卿小字伯強幼授大學即捲卷嘆曰此非一部行程曆乎必涉歷之至乃可爾長好鼓琴

授壹粲母弟煇有寵於父欲奪其位粲亦欲以位讓之因猶
泳言得不廢開禧三年蜀帥吳曦叛粲師師赴援會曦誅不
果賁職馬三百黃白金鉦萬且請因曦誅大舉北伐以雪先
耻上優詔答焉嘉定十二年復輸馬三百於蜀帥蜀帥以聞
上益嘉之南平夷穆永忠盜據公家田粲曰穆不道犯王略
吾為藩臣可縱其死耶帥衆討平之斬永忠歸其田南平閭
酋偉桂獄父自立粲聲罪致討敗其衆於滇池斬首數千級
闢地七百里獲羊牛鎧仗各以千計煥達盟鈔掠界上粲遣
兵誅之歸煥所掠地賦於珍州下楊平邊患遂熄粲性孝友
安儉素治政寬簡民便之復大修先廟建學養士作家訓十
條曰盡臣節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從儉約辨賢佞務平恕
公好惡去奢華謹刑罰論者多之楊氏居播十三傳至粲始
大官終武翼大夫累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衛大將軍忠
州防禦使賜廟忠烈封威毅侯生三子价佐佑价字晝父英

偉沈毅自少不群父沒以郡政畀其子文專志養母端平中
北兵犯蜀閬青野原价曰此主憂臣辱時也其可後乎乃移
檄蜀閫請自效制置使趙彥訥以聞詔許之馳馬度劒帥家
世自贍之兵五千戍蜀口圍解价功居多詔授雄威軍都統
制未幾復白錦堡為播州文領郡价統兵如故蜀警文急詔
价以雄威軍戍夔峽价分署所部屯瀘渝間遣奇兵擊東遯
以捷多遷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嘉熙初制置使彭大雅
鎮渝檄价赴援价督萬兵屯江南通蜀聲勢北兵不敢犯孟
珙宣撫荊湖余玠制置西蜀皆倚价為重上屢下詔褒美之
价指天誓曰所不盡忠節以報上者有如皦日一日大飯羣
僧价趺坐誦佛書數語而終价好學善屬文先是設科取士
未及播价請于朝而歲貢士三人云贈開府儀同三司威武
寧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忠顯封威靈英烈侯文字全城銘
定中北兵始入劍文日閱士卒為備蜀中避地者多歸之嘉

熙中北兵窺江彭大雅復來徵師价命將趙遜師萬兵赴
戰石洞峽擊破之以功轉武德郎閤門祗候文卒詔起文視
事進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文移書余玠曰比年北師如
蹈無人之境者由不能禦敵於門戶故也蜀移鎮利閬間經
理三關為久駐謀此上計也今縱未能大舉擇諸路要險建
城濠以為根柢此中計也下則保江自守縱敵去來耳況西
番部落已為北所誘勢必撓雪外以圖雲南由雲南以并吞
蠻部闢邕廣窺沅靖則後門斡腹深可憂也玠偉其論竟徇
中計後果如文言淳祐八年西帥俞興西征發兵五千人與
俱大戰者三皆捷遷左衛大將軍余玠北伐漢中文命將趙
寅會兵渝上三次戰又捷十二年北兵圍漢嘉文使總管田
萬率兵五千間道赴之夜濟嘉江走萬山必勝二堡萬以勁
弩射之敵不能支遂卻加右武大夫寶祐二年北兵由烏蒙
渡馬湖入宣化宣撫使李曾伯來徵師文遣弟大聲統兵行

大小九戰又捷轉左武大夫五年北兵臨雲南將入播文敗
奏詔節度使呂文德偕文入閬諭孝酋內屬大酋勃先領衆
降六年拜親衛大夫以解漁城圍剪烏江寇功加忠州[illegible]
使景定間劉雄飛夏貴守蜀復江安州餉禮義山戰懸壺平
而播兵為多進中亮大夫和州防禦使播州沿邊安撫使爵
播川伯食邑七百戶詔雄威軍加御前二字以寵異之歲賜
豐帛給邊用著為令文留心文治建孔子廟以勵國民民從
其化卒於咸淳元年贈金州觀察使元贈榮祿大夫同知樞
密院事柱國追封播國公謚崇德生一子邦憲字仲武倜儻
有大節好書史善騎射始冠授成忠郎雄威軍副都統通管
州事二年閏大舉入寇破立邊諸戍邦憲出師拒之閬敗却
舜潛渡烏江步騎猝至民大駭邦憲部署諸將令曰必剪此
寇而後朝食躬鬬急引退甫涉江邦憲追擊大敗閩衆於中
流斬首千級擒其酋羅汝歸進武節大夫沿邊安撫使閩又

悉兵寇下邑邦憲復敗之獲酋長阿斷歷數其罪狀而釋之閩自是懼不復出拜利州觀察使遷左金吾衛上將軍安遠軍承宣使牙牌節度使至元十二年宋平元世祖遣使者詔邦憲內附邦憲捧詔三日哭奉表以播州珍州南平軍三州之地降十五年入朝詔襲守如故拜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撫使播州管內安撫使播下邑黃平壤近於荆地荆之戍將欲奪而南邦憲發其姦請復歸黃平十八年陞宣慰使十九年閩叛詔發諸道兵進討師道播而入邦憲給饋餉命將卒與之俱乃夷之累贈推忠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播國公謚惠敏生一子漢英字熙載五齡而孤二十三年其母貞順夫人田氏挈之朝京師世祖摩其頂熟視良久諭宰臣曰是兒眞國器也宜以父爵錫之賜名賽因不花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軍民安

撫使賜金繒弓矢鞍勒遣歸二十四年佚黨搆亂殺貞順夫人漢英衰絰入奏上詔捕賊至益州戮以徇二十七年詔郡縣上計播之鄰境拒命漢英即括戶口租稅籍進世祖大悅加播州等處管軍萬戶二十八年漢英入朝奏蘇順元宣慰司幷播州安撫司爲宣撫司授漢英軍民宣撫使會羅甸宣慰使幹羅思誘播下邑黃平諸寨酋詐爲新闢境土以獻漢英奏復之幹羅思恚不勝誣言酋有雄威忠勝二軍患播屆弗奏請籍征父州漢英抗言納土時已隸別籍矣御史臺審覈上之詔寢其事俄拜漢英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成宗即位漢英入朝者三大德三年詔錫漢英世守其土漢英奏改南詔驛道分定雲以東地隸播西隸新部城郡縣冗員去伦丁粮三之一民大便之二年部蠻宋柏亂湖廣行省議用兵漢英言賊勢方盛宜招諭之不聽兵出久無功竟以漢英議始相繼降五年右丞劉深討南詔道出播漢英挐運軍食無乏

六年閩婦蛇節宋隆濟叛詔合湖廣四川二省兵征之命漢英以民兵徒衛出師卒遇賊漢英力戰大軍繼之降阿苴拔下龍賊復合拒竟大敗縛蛇節斬隆濟阿女而平之以功進資德大夫賜玉帶金鞍弧矢仁宗立頒禮益厚進勳上護軍增賜金帛延祐四年黃平南蠻盧犇叛新部蔡曾亦嘯却聚亂詔漢英宣撫之二賊降置戍而還漢英爲政急敎化大治泮宮南北士來歸者衆皆量才用之喜讀廉洛書爲詩文尚體要著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內外集六十四卷賜推誠秉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播國公謚忠宣其妻田氏亦喜讀書人以爲難能無子以弟播州招討安撫使如祖之子嘉貞嗣嘉貞至治二年朝英宗賜名延禮不花累官資德大夫湖廣行省左丞沿邊宣慰宣撫使嘉貞卒子資德大夫播州軍民宣撫宣慰都指揮使忠彥嗣忠彥卒子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軍民

安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景嗣元鼎卒無子田氏以如祖季子嘉議大夫湖廣行省參知政事播州沿邊溪洞招討使誠之子鏗嗣入我

國朝鏗遣使內附授以播州宣慰使實洪武初年云

史官曰播州本秦夜郎且蘭西南隅故地夷獠錯居時出爲中國患楊端藉唐之威靈帥師渫入遂據其土五傳至昭徹子中絕而貴遷以同姓來爲之後又三傳至文廣威聲德懷而群蠻稽首聽命益有光於前人又三傳至選留意禮文尊賢下士荒服子弟皆知向學民風爲之一變又二傳至粲封疆始大建學造士立家訓十條以遺子孫其子孫亦繩繩善繼學尙伊洛之學言行相須一如鄒魯之俗昔之爭鬪攻攘之裔亦幾乎熄矣何其盛歟嗚呼楊氏以一姓相傳據有土地人民儼然如古之邦君由唐歷五季更宋涉元幾六百年岑官峻爵珪組照映亦豈偶然之故哉蓋家詩書之澤涵濡

惟深頤知忠蓋報君之道或天有以相之歟楊文公大年所
行貫遷之先人誥辭其中書令業則曰向事僞主當膺親征
爰集危機能傾丹欵其莫州刺史延朗則曰奮身軒陛効命
疆陲均甘苦而得士心袵金革而從王事以此觀之其功在
國家澤被生民可謂厚矣奕世光榮而弗絕者雖本於天其
亦有以也哉其亦有以也哉

題李齋峰先生墓銘後

濂兒時伏讀齋峰先生所撰大都賦即慕艶其人逮長受經
於黃文獻公爲言先生惇學而能文議論英發如寶庫宏開
蒼璧白琥黃琮玄圭雜然而前陳光彩照耀不可正視蓋豪
傑之士也未及往見而先生竟觀化冥冥之中後三十年而
公復薨逝又二十年濂亦髮種種而視茫茫矣慨念疇昔有
志弗強賢者不能往親幸獲親者又不能盡傳其所學可勝
歎哉先生之曾孫象賢與濂晉會南京出公所撰墓銘及文

集序相示三復之餘益重耿耿象賢名嘉嗜學而有文令試
藝銓曹擢官鄭州別乘先生爲有後矣

行齡堂記

太常贊禮郎陳君德民屢謁余爲行齡堂記予曰所記謂何
德民曰壽昌有大族曰徐氏其先自太末來遷烏岡至是族
益大有一翁名海字季涵年七十八其齒其德群族師尊之
嘗建新堂於東山之麓久未有以字之洪武辛亥秋忽夢神
人戴瑤冠而被霞衣笑謂翁曰爾堂當名行齡翁曰其義何
居神人曰明發陳德民來可詳叩之既寤翁疑不自釋坐而
待旦徐步於庭皐已而德民果至翁相與執手大笑且言其
故德民曰此殆翁之壽徵乎於是命善書者揭之楣間以符
神之貺先生之文行於國中流及海外翁旦旦慕之願求記
其事余曰聲聞過情君子之所恥予本不能文汰哉子之見
許也敢辭德民請之益力乃與之言曰周官有占夢所掌凡
六一曰正謂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二曰噩謂驚愕而夢也
三曰思謂覺時所思念之而夢也四曰寤謂覺而道之而夢
也五曰喜謂喜悅而夢也六曰懼謂恐懼而夢也今翁雖近
耄齡內養外充精神恬然物莫敢攖所謂噩思寤喜懼五者
咸無有焉其或出於正夢者歟若正夢者則事幾之所形休
禎之先兆也古之人有夢與九齡者矣有加以三齡者矣其
後皆驗王者之與士庶人其位雖有尊卑之殊夢之感通理
實一也翁之夢將有得夫耆年者歟雖然壽居洪範五福之
首而詩人之相頌禱一則曰壽二則曰壽其故何耶苟非壽
焉則夫多子孫也齊梁錦綉之爲食與衣也谷量馬牛而斛
量珠也將焉用之哉將焉用之此所以人人莫不貴夫壽者
蓋以此夫衍之爲義從水從行水之行能長流而不窮齡
即年也翁之年自耄以逮至期頤未有艾也至理斯寓有
開必先神人之見夢其誠不可誣哉予所居與翁鄰邦它日

獲歸休當策欵段馬與德民謁翁於東山之上歌三壽作朋
之詩奉觴爲翁壽尚未晚也德民以爲何如德民曰先生之
言至矣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試法即
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入等者方白首臣用焉復慮無
以統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隋勤而惟恐
有不及至於閭里有出爲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經
義弗悖于理者始聽其法逮詳且密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三
代大小學爲教而徒泥於訓故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
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爲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
序遷豪右海商行賕覓爲往往來衙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
廁其中㧞萃而群嚙一鼓吻一技足蜂與之納鑿唯彼飲食
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稍勵廉隅者不

願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論至於此
寧不為之長嘆令哉
皇明一遵三代為治初入小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大學則
明修己治人之道且為之擇師尤慎府設教授一員必試經
義於銓曹文既中格然後白宰相署牒俾權教職三年有成
始令為真其視宋益加密矣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濯磨以思
顯所學當是時越有翁君好古舊以名經舉進士兼工古文
辭有司薦之于朝將官于州縣好古以目眚辭眾惜其才不
忍聽其去乃試教官用為廣州教授瀕行陶參政中立朱太
史伯賢既各有序贈之好古復來徵予言予聞之師曰牧伯
以政為治校官以教輔治其職蓋鈞重矣夫以一帚布之儒
獲際昌辰與牧伯分庭抗禮得以施化民成俗之道誠非細
故哉好古之行也靈承
皇上法古興學之意而盡革近代循習苟簡之弊閭里之句

讀師必月會之授以彝倫大義使漸摩誘掖之庶幾相率而
為進德之歸時雖不設提舉官而府尹之統治部使者之所
覈實其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善聞于
上者好古勗哉毋徒泥訓故之繁文為也毋徒溺華藻之詞
章為也好古勗哉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昔者趙簡子書訓戒之辭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
舉其詞無恤則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君子由是知
其賢不肖之分也會稽趙君圭玉官法從時其父博士君作
訓忠之書寄之圭玉佩服而弗忘復裝潢為懸軸懸之齋閣
不翅盤盂几杖之銘嗚呼圭玉固簡子之遠裔其亦聞無恤
之風而興起者歟

樓母婁氏墓版文

義烏樓璉詣余禁林且哭且拜曰璉也不才幸獲廁名銓曹
擢主大同宣寧縣簿歸與母夫人別夫人慘然若不能勝情
整璉衣出門涕泗闌干被璉恐重傷夫人之意忍泣而往
之官僅五月而訃音至矣蒲伏歸伏草土今服既闋吏部用
常例別調行有日痛念先母遺德未白謹拜灑掃門庭執弟
子之禮敢以墓版文為累按璉自為狀諱慶字靜嘉婁氏考
某妣某氏夫人年二十歸同里樓君光亨婦道修飭其姑
童氏御家屬以嚴纖介有失輒譙讓不樂家介間鮮有獲其
驩心者唯夫人能之處先後唯以柔勝有恃強壓之者夫人
俛首避去久之咸愧服夫人亦自如樓君隱居教授州里多
宗之每燃燈覽書直至雞鳴夫人侍左右不敢先寢困睫或
不可舉必嘗迅自力習以為常嘉朋至備物以饗雖截髮弗
暇計其過挾婣不為翕翕而趨不為淹淹而舍始終有恆學
者多不及也一旦病疾厥喉吻上下格格作聲已而蘇明日
復卒壽七十八其時則洪武辛亥九月十七日又明年癸丑

某月日藏于竹山里先塋之次子男子四玠璨珍璉璉以明
經試吏部入官今為成都府仁壽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子女
子三瑔瑜琪俞盛方錫吳祐其婿也孫男三敬中敬和敬則
孫女四貞婉婉嫂皆幼世恆謂陰教不行天下無良婦有若
婁氏豈非婦之良者耶奈何輕言之嗟予銘者尚有所屬也
銘曰
無非無儀維婦之常不有以昭之孰知其良余銘婁氏之藏
百世之下適有耿光

貞節堂記

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如闔廬以為居稻粱以為
食縉布以為服一日無之則人事盡失雖以為治此其故何
哉苟無闔廬則風雨震凌矣苟無稻粱則道殣相望矣苟無
縉布則手足皲瘃矣三者猶雖闕一而況於大經乎大經者
何三綱之謂也是故臣有貳心者為不忠子悖其父者為不

孝婦事二夫者為夫節喪倫攸斁職此之由其所係於人道之重者何如哉泉南莊氏婦其夫為海鹽陳思恭思恭海賈也育子實生四月去入海五年而不返或以為死誘莊改適莊心如鐵不為動已而思恭歸相見之頃悲喜交集居久之思恭復去航海卒溺焉向者誘者譁曰令真死矣柰何莊指實生曰夫雖死而子存猶不死也吾敢死其夫而去之乎誘者又曰子賢也猶云可也脫有不肖餘生將托之東流乎莊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此其一念之正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可以耀古今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天道懭無知而實生何其能賢耶此人定勝天之義著矣嗚呼使以莊此心推之于必善事其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上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乎柰何世降俗漓號為士大夫須眉如戟議論凌雲霄一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遇君父有難作扮風霆去往往而是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

又何說哉嗚呼柏舟之詩不作久矣余於婦莊寧不若閔空谷跫音乎然而君子之立志寧暴露而無底也寧凍餓而殞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予故於莊之事亟稱道而弗置者為其有合於此也實生介吾友黃彛先生請記所謂貞節堂者實生其誠賢矣哉因書此授之思恭死時莊年三十七今踰五十矣初思恭嘗娶妾生一子貧寓外家莊遣錢使贊生產且償思恭之宿逋此固人之所難以非大節所繫不詳書之

送葉別乘之官通州詩序

括蒼葉君景龍新拜通州別乘之　命將之官前御史尚書劉公伯溫為率朝著簪紱之賢及山林韋布之士以杜甫詩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為韻賦詩餞之請予為之序余謂景龍生名宦之家自幼習聞詩書禮樂之懿雖不知之弗俟余言也其勗已廉介操心仁恕每有及物之功弗俟予言也至於踐剔中外涉歷磋切物態民情無不能周知亦弗俟余言也無已則有一焉

聖天子在上所以宵衣旰食不敢自暇逸者豈非為斯民乎一州之民欲藉以安者得非托之景龍乎景龍務勗焉可也予與景龍之兄景淵使君遊姓雖異情則兄弟也於是為序其事復揔用前韻作詩十解繫之首簡云詩曰

大明聯曾霄青芝吐菁蕋物徵且瑞世入當建奇勲一解而兄我所敬華皓見須鬢謝却山中雲遑遑替王業二解矧君才思多錦繡照青春摛文追馬御我詩學李賴三解鶴汀接清暇蕙悅怯新寒引尊連月叹倚劍帶花看四解一從雉巖高十年郿宮政炙燈竹素閑無一非龜鏡五解朱衣佩銀魚光彩耀一城自顧室屢懸無以贈君行六解章有綠綺琴寶之如珩璜顧君日彈之勿遣匣中藏七解一彈光風浮再彈民生足衆生蠢蠢中行見翅松獨八解相期亦有夜如君世寧幾不見庭前竹迎風自相倚九解官道年年別別君重離憂相思定何處鄉笛起江樓十解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翰苑別集卷第一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故金母程氏夫人墓誌銘

洪武乙卯七月三日故金母程氏夫人以疾卒于南京之寓舍壽七十六卜以其月二十四日奉柩還莅故居無為州巢縣之柘皋鎮其子朝興既備書卒塟歲月刻石以寘玄堂復介予友錢顥狀其羣行請立銘於墓門按狀夫人世居無為州城偃月池上令遷於柘皋父大成巢縣税務副使母徐氏夫人自幼温醇莊重嶷然如成人父母有命毫不敢違事姊若兄亦盡其愛敬之道故一家奇之皆言慎擇所居不可與凡子年十六始歸同縣金君斗輔今封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夫人既歸孝養舅姑甚至婉愉其容色唯恐有拂其意畫食之間未嘗食不敢先飯或遇有疾具躬藥齊嘗而後獻其於四時祭祀之禮尤謹粢盛必親滌濯瀕祭心存目著儼乎若有覩者助鎮國公以節儉植家凡為抗儷者六十

年相敬如一日未嘗以片言相加遺人以為難遇諸内外姻族一循禮節若鄰曲若婢媵亦皆有恩惠故稱夫人之德者無間言生子男四人長温次良次恭皆先卒季即朝興驍男而有謀當元季兵亂四海鼎沸歲乙未從

皇上渡江與諸將削平江東取淮浙下湖湘定中原收西蜀十五年間與有勞烈遂由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陞為本衛指揮使階昭勇大將軍改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於是司勲援例　上聞夫人致有令封鸞誥賁臨人皆為夫人榮不幸以一疾終嗚乎夫人其篤躬也儉其奉上也孝其事夫也敬其迪子也嚴其使下也惠五者備矣其無愧婦道母儀者乎銘曰

猗貞則乎循天經叶篤孝敬乎奉尊章親滌瀡乎慎烝嘗叶夫以敬乎終身不衰叶子為武臣乎從征四方斬將搴旗乎紀功太常鸞誥自天乎煒其寵光夫人雖殁乎令名不亡

皐之原乎山秀水明叶太史作銘乎鐫山石章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寧公碑銘 有序

臨濟正宗九傳至於東山演公全機大用譬猶日月行天罅隙畢照其弟子上承法印開拓覺源固不可以一二數就其傳派尤著者言之其一為圓悟勤其一為天目齊其一為開福寧圓悟而下又歧而為三曰虎丘隆曰此菴元曰大慧杲其道多行於南天目六傳至海雲簡開福六傳至金牛真其道多行於北佛性無南北而佛法亦然其融通混合普被無際震盪鏗鍧靡間幽顯論者未易多此而少彼也金牛世適實大湖無用寛其又鐵中之錚錚者欤無用之子則吾一源師其人也師諱永寧一源字也自號虚幻子俗姓宋氏淮東通州人世為宦族父某母隴西李氏師既生易氏吉安郡守某愛其照慧命為嗣年六歲入郷校經籍即能暗記且了其大意然非性之所樂也聞人舉佛陀號遽注耳聳聽九歲懇

求離俗父母弗之許輒連日不大食乃使依族姻棋上人於利和慶慧寺利和州之望剎宋有淮海肇禪師說法度人聲聞當世前一夕寺衆同夢迎禪師次日而師至識者異之謂禪師乘願輪而再世焉十二歲游揚之雍熙寺會主僧來峰恭編禪林類聚成師覧之笑曰此古人糟粕耳縣檢何為河南王董董奇其幼而器之屬僧録司給牒薙度為沙門尋受具足戒自時厥後蓮累出游浙河西見諸大老下語無所契中峯海方柄法隳之萬壽留之經年已而入穹窿山謁克翁紹克翁察其志不凡俾掌藏室時年已十九矣一旦欲歸鄉行省覲禮至毗陵約明極祖於焦子山精修禪定稍涉睡昏則戴沙運甓懸版坐空如是者五年明極曰藏主見解且至宜往參人逡至淮西太湖山求印可於無用無用門庭嚴峻師方入戶厲聲叱出之師作禮于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虚若何曰決日

治天不存涓滴曰不著增道曰許和尚道無用便喝師退就
禪室徹夜不寐一旦聞無用舉雲門一念不起語聲未絕而
有省急趨入室無用便打然知師頓悟令造偈枯趙州師立
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家森羅齊乞命無衣藍兒威死銳
多添少減無餘剩無用答然一笑復舉證道偈問師曰掣雷
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遠道遠道師曰火迸星
飛有何擬議緻面當機不是不是無用採威一喝師曰喝作
麼無用曰東林山前吞圖擔提住清風剎了皮師不覺通身
汗下亟五體投地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無用曰鬧者口自
是侍左右者三年且以斷崖義所贊己像號著一花書投師
曰政緣在浙達龍即住遇池便居師遂還浙時虗谷陵元叟
端瀨翁慶幻住本天如則吞鐵名山迭展化機師皆往扣擊
道相脗合而幻住尤器師弗置元詰庚申建師住廣德縉紳
於大洞中洞左有實相寺馬祖弟子澄公道場師為起廢重

新之同時有無一全避跡於石溪石溪與大洞相望人謂廣
德二甘露門至治癸亥宜興之龍池請師建立禪居師以名符
懸記欣然赴之作室以閒討者凡數十命之曰高門興化庵
先是山顛有龍池其深叵測龍出每大水民甚苦之師召龍
受三歸依戒龍不復出師居之久復厭其未幽邃也擇絕巘
作室以居至壁立如削處斷木為棧鉤環連鎖棲板於空中
不日告成師足不越戶限者二年學徒聞風遐邇坌集師亦
不能悉拒也帝師大寶法王稔師之道行降師號曰弘教普
濟禪師泰定乙丑州西之九里有地曰青山山明水秀前僧
副周某延師之至為創寺一區因以九里名之師曰吾則善
矣僅二紀必當變遷時人盖不之信也至順庚午出世往李
山禪寺瓣香酬恩卒歸之於無用俄有詔集桑門千七百人
閱毗盧大藏經一七日師陞座敷繹正法天降甘露之祥甫
三年退歸龍池時元叟主雙徑月江印主雲峰皆招居第一

座辭不赴元統甲戌浙西江東道廣教總管府具疏請主常
之天寧萬壽州守戍將敦勸尤力師漠若無聞或激曰大法
大冷灰寒師乃欲自暇自逸耶師為蹶然而起寺當兵方議
經營前住持幽岩靜夢鼎植仆地師以隻手指之暨師之至
眾為新釋迦寶殿塑佛菩薩天神諸像雄冠諸剎踰八年有
旨師於順帝者錫號曰本覺妙明真淨禪師至正壬午江南
行宣政院命師主大華藏寺師舉龍門廣代之明年復命補
天童景德禪寺師堅以疾辭又退歸龍池宜興銅官山舊有
北嶽菩提院燬于會昌士潘敬之重構焉師以九里寺助建
法堂丈室之屬以年稽之正二紀矣人益嗟俾謂師能前知
戊子有旨趣入覲說法於龍光殿上悅賜金襴法衣兼以王
環加師號曰佛心了悟大禪師帝師亦有絳袍氅帽之賜居
無何奉旨函香至五臺山曼殊大士為現祥光五道明年陛
辭南還道過維揚鎮南王孛羅普化率妃嬪等迎師入宮稟

受大戒賜以白金盂及僧伽黎衣遣司馬護還龍池庚子師
為衆遺者所逼出領善卷寺己亥師施塗壁冊韻之功且
覺其實衛明年募善士萬人為萬善同歸會二晝夜及壓兵
後枯骨至無萬數壬寅又退歸龍池癸卯蕭德大旱師徇鄉
民之求結壇誦咒焚訣未終大雨如瀉歲乃登衆愈知師有
道不容其遁強住麻蘇山慈慧禪庵未幾成大叢林國朝洪
武戊申又退歸龍池已酉夏六月師示微疾屬弟子宗珣截
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或以藥劑進麾去之十五日自
興化庵移龕至絕巘所居十七日昧爽師起沐浴服紙衣索
筆書偈云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大
月炎炎飛雪書畢側卧而化停龕七日容貌如生先一月龍
池水忽涸及師順寂賓湧異常時君子知為異徵黑白戀慕
各衣衰麻繞龕悲啼如喪考妣至有然頂灼臂以為供養者
執紼之人盈萬荼毗有五色光現齒牙舌輪及所持數珠皆

不壞設利無算烟到中林亦纍纍然生人競折枝取之至於灰土亦掏取淘汰獲者亦衆於是門人志舜志思等各分餘骨與不壞者以其年月日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山麻蕻山五所建塔藏焉世壽七十又八僧臘六十有五師氣貌雄偉身長七尺有餘音吐鴻亮其接物也不以貴賤異其心所至有無不傾向若中書右丞相朶兒只若江浙行省左丞相別不花若趙文敏公孟頫若馮内翰子振尤所賓禮者也四民來獻薌幣衣屨者肩摩而袂接既無虛日師既受即以施人曾無毫髮係吝其自處則布袍糲食沛然若有餘凡發爲文偈了不經意引紙行墨而空義自彰有四會語行于世其嗣法弟子則季山之仁奉報本之紹洪芙蓉之志荼顯德之紹菴也其所度弟子已出世者則祥符之紹密之寧之仁性竹山之祖瑛雨禪之祖勤也未出世者則祖珉維祖宗會紹仁祖瑜祖林等也師之道德所霑丐者可謂侈矣師示寂後之七

年仁性親撰行業記一通同祖珉謁余於禁林以塔上之銘爲屬嗚呼古之學者學爲己及覺門已證惟夫其傳無以續佛慧命不得已而出世爲人後世乃藉是以爲榮觀豪援巧取無所不用其極果何爲者耶有若師者得法之後固拳拳以度人爲急及主大刹屢退養龍池雖天童實則五山亦掉首弗顧其高風峻節如祥麟威鳳可望而不可即何其賢耶人疑爲淮海之後身信不誣也聞師之風者可以自省矣是宜銘銘曰

東山紹法統大弘臨濟宗一燈百千燈充滿於南北大湖羣慈龍中有善知識怒罵作佛事見者輒畏縮唯師膽如山深入了不礙振威聞一喝有若霹靂飛凡情亦喪失通身汗如雨縛茅巖洞居說戒毒龍聽文彩漸彰露遂興大伽藍翻爲人天師皈依者如雲師以方便力破除煩惱障沃沃甘露漿隨量各充足況示莊嚴相隨處起樓閣五色空中現若兜率天宮人見稱有爲我以無爲故應物而見形中心儼不動孤雲本無着動靜皆自然不識世間事何者爲聲利但觀龍池水如我性清淨預言化期至剪紙以爲衣坐脫目微瞑入彼寂滅場荼毗顯神異神光互旋繞白烟及林木皆生設利羅四衆悉號慟五處藏靈骨以表正法幢千古無壞者此以何因緣本無生滅故我出廣長舌贊述師功德鑱諸無縫塔鬼神共訶護

具官金華宋濂撰

連州黄府君墓誌銘有序

湖之德清縣令黄以貞自述大父府君行狀徵余爲塚上之銘余以耄辭繼捧幣而進余益以誄墓受金爲嫌辭然以貞請之益切或至於灑泣孰無父母也不覺爲之感傷因迻稽而叙之曰府君諱慧字志髙黄氏廣東連州人世居城南龍津門上曾祖某祖某父梁宋大理評事母蔣氏府君凝重端慤壹以誠遇人發言未嘗弗踐善貲殖之道致家殷盛或倖

於素封然立心仁恕出内布帛權度如一不敢高下其手衆物驟貴輒殺直以予之人有奇窮不自振者與齎服以起之雖釋老氏其宮弊壞爲之葺補嚴飾所費甚夥弗靳也歲序之間又率領其教藏法事設醮祠爲民徼福其天性嗜善類如此州里之人賴之一則曰寬厚長者黄君也二則曰寬厚長者黄君也年七十又八不幸以元至正己丑九月五日以一疾不起上距所生之歲則宋咸淳壬申也卒後之明年庚寅某月日塟于州西高良鄉之原既而寇侵兆域堪輿家謂不利後以某年月日改瘞小水山之陽禮也府君配文氏婦德母儀皆有可稱子男一人懋女二人歸李某文某孫一人即以貞明經脩行由陽山教官召試吏部選授今官階陞承務郎以政事聞曾孫男二人某某昔者李文公習之自爲其祖實錄乞銘於昌黎韓公其言有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後世論者未嘗不美習之之孝今以貞

之行當無愧於習之特以余文非昌黎無以慰其請不能不歔然也然肆徇孝孫之志發潛德之光尚可以人而廢之乎於是忘其鄙陋為序其事而遺銘曰

以誠勤物其行孚於人也以善遺後其德參于天叶也孫枝茂歆其進欲凌雲也本根發舒碩大且蕃也無善不報皦皦若朝暾也太史勒銘樹之于墓門也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褚登善所撰唐太宗哀冊文一卷舊嘗藏柯奎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喬簣成所題定為唐人書詹君既自識其左復請濂一言之濂聞唐故事哀冊國之大典也非職載筆至司勳衛者不敢為之登善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己亥為中書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宗不豫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崩于含風殿庚午奉大行御馬輿還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緝

熙帝載者已九月哀冊必屬之蓋無疑也此卷當為命稾之第二故於二十三年下繫歲次己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緒雪下無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八字週悲風於長下闕術字然存其闕文耳徵之大詔令蘇圖琰玟集文粹文苑諸書其更改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濂竊按正史雜史咸謂太宗以八月庚寅日葬與大詔令等書並同庚寅則八月之十八日也今獨云庚子則是月之二十八日不知何以有一旬之差將史誤耶或稾本之筆誤也嗣皇帝之名不書懼瀆也其理固當太宗之崩既書二十六日己巳矣年月甲子初何足隱諱而懸空之耶尤有不可得而曉者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可臆度未可以遽言也若論字畫當為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溫潤似虞其結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之跡不知先哲有無入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稍端謹有法傳其學者惟顏真卿得之爾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簣成雖號能鑒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器尚永寶之翰林學士金華宋濂題

贈蕭子所養親還西昌序

天下之道惟孝與忠是謂秉彝萬古攸同判惟成均首善之地風動四方罔不從化其居是職者其有不惕然自省者乎昔陽成之為司業也立諸生館下而誨之曰人之為學忠與孝耳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人諸生且爾況為其師者苟鶴髮之親在堂其心又將何如乎此余於西昌蕭君之事不能忘言也蕭君名執字子所居武山之西山形拔起如植旗旆翠淋漓積自古初土沃而衆腴蕭君朝想於白雲之岑暮而言旋買鮮於溪過焉酌於東鄰婆娑起舞親側奉觴上壽親既醉蕭君亦微酡抃手歌曰武山崔

崔有雲英英止武山如盤川流不停止我奉我親其樂莫與京止樂乎樂乎我衣之翩我頰之頳止蕭君之樂無日不然君將終身焉會科目之興有司強起江西秋闈名在前列已而上南宮選授國子錄所授經皆公侯家之子見蕭君能古文辭皆心服之業將成蕭君獨有不豫色然人問其故輒潸然隕涕曰吾親髮盡白矣體氣下上不自寧矣武山夜鶴曉猿遲余歸久矣於是走白丞相府其辭甚切吏拘於文墨桎來參稽閱一歲而始報可蕭君治行李將歸激者曰蕭君之所見一何果哉抱卓犖之才當用才之時何不一試而歸今蕭君之同官或拜御史或權縣令矣使蕭君少忍須臾銅章青綬宜不足以榮其親哉贊善大夫宋濂曰是惡足以知蕭君蕭君不忘孝於親其有不忠於君者乎惟念成均為首善之地故不敢冒爵祿以失菽水之驩爾不然是有愧陽城之諸生矣尚何足以言蕭君乎銅章青綬之榮乎謂蕭君他日

不為之乎激者無以對於是出酒飲蕭君率同志賦詩一章成則蕭君為之欣然引滿頹然就醉片帆西上抗手而別洪武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金華宋濂序

盧陵劉徐生墓銘

翰林編脩官振唯奉　詔攝御史行縣北落舟汴黃河忽夢內兄劉徐生相逢里中艤岸上䑋宛命酒曰徐生與弟為結髮友恨輸先着鞭耳其情驩甚及覺悵然興懷賦楚辭一章擊楫而歌之暨還南京將寫辭以寄或有告者曰徐生亡矣唯不勝其悲居亡何徐生之父作書遺唯曰徐生相從至郢者久還歸謁先塋竟溺景陵之深川越九日得屍又八日旅殯郢城東于胥臺下嗚呼肺肝盡割裂矣老身將何以飭存邪自造權厝誌一通幸請銘金華宋先生先生嘗見徐生頗愛焉當不靳於辭即弗靳徐生不死矣唯泣為余言余也不敏無以塞其父之悲顧聞徐生曰記萬言為文有奇氣頗刻

風雲變化雷春雨澤有不可測度者而古今詩尤嘉人稱為詩伯州里器之謂廬陵有二俊其一唯也唯舉進士河南第一人入仕于朝徐生益自愛秘期久積而大振方岳重臣及部使者咸遇以賓禮欲辟為屬辭弗就見唯受經於余亦欲負笈來相從今死矣豈直其父與唯之悲余亦為泣下竊楳何也牛毛非不多而麟角獨能學也嗚呼生死之機伊誰執之而顛倒若是耶嗚呼徐生字子卿卒時實洪武八年三月十日年二十有六耳曾祖某祖某父就以進士起家官承事郎安陸府通判母蕭氏妻曾氏二女皆在幼其父俟報政還骨塟廬陵水豊之故鄉且為立嗣嗚呼徐生之卒為善者或懼矣夫銘曰

將毀而遏之詎不如賁方出而折之蘗不如靡爾之生也不幸絕類之已而已而大化之寔茫吾將尤誰

莆陽王德暉先生文集序

給事中王寅敬伯詣濂玉堂之署殷勤請曰寅之伯父宸樂翁諱朝宗德暉莆田人也其學出於同安尹陳公仁伯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一則仁伯一則國子丞衆仲皆以文鳴于時實兄弟也其學又出於南塘趙氏之孫秘書公伯暐秘書公二陳之外主父也翁之所學淵源既正而其支流之相承遇奔石怒崖則噴薄如雷霆及至演迤平曠則渙然成文若綺縠之作舒一翕一張頗有物以司其枘者養之深而積之厚期大振于時柰何其數之奇再試鄉闈皆不利竟以布衣教授州里以終遺文散落於兵燹十不存一寅懼其泯沒而不傳也求得詩文若干首釐為十卷翁之友方君炯門人陳君虛中將刻梓以傳願先生為之序濂受而讀之詩則森嚴峭厲有蒼翔之色文多簡古峭奥而其有餘不盡之意恒見於言表人能玩繹之久方始得之其淵源有自誠如敬伯所言不宜以無傳顧求翁之致是者亦由其養氣之充積學之深乎蓋嘗究

其貧或併日一炊每揚揚有喜色臨財甚介毫髮不苟取所見一定屹如立山力撼弗能動儻涉非義弁金遺之不避也唯游心古初思欲起聖賢而與之周旋故嘗以止分為樂人叩其自得則曰守陰之宅蹈陽之庭風行雨集舍春王鳴庠非吾室崇豈我榮夷夷于于而獨適其適不亦可乎嗚呼翁之所見若此其結有德必有言者乎濂未冠辟授經學文於鄉先達若淵穎吳公立夫內翰柳公道傳文獻黃公晉卿皆天下名士悉得供灑掃之役其淵源非不正也第以受資乎凡無以深詣而遠到年周甲子而踰六齡猶不能自振視翁之作不幾於有愧哉雖然濂不能文而評文恐未有先之者世之骫骳萎弱之文不脫場屋之故態者反足以發取高位而翁卒終于布衣戴章甫衣逢掖者不知果有公議否乎濂特徇敬伯之請妄置品評於篇端其有激也夫其有感也夫

恭題

御賜文集後
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春三月壬辰
皇帝御乾清宮召臣至問前御史中丞劉基何日成行臣以
翌日對繼問病勢不輩否還可自力至家否臣復具以聞時
基有霜露之疾　上憫其為開國舊勳特降手勅令起居
注郭傳宣示之俾還山以便侍養然　聖衷猶念之弗置
於是延臣扣其詳語畢　上步出宮門臣從後至丹墀
上忽顧內史張淵曰汝往取新刊文集一部賜學士宋濂臣
謹叩頭謝淵引臣至典禮紀察司與司副李彬言紀臣氏名
於籍始領受焉蓋文集係御製凡三帙入梓雖訖尚秘藏禁
中當時受賜者唯太師李韓公善長中書右丞相胡惟庸與
臣為三人故內臣數鐘之如是也臣仰惟
聖學高遠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其發為　宸章麗日御
雲照臨下土固非蛾虱小臣讀誦所能盡至於寬仁峻德優

遇舊勳及寵異文學侍從之臣恩意兩盡尤非前代帝王之
所可企及也臣抃蹈之餘故備書應對之語與獲是
寵賜之由於篇末俟他日歸田當追為彤箇飾以雙金龍尊
閣於山中云是月三日癸巳午時具官臣宋濂盥手謹記

故奉訓大夫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府君墓誌銘

濠梁王佐其先府君之役越六年矣今奉工部主事杜君環
狀來徵墓門之銘不覺為之愴然而悲蓋當
皇上飛龍淮甸定兩江表弓旌四出旁招俊乂應時應聘而
起擢與儒臺而府君亦杖策轅門思以勛業自砥礪縉紳之
士多刮目禮之濂雖不從與人交聞府君崇論竑議亦未嘗
不傾耳而聽及退每自愧自歎以為弗能及自後離合靡常
追濂再召入禁林府君已作土中人載感疇昔銘欲不作可
乎按狀府君諱讓字習古濠州定遠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
肥遯丘園人稱善士父子良敏給而多智定遠令酷愛之俾

為書佐未幾補吏尉司遷霍丘縣以　積勞升安豐府史達官
知其能辟為河南行省理問掾未命　而終毋蔣氏府君嗜讀
書知彝倫大義習為聲詩音節韻趣皆有法推擇為定遠縣
吏出謀發慮皆中肯綮令長以賓禮遇之元季政亂豪傑並
起府君拊髀歎曰事急矣保宗族以拯黎民可也乃走潁臺
說其軍帥曰民罹虐政不得已起為亂矣當思有以靖之廣
劉人以是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無乃不可乎軍帥
聞其言以為才交薦之擢萬夫長五轉至工部尚書非其所
好也當是時盜稱名字者皆烏合之眾散漫無統所經之處
唯務焚掠千里為荒墟府君察之度必無所成謂所親曰區
區豈欲從哉我奮不顧身出編虎鬚者志欲生蒸民也今若
是猶魚游釜中耳蓋火已然尚自謂得計耶吾聞
真主已建都金陵寬仁愛人四方之民爭引領望之不去禍
將及於是率眾間挈家南渡府君之婦兄太師李韓公善長時

已在
上左右亟言之　召見於青龍殿與語大悅會新設執法
議理司方擇選人以授遂　詔為執法官府君悉心詳讞
務協厥中人稱為平允丹陽令白齊因公致罪當棄市府君
以情可矜恕數奏　上前得貸死知應天府王子謙坐事
械繫者久府君惜其材議從末減由是　上簡注之深升
為中書員外郎轉遷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訓大夫府君巡行
郡縣見貪墨蠹民者必擊去之唯恐弗亟餘則務存大體觀
風宣化而已一日天大風晝晦　上下詔求直言府君歷
述災傷之病民竟為之罷繳餓得末疾家居者久之以洪武
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城之寓舍壽五十又七以九年
二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娶李氏子男二人作曰驥先十八年
卒仲曰佐即來徵文者篤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且
善虞世南書以材選充忠顯校尉飛熊衛千戶所鎮撫女二

人適魯其孫志遠高其孫男一人寧安府君軀幹昂聳而容貌潤澤恂恂儒者也或共其論議辯掀者吐氣指方畫圜衮衮數千言不休臨大事之際神采精緊毅然有不可奪之色與人交愈久愈敬遇急難必蹈湯赴火援之若行事有過差後面折不少恕性又慈惠凡貸泉布者不納息弗能庚則皆寘不問遇凍餒者如身受其病思穀粟帛濟之乃已其在戎行專務以不殺為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數百人至於事親盡孝奉意承顏唯恐毛髮有違故鄉邦尤稱之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嗚呼為士者內行脩於家外行有以澤諸人可謂不負所志者矣銘曰

民吾同胞不幸亂離虔劉之何為我務生之海寓載清式瞀且纓正色立於庭我竭其誠嗚呼唯行之脫契道之符不丕不徐脩序而詩趣其亦有識之吉士也歟

王宗器字說

王生璉字宗器其先大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器局沉毅而學問精密洪武五年以易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三既上南宮未試

皇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詩成稱旨擢史館編脩賜以冠服選入禁中文華堂肄業　詔翰林老臣為師同時而進者凡十又七人　車駕時臨策勵之且取其文品評其優劣曰命光祿寺給膳益酒漿每當食　青宮暨親王迭為之主而璉等侍飯於左右冬夏賜衣各一襲復有白金弓矢鞍馬之頒蓋不一而足近又使璉攝御史廉察河南迨歸奏對益稱旨　上悅謂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等者皆朕異日將相材也其期望之重如此璉嘗從余學故來以字辭為請予因序璉遭逢之盛於首而著命名制字之義於辭璉能聽之必上不負於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

宗廟之器貴重實殊夏有四璉殷稱六瑚周云八簋異名同符其貴斯何珠玉為飾其重斯何盛以黍稷嚴奉明禋人鬼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三卿文章外見以言語稱汝器見許載諸聖經今生既長局度純亮發為辭章大河奔放器字璉名父師所望出逢盛治講學　禁中　天日照臨以煦以融以達其衷用敵其業學之茂矣川之流矣材之秀矣木之脩矣蚤夜孜孜唯道是求矣豹冠魏峩巡行洛河貪夫夜逃良士笑歌君子之為君子之多學無止功勿盡斯善辟彼行金足不留跬百里至千所見逾遠志安於近行局一偏笙同為鏞至難克遷規模卑狹世則病旃德藏于身動無不被厥用能周由體斯具生尚勗焉庶幾不忝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趙魏公留心字學甚勤蒐獻帖凡臨數百過所以盛名充塞四海者豈無其故我後生小子朝學操觚暮輒欲擅書名者

可以一笑矣今觀張唯編脩所藏臨大令四帖聊書其末以示解事者

全室禪師像贊

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擅大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三玄於彈指合千經萬論於一門向上關如塗毒鼓過之必死殺活機類金剛劍觸之則奔嬰鋒名山教孚遐邇　詔陞京刹名溢朝紳夙受記於靈山之會今簡知於　萬乘之尊雲漢昭回　天筆錫和於全帙寵恩優渥　玉音召對於紫宸屹中流之底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為十方禪林之所領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

墨鞠圖贊

建安蘇照為學子黃叔暘作墨鞠圖脩之以竹石豈以其氣節之相同歟禁林散吏宋濂為造贊曰

我本中黃鍼為肺腸精神外章不自知形貌之熙歟綠竹猗

猗白石瑳瑳貞而匪阿斯為月下之友歟萬色齊異洞察物
情雖晦而明豈陶令沉昏而託之酒歟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翰苑別集卷第二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翰苑別集卷第三

故永豐劉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庚全字奇翔姓劉氏世家廬陵之永豐劉為江右著
纓之冑自唐迄宋擢進士第者後先相望入則登臺省出則
蒞郡邑人稱為名門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雖不與仕版而皆能
紹書詩之業父某宋季嘗舉于鄉試南宮報不利用特恩授
新淦丞母周氏府君八歲善屬文未加冠而五經誦之甚習
年既長執經來從者戶外之屨常滿多有去為名進士唯府
君累戰場屋卒就擯斥時學校多私試府君浸起應之即在
前列元至治癸亥又臨試期府君試以上古之書既而獲在
選升名春官謀論過高如貢舉者疑不敢取繼以能飛思例
中書署為吉州路儒學正丁內艱而歸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雖祥禫斯御諱日之至必反袂拭涕不已府君性忠厚遇異
母兄奇可尤盡和樂之樂每聞特授永問周夫人曰見之永

何如夫人曰已先投之矣及夫人歿塋祭之禮獨盡齊為之
不忍毫髮頻其兄銓曾稽其年勞特臨江路儒學教授命既
下而府君病且革矣遂陽等處儒學提舉劉君岳申名重當
世與府君交三十年如一日其稱府君有曰溫柔而慎密明
辨而近恕優優乎有士君子之風識者未為實錄府君為文
無宿構下筆滔滔頃刻龍蛇滿紙間似欲飛動鄉縣大夫士
暴其聲光踵門求見者無虛日平生嗜酒飲至數斗不亂拱
手端坐而為禮益恭此皆人所難者生於　乙酉二月十
三日歿於元統甲戌九月十五日享年五十以至正丙戌十
二月二十二日葬于折桂鄉烏江金牛臺之左禮也府君配
某氏子男子四宜立宜明俱早世宜謹元江西行中書省左
右司都事宜正入仕
國朝為起居注轉僉浙江提刑按察司事子女子二柔嘉適
傳若曾柔恭歸彭宗徐孫男五服孫思紹見珠海珠繹珠孫

女三徐元衆同其壻也一幼未行宜正字貴道今以字行其為左史也余方司業成均相與論文甚驩迨出使渊部請余拜且泣曰昔者先大父嘗自念言自十三世祖司空府君以來多決策發身而獨恍以特恩入官所以戒飭先君子者尤力先君子丕承前訓惟寐少忘之卒以儒而成名及其終也而呼宜正兄弟戒之曰吾才非不如今人而至於此命也爾曹當自勗以文學充廠宗即充廠宗吾死目亦暝貧賤不足論也宜正時始十齡已深知其言之悲幸夙夜戰兢不致顛隮獲從士君子之後忝被官使至今二十九年而墓木且拱懸緯之碑未有所刻豈非至闕歟願先生文之予憐其志而不敢辭銘曰

家有世科子才又多胡負志而嫁與命也奈何命也奈何

耘庵銘

良鄉丞陳諤孟仲東甌人也嘗學弗售慨然有志於事功陳翰林元達以飛白書其燕止之室曰耘菴夫耘之為義婦后蕪穢之謂也種而能耘黍苗芃芃然與昊孟仲其知自治者哉作耘庵銘銘曰

伊人之情譬彼良田嘉種旣布黍苗芊綿耘耔不加載蕪載穢既並而軋長莫之遂我田我耘我苗日豈有實其同迄于穫功記禮之家人以為與得與斯理失則罔効和其柔剛脩禮以耕陳義而種善道乃孚耨在講學去非存是合其所盛本仁以聚感之使堅播樂以安五者既至學功始完惟孟仲氏孜孜好禮以耘名室義或取此古訓洋洋觸類而通毋拘一由滞而不騷太史作銘勒於坐側上慎旃於服之無斁

古愚齋銘

延陵常侯彥芳吳中書僕射侍中弘嗣之四十七世孫夙以文學著聞亦既受薦於臨江別乘會二千石闕侯實行守事情乎化洽民宜之然猶不忘進脩以古愚銘其齋居侯始有志古者乎志於古異矣古學之可決者頗衆奈何獨有取於愚乎有取於愚斯其所以為不愚也歟是宜銘銘曰

惟古之愚如般斯智直矢一發奮往弗顧惟今之愚如蹶多岐詭秘變化曾不測其所之古故為疾今復非古致宜尼之所傷奈人偽兮芳年我情辭紆曷自而攜豈惟實不遠昔愚亦不如遇疾風而屹立懷識入於千載不有君子善則誰朱彼為多詐雖雖盱盱心自以為智人觀則愚我愚我守直情徑行孰不愚我我智斯亨以愚而名豈無抑氏為激而過中同於自護我將何從聖謨孔邇終日不違睎顏則是

王生致遠冠字祝辭

虎林王生其幼也父命之名曰驥及年寖長加元服于首大賓字之曰致遠蓋取梁徐勉所謂人中騏驥必致千里之言也按說文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其字從馬冀則諧聲夫千里馬不常有以謂世之奇才亦未嘗數見也以生名若字觀之則父師所期望者不亦深且長哉予雖不及與聞三加酌醴敢抽蕪思而私敷其義生宜聽之毋忽其辭曰

古者備物取義孔殷麟紀其瑞鳳揚其文表厥茂實載敷清芬其一惟馬之族本非一類八尺為龍千里曰驥因生有別挺材見異其二伊驥斯何墮地不毛虎文彪炳龍骨陂陀天機超騰絕山欲河其三當其奮飛神行電逝若滅若沒一日千里晨燕晡越視同游戲其四誰其似之渥洼之姿肉角飛黃逸氣纖離天閑翱翔玉臺發四其五奚官善馭是渠是擇秣以美蒭飫以香粒筐惡屋虔無弗及其六物尚有能人胡不如天賦權奇孰不自德口噴紅光長鳴九衢其七豈無王良俾其振迅未必鹽車能厄神駿三藏五萬過者誰問其八生游藝府逸思超群剪水為神製霞作文亦既應書名達帝庭其九侍經藩王出入禁籞宮袍時須太官致饋龍養之階攀古無愧其十以利天下易經有辭取譬弗踐漢

詔以之任重道遠生寧勿思其十一曷以思之朝夕兢惕匪力足矜所稱惟德予言非誣勗之無斁其十二

寄和右丞溫迪罕詩卷序

有志之士豈無鄉土之思哉昔者楚人鍾儀爲晉所留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越人莊舃仕於楚雖富貴矣乃當爲越吟此無它不忘本也夫晉楚與越皆同中國也語言相通也嗜好弗殊也尚爲之抑鬱發於音聲如此況在絕域去中國數千里者哉宜其見諸咏歌而不能自已也右轄溫迪罕公居于汴梁資禀素美嘗從恕齋班先生學爲詞章又游淮海元季亦躋膴仕隨冢宰遠行遂留西域今見天朝使者至不勝鄉土之思輒書賦絕句以寄治書瑣納兒加繼作唐律一章獻丞相胡公其憂深思遠若不能勝情者想其親屬睽離莽無一人回顧蕭條與影爲侶極目之頃但見獵獵胡沙茫茫塞草而已右轄必慨然曰吾昔居江淮錦

繡城中聚族共樂者爲何如耶賓朋雜宗誰可與接語言不通食飲異好側耳而聽但聞侏離先音啁哳胡歌而已右轄又必長嘆曰吾昔在中州文物府中更唱疊和者爲何如耶此所以發於性情而形諸言者悽愴寥落讀之令人泣下需樸也較莊舃之越吟其情實過之苟寫於琴未知與鍾儀又孰後孰先也丞相察其情以詩　上聞　皇上覽之尤憐其志之不能遂也惻然有動於　聖衷　勅丞相御史大夫而下咸屬而和之且建誠卷軸　詔翰林侍講學士宋濂爲之序濂仰惟　聖皇臨御德被六合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欲遂其生成然猶夙夜孜孜上法唐虞三代之治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況如右轄實有志之士所以簡在上心者爲尤切右轄宜益堅乃心敷揚　聖化使西域之民皆知尊慕中華文物禮樂之盛相率來歸亦未爲晚也他日拜舞　龍墀之下殊恩異渥必將便蕃而至退而與親朋賓會以叙離合之情與樂重觀　天日以享承平之福當此時發於性情無非雅頌正音以歌咏　朝廷之盛德其視向日憂深思遠之作實壤不侔矣右轄勉乎哉右轄勉乎哉洪武八年十月壬辰具官宋濂序

題李節婦傳後

婦人以節稱乃其至不幸也與其執之死靡他之誓曷若永君子偕老之難哉然而一與之醮終弗改其操身雖不幸而其苦節則有可尚者已若朱氏婦瑋豈非其人哉嗚呼婦以節旌者固多而其事則殊有慕夫家貴富而不忍去者有年壯無子而不易制思者有不能冰霜其行姑盜名以欺世者瑋之父母納李實爲贅婿合巹甫十日實曾遼東遂溺死於海瑋誓不更適養父母終身且依弟珍以居信誓堅確其皦如出日者與揆前三者其無一之可疑者與斯所謂真節婦矣張侍講以寧傳以顯之孰謂非宜或者猶以未得旌褒爲

恨然旌表朝廷事也

題新修李鄴侯傳後

余讀歐陽子等所脩新唐書事多舛謬如紀中載勝東郡公降封縣公而傳中乃稱郡公傳中叙天平節度四人而紀中則云七人此猶可也宰相載於世系表而于惟謙相中宗鄭榮相昭宗武什方相武后乃皆棄而不錄此猶可也觀其述作繁者失於支蔓略者過於簡率以致渙而無統辭而弗章則其所繁者重矣劉昫舊史義例無法固不足貴豈意新史亦復爾耶吳縝糾繆蓋不得不作也有若李泌在唐建謀獻輕爵祿勞辭榮之留侯新舊史皆畧其事且識其好縱橫大言以鬼道媚人主取宰相何其悖耶晉王府長史朱君讀而病焉因攘泌之子繁所錄家傳十卷參考群書倣前賢則正陶潛諸葛亮二傳芟繁撫華重爲泌傳一通泌之事始大白於天下後世嗚呼微朱君泌不銜冤於九泉之下乎然而唐

史之繆不止於此而已續之所未糾者尚多朱君宜推類以盡其餘我余總脩元史及 皇明日曆朱君皆與其事余見朱君有良史之才故為題識傳後而深望之如此若余之耄則無能為矣朱君名右字伯賢天台人

佛真文懿禪師無夢和上碑銘

洪武六年二月甲申佛真文懿禪師年已八十有九一旦無疾忽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叢林諸友命弟子曰三界空華如風捲煙六塵幻影如湯沃雪亘古亘今惟一性獨存吾將入滅聽吾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訖斂目危坐而逝當是時師寓象山瑞龍之別室其嗣法住持能仁寺智嵓與所度弟子全體等共闍維之以是年某月日窆于天台國清某山體慨無以昭示來裔請怨中恆公評隱巖行成書介方外友用堂楩公虛白杲公詣余求塔上之文師諱曇噩字無夢自號為酉庵慈溪王氏子也祖申宋某

年進士真州六合縣主簿父祿元慶元路總課大使母周氏夫人師生六年而祿課君歿夫人命從鄉校師游氣岸高騫有一日千里之意逮長窮覽儒籍微其義趣人有叩者竭其始終而語之辯聰不能休自以為無書不探知解且圭邊學文於脩道先生胡公胡公諱長孺其文為時所宗見師大加賞識久之藻思濤發縱橫順逆隨意之所欲言聲名頗出諸老生上已而心有所感撣指歎曰攻書脩辭此世間相爾曷若求出世間法乎乃白夫人走奉化廣法院禮子文良公為師聞雪庭傳公主真之長蘆乃往依焉遂薙除須髮為大僧師之春秋二十有三矣繼受具足戒於杭之昭慶凡釋氏契經與台衡賢首慈恩諸文晝夜摩研不知有飢渴寒暑已而復歎曰教相如海苟執著不回是覓縕自縛爾曷若求明本心乎於是篤意禪觀又久之雪庭遷住靈隱師往侍左右雪庭示寂元叟端公由中天竺來補其處元叟風規嚴峻非宿學之士莫敢闖其門師直前咨叩了無畏懼機鋒交觸情想路絕迅雷一擊怒蘚隨擊內外如一靡間毫忽自一轉至於六七語愈朗烈元叟欣然頷之命掌內記延祐初詔建水陸大會於金山二浙名浮圖及賢士大夫皆集師佐元叟敷陳法要及與群公辨論義趣英發莫不推敬鎮南王聞之延師至廣陵尊禮脩至彌年方遣徑山虛谷陵公道價傾東南慎選書記之職絕難其人既得師緇白交慶重紀至元五年浙東帥閫合府公邑令請師出世慶元之保聖再遷慈溪之開壽三轉於國清帝師大寶法王嘉師之高行錫以令號師之所至皆以擔荷大法為己任煅煉學徒革華如不及多有開悟之者瑞龍院欲易甲乙住持為禪剎師為開山院因賴以增重直與名伽藍相齊海上颶風發驟雨如注層樓脩廊俱仆師所居亦就壓人意作齏粉矣亟撤其覆索之一鉅木橫措楣上師危坐其下若神物為之者師凡四坐道場去留恬緣

皆略無凝滯不久引退叢林中慕其名德之高每闢室以居之師數戒諸徒曰吾與爾等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痛懲刼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自是日惟一食終夜凝坐以達于旦

國朝洪武二年 詔徵江南有道僧而師與焉館于天界寺既 奏對 上憫其年老放令還山越四年而終師脩身廣顙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文思泉湧有持卷軸求詩文者積如束筍當風日清美師從容就席縱筆疾揮須臾皆盡長短精粗無不合作鄉先生袁文清公桷推師謂人曰此阿羅漢中人也觀其所作驃騎山疊秀軒列清軒三賦駸駸逼古作者渡江以來諸賢蹈襲蘇李學以雄快互致為誇相師成風積弊幾二百年不意山林枯槁之士乃能自奮而能至於斯也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公翥曰噩師儀觀偉而重戒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今一人耳其為搢紳所

推許類若此日本國王雖僻在東夷亦慕師道行屢發䟽迎致之師堅不往王與左右謀欲刼以歸浙東宣慰使完者都藏之獲免自時厥後凡遇師手蹟必重購之而去且詫其能放異光云師平生製作甚富悉不存稾晚年重脩歷代高僧傳鍥梓行世筆力遒勁識者謂有得於太史遷嗚呼真如性海無不含攝妙用流行見諸文句其與實相不相違背茍欲岐而二之失之遠矣唯師達理事之無礙本性既明所寓皆法辭章散落於四方者後儒亢明無非佛事特用表而著之以見不二門中本來一體無分別異同者猶未能泯本迹而忘物我也其視師為何如哉銘曰

惟釋迦文說法如雲雨彼大千百物咸仁弟子結集為一藏教言之不文曷資化導末流相承經藏語言所以達摩直探心源救弊扶衰吾道爾翼豈以體故并忘其食師生名閥研究儒書游攻竺典無幽不攄黙入空宗縛習禪定出抵諸方

以正性命如獅子兒哮吼一聲凡情盡喪何有死生刹那之頃法身呈露以何因緣為無著故曰吾有作依佛為師數宫大法非文孰宣咳唾之間無非妙義或縱或橫理事不二有文之文人所易知無文而文識者其誰四坐道場機用由此無舌而說震驚百里飈風揚咸裂屋駕濤梁木其壞不損絲毛古云有道靈物呵護豈惟人欽神亦歆慕世相有盡起滅空華白月在天一塵不遮我施文辭以作佛事書寧堵波庶幾無媿

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

予幼時聞文皇遣蕭翼賺蘭亭叙於辨才事頗疑之以為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為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叙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寶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羲之書蘭亭叙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叙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陰王銍性之采餘所載謂餘父子世為史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遂詆蕭翼之事鄙妄狹陋僅同兒戲且云秦邸不能遣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雖殘老僧亦何敢靳一紙書其意正相合予疑於是頓釋或者猶云辨才所居雲門寺有翼留題二詩秦飛黃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閻立本會辨才蕭翼圖則出於何延之等傳會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老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居易齋銘

稱之常山有著縷世族曰曾氏蓋出於宋參知政事肅簡公貫之之後自亳而來遷舊藏王肉傳宗印可驗其遠孫濬文

念祖德深長思繼承之甚力種學績文惟恐有弗逮州縣察舉其才貢之中書中書奏濬文才行雅飭擢為侍儀舍人遷秦王府典儀拜行詣詞林請曰濬文讀書之齋名曰居易鄱陽周先生伯溫為書三大篆揭之願以銘文為屬予謂居易乃素位而行外物之來一歸之於天君子進德之方有出於此者乎是宜銘銘曰

君子守分如守百職出位以思乃德之賊銀黃三組庚粟萬鍾我合受之不以為豈衡門棲遲菽粒是食我則安之不見其畜此非在我皆天所為天則孔邇我敢恃之或逆或順視之君一心以道寧不累於物徇而弗察非怨則驕惟外之顧而中則括觸類而推何往非正其正伊何安於義命偲偲曾生文獻之家夙夜以思揭德振華齋居深沉蛟螭作篆前陳四銘右揭萃崍爾居爾易勿險與難上慎厥式德將不刊

林伯恭詩集序

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霆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嶽融峙而物變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沉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穎悟絶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宋儒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藉是氣之靈敏蔿乎一才滯乎一藝雖欲捷驅橫騖以追于古人前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低幾何不惟於鄙陋之歸此濂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闈實冠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内自時厥後學益加修遂擢壬正甲午進士第歷佐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壬畏懾時出奇計剪三逆豎如烹孤兎則其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沉鬱頓挫渾

厚超越大雅奏而黄鐘獨鳴也武庫闢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没也一展卷間星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為之震眩濂前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邪豈非然邪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聯隻字間真若蒼蠅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永嘉舊傳四靈詩纖巧尼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為清新者競摹倣之濂每謂人曰諷江南學子者此詩也聞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知豪傑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伯恭名溫姓林氏溫之永嘉人

跋一雨大師塔銘後

予觀朱長史所撰一雨大師塔銘不覺為之嘆曰盟乎精誠之至何所不應哉鄒衍慟哭六月降霜魯陽揮戈白日退舍夫以匹夫之微尚能感天象之變況學浮屠者志念專一而外物不足以汩其真乎大師焚身而甘露降亦其理之恒爾長史乃疑大師之制行廉廉爾碌碌爾何以致是也豈亦有宿因乎予則曰是固不可知然亦有說當大師從容就火之時一心雖知有雨而兩而無絲毫私意之干是則純乎天矣純乎天天惡有不應哉在唐之時潚陽江上有僧曰祖登禁雨三日不應登康侯山陵崖而死大雨即隨至其事亦猶是爾祖登之殁鄉人至今尸祝之有如大師者長史寵以雄文且勒石焉是皆嘉其有功於民也嗚呼浮屠本茹糲飲者爾亦何與世事其憂民之憂尚如此則夫有民社之寄而尸位素飧者可愧哉可愧哉

題甘節卷後

地天為泰純剛純柔之卦也節自泰來則柔來節剛剛上節柔恐其剛柔過盛而無節也故當節之然節至於苦則不能常決非貞之道又必至於甘節從容悅豫而無窘束之意乃

為人情之所尚也易之所謂甘節者其大意蓋如此鹽城孫君子章僑居吴郡甘節里因以甘節老人自號然孫君篤厚長者居鄉多善行而每事有當節者輒節之自苦以至於甘婆娑嬉游以至終身然亦未嘗過也揆於易卦所謂節者施之一身不幾亦有合歟孫君之子化以能古文辭名世朝廷聞其賢徵為侍儀使名聞之外正騰騰未已是則甘節之享又當復見於此矣

題栢庵圖後

上黨馬君庭堅其幼也父名之以栢長遂築室而居曰栢庵及主事勳曹轉閣省撿校官不至庵中者頗久乃命盱江藍瑜畫為圖時展玩之而其僚友員外郎王彦和實為之記庭堅來京復請濂題其後傳有之也曰以椈說者謂椈栢也椈栢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為臼用以擣鬱嗚呼栢之德與申椒胡繩同又不特歲寒後凋而已庭堅之父托此而訓

名其知之深而望之至矣庭堅不惟奉以自名且以名其室
是跬步不忘乎親矣不忘乎親者庸非孝乎昔者蘇文公命
其二子曰軾轍且知軾之不外飾而車仆馬斃患不及轍其
後咸如文公之言今庭堅所守貞勁而芳擧遠聞有無愧於
栢者知子莫若父信哉或謂庭堅樹栢築庵乃為肥遁之計
非至論也

日本夢窓正宗普濟國師碑銘

洪惟
大明皇帝執金輪以御寶曆聲教所被與如來化境相為遠
邇乃洪武八年秋七月日本國遣使者來貢方物考功監丞
華克勤奏曰日本有高行僧夢窓禪師其入滅已若干年而
白塔未有勒銘其弟子中津法孫中巽有慕中華文物之懿
特因使者而求之然人臣無外交非奉
勅旨不敢擅從所請敢拜手稽首以聞

皇上欣然可其奏特詔詞臣宋濂為之文濂按其弟子
住持善福寺周信狀云禪師諱智曤姓源氏勢州人宇多天
王九世孫父某其母某氏無嗣默禱觀音大士夢呑金色光
而孕歷十又三月始生有祥光盈室之異九歲出家依平塩
教院以居授之羣書一覽輙能記暨長繪死屍九變之相獨
坐觀想知色身不異空華慨然有求道之志十八為大僧禮
慈觀律師受具足戒爭學顯密二教垂三年未久然恐執滯
名相建修期道場以求玄應滿百日夢遊中國疎山石頭二
刹一龎眉僧持達摩像授之曰爾善事之既寤拊髀嘆曰爾
明吾本心者其唯禪觀乎遂更名疎石字夢窓謁無隱範公
於建仁寺繼至相州巨福山山之名院曰建長鑑錫之所萃
止時一山寧公主之一山見師甚相器重令為侍者朝夕使
於咨決俄出游奥州聞有講天台止觀者師往聽之且曰斯
亦河礙實相乎自是驗攝諸郡昭揭一乘之旨辯才無礙然
終以心地未明悵依然若無所歸淯修懺摩法期至七日感
神人見空中益加振拔時一山自建長遷主圓覺寺師復還
累而往備陳求法之故至於涕泣一山曰我宗無語言亦無
一法與人師曰願和上慈悲方便開示一山曰本來廓然清
淨雖慈悲方便亦無如是者三返師疑悶不自聊結跏澄坐
視夜如晝目絕不交睫久之往萬壽禪師寺見佛國高峯日
公扣請如前高峯曰一山云何師述其問答語甚悉高峯厲
聲曰汝何不云和上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辭歸舊隱常
牧山唯分陰是競誓不見道不止嘉元　年夏五月一夕
坐久偶作倚壁勢身忽仆去師豁然大悟平生礙膺之物氷
解雪融心眼爛然如月佛祖玄機一時擊破乃作偈自慶有
等閑擊碎虛空骨之句亟見高峯求印可高峯喜溢顏面竊
曰西來密意汝今已得之善自護持出其師師先無學元公
手書一通俾之以寓相傳付囑之意師回棲甲州龍山庵高

峯招住上野州之長樂寺師力辭卓庵濃州古溪都元帥平
公某之母覺海夫人某氏慕師有道欲一見之師竟入五臺
山結吸江庵既而避入海嶼夫人遣使索得之俾出世雲岩
寺師復辭搆泊船庵於臥龍山退耕庵於總州有終身立壑
之志正中二年師春秋五十一國主後醍醐天王命宮使起
師領南禪禪寺入見王賜坐師自言志在烟霞出世非所願
王曰吾心非有他欲朝夕問道耳師不已應命王時幸臨之
相與談玄竟日乃去將及暮王遜位師又引退道經勢州會
新建善應寺成延師開山未幾棄去抵相州樞府郡公逼主
淨智寺季歸錦屏山營瑞泉蘭若元德元年圓覺四衆必欲
致師師為勉強一出又復棄去二年羽州守藤道蘊初創慧
林寺迫師涖其事元弘元年達官貴人又有以建長請師者
師復辭二年瑞光寺援善應故事求師為第一代三年王既
復辟召師入見以介子都督親王之邸更為靈龜山臨川禪

院命師為其長賜以國師之號建武元年秋王妃堯王留師
宮中二七日罷政而講法因請師宣說大戒執弟子之禮彌
謹及還強師再入南禪王親率羣臣至山見羣臣入禪定秩
然有序次第行食靜而不譁王悅師升坐提唱音聲鴻朗辭
意警策王愈喜給腴田若干畝以飯僧先是近臣有致斥禪
宗者王舉問師師以自性三寶何必強生分別為對王已信
之至是益知禪學為貴謗言無自而入忽退處兜率內院而
建仁禪寺又欲逼起之師笑不荅曆應二年攝州守其華西
芳教寺為禪剎言非師無以厭衆望師振錫而往舉揚達摩
氏之道聽者改容為建無縫閣以水晶寶塔安置舍利萬粒
其中他若奇勝之地多冠以亭樹以慧四方游士規制燦然
可觀師夢王作沙門相乘寶車往靈龜山已而即世征夷大
將軍源公其造天龍資聖禪寺以助冥福聘師住持遂與前
夢協阿州守源公其新立補陀院師亦徇其意為之說法

即還天龍康永元年春太會天王親往受戒願為弟子三年
建八幡菩薩靈廟於寺側貞和元年王復帥羣臣來聽法敕
宣之際有二星降於庭光如白日賜以金襴紫衣二年春令
弟子志玄補其處退歸雲居庵冬召師入宮加以正覺之號
觀應元年春兩宮國母請師於仙洞受五戒二年春師謂左
右曰天龍宮室幸皆就緒惟僧堂猶闕當力為之堂成可容
七百人是議重師名德復強師入天龍師行百丈清規聲振
朝野王遣使復加心宗普濟之號且遣以手書其畧有曰道
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衆佛祖權數摧魔壘
國中以為榮師以年高又復引退兜率內院九月朔召門弟
子曰吾世壽七十又七僧臘亦六十矣旦夕將西歸凡有所
疑可頻叩焉於是集坐下者如雲師隨機開示皆允然有得
而去越七日示以微疾兩宮游臨問起居師為陳攝心正因
精神不少衰至二十九日遺誡投門人作偈別大將軍源公

為令外護復書辭世頌一首三十日鳴鼓集衆告別倚然而
逝顏色不變時有白氣一道橫貫師之寢室黑白二萬餘人
皆哀慟不能勝以某年月日奉全身塔于內院之後分存日
所剪爪髮瘞于雲居庵中叢叢生舍利云其嗣法上首天龍
曰志玄曰妙葩建長曰悠水南禪曰通徹曰周澤所度弟子
載名于籍者一萬五千有餘師儀觀高朗慧學淵深舉揚正
教如密雲廣布甘雨頻澍凡具生性者隨其根器小大皆獲
成就上自國王宰臣下逮士庶無不頂禮敬信凡所游止如
見七佛出世香華供養唯恐或後故管領源公賴之嘗與人
言曰我從先人聽國師剴談佛法頗達真乘遂能死生如一
臨事不懾而先人竟死於忠吾亦知委身以事君者皆國師
化導之力由是而觀師之道非特究明心學實足增夫世教
之重況其內外之功兩得枝縛釋黏起廢補壞以安輯清淨
海衆人患不能有其一師獨兼之然其抗志高明視榮名利

養濟若無物唯欲棲身林泉慶與大刹皆迫於王命而起世
稱大善知識者非師孰能當之嗚呼宋南渡後傳達摩氏之
宗於日本者白千光禪師榮西始厥後無學元公以佛鑑範
公之子附海舶東游大振厥宗高峯禪師承之師為高峯之
適胤益有顯於前烈重徽疊照光于海東止惡防非有稗朝
政功用丕闡人思弗忘溥因奉　勅撰文畀中津等歸鑱
樂石以見佛性無內外　皇化無遠邇昭示千載俾勿壞

銘曰

達摩之學傳至真丹一花五葉其支寖繁臨濟名宗昭於佛
鑑有子如龍來擇東泛海東有國棲於榑桑民惇俗龐環水
為疆膜拜奉迎若佛之至四衆聞之其徒如雨伊誰繼之心
境兩鑠日出高峯海水皆紅金光見夢長虹不歲篤生異人
丕照先烈何文不披何義不求執我厥像截斷衆流其心伥
伥有寂如霞感彼神人白晝而見本來清淨一法實無疾馳

宗首非迷即愚一喝之中真靈獨露明月中天其色純素我
歸我山與雲往還豈意歷劫落彼世間文彩 彰曉不欲某
鉅刹名藍非住而住說法于座緇素共聆天見祥徵二星墜
庭百廢具興我敢用遺寶筆揮闡重寶睨掌上自君公下逮
黔黎稽首作禮如天人師爰出爰退泊然無礙終與實相不
相違皆吾緣無盡預告化期爾毋憫怠來質所疑遺戒諄諄
續佛慧命言已即化若入禪定覺照至圓體性本空生滅不
二雅道之從若見若聞同參考妣法幢既摧大衆何倚孰爲
佛乘孰爲衆生繹有言說皆是強名勒此塔銘遜洪嬌首焯
德序功以示不朽

日本端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我佛如來其正法之流通者有三藏焉一曰修多羅藏二曰
阿毗曇藏三曰毗尼藏惟此三藏諄諄化導使一切有情滅
妄趨真識昏衢之日月苦海之舟航也琅函玉軸多至五千

四百四十八卷衆生根機莫能融貫菩薩大士以方便力造
爲毗盧寶藏函經其中一運轉間則與受持讀誦等無有異
攝大千於機輪所聚功德不可思議由是薄海內外凡有伽
藍者必設置藏室焉日本沙門文珪介鄉友令儀來告予曰
本國平安城北若干里有禪寺曰轉法輪藏舊名寶福寢壞
已久無碑碣可徵莫知其何時建立正應元年有庵全公從
周防法眼藤道圓之請嘗就遺址而一新之而僧本覺及梅
林竹春巖玲相繼來蒞法席自時厥後風雨震凌又復摧塌
弗支白草荒烟蕩羌之跡交道矣貞治三年來以文珪或可
以起廢力舉主之初寺無正殿唯有藏室一區藏之八楹皆
刻緇龍作升降之勢數著靈異因祀之爲護伽藍神至應安
三年文珪欲建殿於其前忽神降於一比丘曰我神來苑善
如龍王也伽藍神來云大藏持傾乃視之漢如而欲有事於
殿功是乘所急而不知務也宜亟易爲之否則我足一搖此

地當爲湖蕩邊吾言敢奉王家神御則國祚佛法皆悠長矣
言訖仆地覺而詢之純無所識知事聞于王王大悅曰余憶
幼時乳母時禱八龍之神事正相符即遣中納言藤元賜今
額元之行有雙白鷺飛翔前導至寺而止人異之未幾王遜
位號太上天皇給地若干畝以廣寺基文珪殫厥智慮出衣
盂之貲簡材陶甓使其堅良崇室上覆機輪下承鉅木中貫
方格層列經函櫛比繪像精嚴神君兕伯翼衛後先所謂楹
上八龍者塗以金泥鱗介焜燿角鬣森張陰飈肅然似欲飛
動國人聚觀無不慶愜文珪復奉今王之命請贖一大藏經
安置櫃中規制整飭視舊有加焉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功於
某年月日糜錢若干貫米若干斛役人若干功太上既棄群
臣文珪別於寺東若干步建盤龍院以奉神御如神之所言
云文珪近受王命出持使節貢方物于 上國
大明皇帝嘉其遠誠寵賚優渥文珪敢藉是有請於執事願

爲文持歸勒諸堅珉以示無極予聞七佛尊經實貯龍宮海
藏在昔龍樹尊者嘗入其中覩華嚴經上中下三本因記下
本以歸西土是則天龍雖以戒緩在龍種中而其向乘之急
得於華嚴會上圓統盧舍那弗與聞大衆圓頓之教終非他
族可及經藏所在其能擁護而顯靈異也宜哉日本初無輪
藏有之其從玆寺始文珪承國君之命孜孜弗懈以起廢爲
己任亦可謂流通大法者已予既爲記其事且演說藏中真
實了義爲偈以繫之文珪字廷用篤志禪觀善繼大林育公
之學者也偈曰
世尊大慈父憐憫諸有情自從鹿野苑直至跋提河說無量
妙法普度於人天根鈍有利鈍隨機獲饒益弟子所結集汗
牛復充棟善慧施善巧收攝在轉輪圓樞運動間地軸相回
旋法王所說法一一皆現前譬如日月燈能放大光明無非
真般若不見有一法似茲功德聚盡在轉移內一轉結習空

淨如青琉璃二轉加精進直入智慧海三轉到彼岸安住涅
槃城以至千百轉轉轉俱一同循環若弗停我輪未嘗動此
以何因緣動靜無相故瑞龍有精藍重建毗盧藏中函貝葉
多字如恒河沙沙沙各具佛不翅那由他還以一佛攝攝盡
無復餘大包於無外小則入無內是謂神通藏萬劫終不磨
非比有漏因成壞每相仍所以天龍衆在在悉護持有時著
靈異雷電倐變幻守此清淨域外道不敢干我持如意輪説
此大乘法告爾諸佛子晝夜演勤行有悟片言間全體即呈
露不著前後際廓然無聖凡豈惟佛子等龍神亦當聽來成
二俱急共成無上道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翰苑別集卷第三

御賜甘露漿詩序

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時加巳
皇上御武樓之便閣召御史中丞臣寧　太子贊善大夫臣
濂賜坐左右　上談嘉祥之應　勅中貴人取所儲膏
露於宮中俄盛以翠甌琬進　上前皆玉潔珠圓世所未
覩已而　詔昇爨器至用金杓挹水二升火既勻水勢成
濤　上起自龍帳中親啓甌以授須臾融化與水為一
上取杓中漓二內侍舉冪承之直淬巳淨重濾以絳紗囊
上飲一爵而分賜臣寧與臣濂焉且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
卿等服之去沉痾而衍遐齡臣寧等跪飲其味甘如飴而弗
膩其氣清於蘭而不蜇一入口間神觀殊覺爽越飄飄然欲
御風而行於是各奠爵於几頓首于地而退臣寧謂臣濂曰
唐之李白召對金鑾殿玄宗調羹以賜方策尚載之以示後
世矧今　聖天子親挹天乳以沃近侍微臣共享二氣禎祥
此玄黃覆持之恩不可忘也宜發為聲詩以彰　君之賜
臣濂伏聞　王者有德上通于天嘉氣協應為美液播今
甘露頻降大和浹洽民物教寧洽于大康是皆　一人有
慶使臣庶不有依賴方將涵育靈澤衣被上德惟思日孜孜
以圖報為事　皇上不自滿假錫寵羣臣需巧天漿上昭
靈貺此與黃帝出馬腦甕甘露頒賜百僚之意同誠非玄宗
之所擬也咸德所覃接肌藏髓曠世奇逢豈容喑默乃稽首
再拜造詩一章以侈　上之賜從而屬和者凡若干人錄成
一卷傳示萬世子孫荷天之休至於無疆云

恭跋御賜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
曰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
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

為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諸簡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 宸衷迺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 召葉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東皇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賓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勅太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 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 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杯酌恐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 寵光 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釂一觴臣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 皇觧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瑞又復瑟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為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强一吸至盡

上大悅臣顏面變赬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章御擇黃綾奏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經五韻 上遽召臣至命編脩官臣右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 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 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 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 恩榮寔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屢加雲漢之章照燭下土臣竊自揣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 皇上尊賢下士講求唐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踊躍奮厲以揚於 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寵恩之優蓋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 臣雖無所獻為願持此以頌禱於無窮古者修君之命勒諸彝鼎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此義疏 王為軸裝疏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嚮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具官臣金華宋濂謹記

補張為加冠字辭有序

瑞安張生為宋金部郎中摯道諸孫也以文學爲於朝擢奉常贊禮郎奉常所與祀天神饗人鬼祭地祇之禮其責任為

甚重為能周旋佐助而無越禮愆度君子稱之為當冠時大賓字之曰子翼而未有造祝辭者適來監祀廣西行中書其參知政事黃君子邕嘗為推說字義而序之為事子頗謹間復以祝辭為請予按士冠禮載其三加之辭甚具辭古也而字說則今也予雖不敏弗能從大賓與聞制字之義■之意雖固拒也遂强勉以補其辭辭曰

冠而有字為敬其名曷為敬之期學之凝學將焉施莫重夫祭大祀之受因神所致孰有賢行慎擇為尸孫撰厥凡庶堪為依皇惟佐食宿有命戒皇尸侑止益虔弗懈偘偘工祝左承右趨既贊道之復扶助之焉之謂何如神斯擭翼之謂何如鳥展翅百靈繽紛儼乎若臨祠徹上下精白一心詩咏卷阿歸于孝德放諸四海準是為則爾職贊禮陟降廟郊周折圓方弗譬絲毛非志之醇疇能及此宜勵其功慎終如始自此而推衆達大然孝親忠君其道一原內涵外充壹循于敬

大本既敗末罔不正兩有長才雙軔在茲何遠弗召何福弗宜採名索字孳孳不已賢亦何人睎之則是

人虎說

莆田壷山下有路通海販鬻者由之至正丁未春民衣虎皮假利鐵爲爪牙習其奮躍之態絶類乃出伏叢莽中使偵者緣木而視有負囊至者則嘯以爲信虎躍出扼其吭殺之或嚼其肉爲噬齧狀裂其囊技物之尤者餘封𡨋如故示人弗疑人競傳壷山下有虎不食人惟吮其血且神之已而民偶出其婦守巖穴聞木上嘯聲急意必有重貨乃蒙皮而搏之婦人質脆柔販者得與抗婦懼逸去微見其嬬人也歸謀諸鄰誘逐之抵穴獲金帛無筭民竟逃去嗚呼世之人虎豈獨民也哉

送會稽景德輝教授鄉郡序

成周之時自國都以達于家于黨于術無不置學學必立師

翰苑別 一宋文集卷四 一四

師必以仕焉而止及道明德充者爲之然以其國之賢還教其國之人不翅父兄之臨子弟名實之素孚而不藐然無間也情文之素稔而不渙然無屬也於是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秩秩而相親欣欣以相愛恩義兩盡薰爲太和德成材達有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會稽古諸侯之國今爲浙河東大郡會學官闕教授員鄉之子弟咸曰言篤而行醇惟我景先生則然其黃髮老成人又曰擩嚌經腴朝夕不自饜著述成書惟我景公則然既而郡僚聞之府公亦聞之相與謀曰府庠之無師二千石之責也景君之賢信如子弟老成人之語以鄉人之所尊而爲鄉弟子之所師未見其不可也盍上其事於選曹乎選曹既從其請試景君以春秋經義一通白于丞相府報下如章景君將東還涖教事詞林編摩之英成均宿學之士藩府賓僚之賢咸造文若詩榮之而以首簡授濂序嗟夫師道之不立也久矣頗求其故後世拘於選格多用異邦人爲之師其實未易孚其情未易接往往若秦越之相視日夜幸代者之至則望望然去矣今景君之獨能致是者何哉亦曰 聖天子在上旰食宵衣以成周爲法然後得遂其所志如斯爾景君之行也當思南渡羣賢之子孫咸萃是邦或以德行文辭著或以道學政事聞世之相去未遠也文獻猶有足徵景君能於此盡心焉則移風易俗之效將繹然可觀矣若曰吾耄及之他尚何所圖不過便禄養於桑梓之邦而已豈惟非鄉之父兄子弟之所望雖濂亦將致尤於景君濂知景君決不爾也故人有宋無逸許時用二君亦鄉先生也聞景君講道於鄉也其將有以翼助之哉景君名昇其字爲德輝云

送徐教授纂脩日曆還任序

洪武六年秋九月 皇帝御謹身殿徙翰林學士宋濂之請妙柬文學之士四三人纂脩 大明日曆而

翰苑別 一宋文集卷四 一五

詔濂與吏部尚書詹同司總裁事當是時杭州府學教授徐君大章實在選中開局於内府日給太官之饍而令中貴人護閽非奉 勅旨不敢入其事至嚴也濂時與大章晨入而申出凡興王出治之典命將行師之續采章文物之懿律曆刑法之詳咸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必商榷而謹書之濂年加耄不能有所猷爲唯發凡擧例而已其助我者大章之力居多越四月書成共一百卷選日上奏登盤龍金匱中奠於丹陛之下縉紳之家爭欲薦大章入詞林大章堅以足疾辭濂因爲陳情於 上乃 詔賜文綺織繒各三襲錢六千文仍俾其職爲真故事教授試職三年俟育材奏功方許真授大章待未暮年乃異數云大章將還涖教席濂餞之秦淮河上與之言曰教授之職雖設於宋其任亦云重矣在紹聖初詔令中制科及進士第上五人禮部奏名上三人府監廣文館第一人始令爲之大章起布衣而輒膺其

任豈無其故耶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由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大章以一教授之微乃召入史館與編摩之列又豈無其故耶盖大章博覽載籍發之於詞章霞蔚波瀾峻潔鮮朗威儀儼雅又足為後進師表聲名籍籍起儒林間當此
聖明之朝材咸求實不于其官于其人故大章致此無難也然而黄琮之貴必登於方明大雅之音必奏於清廟理勢則然大章以温然之姿斐然之文乃緦緦下教於一郡如惜才之論何濂誠耄矣髮種種被肩矣聰明不及於前時矣詞林清切之班非大章誰所宜堪行將力薦而用之俾使大章實不良於步趨雖卧治之亦可也大章以為何如明年春正月

友生金華宋濂序

送許存禮赴北平教授任序

為儒之胄傳經為難非蔵髓以接肌盎㳂深而致遠欲承家學罔匪俊賢景伯之貫五經仲卿之明三統咸號善繼致宣令聲有如安郡許文懿公為武夷之世適作寓内之人師薦綵馬鬣析理義之精微粉墨鉛黄發蔓文之樞要究經翼傳著述滿家簞食瓢飲肥遯終世其克生於今于遂允貽於前猷務純樹以自持欽華英而弗耀倡道所溪衿佩盈集揚徽京輦薦牘交馳天池卒馳於鯤鵬鐘阜竟辭於猿鶴於是上名宰府試藝銓曹典五教於北藩列諸生於東序朝紳悅懌矣服推尊鈄川無愧於小陂西平咸稱為有子況當勝國之都實為人物之藪教鐸斯振豈是韶濩之音藝圃深培竚見菁莪之盛如濂不敏比德知衡秋髮盈簪慨年華之易邁森花萼筆覺文彩之已非粗叨曷鐘之榮敢忘梓桑之敬偶它鄉之相遇慰昔日之襟期把酒臨風高情閒朗炙燈論道玄義昭融胡墨突之未黔遽江帆之催發雖無藻思強綴蕪辭繼前古之芳音首羣英之雅製云爾詩曰

有莞者柳生于河麋折以送子而與我懷我懷伊何鄉之文獻人遠言徵不絶如綫之子之生實紹前徽彬彬其文郁郁其儀蘭在遠林其香苾芬豈期人知人輯有聞我偉我經其謨孔臧以迪以將以隣其衷叶邁邁北藩在燕之墟土俗勁悍柔以書詩不見白雲英英在山起而為澤卉木斯蕃教雨之施功亦如此芍尊丘壑孰為杞梓學貴有用於子實多目送征颿其如别何其如别何獻此春酒後夜相思白月在柳

洪武九年正月十八日

葉夷仲文集序

臨海葉君夷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族諸孫也夷仲生有異資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盛盖未已也頃由茂才舉于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睢寧縣為學猶孳孳不懈其弟廣武衛知事思仲類集成編釐為若干卷來徵予序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迺加長志氣

推揭操觚所云云皆無精魄頗類寱語者讀夷仲文方畏斂之弗暇尚奚敢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黄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經為本根遷固二史為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為文則槁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於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為是也復聚群經於左右循環而温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為足也朝夕諷咏之沉潜之益見片言之間可以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遷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矣權衡既懸而百物重輕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為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其體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皦然

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絕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萃也衮衮乎其不餒也渢渢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日逾邁慨茲舊業反成荒落將何以為夷仲言哉夷仲諸作溫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䴡其神豐腴而不瘠可謂能言之士矣求諸輩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何古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忘其固陋以平日所自得者序諸篇首夷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夷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為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華宋濂序

題商山四皓圖

右四皓圖一卷所謂四皓者昉見史記張良世家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是也初不知其姓名按陳留志園公姓庚名秉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甪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人孔父祕記又作祿里此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賢輔錄而為此說綺里季則無聞焉或曰姓氏書云綺里姓季其字也予方疑其誕妄不經及讀顏師古漢書註果謂四人者匿迹遠害氏族無得而詳皆後世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里書說所傅會亦見古人讀書精審固有以及之者矣而周公謹所著齊東埜語又呫呫不置者何耶非惟此也傳記所載如伯夷叔齊之類一一具氏名甚悉經中既無明文不知後世何因而知之耶一笑而斥之斯可矣然自舊以夏黃公為一人而畢士安則謂綺里季夏為一人黃公別是一人其說尤異據漢惠帝時所刻四皓神座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甪里先生惠帝去四皓不遠足以證士安之謬矣偶題此圖遂牽聯而書之畫之工拙尚未暇論也

齊南李氏先塋碑銘

濟南李氏世居章丘臨濟鎮鎮東北一里有累葉之塚墓存焉傳至二府君始遷濟陽曲堤鎮娶解氏生二子曰載曰某載娶某氏陳氏生五子曰某曰信曰某曰良曰溫信秉性剛明州里有不直者必來赴愬片言之頃皆心服而去嘗為官督租賦不約而集行尤方嚴人聞謦欬音皆斂容避不敢慢娶王氏年九十二而終生三子曰貴曰直曰顯貴字國寶度量絕人喜怒不形于色威儀脩飭望之儼然不幸商于河南歿而不返娶蘇氏生一子彬字文質蘇氏威家門凋瘁攻苦食淡與文質共挽一車揉桑風雨中早夜事蠶績以養姑姑歿蘇氏猶康強見孫吉能讀書造文出訓鄉之弟子員持束脩來上泫然涕泗曰李氏一門之責悉歸是子矣年七十九以至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而終文質天性至孝奉祖父母及母未嘗有違禮每得一甘腴不獻弗敢先嘗一日稍有酒過輒深悔曰為人子者可以沉湎而遺親憂乎遂罷杯十年不飲首倡宗黨買田於縣北二百步作為新阡繚以周垣用昭穆序塋凡族屬有不能葬者咸與焉田河鎮相傳有鬼兵至居民競負囊槖來寄文質笑曰惡有是必訛言也已而事果帖帖然以其物歸人人有遺番醫女者文質偶拾之浹旬其父來告文質亟出女還之其父牽羊載酒為謝文質曰汝女既歸汝矣何假此為峻却而不受性嗜賓朋延納無倦色甚至傾貲遇之故人多愛敬諭於骨肉苟有過面責其非能改則喜遊行里中或見女婦無論親疎輒引身避之然御家甚嚴訓諸子以學晝夜程督不少恕嘗指登科記示之曰吾兒得掛名其間志願足矣復戒曰讀書不患不登科登科即為官矣為官而貪墨譬如明珠彈雀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人以為名言年七十以至正十年十月十日而終娶周氏生一子曰忠繼劉氏生三子曰貴曰吉曰仁劉氏事姑以孝御下以寬遇夫以敬內外宗戚無不得其驩心撫忠不翅所

生子見吉登至正甲午進士第及為河間錄事迎劉氏就養
侍屬卒騎從遅之羅拜車下毋喜曰汝父嘻昔用心之若恨
不令一見之耳年六十又六以某年五月五日而終忠字思
庸年五十二卒娶張氏生二子曰孟歿於兵曰某夭賢字思
哲年三十八卒娶褚氏生二子曰某曰某皆殁於兵吉娶褚
氏年三十六亦殁于兵予幸與吉遊吉自狀其先世行實來
家數千言且作書來告曰吉也罪戾深重天降酷罰迺年兵
禍相仍李氏一族不絶僅如一綫惟我曾祖考妣葬于縣東
某地先塋之側而祖妣暨考妣則藏于新阡其嘉言善行固
不能究其詳至於名諱及卒葬歲月亦或有所遺失今弗圖
則後嗣何能知之願先生為文刻寘新阡予讀其狀纒綿悲
愴之辭層見而疊出有以知吉思深而忠若不覺為之墮淚
乃掇其大者繫之銘辭而遺之嗚呼若吉者不亦孝子慈孫
也哉吉字思迪今以字行文行無異出仕

國朝今遷徵事郎知揚州府高郵州事云銘曰

堪輿之中氣化沖融葬無端倪兮一禍一福相為倚伏曷得
而推兮人衆者勝天亦能定理將可期兮李氏之先善弘慶
綿宜昌厥施兮家之分崩族之僅存適逢亂離兮往過來續
無往不復大化無私兮碩果不食其發必亟孰開其馳兮孳
植教蕃自一而千起於毫絲兮屈為伸根衰為盛門衛深以
時兮考古驗今斯言可徵有若書龜兮其堅匪石大書深刻
史官之辭兮

題邕禪師塔銘後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漁仲金石略所載凡二
十三種而行於南北者惟僧邕塔銘及醴泉銘而已二銘多
所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殊無精絶之本予嘗於越
見胡文恭公所藏醴泉銘肥瘦適均精彩煥發識者定為初
刻今觀此塔銘其神氣絶與之類誠可寶玩也然塔銘尤信

本得蓮書姜堯章謂勝於醴泉駸駸入於神品其亦知言也
哉元諸大老寘品評於其間者凡十又三人予尚何言庸擬
拾緒餘而書於左方云

宜春夏都事遺像贊 以忠字尚之

其才孔良其氣則剛沉潛乎仁義之府濡染乎禮樂之場竊
春秋而寓褒斧法菽粟以為辭章使之專城而居則可以舉
次公之黃使之入直鑾坡則可追文成之張胡為乎低回下
列莫展一長既使車以遐覽竟仙游於五年豈詘於人者難
知而信於天者不亡後千百年剛風聲湧當見騎麟而下
大荒者耶

韋軒銘

閩有大儒曰朱公喬年自以性偏於剛效西門氏佩韋以為
警因號其齋曰韋靖江府伴讀陳伯武亦閩人也有景行先
哲之志用韋名軒所以提其身者勤矣遽懼其矯枉而過正

也為之銘銘曰

韋之為義乃獸之皮可以束物柢戾而相違故其文上下為
舛而中則從圍自非柔而熟之安能變生革而如脂古先君
子佩之自隨蓋戒夫剛悍以自好很愎而為非矯其過固不
宜不力若剔致於純柔純弱又必招削薄之譏嗚呼噫嘻大
中之為物也微若神著坦若九達何不浸浸于于獨步而長
趨近則入吾人之室遠則為聖賢之歸不亦暢志乎而陳氏
之子問學得師木漸者必上升青蓄者必有輝猶柔人以作
柢慕前修之風徵予造銘而昭之竟不敢辭而■規

楮木杖銘

客有遺予孔林楮木杖者橫大如蛇腹節節可觀刻斯銘銘
曰

托根于孔林有文橫橫兮如玉如金千載寂寥兮孰
白爾扶持之心

趙氏時思菴記

晉府録事趙君德懷其名爲古皐有請於予曰古皐世居括蒼嘗有屬籍于宋大父諱若順字和卿實魏悼王之十世孫通前古載籍之言論義下上若王屑傾吐然恬於進取視銀黄焜燿漠然無動于中當時和景妍被古冠服徜徉烟霞泉石間心曠神怡超然於塵𡋯之表有不知白雲之移陰而夕陽之在樹也逢賓朋滿座相與泝達不忍舍雖不解飲見其酣嬉林濤觥籌交錯浩浩然與之同適入𨠵之者且曰王孫家之故習也或曰遺落世事其達士也哉於是州里皆推爲有德之士凡忿爭不直者悉來質爲文觴之酒使其各釋憾而去入至今能道之大母胡氏宋吏部侍郎紘之六世孫女婦道母範皆兩無所愧尤篤於訓子古皐生也時年已六十爲之喜而不寐甫髫齓親自鞠育之節其燠寒時其饑飽及

稍長使從名進士林彬祖學治經惟恐有㒺急意瀕卒猶執古皐手屬曰吾幸見兒成立將含笑入九泉矣雖然學無止法勗之哉勗之哉逡頓年八十矣大父先卒年視大母而少六歲大父卒於某年月日大母卒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縣水縣北四十里和樂鄉之大平里遂建菴廬以爲安靈之所名之曰時思古皐蒙　國寵恩叅校任使令又受新命將爲縣繁昌官書有程不能持一觴走酹墓下願弁文刻諸菴中垂示孫子庶以著懸懸之思予聞之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言不忘乎其親也不忘乎親孝矣孝之爲道非一而足也德懷行矣持已以廉清潔如氷雪庸非孝乎治民辯訟使各得其平又非孝乎業精于躬而名昭于時遺足於已而文垂於後又非孝乎如是者德懷思之而日思之是則時思之大者不必時省塋域而後爲孝也它日入覲法從出判方州華軒結軫佩綬懸魚過家上冢以爲一族光榮使人指之謂趙氏之有孫不亦美乎予之有望於德懷者如是而已德懷本名古皐今以字行博學有識以能古文鳴其爲人也恂恂樂易所謂温其如玉者云

贈林經歷赴武昌都衛任序

莆有林君士衡由進士起家署爲比部主事政成遷武昌都衛經歷中朝士大夫相率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昔者艾軒林文節公諱之有慕伊洛之學聞吴中陸子正得和靖尹氏之傳因往從之自是專心於聖賢踐履之事一言一動莫不以禮違近學者翕然尊事之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實自艾軒始也艾軒嘗言曰道之全體全乎大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益遠矣嗚呼其言不亦至哉艾軒既没其道一傳於林文介公學可再傳於陳文達公元潔前承後引重徽疊照新學小生咸有所師法非先王之言弗道非先王之行弗行人號之爲小鄒魯

云迨今垂三百年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家談仁義而悅詩書斐然非它郡所可及君子之澤何其深且長哉今吾士衡固艾軒諸孫也其家學漸濡不俟言矣文行之謹勅亦徒可知矣其治獄刑曹用法寛恕士君子優許之矣今擢爲戎府元僚則其協比師率輯和兵民脩治戎器用或不廣此特其所優爲者爾雖然未可輕也武昌爲湖湘一大藩障其行中書所轄凡二十七府府各置衛或千夫長戍之而都衛總其凡其職與省臣鈞禮地遥數千里戍兵數拾萬其緩閑之方征調之節唯元戎能制之元僚能賛之其任之重也較然矣自道學不明學者纒綴傳註支離之習不復見諸實用談兵之家尤以白面書生眥之士衡豈知所自重庶幾乎其可也雖然予恐用是呫呫爲哉昔也艾軒提點刑獄廣東親檄郡兵破珍獠南群醜阜陵聞之悅曰林某儒生乃知兵耶特加直寶謨閣是知有用之學可以治兵可以撫民可以興禮樂可

以移風易俗無所往而不當士衡尚推家學而行之其有不獲者載況當聖皇御寓四方無桑蓬之警皥皥熙熙不異於唐虞之世士衡曰與大師共論文武忠孝之道使勲在盟府之臣保其寵榮以終其身以遺其子孫暇則俳歌投壺發舒性情窮探群經一惟伊洛之是趍俾人人咸稱之曰是子也無愧艾軒之後人者也顧不盛歟士衡之行吾言止此而已

故封承事郎給事中王府君墓版文

惟王氏所出不一有姬姓者二族有媯姓子姓者各一族有房姓者祈四族餘未暇論述然姬姓二族皆出於周其一始於王子晋之子司徒宗恭其後則太原瑯琊為尤盛其一始於畢公高之子畢萬其後則京兆河間為龍著二者皆以其王族故氏之於王云太原之族自秦漢以至于唐最多顯著與清河之崔隴西之李滎陽之鄭范陽之盧天下號為五姓

載於史牒者班班可考也太原之裔有分居光之固始者自東晋南渡來還泉之晋江逼陵里國牒喪不知其為幾世至唐協律郎沓又自晋江遷黃陽之延興里協律生宋大理評事文郁大理生校書郎納校書生大理評事保隆評事生莆田縣尉仁睟縣尉生賡賡生建建生顯顯生鄉貢進士贈奉直大夫國光進士生給事中時堯給事生長溪東尉桂東尉生贈奉直大夫潤之奉直生禮部侍郎太沖禮部生知南海縣事應麟知縣生元莆田縣典史子春則府君父也母任氏府君諱公穀字德良生三年而典史君亡稍長問其母曰吾父何在母曰君父死已久墓木今將拱矣府君擗踊號慟即製斬衰絰帶追行三年喪事兄霖榮先生朝有如其父絲毫不遺其教令先生時號名儒以古文著聞亦盡心於府君鞠育導迪無不備至群族內外姻皆稱之府君肄業郡庠精勤越流輩夜將半鄰齋燈火盡滅府君獨焚膏挾冊几坐如枯株自是能通一經發為大義亦整比可觀郡博士命題招弟子群試于堂府君特居首列會歲當大比同舍生皆踴躍入家狀期赴鄉闈府君獨漠然若無聞或勸之府君泣曰予生髮未燥先公棄捐一念及茲肝膽為之折裂雖幸母夫人存鶴髮皤皤而疾疢撓之恨不化一刻為一朝尚忍斯須離膝下乎杜門不出日以色養為事及夫人卒基然一遵禮度哀號不暫舍性好施家雖單窶閭人飢凍輒解衣減食濟之不然夜不得甘寢君子以為賢元季政大亂七閩之豪挾兵威以擅生殺割土疆往往致書交辟之府君度其無成皆峻辭已而亂愈亟府君挈妻孥避地仙遊山中曳杖盤桓而烟霞泉石日與之相親及

皇明御曆六合載清而府君則頹然老矣乃攜其長子寅曰不仕無義吾非不知也第迫於親老且病耳爾當力學淬行以繼其門寅遂以尚書中鄉貢第九名上南宮未及會試擢

為給事中尋兼靖江相府録事階承事郎朝廷推恩封府君承事郎給事中府君之配陳氏先卒已十年至是亦贈孺人寅方擿監察御史按劾山西忽官書至驛言府君已歿寅匍匐奔還南京詣予哭曰寅罪逆深重禍延先子以洪武八年十月三十日長逝壽僅五十又八寅將馳歸擇地縣南香山里白石峯之原以九年某月日襄葬大事而起母孺人之骨合塟焉惟先生職在太史中朝名公卿之墓無不藉雄文傳信于世敢奉壟府仲讀陳子晟狀再拜以請惟先生畀矜之予聞閩多故族雖歷年千餘而其文獻猶有足徵者府君善承家學豈不思出就功名之會獨以親故不敢頃步捨去則其敦厲孝行絶於人遠甚孝為百行冠見所關彝倫者甚大此而不銘嗚呼銘寅能汲汲孜孜顯著潛德惟恐人之不聞府君亦可謂有子矣府君六子長即寅次曰同曰驥曰祥曰載曰龍同驥載龍夭女一未行孫一陵生銘曰

人所貴者身身之所本曰親呼吸相通實一氣之分柰何離而去之南則之越西則去秦能教本而厚倫者豈不在於斯人豈不在於斯人

徐貞婦鄭氏傳

徐貞婦鄭名妙静衢之西安人其父顒本簪纓家娶周無它男子惟産四女而貞婦居其三年十齡粗通孝經大義沉毅如成人諸女或與之狎輒厲聲叱之皆畏讋不敢近父奇之慎擇所歸閩同郡徐思誠乃宋忠壯公徽言之七世孫代有顯人而思誠又習進士業華燁而文於是慨然許之及合巹成禮貞婦已十九矣時舅天鋅與姑宋氏春秋皆高貞婦靡曰靡夜事紡磚惟謹由是甘服備給上獲舅姑心凡遇賓祭亦悉意助集不足則質簪珥供事及其自奉䟽食水飲甘之若飴舅殁貞婦出所畜布泉為含襚衰絰諸費姑得成喪思誠出卜葬地舟覆溺死上航溪貞婦哭慟幾欲無生不憚勞

勤塋男與夫先塋之側養姑高堂日問起居察時燠寒為衣進之退撫二子謙貞俾從醇儒學而與勝己者交非其類者絕之雖寒燈凉幌人不能堪貞婦處之裕如父母及諸姊憫其年少欲使其更醮貞婦曰吾夫固亡有二子在斯不謂之亡矣脫若無子其如姑老何義亦不忍去也具人之形而犬彘其行妾肯為之乎即引交股刀截去髻誓不二夫聞之者懼不敢戚貞婦見二子成立謙以行義察舉為郡使者掾以政事闡擢為龍水丞貞婦喜曰吾今而後可以見吾夫地下矣謙當之官會恩例章及於親受文綺細續之賜貞婦益喜召謙至出白金盤八授之曰國家寵恩至矣爾居官宜冰蘖自守禄或不給則習此用之慎毋瀆貨為也洪武二年知縣何忠以貞婦年三十夫亡寡居二十八年水清玉潔可以厲民風乃上其事於府知府王琦加禮焉馬浙江按察僉事張思立復廉其非誣然後具牒上行中書以次達之中朝三年四月得旌表其門如令貞婦今踰六十又四康強無它疾嘗有田宅為強族所據屢訟不得直夫殁謙弗與競及宅歸嘗它姓貞婦贖居之識者謂貞婦知大體云

史官曰禮始夫婦者何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三者雖殊其道一而已矣若使婦不二其夫子不辱其親臣能忠於君天下其有弗長治者乎柰何世教弇替士大夫誦法先王往往或至於悖君父有如一女婦之微不甚知書乃能抗節自守足以增於五倫之重亦可慨也夫故予於徐氏之事特為著傳文一通不少讓將以属子職樹臣節重名教非曰徒作也有來讀者毛髮將聳然而立矣

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嗚呼是惟湛淵先生白公之墓先生諱珽字廷玉白其姓也出於宋丞相時中之裔世居文水時中之徒子翼扈蹕南渡官至防禦使生武畧大夫良輔食邑携孝因家焉武畧之後

又至武功大夫顯始占籍於錢唐生修武郎必勝修武生通武郎嵘先生父也妣方氏先生本四明名儒許少度遺腹子通武育以為嗣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詩十三受經太學習為科舉業㢧然有聲場屋間一時貴人爭欲出其門下甫及壯元丞相伯顏平江南聞先生賢徵為安豊丞辭不赴乃客授嚴書之家晝編夜誦燈隆花穴惜不知也如是者一十七年程文憲公鉅夫劉中丞伯宣前後交薦之復以疾辭中歲嘗出游梁鄭齊魯歷覽河山之勝登臨弔古評人物風土慨然有尚友千載之意及至燕王公貴人見輙賓禮或欲舉為東宮官者先生復引義固辭南北秒達士久困逆旅則必旨言歎援之自是學益充文益富而家益貧宣慰都事解于公樞師一時名士猨杜甫邵堯夫故事共買屋使之居會李文簡公衎出將使指喟然歎曰有才如是坐視其窮可乎力挽起之授太平路儒學正先生不得已應命未幾攝行教授事

悉心官政修建天門來石二書院政成嘗時事例可貢行臺令史達官勸之行先生笑曰吾守章逢爾它何覬哉季轉常州路儒學教授兵燹之後禮殿與堂廡皆廢弗治祭器載籍亦闕先生為完之且復侵疆三十餘畝僦再遷教授慶元未上翰林集賢兩院辟曰白先生淹回下列吾儕不啓齒一言可謂汗顏矣共尉薦之陞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副提舉時將仕佐郎時鄧文肅公文原實為之長與先生志氣脗合舉剌得宜文化大行秩既滿銓曹有不知先生者署淮東鹽倉大使先生自以鹽筴非所諳習不俟終更即謝事舉病海陵遠近學徒攜壑相徒者殆無虛月先生已六十又七及再遷授事郎婺州路蘭溪州判官則不復有宦情矣曰與韻朋勝友曳杖游衍衍杯賦詩唯恐日之易夕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匯榜之曰湛淵因以自號晚歸老栖霞又號棲霞山人以天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一其年十一月

二日瘞錢唐縣履泰鄉棲霞山之陽其子遵治命題曰西湖詩人白君之墓云先生性至孝母病刲股和藥起瀕死者再及歿號慟自擗嘔血至數升父感奇疾醫言必得兔矢可療先生踏冰雪緣崖穴求之三日不得父死抱屍哭絕而復蘇繼母虐不子蔽子先生事之愈恭既而改適它氏無儋石之儲先生為營朝夕且負其避兵迨免於難然及歿行義尤不顧家之窶孤嫠不能昏者嫁之死而無所歸者藁殯之道中拾遺珠待其人訪索審而還之或以質劑假金置之不復償焚而慰之生平無驕辭怠色一以謙抑為事聞人善未聞不豔慕見揚人過掩耳亟避去奉先之外不惑異端不誦讀鬼神疾疢憂患之來一委之於天自幼至老無一日廢問學故能長於詩文紫陽方公回稱其冠絕古今有英雄丈夫氣剡源戴公表元謂其註彼五經之淵陂條百氏之畦廬陵劉公辰翁又言其不為雕刻苛碎蒼然者不惟極塵外之趣兼有雲山韶濩之音皆確論也翰墨雖有餘事亦有晉魏風酒酣命二童持紙懸筆一揮疾如雨風聲光翕然四達而先生素志丘壑以退為進故位不逮名君子惜之先生娶沈氏有賢行前二十七年卒子二貢文林郎南安路總管府經歷娶溫州路永嘉縣鎮海東寨巡檢女一歸常州路儒學正鄭未孫四桐越東明皆婺世孫女一適平陽宋允恒允恒由紹慶路儒學正借授新州新興縣福緣寨巡檢貢以子夭命允恒仲子範為後範有學而文能繼其家者也範生子二弦孜女三先生所著書曰詩曰文曰經子類訓曰集翠裘曰靜語皆二十卷嗇綏諸梓四方多傳誦嗚呼先生已矣無也晚出雖不能識先生幸從鄉先生黃文獻公遊聽談杭都舊事有如淮陰龔公開嚴陵何公夢桂眉山家公之巽莆田劉公莊西秦張公樸虎林仇公遠齊東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道而先生尚為最少乃與群公相頡頏南北兩山間其遺迹

班班故在僅踰五十春秋而先生筆流風遺韻弗可復見不亦悲夫嗚呼死者固不可作若并其言行而不彰將何以為聲善扶俗之勸於是徇範之請鉅細畢書之嗚呼先生之名其果待文而後傳哉銘曰

虎林有哲夫兮秉德良優柔寄義如嗜利兮避名如避縛指退以為進兮謙抑每自修知分中自定兮不假外物求天經況所係兮血淚交頤流冠冕百行先兮倫品庶不渝發越見聲詩兮笙鏞間鳴球律呂素和協兮八音交相繆雄章落四海兮虹氣日夜浮棲霞有名山兮草木光如油紀德薦石章兮千古振諸幽

著存軒辭并序

彿安裘中季和以學行推舉典簿成均扁其軒居曰著存不忘乎親也御史中丞劉君伯溫嘗為賦詩以寫其情乎後師伯溫之意演為琴操三解使季和援琴而鼓之其悲而不成

聲聲信不能成也嗚呼孝子之思親罔有終極否乎其辭曰
人孰無親予我親歸于黃土六合之間予莫遇我罔苦凮樹
獨予成育雲族興予晝陰我親何在予涕泗霑襟
我親雖死予我心不死開目則見予威儀孔邇何俟嘗祭予
始知見之彼蒼者天予悠悠我思
求親冥茫予曷求於身我身即親予一體之分戰兢保持予
厥德日新毫髮不敢懈予懼傷手親上愼旃哉予此謂著存

端木府君墓誌銘

予友端君以善旣卒之一年其子智衰絰踵門泣拜而請曰
智也罪孽深重禍延先公以洪武癸丑三月乙卯卒于南京
之官舍壽僅五十又三遂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峴山東村
之原竊惟先公自少有志事功其善政在人者今多能言之
又十年則言之者或寡矣又十年則無人能言之矣此無它
人遠者其言湮世易者其事晦亦恒理爾一念及此寧不使

人毀懷乎然而托名文辭者可以垂之無窮千百歲猶夫一
日也此爲人子者所恃以無恐頼先生進之按學子劉剛狀
君諱復初以善其字也姓端木氏其先爲衛人出於孔門弟
子子貢之裔今獨以端稱氏者從省文也一遷於大梁再遷
金陵烏衣巷三遷於溧水縣之峴山其詳備見譜圖記中曾
祖時中祖安父邦達妣某氏君有遠志不肯寂寂落人後至
正初以儒試吏江南行御史臺同列多貴游子弟爭事表襮
君獨泰然不失其恒行久咸畏服之俄遷書吏海右憲部君
佐部使者行州縣彰善癉惡威聲獨著聞會四方兵動東南
爲尤甚君袖策言時政之急如此則可守如此則可戰否則
有斂手就降而已上官聞之皆落落不合君仰天歎曰彼以
吾發狂言耶時事從可知矣於是悵然有鄉土之思棄水道
絕不能歸僑居金華日以書史自娛至正己亥
皇上親御六軍取金華命常忠武王鎮之王聘君至幕下未

幾君辭去會有言於朝者癸卯三月召爲徽州府經歷徽爲
江東大郡政繁而賦殷君悉力佐治百廢具舉功則歸於其
長田賦久不均民不堪命君即城東建局使民自實田集爲
圖籍最盈朒驗虛實而定科繇吏民陰爲欺弊痛鋤之不數
月而畢由是民無逋租官無橫斂三皇孔子廟皆築臺門旅
[redacted]之制亦廢君或葺或建咸中程式賦不及民皆若不知者
丙午冬改通判吉州府吉俗尚譁訐素號難治民召父老子
弟戒之曰予聞爾民尚豪俊樂訟鬬　朝廷子惠元元春
雨秋露無不霑濡爾曷爲良民以報　上德寧梗化以自
戚耶梗化弗祥天刑所不貸爾其識之民皆惴惴無敢執牒
妄訴者丁內艱服除洪武辛亥春被召赴京除磨勘司丞時
官署新立凡泉粟之出納刑法之是非物貨之變易無所不
當覈君從本達支自流租源句稽隱伏纖芥軒露每一奏對
上輒廷譽之未幾升爲令君嚴於限域人見輒畏不敢有所

請托俄倅屬皆以貪墨敗磔首東市惟君能獨存清白之行
益表見朝著閏冬十一月超授嘉議大夫刑部尚書君之用
刑本諸法律而持以平恕老於議法者咸以爲允杭州馬甲
飛糧事覺逮繫者百餘人　詔君往治其獄分郡因別所
人各鞫之合其辭參焉同者情眞否則僞郡守以下皆服
罪壬子春三月拜湖廣等處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湖廣素
號重鎮屬兵戈蹂踐之餘土曠民稀君首下屬州民復業者
復其賦一年次閱官書凡糧儲轉輸錢幣出入與夫軍裝工
役皆預爲計畫且會官屬問事不集者其故何繇皆曰一省
所轄府州縣二百有餘遠者在千里外每官多闕其事因不
集君奏請于朝擇在職賢良吏攝其政不數月無事不舉民
驚以爲神旣而以事召還京師俄以疾卒先配石氏前卒繼
王氏子四仁義禮智皆石產也仁先卒君天性甚孝自遊宦
四方不能奉離膝下心常慊慊然所得祿賜恒歸以娛親其

奉己則洎如也毋既卒一念及之輒潸然泣下居官能守貪嘗著座右銘曰為官實難貪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曰心契上天脚踐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君狀貌秀偉美鬚髯音吐鴻暢或治政弗暇休夜則焚膏命諸子環侍取書之嘉言善行歷歷訓戒至夜分乃止故翰林學士宋升嘗謂君為人其謙退似懦夫其尊謹似腐儒睥視精悍似俠客撒屬談世事似辯士而其精神超越又似逸人仙者君子謂為審錄予托交於君頗久而著勲焯能固後死者之責銘嗚呼辭然而年曰已邁文日以衰無以應四方之求近因燬毀筆硯一切謝絕之而中心猶以為未慊也雖然智之所謂則有不得而忘情者遂倫采剛之所錄而繫之以銘銘曰

惟士也良有志則剛如挾干將始晦而奭出遇而熙一纆而飛登壯府僚因賦定錄切而不驕轉佐方州革俗以婾訓言蔚抽磨勘該曾吞絲牛毛孰得而迷進領秋卿邦憲是經中手準繩往往大藩以執政原江漢又安材長如何壽則弗多其如命何有子治經足繼晉緩縱死猶生峴山之原木古泉寒銘在不刊

正誼堂銘

三代而下惟漢董仲舒最為醇儒其輔江都易王也告之以正誼明道之語千載之遠人猶誦而法之此無它慕之也長樂有士名時貢其姓亦董氏以文行入選亦充 楚王府伴讀朝夕執遺經侍 王關陳內聖外王之道遂慕仲舒之言取正誼名堂徵予銘銘曰

惟仲舒氏其德之醇其四方之所則傚其有聞於越秦猶同出於己姓厥初亦一氣之分雖派別而枝殊比之異族而尤當親其所親親之伊何正義是遵赫明命之在目思制事之有倫豈絲髮之敢私察夫人之相因廓然大公一歸至仁此所以務為匡正卻其詐力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更生之許王佐斷不為失而孟堅之著論乃徒致於紛紛有美董生文行孔馴當侍經於惟幄曰摩切於典墳苟拾級而漸升又安知不為王傅之尊名若同而實同將何愧乎古人彼峨者堂牓以華恭我銘其楹用代書紳

仁和圓應菴記

杭之仁和去城東五里所有浮屠菴曰圓應乃雪菴禪師之所築也其地當元季為戰鬬之區弃無居人及歸職方而後遺民稍集往往好男嗜利屠羊豕以成肆師憫然憫之托鉢行化有褚道真與金薌者首迎禮之先是道真之家人夢異僧至其廬倡偈為贈及見師容貌服飾儼然與夢中不殊道真即言之於衆翕然從化遂與薌日乞食饋師且請於右族胡國材共建精舍一區葉氏婦聞之捐地為基以丈計者縱袤若干橫迴若干於是道真因之鳩工前啟脩門中峙佛殿後聳堂宇翼以兩廡而外則垣墉四周庀事於洪武甲寅春二月甲子至秋七月某甲子遂訖功為屋以間計者二十粟以斛計者一百工以日計者五百師欲垂爾後人乃不遠千里介予學子童儼來請記予竊疑之當兵戈始息創殘猶未起何暇從事於佛乎繼師言之而嚌將聽之徵曰不然師之事則有異於人者師本辨章實實公之子生有異徵年十五慨然慕道思以善法度人往依帝師法子桑兒班大師薙落為僧遂杖錫南游偏參閩浙諸尊宿得法於伏龍山千岩長公去棲越之芘蠡岩岩有虎一夕遁去師初不知書靜定之久發為頌贊自然與道合以是之故人愈趨之而菴成無難者予因歎曰人苦無志耳果能以善導人而人孰不化之豈惟浮屠氏哉然而浮屠氏以莊嚴樓閣為有為縱有福報亦人天小果耳其中必有無為之道存所謂無為之道者無小無大無內無外無成無壞無欠無餘不為諸佛而有所增不為凡夫而有所減淵默不言而聲如怒雷逆拟定之未起而身徧

沙界是則所謂圓應者也一庵云今我惟師能契事理之不
二者必知予言為有據徽歸尚以是語之師舊名字羅帖木
兒今改可傳字無授高昌人雪庵乃其徒所號蓋尊之也

題氷壺子傳後

松陽周世英其名為繹祖通經書有長者行凡遇過客匱乏
者必傾貲濟之客去藐然不記其姓氏然於利養榮名尤視
之泊如也近舍二十里有火光發山中上燭霄漢連夕不滅
有精其藝者密告世英曰此白金之祥也唯姜氏之地其鑛
獨縠公片言可得之慎毋洩也公叩諸姜氏果見從遂定券
持泉與之擇日將鑿石取鑛或譏姜氏曰爾家就其地軋麻
為油數世矣利孰大焉柰何鬻之鬻之果義乎非義乎世英
聞之歎曰不義在我非彼之罪也乃折券棄泉以其地還姜
氏姜氏亦固請曰長者固寬厚實人將何以自寧敢辭世英
深拒之乃已姜氏後知其故歸采白金滿籯當元之季有以
縣丞告身從驛遞中至者啓視之則世英氏名州里也莫知
其所從來蓋世英遇士有恩故薦諸朝署而授之官世英曰
吾白髮垂領已焉用此為哉竟不上惟優游林壑間卜地以
為樂丘作藏菴一區時招朋命觴以自娱世英之賢行甚多
今姑舉一二餘則可以例知也士大夫以世英絜清號曰氷
壺傳之歌詠之且成卷軸矣類多綺繡其辭以為工而無關
其實行予不敢效尤特書此於卷末使周氏子若孫藏之時
出而觀之不有踴然而興起者吾未之信也

呂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呂氏諱文福字壽卿其先光州人宋季光爲極邊戎
馬蹂踐無寧歲遂避去金剛臺上尋遷黃之黃岡爲黃岡人
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妣某氏府君幼喪父鞠於大母谷氏
大母性嚴厲夙夜飭導必期底於有成府君年十四從事法
家之學稍長唐律義疏皆精原其意比類相從支分脉貫必
允契乎人情遂以抑剛茹柔洗冤澤物為己任時承平日久
未易得祿食乃俯首試吏巡檢之司會部使者申公簡夫持
節淮西聞府君名召與計事衆咸愕曰壽卿之名何以達上
官之聽乎府君笑不答黃州守脫因不花及萬夫長脫脫皆
怙勢受賕貪墨之聲載道府君白曰不去此稂莠禾稼安得
而茂乎申公然之皆捕寘于獄正之以罪申公名震淮西者
府君之力也陞麻城縣吏邑民被强盜所掠訴之久未克獲
元律獲强盜至五者補一官里豪陳巽徽其利縛驗知尚等
賂麻城尉鍛煉成獄文上縣縣懼尉與守有連不敢問府君
知其冤竟平反之縣令長握手相戒曰毋生事脫可斷此牘
也不敢署也府君從容抱案歷階而升請曰明公即宜署人
命至重豈玩戲具耶令長相顧遲回不决府君曰不署則已
當申郡司獄直達憲府矣於是不得已從之活者五人已而
厭煩囂杜門不出忽野峻台出綰郡章野峻台名臣趙魯公
子也尤愛敬之力辟為其府吏伶優趙良卿以利誘民家女
子教之歌舞用媒衒上官執權行賄無所不至府君又曰不
去禍本其能清政源乎白府公悉傳於法從良者數十人董
聚歌以爭田誤傷人至死議者欲當之重辟董辭輒不伏訢
于憲司使者使者漫不經意疑不决者幾十載府君知其冤
竟為白之俄遷蘄州未幾即辭歸謝絕人事築存初堂圃中
延明師傳教子為舉子業一飲一食必與師俱時大母猶在

程勸尤篤嘗刻日揭於碑戒家奴投食惟恐後師亦感其禮
遇有知無不告之四方豔士大夫以術業遊者久詣之弗厭
頒行必有贈遺人稱爲黃之名塾云至正壬辰黃陷于盜府
君攜家走南昌尋爲僞漢所據僞漢之謀士多府君之弟子
欲邀致之府君戟手嫚罵衆知其不可而止入我
國朝其子熙出仕爲縣淅水西府君防閑訓迪尤篤委出則
使爲鑰其戶莫歸必歷叩其所行事且曰某事當如斯不當
如斯諄諄千百言弗止熙受教爲清白吏府君事母孝遇人
也以惠姻友不能婚嫁者助之死無歛者爲給棺槨雖屢求
弗厭性剛直或有過書必面折不少恕然遠近皆推爲吏師
後學者森森立左右獄辭鉤連有不可決君片言之間如夙
丁剝牛皆迎刃而解與之遊者皆敬而憚焉不幸以洪武庚
戌三月二日卒於鎮江丹徒縣寓舍壽七十二以是年五月
九日葬縣東大慈鄉馬鞍山之原禮也元配葉氏先十三年

卒繼配姚氏子男一人郎熙嘉義大夫吏部尚書孫男三人
諱讓安山女一人李希顏其婿也予聞之魏文侯時有李悝
者撰次諸國之法爲法經六篇漢蕭何增之爲九自時厥後
世益代增直至三百有餘爲之章句者十有餘家家數十萬
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
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嗚呼律豈易言哉自非有君才識之
明斷決之審孰能中其肯綮者哉是宜銘銘曰
法乃司命懸於重輕脫不獲於簡孚將枉物而傷生故怵蔵
者類貽於陰既而哀矜者必兆於尊榮嗚呼如府君者其殆
善用而得其平者歟

漢天師世家敘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張真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士傅同
虛徵濂序其首簡濂聞古者名世諸臣史官必爲序其世系
表以傳所以敎本始昭功伐也況於神明之胄理有不可得
而闕者今所輯世家但始於留文成侯而其上則無聞焉庸
因據氏族羣書椾之復用史法畧載其相承之緒使一閱輒
知大都而其詳別見於左方云序曰
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始造弓矢張
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
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臣君臣生趯
趯生骼其孫曰抑抑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相韓
昭侯宣惠王襄哀王開地生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
房漢太傅留文成侯居沛之豐邑生二子侍中辟彊及不疑
不疑嗣侯生二子典高典生默默生大司馬金金生陽陵公
乘千秋千秋字萬年生嵩嵩生五子壯讚彭睦述其後多以
功烈著傳至於唐列爲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脩武上谷
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
人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覺覺生起起生桐

柏真人大順大順生漢天師道陵是爲玄教之宗其傳緒悠
長倍前望族之盛論者弗察見留侯再世國除即意其絕嗣
殊不知流裔南北如斯之繁也道陵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
吳之天目山暨長博習羣書從學者千餘人舉中直言極諫
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脩煉形之術章帝以
博士徵不赴和帝即位召爲太傅封冀侯亦不就乃杖策遊
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獲制命五嶽攝
召萬靈及神虎祕文於壁魯洞俄往嵩山石室得黃帝九鼎
丹書及道既成聞巴蜀疹氣爲人害鋭意入蜀初居陽平山
遂鶴鳴山感玄元老君曼授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
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爲之衰熄如發
醜泉破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復還渠亭山出
三五斬邪雌雄劒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衡使世世
相傳乃乘雲上升壽盃一百二十又三云衡字靈真有長材

詔徵黃門侍郎辟隱居陽平山誓以忠孝導民君子謂其有
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衛生京師曾字公祺益纘前人之
烈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
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
欺詐有病者自首其過復設義倉置義米肉其中任人量腹
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衆遂雄據漢中詔授鎮民中
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太祖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五
子皆為烈侯女歸太祖子彭祖魯死諡原侯生盛字元宗魏
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創三元日升壇授
籙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見
騎鶴遊空中啓冢驗之惟冠履留耳昭成生椒晉安帝召之
不至椒生回回生迥迥生符符生祥祥字辯伯隨洛陽尉能
吐丹寘掌中光芒穿屋倏吞之祥生通玄歲大疫以標植水
中汲飲者咸愈通玄生恒唐高宗問治國恒對曰能無為則

天下治矣上嘉之恒生光光生慈正慈正生士龍士龍忘王
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不動明日士龍笑而携去士
龍生應韶應韶生顧顧生士元字仲良辯而多髯居應天山
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輒見乘黑龍往來諸
峰間士元生脩脩生諶諶生秉一字溫甫目光如電夜能視
物嘗負劒行山澤間叱一老樹雷即震裂之擊死二巨蟒及
小蛇餘百秉一生善善生季文五代之季受其籙文者頗衆
乃鑄鐵環券數萬繼之季文生正隨宋大中祥符八年召至
闕賜號曰眞靜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號也吏部尚書王
欽若為奏立授籙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虛白先
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
京師錫以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敦復無子從子葆眞先生
景端嗣景端亦無子從弟虛靖先生繼先嗣繼先字嘉聞五
歲不解言聞鷄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崇寧初解池鹽水溢

遣使者召見書鐵符投之怒霆碎蛟死於水裔一日隨上入
寢殿宮嬪競以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之皆寄契其意中擧
一握楷十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
命禱雨三日乃止授太虛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即山中度
地遷建上清觀改為上清正一宮從其學道者恒數十百人
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觀索筆寫詩隱
几而化瘞于龍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薩守堅遊青城山相
遇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赤舄一隻令達嗣天師家嗣天師
大驚使人啓龜山之窆唯一舄存繼先無嗣以象中之孫時
脩嗣時脩曰繼先從子也吾烏得後之衆曰法統所在孰得
而奸乃從時脩生正應先生守眞守眞在母胎歷十九月始
產毗陵有妖憑樹詔劾之一夜風雷拔去後定濤江衝决高
宗賜以象簡寶劒清靜陰符二經守眞生景淵景淵生慶仙
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析木葉擲之俄波濤騰湧有一老

翁從中出慶仙呵戒之而去慶仙無子從子觀妙先生可大
嗣可大字眞之曾孫其祖伯瑀父天麟皆常攝教事鄱陽水
漲壞民廬無數麥提刑甫請可大治之蛟死大白蛇水遂平
暑又遇旱蝗可大禜之雨作而蝗殪勅受提擧三山符籙兼
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時當宋季元世祖聞其
神異密遣間使詣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吾事爾主
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宇
世傳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
郎中蕭郁賫詔召之賜玉冠玉圭冠以靈應冲和眞人之號
仍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為道士宗
演生與棣字國華世祖時宣授體玄弘道廣教眞人賞賚優
渥竟卒于京師與棣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元貞初入
見大明殿制授太素凝 神廣道大眞人大德二年海鹽官
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下與材投鐵

符於水符踊躍出者三需雹勝冥識惟物魚首龜身其長丈
餘隄復故常五年冬無雪上曰冬無雪民間得毋有灾害乎
與材為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酒曰卿
能感神明一至此耶八年錄平潮功加授正一教主兼主領
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明州海隄崩俾弟子持
符往劾之民夢有神填海者遂安至大初加賜寶冠金服制
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玄
子嗣成嗣成卒弟嗣德嗣德卒其子正言嗣正言卒太玄
之子正常嗣正常字仲紀郎今天師 國朝六觀京師洪武
初制授正一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眞人領道教事給
以銀印視二品 上復賜以褒文稱其踵襲符法歎昂然
人以為榮蓋歷代相傳以銀圜而鉅者為玄應故
上因及之云濂聞文成侯年少時學禮往陽東謁蒼海君蒼
海君先儒學士以為海神是也後又見異人黃石公下邳圯

上則其未達之際固已能交通於神明至其晚年名遂功成
乃欲辟穀從赤松子游實其初志非曰託之以自逃也故其
九傳至漢天師感暴興起學輕舉延年之術按除陰慝一以
善道化民而嗣師系師繼之脩其業而弗墜惟恐有人横遭
夭閼者當漢之季天下雲擾唯巴漢之間民生晏然行者不
裹糧居者不捍關官府賴以成治如此者垂二十年其功之
及物可謂侈矣宜其世有令人出俾至化矣絕古諸侯之國
天之報施不亦彰明者哉或者舉歸於名山神氣之結故能
演迤盛大如斯其論亦淺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北在在有
之其以功烈顯著者小則充法從大則至宰輔非不光明俊
偉也曾未幾何降為皁隸者有不免焉其視玄裔相仍歷千
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為何如蓋必有其道矣嗣是而興者
尚知勗哉尚知勗哉

跋樗散生傳後

樗似樗人呼為山樗或呼為虎目桐以其葉脫處有痕如之
故名材極易大而不中器用故又以散材稱之同郡許君存
禮有長材而不輕於世用托樗散生自號雖其執德之謙要
亦有激云爾然而白玉在璞而中夜吐光若虹雖欲自閟終
不可得存禮今用薦者教授于燕將自此而升為徂徠之松
新甫之柏建明堂構淸廟為棟為梁無所不宜樗散云乎哉
樗散云乎哉

題永新縣令烏繼善文集後

世之學者必有師雖百工伎藝之微亦必有以相授然後能
造其閫奧況為文者發造化之秘貫今古之統苟無以管攝
而闔闢之則何以盡其變化不測之妙其不傳之於師矣可
哉吾鄉修道先生胡公以光明正大之學發於精深嚴簡之
文訓迪學子篇章句字皆有法性往從之者多得文之旨趣
其所造固有淺深高下之殊而體裁終不失於古四明夢堂

噩師雖居浮屠中能久與先生游先生為文之法實與聞之
烏君繼善自幼學文於夢堂凡先生所指授者悉以語烏君
故烏君之為文峻潔如明月珠起伏如春江濤因語二三
子曰必如烏君然後可以言文也若無師授其可易致是哉
予常譬之有美錦焉使朝市纖人製之則能中度而適體委
於巖穴之粗工則左低而右昂上侈而下歛錦固錦矣其如
不合何文之無師授者亦若斯而已予老且多病文字一切
謝去不作縱有一二多仰手於人獨喜烏君之文親題後而
歸之嗚呼予生也雖居先生之鄉而不能傳先生之學其於
烏君又豈能無憮於中哉烏君名斯道繼善字也明之慈溪
人嘗知化之石龍縣令調吉之新水其為人溫然如玉蓋與
相稱云

瑯琊山游記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

皇上以皇太子暨諸王久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公道校獵以講武事瀌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瀌進啓曰臣聞瑯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常封瑯琊王山因以名頗聞秀麗儁拔爲淮東奇觀韻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皇太子驩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秦王府則林伯恭晉王府則朱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平皐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亘雄偉出瑯琊諸峰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皇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高祖曾飲馬于此國朝以山麓爲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揭以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脩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唯荒烟白草而已瀌聞其語爲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柏子潭潭在深谷

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即歐陽公賽龍處上有五龍君祠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旱暵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三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曆爲作欄楯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亭瀌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鴿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所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釀泉溽淺清澈可鑒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沿溪而上過醉老橋入醉翁亭亭久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燎爲墨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璃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竅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溫是日天陰雪花翩飄伯清亟倡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爲瀌游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勁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冠盜充斥郡

守何子及因山爲寨植東西二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楞伽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了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也行磬折黃茅白葦間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史獲佛舍利六百粒石爲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雖廢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益峯回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瑯琊山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蓊然深秀之趣唐大曆中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即張文定公方平寫二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瓦礫之區唯新構屋三楹間中施佛像僧紹寧出速坐方丈龍興院僧德學同　太子贊善孟益秦王伴讀趙鏞吳王伴讀王騏楚王伴讀陳子晟聞瀌入山咸來會晟云太子正字桂彥良憩六一泉上亦足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飯飯客飯已學引觀庶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已亡張億書三字碑

亦斷裂卧泉下石崖上多諸儒題名陷石爲一方鐫勒其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童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吳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上傍鐫淮東部使者八八辨臣瑯琊山記頗不合文體爲之破顏一笑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屛路俯窺大曆井井亦幼卿所鑿沿山腰陟磨拖嶺遠望大江如練鐘阜若小青螺在游氣眞茫中間嶺下有瑯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可測名人題識無異庶子泉懽日夕復不暇往然自幼卿博求勝迹鑿石引泉以爲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爲尤勝今荊榛彌望雖遺迹亦無從求之可嘆哉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慨所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瑯琊者何限第處於偏州下邑

無名勝士若幼卿者齟齬之故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瑯琊聞于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哉謂文辭無關於世眾史論邪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久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繹騷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剷迹朝班出陪　帝子巡幸而瑯琊之勝遂獲躬探豈非
聖德廣被廓清海宇之所致邪非惟溥等獲沾化育生成之
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蹶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侈
上賜游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高潔水落石出字爲韵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刻諸山石云

故龍泉縣學教諭湯府君墓志銘 有序

處之龍泉有簪纓族曰湯氏自宋婺國公載八傳至望望生鏞鏞生濱濱生龍泉縣學教諭府君諱楷字文則三世皆以尚義著稱元至正間嘗下令旌爲義門至府君益厲志惇行

石末忠愍公宜孫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基御史中丞章公溢王府參軍胡公深皆愛敬之而忠愍公相知尤深力薦起爲教官免强就職未幾輒辭年五十三以至正乙巳四月十一日卒家其年八月二十日葬于麗水縣雲和鄉德廣里梓坊原有詩文若干卷思誠録一卷藏于家府君配吳氏無子季弟梅次子燧來爲後燧生二子縉績女一適王德厚孫女一未行燧嘗以濂銘其諸祖之墓復奉同郡李宗起狀不遠千里來徵銘嗚呼府君位卑不得上其行史官苟墓門之文抑而不與尚何以爲扶世導民計哉銘曰

惟湯受姓其出自商以謚爲姓源鴻流長譜逸宗堙莫究厥詳徙于括者至宋寖昌簪纓蟬聯義聞亦奕府君承之祖武是式身自弱齡嗜學尤棘裹糧從師不憚遠役下而百子上而群經心涵口詠必啄其精寒燈在壁夜分猶青無末不該無本不撥發爲詞章奔放莫禦五色交絢不可正視亦持貫函鴈書而起議苟不合退求於己吾有天爵不假外求秉心制行期暨大猷自我先人惟義之徒闢塾建祀群族之餘養或有憩益田以百居或黝黝加以堂飾明揭教條皦如星日以究以繹以行其澤往聘碩師用輯教功曰優曰柔式昭式融春秋舍菜執禮愈恭嗟意漓俗獲還淳風豈邮吾宗不睦州里仍歲大侵我心如燬我糴我粟爾哺爾乚繼以饘年惠及終始元季兵興海內繹騷胄田群兇是諸是奴彼暴悍者虎擲鼠跳欲起應之耆劉惢驕君登于庭曉以順逆不見禍首身膏斧鉞妻孥纍纍鬼不血食爾盍自固以禦寇賊衆皆羅拜願如君言我刀我斧我柵我完我謀既叶孰敢來干威聲大振寇膽逆寒惟忠愍公統馭三郡饑陽遺孽負逆奸命公欲刈之以揚大攻怒如雷霆睥敵與兢君踞轅門慷慨陳辭貰從罔治渠魁當誅蚩蚩小氓惡得盡夷公因聞納降者擇之里之三農越河種藝載耜與牛貸舟以渡官有海禁吏

因緣爲姦步如千望絕莫赴君聞盡然是何恐爲郎曰戒行裝有長書從詣大官歷斥其非卒復其舊民愛以德君性至純篤以沈毅恳欲如磐嗜義如利服不及華食無重味履冰臨淵惟恐失墜事親從兄兄爲世模柔容愉顏張拱而趨行孚于家德則有餘大衣長裾見者翼如歲時烝嘗尤極慎愨出就齋室心存沖漠洋洋如臨式是昭格鄉鄰化之孝思油若撫事接物盎然春熙揚激隱遏欲道之歸里有欲爭委質愛稽苟聞話言如聽父師其形之端由衷之正宛能周急以蘇羸病友有寄金沒于兵弃家惟一子償之弗靳君德之施漸漬益真人爲弗涇智熄紆紛及聞其死孰不沾巾僉謂斯世不復斯人嗚呼哀哉成周之世畫區而畊量夫授地孰富孰貧孰有餘利盎然太和何有窮匱阡陌既開卑公爲私大持連圻徹無阜鰥民散無繫民宜是綏仁鄙壽夭乃政之基奈何棄諸顛若蛙黽不有君子誰復斯惻僨善扶義其利維

永成懇之心實重耿耿藥施䋲構中椒之馨鵂鶹晝呼長號
習鳴誰不改容誰不悲情殺而不枉爲善者戀彼有穹爵吾
藁弗碩此惟布常發吾豔慕大書壁間來歌中素此吾直筆
初非諛墓

思遠樓記

盱江有建湖周圍凡若干步涵日星而盪風烟四時之景無
不宜者大姓胡氏世居湖濱以詩禮爲學至吾永年人益稱
其賢以薦者起家爲吉水縣遷海北鹽課司白石倉副使
未及大用而終其弟永實其子原鳳原鵬原駒皆彌善繼大
夫士恒集其門永年欲建樓以藏先世遺書不幸貴志以殁
原鳳凡弟請于永實因竭力成之名之曰思遠示不忘乎親
也介前進士曾君仲來徵予記予問之曰思遠之義何居原
鳳對曰不幸先人卽世一念及茲精神迴漂無所安止有時
樞衣升高極目四顧見雲烟之卷舒星河之出沒泫然流涕

曰吾先人果何所之精爽或有靈庶幾乘雲龍而一下焉斯
思遠之所以名樓也予曰是固然矣而其義未盡也原鳳又
曰今人過矣而遠者莫若古之人古之人隕既黃壚泯然不
可見其跡其精神心術之近存者頼遺言見於書爾大則聖
次則哲次則忠與孝往往形諸載籍一展卷間神交冥漠有
不知千載之爲長一日之爲短者孳孳焉惓惓焉日致力於
斯庶幾契先人之所志爾是或思遠之義乎予曰遠固遠矣
而未切於身也盍更言之原鳳於是研精覃思大周六合十
入一髮默然良久忽揚眉吐氣而頌予曰我知之矣先生所
謂遠者不在今人亦不在古人在吾之一身爾吾身非突然
而中有也前之千萬年自地闢天開繩繩相承以迄於吾身
後之千萬年又自吾身疊疊相續以至於無終不可以數計
不可以智推庸非至遠者乎吾身一有失焉則前爲而弗能
繼後焉而弗能延其責果安歸乎是以君子懼其學之有喪
也惕惕然如履淵冰恐其行之弗執也惴惴焉如馭六轡此
無它遠之不可不慎也若是何如予乃喟然歎曰子言今得
之矣頗符先子之所望矣嗚呼遠固遠矣而甚邇也古之人
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而人遠者數千年邇
者亦一二百年其人固不得而覩矣玩其遺文想其德業儼
然若與之周旋堂序之上未嘗知其死也所謂人雖死而有
不死者存此之謂歟原鳳誠知此則又能以遠爲邇無難矣
永嘉之勝亦有樓名思遠者彼蓋慕浮屠之學此則篤於彝
倫而有關於名教世必有能辨之者予與原鳳言不過如此
而止若夫建湖之風物與斯樓之雄麗賢士大夫當有爲原
鳳賦咏者予則可畧也

金溪縣義渡記

撫州金溪縣南若干里盱水與清江合流入于汝名曰東溪
其地爲四達之衢人之所負物之所載咸出焉溪廣不可梁

必籍舟亂流以濟當氣升水起篙師艤櫂以徼金錢踰時不
能達涉或木落氣縮水霜寒沍顙揭跣以進若蹈刀戟然人
病之溪濱貿行士曰何有華惻然以爲己憂伐堅木造舟寘
諸衝往者聚數十人輙渡之來者亦然劃田食舟子自朝抵
夕不敢斯須遠去舟敗更新之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
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有司濟人常事爾初
不責民也有華以編氓能佐官政之不及可不謂賢哉有華
字祥瑞周窮扶難甃塗架橋其事蓋不一而足云

建寧黃母夫人陳氏墓版文

子門弟子黃仁諳前泣曰仁也生九歲而失母晝夜呱呱以
啼惟我大母夫人是賴鞠我迪我式克至於今日忝被官使
竊祿于朝未知所以圖報而大母棄捐舘舍叩地籲天無所
逮及幸稱道淑德勒石墓門猶或可爲之已請晉府左相陶
公凱評隲群行列爲事狀一通願先生賜之銘死且不朽矣

按狀夫人諱善足姓陳氏建寧西甌人幼喪母馮氏鞠然能
自植立不與同類游敖父某心奇之有問名者多弗荅同縣
黃氏世衛知其賢聘爲其子義夫妻未及笄輙來歸上承尊
章下恤婣御靡不達其情曲三族咸驩稱曰黃氏有婦矣生
四男子二女子義夫以疾終夫人哀慟欲從死不可得諸孤
恒煢煢無依蓋蔵漸盡朝饔暮飱至不能時給夫人深憂之
雞初鳴秉燭起御紡績伊軋之聲達旦不絕如是者餘五齡
誓以氷雪自守至於終身外伯父馮翁恐其中饋無策生群
雖力諭之曰爾劵勤逾節尚不濟旦暮急苟緣是致疾辟猶
鵲巢實地母子無完理奈何使黃公爲餒鬼乎夫人泣不對
翁重言之聲色俱厲夫人不獲已再適義夫同姓寒潭君君
無子頗饒於貲乃聘經師以教夫人之子夫人亦時警斥之
曰汝衣冠胄也汝父望振其門惟深忘之今不力異日何面
目相見九泉乎凡一動靜一云爲皆痛約之以禮稍有違忤

而癸亦如諸諸子惴惴不敢前或遇節序相率詣先祠奠獻
畢出坐中堂子孫以次奉觴爲壽雖不解飲亦必使沾醉盡
歡而止夫人長身而豐面恒作頳玉色春秋雖高康彊無疾
見子晉保以易經試藝銓曹中選擢合州石照丞石照以民
稀并入州改忠之酆都丞階將仕郎孫仁亦通周易領福建
行省第四名文辭上南宮未試除太常贊禮郎階將仕佐郎
今陞靖江王府奉祠正夫人時移書戒厲曰爾等既食君祿
當夙夜靡懈以效精忠慎勿以貪墨敗非惟喪身實貽先人
羞夫人年八十四不幸以洪武九年正月六日卒其年某月
日塟于金龍山之原禮也所謂四男子曰同壽曰衆嘉皆夭
曰如蘭曰晉保二女子一適范貞一夭四孫男曰仁曰毅曰
貴曰炯二孫女未行予聞女婦爲陰類往往多柔順少剛明
事或因循姑息苟有人焉能嚴以取衆如奇丈夫則其家蕃
盛無疑如夫人者是已予祖母金夫人最號有家法先侍郎

朝夕侍左右不敢失聲嗽咳惟恐弗其意且督子兄弟之學
尤急每夜懸燈呼次第來前取做書以驗惰勤事頗與夫人
類寧木已拱而懸綍之碑未有刻文而仁於斬衰之際乃能
汲汲以圖不朽得非賢耶仁爲賢則予有愧多矣銘曰
家之盛衰繫於婦柔瞎剛明隨所取彼美夫人資獨卓已以
委禽奉箕帚竭力秉誠事姑舅中外稱賢出一口威高鳳翔
日杓乂獨遺孤凰在林數振雖嗷嗷弱如栴鶵之育之比瓊
玖遺胤不絕吾歆負乘若嚴師加善鬪業就材成　獻明后
綿襁朱衣佩纍綬龍光貤贈恩當厚丘隧尊榮名弗朽予言
若誕有如酒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六　翰苑別集卷第六

跋日本僧汝霖文稾後

右日本沙門汝霖所爲文一卷予讀之至再見其出史入經旁及諸子百家固已嘉其博贍至於遣辭又能舒徐而弗迫豐腴而近雅益歎其賢頗詢其所以致是者蓋來游中夏者久凡遇文章鉅公悉趨事之故得其指教深知規矩準繩而能使文字從職無難也汝霖今汎鯨波東還以文鳴其國中蓋無疑矣嗚呼汝霖釋家之流也蕩空諸相視五蘊四大猶爲土苴况身外之文乎苟執此而不棄或舟與道相違矣雖然汝霖徧參名山精於禪觀其於此義未嘗不知之特以如幻三昧游戲於翰墨間爾游戲翰墨非難而空其心爲難所謂心空則一切皆空視諸世諦文字雖有粗迹而本無粗迹雖有假名而實無假名惟一惟二惟二惟一初何礙於道哉觀汝霖之文者又當於此求之汝霖名良佐遠州高園人姓

藤氏嘗掌書記於蘇之承天寺繼同五山諸大老入鍾山點校毗盧大藏經其同袍皆畏而愛之云洪武九年春三月翰林學士宋濂跋

贈傳神陳德顏序

余方退朝忽起曹員外郎劉君宗文同一儒生見過指曰此吾學子松陽陳德顏也德顏善貌真小與大咸宜請爲先生試之余所遇畫神者云廬數十有絕不得形似者有僅得髣髴而弗能全者形雖肖矣又有不得其風神如道家所繪仙靈者竟無以稱吾心不欲拂宗文之意姑諾之德顏反覆睥睨之而去越明日德顏持一小像來余不能自見猶諸壁間倚隸見之讙曰此吾主翁也俄門弟子至又爭曰此我家先生也自時厥後僚友好我者聚而觀之僉曰此龍門子宋君也予亦自哂因叩之一云是含杖而趨觀水潛溪時歟一云非也是破顏微哂肆口論文時歟一云亦非也是冥心合道與造化游時歟余曰有是哉脫如三客言非惟其形逼眞抑且并性情而傳之矣曾未幾何宗文又再至余因與道客語宗文曰京都之間天下藝能之所萃止如德顏者十百之中僅一見爲先生旣愛之矣盍爲文以張之乎余自近歲以來爲求文者肩摩袂接而至一切謝絕已久聞宗文言欣然揮毫爲之藩府宰輔之賢詞林胄監之英臺閣清流之選以余延譽之故亦競賦詩昇之德顏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君子所業但憂心弗純不患藝不精但患藝弗精不憂名不揚理之常也古之人以畫鬼神爲易狗馬爲難狗馬人皆識之不類則非之鬼神不與人接奇形詭狀可怖可愕任其意爲之况人爲物靈其變態千萬一毫不類則他人矣不其尤難哉非德顏之藝精者不能與爲斯也余於德顏竊有所感焉史氏之法不溢美不隱惡必務求其人之似爲一毫不類亦他人矣奈何世道不古揚之則升青霄抑之則入黃壚問其氏名則是

矣其行事則非也嗚呼一藝且然而操直筆者乃不能然豈不有愧於德顏哉余論激矣宗文以爲何如

題湯處士墓銘後

予觀老友陶先生所撰湯處士墓銘歎其制行淳厚何其絕於人哉竊求其故處士之諸祖嘗置義田以贍宗族積累深長故其孫子多賢此固天佑善人理當報施者如是抑亦家庭之間耳濡目染之所致也昔者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義田及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遂其所願儒先學士每豔其事且謂劉暉茂判家無餘貲能於初仕亦置義田數百畝貲有難於二公者嗚呼暉亦食君之祿矣今湯氏以布衣之家初無祿賜之入其於義事乃能上與二公相抗可不謂尤難哉能爲其人之所難故天之所報亦出於尋常之表宜其處士之賢有足稱道也湯氏之興固將未艾後世之顯豈無范吳其人哉予將望之金華山中人宋

題陳生宗譜後

氏族之學難言也久矣陳本嬀姓爲封舜子商均於虞城至周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其後子孫有奔齊者遂以國爲氏傳裔既久乃至混淆有本姓陳氏而更爲田氏王氏者有本姓白氏高氏而冒爲陳氏者此固失之成安君陳餘自大梁起兵從劉項陳嬰自東陽以兵屬項梁二人雖曰同時本非父子唐表却以爲嬰生餘尤爲無稽之甚史家且爾千有餘歲之後爲孝子慈孫者欲求譜系之真其果何如乎不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可也予學子陳生晟自著譜圖記一篇書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真有識之士哉雖然公侯之興寧有定世生知種學續文有聞於多士爵祿之來將有不可禦者使後世子孫藉其遺軌尤有所徵賴不亦美乎生尚勗焉可也

清風亭記

清風亭者撫州金谿鄧彥誠之所築也彥誠世居雲林三十六峯之陽其先世多以志節著當宋之季天下大亂嘗集義兵以護鄉社助國家宋亡爲元七十又七年是爲至正壬辰天下復大亂撫州不守彥誠歎曰寇將至吾可不衞宗人使及於難乎即召鄉里少年分隊伍樹砦柵於雲林山金鼓之聲晝夜不絕寇來輙敗衄而去薦紳之流依之以免者百數十家事平會府上其功將爵祿之彥誠謝曰吾之挺身禦寇不忘先世之明訓爾敢藉是以媒利耶掉頭去不顧乃於堂之西偏藝竹數萬竿引泉爲池而築是亭其中彥誠戴華陽巾被鶴氅衣日逍遙亭上游情物表澹然與塵慮相忘人見之者疑爲古仙人御風而行可望而不可即僉曰是功成而不居者其視富貴利達何有哉宜名亭曰清風以勵衰俗彥誠咲而不答嗚呼志節之士世不多見矣昔聞有田疇者遭幽州始擾蕩析離居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百姓歸之者

五千餘家且數立奇勳以自見魏太祖論功封爲亭侯邑五百戶疇謝曰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耶固辭不受至今言疇者慕其清風若神龍游于玄閒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其視未建尺寸之功輙欲重徼名爵者其爲混濁蓋亦甚矣今彥誠之行事皦皦不誣有足多者予雖未敢遽謂如疇察其志之所存寧不髣髴似之耶然君子之論觀其志而不較其功功固有小大志豈有崇卑耶志苟同功亦同也彥誠不必不如疇者昭昭矣後之人聞彥誠之風者豈不蹶然興起耶抑予聞撫爲文獻之邦士出其間多以道德忠義著聞載諸方策者斑斑可考彥誠以勃然一布衣又能竭力捍寇如此豈雲林三十六峯委靈儲祉以致然耶不然何其生賢之多也予因爲著清風亭記刻寘亭上使人知所自立頗謂有裨於政化文之不工固不暇計也彥誠名諒江西提點刑獄諱元觀之諸孫來請記者其族人知南陽縣行父也氣節亦森然可尚云

環翠亭記

臨川郡城之南有五峯巍然聳起如青芙蕖鮮靚可愛其青雲第一峯雄深秀拔乎峯上旁支曼衍虵蟠磬折沿城直趨而西如渴驥欲奔泉者是爲羅家之山大姓許氏世居其下其居之後有地數畝餘承平之時有字仲孚者嘗承尊公之命植竹萬竿而構亭其中當積雨初霽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閃彩晶熒連娟撲人衣袂皆成碧色冲融於北南洋溢乎西東莫不紺聯綠涵無有虧欠仲孚嘯歌亭上儼若經翠水之陽而待笙鳳之臨也虞文靖公聞而樂之曰此足以抗清家而冥塵襟乃以環翠題其顏至正壬辰之亂烽火相連非惟亭且毀而萬竹亦剪伐無餘過者爲之彈指永歎及逢
真人龍飛六合載清仲孚挈妻孥自山中歸既完其閭廬復構

乎以遷謫責而竹之萌孽亦叢叢然生三年而成林州之耆後與其有遭者咸詣夫仲孚舉觴次第爲壽且唶曰江右多名宗右族昔時甲第相望而亭榭在在有之占幽勝而挹爽塏非不美也兵興以來有一僨而不復者矣有困心衡慮使脫於殘凌者矣有此槩不暇遷徙無寧居者矣況所謂遊觀之所哉是亭雖微可以卜許氏之有後足以充負先志前承後引蓋未有涯也酒且酣相與歌曰五山拔起兮青葱葱六千君子兮何師師鳳毛麟徙兮咏其腋秋風吹翠兮貫叢叢遨千載兮動遐思歌已而退壽陵中有陳閒先生者謂不可無以示後人乃同仲孚來詞林請予爲之記嗚呼昔人有題名園記者言亭榭之興廢可以占時之盛衰余初甚疑之今徵於仲孚其言似不誣也向者仲孚出入於兵車蹂躪之閒朝兢暮惕雖軀命不能自全今得以安乎畎畝崇乎書詩而於暇日怡情景物之表豈無其故哉蓋 帝力如天撥亂而

返之正四海致太平已十有餘年矣觀仲孚熙熙以樂其生則江右諸郡可知江右諸郡如斯則天下之廣又從可知矣是則斯亭之重構非特爲仲孚善繼而吾實可以卜世道之向治三代之盛誠可期也予雖不文故樂爲天下道之非止記一亭而已仲孚名仲麗嗜學而好脩士大夫翕然稱之

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偈序

方外範堂儀公來言同袍有原要字簡中者日本之人也姓藤氏爲其國貴族年九歲依能仁國濟國師給灑掃之役久之國師爲薙落受具足戒尋往建仁興聞在菴禪師大法要旨遂使侍香左右每叅中夏禪宗之盛洪武甲寅夏不憚鯨波之險航海而來憇止南京大天界寺聞江右多祖師道場欲往禮其靈塔頗聞古有贈言之禮世恒相因先生能不厭之乎予曰此吾俗閒事也簡中學絶俗之道文字且不當立況予之贅語邪範堂曰請爲一偈何如予曰杳冥之中其光如斂不依形立常與道存雖偈亦奚以爲範堂曰此姑寘之第二門中何事不可說先生自通一大藏教乃欲遺絶初機之士乎予曰本自現成誰爲初機一且不有孰居第二強生分別去道滋遠也範堂曰先生辨固辨矣吾無以酬之簡中必欲徼片言之賜慈悲者果能拒邪予咲曰如此則或庶幾也於是合十指爪而唱偈曰

諸法本無滅是故無所生其意果云何本性不變故衆生墮虛妄常見有生滅因緣十二支猶如玊連環鉤鎖不可斷正滯無明根根斷枝葉枯豈復能滋生若能斷其生而死自然滅不見有一法滅將從何起如來寂方便示此思惟修蕩相而明空功德難思議如執金剛劍寒鋩湛秋水斬除諸煩惱智慧即現前轉移刹那閒不見有真妄如種鉢特摩出自淤泥中華鉢未敷榮其實已全具雙擧復雙收不見有先後如然長明燈于彼昏暗室明生暗即亡非暗往它所明暗本無

二不見有出入沙門汝當知此乃真實義回光自返照照性亦并亡前滅既不接後起亦不引前後際皆斷無思心正住所謂諸因緣銷實無餘者江右多古塔骨朽已千載塔前諸樹林晝夜談妙法熾然雖不停無耳乃得聞沙門汝當知勿墮於色聲有佛與無佛不可生執着行行早休歇契彼無上道

題顧主簿上蕭侍御書後

嗚呼君子之制行毫末不可不謹一行有玷則衆善皆隳雖其後痛自刻責而覆水不可反瓶矣此濂於侍御史蕭振之事不無感焉振字德起溫之平陽人本趙忠簡公鼎所薦因秦檜引之入臺遂親檜而疏鼎蓋主和議者檜也鼎與劉大中毅然不從振劾大中以搖鼎鼎竟罷相及乎物議不可遏振頗自悔乃與檜時相異同聞楊煒上書責李光徇檜議和振因薦煒改秩意將藉此以自洗滌殊不知適爲也陽之禍

矣嗚呼振之治政歷歷可紀其在西蜀尤有聲故高宗爲發前有胡世將後有蕭振之歎使無劾鼎一事振能不得爲君子矣乎後世公論之定卒儕之何鑄王次翁樓炤勾龍如淵羅汝楫之間號爲檜黨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豈不信然哉振之友同里顧岡次夙時爲錢塘縣主簿移書於振其辭雖甚柔婉隱然有主鼎不附和議之意當是時主桐廬簿賈廷佐亦疏檜累數千言桐廬與錢唐其地密邇豈或相爲講耶然廷佐劇論讎恥不可忘名分不可貶和約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言尤壯烈又可見一時士大夫忠義所激雖小官且然不特李綱張燾曾開胡銓諸公而已惜乎岡之書不附戊午讜議中予故備論之使讀者知戴天履地爲人一刻弗忘君而不失足權姦之門庶幾仰不愧俯不怍所以然者既深爲振惜亦以振爲大戒也岡五世孫元龍請白野忠介公歸爲其書成卷而歐陽文公黄文獻公余忠宣公翰苑別

成爲題識元龍之第仲華復來徵濂文不已岡亦多賢子孫也哉

蓬軒銘有序

新安胡君寧之作室城東隅考 中寬翼以欄楯而其制類舟格第子肄業其間揚內翰剛中曰是期以濟川者也宜名汝舟寧之之子英復搆軒於前以蓬爲宇蓬者舟蔽也雍虞文靖公白野忠介公宣城汪文節公咸爲賦詩壬辰兵變化爲樵牧之墟英亦避地婺北歧陽山及四海底寧英擇地山陽洊造書室而軒亦繼完書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肯堂矧肯搆古亦有是言矣今若英者能承先志而弗墜可不謂賢乎哉爲作蓬軒銘銘曰

歙多大山下瞰平陸嶺接峯聯前弁後遂如瀛海内波濤起伏有美君子構室山 因水取象揭以汝舟功期濟川爲之進脩維舟之用視蓬爲急藉以蕭蒲紉以黔霤障除雨風莫安雅席豈無桂櫂艤河之洲亦有關桃載泛載浮匪蓬斯完厥用焉求父唱于前子和于後兵燹之餘聿新良搆寧事厥猷思學之懋學功伊何夙夜無斁拯夫顛連如涉大川既彼墊溺升諸堂筵誰無齋居乃名爲舫以燕以娛以遠官謗繳戒或怠其心則故斯堂暨軒開闢言言有瑟有琴有典有墳春誦夏絃啓迪後昆凡厥弟子泳涵聖髓一葦杭之毋或中止大書軒楣銘者太史

故宣武將軍僉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楊公壙志

公諱信姓楊氏世爲開封鄢陵人在元朝時以膽略聞選充湖廣砲手翼百戶戍鎭江元末四海大亂 天兵定建康江南州郡莫不震動歲丙申公帥師來歸命仍領銃手軍從征常宣二州有功擢授親隨帳前萬戶從取婺州奪城門懸橋復隨大將取三衢繼又邑 駕親征九江南昌等郡下之賞授管軍千戶及陳友諒來南昌貽兆別

上怒下詔親征公帥銃手軍以隨從戰彭蠡湖及陳友諒戰沒遺孽假息武昌公又從破之既而克合肥援安豐拔新亦與有力焉張士誠據姑蘇常忠武王奉 詔致討公又從戰有功賜以文綺三皆有副陞僉虎賁左衞親軍指揮使司事出戍蘄州遂轉僉蘄州衞指揮使司事階宣武將軍調戍武昌遷永州已而僉永州衞指揮使司事俾其子孫世襲其職洪武八年冬十一月 詔還京九年春二月改僉留守衞親軍指揮使司事散官如故夏五月七日以疾終享年五十又七其子觀音保始三歲二女尤幼

上聞之惻悼不已特遣內臣祭以牲醴旦 初中書大都督府御史臺次第致奠復命工部造塋聚寶山之原以其月十九日葬 恩意甚優渥也曾祖考忘其名祖考柱考彬妣李氏妻四人正室王氏側室馬氏彭氏王氏觀音保側室王氏出也惟公率際 興王之運臨適不攝故能立顯功

受榮爵歿且不朽矣豈非奇男子哉玄堂有誌今不敢廢也於是乎書

孝子丘鐸傳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流譽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驛騷鐸憂懼不知所爲急避地四明豐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母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鬻藥市中以自給親驩然忘其貧曽未幾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祇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塋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只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如臨鬼

神鐸恐母卒竊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爲與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人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死皆返塟先塋人以爲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其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然其制行峻絕它皆類此文不能盡載也　爲說者曰予聞鳴鳳山當白馬上妃二湖間人跡罕至白晝虎狼旁午鐸塊然獨處心無畏慴者豈不以親之體重於身乎然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敬其身斯孝其親矣鐸情固迫切當知以禮自節哉當知以禮自節哉

杜詩舉隅序

詩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賤隸小夫婦人女子莫不有作而其托於六義者深遠玄與卒有未易釋者故序詩之人各述其作者之意復分章析句以盡其精微至於東山一篇序之尤詳且謂一章言其完二章言其思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一覽之頃綱提領挈不待註釋而其大旨煥然昭明矣嗚呼此豈非後世訓詩者之楷式乎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篇短韵變化不齊體段之分明脈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註者無慮數百家奈何不爾之思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爲傳會檀釀而叢脞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爲言辭無非忠國愛君之意至於率爾詠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爲之說說者雖多不出於彼則入於此子美之詩不白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廬陵大儒頗患之通集所用事實別見篇後固無繳繞猥雜之病未免輕加批抹如醉翁寐語終不能了了其視二者相去何遠哉會稽俞先生季淵以卓絕之識厭夥衆說獨法序詩者之意各析章句具舉衆義於是粲然可觀有不假辭說而自明嗚呼釋子美詩者至是可

以無遺憾矣柳子閱古之人註書往往托之以自見賢相逐而離騷解權臣專而行義作何莫不由於斯先生閱變已未進士出典方州入同六察其冰蘗之操諒直之風槩然聞於朝著不幸宋社已屋裝田於盛山剩水之間無以寄其罔極之思其意以爲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者惟子美之詩則然於是發之以洩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名之曰杜詩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先生既歿其玄孫安塞丞欽懼其湮滅無傳將鋟諸梓而來求序文甚力予居金華與先生爲隣郡及從黃文獻公游備聞先生之行事可爲世法因不辭而爲之書先生名浙季淵字也號以默翁自號所著有韓文舉隅而孝經易書詩禮記春秋離騷各有審問不但衮杜詩而已也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右李公麟所畫孝經圖一卷至正中著作郎永嘉李孝先造

入秘府順帝詔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逐章補書經文元
杜既墨
皇明受命圖入晉王邸王下教俾濂題識其左濂聞史
皇作畫倉頡制字本出於一源聖人因字以著經而善繪事
者則因經而作圖故古之人或繪詩與春秋或像論語或畫
爾雅而圖孝經尤多人觀之者有若親逢其事感悅而歆慕
不待辭說而意趣自顯則其於經似不爲無助也公麟集顧
陸張吳諸家之長爲宋畫第一其圖是經蓋取法於顧愷之
勢如雲行水流自然有起伏之態誠希世之寶也然而王者
之所寶在孝不在畫也歷代賢王其聲光流於無窮群不以
能孝而致之載諸史冊尚可考見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
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事故上下治斯言至矣願
王曰加之意焉

題柳公權書度人經後

翰苑別　宋文集卷七　廿二

正書之擅名者自魏鍾繇而至於宋僅得四十四人而唐柳
誠懸實錚錚乎其間則夫墨妙筆精有不待贊矣其入宋秘
府凡六帖而書度人經者二此卷特其一爾是經乃晉宋人
僞作至誠懸時相傳稍久故信而書之近代紫陽方回則謂
五季蜀王建時道士王喬始造且確然弗自疑不發於甚可
咲數使回見誠懸書此吾知其顙有泚矣

跋韓忠獻王所書義鶻行後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甫畫鶻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顏筋柳
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豐神正勿不動聲色而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彷彿也宋文公有云
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未嘗有一筆作行草勢以此觀之
王之爲人由中達外無斯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疑定
不撓德在生民而名著史冊宜也視彼傾欹偃仆常若大忙
中書者則其躁急寬易相去何如哉

黃氏悅親堂銘

親可悅乎曰可悅之以道悅也非其道不悅也悅之之道奈
何溫與凊無爽也定與省勿愆也可也而未至也視於無形
也聽於無聲也曰用三牲之養也可也而未至也實厥身也
若實瓔玖也慎所發也如在淵冰也跬步不忘乎孝也可也
而未至也然則何爲之至也身之顯也親名之彰也親名之
彰也族姻之所譽也僚友之所稱也州里之所榮也悅也然
則斯悅也外也非內也是何言也是何言也外自內出也有
諸內必形諸外也不可二之也建安黃居德養親之堂題之
曰悅親居德以文辭致身爲鄞都長其身將顯也予故援此
以告之也孟氏所謂悅親也人習而察也予不敢勦說也銘
曰
悅乎親在顯乎身所以揚乎人人曰誰氏之子親譽因茲而
有闕身者親之枝斯須不敢毀傷始爲行之醇天經地義吾
敢希之序嗚呼揚乎人顯乎身所以悅乎親

翰苑別　宋文集卷七　廿三

補臨川危安子定加冠祝辭有序

冠者責成人之道其禮自天子至于諸侯卿大夫士各有隆
殺之節儀文雖已失傳惟士冠禮獨存筮日戒賓宿賓命贊
并有庋爵之等裳有黃玄之錯韠有尊甒枏觶之用鼎有乾
胏離胏之實三加而彌尊制字以敬名其爲禮甚嚴矣夫何
故事親從兄忠君敬長之行望其有所成也古昔盛時以冠
爲諸禮之首者其職此之由歟自冠禮久廢風頹俗靡冥然
夜行如擿埴而索塗君子未嘗不爲之永慨也臨川危生安
滑敏好脩爲文辭亦整緻可觀嘗從郡諸生肄業成均學士
大夫多延譽之其師曾先生旦初爲字曰子定來謁禁林求
予爲之說予謂字之有說說文解字備述之矣何假人言哉
然三加成禮之後既命之字必造辭以祝之是猶可爲也於
是歷序冠禮之嚴定字代名者爲甚重繼援大學知止之義

而申之以辭生慎聽之其尙踐君子之域矣乎其辭曰
人之初生父命其名弱齡攸届乃以字稱此非彌文實學彙
經四行之責用底于成其一爾生名安以定爲字稽諸聖經
敷列其義必先知止始奠厥志射有正鵠直趨而遂其二方
其未定逐物而搖紛紜舛突水湧風飄及既定只類鑒孔昭
事至則應順而不膠其三曷爲致斯因靜之故靜爲動基理
罔弗具辟地博厚毓育萬彙區萌畢達隨感而布其四靜主
乎內靈爲鄉然靡隱靡顯隨寓而安天光昭燠人澤將刋漸
獲所止斯不爲難其五惟古之學明體適用出輔邦家瑞若
麟鳳逮及後世施篆是弄譊多闘靡有如聚訟其六昔我臨
川學者所宗仰視陸子其猶神龍駕風騁霆雨于太空被其
澤者碩大而充其七闕攻弩既以華喪質直究本心皦如出
日微言猶存可以尋繹生居其鄉敢不自力其八爾生長矣
擇如秀衆濯濯而明英英而貞從師受經喙其至精亦既有

文五色交榮其九我後賓貫不與酌醴今補祝辭膚申規勵
行固宜篤知亦須至安定其中聖域可企其十

贈承事郎工部主事劉府君墓版文

濂家食時嘗如烏傷其校官劉君浩卿來見浩卿諱濵美容
儀哲曰如冠玉有鶴峙鸞停之狀聆其議論推闡王霸欲見
之開物成務建儀注而健鶻飛也求所著文閱之氣充而聲
雄風雨晦冥雷電恍惚若鬼神之出入也濂甚詰其人數與
之游蓋浩卿受經玉山鄭録事明善録事精通伊洛之學望
重當世浩卿獲其傳爲多濂意浩卿非文墨可羈必騰迅以
升已而浩卿秩滿去濂亦潛伏大山長谷聲迹絕不聞會元
録告終
皇明御極濂應聘而起累遷入禁林浩卿之子彬亦與儼
晉王府既胥會亟問浩卿安否則宰木拱矣濂失聲哭曰浩
卿止於是耶不覺爲潸然出涕彬才敏曰著贈承事郎工部
主事改員外郎間謂濂曰彬幸藉先子明訓忝任官使近得
擢例贈先子如彬官母葉氏亦贈孺人先子卒時年五十又
四乃元至正癸巳三月九日後七年己亥十月二十二日始
葬麗水縣孝行鄉之桐嶺原迄今洪武丙辰越十八載而墓
官之石無文非不孝歟願先生畀矜之言訖泣下既而又曰
先生之行多可書彬不能記其詳先子事父孝生能盡養暨
歿廬墓左者三年廉訪使者遂以孝廉舉教諭義烏移龍泉
與補百廢孳孳如嗜欲陞明善書院山長以母耄辭先子性
謹飭非大寒不襲重裘雖暑鑠金正衣冠而坐挾冊諷詠終
日與人期在百里外風雨必赴之一日行桃山中見溺泱達
溺者先子止問之曰吾母亡未葬貨先廬得錢二十千今遺
之欲生矣爲先子陽謂曰爾勿憂試吾給之爾力挽歸家償
錢如其數其人知非眞拜受感泣而去先子瀕歿謂彬曰金
華宋先生最知我我死當以墓文相累彬敢銜哀以請願先

生畀矜之言訖復泣下濂曰濂實知爾父爾父有經濟才志
不獲施以卒書舊偶落宜爾不能詳濂故掇其緊言之繫之
以銘劉氏世居括曾祖某祖桂好施與州里歲儉亦賴之父
德澤好施如先人母葉氏子男子三長師曾南康都昌丞次
師夏郎彬次師雍孫男子一煇女子四梁松宋某湯謹其婿
也一未行銘曰

丹穴之鳳五色離披不高翔於千仞乃戢翼而威蛇命也奈
何振古如兹噫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翰苑別集卷第七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翰苑別集卷第八

恭題

御書賜蘄春侯卷後

洪武六年夏六月十又三日
皇上幸大本堂堂乃　儲君講道之所而諸　親王肄
業於左右當是時勛舊之子亦聽執經入侍
上既至召開平忠武王之子鄭國公常茂蘄國武義公之子
蘄春侯康鐸列于階下慰勉再三復勅奉御具紙翰親書二
帖一賜茂一賜鐸帖皆八字其賜鐸者云謹承祖業受爾勛
功鐸稽首再拜而受乃命良工用黄綾玉軸裝潢成卷昑與
以示子孫鐸嘗受經於臣濂來請識之臣伏覩
國家之遇勲舊義雖君臣情踰父子上下相孚聰合無間蘄
國公値四海椎爭之初多樹奇功不幸蚤世不得見今混
之盛

宸衷惻愇朝夕弗忘既勅近臣經紀家事復令其子習學
禁中且以承祖業爲勗其恩數至優渥也夫祖業未易承必
勤功之人乃克能之
聖謨所及正合書中業廣惟勤之義鐸宜奉承服膺而弗失
厥墜上不負
君師之訓下可以保前人之功業矣鐸尚勗之哉鐸尚勗之
哉帖傍書康二子者以别與茂也二子鐸與其兄鑑鑑今僉
廣西護衛指揮使司事云九年秋七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
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
夫臣金華宋　謹識

題梁楷羲之觀鵝圖

梁楷東平相義之後善畫人物鬼神學於賈師古宋寧宗時
爲畫院待詔賜以金帶不受掛於院中而去君子許有高人
之風或者但知筆勢遒勁爲良畫師且又謂其師法李公麟
皆誤矣

贈朱孝文還鄉省親序

工部奏差朱敗孝文既書滿将省親虎林山中薦紳家多𤼵
爲聲詩　吳府伴讀王驥與孝文有連遂以首簡請予序浙
河名區虎林甲郡文彩朗耀光衡於牛斗才猷振拔軼棲於
荆楊故三沈有魁儁之譽二徐爲俊髦之冠多歷年所匪惟
今斯粤自唐季以來海田屢化獨繁華之如故慶光景之常
新富庶亞於咸陽修麗比於京洛依鶩峙鵲山川之靈氣鬱蟠
綺陌香衢笙管之春聲宛潭壁士習之易染㮰風俗之頓移
儁有拔萃其間實稱良彦行必傳於緗素譽徧播於鄉公惟
朱氏之名家憾與情之所屬填箎交奏四經之義韙昭明黼
黻相宣一姓之文鋒犀利棣萼既形於周雅芝蘭處産於謝
庭華穎高騫允符二妙之選藻思遄發何慙八斗之才珠彩
雖沉玉光難掩遂因文藝上貢銓曹韓王勃之少年豈宋雲

之可叓則行人於起部期試事於畝垣三載積勞行將授政
一朝予告得遂榮親服綵上堂每賦高年之引奉觴爲壽尚
贈游子之衣春暉澹蕩以娛人秋月連娟而在户爭誇具慶
奚翅前蹤平浦西風催秦淮之急槳遥天去鴈起名勝之長
吟不鄙衆爲來徵序引無山東之雅製續洛下之群賢愧陳
焉靈式聯賓自云爾係之以詩曰
松帷落秋陰月魄淡凉夕朝鼓官河梓暮宿青山驛憶昔爲
行人風雨尚征役王事有程期吾敢思燕息今爲返吾廬搖
曳武林陌上堂獻壽觴跽跗喜增劇衣帶來時香酒仍去年
白門前青桂枝寒花破窓閒不見近三年爲我動顔色子歸
趣減佳子樂復何極可憐城頭烏肯惓西風翼

新刻廣韻後題

右廣韻一部雕刻已完可模印然自梁沈約制爲聲韻以来
隋仁壽初陸法言等纂次成編唐儀鳳末郭知玄復飾其屬

而附益之時錦切韵天寶中陳州司法孫愐以切韻爲紕繆後增字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雅俗兼收務袪該博且取周禮之義又更名曰唐韻宋祥符初陳彭年丘雍復重脩之又易名曰廣韻至於宋祁景祐集韻之出復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而廣韻微矣近代書肆喜簡而惡繁集韻罕傳而廣韻獨盛行濂等奉　勑校定一遵洪武正韻分合之例布列如左註則並仍其舊舊韻凡二百又六今省爲七十六云
洪武九年九月壬子翰林學士承　旨金華宋　記

韻府群玉後題

右韻府群玉一書元延祐間新吳二陰兄弟之所集也二陰一名時夫字勁弦一名中夫字復春博學而多聞乃因宋儒王百祿所增書林事類韻會錢諷史韻等書會粹而附益之誠有便於檢閱板行于世蓋已久矣入我
聖朝近臣奉　勑編洪武正韻舊韻音聲有失者改之分合不當者更之定爲七十六韻今重刻是書一依新定次序而字下所繫諸事並從陰氏之舊因書其故以告來學者洪武八年夏五月既望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　記

贈令儀藏主序

予聞佛書一須彌山補一四天下一四天下共一日月須彌有百億則日月有百億焉如是乃至恒河沙不可筭數之天下佛法未嘗不流布其間況震旦一國邪日本在東海同爲震旦之國又可分彊界之内外邪此所以同稟自來而至人攝化者亦未嘗遺之也達摩氏自身毒西來既至中夏復示幻化持隻履西歸後八十六年當推古女主之世達摩復示化至其國世子豐聰過和之片岡達摩身爲餒者困卧道左世子察其異解衣衣之已而入寂遂藏焉及啓棺無所有唯賜衣存事與隻履西歸絶類所異者當時無人嗣其禪宗爾自時厥後橘妃遣慧萼致金繒泛海東請齊安國師卒令義空比丘入東其旨傳禪宗之碑信不誣矣至覺阿之嗣佛海遠遺元之承天童淨達摩之宗駸駸向盛原大法之蘖芽實肇見於世子之時歟嗚呼亦可謂遠也已矣範堂儀公日本之人也俗姓藤氏脩習禪觀夙夜匪懈至正壬寅秋航海自閩抵刹參叩尊宿咨決去要洪武癸丑冬復來存山爲侍者於達堂藏叟叢林中以法筵龍象期之範堂以予頗究內典圓頂方袍之士無不獲文句而去謁予以徽贈言予謂三藏靈文琅函玉軸世所嚴奉者凡五千四十八卷六百億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言其判定因果窮究性相則謂之經垂範四儀嚴制三業則謂之律研真顯正覈僞摧邪則謂之論三者實不具爲範堂既司之矣司之寧有不受持讀誦之乎哉若以言廣說之多無喻於此也如曰直指人心片言已爲餘贅何在於持求耶雖然萬錢陳於前非繩無以貫之萬法於事非心無以攝之假言以明心挈其綱而舉其要亦古人之甚拳拳者也大氐人有內外佛性無內外人有東西佛性無東西一真無妄充滿太虛大周沙界細入纖微充塞洞達皆含攝而無所遺範堂於此而證入焉一念萬年何今何古寂然不動誰佛誰生當此之時殆非世諦文字之可形容也達摩氏之所傳其大旨不過如是而已範堂徧參諸方諸方尊宿以範堂精進多所印可不知曾有不自寶秘而肯言若斯者乎予見範堂向道之切故舉百億須彌皆有佛法佛法肇興於日本者粗著見焉而未復申之以此者衛法之事嚴而利物之心急也

跋黃文獻公送鄭檢討序後

自古師弟子間不翅親父子然傳所謂父生之師教之其義誠一也故孔子之稱顏子則曰視吾猶父是顏子以父事孔子矣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沒而手澤存焉子或見之則泣下諮祿父師一也孰謂爲弟子者有不然者乎予友太常博士

鄭君仲舒黄文獻公之高弟也公懸車家食之時仲舒以外艱服除復入經筵爲檢討官頻行公造序槩一通親加竄改持至浦陽江上與仲舒言别且致屬焉仲舒既繕書者入卷乃妝序槩秘藏惟謹及公薨裝褫成軸每出展玩曰公吾父師也公不可見矣見公之手畢如見公焉言訖輙悵然避思嗚呼仲舒之不忘公其盡師弟子之義者哉仲舒義門八世孫家敎藁洽在家爲佳子弟出仕爲名卿儒與仲舒游者見其温恭可近輙自詫春風和氣之襲人臨川太樸危公稱南冠而北仕者以德行言之當推仲舒爲第一流觀仲舒不忘其師如是餘則從可知矣太樸之言其真足徵哉予亦濫掃公門與仲舒爲同志因相與一言之

混成道院記

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實有合於書之克讓易之謙謙可以脩己可以治人是故老子伊尹太公

辛甲鬻子管子蜎子與夫共謀之書咸屬焉自其學一變而神仙方技之説興欲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外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則其玄指復大異於前矣所以劉歆之著七畧既書道家入於九流而復别出方技其意豈無見哉嗚呼其傳襲盖亦久矣婺之浦陽有山拔起曰仙華相傳昔有仙嬪於此乘龍上昇山形如華蓮花猗𪗋妍麗富特霞朝絢儼如蓬萊樓閣突兀五雲中疑有古仙人往來其間山南六七里則縣治在焉縣治之東曰東嶺地勢廻旋而靈冲之氣不淺當元之時于鍊師某常建道院一區以棲肥遯之士鍊師之弟子葛道慶今於東嶺之源復建混成道院凡殿堂門廡暨庖湢之屬具完經始於洪武三年之庚戌落成於六年之癸丑脩真之士來谿衆而肄黄庭者于于而來矣道慶請予記之予聞神仙家之説葆精嗇神冥合太虚脩然玄覽超立垢氛之外下上星辰呼吸陰陽超無有而獨存心頗甚之遡年以來刋落世累外物之爲纍者皆釋然謝去思欲排空御氣神游八極之表俯瞰仙華而時一下之道慶儻相見爲當趨前長揖曰子嘗記我道院矣豈真所謂列仙之儒非邪幸授我以長生秘訣必相與莞然一笑也道慶字慶善爲人恂恂有禮入道之志盖堅如鐵石云

天台廣濟橋記

天台縣西二十里有山曰嵩嵎二水發源其間合流至長洋復折而西與大溪匯然後瀦滀爲奫當夏潦秋霖水驟進氣勢奔突尺尺如隔胡越里人壘石爲小橋不能禦水怒竟蝕而去邑大姓洪紹生憂之乃集子姓與謀累址于淵鑿石于山犬牙相銜魚鱗密比架爲高梁崇以尺計者二十有五修倍之翼以石欄與橋相齊甃東西兩隄各二百尺有竒傍築庵屋三楹間招浮屠惠澄者守之始事至正己亥之三月訖功於庚子之十一月費錢一萬緍夫工一萬一百橋成隱然

如虹霓跨空而収截險利涉之效下視飛濤如履衽席遂名之曰廣濟云予聞橋之名始於殷至秦漢多異稱以其有小大之殊而濟人之功則一也世道陵夷使拔一毛以利物則頑然怒其視紹生一門見人病猶己病者幾何人哉嗚呼若紹生者亦可謂惠人也已昔蔡襄記萬安渡石橋不過一百二十二字又葉正則作利涉橋記乃六倍之予斟酌其繁簡而爲斯記俾刻焉紹生字傳可其先有諱漢者唐末自浦江海唐來遷世多儒至紹生益力本尚義其子曰居安居易居息姪曰夢熊濟浩福翁禄翁居易郎來請記者今爲國子生云

贈吳府伴讀陳生孟勝序

君子爲學能知内而不外斯善矣内則自任之重而不失天分之正苟區區務外則奔趨竭蹷何所不至哉予自官京師南北之學徒頗有來受經者既而多擢御史巡行郡國而陳

孟暘亦在其列孟暘所涖凡頴徐邳宿五州官書倚檄至焉
餘卷孟暘逐一咒梳使枉者直冤者剔且察夫民病請免夏
賦之絲類役之軍與夫輓運芻茭之艱分給帶鹽之便如是
者數條右御史大夫陳公郎以 上聞多有舉行者已而同
列之士或擢左右叅政或典大郡或僉各郡察司事人皆
曰孟暘之材若是其將自此升哉孟暘適以疾在告人爲孟
暘惜之孟暘則曰爵祿之來天也吾敢有徼覬之心哉且方
岳之任至重繭絲泉粟之發甲冑獄訟之繁徵科營繕之勞
無所不當與焉毛髮不至是負國也吾自度其才可與同列
班乎不可也幸仕優而學拾級而升庶幾無曠官擴事之失
也況吾母氏年近五十餘日薄西山素髮蕭蕭然垂領倚閭
於藝城之間吾心懸懸如飢近已得請于 上踰嶺而迎
之以來庶幾吾心安焉不然鍾鳴鼎食以爲榮結駟連茵以
爲侈適足以增夫愧耳予聞孟暘言知有志君子者也內而

翰苑別　宋文集卷八　一七

不外者也拾級而升而無躐進之望者也思孝乎親者也此
贈別之言所以不可不作也

書史會要序

天台陶九成新著書史會要成翰墨之家競欲觀之以謄鈔
之不易也共鍥諸梓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史以從又持中
爲義蓋記事者也黃帝時始立史官而蒼頡沮誦實居其職
蒼頡制字之人也自時厥後史氏遂掌官書以贊治至周宣
王太史籀復造字五十五篇以教童幼所謂史者豈非字學
之本源乎然則紀歷代之善書者名曰書史非僭也宜也九
成本衣冠子自青年即精究六書之法備知字文相生之意
乃辨析古文篆籀分隸行草諸家異同并載其人而附見焉
先之以帝王次之以名臣又次之以材士大夫起自三皇迄
于 國朝凡名一善者悉具錄之其事核其論確而有徵皆
通采史傳及前脩所著書不復以異議參乎其間書成凡爲
七卷予嘗取而觀之不覺喟然嘆曰夏殷而上左史記言右
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其任至重
也大則國家禮樂刑政治忽善惡罔無所不當紀小則一事
一物該古今而資問學者亦不可不明辨如此而名之曰史
庶幾可也穠葩豔卉隨春開落何補於事功陸佃集之號爲
花史硯雖適用不過一石何關於治教米芾編之目爲硯史
是則奚可哉必也如吾九成精究六書直探皇頡史籀之本
源歷代字體變化如浮雲者皆可致見致知格物之學似不
爲無助苟稱書史孰謂非宜哉抑予聞六書居六藝之一周
官保氏掌養國子則教之蓋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治實
取諸夬夫揚子王庭其用最大宜其天下無不學學之當無
不至也予又獨慨近世以來徇末而忘本濡毫行墨春蚓秋
蛇之連綿揚眉以驕人曰此斯冰也此右軍大令也有識
者觀之曾不滿夫一哂讀九成之書者不知能一自警否乎

翰苑別　宋文集卷八　一八

九成名宗儀積學能文辭嘗覽雜傳記一千餘家多士林所
未見者因倣曾慥類說作說郛若干卷曾所編者則略去之
君子謂其尤精博云

括蒼吳氏世系碑銘有序

惟吳氏出自姬姓自泰伯仲雍避其弟季歷去之勾吳周武
王封其裔孫吳周章爲吳子至夫差爲越所滅子孫以國爲
氏分處北南厥後有居延陵者莫知幾世又自延陵遷湖之
德清至宋大理評事景生子曰庠庠官處州始徙德清來占
籍焉庠生三子曰感曰乙曰榮感生二子曰安常曰安國安
常絕無傳安國字鎮卿宣和初以大學上舍釋褐進士累官
太常少卿使金不辱命還知袁州壽五十六而終娶周氏生
一子曰邦老歷官知吳縣復居德清乙生一子曰安上安上
生七子而名聞者三曰企曰顯曰邦而生俱由舍選出身企
累知定海縣顯再轉國學正曰邦煥省試第一人邦煥之子

曰友能潛試亦第一人其後皆爲賢師儒亦絶不傳榮生二
子曰安禮曰端朝絶不傳安禮生三子曰邦明曰邦本曰邦
彥邦明邦彥皆絶不傳邦本一名挺字挺才因父有疾遂精
於醫以淮南東路安撫使司準備特領同司農少卿湯碩使
金亦不屈節壽六十二而終娶潘氏毛氏生一子曰嗣英字
華外補迪功郎能繼父學不要利如唐宋清之爲內外姻黨
者傾貲給之歿不能葬亦仰其襄事距城二里所有山曰三
巖樂其幽邃預爲壙穴於中岡之麓時辭卧其中且於穴前
百步築歸息庵謂其友何宗姚曰君宜爲我作墓碣幸生得
見之後七年八月癸酉吾當歸窆於此耳至期果然實寶祐
三年秋也壽八十五而終娶閭丘氏清簡公昕之孫生三子
曰有開曰有光曰有益有開絶不傳有光字行謙能文辭任
達如其父亦精通於醫馬莊敏公來爲郡極禮異之尺牘往
來發無虛日壽七十三而終其塋在華叔府君墓東一百步

娶薛氏生四子曰高之曰恭之曰良之曰衛之高之恭之衛
之皆絶不傳良之字上軒性善柔言吶不出口遭宋改物而
吏勢益横皷魚肉之甘受而不怨晩以子克家遂祿康寧至
七十九而終其塋在華叔府君墓南五步娶趙氏生五子曰
祖畢曰祖戩曰祖昇曰祖謙曰祖成祖畢祖昇祖成皆絶不
傳祖戩一諱元亨字嘉甫通經史百氏書星曆法律亦無不
研究詩若文一以理勝事親孝及歿貧士成墳結室墳左寢
苫枕塊其中服闋始還居室屢燬締搆者凡三必先究諸弟
者諸弟有孤女二人未行竭貲嫁之性耿介獎善疾惡之行
皦皦自信不肯詭隨人來赴愬者得片言各悅服去君子謂
其嘉惠里俗靖綏邦人有漢陳寔之風私謚曰嘉靖處士云
壽七十四而終其塋在止軒府君墓東五步娶趙氏生二子
曰世昌曰世德世昌字伯京鄉貢進士今授慶州府儒學教
授世德字仲條鄉貢進士衢之更化書院山長世昌娶丘氏

生二子曰公碩曰公顯公碩字從善博學善屬文承事郎工
部主事兼吳相府錄事娶潘氏生一子曰維公顯娶趙氏生
一子曰綸世德娶劉氏生四子曰公進曰公逵曰公述曰公
遜公逵賜進士及第朝列大夫知廣平府事以事免祖謙字
某歿塋止軒府君之西三十步娶　氏生二子曰德明曰德
茂曰德盛德明德勝皆絶不傳德茂娶翁氏生一子曰道蹄
有益字十朋以儒術稱娶華氏生二子曰壽翁曰岳老岳老
歿塋毛山去華叔府君之墓五里而近娶　氏生二子曰祖
授曰祖華皆絶不傳壽翁字如山宋秘書省校閱文字元署
建昌尹其塋在華叔府君墓東一百有餘步與行謙府君墓
連娶王氏生一子曰祖堅歿塋歸息庵傍娶陳氏別窆東岡
生二子曰世慶曰世善世慶娶王氏生三子曰廣生曰廉生
曰庭生廣生更名浩今授承事郎通判饒州府娶王氏生一
子曰瑀世善娶某氏生三子曰膺生曰唐生曰應生應生在禁

林時公顯爲編修官相從授經者頗久一旦奉其父進士君
之命拜而請曰吳氏自吳興徙括今十有一世矣詩書之澤
相仍弗墜子孫亦與有極食大墓在三岩者十亦皆松楸蔚
然而樵采有禁豈一朝夕之故哉然宗系漸繁易致於淆亂
失今弗圖無以貽示永久爰建祠堂三楹間於中岡之南以
奉祀事復擬世系之可徵者件繫成書願先生詳書之使鑱
諸石以列於祠中濂聞吳氏之所自出往往指爲延陵季子
之裔季子之遠孫分爲延陵州來二氏矣非吳氏也吳氏自
於越滅國之後始建氏於吳其後有出渤海者有出濮陽者
有出陳留者各隨其顯望爲宗雖紛紜不齊要皆夫差之後
非季子也今括之吳從於延陵思或者謂出季子之裔故爲
一辨之而其系次治行壽年卒塋書中可徵者靡不備載不
可徵者不敢強也嗚呼氏族之學古人甚重所以昭本支別
親疎譏異同世降俗微能存心於此者幾何人哉有如公顯

父子誠可謂賢矣乎系之以詩曰

句吳之裔實出於姬碩大且衍自本逵支淅河東疆有州維括孰其來遷爰震爰發習我俎豆悅我書詩籍寵流榮顯體受衣揚名王廷聲讋敵國爾雖渝盟我持我節自時厥後世澤敷滋履義蹈仁唯德是歸癢痾疾痛使我心惻慨彼越秦罔視肥瘠邦侯牧伯識之爭先分庭抗禮如實大賢有濟厥美孝思罔極負土懷親倀倀如失眼有青白是非攸分不尙詭隨剛腸獨存至今遺胤蒙其休祉文光燁然紆朱拖紫維彼三巖拔起嶒峗岡廻澗縈風氣彝堆靈和所鍾生祥下瑞蟄蟄子孫今闡長世譜系昭朗自流徂源惇孝虔敬浼俗其敎我撰碑銘樹于祠下善繼善承勗爾來者

跋子昂眞蹟後

右蘇子瞻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一首趙魏公子昂所書公時年六十又四其後集賢學士進拜翰林學士承旨亦僅十有四月耳公自是更不遷官又五年而公薨矣公書之傳世者其贋相半非有識未易辨蓋眞者秤難入目筆意流動而神藏不露愈玩愈覺其研贋則其氣索然不待終覽而厭之矣此帖實公晩年妙筆老氣翩翩逼人黃口小兒日百臨摹雖近終不近也公自題爲月江學士書月江乃昭文館大學士張克明云

菊軒銘

金華韓先生進之以耆年碩德爲州里後進所矜式文章問學旣不獲用於世乃寄情於鞠華東籬之下環植之亡慮數十本蓋以鞠有正色與先生所稟正性相符故當風露高潔之時獨致其研而非凡花豔卉之可同也濂四十餘年之老友也雖不能文爲著鞠軒銘一首先生當與我刪之銘曰

鞠有正色具中之德君子法之以無頗爲僻鞠有落英斯鞠其馨君子餐之期不與厥眞菊兮君子兮合爲一兮終無忒兮永爲民則兮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翰苑別集卷第八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閩南許從善自少好長生之術嘗建一庵以欵真遊之士覬
得一遇而受其説已而聞龍虎山止庵鄧鍊師得九還神丹
之傳遠邇之人皆知尊禮時鍊師侍祠南京從善不遠數千
里而叅叩焉三年之間至者凡再鍊師具以谷神不死之道
開之以秘藏約之以黄寧從善欣然如獲拱璧於其還也鍊
師為索文贈之而同虛傅外史鬼谷方壺真人又咸為之請
不知從善何以得此於方外高士哉然予嘗覧劉向列仙傳
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驚世駭俗之事甚悉而存鍊鮮化
之術畧不一言之豈寶秘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抑亦得其人
而後度耶雖然老莊文列四家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
致虛極守静篤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静則凝然
萃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純玄之効静非篤無以臻純默之

功馴而致之與道蓋不遠矣自時厥後靈均發為一氣孔神
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著為參同契復陽秘而陰洩之旨不
敢畔其説也嗚呼斯非學仙者之準繩也耶宋金以來説者
滋熾南北分為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
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為氣之根性為理之根
雙體雙用雙脩雙證柰何岐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故學
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過一之與和而已吾知
從善亦必究其説乎夫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
一能貫之和者戾之反也戾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
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爐者非玄關一竅也
安乎此者也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采乎此者也用火者非
進退抽添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而求亦不可冥然而
忘去也頗聞閩南有武夷山其高萬丈薄太清而凌飛霞多
有隱君子棲遯巖穴閒從善試以予言質之必大駭曰是儒
何人其論九還神丹之道何其與吾黨異乎又當辨其離合
以告從善也從善名囘號為還樸為人沉篤近道所以方外
高士極愛慕之

鄧氏復姓孫氏序

洪武九年六月　日
皇上御東皇閣翰林學士臣濂考功監令臣克勤給事中臣
傑監察御史臣鈍等皆侍時已漏上三刻臣傑出班跽奏曰
臣之大父孫福謙陝人也出守嘉興郡當元季兵亂江南州
郡繹騷大父逃匿無所至正己亥航海趨山東至登州颶風
大作濤湧如雪山巨舟盪成虀粉一家五十人咸死于海獨
臣附餘板漂沙島幸存犬馬之命蒼黄無所歸長號於野州
人鄧義者聞而憐之俾傭作其家臣年已十四矣久之養為
子且為授室遂冐其姓曰鄧氏歲行將一周
大明受命四海肅清下詔興舉學官增設弟子員義家以

臣肄業萊州府已而選入成均又選入武英室俾練習政事
今年夏四月復擢給事中由是日睹
天顔蒙被寵榮如此之至皆非小臣所敢覬望　聖恩如
天罔未知涓埃之報復竊私念孫氏無他族屬其不絕者僅
寄臣之一身苟冐其姓遲回而弗之改臣之先臣幾何不為
若敖氏之餒鬼哉臣敢昧死以請
上曰朕為億兆生民主凡有襲人姓氏者必令歸其宗爾之
請誠是也然非鄧氏爾亦弗克底于今日慎毋忘之傑於是
以首叩地而退既退詣濂請書其事以示後世濂奉
詔參考歷代郊禘大禮久不能成文傑尋擢監察御史復來
申前言濂以未暇為荅居亡何傑又陞僉廣東按察司事遽
來迫曰傑有數千里行必得先生文乃可耳幸勿辭我濂乃
與之言曰孫本嬀姓出於周之後至衛武公之子惠孫因以
孫為氏鄧則子姓其裔則祖於宋自正考父食邑於鄧因氏

爲二者何可亂也傑能後之亦可謂不忘其本者哉然有一
說爲傑告焉昔者范文正公蚤孤隨母適長山朱氏朱氏亦
鞠育爲子公遂力學擢上第封厥父母而後請命于朝復姓
爲范氏公之酬朱氏可謂厚矣傑之事與公正類幸思有以
報鄒之德哉
聖皇之言即天也慎毋忘之慎毋忘之濂故舉此重爲傑之
告范公在宋位至參知政事名垂方册至今人能道之恐知
傑之他日不如公哉亦在乎法其人而已

贈闊希曾參政山東詩并序

國朝以魏晉以來立行臺者於外蓋爲征討權宜之計至唐
末方鎮擅地遂以中書令同平章事命之至今相沿而不革
非所以示悠久乃改爲承宣布政使司設使一人左右參政
各一人以協和庶政統馭人民河南闊希曾由鄉貢進士擢
爲起居注皇上愛其才俊俾肄業文華堂堂在禁中車駕時

幸臨訓飭之尋除監察御史轉司文監令乃授山東承宣布
政司左參政希曾名鈍仕學兩優者也因其嘗受經於予故
其行也詩以贈之其詞曰
山東鉅藩統府惟六民物阜蕃土地饒沃
寢素軫之百司棊布維擧其綱政乃無斁乃　詔近臣爾鈍
爾往宣朕至懷參佐其長臣鈍曰吁臣恐弗勝方嶽重鎮厥
任匪輕　帝曰俞哉爾毋固辭精白一心力行無疑鈍拜
稽首即日啓行　君臣一心共底隆平我知關于有學有文
五色煒然出類超群子之往矣期建功勲貯見政績遵于古
人古人有云盡瘁國事子尚勉旃服之毋忒

宋惟善字辭

宋氏自京兆遷汴又自汴分遷吳興虎林虎林有名善字惟
善者實承其後吳興則再遷金華而予之從裔也予與惟善
爲同宗予侍　講禁林日惟善以學行貢諸朝
皇上親擢爲給事中朝夕在　帝左右時被　顧問恩寵
有加焉已而兼請江王府録事擢監察御史改知濟寧府未
上陞參山東承宣布政司政事予與惟善爲同朝瀕行惟善
來言曰吾以字辭爲請已二年矣叔公文昱之冗日弗暇治
因未敢累執事今將有遠行叔父寧終靳一辭乎予咲曰惟
善通書工辭章經緯參伍爍然成文持節行州縣彰善癉惡
又慨乎物情思文學政事擧勝於人繼予有言將何有俾於
惟善乎惟善請之益力予不能牢讓因稽其命名制字之義
綴之以辭辭曰
陰陽迭運道寓其中繼之者善性成乎躬其善伊何化育之
妙陽行陰具萬理樞要是曰天道體用弗遺式昭化源用樹
學基有偉君子風著徽美內功旣加外闡益修積久發弘上
簡　帝衷峻爵穹官日致顯融　君恩如天無不覆燾
睠睠思之非忠莫報往佐方嶽審其政機大見設施春煦秋

咸孰滯盍疏孰蠧盍剪孰才盍登自邇及遠此非外鑠實善
之推成已成人庶其在茲我著我辭徵厥名字揭諸座隅以
示箴史

鳳陽單氏先塋碑銘

前兵部尚書單公安仁來請濂曰安仁之姓相傳出于周單
伯之後子孫世居臨濠臨濠今改爲鳳陽自五世祖譜牒失
記不知何時來遷自高祖二府君妣劉氏曾祖四府君妣李
查二氏而下始見載述然而曾祖至于祖父皆合塋鳳陽縣
之延陵村三塋同域繚以周垣植以松栢外立高楔表署名
號歲時祭祀惟謹惟我單氏世以耒耜書詩爲業敦崇本基
惟務樸質不識末俗侈靡事恂恂款款不能以辭氣加人人
或見侮輒遜避而已故於州閭之間並無所爭訟衣食有贏
餘內以仁三族外以周姻友不復爲自藏計家法素謹男畊
女織外皆不知有其它鄉人觀感多薰爲善良焉先德之志

厚者甚衆安仁不及聞其諱今也幸逢維新之朝忝被官使
皇上念及舊勲物贈大父青亞中大夫濟南府知府輕車都
尉追封南安郡侯大母鄧氏追封南安郡夫人父榮嘉議大
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追封南安郡侯母王氏追封南安郡
夫人
天恩𡚁厚貢及泉壤而塋間定棺之石未有刻文茲非闕典
歟敢具書以爲吾子請濂受書讀之不覺歎曰嗚呼天之於
善人其報施也如吹之必寒噓之必溫此古今之恒理幽顯
之通符也今以單公之事而觀益可徵驗不誣濂與公交於
十有七年知公之勳業爲最詳苟不附書先德之後何以白
前人積累之慶而垂裕於後昆哉雖昧於造文之體不暇辭
也公少有志事功雖爲府史晝夜以洗冤澤物爲事當至正
辛卯江淮兵起剽掠相尋劉氏遑遑無所寧居公奮然曰丈
夫當出奇勇寇可坐視父母之邦淪覆耶遂椎牛釃酒率健

少年與欽埜部伍嚴器械教以坐作擊刺之法不一月間從
之者數萬人新建壁壘橫亘三十里寇至輒曳旗鳴鼓大呼
追殺俾無留行乃止退則閉柵自守老弱繈負依爲保障者
累十千家當是時豪傑角立割土疆擅號令者比比而是乙
未秋公遂移兵廣陵以觀變且曰此輩皆爲人作驅除爾真
人之興氣勢自與恒人殊丙申冬公見
皇上威德日盛統六師而下金陵公曰向所謂真人者此真
是已乃率部曲而歸之
上大悅明年命戍鎮江公嚴飭軍伍益自振厲敵兵不敢侵
境居歲餘會
朝廷始立提刑按察司以廉糾不虔
上選公爲副使巡行浙水東悍將縱卒橫賦民糧曰桑糧務
朘刻以蠹民公一寘於法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白金者公
詰之曰頗聞爾丞貸爾細民也奈何犯分而訐之即圖白金
短長圓方形來上圖上載弁復命諸左證圖之人人殊公曰
是非誣耶衆環目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者告訐之風
爲衰辛丑陞按察使東方肅清莫敢譁甲辰徵爲中書左司
郎〻時江淮甫定軍國庶務棼如亂絲公佐大師李韓公參
錯裁斷日就統緒事以無滯
上益奇信之吳元年丁未閩浙中原新平營建城闕宮殿暨
朝享服御儀物廷議可任其責者遂奏公爲將作卿公精敏
多智凡所制量皆中法不苟明年戊申是爲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陞公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二年夏
改兵部公宅心中正能聲彰聞公年已六十有七自以精力
衰孱請致其事
上閔其勞從之贈田三千畝牛七十角仍給尚書半祿養其
終身公退卜儀真珠金沙結廬以居六年夏
上念公舊勲復

詔中書起公爲山東行省參知政事公詣闕力辭而止八
年復領致仕誥加公通議大夫蓋異數云嗚呼公之事皆濂
所目擊者苟或有所拘泥而夫書則公之勳業不暴白於世
公之勳業不暴白於世則所謂先德者隱而弗昭矣其可乎
哉其可乎哉公娶趙氏二夫人生子男子凡七鑒鎧雖蚤世
鐵擢皇陵衛千戶所鎮撫餘若鉞鈞銘銓皆亦嶄然見
頭角矣歲時持酒以酹先塋相率而讀濂文則曰吾翁之顯
融自我先世遺之也我等將取法焉然非遭逢
聖人在上亦何以聚精會神成功名之會哉我等尤不敢忘
是則忠君孝親之心油然而生矣它日州里之人過而讀
焉其感激亦如之四方之材士大夫過而讀焉其奮發又如
之則濂文爲忠孝勸者夥矣非止爲單氏一門光榮而已也
公字德夫自號爲寧山今年七十有二其氣體猶康健也銘
曰

物之精也不厚則其發也弗能弘譬諸於雲起自膚寸及其積也靄靄黯可以沛甘霖而賁西成又譬諸水起自涓滴及其積也瀰漫浩瀚可以負萬斛之舟而利涉焉甚哉積之為功也畢氏世為善良自累葉則致於兵部公其積之也厚矣所以功成於時名遂於後貤贈所畢上及二代天之報施善人之家可謂至矣是宜大書深刻於先塋之碑所以昭聖澤表賢嗣以勵於人人焉

符氏世譜記

惟符氏出自姬姓魯頃公之孫足仕秦為符璽令因以為氏至晉吳興大守雅遂望出琅琊琅琊之後分布於江淮間至若苻氏則本姒姓有扈氏子孫昇西戎世為巨酋乃姓蒲氏蒲洪以讖又改為苻苻與符實迥然不同也今符氏有世居襄陽者宋末通判建昌軍逵逵南豐至季祥者益以書詩為業季祥生一子伯瑞伯瑞生二子安州路知事德懋南豐州

醫學錄德章德茂生三子國楨國才國器德章生二子元貞仲叔國楨生二子信善國器生一子顯仲叔生一子玄善今名文昌其字為孟膺為人溫純愿良州縣以為可用貢于朝選為儀曹行人滿三載擢為同文局使予觀儀曹時文昌承事左右間來拜曰文昌痛念弁髮中先父棄捐館舍文昌之年猶未弱齡朝夕奔走乎西東而數世兆域既日就蕪沒宗系之傳亦失於徵考文昌實懼之願為記其綱於前至於諱某字某娶某氏生幾子塋某處壽若干咸備著於後庶幾可示後昆非藉先生之靈寵未知其可也敢請自時厥後再言之三言之復數言之言輒淚洟墮下予惻然憐之嗟夫古之所甚重者譜牒也三世不脩譜謂之不孝夫孝者莫先於敬身身之所從來可不知歟能知其所自出尊祖敬宗之心當油然而生矣魏晉以來圖譜有局郎令史設官所以稽其貴賤慎其昏姻辨其親疏其事為尤嚴又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文昌有志於此亦可謂知其本者矣予老多病謝絕求文者有如避讎今特為文昌祈符苻之不同而并著其世系之略者無忘惇本也

蘭隱亭記

蘭隱亭者餘干葉君華卿之所築也華卿性清脩不與塵坌交并嶷嶷然屹立物外雖身居城市中儼若重山密林青猿白鶴時給使乎左右也然物韞其前無以暱其意輒視之如粃糠自以為幽芬遠聞而類貞人節士之操者惟蘭為然乃蒔百本於層樓之下圓盆方甕羅列乎後先當春日始和東風娫娫動人蘭於斯時正茁其芽而紫蔚翹然其態清馨襲鼻雖海外名香栴檀婆律之屬不足喻其高韻也華卿日繞百匝神披而形忘惕然自得乃舞而歌曰采蘭兮采蘭白煙蒼莽兮生暮寒望美人兮不來撫瑤琴兮誰與彈既而有肥遯君子聞性而賡之曰勿謂人遠河可涉只勿謂山高嶝可

陟只聲氣之同為相求只歸視吾亭蘭正柔只華卿遠相與肆筵設席以為雖至夕乃休無歲不如之蘭雖草之屬亦似解華卿之意一榦之間特發雙花以獻其妍濂聞葉林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咸見於發詩名曰瑞蘭後十年天下兵起華卿扶攜老倪避地臨川山中一去不返者十五春秋及夫六合廓清華卿始旋故里其棲與蘭皆化為榛莽華卿慨然如失良友遂即其遺址建亭植芳蘭速客嘯咏如初或勸之曰不仕無義子奈何溺是而廢倫紀乎華卿曰年少時亦頗有志於仕自與世味酸鹹不相入遂托分於蘭如金石交今素髮毵矣尚復何云哉州里遂號之為蘭隱且以名其亭云華卿之子清苑令秀實天性至孝報政將歸省思有以悅親之意徵為文以記其亭予聞王度記云古者之贄天子鬯諸侯熏大夫蘭士蕙皆取其物有香潔滿而不變者也蘭則生澤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種

之以降神或雜紛中蔵衣皆取其芬芳爾傳曰佩帨茝蘭亦言其華葉俱香而可充佩幃者也若今所蓺之蘭香則香矣華質易萎與凡茝等何以為佩哉且茝則辯金熏則零陵香茝則白芷三者咸可佩胡為今蘭獨不然乎近代紫陽方回考訂極精而蘭則今名千金草及孩兒菊今蘭實古稱川續斷其言累數百言而不止予亦未敢信其說也華卿嘗蘭文大夫士過從者衆必嘗有以辯之雖然達人大觀以物付物而不泥於物苟辯之於鎦銖豈所謂磊落之士乎華卿但取蘭之馨可佩與否何暇深計也予性亦愛蘭所居青羅山不能得嘉種因懸趙孟堅所畫於壁旦出而夕入焉芳馨之氣冉冉達於四座此無他于心中有蘭而觸目鼻者未嘗無蘭韓娥去而歌聲在耳曾公評而梅津生舌其理亦猶是也華卿有學之士予故以此質之且記於亭壁明年謝事而歸當見華卿餘干江上以廁肥遯君子之末尚能製猗蘭之操使

使善琴者彈之

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致和字彥達姓梅氏梅本子姓其先梅伯為殷封所廢周武王既伐紂封伯諸孫黃梅號曰忠侯遂以梅為氏世居楚鄭間後避新室之亂散處閩中其因仕而占籍宣城者則府君十七世祖諱遠者也十世從祖詢仕宋至翰林侍講學士出知許州九世祖堯臣字聖俞以詩名天下氣完力餘演肆而老勁王文康公見之嘆曰三百年無此作矣初從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以終自是子孫寖盛咸纘緒乎詩書多有擢進士第者文物蓋彬彬云曾祖某祖師哲父德明妣汪氏文節公澤民之女弟也府君生而俊朗嶷然異群童稍長大父授以上古之書輒能講其說操觚屬文五采翩翩然可觀大父歿復從文節公學春秋為舉子業已而無適易與詩鄉先達張君師曾兄弟問學雖深人號為二張每奇府君折輩行為忘年交過從講索殆無虛日府君閱舉四氏僉謂場屋之先登者必府君也數戰藝數不利府君歎曰吾之文非不如今人彼籍吾殘膏賸馥者取青紫如拾芥而吾乃蹶躓若是非命也夫非命也夫於是棄去肥遯於城南益取春秋而研精之辯其世變要其指歸著春秋類編十二卷名門右族慕艷其聲光爭欲聘致為弟子師府君以親老謝不往而問道考德者日相躡于門府君志攝其精蹤入於寂微而後已廉訪使者東平王公士熙燕南吳公鐸或來諮詢治道府君以風俗盛衰人心感否為言二公深加敬嘆每有疑難必下禮質之元末政亂烽火相連方嶽重臣有來鎮是邦者屢遣使者聘府君入幕府參贊軍事府君知其不足輔辭不赴初侍講都官二墓及祭享之祠皆為豪有力者所侵宗人屢訴於有司賂遺旁午歷十二春秋不能決府君力白部使者俾之府君家素貧事親盡禮及沒三年不

御酒肉雞初鳴衣冠坐堂上秉燭達旦令子弟奴隸各從其事無敢惰者故能克拓其先業宗族鄉黨皆過之有道人有不平赴愬於庭府君片言直之皆心服而退至正乙未府君避兵寧川山中明年丙申四月二十五日竟以一疾不起享年五十有七又明年戊戌某月日遷葬於郡南長安鄉盤石之原從先兆也府君娶崔氏子男子三長士熈以學行入仕知大同庫濠州以政事聞今陞陝西承宣布政使司正理問次煥次彝廢皆蚤世子女子三長歸同郡劉安義餘皆先逝其著書所謂春秋類編者與耕齋十卷毀于兵士熈蚤夜痛心疾首力欲繼先緒既於故址堂扁之曰存畊復持史官朱芾所為狀拜予禁林請銘其下棺之碑予嘗過宣城郡守楊君觀出郊而迎同登疊嶂樓眺陵陽敬亭之勝慨然動景行先哲之思梅氏為宛陵望宗因訊其後裔何如楊君遽以府君為對欲求見之已作土中人久矣今覽狀知府君輩行蓋

鑿可稱而又能護先冢於三百餘年之後君子之澤孰謂其不深長也哉是宜銘銘曰

惟宜之梅族望煒煒世多顯才有盛無衰入講禁垣出典大藩大篇言言繼之惟鄭孰旨於詩震撼四奧位則孔卑名泰交馳澤流至今有嗣其音秉心淵沈如百鍊金我冑我經我文我兵旗幟精明莫能先登命也奈何乏生嚴阿既采且歌委委蛇蛇繡衣煜煌誥詢寬垂告以否戚胥嬉而亢苟非其人掩耳不聞亂如絲棼誰贊開軍厥志未終遺此閔凶下有幽宮焉哉其封穹碑勒銘炳若丹青載揚德馨來者是徵

恭題豳風圖後

臣濂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豳風圖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際當中折處丹

青易致損壞命良工裝䌙作卷軸以便悠久屢下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織悉備具而紅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本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于朝欲繪農夫紅女勞勤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恭惟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執檻參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願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耄日切望之固推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洪武九年冬十一月壬午具官臣宋濂謹記

元贈進義副尉金溪縣尉陳府君墓銘

予在禁林四方賢士大夫咸辱與交多以冢上之文為請予憤蘇氏矯枉過正以銘墓為嫌每詢孝子慈孫之志輒濡毫為之江右陳聞時客授丞相府亦持圖子助教曾君士勖所為狀來謁銘嗚呼聞遇予持厚何敢靳一辭不發其先德於幽潛耶按狀府君諱天錫字國乾姓陳氏其先出陳宜都王叔明之裔有諱伯宣者辟地泉州已而自泉徙江州之德安子孫同居十餘世旌號為義門九世祖珹入自德安徙撫州臨川之安寧鄉其里曰唐正曾大父宋鄉貢進士以忠再遷鄉之樓溪里祖鳩翼父從龍母李氏府君生三歲而孤依母夫人以居暨長氣貌雄偉不屑為流俗嬉娛事出言持論意度豁如也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大盜起江漢間郡縣相繼陷

聚落民爭揭竿為旗以應寇府君頓足曰事急矣奈何耶躍馬入郡城白監郡完者帖木兒曰天錫先世以義聲著吳楚間今天下大亂賊以紅帕首呼嘯成群所蹤踏殲絕無一人樂者天錫雖不才誓竭忠以報國家自度鄉里健兒一呼之間可得千人[illegible]月糗糧當一一自給不以煩縣官教其坐作擊刺進退之法可用或守或攻惟明公所命監郡為之驚喜曰此奇男子此奇男子耶署大旗還府君間道白江西行中書時司徒道童為平章政事即從所請獎勵者甚力府君還朝夕聚兵訓練如前諜五月二十四日帥之以援郡城敗劇盜胡志學於城西白鶯渡六月四日進賢寇大掠城東桂塘府君分兵設為四覆待之期以鉦鳴為候伏盡起先令騎兵餌敵敵至即退二里所賊果追擊交戰方酣鳴鉦一聲伏兵突出賊後殲戮無餘者有寇二府益奇府君之才檄靖安尹黃紹與府君同討賊二十二日府君與紹大進賢縣直隱鄉

卿旬韓家岩寇之窟宅堅深未易拔雖攻以銳兵每不利府君欲以久困之紹曰鼓行氣壯持寇是翦公欲坐老我師耶遷揚旗挑戰府君止之不可仰天歎曰師出以律令戰不擇判雖頗牧不能建功吾不知死所矣賊見官兵新至人馬俱疲鼓譟爭四出府君注矢彎弧獨當一面賊至輒殪之轉鬬田間時秋禾垂熟馬蹶亂走府君中流矢墜下馬拔刀與賊步戰連斫十餘人衆賊易府君之獨也急趨之府君欲退為禾穗所罥遂遇害年始五十七云事聞特贈金溪縣尉階進義副尉府君讀書務通大義不事辭章洋藻嘗語人曰君子當真知實踐喋喋空言何補於事功當時公卿大夫咸與之遊而揭文安公傒斯尤號為知已而遠近名士若同郡孫君轅危君素蔦君元晉番陽李君存祝君蕃豫章揚君鎰皆使諸子執贄往從之游期學必成乃已府君家雖豊輕財好施與州里有空乏者必周卹之未嘗有德色聞府君之歿識與

不識皆潸然出涕府君夫人進賢楊氏也諱叔真世為儒家其曾祖仲博與子龍尾同舉進士祖天璧父居仁母支氏九歲失所恃即歸于陳其姑鞠育之夫人天性慈順事姑以孝聞姑年八十而終夫人亦年垂六十痛姑死幾不能喪雖丁兵戈殘毀之餘棺槨衣衾皆極其精緻且曰老姑以女遇我其歿也敢不以喪母喪姑之禮為報之乎君子以為賢當府君之歿夫人痛不得見還壟欲自盡者數矣重以姑在不忍言夫人既葬姑乃聚府君衣冠爪髮藏諸櫝中泣謂諸孤曰汝父存時吾侍巾櫛一爪一髮未嘗敢棄遺爪髮之存即汝父體魄之存也侍吾他日身歿當并冠衣與吾同穴瘞庶幾後世不以汝父為虛壙也諸孫亦泣而識之今洪武三年辛亥七月九日夫人年七十七亦以一疾卒六年癸丑正月四日闔遵遺命合窆于烏槎原水口山祖塋之側去家不二里而近府君生三子長武次庸舉茂才為郴州路儒學正皆先卒次即闕通尚書以文詞德行有名于時孫男九人曰崇先卒曰石曰擬曰搩曰位曰儉曰做曰侻曰鑑孫女六人適胡琮饒鶴萬梓文彬黎應辰胡森曾孫男九人曰括曰援曰鄧曰拂曰摸曰周曰檄曰拱曰申如曾孫女十一人適王某王某王某周某餘幼在室嗚呼君子之澤何其演迤而深長哉府君之先能以義聚族而居聲聞赫奕光照史冊世之相去雖遠子孫猶能推義為忠期與國家殄寇則其所志甚大非直欲保族里而已其功之不成則天也昔人有云作文當有關世教有如府君之行其謂之無關於世教可乎是宜銘銘曰

天地大經曰義與忠丕建人極廓牖民衷前聖數訓為世鉅防孰遵行之其道靡窮九江有陳合族而食流澤沛滂炳煥今昔元季政龐亂生楚羅蜂巾跳踉執戈以狂有烈丈夫秉氣飛揚嘗罵賊曾不偷生躍馬入城揖拜上官救陳肺肝

肩避險艱亦手一呼從者及千毆有鋤矛勢將壓山揚旗出逐寇駭而奔是番是劉勇氣益振嗚咻先幾謀或弗遂我以死抗我志敢寒人誰無死死能為國不忝厥家身又惶卹其氣之雄不隨物遷營魄來歸有風泠然爪髮雖微與四體同既樹而封松楸鬱蔥烏陽下拖勿之四荒幽宮是嚴有永其康

書畦樂翁事

畦樂翁延名姓王其字為與齡廬陵人沂公七世孫也生平有逸趣嘗得意時物我齊賓不知天地之為大日月之為明山嶽河海之為高深也或登高騁望或曳杖長歌或呼酒縱飲翛翛然自比於葛天氏之民如是者有年一旦忽卜居豫章東湖上欲起徐孺子與之游駕雙鳥揵衝雲而耕上脉塈起虛瀆若積臺苑荷鍤經營析為九區伍伍相比皆斷成小洼取烏蔬蓺之新雨過綠甲浮頭如旋螺已而忽長翠光方

句發望皆一色翁欣然自得曰二氣絪縕往過來續往者不知其所往來者不知其所來往者固陳來者復新新陳相因如環之循今吾畦之青萌孰知爲黄之所基乎基者萌之始萌者基之終達人於此大觀終之始之始之終之非始非終惟始惟終可以一古今可以混彭殤可以間晝夜矣蓋人生百齡萬中得一七中加奇千中得一或五六十固比比有之然不免於孩提致夭於襁褓者亦衆矣奈之何哉壽者自壽天者自夭吾未嘗壽之天之也驀寮之間寧知夫夭者不爲壽而壽者不爲夭耶今觀吾畦而日涉之一盛一衰則妙理悉具焉故其樂有不可得形容者矣藝蘐云乎哉藝蘐云乎哉翁言流聞四方有識者咸以爲知道競謁翁問其故翁不得已示之曰勿小吾圃陰陽之理著焉勿小吾身心中具天地焉具天地於一心著陰陽於一圃六合雖廣孰加焉子若規規求於形迹之間則醯鷄以甕中爲天甯何暇與大方之

外哉子休矣子休矣爲說者曰吾聞江右有徐孺子者其清風隱操夐出千古見諸史冊惜乎不載其言論風音無以探索其緒餘今聞翁之言察其行事其殆聞孺子之風而興起者歟然翁少負才氣客遊諸公間以文墨議論見稱與度其志亦欲施諸事功者今若是其殆以時進退者歟以時進退則幾乎道矣予故具列于篇以示知翁者

恭題 御製命桂彥良職王傅勅文後

皇上以上智之聖延覽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 詔以太子正字桂彥良爲晉王傅且親御翰墨爲文勑之識謹身殿寳其子中書舍人愼裝潢成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也親製者如漢武之於吾丘壽王莊助者有之求其寵許隆至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宮東宮甚久彥良之爲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比

上嘗以擬臣濂雖臣亦自以爲不及也今 勅文以善學孔孟稱之而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莫若君其此之謂歟雖然今以職爲相傅者凡數十人

上未嘗以言爲賜或賜以言未嘗以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獨蒙

聖知若此之至安可不思報乎具官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

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報

上也以也輔 王以德義迪 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安

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

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歟 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謹識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九 翰苑別集卷第九

日本建長禪寺古先源禪師道行碑

禪師諱印原字古先世居相州姓藤氏藤為國中貴族父某母某氏禪師生有異徵弱齡時輒刻木為佛陀像持以印空父奇之曰是兒於善提有緣宜使之離俗學究竟去南八歲歸桃溪悟公執童子之役年十三即薙髮受具足戒自時厥後徧歷諸師戶庭咸無所証入乃慨然嘆曰中夏乃佛法淵藪盍往求之乎於是不憚鯨波之險奮然南遊初叅無見覩公於天台華頂峯公語之曰汝之緣不在於斯中峯本公以高峯上足現說法抗之天目山爐鞴正赤遠近學徒無不受其鍛鍊此真汝導師也汝宜急行禪師即褰裳而出往見中峯中峯一見處命給侍左右禪師屢呈見解中峯呵之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禪師退涕洟悲泣至於飲食皆廢中峯憐其誠懇乃謂之曰[redacted]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

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驟除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唯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慈氏頂出四海大水入汝耳根總是塵妄塵勞皆非究竟之事也禪師聞之不覺通身汗下無晝無夜未嘗暫捨積之之久一旦忽有所省現前境界一白無際急趨杖室告中峯曰原已撞入銀山鐵壁去也中峯曰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為禪師超然領解十二時中觸物圓融無纖毫滯礙禪師辭去中峯再三屬之曰善自護持當是時虛谷靈公古林茂公東嶼海公月江印公各據高座展化於一方禪師咸往謁焉諸大老見其證悟親切機鋒穎利以叢林師子兒稱之會清拙澄公將入日本建立法幢禪師送至四明澄公曰子能同歸以輔成我乎禪師曰雲水之蹤無住無心何不可之有即攝衣升舟其後澄公能化行於遐邇者皆禪師之力也禪師出世甲州之慧林瓣香酬恩的歸之中峯黑白來依猶萬水之赴壑古山源公議華城州等持教寺為禪物論非禪師無以厭伏衆心竟迎師主之俄住州之真如又遷萬壽又遷相之淨智已而謝事行化于奧州禪師之兄藤君新建普應寺延師為第一住持禪師起而應之關東連帥源公建長壽院於相州復請師開山爲主圓覺俄遷建長禪師說法度人孜孜弗解一如慧林時俄退歸長壽有終焉之志歲甲寅春正月禪師示疾至二十三日夜參半召門人謂曰吾今日逝矣爾等即入龕毀之毋拘世俗行祭奠之禮更可編語諸刹舊弟子恪守吾平日所訓使法輪永轉可也黎明賓朋候問起居應接如平常及午呼侍者曰時至矣可持筆翰來及至復曰吾塔已成唯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入室端坐泊然入滅世壽八十僧臘六十又八弟子遵成命即日奉全身瘞于某所塔下初禪師專以流通大法建立梵宮為事若丹州之願勝津州

之保壽江州之普門信州之盛興房州之天寧皆贊然成大蘭若而建長之西復創廣德庵命其徒守之故前後所度比丘一千餘人云禪師端嚴若神雖燕坐之時儼若臨衆目光炯炯射人見者若未易親炙及聞其語言溫若春陽莫不心悅誠服而去人有來求法語偈頌者濡毫之頃翩翩數百言曾不經意皆契合真如禪師不自以為是也取語錄并外集投於火中曰吾祖不立文字單傳心印留此糟粕何為門人欲畫師像預索贊語禪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其方便為人皆類此嗚呼佛法之流于日本者台衡秘密為最盛禪宗雖僅有之將寥寥中絕矣千光院有大善知識曰榮西和上以黃龍九世嫡孫握佛祖正印唱最上一乘颷馳霆鬭逢者膽落達摩氏之道籍是以中興其示寂之時且曰吾入滅後五十餘年禪宗當大興今禪師承天目之正傳見道分明契悟精深則其懸記之

足徵若合符節然而自天目泝而上之至楊枝十有二世楊
枝黄龍則同宗慈明者也其道固同矣道之同則凡嗣其學
者先後奮發其有不言而喻者乎予早歲嘗閱一大藏教聽
獨慕乎心宗因其徒大宣介範堂儀上人持狀請銘禪師之
塔有不得辭也銘曰
天目之峯高崢嶸陰陽變幻割明朦中有導師人天尊白眉
青眼照秋旻西江欲以一口呑流傳法印千子孫日本有國
右海濱達摩示現留圓墳或晦或顯道則存黄龍奮迅爪攫
興九世宏開靜應門千光炫燿接朝暾師雖後起乘願輪佛
印印空了無痕法派端自天目分致令乾坤海諄諄涅槃生
死俱幻塵有壁積鐵山如銀一鏃直入不見身大千世界琉
璃匀出世秉法如據權左挐右判伏魔軍出其餘力智巧敞
飛樓湧殿聳輪囷奈何無縫塔既新大字題額耶夙真此道
本來無謎信我於般若曾與聞大書偉什決言根元無隻字

鐫蒼珉
陳方都督像贊
桓桓俊英矯矯虎臣心雄萬夫才伏三軍爵列崇階功在盟
府圖像雲臺流芳千古
住持淨慈禪寺孤峯德公塔銘
古者住持各據席說法以利益有情未嘗有崇庳之位焉逮
乎宋季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之所謂官署其服勞於
其間者必出世小院候其聲華彰著然後使之拾級而升其
得至於五名山殆猶仕宦而至將相為人情之至榮無復有
所增加緇素之人往往歆豔之然非行業夐出常倫則有未
易臻此者矣此濂於淨慈禪師之事頗頗識焉師諱明德其
號為孤峯族姓朱氏世家明之昌國父有成母黄氏父與補
怛洛迦山僧玠公交玠聞鷄聲入道凡說法必皷翅為鷄號
玠亡已久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四月而生在童幼

兒不好嬉弄每結跏趺坐不動天童司藏慧明師諸叔也乃
訶之曰童子不知頌詩讀書癡坐將焉求師曰欲學坐禪求
作佛爾時奇之扶至鄞縣金鵝院俾給酒掃之役時師年十
二矣越五載得度為大僧為横山錫公弟子已而詣五臺受
具足戒慨然有求道之志杖錫而出首謁竺西坦公於天童
竺西問云汝從何方來曰金鵝來曰金鵝山高多少曰不見
其頂竺西斥之師益自策厲以必證為期竺西一日升座舉
世尊拈花之事師於衆中聞之忽若有解還造偈以呈竺西
竺西頷之而師弗自是也復如淨慈見晦機熙公晦機道價
傾東南湊其門者如蝟晦機見師至問曰什麼人恁麼來師
曰胡張三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著衣喫飯還認自己否
師又曰胡張三黑李四晦機拈拄欲打師拂袖竟出抵雙林
見明極俊公一見之頃塤篪協應而了無陣凝命歸侍司繼
付藏鑰令掌之會日本道使迎明極為國師師送至海濱而

竺田霖公亦自雪竇至見師氣貌不凡延歸山中以第一座
處之竺田上堂數揚正法眼藏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拜請
誘掖音聲如雷師不覺慶快群疑頓釋因以偈呈竺田竺田
嘆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提唱宗乘稱性而說且邀仲
方倫公結庵於桃花塢相與激揚暇則翻閱華嚴大經足不
踰戶限者凡五春秋名稱日聞寖不可揜行宣政院請住松
江之東禪禪寺師起應之然香以嗣竺田不忘所證也久之
再遷集慶之保寧師一座十五夏假錄來學曲盡善巧有餘
力則為之興廢補壞細大不遺帝師聞師之令譽授之圓明
定慧之號副以金襴法衣大司徒楚國文公歐陽玄亦賦詩
遠寄且為作內外錄序一時名薦紳莫不願與之交三遷湖
之道場閱二年寺災僧徒無以自寧托鉢四出造祖師堂暨
伽藍神祠而衆堂前資寮亦次第就緒方將大施營造之功
會杭之淨慈虛席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以謂淨慈乃五山

之一非師不可居固請主之時當元季戎馬紛紜國事已不
可為矣遂入
聖朝師以耄年謝歸道場竹林庵一日示微疾戒其徒曰吾
身雖微一真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
勤行毋生退轉吾歿後當遵佛制付之荼毗勿令四衆衣麻
而哭也言畢索飾輸寫頌一首泊然入滅時洪武五年二月
二十七日也世壽七十又九僧臘六十有二烈火之餘項骨
不壞舍利羅累累出灰燼中某月某日建塔瘞靈骨於東岡
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分居列刹者若干人四會語有錄行
於學者後四年其弟子大用恐其師之名不傳持佛項康公
所聚群行一通介保寧慧公謁余詞垣請為塔上之銘嗚呼
從無始來人於其間生化出殁無數夫何者為名何者為相
何者為真我若復計我我所將以何者為定乎銘勿作焉可
也雖然師之行業𣝣出常倫致位名山垂芳當世苟不有以

顯著之則無以表大法之寄慰來學之思也雖欲勿銘惡得
而勿銘銘曰
我觀禪那之所至即是一乘圓頓旨其中無二亦無三真體
無麁悉玄妙秖緣根性分利鈍所以造詣有異同曹溪而下
分五家震動鏗鍧獨臨濟至今子孫如星繁執持大法使弗
墜如師識白金鷄山歷抵諸方苦參叩執如枘鑿不相投東
西遑遑競奔走其後乃自音聲入却見泥牛鬪入海桃花開
時春滿塢更了擇花六相義文采漸彰不可遏出世說法度
有情四遷直上南屏山作大獅王日哮吼一起一滅世間相
終然變幻如煙雲盡付闍維三昧火一彈指頃等虗空虗空
無盡難名言苟加讚詠遇且裁太史述辭鐫白塔不過欲慰
學子思有無雙遵入玄門言至無言乃真際

故陳府君墓誌銘

靖江王府伴讀陳發痛其父母俱亡嚮于學于乎隨衆行成
書謁余於詞垣且拜且泣曰先子居閩縣客授將樂伍氏不
幸以疾終伍氏為殮且殯發年幼弗克奉柩歸葬與弟英奉
母夫人朱氏以居家甚窶夫人嘗泣曰爾父之骨塗殯異鄉
魂神無知則已脫有知月苦霜凄之夜累累將焉依吾一念
及悲淚滿枕上而繼以血爾等宜自強庶有以遂吾志夫人
親治絲枲坐發兄弟膝下手授書使讀讀至雖初號乃已發
亦謹識之期允蹈夫人之言時天下大亂干戈充斥發間行
至將樂中道為亂兵所掠陷身口數四夫人以為無相見期
及發逃還夫人撫項曰吾以汝發死矣今幸一見其天也耶
圖欲再往俄夫人又不幸以歿發痛心疾首將欲無生今獲
事　賢王於藩邸奉令南旋隻影徒步走三千里躬負先
子之骨臥起與之俱旣抵家與夫人合葬阮山之陽言訖嗚
咽流涕旣而又曰發之先光州固始人五季末來遷閩縣有
諱奎者再遷長樂傳九世至德瑜復返閩縣之嘉興里德瑜

長樂儒學教諭有文行學者號為端質先生教諭生大父諱
榘孫至先子皆儒學子承藉遺休而用志不分遂通上古之
書期以取功名已而齟齬輒棄去而精研堪輿曆數之學方
嶽大臣薦為邵武校官謝不受先子生平有大志不得少見
事為齋志以死發大懼德聲不遠聞然聞不聞在執事爾願
哀矜賜之銘言訖又復嗚咽流涕余聞發言為惻然傷之爾
父為志士而發碩不得為孝子矣乎宜為銘君諱廷臣字以
忠壽四十九以至正辛丑七月二日卒其塟之日則今洪武
乙卯正月十三日也銘曰
其志之彊時則匪臧乳而或傷有子之良亦可謂之不亡

送趙侍制致仕還鄉詩序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丙申
皇上御奉天門御史左大夫汪公右大夫陳公以國子博士
趙先生本初年踰七十踸而奏曰博士臣俶以詩經施教成

均者四年其弟子為方撤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為無功第以筋力寖衰而精神不完頗故還山中以盡其餘齡　制曰可且加其官爲翰林侍制勒銓曹給誥命越三日戊戌俶具朝服詣冊闕以謝
上詔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　上復問曰向為兵部侍郎出知萊州者卿之子耶對曰是也　上曰卿誠耄矣歸養于家為宜俶於是以首叩地而退越七日甲辰
詔出内藏庫錢二十五緡以賜先生將行二大夫各賦詩為贈京師人士復以越之古跡分題從而繼作而司業樂君子善持手簡授濂為之序昔唐國子司業楊巨源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白丞相去歸其鄉丞相愛而惜之奏為其都少尹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長於詩者屬而和之當時以為榮其事若與今相類然而
聖天子優老養賢之意有非唐之所可及七十而客致事同

矣　天子召見親加　玉音而勞問焉則無之也陸之以官俾為鄉人榮同夫出内藏之錢從而賜焉則無之也此蓋　皇上勵精圖治錄天下之廣四海之衆老者皆欲安之使躋于仁壽之域非特寵其致事之臣而已斯所以度越前古而無所與讓也先生之歸也見卿之子弟導宣
上德俾習為孝弟忠信之行出為時用是亦報國之一端若區區倣賀季真盤旋於鑑湖一曲間自適之計則得矣豈士君子之所望哉濂亦耄矣
詔許獻歲歸田乃於先生之行歷叙其故非惟贈先生也亦竊思以自勗焉

忠孝堂銘

忠孝堂者飛熊衛指揮使司僉事徐府軍之所建也將軍名桂字庭芳宿遷人也自幼負英氣稍長荷戈從軍開平忠武王北伐中原馮宋公南征西蜀太傅徐魏公遠討朔漢將軍皆在行間當戰陣之間勇氣百倍搴旗斬將奮不顧身近臣以其事聞
皇上壯之自散騎舍人即陞為今官命既下將軍舉手加額慨然太息曰桂也遭逢　盛際忝被官使方愧不能效犬馬之力一旦上承　寵渥自八品超居第四雖天之覆燾地之持載莫可比諭私竊以為報君唯在乎忠凡於國事近則服勞禁禦遠則捍禦邊陲無一然不盡于忠庶幾少竭人臣之義然而五蔵百骸從親所分鞠育訓迪之報勤日擢髮而數之亦不足計其生全之德事君固當忠養親其又可忘於孝乎桂將以忠孝二言揭為堂顏出入日見之日見之則心不忘之矣將軍言既畢復請濂為之銘濂聞忠孝者天地之間大經大法也為子克盡其孝為臣克盡其忠始合乎物則民彝之正無是者非人也古之聖賢多矣著之為經箋之為傳雖曰千萬言之多無非舉此以防民也將軍今知務此則先立其大者矣然言之非難行之實艱將軍尚思勉之能

勉之異日為將為相亦宜也非僥倖也銘曰

上下兩間參之者人若非孝忠能與之鈞其忠斯何務宣其力報國一誠皦如出日其孝伊何如事神明視聽之際先於形聲有能孜孜日親不匱覆載之中俯仰無愧一失其道是謂滓夫大義雖賤不食其餘洸洸徐君其力如虎談笑折衝畤敵予侮北伐南征靡役不從銳欲建功名徹　九重遂從散騎超掌禁旅出入佩劍以資還衛　帝德如天罔敢弗欽何以報之終始一心高室有親況臨白髮愛日之誠於焉實切崇揭掄舒圖史紛如粉版玄書緒紋結綺是碩是瞻赫若明命毫無弗愆壹純乎正孰謂二者不得而兼所旋雖殊貫本一源頎守此心堅如鐵石太史作銘勒諸堂側

查林曾氏家乘序

曾氏出自姒姓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魯襄公六年莒

人滅魯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居南武城巫生夭爲季氏
宰夭生阜爲叔孫氏家臣阜生點字子皙生參字子輿參生
元元生西西生欽欽生导导生羨羨生避避生盈盈生瀵山
陰縣都鄉侯樂樂生洗洗生嫡嫡生嘉嘉生寶寶生琰琰生
據避王莽亂渡江居廬陵縣之吉陽鄉據生闡闡生植植生
横横生輿輿生丞丞生三子珪璠署珪仍居吉陽鄉璠遷雲
益鄉署居撫州南豐自署十四傳至唐冝州刺史可徙江南
西道觀察使洪立鎮南軍節度使弘立是爲三兄弟號曰三
祖大江之西咸宗之弘立生延鐸延鐸生四子仁昭仁爲仁
旺仁光仁旺生大師睿國公致堯致堯再傳爲文定公鞏又
六傳至觀察推官國平國平復自南豐徙居查林去廬
川城五十里又五傳至山甫山甫有九兄弟列爲九支自是
子孫繁衍分三十五房人將及千散處江源西源丘方陽城
樓下五郊之間在宋季時燈火熒熒而讀書之聲相聞擢進

士第者三十餘人中鄉貢者七十餘人分治六經及賦詩之
科多著名于當時逮至元朝流風遺韻猶存有名士鼎字旦
初通春秋至正癸巳復爲江西鄉試第一人我
國朝用薦者除國子助教濂時承　旨禁垣與旦初交甚洽
間來言曰吾曾氏之系甚盛哉徧南北盧陵臨川之外又有
所謂扶風河內青冀襄陽南陽吳郡會稽江夏長沙蜀郡及
袁虔韶交諸州非如氏族書所載正譜之外別有九祖而已
也惟我查林有譜兵燹之後散亡殆盡間有藏者寶秘不以
示人因命族生王晉竊錄以歸訛者正之缺者補之重編爲
書願爲序諸篇首以傳濂聞而嘆曰聖賢之徽作何其演迤
而深長哉昔者顏淵出於顓帝之孫祝融氏至淵而生歆歆
生儉儉生威威生茂茂生億自是而大昌若師古若真卿者
皆其後人北則齊鄭梁宋南吳越甌閩至今多子孫其盛
與曾氏頗相類嗚呼聖賢之徽作何其演迤而深長哉旦初

以文學行義知名于時其懷悅於是而弗忘者欲撰本支序
親疏而爲崇孝廣敬之歸也視彼實秘而爲一己之私者其
隘不亦甚乎濂因以所聞疏其槩如此而其詳則具見圖譜
焉

鳳陽陳方氏封贈二代碑銘

皇帝龍興臨濠一時英傑雲合響應人人有攀龍附鳳之願
于時則有陳方將軍亮年未弱齡即隨　大駕飛渡長江及
駐蹕金陵日侍　帝之左右出入則佩劍扈從有餘閒
詔令攻習書史惟恐其懈息也且　親程督之已而任爲千
夫長遂掌兵旅歷宣武將軍羽林衛親軍指揮使援例得封
贈二代大父待翁贈明威將軍僉親軍指揮使司事姚楊氏
追封德人父成宣武將軍僉親軍指揮使司事騎都尉追封
潁川郡伯配方氏追封潁川郡君先是潁川公本姓陳氏世
居濠州之定遠濠則今改爲鳳陽公少年時神爽秀發行事

允蹈規矩同里方翁無嗣唯有一女見公賢竟以一女妻之
翁遇公不翅親子然公亦深感其恩翁沒祀之於別室
皇上聞之賜姓曰陳方所以明繼二家之宗緣人情以起禮
也公忠厚長者其奉明威公夙夜孳孳唯恐咈其意溫凊之
節滫瀡之供咸無怨於時且端愨儼重若未易親炙撫世酬
物藹藹然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子孫環列每開之以善道歷
陳古今成敗某也賢某也不肖言辭有精魄聽者爲之聳耳
無不率德改行者曉邇六合載清子若孫與有祿食者四人
方將妥妥嬉游以享盛祿而不幸亡矣實洪武二年正月十
一日也享年六十又四其年二月某日與方郡君合葬江寧
縣歸善鄉彈塘山之原方郡君先卒至是蓋七年矣男子四
人長伯理發世次即亮今陞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次膺
明威將軍僉鄂州衛指揮使司事次煜孫男十四人長忠明
威將軍僉西安護衛指揮使司事次信忠顯校尉金吾左衛

千戶所鎮撫次文次武次智次仁次勇次孝次敬次謙次恭
次禮次義次誠予聞天開昌運必生俊偉之臣以光贊鴻業
如漢高帝起於豐沛光武肇於南陽精靈翕聚號爲帝御當
時元夫志士無不挐風躍雲吐陽噓陰致身於九霄之上優
歷之澤延及先世書功盟府傳信策書如陳方將軍者其亦
異世而同符也哉然將軍剛介醇厚上簡　帝衷寵錫便
蕃周閒存殁一門之內拖紫紆朱　龍光所及照映泉壤於
是可見　皇靈傳被生榮死哀者矣夫紀載　上德勒
諸金石以示來裔者太史之職也因第其事而爲銘曰
褒梁巨族氏維陳以善爲寶世相因孰知久詘勢必信有子
趫勇冠等倫明良胥會際風雲長矛大劍思策勲六合既淨
無妖氛　帝曰汝充武且恂拿吾禁旅護九閽掘穀果
敢皆庸賁貤封二代歷澤均五色鸞誥書綠文昭功烜德雉
前人黃繒縢副幓告勤烝蒿悽愴應感神塋閟樹色亦欣欣

精白一心荅　寵恩非忠與勤吾曷云太史勒銘表墓門
贈承事郎吏部侍郎張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官階自七品至於第四皆贈封其父母與妻
上德至渥也于時吏部侍郎張度官品居四從例贈其父府
君吏部侍郎母林氏德人　命書既下度錄其副楮焚祭
墓下復請一介蟣蝨之臣侍罪銓曹　恩榮溥博逮及二親
鸞綾金軸下賁泉壤度深懼無以侈　上賜而垂示來裔莫
堅匪石願吾子爲文之濂謹按狀府君諱復禮字禮庭姓張
氏廣之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環居之室廬櫛
比當秋宵月白燈火連樓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諱
埒者始遷於禮園社埒生飛一通周易能會粹諸家之說而
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爲宗師號曰黃岐張氏易沒葬社之
南山配麥氏生二子彬甫郁甫皆善傳父經既葬父晝夜念
之弗置構堂曰永思兄弟躬耕以奉歲時祀事彬甫娶羅氏

生丈夫子三其次卽府君也府君蒙父家庭之教而於易學
尤精發爲大義頃刻千餘言出入程朱二氏無乖盭者漢儒
拘泥不通或流於術數痛麾斥之當是時科目方盛行鄉人
士咸謂府君爵祿可以引手致府君笑曰學易者爲知吉凶
悔吝而已何以官爲獨念居村墟諸子見聞孤陋乃築室都
城中俾就名師儒游見其成立輒喜動顏色已而度擧茂才
去而爲肇慶路高要縣學教諭迎養甫六齡而府君殁矣時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六十又一
國朝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十五日度奉柩葬于增城縣西之
章山因還家焉四年辛亥度受爲入朝拜監察御史以至今
官風采凜然貪墨爲之屛迹君子賢之府君四子長卽度次
輔次峻次熙輔峻俱蚤世孫男二曰原潔曰吉祥女五人昔
人有云爲善者譬猶藝禾世世能令嘉種不絕則其發育也
盍昌且碩矣信哉斯言也府君世爲儒積善之闇播於海南

實合於易善積成名之義今度佐居法從其聲益大以宏是
皆府君遺休垂祉之所致度方欲爲親榮而府君不及見矣
悲夫此墓門有碑其銘固不可不勒也銘曰
一屈一伸其理孔神易道之門君子之攸遵宜文而彰乃韜
其光不露而揚俾後胤之昌有命自天寵靈昭宣蔚葱而綿
延是爲張氏之阡
故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公神道碑銘
洪武七年三月某日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
公殁于京師鍾山里之私第既已襄事而墓門之石未有刻
文九年冬十一月其子禮恐公群行堙沒無傳請于大都督
府移文中書中書下禮部於是尚書臣籌以其事聞　制曰
可遂勅翰林學士承　旨臣濂爲之銘臣謹按留守都衛經
歷天台舂彝狀公之行曰公諱珍避　廟諱更名眞因字谷
貞姓方氏其系分自莆田再遷台之仙居三遷於黃岩遂占

籍爲公長七尺壯貌魁梧而身白如雪有偉丈夫量未嘗宿怨識者已知其爲貴人至正初李大翁嘯衆倡亂出入海島劫欲漕運舟殺使者時承平日久有司皆駑愕相視捕索久不獲因從而羈縻之劇盜蔡亂頭聞其事謂國家不足畏復效尤爲亂勢熾張甚濱海子女玉帛爲其所掠殆盡民患苦之中書參知政事朶兒只班發郡縣兵討寇公之怨家誣搆與其通遣縶甚急公大恐屢傾貲賄吏尋捕如初公度不能継且無以自白謀於家曰朝廷失政統兵者玩寇區區小醜不能平天下亂自此始今酷吏藉之爲姦媒孽及良民吾若束手就斃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爲得計耳咸欣然從之郡縣無以塞命妄械齊民以爲公民亡公所者旬日得數千人屯不解朝臣察其非罪奏爲慶元定海尉使散衆各安其居自時厥後汝潁兵大起海內擾沸齊國忠襄王李察罕保據河洛晉冀李思齊張思道號令關陝陳友諒明玉真

分有江漢荊蠻張士誠據淮浙公亦有慶元台溫三郡之地同縣章子善者好從橫之術走說公曰夷狄無百年之運元數將終不待知者而後知今豪傑並起有分裂之勢足下畫櫓一呼千百之舟數十萬之衆可立而待泝江而上則南北中絕擅餽運之粟舟師四出則青徐遼海閩廣甌越可傳檄而定帝業可成也公曰君言誠是然智謀之士不爲禍始不爲福先朝廷雖無道猶可以延歲月豪傑雖並起智均力敵然且莫敢爲主保境安民以俟眞人之出斯吾志也願君勿復言子善謝去公自是其官累遷至江浙行中書參知政事會有詔徵兵討張士誠公遂出師士誠知公且至遣其將史文炳呂珍統十將軍兵七萬禦公於崑山崑山去姑蘇七十里士誠之僞都在焉文炳珍陳兵城中仍以步騎夾岸爲陣士誠命將兵往來旌旗數十里不絕氣勢甚盛公曰濱海之地非四達之衢乃棄舟用步騎兵雖衆不足畏也公舟師僅五萬身率壯士數百趨奇子橋文炳珍使十將軍薄水戰矢石如雨公戒其衆持草席雜塗泥冒矢石急奮夾岸之軍以大銃亂射公燎及鬚髯揮刀大呼而入殺兩將軍及十餘人軍大潰若鳥獸散去公與壯士追擊趨其中堅文炳珍接戰公出入陣中所獨御披靡橋左右水騎迄不得成列而岸上軍又散北文炳珍棄馬走亡七將軍溺死者萬計公乃次兵於岸明日又戰士戰士捷直至城下士誠得報遣使者逆款請奉元正朔公還遂以節鉞鎭浙東開治于鄞元之君臣多公之勳復數加爵賞儀王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賜衢國公印章昆弟子姪賓客皆至大官當是時　今　上皇帝龍興臨濠定鼎金陵天戈所指無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上親取婺州而衢處相繼降公曰吾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臨濠兵精甚所至無堅城此殆天命之所在也逆天不祥爾遣子完入侍　上喜曰自

古英雄以義氣相許當如青天白日事成同享富貴何以質子爲遂使完歸公復遣使者願守城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以給軍費上許之然猶自海道輸粟元都時群雄方爭　上方勵志中原公獨屏蔽江海使者交于二境上惟求庇民而已苗軍劉震蔣英等叛婺州殺首帥胡大海持其首來曰願隸麾下衆皆賀獨公不許曰吾昔遣使效錢鏐者猶在耳今納其叛人是見小利而忘大信也且人叛主而歸我卽他日叛我又安可以耶遂帥師擊之仲兄中流矢而歿　上遣使弔祭且慰撫其遺孤越數載　上詔大將軍徐魏公平姑蘇縛士誠獻京師公以久疾不視事又莫府賓客無所陳說失朝賀禮　上怒大軍且壓鄞公憂懼不知所爲乃封府庫具民數使城守者出迎躬挈妻孥避去海上使完奉表謝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躰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　陛下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

自絶於天地敢一陳愚衷惟　陛下財幸臣本庸才虜乎
李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念曩者　陛下遣擊當
勦之師至于婺州臣愚以爲天命有在遣子入侍于時固已
知　陛下有今日矣所謂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
者也而　陛下開誠布公賜手書歸質子俾守郡縣如錢
鏐故事十年之間與中吳角立皆　陛下之賜戰也逮
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請朝定杭越則眷歸田里不意今
年以來老病交攻頓成昏昧而弟兄子姪志慮不齊致煩
陛下興問罪之師方懷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至台溫今
臣計無所出雖遣使再三而承　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封
府庫開城郭以俟　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爲浮海之計者昔
有孝子於其親也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事適與相類
雖然臣一介草莽亦安敢自絶於天地故每自思欲面縛待
罪　闕庭復恐　陛下萬一震雷霆之怒天下後世議者

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　陛下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之大
德哉謹昧死奉表以聞俯伏俟　命　上覽表趣公入覲公
至京師　上且喜且讓曰若來何晚也公即叩首謝罪
上以公誠慤遇之特厚每賜宴饗皆與功臣列坐未幾有廣
西左丞之命俾奉朝請一日侍　上燕坐不能興與至
第則成末疾矣　上數遣中使賜問官其二子櫰宣武
將軍僉廣洋衛親軍指揮使司事先忠顯校尉虎賁衛千戶
所鎭撫令公得親見之已而公疾革　上遣中使問所
欲言公指使者中坐良久曰臣荷　陛下厚恩無尺寸之
功而子孫推會絶不知人間事臣所憂者獨此耳革
陛下以臣故曲加保全則臣感恩九泉爲犬馬報　陛下矣
言畢而逝壽五十又六　上聞哀惻之親御翰墨爲文
命官致祭　皇太子暨親王亦如之中書省大都督府御
史臺亦皆奉　上旨臨祭成禮而去先是公病時嘗屬

諸子曰我即死毋歸塟海濱　主上遇我過厚可求京城
外之地埋焉且使後人習於禮義及是卜城東二十里玉山
之原惟食禮部爲奏請　上欣然可之於是以某年某
月某日塟禮也公世爲善人而其父尤柔良人猶之屢致侵
蝕父嘆曰吾諸子當有興者毋以苦我其後五子果貴顯元
季以公之貴得屢贈三代曾祖天成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祖宙光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勳皆柱國爵皆封越國公父伯奇銀青榮祿大夫淮南
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仍追封越國公曾祖妣陶氏
祖妣潘氏妣周氏妻兩董氏皆封越國夫人子男五人其二
即櫰與完其三曰本曰則曰安女五二適士族餘在室孫男
六隋大業末海內紛紜江華聚衆保民據有歙宣杭睦婺饒
六州之境雖屢受隋爵及唐高祖有天下遂封府庫籍民數
以歸職方稱爲歙州刺史殁于長安其事與公似無大相遠

者蓋公以豪傑之姿庇安三路六州十一縣之民
天兵壓境避而去之曾無一夫被乎血刃其有功於生民甚
大然而　天寵所被賜官丞轄享有祿食而二子皆列
崇階赫奕光著視唐則有加焉於是歷序其故著爲銘詩以
宣朗　國家之鴻烈而及公保民之偉績云爾銘曰
元季紛紜群雄相吞公據海濱志欲靖民黃屋左纛我非敢
覬綏定一隅以俟
眞主　大明煌煌出自東方天威震張孰敢不來王乃籍
土乃封府庫大開城門奏之而去　皇帝詔還喜動龍顏
御能庇民朕數嘉嘆卿居海邦倚水爲強挺旗揚揚武夫洗
洗舳艫數千橫行海中諸蕃畏威莫越其封斂手幾先能順
天命卒全黎元兵不血刃何哉暴強驅民鋒鏑酣戰弊孽身
乃就殲以此較彼卿實爲能爵之崇階祿給子孫天語褒嘉
金宣王奏公拜稽首　天子萬壽惟公誕生人中之豪功

在三府其惠孔昭華之保䘏事與公數至今廟食春秋不廢
公雖歿矣德弗忘矣太史銘矣發幽光矣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　翰苑別集卷第十

宋學士文集序

翰林學士金華宋公景濂自少以文雄一時人不遠數千里求之殆徧於中國四夷矣其居家所作者曰潛溪集其在朝所作者曰翰苑集潛溪集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歐陽文公為之序而翰苑集後萃記序碑銘表傳雜説釐為前後續別四集云余嘗讀而好之浩乎莫窮其所至乃撫卷而歎曰文章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與時升降其變不一在唐則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陽子韓子之文祖於孟子而歐陽子之文又祖於韓子皆所謂傑出於千百者也在元則宗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陽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極論縱橫無窮其氣雄莫敢迫而獻文公之不失準繩卑不可隆而高不可抑也公起而繼之自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道理也精其致事也博故發之於文章悉鏟近習之陋學者復翕然宗之　國朝龍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選歷十餘年凡奉　詔撰述莫不曲盡其體勒之金石播諸筦絃寔與虞黃二公相後先已雖然虞黃二公爲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之盛者爲易今國家文運方興之時將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觀聽使知

大明之超軼三五豈不爲難乎大抵先秦兩漢以來聖人之經汩於諸子道固晦而未明也故各騁異同之説以誇耀一世恒病其駁而不純及宋周程朱子大發其閟是非邪正寔趣黑白之形而後之立言者由是求合於道亦既無弊矣又惜蓄之無源而徒剽竊陳腐皮離蔓衍之爲工孰知其去古益遠而益抗不亦悲夫嗚呼公之文可謂至純矣正聲動氣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雖極瑰詭奇絶之觀惡足以喻耶昔公之撰脩元史也余獲預編纂之列熟其議論覩其儀矩非一日矣故知公爲深

而推公爲重歸爲之說如此尚俟知言者於後而非徒其所好云洪武八年歲在乙卯冬十有一月既望將佐仕郎國子助教檇李貝瓊序

宋學士文集目錄　芝園前集目錄

卷第一

致政謝恩表　致政謝恩箋
進賢宋府君碣　先大夫碑陰記
葉夫人墓碣銘　跋張孟兼文稿序後
重題王史泉卷後　題苦寒詩後
報恩說　雲窩軒詩序
史處士墓版文　曾助教文集序
復古堂記　故鄭貞婦顏氏墓志銘
劉母賢行詩集序　刪烏城志

卷第二

方氏族譜序　鄭母蔣夫人墓志銘
雙桂軒記　郭考功文集序
恒齋銘　三益軒記

大般若經通關法序　般若松贊
三老圖頌　義烏樓氏家乘序
諸暨孝義黃氏族譜序

卷第三

故紹興路儒學正柳府君墓志銘　義烏王府君墓志銘
南澗子包公碣　題默成居士璃齋記後
故褚景元甫墓碣　題趙府君墓銘後
題李白時飛騎習射圖　俞巨川墓記
白鹿生小傳
嚴水陳孝女傳碑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
育王禪師裕公三會語錄序　藤杖銘
寶蓋山實峰禪居記
楷木杖銘　栢杖銘
龍游重建護界寺記　先師內翰柳公真贊

卷第四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題宋高宗賜杏羅尚書手詔
玄英處士方公遺像贊　觀心亭記
育王裕公生塔之碑　亡友陳宅之墓銘
故筠西吴府君之墓碑　故諸暨陳府君墓碣
金華清隱禪林記　故王母何夫人墓記
春日賞海棠花詩序　徽州羅府君墓志銘
卷第五
新刻楞伽經序　約之禪師畫像贊
故新昌楊府君墓銘　望雲圖詩序
義烏方府君墓志銘　朱氏家慶圖記
金華永寧禪庵記　題定武蘭亭帖後
題悦生堂禊帖　跋柳先生上京紀行詩後
跋王獻之保母帖　題錢舜舉應真圖

跋段氏墓銘後　孫伯融詩集序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題伊尹古像卷後
題子昂書高上大洞玉經後
題鮮于伯機所書蘭亭記後
題劍源清茂軒記後　跋米南宮天曠帖
跋樂貞婦傳後　達摩大師贊
活水軒銘　題馬氏譜圖後
元故徵士周君墓志銘　故蔣府君墓銘
全有堂箴
卷第六
瞿員外墓志銘　鄭都事墓志銘
胡府君神道碑　毛公神道碑
林貞婦墓志銘　童真觀音像贊
深溪王氏義門碑銘　王氏義祠記

題栖雲軒記後
卷第七
鄭節婦傳　方愚庵墓版文
金華安化院記　毗盧寶藏閣碑
金剛般若經新解序　佛心普濟禪師緣公塔銘
淨慈住持仁公塔銘　故胡母樓氏墓銘
國史硏銘
卷第八
李徵君像贊　居士龍小傳
復古軒記　東軒集序
貞白堂記　李太白像贊
宋同知墓志銘　題蛺蝶圖後
題文天祥手帖　題大慧禪師遺墨後
虎林處士贊　李經歷墓志銘

張尚書書具慶堂卷　重興萬壽寺銘
中山處士林君墓碣銘　聲外鍠師子說
蒲峯先生墓志銘　永思堂記
卷第九
徐方舟墓銘　陸母石表辭
題危太朴隸書卷後　跋徐氏譜圖後
葉氏先祠記　桂氏家乘序
故朱府君文昌墓銘　膺勸司令鄭公墓志銘
尹府君墓志銘　陳府君銘
脩慎齋記　倪府君墓碣銘
卷第十
北麓處士墓碣　貞婦郭丑小傳

致政謝恩表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兼太
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臣聞生世而
逢真主仕官而歸故鄉此人臣至榮而至願者也臣本
一介書生粗讀經史在前朝時雖屢入科場曾不能沾分寸
之祿甘終老於山林今幸遭逢聖主定鼎建業特勅
省臣遣使者致幣起臣於金華山中俾與儒臣繼陛右史侍
經東宮供奉翰苑去歲欽蒙特除承旨為文章之首臣
而次子璲擢中書舍人長孫慎擢殿廷序班一門三世俱被
恩榮近者又荷追封祖父親御翰墨寵以雄文粲然奎
壁之光照耀霄漢且憐臣年老令致政還鄉又有冠服文綺
寶楮之賜鴻澤滂沛不一而足其高如天其厚如地其照臨
如日月非筆墨之可盡述臣濂誠歡誠忭稽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以布衣混一四海如漢高祖以仁義化被萬方過
唐太宗宵衣旰食孜孜圖治欲使天下蒼生無一夫不被其
澤雖以臣之愚陋無尺寸之功亦蒙寵遇如此之至銘心鏤
骨誓不敢忘自度無以效犬馬之誠唯朝夕焚香上祝千萬
歲壽及以忠勤教子孫俾世世毋忘陛下深仁厚德而
已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濂誠歡誠忭稽首頓首謹言
洪武十年二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
知制誥兼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
謹上表

致政謝恩箋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兼太
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誠忭誠忭頓首頓首上言近者欽蒙
聖恩追贈二代許臣致仕還鄉臣自正月初六日陛辭
十日發舟二十七日至家二月初三日詣墓所祭告昭宣
制命龍光烜赫下燭泉壤鄉里親朋一時畢會相與嘆慕以
謂天朝待士如此之至莫不感激思奮此皆皇上之
大德殿下之深恩顧臣區區何以圖報於萬一臣聞古
聖人有言曰為君難其所謂難者何也然以四海之廣生民
之衆受寄於一人敬則治怠則否勤則治荒則否親君子則
治近小人則否其機甚微其發至於不可遏不可不謹也所
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曰德曰仁曰敬曰誠無非用功於此
也治忽之間由心之存不存何如耳臣誠忭誠忭頓首頓首
恭惟皇太子殿下仁孝溫恭出言制行動合至道中外
無不仰望而臣猶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為言者誠以為君
之難也臣雖退居田里而忠愛之心獨切旦夕不忘於是敢責
堯舜之言伏望殿下察臣所言而篤行之則天下幸甚
臣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謹奉箋稱謝以聞臣誠忭誠忭
頓首頓首謹言

洪武十年二月十二日具官臣宋濂謹上箋

進賢朱府君碣

先王之法不行於後世道隱民散仁鄙壽夭貧賤強弱為吏
者多弗暇問於斯時也百里之邑苟有忠信之士質善扶誼
以裨助於政教不亦空谷足音之可喜乎如府君者誠可銘
已府君諱志同字與可姓朱氏進賢朱方里人曾祖仁無嗣
其妹適宋某年進士豐城袁某生梓梓遂來為仁後府君之
祖也父粹中字切純潛質進士有材畧德祐世變能聚兵立
堡以衛一鄉寇雖不敢近府君天資亮直尤好赴人之難
鋤或不平視其力單者佽助之閭右作威福鉗切細民不敢
少吐氣府君奮然為直於上官人人敬畏不敢作非義事縣
大夫聞之嘆曰是剛介不羣者也是有補政教者也遇以賓
禮民間利病必一一詢之府君為之傾盡邑以治最聞天

已巳大儉民有菜色部使者行縣延府君于庭叩以勸分之
策府君曰進賢雖小邑其藏粟者何翅百家計其飽妻孥外
有餘則輸于官分給餓夫使者一謦咳間所活數十萬不難
也然示之以至仁布之以大公衆將樂於徙化願力行之行
之富自志同始使者曰君言是也命即為之三百里間無填
溝壑者府君義聞彰著監察御史有嘉其能者首以茂才應
府君自度不能隨俗浮湛力辭不就築室白湖嶺之陰鑿池
種樹若將終身揭文安公為扁堂曰真村文白先生范公亦
為賦詩江右學者多傳誦府君篤於訓子闢館舍聘名師使
其子與就學族姻子弟貧而無資者悉聽已而與學大進如
水湧山出復使裹糧遠遊以充其學識東脩裝鐵之費雖罄
產給之無倦色不幸濂早世府君嗚嗚而泣復召諸孫夢炎
訓之如訓濂夢炎晝夜奮勵雖寐不敢忘學既成登至正辛
卯進士弟奉觴為壽府君喜曰爾不負吾所屬矣元季兵起

夢炎奉府君辟地南昌之蜀寀未幾以疾終癸巳春正月某
日也壽六十六秋八月某日始自蜀溪奉柩還塟白湖嶺之
白楊阬初府君愛白楊風氣回旋有卜藏兆之意及是見夢
於人曰吾將寧皩此地矣衆咸異之府君性耿介人有過必
詰責之雖面頸發赤不少恕家政嚴肅閨門千指罔敢有違
教脩其於勢利分華之欲則澹然無動於中詠琴吹簫酣咏
水光山色間有不知老之將至也娶戚溪吳氏子男二長即
濂卒時年三十五能古文辭虞文靖公甚器重之遺藁若干
卷其門人袁鍊鋟梓以傳次紹信從府君四月亦卒女二舒
其胡某其壻也孫男六曰和曰夢炎通歷代文獻之學如指
諸掌禮樂家賴之曰良曰厚曰碩曰惠曾孫九則以進以任
以武以應云云也府君塟後二十五年濂待罪國史夢炎官
于儀曹實與之同朝夢炎自狀府君行特來告曰李翱有云
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夢炎竊為此懼
願吾子有以昇疥之墓門有石亦既琢而礱之矣濂不敢辭
銘曰
劉勝斥邪勁弗折一見未語心已傷廣幾今逢古遺直義聞
如泉漸洋溢勸分有策昭厥績繡衣使者加薦辟堅卧不起
志非激高肯久矣紫泉石少微皇昏鳳夜黑白楊有祥閟玄
室孰不窮泯何嗟及有孫文章成五色君子於茲觀世德

先大夫碑陰記

惟我　顯考府君宋公樹善深長不自食其報持以畀壽後
人致使不肖濂獲際　昌辰忝以文墨事　上授
經　青宮當侍　講禁林之日特膺　寵數錫贈顯考府
君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顯妣陳氏德人濂時侍　上左
右不敢稱謝於是遣殿廷儀禮司序班曾孫慎賚奉　制書
展告墓次曾未幾何陞濂翰林學士承旨例得追封二代更
贈顯考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顯妣淑人顯祖考贈亞中大夫

太常少卿顯祖妣金氏淑人而其誥辭乃　上所親製
褒錫有加焉濂亦蒙　恩致政而歸方克躬詣兆域奠告如
初惟是　皇仁如天溥博無際澤及九泉曠越前比深
懼無以垂示悠久因請前丞相汪公朝宗大篆其所贈官封
勒石冢前一以侈　上賜一以昭先德使後世萬子孫
思忠思孝永不忘乎　君親斯蓋濂惓惓之深望也洪
武十年夏四月前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
脩　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介子濂再拜謹記介孫中書舍
人璲書丹篆題

故葉夫人墓碣銘

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張孟兼請余銘其大母葉氏之墓凡
三年矣予時供奉詞林日以文墨事　上竟弗暇為今
蒙　恩休致家居而孟兼亦予告省覲道過予門又復以前
書為屬其言極慘戚予何忍不為孟兼一銘之乎孟兼之言

曰大父年踰六袠而未有孫及生孟兼具宇醼饗賢士大夫
且曰吾衰矣不意垂歿之年獲抱孫焉於是賢士大夫咸起
舉觴為壽未幾大父亡大母見孟兼輒泣尤愛憐之孟兼病
劇為浸湯救體晝夜啼不休大母與乳母覓鞠諸身中親為
傳藥節宣其食與衣見其學步學言每為喜動顏色已而嘆
曰恨不令汝大父見之年十九禮宜授室始離大母左右遊
學城南師事聞人先生辯析六藝承剌為篇章久之乃歸大
母喜倍于前已而復嘆曰恨不令汝大父見之歲乙巳
朝廷下詔求賢以圖治安州縣不以孟兼為不敏交章薦之
孟兼將赴京大母執孟兼手泣而言曰汝大父念汝甚惟蘇
忘之不幸不見汝之成立汝今欲入官當夙夜盡心以奉公
上庶幾不辱于前人老身雖即瞑目無憾已孟兼謹佩服之
弗敢違既至京 思擢國子錄轉主事俄升遷丞奉常凡歷
八春秋屢思歸告覲省勤有物忌之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

曰嚴君以書來曰汝大母以今日終臨終無他言唯曰吾年
七十又四分當死百無所憾于中獨惜不與吾孫一相見耳
孟兼讀已五內分裂恨不即死相從於地下禮部尚書陶公
白于丞相府遂以 上聞獲還哭於墓次時大母祔葬
大父徐山兆域距卒時已三十四日矣自時厥後孟兼出為
今官參陸山東提刑按察副使痛念祿足以充養而大母遽
捐館舍盡然傷心然非辭章無以白大母之行而表孟兼無
窮之恵焉所以不避譏呵而煩瀆於執事者職是故也予聞
之亦為之惕然嗚呼余何忍不為孟兼一銘之乎葉氏諱某
杭之仁和人父信母某氏世以種善聞年三十歸濟陽張府
君鎮初府君娶同縣陳氏無子葉氏來為之側室性慈惠柔
順事陳氏如事姑優好施與遇單寠無倚者悄所有物賚之
齊靳三族翕然稱其賢生一子屋二孫長即孟兼次善一孫
女適某四曾孫鈞朝幹全于自[illegible]恒得驚風疾數步阽危

賴祖妣金淑人保抱携持以全性命爵祿 賜朝廷蹕法從
常思有以發揚潛德而一時故老號稱能文辭者先後凘盡
竟無從求之方戰惕不自寧而孟兼乃惓惓徵銘弗懈亦可
謂知其所重而竭報本之誠者予頗愧焉嗚呼余何忍不為
孟兼一銘之乎雖然孟兼以文章政事著聞當世繡衣直指
咸馨蔡稱其大父母雖不獲見亦足以慰九泉之望銘與不
銘未足深議也銘曰
君子抱孫以其繼宗也斯勤斯恩奚暇計其瘵恫也珠之藏
索玉之蘊璞實之俾有終也為善為敦光燭於外大顯厥庸
也槃石勒銘樹之林塋焉鬱其封也

跋張孟兼文藁序後

濂之友御史中丞劉基伯溫負氣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
巫強書生自命一日侍 上於謹身殿偶以文學之臣
為問伯溫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與論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

濂華夷無間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即太常丞
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氣燁然既退往往以此語諸人自
以為確論嗚呼伯溫過矣濂以無根蔬澤之文何敢先伯溫
今伯溫之言若此其果可信耶否耶縱使伯溫非謬為推讓
者才之優劣濂豈不自知耶伯溫誠過矣唯言孟兼才之與
氣則名稱其實爾今觀所造孟兼文藁序嘉其語粹而辭達
他日必曜前而光後其惓惓猶前意也伯溫作土中人將二
載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興懷孟兼請濂題識序後因書伯
溫昔日之言以表吾愧揮觚之時淚落紙上洪武十年三月
二十五月

重題王兎泉卷後

泉地產初何與人事世目之為貪為盜不過藉其名以厲人
行泉固自若也金陵有泉曰玉兎甘潔異常或者悼其不幸
為秦檜所蹊或者以檜之惡無污泉之清爭出巧辯嘵嘵不

自休嗚呼安得莊生齊物之旨語之者乎戶部使者張君孟兼將上山東出示此卷請重題其後題已孟兼曰先生可為謝人之官矣一笑而別

題苦寒詩後

亡辛先生多與余論詩大槩以句豪韻險為工此篇法韓退之而尤務出奇者也精於詩者必能辨之

報恩說為平無聞沙門作

如來所說父母恩難報經云父母於子有大增益設使右肩負父左肩負母經歷千年正使便利背上未足報父母之恩佛言如是則凡有父母者不問在家出家皆當報恩何以故我之肌膚筋骸非父母不生我之飢飽寒燠非父母不節我之出入勞逸非父母不念我之就安避危非父母不分我之循理弃欲非父母不教我之離俗學道非父母不成父母恩德至廣至大雖竭恒河沙算數亦不能盡天台有一沙門名

曰無聞既著福田衣參善知識晝夜六時每思父母恩深未知所報不遠千里特來婆羅林中五體投地而白無相居士曰難報經中所說父母之恩鴻博勝決不可思量弟子欲報如來三昧之力非濟神明未知何法而可唯願居士慈悲分明開示居士告言沙門汝善念之夫愛者生死之根輪回之本何以故眾生由情生恩由恩生愛由愛生執由執生戀由戀不捨遂成妄緣輾轉出沒無有休息沙門汝欲報恩莫先入道汝欲入道莫先割愛愛盡情盡性源自澄能如是者名大報恩何以故愛為欲木浸浸不窮能滋長一切無明枝葉茂盛纏結難可剪除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為利劍鋒刃難觸能斷伐一切智慧善果生意刑落不使萌發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為毒藥眾苦慘劇能斷喪一切眾生身命七竅流血彈指變壞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猛燄光芒燭天能焚燬一切廬舍器物化為灰燼無復孑遺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虎狼爪牙鋒利能吞噬一切有生等類頃刻摧碎最可怖愕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魑魅幻化不一能迷惑一切修善之士顛倒錯繆喪其本真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敗航檣傾棹弊欲沉溺一切渡河海者漂流轉徙不到彼岸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枳棘叢生道傍能鉤罣一切塗行商旅冠服綻裂惱人心意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傾崖推墮無時能壓碎一切動植諸物有識無識皆為虀粉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蚖蛇口噴毒火能戕賊一切血肉身軀裂膚墮指受其毒苦能割愛者乃菩提道以是思惟愛之為害不可具言沙門汝善念之汝能割愛即可破妄汝能破妄即是返真直入菩提之路福德所被無量無邊雖聚七寶高如須彌山持用布施不是過也是為大功德力是為不思議勝力是為十方大覺如來三昧神力報父母恩飄出於此沙門聞已得大饒益頓然了知恩愛本空法塵清淨

雲窩軒詩并序

龍虎山鍊師張君仲韞嗜學而攻詩尤善鼓琴寄汗漫遊于湖江自謂若白雲出入空谷杳無定蹤遂以雲窩名其軒命弟子上官君仲來請余言夫膚寸而起倏然幕乎太虛者雲也英英份份資一氣之流行固凝而聚矣已而飄忽乎東西斂跡藏形類若不知所之此無他雲無心也方外有道之士茹术餐霞揖去塵俗之累翩翩然御風而遊玄間來無所繫去無所繫絕如雲之寓乎太空此無他亦無心也仲韞取寓雲以名軒不亦宜乎予聞至人不物夫物然後能齊於物仲韞自比於雲善矣而未免物於雲也物於雲則有礙有礙則不虛不虛則靈明不通矣我不為靜而動何形焉我不為動而靜何容焉是則動靜一如也我不為雲則夫卷也孰從而舒之舒也孰從而卷之是則卷舒亦一如也仲韞試澄心默坐存神於鬱羅蕭臺間沖莫無朕而萬象森列其中而吾神

未嘗形也未嘗形而雲果孰寓乎予當約仲毓遊金庭委羽之墟兮松華泉擘麟脯而食之且請仲毓出琴彈白雲之詩琴調清越群仙或有驂鸞來聽者矣寓雲與否非所敢知其詩曰

雲溶溶兮無根倏聚忽散兮不知其門變化罔測兮契乎道真龍虎名區兮列仙之倫翦雲製衣兮結雲以為神超然高潔兮日與雲而相鄰步虛九天上兮不沾世氛水火交媾兮日月吐吞雲兮雲兮予寓爾以終其身

史處士墓版文

四明有宋宰相家史氏世居鄞縣六世祖諱政和中舉八行不就詔生師仲父子俱贈太師追封越國公師仲生浩以舊學相孝宗官至太師保寧軍節度使封同魏國公追封越王謚忠定越王生彌遠相寧宗理宗官至太師保寧軍昭信軍節度使封會稽郡王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謚忠獻衛王生宇

之官至正奉大夫觀文殿學士封奉化郡公郡公生熹卿入元不仕熹卿生處士諱偕孫字列父潔白如玉穎輔秀整風神敏如也賓客至輒岸幘哦咏終日或出金觴共酌獻酬疊舉意度閑雅如書及酒酣耳熱譜史談經雜以前朝典故蟬聯弗絕聞者曰此故王孫也宜其博習文藝度越恒人然由是遠過賢大夫無不與處士游而袁文清公器之尤深竟以文妻之元故事宋宰臣之孫多因門第補官者或勸處士才高勸投牒自進處士嘆曰吾家三世相宋開國嗣王入居臺寺為九卿為法從者不翅二十輩出膺郡二千石縣大夫之寄後簪組星列可謂極盛也已盈虛損益天之道也貴與富豈專萃吾一門耶國之守龜尚或不保於吾家何有自是益韜光斂彩簪情名山水間或采芝蘇阿或藝蘭川滸世上升況事若無聞知晚年貧尤甚飲水著書超然能忘其憂君子謂處士類知道者初處士早喪親弟與妹絕幼處士育之使成頎貲為昏姻之費儀物克衍人以為不失文獻之舊歲時奉祭事甚謹盥薦陟降儼若祖考昭格于上竣事而燕宗黨子姓咸集處士備舉累世德業繾綣言情辭悃愊無華聽之者興起生平宅心樂易喜怒不形於色卑抑謙退如懦夫然識與不識皆稱為善人君子云洪武八年秋九月十七日處士以疾卒壽七十八九年某月日瘞縣之陽堂鄉金嶴先塋兆次妻即袁氏先四十六年卒子二人公敬公襲公襲為弟佑孫後女一人歸余思永公敬之子六人欽祖靖祖端祖瑁祖暉祖明祖欽祖暉祖登世女一人歸檀守誠公襲之子四人定祖獻祖文祖復祖文祖天女一人歸張守義曾孫男三人必寧必玄必和處士卒後之三年定祖豪恩特除中書舍人與予子遂為同官乃持國子錄張欽所撰事行介遂求予為之銘嗚呼伐閱之家非世其祿為艱而世其德為艱使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雖紆朱拖紫上纓祖父論者

不以為貴苟恪守儀則終沒身於韋布間孰謂其非賢哉若處士者有足尚已嗚呼八行君隱約布衣而啓三相國之盛處士之德將無忝於君者也公侯必復其始尚當於其後人徵之銘曰

浙河之東史稱名門三世宰輔榮光燉燉為其後者非賢孰繼伊處士君執謙蹈義人爵或來實命之由天爵之貴敢不自脩我言既飭我行又方誰云荷衣不比繡裳有虛有盈天之恒道安分而行樂善為寶既享上壽復多子孫濟濟彬彬必復其原金嶴之里陽堂之鄉有墳八尺王孫之藏

贈助教文集序

臨川曾先生旦初所為文凡若干篇其門人某類編成書而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為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禔身繕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

交貿皆文之章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當世其大本既備而節文粲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為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施之於朝廷則有詔誥册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紀表志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於性情接之於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試勤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已之情著之篇翰辭旨

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悖於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吾先生淹貫羣經所謂三綱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加體索而精光焉嘗以春秋遺貫于群科目既發盡寓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靜者久蓄光燁然起士林中手取而讀之蓋大黼黻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驚逆一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相與論文甚驩故因其門人所請推原文之至者而為之序著源委之真欲體用之兼舉也

復古堂記

監察御史虞泰會曙嘗奉諸父玄佐之命請記其所名復古堂者予以不文固辭而曾曙請之益勤乃叩之曰子之所謂復古者以為上古乎上古之時巢居而穴處汙樽而抔飲茹毛而飲血子今有室廬器用之美稻粱羊牛之就決不能復之以為中古乎中古之制冠弁衮衣以定其分鼎彝以稱其用門與屋漏以嚴其居楹桷格凡以殊其度雖曰異於上古有可法者乎今狃於久安必隨世而變遷想亦未易以復之也然則子之復古者將何居曾曙嘆曰非是之謂也虞氏之居餘姚自虞日南太守以來代有顯人至唐永興文懿公為尤著文懿公實泰之遠祖派裔至今二十七世矣嶼山之南有虞家城周圍一百五十丈相傳以為故宅之基尚巋然獨存諸父每相與登眺白烟涼草觸目懷然輙彈指嘆曰虞氏之先嘗光著矣柰何無述續徽猷者乎復古之名蓋以此也予曰繼志述事孝子慈孫所當為況思追紹於七百餘年之前此其見之確行之篤是足尚已第不知復於古者果止於斯否乎曾曙曰何謂也予曰文懿公之為人外謹儒而中抗烈固以文學政事圖形凌烟而為唐代名臣較之同時孔司業之經術杜萊公之政業議者有未足焉孔之與杜然

矣較於漢之留侯及董江都其運籌之良定心之純或猶未能無遺憾焉以此例之古今人物其優劣不倫雖更僕未能盡也欲師古者宜取則於上上賢者在古亦衆矣何獨私於一家哉曾曙曰先生之言侈矣留侯之與江都信足法矣余曰不然也古之人以道德為師者有孔子焉有孟氏焉以政業居輔弼者有伊尹焉有周公焉人而不為孔孟伊周其學皆苟焉而已子將復古必如斯而後可爾曾曙曰敢問復之之功奚先余曰載籍之存者莫古於易伏羲之卦文王之彖周公之爻孔子之繫於是乎寓焉姑摘一二陳之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此身正而家齊之象也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此自治之象也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安養人民之象也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此聽訟之象也自此而推一卦一爻皆開物成務之道也曾曙父子夙夜究心於斯此則所謂真復古者過則聖不及則賢

違則氣善於人窮則獨善諸已復古之功不亦大哉君曰沾
沾焉取則於一家不幾於自隘矣乎請以是記諸屋壁魯瞻
母以余言為誇而棄之玄佐名某以經學教授于鄉言行有
師法魯瞻學有端緒自給事中還今官正氣盖凜然云

故鄭貞婦顏氏墓志銘

貞婦亦顏氏子故為閩人家宋南渡後有仕于温者遂遷焉
父諱某母某氏貞婦生有淑質父母慎擇配偶會深之鄭君
信與其妻王氏亦寓于温素稱有家法其子曰誠字文質俊
俊爽異常倫俾歸之貞婦年二十矣貞婦奉尊章無違禮身
蹈儉素不習流俗侈靡事三族以為能生二子德善而鄭君
自李陽河巡檢遷廬之税使乃徙合肥居久之鄭君歿反柩
于深王氏念之弗置欲歸省丘墓誠飾柩與送其還未幾王
氏歿誠亦以哀毀終深之宗人曰是母子者不欲忘其鄉土
者歟盍同塋焉因相地卜時成禮貞婦聞之大慟幾絕即服

慇笄服朝夕哭貞人有慰之者輒對曰我未忘人耳尚何言
誓不再適以樹立鄭氏之門如此者五十餘年如嚴霜烈日
可畏可仰善既不幸早夭則意訓德從名儒遊迄于有成今
擢太醫院判官階保冲大夫世稱其為有子貞婦生于至元
壬午四月五日卒于至正辛丑七月十七日壽八十歲二子
唯有一存孫一人黍孫女二人適太原護衛鎮撫金華吳翰
訢誠宋濂曾孫一人天保德念母恩如天之罔極欲圖不朽
於文子間介安次王晋狀徵余為之銘銘曰
鄭婦之行可謂貞矣其恒如松之不變其潔類玉之無瑕所
以得令子以昌其宗嗚呼此非易所謂安節之亨者乎

劉母賢行詩集序

劉賢母王氏諱某太原崞人也年十八歸處士仲安踰再期
生一子溥又八年處士君歿賢母自誓曰吾聞貞婦不二夫
生為劉家婦死為劉家鬼無子當爾况有子者乎確守其志
堅如鐵石家素貧逮處士卒貧益甚治絲枲自給衣僅蔽身
日唯一食艱瘁不可言處之恒裕如也里豪武氏子知賢母
貧或可撼使揖嫗誘而且脅賢母痛詈斥之終不移所守親
督溥從鄉貢進士趙惟賢國子助教張傳霖遊師若友有益
溥者賢母過之厚不以貧而廢禮溥後以文行聞卒為名士
賢母性儼恪有烈丈夫風未嘗輕於笑語契家子姓見之輒
斂衽下拜人因號為鐵面夫人云里婦有搖行招搖行市中
賢母知其所從來以所曳杖擊之婦哭訴於夫夫曰劉夫人
何故撻爾耶懾服不敢言有姑適賢氏老而喪明其子某每
啼其意姑必往告賢母賢母造門而諭之輒踰垣避去某處
士之外弟也亦嚴憚之如此他蓋可知也年七十餘而歿當
時南北名士大夫咸作詩文以美之命曰賢行詩集云嗚呼
詩者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感事觸物必形之於言有不能
自已也昔者衛共伯早死其妻共姜賦柏舟以自誓一則曰

之死矢靡他二則曰之死矢靡慝至今讀者為之感激奮勵
豈非有繫彝倫之重者乎今也賢母之志與共姜同雖不自
賦詩而世之士大夫推其意而代之言此蓋出於民之性而
先王之澤也是宜刻梓傳世以為人婦者之勸雖然詩人之
吟咏夥矣類多烟霞月露之章草木蟲魚之句作之無所益
不作不為欠也華編巨冊摹印而行者比比有之其視賢母
之詩有補名教者為何如哉知道之士必有擇焉

烏城誌

元至正七年冬嘉禾城西有烏數千營巢於地圍八尺崇五
尺晝夜弗休類有物督迫之者未幾大盜弄兵海上紅巾繼
起江淮皆繹騷朝廷遂詔州郡築城築城自嘉禾始亦異哉
唐貞元中田緒境內烏銜木成城其崇則縮五之二其圍則
至數里之廣所以德宗有播遷之禍今元亦馴致喪亡先儒
謂杜宇啼天津橋南方地氣先應亦是類歟吳僧本誠著烏

城蕆五百餘言予愛其文特刪之以附集中本誠字道原以能文名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一　芝園集卷第一

方氏族譜序

惟方姓出自方雷氏方雷者西陵氏女軒轅之正妃是爲嫘祖或曰榆罔之子曰雷封於方山後人因以方爲氏未詳孰是周宣王時方叔食邑於洛故世望于河南至西漢末新莽將篡位司馬府長史紘官於吳中度天下必大亂即避去歙之東鄉曰家焉生一子雄雄生三子儕儲儼儕關內侯行南都太守儼大都督儲字聖明一字靜真太守周歆舉爲孝廉又舉賢良方正第一累官太常兼洛陽令封黟縣侯和帝時下邳忤上意飲鴆而卒儲能役使鬼神故鄉人立廟祀之稱其爲仙翁云仙翁生三子續之弘之觀之一云覲洪觀蓋傳文之異辭爾子孫分爲三族其布列於諸州者續之之後則嚴徽婺越弘之之後則徽宣池秀湖常觀之之後則莆田九江滁陽至今繁盛續之遠裔曰文亮仕陳爲散騎常侍生南

昌令倫倫生隨秘書郎祚祚生太中大夫仲仲生唐太子中舍人宇生右衛將軍始興始興生二子尊達達考功郎中泰州刺史生皓皓生吏部員外郎苗苗生三子常稽儲宣遠將軍堂東陽令生二子達讓達生三子引文引武引祖引文生遺屬屬生四子聰尊甲乙聰生四子道和令與令安令保令與生世雄世雄生道明道明生二子敎譡譡生君議君諸生三子公懃公平公郁公郁生二子整虔衛史中丞生刑部尚書景漢生四子宗寀寀審宥宗浙東觀察推官生三子來珍來符來豐來豐生十子可崇可昭可暉可浚可瓌可晉可同可度可剛可法可暉生肅肅生玄英處士千千字雄飛世居睦州白雲原以詩名後隱越之鑑湖以終生二子巽嚴巽小字託兒無嗣嚴生二子甲述甲亡其名生畏先述生三子景珍景翔傳景先生二子彥超彥安景珍生三子彥誠彥暐彥瓌復自越還居睦景翔生三子承俊承昇承威傳生一子

承招自彦超而下踰為九房諸孫復布列于浙河之東多仕吳越錢氏宋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有自睦徙台州黃巖者曰二四府君雖宗之述不知繫之何房之下既而君又卜遷明之象山未幾又自象山徙寧海俠城里始定居焉至熙寧元[illegible]豐聞其族漸大讀書為文辭者後先相望迄于宋季不衰同郡縣而居者臨海之蛟峯天台之黽峯寧海之愛山皆號詩書之宗其先同出於睦載諸家乘者甚詳不幸元初燬於兵今皆不可知矣府君十四代孫文大為是而懼不可知者則畧之其稍可知者不問親踈而捲捲並着之成書一篇以傳於後嗣文大之從子孝孺從余學經因命來求序予聞方之族自長史南遷暨延數郡以科目發身歷法從膺郡寄者在在而是北則獨廖寧聞近世遂指為希姓然據新定刋譜則謂長史晉元熙間人仙翁仕梁在武帝時而文亮乃為之子也唐監察御史張文成所造仙翁廟碑及莆田譜圖

記復謂長史官於西漢之季則仙翁實長史之孫非梁當甚遠史傳無明文未敢妄加臆斷而姑以碑為正大抵江南之方要皆仙翁苗裔自雉山而分者又為睦州刺史亮之派自白雲原而分者多為玄英處士之支雉山屬淳安亮則汪華之將武德四年舉睦州附唐者也今文大之先出於玄英雖曰圖牒散亡稍闕其所繫屬當無可疑者故予為稽玄英也譜特著承傳次第以補其闕畧稱文大之前志也好古博雅君子尚是正焉洪武十年夏四月十五日前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謹序

予按方回桐江集所載天下之方姓皆出於歙縣歙縣之東鄉今析為嚴之淳安蓋予鼻祖紘西漢不仕王莽避地時所居仙翁儲之墓在縣學前廟祀則徽嚴山中皆有之曰真應廟徽嚴之方莆之方信之鵝湖之方屢出名卿頤人又按秘書省正字方翥莆田譜圖記所紀王莽之際衣冠流離有名紘字子鑑者渡江而宅吳中以二說參之皆本於張文成仙翁廟記所以先後如出一轍獨新定別譜謂仙翁為新定人祖紘晉元熙間為郡功曹父雄生三子長儼娶司空謝安女次即仙翁季曰儼字叔威官南齊世與仙翁皆隱不仕及梁武帝即位仙翁始舉秀才終官大常卿竊意謝安卒於晉孝武太元十年卒後三十餘年始至恭帝之元熙又歷宋齊八十餘年而至梁處其時儲必尚存相去如此之久而曰娶安之女似無斯理也儲事且然不知仙翁仕梁之事其果是信矣乎又謂仙翁三子長曰觀次曰魏季曰洪而著作郎方仁傑閩系錄則云仙翁三子觀之弘之觀之譜圖記亦然蓋觀字正同弘則避宋宣祖諱改為洪以弘與洪音義相近唯魏與巍稍異耳無乃傳聞之易訛耶惟方氏固為江南望族而玄英之支子孫尤衆其九世孫監察御史蒙自記白雲原之族時有二

十三派貫治平之四年至淳熙初呂太史伯恭見於文辭又云雲源枝葉甚蕃一源數百家聯譜合牒衣冠文物之盛鄉人紀之嗚呼亦可謂昌且熾矣今文大所譜又略不知其源流之詳頗闕勾無譜其稱玄英弟三世諸述之下註云子孫遷寧海之俠城因據之為正且為牽引諸書而一辨之亦補闕之義也至若莆田之方則唐昭宗時守長史諱琡始遷琡生御史中丞殷符殷符生七子延康延年延範延遠延英延輝延滔最號貴顯延安戶部侍郎子孫或家滁陽延滔左僕射其後人或遷饒信江蘇諸郡琡亦出觀之之裔因為玄英異支謂其徙於光之固始者則非予恐讀茲序者有疑而不釋設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縷縷也是月十八日濂又題

鄭母蔣夫人墓志銘有序

鄭母蔣夫人諱柔字柔其先居光之光山五代末有諱光者

徙[?]陵再徙鄞今爲鄞人先生宗霸宗霸生侃侃生贈金紫光祿大夫波明光祿生崇寧某甲子進士某官贈宣奉大夫珫宣生奉通判台州贈中奉大夫棫中奉生南昌通判贈太中大夫如愚太中生峴嶸峴慶元丙辰進士刑部尚書寶章閣學士階正奉大夫嶸隱居弗仕夫人之曾大父也大父遜父某踰處士善孫妣趙氏夫人生簪纓家進退皆有度處士愛之不肯與凡子初處士之女弟歸同郡某路學錄鄭方叔生某路教授覺民覺民字以道居弱齡時文行燁燁流聞處士喜曰吾父擇婿無踰此甥也遂歸之夫人既至事舅姑甚恭謹衣之煥寒食之早莫咸懸懸入念慮唯恐有弗及姑患眯目教授君日侯床下以舌舐之夫人必與俱問姑所欲爲而退姑歿舅春秋高卧病不能興在袵席者數年夫人烹飪藥劑候火性剛柔必盡其功乃進久而愈處舅常謂人曰吾聞孝婦當產佳兒有若姑婦其子將亢吾宗乎舅既歿教授

君令嘗曰廣貴人家豈閭里之族競以學幣聘爲塾師家政悉仰於夫人夫人不動聲色具有條序米鹽細故曰親涖之而不憚煩雖貧賤患難有不恤也教授君有妹適趙某生一子一女病手足拘攣殊若甚夫人遣介候問無虛月及卒鬻環釧爲具棺歛且不避塗潦送之葬所未幾其子亦卒歛之如其母竭力嫁其女於士族中外皆稱其賢教授君歿夫人哀慟幾致隕絶戒從者治葬具必誠必信無毫毛可憾既葬歲時躬自省視且將結廬墓左以俟同穴一旦無疾而卒洪武三年十月十九日也壽六十九四年十月五日祔葬教授君墓墓在鄞縣西奧山之原初葬教授君時啓殯而雨執紼者衣爲盡濕夫人泣曰雨不克葬書于春秋故在禮未敢之時得爲雨止今既在塗矣如之何異日獲從夫子使果雨也其必少止矣乎及是天日清朗送者縞素哭泣盡哀而去人以爲遂夫人之願云夫人子男子三長曰駒義烏縣學教諭

次曰真鄉貢進士臨海縣學教諭皆以文學稱于時季曰屈某縣主簿子女子二一適同郡劉濬一適天台葉亮元季女僩作死於節義孫男五翔昇同昇衆昇允昇疾昇孫女三皆幼惟四明官族莫久於將氏重珪疊組發與宗室相始終故其賢女之可書有如此者權義涵濡之功詎不可誣哉濂與故太史危君素將脩聞教授君之行與夫人之賢教授君之墓危君嘗銘之獨夫人未有所傳前年之冬毫從

皇太子將荆山真迎拜道左惓惓以爲言今年春家息致政而歸駒從來謁哀請如真有過無不及焉濂故特書其世爵之詳俾勒於墓碑以見君子之澤久傳而不斬庶可少爲流俗之勸嗚呼夫人亦可謂之有子矣夫銘曰

其德肫肫其行以孝聞其訓子熾然而文其無忝伐閱之子孫洪武十年夏四月具官宋濂撰

雙桂軒記

濂侍經青宮時四明桂君彥良實爲正字朝夕同出入某中怡怡然侃侃然異姓兄弟也彥良間謂濂曰吾家在慈溪世舉進士或知望縣或司六察或帶閣職連綰郡章聲明文物固嘗盛矣故昔人稱其所居爲攀桂里會宋亡爲元業書詩者猶不廢區區雖不文亦以學詩獲舉鄉貢之選二子冢曰愼介曰全今逢盛時後者學不厭思欲趾前人遺芳顧南榮有桂一章雙幹直上始合于一又復岐而旁達折茂紛敷香滿戶庭私竊以爲桂吾姓也其殆符二子文字之祥乎讀書之室遂以雙桂命焉愼嘗從吾子受經幸有以記其事夫桂之爲木歷代頗貴之至唐重進士科貴之尤甚每藉之以爲諭蓋俗傳月中有桂桂奇在月孰得而攀之其意若曰擢第之難猶平地而升青霄云爾非實指夫桂也元豈之末新定有二倪生曰直快曰直儒相繼中進士第郡守因表其坊曰雙桂非惟新定之爲然也彥良之鄉有蔣氏伯仲

焉曰璘曰現陳忠肅公之弟子也紹聖崇寧間亦先後發高
科公因號其堂曰連桂由是而觀以桂旌坊又以名其堂則
前所謂桂者似實而非虛也雖然古之人立言而比興為多
其在楚辭則桂與申椒木蘭並稱此無它芬香之物足以取
譬君子也芬香之物當以類相應而卉木又得氣之最先者
廣鉅知叟桂不為二子之梓乎令慎也端毅自持而謙意後
嚴全也趨善若水而期於無息皦然雙璧光彩交映剛而致
之二倪兩蔣之問學直易易耳連捧貢函同策大廷亦宜也
未見其為難也然而名者造物之所深忌桂氏自先世以来
多以科目發身聞晉隆蔚達于遐邇至于彥良猶且不墜其
業二子復將起而繼之斯所謂難也視彼倏榮忽悴父不能
及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桂之為梓此又見於斯惡得不
為彥良喜揚伯子有言曰桂之樊人之梓遜於彥良亦云遜
書之以為記

郭考功文集序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起出常倫訏謨定命足以創業
而垂統奉將天罰足以威加乎海内至於文學侍從之臣亦
皆博習經藝彰露文采足以備顧問資政化所以竭其綸綍
輔翼之責作其發揚蹈厲之勇攄其獻替贊襄之益故其黼
黻藻會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於冥冥之中楚生材而晉
實用之撥亂世反之正昭宣人文而風動四方夫豈細故也
哉洪武七年秋濂侍　皇上乎武樓賜坐其側從容間
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對曰會
稽有郭傳者其字為文遠奇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
雄贍新麗而精魄焜煌其論議榮然皆根據乎六經波瀾相
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召
濂謂曰郭傳之文卿可特至朕將親覽焉時文遠偶以文一
卷來既因所以進　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會丞相暨
御史大夫來朝命内使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即日　召見於
謹身殿奏對稱　旨詔銓曹擢爲應奉翰林文字於是文遠
曰侍　左右以備顧問　賜予便蕃不一而足每命題俾撰
文若詩輒見賞愛文遠自以受知之深精白一心以承　休
德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已而陞修起居注遷考功丞而
眷注益隆矣今年春濂蒙　特恩謝事東歸特與文遠別文
遠盡出所為文請濂序其首嗚呼古今辭章之士未嘗乏人
第患知之者鮮爾州里中知之已聊足自慰況於卿大夫乎
卿大夫知之則聲聞漸著亦可表見于世況於諸侯乎諸侯
知之則光輝四達十百之中僅一二見焉人且豔之曰是夫
也為人不愧是矣況上簡　聖天子之知而屢見褒許
者乎然　聖人之言即天也文遠之文天且知之矣則
其際遇　有道之朝恭承　寵靈可謂千載一時者與昔宋
之孝宗嘗於禁中觀蘇子瞻文文臣嘗之以為至榮此異世
尚爾今文遠親受知於　聖明其為榮耀又當何如哉
他日文遠道益行文益顯史臣必為立傳與經國諸臣同載
簡冊以見興王之運人材之出皆非細故豈不為盛典歟濂
也不敏旋日衰而學日落毀曰以文自娛其視文遠殆猶土
[illegible]之於[illegible][illegible]序諸首簡[illegible][illegible]自愧乎雖然濂知文遠之文者
也相知者不一言會將言之固不敢牢讓文遠宜删正焉可
也

恒齋銘

考功丞李君名來來為恒久之義遂以守恒為之字復自稱
其燕脩之所曰恒齋易有之恒久也蓋恒之為卦震上而巽
下雷震風發二者勢必相須所恒久而不已也李君有學有
守之人也既取是義為字與名又揭以命齋其篤於信道常
而能久者歟為著銘曰天地之道恒而不窮剛柔相應雷動
風從君子觀象隨時變易終始循環唯道之適苟執一塗子

莫之中無椎以行是謂真宰日月在天旋運不息躔次所經罔有差忒陽陰代謝寒暑迭更盪摩呼吸爲物乃成唯久故恒動有常則唯恒故久靜不留物聖有明訓掛此教基遂物而遷有愧巫醫佩佩李君所學淵與立不易方大中是蹈彼不度窮獨浚之求或處非據無敍致羞孰正孰偏有若白黑慎而行之永保終吉

三益軒記

明之昌國徐君元凱嗜古好脩鄉邦稱爲善士生子男子三長曰友直字孟益次曰友諒字仲益又次曰友聞字季益家雖貧徐君能使其頌詩讀書弗輟且因其字名軒曰三益以勵之友聞自郡諸生貢入成均近奉　旨受事中書頗與予相親時来執經問難遂以軒記爲請夫益之爲卦其象爲風雷風雷激則風怒風激則雷迅二者不待相期而相益者也君子觀之見善則吾將遷焉有過則吾將改焉而其爲益也大矣然則何以知過而改之曰必得直友焉友能直則加以箴規矣何以知其善而遷之曰必得諒與多聞之士焉友能諒則含虛而從實友多聞則察理明而擇善精矣嗚呼此以取友於外者言之爾今季益家庭之內兄弟熙熙晡善則相資有過則相告曾不出戶而講習之功勝州里之人莫不慕艶而交之其益將非止於三至於十朋之龜弗克違亦有之矣他日德茂才顯若河東之三薛江東之三岑其有不齊執而驂者哉雖然予昔嘗取友矣始也自一家辭從之間朝夕摩切之然不敢自謂已足也復取之鄉人焉如是者久之亦不敢自謂已足也又求之國人焉如是者又久之間有謂曰學無止法也我安敢自晝乎斯復求諸天下之人焉今耆矣秋髮繽紛而晝領矣尚孜孜弗懈益求古簡書之閒見問學之優廣者質實而無偽者則云我未之能及也亟遷而從之志褊而行僻與過失而文飾者則云我寧或有之乎脫有之

由改而正諸此無它知益之爲象者此自近而及遠期終身行之也季益兄弟其果以余言爲然乎季益通經而能文已出游於成均是友天下之人矣予尚何言儻或東歸見二兄焉宜以予文勤諸軒中庶不負於翁名軒之意云抑余聞昌國古會稽之翁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海泗登萊土地出產風俗樸茂人材往往多著聞于時今又將於季益兄弟觀之上慎旃哉

大般若經通關法序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凡六百卷唐三藏法師玄奘所譯卷帙紛紜浩如烟海學者未易悟之鳳城雪月大師大隱發其巧智創爲通關之法而四明演忠律師肯庵重爲編定而益加精緻其法畫十二國用十三法二十九界八十四科爲之都凡諸國所列或齊行或各行或單位或疊位或間位或加法或鈎鎖連環或廣略不過一千言間總攝初分難信解品一百三卷無一字或遺意亦異矣先是浙水東見者甚鮮逮宋淳熙中有異僧載經行甬東贈鄞弗休大姓沃承璋以爲疑抽一二卷試之其謂如初■且出關法以授承璋承璋乃刻板流通元至正初黃巖沙門絶孫瑭公復拾遺真歸刊雲峯證道院未幾燬於火雪山成公嘗受經於絶孫思繼前志復重刊而行之增以佛國白禪師所解名相緊諸關後使人了知義趣云惟般若尊經乃統攝世出世間色心諸法皆歸實相其功用不可思議譬如四大海水茫無邊際攝之入一毛孔無所增減而彼大海本相如故所謂舒之則大包無外卷之則小入無內者也雪月以方便智造是通關之法一彈指頃能背其經六分之一其饒益羣生甚大雪山父子又能篤意傳布唯恐或後皆不負先佛囑累者矣雖然真覺性者中一辭不立光明殊勝洞照無礙大阿難等結集八藏諸文一一自光明中發見讀是關者儻能於此求之則山河大地有

情無情咸成文句身不待較讐簡於卷帙之間也雪山編纂諸方尊主繡鋟於靈隱景德禪寺其衛道之志蓋皦然云洪武十年春正月具官宋濂序

般若松贊有序

千岩大師於元泰定之冬度浙江而來憩止烏傷伏龍山山有龍壽寺廢基大師遂縛庵以居手植一松庵前誓曰此地般若當興吾松其茂乎自時厥後大師之道盛行幾化瓦礫之區爲伽藍松亦寖長析爲二幹詰曲糾蟠如虬龍夭矯勢欲飛動至正丁酉春南枝忽悴其夏大師示寂嗚呼松雖植物其有知興衰死生之意者乎後植松五十一年爲 國朝洪武丁巳住山龍門海公同太師之上首良杞請具興林君子山繪畫成圖求濂命名濂因稽太師之言以般若論之且爲之贊大師諱元長會稽人贊曰

大師東來化導有情青松手植用表真乘觀爾榮悴以占廢興有聲四達播德馨香爲法來者雲滃霧蒸樓閣頓現儼如化城松亦有知森動摩空夭矯欲奮虬龍蜿蟺孰謂卉木本手無情有感斯應實出乎誠惟誠之至通神致靈昂霄龍象慎毋敢攖視松如師是儀是刑天高月白風度成聲恍如演法講言初聆太史作贊勒於岩扃百世之下庶幾可徵其年五月五日前翰林學士承 旨金華宋濂撰

三老圖頌

濟江鄭氏以孝弟爲政一門五十餘室不別爨業而飯者垂三百年靈和充物發爲祥徵三壽作朋形於同氣孟曰伯陽又年七十有二叔曰仲德父年視孟而縮其四季曰仲舒父年比叔又劣其五惟是三老人者身載明德聿聞前聞天休滋錫精神熙康肆從子姪趨翼乎後先仁發義聞流衍於倫類誠可謂備事百福而綏有遐齡者矣濂竊聞之南極有老人之星占者謂其光明潤則下多壽考是則天人之間氣化孚決同流上下關世靈長似若不偶然者況於孝弟之家通於神明者乎宜其人瑞之駢立景貺之川臻也濂也不敏覽圖興嘆斯頌之所由作其辭曰

維天降康其福穰穰斯壽之祥其祥何徵非景之星非雲之卿非三秀之榮鍾我壽朋大冠緇衣載肅其儀其神孔熙其樂孔皆叶燕居之耽時盍其簪如斯之安如星之參協數于三執不忒且瞻旌門有伯孫子之詩有百斯集雅雅魚魚振振蟄蟄或馬或翼弗徐弗亟唯步武是式歲時宴饗叶肆筵于堂邊豆大房曰殺烝乎其醪沁芳鐘鼓喤喤笙磬洋洋多士翩翩更獻壽觴祝嘏于前執爵於傍人士來觀有嘆有言維此旌門德義之尊維此壽朋景福攸臻積之既蓄受之弗讓錫美于後昆其表之都孰傳孰紆孰形匪圖古亦有諸其年曰耆或至于期顧是繪是夆儼臭而同趣九嶷之山有石巖巖白鱗之水其流靈靈看壽無有害與之同體壽俊之良

髮素而眉龐弗祿具慶叶流榮于鄉匪榮于鄉實邦家之光洪武十年七月望日前具官宋濂述

義烏樓氏家乘序

東陽著姓載於方冊者有八曰斯曰留曰路曰駱曰厲曰袁曰苗而樓居其一焉樓本姒姓夏少康之後周封杞東樓公支孫以樓爲氏亦號東樓氏城陽諸縣有婁鄉是其地也氏族家以婁鄉之故遂謂婁與樓姓同殊不知婁乃鄒婁氏之裔其姓曰曹判然不相屬也漢之季世樓泰字允恭者始自燕郡徙會稽其子苗建安中又自會稽遷烏傷苗字秀實生三子孟曰泰仲曰侍中玄季曰敬驕常侍峻皆仕於吳峻生宣威將軍陟陟生康樂令徹徹生豐其下世次不可復知矣至南齊時有居烏傷竹山里者曰靈棨奇迹釋氏法中梁武帝賜號曰智者大師今義烏之智者鄉實因此而得名其地多樓氏居之宋南渡後諱爽府君生二子四孫六曾孫而玄

孫之繁衍登於十其中擢大年者嘉定癸未進士通判吉州
大年徙子諱子固嘉熙戊戌進士嚴州桐廬尉自是蔚爲衣
冠之望宗矣府君十世孫建懼其族大而譜逸也於是撰爲
家乘二卷一倣司馬遷年表之法畫而爲圖字名卒葬咸具
頗之一輯先世墓誌家傳祭文之屬而通判君遺詩之僅存
者亦附書焉與宗人謀將刻諸梓以傳而請予序之予知樓
氏之族甚大而弘君永康君武義君東陽皆自義烏而分其
居縣之東門者亢爲近屬實同出於秀實之裔而四明之支
則祖秀實之子恭恭之遠孫宣獻公鑰嘗述高祖先生事畧
自謂其先婺人但不詳徙居之始耳此皆鑿鑿可信無疑第
智者大師附錄以婁幼瑜乃樓玄之裔而合樓婁爲一音者
似爲氏族家所誤證諸史傳甚爲不然也嗚呼凡言姓氏者
皆原於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則本春秋左氏傳左氏傳則
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謚以官以邑五者而已後世

得姓受氏者多至三十二類益淆亂而難明況冀氏冒姓之
不一者乎無怪乎附錄之不足徵也今建也爲斯而懼惓惓
於譜事而不敢忘亦可謂賢也已因爲辨析繫諸篇首使其
子孫有考焉建字士建嘗從予學經　國朝洪武壬子試吏
部中選授將仕佐郎大同府宣寧縣主簿遷成都府仁壽縣
云丁巳秋八月具官金華宋濂序

諸暨孝義黃氏族譜序

黃爲嬴姓十四氏之一出於陸終氏後受封于黃今光州定城
西十二里猶有黃國故城黃既爲楚所併子孫散之四方以
國爲氏至漢尚書令香居江夏故世之黃氏咸以江夏爲望
隋開皇間有自江夏遷婺之金華者其諱曰蕘歷十九傳至
縈生二子洪浩洪生二子瑕玠浩生三子琛現璞其子孫析
爲五大族瑕之枝則豐城玠之枝則剡琛之枝則盤利玘之
枝則分寧璞之枝則弋陽皆自金華而遷稽之金華豈城二
諸及黃庭堅輯了翁李心傳諸儒所采著者頗同當可信不
誣諸暨孝義之黃氏實出于玠玠之季弟玘有子曰曦以策
干南唐用爲著作佐郎知洪之分寧縣玘與之俱遷同家縣
之雙井江南兵起玠之冢子惠自雙井遷于剡界從剡遷今
所惠之曾孫宋贈衛尉少卿振仁及于鄉特之舉大者數十
家其妻仁壽縣君劉氏斥奩貲以規義田均給婣族故其三
子十孫多躋膴仕而十孫之中廣西提刑育爲最顯育之從
子朝請郎汝揖當方臘之亂罄家貲金帛以贖所俘者數百
人汝揖生八子開閎閭同登紹興甲戌進士第而閶與閭亦
相繼擢紹興庚辰乾道己丑乙科閶復占特奏名終荔浦丞
閶補官將仕郎閎修職郎兄弟一時榮貴文星彪蔚人比之
荀氏八龍云自時厥後子孫益繁庶與祿食者代不乏人而
書詩之澤至于今不衰少卿之裔孫周袤輯舊譜而續爲新
圖釐爲若干卷而徵予序之嗚呼氏族之學難言者久矣他

未暇深論姑以黃氏言之有謂出於高陽氏自伯翳賜姓嬴
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爲楚所滅有謂出於金天氏自臺駘封
于汾川而其後爲沈姒蓐黃諸國爲晉所滅皆以黃爲氏今
去唐虞以前殊爲極遠其所出難稽猶可言也黃氏之望非
止江夏而已若櫟陽若安定房陵若漢東上谷龍郡如此之
類多至四十餘房而五大族不與焉氏族之書雖或志之何
以不表其所自出令去漢亦已遠其轉徙之末易明猶可說
也孝義之譜以鍾爲始遷之祖而以瑕之五昆季爲其子豈
城之譜則以五昆季繫於洪浩之下且謂自秀州崇德而遷
金華新昌之譜又謂江浙之黃皆出建之浦城而遷金華黃
眉直則又謂七世以上失其譜而各譜乃推至十二世若合
符節近世有聚庭堅諸行作山谷老人傳則又謂六世祖瞻
如分寧縣贈貴生玘抑又何邪今去五季宋初其時爲甚邇
其事宜可徵何爲紛紜而莫之有定也蓋因圖譜局廢而無

官以治之民間以所傳聞論著不能旁搜廣覽以會通其故矛盾不齊宜無足怪予嘗侍 先師黃文獻公相與論及譜事公之先亦自金華析居浦江溪義烏其上世之諱亦曰珪曰琳宜亦榮之從孫耶竊意榮之兄弟必衆支裔實繁譜所不及者則亦無如之何要之江夏之後金華實為黃氏之望故余歷考羣譜參以諸儒之論備書之於首簡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可疑在覽者之自擇焉周字忠文學徒子姓至一百餘人敦厚而善施皆無忝於先世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二　芝園集卷第二

故紹慶路儒學正柳府君墓誌銘

浦陽柳府君諱自字致明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諱楠之之曾孫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元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諱金之孫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諱貫之子府君為兒時重遲不戲潛心於問學及壯益肆業自治端疑簡靜若對嚴賓師待制公宦游中外者久家政悉寄府君能斬斬不紊撫世酬物即始而履終壹歸于誠內翰柱公本修撰張公樞極相推許且謂其不艷榮利有古逸民風浙西部使者聞其賢辟為書吏辭繼以薦者署紹慶路學正亦辭大布寬衣徜徉烟霞泉石間超然自得武威余忠宣公闕來會浙東憲府行縣過其家深加敬長退語人曰待制公有子矣元季兵亂府君抱先世遺文潛伏岩冗餘悉不問未幾家貲既于盜府君絕無憂色人

慰之輒曰此亦命也徒憂將何為壽七十一以至正己亥十月甲子卒十二月甲申葬通化桐柏橋之東配東陽蕃氏有賢行子三長祀天次穎信之永豐尉贅居與賢女氏後七年卒次稽循循雅飭能繼家學者孫四士唯士忠士恕士魯孫女二適葛信方文烜曾孫男一本濂也不敏受業待制公門與府君交甚洽而濂兒之孫女曼又歸府君從子稽今稽來徵銘乃造銘曰

翁以文鳴發其和平化孚于家庭象賢維明以繼以承以艱其休聲

南澗子包公碣

烏傷縣西四十里為南澗子所居其鄉曰智者里名脩政南澗子生於宋咸淳乙丑九月三十日眉目秀整倍書學文皆過人年五歲見伯父記欽中八仙及大曆十才子名隨記隨失南澗子牽衣問曰翁何健忘耶兒雖耳聞已熟於心矣因

歷數以對翁大驚及長毅然尚友古人朝負耒出耕猶服轍
躬親杵臼井竈之事及入夜方懸燈挾冊琅琅聲不絕終能
暗誦春秋左氏傳三十易一字不遺名動遐邇閭右之族爭
聘致爲弟子師南澗子專以講解章旨爲第一義且曰自先
世逮吾凡十世皆以教授學徒爲業其所相傳不過如此而
已弟子遵其教者皆不悖師說爲良士性嗜酒雖至百觴不
亂當酣適之際岸巾獨坐高歌八韻律賦抑揚高下音節粹
可聽聞者猶能識前進風致濂之祖太常府君與南澗子相
友善嘗延於家塾俾諸孫師事之而濂甫十二齡亦預其列
掾餘賦詩動輒十餘首南澗子酷愛之既而濂以家窶猶不
事餘輪南澗子移書於先君尚書公曰公之子終成偉器豈
可使嬰世利而志不專耶外物去來猶春花之開落唯問學
乃身中之至寶耳先君深悟其言令負笈遠游至今幸忝竊
禄之末皆助導之功也南澗子無機心擁世酬物洞達出肺

腑相示人無賢不肖皆樂親之壽七十二以重紀至元丙子
二月十二日卒瀕卒危坐賦詩有脫胎換骨之句俄頃而逝
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家後五十步祔祖塋也南澗子
諱廷藻字文叔自號南澗姓包氏出合肥孝肅公拯之裔公
之子綬生壽年壽年生執中初遷天台執中生通直再遷金
華之松溪通直生莫之莫之生昶三遷於今里昶生凱凱生
震震生文煥南澗子父也母盧氏望江丞啟之女繼邢氏南
澗子娶史氏生五子士瑞士祥士安士梁士華孫五人文貞
文星文旺文彬文賢士梁有學行善繼父業與濂丱角締交
間以墓文爲屬濂將宦南京二十年久不克爲今年春蒙
恩致政而歸士梁復攜璧而來以申前請迨嘗謁拜墓下寒
草凄迷徒增古今之感乃書其所知者以授士梁不待狀之
所具也銘曰
師道之立善人斯多奕葉傳經無敢訛才良俗善賢漸摩何
以表之銘澗阿

義烏王府君墓誌銘

烏傷溪上有王府君者壽五十八以洪武九年夏五月丁巳
卒家十年春二月壬申葬于同義鄉下澤山之原素服而臨
葬者千有餘人皆洒涕而去蓋府君忠厚君子也諱順字性
之自幼嗜學嘗登許文懿公之門讀書必歆見之躬行使物
被其澤里有大鼓湖瀦水灌田五千畝有奇歲久岸且崩夭
稍不雨田咸作龜兆坼民遑遑不自寧府君嘆曰此非我之
責耶即集眾與募之約田而輸作有差自出布錢鑿石作水
門視時溢涸而啟閉之民得大利　朝廷營建宮室徵木石
之工於郡縣縣吏胥並緣爲姦剝不問老幼羸疾之不可任
悉上其名索之弗得輒捕比鄰以代雞犬不得寧府君白於
縣數實而作新籍凡有徵發按籍輪役之村墟之中痒痾疾
痛者恩不能注善藥府君儲峙一室或有求者施之無吝色

然恐察之不精且與名士朱君震亨講切內經之說汲汲以
濟人爲務鄉閭有乎窶者出粟穀相貸而不肆其息沒則給
櫬檟纏之適錢又不能歸則焚其券府君猶以爲未足欲謂
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弟
與之共學甚貧者輒周以羞服月旦十五日具觴豆延其父
兄列坐左右立諸生於堂下府君正衣冠中居以孝弟睦婣
之道誘掖而飭導之縣大夫賢其爲人顧左右曰若王性之
者豈非一鄉之善士哉凡持牒來訴有及昏姻貲産者下府
君調解之人服其公取決片言之間不復重有辭田賦移易
不常官欲重輯之以定科繇同義一鄉府君實與鈞校之任
積弊盡剗無敢上下其手者府君遂欲進均役之策會病卒
乃止大夫聞之傾是曰良士亡矣柰何太息者久之府君性
樂易未嘗有憂色見人爲一善事喜動容顏每行鄉飲酒禮
擯　大明律寘凡案間諄諄爲人講解使之心領神會不敢

為非閒居無事焚香鼓琴以自樂四方賢士無不願與之交
有納交者雖久留而不厭好法書名畫不翅金玉然顛沛流
離亦挾以俱往通周易有所謀為則必揲蓍玩占所言凶吉
多驗曾祖益之宋季為越之校官祖文繼父柄妣曾朱二氏
妻凡三娶諸助何璉皆先卒今惟朱恭存子男子三演孟淳
子女子三諸宗陳亨吴童其壻也孫男五至淑至剛至和至
誠至隆孫女四皆在室府君既歿之六月演請同縣宗濂集
其行為書一通介學子童徽來謁文古者族則有師閭則有
胥各掌其戒令教治屬民讀邦法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校登夫家衆寡辨其老幼廢疾之可任者主於役國事相墜
理之事無不備枉其情意嗚呼府君之行何其甚類之使一
里得府君焉則一里寧一鄉得府君焉則一鄉治一邑得府
君焉則一邑之民咸得其所矣視彼刻蝕於人抵其侵而盬
其髓者祠何遠哉不可以不銘也其詞曰

位不冠纓而惠孚於民仁矣哉君人是非紛紜而折以片言
信矣哉君人文質彬彬而令譽振振君子哉君人銘以昭之
揭於墓門

故樓景元甫墓碣

禮有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此之謂先師君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
生之類是已嗚呼古禮不行久矣今之所謂鄉先生者得不
近之歟鄉先生謂誰烏傷竹山里有樓君景元以書詩教子
其鄉景元日坐皐比申飭五倫之教亹亹不自休受其學者
攝其糊踵歸於密微必充然有得而後止父既師之其子又
繼之其孫又執經從之先後垂六十年環境之內外率皆其
弟子矣於是相與謀築書齋一區以為講授之地暨歿而塋
號泣而執紼者數百人咸曰吾先生亡矣何所受業而歸哉
哉觀者歎慕而去初景元之父王故翁習六藝而文景元幼
服家庭之訓長益自振厲從淵穎先生吴公立夫為科目之
學未幾棄去而專攻羣經間發於詩亦首尾開闔皆中矩度
名著遠近縣大夫或出鄉咸望門款謁詢以民間利病必懇
懇條陳之乃已景元性淵愨事親能盡其養親死經紀喪事
不以煩諸兄諸兄性方嚴景元承事惟謹迨至分田唯受磽
瘠者不辭其後兄子有黙其業者為贖而歸之且曰烏可使
其無食也遇疾㬢故舊壹以誠相接無一毫狎昵態晚歲頗
好神仙家言杖策游江東登龍虎名山騁目遠望翛翛然獨
立物表意謂古仙人或可見云洪武七年甲寅十月十一日
以疾卒于家年七十九臨啓手足無他言唯戒諸子以守詩
書之澤使勿墜九年丙辰正月六日奉柩瘞于梅口山先塋
之次景元諱光亨景元字也姓樓氏樓故為宦族宋嘉定癸
未進士通判吉州元齡其四世從祖也曾大父炎大父建中
父有成無為路儒學錄即王汝翁也娶劉氏有婦德濂嘗為

銘其塋男子四人女子四人孫男三人孫女四人名皆具前
銘中茲不書濂今春家　恩致政而還羅山景元季子仁壽
縣主簿璉件繁㽞行而來請曰先夫人之終辱先生賜之銘
甫及二載而先君又卒先君平日嘗言知我者唯太史公宋
君我死若求文鐫墓上吾目瞑矣用是不避譴呵重有所瀆
願先生進之濂之先廬與景元密邇而景元長濂僅一十四
歲相與論文甚驩聞景元死涕落不能收近雖老病四方求
文者類多峻辭其於景元可得而忘情乎若吾景元生能執
詩書之業以淑諸人誠無愧於鄉先生者死雖未及祭之於
社銘以列之豈過也哉銘曰

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膺民孔易斯德所歸懿哉樓君佩佩令
儀執經據座析分毫縷環而聽者肅其冠衣聚精會神臻于
泰熙春融天裹婥蜿人私俗變淳厖寔由于茲生服明訓殁
寓哀思有素者冠蓋于中逵彼位崇階澤不下施人孰無舌

不一而足之太史遺銘公厥是非觀者宜式知無愧辭

題默成居士矯齋記後

右矯齋記一首默成先生潘公爲同宗伯益作伯益名好謙實復州史君宗回之子性嗜文史恂恂而馴飭歷官自麗水尉至通判紹興府以終先是伯益從于景良而景憲受業呂成公朱文公之門故成公之女歸于景良而景憲之文又適文公長子埜故伯益於二公之學亦與有聞焉今觀先生以矯名其齋則其志之所存蓋可見矣烏傷吳生故衣冠鉅族嘗學於齋尤攻於詩文太常博士鄭君仲舒生之舅氏也以生可進於道遂因其字曰仲矯者書先生之記以爲勗嗟夫先生揚文靖公之弟子也立朝大節足以無愧立儒故文公以剛毅近仁稱之此無他矯之之功也伯益受先生之教於二百餘年之前仲矯聞先生之言於二百餘載之後其有補於身心一也奚必並世而同時哉借使同時之士有善爲文辭

者雖揮千百字之多未必敢三百九十二言之簡也仲舒亦可謂善教者矣仲矯尚勉之哉洪武十年八月十三日前翰林學士承　旨金華宋濂記

題李伯時飛騎習射圖

濂屢見李伯時飛騎習射圖其描寫位置如一所畫錄袍乘馬者四人前一人捷而馳反首左顧右手攬繡毬於馬後跨中毬上次一人彎弧斫髮作放箭勢手猶高舉未下横大防詩所謂前騎長纓拖繡毬後騎射中如星流者是也次一人左執弓右持三矢其馬如飛以欲追射毬者最後植青楊枝于平沙繫以絳綃一人躍馬向前斜睨而射之韋良能詩所謂紅綃低繫柳枝碧滿滿開弓斫繫射者是也蓋伯時應奉廷試時所見衛士班中飛騎習射拖毬楊枝之戲故追圖若此其精神流動全用篆籀筆寫成固不俟讚美惜乎此卷但存第二騎餘皆失之終不得其全璧濂因據所見備書之使讀者恍然如見畫亦補亡之一義云

題趙府君墓銘後

右虞文靖公所撰趙府君墓銘府君之子來新使君既摹入石復裝潢成卷自題其末使君之子彥方經兵燹之後能藏弆而勿失携至青蘿山請予識之嗚呼世所貴孝子慈孫者以其表先德保遺物而已彥方父子其有焉濂雖不敏不能不志慕藍之私也

白鹿生小傳

白鹿生者諸暨之人也風神俊爽翹然欲超羣其外族曰方建埶聘賢得館四方游學士生往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墨輒峻深如淵珠衆奇曰生賦質絶倫非積功所可及盍遂其一席地聲光流裝越間熠熠能動人競要延作州閭師類亦應濟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五十室同爨而錯戚子姓執贄致辭生瞿然興曰是或可爲也即日上道舉比中居以倡

道爲己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昔之人日摩月切揚行有可觀歷十春秋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樓冠被羊皮裘帶經耕烟雨間暇則吟風弄月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之殊軌有識者莫能窮其際高郵學風來爲州牧獨造門拜曰夙聞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爲一州學子師生牢讓不起風不得已今聞右子郭即其家問道州政有闕失風必移書諮訪生白以利病裨助弘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鐸不敢強生性醇篤無𨔁髮矯僞與人語出肺肝相示恥爲矜藏事弗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恕家無儋石儲臨財甚介山泯誤生法當死生憫其無愆詣諸鄉鄰詰之泯頓鳥提爲辦生枉之泯頓顙于地潸然隕涕生曰東作方興非牛何以耕俟三冬或可爾至期泯從來請生反覆譬曉之乃已州人士求逮生族視生持其成暨委命走介致緘縢以金幣生唉曰觀謂君子而可貨

謗乎惡逭去人復誹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不之欲況其他
乎於是鄉人教子者恒指生為法使學焉生名恒字本初姓
楊氏白鹿生因其所居號之云
史官曰予與生游者三十年不可謂不相知者待罪國史時
遂白執政薦之入成均闕生不受州縣辟事乃寢然其行義
可法者不當使其泯泯因造為小傳如右隱之與顯非所以
論生也

俞巨川墓記

余致政家居澄坐於靜軒中日與造化者游凡文墨之事一
言謝卻忽伏龍山海禪師金華童子陽同麗水俞原善遣師
而踵余門禪師為原善而致辭曰原善名善衛居括蒼之麗
水其先有諱德者嘗為松陽校官自是以詩書為業校官生
義義生通通生明家道雖寖落而教寵樸茂不為外物而遷
朝出耕暮歸讀古人書秉仁自持與人語唯恐傷氣尤懼罹

辛不嘗避虎狼足迹未嘗至公門科繇之應求豪有力者兼
之貨賄隨其所命不敢出一言較多寡孝其見聽辭開戶自
訟曰吾屬無患矣明生沫字巨川年未弱冠見祖父失之太
柔慨然曰苟持此而不變其尚足以立家乎或有事州縣巨
川奮身直前揖拜上官皆不踰於禮節吏欲為姦利輒窮根
柢不使其滋蔓凡有所期會朝受令速日落即集鄉黨相戒
曰是子才智兩全不比其乃公可欺吾當謹避之爾自是其
家安輯鷄犬亦不驚貲業益致殷盛然篤於倫品嗜善不厭
仲弟巨淵遘風痼之疾巨川晝夜憂如己有之聘醫浃舉殆
無虛日至而烹鍊火候必躬親視之及巨淵亡撫育其二子
尤有恩意鄉鄰之中孤嫠者老且病者困窶無依者振之恤
之唯恐有不及俞源有橋二所曰利涉曰康濟溪水暴悍旋
踵輒敗壞巨川惻然者告病皆重建之如履平地去家十里
所慧力古招提在焉蕪廢不治而荒榛沒人巨川為造殿堂

門廡莊嚴像設無不畢備具疏延碧潭澄師主持寺事復施
畎廬藏經以實之樊嶺慈仁寺棟宇雖隆而浮屠氏諸像未
完巨川召良工持土造之始稱其伽藍之制其存心為善大
率類此年六十三以至正乙未六月十日卒于家某年甲子
某月日葬于北山之麓巨川娶陳顏二氏男四人長即原善
有學行嘗從許文懿公門人遊仲父巨淵表在淺土原善造
穴於父墓之側奉而藏焉乃捐私錢築孝思庵買田若干畝
入其祖以供祀事錙銖不以煩仲父諸子鄉人士稱之次善
鏻次善說次善讃女三人湯源吳華高聽其壻也孫 人某
巨川為人外剛毅而內慈惠遇事以誠略不尚浮藻知儒術
旁通醫藥卜筮之學嗜義如嗜利今不幸已矣原善慕太史
公名非一日無以自通於執事謹介吾儕為之先容願太史
公畀矜之賜以冢上之銘也於是原善出再拜其有請如前
而加切焉余與誠意伯劉公伯溫御史中丞章公三益嘗同

朝二公皆括蒼人每品評鄉邦人物輒稱曰麗水俞巨川仁
人也其家世以積善稱余固已聞之矣今原善之至復知詳
焉然為善者當有後非惟巨川能亢其宗而其後裔食前人
之報者當未艾也爵祿之來夫孰禦之哉於是不辭而為之
銘銘曰
彼悍如狼我仁如麟彼雖罵詈我則振振所以才智鍾乎後
昆家有餘慶恒在善人紫綬金章行當大其門

麗水陳孝女傳碑

陳孝女妙珍麗之麗水人父南溪為神祠祝史蚤夭母某氏
更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嬰末疾妙珍刲股雜淖
糜以進疾遂瘳或告之曰此若女孫股肉之功也林悲泣曰
吾老矣死固當然何用苦若耶疾復如初妙珍悵悵如有失
責本走浮屠氏作諸梵禁事皆以應林忽昏眩妙珍餌藥相
糾總良久乃甦自是氣益弱僅有一絲相屬妙珍計無

所出然香右臂上潜顙顱天乞以身代後不愈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刲肝食之則愈矣妙珍問曰欲刲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紅藥半丸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祇時空中兩墜妙珍之身獨不霑濕若有張蓋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硯脇下見紅痕如綫長可三寸許執痕上割之血滂然流再割之了無所見妙珍懼乃擲杯投卜於神逮俯身拾之而肝忽出竅亟取之寘几上爇香自誓云大母倘得生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爲而切之雜竹萌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失妙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創鉅甚幾至危殆復夢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鍊絲作灰傅之妙珍從其言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塔瘞之後然頂中前髮棄家爲優婆夷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錄事爲上其事部使者大名高覺璞按得實以聞次于朝詔有司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斛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岡站貴某以其事有涉名敎也命儒學敎授鄭汝原爲紀其事于石云

史官曰人子之於親本宗一氣苟可以死生者勢當共之肯以形體既分而視之有異耶當親有疾時呼號天地鬼神遑遑求索淫昧中力有可致雖爲死弗之顧又奚暇毀傷絶滅之計耶或者作鄭人對痛序之余不知其何所見耶夫孝忠無二道忠臣肝腦塗地世未嘗指以爲非顧獨於孝子而疑之耶此決非韓子之文其依倣而托之者耶余閔之慈溪黃東發之言如此因造陳孝女傳故備論之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 有序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在郡城東三十里阿育王山即鄮山昔在周厲王時東天竺國有阿育王造寶塔八萬四千貯釋迦文佛眞身舍利命耶舍尊者放光役諸鬼神分布於四天下而鄮山當其一故更名之晉太康三年并州離石劉薩何受梵僧指授即改行爲僧易號慧達徧求舍利塔於洛下齊城丹陽皆弗獲行至會稽之鄮山忽聞地下鍾聲達哀益切越三日忽舍利與寶塔從地涌出其相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五成四角光明殊勝慧達見已悲喜交集而塔之出現實肇於斯時矣義熙元年安帝始構塔亭覆護而度二七僧守之宋元嘉中文帝增創祠宇且以封襲未嚴斷木爲浮圖三成西之梁普通三年武帝又命建殿堂房廊奉之賜額爲阿育王寺大同五年帝令其孫岳陽王詧改浮圖爲五成繪帝暨昭明太子二像藏焉仍施黃金五百兩造銅佛四百軀寫經論五百卷鑄四鐵鼎以鎮四角尋蠲役其賦調給兵三十設營防衛陳宣帝度僧守塔如義熙之數唐中宗遣使賜金又下詔加護之至武宗朝并省海內佛寺塔歸越州官庫宣宗立像教重興又入於開元寺鄮山僧懇

於觀察判官蒯希逸而還之懿宗咸通中又度僧三七人守之梁貞明二年錢武肅王遣弟鏵等迎塔作禮明年正月回止西陵岸放光照江中其明如晝又改浮圖爲九成第三成實七寶龕用以貯塔周顯德五年寺與文穆王請致武林龍華寺新其浮圖其成如前數而藻飾有加焉中龕雜用百寶範黃金爲座懸珠瓔以莊嚴之宋初寺又新大中祥符元年復賜以廣利爲額拓爲十方禪刹其主僧自宣密素公始可考見宣密五傳至大覺璉公名振天下仁宗待以殊禮作詩頌十七篇遺之熙寧三年大覺爲構宸奎閣蘇文忠公軾實記其成大覺日與九峯韶公佛國白公參寥潛公講道一室扁曰蓼堂叢林取則焉高宗即位以寺爲舍利所宅親灑宸翰錫名曰佛頂光明之塔大覺十五傳至大慧杲公紹興間來領寺事四方學徒川奔濤涌而食或弗繼乃於奉化忠義鄉陖海塗成田一千餘畝名般若莊大慧四傳至妙智廓公

續承益處淳熙元年冬孝宗之子魏王愷出鎮其土二年孟
夏四月瞻舍利毫光發祥青紅交絢變幻不一更用黃金為
塔而載寶塔於中冬十月一日孝宗遣內侍省西頭供奉官
李裕文取塔入內妙智讀之行舍利現於塔頂如月輪相又
現兩角如水精珠若此者三御書妙勝之殿四字俾揭於塔
所妙智再傳至佛照光公緇錫金集不職於昔時盡置賜賚
之貲市田四千餘畝視大慧加三倍焉名吉祥莊佛照十五
傳至咲翁堪公有權貴人至寺戲問曰舍利何在咲翁指道
傍松謂曰此處即有已而松枝皆放光貴人驚異即寺之門
巷建二石塔以表之咲翁又徹古創累石為塔者三列於寺
右以座僧之歸寂者宋季寺又災寶塔附安別院元至元十
二年春三月世祖命使者奉塔至開平龍光華嚴寺奉安燕
都聖壽萬安寺集僧尼十萬於禁庭太廟青宮及諸官署建
置十六壇場香經華旛之奉備極尊崇世祖親奉臨之夜有

瑞光從壇發現貫燭寺塔相輪之表又自相輪分金色光東
射慕中晃耀奪目世祖大悅命僧錄憐占加送塔南還更賜
名香金繒詔江浙省臣郡長吏增治舍利殿宇咲翁十二傳
至頑極彌公適際良會遂以詔書從事曾未幾何營構雄嚴
如天成地湧上講雲漢寶塔還于故處頑極四傳至橫川珙
公適被華夷禪學為之中興僧伽來依法輪者至無席以容
二十三年大建堂宇以居之橫川九傳至雪窓光公寺復新
豪家所據諸莊田土園林盡復之且以招使之臨祗奉無所
至正二年春二月又造承恩閣七楹閒貴文獻公溍為之作
記雪窓四傳至扶宗宏辯禪師約之裕公已歷六十二代矣
禪師以咲隱訢公法子入我國朝自廬山圓通選補其處戒
律精嚴言行一致智慧福德皆絕出寺等爽從洪武初元以
迄今茲一座十年宗綱丕振風雨不動安如泰山寺之勤舊
竭其力而冥贊之有若岳林住持象先與公集貲增將田

叁千餘畝名報本莊有若雲石起公市史氏之田其數如黃
賢增名忠義莊二莊皆與前者為鄰大佛寶殿則又雲石葺
之三解脫門則僧伽智華作之修演法之堂幷撤其房廬為
下泉堂則白雲住山智珠營之補東塔院者沙門自悟也造
西塔院者又象先也西塔肇建於唐元宗東塔在迦葉足跡
之左即寶塔所涌之地下至庫院雖室則出於比丘智寧之
力也凡寺制宜有而摧敗不支者悉舉而更之禪師念締構
之艱不可無以示來者俾其徒師秀至浦陽山中徵文以為
記嗚呼大雄氏真身舍利乃戒定慧熏修所成必入吉祥六
殊勝之地方妥安之其在震旦者一十有九唯阿育王山顯
著特異自晉迄今歷一千九十七年之多國王大臣以及祇
隸靡不歸依金銀重貨施之弗吝嘗其祥光發現瞻之仰之
不翅嬰孺之思父母蓋如來以慈悲願力攝受有精神遍廣
隨念而應所以啓功德之信心祛塵勞之妄念也何其至

哉然而臨師位者多名世之士秉法門之正令飈旋霆奔一
入其庭心空疑釋致使舍利之感久而滋彰名重玉山光昭
佛日此亦幽明兩致其誠者也禪師起幽芳躅益碑志虞雷
鼓魚寂寥之時嶷然建立金碧燦爛於水光山色間崇河西
東未見有如斯之成者是宜撰紀之使後人扶植於悠久也
寺東一里餘有聖井靈鰻在焉相傳隨塔而至呼為護塔神
折鮮花誘之輒二紅鰻導之而出因作淵靈廟紀之以其與
塔相關也特附見焉銘曰
巍巍大雄攝受有情持紅日輪中天而行其照燭大千洞見
妄長靡物不昭無幽弗達淇靈明入滅有不滅存五色神變
華斯骨身淇無憂之王捨碎七寶造塔收之萬佛旋繞㩇誰
放指端白毫相光燁又奔迸隨光塵藏淇支那之國海東之
域鐘磬發祥塔乃涌出淇上自帝王下逮民萌歷代崇之精
白一誠淇惟其所在天龍訶衛有感則通靈光顯瑞淇神鎡

暈紅烈火殞空或射九天焯如白虹其九千目環觀如佛出世攀引莫能繼之以淚其十依之主之代有偉人振蓮花座說法如雲其十一四方駿奔孰非龍象一鳴之餘凡情俱喪其十二釐應氣求霧滃雲蒸千有餘歲無廢不興其十三有大尊師來接遐軌佛智之孫廣智之子其十四長眉廣顙大類慈恩其徒翼之各展度門其十五湯殿飛樓聳起無際化海為田有木樾樾其十六像教陵夷嘅其永歎浙河西東似斯實難其十七法王能仁覆燾無外佛子體佛引之勿替其十八昔人有言難逢者時使雲之現四衆來依其十九晴無舍利中含法界亦有樓閣不涉成壞其二十色非青黃其光焯焯不假彈指諸門洞開其二十一苟能荷擔直入無礙手擎摩尼於法自在其二十二王凡之山其青無瑕法雷常鳴諸天散花其二十三敢告來者以纘以述功烈巍然與山無極其二十四洪武十一年歲次戊午春三月十五日

前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造

育王禪師裕公三會語錄序

古之人道感而形化曷嘗貴於言哉甚不得已而有言言或易於遺忘又甚不得已而記錄之雖曰形諸簡編然懼不能行遠又甚不已始刻文梓而傳之其言之也欲擊蒙於當時其傳之也將澤物於後世惓惓為道之心為何如哉此濂於歷代諸師之言不能無感也激者則曰靈明中居一塵不可留況語言文字紛織靡雜是以礙沖虛而窒真如達摩氏東來持楞伽經以印人心楞伽佛口所宣也君子尚謂其隳於枝蔓況後來師弟子策勵之言乎曰不然也人之根性不同而會接之機亦異其上上者一見之頃情塵自然銷霣何假於言哉若下下者朝夕諄誨之淡如嚼蠟竟不知其味苟欲絕文字令其豁然自悟是猶乘危濤於山顛求女羅於海底終不可得也今之去古亦遠矣自大鑒以來其語具在人仰之者如應龍升天海立雲流或現大身或現小身不可以凡情測度擬不因其言而求之則其超然獨立不墮色聲者奚從而知之既知之必將則而象之君以其窒真如而礙沖虛一切斥去濂不識其可乎不可乎雖然寶積經云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教皆名為文離諸一切言音文字理不可說是名為義法藏且爾況下於斯者乎以此觀之當畧其文而究其義可也然而取魚者必資筌博兔者當用蹄兔與魚既獲而無事於蹄筌吾心源既澄識浪自息復何義之云乎濂之區區又不能無感於後之人也育王禪師裕公三坐道場策勵學徒如青天霹靂聞者掩耳演說無上妙道如升蘇迷盧山瞷視四天下百物無所遁藏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謂其言出入宗乘內典左右逢原其文涉獵百氏燦然可睹觀峯佳山恕中慍公謂其談施踔厲不愧為大慧七世孫皆知言濂頗獲與公游嘗以賸語三春質正於公公不鄙而題識之詩其可以入道今已十閱寒暑矣公之徒師秀不遠千里以公三會語請濂序而傳之嗚呼公之有言與秀之汲汲圖此者夫豈得已者哉濂雖不文因不辭而書諸首簡云

寶蓋山實際禪居記

衢之龍游縣北三十五里有山曰寶蓋川媚山明而林樾蔚蒼巖與靈區與壞相將然僻處下邑無有格其閑者初盧江有沙門良先治父山實際禪寺無用聰公之弟子也沙門年既壯出遊叢林歷叩諸師久未能證入聞千巖禪師長公說法於婺之義烏伏龍山亟往見之禪師晉應國師本公之嫡子門庭浩蕩徒衲雲擁見沙門為人誠慤可與進修時加整策之已而命司藏鑰使日閱經律論玄文久之陞居第一座禪師間謂沙門曰如如真性迥出根塵祥光發現照燭乾坤非有絕念之深功不能超出死生而入常寂之場乎盍縛茅於重山密林而究明之乎沙門矍然以喜即日下山還屹以居之至正丁酉春行至今所俯仰四顧有以愜其志遂駐錫

焉遐邇儒莫不畢恐後富者捐資貧者効力伐石於巖掄材
於林梓人運斤機夫薦巧不戒而集循務其私僅四三年功
即就緒法堂三楹間成未幾釋迦殿又成其楹間如法堂之
數中設三世如来之像左右翼以天王皆用黃金塗之繪之
床座華旛及凡供具清淨嚴肅觀者起敬庫院僧室之在東
西又如佛殿之數兩廡挾之則溢其五別敞小門樓以爲出
入之地徑術曲折而通花池品列于前四圍有水環之蓋一
做伽藍之制沙門因出實際遂以名其禪居云惟大覺世尊
其道所被甚廣無與比倫人徒見中國九州能嚴奉之殊不
知西南諸國如呵羅單于陀利之屬以道里計近或數千遠
且二三萬餘而尊崇爲尤至國君相祝常以世尊如來稱之
則其他槩可知也此姑置之勿論又自西方言之自中國歷
十萬里至五印度從五印度以西又越太海二重始抵西入
之境道塗比前奚翅數倍其所歷城郭人民繁衍富麗又百

倍於中國其地唯知有佛教而已餘皆無有也至於巷談里
語一舉佛言以爲法戒稍有不信而妄行者衆共棄之以此
而觀若東若北莫不皆然是故鄭漁仲有云佛之書徧布天
下而儒家之言不越於跋提河蓋有以也然乃史傳所載及
東伐西使親擊者之所言咸篤南閻浮提南閻浮提則好高
■四隅之一爾經言百億日月百億妙高山皆漸佛教則又
非管窺蠡測之所敢知也或者則曰佛書多設譬之言果可
盡微乎曰吾儒亦有之也騶衍謂天下有九九州而一九州
則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此者九則有大瀛海
環其外乃天地際焉禹之所序中國九州其於天下八十一
分居其一耳豈獨佛書言之哉余嘗悪夫淺見狹聞之士不
足以語大方類夫營穿主人身中游泳腸胃自謂江河之廣
周流府藏自詫萬里之遠不知身外之境初無涯涘也所以
輕於論議迂固偏陋閻者爲之失笑其不智也亦甚矣今因

沙門請記余故特一言之使入此禪居者讀吾之文又有以
知大覺世尊其道所被甚廣無與比倫則嚴奉之心逾堅嚴
奉之心逾堅則將世世嗣而葺之俾不隆壞廢有以副沙門
之所願欲若但紀其興起歲月稍涉文學者人人能爲之又
奚假於余哉沙門號西山精進入道至老猶不懈云

藤杖銘

形之圓兮性之堅兮節之全兮吾與子周旋兮

楷木杖銘

生孔林承聖澤文庚庚光繹繹扶顛持危資爾德

栢杖銘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嘉言孔彰懐允不忘

龍游重建證果寺記

我釋迦文佛慈閔有情設宏濶勝大之教真應弘穎罔不霑
被故凡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皆沐浴至化出離苦輪得

清淨行列禦寇書所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
行蕩蕩乎人無能名者信不誣矣是故塔廟之所在金碧焜
煌照耀無際雖其淪壞有時或圍乎數曾未幾何又皆興復
如初觀乎此者可見大法之流行與天地相爲無窮者矣衢
之龍游縣東四十五里有證果道場實始於唐貞觀初縣人
士虞道延捐宅宇爲之悉入腴田其中已而祝髮受具戒爲
開山第一祖且以的傳自號脩習禪觀誓不忘於正宗一時
龍象聞風坌集稱爲虞延法師云唐季之亂變爲瓦礫之區
在宋之初休堂慧公嘗重興之至宋季又廢無住行公入主
法席又從而興之逮元季又廢今住持靜山仁公與其同袍
本全周公謀曰茲寺自法師創建以來甲乙相傳克底於今
日不翅七百餘年之久一旦使其堙墜吾儕之恥也盍相與
起其廢乎周公　然諾之各捐私橐之積以爲衆倡乃持歷
走民間民有力者加二公之懽悉各施其所有凌命斲木陶

土之工相與從事至正癸卯二月某甲子新造釋迦寶殿殿凡三間演法之堂其數視殿而贏其三曰解脫門則數與堂同兩序視門而贏其二十又五皆次第落成後將土揉佛菩薩諸像鍊黃金為紙而飾之洪武丙辰九月某甲子又建藏經之室一區而懸鐘之樓亦煥然一新至於樓僧之房凡七各設層構導堂靡不具是其制度不異巨刹崇廣嚴麗視昔有加雕甍璇題上凌霄漢彤扉曲砌下映林谷梵唄互聞鐘魚相荅往來觀者咸謂當此象教衰落之時能化灌莽之墟而為無上寶坊非賢且智者能致是乎莫不諮嗟歎味而去仁公亦自以締搆艱勤欲俾後人聞知相與保持於悠久忘其春秋之高奔走靑羅山中假文以記之余按佛說尊那經云無盡功德甚深微妙乃有七種而建立精舍實居第二又按福田經云廣師有七德梵天福而興立佛圖僧房堂閣實居第一嗚呼佛言如是世之人往往斥經營塔廟為有漏因果恒棄之而不務亦何可哉二公惓惓焉以紹述法師為已任斯可謂允合契經之旨者矣雖然樓閣之在世間有成有壞一刹那頃萬變不齊有若吾心所具寶華樓閣先天地而不知所始後天地而不知所終劫火所不能焚毗嵐風所不能破眞如無礙湛寂常存學佛者又當於此而求之庶幾精粗不遺理事雙盡者已斯言也非予之斯言也蓋嘗聞諸師云

先師內翰柳公眞讚

偉貌長身端嚴若神卽而就之煕然春溫海涵天高莫窺覘其充廣寬奔驟豎萱驅駕乎雄文來趨蹌之衿綠作儀表於鷹翀出入容臺振百年之禮樂昭宣帝制煥大猷於乾坤惟其具該博崇深之學所以繼先明後偉之倫仰瞻遺像有泫沾巾儻使來者之可作庶幾士俗之還淳　門人具官宋濂拜讚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三

芝園集卷第三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使綏咸暨萬邦咸臣用率臣奏臨濠為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威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昏旦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裨治化侯既受　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諭以　天子明命成即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搏泥成範書其欒銑角衡之度修弇惟良篆帶以方侯其燥剛始穿冶一十又三鑪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筮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治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冶之神禮既成橐籥咸興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絳液既澄氣憤雲滃衝霄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鍵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模取牲血塗其釁隙以祓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

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五寸有奇混融其輪囷煒煒其容輝信技殫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構層亭副以虡虡聚千夫之力曳鉅絙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雷旋霆奔震撼太虛遐邇聞者靡不聳愕會濂扈從青宮幸鳳陽覲觀威炎侯遂請濂為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為黃鐘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以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寖失古法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令我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導天地孚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於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濂待罪國史以文辭為職業義當發揚蹈厲以鳴　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帝眷哲法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通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天之烈大鏞斯揭元義噴洩聽于濠泮真龍飛翔乘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為　帝里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而豈往來憧憧節之以鏞罔敢弗恭乃飭匠氏乃具鑪錘乃烹乃鑄化金為水赤氣夜明如日之升流函而續入實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鈕不銹輪囷順軌既啓其型敢愛斯性塗釁禮成榮光如星千夫齊力臺構懸植交杠扎與載考載擊宅兮囷囷觸兮貫貫摩乾盪坤以警昕昏發擴靈氣昭融品彙物無疵厲年穀攸遂傳碩而龐聲與政通拓畏集祥熏于家邦惟　皇建極福之敷錫制器有赫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鐘實為先律呂以宣功無不利小臣作頌有美無颺爰咨于衆是傳是誦

題宋高宗賜吾羅尚書手詔

右思陵所答新安羅公汝濟手詔一通其諸孫宣明裝潢成卷不遠數百里特至浦陽江上請濂識之濂聞公自政和二年擢進士第初監登聞鼓院五遷至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

書舍人公常上章控辭曾未幾何再遷御史中丞故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除侍御史公復求去甚力及改吏部尚書公復引疾奏乞宫觀及補外郡思陵不忍公去故復詔答如此由是觀之公之難進易退之風亦人臣所難能哉況其經營淮南之策表章春秋法天生殺之言嗣南雄守欲罪和議之號焯焯著于當時無志事功者恐不足以致斯或者以遂胡編脩岳太師為公病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濂因徇宣明之請題諸左方而稍及公之行事使來者有所考焉詔中所謂權冠常伯者唐龍朔二年改六部尚書皆為太常伯然吏部為諸部之首故行詞者據其事而謂之冠云

玄英處士方公遺像贊

予學子方孝孺玄英處士之諸孫也持處士像來請贊贊曰根盤雅於江南混漁樵於玉笥隸垣天近雖屢彤州牧之重牛衣夜寒終不奪煙霞之志凜然亢直之風可折謟諛之氣

壽真曜之遺則造玄奘之私謚唯其嗇厚而發弘所以繼隆
而傳熾紳笏燁聯勳膺赫著焚延閩浙之間莫匪雲原之裔
敢申贊辭式昭瞻企

觀心亭記

昊天純佑九有氏全以所發畀我　大明皇帝執符御曆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人流臻于泰寧然猶孜孜夙夜敬厥德奉若天道赫如上帝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丙午朔復勅工曹造觀心之亭于宮城上設鬘為墻塗以赭泥中寘龕坐前闢彤戶越七日壬子落成　上親幸焉召臣濂語之曰人心虛靈衆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乎跳擲終不能度越範圍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祗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契沖漠體道凝神統一弗貳朕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卿為朕記之傳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偷愈虔臣拜手

稽首而揚言曰書有之惟天無親克敬為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曰敬曰仁曰誠皆忠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心若存則動靜合道建中保極之原清而弗擾朕續咸熙否則天飛淵淪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唯欲之從而罔克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欽惟
皇帝陛下法天啓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訓亦不過此　聖子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而諭者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
陛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心與天為一祥形數正壹出自天衍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疆之聞不亦顯哉臣不佞既承　詔旨輒稽古書而為之記別有觀神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同其義亦無異云

扶宗宏辯禪師育王裕公生塔之碑 有序

我如來設教騁威神妙智之力示超絕極致之理視萬劫為旦暮刹那之頃三際現前是故以生滅為一雖出入靡常而真如之性炯然長存既無染淨亦無寡多習其學者往往深入禪定後天地而不凋不知孰謂之死孰謂之生也扶宗宏辯禪師現生玉几道場說法度人而絕去來之相預建塔於盧山石耳峯下期他日為設利之藏其上首弟子師秀持岳林佳山良狀所聚事行徵濂為銘勒諸塔上嗚呼有若師者其殆能齊死生晝夜之理者乎師名宗裕字約之鄞陵陳氏子其母　氏夢龐眉異僧秉肩輿直叩寢門呼曰吾將假館於斯母覺時有娠十月而生四歲始學步七歲入小學資識超羣童上十六解通儒家言然體素尫弱十日而九疾每覩佛菩薩像輒互跪瞻禮依戀不忍舍父母以其應夢異徵靈釋氏愈之命從壽昌院東林曉公為沙彌院有大梨木三十年不發花及師之來花開滿枝結實大如拳東林知為祥徵

度為大僧俾受具足戒俄遘累而出登雙徑山謁寂照端公鞠明究聽唯以觀心為急務閱二年未有所證入偶遊東坡池因操觚成一偈寂照見之喜云此龍象器也命為侍者使其便於咨叩師弗從復走天目山見佛慧義公佛慧受以萬法歸一語師淬礪盡力雖金墻鐵壁必欲拓開乃已佛慧亦期師有立所以警發者甚至又二年師忽於求登復步中天竺山參廣智訢公一造戶庭如膠漆相入即決以超脫死生大事廣智為舉臨濟無位真人之言且詰之云爾還知否師不荒下拜廣智云爾何所見而作禮耶師答云拜者非是佗人廣智云徒門入者豈家珍耶師云和上慎毋欺人也廣智首肯者久之越五年元文宗詔建大龍翔集慶寺于金陵起廣智為開山第一世師復往依焉選充維那之職未幾陞主藏室留廣智左右者十餘年盡得其所為道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問廣智云選佛場中僧伽如此衆多其有弗恃觚者者

乎廣智云戒律精嚴言行不相背馳唯崇裕一人自受度以來曾不沾席者三十載矣張公深加獎嘆師之聲光自是日起叢林中朶兒只國王時以江浙行省右丞相領行宣政院事遴選諸方住持名既上猶恐其未公也探鬮而定之師始出世太平南禪報恩光孝禪寺瓣香之祝蓋嗣廣智云師以誠遇物黑白翕然宗之一日令圬人塓壁壁中隆然如有物焉擭杖之已而儼然扶之擭悉達多太子像乃佛牙所刻成師召工傳以黃金金逬梨設利從中涌出寺僧覺皐雕小香殿奉之遐邇施者日新月盛數載之內百廢具舉名聞于朝帝師大寶法王錫以金襴衣遷九江圓通崇勝禪寺宋之初有神僧道濟德公將示寂累青石為塔語其徒曰此塔若紅即吾再來豐圓機旻公來鎮法席塔果紅色人異之旻公人稱于古佛及其臨終後爾懸記有三百年後大興佛事之讖師入院之夕衆僧夢旻公至而其塔燁然有光者彌月人尤

異之先是寺之獅子巖大樹皆枯凋泉亦竭至是樹則重榮泉則再湧識者謂自旻公至師正踰三百之數其能動物蓋不徒然也寺當舊毀之後唯佛殿法堂粗立餘皆危礫之區師會歲之入庀匠傭工創僧堂栴檀林以居學子新覺音閣七間中塑觀音大士傍列二十五圓通像若三門鐘音樓經藏寶閣及上下塔院奮動僉協心而成之時榮國公火你赤以朝之重臣總戎江西幕蒞師之慈行游請教宣大法中承子之禮受持五戒而退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發號施令雷動雲合開善世院以統攝釋教命大浮屠主之諸方以師名聞移主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寺居五山之一領其事者若大闡建公大慧果公無準範公橫川珙公俱一時名德風動四方繼之者頗難其人聞師之臨少長咸悅香華遠迓者接踵于道時當仲冬見恬日妍天樂四闋萬口稱頌爭言見未曾有及其接引未悟尊拈舉提句上之功棒喝縱橫

迓者臚列序之衆自慶獲所憑依相與努力凡宮室之傾仆者起之缺者補之亂昧而剝蝕者完飾之五彩彰施赫奕亦既美矣而元與智起二師復營田七千餘畝以資食輪識者謂猶慈明之有楊岐宏智之有石窓也五年秋　上勅儀曹建廣薦法會於鍾山遣使者徵高行僧十人而師居其首師至　召至便殿問以佛法大意師以偈獻　上覽之大悅因命師畫天界寺額賜食　上前師或假寐鼻息微有聲降坐引禪覺之　上嘆曰此老人無機心誠善知識也師容貌魁梧日用之間服齋食糲一出於天性無所勉强生於大德甲辰今年七十有五而康寧如六十餘人屢欲掛錫而退為衆所擁留而止三會語各有錄行之于學者所受弟子曰某曰某云惟我昭覺大師上紹臨濟正傳得法者固多而虎丘大慧為最盛虎丘四傳而為破庵為松源二宗角立子孫繁庶大慧五傳至佛智晦機師大辯明慧洞徹心源實與二宗

抗衡而大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出承其後師表人天　上膺帝眷而聲名愈彰矣師以敦篤之資凝定之學當皇明運國之初作鎮名山續佛慧命歷十春秋輝光益衍非有大福德者不能與於斯也古佛乘願輪而再至意者或其然乎是宜有以昭示方來不當拘泥常情而弗預圖之也濂老矣以辭章為口業有來請者力拒閉之今特徇師秀所請而為之者將真乘之善果緯般若之正因也銘曰

廣智人天師晉度有情衆天華散毫端無非作佛事明光覆一切盛大與無等若非古佛生定無能繼者懸記若燭照皦皦不可誣不然龐眉者何以叩吾寢度絜久絶華何以發祥徵歷抵於諸家氣如獅子王一聲哮吼間頓使百獸伏出世方為人佛牙薦靈異脫彼泥塗內設利自然露飛入圓通頂種種示方便俯視九江水欲以一口吞塔放百寶光彌月光益熾起行庭宇間故物若兗然巖樹與澗泉本是無知物誰

知枯竭餘重繁亦重濟譬諸篇中灰時至氣斯應不假於外求實由因中起言言有徵驗建立大道場所以彈指須宮殿而一一成移住玉几峯非惟緇素集鬼神若相迎天樂半空聞咸謂未曾有以法作布施有如大雲興徧周河沙界震雷虩虩鳴甘雨沛然下大根與小莖無不賴霑潤大乘境界中諱言神異事我今備說之欲警聞提者植此窣堵波不異青蓮花上品上生者佗時未示現洪武十一年云

亡友陳宅之墓銘

嗚呼吾宅之死矣銘非濂孰能為之初濂讀書浦陽江上宅之侍其舅氏吳徵君長卿來進濂始識之徵君淵澄山聳發言不繫而咸中肯綮宅之氣象雍容揖讓合節鳳知鳴而玉斯如也濂心異之進謁徵君退必與宅之言問其所從師則韓莊節公性黃文獻公溍也問其所學則治經為進士之業也濂時頗有志應舉相與詰難經義連日夕弗休迨別去猶

依依南望至日落乃止自時厥後宅之聲譽日起大夫士唯恐內交之晚廉訪使者行部舉為稽山書院山長宅之辭宅之意氣方豪謂朱子可以引手致及試藝有司數上數不利乃撫几嘆曰趍親年高矣予髮亦種種安能逐三五少年競一日短長耶即退隱大山中朝夕親側不敢少離去濂聞而悲之至正戊戌濂避兵徵君家已而還宅之之西軒濂携室人賈尊及仲子璲長孫慎三世為四人爾心膽戰掉若喪家之犬宅之煦嫗而軫存之視濂猶弟兄過遂與慎有若子孫宅之內子蔣夫人亦視尊如妯娌然濂安之百里之外忘其流離顛沛之苦者宅之夫婦力也浦陽既入職方濂挈妻孥西還庚子之夏　朝廷遣使者來召濂趣裝上南京擢為王官與宅之別者閱十春秋其依依之懷猶浦陽南望時豈以病予告東歸思宅之之心逾切病間竟騎驢往見宅之大喜握齒殆將折留連浹旬椎羊豕以為鬻當夜半酒酣叙兵火辭合語刺刺不能已既而撫髀高歌聲調激烈一吐壯年不平之氣濂復悲其壯志雖不衰然亦頹然老矣居亡何濂復起脩元史進官禁林又將十年而璲同慎亦俱竊祿于朝濂私自念　皇明闓任黃髮以開文治如宅之者年縱邁豈丘壑所能濡將以其文行　上聞璲慎咸爭曰陳先生老矣得毋不可於意邪乃止洪武丁巳春濂蒙　恩休致于家始知宅之之歿已五年矣欲如昔日一見有不可得矣追念今古不覺潸然出涕專亦思蔣夫人之切復念宅之固云歿而夫人尚無恙行當胥會以慰中心之懸懸近有自諸暨來者則又曰夫人之亡亦已三月嗚呼悲夫濂知宅之之深者宅之歿矣銘非濂孰堪為之宅之諱壹宅之其字也姓陳氏其先襄陽人十一世祖宋國子助教旦始遷于杭生餘姚知縣懋再遷諸暨陶朱里曾大父某大父琳承信郎提刑司幹辦公事娶吳氏吳居縣東之流子里生子曰燦宅之之父

也仍娶于吳還依女氏以居為流子里人宅之壽七十有七卒之日乃癸亥十一月六日閏月二十三日葬于戈溪之源娶黃氏壽[redacted]十前十[redacted]年卒繼配即蔣夫人有婦德鄉人稱之壽七十四後五年卒子男四鎮鍔鏞鑑鍨亦前[redacted]年卒女二適吳義吳鎰鎰徵君長孫孫男六濟溫浦潤浩潛女二尚幼曾孫男四樟櫂梓樑宅之性雅飭行乎患難能以理自遣室廬蕩於兵燹亟還別墅曾無幾微見於顏色每速故人飲酒賦詩以自適其詩韵度深婉一篇出人競持去閭井之間恒樂親之久而不厭徵君家將合族為義居宅之左右徵君為定科條以齊子姓至今守之嗚呼宅之已矣而徵君亦作土中人矣上距避兵之歲僅二十年人事變遷何所不有未知後二十年又為何如也唯有善名著于時述作傳於人雖歿猶不歿也如宅之者是已銘曰

五彩弗施不如緇泥我哀乎宅之受才則丕其數則奇我哀

手宅之欽其舊飛發於聲詩我哀手宅之墓門有碑太史勒
辭尚足慰多士之思

故筠西吳府君墓碑

洪武二年冬十月二十有五日筠西府君以一疾不起聞壽
年雖八十有八其州里之人更相弔哭以為義士亡矣吾屬
將何所依賴十數里中聲嗚嗚不絕四年春正月六日葬于
孝義里戈溪之原其孫鎡以濂知府君最深請張君辰件右
功世取文刻碑文曰府君字長卿諱宗元號筠西其氏曰吳
吳出泰伯苗裔初遷會稽之山陰唐大中間有諱翥者以學
行聞門人私謚文簡先生先生遠孫少郡咸通初復遷諸暨
開化鄉之峽上少郡九世孫㐲宋崇寧中復由峽上遷孝義
里世有顯人其詳具見譜圖記曾祖蘭祖元祐父護母斯氏
府君焉出也孕二十四月而生幼發智如成人喪父事母
夫人甚恭黎明至寢所候起居躬進饍羞必待竟食乃退母

常戒之曰我有廝侍自足備給使勿勞吾我兒也府君頓首
謝及母有疾府君遑遑不自寧夜分手炷禱上下神祇願以
身代父弗驗府君心益苦一夕母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於
斯今以汝子之孝特延一紀疾果瘳忽都魯忽公宣慰浙東
聞君之孝辟為奏差受事僅數月嘆曰我母年已耄苟力田
以為養不翅足矣何以仕為竟拂衣而歸日在親側視其顏
色為進退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府君號慟幾致隕絕服闋
雖已久但語及之輒哽咽流涕如新喪見者憫之府君自念
父母歿唯數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聞浦陽鄭順卿家
十世同爨特往謁焉順卿示以家範數千言府君如獲寶璐
而歸力遵行之十有餘年家政蔚然可觀戶庭之間穆如春
風人無間言者和氣所感有犬病足其子銜食哺之犬得不
死文人競為歌詩美之府君益堅為善之志製家教一篇誨
飭剴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鄰族之事居多召子孫示之曰

天之畀矜吾者厚矣脫有餘財可坐視顛連而弗之卹乎吾
就地之日近故惓惓爲爾輩言之府君晚年耳益聰目益明
健步如強年人及見玄孫之生士君子咸集府君危坐中堂
一子康髮盡白帥諸孫曾雁鶩行以進次第舉觴為壽府君
抱玄孫寘膝上銜杯盡歡蒼顏酡暈望之者謂為神仙中人
繪史遂為高玄聚慶圖以傳後三年府君適奇庚陽道閒遊
不復能小遺醫者云病在陰氣絕藥不能及法當瞥而通之
其孫曰鉅者涕如醫言俾得污血一勺終不治府君度疾不
可為呼家人與訣以義居不分為屬其耿耿猶前志云府君
娶陳錢二氏皆先卒繼楊氏後府君亦卒子男子二長康先
卒次即康子女子一適同里斯文孫男四鎰銓鉞鉅孫女一
花亭黃鏞其婿也曾孫男十源浞濤海汶瀚治瀚慶洪曾孫
女二在室玄孫男㭊棣楠植府君性恬沖與物亡忤熙熙
常如春未嘗少見憂戚之容頗嗜音樂自造短篇長可六七

寸遇風日清美輒箕踞而吹之聲振林木而胸中之自信者
一假是以洩之故當時之賢者多樂與之遊且惜其不沾一
命之祿以展所蘊終無以暴白於世然而生受備物之養歿
則春功緦麻千指就位而祭雖古之封君亦不過此尚矣濂
我濂也不敏頗嘗獲拜床下與聞緒論及束出遊難及蒙授
館致韻如志年交府君今不可親矣俯仰今古悉得無情乎
於是撮其大者而制銘曰

有夫之贏如發行之真如家閨之磬如條教惟程孰得而京
如影婦于形孰得而傾如蜜如繩如栗如烝如符歷世而弘
如

故諸暨陳府君墓碣

惟陳氏遠有世序其先居襄陽之宜城有諱璿者生磐磐生
斌斌生甸甸生宋國子助教旦始自宜城徙杭之寫松嶺旦
生懋字公寔有文學一時名人如范元卿陸務觀率樂與感

與之府論者謂其氣節度量有郭元振之風官至水事郎知
餘姚縣後自杭徙諸暨陶朱里然生旭旭生戴又自陶朱里
徙開元楢山之西戴生國子監主簿瑞生嵓嵓生清清生德
顯字克明從子洙嗜學如不及克明賞之使受經名師食或
告絕躬事杵臼市米以遺之卒成鉅儒克明娶曹氏生府君
諱大倫字彥理自幼岐嶷學易於洙既而更春秋年甫踰冠較
繹義例揮毫蜂雲烟滿紙自度功名易如拾芥棄鼓篋揚屋
不能中繩尺恚曰吾文視舉進士者何遠今不與之並驅造
物困予矣將何言於是棄絕盡攻古文辭甫陽州鎮先生吳
公萊以奥學雄文知名當代府君從之講學丁及秦漢以來
諸文章大家帝有其法句有其旨青燈夜昕或至達旦不寐
府君之學大進遠近歆豔之交聘為家塾師留富春山中者
最久富春右族多負氣善鬬府君周旋其間每以誠終為
戒言辭悃愊無華聞者皆心醉俗為丕變焉士頗捋合枝為

義食不問老倪一聽府君言府君量其可行者樹規約如干
則防範甚密其家賴之狂士吳子中文而好訐欽恣于鄉羅
山人集亡賴男子締致幽室持樸殺之府君徑趨山人家揚
言曰爾曹欲殺吳子中邪子中無大罪豈可以嫌隙之細虐
害之具耳目者恐不為也吾當白之於官山人聞之懼解縛
與其俱來伏地謝罪府君諭遣之子中因得不死元季兵亂
江浙行中書徵兵儲于饒饒之判官方沂實部其凡及押運
吏入江為敵人所虜上官將致辟於沂速捕甚急沂潛往見
府君泣訴其故抽刃欲自刎府君奪其刃藏沂山澤間且解
之曰兵儲之失罪在押運吏判官何與焉事獲免沂見府君
號而語曰生死肉骨之恩隕身不足以為報府君張目大言
曰方判官乃以市道交我乎沂不敢復言府君知時事不可
為遂絕意仕進時江南行御史臺移治會稽中丞吳鐸監察
御史督烈國王愚競欲挽府君於州縣文學掾府君力以疾

辭且策西師旦夕必大至決不暇安居乃適鄞縣之東陽已
而果然諸暨下高郵欒鳳寔為州與李參軍希白謀迎還府
君以事師之禮事之州兵為變鳳與希白皆被害府君又避
入流子里流子里在州東長谷中府君當西山夾澗作晚香
亭三楹間日與賓客暢飲為樂酒酣府君提筆咏詩脫帽高
歌擊几案為節座人每為絕倒或氣候和適戴華陽巾服寬
博布衣支笻行古石細路間遇泉石佳處游目思視意若與
之相忘人問其故府君笑曰吾生平無他嗜唯攻文成癖寄
筆硯垂四十年昔之人如此者何限今皆安在哉每撫首
自傷但得適意時竟與萬物齊寘當不計有明日也識者服
其曠達後三年以疾卒于家實吳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享
年七十十二月十八日葬于其鄉呂塘之原府君娶樂氏生二女
適傳某胡驥繼配張氏生一子曰時善古文辭能紹家學者孫
男五可牧可堯可濂可襄可仕府君長身美髯性坦夷吐言

露肝膽雖髮已斑白手不釋卷天文地里老釋氏之書莫不
攬其英華尤善寫竹樹蕭然有秀勁之意寫已輒取為清玩
所著書有春秋手鏡尚雅集各若干卷尚雅蓋府君之自號
也府君殁其友張辰既狀其行復慨然謂人曰府君之才之
美苟用于時當無適不宜奈何欲財操勢者銖黍不合度輒
斥而不取遂俾甘心丘壑老死而不悔甚可謂當世有司乎
若府君者無榮無辱全其所有而歸於造化奚翅足矣尚復
何說哉瞬持狀來徵銘濂雖素知府君未必有加於辰之言
也謹備識之而為之銘銘曰
天之茫茫孰得而論賦才孔多乃卒堙淪倔倔夫君纓緌之
門風猎孤騫所凝者神五彩成章隨氣吐吞其光爛然可燭
翳昏鬱而弗施結為氤氳從狂者生取尤於人將艴殺之不
翅擾狀奮搖一呼兕徙虎魄有友阽危遽若星奔將挾白刃
誰欲命存歷之山樊慰言複諄平脫其生夫不以恩少見事

為己後有闕假使大用何物不春惜丁亂離戎馬紛紜殲書雖上荷衣裊裊兮咏烟霞傲睨乾坤時命所拘有志弗伸七尺之墳呂埔之原昭懿顯譜太史有文

金華清隱禪林記

清隱禪林在婺城西三里所禪林而謂之清隱者何昔者鄧人士劉主簿嶠嘗隱居於此嶠字子淵事親杜孝家雖貧力學聚徒以養非道義錙銖不取華門上銅怡愉如也老於場屋一試吏而止風節行義翕然為邦人所稱說齋先生唐公仲友父子王莊敏公師心尤敬慕之宋淳熙初文閣待制南澗韓公元吉來守婺訪主簿君於隱所愛其林壑幽清而深甚遠為鑿井竹間名之曰君子泉泉至今猶存後一百七十餘年為元之至正壬辰有大比丘蘭室馨公既得法於千巖長禪師乃與同袍古鼎猷公飛錫而來欲建禪林說法度生於是月溪壽公聞二師之賢詣前作禮亟捐茲地以為之基

而里中樂善者曰章壽之倡毅聚貲為建殿宇及雕飾諸佛尊象已而棲僧之堂會食之所與夫門廡庖庫諸室次第告完皆二師同心化導之所致而名之曰清隱者蓋不忘其故云當是時五山十剎鐘魚絕響游方之士至無所憩足之所君子為之慨焉求噫猶此禪林僻處斗隅往來者憧憧弗息雖所不容多或一二千指皆使其忘行役之勞飽香積之味是誠何理哉蓋二師以誠感人以勤率物故施者川至而日用不匱也予聞佛說毗奈耶律云父母於子有大勞苦護持長養資以乳哺假使一肩持父一肩持母亦未足報父母恩由是觀之大雄氏言孝蓋與吾儒不異夫名區勝地世豈無之二師不彼即而來卓錫於茲誠欲表主簿君之高風而以孝道化度衆生庶幾弗悖如來說律之本旨也嗚呼賢哉圓頂方袍之士入斯林者談空說有之餘尚思感發奮勵有以念其親可也蘭室既已示寂古鼎今主持其事堅吾請峻為四

衆所傾褒云

故王母何夫人墓銘

門人王綬衰其母夫人何氏衰衣稽顙求造墓隧之文予與綬之父翰林待制君學為同師官為同朝援義不可辭夫人諱妙音婺之義烏人大父仁父智母傅氏父早世傅尼于窮童爾金華俞氏俞故名閥夫人隨母鞠其家逮長大父器之撫其頂曰是文柔嘉其凡子儇耶時同里初齋王府君良王家居講授受業者百人大父為夫人擇配環視諸弟子心自計曰無有出王禕右者禕即待制君府君之仲子也府君揣其意乃令行媒相知名片言成姻夫人既歸事君舅君姑甚恭待娣姒壹以和勝三族競誦其賢待制君方從黃文獻公學絕不為家謀夫人挺身任之不以一髮貽其憂待制君能以文辭鳴海內者夫人之助為多待制君出佐方州入官禁林恒挾少房與俱夫人安之謂世之當然自後待制君持節

諭西南夷六載不返夫人攻苦食淡藳然與二子綬紳居歲時具牢醴祭王氏祖君稱孝危酒前辭命二子拜後曰我王氏老主婦也禮則宜然聞者為悲之夫人訓二子成人且為授室抱二女孫宜宅宜亦訏適于孫閒夫人猶日治絲枲不廢經畫內政斬斬中度雖偉丈夫有所不能由是家寖裕然以待制君久未還積憂成疾羣醫不可藥紳蠹焉亡傷亟剉股作糜以進竟不逾洪武十年二月十一日遂歿壽五十六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塟于縣南崇德鄉青巖里之象鼻岡禮也嗚呼若夫人者其盡為人婦為人母之道者乎銘曰夫學方弘婦德維貞同聲而相應也雞鳴而興絲枲作朋克勤於內政也青燈宵明顧影惸惸能安於義命也國史著銘焯行幽扃欲其辭之稱也

春日賞海棠花詩序

春氣和煦海棠名花競放浦陽鄭太常仲舒開宴觴客於衆

芳園時日已酉餟乃列燭花枝上花既婀好而燭光映之愈
致其妍於是衆賓咸忧銜盃咏詩聲不自休酒半酣金華
宋濂乃揚言曰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謂園囿之興廢為
天下盛衰之候其故何哉憶昔烽火之際冒雨風寇匿巖穴
聞人步屧聲心怔忡若春花草紅青何處無之有目不顧瞰
欲求濁醪一卮以澆渴吻尚可得邪今者衣冠雍容倡酬於
爼豆間花雖不解言亦能影娑娑若相與為娛樂者不知何
自而致之亦曰　聖天子在上廓清四海化呻吟為謳歌
所以有斯樂爾　帝力所被如天開日明萬物熙熙皆有
春意其視昔日之事為何如世道之盛其兆已見苟不能詩
則止能則烏可已也雖然經有之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吾儕
今夕無乃過於大康矣乎宜知好樂之無荒而為良士之瞿
瞿可也所賦詩自太常君而下凡三十人其三則賓客餘皆
其君昆弟子姪云

徽州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旦字希明姓羅氏其先出於祝融之裔尚受封于羅子
孫遂以羅為氏始於房陵繼遷秣童長沙間歙之有羅則又
自秣童而分其居西鄉在宋為著姓有諱汝楫者政和二年
進士官至龍圖閣學士知嚴州以終生六子曰頴曰額曰頡
曰頌曰願曰類皆暐然有文頴字端良尤號雄深雅健為當
時所稱有爾雅翼新安志鄂州小集等書傳于世府君蓋龍
圖之裔孫累傳至諱錡者官承節郎娶某氏有子四人而府
君最幼季兄迪祿乃馬氏所出娶汪氏年十九而亡無子馬
氏傷之請於承節君命府君為之後遂稱其兄而祖其父府
君事馬氏如大母奉汪氏若生已者歲時坐二母堂上帥婦
子奉觴為壽嘼嘼如也其處同氣間尤盡禮訥然似不能言
諸兄有酒而或使氣凌轢之府君咲曰兄真大醉耶兄愁而
去族遠人因厄不能生府君飯之二十年及其終也復為歛
葬之推而達於州閭貧不能斂手足形造棺櫝以給之闘爭
弗解將赴愬於有司具旨酒與呼而平之社祠壞民崇禳
無地倀倀徧諸野為屋而像之環秀橋敗往來者危顧視不
敢度偶衆市巨木構之春和木氣萌農父入山刈新條以糞
田刈者家卒往往不食而作因頓道上役傭人舁淖糜食之
府君之好施不特此也四方宦游有還歙者皆館于府君
久而彌恭隨行復有所贈士大夫言及府君必同辭稱之曰
惠人惠人云至正辛卯蘄盜起曼延至歙府君謂諸子曰國
家養育汝曹久矣今大盜攻城邑正赤心報上時也汝曹毋
以老身為念當思為破盜計於是諸子募健兒數百人整其
隊五部領諸韓門請自效既而盜日熾家竟以此蕩毀至正
丙申春府君避兵山谷盜兵卒至執府君褫其所服衣府君
罵曰天子何負於汝而反邪行將作殖臨矣罵不絕口盜怒
以戈舂之府君隕濶中時諸子在軍無知者惟一女奴侍側

扶至家而卒正月二十六日也享壽六十三府君娶吴氏諱
月字德明休寧人閑禮法甚得婦道亦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
卒年視府君而加二齡子男三人守正宣明祖安宣明仕於
國朝累官將仕佐郎知淮安府山陽縣事以治化稱然孝行
醇至嘗刲股肉以起府君之疾女子五人適汪道原吴履仁
程欽文汪士傳吴宗善孫男十人斗應潤祖蛛童儀童山陽
童喜童貴童貢童州童添童曾孫男七人茂保萬保忠保恕
保綱保維漢保賀保府君卒之明年某月日與吴氏合窆里
之官侍山禮也人之論丈夫者身都重祿而無毫芒之可紀
徒見其須髯森張而已冠服委蛇而已是果何為者哉府君
以一韋布之士其行乃彰彰如是孰得孰失當必有辨之者
矣宣明文與予游素知府君之事遂為之銘曰
惠利之施無間親疏是為仁之推赤心徇國白眼署賊斯乃
義之激吁嗟乎羅君非行之純偏曷以致吾文吁嗟乎羅君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四　芝園集卷第四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五　芝園集卷第五

新刻楞伽經序

洪武十年秋九月丙子朔濂朝　京師冬十有一月丙申入辭將還山時　皇上御武樓下顧濂言曰卿言楞伽為達摩氏印心之經朕取而閱之信然人至難持者心也觸物而動淵淪天飛隨念而遷凝氷焦火經言操存制伏之道實與儒家言不異使諸侯卿大夫人咸知此經未能上齊佛智其禁邪思絶貪欲豈不胥為賢人君子之歸濂謹對曰誠如聖諭第其文學簡古義趣淵微宋臣蘇軾頗嘗患其難讀耳上曰此書生經藏文義之過也朕於宮中暑覽數過已悉領其大旨即　勅奉御取經示濂且默誦曰如佛語心品第一卷所言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種住謂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滅及相滅此三相者最為微隱唯佛能究言之第四卷所言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觀察不墮二

邊先身轉勝而不可壞得自覺聖趣是般若波羅蜜此言六度為行互相融攝成菩提分皆由般若成立尤為深切若般若心經若金剛般若經皆心學所繫不可不講習也言已上復口解心經數章　睿識神見皆超出乎常倫於是賜食禁中而退又明日戊戌考功監臣某奉　旨於大天界寺俾天下諸浮屠咸讀三經　命既下有王禪師崇裕靈承　德意孳孳如弗及且以二經世已盛行獨楞伽見者殊寡乃購求雷庵受公集註鏤版而行之徵濂為其題辭惟我釋迦如來五時說法而此楞伽實與維摩思益楞嚴三昧金光明勝鬘等經皆在第三方等時所說疏經之家謂以楞伽為名實相為體佛語心為宗自覺聖智為用經凡一百五十一品茲所存者特其一爾其言幽眇精深誠為攝心樞要之書也欽惟　皇上以生知之聖一覽輙悟　詔天下諸浮屠是皆是講將使真乘之教與　王化並行治心繕性遠

恐而趨善斯心也即如來拯度羣生之心也何其盛哉禪師敬恭明詔罔敢怠遑日以流通爲務亦可謂之賢矣爲沙門之學者宜受而持之庶幾上報　寵恩而不負靈山之付囑焉故備著　天語之祥於篇首使讀者各有所警發焉

十一年春三月

約之禪師畫像贊

嚴蔚之姿宏辯之才一衲三十年曾不沾席談玄八萬偈舌若驚雷崖樹重榮兆法門之復振塔光呈瑞疑古佛之再來炯炯乎眼光閃鑠沉沉乎氣宇弘恢風風乎九江風動燈燈手王几天開蓋真趣於膏膝斯不染於纖埃彼自安於部婁曾莫陟其崔嵬倘於斯而觀感庶立懦而興頑

故新昌楊府君墓銘

越之新昌有大山曰彩烟與沃洲天姥鄰而彩烟尤爲峻絶遠望之如雲霞繽紛天際故名山之絶頂其平如掌沃野數

千里桑麻蔚若犬雞之聲相聞或者姓之武陵源云大姓楊氏自隋末來居之閱數百年而書詩之澤有引弗替在宋之時父子兄弟連舉於有司而嘉泰壬戌進士彝其仕爲尤顯官終朝奉大夫知廣德軍州事贈奉直大夫廣德之從子佑祖亦由太學舉進士爲婺之浦江丞浦江生昆昆生禔禔生府君諱居字溫如生三月而其母梁氏亡父命乳母鞠之性穎悟八歲能賦詩及長聞天台於先生子惠傳伊洛性理之學執經而受其說久之融通諸家言而貫以一致神暢心怡實欲起古人千載之上與之晤語既又以爲言之不文不能以行遠復從同郡韓莊節公游取文章大家日研摩之其於分章遣辭之法辨其類不類尤嚴其界域時先師黃文獻公以文名當代府君撰長書贄見之公讀已嘖嘖賞愛更揭諸座右賓至則指以示之曰是豈非文耶公爲人極慎許可其器重之若與府君嘗以春秋學應書鄉闈不利遂掩關不出下帷而講授四方學子趨之者如雲府君曰據高座臨其性資而開導之如農夫霸而行不自知其沾濡之至學成而去多著名于時人問之則曰我楊先生弟子也忠義陰洽不敢更名他師府君性至孝父有疾晝侍左右夜不敢解衣寢臨穴之日踊絶于地良久而蘇歲時祭祀必預齋戒眡滌濯咸服拜跽儼如祖考之在乎上瞻塋有田爲豪民所據府君師宗人白于官復之仍創庵廬以居守者府君介而通莊而能溫未嘗妄言笑一動一靜皆可爲式程善古文辭尤長於詩騷亦有愛齋稿若干卷藏于家府君出處之際唯道之徒視不義富貴有若浮雲臨財尤廉路拾遺金俟其主還之里有喪及飢餓者恒周之學者方自以爲得師年六十六不幸以洪武九年丙辰冬十一月二十九日辛亥明年丁巳春三月十九日窆于金山之原在家西四里而近娶同邑趙氏生男子四長宗學先卒次須學去爲浮屠更爲梵尤璽有摩叢林

間次穎學繼父之業次　學女子一歸士族咸必勝孫男一自牧女一尚幼予聞之文者將以載道道與文非二致也自夫世教衰民失其正高談性命者每鄙辭章爲陋習拘泥辭章者輒斥性命爲空言互相譏詆莫克有定殊不知道與文猶形影然有形斯有影其可歧而二之乎是可嘆也已府君以超卓之姿窮理攻文孜孜弗之倦務欲合而一之亦可謂知道者矣銘曰

大道流行日用昭宣非文載之道孰與傳安可歧之徇於一偏迂夫曲士牢執弗遷猶埴索塗何往不顛有偉夫子式窺其全以彼校此孰爲愚賢鍥石幽墟過者祭焉

望雲圖詩序

思親望雲圖者爲福建承宣布政司右參政唐公作也公名俊字士明念親之不見日遑遑焉而求昧昧焉而思終無以宣其情圖之所以志之也間以書致辭於濂曰俊之先爲睢

陽人金季兵亂大父避地南陽遂家焉大父生三男子而先君居其二先君諱德謙蔚為才行之士元至正中汝潁大盜起先君棄捐諸孫宅穸之事崩與而南陽陷矣俊時在童孺遂隨母夫人陳氏出避晝伏宵行至魯山陷焉未幾魯山又烽火連天竟失母夫人所在家屬亦東西作風雨散去俊號泣無依朝夕嗚嗚然曰哀哉吾母其存乎亡乎苟亡矣遺骸將何人瘞之乎然河南達鄉里為近吾當忍死往而訪之乎於是間關走河南竄身兵籍中逢故時父老問之自南陽來者又問之有出入軍中者又問之如是者六年心動形瘁竟莫可蹤跡復嗚嗚然曰哀哉吾母豈果遂亡矣乎母既不可見何如勿生之為愈乎已而私自念宗系之不絕者一綫爾苟先朝露而自棄祀事將隕墜不為吾敖氏之餒鬼乎宜擇真主而事之 且獲見天日雖不得奉母歲時持一盃酒走酹壙上土比之徒死不翅霄壤之殊此志或可自遂乎當

是時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德綏威讋萬方嚮化俊乃間道內附期願名行伍中以苟全性命而已宸衷見憐視之如舊臣賜以厚祿寵以名爵使再造其家室自兵馬副指揮入轉而至今官階躋二品此平昔夢寐之所不到俊每念 聖德如天無際而父母不得同與 恩榮益至感泣不能自已顧憶先君言堪輿家謂大父墓最佳中支當有躋膴仕者毋撫俊頂言曰他日將在吾兒邪今其言固驗非惟父母不之見而族屬無一人存者不亦悲夫願吾子為文之將示諸子孫以志吾無窮之思也濂讀之不覺潸然出涕嗚呼有是哉人之壯年有大父母父母俱存而論其慶者矣下此則父與母無故而論其慶者矣又下此則二親或有一存而稱偏侍者矣公自幼齡輙喪先府君當干戈搶攘之際而母夫人隔絕又死生不可知宜公雙淚既盡而繼之以血也雖然公無用爾也古之人所謂孝也非止得養親而已身者親之枝親雖忘而身存猶親之存也能致其身是謂不死其親言也弗爽於貞行也允契於軌內外一致而無所違越非孝乎撫世酬物而一本於誠翊翊然謹畏唯恐失之行之於家推之於國達之於天下皆弗悖於道也庸非孝乎出鎮名藩承宣教化使萬姓咸蒙正治之澤家給而人足皞皞熙熙如唐虞時庸非孝乎三者雖皆敬身之事此又移孝為忠之大者公能行之他日良史氏必大書曰唐恭之子俊其治行如古名臣可為法於後世則公之親亘萬世而不死矣公之為孝也不亦大哉濂知公為人誠愨而廉介其拜御史持部使者節三預北平省事皆以美政著稱故濡毫而縷言之一以聳公之憂一以進公於道云

義烏方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天瑞字景雲姓方氏宋元豐間有諱沅者自嚴陵白雲原徙居義烏之綢巖今九世矣當五世時又有諱應龍者

登嘉定癸未進士第官終大冶丞其族望嘗顯矣府君曾祖諱淵祖諱菘之父諱汝霖母俞氏紹興丁丑進士工部郎中翰公良能五世孫也府君六歲時與羣兒戲于池濱一兒俯身攀藕花忽墮水中羣兒皆驚奔府君急執其足揚聲大呼人聞而來抱兒還其父逮長讀書窮晝夜孶孶弗少懈其父以食指之繁故廬迫隘不足以容別買宅一區於三里外命府君居之府君昏定晨省雖大暑寒不廢父母憐其勤力止之府君跪對曰子職當如是不為勞也府君之配曰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經歷諱約之女也府君相敬如賓終其身無片言爭戾或者媲之梁伯鸞朱殁府君一念之輙垂涕與人交重然諾一旦暴風疾雨府君將登獨橋倉皇欲就塗家人謂曰非有至急之故何遽往也府君嘆曰吾與人期不欲爽信耳其遇宗族內外姻多煦煦有恩意有稱貸者或不能償寘不問府君長身鶴立美鬚髯樂賓友過從當酒酣耳

熟高談倂燁驚動四筵徐而察之皆根據經史出入思慮之所不到時論多之府君有兄二人孟曰天與字景賢仲曰天錫字景範景賢倜儻適意傳善滑稽士無賢不肖皆樂與游尤精黃帝內經之學有疾者恒依之景範淵深而簡默遇勝友論詩輒抵掌劇辨袞袞如泉源發不見其窮府君固難為弟矣亦復翛然與之抗衡非聰明絕倫不能也府君年七十九疾病頗侵凌知其不可治乃絕醫賦詩一章示子孫大意以為吾讀孔氏書死生終始之說粗若知之萬事悠悠當同一夢彼浮屠氏所謂天堂地獄不過托是化為善而已吾家素絕之不必用也今死矣與明月清風浮游於天地間耳尚何道哉書畢而終實洪武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府君生平嗜吟有詩集二卷藏于家妻即朱氏無子而先卒鞠景賢次子樵為嗣既而少府馬氏生子男子二人曰士龍曰士信子女子一人曰丑姬歉事郎中書舍人宋璲其壻也孫男二人

某某以某年月日塟某山之原初予與府君二兄交甚洽繼識府君於白鱗溪上府君方為女擇配予兒璲始九歲操觚作蠅頭細字謄千所造文辭府君心悅遂成婚姻家府君當有疾時璲將來南京省余往謁府君道別府君執璲手言曰汝尊公當代文士第一流吾旦暮死不復與子相見願為求墓上之銘足矣璲泣而別未幾果以訃聞予亦為泣下霑襟今予致政還家府君從孫衡備書其事行士龍持以來請予惡得不為之銘銘曰

猗嚴陽三鳳翔一鳳後逝雲為鄉梧桐萋萋空髙岡緬懷德輝人可忘

朱氏家慶圖記

浦陽江上有朱仲賢氏年當七十而其壽母尤夫人則歷九十二春秋矣猶康寧飲啗如恒人當候序和適壽母出坐鞠隱堂中仲賢率家屬分立左右稱觴為壽州里觀者莫不排佪歎慕縣校官張君正卿獨曰是亦希有事也不可以不識命畫史作家慶圖裝䌙成卷持示金華宋濂指曰鶴髮垂領神色恬康危坐榻上者壽母也其右方帶襞積冠張拱前趨而角巾三人從子男子也五冠者與一童子列其後者孫也二兒挾冊徐行自語顏語者曾孫也其左方盛服而參差立者四子婦也三兒二大一小大者携小者行手中執鞠花者曾孫女也重立於右上二抱嬰孩一獻桃一捧茗甌者四孫之配也一俯倚榻上一牽壽母衣一熙然侍立其側者三孫女也指畢合而計之凡二十又八人且曰先生史官也其言信於海內願為序而傳之嗟夫壽之為言久也衆人之所不可得也然亦有得焉而煢煢索居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謀不及朝夕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左右不能孝且養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體羸氣𧏙十日九疾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禍患迭嬰中心靡寧者非壽也今壽母享此高年尊安無疾

孫子秩秩皆能盡養家道豐裕心志怡愉是無五者之失而有其足之樂矣得不為希有之事乎正卿之為是舉宜也非過也且昔人之所至願一則曰壽二則曰壽非惟欲乎已又且祝於人豈不以壽出乎天而非人之所能乎讌或有之誠可歌也已吾婺素號文獻之邦振黃鍾之鏜鞈剪毛羽之紛擬者比比有之其能為仲賢撰為賦頌矣乎

金華永寧禪庵記

金華縣東五十五里有一土阜延袤數里餘曰羅漢山先是宋元豐間里之善士鄭君克允與其弟克明於其地治鐵鑄阿羅漢像五百一十有八山因是而得名像今猶在西巖石佛寺克允則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剛中之大曾父也二百餘年之後有楊氏子名允直者居於山側與其室人王氏本淨尊檀大雄氏之道同往烏傷伏龍山禮千岩禪師入室弟子蘭室馨公受大乘三聚淨戒凝神入空以縛禪為事一夕

夢異僧者來自西域者告曰汝宜於羅漢山建永寧庵以修學禪定覺而異之即其地經行見其坡陁演迤氣象爽曠遂欣然入念廛鉢積寸累構佛廬三楹間中塑觀音大士垂冠瓔珞寶相殊勝時則至正戊戌之春也樂善之徒捐山若園五十畝奉之允真手植青松薪手成林而庫樓西廡俱先後就緒什器百需之物亦莫不備給持缾錫而來過者日暮塗遠一時一憩神靈之區應真之所示現夫豈偶然必有龍鬼晝夜護持使般若之種孳芽其間亦其勢之焉允真欲為久圖請予文勒石俾世世擇異姓有善行者主之而楊氏之族人不與也予聞神所必至也羅漢之山昔嘗產鐵鄭君兄弟命金工嚴鑄諸像像成而鐵已竭協氣充牣祥光未散禪庵之建實符嘉應宜乎允真之城此不難也然而造者不難而繼者為難嗣主其席者尚思允真之勞勛一椽片瓦視之不翅寶璐庶幾繩繩相傳至永久而弗墜苟或不然則夫寘報之掾具者載籍予何忍言之讀斯文者尚知所自警哉允真字無識敦實而無為嚴為近道父曰天祐母姓全氏云

題定武蘭亭帖後

世之論定武蘭亭其說頗不同有謂唐太宗詔歐陽詢搨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輦至殺胡林棄而北歸宋慶曆中韓忠獻公婿李氏者獲之至宋景文公帥定武始從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於孟水清者蓋非也熙寧中薛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別刻以應求者師正之子紹彭又勒於他石潛易元刻以歸長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太宗既瘞繭紙蘭亭而刻石亦見獨昭陵既發畔誤負石為擔帛用定武一士人見四周龍鳳文隱起知為禁中本以百金市之以歸謂之古定本王君既知長安移文索入公庫又謂之古長安本既而公庫火石焚焉當世再入石是定武則有二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說者已不能歸於一致况欲索於肥瘦完損之間邪自後轉相摹刻者凡九十餘本而吾婺梅花本而下亦且十家則其去真益遠矣此帖出於蘇才翁東齋所藏元祐戊辰米南宮又獲之才翁之子洎字及之亦佳士也上有范文正公題識韓魏公家記及錢氏忠孝家趙舜齋字即精神氣韻實與他本懸絕當為定武初本無疑同郡周君致爾冒熱來求題讀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繁也

題悅生堂禊帖

右蘭亭悅生堂本係宋相賈師憲命其客廖瑩中參較定武諸本采字之精善者輯成一帖始命金華良工王用和勒石經一年乃成寘諸悅生堂中奏補用和武階以報之應技師憲道罷遂時朝廷命王孟孫籍錄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匣當時方回奏劄亦頗及之度其所藏者善本必多故廖所采輯薦紳家號為至精先師內翰公嘗摹搨為卷而以遺文獻公所臨者繼其後誠可謂雙絕矣公之孫柳轉儀實以卷於戎馬劫灰之餘得亦賢乎哉

跋柳先生上京紀行詩後

濂以元統甲戌伏謁先生於浦江私第出示上京紀行詩卷乃永嘉薛君宗海所書時先生自江西儒臺解印家居上距分教湍陽賦詩之年實延祐之庚申已歷十五春秋洪武丁巳之正月濂方謝事歸田幸獲重觀于羅山書舍相去元統甲戌復四十有四年於是先生墓上之草亦三十六新矣嗚呼六十年間人事變遷乃弗齊若是不亦悲夫先生之孫叔維以濂嘗受業先生之門請題識其末三復之餘慨然為之興懷先生之詩與薛君之字人咸知貴之有不待區區之贊也

跋王獻之保母帖

右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于甎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等鉤摹而又

唐工鑄之所以精神氣韻釁然不侔也或者不知猶妄有所疑姜堯章乃作辨評一篇設為問答援據甚詳博雅君子宜取而覽之正不必求題識之多也

題錢舜舉應真圖

錢舜舉所貌應真渡水圖備極情態此畫史恒蹊爾或者妄謂應真實然則過矣觀者當具金剛眼而弗為紙墨所惑可也

跋段氏墓誌銘後

右大司徒歐陽文公所造廬陵段君雲章墓碑君之子德輔德文既鑱石龍坑冢上元季之亂碑與亭俱燬公之遺墨幸得僅存因重裝為卷請予識之嗚呼公之文在天地間流傳當無窮固不繫碑之有無然而事變不可料公自擢第以來文稿百有餘冊藏於瀏陽里第者亦燬于兵其孫佶唯收在燕所錄二十四卷奔走四方凡見公文必躬寫而附入之予

嘗為其作序以傳惜乎德輔不及錄此文以遺之也至於段君之賢行公已備書予不敢勦說而瀆言焉德輔兄弟能惓惓寶此而不忘亦可謂不死其親者矣

孫伯融詩集序

詩道之倡其有師友淵源乎非師不足盡傳授之秘非友不足成相觀之善無是二者不可以言詩也當元之季有丁仲容先生者自天台來客建業以能詩鳴方其岸幘談笑有持卷來求者輒索酒飲數觥操觚如飛風雨疾而龍蛇蟠語意渾涵絕無斲削之跡讀之者皆驚以為仙才當是時夏煜允中為先生入室弟子其氣韻酷類而橫逸滂沛過之伯融進受指畫於先生退交允中曰取唐諸家詩而紬繹之稽其聲律求其指趣察其端倪已而學大進士大夫稱曰之是肖乎允中者也或曰非也脫凡近而遊高明皷俠氣而趍氣壒其勢慕乎先生者邪予來南京而先生墓木已拱獨允中共吟嘯於風月寂寥之鄉舂容乎大篇鏗鏘乎短韻無日無之允中間持伯融之詩相與諷詠予謂允中曰自科舉之習勝學者絕不知詩縱能成章往往如嚼枯蠟較之金頭大鵝苦腥滿口者有間矣如伯融者何處可得耶允中深以予言為然時伯融總戎于括予不及見未幾伯融死於難後三年允中亦歿于今耄矣私竊以謂先生之詩已鋟梓傳世每念允中之名泯泯訪其遺藁三十餘首錄藏青蘿山房頗恨伯融之什未有所托金陵蔣行簡伯融之弟子也乃蒐輯遺失釐為若干卷介翰林典籍蔡宗默求予序其首烏乎道隱民散久矣朝執經於講帷暮反眼相視若塗人者有之有如行簡之不忘其師非紛紜百鳥中見此孤鳳凰歟因不辭為稽其師友淵源次第而為之序聞之者可以勸矣伯融諱炎姓孫氏句容人元季落魄不仕及皇上定鼎建業出為江南行省掾同知池陽府已而陞知府事遷本省都事總制處州軍

馬苗冠賀甲李乙叛遂遇害朝廷以其不屈志殉國贈徵事郎封丹陽縣男為人磊落有俊氣頎然白面書生而其胸中藏百萬兵使其賦命之厚勳業可立致今但以詩名于世惜哉雖然伯融藉此亦足為不朽矣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右宋思陵所書神女賦法度全類孫過庭且善用筆沉毅之中藹有飄逸之態然思陵極留心書學九經皆嘗親寫故其用功為最深此卷乃禪位後所書時春秋已高而猶弗之廢誠可謂勤也已使其注意於虞夏商周之治父讎不至不報王業未必偏安抑又可歎哉卷首有奎章閣鑒書博士印蓋天台柯敬仲為是官時所鑒之云

題伊尹古像卷後

余嘗覩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其論甚偉句曲外史張天雨餘

取其說書於伊尹吉傳之後誠知言者哉雖然汲冢竹書所載又何其與此異也

題子昂書高上大洞玉經後

右王晨上文三十九章趙魏公六十四歲時所書多取法於黃庭內景經故韻度極可觀或者謂公晚年專倣李北海其言過矣予見公書此經凡四數而此卷尤為精絕誠可寶也

題鮮于伯機所書蘭亭記後

鮮于奉常公嘗見葉秋臺書及覆論說至欲下拜秋臺之書人頗譏其陋公獨知其用筆之妙字學雖淺藝非功力精到亦不足以相知況其他者乎予藏公所書滕石硯賦自謂可入妙品今觀此卷實可與之抗衡非真知書中意者未必以予言為至當也

題剡源清茂軒記後

剡源先生戴公以文辭名天下曾未百年學者鮮有見其全

集者乎總脩元史欲為先生立傳於是白丞相下有司即先生之家謄其文藁二十卷以上至今藏之祕府中書舍人毛君集出示先生所造清茂軒記正在藁中其為真筆無疑蓋毛君徒祖震卿與先生為忘年交故先生不靳而為之記發明山水之勝分明如畫今之能文者雖多如蝟毛求如先生絕不可得毛君乃能重書以傳亦可謂賢子孫矣哉

跋宋南宮吳騰帖

予嘗評海嶽翁書如李白醉中賦詩雖其姿態傾側不拘禮法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今觀與李薰遷手帖因書其語而歸之薰遷字夷曠公擇子也大觀間嘗為顯官云

跋樂貞婦傳後

樂貞婦陳氏蚤喪夫而養姑終身撫二子至於成立予揆陳氏之意則曰是婦道當然爾何有他覬哉使陳氏所見於此毫髮有未盡免鑑敗帷之若未必能甘也識者不察以不得旌表門閭為陳氏恨旌表朝廷事也於陳氏何與焉

達摩大師贊

括蒼吳福平川以善畫名叢林間龍門海公請寫初祖圓覺大師真像成德如生觀者聳然起敬翰林學士承旨宋濂為之造贊而國子博士鄭君仲舒書之贊曰

系傳香至法證圓真闢六宗之異户歸甘露之一門操智慧刀斬纏蔽之枝葉裂煩惱網見清淨之本根重宜穩泛已歷三年之久少林壁觀竟忘九載之勤流支發毒而甘之如蜜葱嶺攜行而殁兮若存精明焜煌乎日月氣宇盖乎乾坤此所以一花五葉之記徧周沙界而大法彌尊也邪

活水軒銘

吳府紀善張從麟氏會稽山陰人築居鑑湖之側讀書鼓琴樂周公孔子之道見原泉之流不息因取乎朱子詩以活水名其軒請予造記予謝曰軒名包義甚博索文者又接踵而

至侯還山中却為之德麟曰麟庵從 藩王出入行無定蹤願遺之一言不敢以多求為也予因曲徇其意為製銘曰

泉出地上盼厥源東流弗息日新沄警猶嘉木下有根脩幹上擢枝葉藹君子玩之道則存錙銖有間體遂昏潰汗行潦勢吐吞纲雖盈溢不及燥我銘我軒辭則勤行之不已德乃純

題馬氏譜圖後

同郡馬生銓其先出於唐太師北平莊武王燧北平五世孫大同來為婺之東陽縣令咸通五年遂卜居松山之下縣令十世孫承節郎喬嶽宋崇寧五年又自松山遷仁壽之光蓬山承節七世孫克復嘗以武顯節制婺州屯戍軍馬兼中書省討議官兼浙東降斷新砍使討寇事計議四世孫則銓也銓以縣學弟子員貢入成均惓惓於譜事唯恐廢墜聞請予題其後予覽隋唐藝文志載郡國所上氏於書凡數千卷歲

于官所以然者辨貴賤別昏姻謹本支也自氏族之學弗講士大夫家亦鮮有習之者往往未歷數世已貌然不識為何人可嘆也今生能有志於此晝夜弗忘不亦忘學之士哉予特表而出之以勵世之人使不忘其所自

元故徵士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自立字本中裔出汝南初遷貴之永安唐季有為袁州刺史者因家宜春繼徙廬陵子孫衆多又自廬陵分居新喻天柱山之陽曾大父昇臣宋太學某齋生大父宗企以文學名江文忠公柽禮下之從用薦者授迪功郎監廣西經畧安撫司庫辭不赴門人私謚文範先生父雲龍元瑞州路儒學録有文集若干卷博學者君自以奕葉為儒繼承不易華學問學雖寒之折膠暑之鑠金亦不敢輟廢下筆為文翩翩然成五采矣父既蚤歿獨奉母某氏居家苦貧傭書以奉甘旨從兄自強為廣西宣慰司都事以書來徵會欲白上

官薦為撫州文學掾君笑曰吾母老矣焉用是為我即別歸下惟講授相從者多以文行知名其兄自牧請奏差於沖間奉檄行湖湘間遇寇溺水死君尋迹而往負其遺骨挈其妻挈還既卜宅兆而瘞復訓育子女者四皆至成人初君配歐陽氏有廢疾手足不能用君遇之如賓無一言相加遺凡十有餘年乃終君時正當青年人絕以為難君性溫靜恂恂若不能言者至於辨是非利害恆義形於色毫髮不少惡故元大鉅儒一見皆器重恨相見之晚會再踐場屋不利遂棄去不幸以至正某年月日卒享年五十又六以某年月日窆于某鄉先塋之次其地曰陰坑云先室即歐陽氏繼室何氏皆先卒子一人孟東君卒時年甫十四亦思繼業如君力及壯以賢良徵由翰林國史院編脩官遷應天府上元縣主簿女一人適同邑劉有大孫二人鉉能予侍講某林實與孟東同僚見孟東精勤而有學心甚敬之孟東奉前鄉貢進士梁寅狀拜而請銘且繼之以泣于家食時自來為長為尹願與自強交視孟東與家子姪也義不得辭銘曰

孝友行于家既貧且庇又何必金章盤綬而始為華我銘斯墳言則非誇

故蔣府君墓銘

余官詞垣時編脩蔡玄與蔣敬偕來玄代敬致辭曰敬舊從游於句曲伯融孫先生伯融總兵於括而殁於王事敬痛其師之亡而其詩不傳今采輯成編將刻諸梓願為序以冠篇端乎私自念近時為師弟子者一轉眄間如不相識然若敬者亦可謂之知義者矣意其必有所自願竊識之及余致政還山敬持元進士東原李繼志之狀請銘其先府君墓狀中述其家三世以孝聞則其所涵濡者深矣宜乎敬之制行不忘其師也府君諱成字翁輔蔣其姓也其先為汴人宋建炎初扈蹕南渡遂家吳業之錦繡里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字

秀之母郭氏閭閻肅穆可為女中師府君生而穎異不與恆兒同少長事親田盡其孝敬一頻步之間常恐親之飢且寒惸惸焉懸懸焉若無所寘身見親破顏一笑輒喜劇不知手之之舞蹈士君子咸曰公輔之祖若父篤於倫品人競稱之為純孝而公輔又能繼之吾聞孝子之家其後必昌庶有望於斯人歟府君非惟能孝也其友二弟甚至庭無間言仲弟彬為泰州吏目先三年卒季弟順先一年卒府君竭力經營其後事甚悉府君非惟能友也與人交務崇信讓雍雍雅雅絕不與物競唯恐傷之不幸以洪武七年五月十日卒享年五十又九其年六月八日瘞于城南撥雲山之原禮也娶劉氏子男子一人敬其字為行簡為人謹慎重然諾一時名士多與之遊子女子二人長蚤世次適徐信孫男一人真慶孫女一人在室予聞孝者群行之冠冕人有行之者則百善至而百邪去府君能繼先人遺躅而益有光焉以增夫名教之

重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才藝而萎哉雲剪霞未能根德之華恪遵天經篤行于庭斯
可通於神明昧昧思之孰為重輕讀銘者[illegible]當蹶然而興

全有堂箴

全有堂者何監察御史黃君鄰讀書之室也缺者全之反其
謂之全者何無毫毛之不備也無者有之對其謂之有者何
心中本具不假外求也其謂全有者何天德也天德之著也
如鑑之明也萬里森然隨物而應之也既曰全有或乃虧之
喪之以至弗完者何人僞之滋也人僞之滋非學不足克之
也克之者何整爾甲礪爾戈力戰而勝之也是故生而能全
之謂聖人虧而復全之謂賢人棄而不知求全之謂愚人三
者之不同奈何敬與怠之謂也黃君欲全其所有非敬將何
以全之黃君以政學聞于時後追追自治不知其殆之求全
者歟為之曰

穹天高顯性靈萬象森森炯以貞愚不縮智不羸毫末咸具
天人并君子乾乾守以誠其有乃全百體寧

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墓誌銘

濂侍講禁林時蘇之良士瞿公莊來為典簿其為人也文學
蔚茂而勵行堅凝濂甚敬畏之凡應　制諸作多出其手率
皆稱　旨自是與之締交不翅伯仲然間以先府君墓銘為
屬濂以衰文者接踵于門雖諾之而未暇為令蒙　恩致政
家居又復移文以申前請乃序其事而繫之以銘序曰府君
諱翾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君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
有諱其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曰青曰達
俱有才力能伏其鄉人元兵取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姑
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猘犬突出軍中衆腭
眙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讙曰壯士壯士可官
也青曰吾不知吾弟達將軍遂出旗旛俾達招諭未降者承
制投達為百夫長及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

盜轄僞口提領娶恭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
從其徒射獵飲酒為樂不喜學書然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
過年十七怯僞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即
折弓矢脫略紈綺故態躬力稼事以養二親承候顏色惟恐
弗至母吳病疽時天熱疽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遇府君
曉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摩撫則汗扶其起臥不解帶
者三旬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凡善醫弗能攻或告以股
肉可療其法實刀盂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
言自旦至晡頓顙于地額破血流被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
忍不閔我耶我纔以身易母猶甘之肉何暇惜乎知刀終不
可動起引之割肉實盂中裂帛潰血裹創戒左右勿泄爰之
膠餅他肉以進母不食已五日見爰喜為之搡筋食一杯幾
盡食已而瘳母後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蕢遍市之不得解衣
入菱澤中哀號索之竟日手足皆腫僅得菱實三馳歸遺母

母疾如失既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儀守之而不變如父母何携家入蘇城謁多錢翁有所稱貸多錢翁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貲財俾府君懋遷而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幣若干錠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隆田宅券書及他貴物于路者府君覽之曰券書失啓爭端端迹其人呼與之其人權貴家奴失主券畏罪欲求死叩頭謝曰活我者公也瞿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無煙府君憐之天未明携錢二十緡潛投窓隙而去歉歲出糶有蹇人來糴衣不揜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糴十千邪倍與其粟富疏者過門府君取飯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汝當以餘錢裨我鬻者咲曰吾安有餘錢邪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實予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詰問其

故府君曰彼脈有蘄是以求升合利吾忍與之較邪歲丙申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僦舍館而食之癘氣發者相枕藉府君躬視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晚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二子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薦爲名儒從典籌陞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書紙爲圓圈榜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于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歲等適過府君將之京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頷曰語吾兒莊勞力供職報 天子恩我死當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部累請封于 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娶蔣氏贈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請至再三乃已年七十三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於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男二人即懋莊女三人一夭二適某某孫四人紹緒紳 曾孫男二人 女一人府君歿之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司左參政階通奉大夫於法當得加贈云者嗚呼孝者天下之大經也一鄉得孝子焉則一鄉睦一邑得孝子焉則一邑順一郡得孝子焉則一郡治此無他人之所秉恒性固未始有殊而移風易俗之道蓋莫急於此也然而孝行之至心與天通韋布之士往往能感於神明發於祥徵載諸史牒復有不可誣者今府君不自有身唯欲其親之安刲股愈疾固人之所難至於妻未華時而能獲實者三非神明陰相之未必能致斯則心與天通之驗也在宋之初貴池有孝子者曰葉簪秋九月母有渴疾思生李食之簪號泣樹下忽叢葉中得雙李如彈丸人以爲孝感府君之事寧不與簪類耶簪之名尚傳於今而弗

泯則夫府君者其不當有傳耶兹銘之所由作也銘曰

維孝之德是謂天經秉厥恒性體順建誠有美孝子醇懿是稟但知有親遑恤其身親病在瘵予考吁神籲于庭顯彼百神我命弗顧體內何惜親年可延我志則得求茂大澤悲啼欲喑宜意未華獲實者三天鑒哀衷顯厥祥徵揚之通遐聲光騰騰卓行若兹亦足不朽況其立心一歸忠孝推仁惠窮日惟孜孜吾分當然奚求人知施德不食其子維良上簡帝心參預藩方勒石幽宮文不妄飾此孝子墳過者宜式

元封從仕郎江淅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都事鄭彥貞甫

墓誌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偽日滋此尼父所以有不及見之嘆雖然秉彝天性亘萬古猶一日時縱有汙隆而其道則未嘗泯滅前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而其七葉之

長彥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彥貞諱鉉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
初即合食為義門迨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為立傳
家教脩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翦翦
畏謹正己以蒞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足家人翕然
遵化一堂之上雅雅雍雍動逾千百指爨無不均也情無不
一也不知孰為親而孰為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
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羣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
然也爾何與哉雖甚勞弗辭義決乎和氣充物四海之廣
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
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李之流誠所不及而益
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自幼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
雖朋儕不敢狎侮語一近褻輒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己之言
自責自厲唯恐如其料及壯主貲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
誘之每正色叱之使去倡大詫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彥貞事
父盡孝父病在枕席其妻卒彥貞不敢哭強顏乾咲以奉湯
藥竟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
者三日鬢髮為之盡白及至終喪張外舅以慶憫諸甥煢煢
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鉉見後母肆虐戕賊骨肉者多
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年未四十君子義之時天下
承平文寵萃于燕都翩然出游以充其見聞揭文安公傒斯
在禁林黃文獻公溍居成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
與彥貞交論文說詩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彥貞方
嚴皆敬憚之或酣酒放歌間發聲即斂容正坐不敢吐氣自
時厥後彥貞仲子詠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家彥貞為
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令進于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彥貞
尚風義舊與參政忽都魯沙游其子為武義奉兒官留武林
貧不能自存彥貞延其家十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鄉
醫者敗者彥貞賙其饑寒養之終身每夙興告飢者填門彥

貞積餘飯親攜簞分餉之至老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罹騷
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門名肯戒士卒毋敢犯樞密判官阿
魯灰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民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雞犬
牛羊盡掀彥貞說之曰明公非太師之偏裨乎太師征高郵
尚以無罪去國況明公之士卒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
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魯灰愕然曰業已如此為之奈
何彥貞曰為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制
易制明公誠能撫定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
尚敢以嘔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灰不覺屈膝
曰非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束帛為謝明日下令啓行一
軍肅然曾未幾何　國朝大兵取婺州彥貞攜家避入諸暨
流于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來過嘆曰此義門也今世罕見
之躬為奇鞠而去事平遣帳前先鋒率民兵二千護其家歸
浦江人以為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年七十以甲辰之歲四
月十四日終于家其月二十八日塟于諸暨州桐山鄉宣山
之原家庭內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嗚哭哭則盡哀一縣之
中若宗黨若姻連若三農百工若鄉士大夫皆素冠拜哭哭
亦盡哀傍邑之賢者聞之亦稱哀之曰是家實無愧於三代
使无父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薰漸
之盛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音笑貌為之哉彥貞之
致是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歙遷睦又自睦來遷其詳見
諸譜圖記同居初祖諱綺字宗文宋乾道中賜號冲素處士
朝請郎卸中丞稱為銘其墓父文泰植志不屈人下設施運
量大能昌其宗文泰乃青田尉德璋子出為伯父德沖後德
沖之父致則處士曹孫也妻張氏有婦德教夫如賓設茵無
一言相加遺男子五人長漢才優識精雖不大聲色弟子莫
不畏之量入為出而其效用恒裕如也次即詠通經而有文
累官從仕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得封彥貞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左右司都事階亦從事郎次湜東陽丞人謂才如長兄次淏江浙行省宣使次滐鹿出也女子一人歸東陽蔣嘉章男孫十人棫栻榦楃楨格棨宋彔柯女孫八人其二適嘉章之子昭及其從子明其一嫁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人熹燿炎燕焚焴光燚濂也不敏　與彥貞有連而彥貞子若孫又皆從濂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遊宦南京彥貞之殁歛不得憑棺窆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悠悠之思惟紀載羣行鑴之樂石可以垂聲光於不朽貽矩則於方來是猶可為也於是不敢讓姑徇漢等之請而為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風氣敦龎臻于太康異體同心情無不通此謂醇熈三代之英世遠俗殊道德淪喪參商借讐秦法之涼肝膈充塞形骸閒藏慨我嗟嘆泝泗沾裳彼爰郡君沉毅自強上承奕葉合族共爨内敦去飭外政復舊規重矩疊適有耿光蜀以致茲曰率其常或歛而舒或翕而張有子府府有婦洋洋無間戚䟽萃于一堂孰為尊章誰為父兄至餘丕冐奚有吟封儦洊其庭煦如春陽浹人肌髓薰為善良人亦有言此為世坊非君之賢莫襲其芳襲之斯何既明且剛以仁為食以義為粱孰能使昭枯堪再榮百鳥喧啾忽見鳳凰宜覽德輝西東翱翔豈意鍛翮竟歸冥窀載若亡車還者失航瞻望弗及盡然感傷仙華卬卬浦納湯湯緬懷德人何日而忘

胡府君神道碑

毛公神道碑

奉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毛驥來謁濂曰先公以正至辛丑正月朔日棄遺諸孫某月某日遂畢窆穸之禮迄今已十八春秋游衆　天寵之加貴及泉壤而墓上之石未有銘辭大懼無以貽　君賜而示子孫願為備書其故俾刻焉按狀公諱麒字國祥姓毛氏世居鳳陽定遠縣之昌義鄉生平負英氣多謀畧人恒敬之壬辰之夏汝潁兵大起所在郡縣皆相挻為亂

今上皇帝龍興臨濠憫生民之塗炭特三尺劒出而救之一乎之間從者數方且趨定遠之池河初縣之大姓陳氏與公謀招健兒為兵屯營其地扶縣尹共為師作堡鄣討閑大軍且至皆弃專擊作風雨散去公獨扶尹共詣轅門款附　上遣兒之令左右問曰爾為何人對曰定遠尹也扶尹者何人對曰縣民毛麒也　上壯公所為乃召之前指謂侍臣曰麐皆遺而纖獨降非有識者邪於是寵遇優渥朝夕俾公侍膳與其計征討之事健兒聞公在其府亦先後出降　上取滁州擢公行軍總管府經歷司其倉庾無掌晨昏以籥將帥之失佐者未幾取和州軍威益振　上以建國之初唯兵食最急仍命公攝滁州倉乃師師渡長江太平望風乞降遂開江南行中書省徵公還陞為郎中當是時　上之左右唯公及太師李韓公允被簡任凡政令之敷布籌餉之轉輸羽檄之交馳皆二公相與協贊之及建康下遂定鼎焉分遣世師日以戡捷聞復陞公為參議官戊戌冬　上親征婺州公實權著中書省事小大庶政咸出公營度人情胥合文武無間言上上將大委任之而公以病告　上臨其家坐榻上執手問所苦且勉其善自愛如是者凡三詣聞　宸衷惻悼錫賵有加焉且　詔參軍胡深選塋地於江寧虎頭山及靈車就塗　上復躬御翰墨作文一通　御鎮淮橋而祭慟哭良久

直至處所視其下指始遲公之手藤時備宿衛　上念公弗
置俾覲就儒師学　親自訓督之命為飛熊衛管軍千户韓
振武羽林二衛驍感　上思自謂千載一時夙夜思立身揚
名以報　國顯親為務會大兵征潰郭定襄沔下吳興俱從
征有功洪武元年　上郊
皇天即
帝位國號大明在廷之臣皆驗勲進官擢驍宣武將軍僉羽
林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仍追封公西河郡伯封公妻周氏
西河郡君大将軍徐魏公奉　詔征中原而驍又徒行直搗
燕薊元君出奔天下於是大定論功行賞陞驍懷遠將軍同
知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得推恩二代時重
定封贈例司封掾令史贈公懷遠將軍同知親軍指揮使司
事周氏封淑人公父文政贈明威將軍親軍指揮使司副使
母朱氏贈德人驍室劉氏先封西河郡君至是亦更封淑人

已而驍進官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階昭勇將軍滕州叚士
維反驍帥師討平之倭奴入寇浙東沿海郡縣皆失守驍會
浙江太倉諸軍捕斬五百餘級獲海舟一十二艘倭奴遠遁
入奏　奉天殿　上大悦曾未幾何驍復起奉國將軍僉大
都督府事加贈公僉大都督府事階奉國將軍而明威公亦
加昭勇將軍羽林左衛親軍指揮使朱氏加淑人周氏劉氏
皆夫人繼室張氏亦封夫人公生子九人驍其長也次曰駿
某階羽林衛千户所鎮撫曰駉某階金吾左衛千户所鎮撫
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女三人二先卒一嫁宿衛舍
人沈俊孫六人曰根武曰應孫曰承安曰鎖住曰東平保曰
寶慶烏乎天造草昧之時六合雄争未知鹿入誰手昧者往
往失於所憑依而公獨能炳於幾先識真主於龍飛之初
扶携臣服獻計宣勞以佐　興王之運豈非豪傑之士哉及
乎　神武四達方域内附
皇上崇德報功之心惟恐有弗及故當時開國元勲無不分
茅胙土鉄劵金書傳及來裔奈何公之委世不得盡其才而
與之並其命也邪雖然驍之雄豪超群著奇勲出入扈從上
前
帝心爵位之顯融賻卹之便蕃向方新而未艾也公雖殁亦
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歟毛公沉毅而雄元運將終亂如聚
蠭公奮而興俾民為兵執旗一呼從者如星我州我閭我保
郭之俾全其生寧顧我私　上天厭亂特命真人驅雷駕雲
廓清妖氛公聞曰噫天胡可違附鳳攀龍茲惟其時我志先
定敢徇輿情　上謁轅門稽首以迎　上嘉其忠寵賚日優
誠寔拊衛帷幄運籌羽檄星馳鏃鏢弗遺是毗是驅以壯我
王師飛渡大江軍威洸洸達于四方無敵不降自參戎閫
遂貳中書拾級而陞漸見赫嘉丹木方榮嚴霜折之大火始
然河水滅之天君假年勞烈孰侔貂蟬朱紱豈不公侯命也

止斯人其奈何中外聞之孰不嘆嗟公雖云亡有子愷悌出
入禁庭侍衛
帝傍勲名日崇賻典日殷　天光照臨煒煒焞焞難逢者時
不朽者名名著實升登諸汗青莫堅匪石以礲以磨史官造
銘永鎮山河

寧海林貞婦方氏墓志銘有序

寧海林可企年垂八十纏綿疾疢帷卧不能興召其甥方孝
聞而謂之曰吾耄矣即溘先朝露無所憾第毋氏貞行未及
顯白中心怦怦然願持杼春縈之者聞汝弟孝孺受經于金
華宋太史太史進人以善者也儻孝孺為達其誠太史未必
不惻之而寵畀以文也言訖涕泗滂然下孝孺以言予曰不
辭而序之曰貞婦諱亥第姓方氏亦寧海人宋某　年進士
淦之女孝聞之曾祖姑也年二十歸可企之父某時舅已殁
惟姑存秋髮亦積紛矣當料臻之與熟首籍是以魚肉之夫

獨嬰其難且無同氣之親以為助貞婦俛首事紡磚或至鷄
號就枕由是給使之用不匱越八載而生四子夫以一疾亡
長子年甫踰七餘子生尚幼貞婦幾欲無生然恐傷姑之心
強顏息逐日夜飲泣吞聲不使聲聞于人里有豪士欲乘其
孤嫠凌之貞婦厲氣叱曰我未亡人耳爾誠君子耶當恤我
矜我之不暇顧反以相窘耶苟進進不已誓直于官以懲彼
繼者或聞之吐舌相戒莫敢犯卒能樹其門弗墜姑年八十
恒多病貞婦敬之如鬼神保之如嬰兒無毫髮忤其意及以
壽終師家人行喪朝夕奠哭如儀学礼君子不能過也訓飭
諸子從師問學束脩不足脫簪珥繼之至其成立皆為之授
室歲時出坐堂上子婦與諸孫分東西立階下次第舉觴為
壽雍穆之氣藹如陽春如是三十年乃卒卒時年八十二某
年某月日也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州里之人至今指其
門相謂曰是中有貞婦能皦然自守而致備福之養今豈復

有是人耶相與慕咏而去貞婦四子長可傳次即可企次也
任可信諸孫若干人某某孫女若干人歸濟寧知府方去矜
及某某去矜孝聞父也予聞夫者婦之天天可背乎背天則
非人也有若貞婦之順乎天天之報施如此亦云厚矣式銘
曰

鴻雁真雌而不再雄而況於人乎林氏婦方其始無愧人道
乎有人心者孰謂其不能與起乎

童真觀音像贊 靖江錢會重刻

金華何牖德輝獲陽翟吳道玄所畫童真觀音像乃五臺山
碑本以蓮葉為幡蓋而十蓮華圍遶之用表本迹十妙不二
門覧者因相生悟而法華之微旨具見於斯然其運思精深
指筆遒勁真殊勝之事也德輝將重刻寘于智者尋聖禪寺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為作贊曰我觀大士相示現一切
法不生七寶牀唯藉蓮花葉蓮葉生水中清淨無染着華身
與佛身畢竟同一體如來所説法取喻此最切本迹十妙門
不見有二相若從有眼觀見華不見佛一顯而一隱見猶不
忘故或逢無目人華佛一時現非見都成見功德難思議佛
身徧法界是華亦復然華佛二俱泯定得大自在

浦陽深溪王氏義門碑銘有序

浦陽於婺為山邑唐天寶末始割義烏蘭溪富陽三縣地置
之人生其中往往樸茂淳質力農務本恥於華言偽行而以
士自命陳文簡公咸稱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殆不是過
其言信不誣矣歲稽其事梁貞明初縣人何千齡四代同居
宋淳熙中鍾宅亦至三世何鍾二氏之間而沖素處士鄭綺
奮然興起教子孫無別火而食志確見凝尤非二氏所能及
故六傳至文嗣而家益昌元至大末旌其門閭而於力役之
征俾無有所與宋元二朝國史皆為之立傳蓋自建 初迨
今已歷十世踰二百五十春秋矣深溪王氏其先出於烏傷

之鳳林有諱萬者字處一擢宋嘉定癸未進士第立朝謇諤
凛然不可犯檢人畏之為之斂迹終官太常少卿謚曰忠惠
少卿之弟菱三傳至某生二子澄汶澄以忠厚為家州里之
無告者煦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其父兄瀕終集家衆言曰
汝曹能合族如同里鄭氏吾瞑目無憾矣言訖而逝澄生三
子子覺子麟子儒子麒出為汶後皆善紹先志子覺生五子
應念懋慶聰子麟生一子憲子儒生二子勉恩而應之伯仲
又各生子踰二十人矣子覺與子麟合謀召子姓謂曰一體
之分散為九族痒疴疾痛舉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謂惇本
離宗而自矜是謂乖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
之樂雖敦管攝之計未逮庸非闕歟況吾父有遺言欲法鄭
氏郎氏於吾有連其成規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
應念昀諸弟踊躍承命請奉定家則一卷朝夕遵之唯恐有
所失駁家之礼質文之無至應物之務内外之齊飭纂蒸太

知之中壺圓範圍之內所人士莫不感厲而歆艷之子覺且
謂不可無以示來者既勒家則于碑而俾徵濂文以紀其事
昔者成周之世九夫為井井方一里而一夫受田百畝其家
衆男為餘夫亦受式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
不得不分當是時未聞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相恤之政
則有大小宗法存焉大宗譬則幹也小宗譬則枝也枝雖有
千萬之不齊而其幹終一而已前王持世之微推盡不得不
爾也自夫封建宗法之制壞九族之親漠焉不相統屬邈若
秦肥之視越瘠仁人義士乃於服盡情遷之時綴之以食而
弗殊事雖有異於古不猶行古之道乎此浦江義門之已以
義居聞者三人而子覺又不悖先訓毅然而思繼為古者礼
義之俗誠宜有越於此哉文毅公之言至是益可徵矣子覺
本名闕之後金華諸族亦同出於鳳林其顯融者項背相望
而淳熙宰相為尤著宰相勢隆望重尚未能合族以居而子

覺一韋布之士乃斷然行之斯可謂之賢也矣雖然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子覺之嗣人尚世守遺法而不墜他時將與鄭
氏儷美而交輝　聖朝以孝治天下旌異之典未必為子覺
惜也
龍光下燭行當炳煥於山川之間矣濂因不辭而記之又繫
之以銘曰
易著同人合乾與離上炎于天火之亦焉類族辨物君子以
之況我宗屬一氣之為譬猶本幹漸敷群枝服雖少阔情或
甚非物我相形矛盾迭馳借耰取箕誶語縷披所奪天衷亘
古無虧不有人豪務克己私何能大公拔其藩籬浦陽之江
其流瀰瀰太樸未散民醇俗熙以義聞者接軫聯帷有美王
氏裔出紳緌佩厥先訓如銘弗爽大合其族嗜義若飴夙夜
無斁竭其心思度物引類取式鄭規矩探浩眇細入密微日
約月會有文可稽奄俛同心一唱百隨輒為範防微礼與詩
以匡愆慝以肅威儀如水斯瀦畚築以時涓滴弗戒不堤漏
卮古雲孝弟致家之肥睢閒古今驗若蓍龜維彼崇構擎自
築基既堅既飭棟宇翬飛維彼珪步千里在茲行行不息其
至無疑上慎旌式勇敎自持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大史造銘
勒之豊碑

王氏義祠記

義烏之和溪有王府君者諱埜當宋之季來贅竹山樓約家
約之妻埜之姑王氏也故約以女妙清歸于埜然王氏愛妙
清甚乃於湖塘上造屋一十七間別貢新山若干畝蘿畦若
干畝腴田若干畝召妙清夫婦謂曰此皆吾捐嫁貲所營者
髮不以煩樓氏令悉畀爾主之爾其慎哉妙清生二子俱發
世唯二女存長曰瑪歸同里大姓樓如浚次曰榮妙清以無
嗣留瑩於左右延恭不華為贅婿生一子野仙妙清又篤愛
之甚教育備至不翅其已出野仙長復謀於衆命約諸孫淵

以女吾歸之妙清間言於埜曰吾二人耄矣不幸無子今甥
野仙文而有守又妻吾姪之女此而非親將誰親乎吾母氏
所畀之業宜與授之更其屋為義祠使歲時具服酒祀吾之
父母舅姑而野先之先祖與焉吾二人他日或終于牖下亦
庶幾有所托矣乃會王劉二宗耆老成人造為券書俾二宗
子若孫毋相及也衆皆諾之於是野仙父子遵而行之已五
十年矣自時厥後妙清夫婦與野仙之父母先後捐館而中
遭兵燹之厄券書皆已亡去至正乙巳秋九月九日埜之季
弟朴懼歲月滋久不令子孫或生異圖於其間復集二宗而
重造之仍戒屬之如初濂聞之漢儒之論九族有曰父族四
母三族妻二族父之族固為有同姓也母與妻之族則皆異
姓也然則異姓其可謂之族乎蓋生吾者母也産吾子者妻
也氣血之交貫呼吸之相通自一體而分者也故古之稱謂
母之考妣為外王父母妻之父母為外舅姑女子之子為外

孫而亦頗同於父族者以其為至親也人不幸無後苟令其甥以主祀事未見其不可也苟以為不可較之姓同而情異若無所係屬者果何如哉必有能辨之者矣況禮有常有變卜同宗以為之後者常也選異姓至親以繼之者變也變而不失其正斯善矣野仙之事以義起禮者也二宗之人幸無忘前人之訓而自陷於不義哉濂自幼與野仙為同門有相得甚驩一旦挹杖踵門宗濂為之記濂曰不辭使鐫諸樂石山田之屬其步畝園落之詳備見石陰野仙字進禮蒙古人以材辟江西憲府奏差遷七閩官為蘇州某　鎮巡檢云

題栖雲軒記後

余往年讀劉玄靖山栖志見其所載紫岩靈岩勝槩分明如畫時正當祥暑不覺凉飈生肘腋間今年夏六月客有授予蘇太史棲雲軒記記為本菴上士作其狀靈岩之景亦分明如畫蒸溽為之頓消嗚呼因文辭而想見其處雅與道發尚

忘其時之燠炎況親睹崑眼頭耳之勝者乎蓋玄靖久栖此山太史亦嘗出遊覽故其言真切有足以動人也何文定公跋山栖志有云想玄靖一時飛履上下千峰紫翠間左浮丘而右洪崖其風致猶前日也余今於太史之文亦云若夫雲幻非幻契經多言之苟欲重宣其義非千百年莫能盡他時或造山中當敷座於巒光水影間為上士說法未晚也

鄭節婦黃氏傳

黃為浦江著姓自隋唐以來即有聞而宋陸與癸未進士度亦其族也其居幸山者曰德清有女曰琇字守貞生賦淑姿不失故家遺範父母愛之為其選良配元至正巳丑冬十二月歸同縣鄭氏濂字仲容守貞年甫二十奉上接下無愆禮人稱其賢明年仲容罹惡疽流注肌膚間一潰一興景景如連珠百藥弗驗守貞扶掖卧起竹書於紙而更敷之雖甚久無懈怠意又六年仲容殁守貞自矢不再適且曰生為義家婦死為義家鬼敢失節以玷旌門乎其志堅凝屹有撼之者不少動寒燈孤幌澹然能自安逐命仲容從子柎為其後守貞今四十九矣及見柎授室生式子嫖撻朝夕受其孝養云昔者孔子稱宓不齊之善而歸於魯國之多賢蓋觀感而興非有資於賢者要亦未易以成名也今鄭氏之家十葉聚食

至大幸亥嘗旌為義門其規度整肅如嚴霜烈日可畏而可仰其德義之涵濡又如春風和氣之薰蒸不自知其入人之深故其化行教洽過其門者猶率德勵行而乖戾之慮消況為其家之婦者乎宜守貞執節之堅而循禮之謹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其理誠不誣哉予官儀曹時郡國多以節婦事行來上輒聞報下褒異其門閭觀風使者或以守貞為言甚有不彰明之者乎異日烏頭雙表之樹與旌門後先輝映不亦一家之盛事哉予故輯其事為傳文一通衣冠之士僕有扶植彝倫為任者尚見諸賦詠以同其傳焉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適益衍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偏大江之南而天台為極盛時則有諸子吾氏林叔恭氏趙與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教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徽

疊照於斯為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菴先生方
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
睦州玄英處士干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其始遷寧海侯
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鄞縣儒學教
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嶷五歲知
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老先生讚嘆賞目為神童
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及吾鄉先達杜淵要凡涉性
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為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為學必
合天人而後可含是非學也至正甲辰舉一戰場屋言國家
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戶潛心于
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為至於天文地形禮樂刑政及制度
名物之屬亦辯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為變江浙行
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為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
民計窮而為盜未為盜者亦挺挺欲動柰何授之以兵是謂

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荅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
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
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荅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為
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策不宜姑息都事韙其言而不能
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松栢食之
累日不返當路迫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
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
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
真主之出乃大有為之時號衆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
歛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
導辟先生榮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
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為
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
舍為空四年夏

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郡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
母老不忍離左右辭去旁縣郡丞使者風旨雖遠嫌逮督素
之先生上 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曹
試考最入格名列第二 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
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為書一通懸於廡衞諭
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
日引耆耋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傾圮聘前進
士為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役浮屠以葺廟室廟南墊
為沮洳傍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
學親為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
子繁籍者二千人兵後號為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閱三
載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歛之後以田定起科辭民盡惰田
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為簿書列為丁產為上中下三等第
役析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姦歲且豪

辦戎衣于縣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徒事天雨
實牛僵死于道破產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
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於法非所辭也卽載以舟具白山東
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郎倉絕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
病不能遄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
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听卽以聞戶部戶部奏可
行省且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
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卽工聲聞數里先生奮
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為密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
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聞卽日
詔罷先是不雨先生祀號徧禱群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
還至是 詔下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
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
父母自是連二歲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蝗先生省愆變

食稽首告天夜闢空中蘖麓蟊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楊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决大者旨厚小者諭遣之不留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槖稿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為穽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歛手不敢出氣還得西成須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違一吏而稅當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錙銖恐慧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虧耗先生閔其道遠言于朝歸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皁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月日稽遠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已出使行其法於封內壹以信符召民民得竟弃力耕桑稚須來歸者相望于道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

粟野無餓莩羊牛雞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備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　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庫陋汚濕居者弗寧先生料揀材木俟農之隙更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涑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為炭穿土穴藏氷因其餘力以成事功四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濕構石為牐而時畜洩之曾橋衆林二牐歷歲久壞石決河中舟道難之役牐丁絕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蕭困厚根大屢為災教民為陶瓦營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為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相勝葛于前先生依序酬决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求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水涸舟膠不可動脅先生曰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日且暮先生不忍煩民泣倚於

天夜二鼓天雨黑明水起數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為政以風化為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曲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礼久亦化戢在官幾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群辨方諍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府庭之間不陳杻械笞棰懸檟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

皇上以為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舊職瀕行褒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經貢審以不職不習心衘之上封事言狀　詔御史楊某廉按揚通經故人恐程生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畫繫之傍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灰常時十月固未嘗附大而常則苦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辯遂就逮民號呼塡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

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歿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又一孝孺與允孝闍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定於縣東北深灣葦荻山之原禮也先王娶林氏諱姬歸道為一族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即孝聞孝孺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在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須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血流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為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舁送之蔡蕪丞陳川欲迎母為養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牽錄買布帛給其用且

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戕逢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曾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統綺御一布袍數年截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二木瓜笞童十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為鐃陽令者以婦雁佾書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寺之月取十斗為食餘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晝所為之事夜則白於天俯仰皆無愧怍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識廉費焉其為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殆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寖微譁世取寵者徒剽掠為誕辯誇多鬬靡者務組織為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寧棄為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俯攫俯拾唯恐利不入橐

至有厲夫賤豎之不屑為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夫命雖正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皦然弗誣也孝孺久從濂受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為大宗入天出人究傳翼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晴不敢翳千里來遊燦如駮星惟台獨多渡光所及罕有翳旨捋彼日月輝于天門遊者沄沄城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執興倚歟先生行知茸聞養氣弗餒充乾塞坤實乎名隨上徹九天鵷書翩翩降於丘園爰自布韋專城以居象易朱家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誓不顧身敷宣帝仁逵于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事民或勞只如紡之賴乃平吏隸俾遂其生黥胥舞文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扼其亢人相告言父嬰亂離父母孔爾我胡弗歸千百為群其來如雲掃厭輕鋤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乘沃然俯瞰于隰黍苗芊眠鄰多孽蝗利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真儒之效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寡美其循太餘薰蒸郁紛輪困自此而往何澤弗臻天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淚如懸河我又僕噴數奇則然中心無慚生順死安善人殄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渺渺者陂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金華安化院記

金華安化院在縣東二十里舊號安國宋治平二年更今名嵩頭陀法師所立道場稽諸傳記法師名達摩西域人梁天監十七年自金陵攜鐵魚磬來烏傷之香山尋於龍腹置寺普通元年南行經余山江水大溢法師張蓋水中亂流而濟至稽亭坊發善慧大士神跡創伽藍于宋山已而西入金華建龍盤寺以及今院後入滅於龍丘資政殿學士洪文安公

作郡志時既失於蒐輯不載院之緣起而復謂法師以吳赤烏二年實建龍盤夫赤烏二年係己未歲天監十七年則戊戌也凡歷二百八十年當是時法師之齒又不知其幾矣何其壽耶他不足徵者蓋可知已院既多歷年所其佛菩薩護法天神諸像乃唐貞觀元年所雕宋慶曆三年重加藻繪

國朝洪武十年冬十月郡之善士唐艮胡貞及比丘宣政各飾其一悉塗以黃金艮又勸聚群力以舉其餘其釋迦寶殿舊構於宋淳熙三年歲久弊壞元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住持元厚新之其潮音堂至正四年冬十二月主僧宗旨作之其七佛殿建於太定三年秋七月三解脫門造於至正元年秋九月皆住山祖良成之其兩廡仍宋德祐元年之舊庫院復營於元延祐元年冬十一月則諸僧捐貲之所致也精進沙門彌堅今已甲乙嗣補其處念院故無碑碣詢謀于衆命其徒求吵齋賢諸青蘿山中徵文以為記濂聞之西域之僧

來中夏者自攝摩騰竺法蘭之後代不絶人往往以宣譯教
相達置梵宇為急如法師者亦其一人也菩提達摩之來在
普通二年正與法師同時雖曰絶去文字以矯末流之弊而
其理行貳人固兼取籍教悟宗之言奈何後世岐而二之禪
則直究心源以文句為支離教則循序進脩以觀空為虗妄
互相訾謷去道逾遠然以寄意言之依性說相非息妄修心
者乎破相顯性非泯絶無寄者乎以顯示言之真心即性非
顯明心性者乎執轍雖若稍殊究其歸極則一而已奈何後
世岐而二之此瀍之於法師不能無所感也斯院乃法師肇
立歷代嗣守道緒隨成至保雕像於七百餘年之久外籍勝
曰內修覺觀理事雙至不即不離其於達摩氏之道固未始
有異也嗚呼佛矣是尚可與俗人言哉瀍嘗過院中見二隸
章國可十五尺許贊鏻然如車蓋屹立於門氣象森邃不問
知其為古招提矧君是者多樂善好施而求琇等又頗注意

芝園前　宋文集卷七　八

擇教不敢隨於一偏有足嘉者故勉從其請而發吾之所感
校之以文非為補郡志之闕縣素讀之必有戰然而興起者
具官縣人宋濂記

毗盧寶藏閣碑

烏傷之墟有山鬱盤名伏龍山山巔有寺號為龍壽宋治平
中又更聖壽寺廢已久莽為荊榛元泰定末有大道師千巖
長公飛錫而來從者如雲一彈指頃幻成樓閣導師示寂後
十貳載比丘如海來補其處四衆悅服如公在時十貳時中
常作思惟金口所宣十二分教受時之者發明自性此烏可
闕乃與勤舊良杞是圖西往姑蘇和諸檀度所施白金數將
十鎰奉以為贊於福嚴院請致毗盧大藏尊經滿六百軸䌷
載而歸鄉之善士至四三千奔走往迎爰自山麓以達殿堂約
二里所來道輛立各各合掌次第受經而傳遞之縱橫錯綜
無弗及者琅函既登頭面接足礼佛而退海之與杞又復思

惟有經無閣與無經同何以自表啓人敬心孜孜持曆徧走
民間欲聚銖黍以成丘陵杞弟德隣恭樂真同尽心化導惟
日不足又有僧脩宣勞其間歷七年久始見功緒乃撤舊堂
載禁載營均齊合度無有傾陊於是命工伐木於林琢石于
山造陶於原鍛鐵于冶縱縱林林不戒而趨而其梓人曰陳
新氏亦絶董內寧位役
國朝洪武龍集丁巳陽月斯畢其日乙卯始奠梁楹閎六十
旬乃訖厥功閣敞五間高七尋周以明軒觚稜鶱飛虫尾衝
霄猶如化宮影落天半中像大悲具千手眼左右千佛飾以
黃金種種莊嚴華修勝持東西相嚮列以長龕横布度格受
至諸都素怛覽藏毗奈耶藏阿毗曇藏其為功德微妙難思
邦定因果窮究性相㮣範四儀嚴制三業研真顯正戳為摧
邪無所不具無所不感有信礼者如聞世雄出大音聲天風
海朝震盪空際一歷耳根萬劫不磨重閣之下仍設高座演

芝園前　宋文集卷七　九

說妙法以導人天龍鬼之聽遐邇之人來游來瞻擧手加額
歎未曾有海復來謁請述記文用告來者是纘是葺求久不
壞我聞法藏總為五千四十八卷以別計之凡六百億三萬
一千八百八十八字之多於一字中各有點畫於點畫中各
備形聲是名為字積字至於三百四百或千萬言是名為經
積經以至恒河沙數無有窮極悉會于一是名為心譬之於
佛自一至十自十至百自百至千千佛千身於一身中各具
手眼是名為佛一有不具於相則乖大慈悲父以一佛身用
表千身示現神變出千千眼偵到棒執靡不如意是名大慈
大悲之道是名法藏或微或顯不越一心心外無法法外無
物千佛各具不見其少大悲通具不見其多此何以故清淨
海中微塵剎土佛身充滿無有限域天地日月河山草木飛
走游泳洪纖高下有情無情或出或沒在佛身中衆無外者
雖其手眼至那由他及無算數亦不見余況止一千由此而

觀手眼同徧於虗空界不見一隻亦猶契經充塞宇宙不覩
一字無體之體無文之文終日呈露徧照十方欲藏于密初
無一髮苟以凡情妄加度量如刀割水非狂則愚金華居士
逢此勝緣驩喜踊躍記閣成事意有未盡復說偈曰
我聞善慧師善巧度迷情建立大機輪中含三乘教運行繞
一周功與持誦齊後代踵遐軌嚴飾日益勝黄金暨丹砂椷
檀衆香等合成大寶藏湧現瀛海中大龍負之出天魔見神
衆手持刀劍具護法禦不祥苟一機動之循環不復停光色
聲香類一一相叅軋如談若空義聞者得殊利誠以寶輪轉
衆法與之俱法轉心亦轉頓悟在剎那此以何因緣乃獨尊
閣之膠執於一隅森列衆星比如如屹不動爲以發群機其
於立法初寧不稍亦疾當知一切法本來常寂靜靜爲動所
基非靜動矣寄動靜二俱泯始不爲愰轉來升斯閣者日見
衆寶函周遭遂心旋不翅風雨疾回視他轉輪昭昭而萬象

淸淨若止水毫髮不動搖方知非動靜不受有相攝若人以
相求執燈入寶山竭力着窮探得一而遺十紅日行中天衆
寶皆現前一覽心目了無有隱遁者此豈有奇因不爲相縛
故我今稽首礼作此法藏偈千佛爲證明同歸大悲海

金剛般若經新解序

金剛般若經世尊第四時所說中更六釋互有不同唯童壽
本詳畧適中甚得義趣名僧達賢箋之者亡慮千餘家唯天
親與着二論師探索微隱不失說經本意無着以一十八住
爲義天親以二十七疑爲宗發明理觀事行之詳破一切執
斷一切疑至於智境相即能所俱妙三觀之圓融三諦之冥
泯即一而三即三而一盖有不可思議者矣其經之至中夏
殆將千年或顯或晦各繫其時若論遭逢之盛則未有如今
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欲使咸發自新一歸至化睿

以三界大師行深願重其利濟群生爲甚急演說言教雖
多而金剛經專言住修降伏而與心經楞伽二經大旨畧同
其舉揚心學最切乃　詔天界禪師季潭泐公會江南禪教
有學諸師參用古註而定其說於是季潭與演福法師大璞
玘公同加箋釋且推二論師文旨玄與學者未能卒曉因據
貳十七疑而革蕭統分第之陋仍推問荅深意而究脈絡之
貫通務令明白簡切而免纏繞支離之患既成諸師重加校
訂始入奏於　華蓋殿
皇上覽而可之　勅同新箋二經鋟梓流通季潭貽書俾濂
序其事濂以昏耄爲辭覺林住持南翁凱公復來請之甚力
乃爲言曰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無非覺悟
群迷出離苦輪　中國聖人受　天眷命爲億兆生民
主無非化民成俗而躋於仁壽之域前聖後聖其揆一也金
剛經凡五千八百二十四言揭之篇端復長老須菩提以至

菩薩但應如所教住不過三百九十六耳三問三荅之間其
大旨咸具已無餘蘊矣而乃躡前語跡斷後疑情展轉滋多
直至二十有七方止其諄諄亹亹欲使人信解者爲何如哉
皇上自臨御以來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礼樂刑政粲然備舉
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旣無所不
用其極今又彰明內典以資化導唯恐一夫不獲其所其
設心措慮實與諸佛同一慈憫有情所謂仁之至義之盡者
也於戲盛哉濂幼齡時輒讀金剛感應傳見其所紀神異事
甚衆然皆持誦精誠之所格持誦猶爾況通其義趣者乎又
況達性相二空而歸於一實境界者乎殊盛之利誠未易窺
測也誦是經者宜思　皇上之大德寧奉爲以進道爲
念斯可也不然則天龍鬼神實鑒臨之可不畏哉洪武十一
年六月辛丑朔前某官金華宋濂謹序

佛心普濟禪師緣公塔銘有序

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分三教蓋欲利益有情絕類離倫直
躋覺路固涉不思議妙境至有揷一莖茅設一淨食亦踋為
佛事者夫事有大小而心無大小一念之起即備二十三千
融攝終歸實際又烏可以形跡論哉于於佛心普濟禪師之
事不能忘言焉師諱自緣其號曰會堂俗姓陳氏台之臨海
人父某以書詩爲業人稱為石泉處士母某氏感奇夢而生
師氣骨不凡脩然有出塵之趣每入招提見像設梵夾必互
跪合爪作皈依狀處士君見之謂其母曰是子如靑蓮花水
不能沾豈俗能淹邪乃命從四明白雲寺觀公為弟子觀公
愛其容止脩雅言辭温簡出内典授之讀年十七薙髮受具
足戒趺坐一室日以繹禪為事已而還台謁同郡天寧日溪
泳公泳公一見輒加獎予使居右右為執侍尋陞掌鑰泳遷
住杭之淨慈師從其行淨慈居五山之列號大叢林四方龍
象咸來棲止師自是咨決心要知解日日至漸息群念期造

於無念時處士君春秋高師欲尽覲省之禮已而復還台道
經學海日已暮悲風號林莽間師遑遑急走欲求憩泊之地
竟不可得夜行三里所乃遘逆旅主人破屋一間不能蔽風
雨師竟夕不寐明發指天自誓曰所不能建庵廬以延旦過
者有如日闤闠中有妙相古寺兩廡蕭然不留一物師往還
視喜曰是足以遂吾志矣白於主僧明公假其西偏糞除無
蔵具床几設衾裯下至庖廚溷湢之屬罔不整絜吳楚閩浙
之士肩摩袂接而至或一宿焉或信宿焉或扶筇焉皆飫其
食飲而去其費皆出師之經畫明公及其同袍印公義師之
為亦傾助不倦先是縣東有桃源橋跨廣度河上故有圓通
閣歲久將壓縣人李斯民撤而新之邀致師為主師遂遷至
其處延過客如初師猶以為未足像衣削食建華嚴寶閣月
集善士閱華嚴經橋之南復孫彌陀閣像淨王十六觀相覺
者觀相與行答發極樂正因閣道行空朱甍耀日儼然如化
人天宮矣事聞于朝授師金襴法衣及錫今號仍昇報恩寺
額以寵異之師既受命復自念曰上之恩侈矣顧塵居雜遝
塵氛襲人無以攄清淨宏偉之觀爰擇地縣北五里而近大
檣之陽林樾蒼潤蔚為神靈之壤新建報恩禪院一區晨夕
師其徒以祝釐報上為務由是兩地之間鐘魚互答有若西
東家焉元季政亂海上兵動烽火漲天三間與寺皆鞠為茂
草之場師蠱然傷心又以興復為己任持鉢行化聚落中隨
其地建華嚴傳經之舍演說因果屠沽為之易業於是施者
四集師仍於桃源夾河兩提悉甃以石建傑閣三楹間命工
拪佛菩薩天神諸像畢工未久而師厭世矣師一旦早作無
疾如平時沐浴更衣屬諸弟子以見性為急且曰吾明日將
逝至期呼筆書偈怡然委順時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日世
壽五十九僧臘四十二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荼毗得舍利無
算其上首祖澄智榮正珪等以其年六月二十一日奉遺骸

樹塔於寺界相之西北偏祖澄以鄉先生夏克復所序行業
介予學子方孝孺來徵銘予聞華嚴有四種法界其三曰理
事無礙所謂理事無礙者在有而不廢無雖動而不離靜譬
如水與波焉眞空不礙幻有即水以辯波幻有不礙眞空即
波以明水緣生假有二相雙存者也師今識然建立雖隨事
為而能無所染着竟全於眞理其有得華嚴者歟銘以昭之
以示後之人銘曰
臨海有上士夙依如來胷自著福田衣晝夜為佛事憫諸求
法者經行山澤中根依無所依乃就古伽藍汛掃得清淨床
第及衾枕以至餫器等無不皆現前未者一如歸了不生怖
畏非惟身安穩飢虛獲充實雖華與淨土最是方便門建閣
造經像俾人生敬信更闢大伽藍普施無量法入者輒攝受
共趨涅槃城豈知劫火起盡化為煨燼中心鐵石堅誓圖與
復計未能暢本懷竟歸宗滅海四衆悉悲働大法無緊故奉

此設利羅樹塔安置之龍界當訶暖時現大神通有如住世
時不示生滅相生滅二皆空是名三昧力

淨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仁公塔銘

佛滅度後波羅奈王收佛舍利用七寶造塔爲作銘記名曰達舍婆陵迦有塔之有銘尚矣後世學佛者道尊行崇其殁也因刻石以表其藏自大法入中國晉宋以來寖聞一見焉碑版煜煌始盛於唐宋之際及今淨慈禪師之示滅既茶含利靈骨於金華北山隨世變遷理則然也山之麓其上首弟子件繫得悟出世之因來徵塔上之文其義實應古法濂不敢辭師諱普仁字德隱族趙氏婺之蘭溪人文端母楊淑貞皆名宦家師生有出塵之思年十歲往依金華寶石演法院月公月公歸秋潭晉主開之棗山於人慎許與獨以遠大期師俾習讀東晉西竺諸書師性爽朗即能領解義趣十四祝髮受具足戒二十有慨然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時

鄰院智者住山了然義公以大辯之子慧朗之孫丕振臨濟之宗師往造焉入室問答機鋒迭相耆觸電掣霆奔義公命爲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湘凡名刹所在必求諸尊宿以證其所悟無不改容禮之東陽煇公方主湖之道場延師之能文請掌外記自是聲稱籍籍起叢林間武林雙徑江南諸寺之最主僧南楚說公召師分座說法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來補其處益推敬師且謂相見之晚師猶不敢自足聞月江印公在育王雲外岫公居天童亟走四明見之相與辯詰無虛日微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已而還水西相羊於名山水間達人勝士日將衍而激正法旁及於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隱訢公爲最密風唇月脇語蟬連不能休至忘寢食元至正乙丑始還寶石山中乙未徙部使者之請出世金華西峯淨土禪寺瓣香酬恩實歸於義公蓋表其所自得也時天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爲鳴鼓而退戊戌冬

大明皇帝親御六師取婺州己亥春[redacted]幸智者禪寺見其山川深秀而法席上虛特

詔師主之一坐十五夏唱道之外小大室宇咸爲補葺一新別業無居於寺之西麓曰潛庵將有終焉之志吳元年丁未處之連雲持公府檄起師主持不听洪武戊申詔之南華不遠三千里致州侯之命來聘亦不從杭之中竺其請如南華又加勤焉師惠然欲往郡守鍾某意惜其行從容問師曰佛法有重輕邪曰否曰佛法既無重輕師位寧有崇卑邪師一哂而止淨慈居五山之一非耆學碩望莫堪尸之甲寅之秋使者自武林凡三至師乃起而應之開法進之日黑白環听者千人各挹深飲醲嘖嘖而去師尤以興壞起廢爲急時有化主安淨者願有人緣施者麇至師以禮延致之方將大見設施乙卯春秘書事起有詿智者寺僧購名尺以歸者事下刑曹刑曹以師舊主智者當知其是非逮而質焉事將白師

忽示微疾於京師寓舍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雖當溽暑容色不變其徒用茶毗法從事收骨還葬其年某月日也僧臘五十世壽六十有四師風猶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達學行之士輒敬之如賓師縱與傳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紳服其倫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故教授仲申二公名德重當世尤與師爲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倦王實珠聯繩繼絕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克底于成有三會語若干卷山居詩一百首傳于世其嗣法上首智者志文景德原昭云云所度弟子懋建云云濂竊惟大辯之道門庭森嚴氣局苞歛故出其輪下者多內蘊誠慤而直趨最上菩提初不假施澤術聞於外如義公者亦其人也師既因之得法見其真實可信不疑於是出世度人聲聞流布無間北南雖以百越之遠亦願一臨其地師之爲人所企慕者從可知矣晚治南

屏道價益重歸然如曇之靈光奈何緣業僅止於斯而師無
意於人世矣惜哉濂與師交者頗久歸為序其尽靈語以傳
後書其事俾鍥諸塔其不可知者不敢妄意而勦入之也銘
曰
大辨之門總攝群機棒喝交施飈旋雲飛誰為之孫乃克肖
似奮迅直前是真獅子大方巖巖高風莫攀一弾指間衝破
命関掌記集雲分席双徑出世西峯大施政令継還靈源芳
泉可斟灑以楊枝普潤焦枯聲光四達争相挽致百越之區
亦未交跡南屏崔崔名列五山龍鬼護經非賢孰干四衆驩
呼迎師往往旛華塞塗觀者如堵擊大法鼓出大音聲百蟄
方冥一雷尽驚我法将隆我縁已滅生城何心紅爐飛雪實
幢之仆聞者心摧翠竹黄花亦若茹哀實際如如哀則何有
仰贍中天白月在斗

故樓母吳氏墓銘

予既銘先友樓璉君之墓樓君妻吳氏後卒其子仁與恕泣
而請曰先母極孝于姑姑年耄氣愈弱左右手不能用先母
夙興持櫛與以往請姑坐榻上親理髮施膏沐訖鞠躬揖而
退旦旦如之雖遇寒之折膠暑之流金不廢後聞宗老言爾
母之賢也胡可及也蘋蘩之薦無不蠲絜閨内之政無不雍
順與臺媪御之賤未嘗聞叱咤之聲相爾父治家不邺勞勸
時脫環釧以佐饗賓之費彼知飾珠玉侈衾衣以相夸詡其
規婦道為何事世非無女婦也如爾母者幾何人仁等日夜
腐心恐斯言闕者繹也益君登之於文乎敢以墓上銘為請
予曰吾母陳淑人其賢與□母正頗常思樹表墓道而一時
故老凋喪竟無從求文爾之情為可矜實與予同也因不敢
以荒陋為辭嗚呼爾母固賢矣使爾兄弟自言經渉乎爱私
今則出於宗老之口其有不誠者邪嗚呼爾母始得陰之正
德而無幽吝之氣者邪全之精者聲必宏以爾母之賢又何

恩不逮聞邪吳氏諱正字德貞義烏人吳樓世通昏姻父泗
母顔吳氏年二十一來歸享壽七十又九以洪武丁巳十貳
月二十五日卒其月二十九日合祔夫墓在縣之　鄉西
山之原三子仁恕恩仁恕皆從予受經良儒也一女適將仕
郎鄱陽縣主簿方良玉孫一椿女二適吳榮丁宗元云銘曰
女位乎陰孰乘乎陽婦德惟柔孰亢乎剛苟不失厥常乃家
之慶叶西山之岡是為賢母之藏後千百年慎毋發更

國史硯銘

濂為國史遂以官名硯勒銘于陰誕敷
帝制宣人文赤光如虹燭乾坤後千百載傳愈新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七　芝園集卷第七

李徵君像贊

嗜義親賢以道自娛懿哉若人君子之儒

詹士龍小傳

詹士龍字雲卿光之固始人父某宋開慶中都統勇勝軍守郛以偏師巡渠巴諸州與元兵戰南平身嬰九創被執發憤不食卒元兵破郛降其軍士龍生三歲同母胡氏北遷董忠獻公文炳以其父忠也鞠為子文炳長子名士選故命其為士龍飲食衣服一視諸子外人不能辨諸兒忌之罵曰虜子見幸乃同我輩耶士龍不知其故泣訴文炳文炳曰爾真吾子飛語慎毋聽也士龍衰析益切文炳頗漏言士龍晝夜流涕欲復詹為姓受文炳卵翼恩深未敢言一日獵滹沱河遂隊前志文炳戲曰爾投石水中石浮吾當爾從也左右皆唉士龍仰天祝曰天若不絕詹氏石當浮因投石水中石盤旋

逐流中若沉浮者數四文炳以手拍鞍曰詹都統之靈其不死乎即令士龍復詹姓文炳薨為服齊衰三年歲時祭祀必先設神主率家人奠之士龍後用文炳弟文忠薦為高郵興化尹士龍脩築捍海堰三百里數郡利之初發地獲唐布文石記曰遇詹再修事蓋前定云轉兩淮都轉運監使司判官改淮安路總管府推官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姦臣柄國賣[illegible]方熾士龍上章劾之未幾事果敗士龍退隱興化葺草堂德勝湖上君將終身朝廷念其老成以廣西廉訪僉事起之居二年辭辭不榮乃移疾而歸年五十八卒于謝岳州華容尹文炳妻以從女實固前好云

史官曰精誠之格特何所不至上致日星之應下召物產之祥古則有矣今觀士龍投石之事其惡可不信哉或者疑天人之間視之為茫然不相通過矣予總脩元史時有司不以聞失於紀載因徇其孫婿余文昇之請删其墓志為小傳一通以傳

復古軒記

臨川饒君孟持其五世祖某府君嘗蓄琴琴有復古玉髓二張其材孔良蛇腹斷而金沙明試一鼓之獨鶴夢回而滿山風露也寒泉漱巖而山鬼夜聽也可謂清且古矣府君雖殁歷世寶秘不翅孔氏之遺履時出玩之思府君之不可見慨然高山仰止之情元季兵燹方張白晝為人持去煙海茫茫竟不知墜於何所如是者有年一旦外孫樂安夏氏忽購得焉舉以奉孟持孟持反覆拂拭不覺悲喜交集玉髓頗殘闕唯復古徽弨瞬軫咸具孟持取水精絃被之方布爪指其初則嗚嗚然已而復洋洋然亦似傷其流落而慶其復還也孟持封羊豕列豆籩薦饗三族合芳木為楷尊閣堂中遂以復古題其榜云春秋之義大復古其謂復古者所繫甚大非一器物之謂也雖然有人於此閭廬為人所據已而還之可以

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疆畎於強暴取而歸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邑區栝棬之屬為貪者所竊四力追而有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然則何謂而可斯二琴者相傳或為雷威所斵由唐涉宋歷五六百年之久所獲非一人所閱非一家始為府君之所有府君之後又奪於他姓今復歸之孟持正如宝玉大弓之再得不謂之復古也謂之何哉不可以一器物之微而遂少之也然而予又有說焉古之人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今則絕食以嬉我當復之古之人入孝出弟如用菽粟布帛斯須不可離今或有變化之者我當復之古之人事君如事天一動二靜儀如有赤其臨今則鮮有致其身者我當復之夫然故復古之功大矣二琴云乎哉孟持勉旃可也

東軒集序

東軒集者天台方君明敏之所作也明敏仕於元嘗參知政

事於江淛行中書掾韻藹灑而氣岸偉如發於聲詩往往出入意表其弟明則繕鈔成帙同予學子桂慎請予評之予曰古詩俊逸超群如王子晉鶴背吹笙隨風抑揚聲在雲外律詩清麗婉切譬猶長安少年飲酒百華場中驚歌蝶拍春風煦然撲人終日傳盃而醉色不起詩人之趣至是亦可謂之不凡矣明則曰請為之序以傳何如余曰寶劍蘊於豐城而紫氣上浮於天猗蘭生於幽谷而秋馨播于九臯詩佳矣不必藉序以傳也曰此固然矣顧卒一言之曰詩之古者莫三百篇若也篇首各有小序所以序作者之意而非後世通為之序也漢魏以降作者鮮自白其意讀之者不能知乃私自臆度此為某事而發此為某時而嘆使若人不死耶而叩之恐其未必爾也故予嘗有言作詩必自序非他人之可與關此言似不可忽也曰固哉吾子之為詩也可以序可以無序序之將何傷焉余無以辭因取所評者書之於前簡云明敏於

書無所不讀最善談名理與人交煦煦有恩意君子賢之其所長者不特能詩而已也

貞白堂記

臨川許君仲孚闢貞白堂一所與環翠亭相映揭為讀書地也間來徵予記余聞仲孚清脩而嗜學堂下種梅花數樹當霜雪嚴冱之際衆芳搖落而是花獨翹然散而為春研冰玉其葩一塵不緇仲孚嘆曰其所謂貞白者非予也耶乃約二三勝友日吟哦其下超然神遊如於天際恍不知貞白之在己耶抑果梅之有貞白耶客有歌之者曰將氣冉冉兮將汙人曠獨處兮誰與鄰姑射仙人兮玉為神驂青鸞兮服素裾望之不見兮隔河津青鳥不徠兮會無因仲孚從而賡之曰天風脩脩兮生翠寒白月流光照松壇美人徠兮佩珊珊殷勤遺我青琅玕我將攜之奉晨餐歌已二人相視而笑予家芙蓉山之陽懸崖萬丈蒼官青士日斷立乎其間方滴露研朱入朝眞洞點易閒仲孚之事不覺矍然而嘆曰我等其有激而然耶雖然物我之立皆成於相形而泯於相忘非貞則無有偏也非汙則無有白也予嘗觀心皦如明鏡中懸萬象自見求其貞白且不可得況假物之云哉況乎天地中萬彙芸芸自形自色杳不知其故雖造物者隨氣運行色色形形亦若不知其故是果孰為之樞紐乎問諸兩間兩間不言叩之百物百物不言質諸神祇則曰是在我矣斯貞白之義已仲孚曰子玄言也不知者謂涉於虛無怳惚殆非也請記諸壁何如於是乎書

李太白像贊

元行臺治書侍御史亦憐真班所藏李太白像係秘閣傳本吾友危君太樸嘗為之贊自後流落於金陵駱氏酒家洪武己酉秋郡士王宗濟購獲之尋以摹本見貺因造贊曰

長庚降精下為列仙陵厲日月呼噏風烟錦衣玉顔揮毫帝

前氣吞闕豎視若烏鳶類挫萬象隨機回旋金童來迎絳節羽旛下土濊濁孰堪後先飄然一笑騎鯨上天

朱府君墓志銘

元贈武略將軍同知臨江府事武騎尉追封榮陽縣男

府君諱垚字子厚姓朱氏其先出于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敬則之裔敬則居亳之永城世以孝義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而子孫尤貴富邦人慕艷有金頭公銀頭公之號而族叙昭穆而塋占地百餘畝亦目曰宰相林則當時簪紱蟬聯朱紫亦絕可知矣世遠譜廢子孫分適他州莫能究其詳府君銀頭公之後也五世祖其宋建炎初扈蹕南渡寓於霍丘仍以貲雄于時曾祖其通判淮安州祖其提點壽春府稅課司遂居壽春之下蔡父其咸淳末嘗舉進士未及官而宋亡入元以儒入仕授為撫州學正毋胡氏府君幼不好弄嶷然如老成人及長摯摯嗜學求名講師而事之知解既至不欲墮

於一曲凡天官地理卜巫醫藥之屬咸究其玄旨晚而學易陰陽消長之理吉凶存亡之故觀象玩辭使心與理相涵無少與者終日默坐視流俗紛紜絕不與競人以為迂則咲曰主静乃吾學也鄉鄰有鬬者諭以訟終凶之義釋然而去若不能凶丧及無食與衣者竭其力周之自奉甚儉一豆一簞猶不盡食事繼母張氏如親母唯恐有毫髮違其意令聲流閭莫不高府君之行郡國將辟起之不听部使者行縣又以茂材舉河南行中書遂署安豐路儒學正府君曰與其身有虛名孰若心無慚德辭不赴鄉子弟擔簦從之游日談道德仁義刮摩其故習亹亹數千言弗倦暇則鼓琴咏詩以自娛或時出佳山水間歗歌忘返身始五十以延祐戊午秋九月某日終于家以某年月日塋于縣西孤山祖塋之左娶劉氏子男三人曰某曰某曰後女一人適某元李府君以後貴贈同知臨洮府事階武畧將軍勲武騎尉爵滎陽縣男劉氏贈

滎陽縣君入我

國朝河南山東相繼降俟例遷京師有爲其文學於

上者得召見擢國子助教侍經　親王陞　燕府參軍特

長史予時忝職禁林燕

青宮贊善日與濂游濂嶷重辭愨有儒者氣相予甚重之會

予家　恩歸田後持燕相府錄事楊哲之狀求銘府君墓哲序事精贍且燁然有奇氣於是粗加櫽括而繫之以銘銘曰

若有源長流弗竭豈無潢汙朝滿夕除猗歟府君遠有世序邦人豔之緜延譬組嗜書不厭發欲成癖晚而潛心我學吾易觀易玩辭孰出範圍參諸天人或驗事爲發聞于時郡國交辟有儒一官可涖其職廉身下列揖拜上官豈若肥遯白雲青山今子既顯褒贈攸宜九泉冥冥烽其有輝況今遭逢六合重熙　龍光下被行當見之孤山鬱蒼中有玄堂太史勒銘永固其藏

題蛺蝶圖後

右蝶戲長春圖乃院人馬逵子名麟者所畫其人樸頭蝶翼勢圓勁意非李伯時不能到二畫皆絕品也韻時曾落宮掖故其間有上兄永陽郡王及楊妹子之字妹子縱能工畫作畫未必能及此題者專指祐陵以為言則恐不然也

題文天祥手帖

予嘗見文山公與黃伯正手帖云贑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今莫可考矣寧都陳滿塘父子亦二十三家之一乃因從子景茂請銘于公答書僅存而其氏名因藉以弗泯不亦幸哉觀公與言宿昔為之哽涕之言則其有感於滿塘者深矣

題大慧禪師遺墨後

右大慧和上杲公為僧濟空所作疏凡一百九十四言乃公七十一歲時書其英厲横逸之氣老而不衰於此猶喜見其

勞衆人知仰公者唯知說法如雨如雲覺悟群迷而不知其忠義耿耿注意於家國者甚篤繇有知其忠義者而又不知其戲游翰墨循蹈矩矱亦自可傳不朽嗚呼若公之應物無方事謂如神龍變化不測者矣覘文不局於駢儷之體而特學趙州公案為言無非欲大法以貽示人人後來沈溺葩藻而於道無補者其尚以公為鑒哉濟立字無欲公嘗稱其堅厲入道蓋亦佳士云

虎林處士贊

虎林處士王君年踰七十而視聽如少壯時其孫監察御史驥從予受經者久間來請贊贊曰

素髮垂垂中心熙熙儉勤作肥家之本嚴厲為馭眾之基好施之仁久而彌篤嫉惡之氣老而不衰吹鳳簫於明月之夜飛羽觴於百花之時大布寬衣容與委蛇不知者謬稱虎林處士知之者以為瓊臺之神仙乎而

元故從仕郎興化路總管府經歷李公墓志銘有序

公諱約字審初姓李氏唐江西觀察使憲七十世孫而憲則西平忠武王之第七子也憲爲袁州刺史遂家屬縣之宜春五世孫服遷分宜之白茫里七世至時舉宋忠訓郎徙吉之廬陵縣忠訓生舟迪功郎龍南縣尉龍南生允元允元生去邪去邪生則武則武生諠元初廬陵鳳山書院主領即公之父也公有大志應進士舉不利即棄去飄然游燕都達官貴人見其儀觀秀偉舉爲茂材異等署縉山縣學教諭未幾改龍象轉太和州學正末州路太平寨巡檢江州路學教授廣東宣慰司辟爲令史以年勞上銓曹陞穎州路總管府知事攝司獄之職廬陵歐陽某商番禺道出于穎必假館楊氏楊逋其貨久弗償毆陽與絕交楊銜之毆陽自番禺還穎值灘險覆舟楊誣其詐不輸稅于官官下歐陽于獄公無知其實白出之楊服罪張甲有妹歸李乙爲姻家兄弟甲與周丙

共牛而耕丙竊乙屋以居已而甲因他事持刃自刎死乙與丙不相能陳丙殺牛而甲不從遂見害丙不禁搒掠自誣服公微其牛牛存遂釋丙非辜乙抵罪富民賴氏兄弟兄無嗣弟産二兒曰邦獻曰邦殺弟以疾卒瀕卒請於兄曰願以邦獻爲兄後邦殺弱未有知幸司其業券俟長還之越數年兄亦卒邦獻欲乾沒之邦獻所繼母心爲不平遂取撿邦殺邦獻訟弟與母賸人私遂盜券去吏持爲奇貨久不解公召其兄弟于庭泣謂之曰官政成即代去兄弟垂白相與居與其辦財而健訟曷若分財以全骨肉乎兄弟皆叩頭請自新且致二鹿加厚弊爲公壽公却之兄弟請益切乃受其一轉興化路總管府經歷階從仕郎其爲政如穎州民寃得直者多請浮屠誦佛書徼福于公公不願也屬縣仙游令馬某官用其民民不堪陳一壺謀焚林其官署馬趨匿山澤中大府徼公捕一壺仙游民聞公至皆執刃雖呼共縛一壺實檻車縣境帖帖部使者謂非公攝縣事不足寧民強起公赴之民依雖曰父母來矣公至未久馬遁出視事公辭歸老父百十人列訴部使者願留公使者曰李公義士爾能固請必不忍棄汝翌日老父剪紙爲旗幟銜使者命往迎公不得已從之蘩香遮拜者前後數十里馬懈其庭中人以語使公公正色曰仙游本良民汝既激之反乃嫉人撫摩之邪明當訟汝矣馬俯首不敢言會元旱公徒步雨舍禁雨於能秋或曰山高氣寒非扶檄弗可公不從既而大雨公遘疾趣具湯浴浴正衣冠而坐呼其次子爲曰今日午時吾將終還家可語同氣空以忠厚存心也言未卒公所乘馬淚下知注公遂逝日薄暮民號慟見公乘白馬揚青旂疾行道上騶從甚都舁柩入城隍祠中咸異之馬幸公死夜使人投石公家爲妖怪民忿之列挺爲備馬乃止一日馬同其黨五人禱城隍神五人者拜起見公據神座其色毅然驚怖而出未幾皆暴卒馬亦爲盜

所殺云公壽六十三至正癸巳五月十五日卒丁酉三月允奉柩歸鄉里某年月日塟于東向山之原娶郭氏男三人長微次即允次求女二人適宜春彭珙吉水楊致道孫男四人誠諒讓諄即求速銘者孫女五人皆未行于閬天地正氣人稟之以生者存則爲良臣歿則爲明神此無他浩然不屈運行於冥冥之中誠能福善而禍淫也鄉先達喻公良倚爲台之臨海丞有仁政其卒也人就夢爲其社神列旌旗鳴鉦鼓而去自時厥後屢著靈響其事與公類類人心天理焉可誣也法當銘銘曰

浩然之氣塞乎玄黃君子養之至大至剛生爲良臣死爲明神有允燉燉亘古弗泯猗歟李公爲政孔仁癬滯流寃以子遇民違離無知公往捕之民就而趨縛致檻車執馬學夢激成禍亂不以爲然猥忌於公民之戴公不翅慈父翩然退征我民心苦曰馬青旗騶從師師入于神祠十目所覩姝惡刪

腸死亦不渝廟食有嚴生氣凜如銘以昭之偉哉丈夫

重興太平萬壽禪寺碑銘

洪武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皇帝御武樓下中書右丞相胡公惟庸率百官晚朝
上若曰太平府萬壽禪寺空樓還浮屠氏彼道家者流當自
造玄妙觀居之先是有
詔江東諸州縣各留寺觀一區以聚道釋之衆余皆罷斥寺
適在所斥之數玄妙觀道士以觀基卑隘而寺之室宇尚虛
擅假之以為棲止之地越十年
皇上知之故特有是 詔於是緇流咸集手持香華望 闕
進拜以謝 寵恩既退復相與言曰寺即吳之化城當吳之
時佛法雖至中國而大江以南則無有也赤烏中康居沙門
僧會實來祈獲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始創三寺其二即金陵
之保寧海鹽之金粟其一即今寺也在郡治西北若干步及

宋武帝築凌歊臺於黃山嘗幸寺中立為二十八子院度僧
一千人寺益增重由唐以來尤多名僧其清卉者築舍利塔
大戒壇清風亭李太白同李父陽冰來游為賦詩亭中有卉
公湖上秀㮣然有辨才之句縣令李玄則新造銅鐘白又為
作銘一時高風雅韻固已照映古今矣宋景德間勒改化城
為萬壽而安撫使張安國書其門額自時厥後明悟大師萬
新來為住持當世名士如楊次公郭功父皆與萬新游其倡
酬之詩至今人能誦之元祐初僧文耀進聖德頌六首朝論
嘉之奏錫紫衣師號建炎三年寺燬於金兵紹興 年郡守
郭偉因築州城移寺於武雄營其地去郡治之東若干步重
構之功則慈濟大師蘊文也繼蘊文而主寺事者乾道元年
則法清併子院為二十而去其八寶祐 年則妙淨修故生
也鑿石架梁於其上元大德元年則善才創外三門及重閣
五楹間嚴奉一大藏教天曆二年則喜聖建大雄調御之殿
重紀至正四年則宗明鑄大鴻鐘而覆以岑樓惟茲蘭若自
吳至今已歷一千二百有餘歲名人輩出後先經營匪一朝
夕列又遭逢
有道之朝尊崇象教使既廢而復興吾儕敢不竭力上承
德意寺舊以甲乙相傳子院尚存一十有八盡若合為一更
為十分律刹請高行僧主之言已衆僧翕然同辭走白於當
塗縣曰百福住山海嚴智公廣慈圓悟大師曇芳忠公得法
上首也踐履無愧古人願使居之縣言之府府上之儀曹曹
曾達于中書得報下如所請海岩既涖事勇於有為既葺調
御殿重飾佛菩薩護法天王諸像又建圓悟堂九楹間改子
院殿堂作水陸梵變修內外三門梁周垣三百六十餘丈其
用功歲月則自七年之冬以至十年之秋云海巖以成之為
不易也命道證妙期來徵予記予以年老辭而天界大禪師
泐公及虛白杲公力為之請乃作而言曰世降道微斯民盍

難治頑嚚狡狂日接踵而生非西方大聖人演為果報之說
豈易攝其非心哉柳子厚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歷代帝王
敬恭匪懈而
聖世為尤隆蓋以此也況萬壽為一郡之首刹海岩與其徒
肆志畢慮唯恐有廢墜又援荆國王文公將山故事合諸子
院而為一亦可謂之賢矣雖然有成有壞世間相耳毗盧樓
閣不離世間不即世間斯得萬劫而長存者善學佛者又當
於此求之銘曰
像法東流達于眞丹赫兮煒煒如日行天大江之南河獨不
照神師實來敷其化導精誠上通顯之益堅設利忽降有聲
鏗然啓大伽藍如聶斯峙茲惟化城表法攸寄苻孫涉劉大
駕章臨翠華鸞旂焜燿叢林唐宋之間名緇輩出丕建法幢
為世楷則薦紳鉅之投分惟勤允華所及五色成文高風雅
韻照映今古人天所瞻如到寶所

泰運方新室廬尚虛親意識巢而鵠來君
皇明照燭洞見毫髮　詔下九天遷其故物龍象駿奔有
嘆有吁自非
帝力奚能致斯乃鳩乃功乃葺乃積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
夷者崇之黝者飾之缺者完之仆者植之棟宇翬飛丹雘簇
麗梵宰天宮來移人世有鐘鍠鍠有鼓䶒䶒說法于堂其聲
孔揚　聲孔揚黑白聾聽結習皆空各正性命惟
皇御曆手執金輪與佛同仁覆燾無垠太史造銘贊揚
帝德鏤諸堅珉昭示無極

題張尚書具慶堂卷

世使知父母之存為具慶至若人子能發聞于時以顯榮其父母父母雖歿而有不沒者存孰不為之慶幸斯亦可以謂之具慶君子識之而世人未必能知之也錫山張君惟中以碩學雄文致位大宗伯海外蠻夷無不知其姓名其弟所安

又能慎守先緒敬其兄如敬父兄宦京師數來省候之久而後去猶依依不忍別士大夫咸指曰是兄弟也良可謂不死其親矣故入其庭升其堂者榮光休氣洋溢於後先儼若二老人龐眉鶴髮撫遊咲語此無他名不死則其身如不死矣為其淵達為其悌友莫不慶悟于心豈獨其家之子若孫哉不然則父母雖存名氏不出於里閈聚散日逐於齊民終曰不死與死相去蓋無幾雖日有三牲之養其為慶也隘矣惟中伯仲皆以具慶名堂迨歲父母亡墓上之木已拱猶旦旦念親如存若具慶時每謂人曰我父母未嘗亡也嗚呼可謂能孝也已濂與惟中交最密不翅異姓兄弟故探其志而賦之以附送所安序後云

故巾山處士林君墓碣銘

予來南京索文者接踵而至多以衰老力辭一日有持儱上白雲稾相示者他然一視之彬彬乎卿雲也爽爽乎綮花龍妍也冷冷乎若幽人俯士飲水而對雪也予亟問之斯何人之詩也持者跽而答曰宗之先子所賦也先子諱茂濬字顯之姓林氏世為天台望族生平酷嗜吟上自漢魏下逮唐宋諸家無不漱其芳腴挹其真醇積而後發發必竭盡其興趣雖雕胃琢腎弗顧也嘗構一室深廣尋丈內外以堊塗之白色晃眩若積雪初霽月光穿漏雖赤日如大涼氣亦翛翛然生先子坐其中而吟事益暢遇嘉明至焚香啜茗談古今事上下三千年玉貫珠聯絕纏可聽或取雅琴鼓一再行起步白雲繚繞間遠近望之以為神仙中人晚年頗嗜金丹之學取周易參同契與二三友講之嘆曰一氣孔神無為之根水火交構載其營魂浮游規中存之又存粗穢既澄游神九門奈之何捐棄之邪乃調息致修取心一物一道一之說自呼為三一子通玄之士多奇之集賢院聞其操行清絕不樂仕進因其所居巾山以巾山處士號之先子弗欲也吳元

年丁未九月二十八日夜漏下三刻大兵下台城先子奉出沒于河年六十又三洪武八年乙卯某月日葬于臨海縣與國鄉慶善里龜溪之原惟先子素行敦飭親仁善鄰具有恩意而所謂白雲稾者尤為時所傳誦墓門有石不肖磧圖文鐫之微顯闡幽在先生一揮翰間耳敢再拜以請嗚呼予為文所累幾欲燔毀筆硯若而猶者其事有可書如此又安能靳一辭耶遂序其事而繫之以銘處士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先配杜氏生瑾繼室章氏生宗即來速銘者以學行舉于朝授南陽府同知鄧州事遷太原府通判女二杜元昭金仲德其壻云銘曰

不黷于榮不徇于聲一以詩名彌其人疑發其天倪龍虎功齊寄情五絃羽衣蹁躚望之君仙尸解于河其幻則那壽何少多進我紫虛有鶴未歸千載之思

聲外鍠師字說

𨭖鐘上士以聲外為字請予為之說夫𨭖鐘之聲也聲果在外乎曰外也鐘雖在内其知擊之也其音遠揚或一里所焉或四三焉或十焉𨭖銅震撼如雷霆發於太空果在外非内也然而人必有形而影始隨之天必行雲而雨始從之銅必成鐘而聲始應之不然則搏泥肖鐘叩之則統然寂無遐聲削木為鐘撞之䫉然縱有聲不踰於户闑矣如是謂之内可也非外也此猶涉於偏也由體以達其用内而外也從末以推其本外而内也此猶局於器也一沙之内法界具焉内乎内而非外也虛空無盡何有限封外乎外而非内也此猶未能忘乎境也我無内孰能求吾之外我無外孰能求吾之内此非内非外也非外非内則内外混融矣雖然聲無内外也心有内外也心生而内外生心滅而内外滅即大雄氏所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者也心實即有心虛即無慎勿為内外所惑也余嘗寓坐般若場中深入禪定有鉅鐘朝夕出大音

聲我未嘗聞之也此無他所聞既寂能聞亦泯能所双絕非聞聞而聞聞自見矣於斯時也求声之在内者尚不可得況聲外者乎上士以聲外字為益欲離夫聲塵而超出其間也非謂鐘之聲有内外也然有外則有内既曰聲外而未忘乎内是逐影而行日中也予惧其泥夫迹也因辨聲之有内外者以貽之上士四明人蒲庵翁入室弟子也禪宗教典皆潛心探賾而尤精詩文叢林中咸敬祝之蒲庵寓居京師彼能河上上士凡三次來省士大夫高其行義云

故瀛峯先生府君墓志銘

大江之西南昌名郡有瀛峯先生其學以聖賢為宗其文以理氣為主其行以忠信為本其教人以明體適用為教其生也人尊之師之其歿也人又哀之慕之歿後二十一年而門人弟子與其孤翰林脩撰善圖其不朽者甚悉乃集群行成書而以銘文屬筆於濂濂竊聞先生多著書大抵研精易握之學而及於邵子先天横渠正蒙諸書共若干万言先生之言曰先天之學心學也其圖皆從中起其前無古而後無今大之為天地小之為民物顯之為礼樂幽之為鬼神遠之為闔闢之初終近之為瞬息之起止莫不具焉邵子以命世人豪乃探是圖著為皇極經世書性命物理之說重明於世學者往往厭其難棄而弗講予於是有經世書說張子正蒙書實與太極圖通書西銘並傳而未有為之註釋者余於是有正蒙書說礼經殘缺已久朱子雖定為儀礼經傳而其輯録多出於門人勉齋黃氏與信齋楊氏其中予奪多有未定余於是有礼說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伊洛大儒雖嘗論著而其義皆念索而愈無窮予於是有易說吾道不行於時而其見於言者不過如此而已嗚呼觀先生之言則其心之所存者從可知矣濂雖不文敢不大書揭於墓道以為後進之觀云按狀先生諱隱老字子方姓宋氏南昌之豊城人曾祖某祖三

德父應岳母楊氏先生自幼輙劬書須臾不少怠母若兄頎以為迂靳膏油不多給秋宵月朗毋挾册映讀之冬則拾枯薪及爇松明以繼欣然若忘其憂時江村姚公某沫齋洪公某洲泉趙公某皆宋之遺老淹通六藝之故而桂芷涂公應雷又遠承考亭朱子遺緒先生咸執經叩請莫不交與之且曰宋生令器也他日所成當無讓古人負笈而歸兄以先生不事生産作業力求析费先生不得已悉以美田與之自取不毛者由是家寖貧或懐之勸其術就科目庶得禄為親養一踐場屋不中益潛心於聖賢之秘窮索於經驗諸身心唯恐有不合者久之心與理涵豁然如辨黑白遂倡鳴道學於衛山之陽四方學子悉從之遊先生頎貌嚴毅若不可親迩叔有疑問如撞巨鐘小大隨應無虚發者初先生伯父曰應五曰應梓曰應戣與其父皆之以師表州里龐眉白髮大布寬衣金容玉振頎嗚帘協使人望之而將窺之意消至是先

生又能續承之不墜士論多之至正壬辰春三月江淮兵動鄉之惡少年為變故戕到雞犬耄倪皆竄匿先生猶揖臥正冠衣而坐從容語劫掠者曰貨財任取之書籍非爾所好也及其再至四三至先生復曰吾家已盡矣爾幸他之盜素聞其名哄而去無敢縱火者西東鄰數十家皆籍是獲完先生遭時多艱召族姻子弟戒之曰吾宗素以清白相傳寧寒餓而死不可為不義而生終無敢犯紀者不幸以至正丁酉十二月八日卒家未殁語春曰吾著書多未脫稾芟繁補闕之責盡在於汝吾以數推明年江西當大變汝當謹避以免難吾今無所苦精神如常時但覺和息漸微爾已而遂亡戊戌夏四月偽漢陳友諒陷南昌果如先生言後七年癸卯十二月初一日始葬於鳶峯之下娶涂李二氏男一人即春克紹其家學者也女二人歸縣人虞尉鄒誼孫二人象環逵掖象環通五經大義年十九前卒孫女一人適羅壽亦里之良族

曾孫一人與祖曾孫女二人尚幼濂聞君之立必在乎遠且大者于祿以行志其澤可被於當時著書以明理其功實垂於後世孰短孰長人必有辨之者雖然人心漓矣士習陋矣翻經取題而媒仕進者有矣求其騖知先生者尚可得耶銘以昭之亦發濂之深慨云爾銘曰

古之聖哲何為作經牖人天明使民諸誠世衰道微眈厭口耳學矣摭華以經為戲纘紛外馳奚補身心主用晁舜集其南金考亭奮興上繼伊洛完經翼傳日星照灼豐城之壃天產碩儒踵其流光敎其芳腴堂壺露凉膏油奚積挾冊于庭借月為燭優之柔之莊然嚴思饜之飫之如啖甘肥內存于心外著於目明命有并吾敢不肅出而偏遊荷山之陽有聲決決達于四方孰經之徒雲合川赴君飲衙尊充是而去俗易風移悖我民彝天不慭遺孰不涕洟玄堂沉沉安厥靈爽尚昇後人胡福是享

求思堂記

求之為言長也所謂求思者長思而不忘也長思而不忘者為誰福清林榮得仁也得仁十歲喪父洎長以縣諸生貢上太學選入禁庭為承勅郎謹慎而齊飭聲譽出為神閤舍濂朝京師乃來請曰榮也念父不見或食焉或夢焉或寢且息焉恒懸懸有思思之不得則升高遠望草木之敷腴山川之鬱紆萬物欣欣有自得意則泫然流涕曰光景日新吾父獨何之乎將乘海鶴遠遊三山乎抑精神流衍於氣化中冝芒而莫之覩乎何為使我心憂而弗釋也如此者久之因以求思題諸堂楣以志無窮之悲先生願為記之濂曰不然也予之父固亡予幸有母夫人存承侍顏色問衣煖寒而進退之弄雛其側以悦之依依嫕戀如羊之跪乳烏之反哺其樂將無涯視五鼎万鐘君不能過之子何乃自苦曰慘然以悲父固當思也思或鬱陶成疾獨不詒母之憂乎得仁曰甚與

之間當其靑年父母俱存者何限雖閭閻小夫亦知割鮮具醪醴稱曰具慶榮始二十又七獨與母居如之何勿思吾父生我之劬勞欲報之德所謂昊天罔極者也一乘馭則思為其執轡一就寢則思為其扇枕一有疾則思為其嘗藥今皆不可得已觸目之間無非可感如之何勿思濂曰不然也人心若不知足得隴且望蜀濂也父母皆殁久矣其分當求思乎雖曰偏侍不獨愈於濂乎為子謀者當思盡孝以養母致思貴富以顯父使人稱之曰某氏之子斯為求思也已得仁曰非此之謂也盡孝養母榮豈不知之矣侯先生之言君曰致思於富貴富累於千金貴為三事大夫縱可以慰母心而吾父不知享焉終有不愜吾情者事不得其全故也如之何勿思濂曰子之言美矣善矣而又有一說願為子陳之夫為孝子者不當為無益之思而思不死其親可也其謂不死者何子於事君之際則必自思曰此當盤厥忠不可溺於邪佞

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涖官之時則
必自思曰此當廉且勤不可習於貪怠恐辱吾父也能思是
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轄徵之頃則必自思曰此當欽且
恤不可務於苛刻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
矣乎交友之中則必自思曰此當主於信不可待以浮僞恐
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出言之間則必
自思曰此當合於正不可流於詼謔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
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觸類而長之如此可思者甚衆雖更
僕不能盡也子能力行之方可盡末思之道也於子何如榮
復泫然流涕曰斯言也榮未之前聞也敢不夙夜拱奉濂旣
退嘉得仁之能孝也因次第問答之語記諸堂壁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八　芝園集卷第八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九　芝園集卷第九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濂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
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便溪買
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綰青絲
縧立於江濵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之劉君亟延入舟中葉
章二君競來讙謔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黟川丈夫覺之
乃止濂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
曰此睦之桐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皷噪爲
驩共酌酒而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
昌殁于王事後五年章君爲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
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二
年濂亦乞骸骨還山白髮垂領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
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隆道之

銘則如方舟之死已歷一十二年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
眞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因語膺以舊事爲之悽惻者
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
劍兼善攻毬蹴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稍長惜然悔曰
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操觚爲文輒爛然
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蟫出入于故紙中何有終期哉
人生貴適意耳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
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
魯滕元秀世號爲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咏之鉥肝劌腎
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
也方舟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漢淮浙間與明士相摩切而詩
道益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尉薦之方
舟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綬耶竟避築室江皐曰若吟於
雲烟出没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擁

乏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益韜晦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瑶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於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于色無急步無疾呼圖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東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葬之久而弗懈事乎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其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靈川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某路提舉常平公事祖某始自孝安遷桐廬今爲桐廬人父子奇元中順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娶皇甫氏妻張氏有婦道前二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行發世次曰禹次即賡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批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某曰某云云孫女二人未行濂謂君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

也銜方舟以隱自高教欲拔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竟終老於山林亦豈偶然之故哉予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盡然傷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靈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觀化寃無不之非湯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虧洪武丁巳冬十一月具官宋濂造

故段母夫人劉氏石表辭

濂朝　京師有儒其衣冠者介翰林典籍臣蹇上謁容止儼雅言辭有倫粲然經緯交錯無靡雜乎稽意心竊奇之叩其姓則廬陵段氏其名則德輔也於是延之上座以須其所欲言德輔避席而請曰德輔先子之殁也歐陽文公實銘其墓先夫人繼喪已十九年而懸繂之碑未有刻文惟執事者期爲予既奇德輔意其母有賢行使然及覽周靖所述狀果與見符焉爲之序曰夫人劉氏諱妙福字恭其先君臨江祖大埜始遷長沙父仕隆存心渾物施樸積以千計母吳氏夫人幼敏慧剪製紉結之事不學而能終月不出閨門即出足跡有恒度可坐而數也執父喪哀戚甚不御酒肉至于服終州里某其人爭致行媒欲聘以爲婦父昔辭去段氏初家廬陵龍溪與臨江鄰郡道子開者亦徙長沙聞其子士龍又賢乃歸之夫人奉尊章處先後咸中禮節媼御率其化無有暴戾之行內外嘶嘶九族同辭譽之曰懿哉若婦段氏其彌昌乎尊章亦安之家政小大悉屬之夫人綿髮不以縈懷夫樂與才士大夫游夫人喜見顏色戒媵侍具酒漿庖膳以燕饗之唯恐其亟去父家諸子析貲分以上田夫人謝不受及其衰也百物多取給無厭辭毋喪葬種祭祠諸費皆自夫人出夫既先卒夫人恐或廢墜以爲前人羞益加整比而家遂大稔夫人生德輔其弟德文則李氏所產夫人撫育如一體人見

綵衣翩翩雙舞夫人之側盎然入春風中不識其爲異母也二子長亦克自負荷撫世酬物本於一誠子弟無公庭之跡諸事不欲上煩夫人夫人至是春秋亦高歲時坐中堂子若孫雁行立堂下前後進觴爲壽驩如也至正壬辰兵大變夫人同德輔避深廬陵德文留長沙守先世兆域越六年而亂稍熾夫人復往南昌以德文在長沙也日夕出涕遥望曰吾兒德文何時而來歸乎德文亦泣禱上下神祇誓不見母不肉食戊戌春二月德文忽從間道而至母子相見喜極翻成悲慘八月移吉水潼江庚子六月移梅林度夫人病暑而卒其月之某日也年七十一辛丑正月十八日祔塋龍溪之先塋夫人二子即德輔德文奉夫人盡孝屢於刀戟叢中傾背以救母群冠義之嘆息而去人稱爲二孝子女一人胡氏出也適彝孟宣廣東宣慰副使以道之子也孫男六人毅碩傲鳳海盛孫女一人適某曾孫男一人辛姑曾孫女五人皆在

室予聞婦人無非無儀故其賢行不出於閨門必得令子而後著如夫人者是已予年耆而神昏言且不能成章凡有求文者輒俯首拄辭今於德輔獨不然者以有關彝倫之重也銘曰

夫人之行貞且則左蹈矩矱右繩尺何以致斯在慎穀秉心如絃絶偏飭内外肅穆儼若一陽明煦嫗銷陰慝九族覲感亦歸德仁賢上聞天爲恻豺虎突横不敢迫况有令子文五色温温出言有倫脊幽光丕昭勒貞石黄金可銷兮銘不泐

題危太朴隸書歌後

學必博而後所見精非惟諸經與言皆當研摩至於隸書之學漢魏以來其運筆結繩多不同苟不歷考其變何以究其知識而祛流俗之陋哉吾友危先生太朴作隸書歌一篇贈四明汪君大雅備括諸碑之所自且歷疏之書盡千餘言不休嗚呼世以空虚之學浮談強辯如蠶起杂湧者視此曷知

愧哉大雅方以隸學知名於時復能惓惓於先生之詩褒清潔戚惟謹則其尚德之心爲不可及已

跋徐氏譜圖後

余在幼時聞金華有常齋徐公諱崟字清伯宋淳熙丁未進士起家教授邵州官至中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風節行義與義烏徐文清公僑並稱世號二徐常齋生知南陵縣事静孫南陵生嚴州司户參軍木潤咸淳辛未進士孫能繼父學者與弟咸淳戊辰進士文潤壽皆百歲司户生應虎應虎人稱爲文行先生通諸經尤長於詩且善書立碑碣者多求爲書于奉常極拯畐重之累應進士舉不利遂授徒以終其身先生生李泰亦善讀父書以文學稱李泰生敏文來其發縣自諸生貢入成均爲弟子員敏間來謁問之乃知先生之介孫子常拜先生於姜湖上先生所期望者甚大今見敏如見先生焉予爲帙其書詩之澤何能數世不替如此及敏以譜系圖相示則知常齋之父贈大中大夫瓊大中之父太府尹倫太府之父九府君衡皆積德樹善有以致之其所由來非一日矣嗚呼賢哉敏惇譜牒厄於兵燹無以知其詳悉心搜訪得數紙於蠹蝕之餘欲重爲編輯奉父之命求予爲之題識故書其所聞者系於末簡徐氏初居汴梁其遷金華自九府君始云

葉氏先祠記

昭武葉存恕請予再拜求記其先祠予不得辭記曰惟葉氏世爲著姓自宋初則然南渡後有諱武子字誠之者是爲息庵先生受業於新安子朱子之門淳熙中擢進士第歷官至秘閣修撰出知處州以終在郡有異政感召至和一年嘉禾生二年麥秀兩岐三年瑞芝産于庭郡人士琢石紀德麗陽祠中處士生主管機宜文字伯忱機宜生修職郎宗銑修職生將仕郎安將仕生先祖興祖有文行用薦者署建寧縣學

教諭數世以來祭祀之節並依朱子家禮從事興祖概念先祠舊在所居之東偏規制淺陋無以展其孝思乃即中堂分爲龕室者四以奉息庵而下神主傍視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祭以四仲月正至朔望則三謁焉郡士黄鎮成實爲之記元季燬于兵興祖家窶不能自已復捐私田百畝入樵溪書院以祔祀息庵逮至 國朝凡學校之田悉籍于官而祠又廢興祖之志猶不怠卜地於城東三十里曰左壇築先祠一區奉之如禮經始於洪武四年六月落成於明年正月屋以間計者五錢以貫計二十千且歸田四十畝收其入以給牲醪之用功適成而興祖卒先祖之子存恕興祖之子壽孫思先德之當報念諸父之艱勤宗微衛薄或不足以負荷恐涉不孝使入田以畝計者六十通前爲百畝擇宗人之良者掌之春秋之祭因得不廢其承先志以裕後昆者蓋甚切也嗚呼三代盛時大夫士有位于朝者始有田禄以享其親後世之

俗不皆三代若也葉氏之家乃能以義起禮因地之利建祠以祀其先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予因為之記使刻於貞石為其子孫者尚思引而勿替以延祐於無窮也

桂氏家乘序

桂本姬姓曾公族季孫後也相傳周末有季楨者與其弟桂挾策以干諸侯楨為秦博士被害桂懼禍且及遂逃諱姓適身因即其名取字異而音畫不同者各命四子為姓示不忘厥初也伯子曰桂奕居幽州守墳墓仲子曰香奕遷冀南朱虛叔子曰炅奕從齊之歷山季子曰炔奕移河南城陽自後四族派布多見諸紀載或謂眭與桂同音而出眭弘者固非或謂東漢末衛尉香橫分其四子各係以姓者亦失之也奕之子孫仍居幽燕五代之亂劉仁恭據幽州兵連禍結乃扶攜南渡散居廣信上饒九江興國池陽豫章成都諸郡而居信之貴溪者曰仔鄉任南唐為靜邊總轄使至宋加檢校國

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有功于世鄉人廟而祝之其後人擢科第躋顯仕者凡數十人而興國之永興明之慈溪皆自貴溪分而慈溪一族則出於祭酒之孫可昇亦多由進士入官至今支系尤盛 逮我 國朝德輔以明經為 太子正字陞晉王傅受知 兩宮今望陞蔚德輔從弟仲權擢忠之酆都令孟誠知惠州河源縣復皆以政學聞仲權家食時乃合諸族譜圖及行狀碑志遺文釐為九卷曰桂氏家乘命德輔之子中書舍人慎徵予序之慎嘗從予學因為撮其綱要冠于篇端嗟夫氏族之學古昔所甚重夾漈鄭漁仲著為通志其中二十略唯氏族最備然而臺台氏逃難而改為臺斗金之子亦因避害而易為牢漁仲譏之而不敢忽重變古也予故特書桂之所出為曾公族者其意亦猶是爾桂氏之嗣人尚思有以謹其傳為予既作此序已客有以秦之篆隸與後世正楷異未必其畫之同疑出好事者之傅會殊不知隸書出於秦之先而與今之楷書正類要不可以此而盡少之也因并及之

故朱府君文昌墓銘

予居浙水東時得朱君好謙之文嘆其善於修辭惜未及與其交而好謙歿于兵及來 京師又得好謙從弟文昌詩閱之沖澹類莫魏雄健如盛唐復嘆曰何朱氏一門之多賢哉未幾國子助教曾君旦初同文昌冢子堅持知嘉定州事張術狀來謁墓道之銘蓋文昌之死已四年矣予重違曾君之請不敢辭文昌諱嗣榮文昌字也姓朱氏出唐散騎常侍滿之後滿本歙人來徙金溪明勝里世為衣冠甲族宋道州營道丞登生太學上舍生攸之攸之生銓銓生貴清貴清生仲梓文昌父也元物避地挑茶後遷家焉文昌治舉子業其精通毛氏詩訓故析衷於朱子之說毫分縷析唯恐不合情性之真下筆千餘言不休走試江西鄉闈立論與有司不合即

棄去一假古律詩以自見歷代諸大家皆探微索隱必欲得其旨趣而後已用工之深出語輒驚人然不持精於詩甚輕財仗義尤人不易及少時嘗以錢粟貸於人一旦自責曰嗟頭之利其能汩沒男子之志邪悉集受貸者於庭取其所當質劑面焚之其後家卑無旦夕之儲恬不為怪人有憫其貧畀良田百畝者文昌疑其不義辭弗受鄉友羅思難為文昌為之辭紛餽白金一鎰為文昌壽文昌笑曰吾雖貧亦惡用是哉卒直其事而還其金至正壬辰江淮兵動里之無賴少年相挻為變其首禍者頗與文昌游乃來說曰公藏器于身不以此時取富貴尚何俟耶文昌叱之去遂與絕交未幾竟敗沒文昌宗黨知事變不則椎牛釃酒起兵為堡障屹然孤立數年而群寇不敢犯文昌之謀為多偽漢陳友諒犯南昌諸郡相繼陷文昌曰此非吾輩之力可支盍各逃死乎乃挈一族入閩中雖備嘗險阻畧無怨悔意後五年 國兵取江

西州縣皆入職方文昌始還鄉里卜居澄源上遺落世故絶無毛髮縈心所不忘者唯詩耳因扁其室曰嘯雲軒云東平務敬來爲縣欲起文昌爲縣學師文昌曰吾老矣唯消摇林壑爲宜耳横經講道豈所堪哉因固辭而去性愛佳山水自謂得堪輿家不傳之秘稍暇輒布韈青鞋登陟不少倦不幸以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卒壽五十六所著書有政鑒若干卷燬于兵尚存詩詞三百餘首題之曰燹餘集娶王姜二氏王先十九年卒子二曰堅曰重堅即請銘者孫二曰振振曰繩繩孫女一某年月日卜葬明暘里長岡山文昌所自擇也夫詩之爲教務欲得其性情之正善學之者危不易節貧不改行用捨以時夷險一致始可以無愧於茲如君者蓋近之矣世之人不循其本而競其末往往拈花摘豔以爲工而謂詩之道在是惜哉銘曰

詩之爲教著于禮經温柔敦厚本諸性情君子讀之豈惟多

識玩其指歸感善懲逸我鮮生塵我衣懸鶉非義之物肯受諸人如斯學經庶可無愧留連光景敢曰吾事彼蒼者山秀色可餐洗心滌慮是躋是攀髮猶未皤嗒然觀化何有短長無晝不夜長岡之原桂老水寒寃魄未歸茲焉是安悼史雄銘詒爾孫于慶源方深其流瀰瀰

故贈奉議大夫磨勘司鄭公墓志銘

温之平陽有剛毅之士曰幽全公諱釆字孝亮姓鄭氏賦性分特唯道之從不屑屈人下年二十而其先人捐館州里群少年拈其氣勢因公少孤欲肆其狎侮公奮然自勵曰大丈夫有骨如鐵肯受狗鼠輩侵凌乎束書出門游浙河之東西遍經金華金華爲部使者治所使者聞公至請見之既見奇其才特辟爲府史公以爲辱已力辭而出時仲兄講授崑山公趨就之年已二十有四矣仲兄勉公以學公始肆力於六經群史間冬大雪輒擁重衾厚襆而坐夏熱蚊蚋且嚼人則執蒿烟驅逐之夜參半猶隱隱聞讀書聲仲兄嘆其勤每謂人曰異日以文行亢吾宗必吾弟也夫科舉法行公自度其學可用援牒試場屋司文衡者見其持論太高黜去之公退而笑曰試藝所以困天下英才吾尚可溺而未省乎遂絶筆不爲改轍攻古文辭積之既久其發也益大以弘閩海虞多佳山水將卜居以卒業海虞顧翁有賢女父擇婿無有當翁意者一見翁雖曰才俊如此郎氣局如此郎尚有敵之者乎竟歸之公遂爲海虞人公正直不阿見諂諛取富貴者人道其名輒唾去家雖匱之一髮不以干人或勸其隨俗浮沉公怒曰我豈不如多田兒有粟帛耶弗聽後屢自懲創取老子語以幽全自號終亦不能改也縣被水災有司循故事督賦甚急民不堪命公惻然悼之率父老四三人往江浙行中書泣白執政者曰水潦詖禾民已無食又欲重徵之數萬生靈將化爲枯骨矣辭甚切直不少貶得蠲賦一萬五千縣令張

侯某思徭均役法問計於公公曰役未易均也侯問其故公曰侯館人之家其産最夥法當居上上侯果能平之乎侯變色而作後竟罷不行宣城貢君師泰中書右丞相脫脫公之客來爲都水庸田使公以其儒者作長書貴之貢君覽其文論議英發憚而不敢近公遂不復上謁君子多之公雖好賓客雖甚貧必留連款洽惟恐其亟去顧氏亦能探公志罄蓄珥以市魚肉不見其有難色士窮無歸者或館之終歲衣且食之無厭怠年荐饑客持券謁公公視其家僅餘粟五斗公貸其五之三故人瞿氏子將之淮南橐裝爲群盜所掠徒跣走詣公盡以衣衾巾屨遺之公消搖于門見敝衣殞屐而踣雪中者公呼之前予以泉布終不問其氏名鄰有錢叟闔門病疫無一治饔事者公命家人烹粥藥日再哄之皆得更生公之急義大率類此然剛而能容士有忌其才高者構爲篇章以詆或尤公不之荅公曰吾直不能文哉顧所見與彼異

耳未幾過諸塗邂逅與共飯且贈以白金其人大慙而退仲凡
以文雄于世公實堪配之公之子思先嘗共編一帙號為聯
壁集濂序其首評公之文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繁
曲盡情意人以為知言鄭氏出光之固始五季末避亂遷平
陽曾大父某大父驥尚宋宗室女未嘗挾貴勢驕人其弟行
曰九十命以九十佛呼之父愉老十三通五經年稍長遂應
博學宏詞科會宋亡乃止妣某氏娶即顧氏先卒男子四人
長思本次即思先由儒生起家累官資善大夫福建等處承
宣布政使以文學政事聞次思宗次思祖陶出也女子一人
明月適殷宗信孫男二人鵬鶚孫女二人嘉瓊嘉英皆幼公
壽五十七以至正乙巳十二月六日卒以某年月日與顧氏
合葬海虞山西歸蘭右之原公歿之十年以思先貴得贈奉
議大夫磨勘司令顧氏贈宜人濂官成均時與思先有同僚
之好乃奉禮部尚書張籌所造事狀徵濂為之銘濂嘗患士

習之陋志卑而氣餒撫世酬物一以詭隨為務公之剛毅凛
凛不逐物變移其君子之人歟雖然申棖親游孔子之門尚
不以剛許之剛在古人亦甚以為難有如公者其君子之人
歟縱不得享人爵以行其志而天爵之在躬固皦然無愧也
是宜銘銘曰
哲人立志以剛為質遵道而行不詭於物不屈者誰東甌之
賢其賦自天其直如弦狗鼠肆欺翩然東去歷覽山川發舒
壯氣綉衣使者一見稱奇爭言可吏謝而去之乃潛厥心乃
游六藝乃騁辭華聊以俯仰繩尺往試有司意我矯亢與去
不疑大笑而歸肥遯不出英英白雲生我几席遂林化水紋
我黍苗生民嗷嗷孰地可逃走白上官雙淚如注中誠感通
卒竭乃賦化比呻吟而為謳歌仁人之言計功實多室如懸
磬心則好褆視彼顛連如己顛蹟解衣恤寒縮食濟饑貪夫
聞之寧不愧而俗衰民散師道不立宜留一鑑為世楷則胡
為長逝魂入九泉獨留遺文虹光燭天餘慶所鍾有子能令
出鎮方嶽數政柄隨道之章載揚清芬俟人讀之當為慌魂

故贈承事郎大府斷事官尹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入官者自七品而至於第一咸得推恩及其先
人官有崇卑故其恩有隆殺焉今刑部尚書尹性其為大都
督府斷事官時嘗請于　朝得贈其父府君如某官階承事
郎母章氏封宜人性既虔奉命書櫝寘惟謹復用黃綾謄為
副墨具冠服佩綬如法焚燎於府君墓下性竊自念　皇靈
如天覆燾九圍惠澤沛滂無被存殁苟不圖文勒諸琬琰何
以上昭　帝力下示後昆乃屬其友鄭君思先采摭群行成
狀而徵濂為之銘濂按狀府君諱元良字子貞會稽人也世
為簪纓巨族曾祖某祖嗣宗父侚元溫州路平盈庫副使妣
李氏府君溫而克毅卓識異於人事二親鞠躬盡瘁惟恐違
其志副使君歿于溫府君不俾二千里之遠涉濤江而往輾

艱險阻莫不備嘗雙足為之皴裂扶櫬而歸卜宅兆葬焉當
是時二弟某某尚幼府君聘致名講師訓之以經朝夕督策
之恩意備至及長各為授室已而乞析爨甚力府君止之曰
兄弟同一氣而生猶手足之為四體其可分之乎弗聽府君
指田之磽瘠者曰此予之所愛也指器之苦窳者曰此予之
所嘗用也盍歸我肥土嘉具悉讓與之閭井以為難能先是
府君之從父兄既老且貧仰食於府君家二妹亦未有所適
至是各異居咸佷佷無所之鞠狀隕淚性甫七歲告府君以
其故且曰非吾父是依將疇從邪府君喜曰爾真吾兒也正
符吾志遂獨養老者終身紡績貲以嫁其妹性後入官尤以
廉勤戒之其言諭千百云府君雖老耆學不厭六經群史罔
不研究之每晨興扶冊映簷光而讀稍倦輒拄頰看雲出入
巖岫間翛然如在塵外有嘉賓至令庖丁治酒殽相與劇飲
酣觴淋漓燭不見跋不止也故為之姻連者則曰尹公其古

人我為卿卿者則曰尹公信端士也大氐皆得其驩心云府君壽七十又一以洪武己酉正月甲寅卒于家其年九月丙申塟會稽縣廣陵鄉黃龍山之原禮也配即宜人男三人長即性近擢今官階通議大夫次權次初女二人適同郡司馬升金蒢孫男四人秷質敏學經早卒女一人予早聞姓名知其制行之卓其居官也如冰清玉潔誘以黃金滿索弗顧也今幸與之同朝又知其精於法家之學操心平恕不使有寃民非府君家教之篤其能致然耶若府君者其可銘已性今位居六卿之中於法得加贈他日榮光下燭泉壤重幣又當濡毫為性紀之銘曰

越有君子篤行于家治事必誠質而不華事親如天跬步不忘洞洞屬屬唯敬是將親歿于溫凊伏柱迎扶櫬夜哭水為失聲鞠育諸季竭其恩勤扶翼覆護如親之存耄者養之弱者嫁之營之經之以遂我私春秋既高謝絕塵氛拄頰疑視山川出雲賓至如歸劇飲而罷夜

深月落輦出戶間積善之餘無辟不舒有子升朝朱衣金魚皇明如天卹典攸崇澤漏九泉子以勸忠廣陵之鄉嘉樹鬱蒼太史勒銘永世其藏

元故湖州路德清縣尹陳府君墓銘

吏部主事陳咨請予言曰咨試藝京師時先生實為主司屢欲求銘先府君墓已而授河南行中書檢校官書有程竟弗獲遂前志及仕銓曹而先生謝事東歸晝夜恒懸懸入思今逢先生朝 京師敢奉同郡宇文材所撰事狀以請惟先生畀矜之予按狀府君諱嗣■字仲貞姓陳氏世居湖之長興其先出自漢太丘長寔寔傳若干世曰某宋臨安丞臨安生其遷居郡城之南以貲雄于鄉年九十乃終生某精學勤行有聞于時自號為膚齋膚齋娶施氏無子擇從子為之繼惟府君風指孤寡足以當其意因後之府君性軒豁開口吐肝膽好傾貲結賓客或有急難輒捐金以濟之既而曰人不可以無教不教思足以明彝倫乃建義塾聘致名師州里子弟願從者悉聽其入材多有成元季汝潁兵發蔓延浙水西晃鉏盜賊者相挻為變府君推牛釃酒聚年少健兒授以控扼之策盜不敢侵其境會 朝廷遣使者詔民入粟拜爵府君慨然曰國家有急豈臣子顧私時耶首往應詔輸粟二千斛使者大悅即以上聞署府君德清縣主簿德清湖之屬邑府君素知其土俗視事始閱歲吏幡人懷曾未幾何張士誠據姑蘇兵陷湖州城守臣退居德清府君曰杭為東南方面之寄德清實杭之北門德清破則杭無寘足之地矣宜急保之遂與上下謀竭力死守軍食或不繼以身任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實朮丁方總兵事上其功狀陞為尹達識帖木爾時以行省右丞相承制行事欲招士誠降命府君持檄諭湖州偽帥以離其黨與府君慷慨請行既至偽帥延之上坐府君為數陳大義何者為順何者為逆逆則罹禍順得受福繩繩

子餘言偽帥不覺屈膝城遂來歸丞相大悅而府君不幸以母憂去自時厥後府君度時事不可為累辟不起以至正某年某月日卒于歸安縣之寓舍享年四十又五以某年月日葬于烏程縣三碑鄉賢子塢先塋之次娶吳氏有賢行頗涉獵書史至於陰陽醫卜種樹之書皆通其義後府君若干年卒遂合葬焉子男子四長即咨次某次某次某孫男二某某嗚呼府君以卓犖之才少見諸用已焜燿鋌鍔若此況使盡其所蘊者乎然而炳於幾先長往山林而不之返非賢而能爾乎今逢六合載清禮樂文物之盛比隆唐虞而府君已逝不及見君子寧不為之太息乎雖然府君有子以科目入官政跡昭著府君雖死其不死矣乎銘曰

天之生材或塞或通係繫於時所以不同有偉陳君氣岸弘整裒裒一如錙銖無隱里有急難捐金如泥蹈彼水火必思救之欲明彝倫我建我塾載揚師訓開其耳目元季政亂

如滸袁浙河之疆烽火煌煌齊攘大呼聚蔵男士持爾干戈擇我鄉里出衆楠官勾稽簿書隱然堅城寇不可踰封豕長蛇據我大府奉檄往諭氣可攝虎義嚴辭勁直中其機不覺屈膝請降悠遲相臣嘉之謂為俊傑軍威大振孰得而遏君則曰噫此胡可為大廈將傾一木莫支尋以憂去遂臥不起朝飧烟霞暮采蘭芷今終于家州里咸嗟有材莫展時乎命耶靈風肅然吹彼樹魂兮來歸安此幽隧

脩慎齋記

脩慎齋者中書掾葉杞孟堅之所自名也孟堅之言曰杞居括州麗水之陽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足跡皆不出里門一家之和其祥氣殆可掬而有也頃因鄉里推擇習刑法之學於大府遂充貢來南京季弟孟年實與之偕行朝夕奉承甚謹既而中書選為刑曹史閱一載陞為令史父在家聞之有書來曰刑曹決天下之獄獄情萬變爾勿使有冤民朝夕洗心

滌慮以承上官不可循一髮私意服之用當於我乎給之苟違我言必將辱於吾矣自時厥後有從括來者輙致書一年之中不下五十函書中之言無異於前時所云父猶恐書不能盡達也復使仲弟孟才來致備用諸物且申言之留連再月依依不忍別既別歸吾父問其狀甚悉喜曰爾往終勝簡牘之往還然又不若吾親見爾兄為稍慰耳時亦曰如火即請縣給過所直抵南京一相見頃悲喜交集晝夜訓飭之比前為尤詳且曰今　朝廷清明廉吏無不登乎膴要爾當氷雪其操他日衣繡還鄉以慰慈母倚門之望豈不美哉亦留逾再月而歸杞亦念父不置越數月遇年勞及考憲請告東歸諸弟聞之驩迎三十里外杞升堂展拜問起居父子相抱持喜極不能成語曾未幾何部檄下州中趣杞上道父不忍于行潸然出涕乃陽謂杞曰幸因爾行得為錢唐一游展覽湖山之勝杞知其故力止之不從既至杞又止之還父復曰姑蘇據此三百六十里耳其風物比錢唐尤勝吾何可遽必至彼乃與爾別既至杞又止之還父復曰姑蘇至南京不遠矣我之情事尚未與爾畢之可遂先還耶杞遂不敢言於是同至又再踰月而別嗚呼世之為父者孰不知愛其子如吾父之深切十百之中不知寧幾見耶杞夙夜佩服戒言惟恐辱其先因取經中脩身慎行之語名其寓居之齋曰脩慎顧為杞記之予聞仁人孝子之思其親何時而能已耶山不足為之高海不足為之深此無他昊天罔極之恩終不可得而踰也杞能不忘此時之恩朝夕以之一動也脩慎一靜也脩慎則無負尒父之望矣杞尚勗之哉

故倪府君墓碣銘

吳郡有名世之醫曰倪府君諱維德字仲賢其先家于汴梁曾大父某宋某州防禦使生秀夫值宋籙既訖乃挾醫術游大江之南遂擇郡之吳縣居焉秀夫生昇昇能紹家學有聞

于時則府君之父也府君蓄學不屈受尚書於君山湯公炎晉繼登探賾精蘊發於辭章皆煒燁有奇氣湯公器其才勸之仕府君辭禄乃貴之以澤物者然有命焉不可以倖致曷若業醫學以濟吾事乎於是取黃帝內經日研其奧旨見其疏陳治法推究原本欣然曰醫之道盡在是矣間有疑難質於父師之間心鑽益開明頗病大觀以來粗工多遵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新病或不能相值泰定中得金李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之書讀之知其與內經合自以所見不謬真積力久出而用藥往往如神奇證異疾一經診視有如辨白黑毋少爽者同萬戶子八歲患昏憒數日而醒不識有飢飽寒暑欲語則不能出聲時以土炭自塞其口府君切其脉曰此慢脾風證也脾藏智脾慢則智不足其不知人也宜哉以宗劑而瘳顧頤卿妻右耳下生瘦大與首同其痛不可忍更數十醫弗效府君診已告於衆曰此手足少陽

經受邪故也甚易治耳注其藥令啖之踰月而愈劉子正內子病氣厥或哭或歌人以為鬼所附府君察其故且脉之謂劉曰左右脉俱沉胃脘中必有所積有所積必疾問之果然以生熱水導之吐痰涎數升病遂除盛架閣之配左臂病癱瘓延至兩臂上及頰面不可舉君於肩上灼艾勢暫止已而如初府君曰右脉沉左脉浮且盛此厚味過傷之所致也投以某藥疾旋已林仲實因勞役熱熱隨日出入為進退食飲漸減府君切之曰此得之內傷故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溫則進涼則退是其徵也治以治內傷之劑其疾如失府君醫雖療之疾多類此文翰弗載府君每有言曰劉張二氏治多攻李氏惟在調補中氣蓋隨世推移不得不爾也於是府君之治疾既察天時地理又參之以人事所以十不失一然操心仁厚但來謁者即赴之不知有富貴一旦有寠人抱疾求治府君既授藥並畀以烹藥之器客推而問曰藥可宿備陶

瓶亦素具乎府君指實北隅示之其積者蓋百數云府君病眼科雜出方論竟無全書著原機啓微集若干卷又以李杲試效方若干卷鋟梓傳世君子多之性尤嗜聚書積置金於書市有新刻者輒購入之積至五千餘卷構重屋以藏晚年建別墅敎山之下乘扁舟具酒殽與二三賓客放浪水光山色間倘然高舉如在世外因自號曰敎山老人壽七十五卒於洪武十年六月二十日其年七月二十一日塟於縣之至德鄉上沙村兩重山之下娶章氏先府君而卒至是同穴生一子曰起通儒書亦以醫鳴於時三女曰淨真曰嫒真曰孝真適士族某某某三孫男曰鐘曰識曰讓一孫女曰婉寧尚幼子嘗患內經之學晦而弗章無豪傑之士以洗滌之浙河之東有朱君彥脩以斯學為己任而三家之說益明浙河之西則府君嗇然而起盍與彥脩不約而同使泥局方者逡巡退縮不敢鼓吻揭是非生民免夭閼之患者二公之功為多彥脩之歿予已銘其墓今府君之子亦復惓惓懇予安得固辭耶因歷其行事而銘之銘曰

醫者之學素問為宗猶儒治經專門是攻寒暑溫凉升降浮沉或逆或順劑治最深隨時立方始與疾同正氣既攄邪沴乃融粗工蚩蚩寸一不移執中無權罔契其機茫昏方酬奇不力扶冥冥夜行擿植索塗三家者興上窺本原如揭日月照耀天門伊誰承之作世之楷東則有朱西則有倪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九

芝園前集卷第九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　　芝園集卷第十

北麓處士李府君墓碣

處士姓李諱士華字庭實北麓其自號也其先家廬陵唐開元中遠祖德璽仕爲撫州長史因居屬縣之崇仁高祖昇宋太學上舍生曾祖鉞以春秋舉進士至某官祖适父元德毋盧氏處士賦才瓌異音聲如鍾幼喪父母二兄亦蚤世時當宋季士類男子學兵兵于村疃暮夜羣人門劫掠其營財以去稍與抗直刺以刃處士能自衛卒免其患會宋亡爲元吏易方笠窄袖衫處士獨深衣幅巾翔翔自如人競以爲迂處士笑曰我故國之人也義當然爾府君善治生未幾家大穰歲以營雄鄉里積粟歲至數千廩遇饑則平價出之飢餓不能出户者計口而周之活者恒百餘人宗姻無業班財以爲饘死則給棺槨衣衾塋之善地且卹其遺孤唯恐不及負逋不能庚者苟有所乞與再與未嘗有靳色或以田廬爲償處

士正色責之曰先人之業何可廢壞通尚可紓也慰而遣之俾有盜廩粟者矜其貧盎之使去識與不識咸目之爲仁厚長者云會朝廷有鬻爵之令富家兒多競奔處士恬不以爲意客以空名告身來售處士曰吾愧不能以文學干祿位而涉銅臭之譏雖貴奚益哉府君性純孝能事繼母如親母雖其性剛嚴不可近必下氣婉容得其驩心而後止常以不及養二親語或臨之輒嗚咽流涕晨昏必展謁先祠遇初度之日躬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訓諸子以學親自督視不至夜分不休也爲人豁達大度不少貶以徇流俗見假巫鬼惑人者力斥去鄉人鬬爭斷斷然正讜折以片言則免冠頓首謝嘉賓款門倒屣出迎驩然無倦容雖不解飲必使盡醉而去元至正十一年辛未正月五日以無疾終壽八十六後二十二年當　國朝洪武五年壬子塟于縣之大龍山之原娶郝陳二氏子四人彬鎬鑄番鎬以文行舉于朝羅

鄉子正女三人丁晦周晉戴尚德其壻也孫三人雖家奴實史孫女三人尚幼曾孫二人宜壽晉聞曾孫女二人在室自夫仁厚之俗衰學者慨想三代之盛猶神龍游于玄間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嗚呼豈其然哉人有古今心無古今有如處士之行如前所載苟謂之三代之民孰不謂然處士不可作矣予故特表出之以厲夫人人然而仕之與否是有命也不必爲處士惜也銘曰

祥麟威鳳隱而弗彰苟一出焉是爲希世之祥謂之有邪則固不能以函見謂之無邪則簡策所紀何爲其周且詳吾謂處士爲三代之民亦是類耳世之人無徒委之於渺茫緬懷德人中心孔傷今其已矣何日而忘

貞婦鄭丑小傳

鄭氏丑字道安六合人也美姿容其父彬授之書詩輒通大旨母劉氏得末疾諸弟妹尚幼羞服無所倚賴道安上扶掖

母氏起居下撫孩稚廠澣紉綴之事皆親之冬盛寒燈火爲熱持箴恒至夜半不休且不樂靡麗身衣純素同縫縞女信坐累不動容目亦不注視至於蒸組烹飪不經師授而悉精其能彬絕愛之不肯歸凡子同里鄭玄來求昏彬激曰而能從師攻文辭即可爾玄乃力學道安年十九竟妻玄婦道甚修舉起一鄉間玄以古列女傳難之道安曰某女事如此某女事如彼一一舉之無漏文玄不能屈因加進學功其父讓不悅痛絕之玄悒悒不樂道安曰子但盡誠盡孝他非所知也晉叟祇豫之言豈猶不聞之耶玄釋然道安秉性堅貞强暴欲侵凌道安厲色叱之去其人恃爲鼻屬屢見白道安彈指出血曰父誤我矣父誤我矣不幸遇此唯有一死孤勝人動曰何不告夫君知之道安曰吾苟白其故父子何面目相見耶曰此人倫之變宜走訴父母使其知所忌不敢犯道安曰祇揚惡聲耳無益也不若就死之爲安日向中遂投湖出

沉于河時洪武十年七月十七日也郴聞之悲欷無生塋於楊子西沙清水潭上一夕玄夢其來車馬儀衛甚都且曰妾今在長蘆水府掌鉤考人間善惡念予索居故一來耳不可久留也言畢颯然如兩風而去次夕其姑夢亦如之長蘆在六合城南二十五里云

史濂曰鄭氏素稱詩禮之家婦人女子亦有異於人郴之婦真適許士諳生一女而士諳死年始二十三耳今垂五十而節標凜然而道安又貞烈如此誠可謂而仰哉傳言忠節之人歿必為神明長蘆之事雖近誣亦不敢謂決無是理也嗚呼新臺之什孔子刪詩而不刪去者其垂訓也遠矣哉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　芝園集卷第十

宋學士文集目錄　芝園後集目錄

卷第一
徐教授文集序　柳庵偈
松風閣記　智覺禪師遺像贊
魚籃觀音像贊　蘿山遷居志
題宋儒遺墨後　浦陽栖靜精舍記
馮夫人墓銘
卷第二
璋公圓冢碑銘　普福法師塔銘
廣智全悟大禪師還塔記　題樂純宗賦太黃詩後
恭題　御訓誤士奇命名字義後
題東陽二何君問禮義後　題何氏續書般若心經後
淨慈寺新鑄銅鐘銘
卷第三

東陽興脩乾元宮記　題朽拙山人詩集後
題于昂青招隱卷後　仙居陳府君墓志銘
題七才子圖　無言禪師教公碑銘
進表編引　鄭伯陽墓版文
卷第四
蘇都事墓銘　游荊塗二山記
長烏重濬繡川湖碑　題桂隱遺文後
鄭氏三子加冠祝辭
卷第五
勃尼國入貢記　書劉真人事
文原　四十二代天師張公神道碑
㭍峯慧公石塔碑銘　寫經為像及血寫心經贊
卷第六
危孝子傳　復公文集敘

宣刻金剛般若經序贊　唐鑄旃檀神王銅像銘

郭君妻黃氏墓銘　徑山和上及公塔銘

蘇州萬壽禪寺重構佛殿碑八支了義淨戒序贊

題禊帖　題磨崖東方朔畫像贊

卷第七

題諸書千文

重塑釋迦文佛臥像碑銘　古庭學公塔銘

竹庵渭公白塔碑銘　寶庵講師道行碑銘

大用才公行業碑

卷第八

王節婦湯氏傳　別峯同公塔銘

題蔣伯康小傳後　理學纂言序

祝經歷墓銘　靈隱良禪師遺像贊

卷第九

祺隱禪師肅公塔銘　危侍講新墓碑銘

海東石硯銘二　硯銘三

卷第十

東溟日公碑銘　春秋本末序

王冕傳　重建寶婺觀碑

徐教授文集序

曾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知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叙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佹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緩横捭

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澁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廋辭隱語雜以詼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鍾與瓦釜竝陳春榮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眯人目者非文也臭腐塌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徧舉也必也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闔闢如陰陽變化如風霆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為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也宜哉丕也惡足以知之彼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辭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

工不務明道縱若靈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斡造化而弗違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絕倫自少學文即翔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經實念慮於其間含積既久燁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召入史館與脩 大明日曆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為事遠近生徒莫不翔之猶水之赴壑當脩日曆時予適為之總裁每與大章論大竊嘆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為然去歲過武林獲觀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浸為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傑

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說為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尚誇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辯也

柳庵偈

本然淨上士吳興人也問道於淨慈同庵禪師已而充侍司陞主藏經之室結廬若谿上環植垂柳遂扁曰柳庵因以自號黃鶴仙人為繪成圖予爲同庵南屛山中本然乃來徵予說偈偈曰

柳乃植物類既已強名柳庵與柳異號曷以柳名庵庵柳不相涉況復號諸人若使會于一適越而首燕雖欲強相從畢竟無合日出茲繪事假非柳亦非庵庵中亦非人無一是真實成因緣輪力幻出諸影像畫者來拘摸但見絲成軸絕類覺志家夢中而說夢重重皆虛妄轉爲顛覺者衆生強分別見異不見同世間諸品類隨念各現前諸佛善圓融見同不見異萬象方芸芸含攝盡歸一非指可喻指非馬可喻馬雖以目之視乃成心所障有人斯有庵有庵斯有柳三者無二相物我齊真故上士志心聽我說柳庵偈白石雖點頭未嘗設一字

松風閣記

夫風者天地之噫氣然則生生者誰哉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也當其萬竅怒號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咸物之自取也庭宇之松蒼髯喬偃於晨露夕月之中遇飄颷過之泠泠然如鸞鳳之鳴如琴瑟之音昔者陶隱居恆樂之後世幽人狷士又從而效之或取以名其室焉方外恬師靜庵來徵所謂松風閣記予請極其變者而言之可乎始風之未生也斂神功於寂然之中昏昏冥冥萬象歸具不見其跡天機一動隨品物以流形大海遇之重波複浪一瀉萬里千山遇之鱗甲皺動崖鍔間作經落翦之林則都烈颼飀清芬之襲人入鮑魚之肆則腥穢逆鼻觸之而嘔惡如此者不可以

一二數苟獨指松而為言非所以極風之變者也然其變者豈皆有繫於風之動哉先覺有云風性本靜以緣起故動儻其性本動則寧有靜時是則物各有以自取也且以吾心言之大用繁興之時怒氣噴然如霆奔火烈喜色熙然如霧靡食舒與衰則千人實涕鼓勇則萬夫莫敵皆此一心之變也然心果有變乎心無變其所變者緣爾故當本體澄湛之際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留以近取譬所謂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豈非然歟予家浦陽大山中青松羅植含之北南明月之夜白露初零黙然出坐庭際松聲到耳作大作小或亟或徐中心娛樂之方知隱居酷愛之者良有以也自松聲而推之世間之聲萬變不齊雖不可勝窮其道亦不外是矣嘗一腐之醎而知滄海之性窺寸隙之光而見日輪之體又何以紛紜為哉恬師學佛之流故予極其變而告之須知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不變者何前所謂心者是也心無

體既無方所無古今無起滅三世諸佛不見其有恒河沙凡夫不見其不足惜師能索之於此爲則松風朝夕所演無非大乘微妙之法隱居惡足以語此哉閣在越之耶溪上李衡若公之所遷者因得徑山範公所書松風二大字遂揭以爲名予謂徑山古之名德其字不可褻玩宜別求善書者易之既告之故復爲記其事如右其詳則見天竺法師遠公所爲文其妙無以加矣予何言哉

永明智覺禪師遺像贊

禪師諱延壽字沖玄餘杭王氏子也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大弘法眼正宗華夷尊慕座下弟子至二千人淨慈禪寺藏其遺像雖多歷年所儼若生存會痒過錢塘其住持同庵簡公以像求贊無因違之而請同庵繕書其上贊曰

我聞智覺大道師遺偈精明無與等誦經專字未究聽習定鳥巢衣襜中一旦豁開光明藏際天蟠地悉開朗如揭日月

照羣迷無有擿埴索塗者諸法盡從緣生滅此實佛語非我語人知生滅總由緣底處不爲識神惑因病發藥此爲最何趙藥王奪命丹四性寂然本不生三知廣寄益親切有如慈母於赤子無嬉護持不少忘性相三宗互矛盾有疑如來正法輪更相質難辨異同折以一心歸覺路譬猶欲適長安者道塗紛紜走車馬或南或北或西東及其至處見不別呼爲宗鏡名實稱萬別千差咸歸了道高非特被眞丹海外之邦尤企鑒金絲伽黎及瓶遣使來施不復吝我與導師有宿因故若光中無去來今覩遺像重作禮忽悟三世了如幻靈山一會猶儼然願證如如大圓智

魚籃觀音像贊

予按觀音感應傳唐元和十二年陝右金沙灘上有美豔女子擘籃鬻魚人競欲室之女曰妾能授經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焉黎明能者二十女辭曰一身豈堪配衆夫耶請易金剛經如前期能者復居其半女又辭請易法華經期以三日唯馬氏子能女令具禮成昏入門女即死死即糜爛立盡遽瘞之他日有僧同馬氏子啓藏觀之唯黃金鎖子骨存焉僧曰此觀音示現以化汝耳言訖飛空而去自是陝西多誦經者爲僞劉其命括人吳福用金碧畫成一燈月旦十五日晨而禱焉請予序其事序以繫之贊曰

惟我大士慈憫衆生耽着五欲不求解脫乃化女子端嚴姝麗因其所慕導入善門一剎那間還爾變壞昔如紅蓮芳豔鮮人今則臭腐蟲蛆流蝕世間諸色本屬空假衆生愚癡謂假爲真類蛾赴燈飛逐弗已不至殞命何有止息當知實相圓同太虛無媸無妍誰能破壞大士之靈如月在天不分淨穢普皆照了凡皈依者得大饒益願即同歸薩婆若海

蘿山遷居志

余世居金華孝善里之潛溪其地在縣東七十里禪定院側

溪之東即入義烏境元重紀至元元年乙亥正月十五日授經浦江義門鄭氏久之以其家九世同居乃願卜隣焉相地於仁義里孝門橋之上其地直縣東三十里有山曰青蘿至正六年丙戌十月二十七日於山趾建寢室三楹間繚以周垣前敞小門十年庚寅二月十五日携家自金華來遷揭其扁曰潛谿示不忘本也十四年甲午十二月八日再構前軒如寢室之數東西榮之齋以次告完扁軒曰青蘿山房因舊山而志新築也十八年戊戌六月十八日　國兵取浦江遂避入諸暨兵難定浦江當戎馬之衝不可居十九年己亥三月十五日還潛谿故廬越九載始重葺治於是復來遷時

國朝吳元年丁未四月一日也惟古人最重遷以墳墓在斯親戚在斯不敢輕於棄去或去之必出於勢之不得已今予豈有他哉特欲薰漸孝義之風以勗我後人爾然蘿山之望潛溪朝發而夕至非若別郡千百里之遠宗屬之胥會先塋

之展省圖未嘗廢其與弗遂者初何異哉余旣未遂偶閒宋嘉定末官給地券所居左右曰宋公園園與予姓同亦似不偶然者豈其數或前定歟子子孫孫居於此者毋析毋爲不義毋侵鄰比隣日衣被乎詩書耕則爲良農學則爲良儒庶幾不負予之志也

題宋儒遺墨後

鄉先生宗正丞朱公冠之嘗以屬志自號袁正肅公廣微爲作大字書且造銘辭一通先生之志剛大堅勁袁公之銘雄渾剴切皆學者所當則傚策裱成卷以示諸人理宜然也卷後附以童仲光詩仲光名必大嘉定丁丑進士官至知英德府晚自號爲盤隱詩序之擧裕齋卽馬華父東巖主人卽廣從道也次附袁公荅書正先生令壻雲曰所遺先是先生平反童氏冤獄袁公器其材遂力擧其爲縣書稱彼齋卽先生之師徐大淸公崇父也次附丞相蔡西澗鎭之書先生改官

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時所遺西澗試上舍時東巖拔爲兩優釋褐第一先生爲東巖客友故因緣締交此蓋賀生辰四劄也次附太中大夫王某書名將磨滅不可辨不知爲誰書中云望門墻數舍又稱契弟必先生鄉里人竊意義烏王氏宋季無爲太中大夫者太中大夫雖從四品號爲侍從官極不易致豈或旁縣之人邪次附馬莊敏公華父書言增家齋老師者卽袁也袁公之歿痛悼驚呼甚切則先生爲國愛賢之誠可知矣惟是諸君子皆一時行義之士顧瞻遺墨儼若接乎容聲之間景行行止之心人孰無之爲之掩卷太息而不能自已也楚相府長史朱君伯淸索題甚急卽欲據題跋之其中多有可言者惜乎匆遽不能致詳也

浦陽栖靜精舍記

浦江縣東十五里其地曰花山地勢爽塏宜學佛者居之元至正己亥同縣淨住院沙門明叟昌公與其弟子無聞聰公卓錫于兹晝夜以禪寂爲務庚子建演法堂成辛丑佛閣成壬寅大佛寶殿成三門兩序庖庫像設以次咸具嘗二公之締搆而諸徒智觀如玢處仁行澌竭力佐佑始克告完於是置山林田園各若干畝用給薪米之費定爲成規使甲乙相傳戒勿血食酵飮葷佛大禁鷄鳴而起日入而息燔香梵唄以祝釐報　上不敢息逸昌公遂名之曰栖靜精舍云初千巖禪師長公說法義烏伏龍山昌公實往杏叩禪師憫其求道懇切示以禪要昌公遵行甚力逮夫功至心空一旦無疾辭衆而說偈云生本非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說已端坐而逝時　國朝洪武丙辰十月三日也昌公旣順寂聰公繼之弗懈益虔深懼來者不知植業之艱勤來徵予文爲記俾嗣葺之以致懲乂予將官南京二十年今始納祿而歸州里之事皆若無聞知每見白麟溪隱者鄭源拔昌公之制行甚峻而左溪曰師亦備道聰公識戒絕塵因不讓而爲

之言曰佛之妙法如芬陀利華雖生於水不著於水淸淨自然無所染汚故其經有云於身無所取於脩無所著於法無所住所以然者蓋恐墮於有漏之因也然而根有勝劣功有偏圓未可一執齊之初機之士必假法像以攝[redacted]麤執積久馴熟至於心法兩忘始爲得之不宜遽謂崇建塔廟之爲非也從有漏以至無漏法門次第宜不紊然可徵者乎昌公之建立於初栖禪靜寂洞徹心源談笑去來曾無留礙此又非明效大驗乎嗣守之者宜鑑昌公之所證毋廢其舊規毋墮其成事缺則補而葺之獘則更而新之庶幾不墜前人之志可以入菩提之門而超煩惱之海矣乎昔我大雄世尊以聖賢天人脩行住處付囑星宿天龍藥叉大鬼神等分布守護故凡佛剎之所營創幽明之際必有尸之者矣豈曰偶然之故哉不惟僧伽之徒當繼承惟謹世之宰官及賢士大夫多實長者亦思因果之不昧相與護持之使其永勿壞可也是

爲記

故上虞魏君妻馮夫人墓志銘

上虞魏君道全既喪其妻夫人哀悼不置乃自撫羣行爲書一通遣其子倫来浦陽江上徵予述隧道之銘嗚呼夫婦爲五倫之始生則愛恤殁又能致思而圖其不朽庸非盡其道者邪是可銘已夫人諱淑貞姓馮氏越之餘姚人父諱伯王熙行素洽於鄉娶魏氏生三女子夫人其季也賦資柔慈父母尤㢠鍾愛非簪纓之家不行時魏君之父諱壽康實書文貞公徽二十四世孫又以貲雄于時書詩俎豆之習翕然播于儒林間文獻黄公溍内翰柳公貫著作李公孝光咸相與過從釃酒賦詩至決日始去其子弟彬彬雅馴亦重爲昏姻未嘗輕就聞馮氏有賢女乃以禮聘歸之夫人既至孝事尊章如孝親友娣姒如女兄弟敬夫如見大賓匡補贊助無所不致其情臨諸子如嚴師一動一静悉規之以準繩不使尺

寸踰越夫人雖生貴富家自幼不樂紛華靡麗之飾澹然能自安年踰五十猶服勤絲枲不衰馭僕人媵女亦各有法恩義並至退無後言者閭里貧窶之人苟有稱貸多不責其償月旦之評謂夫人嚴而能恭儉而能惠信不誣矣生四子長泰次倫以才學推擇爲中書宣使轉補直省舍人次樟畚天次良夫人生於元延祐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於 國朝洪武九年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明年十二月十七日葬於縣北四十五里伏虎山之原禮也嗚呼自古以来公侯卿大夫下逮士庶人之家無不資内助以爲治所以順陰陽辨内外一上下也傳記之所載蓋班班可考不誣後世此義或乖遂致巧言如簧而斁倫害政反爲家祇君子每爲之慨焉永嘆有若魏君名閥之後防範固有異於人亦由夫人左右之力爲多予甚嘉其行特製銘辭被諸金石以厲世之爲人婦者銘曰

夫人之行貞而靜相家有道惟孝動蹈顧色養先見聞推此以達和氣啟𦂳然有序夫則均服循組紃志明曠素純視作錦繡文如此儉德久且馴陽陰順軌榮光臻死生有如晝夜輪胡之孰不心酸年青山欝盤頻虎蹲松柏丸丸夾墓門護此靈䰟千載存後人慎勿推爲薪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一　芝園後集卷第一

杭州集慶教寺原璞法師璋公圓塚碑銘

洪武元年夏六月二十七日杭之顯慈集慶教寺原璞法師璋滅度於京城大天界寺父母所生四十六年在菩提位中二十八夏其上首弟子住持圓覺一印昇元克勤等以其年月日奉舍利靈骨歸瘞於郡之龍井辯才塔南遵像法也後七年克勤奉　詔往使日本　上嘉其不辱命俾反初服列官于朝無時待罪禁林克勤數以法師塔銘爲屬未幾克勤出領方嶽承宣山西顛行又復諄諄言之繼而一印結集白業成書千餘言遣使者申言之於戲合衛之學佛法之大宗有若法師乃中流之舟揖觀化而往銘其可不造邪不造何以爲訓邪法師諱士璋原璞其字也受生於海寧王氏伏犀貫頂目光炯炯射人自幼即決去鞶黨弗御卽御輙恬逆不能勝惟日取天竺書習讀之鄰寺僧伽號曰此釋氏種也盍以

乞我其父某怒曰吾兒非若倫也俾技城東太平興國傳法寺服五戒服其師某與翰林待制柳公貫溍公嘗憩止寺中親授法師儒家羣經爲正句投數釋旨要法師聞之有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年一十九始除須髮著僧伽梨承稟持犯於某師時佛護宣覺弘慈匡道大師自四明延慶遷主武林上天竺觀音教寺大師諱本無字我庵佛海法師道堂登公之嫡子今譽隆洽一時名浮圖爭擁輪下法師將搭登踵之忽夢游寶所大乘菩薩教之互跪作禮口唱懺辭覺而思之乃普賢淨行品偈文也法師以爲祥徵佛■一見果到日相視久天台大小部書以次環授之志慮專一飢則親押釜鬻以事烹飪一飽而止寒暑晝夜若不知切身佛護如三呉俾法師遷丈室之西以便飲食遽還見白煙一抹起其寢所則自爨猶故也佛護陰鑒其勤以遠大期之佛護之門人曰天心瑩素高亢不服人亦歆豔法師之行約共際火磨

切詰難極於毫絲餘子皆望風而畏稱爲雙壁佛護既示寂東溟日公來補其處大演摩訶止觀陶冶生徒夏中集讀遝法師爲之開科釋隊彼山巔仟陌溝遂雖詰曲鈎聯粲然辨數聽者心地朗融如飲甘露東溟性嚴毅而寡許可爲之喜動顏色遂命其司賓繼陞領懺摩事纔纔之士皆願與法師交壁華由此日重元至正十三年江南行宣政院命主州之棲真教寺棲真與南天竺演福鄰古稱教海而大用才公繼宗繼公二大三長老皆在焉法師獨以學之未足時往叩其所未至凡部味教觀之與偏圓本迹之微時昔有疑而未徹者二老無不條分縷析以喻之法師彈指嘆曰佛法教藏渺如煙海因非獨善偏長所能究使吾自畫而不加進其能免於聖門寡陋乎二十年移住旌德教寺元季兵亂人多爲自藏計法師埠心寺事不以世相爲累彰喜舉惡風采爲之改觀日紬清淨之衆共講諸經玄既銷文入相洪纖弗遺才辯

清發言與理冥往往雅爲義中之虎大方自是益歆社矣
皇明龍興當建元洪武之初三宗以今寺主席尚虛白於李曹公文忠公時戍杭遂從所請法師提唱接引如旌德時有過無弗及焉未幾中書被　旨俾浙水西五府浮屠道流共覲京城立善世院以統僧尼同將作監交董其役時方內附相視莫知所爲法師獨出方畧具有條序十萬之衆多倣之以集事不幸報緣已盡竟入涅槃緇素翕然嗟惜之法師器局滿濃論議慷慨據直道行不樂俯徇流俗意氣脗合卽出肺肝相示否則白眼怒視役又來依推食解衣以遇之不計盂藏有無然精練世故勇於有爲棲賢敝陋殿堂門序爲之一新旌德藉券久不白乃爲鈎稽欺隱使有文可覆暴横之徒束手待命始克㨿漏沃焦之患每懲諸刹樹徒植黨而爲蹙尤之府誓不私度弟子私建退休之室終身戢其言弗渝初法師受經佛護歷職東溟佛護既殁武者微以爲諷法師

笑曰丈夫制行當以義為斷豈可隨世浮沉哉然嗣佛續法
師所著書多未脫藁詩文有別錄若干卷嗣法而出世者昇
元圓覺之外曰某曰某共若干人云嗚呼圓頓法門實般若
之樞機奈何傳失其宗指真心而名境認理性以為總論心
有具造而遺於色似此之類紊亂真乘法智一起而麾之然
後天台之道復盛曾未六傳習者流於知解之說務新騁奇
頗駁駁近於山外慈辨再起而正之然後法智之教益明擕
負大法之任者其所繫蓋甚重也近代以來佛海以純慈之
質一以法智為師最號能守家法者故其授受真切出其門
者咸赫然發聞于時法師乃其嫡孫其行解似無讓於前人
孰不望其大振玄風而世壽僅僅若此銘以貽之一以傷斯
道一以勉來裔云銘曰
天台之學空假中一心三觀乃其宗如大火聚光彤彤五金
遇之無不鎔查滓渾化內外紅佛海校起建寶幢摩尼徧照

天南東入其室者瞻力雄披精進鎧手挾弓一戰敓使魔軍
降誰為嫡孫獨孤蹤伏犀貫頂冰剪瞳震旦群書貯心胸一
朝易轍梵夾攻曰狎卉寵幼厥躬白煙上出橫晴虹五章四
釋昭厥勝事理即具靡弗同肯綮一中萬里融行解雙至方
建功三鎮名山黑白從龍興致雲虎嘯風輪下飛錫無地容
法水灌頂障執通亭亭淨植青芙蓉以此良師不易逢大風
分散報緣終水月鏡像索還空作銘者濂碑則豐千百億劫
鎮幽宮

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

大雄氏五時說法至於法華方暢出世本懷自鳩摩羅什翻
譯東傳震旦而諸師消釋者鮮得其樞要或主一音四相之
談或徇四時六宗之教各競專門務相摩軋甚至南三而北
七異言喧惑而莫之適從矣惟我天台智者丕闡前脩三觀
之說約法華悟門弘演自行因果化他能所宗旨白日正當
中天而簽瓊雖多陽而弗見所以尊勝偉特絕非他宗所可
及二十餘傳而其道愈大顯此濂於銘普福法師之塔不得
不推原其始而盛言之也師諱弘濟字同舟一字天岸生姚
氏族世為會稽餘姚人父某早忘師從同里寶積寺舜田滿
公出家滿公其從父也師駿發絕倫或授法華經輙能記憶
年十六受度為大僧日持四分律顒步之間不敢違越繩尺
已而嘆曰戒固不可緩耩教乘以資行解其又可後乎於是
往鄞依半山全公諸天台之書久之悉通其玄義嘗修法華
金光明淨土期歲聚精會神存誠不貳黥黥於觀定中覩尊
者昇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辨日增河懸泉湧而了無留礙當
是時大山恢公尸松江之延慶越溪澄公主武林之演福法
幢雙峙光焰鏁鏁照映大江之南皆延師分座說法而越溪
愛師尤篤諸部疑難或有未易決者要其終始而折之師因
義觀圓融獨目訶洞然矣泰定元年開法於萬壽圓覺寺浙

河左右僕偉之士奔走其室唯恐後之議者謂倡佛海之道
以播芳馨實自師始明年陞官海岸崩民朝夕惴惴恐為魚
鼈江浙行省右丞相脫驩甚憂之祈禁觀音大士於上天竺
仍請師觀厥其地建水陸冥陽大會七日夜師冥心觀想取
海沙咒之親帥其徒偏擲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為不崩人咸
異之天曆元年陞主顯慈集慶寺二寺皆杭之名剎師處之
泊然集慶適當嶮徐是退處別室無人競欲致師以帶来聘
住大德為壽寺一座不移閱六寒暑而小子之有造者為多
重紀至元之五年江南行宣政院選主會稽之圓通圓通火
發之餘鐘魚絕響師曰此父母邦也吾何避焉欣然東歸闢
齋館乞糧振擠按徒侶多至數百人寺為中興歷四載還隱
賢峯專修西方念佛三昧當會心處不知念而非念非念而
念也至正七年壽八十矣錢唐諸名山以耆舊凋謝唯師一
人巋然如魯之靈光又以大普福寺起之師堅卧不應門人

法航進曰和上自爲計固善矣其如斯道何師強起之居七
何竟拂衣旋故丘開清境閣而深蟄焉因覽諸家所註首楞
嚴經繁簡失當方將折衷其說爲之疏辭疾作召四衆手
以唯心淨土惓惓爲勉其中或未解師意師厲聲曰死生難
死生難遍索觚翰書偈而寂十六年三月十日也後七日法
孫至大清要以陶器奉蛻質瘞于里之峨眉山松花塢師之
所自卜也世壽八十六僧臘七十一度弟子若𡉏永孚等三
十六人得法上首出主伽藍者上竺道琛雅怳淨琛晉光光
中圓通有傳天宮明靜等五人其登門卒業未出世者尚多
也師梵貌魁碩言吐清麗諸書一過目終身不忘故其本末
兼該無所滲漏高昌國統有般若室利者每歎學兼華梵出
入經論世無能敵之用其國語與師共譯小止觀文彩煥發
高昌爲之赧然自失鄉先達韓莊節公性稱師才全學博無
求於名不過以文寓意巴西鄧文肅公文原亦敬師有道遺

詩叙啟勸有相達定性三生話之句其爲名薦紳推許如此
平生以流通教法爲第一義建法華本部百十會苟有召者
未嘗不應屢感天雨華之祥然於佛乘大事俱不偏廢出處
語默則未如離乎止觀所著書有四教儀紀正若干卷天岸
外集若干卷並刊生於世云夫傳承宗學者多矣其眞何
哉蓋務於高遠者有立異之見安於淺陋者無深探之志所
以言彌近而彌遠理愈似而愈非唯頓悟之士洞察其微不
敢以臆說參合於其間重微疊照雖百世而無弊可也如師
者講貫通化一以止觀爲宗如印印泥不差毫髮可謂知尊
者翼道之功而就善繼善述者矣豈非賢哉豈非賢哉其等
持靈隱禪師元㵎状來徵銘爲之銘曰
佛法正傳實惟台衡大者鏗鏘萬鼓齊鳴彼傍宗者自謂孤
撐以此較之蒼蠅之聲 其一 衆葉相仍其學孔熾時雨普沾
春曦流麗無物不萌有生咸遂神功妙化此焉爲至 其二 猗
歟上師慕觀所融覺期破障息念歸宗煌煌神公心與之通
授以如意無礙弗攻 其三 浙河之西聯揚法幟分座談玄雲
行雨施出坐道場歸者如肆爲人天師攝伏庶類 其四 水蟲
鼓揭海涯善崩凝神冥寥呪沙爲兵變化倏忽風霆流變
足可攝蛟如堅城 其五 此願力故匪由外假妙經之宣集於
蘭若天亦雨華繽紛而下有感而應理無怨者 其六 有聲隆
然傾於遐邇游戲文辭復衍而施枝枝葉葉如寶蓮花不物
於物以道爲家 其七 鏡若光中無非妙相一鑑之明實含萬
象生既不來死亦非往何必與嗟涉有情想 其八 師有隆言
欲了生因唯心淨土繫功宵勤日如懸鼓一念不分師雖逝
矣言若親聞 其九 青山崔崔流泉在下廻景欽英絶斥邪詖
萬松作花黃金滿塢設利斯藏永眞終古 其十

廣智全悟大禪師塔記

廣智全悟大禪師咲隱訢公以元至正甲申五月二十四日

示寂金陵龍翔集慶寺其年秋八月十又六日瘞石頭城落
院之後岡黃文獻公爲撰碑銘虞文靖公著行道記其述禪
師行業甚備元季兵亂左右皆軍壘院與記俱廢唯銘獨存
且地迫城濠土善崩勢將蝕壙其上首弟子宗泐心甚憂之
方議改圖安隱寺僧法壽有地在城南撥雲山與康僧會古
塔鄰即以歸焉已而宗泐入奏其事 上從之遂捐私貲營
建祠宇造石塔者三中塔瘞禪師全體傍附二龕一瘞前住
持覺元曇公遺衣一自爲壽藏其東塔則歷代主僧西塔則
清淨海衆皆甃甎可經久而碑銘亦昇至宇下肇役於
國朝洪武甲寅夏四月訖功於秋七月其徒禪師就定則八
月二日也惟事之成壞恒相尋於無窮當盛壞時每遠賢子
孫保衛之庶幾可貽悠久所以古者墉有誌非直紀述歲月
或陵谷變更冀知氏名而瘗之其防患亦深且長也今禪師
之墓將沒於水宗泐爲此懼卜吉兆而未遷其父子之情可

謂至矣然又不忍遠離鑿穴而附之又推及於寺般若尊若
畢皆於西東乎塔之則仁之及物爲何如哉或者謂釋氏之
法絶斥形骸而漫不復顧省豈其然歟宗泐學兼儒釋深達
理事之不二故其爲此實與檀經脗合後之人尚體其心而
相持於無窮哉宗泐名也其字爲季潭奉　詔住大天界寺
天界即龍翔今改賜茲額云

題繼絶宗賦太璞詩後

右鏡中憶佛叟所賦太璞詩一章贈其弟子具菴法師具菴
久從叟受經傳三觀十乘之旨本末弗遺小大無舉叟甚愛
之故因具菴之名如玘而字曰大璞且爲賦是詩惓惓以若
雕琢輕暗技爲戒師弟子之間可謂恳之至義之盡者也然
而教中諸師自緇雲至左溪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正
不欲其暗技況復雕之琢之以傷其璞哉叟之含意也亦深
矣具菴嚴奉叟戒秘藏不露道成之後冲然而若虛然而玉

氣燁燁上射斗牛蓋有不可掩者黑白同辭遠推具菴爲台
宗巨擘具菴雖欲自閟孰得而閟之哉嗚呼名者實之賓也
實茂而名彰亦其理當然爾具菴裝詩成軸而徵臻識之於
是乎書

恭題

御訓談士奇命名字義後

國朝之制設中書舍人十餘員闢署禁中專掌謄書誥勑書
畢赴吏部主事編誥中書省御史臺大都督府視其名氏然
後頒行湘陰談士奇時官本部主司勲之科洪武十年春三
月四日受事於中書舍人忽遇　上御步輦而至問曰爾爲
進士奇曉對臣吏部主事也曰爾何名對曰士奇曰其義曰
云何對曰臣聞之於師俊乂之謂奇曰爾之入仕儒邪吏邪
對曰習刀筆之吏爾考功監令郭傳在側奏曰士奇雖吏頗
誠慤自持　上因命奉御取筆以進書曰夫吏之爲奇公以

律法以當如律天下他所不及乃曰奇凡二十二言士奇頓
首再拜舞蹈而退士奇既默識之歸紀於簡冊復用金書成
卷私竊以謂蠛蠓之臣姓名上徹　天聰兼之　聖謨洋洋
戒勑深至真所謂千載一時者矣乃來請記其事以著　寵
恩之所自臣濂聞之背私之謂公當理之謂法行法當理則
不謬於是非處事無私則允合於公正苟能是雖律之天下
人將有所不及始可謂之奇丈夫矣至哉　聖人之言何其
表裏之兼該本末之詳明也哉士奇宜晝夜欽承以奇自負
精白一心盡瘁事　國庶幾無愧　寵靈之施者矣士奇尚
勗之哉士奇通法律歷長沙衡陽二府吏陞湖廣按察司書
吏擢虎賁左衛知事以轉今官云洪武十年冬十一月前具
官臣金華宋濂謹訓

題東陽二何君周禮義後

世有恒言决科之文不足以行遠嗚呼豈其然哉顧其合道

與否爲何如耳昔呂成公之編文鑑其用意侵精密而張廷
堅所著尚書義二篇特載入之與龍圖序諸文並傳四海之
中但識字者皆知誦之苟謂其不能行遠可乎東陽何氏宋
季多以科目發身内舍生夢中與其弟參知政事夢然所作
周禮義各一首皆近道之言較之廷堅未見其不及也五世
孫觀光唯恐失墜裝褫成卷求予題而藏之亦可謂孝子慈
孫者矣

題何氏續書般若心經後

袁府都事東陽何公福僧心崇内典特粉黄金爲泥寫般若
心經僅五十五字而公遽捐舘舍後六十年而公之孫觀光
始補書爲完經初公既寫是經藏篋衍中時聞金石鏗鏘之
聲家人亦不知爲何祥觀光偶見之遂續其後於是其聲遂
絶噫亦異哉稽之在昔宋慶曆中張文定公安道自禁林出
守千滁入琅琊僧舍見楞伽經二卷恍然悟其前身所書尚

鈇二卷安道迹從而補之世號為二生經今部事公書之於
前而觀光續之於後祖與孫同一氣所生者也雖曰異世而
精神感通終出一軌較之二生不尤為至近者乎竊惟心經
凡更三譯實大部般若之樞要首之以五蘊繼之以十二處
十八界因其根有利鈍故其說有廣畧非夙有緣契莫能注
意於斯觀光可謂善繼先志者矣濂又聞安道既見楞伽開
卷未終夙障氷解從是有所悟入觀光他日於一言之下洞
徹心源其造詣未必出於安道之下也觀光尚勗之哉

淨慈寺新鑄銅鐘銘有序　前翰林學士承
旨金華宋濂造

皇明洪武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寅杭之淨慈報恩禪寺住
持夷簡重治鐘樓成復聚銅二萬斤鑄鉅鐘懸之用物甚弘
皆比丘安靜善立化歛所致夷簡揖為銘與鐘相為無極銘
曰　南屏之山中有梵宫新作鉅鐘聲震太空一音普被如

佛住世衆戒圓融勝劣無滯人天龍鬼莫不能聞所聞既泯
始顯本真昔觀世音由聞而證圓通三昧廓然正定矧其神
功闔闢化衡播其陰翅升為陽明聞聲而覺覺我元性我性
本空執覺亦病今三大士成斯勝因以考以擊以警昏昕天
光發舒化佛湧出我鐘熾然共宣妙法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二　芝園後集卷第二

東陽興修乾元宫記

婺之東陽直縣西二里所東嶽行廟在焉莫詳其建立之歲
宋紹興中鄉先達朝奉大夫曹冠嘗重搆之歷一百三十餘
年馴致頹壞元至元中邑民曹庠又補葺以還舊觀且請廟
額曰乾元宫命道家者流司之入田一百二十畝以為養生
之具又歷五十餘年其隳壞如初至順末縣尹許思忠禜雨
有驗屬大姓一新之僅三十年又駸駸就壓矣至正之季
國兵取婺州縣地內屬帳前總管陳從貴來知縣事會夏秋
久不雨聞思忠之故往與神約曰期三日雨若雨當新其廟
已而果雨歲因有秋為建大門五楹間及從貴報政而去事
遂寢自是迫於科繇非惟廟室日圮而所入之田亦且質鬻
殆盡尚義之士李灝將齋真鏈道壽俞間樸兹五人者相與
謀曰吾儕種神之休克有閭廬以澈風雨而神宇若是無乃

不可乎於是各捐私橐而興修之不足則邏繞頻之徒說諸
有力者土木之材不期月而集新作寢宫以間計者三正殿
則葺而完之其間如寢宫之數東西二序各二十有二皆易
朽腐而為堅良然神道貴清靜恐細娱之或瀆也翊外門以
為鑄之像設黝朱剝蝕者施丹艧以采飾之殿閣深沉儀容
嚴飭雲然衆人如將見之經始於洪武十年其月其甲子告
成於十一年其月其甲子仍擇純行道士周節孚為其主守
歸田若干畝收其粟以給薪膳翻燈之費為慮甚周而成功
甚鉅也介海學子劉信來求記濂聞岳宗地祇之屬不可以
形像求也古者北郊與享之外唯魯君得專祠於壇亦無所
謂廟也其建廟設像於桑乾河北則自元魏始褆之廟止於
桑乾而已而不及乎其他也五嶽各於山趾立廟復自李唐
始唐雖立廟而加之王爵猶未徧於寰宇也四海郡縣皆有
廟以祭復自趙宋始宋則封之曰帝與昊天上帝並稱矣夫

以嶽祗而與昊天抗在古所未聞質之於禮誠有難言者乎
皇明御極一以禮事神而不敢褻狎降　璽書正名定號曰
東嶽泰山之神命使者至山麓望祭勸石廟中以示敬恭明
神之意歷代之陋至是而盡革矣然而州邑之間復或祀之
如故者　皇仁溥博從民之欲而不忍咈其情所謂有其舉
之莫敢廢也嗚呼先王之禮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皆秩而
祭之況泰山之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尸而祝之其亦本
乎人情哉濂官儀曹時嘗與討論典禮因推　璽書之所及
以定天下百神名號亦既　奏聞列之祀典而頒行四方今
徒顯等之請故備書之以見禮之不可紊者如此顯等尚布
之士也非有官守之責而能致力於神惓惓乃爾可不謂之
賢乎後之人尚祭其衷而蹈其轍斯可也

題栲栳山人詩集後

餘姚岑公靜能志節之士也其居鄉也人皆敬而憚之是何

也其出言可為世則其制行可為世範所以名閭之家雖至
凋瘵多藉之以自立崛起寒微之華紱富埒公侯亦不為凌
轢之事設有之往往私相謂曰岑先生莫知之乎復退縮不
敢吐氣或者不知徒謂公為詩人嗚呼公果詩人也哉廣西
部使者虞泰曾瞻其鄉中子也力請予題聊紀公之賢行以
示讀公詩者

題子昂書栝隱卷後

右趙魏公所書栝隱士一篇公自大德三年八月改集賢直
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七年十月已閱五載而公年
亦五十矣鄉先生方君壽甫從其父嚴南翁游杭提舉官署
時寓於杭府故先生得見公而請書此卷也卷左有翰林待
制柳公長鄉山長吳公題識二公皆濂所嘗師事者九京不
可作矣披玩數四不覺淚落紙上

故仙居陳府君墓誌銘

古者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
之於後世也嗚呼孝子慈孫欲顯其親也尚矣後世不銘之
於鼎而以懸棺之石代之不自著名而假諸能言者述之其
事雖殊而其心一也台之仙居有陳瑜者自縣諸生選入太
學與子兒中書舍人璲交甚洽瑜方被　旨覈實祀稅於安
吉而以父憂還瑜思有以顯其親走湖州謁教授童君冀撰
其孝行成狀復持璲書走青蘿山中請予製銘樹之於墓道
蓋瑜之先本金華人六世祖始遷而予與童君皆世占金華
之籍鄉人之言當取信於世此瑜之意尤加勤者也予何敢
辭瑜之父諱嗣字自得毋夫人青年喪夫以貞節自持自得
養之無不竭其衷夫人春秋高沉痾荏苒陰翳不足以制陽
疢液膠澁口臭閒氣弱不可出聲塞無以自暢自得跪床下
嚼而吐之日以為常嗚呼汙穢人之所難近自得為之若易
易然非其心誠愛親者不能也斯事且爾則凡謹衣之燠寒

饌之節升食之豐莫宜不言而可喻矣嗚呼人子之身親體
所分也何敢有爲身且不敢有則凡痒痾疾痛舉切于心生
養死藏必誠必信而無錙銖之不盡焉如自得者殆將無憾
於茲也使自得事有爵位則移而達之事君也必忠恵民也
必仁臨下也必寬惜為時命所拘而所及者不過振其宗姻
鄉其比鄰而已可勝嘆哉孔子之教以孝為天經地義諄諄
然著之於經予學孔子者也自得孝行有如是者烏得不揚
之章之以為世勸乎自得性嗜學幼時厄於箄窶書則注意
米鹽細務夜則熱薪誦書述長家窶饑遇有可矜輒施與不
靳鄉黨稱為善士生於元延祐乙卯正月十四日歿於　國
朝洪武戊午三月二十三日壽六十四卜以明年己未　月
日瘞於　山之原曾祖徽祖淳父宏義母陸氏元配王
氏先卒繼室董氏子男子三人長瑜有文學溫溫然如玉即
來徵銘者次璞次琳皆業儒子女子二適某某云銘曰

家享千金埒於封君苟于道無聞恍於七尺之身三組銀黃為鄉為郎儻昧其天常筋骸雖彊而人心已亡君子其若人篤孝於親瑞世之珍鳳凰麒麟傳史造文勸石墓門以揚清芬以勗其後昆

題七才子圖

右七才子圖蓋唐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所作滉善書得顛旭筆意畫則與宗人韓幹齊名其妙不待贊也宋宣和間嘗入御府故用小璽識於前後其第六璽乃希筆二字見於義雲章及林罕偏傍記或者以此圖乃祐陵所臨祐陵作畫固有晉唐風致然畫後必有署押于於中縫屢見之因知其非也或又歸之丘文播文播雖亦畫七才子其運思平凡烏足以敵是哉黃金白璧可得而此卷未易得尚永寶之

麦園散

보 淨慈禪寺第七十六代住持無旨禪師授公碑銘

（宋文集卷三）

四

臨濟之道十一傳至圓悟而益盛圓悟又五傳至破庵松源兩支分峙譬諸南北二斗爛然在天光芒參列瞻者目眩由是子孫布滿四海之內執法輪樞機晝夜弗停大法昭明若親覩世尊於耆闍崛山一切有情無不攝授可謂極光明盛大者矣有如無旨禪師授公則松源六葉孫其授受分明證悟真切梵行有足書者入室弟子文郁不遠千里持法嚴大師壽公所為狀來徵銘狀文淵懿而無誇辭是用據之以成序序曰公諱可授無旨其字也一號休庵台之臨海李氏子自幼處童子中屹然如稚松超乎蒿莪不與之齊然慕空王之法視塵坌膠轕若將浼焉年十二即思舍族而去時李父仲智為僧於同里石門寺乃往為驅烏仲智奇其風骨亢爽俾至越之九巖從萬壑觀公將授之內外典皆了達大旨十九得度受具為大僧已而嘆曰所貴為比丘者務欲究明心宗爾苟纏蔽文字相中何時能脫離邪竟杖策而出徧歷諸名山下語多不契復退居一室加澄靜之力久之參普覺明公於靈隱靈隱列在五山僧指盈萬其門庭嚴峻未易叩擊公直入無畏問答之頃疑情盡釋普覺以其俊爽欣然印可之特命充堂司公不復辭振挈綱維四衆悅服尋還石門白巖貞公主真如韞禪師公制行之堅延居上座助揚正化韞開爍然騰播素聞元重紀至元六年出世大雄山之安聖韞香自叙實上嗣普覺之世人信之無異辭閱五年遷隆恩又二年補白巖故處明年行宣政院選主龍華一座十三春秋百廢具興山門為之改觀公凡四坐道場皆不出乎台境諸方欲倚之以為重競來聘致澹然若不聞作休庵於西塢日修淨土法門念佛三昧且曰此即禪定之功也惡可強分同異哉　國朝洪武六年杭之中天竺寺以府侯之命起公主寺事公勉強應之行至錢塘江濱淨慈諸勤舊相與謀曰此大善知識胡可失也天竺尚可致吾屬獨不能邪帥衆邀於途開陳

（宋文集卷三）

五

道福居其住公屢却之不聽色頹然不怡將當歲儉問道者如雲集粮方患不繼而施者踵至居二載擊鍵椎集衆再三申精進之誡手撾鼓而退歸所竹院留示微疾端坐為問召左右謂曰吾將逝矣左右進紙翰請書偈公麾去之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爪連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時八年八月十一日也世壽六十九僧臘五十龕留七日顏貌不變用闍維法從事齒牙貫珠不壞設利羅五色晶瑩如金銀水精者徧滿于地見者聞者無不哀歎太息其徒日省等斂其不壞者并遺骼歸龍塔而藏焉公儀觀雄碩凛見卓其於勢名利養視之如無物出專法席皆迫於不得已會　朝廷設善世院總統天下釋教事或勸公求職以主名山公笑而不答然其所蒞之處不以恬退而不加之意必革其弊習新其規制使可貽於悠久所度弟子其等若干人得其法者則某某也五會語多肆口而說曾不經思四方先已傳誦不俟刊行平

居過物戍咊卒出人意表自省與文介類為十卷公戒勿示人亦不敢洓布公之言論屢行為當時推重至於尊賢尚德推己及物尤非人之所及叢林孰不皈言之玆可畧云嗚呼尸雄氏之設教法門雖廣其所以攝妄念明真性者則一而巳因根器之或不齊而誘掖化導之方不容不異有若思惟脩之道與期生安養之功咸能接迷津而升覺岸者也是故先德恒並行而不相悖宗照壽公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圓照本公傳道於天衣懷禪師二公兼脩淨土之業俱有上品受生之徵載諸方策可考不誣今吾揆公頻煖之際又加趺西向念佛而化然而三公皆主乎淨慈者也何其重徵而叠照哉當必有其故矣昧者不察强謂觀念之未能忘於形跡乃好誇過高之論非事實也於是直書其故使知佛法無二致以為後來者之勸銘曰

能仁立教廣開度門萬別千差終歸一源禪那之修曰祛忘

慮觀念之勤亦依真住均為攝念奚分異同一心旣昭衆法自敍所以先德內而不外破妄顯真兼行無礙公由幼齡援然弗華有慕空宗留神竺墳法海冥茫屢形嘆息掬沙算之數何能舉持智慧刀斷其繫維八荒洞然不懸毫絲安養導師實我依怙一塵不立即為淨土空有俱息能所亦捐至無念處三昧現前出世鄉邦四占淨域化熱惱場入清凉國黑白歆豔如渴思漿飛錫所及熈如春陽脚踏濤江來赴天竺中道要遮奪去何遠南昇草木大根小莖法雨普沾軋者皆萌俄結雙趺擁佛而化金臺來迎白光交射何以驗之見於荼毗設利繽紛光如流離龍華之阿有塔如窣琢石鐫文為世規準

旌義編引

浦江鄭氏世居縣東二十五里鄉名感德里曰仁義其遠祖冲素處士綺自宋建炎初至今同居已十世歷二百五十餘年守詩書禮樂之教弗墜宋元二史俱載孝義傳中然其持守之規前錄五十八則六世孫龍灣稅課提領大和所建後錄七十則續錄九十二則七世孫青棣府君欽江浙行省都事鉉所補皆已勒石鋟板當時公卿大夫士所遺詩文亦類為麟溪集二十二卷刊示後昆今八世孫太常博士濤復以為三規閱世頗久其中當有隨時變通者乃帥三弟泳澳湜白於二兄濂源同加損益而合於一其間諸父之訓曾行而未登載者因增入之總為一百六十八則文辭之屬選有繫於事實者則錄之釐為三卷通名曰旌義編旣刻板可模印請言其故于篇端予與源為姻家濤為同門友而泳等又皆執經從余學義不容辭嗚呼是編之行其於厚人倫美教化之道誠有益哉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浦江義門其第八世主家政者曰鄭渭字伯陽宋龍游丞德

珪之曾孫東埜處士文嗣之孫元贈中書禮部郎中鐺之子年七十二以洪武十年九月十九日終于家十一月二十四日窆於縣東三十里杉柏塞之原其子梃楠與其孫淵熟合辭請銘於太史氏濂濂乃為之銘曰

維伯陽父自幼穎發佐諸父齊家才超然自見也泉布出納及米鹽細務一一鉤校使無所漏也吏繇之繫身獨任之載星往來踰三十春秋不憚煩也辭意懇款一本諸誠無纖毫人僞也化行鄉邦三尺之童率皆信服争呼之為長者也縣之大夫踵門問政告之以利病民陰受其賜也方嶽重臣嘉其篤純欲辟為從事辭不為也上繩祖武下儀[illegible]曾循蹈矩矱晝夜兢兢自惕也大田以祭瀆若祖考之臨勤石示訓戒勿替寓之也合爨十世中更亂離左抗而禦卒使危復安也羣從同樂熙熙然如春和氣藹人見者莫面也宅心忠厚不動聲氣寧人加己誓不先人也國初定賦郡田一斛驟增其

平白於當路而踴之也姻家析貲陳之以求葬不以己之親疎為厚薄人服其均且平也宗族有早孤者収而鞠之歛其祖入逮長而悉歸之也有盜持斧斤入林僮往禦之反為盜所歐僮妻往譏夫足墜塹死禁僮勿訟反遺之櫝也職此之故聞其捐館一郡為之出涕貴賤賢愚無間然也其妻吳裕字曰靜安能誦詩書為一家女師足以配君子也嗚呼世不逮古夫妻相虐而兄弟為仇比比皆然也有若伯陽父實中流之砥柱彝倫賴以扶樹名教賴以增重柰何去昭昭而就冥冥也青山不移流泉不改而形容不可復覩苟可贖之當人百其身也嗚呼勒銘斯阡言有盡而情無窮過者讀之不為之涕泗洗瀾非仁人也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三　芝園後集卷第三

故朝列大夫浙江行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墓誌銘有序

洪武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元朝列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卒郡之耆俊與旁州之賢凡知公者無不潸然流涕然公以政事聞于時高年至八十三而終五男子嘗與仕版七孫亦嶄然見頭角皆可以無憾顧乃哀之弗置者誠以一時遺老日就凋謝而公又云亡古今文獻將何徒而徵之邪其子祖兄等以其年某月日塟公於某山之阡乃命弟伯衡踏門請製墓上之銘濂公之里中子其哀公尤切於他人固不宜以不文為辭初公之生也不聞啼聲視之唯紫胞在地而臍帶縈絡之乳嫗撥開兒始啼識者已知為祥徵及長學經於許文懿公以才推擇充府史尋入閩海憲府為奏差憲使以廉直為同官所忌恭御史劾之章未下卽令事使印公毅然持不可使亦擅恰同官之過欲嬰累之公

詳白而虎共關其勢不俱生明公柰何類之已而皆上汀寇謀襲臨漳公往督長吏為備長吏欲籍民為兵公曰民不知兵久矣一旦籍之必大致紛紜此非禦盜是增盜也長吏曰計將焉出公曰吾知所處矣閱兵籍得放逸者二千使帥之擊賊竟獲其酋禍者廣東部使者聞公賢檄其牟旁辟為書史南海番禺二縣輸恒賦之外復有所徵號找外錢以給上官無私之須小民恙謠盈道路公聞白羅之朝廷每頒新鈔諸郡部使者必監焚舊鈔此故事也時使者與廣州守有隙恚不往司鈔吏積十五年不得調公復白而焚之俄再入閩補令史於宣慰司聲稱籍籍行宣政院延公為掾久之道郡蘇君天爵來參江浙省政極才公復挽之入省公遊與舒常弗之從蘇君遂兩用之君以蘇君知己遇事失當輒諍懍然有峭直風蘇君敬憚視之異他掾海僧之粮歲不下三百萬僧官多強取贏無錫州獨不與乃誣其粮惡不宜上供省臣

怒欲加罪公命覆核之事獲免海盜起省發官兵募民舟載
軍捕之舟未盡發而盜請降省遣民歸乘公曰言猶在耳吾
可背之況民得乘必已食之旣今將焉徵卽徵唯徵未發者
可爾省臣從其言蘄州紅巾攜亂陷於潛昌化犯杭州省臣
皆遁參政樊君執敬獨坐堂上以死自誓公說樊君曰明公
以身死國義則得矣如一城生聚何今城中健兒不下數十
萬公庫金帛以萬計與其委諸盜賊曷若募民使戰邪戰而
不勝就死何晚也樊君不能從上馬迎戰而死公與掾李摧
謀以蘇李署號召民殺賊殺一人卽携首受錢二百五十緡
民持刀爭奮數日之間獻馘者充庭未幾撥章敎化君復杭
州公絕口不言功考滿調選詮曹中書參議文中柏聞公名
家子欲引為右曹掾公察其威權太橫力辭南還擢紹興路
蕭山縣尹蕭山民詭名匿其田賦科繇不能均一公令其自
實田䩄為冊書凡有徵發皆視書重輕之兵興以來賦稅輸

衢處二州民憚遠征往往皆竄吏吏並緣為姦利粮不時集
主運者妻孥恒坐繫公釋之而罪吏期月咸足且為立法每
鄉置督運一人趣民各以粮赴江濱仍驗粮寡多賦錢傭舟
以行民大便之縣為吳越要衝師旅經從無虛月誅索需芟
少不愜則侵掠居民民畏之甚於鬼公備峙旣豐有犯者擒
寘於法士卒入城如見大將不敢出語相譁何會歲儉弛湘
湖之禁以利民不足啓常平倉以活餓者僚屬力沮之公大
言曰發天子粟活天子民有何不可儻有譴責吾自任之民
賴以生者以數萬計帥閫以元日至撤縣市叛核諸物公發
視恚甚執筆書檄尾曰四郊多壘正臣子痛心疾首之時奈
何襲太平故態飲酒為樂邪閫者愧服府公韙公之為有難
決之獄移公鞫之諸暨知州袁元以斂賫年帛不明將搆以
贓罪公推其情乃吏與里胥為濫元但不躬給爾公各坐以
其罪元致白金為壽公曰吾知執法爾宜私爾邪卒卻之歲

餘改本路總管府經歷不上借自承事郎轉文林郎行樞密
院照磨偽吳張士誠據姑蘇旣降公持詔書往湖州責其成
將潘元明行郊迎禮禮成元明欲西向坐公公正色曰以爵
則我幕僚雖相向坐亦以為過然我所持者詔書君敢與詔
使抗禮邪挾胡床中席而坐元明懼服臨發贐來百斛錦二
十端公笑辭曰君謂使者而可以貨取邪時士誠新授淮南
平章政事開省蘇州士誠聞之請于康里丞相曰詔使四出
唯蘇照宋廉介士願得為幕屬君恥之不往復超金官參政
石抹君宜孫分省于處請公與青田劉君基從石抹君方以
討賊自任浙東倚之為重每事必謀於公公勸其禮賢下士
安輯流亡招徠群盜撫之以恩石抹君始從之衆心翕然歸
後好自用幕下士多散去部將胡君深章君溢亦擁兵觀望
公獨左右之不變復移書胡君等惓惓以共濟國事為戒石
抹君多用故人攝縣兼行省承制所用者公曰今朝廷不通

事當一出行省奈何處之石抹君愧謝越部書佐李伏喜誇
誕石抹君賢之薦授員外郎位居公上數狎侮公人為之不
平公不與校旣而伏以反覆受賂覺石抹見械繫之公辭之
曰參政始薦之今乃因之古之以禮進退人者其亦如是邪
伏因得引去經畧使李君國鳳循行至處久留不去以十羊
挍公牧公曰某以非才為省屬天使命之牧羊固當然大敵
壓境天使能出奇討賊之雖日烹百羊何害否則某亦不保
首領欲久為天使牧羊得乎李君默然元季處多盜征行吏
多受盜金旣降而復叛公秋毫無所犯大溪吳誠七成僉官
簿錄其家得帳籍驗之莫府官無不受賂者獨無公名已而
浙水東諸郡悉入皇明版圖而七閩猶未附慈家告公長子
仕閩宜講徙避陽公就徙無難色丞相李韓公憫公無辜狹
奏而官之者再公以年老力辭遂歸卧金華某山中左圖右
史超然自得越十二春秋乃終未終一日精神如常時忽不

喘食越翼日瞑目端坐至夜諸子進問所欲公曰靜以俟命
無所欲也漏下四鼓越之則逝矣是夜大風雨居民見士馬
雜遝前龍絳紗燈訶叱東去民叩後來者云挾蘇伯衡君子
以為異公性敦恪尚風義孳孳務行及物之政唯恐有受其
害者至於修水利興學校皆其有成績然識量堅凝不為威
武所遷嘗從大司農受海盜降分北其衆冦不悅嘯其部曲
大譟轅門下衆皆相顧失色公獨進曰天子以爾等本良民
迫於不得已為盜故遣使者諭爾降爾果欲叛不畏十萬橫
磨劒邪俱逡巡而退復從樊君督海漕事用牲牢祠天妃廟
始降神神憑舟突而入陪祀官辟撒公請樊君曰事不可中輟
成禮而退神色自若與人交緩急可倚藉部使者有訖其妻
子者使者亡公禮之益厚避兵登舟遇故人兄弟彷徨奔濱
亟呼與共載行數里所又見婦女羣泣亦其友母妻也命舟
歸也之哉止公曰舟重不能前追兵且及違恤他人邪公曰

死生有命吾不忍獨濟也公之善行如此類者甚夥姑取其
著者書之餘不盡載公諱友龍伯夔字也人稱之曰栗齋而
不敢字其先居眉州眉山縣文定公轍之長子宋吏部侍郎
徽猷閣待制贈少傅遲來知婺州因家金華後徙蘭溪之紫
巖鄉遂為金華人少傅生龍圖閣直學士廣南東路經畧使
贈少保簡少保生江東提刑秘閣修撰大理卿詡大理生吏
部郎中江西提刑林吏部生朝奉大夫顯謨閣待制知貴州
熙貴州生通直郎兩淮轉運司幹辦公事圭運幹生從政郎
淮安縣主簿鎮淮安君娶潘氏無子以三從弟太學生鎬之
次子為後即公是也上距文定公蓋九世矣公娶宗氏忠簡
公澤七世孫柔順惠嘉為一鄉婦儀子男子六人四仕于元
一仕　皇朝一發卒祖先將仕佐郎浦城縣主簿師道廣東
宣慰使司奏差繼先肖德後伯衡前鄉貢進士今自國子正
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入辭埤履較之小坡斜川某有過無

不及焉思誠天止善東陽縣尉崇德州仕郎行樞密院管勾
子女子三人長適俞垣道銘皆夭孫男七人恒悟悅恢愷忭
怡孫女五人歸曹原宗洛徐道餘在室嗚呼蘇氏之世非惟
以文學忠孝著稱而為政及物之美亦代不乏人有若少傅
奏減吾婺市羅之額二萬八千有奇民為立祠少保歷典大
郡所至以遺愛見思而大理之樹善彰轟吏部之忠厚敦俗
奕葉之間簪笏相映公又起而繼之聲名烜赫亦不昭於前
烈何其一姓之皆賢哉嗚呼自奮於榮名者易於力而能續
先緒於弗墜者雖為講非天欲報功俾之世濟其美吾知未
必能爾也嗚呼是則然矣婺之蘇氏其積累深長實自少傅
始後人因引而伸之公之仁民之功可謂侈矣其子若孫爲
有不振拔者乎當知後之視公者亦猶今之視少傅也夫何
疑哉伯衡與濂有文字之雅故竭歷來山中請文遂歷序其
事而歸之銘曰

眉山蘇氏稱三文光芒萬丈燭乾坤少傅守婺政以仁紫巖
生氣凜然存球明玉潤多後昆暮綾繽紛絢朝簪貴而尸位
玉之玭能守家法斯足珍維公挺生嘉兆甄鳴岐彩鳳瑞世
麟從事大府歷專閫其職鉅畢氣益振端直猶如古諍臣得
失利害輒屢陳閩民有病肩則聳浙垣招充幕中賓執知斷
冠紅為巾嘯聚山澤動作乜亿我屬部窺大藩用姓給號令
編民敎賊如殺狐兔群有功默默不自言大官受降東海濱
忽爾跳踉欲舞狴一叱鼠伏不敢嗔身佩隸章魚縣銀朐姬
抒桀一以恩誠心不讓漢吏循拔彼水火脫溺焚錯之華樸
纈錦茵紛賛宥寄待答詢手持璽書諭崑咨中坐以示王人
尊靈我以利耳不聞括張搆亂奔狂瀾障過物使成瀾漫海
桑既變光撤新摴書歸卧丘壑雲執節不仕為全人庶幾不
負名家孫春秋之高踰八旬儵焉觀化只遂逝大風挾雨來
撼翻士馬雜遝向東奔絳紗龍燈光吐吞騶卒前呵肅靈氛

生為良臣死明神丈夫如斯世罕倫白石可磨蜿蜒琅史濂
造銘焯墓門石從可泐名弗諼

游塗荊二山記

濂既游瑯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鄣卒遞內使監公䑓至及閒緘中藏濠梁古迹一卷 宸翰親題其外令濂樓訪與青宮言之濂因啓曰臨濠古迹唯塗荊二山最著按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荊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荊山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蹤鑿之迹故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 青宮曰至中都當共往游焉余將渡淮㳄于王莊先生宜泝流而上屆今懷遠縣治以俟濂奉 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發舟庚午日曛始泊縣西門而 青宮已駐蹕於門東五里矣辛未濂上謁 青宮喜甚下令以壬申游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櫂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

址舊皆民廬前渡石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為墉多藝椒之園行可三里餘視大磐石青綠間錯頹然欹足坐諦視之乾鮮交封之耳聞有草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取懸檐間呼為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巖石崢嶸摔起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逕入灌莽柢崖罅附泉一泓味甚甘雜以生荚四聖木亭取水以禜雨多驗復一里餘至山顛禹廟在焉廟已毀唯頹垣破礎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州之境皆在寘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為感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村乃禹會諸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移蹕入廟廟前杏樹一章大可蔽牛二柏參差左右樹東寘小甕杳柯之水時津津滴其中廟史云當晨霧四集水愈多其來如泉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為郡命鍾

郡尉丁大榮作石未剝泐文尚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城而下鑿石危立如人形遙望之一婦儼然也相傳為啓母石廟史云居人每刲羊豕祭之至有以粉黛飾其貌者聞之不覺失笑山幽舊有僧房今廢久矣 鑾駕不來忽使者至云亟從士馬多無橋可以度河 青宮不復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繡搖曳上荊山矣濂亦下山麓入館廟見所題神號鄣俚褻而不脫出讀祖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為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荊山梁魏交闘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蹟猶斑斑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广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床座可坐人號為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產玉坡奇石駢列玄質而白緣粲如雪西有玉池從荊逕荒不可尋景彰欲導游青峯菴足倦遂止時 青宮已獲遂郊濂因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

多乖殊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蕪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在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縣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迹或者遂謂禹之治水固嘗徧歷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決者一也以荊山言之荊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楚之封疆可知郢即今之江陵其地有荊山一名景山荊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指為濠州濠州古鍾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

至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卞和獻王事乃在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卞和至此山邪新序又謂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韓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邪濠之存疑而未決者二也大氐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如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亦以高世之智將何自辨其真僞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以壽春爲正荆山當正諸史傳以江陵爲正有謂塗山氏乃古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相涉也濠老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訛輒緣紀游因斟滴書之以發同游者一笑同游者蓋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言楚府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某日記

義烏重濬繡川湖碑

義烏有繡川湖在縣西一百五十步廣袤九里三十步舊鼓東西中三管稽其戶田之數以均水利其所溉凡八百九十五畮後加疏瀹之功其利愈博以畮計者至於一千五百而贏東南各有斗門隄以二渠東渠循堤折行會于南又折而東疏爲三以達于田然而派流行潰汚閼拔之入湖其勢易致壞開在宋紹興甲子知縣壹燁請湖爲放生池嘗一濬之淳熙戊戌縣丞吳沃以春夏暴漲而溢嘗不能宣洩始更爲陴視藏編而司啓閉仍架石橋其上人因以吳公名之開禧丙寅縣丞胡衍景定甲子知縣林桂發復皆重濬之自後無繼之者一遇亢陽爲沴水輒涸田遂不稔曲阜孔侯來爲縣之三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躬履湖濱愀然而歎田無湖是無田也茲非縣令之責乎歸與僚佐謀集八鄉二十八里之民量地定疇分鄉救事各揭小幟以別其界域使之不相淆亂蔵示期約責其成功於是畚鍤齊舉有不戒而趨之意侯恐其過於勞也趣承水利之家具酒漿饘醴以食之勸相既頻功緒日就湖之北故爲官道水齧蝕且盡因築而廣之湖南沿隄亦有曲逕以通人行居民侵塞且及湖百尺皆斥而復之雜蓺花柳映帶左右復聚土爲山於花島之後經始於今洪武戊午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湖之濬已及三之二以東作方興遂輟其功其深約五尺有奇役工三萬二千有奇自興是役晝恒晴夜或雨雪迫夫遂事活霖久不止君子謂侯愛民之所感是歲婺七縣大旱並湖之田獨獲有秋縣人士懷侯不能忘援昔人名橋故事既名土山爲孔公墩以識侯功復來請予文爲記欲示後之爲令者俾嗣濬之余觀載籍之中有民社者能修陂渠之政則晏書之而不厭其許此無他以民食之所繫故特用是以爲勸也昔者史起之爲鄴令大興水利以利民至有舄鹵生稻粱之謠遂令五

尺之童亦有能知其賢者世之爲令者苟能如起之愛民其脩名有不垂於無窮者乎繡川湖縣之巨浸一方之所倚賴自景定甲子以迄于茲已閱一百十五春秋佩銅章墨綬者不知其幾人皆漠然不以爲意而孔侯獨能行之可謂無愧昔賢者矣因備書之勒於金石非惟來侯之文抑亦勸來者使則效之也侯名克源字敦夫孔子五十五代孫系之以詩曰　華川之壖衆水所趨其勢回旋匯而爲湖黄流斧斷歲受滄濁不有濬之化爲平陸孰爲其先澤我甫田孰爲其後維令之賢其賢爲誰裔自曲阜我盼我育不翅召父百齡絶響曰吾繼之民食攸繫何敢弗思乃程土功乃集徒旅畚鍤齊興其來如雨森之綱綱斥之緜緜禽之嚶嚶離之休休宗者既深塹者斯峻建陴築防節其出入溝水時行納之若虛猶如東瀛注於尾閭亢陽爲沴靡神不格徒爾號呼土毛盡赤我行我野黍苗芃芃亦有流泉其聲潨潨人力勝天遵古

之義胡不是脩崇諸茫昧彼嵗遊凶我年獨豊卌已而思俟誰之功功在不刋非文莫紀來而書之敢告惇史

題桂隱遺文後

右桂隱黄先生遺文一十二篇其曾孫翰林侍講學士文獻公溍所鈔藏嘗受業公門見公追念先德日蒐隆退手錄成編此盖其槀本也濂之學子同里俞生恂購得之識請其後先生諱夢炎字子睗烏傷人博學工文辭擢宋淳祐十年進士第官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其事先生能文入仕之詳人類能道之至於志節之卓政事之美則鮮有知之者也先生為人不苟合忠君憂國之意惓惓不忘故於論對之際數以脩君德謹邊事為戒權臣才之欲寘諸言路使奉行其風指先生力辭不就此固足以增夫名教之重然其仁民之政尤不可以一二數在淮東制幕建議鐲放屯田租四千七百餘石通判蘇

州搆節浮費撥錢十七萬緡以代民租嗚呼先生可謂偉特不群之士矣非公之宏才碩學以繼其後又惡能世濟其美也耶今去公之歿已二十二年公之尚德尊祖之意猶煒然見於甑翰間覽是編者其有不油然而興感者乎非但玩其字畫之妙而已也拾遺六篇公之高第弟子翰林待制王君褘手抄徔公命也恂并裝䌙以附其後云

鄭氏三子加冠命字祝辭 有序

浦陽孝義之門曰鄭氏其十世之長仲德甫筮得柔日宿余為賓將冠其從子木果果余親與之周旋降升以成三加之禮於是稽名定義製字命之夫平土有叢為林因字木曰叔林曰在木上為果因字果曰叔昇丈夫致果為毅因字果曰叔毅命已遂通祝之以辭辭曰

三加三醮既備禮儀昭告爾字各宜聽之木從地生含和茹滋孫擢非貴叢生乃茂蔚若鄧林陰陽斂嚮欲搆清廟掄材實宜毋學樗櫟擁腫離疏為世鄙賤工師莫窺木其勗哉夙夜克治果果出日新陽則微及昇扶桑其光陸離燒諸靈扃瞰然弗燭群昏既歛洞察毫絲毋若小夫中霄而還擿埴索塗陷於汚庳果尚勗哉賢哲自期人之立志樹德為基唯果而毅篤行不疑譬之大將建以皷旗奮矛爭先矯亢欲飛毋習巽懦如脂如韋閡過罔悛婾惡委佗果尚勗哉振厲有爲爾三子者昧昧以思彼蒼者天體物無遺或出或入靡不爾隨尚勝爾心一髮勿私覆善翳道君子之歸苟務口耳言從行違美迹猶翕安於狡習世之恒流父子異炊既有不善泉方見嗤兄爾族門十葉聚居名播寰宇形筆所書光當戢陽若臨陰威過厥祖武全其來裔群翔于堂東墳西荒偶行於庭左矩右規庶幾無怩七尺之軀予年老矣百艱備罹涉事既廣理然真知辞辞爾誨諄肯貢獻請書座右視如嚴師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四

芝園後集卷第四

勃尼國入貢記

瀛承　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　詔往諭勃尼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無不奉表稱臣勃尼以彈丸之地乃欲抗　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　皇帝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析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為臣子者奈何不致恭王座而更設香几寘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為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紓造舟以入貢爾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闍婆西

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惣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闍婆有人間王曰蘇祿來攻王我實師師卻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闍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惣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邪闍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大兵且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惣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為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耶闍婆來人誅索每無厭況強之而不受邪尒曹宜效之秩以沙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請書于版中懸之既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謂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亦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安復走王所反覆曉譬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為別酹地祝曰願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早歸敝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　見錫燕於會同館已而遣歸　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龍腦米龍腦黃蠟降真諸香其表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書其文鄙陋不足觀　皇太子箋用銀牋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為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綰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勞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肩肘腰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則吉貝黃蠟降真龜筒玳瑁檳榔煑海為鹽漬椰漿為酒無稻麥捕生魚蝦蟹食之蕃食以沙糊者取樹實為漿澄濾細膩如粉食之餘不饒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為之食畢則棄之番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

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為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有燕饗則刲羊豕雞鴨鳴鼓擊鈸以為樂此其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願為詳紀之以昭　聖化所被之盛瀛聞勃尼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施弩使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賷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如前自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　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　璽書一須輒稽首臣服稽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宣　德音辭令所加足以讋服其心亦可謂不辱　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修正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其則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從不偕行故卒能成功云（[illegible]表文云勃尼國王臣[illegible]）

[illegible]

書劉真人事

劉真人德仁滄州樂陵人始生有光照其室及長讀書稍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鹽山太平鄉一日晨起有老叟乘犢車相過授道德經要言授之曰善識之可以脩身可以化人仍授筆一枝而去自是玄學頓進從之游者衆真人乃取所授書敷繹其義以示人一曰視物猶己勿萌戕害兇嗔之心二曰忠於君孝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邪淫守清靜四曰遠勢利安貧賤力耕而食量入為用五曰毋事博奕毋習盜竊六曰毋飲酒茹葷衣食取足毋為驕盈七曰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曰毋恃強梁謙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世守之金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真人傳其道者幾徧國中且善於劾召之術適氏為狐所祟真人劾之里中瑩光自焚狐數百鳴號斃大死人尤神之然其養母如禮及亡喪祭一遵世教無懲度者後若干年追封無憂普濟闡明洞微真人德仁卒陳師正嗣師正幼漁于河德仁挈以入道能預知吉凶事師正卒張信真嗣有詩文數百篇號玄真集傳于世信真卒毛希琮嗣當金之亡兵戈搶攘希琮能以柔而存希琮卒酈希誠嗣元憲宗甚尊禮之賜真人號曰太玄名其教曰真大道仍給璽書護之希誠卒孫德福嗣德福卒李德和嗣德和卒岳德文嗣德文卒張清志嗣自德仁至此世稱之為九祖云

史官曰道教千載諸子之言人人殊德仁在宋金之間務鋤老子遺意以化人人亦多從之者蓋其清修寡欲謙卑自守力作而食無求於人實與天理合也天理人心所同固足以

感召徵彼得之而此失之其亦有以也夫

文原

余諱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今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義烏劉剛皆之弟相嘗從予學已知以道為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衆民彝之敘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九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為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其音聲之抑揚緩急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墻序點之揚觶也苟揣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章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

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
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
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
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
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
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
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毀魄淵
運行不息基地萬熒躔次弗紊吾文之燄得之昆侖縣圃之
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
杳眇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
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
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
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

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
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
忒調變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大道堙微文氣日
削騖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
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
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
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疾夫誠精者將以蝕夫圜庸者將
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痼者將以亂夫精椊者將以害
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
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揉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
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
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猿號林而蛩吟砌也
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蠛蠓死
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

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
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也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唯智者然後能擇焉
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
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
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
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
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榛荊之塞無蛇
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
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為文者不為不多騁新奇
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聱牙
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揉龐雜略不
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
抵為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

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為得之予復悲世之為
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
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
之

四十二代天師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
真人張公神道碑銘有序

洪武丁巳冬十有二月五日四十二代天師張公薨於龍虎
山之私第年甫四十又三禮部尚書張籌即為奏聞　皇上
嗟悼者良久且曰朕欲命其徧祠五嶽今方一至嵩山何期
大數止於斯耶遂親製文一通遣前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安
慶為承祭使仍令其冢子宇初服掌教事戊午春二月十六
日宇初奉公冠劒權厝南山先塋之次各十有二月某日卜
宅兆於其而瘞之宇初恐遺德未能太白于世與群弟子輯
為成書使張致和即金華山中請銘神道之碑濂率厚與公

將義不可辭公諱正常字仲紀姓張氏信之貴溪人漢留文成侯四十六代孫也重紀至元乙亥夏六月十三日其父太玄真人坐而假寐忽見神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將君家顧見容也及覺而公生紫雲覆庭紅光照室人以為祥岐年七歲雙目爛爛如岩下電容止異群童後三歲太玄出游五岳名山指相侍峰雄矯及玉笥陽平治都功印曰龍星再集于亥吾兒當持此大振玄風太玄渡淮化去而公之仲父嗣德繼主其教仲父棻衆論咸屬于公公力讓仲父之子正言正言薨公始嗣其職實至正巳亥之歲太玄之懸記至是始驗公陞廣庭開演道家玄旨四海學徒聞者犇然領解時天下大亂經籙秘而不傳者十年公乃搭黃書赤界紫素丹刻之文挍其徒明合真盟比以行奉贄來受者川赴雲烝翕失其一流寓鄱陽李氏家夜生光怪公訪而合之辛丑上統大將親取江西公知天運有歸將遣使者上啟述臣順

芝圖後 〔宋文集卷五〕

之意乙巳公朝京師　上一見悅曰瞳極電轉法貌昂然真漢天師苗裔也下詔褒美之錫燕者再燕有金幣之賜丙午復入　覲京城士庶人求靈符者日以千百計侍史不能給閽闒拒之乃相率毀關而入公叩齒集神濡毫篆符持扶朝天宮井中人爭汲之須臾水皆竭見土弗止飲者疾瘳上嘉之令作亭井上號曰太乙泉及還山復　詔中貴人賜以織文金衣仍下中書給驛券异之以便朝覲洪武戊申上登大寶位建號改元公入賀錫燕于便殿內降　制書授以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仍俾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設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久之　陛辭而歸　上御謹身殿從容謂曰卿乃祖天師有功於國所以家世與孔子並傳以迄于今卿宜體之以清靜無為輔予至治則予汝嘉賜白金十二鎰新其宅第己酉春　上召公入朝踰月求　顧問者四錫燕者一

三月十三日　上特通誠於　天帝致齋三日御衮冕服親署御名于章勅太常設樂手授于公俾祝而焚之禮成燕公于文樓群弟子燕於別館復有金幣之賜庚戌夏　上錄公之功特勅吏部改贈公父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嗣成為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公母明慧慈順仙姑胡氏恭順慈惠淑靜玄君玄君時年八十朝野以為榮是年秋　上復召見問以鬼神情狀更給銀印壬子秋復領　制誥以寵之冬十又二月復召入覲癸丑春將還　上命留弟子以司設祝之事丙辰秋　上遣使召公公忽先期而至　上喜曰卿之來何與朕意相符耶明年之秋朕將遣使祠海嶽諸神卿當妙柬清修之士與其偕來丁巳夏公率群弟子汪弘仁等入覲錫燕午門之城樓上舉爵謂公曰卿宜罄此一觴　勅內侍出　御製歷代天師贊示公曰他日當書以賜卿翼日　詔公從太師李韓公

芝圖後 〔宋文集卷五〕

善長祠嵩山分遣重臣與公弟子代祠群望自公而下賜米各二斛緒幣有差既還錫燕如初公自返故里志趣頗異常一日置酒與昆弟酣飲慨然嘆曰五嶽名山先子欲遊而不可得嵩山中峯乃吾祖得太清丹經之所今藉　天子威靈幸一至焉瞻眺景於層霄遠浮埃於浩劫吾志特有在矣君子疑其言未幾示以微疾端坐補上屬弟子方從義曰吾無以報　國家寵恩爾等宜左右我子孫以贊寧謐之化命取劍印授其子曰我家千五百年之傳在是汝其勉之死生數也吾之不死者其光耿無四埒震瀛先天地不知其始後天地不知其終也舉手作一圓象嘿然而化是夕大崖石崩聲聞數十里云公幼警敏靈懿文秘之屬皆不習而通歲憂旱禱步召風雷精神達於冥漠甘霖即降或有為魅魅所憑者投以片符爆潛景不見公憫兵戈疫癘之餘沴氣不消舉行玄壇齋與修壇擇建陰陽齋而錄度之其徵驗尤彰然其天

性夷曠潔而不緇如超鶱物之外故以冲虛子自號最愛佳
山水仙蹤靈跡所在必窮幽極深動至累日忘返當適意時
欲乘白鶴與群仙翱翔紫清之上其於人間事未嘗因此少
輟其奉玄君備極孝養暨歿塟祭咸盡禮度兵禍相仍傾貲
募人為兵以捍禦鄉井人賴以安公之玄裔備見世家茲不
載其曾大父諱宗演三十六代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玄靜眞
君妣周氏某玄君其大父諱與材三十八代天師太素凝神
廣道明德大真人金紫光祿大夫追封留國公妣易氏妙明
慧應常靜玄君其考妣則太玄真人與胡氏也公字觀宇娶
盱江包氏宋宏齋先生恢之五世孫子男子四人長宇初即
今天師穎悟有文學人稱為列仙之儒近者入朝 上召見
奉天殿反覆諦視之笑曰絕類乃父寵賚有加焉次宇清次
海鵬次勝佑子女子二人一歸鄱陽王岳一在室惟公生乎
神明之胄爾素端凝用道為體而斂精游氣無自入於念慮

澄靜之久天光自發所以受知 聖君入朝京師 天寵便
蕃聲聞四達至於死生之際又能不動聲色超然坐脫如行
者之返故廬非真有道者豈易致此是宜銘銘曰
天開日明真人上升周流九霄駕鶴作軿御雲英英剛飈冷
冷鏘節翠旛恍其來也載稽玄裔歲踰千齡五緯交絢主笈
焉降精圓目青瞳閃如電熒入朝 帝京照耀殿庭進退有
儀金衣霞頳 帝曰俞哉爾方外臣輔朕鴻化凝真集神蘊
巍嵩山嶽之中尊爾往代祠執禮如存庶集靈和以綏兆民
皇用褒錫璽書金繒君臣遇合玄德之徵胡為弗留飛神窈
冥崩崖墜雷百里震驚圓光有赫四燭宸瀛在天為清在地
為寧在人為貞是謂三靈此乃道樞中黃之扃公能守一精
聚氣凝不死維神所妙維形白鶴來歸遐東靈寥泂視萬古
後天弗傾

佛智弘辯禪師傑峯愚公石塔碑銘 有序

禪師諱世愚號傑峯衢之西安人其父娃余諱某以書詩傳
家母毛氏嘗有娠夢觀世音送青衣童子覺而生師自幼好
禮佛塔迨長遂入蘭溪顯教禪寺從孤嶽嵩公供灑掃之役
已而薙除須髮為大僧受具足戒晝夜奉繡燈惟謹用箴出
指端血書金剛般若尊經忽拊几嘆曰縱能盡書一大藏教
亦屬有為法如夢幻不可控搏盍學無為以明心宗乎出謁
古鼎純公石門剛公涕泣悲泣祈以求端用力之要二公欣
然語之師佩受其言不分明暗兀坐如枯株時年二十五矣
師復嘆曰年日以增而學日以退豈非聞見未充無以啓發
知解乎踏涛江而西見諸善知識時布衲雍公斷崖義公中
峯本公大弘雪岩高峯之道師一一咨叩下語不契中心愈
熾遂上南屏山中三年不踰戶限聞止巖成公倡道大慈山
定慧禪寺門庭雖高峻而獲證悟者甚衆亟往謁焉止巖曰

南泉有云不是仙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聞而愈疑仍還
南屏諸緣盡捨類氣絕之人行坐寢食不自覺知唯一念歷
然在太虛中如此者久之一夕坐至夜分聞鄰席僧唱證道
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真處豁然如釋重負舉目洞照不見一
物[illegible][illegible]喜躍不自勝且曰佛法元在目前祗為太近故人自
遠之耳即拼賦成偈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
之句乃走見止巖會止巖游姑蘇走天池求證於元翁信公
元翁止巖之師也元翁問曰上士從何來師曰大慈元翁曰
大慈鼻孔其深多少師卓錫杖一下元翁曰拗折錫杖爾將
何卓師因作禮元翁曰爾可歸見止巖師既見備陳悟由止
巖喝曰何處見神見鬼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止巖曰贓在何
處師便喝止巖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舉將一句來師曰
徧界明明不覆藏止巖竪起竹篦請師指名師便掀倒禪床
止巖曰爾欲來捋虎鬚邪師復作禮止巖連打三下嘱曰善

自護持他日説法度人續佛慧命次日命為侍者服勤三年又還南屏住山撫隱逸公請司藏鑰尋入大慈為上座元至順二年師歸西安西安烏石山有福慧古刹久廢為荒礫之區師獨結茅廬以居蛇虎縱横了無恐怖意鄉民以為有道者負糇糧盛醯以遺之師潛居攝念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載聲光日振緇素之士奎集座下恒至二三千指其地或無所容縣大姓陳君嗣宗為造殿堂門廡及經藏鐘樓之屬其制如大伽藍且置山若田取其入以給衆帝師大寶法王聞之賜師佛智弘辯禪師之號至正六年冬江南行宣政院亦錄師之行業請主廣德石溪興龍禪寺師祝香報恩歸之於上嚴表其自證也嚮化之盛不下烏石時遠留三夏烏石之衆念師去鄉里者久如子失母力迎其還適郡境新建佛刹者四曰古望曰龍眠曰寶蓋曰普潤皆延師開山為第一祖師起應之無不感慕而奮迅 國朝洪武三年冬十二月郡守

黃君鎮戍將徐君與啓普度水陸大齋五晝夜僉謂非師不足拯拔沉淪師勉強成行竣事而返暑示微疾召門弟子勉以精進入道索筆書偈云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不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是月之十日也越七日奉師全身葬於烏石慈雲塔院師處菩提場中歷五十夏住人間世閱七十春秋四方參學莫知其數能其法者則慧觀慧進德隨等一十五人也所度弟子尤多其存者則慧實道逵等二十又三人也二會語四卷已刊行叢林中云師道價傾四方非惟禪流奔湊而公卿大夫若太尉高公納麟若中書兵部尚書黃公德貽若浙江行省左丞老老若江東廉訪副使伯顏不花或函香致敬或馳書問道或上謁覿問玄要得其之言隻字實之不翅南金師之法施及人可謂博矣使其正席[redacted]則惠利所被宜益廣今乃僅止於斯有識者恒傷之紀載遺行以昭示來裔要不得而遽略也德隨既出世西安之崇壽佩師之德不忘與道逵共圖為不朽計結集成狀徵予為之銘予聞圓悟之道實發臨濟心髓之秘其五傳至荆叟功用益弘際遇穆陵寵遇甚至荆叟再傳而至天池以慈憫之故誘引初機恒俯而就之不為高絶難攀之行使人望門而還所以其弟子布滿東南者甚夥若師者則天池之嫡孫也師求道深切如救頭然本心既明出語皆法彈指之頃起大道場於久廢之餘非其福慧具足為人天師疇克若是邪遂銘以勸諸嗣一以著師之善繼一以厲來者之進修當有惕然自省者矣銘曰 先佛根靈青童應微拓化原兮生而質美逢佛輔禮性之存兮歷抵諸師咨問辯疑入無門兮大慧雲孫遠山絡谷法雨均兮喬穠直前一死較捐心逾瘠兮如瘳瞑眩有眼不見耳無聞兮其指頻忘夜半月明叶如日輪兮周徧法界無内無外顯一真兮百千妙玄開目洞然照無垠兮為法出世附者川至度迷群兮无際之業化為實宮金碧文兮

公侯之貴馳書奉贄祈嚮熏兮生滅兩非去住一揆漫云云兮太虚疑若萬里無跡絶纖塵兮烏石聿崇清泉不窮示法身兮遺行有煒表者太史勒堅珉兮

寫經為像及血書心經贊

無投上士請能細書者寫經成觀音大士像復出指端血書行經於像後來請余贊贊曰法門之相有總有別真身為佛佛説為經經屬於法佛乃屬人人法二相了不相即今因寫經以成佛身縱横曲折無非經者小如沙塵中含法界可喻總相復剌髀丹重書契經願力所致如黃金色大雖徑寸視等針鋒可喻別相總別雖異其理則一由是觀之佛法廣大無所不攝即別即總非別非總上士於此忽然證得展卷之間不見有經經且不有而況於佛乃知妙用在吾一心與經與佛三無差別善思念之我説非妄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五　芝園後集卷第五

危孝子傳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游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江浦縣貞昉時為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我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為之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　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罣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悅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施無難色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昉通周易兼娴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歛衽久之且曰使

貞昉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

為我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私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昉者詣　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邪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昉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慊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肪腐鼠人孰稱道之觀吾貞昉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為何如哉貞昉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予舊史官也特為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敘

才體也文其用也天下萬物有體斯有用也若稽厥初玄化流形品物昭著或洪或纖或崇或卑莫不因才之所受而自文焉非可勉強而致也姑就植者言之黃者白者青者紅者黑而澤者紫豔而腴者翠白而緗綠者五色交糅變幻而不恒者一囿於氣而弗可移也至於洛陽有花則絕類絕倫其植物中之至文者歟又以動者言之雙角而犬鬣者兩翮而飛者炳朗而斕斑者介而紫暈者鱗而含金者衆彩錯布煜煌而難名者亦局乎氣而不能更也至於岐陽有鳳則超群拔萃其動物中之至文者歟非惟物也而人亦然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萬人之人有億兆人之人其賦受有不齊故其著見亦不一而足所謂億兆人之人聖人是也千萬人之人賢人是也百十人之人衆人是也衆人之文不足論賢人之文則措之一鄉而準措之一國而準措之四海而準聖人之文則斡天地之心宰陰陽之權擬五行之精無鉅弗涵無微弗攝雷霆有時而藏而其文弗息也風雲有時而收而其文弗停也日月有時而蝕而其文弗晦也

山崖有時而崩而其文弗變也其傳大偉碩有如此者而其運量則不越乎倫品之間蓋其所稟者盛故發之必弘所予者周故該之必備嗚呼此豈非體大而用宏者歟或曰上帝降衷不以知愚而有偏君子之言不幾局乎氣而不達者乎曰非是之謂也其性同其才或不同雖以七十子之徒聖人其學各得其才之所近況下此萬萬者乎由是而觀因才所受而自文者人與動靜之物槩可見矣濂之學文五十餘年群書無不覩萬理無不窮碩師鉅儒無不親自意可以造作者之域譬諸登山攀躋峻絕不為不力而崇顛咫尺不能到也此無他受才之有限也世固有危區者焉有蹇盤者焉有沼沚者焉有溪澗者焉有湖江者焉有溟渤者焉水充其量則止小固不能為大大亦不能為小也濂昔官禁林四方以文來見者甚衆晚閱見心復公之作樸嚴而演迤整暇而森嚴則出規而珠走盤也發為聲歌其清朗橫逸絕無流俗

壓士之思寘諸古人篇章中幾不可辨遐邇求者曰接踵於門旣得之不翅木難珊瑚之為貴公卿大夫交譽其賢名聞九天　皇上詔侍臣取而覽之特　褒美弗置濂因謂當今方袍之士與逵捬之流鮮有過之者焉今來朝京師其徒桑鐸編類成書釐為十卷來徵濂為之序嗚呼文有造化之英華古今之綸貫斷不可闕也有若公者拔於十百之中超然騫舉而寡賢者之閫與其可傳遠無疑濂烏得不倡體用之說以詒同志哉有訕濂陷於一偏而不可為訓者非知言者也不加功於文者也是膠柱調瑟而弗知變通者也

重刻金剛般若尊經序贊

三界大師所說般若蓋非一種而金剛般若尤為明心之要金剛般若多至五千餘言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九言又為一經之要九言之中而菩提二字復盡攝其義蓋菩提者覺也佛則能覺衆生則迷也此經拳拳勸誘欲衆生去迷而

就覺爾比丘弘暢尊尊向道其心堅如鐵石近獲吳興趙魏公孟頫所書是經刻本以閩中未之見也特歸重刻之乃來求贊以廣流通贊曰　金剛大願海普覺於一切衆生正昏迷夜行大澤中冥冥無所覩了不辨南北坑穽在左右妣起復橫蹊驅命不自保喪壞在俄頃忽遇紅日輪赫然出東方萬象都照了細可分毫毛四維及上下無往不洞達是經之化導功德亦如是比丘最善巧嘗道如嘗利鋟刻行閩粤見者起信心經如大火聚咸謂照天赤衆生妄想心見之作灰燼經如四大海中具萬舟楫衆生沉溺者濟之升彼岸經如香積廚珍膳咸充足衆生饑虛者聞香悉飽滿推類而言之更僕莫能盡佛法難度量贊歎輙成妄返觀自性中各有金剛王與佛本一同慎無輕棄者

唐鑄旃檀神王銅像銘

狻猊作冠被于背副以黃金神武鎧匡衛正法億萬載

故寧海郭君妻黃氏墓銘

天地之間為人倫之綱者有三曰君也父也夫也君統臣父統子為綱固宜妻與夫齊亦以繫之者何蓋夫者婦之天婦能尊夫夫能統妻則倫紀備明而家政嚴飭不然則反目之禍作而戕諸之事起矣其有生能敬夫如賓歿而服喪若父者孰不謂之賢哉予於寧海黃夫人之事不能無所感也夫人諱珍生有淑質父某與其母王氏絕愛之年十八歸同里郭君仁壽夫人尋之甚異動靜必遵稟而行毫末不敢欺內外諸政率皆親涖雖甚勞勤弗憚君好賓客朝夕酣醻淋漓談辨以為適家簞不能備物夫人極意營集不使知窘澀之狀君一日入台城歿於旅邸夫人聞之慟絕者數四及靈車至庭撫棺　號逮暈眩仆地幾欲無生以湯藥灌之移刻乃蘇治喪一循古禮布苫枕側取石為枕不解衣而臥者三月石有稜當枕處肌肉成創創液浸淫其子泣爭欲以木易之

不許二年弗御酒肉柴毀骨立與人言則曰未亡人未亡人未嘗有愉色或曰孝子之喪父其有過於夫人者乎或曰夫人之事夫固至矣其於君舅君姑殆有過無弗及焉事舅姑固孝矣其在家也善奉父母亦有過無弗及焉其後父母無子而終相夫卜宅兆瘞之哀慕至老不衰若夫人者豈古之所謂無愧人道者非邪嗚呼位極三接有不足榮也祿盈萬鍾有不足貴也名傳四裔有不足多也此權勢者可僥倖而致也惟夫制行可以厚人倫可以移風俗古今人莫不多之貴之榮之亘天地始終而不可泯也其不可泯者非有增三綱九法之重者乎夫人之事烏可使之不傳乎夫人壽五十六卒於洪武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某山生子四撝遠濬從女一適傳士常孫三女二予在京師濬為太學生嘗從予游以文學知名于時濬來請銘銘曰

振其綱爲目乃張卑尊而有常庶各循乎倫叶咼反于斯

雕篆之玦談哉夫人厥德光咸可以重彝倫而樹世防形筆
煒煌特以昭其歲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上及公塔銘

姑蘇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以攻辭翰辯器物為尚雖據位稱太師亦莫不皆然自宋季以迄于今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唯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為童子智光曰顯釋書與儒典並進其師嘉之同見聞國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館撫之如己子使其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法界觀性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賸法縱饒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訢公於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翥危左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偈酬

為業師微露文彩珠潔璧光廣智及群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唯恐後師之同袍聚上人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即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省機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偏執於是杖策游虎林升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列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因勘辯之師隨機而答隼落秋空而兔走荒原也精神參會不間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主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繹之宗通說貫衮衮如懸江河聲光煒燁頓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衆手持香華百里臚迎如見諸佛師為升座說法不翅大將樹建旗鼓中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鄞剎普慈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戊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邇其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燹之餘艱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執範峻整肆有承平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衆云頴男子瞿範曰饕饕據主庖者廐之徒衛而去赴部使者訴院之僚屬受賂誣師為通家私使者攝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冤俾師復還徑山緇素駭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 皇明龍興洪武癸丑 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 賜還窮隆山山即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荼毗法火談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潔類青琉璃色室利羅交綴於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於所居山之陰寶盈分爪髮歸徑山卜於無等才公

塔右瘞焉世壽六十八年為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咸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所至百廢具興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為賢為錫今號云師在天界時濂頗獲聞其緒論於其疾也上首弟子普慶住持道衍輩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夫圓明妙性實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已而說經雷動蟄驚風行草偃者為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枝末直探其本根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今何道是性乖非惟學徒為然至於師表當世者一從事於末學曲藝之間以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為東南龜鏡哉師出世時窮隆山石夜走及逝普慈神降於人述師清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茲不敷勸入也銘曰

筆梵諸祖所了唯心函乾盖坤開陽闔陰萬彙芸芸靡不包括肯捐全軀而骨一髮奕葉相仍軌轍弗殊融通小大無礙無拘犄歟禪師神觀孤𦓤文彩漸彰雲流山涌一旦易廬而壁自冶攝念入定如斬芬絲秋葉之零飄墮庭戺仰視青天一碧萬里我性之覺澄諸頓師機鋒交觸紛戟差差出世海濱人天拱手發祥含微白石夜走全提正印法皷頻撾以眼聞者斷除空華由其見疑轉識為智珠璣落紙亦第一義方嶽大臣遣使候迎陟于南屏惟德之馨名山列五首曰雙徑匪私於師南東龜鏡旺像小夫倩不自懲皦皦白壁何愛譽飈風騰波獄萬辭嗟惜是非既昭重涖舊席昔師之去泉流哭聲師今之旋卉木含榮世緣已終微笑而藏設利如珠纍於紺骨末學兢奔曲藝宏施胡不反觀本實在斯遺光所被千載猶戔瞻之仰之詎敢不勉

蘇州萬壽禪寺重構佛殿碑

蘇之長洲東北二里萬壽報恩光孝禪寺在焉初晉義熙中有沙門曰法惜自西域至中夏與慧遠法師結社廬山已而來蘇以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之為建淨壽院梁時更名安國唐長壽二年又更名長壽尋毀于兵吳越錢氏有國中吳軍節度使錢文奉重作之又更名安國長吳壽禪院始易禪僧明彥主之宋大中祥符二年丁晉公為奏改為萬壽崇寧二年詔加崇寧於萬壽之上政和初又更名天寧紹興七年復詔更今額為徽宗薦嚴之所元至正末天下大亂寺為兵所焚羣僧散走鞠為榴騎之場　國朝洪武癸丑濟圻魏君觀來為郡侗視廢基蹙額而言曰是刹之廢不得名浮屠不足以起之行中禪師仁公乃寂照和上世適今住虎丘德涵道融堪為人天師且兼通儒家經發為辭章嚴簡而有法內外之學雙至中興之責庶其在是乎遣使者致書幣凡三往而後應之視其寢室則床第蕭如也稽其穀果則盎無斗儲也訊其執役則童隸無有也師泊然獨居若享萬鍾之祿者曾未幾何僧之散者復還遠近清修士魚貫而來有饋食者有供三衣者有施黃白金者禪師曰可矣我左右乃構大雄殿五楹間礱石于山市材于江陶甓于郊工者奏技壯者獻力鈎明究賾不督而集四阿有嚴若翬斯飛丹雘絢爛駭人心目得工於甲寅春二月至乙卯冬十月厥事告成禪師太息曰寺之允役殿為鉅殿既成門廡堂室當易為新吾老矣宜選春秋強盛者繼之禪師乃退居松林蘭若勤舊合與識延登中嶽公嗣其席嶽公嘗請業禪師不復固辭乃走吳江水月菴刹章致三世如來像妥奉殿中觀者起欽敬公晝夜孳孳將次第成禪師之志復來請文以示後之人誠可謂賢也已嗚呼大千界中不離一念建治銷毀隨感而形昔也盛刹付之塵劫化樓觀而為灰燼果誰使之哉此一念也今也剪剔荒燮充祿而成梵宮又孰為之哉亦一念

也善惡之所繫其懸隔有如此者可不慎歟禪師起廢之功無讓於開基嶽公善繼之力必漸復於舊觀皆肇於一念之善者也法社緇衣之士來居於茲來游於茲尚當擴而充之為聲聞為緣覺為菩提薩埵雖等妙二覺亦可拾級而升無有出於此念之外者毋徒委為有漏因果而忽之哉寺有唐僧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頗著靈異吳越時邵思實等共建尊勝二石幢今猶存詩曰　牽牛南斗姑胥墟義熙神僧建梵居相傳正受啟凡夫以法籠絡為周阹滓泥欲現金芙蕖盛衰相尋雲卷舒歲幾及千道如初飛樓湧殿溥太虛嶭仡毒燄翻赤烏化為灰燼無復餘上遴蕆練下夫須白烟斜日寒萆呼虎丘尊者名浮屠見性炯若摩尼珠胷中蕆書比石渠應聘而起三嘆吁食無粳糧衣無襦赤立何以興吾廬獮然一揭結雙趺風聲颯颯撼川閭四方聞者魚貫趨布泉盈案果滿車捆載有若神鬼輸成此實構只須臾龍虎承楹列

祇栿穰題攢星塗以朱日月回薄氣扶輿攝慳破執道力驅
空中揆閣齊毗盧法建雖嗣乃其徒利如千將溫六湖吳江
有剎委平無尚留像變金作膺妙莊嚴像慈且都輦致中座
青蓮敷直樹紅日升天衢大網既羃萬目攎三門夾序晉堂
塗勢可馴致富不於抵令勝昇瓊然珠累白騎首施拜膜鐙
豁始覆閒鈸魚有情弱質同巴且暮枯寧復論朝胺一念拈
既風中旗大雄慈憫猶己痛乃假塔廟作世模由外脩內治
淨除事為不落有與無空空色色皆真如作銘者誰列仙儒
錡之青瑤字縈紆後千百載期不渝

八支了義淨戒序贊

善世禪師庠訶捋釋理自天竺來東土數宣正法化導諸有情衆近依契經闡演八支了義淨戒分別事理二犯事犯易避理犯難制於是推致其極使人咸知法性本空初無證脩斷常不立真妄雙泯佛之大戒蓋無踰於此矣禪師既已著

為儀文命其弟子智光譯為華言以廣流通而請金華宋濂為之序濂遂合爪作禮而說贊曰　我聞波羅提木叉二百五十為防止於中各具四威儀合為一千無別文過去見在及未來循環終始至三千若以三千攝衆義分配身口七支間漸成二萬一千數對治三毒諸惡業大無不統小無遺轍轉八萬四千門法門高深固難測終不離事理外事戒為緣通萬境乃於別別無因果務行受犯即制伏是則名為別解脫理戒由其斷惑故道性虛通隨類遣不隨緣別起纏縛是則名為正解脫西天佛子最善巧開演八戒度衆生重輕利鈍盡包羅內外無為亦如是法門雖多趣則一此謂持簡以御煩有能被此護命鎧魔軍雖強不敢侵三學珠塗戒為首由戒生定以至慧願入毗盧大道場一念不生成正覺

題禊帖

唐太宗詔供奉官四人臨摹禊帖趙模諸葛貞得其筆意湯普徹得其形似而馮承素於形意二者兼有之此卷精神飛動下於右軍真跡一等其或出於承素者歟

題唐摹東方朔畫像贊

右唐人所摹東方朔畫像贊圭角混融而光精燁然非深知晉人筆法者不能予在中秘獲觀褚登善鈎搨黃庭經與此正同蟬紙墨亦不殊信可寶也

題褚書千文

褚遂良書見於石刻者世亦甚鮮況其真蹟乎今觀所書千文柔勁險媚真如鐵綫縈結而成或者評為柳誠懸所臨褚書似則似矣其入神處恐非誠懸所至也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六

芝園後集卷第六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七　芝園後集卷第七

重修釋迦文佛卧像碑銘

蘇州報恩萬歲教寺乃吳赤烏初大帝爲乳母陳氏所建名曰通玄唐玄宗因其年改作開元吳越錢武肅王爲之起廢錫以支硎山報恩寺舊額宋徽宗崇寧初加以萬歲之號至佛日嵩公來爲住持專講華嚴經疏尊爲贊首教寺寺有淳祐鉅閣七楹間下覆釋迦文佛滅度之像相傳自唐則有之州民攀慕徼福者殆無虛日元季僞吳張士誠據有其地咸五竹冢之言强揖佛卧非吉徵更造立像民情焦然弗寧及僞吳亡德巖法師俯徇群請起主寺事不二三年殿堂樓閣門廡寶塔之屬皆一一葺治易腐爲堅焕焉如新已而嘆曰諸佛本相完像可不復於古乎於是走告民間不分毫倪皆舉手加額競輸貨泉以從爲偶法師乃戒搏土之工斵嘉木爲骨骼承以高座擈卧像其上塗以五色覆以絲衾諸弟子

淨泱悲泣𡍩列前後摩耶佛母亦坐其側悵然興哀唯文殊普賢二大士神情閑曠超出死生之外用意精緻形摸宛然像長六十六尺六寸高一十二尺文殊等像高一十八尺經始於洪武十二年春三月某日其年夏五月某日訖功糜錢爲有奇用功　百有奇俾來俾濂記之嗚呼佛之法身猶如虛空本無去來何有生滅其示八相以覺群迷不過隨本無迹俾同人法而已本則真諦迹則俗諦真俗混融皆不思議之事烏可以異觀哉况八萬四千無非度門觸類而入洪纖畢達姑以入滅論之實具華嚴五教大旨小乘雖除我執未達性空但知實色故示之以涅槃非近於愚法聲聞教乎色法二相本無自性皆從緣生滅度之際斷緣歸空非近於大乘始教乎應身雖法亦爲幻有幻有既滅真空獨存真空既存幻有亦住二體互融了不相礙非近於大乘終教乎滅而非滅非滅而滅非滅而有既滅而空空有雙泯理事交奪如如不動無即無離非近於大乘頓教乎闍君然唱滅靈山會上儼爾常存隨舉即色隨舉即空如示一身不起于座如化多身徧滿塵刹無量爲一一爲無量力用相收縱橫自在非近於一乘圓教乎諸有情衆若勝若劣來瞻靈像隨其機宜證入教位至於泯極不翅親聞盧舍那演説圓滿修多羅之爲快法師此舉其於樹教基續慧命有功於法門甚大非止福澤被于一州而已抑濂聞昔人設像俱有所表見非苟然也如來中居表衆生大覺之心飲光勝尊在左表自利之行慶喜在右表利他之行曼殊乘師子表大智而降嗔也普賢騎象王表大行以制貪也他如鉞斧兩神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擊而道存故歷代製之定爲常法而此涅槃之像奈何獨無所表乎濂因畧舉襟華之説斷然謂五教之理咸具不然佛法徧滿一切處是果何言哉濂既爲作是記敘勸選仰復學士夜神以偈贊佛之語繫之於後法師名

守行德巖其字也博通帝心雲華賢首清凉定慧諸家書力振其宗於將墜之時一禪指間悉起諸廢其化導有緣以成法師之志者善長正宗二沙門也偈曰

世雄大悲利群物果後示權不思議既由應身顯法身從體起用宣妙法人機既得皆蓋故唱入滅度示化儀化儀有始而有終所以戀慕懈怠者七寶牀中右脅卧慧日一朝竟西沒娑羅樹林皆變白諸天哀號雨天華四衆圍繞共悲哽妙香結樓真金棺發三昧火而自焚各分舍利建塔廟如來雖入般涅槃畢竟終無涅槃者是知一性鎮常住不從變易有生滅俾我賢首古伽藍三吳法會最第一乃造涅槃微妙相因相攝入有情衆近遺紛更竟常制緇素執然失依怙有大比丘起復古最先補葺諸樓閣一一莊嚴成妙境次令埏土肖靈像五色交輝麿博身州民瞻禮至灑泣如還故鄉逢故物此即大乘正法門種種皆能濟群品觀者毋以像觀像如

觀雜華大經王字字化為法戱雲雲中化佛皆現前一身示
現無量身無量身中現一身令我悉除邪見網直濟難思解
脫海行住坐臥皆見佛佛之智慧如虛空無性無生無所依
大光明藏時時現與我無同亦無別從上所言真實法衆生
慎勿懷疑念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

吳郡有高行浮屠曰古庭學師傳華嚴之教於寳覺法師簡
公九請涼大疏鈔及圓覺楞嚴起信諸部皆能融會其深微
妙之旨遐邇嚮學之子欽挹𦘦聽不翅卿雲德星以獲一見
為快師因造十玄門賦以示圓宗大旨叢林傳誦以為能發
越賢首諸祖之意他師好為立異有以應觀法界性為十界
差別事唯心造為真如之理者師弹指曰真如生滅倒置錯
亂一至於此耶是可為太息也其於匡衛宗乘唯恐稊稗之
混黍苗固若甚嚴然其植心平易不肯沉溺專家以殊户異

轍為高理之所在聟惜然從之每升堂示衆曰吾宗法界還
源非徒事於空言能於禪定而獲證入者乃為有得耳既而
又曰吾要通法華雖累入法華三昧然長水璿聞道於琅琊
覺又從靈光敏傳賢首教靈光天台之人也古人為法乃爾
吾徒可專守一門乎君子美其至公無我一掃近代互相矛
盾之陋故師見諸著述者咸有可觀師嘗與同學原澄以一
乘同別之義更質疊難為法華問荅若干篇復因主僧法華
期懺撰法華隨品賛三十篇辨正教門關鍵録若干卷及詩
文並行于世嗚呼有若師者其與不可傳者沒矣可使之弗
耀於來裔乎宜其弟子處仁法慧圖之之堅也謹按九皐聲
公啓宗佑公所造行業記師諱善學自號為古庭生儒家馬
氏自幼離俗往大覺院學出世間法恍若青蓮華超出淤泥
亭亭淨植至治癸亥師年已十七矣始受度為大僧校華嚴
諸師而窮其說久未有所入時寳覺講經曹溪師亟從之慧
解條發聞其演說勢若破竹然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寳覺
善鑒別人物絲毫不少貸獨譽公不置間勉其門人曰學上
人可謂名實相副矣爾曹能如其賢吾宗庶幾其復振乎自
是名稱動然而與老師宿學亦推之為人望別傳教公在報
恩遂聘之出典賓客久之滸溪之光福偶乏首識者古田溢
公命師司之又久之無言宣公來繼報恩之席復延之於上
座分進說經聲采一時震動江南行宣政院請師開法崑山
薦福寺宣公欲攝受為弟子師笑曰吾得法於寳覺忍背之
乎力拒不聽賦曹溪水四章以見志越二年即棄去還東林
隱居專修白業謂同志曰吾始習晉水源華嚴觀法行之已
久及觀天竺慈雲式淨土懺儀明白簡要五悔諸文皆出華
嚴吾欲藉是以祈生安養耳掌教者尊師之道不容肥遯自
逸強主陽山之大慈先聲所被非惟天人具欽而山川草木
亦若動色相慶 皇朝龍興庶事一新滸溪人戀嫪師為

光切衆黑白若干衆具疏幣雜以香華威儀請師居之師亦
將大弘賢首之教以續佛慧命雖當儉歲躬分衛以食衆會
天復旱院有觀世音銅像素著靈異郡二千石率僚屬迎致
府廨為師如其法禁之大雨三日由是士民知禎祥所致施
者接踵而集師方思有所建置院僧以官賦違期當徙廣州
有司知師專任講道欲與辯析之師曰吾為主僧法當坐敢
累他人邪遂毅然請行或讓師為迂師曰宿業已定不可逭
也行抵池陽馬當山示疾而化洪武庚戌四月二十日也春
秋六十有四以某年月日建塔於某處藏焉師形貌甚瘠退
然若不勝衣戒檢精嚴護持三業唯恐有所染汙獨居屋漏
法衣不離體三藏諸文未嘗釋手雖盎無斗儲處之裕如謙
恭自牧豎子來見亦無惰容勤於誨掖有不領解者方便比
喻至於反覆致四必俟其心悟始罷云嗚呼大覺如來設為
度門雖萬別千差不過因機應化如大醫王隨病制方初非

有所同異也其立異同者乃末流之并耳唯我清凉大士一遵如來遺教學無常師問律於澄公受南山行事於晏一傳涅槃起信論法界觀還源記於充首答雅華於大詵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疏於荆溪參決南宗禪法於牛頭忠徑山欽如此之類復不一而足所以辟機蓋攝萬理俱融卓然為一代人天之師令觀師升堂示衆之言蓋深有契於大士者也嘗不得大行其志于時而風回已不可返矣家於無於論宗之大願嘗習讀每病台衡賢首二家不能相通欲和會而融貫之根蘚有可言撕事者不知世上乃復有師乎於是發不及見之之嘆既序其事復綴之以銘曰

賢首之學雜華為尊達在六相條分十門圓自以為瑣瑣而不可易至若天台性善性惡三觀三德之旨一念三千之文又曷嘗不引之而示人況修門之注釋乃止觀熏習次第亦不外之而立言念古昔之諸祖皆契經之由循初何心於矛

盾唯枝鑿於群昏或謂無斷伏分齊而失修證之道乃後裔之紛紜卓哉學師所見離倫剪剔其末枝融通其本根議諸法之相即含性具之緣因庶幾森萬象於寸心含千江於一源觀會通於大府關局隘之專門衆之何道未克施而遂遭於違逆安養之生固知可以無憾但學子之亡師譬猶渡河而失筏登陸而折轅企瞻弗及辭邑難伸評群行以成章命勒之翠珉

淨慈禪師竹庵渭公白塔碑銘

濟北正宗傳至我大慧普覺禪師以大乘根器總攝天上人間諸文字相化為慈雲徧布索訶世界故以雷風激為法雨有識含靈咸被霑潤既而圓鑑光師為其世適自時厥後以次相傳若光孝簡師若育王觀師若佛智照師若唐智全悟訢師後先勅與荷擔正法其所以闢㪛宗綱折衝外侮皆無用辭章為佛事至今聲聞烜著於霄壤間赫然如日星之光

何其雄哉今清遠師則全悟俗姓之甥而法門之嗣子也初清遠之生有靈芝產于庭相占者云芝乃靈秀所凝是子將以文顯乎已而果英發誦書攻文不倦師授而知解日勝時全悟以太中大夫住持集慶大龍翔寺聞之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亟挽致座下集慶為東南都會而行御史臺治焉四方名薦紳無不翕聚無不與全悟游初科第一人張公起巖来為中丞尤號最厚翰林承旨張公翥中書左丞危公素時尚布衣亦往来乎其中四三君子或發天人性命之秘或談古今治忽之幾或論文辭開闔之法清遠咸得與聞之及覆參求益探其閫奧其學於是大進形諸篇翰如千花競放錦殿霞張而不見春風煦嫗之跡沉寓盡歛精明自然老於文學者爭歆慕之誰曰此文中虎也清遠恚曰公畢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老潤其宗教爾苟用此相夸豈知我哉一日全悟誓屬諸徒衆未有嗣

清遠直前肆言如俊鶻横秋目無留行全悟振威叱之衆為駭愕清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于二三全悟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為記室向之歆慕者則又曰清遠所證悟已造殊勝徒以文學之宜其志也全悟頻浚亦呼而告之曰吾據師位者四十餘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宗泐爾汝其懋哉宗泐字季潭今大天界寺主僧也寺即故龍翔云全悟既示寂清遠辭為汗漫游見虞文靖公集於臨川謁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玄於瀏陽二公聞其雄辯議起文彩彰寔僉曰是無忝於甥氏者也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幣延主會稽之寶相未幾遷杭之報國轉湖之道場雖當兵燹相仍之際為法求人無少退轉國朝洪武初爭趨禪林虛席四衆一心復請為主持會儀曾奉　詔設無遮大會于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清遠一至　京師遂退居錢唐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爪髮之地

問道者接踵而至不知住山時八年十二月四大若有所惱
召門弟子善辭屬以後事怡然而逝是月之十六日也踰七
日火化得不壞者三曰齒牙曰鉢囊莫曰室利羅十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祔葬爪髮塔之東若干步所度弟子某某嗣師
之道出主名山者某等若干人四會語有録其詩文曰外集
者凡若干篇不衍結集而盛行於時所書草隸亦徧流四方
清遠善鼓琴同袍以無益風之清遠笑曰非尒所知是亦般
若所寓也清遠雖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
未嘗虛日報國入院季秋而山丹發花一枝五萼如佛手然
淨慈行化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踵其門及清遠至揖首作禮
願為尼以相依清遠舉大法以開導之其婦恍若有所悟入
清遠行未百步而婦竟與家人別坐脫而去生平守道弗變
元至正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清遠瞋目訶之曰浮屠
烏有是物耶兵怒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兵嘆息而去

清遠偉行甚衆舉此例知餘不詳載也清遠諱懷渭清遠其
字也晚自號竹庵南昌魏氏子世壽五十又九僧臘四十云
濂聞之世間萬事皆可僞唯死生之際不可僞有若清遠凡
夫俗子孰不以文辭僧目之及其亡也三事不壞光明熾盛
驚動當世非有證入毗盧性海寧有是靈驗哉大慧以來累
葉相承蓋亦若斯而已濂長清遠八歲雖晏承容色官守所
拘不暇以宗乘相叩擊今九京不可作矣其入室弟子報國
道謙持自為事狀同鍾山德瓊以塔上之文為請因畧其細
而擬其大書而遺之使刻焉銘曰
大慧正友七葉相承焜燿鏗鈞以文華稱文非徒文般若為
體其本既弘用則自偉譬諸雲氣迭映日光東西照之霞纈
錦章所以達人兼治弗廢黼黻折衝莫非佛事堂堂渭師結
秀之安庭瑰有知應在瑞芝既秪碩師日交雜組文彩聲明
一時彰著人見其祖王貫珠聯我窺其精識去識然持此應

緣隨時順逆飛潛度空曾無一迹報身已滅大大[illegible]利
粲粲叢生其中判是三德熏脩所致世間萬物唯此無僞靈
明上通所遣者文因文而入不限見聞山色溪聲皆歸實相
於此見師是謂無妄栖諸之壓雙塔巍巍惟男洎甥先後聯
輝山石可泐川流可息此人天師永保貞吉翰林云云撰

元故演福教寺住持瞽庵講師示公道行碑銘

台衡之學至佛海大師澄公光明俊偉如日出扶桑四方之
人無不瞻仰故其入室弟子各能具大無畏得無礙智而闡
教於一方及其化去于多擁群行而銘其塔若今瞽庵示公
之後其烏得無辭乎瞽庵壽六十九　國朝洪武四年出游
虎林以某月日順寂於太平興國傳法教寺神思不亂如返
故廬六年三月七日其徒子延慶住持智曉函靈骨歸葬受
經祖塔之側復恐無以傳來裔持狀來徵銘按狀台之寧海
有盧某者謹敕之士也其娶金氏金夢寶陀大士現五色雲

中覺而有娠及生一男子自幼遠長羶然有出塵之思衆咸
曰是子從佛乘中來耶年二十一投會稽悟本院為沙彌一
山元公為之祝白一山度弟子四人取隈翮經開示悟入為
之名而瞽庵遂名顯示號之曰瞽庵元天曆初受比丘大戒
即躋海江而西欲講天台教觀時天岸濟公方主萬壽圓覺
寺瞽庵往事焉久之濟公見其天機峻利有一日千里之勢
乃曰子盍從吾師游乎他日大顯南嶽一宗吾於子有望矣
濟公之師即佛海也佛海倡道於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來
受經者雲蒸海湧瞽庵廁多士中晝夜研摩三觀十乘之旨
察其密微至於繭絲牛毛設有疑問進質諸佛海退與四方
俊彥縱横講切不至於洞達弗措也真積日久大小乘部文
義句意所心會有叩之者辯口如水東注不見其所窮朋類
推服恒以為不可及佛海器之命其司賓及佛海退居南天
竺虎岩順公來紹其後升堂據摩而賢東思公又延居第一

塵錄徒牧衆不異於常時至正五年始出世陞壽教寺殖畝
人侵者復之殿序僧毀者葺之一坐十二春秋雖叢爾小刹
聲望頓增遷雷峰顯嚴教寺破屋殘僧觸目皆凄凉之境暨
庵既至學徒嚮者漸集迄復伽藍舊規人以為難越六年江
浙省臣力聘主崇恩演福教寺寺當兵燹之餘鞠為荒墟暨
庵創丈室五楹間以納負笈之士遇有咨問者悉竭平昔所
蘊亹亹而語之至於南屏雲川之同異尤嚴於斷制歷引諸
家經疏辯證無遺或譏其過勞輙笑曰為法忘軀桑門之常
事介子以為勞乎已而兵禍日亟飄然東邁向悟本無山祖
塔棲焉屛絕人事顓至於西方淨土之學終日繫念未嘗少
忘晏有靈瑞之應暨庵古貌長身寡言笑以清儉自持一褐
二十年翛然如在逆旅當時齒臘相亞職業相肖咸據席名
山暨庵視之澹然雖不事干謁其出世為人皆迫於群情不
得已而起性不樂時俗藻縟章句凢有述作一本山家諸師

之論其所度弟子某等若干人其嗣法者釋符思賢等若干
人嗟夫大化絪緼變合無垠而獲生人道為難既幸為人得
服福田衣又難雖服福田衣從桑門之後而聞諸大法又難
法或可以治諸躬至於牧攝一切有情使其解脫則又難之
最難者也暨庵於此數者皆可以無憾狀謂能衍佛海之道
傳之方來動靜出處綽有可觀者誠可信不誣也序而銘之
孰謂非宜銘曰

維木之生兮處乎鄧林雨露所滋兮其崇百尋材既足用兮
嘉聞孔章締構攸宜兮清廟明堂取以媲師兮髦類之道
積厥躬兮位亦克施玄風四播兮象龍駿奔足躡紺蓮兮口
舒靄雲一氣回斡兮造化發機區萌畢達兮有色無臭安養
圓遊兮最邇者心彈指即至兮何間古今幻生終藏兮有弗
藏存一真獨露兮無身而身無山不老兮青色如藍銘此塔
塋兮來者是監

佛鑑圓照論師大用才公行業碑

濂之方外友具庵法師玘公手造行狀一通來謂濂曰吾宗
有大遺師曰佛鑑圓照論師以至正十九年三月十九日滅
度於南山演福教寺其未滅度時頭目忽岑岑然乃召弟子
謂之曰我生緣將盡即焚香面西而坐厲聲稱西方佛號晝
夜六時聲無暫輟至于決日又曰爾等勿謂修持無驗吾得
土緣於三昧現前矣吾其行哉即具浴更衣據解翰為書以
別相知者復作辭世偈一手合掌而逝一城之人無不悼惜
及舁龕就火省院重臣憲府達官皆執纓紼以從五色神光
自龕中發火已舌如紅蓮齒牙如珂貝舍利如菽者滿地萬
衆競取灰燼一時俱盡後至者穴地尺餘亦得之某年月日
建塔寺之南偏安養蘭若奉諸舍利等藏焉惟古之大德視
死生為一朝固無事乎表襮然不托文章之家登載微行何
以彰善而扶教今其得法上首大山等既已修塔建祠而法

孫普福主山守仁復以塔上之文為請願有以慰其遺思遂
以其狀相授濂按狀而序之曰論師諱必才字大用姓屈氏
台之臨海人所謂四字名號帝師大寶法王之所畀也父諱
哲明大經為科目之儒母趙氏嗜善弗厭而崇佛尤至西域
梵僧入夢顯授而論師降生甫能言輙記尊經一卷七歲善
屬句脫口而就聲文諧協宛有思致年十二受經於西江瞿
公瞿公居越之報恩寶刻源還公諸孫通天台教觀論師挾
册而從之已而祝髮受具足戒十六出游虎林謁湛堂澄公
於南天竺湛堂見其頰貌峻拔出語皆中肯綮即以法器期
之命典賓寮時玉岡潤公自集慶維那來居第一座學子歸
之如雲論師亦執經入室雖流金之暑折膠之寒足不踰戶
限如是者十年凡山家部味之玄教觀之要一經指授意釋
心融無不臻其閫奧玉岡嘆曰是子非靈山會上業已習之
焉能致此哉一時儕類如我庵無公絕宗繼公英聲偉望超

出時流至於剖決宗旨議定教章必推論師為上首衆無異辭王罔出世海鹽當湖德勝寺延論師分座講經兩注河翻縱横無礙聽者咸謂不異北峯之在世也泰定元年王罔陞還演福行宣政院請論師繼其教席當是時雅堂聲稱喧播中外衆意論師必願為之子升堂演唱之際論師獨歸之王罔君子謂其知義益推重之至正二年轉杭之興福三年亦陞住演福康里丞相屢致香幣咨決心法一時貴人暨士罔不望風作禮施金帛者由是充牣論師隨受隨散首新大雄殿於兵燹之餘既而三門兩序成未幾彌陀之堂又成晩建萬佛寶閣其崇以尺計者一百三十有奇金碧輝煌像設絢麗法筵之盛特冠南北諸刹非惟留心有為功業而已凡其所莅講演大小部文終而復始修禮期懺至若干會其見於著述者有妙玄文句止觀三大部增治助文法華涅槃二經講義荆溪章安法智三祖禮文並行于世而詩偈三編別傳

登門受業者前後恒數百人出據師位者在在有之世壽六十八僧臘僅五十六竟尔西歸矣悲夫論師為人凝重簡默觀行精勵孜孜修學無斯須懈息每夏終制解同業者皆聚衣舊帙而旋故鄉法師獨掩關謝客益加磨淬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欣欣也故其德業所就光明俊偉若此善乎具庵贊論師之行曰論師以恢洪之量邁遠之識於空壞劫中建住成之效而人或有可齊者至於發性具之微肆辯說之雄標真燈於既昏膠慧命於將墜此豈世力之所能為哉嗚呼斯言至矣盡矣濂雖欲竭其世諦文字以羨盛德之形容其何能度越之哉是用不辭姑評騭其本末而序列如右復繫之以銘曰

清明在躬志如神有開必先理逈申巨顙深目疑應真飛空而來杖剌闍二股六環聲振振夢中乘此大頗輪性靈無障如風熏雙髓一錄無全文耳入心通俱正因超然直詣止觀門祖有神珠光燉燉欲與迷徹開重昏南東西北方位分勝劣欲往咸知津三鎮招提道益尊師子作座寶華茵一音演法春雷震天雨雜華飛繽紛龍鬼聾聽衆侁侁有時撥動三昧雲幻出樓閣撑秋旻昔也劫灰已四歷夜半荒墟牛馬嫌今焉五彩絢嶙峋化佛無數黄金身神機妙用翕然臻但見協氣恒煙熅安樂淨域空中存銀沙寶樹琉璃園鳥鳴簫動宣秘言金臺來迎欻孤騫青蓮為屋翡翠軒左右旋繞千幢幡法門明驗此無譌心境亘得求淨泯不淆跡生想相勻入人骨此希世珍慎毋遺棄淪荆榛弗信來徵圓照墳具官其撰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七　芝園後集卷第七

王節婦湯氏傳

婦以節名非常也變也變而不失其正不亦善之善者乎若王節婦者是以節婦名慕貞姓湯氏世居武林施水坊父榮母戚氏慕貞生十七年同里王君暹聞有容德俾其子常爽聘納爲室既歸三族熅御文譽之常字彥常少有遠㧞志既生女及男驥元至正乙未出商番禺已而之桂林後六年死焉慕貞二十七矣遙望南海泣眼無乾時上承舅姑米薪鹽醯之費靡不經度不足使蒼頭貿易以給舅姑忘其子之亡舅嘗患疽慕貞稽顙北辰乞以身代疾乃瘳舅有女凡二人年老無所依慕貞迎還於家忠養同其姑夫之季弟曰暉娶史氏育二女貧不能嫁慕貞擇良婿治嫁具遣之暉與史亦死三殯慕貞不憚千里之遠取二喪藏諸先塋其訓驥尤切俾事賢傅受春秋三傳之學　國朝洪武癸丑取浙江行省

第六名文辭貢入成均選授　吳王府伴讀朝夕陳訓于王久之拜監察御史近以使事入閩過其家方欲大臣洎部使者交謁于門問母夫人無恙人爲慕貞榮慕貞不自樂也且曰我未亡人爾自意危如朝露不復有今日幸視驥加長歲時持一觴酒酹王家墳上求他日九泉見彥常無慚色爵祿之有無皆天也奚暇計哉君子愈賢之嗚呼婦之青年喪夫最號多艱儻居貴富家有僕媵足以備驅役闈廬足以蔽雨風粟帛足以供衣食猶可自安苟或執弔影室如懸磬恐寒夜織機聲與候蟲齊鳴達曙不休自非鐵心石腸未必不爲之動也學士大夫讀四庫之書平日抗乎論天下事何廢更有豪傑一遇絲髮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視女婦未嘗知書者乃有所不及可勝嘆哉濂於慕貞之事不得不爲之紀載也夫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慕貞實有焉因具書之以厲爲人婦者贊曰

婦以節名初非表稱唯王婦湯守變以貞心堅同石操潔如氷太史作傳永揚休聲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修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撰

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別峯同公塔銘

華嚴建宗始於帝心大士帝心作法界觀門及妄盡還源觀以傳雲華雲華傳賢首賢首既終而其徒慧苑等悉叛師說後百有餘年僧統清涼國師遙遵遐軌丕弘教緒國師傳圭峯圭峯傳興興之後又復廢逸朗現父子相繼而作補葺粗完現傳瑨瑨傳源二師陰接陽闡其宗於是乎中興源傳仲仲傳觀觀傳會會傳心心傳悟悟號竹坡自吳來越闡法景德教寺越之有賢首教自悟始悟傳介介傳瓊瓊傳東山莘莘承國師之旨大能發越受學者至千餘人莘傳春谷遇遇傳今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同公上距圭峯凡一十六代矣公諱大同字一雲其號別峯越之上虞王氏子世推着姓之族

父友椎母陳氏姙師已十月父見龐眉僧振錫而行問僧來自何所曰崑崙山也竟排闥而入父急追之寂然無有也曁出聞房中兒啼聲笑曰兒豈向來浮屠耶幼穎俊爽見諸載籍輒會其玄與父授以辭章之訣握筆翩翩有可觀逮以纘承家學爲之母獨嘆曰是子般若種也可俾其纏繞塵勞乎命捨家入會稽崇勝寺從僧貴潛已而剃落受菩薩戒會春谷講經景德公復往依之獲授五教儀玄談二書又謁樸古肇師受四種法界觀懷古春谷皆東山大弟子深於華嚴之學者也公天分既高又加精進之功凡清涼一家疏章悉撢其會通而領其樞要義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春谷陞主寶林華嚴教院召公謂曰子學精且博矣恐滯於心胃以成窠軌曷往事思惟修以刻滌之乎公即出錢唐見佛智照禪師於慧日峯下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唯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暑寒佛智嘉其有成欲處以上職不聽

而去俄上天目山禮普應本禪師普應見巳期之如佛智公
將久留普應曰賢首之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振
大之毋久淹乎此也為賛清涼像而遣之公喜曰吾今始知
萬法皆本一心不識孰為禪那而孰為教乘內外自此空矣
亟還寶林見春谷且告之故春谷曰可矣乃命之司賓尋陞
上座當時相從者皆宏偉之龍象公為分講雜華玄門會元
鈔宗必極其所言宋故官徐天祐王易簡聞之相與崇奬弗
置聲光煥著五尺童子皆能知其名郡守范侯某偕春谷僧
騤巳高風之使讓其席公毅然不吝侯設伊蒲供延公說與
之語公曰有是哉所貴乎道者在明師弟子之分苟訓後人
苟乘其耄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為乎明公縱愛我寧名義不
可犯也侯不覺離席把公臂曰別峯誠非常人也元延祐初
始用薦者出世蕭山淨土寺公自念圭峯以來累棊相承其
間或絕或續繫執法者之賢否遂發弘誓力持大法晨講夕

演雖至於勞勩弗敢少懈天曆初朝廷新設廣教都總管府
遴選名山主僧一歸至公陞公住景德重紀至元中行宣政
院遣主嘉禾之東塔公不赴時宰臣領院事乃改寶林寶林
清涼肄業之地人咸為公榮公固守謙退遲回不上州牧邑
尹山林友社交疏延請亦不允至第二疏始投袂而起徵然
南山草堂故事建高齋闢幽舍招徠俊乂淛水東西莫不擔
簦躡屩爭集輪下公竭忱開披比景德為由勤法筵之盛不
減東山時公復念許玄度皮道興蕭督三公程師孟汪仲舉
二郡守有修建塔廟之勳立五賢祠以世祀焉至正初順帝
御宣文閣近臣有以公之道行聞者帝嘉之特賜金襴伽棃
衣帝師大寶法王亦俾以六字師號隱然作鎮江南宗門恒
倚之以為重狀元忠介公泰不華守越病旱無以禳令請作
公不可公為爇香臂上以請雨即澍公莅事一紀餘以疾固
辭堅臥崇福庵中未幾部使者持節行郡迫起之允李寺英

于兵公蔚然有為創演法堂及方丈室皆六楹間室以寳三
殺梵典室以修首楞嚴期殿閣門廡將次第經營而時事日
棘公因退處隱博迦室年壽及於八十矣　皇明御極四海
更化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名浮屠咸應詔集　闕下入見於
武樓獨免公拜跽之禮命善世院護視之次日復　召賜食
禁中及還復有白金之賜洪武二年冬十二月得疾乂不瘳
口占辭衆語端坐而逝實三年春三月十日也世壽八十一
僧年六十五越七日遵治命就城南竹山準法闍維收餘燼
瘞焉所度弟子泰來元善如坻性嵩慧朗智僊真詰總該其
嗣法分布列剎者則妙心大用舉亭善現高巖希闡景德仁
靜妻山明善延壽師顗南塔國琛福城大慧景福性澄妙相
道偁法雲道悅小寳林日益淨土梵翔也公神宇超邁伏犀
挿腦長身而玉立義談吐遇王公貴人輕重教門者發論袞
袞弗休其挺已衛道理或不直雖斧鑕在前不少挫其氣中

歲稍涉魔事至中之以危法公不顧下惟却掃日味華嚴其
人一旦自斃然其游心文翰賓接賢公卿燕饗贐遺唯恐不
盡其意永康胡公長孺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巴西鄧文肅公
文原長沙歐陽文公玄烏傷黃文獻公溍武威余忠宣公闕
咸樂與公交函詩往來無虛歲晩歲與安陽韓莊節公性李
著作孝光唱酬於水光山色間尤極其情懇扶植他宗無虞
毛精忌聞其賢也欽祖不暇斷江恩師少林學也薦之主天
衣天岸濟師台衡教也挽之尸圓通至於甄別人品摩厲後
進三宗屢得其人古林茂師之主保寧馭下過嚴楚僧無賴
者數人將愬之於公府公偶遇於旅邸設豊食食之從容謂
曰吾雖不職古林聞其為禪林名德子等將不利之君子以
為何如人不如且巳否則恐罹大咎也衆沉吟良久稽首列
拜而去事遂寢公性至孝自恨蚤喪父養母純至及亡春秋
祭祀無闕且請名臣書父母辭行樹碑於墓生平無躁進意

高麗瀋王遣叅軍洪瀹施大藏經於二浙瀹自負通內外典不復下人入越見公茫然如有失力言於王邀公游燕都將振拔之過吳辭以疾而還持律甚嚴不敢違越撫世酬物終始如一不以久近為異而散其誠逮革代之後囊無一錢唯存書史五千卷盡散其徒之能文者著述頗多未脫稿輙為人持去其外集曰天柱稿錄公自註詩文曰寶林編類聚古今人為寺所作者也嗚呼賢首之宗不振久矣累乎若九鼎一絲之懸公獨能撑支震耀使孤宗植立於十餘傳之後凡五十年非賢者其能致是乎濂總脩元史時闢局於善世院始獲識公公以濂為文獻公門人時相過從慰勞者甚厚及公既歿公之徒總諲又與濂仲子中書舍人璲游乃奉天衣萬壽禪寺住持元瀞狀來求銘濂久未及為而璲為諲請之愈力今諲以材獲選俾返初服為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又移書申言之今家食多暇據狀所書推原傳授行業之詳而為銘文辭雖繁而不敢殺者稱人之善法當如爾也

銘曰 中天調御說大華嚴最勝種智萬有俱含煌煌帝心寘乎逈受吾家之中鑿開戶牖熾權而衰微蹶欲仄不有清涼曷振其頹黃龍入夢綿綿照日首杭尾蟠臺之南北曾未再傳離而去之諸師繼興是考是毗載之則升委之則隆丕弘在人道何行廢奕葉之餘靈承者公寧華茹蕸號為法雄謂彼雜華如來智海於覺定中而得自在帝珠出現寶鏡臨空交光互照真俗俱融不善效之或膠於相若不剗除執非吾障旋光內燭耿耿孤明一法不立廓落無營安住毗盧靈慧自發內外皆空觀心無物出世度人從者如林據摩尼坐揚清淨音旃檀熏心醍醐灌頂香味所加動靜無顧詔下九門召入 禁廷 恩光赫艳佛日增熒賢首之宗非公誰寄慈力之施益焉為至報緣已終輕如蛻蟬定光常寂白虹在天龍鬼護塔陰颭颯爽塵沙有生望門稽顙

題蔣伯康小傳後

吾婺自東萊呂成公傳中原文獻之正風聲氣習藹然如鄒魯而其屬邑東陽為尤盛有若李正節侯茂欽信國葛端獻公容甫監察御史喬公世用通判眉州趙公周錫皆成公之高第弟子或以忠義顯或以政事稱或以文學著傳之當世布之簡書相去一百餘載人猶象而法之嗚呼何其盛也今觀蔣君伯康小傳述其立身行己動法古人阽危之際又能力持其家使勿墜斯可謂之賢矣此固伯康問學之美所由致自非前修流風遺澤有以熏蒸之亦未必遽至於斯也嗚呼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吾父母之邦賢哲嘗與前核後承踵蹈顯之或殊於諸物則民彝之懿皆可以無媿聞風而興起者孰謂後無其人乎故因稱伯康之賢特推其本而言之忠厚君子當有取焉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金華宋濂識

理學纂言序

自孟子之歿大道晦冥世人擿埴而索塗者千有餘載天生濂洛關閩四夫子始揭白日於中天萬象森列無不畢見其功固偉矣而集其大成者唯考亭子朱子而已四夫子之微辭精義朱子與呂成公既已纂成近思錄以六百二十二條彙分十又四篇朱子之遺無異於四夫子也其散見諸言文辭者廣博淵深若未易涯矣烏可以不成編是故覺軒蔡氏與三峽陳氏皆嘗采為續錄以傳退軒熊氏患其去取不同摭朱子諸書之至精者為輯要而於論學論事尤詳廬谷方氏與熊氏同時則又以為門人之所紀錄不盡得其真未若文辭出於親製而無可疑復於百十卷中句抄節析為四十類名之曰晦菴集鈔嗚呼尊朱子之學者諸家亦可謂有其志矣然而備於簡者既不足盡其真醇病於繁者又不能領其綱要二者蓋胥失焉烏傷朱君伯清自幼至老酷嗜朱子

之書每謂人曰朱子之學菽粟布帛也天下一日不可無也伯清既受薦爲　國史編脩上簡　主知特詔按經於楚王府其見於辭章質爲講說皆以朱子爲宗已而不俟引年納祿而歸寄迹浦陽江上日取朱子書溫繹之察陰陽鬼神之運行驗心情性命之發訏明白昭著循環無窮皆本乎道體之妙所見端確所得粹凝於是即朱子精語編成理學纂言書其凡例全倣近思錄其所采語錄雜辭以方言唯恐失真片辭不敢移易氣象或不類者刪之其於文集則節取切而要者載焉凡八千三百條方之於諸家殊適厥中取而讀之不翅親逢朱子在坐而見門人難疑荅問之盛不知其身生於二百年之後也伯清嘉惠後學之功何其至歟世之好著書者多矣特一偏之見稼無根之學肆口詆斥恬不自愧何嘗能窺朱子之藩籬是皆獲罪於伯清者也抑嘗聞孔子天之孝子也以其扶持天地植立綱常爲千萬世計也朱子之

志實與孔子同是亦孔子之孝子也當今學者關倒波隨一惟卑陋之歸伯清能尊朱子之學而扶尊之豈非朱子之孝子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者伯清實有焉伯清名濂官至楚相府長史其父裕軒先生師事許文懿公公則上承朱子六傳之緒其家學淵源蓋有所自云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同郡宋濂序

元故處州路總管府經歷祝府君墓銘

濂朝京師麗水祝君彥方以秦州通判引年辭歸詣濂請其先府君之銘曰昔孝父公榮之墓辱表而銘之矣先君政事文行君子稱之而銘闕未具敢復持狀以請濂受而諾之未遑也及歸離山彥方復命其子金來速曰墓距今五年矣銘其可後顧終畀之無讓按國史編脩吳從善狀府君諱大明後避國諱更之爲大朋字公晃勇於爲學古今載籍皆探索其大旨元延祐初受薦爲武義儒學教諭以出眾照燭陞吉之詹山鎮巡檢吉俗多喜辭訐女婦童子咸習法律如老吏府君至召耆老于庭告之曰所貴乎美俗者以人有忠厚長者之風今閭閻細民不務擇匪人過失惟以機穽相傾擠俗之說薄孰加於此此固耆老不能教誨之失也吾竊爲諸君恥之於是父兄訓其子弟使爲淳篤姦妄帖息既而以親老自見歸用事者惜府君才復起管勾台州杜瀆鹽場場課額固重鹽廩又頻海海潮溢損鹽以千百計竈氓蕩家貲償官猶不足相率逋逃他邑前吏莫敢爲計府君言於　朝得減額三之一及羅童安牛頭諸屯民賴以寧轉處州司獄改永嘉鹽場司丞歲終課增倍郡轉運司才之俾兼督隣邑五場有能聲至正十二年盜起龍泉江浙行中書命攝處州路錄事使擊賊真授從仕郎溫州路錄事未幾辟爲掾屢受丞相命贊諸將幕府多出奇謀尋與大將語不合去十八年使者經略江南歎其勞績承制擢承直郎處州路總管府經歷府

君捐貲財助守臣石抹忠愍公築處州城明年敵兵破栗嶺關關吏率兵近道過府君里府君怒與少子桐山巡檢親兵當道呼曰國家養若曹以備難也今敵來不戰走將何爲請亟返潰兵不聽刲獄獄死之城破府君不復有祿仕意築別業以居服隱者服日與士友遊眺賦詩爲樂所爲詩曰樵隱集凡若干卷如是者十有七年年八十二以　國朝洪武八年正月四日終是月　日即葬焉先是彥方自安陸同知歸省府君謂之曰吾以六物步之當終於卯歲若歲行在卯其死矣夫彥方泣識之既而果然府君容貌環重人望而畏服事母呂氏能孝呂多病湯藥必手製乃進日侍床下忘與濯之節垢積如漆弗顧也呂好佛老家書曲承其意同孝經刊梓摹印千餘卷以傳及卒刻木爲像率家人事之若平生撫二弟有恩其一公榮名載元史孝友傳中公榮病躬禱于祖考請假其壽其一公旦早卒遺二孤兒與己子無異事先

尤致謹先塋在良山月朔望走謁至老不廢建舍塋側分田為祠祀之資佛老舍近塚墓者亦割田與之祝氏散居他郡歷訪其傳序之詳列於家牒里有官橋水漲輒奔捍民頗病涉府君造舟以濟斥田遺掉舟者使歲繕之府君嘗創義庄合族以居建學以淑鄉之子弟志之所存甚遠舉其著者其餘可類推也府君娶林氏宋戶部侍郎覺之諸孫毋儀婦道皆可以無愧前一年卒塟于良山而府君與之同穴男三人長萬慶州路松陽主簿其次名岑彥方也今以字行仕都邑二十年以政事稱少子即嶽孫男八人鐵鏞金錠鉉鑰鍾鉞鐵黃陂縣主簿鏜泗州判官一女適陳慶曾孫男八人濬潛濬溪溢濛淵源曾孫女三濂昔銘公塋墓嘗備載其先官諱里居固知祝氏之積累者深遠矣府君之行於家於邦無不可稱述不亦善為人後哉府君父紹祖之考曾祖詢宋潭州司戶參軍其始遷龍水之祖曰寔以子坦為兵部侍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河南郡公其墓在今宣慈鄉之杉坑至府君凡一十四世云銘曰　祝氏之傳自軒轅譬如江漢遠有源光初受地為封君後微并齊宗始分巡更晉亂遂南奔宣城徙家居信安唐衰五季相嬗吞光祿始基赫有聞龍水之族久愈蕃孟縣死遂史焯勳後生綿延千子孫惟君嗜學賢且文初為求盜化凶頑奸擒為止風還淳海潮擣風圮鹽囷鹵丁號泣訴秋旻騰書城徹達天閽逋逃復返歌至仁兵興晏恭大帥軍指捕山寇如燎豚破家築城酬寵恩國難是赴寧顧身大兵西來捷如神守戍夜遁不敢眴君聞怒視手桯程衆家障道邊且言國何負若棄不棲海內既宴棲丘園目視利祿如浮雲匪惟有政可書論孝友內充外行敦人有其一且難祿刻茲章明非昧昏史著厥弟此其昆比德無愧銘宜均紀揚始終表茲墳宰木有朽名長存

靈隱良禪師遺像贊

眼光閃鑠如秋隼之橫寥廓也威鋒峭崿猶於兕之居踞叢薄也文彩彰灼藻火施而江漢濯也正令揮霍春雷霆而撤嚴霜也紫然而若有着也悠然而無所泊也洸然而不可度也沉然而堪任其託也是無忝佛智之孫廣智之子超然而頓覺者也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八　芝園後集卷第八

靈隱住持横隱禪師瀞公塔銘

嗚呼人之生也出沒氣化之中因成果隨夙有一定之業世雄氏所謂假使百千刼所作業不亡者一旦遇合雖大覺法王亦或有所不免故瀞於横隱禪師之事恒若有傷焉師住杭之靈隱入院甫浹日寺之左右序言曰寺政實繁乏都寺僧司之師曰若等盡選其人乎衆咸曰有德現者稱多才昔掌崇徳莊田能闢其萊蕪以食四衆僕以功舉其誰曰不然師諾之先是勤舊有開獻現之獲田利卒無類比丘請於前主僧代之及現之被選也大懼發其奸私走崇德縣列現過失縣令丞眞不問未幾有徤令至上其事刑部刑部訊鞫既得實以師為寺長失於檢察法當緣坐移符逮師或謂師曰此三年前事爾況師實不知且不識聞宜自辨數可也師笑曰定業其可逃乎至部部主吏問曰現之犯禁尓知之乎曰

知之曰既知之當書責欵以上師即操觚如吏言尚書歷侍郎覽之大驚咸曰師當今名徳也惡宜是有辯審之務得其情師了無異辭於是皆請陝西為民聞亦大悔且泣曰聞草芥耳豈意上累師徳蚤知至此雖萬死不為也師弗顧行至寶應謂從者道昇曰吾四體稍異常時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禪寺寺之住持總虛了公與師為舊游一見甚讙師女弟之夫陳義安時為青州衛知事移戍鳳陽以道經寺中師忱曰吾遺骸有所托矣是夕共斂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慼色明旦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之名泊然而逝實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義安與總虛為其龕斂以俟師之季父至道盡然傷心遣其法孫梵譯走實應焚其骨而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縣大夫及薦紳之流來觀皆嘆息而去其年四月八日至道同其徒結窆於山陰和塔祖隴之側瘞焉嗚呼師初以童子從弘教大師立公於至大報恩寺大師使其祝髮受戒於昭慶濡律師師疑然有遠志韓莊節公性以道徳辭章下帷授徒師亟往從之韓公察其精敏首開以群經要旨次訓以為文程度俯仰變化開闔曲折悉洞然於心肯伸紙引墨思源源而不可遏韓公為之撫几稱善天岸濟法師以佛海大弟子通台衡止觀諸書開講於虎林之集慶師又往從之法師為析三千性具之義及四明孤山同異之辯波瀾浩蕩廳陸高嚴師能一一領解台宗諸大老競以書聘之欲令出門下師不從元叟端禪師說法雙徑山人尊之為當代妙喜師又往從之入門叟厲聲一喝師若聞雷霆聲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叟曰汝果何所見邪復問答四三轉皆愜叟意叟顧左右曰是般若位中人也遂錄為子命歸侍司藏遷掌記室師年已二十七矣久之出世建業大龍翔寺寺主廣智全悟訢公精貫儒釋二家行文為世模範不輕與人見師持盛稱之樂住臨川謂虞文靖公集虞公尤稱之一

留九十日乃遷他若黄文獻公溍柴古忠介公泰不華翰林學士危公素其同辭稱師無異於虞公名聞行宣政院元至正十六年請師出世會稽長慶寺陞天衣萬壽禪寺四方問道者聞風來歸師以氣衰倦於將迎營精舍一區而歸老焉即前所謂和塔處也元云 皇明龍興 詔天下名桑門建會鍾阜升濟幽靈輪番說戒師與上竺東溟日公五臺壁峰金公特被 召入內庭從容問道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塔若將終身焉洪武九年冬十二月靈隱虛席諸山交致疏幣起師主之師不得已而赴未及期年而崇徳之禍作矣嗚呼世之學浮屠者不為不多習教者不必修禪修禪者未嘗閱教師則兼而有之且通儒家言文又足以達其意數闡大論發揮先哲釋門每於師是賴千百人中不能一二見焉竟以無罪謫死苟不歸之於定業將誰尤哉師殁後一年譯請虎丘大師仁公䟽為事狀以廉與師友也來徵銘嗚呼師於死

生空矣譬如雲影谷音曾無繫著何假於銘哉然不見諸紀
載恐無以白師於天下後世濂因詳著其事而勒諸碑蓋誠
有傷於中也師生於越會稽縣父倪氏母嚴氏皆號士族其
諱元瀞其字天鏡別號爲樸隱一時聞人多紀詠之容貌魁
偉襟懷照然如春世間纖弈捭闔之術不識爲何物性尚風
義浙江思公與師締忘年交㫁江卒師爲刋布詩集復請虞
公銘其塔三主名山起廢補壞具有成績壽六十七臘五十
三三會語有錄二卷詩文曰樸園集者若干卷所度徒弟曰
自宗曰梵詠曰梵諤等若干人嗣法而住院者曰禪慧智海
曰龍山普明曰昭福楚㽦等又若干人云銘曰
我覩群生所作惟業黑白雖殊影響無別因緣合并如磁引
鐵神應自然牢不可脫於越之墟降生良緇氣量軒然欲吞
虹霓義理蘊絲自何而推闢其通塗非東魯書乃經乃史載
攷載讀鑿其幽微罔不昭燭形諸篇翰龍錦盈束鄱地雖然
譬逾金玉此亦麄迹盡返其真性具之旨何妙弗臻圓通萬
類不隔纖塵從而學之捷如轉輪文案教筌挪中虎外苟或
滯之觸境斯礙曷若觀空超然無對拔劒一麾千軍咸退本
既茂矣末則有先手握玄珠三鏌道場扶衰振蝕作世法幢
以何因緣魔力遂攖黄金非純斥王多壘笑欸笑之容色非
慍我初無生死亦吾分執升斬風於風奚損古先至人攖縲
函厄委以大順理亦類斯顧茲有衆倚若蓍龜身亡道隨孰
不返思天能勝人是非自定外物去來豈傷吾正我造銘文
用白師行萬里無雲一天如鏡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危
公新墓碑銘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危公
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和州含山縣
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某年月日始還葬金

漢白馬與高橋之祭其子於深嚁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于
天下晝夜兢惕自爲狀二篇言來謁新墓之銘濂守官少暇
久未克論譔十年春正月蒙　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
深在前朝時欲薦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爲同僚
相得甚驩於是詳隲群行而勒文于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
樸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庶子其生而手中有文曰忍因
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晋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
昌之南城唐黄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赤手起兵據劉當
柳彦章于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
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復遷撫之金溪白馬鄉譜圖亡竟
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孫宋景定三年進士通直郎知臨安府
仁和縣事元累贈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護軍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大夫河
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龍友公之大
父也累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
封豫國公永吉公之父也曾祖妣王氏彭氏祖妣劉氏皆封
郡夫人郡之名如其夫母鄧氏黄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至
正二年用大臣交薦入經筵爲檢討公年已四十矣五年改
承事郎國子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脩官轉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郎明年
復入翰林爲應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十三年轉奉
訓大夫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陞奉議大夫禮部
郎中拜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
大司農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復入禮部爲尚
書十八年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次年進通奉大夫御史
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
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階陞資政大夫俄除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孛羅帖木兒入

相出為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
年閏七月元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復起為
翰林學士承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亡迨入　國朝召至南京
洪武二年授以今官三年兼弘文館學士是年冬監察御史
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
而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書大父本黄氏子來繼於
危知公能充危氏宗皆屬之尤切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據
座為人師與同郡葛君將曾君堅黄君冔葛君元哲更相策
警窮日夜不休復徒步走臨川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
梈之門質而正之二公皆折行輩與之為禮吳公至恨相見
之晚凡所著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揭先生傒斯名德
俱尊其過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游金陵
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巖張公以狀元為顯官
少所稱許獨推服公曰危君為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

矣張公入朝遂挽公以行達官貴人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
下更相論薦唯恐失之公之檢討經筵也經筵一月進講者
三講文皆屬公手公嘗敷繹民惟邦本之言以進與領臣悉
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
告邪縱加罪罪在採觸者素請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悦詔
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湩一華囊金織文幣人一端皆
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鈔眾千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
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執政請脩宋遼金三史乘傳
行宋兩都訪摭闕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問學淵深
特命註爾雅較君臣政要公悉心而為之不數月而成及進
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宫人
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
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群辯難公公片言折之悦
而去分監上京輟養錢建監門葺齋舍勸開國以來分教師

之名于石尚書王某致政居撫州構暖泉書院請額於朝他
監官以地無先賢故事不從公疏其立師以訓士子順帝以
公善筆劄詔書釋氏書公辭曰臣官胄監以教化民彝為職
外教之典不宜書無已遂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校經宫學也
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教條置帳曆日書
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復應奉翰林也會
脩后妃功臣傳事多亡逸無據公買餳餅饋宦寺戚里歷歷
叩之復參覆得實乃始筆之卒為全史其在太常也請親祀
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非謹謚法嚴祀典以祛謬妄時翰
林承旨張公翥為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為雙璧
其為國子監丞也損束脩鋟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考于梓
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墾田於雄霸二州相地受畀雖
除荆棘開田幾千萬畝使民有遺民德之其陞禮部也與許
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贊皇太子受王冊故事皇太子謁廟

用牲體百官以朝服賀於東宫公謂克學曰僕有違禮人惟
責吾二人盍正之遂徹牲體而以便服賀其權御史也知無
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録其後官之
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加歹天曆初舉兵欲翊戴明宗燕帖
木兒伯顏等搆殺之公力為雪其冤容城民饑欲益買田千
畝後見鬻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以田券還之公請旌其門
以敦廉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蒙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
部刊行公以無益諫罷之執政居第與燒飯橋近有司希其
意欲鑿石易橋公諍止之降香祀嶽瀆故用金十兩為香函
吏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鞫論誅之
淮南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維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公
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定賑之所全活者甚眾上淮西宣
慰使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宋徐節孝書院於
淮安其官大司農也分治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輸

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田氏聽後妻殺其子公憤之械
既不可治乃為文祭其子民悔愧後妻逃去人扼手相戒不
用婦言其長禮部也時亂將亟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
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恩重情豈能默
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其參議中書也論天下
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為本請專任甘肅行省平章定住總西
方兵勿遣其迎帝師偰軍事用樞密副使普顏不花為中書
參政經畧江南以也先帖木兒貴常為權部尚書領曆安南
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順帝
欲以公兼兵農宣撫使公以疎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以
新營贍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急加切時不能盡用權制銓
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內外官十名上中書中書籍以遷
擢其後吏怠不為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公責吏日
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

高原富民劉強通其子婦婦訴官達刑部吏受賕欲變其獄
以侯赦公以事關倫理遽如法論之其轉侍御史也亂兵掠
易州達魯花赤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
而下以贓得罪獨賀丞相幹欒平章與公不與皇太子書淮
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參知政事也刑部尚書
朵列圖兼興和路總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私從官因椽
述議杖蹤百免其官公驗無發封狀釋不問都事倪晦與劉
哈剌不花同官丞相太不花莫府數以公事恣爭劉怒欲中
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俾擒之會晦至燕都以故入所寄
買馬白金君楚擒其囊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為贓狀上中書
公疑丞為白出之馬德守德州侍所獲南軍千戶楊甲至都
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戶戰敗陷濟南群盜中陳
乘俾詣德軍贖物德械送之非賊也公白宰相釋之楊感泣
曰參政生我枯骨中恩大無以報然參政長者為公法釋我

我不敢私謝期以忠義報可也卒與逆臣孛羅帖木兒戰死
之太醫院經歷徐某藏盜贓盜敗徐就鞫某巳具要官庇徐
爲公從末減使三返公竟不許嶺北行省參政重復初素有
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在稱海宣慰司時取官中米千石公
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得其誣孛羅帖木兒廓擴帖木爾俱
以平章總兵河南漸主釁端公謂御史大夫普化曰養虎者
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欲二人無鬪莫若加其職而分
地處之用孛羅帖木兒為丞相治四川以廓擴帖木爾為丞
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爲不為上言之普化如公
言順帝及皇太子咸以為然會丞相搠思監畏妻不出事中
寢初江南經畧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徽國朱文公為齊
國公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
從祀於孔子廟廷公為御史時亦請封謚劉蕡事上中書皆
寢不報至是公首舉行復為文以少牢躬祭蕡墓禮部員外

郎晏頎使偽漢陳友諒不屈而死公為奏官其子京畿漕國
用不足公奉旨以鈔幣誥勅募民入粟公以義諭民聞者感
勤荷負來輸者塡道至有不願給直者上都宮殿火順帝勅
重建大安睿思二閣公上書諫曰首以二閣為祖宗所建四
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太子大臣亦以為言遂罷其
役其承旨翰林也翰林修史有司曰奉餐錢方為之否則歛
手而坐公謂同列曰吾等以史為職且祿已厚矣奚俟餐錢
而後為邪因次第修之其以左丞居嶺北也和寧為太祖肇
基之地而無圖志可徵公請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尚玄
嘗伏闕上疏言鄭王某之冤公高其義補其子為宣使時楚
逆達兒為僞平章挾私憾殺右丞答里麻巴公曰是尚可以
仕邪不去禍且及即上章辯答里麻巴無罪辭官去居房山
臥不起將相重臣皆以書請不聽丞相史列門來問計公曰撫
軍院誤國至斯不可救矣亟請河南王廓擴帖木爾總兵以

樹毀旬而固守之當時事勢已不可為及再任翰林僅一日
而大兵入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
恩寺脫帽井傍兩手據井口俯身將就沉寺僧大梓與番陽
徐彥禮大呼曰公毋死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位比
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力挽起之已而兵入
府藏吾及史庫公言于鎮撫吳勉輦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
無遺闕者公之力也其入　國朝也　皇上嘗訪以元興亡
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宋穆陵顱骨為楊璉真珈所
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據為祭器公言于上索取瘞之
聚寶山時公春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
寡言笑聞人詆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恒若貧賤時
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赦待制黃君哻等
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衆累持文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
善好義者有皆之者凡事有關於名教可以勵風俗者必為

之乃已居官清愼節儉遇凶歲輒蔬食不御酒食倉吏進祿
米壹七斗時斗可易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奉敕書徽政院
使禿滿達兒神道碑其從子以白金五十兩為壽公卻之曰
國體當爾居中書凡請文來謝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
食者厚賙而生之於嘗請仕公曰賢才未進吾敢私亦乎能
以德報怨參政與人杜翔以公南士欲構公罪翔死金陵公
為文祭之公博學善文辭至正中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
作皆自公出四方欲顯白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傳片
楮隻字者寶秘以為榮有文集五十篇奏議二卷宋史稿五
十卷元史稿若干篇藏于家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趙
氏先十一日卒俱封楚國夫人子男子二人於中至正二十
年進士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州事今為安慶府儒
學教授游登仕郎大都路儒學提舉亦前年卒女六人一適
同邑曾侁堅之子也餘皆夭孫二人長太平夭次德童公未

仕時館於貴谿張氏張恩伐古樹以開家塾有鬼夜叩從門
告公曰吾杏之精也主人將伐願參政生之公卽造張力辭
而止鬼致白金壹為謝公辭及公為參政嘗以滿盈為懼從
陛左丞遂怏怏不樂云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
或投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偉德
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
之學精純之文嘗都顯要之地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亦
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
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固足以不朽矣銘曰　二氣孕精至
文廼生發為川嶽燠為日星天地之文因象以示象然無言
非人奚著往古百代作者孔多迄今有聞其能幾何元興朔
方氣厚而龐後烈宏模蹇盡萬邦積盛而彰寔在君子維八
十年其績甚偉阜益危公起大江西典學爵辭執能與齊在
至正初文爲而隆敷繹聖經以啓帝明中原荐饑厥首告病

公懇而言民為國命同列畏聞吐舌改容當佇褒嘉曰維汝
功往師成均蹉轉有相化其梟嚚趨厥禮讓貝葉之文有詔
俾書非職所宜正色控辭或服勇冠或為宗伯或居中臺或
參廟議孰究弗雪孰善弗褒孰蠹孰莠弗除弗薅白之耀之
予之錫之則之程之扶而植之彼何不愚多言是譬曰匪其
然吾畏後世南風決決耆老論亡屹如丘山以鎮四方經土
日蹙孰不震動謂尚有公恃以無恐權奸肆威盜秉國鈞畏
公有言出為藩臣政亂無章倚勢相戕公駭而吁吾胡可祿
微服宵遁房山是居庶士遑遑如涉失恃　天兵北征驅雷
走霆有耳莫掩燕社已傾公曰國亡吾曷不死公恐不死以
存國史　大明方隆多士景從有　詔任公侍講禁中昔豈
不仕弗獲行道時之可為公則既老維古賢士立德樹勳苟
有弗施著之斯文公文之純大音玄酒道則在茲爵祿何有
孰高為山孰深為淵文之有傳終古昭宣

海東石硯銘二

形圓如日出海東五色寒光貫當中發爲人文亮天功鍼至陽産榑桑玉之英人之章

硯銘三

玄之肓靜重故壽以墨爲守勿輕售弘經演道尒則茹之挨範揚藻尒則吐之如鐵之堅尚欲磨而穿况斯石也乎夜窮晝研翕坤闢乾期逹躋於聖域乎

宋學士文集卷第五十九　芝園後集卷第九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　芝園後集卷第十

上天竺慈光妙應普濟大師東溟日公碑銘

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方夏鴻仁惠澤覃及幽明於是有學僧伽來　詔入京　上御奉天殿丞相御史大夫暨百僚咸在而僧伽魚貫而見時東溟大師年最高白眉朱顔其班前列　上親問以升濟沉冥之道師備述其故　上悅顔衆而言曰適來學佛者唯飽食優游沉薶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之要與何不研窮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也自後數　召見字而不名人皆以爲師榮及建鍾山法會請師說毗尼淨戒聞者開悟時洪武五年春正月之望也師辭歸杭之上天竺山日修西方安養之學冥心合道不雜一念十二年秋七月朔日夢青蓮華生方池中華色敷腴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妙脩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殆不遠乎至四日趺坐書頌合爪而寂世壽八十又九僧

臘七十有三其月十日奉全身瘞于山之西峰妙應塔院妙脩乃具行業來言曰先師有遺言吾死非宋學士不可以銘吾塔執事實與先師游敢援斯故竊有所請濂前年奉揭師見師精神浮動眉宇間戲謂師曰法力所攝師之四體當益強濂歲歲上京師必過虎林必與師談辯如今日也師曰學士固未艾老身石火電光爾烏能久乎遂一笑而別豈意師果脩然而西往乎銘何敢辭師諱慧日號東溟天台赤城人宋丞相賈魏公諸孫志慕空門往肄之廣嚴休平山寺公落髮爲桑門時子庭訓公講台衡之學於赤城師走輪下而受其說依科指授便能領其大義鬬額而長日增而日益子庭嘆曰杖允下峻坂不足以喻其迅疾也北峯之道其寄之以大昌乎自是子庭一屬意於師歷代相承微旨所以扶正斥邪伐異歸同者無不言之師之學況浸穰郁而名動一時矣一旦假寐以見有竹横地下竹上所凝者白將粲然師因以

而贊之及覺言於子庭子庭曰竹捌興竺同音子得就地以食其祿殆在上下兩天竺之間乎子宜亟行師即持瓶錫而出遠度浙河拜竹屋淨公於上竺觀音教寺竹屋見師俊穎輒留之所處頗爭淵師賦詩以述其事竹屋見之謂其衆曰此郎不凡他日當嗣主茲山不可以少年易之為遷焊剛之地遇之如賓友會有營繕之役而施金帛者接踵而至動着僧役揭示氏名以勵其餘選工書者衆卒無以應師揚袂出曰吾試為之霎布雲針精米與發竹屋見之尤喜且曰吾前言果不謬矣翹翹蒼松挺出於荊榛之上者非其類也邪命典賓客再更掌僧籍竹屋既示寂越溪澄公自演福來繼其後越溪甚器師延居後堂之版首未幾出世吳山聖水越溪念之弗忍舍復招還山處以上座以表儀四衆吳楚閩蜀之士聞是而至者動以百計師隨其性實設深而亟導之作人之盛當時罕有其比元重紀至元四年竹宜政院來諸人望

以主列剎而師獲住鳳福歷三暑寒下竺靈山教寺災王正元年宣政使高公納麟謂非師無以肩起廢之任移師住之師至倚普賢大士殿雲閒大姓蔡氏邀師至家施錢十萬緡師過姑蘇大致香楠為材會未幾何大雄寶殿成蔡卒其妻夏氏為刻佛菩薩洎觀自在大阿羅漢諸像黃文獻公溍實為之記四年高公又遷住上天竺子庭所謂上下兩天竺之讖至是益驗矣師知緣契在斯夙夜注心罔敢息遑走募多金之家初脩大殿次建三解脫門次鑄巨鐘構危樓以冠之次營重閣講堂上祠諸祖下為講法之所他若白雲堂選佛場及諸寮宇一一皆完復壘已泰甃通塗自普門達於三門凡寺制所宜有無不具焉帝師大寶法王嘉師法行賜以金襴法衣及慈光妙應普濟大師之號十六年師自念人貴知止圾將焉求竟撾鼓而退隱于會稽山水間飄飄然如野鶴孤雲人不知其為師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公方領宣

政院事遣使者以物色訪之力請還山躬師僚屬來者以上師知其誠復再正法席前後所住凡二十五年　國朝洪武改元始獲謝事於塔院云師軀幹脩偉眉長三寸餘其白勝雪目睛閃閃射人道德餘光所照不問老倪見師經行謹曰我白眉和上來也爭持香華以為供養居常顏面嚴冷片言不妄發即發雖對王公大臣未嘗出一軟媚語至於誘掖後進辭色溫如春陽天台四明所著諸書循環開拔止而復初聽者咸謂披青雲而見白日其在京時輿論以尾官昇元教寺乃天台初釋法華道場不可又廢乃以其事上　聞即天界禪林別建室廬以存舊號請師開山師為升座説法凡府大浮屠皆俯首以聽風聲所被遐邇翕然歸心師所度弟子甚衆其在下竺則圓具等十人上竺近二百人而妙思妙本妙脩為最先嗣其法系者則思齊付梧允鑑允忠良謹普智文會元朽景梵各闡化於一方今繼師住上天竺者即妙脩

也源開法智尊者中興天台之道五傳至此峯為尤盛北峯諸子無不競爽而佛光桐洲剡源為最良剡源之孫曰越溪而桐洲之孫則玉岡也師為佛光再傳之嗣視越溪玉岡為法門兄弟先後同荷大法攝受有情法筵特為江南之最奈何越溪玉岡同年化去而耆德偉望唯師之存巋然如魯靈光徒人瞻敬三十八年之間其弘宗助教有功多矣苟不勒諸圓廟之碑何以垂示罔極而慰學者之思式乃從妙脩之請而述銘曰　人天之際所貴惟誠能貫鐵石可達滄冥世之修學思證無生舍此不務其將孰營偉彼大師為時俊英依科攻義分號尋經春蒸卉木木翻建鐃天廷法儼神豊丹禎出演鴻寶丕昭性靈龍鬼夜聽寶華書零肯昧遺器一混渭涇飛樓矗矗鴻殿亭亭棟吻歟攫碰璃聳瑯函鋒鳳華簴鯨鯨一實所感百物交并有作必起無廢不興惟心所證諸緣負樸塵毫無累體用咸貞聲揭表衷胸合幽明出言

石隱韓昉霜蜨釋門譽槃刹海董程蜀岳象末倚作金城豈
期運蕚遍生呼泓三宗抱處四衆含情魂游樂國魄閟泉扃
世相負廢人文是徵後千百載尚信斯銘

春秋本末序

洪武十一年夏五月　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臣講讀春秋
左氏傳既而曰諸國之事雜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本
末未易見曷若取春秋分記而類入之分記屬人經公說所
述有年表世譜名譜世本附錄等類顛夫之槃但依世本次
第成書先周尊天王也次魯內望國也次齊晉主盟中夏故
列之魯後而齊復後於晉以晉於周魯為親其霸視齊為長
也自齊而下次宋衛蔡陳地既德齊而宋以公爵列於三國
之首衛蔡陳之爵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陳蔡獨後異姓
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于春秋並居其後而小國戎
狄附焉於是文學臣傅藻等受命纂輯編年一主乎魯雖曰

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諸國依前序次各繫以事其有一事而
見及三見者通繫於主霸者之下若重複者則削之訓詁以
杜預為之主凡例所及一一取　旨而後定繕寫為三十卷
自春和門投進　皇上聞而嘉之賜名曰春秋本末　勅內
官刊梓禁中以傳示四方臣濂聞諸師云五經之有春秋猶
法律之有斷例也法律則用刑禁暴以為之範防斷例則斟
酌物情是非而定罪之重輕也是故古之君臣無不習於春
秋使君而知春秋方能盡代天理物之道使臣而知春秋方
能盡事君如事天之誠天衷以之而昭民彝以之而正何莫
非春秋之教也然而尊王賤霸內夏外夷其書法實嚴必當
曲暢以觀其同參互以察其變所謂屬辭比事者始可言也
不然如涉彼大海渺無津涯豈一蠡之可測哉欽惟　皇太
子殿下潛心聖學其於六經之文循環讀之而尤惓惓於春
秋令命宮臣纂輯成書一覽之頃其本末瞭然斯殆以人文
化成天下也歟　皇上以大舜之資善與人同亟命流布於
四海是心也天地之心也臣幸生　盛時遭逢兩宮之聖不
勝慶忭之至輒忘疏賤著其述作大意於篇首其校正無誤
者翰林典籍臣劉仲質國子助教臣備惟德正書入梓者中
書舍人臣朱孟辯臣宋璲臣桂慎鑄印局副使臣詹希元云
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五月五日前翰林　云云　臣金華宋濂
稽首謹序

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
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
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因去依僧寺
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
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
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

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
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
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
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
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
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
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度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
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奴
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
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為即日將南轅
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倀倀無所依
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
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為妄冕曰妄人
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

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
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
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
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
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鵰鶚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
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
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
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潁兵起一
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莫府授以諮
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
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
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
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
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
問之即冕也冕真怪民哉馬不覂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
類是夫

重建寶婺觀碑

婺之寶婺觀祠婺女星始作於唐武德四年初在郡城西北
吳越有國時刺史錢儼徙於子城上西南陬宋淳熙十三年
以知州事洪邁請賜今額元九十年燬于火者再皆官作之
國朝洪武五年秋觀復災主觀道士楊道可與其徒同始者
德生德清謀謂祠星所以休民興役而出於官是厲民也厲
民弗祥乃持曆走境內告于衆庶各出貨泉相厥事而屬劉
仲謀等十餘人司出納之任伐木於大山長谷乘流而致于
城下儆匠傭工覽城增址作正殿五楹間其南為重閣三間
殿與閣之中構為飛亭亭之後先聯屋以合庭霤三門舊在
閣南正直通塗今遷閣東三十步由門循廊西上抵玄武神
祠又折而西始升於閣三門之右別建玄壇廟餘若齋居賓
館之屬各以次就緒而星之像猶未具先是杭州衛都指揮
使徐君司馬嘗出鎮於婺屢徼靈于星祠其在杭也夢有所
見遣使者問所須以像闕告因命斵沉水香為像名其閣曰
靈華而奉像置其上道可復迎其教所嚴事者共祠焉工始
於災之明年越六春秋至十二年冬始成蓋役夫庸錢以鉅
萬計而有司不知州民懽忻趍謁以為有所憑依不可無以
示來者於是道可狩舜走告于濂曰婺以星名州星之庇州
民者甚大宋宣和三年方臘反睦將陷郡統領劉光世討之
兵次蘭溪未敢進夢寶冠羽衣神趣之行且以兵指告劉至
盜黨就禽及謁星祠其像如夢中一指將墜開禧三年大水
先期告守土吏為備民不漂溺景定四年武義山寇為亂來
犯城屯於溪南遇媼富長數尺盜惟問之媼曰城中人甚
皆若是耳盜驚散去元至元十三年郡既降復守元將高興
怒欲屠城夢神諭以勿殺明日以大矢射觀矢返墮軍中見
巨人坐城上雁足城南水中大駭遂下令風民乍不敢戮一
人至正十六年沿海義兵自蘭溪夜叛還謀襲郡城神化婦
人導叛兵食於田間食已皆昏迷失道至城而天已曙官兵
有備遂伏誅此皆彰灼可徵之大者而疾癘旱澇之禱為尤
驗固未易悉數也今觀事幸復乎故皆神靈之所致顧弁記
之濂曰婺女之於婺郡猶參之於晉陽辰之於商丘固宜祠
而祭之然惟有國者得祭禮也民之祭者情也先王之教謹
禮而不違民之情一乎禮則拘專乎情則濫在人折衷焉耳
且田祖先嗇民以其有功一報已猶思之祭之況昭回于天
情賴以為司命者乎說者乃謂自南斗十二度至婺女七度
為星紀吳越之分皆屬焉何獨婺之人得專祠婺女乎是不
然吳越之分固廣而斗牛女之所該亦廣苟以纏度細推之
郡之墟正上直於婺女所星之降祥焉可誣也今道可劬躬
集思而盡力於神無非為民祈福儼如其請特載星之威靈

不測者為詳所以起州民之瞻敬而俾繼承於無窮豈止述起廢之功乎道可字南峯郡人也冲默而與道嗣天師昇以崇真明遠宏道法師之號云繫之以詩曰　帝居昊蒼天中央宰制萬有御陰陽經乾緯坤翕以張百靈環衛粲文章文象洞射下土方州分國列莫厥彊須女下流婺適當赤光熊熊吐燄芒名州建宮自隋唐歷年百千氣愈光神宮巍然過玄蒼彤楹文戶紫檀房高閎飛甍耀煌煌神君之來天門黃電母雷師翼兩旁麒麟駕軿紅霓幢羽衣絳裳雲錦裳東雨灑道塵不揚清氛襲人靈始降即之若無視洋洋山君海王脩典常執玉來覲歲相望奉帝威令俾勿爽蹤跡既兆聽黜威書奎有時吉雨暘麾其舒驟畢沛滂原多黍稷隰有秔地寧天清民樂康誰其尸之神降祥嘒爾黎庶德是將善錫鴻慶惡被殃神靈秉樞帝紀綱帝有正命莫敢攘攘之以私帝所戕神理惚怳誰能詳史臣作詩匪詠荒金石可渝斯不忘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　芝園後集卷第十

宋學士文集目錄　芝園續集目錄

卷第一

長塘黃氏義門銘　鄭景炎傳
傳同虛感遇詩序　竺遠源公塔銘
松隱庵記　無用貴公塔銘
新刻法華經序贊　宣彥昭墓銘

卷第二

傅守剛墓碣　金剛經靈異贊
高峯妙禪師像贊　魚籃觀音靈照女二贊
題恩斷江端元叟手跡後
呂知府墓碑　吳德基傳
新註楞伽經後序　題王魯公授少保致仕誥
胡仲子文集後

卷第三

深裊先生吳公私諡議　吳先生碑
揭少監墓碑　鄧鍊師神谷碑
杜環小傳　東丘侯花公墓碑

卷第四

汪先生墓銘　靈槐詩
儲處士墓銘　熊經歷墓銘
周侍御伯溫墓銘

卷第五

蘭溪法海精舍記　題傅氏誥勑後
跋胡方桝黃四公遺墨後
俞先生墓碑　礲硿子碣
題樓時和勑牒後
恭題　賜和文學傅藻紀行詩後
趙使君像贊　書劉生鐃歌後

跋鄭仲德詩後　永康徐府君墓銘
堉虎軒記　題黄文獻公所書先府君行實後
題李烈婦墓表墓銘後　象山王君墓銘
李信甫墓銘　栖雲室記
卷第六
麗水黄府君墓銘　待制柳先生私謚議
風門洞碑　柳氏宗譜序
文説贈王生黼　太初子碣
朱夫人戚氏墓銘　雲窩軒記
蘇平仲文集序　題余廷心篆書後
卷第七
恭題御製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勅符後
題王氏桃源圖後　劉經歷墓銘
青田教諭黄府君墓銘　安道室記

呂氏孝感詩序　贈陸葯泉道士序
喜友讌集詩序　和鄭奉常先生讌集詩韻
卷第八
孔祭酒神道碑　觀音石贊
夕佳樓銘　丁園銘
趙子昂像贊　吴道玄觀音贊
雲谷偈
卷第九
杭州天龍寺石佛記　大慈山廟跑泉銘
桐江大公行業碑銘　金處士墓碣
王府君墓誌銘　吴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余氏宗譜序　重建龍德大雄殿碑
卷第十
崆峒雪樵賦　飛泉操
青山辭　題方方壺畫鍾山隱居圖
題李白觀瀑布圖　哀王御史詩
送黄伴讀東還故里　蛟龍脊曉圖歌
和蘇編脩游東明山詩　游儒藹贈鄧尊師
題宗忠簡公誥　和王内翰見懷韻
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　題李西山古木圖
東維山房詩　送方生還寧海并序
題送别圖　題隱居圖
和鄭博士見贈韻　題常牧溪五燕圖
題長白山居圖　題林泉幽趣圖
題復初齋　送葉明府
王内翰詩附　題李息齋竹
灘哥石硯歌

宋學士文集目録　芝園續集目録

義門銘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防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熒爝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爲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彝倫斁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委巷刺草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贊王治章人風而挽之於正也世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孝行推於友睦數世不衰真豪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章紫綬之賢卑蓋朱轓之美布列中外未嘗無之顧以豪傑歸於閭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陔白華之詩蓋亦商之末世周之盛德也斯民以孝友著稱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陽黃氏其先與文節公廷堅同所自出有諱度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僖聖諱

珪君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曰逢原生生二子曰逢吉曰逢昌逢吉兄弟亦各生子至十有餘人三世之間孝友無間言逢吉乃碎志竭慮設爲教條旣鑱諸樂石復遣從子宿請濂銘之嗚呼子壯而分婦姑反脣相稽秦之俗已然矣况去古日遠風氣日益漓黃氏能不染於末習卓然不變其恒度寔非真豪傑者耶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惟鄭綺之家已至十葉黃氏知感慕而興起進脩益力焉知不綺若耶雖然許史之稱未足爲貴也猗頓之貲未足爲富也惟孝友積諸躬令名昭于時其爲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立兩間而無愧者諸賢哲而有徵著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於斯黃氏孫曾可不思自勗哉能如濂言擬之張公藝之流他日可剸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濂於黃氏蓋深有望焉銘曰

浙河東疆地曰浦陽厥氏維黃叟升同枝科名陸離世服詩書有儒其冠以義爲藩奕葉共殮視其齋庭左史右經理武繩繩視其旁降前緣後纏燈火與俱至和所形揖讓而升稅然無聲旣衍而蕃實而匪彰三代一家世遺下趨子父割閨婦姑勃蹊十室九衰瀾倒波頹萬夫莫回鼂聲方寘忽聞怒旁軼不爲駕指範建防翼法輔常斯德之允造端非難延裕維艱任重於山如爲高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故隕斯承所以永貞古先典謨厥行之脩其道曷由執敬爲符夙夜究圖百世如初

鄭景彝傳

鄭銘字景彝婺之浦江人世以孝義顯聞景彝自幼濡染之深卓然有以自立面目嚴毅不妄言笑人多敬畏之從父大和司家政察其爲人可成遠大器聘柳先生吳公萊爲之師吳公授以春秋三傳之學發凡舉例會諸說而折衷之景彝耶能領解其趣有所質問咸中肯綮吳公極鍾愛遂相親如

父子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吳公遊景彝與之晝夜相摩切凡天地萬物之理內聖外王之遺古今事會之變無不及之論議旣久精神發舒大肆其力於古文辭吳公品評至嚴一辭稍不脩飭以爲詬病故景彝之文幅尺弘而体式備胡君之文意度踈而波瀾張皆煒煒有光于時之初景彝早喪父事母黃氏至孝飲食必慎擇以進黃氏嘗鱠魚雖卒不可得必徧求之以悅其意會有疾益思得魚已而獲魚羹以香粳上之疾遂瘳奉諸兄如嚴父進退執禮甚恭不命之坐不敢坐蓮塘張翁無子聞景彝賢而有文命爲贅婿景彝能當翁意翁亦以客禮待之然翁頗木訥自重景彝亦自韜秘絕不與人交終日嘿嘿而坐或焚香以銷世慮旣而彈指歎曰吾誦詩讀書亦頗有志於事功柰何贅贅久居此耶黃氏殁其志遂孤景彝居喪盡禮出入必布衰麻幽三年不御酒肉翁大享賓樂作景彝潛避去翁不懌或爲解曰吾從不聽樂其

家法自當爾翁何性耶翁自是不敢强翁既耄欲以資產悉
歸之景夔辭請以俾諸族子翁不可姑受其三之一翁之亡
皆景夔葬薶之他受田者漠如也景夔之仲兄鉅歿以次當
長其家哀痛弗忍請至終喪群從固請乃泣告外姑以歸稍
所得翁之田廬歸于公復自念久居於外不親家事能荷負
者莫如從子渭又宗子也遂為文告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固
虛其席年六十二卒景夔臨事重然諾不苟於取與鮑溪水
惡春漲多漪人景夔架石橋其上潘氏子母老無養給其衣
食終身人又稱景夔為惠人云

史官曰濂聞浦陽鄭氏家九葉同居最多令子弟而授經者
之師吴公先生又一時名士心極傾下之後十五年濂以非
材來繼吴公後始得與景夔交徵諸所聞蓋信景夔出所作
賦數首峻潔莊凝絶以其為人而他文辭亦稱濂方惜景夔
之學未暴白于世且謂玉光劍氣終有不可掩者而景夔忽

作土中人矣不亦悲夫濂與景夔暨胡君皆吴公門人胡君
既銘景夔之墓濂亦不能無情遂述為小傳一通以傳嗚呼
有才無命世之如景夔者不少寧不使濂重有所感乎

傅同虛感遇詩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皇上御東皇閣以靈寶齋科失於文繁詔朝天宮道士提點
宋真宗等纂脩以適厥中而傅君同虛與焉　上既面
受以芟撫之要復賜之坐設進以宴享之酒半酣　命賦
嚴冬如春詩同虛與鄧仲脩次第成詠奏　上前　龍顏
大悅且　親御翰墨成長句一首内史讀示至再既而
留中不下遂令各沉醉而退同虛自念巖穴微臣上承天日
照臨光輝赫繹誠千載之奇遇乃自撰古律二十韵以紀感
遇之盛才華之士歆豔弗置從而屬和之同虛聚為卷軸以
濂侍　上左右親覩其事來徵序於首簡濂聞道家者
流蓋出於古之史官而其為書有皇帝君臣十篇力牧二十
二篇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管子八十六篇皆
言治國之道非但如老聃莊周之所談而已故或者稱其術
與虞書所載者合良不誣也不然漢之用蓋公言何以致清
靜無為之治哉齋科之行符籙之傳特其法中之一事爾欽
惟
聖皇垂拱法官凝神猶清方之臣臣屢蒙　寵眷
上之所以遇下者其禮甚渥同虛感激奮勵中心弗能忘形
之咏歌嗟嘆不已下之思報其　上者亦無所不用其情
猗歟盛哉雖然君臣之際如此　上之有望於同虛者豈
直齋科之文哉同虛誠能以蓋公自期使世之人咸知道家
功用足以濟世而安民信為偉丈夫矣前所謂千載之奇遇
者當在於茲同虛尚勖之哉和詩者自鄧仲字而下凡十又
三人云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竺遠源公塔銘

徑山禪師入寂已久古鄮州男子寶為之銘其序曰禪師諱
正源字竺遠歐陽其氏也文忠公為遠祖而南康其所居也
年二十七受具戒越四十五載當元至正二十一年六月廿
六日壽七十又二而逝其始與卒也大辯和上虛谷靈公以
道德名東南其傳法師也觀音興聖道場靈隱徑山其所主
伽藍也始見陵公公以龍淵城紙炬語問之禪師應之曰焦
石可破層冰公曰破後奚為復應之曰探索乃知公詰曰所
知者何事方思對其語公遽舉杖擊之悚然默籲由是智關
識融外内無礙雖談慧辯動靜皆空叩之者無虛歸之者有
容近者化而信遠者慕而宗又能飾之以文持之以勤位尊
而不以為榮德盛而守之以謙所得乎道而出乎世者也居
道場增其室廬之未備者主徑山森亂兵遺骼之暴露者在
靈隱樓閣皆為煨燼惟其所居獨存頗有神以相之者其建

功勳物之可見者也生之夕夢僧見異於其母及將歿也預告曰期書偈而化弟子分瘞爪髮於道場舍利叢然生其靈異之顯著者也元之帝師聞其賢錫以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之號五主巨刹皆方鎭大臣遣使者所邀致其法浮於人者深也廣化圓伊本覺文煜興聖宗德承天道瓔淨光智聚大慈等若干人其得法弟子也某等若干人其所度學子也悝山其白塔所在也全身而瘞者禪師之意也二十二年某月日其瘞之時也集而傳之者其所說法也法不可以迹求道不可以形著雖無塔可也有塔矣雖無文可也宜無文矣繁其辭者過也故畧而約之畧而約之者古之道也以古道處禪師者余志也謂余爲爾者非知道者也請銘者誰圓伊也銘曰

道之原本無言兮以言求道道豈宣兮有偉達摩號爲禪兮指心見性簡且專兮弊而失宗口耳是傳兮囂訛踏誕欺昏

頑兮虛石嶄嶄法雷震天兮餘音所及聾以顚兮師奮大勇且走其前兮象𤢺獅吼淅幽玄兮五遊名山從者千兮扶壇蹶滯導百川兮洗濯白日光爛然兮有目皆覩照八埏兮文辭如雲來翩翩兮郎而索之以經繫縺兮道且不有矧簡編兮又況幻形同蛻蟬兮闍塔鐫文不愈衍兮有文之文多糾纏兮文而無文道乃全兮師道如弦此遺弦兮因粗解妙在後賢兮

松隱庵記

惟庵然禪師有道之士也嘗謁石室珙公於霞霧山公告之曰子去我而求棲息之所其必松江之華亭乎華亭民富而趨善富則樂於施與趨善則可化以吾佛之道其必有以慶子矣嘗松隱二字授之以行師如其言至華亭郭匯之陽止焉郭匯者去華亭三十里赤松溪之所注也前有查山後有九峯皆先哲示化之地師憶戀記遂結茅而居其中里人吳某聞之捐金帛割土地之精求上願師上勿去遂遇相繼營石與土埋匯增址以相其役而金彭邢三氏以側建爲已任始工於元至正壬辰越二年甲午而佛有殿僧有堂凡而爲門夾而爲廡凡日用之所宜有者皆具取石室所書名之曰松隱庵師恐歲月滋久無知庵之始末者命其徒慧開同淨慈底史可傳請文而刻之夫天下之民未有與人以物而不求報者爭尺布銖金多至相毆詈戕害雖親戚不復顧念至見釋氏之徒畝所有捨所愛累千萬不敢靳者其故何哉蓋我大雄氏以慈悲方便攝受群迷其力足以破貪法智足以祛惑故人樂而趨之庶幾財於妻息而眞顯乎或者不知徒謂釋氏能以禍福鉗制人故有所與而爲之嗚呼是何待釋氏之至淺哉然余有一言焉今之細民竭三時之力欲其室廬之完饘粥之充而不可得釋氏之徒皆生而享之苟不力求其道無忝於大雄氏之教則因果之墩然者甚可懼也有

若師者無求於民而民自赴之其道蓋有度越於人者矣承已成之業者多怠而不知自脩故詳其辭以告後之人豈非師之所願乎師松江人少祝髮於無用貴公中竭千岩長公於聖壽寺遂傳其道後嗣于其席刺血寫經天花繽紛滿庭云

天龍禪師無用貴公塔銘 有序

師諱守貴字無用水庵其別號也俗姓姚氏世居婺之浦江其家業於耕樵每使之行鹽田間師志弗樂也乃同鄉童子從師傳學讀書元至治癸亥師年十八矣入里之康侯山依浮圖法爲僧群僧各分檀越家遇其作齋會輙持鼓鈸應之師又弗樂泰定乙丑師年二十翩然往浙水西日以問道爲事適千岩禪師長公縛禪於龍華寺山師往拜之授以向上一機其坐默究怳若有所契師因弗欲辭去龍華與天龍院隣天龍沙門大道平公方務起廢力挽千岩主之丁卯春正

月笑隱訢公言千岩行業於行宣政院將俾出世住大禪坊
千岩竟遁逃不見使者久之夜渡濤江東走烏傷伏龍山師
復與之俱山有廢刹曰聖壽千岩爲一新之逮命師傾其徒
至正丙戌師還天龍往叅中峯本公斷岩義公梁山寬公其
反覆扣荅不異見千岩時師太息曰千江雖殊而明月則一
吾今後無疑矣戊子之夏退居壽興建庵爲佚老計庚寅秋
七月十日夢大道來別曰吾已棄人間世矣師大驚悲呼舟
往視之大道果告寂後因名所居庵爲應夢黄文獻公爲記
其事云師自是復住持天龍天龍素無恒産募齊民二千家
每臨食時輙取一小匙聚之養四衆大道既建大殿三門兩
序及塐佛菩薩阿羅漢諸像師繼其後益殫志畢慮爲造僧
室與演法堂堂上爲閣以妥吳越錢氏所造大悲尊象又買
並寺之地以爲蔬畦而寺制所有者小大咸飭鐘魚至荅經
唄無舉隱然如大伽藍矣辛丑八月二十日作偈一首副以

高麗淨瑚寄別江淅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公明日趣作浴
事索筆書頌曰一蝸與殼內外繊悉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
龍一指今猶昨撫筆而化丞相聞之大加歎異遣官僚爲具
後事以某月日造慈濟塔院於天龍西崗奉全身瘗焉師平
生不喜長物寒暑唯一布衣戒行甚峻常落一齒其左右撿
藏之中生舍利羅五色燁然日見增長七十有二僧臘五十
又四所度弟子善法住侍德盛等若干人余與千岩結方外
之交揮麈談玄無月不會而師又與余同鄉里故於師之傳
授行業知之實詳銘非余孰宜爲之德盛之請有不得而辭
也銘曰
伏龍之山懸岩千尺雖陟其巔當身一擲軀命既絶萬緣頓
息絶後復生眞体軒兀如摩尼珠其光五色照耀東南不落
名迹天龍一指斯爲獨得無用之用動而常寂化爲樓閣莊
嚴淨域苟以爲是涉乎拘執以空爲楮以無爲筆焯德示後

用垂千億

新刻法華經敘贊

關溪天真禪師竺源達公發眞正心務欲流通大法請故翰
林侍講學士陳公達縉書法華經七卷鍥諸文梓歷三年始
成復不憚涉暑鍚歷來青蘿山中俾余作贊推此法華經王
乃三界大師第五時所説凡六萬九千七百二十四言蓋前
四時之所開演若華嚴則攝妙適均若鹿苑則純攝無妙若
方等則爲攝者三爲妙者一若以般若較於方等減去一攝
而其妙正同度門雖弘皆未能攝收群機唯至法華開權顯
實而使藏通別三者咸歸一乘所謂純圓獨妙者也嗚呼世
尊五十年間說大乘經諸佛境界不共三乘位次者其尚有
加於此歟書寫而刊布之宜也斯贊之所由作其辭曰
維妙法華經中之王如山宗岱猶河趨海其義云何大寂定
場獨一乘法無二無三大眞比丘微彼哲士鼓舩翰力寫巻

凡七其初筆自片言之微漸成文句遂析品第中間無冥歷
沙默書縱横順逆左右鈎連諸變幻事一一皆從三千性相
熾然出現若正若依以及假名攝歸一妙無餘欠者虛空有
盡而此功德歷刼無盡法界衆生與佛眞身本來不異錫號
而與至於日沒擾擾前塵分別影事妄勝眞迷不自覺知入
生死輪如來衰愍以方便故說大乘法蘇迷盧山廣博高勝
或可扶持此脩多羅未易得聞乾闥婆城日高則隱或可拴
捭此脩多羅未易得聞優曇鉢華千年一現或可獲覩此脩
多羅未易得聞我今讚揚實本佛言初非誑語諸有情衆生
希有想生難遇想生精進想或於其間領解義趣不昧一心
相由是空法由是假中體絶待三一圓融脩性冥泯大光普
照明了無礙彈指之間證無上慧洪武十三年夏五月十五
日前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景濂撰

故溫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誌銘

始瀛洲學諸暨時與烏傷樓君彥珍浦陽宣君彥昭鄭君浚常浚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門方氏之義塾塾師乃吴貞文公立夫蓋鄉先生也彥珍最先還而瀛與彥昭浚常兄弟講學將一期嘗夜坐月白侯公戰浚攜手出步月下時皆美少年不疾事歡跳踉偃仆為嬉戲或相營蹙或角觝其力至不勝乃止獨瀛樸纖易侮不敢時相逐為戲彥昭於其間尤號雄俊彥昭頎目穹鼻須髯森然如戟顏面鐵色類河朔間偉人見者莫不畏之已而各西東散去浚常仲舒之燕都客太傅右丞相家馴致顯仕浚常官至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仲舒累遷太常博士彥珍受太師德王薦為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彥昭知印行宣政院以年勞入選擢承事郎溫州路平陽州判官轉本路總管府判官歲辛丑浚常早卒後九年己酉彥珍亦卒又四年壬子彥昭亦受誣以死其幸

存而未死者唯瀛與仲舒爾浚常彥珍之墓瀛嘗為之銘仲舒謂瀛不可獨後於彥昭嗚呼前後未五十年而世變不可知者已如此銘其可足恃耶雖然不敢辭也彥昭姓宣氏名其諱也世為浦江人生長富家而不染綺紈之習別無嗜好唯躭書不知休或請脫衣巾以憒亦不斷入仕極清白凡所當之物必取給于家毫分不受於民任平陽時吏隸畏其不相容各去而更他業儒生有百畝之園為勢家所侵雖屢訴有司稍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彥昭立斷還之儒生函金為謝彥昭叱去曰顧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彥昭惡豐奴陰受之陽縛就地持杖大聲曰儒生所送金何在豐奴號泣曰某實不受金彥昭釋之曰吾姑試汝爾後十日儒生畫菜一本裝潢成軸入謝曰判官清苦敢以一菜為獻彥昭曰是雖微物終有私意存遂題識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壟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之辭亦然絕無證左者彥昭命裂而為二並驅出使隸卒踵其後軍忿詬不已民曰汝自失壟於我何損耶隸卒以聞彥昭杖民令買壟償軍其在溫府治聲如平陽會大俠起東海來攻府城戍將問計於彥昭彥昭曰此烏合之衆耳宜帥精銳大開城門擣退之寇果敗北自是屢戰屢捷戍將氣驕頗易之寇乘隙入城戍將被擒而彥昭亦受縛彥昭瞋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構亂邪寇怒欲兵之民翼蔽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寇義之而止彥昭得解夜縋城而出請兵於方嶽連帥欲為殄滅之計無有聽之者彥昭知時事不可為歸臥孫井山中已而元亡

大明受命有詔起江南文學之士而彥昭與焉

上將官之彥昭辭以疾不受復還故山彥昭之兄財賦總管府知事彥高風流醖藉為多士之冠彥昭與共論上下二千年治亂至抵几太息間採觚成詩酬答不已襟懷沖曠外物若不能攖之兄弟又善音樂遇風日和麗對坐海棠洞底取

檀槽琵琶弹之侑以樂府新聲醲酒仰天而飲不至於醉不休會婚家乾沒里氓田氓趨登聞鼓訴冤誣彥昭關通州縣以致事不直彥昭實不與聞也逮彥昭至刑部婚家引伏部吏并罪彥昭彥昭抗辭曰我實無罪奈何不為白行當於陛前辯之吏怒下獄幽之彥昭氣憤憤無所洩不食三日死口鼻出涎涕凝結鬚上成冰實洪武壬子正月某日也壽六十其子騏收骨歸葬於某鄉某山之原禮也彥昭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嗣良母某氏娶方氏生三子長即騏次騶次駱女一適洪某孫男三某某某嗚呼彥昭之事行其都凡如此瀛謹為序之皆出於人心之所同不敢以私好變易其辭蓋期傳信於來世云復收淚而著銘曰

非學之弗穫胡乳之而使乜耶非才之不揚奈何不得以伸耶百齡幾何孰為短長達人大觀其得喪同均耶墓草荒涼青而復黃寧不使余感舊而傷神涕洟而沾巾耶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一　芝園續集卷第一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二　芝園續集卷第二

傅守剛墓碣

自梵氏沉骨之俗成，雖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魚爛河決，不可救藥。君子每為之太息。有若傅守剛之事，其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守剛之父歿，其諸兄具棺斂已，舁出中野，縱火而爇之。守剛勢不能止，哭踊將絕。爇已，編荊成筐，實以象泉。拾遺骸以歸。守剛欲夜半恃去，會守者嚴，不果。明日諸兄捧筐至大澤而投清泠之淵。守剛尤痛憤之深，俟諸兄還舍，解衣入淵中，且泣且拾，堆寘沙上，脫所服緼袍裹之，奔告于先子尚書府君。府君命留閣房中，設几筵，使其父之友賈明善斂木造小櫝藏之。適堪輿家趙翁自城南來，憫守剛之志，為擇地一所。守剛儥書而買之，負土成墳，手藝松栢於四周。其兄怒以其舜先也，欲發而出之。予仲父文友君將挈守剛訴縣，乃懼而止。至今松栢蓊欝然成林云。守剛諱數，柔守剛其字，

余之所命也。傅氏金華好善里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肖說，皆農家。守剛年十二，始入小學，時牧牛山澤間，輒挾書誦不輟。洎長，登貞文先生吳公立夫之門。當是時，來受業者多貴人家子，車馬煜煌，冠服鮮麗，燁然如神人。守剛麻衣菲屨，厠其間，怡然無難色。日受公教，學識益凝定，出言必思，力踐蓋粹然儒者也。間出為詩，若文亦光潤可觀。父病，守剛往致醫溪，漲不可渡，守剛立水濱，終日望天而泣。或偽之以大綆，貫腋挾之以渡。醫見其情辭悃欵，惻然與之還。脉已，曰：此天相孝子也。稍緩，一夕疾不可為，已藥之瘳。守剛諸兄不知書，競劃户自私，先業恣其取，不與較。守剛貧無所於歸，出為閭技童子師，久漸能自存，遂娶天台王敬授某之女為配。年過四十生男鵬，鵬絕愛之，項刻不見鵬，鵬意輒不懌。時撫鵬，鵬項曰：吾之命其繫於此乎？吾即死，不為餒鬼矣。余家潛谿，抵守剛所居不三里，每遇正月一日，必來謁。數年之間，風雪不易

也家人每具饌以俟且曰傳守剛其將來乎言未既守剛生
鬼事作聲欬聲矣為之失笑守剛忽謂余曰數柰老且死鵬
鵬眉頗好似能讀父書果如是目瞑九泉下矣予自徙稼家
瀋陽青蘿山出仕于
朝入翰林為學士久不知守剛死生洪武十二年冬令還金
華省先墓忽有白面少年拜于庭問其姓名曰我鵬鵬也曰
爾何為服衰麻乎曰先人不幸以今年春二月朔死矣問壽
幾何曰六十又七矣曰塟乎未也曰死後一月權厝家西東
阜之原曰爾今同處者何人曰先母早二十年女弟當亦歸
童某今獨侍繼母童氏以居且曰汝頗知學乎乃袖出詩文
一鉅軸及用經史事隱李翰家求三帙以進予讀之見其達
辭豊縟而考事綜博嘆曰守剛有子矣余既歸蘿山鵬鵬持
其父門人童徵所為狀來請曰先人制行一出於誠慤闓人
善不翅若已出見人為惡輙攅眉而避并曰一炊啜白水以

代羹若享太牢鄉人咸以為賢部使者潘公觀聞而薦之先
人以疾辭卒落魄不偶以死臨死執鵬鵬手泣曰吾生無功
於時死當擇不食之地埋我宋先生最相知得一銘勸諸家
上不翅足矣言乞而終唯先生矜而遺之嗟夫若守剛者安
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為之銘曰

守也篤特立乎獨不受變於俗是謂踵君子之躅

金剛經靈異贊

杭州周緝頗知書聚二三童子講習市中日誦金剛經甚謹
童子閔生騙翻佛前燈油染於經杭之民俗凡經像弊汙輙
投濤江緝因束以紅縚傚其俗行之時元之大德庚子也越
三年癸卯經留還於舊所半為潮沙所裹而紅縚如故緝驚
喜與吴門僧除拂去沙塵其粘綴者逐番分析之徧請叢林
開士題識左方後八十一年當　國朝洪武庚申經入
沙門宥悌之手復重加裝褫即南屏山中請濂說贊贊曰

至誠動物靡間毛髮此感彼應如磁引鍼況乎契經世雄所
說至心受持朌咨如響昔周氏子朝夕嚴事經有染汙投諸
江潮閱三春秋留返元所經實爲成難同鐵石非金剛力焉
能不壞經無羽足不能飛行非金剛力誰挾而至由此而觀
佛語所在百神訶衞無能捐者然而此經脉翰所假雖載佛
言靈從何起世之法藏所模經文充棟汗牛未聞皆驗應知
萬法實本一心由心誠故而經應之心靈經靈理無疑者是
知此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神通妙用一一具足不假外求
有能精進入在上乘證妙覺位亦無留難今因贊經推而達
之使作佛者此心即是善思念之慎毋退轉

高峯妙禪師象贊

目光凝定橫破大千戒躰圓明直探性原青山萬仞不出死
關名高天下法留世間

魚籃觀音靈照女二贊

惟觀世音誓救群迷現不實相變兹斯須破凡夫執返乎物
初一真所播萬境自如

惟靈昭女入不思議以般若種得方便智聚首而談無非實
際至今靈光照乎天地

題恩斷江端元叟手迹後

予秀從鄒文肅公遊輙聞以仁恩禪師經實似道甚詩有權
推三朝位三事秖應知已是僧彬之句最得詩人優遊不迫
之意蓋似道歷三朝宰輔徼然以周公自期一旦敗亡在朝
公卿弗恤之在野士君子弗恤之海內蚩蚩之民亦不卹之
其卹之者惟承天主僧彬木禪大焚遺骸授其仲子歸塟會
稽之附于兩耳似道誤國之罪可謂上通於天使其地下聞
此詩將有餘愧矣此實十四字史評有關於名教甚大今因
將藏主以禪師手跡與元叟端公山居縋聯為一卷詣余求
題故為跋詩之義若此山居縋寄與高遠綽有寒山子之風

學道之人競能傳誦之兹不復深論云

故嘉興知府呂府君墓碑

元至正之季民反處州為盜轉掠而東陷永康婺諸縣縣驛弟穿永康太平里大族呂君文燧散家貲數千萬與弟文烽合謀募里壯強子弟得三千人將之與盜屢戰盜敗走復其邑斬獲甚衆呂氏之聲聞東南朝廷三授以官皆辭不受用事者疑讒殺其弟卒不敢怨而為之盡力大臣義之承制表其閭而復其家婺之巨室細民幸不遭盜者悉歸功呂氏是時永康有呂氏隱若巨鎮焉

今上皇帝既克婺君族人籍兵甲以君名詣轅門降

上大喜特立永康翼以君為左副元帥兼知縣事時君以事留杭未返命其弟文烜攝之君還復召為營田司經歷改中書省管勾江西行省都事權知廬州府至官三月浙西平更授嘉興知府累階某大夫松江民作亂襲嘉興君覘知之走

使者告李曹公文忠賊始據城曹公兵即至遂就擒諸將欲屠城君爭曰據城者賊也城中民何罪釋不屠民德之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闍婆國洪武三年十一月次興化有疾十六日卒于驛舍四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東陽縣興賢西立之原年五十四君有德於鄉鄉人聞其卒皆哭泣相弔喪歸耄倪迎拜於道數十里不絕卒之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盜法死者數千人有司以君嘗署名公牘例籍其家上特詔歸之曰吾知呂文燧誠信人必不圖姦利且殁於使事可念也時呂氏家逮繫縣獄鄉人哀之如親戚及　詔歸其家乃皆舉手相賀君子由是知君之德及人者深也君字用明文燧其名也其先有諱玫者自河南來遷玫玄孫浩上書宋孝宗朝脫父兄于詔獄孝宗崩行喪三年浩弟源以行義旌門皆有恩於閭里源玄孫綸仕元為永康尹君曾大父也太父汲父機母某氏初君之大父嘗脩上世所立義田以食族人置學以教子姪至君踵其志卒成之君為人如懦夫至其奮發於義不顧利害必達乃止蓋其所從來遠矣君娶戚氏三子曰堂曰塽曰垍後季父文炯六女其三人適同邑胡海金華戚誠道東陽俞文璉餘未行孫男二人堂既葬君乃謀於弟曰先子之友固多其同朝仕而知先子者惟太史宋公太史嘗銘天下賢公卿大夫其言可傳信苟以墓上銘為請必不忍辭乃以君族弟榮狀來請君之政蓋多可稱余不能知然其最大者活永康嘉興之民書其大使人可推知其餘也銘曰

天之所爭智名勇功或易於始而艱其終呂君之興秉義孔偉散金聚兵以禦狐鼠既克有成不居其名錫命者三辭而弗承匪徒辭之以俟

神聖莅鉞臨城解甲請命左綰將符右綰縣章孝也攝之於君有光起司營田亦佐方嶽章服有儀爵為邦伯自廬而吳千里是經相其良莠以撫以誅擒脈跳踉弄兵陷郡陰擬王

師貪斬以徇將怒請君亂民可屠君爭不從萬家獲甦不璿于崇而淪於遐吏採深文幾隕厥家家之存完由

天子明

天子不遺由君之誠君德甚多鄉人是思載德登碑于以悼之

吳德基傳

吳德基者名復登之蘭溪人也其父景奎故為儒鄉人師尊之酷好為詩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雨濡其衣弗知也德基少受學鄉人先生黃吉學春秋後遇有奇材長通諸史為文辭頗學司馬遷班固最好書尤工行草得之者藏弆為榮元季教授鄉里名動一時國朝取婺李曹公文忠為浙東省左丞聘德基為郡儒學正李公數與語知其才辟為掾稍疾而辭有司舉于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其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德基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偽有所發擿一縣驚伏德

基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名使前與語弗加咄叱
民感援丞捂相爾汝弗責也有微詞名其大姓生之廡下好
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爲
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挾法詬辱之玉成兄
子玉汝怨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家刼奪家人歸且縛瓊輝
連逋篡之至家解木藁殆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詬
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
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邪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
辱爾邪曰數人爾曰汝械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
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何及耶
瓊輝良久曰吾恨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命德基乃捕
操藁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
罪拜之事遂止兩家皆叩頭曰公强我事德甚弘感願有所
所獻德基却去縣令周以中劾至名民輻輳至郡不得特至

鄉名之一民逃去命卒訾之不肯伏走入山罵令曰官當在
縣何以至此爲令怒吏卒因以語動令欲詿一鄉民圖賄利
獲六七人下獄扁鑰甚嚴卒方往捕未返鄉民大駭德基計
民無罪自出巡獄叱卒釋之卒以它辭解德基趣碎獄門遣
之曰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令怒曰民無道衆辱
我君乃釋之何輕我至是耶德基曰犯使君者一匹夫爾其
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令意慙乃已其
俗好淫祀有蛇出戶限民怪之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德基罪
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爲丞六年去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
他吏用法急南康民作亂命師討平之死者過半南康民泣
曰我吳君在寧有此禍乎安化鄰古三苗其土豪多糾民爲
兵既盡降萬夫長易俊原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
谷保險自固郡邑患苦之江陰侯吳良承　詔求餘寇已移
檄旁縣兵且集名德基計事德基曰易民未有反狀奈何激

之使生變手不若先以計致之累反用兵未晚也否則出兵
無名民先受其害矣願君侯熟慮之侯曰令之言然吾爲令
徐之德基乃屏吏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
對客德基謂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令不出大兵
且至一縣民皆爲齏粉然殺一縣父兄子弟者易俊原非縣
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惟明府哀憐之德基謾曰俊原或未
肯來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矣明日其子及麾下
至如德基言兵止不發既而盡致其麾下惟俊原一人度其
勢孤乃招之曰君侯願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
縛送京師事平民按堵無擾江陰侯檄取故兵之爲農者民
咸自疑驚奔相告勢甚危德基爲耆老諭民曰侯所取者兵
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德基
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功
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

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歲
入朝擢知萊之濰州事民言官驢四十匹衆守核其孳息狀
與籍不合曰驢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欲責
欺罔罪而徵其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德基獨戒民勿償守
怒問德基雖不償驢何辭也德基曰民實不欺妄烏可責其
償
國家富極海內爲吏者宜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
少數匹驢耶守語塞德基因盡不便者數事守不敢復言并
諸縣已償者皆罷之山東民願以羊牛代秋稅者官從其言
德基與民計羊牛後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獨教民粟他縣
牛羊送陝西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令役千人
部送鄰縣牛德基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
人代之脫道中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奉命德基爲吏不
求威名以愛民爲先尤重獄事凡有訟名受訟者面直之釋
其怨乃已不忍置民於獄獄爲空當有追需於民不務逮捕

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湧民視他所資值裁十二三所至民
樂其簡易而感之以爲愛己居灘二年會改灘爲縣名還灘
民遮門抱其足泣拜曰自得吾父雖民膚無茍癡今舍我去
頓得雙穫事之以慰我思其得民心如此德基至京師逆謝
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爲德基文甚御特亦致
仕將歸呼德基謂曰若頗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
濂曰
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如保之之道乎德基
謝曰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戶絕世吏勿與交吾之教子無
以加于此矣德基至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太
史公曰世俗恒謂儒者少功顧非儒者爾湯之興以伊尹周
之興以周公此獨非儒者耶何其功之大也彼世之儒者其
號則同其誦說則同其所操守者異於伊尹周公者多矣豈
特少功哉謂之不足用可也然其間有足用者不可誣也俗
吏以嚴急督責爲足用謂儒者爲儒緩績事而不知得民者
非儒不能也以予觀於吳德基恂恂不大聲色而衆庶安其
政既去而思之視世吏之督責者果孰多耶德基之政固世
俗之所哎者而其心誠愛民有足取爲古所稱平易近民豈
弟君子非德基之謂耶所謂難與俗人言其此類耶

新注楞伽經後序

皇帝既御寶曆丕弘儒典參用佛乘以化成天下且以般若
心經及金剛楞伽二經發明心學寔爲迷途之日月苦海之
舟航乃洪武十年冬十月　詔天界禪師臣宗泐演
福法師臣如玘重加箋釋明年春三月心經金剛經新注成
已徹
睿覽秋七月楞伽注又成
上御西華樓宗泐如玘同侍從之臣捧進
上覽已悅曰此經之注誠爲精確可流布海內使學者講習
焉宗泐即奉
詔鋟梓於京師天界禪林如玘還杭之演福私念與宗泐同
被
上旨豈宜以天界爲拘乃刻二經於演福獨楞伽卷帙浩繁
未遂厥志蚤夜以爲憂淨慈禪師臣夷簡乃爲撰疏勸諸同
袍暨衆善者助成之起手於又明年夏五月至冬十一月訖
功費錢三千緡云爲楞伽一經具藏通別圓四教大旨所以
斥小乘之偏破邪見之惑無非欲顯圓宗自覺正智而已第
其文辭古奧讀者昧未易曉東都沙門實臣嘗爲之訓詁援
據雖若該博而於經意多邈然不相入胥臺雷庵受公徒篩
胥臣之緒論自不能伸一喙二者咸無取焉唯柏庭法師善
月依天台教旨著爲通義曼然絕出常倫苟以經文顯白者
正之亦未免有遺憾他尚何望哉如玘以辯博無礙之智粹
盛此廬藏海台衡之書無不硏摭故其論著雖有擬於柏庭
反覆參驗務不失如來說經本意宗泐又能裁度旨趣約繁
辭而歸精當遂使數百載奧文奧義煥然明暢誠亦可謂靈
承

皇上嘉惠烝民之意弘昭大覺立教度人之方者矣嗚呼佛
之大法惟
帝王能與之宗師能傳之今一旦遭逢如此之盛讀是經者
小則當思遠惡而遷善大則當思明心而見性庶不負
聖天子之大德哉是年冬十二月四日前某官某再拜謹題

題王魯公授少保致仕誥

右宋王魯公特受少保致仕誥一通係紹熙元年五月一十
二日所降者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八月魯公由樞密使拜
相十五年戊申五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判衢州尋即奉祠
十六年己酉二月光宗受禪八月魯公以毋喪致疾而薨是
年仍稱淳熙十六年至十二月始詔改明年爲紹熙元年是

為庚戌之歲誥之出給合於魯公未薨之前乃在既薨十閱月後何耶宋自宣和以前未有既死而乞致仕者南渡之後禮文凋喪雖宰相輔臣考終於位其家已發哀即服降肯給賻方上謝事之章而朝廷復為之告廷出命如其未死時此最有爭政理其後吏部郎嘗以為言終不能行而止此誥未免循習當時故事而未之或改也者不然誥中所謂尚克全於德爵及益高沖致永介壽祺之語皆生前事何故追而書之其為後來補撰制勅當無疑也惟魯公忠君孝親大節偉然故其相孝宗獨至八年之久同時秉鈞軸者唯梁文靖公前後七年可以配之餘人皆所不及謂非得君之深者可乎蓋必有其道矣魯公五世孫葯雅飭君子也持卷索題甚切會病痁新起精神昏昧謾掛漏而書之洪武十三年八月己未朔前翰林學士同郡後學宋某謹識

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謇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脩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瀛嘗以為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還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慊吾意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卹也身之賤貴弗論也行之為事功宣之為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視古今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道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闇古之人畏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儻儻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吳公亟稱歎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為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脩德愈邵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為至也

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

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為衢州教授會脩元史復薦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為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為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為當其所著衡運井牧皇初

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為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雖瀛亦不能盡其詳也瀛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為圖其傳來請序之瀛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別號云洪武十三年秋八月癸酉前翰林學士云云同郡宋某謹序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二　芝園續集卷第二

深褭先生吳公私諡貞文議

斯文天地之元氣得其正者其文醇得偏者其文駁世之治
也正文行乎上則治道脩而政教行世之亂也正文彛乎下
則學術顯而經義章斯文之正非謂其富麗也非謂其奇詭
也非謂其簡澁渙漫也本乎道輔乎倫理據乎事有益乎治
推之於千載之上而合參之於四海之外而準傳之乎百世
之下而無弊若是者其惟文之正者乎文苟得其正則於參
何足以累之浦陽深褭先生吳公天賦絕人精識邁古唱嘆
六經以求其道發敘百家以盡其用貫穿該博洞視當世瓌
瑋弘大不愧前古其陳理也明而嚴其叙事也精而當其遣
情也周而婉其賦物也深而適年未弱冠志意所然憤見夫
之不恭則欲蹈屠庭而陳説覽時政之多僻則欲告時君以
仁義以聖人之志莫顯於春秋也則排異説而務得褒貶之

中以三代之政莫著於書詩也則累傳注而務得理事之實
以亞聖莫盛於孟子也則斥史遷之妄而傳之以詞賦之祖
莫忠於離騷也則法而式之以古樂府之作隨三代而升降
也則撰而次之搜抉隱伏縋斜詭譎神行電逝川流石止傑
乎雄哉先生之於文可謂貞而有則矣先生既不喜仕後用
薦者爲長薌書院山長而終史臣嘗附于元之列傳門人私
以淵穎易名或竊病其未穩於是更諡曰貞文先生庶使來
者知浦陽之文自先生始大盛而正文之不遇可爲當時惜
也

吳先生碑

元國子博士吳先生既卒三十有七年其子今翰林待制沉
告于太史宋濂曰先君學行海内靡不聞之然知而尤詳者
莫如鄉人鄉人知者衆矣好道而諒直者宜莫如子爾其傳
俾久弗忘非子之屬而誰屬濂於先生固弟子行奉執筆從

士列咸歸教所暨且與沉友老矣寧敢卒辭先生吳氏諱師
道字正傳婺之蘭溪人少喜於學不督而勤始爲文辭輒驚
駭長老未冠讀真文忠公書大悔初所爲非是即以聖賢自
師時許文懿公以朱子之學淑學者先生持所悟識造門質
難許公甚禮敬之授以所受心領意繹日闢歲化歛戢充擴
刻削就規矩粹然有闡於時至治元年舉進士登科授高郵
縣丞階將仕郎漕渠決之原陸漕不通先生集工隄之三年
以外艱歸服除改寧國録事轉從仕郎天曆元年徵江淮兵
過郡將弗檢下兵白晝揮刃戟走市怖人攫貫貨不與業揭
道上縱火焚廬舍橫甚自郡守以下皆畏懾不敢治視民戚
若不知先生曰兵無狀賊天子民不治且不可制索爲從數
卒行市捕得縛市門榜掠令衆衆譁擁伏呼曰何録事乃敢
捕吾曹死耳不忍爲人辱以縱録事先生聞之獨出諭其衆
曰録事儒者易欺故殺者未録事不汝縱也衆駭貽不敢有

言退相戒曰它人易凌慎勿犯吳録事明年饑先生平價勸
分得粟萬餘石食城中民既而宣城民仰縣官食者三十三
萬口廉訪使者以先生能吏檄攝縣振饑悉召大姓第其家
爲九等出粟有差得三萬七千陸百石饑者以不殍死又明
年春未麥先生白廉訪使者請諸朝發官廩十萬計使者亦
遣椽吏出旁縣獲鈔數萬定選廉察吏賦民先生任三
之二籍民爲曹伍以次呼名受錢粟稽勇充庭中若無一人
然有既受而易服重至者先生目吏取其人於衆中詰之具
伏左右相顧疑爲神明居五載修教脩完事治姦息廉訪使
者薦于朝以疾引歸皇紀至元之初遷文林郎池州建德縣
尹新孔子廟堂齋學舍豪姬侵郡學田七百畝郡下先生問
狀按圖繩豪民歸諸學建德非荼區民苦荼税先生言不便
報蠲税民頼之中書左丞呂公思誠侍御使孔公思立薦先
生經行高宜爲人師召入爲國子助教階承務郎踰年陞博

士進儒林郎先生盤着中朝者久士子聞先生至喜曰是婺
吳先生耶相率持所疑問開以機鑰皆歎服去先生因推
所聞陳說誨諭端簡嚴肅經義一本朱子排斥異論有詆朱
子者惡絕弗與言初許文正公衡在成均時宗朱子以為教
其法具在先生守不變學者信嚮如文正時葉林近臣復薦
先生才任脩史未報至正三年先生以內艱南還明年江浙
行省中書當大比聘先生去取士疾作不能行上書請致其
事八月十七日卒家壽六十二既卒命書下以奉議大夫禮
部郎中致仕五年九月十七日葬銅山鄉中原之原先生之
先居信安四世祖杞徙蘭溪曾祖輝祖儒宗尹國子進士考
臬世父幸無子以考命後之幸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妣
龔氏贈宜人先生娶徐氏封如龔氏二男子長㴱先卒次沉
也一女適徐虎臣孫男若干人先生於書無時不觀故無所
不熟涵畜淵邃不可涯涘為文務自理出暢而不紫崇而不

矯有蘭溪山房類稾二十卷易書詩皆有雜說通十卷戰國
策校注十卷緜守居園池記校注一卷敬鄉錄二十三卷自
聖賢之學不傳篤信者失之拘而不適於用喜功者失之詭
而不合乎義二千年間非無豪傑之士而功烈不少見於世
者不以斯耶宋之君子後先繼出推明闡抉疏闢扶樹理無
不畫事無不備雖聖賢復生為後世計無以加矣然而卒未
有繇其說而大有為於天下者豈非有志者鮮哉先生蚤有
所聞尊而行之守道而不遺乎事致用而必本於道施其緒
餘於郡邑已足以震耀當世使假之以高位而獲大行被其
潤澤者夫豈細哉卒止於斯謂之天也非耶雖然觀其所自
立不既偉矣夫銘曰
聖學之傳猶日麗天光華赫如照被八埏有足者行有目者
覩致用成功咸以日故使日自明明不照物雖曰行天何取
於日其或畜焉而不能退如膏與薪厥功幾何道積于躬用
見千世微之一毫大之無外在聖有作佐商造周天地含
嶽立川流區區霸功曾悖於道卑曲偏岐膏薪之耀歷世二
千濂洛横之有支而南考亭拓之矣其榛荒亦有車馬有駕
而行可盡天下彼皆不由狹徑是趨殫其智能陷於泥塗惟
婺有傳考亭之適先生是承孔武且力孤而俾深植而俾成
濯其光晶有煒其明始奮而仕不辭下位道無𢭏精崇庳一
致繩豪錙鐵照其蒭䕋父嚴母慈亦作之師廷臣咸言其道
可敷帝曰汝來掌我邦教有肅威儀有秩詩書大帶玄端闢
陳聖謨使陟而升可澤四海世方仰之曷為不待不顯者身
道則不亡遺書滿家百世弥章世觀其書將考於為勿謂易
知斯道在斯

元故秘書少監揭君墓碑

有元盛時荊楚之士以文章名天下者曰虞文靖公集歐陽
文公玄范文白公梈揭文安公傒斯海內咸以姓稱之而不

敢名其後三公皆死無繼者獨文安冢子諱汯君以文學仕
順帝時至國亡而後終人謂揭氏有後君字伯防少敦樸苦
學同舍諸生已成誦出嬉遨君獨坐誦不休夜爇薪以繼必
至精熟乃已年十八盡通六經大義肄舉子業試不合有司
既棄去取諸子百氏書窮研之攻古文辭侍父入燕都補太
學生端方有威儀六館士敬憚之或譁笑方般聞君履聲輒
止是時虞公及歐陽公皆在朝廷交辭君美以為文安慶至
正　年文安薨天子錫金錢百僚皆致賻遺人勸君輸貲縣
官而給監淮安可獲利數倍且無遺路費君哭不從曰法敢
家先君之喪乎至家授禮制儀威易兩至服闋以蔭補秘書
郎階承務郎遷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轉太常博士再入翰林
為脩撰仍兼國史編脩階三轉至奉議大夫代祀北嶽北鎮
還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未上留為禮部員外郎階朝列大
夫十八年奉詔諭江西至七閩會為漢陳友諒陷江西不得

任改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加朝散大夫治建寧既
而友諒兵寇杉關下邵武據延平建寧受圍大軍退保福州
城中吏民相繼出奔惟經略使普顏不花尚在君請與之謀
經略聞君至迎曰僉事猶未行耶君憤曰經畧何爲發此言
今盗賊圍孤城正吾與經略致死時也吾死將與此城俱顧
獨走欲安之乎經略起問計君爲之畫策經畧驩曰吾志決
矣郎當如君言部散卒得千人命建寧總管阮德柔将之出
戰不利民大讙君集衆告以禍福請并力禦賊則妻子可生
縱將爲俘虜語甚切民感泣請各自效無老少悉來城固守
君往來撫勞之分壯者千人助德柔戰變使勢稍張城外有
山曰黄華高出城上君恐賊窺見虗實作層樓蔽之命守者
鉸鐵爲長鉤屬儲水樓下以俟衆不知所爲及賊據山以火
攻樓郎以長鉤曳之隨[illegible]以水火夅息復積濕薪枯籍城
下賊穿隧以入燎煙於隧熏之死者甚衆賊揚言攻城西君

察其旗亂而氣怠命備城東已而果攻城東知有備驚駭而
退是時内外相持逾十旬糧蘇道絶徼民居以炊經畧憂以
問君君曰士氣在乎作之爾且直壯曲老吾以王師討賊何
憂不勝乃槌牛釃酒勞將士以義激之皆踊躍請戰空一城
鼓譟助之聲如雷霆賊衆數萬逆戰君戎服出陣後督諸將
盡力俄矢石亂下或請少避其鋒君叱曰破賊在今日敢言
退者斬於是士卒殊死鬬自寅至午焚其三柵衆勝奔之是
日福州援兵繼至賊敗走復延平等三州獲勝兵千餘人咸
欲繫獄論其叛逆罪君曰大盜未殄脅從者可勝誅耶誅禁
辜者數人悉縱之耕及諸將上功于朝被褒擢君未嘗出口
或爲君冤君曰吾職耳可徼功乎改江西行省郎中未赴以
工部郎中召時淮浙亂道不通留家四明之慈溪挾子樞浮
海而北過黑水抵鐵山卒遇倭寇同行多被害君脱走趨遼
東轉之山東制下陞秘書少監階中順大夫而齊國忠襄察
罕帖木兒在洛遣使迓君君赴洛留歲餘承制授刑部侍郎
不就二十八年踰太行至燕都未久
大明兵圍城七月十八日順帝宵遁明日君覺之追北走
樞失君所在號哭而追及于海子橋君罵曰吾死職義也爾
來欲何爲奮然行弗顧樞泣抱持賓客故人亦稍至遂强振
君歸環立守之君擁衾臥不食樞叩頭流血請所親舉者交
進譬解乃起食一餐八月二日兵入燕凡仕者例從南京君
至稱疾弗仕踰年反慈溪洪武六年二月八日卒于寓舍年
七十四月一日權厝舍西香蘇山之原以某年月日葬某地
君事繼母以孝閨撫庶弟有恩六主文衡所得多奇士交友
皆當世名人爲文敦深簡質有父風務關倫教不爲浮靡語
集數于兵存者若干卷藏於家君自視欿然接人和而有禮
寡言峻行未嘗有矜大之色雖家人不見其疾言厲氣乎居
非疾病必冠帶爲私書皆端謹可觀初君之曾祖贈嘉議大

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諡聰祖贈中奉大
夫江西等處行中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諡貞文
來成世居豐城皆以厚德稱至文安遂以布衣致位翰林侍
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追封豫章
郡公而推恩及於二代郡侯之配黄氏何氏郡公之嬪黄氏
文安之室李氏程氏皆封豫章郡夫人君起其後又能世其
家有聞于時而君之子樞樂俊好學問不失儒行嘗可繼於
君嗚呼爵禄之繼可幸致也而繼其文學爲難文學可免而
脩也而繼其道德爲難若君者可謂無之矣君娶曾吳易三
氏曾早卒吳易二氏皆封靖安郡君子男四人樂旦夫其二
郡樞樂二女適盛伯剛某君之居慈溪與今晉王傅桂君彦
良交君卒彦良持樞状來速銘銘曰
自古有國責惟世臣匪爵之仍有德有文粤元百年中有揭
氏位雖弗崇其德可持揭氏之先豈無俟王盛莫與紀靡久

丞士維文安公敦厚凝確際時休明典帝制作德尊望隆褒
揚四方執造化機闔陰闢陽人止其身公又有子肆其休聲
克闡克似豈惟文辭亦有事功建畧南藩剪屠姦宄伏義為
城奮作士氣童甫申申復地千里褒寵之如非我敢知勞烈
雖多乃職之宜邦國殄瘁吾能獨存奉身以歸敢汚先君生
既有開歿則有承凡時之人其誰與京天匪私君以彰世德
德著穹碑來者咸式

鄧鍊師神谷碑

皇上既撫有方夏脩天地百神之祀為生民祈福祥弭災癘
以為非有道之士不足以交神明洪武四年乃詔龍虎山嗣
漢天師張公正常擇其徒之可者以名聞詔至闕下問以雷
霆鬼神之事於是鄧君仲脩等述感化之由以對　上説
賜坐錫燕　詔館之於朝天宮祠禱之事多屬焉五年春三
月不雨　上以歲病播種憂之仲脩奉　詔設壇場行驟

召風雷之法天大雨賜白金若干兩後三年秋七月復不雨
御史大夫率儀曹承　詔臨視禱三日不效仲脩退坐齋
室默運玄化出杖劍一叱雲合雨如注是歲冬無雪　詔李
韓公及丞相致　上命以禱期以三日雪至期果然
上甚寵異之每召見與語嘗　賜以詩又　勅注道德經命
與住持朝天宮宋宗真脩祠祝科儀行于世十年奉命之會
稽祭帝禹及宋阜二陵還明年張公卒於是仲脩請歸視
張公葬而仲脩亦老矣乃請於公之子嗣師曰吾身雖麾棄
轂下然茲山師友之所居吾心未嘗違去也嗣師知其意昇
以琵琶之峯郭塢之原仲脩更名曰神谷顈其門人曰吾儔
遊時歲吾遺蛻于此既而復來京師與余言其故且曰吾幸
從先生遊吾家必得先生銘然孰若及吾存而見之余曰仲
脩學長生久視之術固斷不死余將托仲脩而長存而仲脩
乃欲屬余以不朽乎然余厚仲脩不敢辭仲脩名　令以字

行臨川人曾大父某宋某官大父小父韶仲脩生時有雙鶴
飛翔之異年十二入山之紫微院師留君敬斌十八服道士
服嘗出遊見道人於傴岩石上授以緩閉陰陽麾斥鬼物之
法又從隱者野庵金志陽傳性命之說龍虎大丹之秘世之
碩師皆禮重之累贊其教於山中嘗提點溫州玄妙觀主杭
之龍翔宮四方人稱傳其道者甚衆其所得者益深矣余固
不能盡知也然仲脩弟子為余言仲脩喪父盡禮嘉禾生其
隴上哭母哀泉為之涸其行又有出於所見之外者而余與
仲脩交甚久觀其卑讓不伐言語若不出言嗚呼學道者固
如是哉銘曰
老子之道充以夷顯可用世微守雌厥文五千意易知今之
宗者皆其支漢留侯孫號天師玉章寶劍大縫衣指麾呵叱
運化機驅役鬼物如群兒東南名山惟且奇左龍右虎相委
蛇函靈蓄怪鬱龐施天使道術鳴於斯傳世四十嗣不衰前

者既倡後輒隨百千弟子傑者誰鄧君挺然熊豹姿弱齡侁
遇生安期啖以寶訣行如飛野麾之叟鬚垂頤躬崖屺坐闢
兩扉稽首長跽叩幽微語以一氣凝丹基心得其意忘其辭
虛極靜篤中赤書赤光射牖如渴睨小試餘技為世推呼吸
雷電囚蛟螭　皇書下徵祝　國釐禁祈旱澇捷斯須　龍
顏每為與嘆咨歲時竹宮常侍祠霞裳琚冠光陸離功利默
默彼烝黎客色不老難端倪壽命豈與恒人齊胡為此丘穴
深巇欲蔵冠舄誑後來神仙不死誰謂非所示者幻同人為
遊行八極當來歸千載弗朽徵斯碑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將官江東遂家金陵一
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
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
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

今安慶守諱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
必不遺棄母如其言附舟詣諱諱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
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幾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
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
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嘗州坊中門內
有雙橘可辯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
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
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
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
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
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
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
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不相保
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

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賭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
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
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匕筯以
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　詔祠會稽
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
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
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
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
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
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
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絶
環具棺槨險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
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
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
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踏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
既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
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僞漢主陳友諒以舟
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
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僵城陷賊縛公急
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
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
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
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　上即吳王位
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金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煒
泣曰先公歿今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烈不白於後

世敢請惟公勳業始卒宜載國史余嘗待罪太史氏不敢以
老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爲懷遠人自考以上姓名皆亡莫知
遂從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勇絶
人儕輩畏服之歲癸巳杖劍謁　上于臨濠　上
奇其材力俾將兵略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虜其帥以歸
進攻全椒拔之辟冠繆家寨公侯夜襲之冠散走上將取
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
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甲午從
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
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　上破
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
之過馬馱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鬬三日夜皆禽
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唐營夏六月立行
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

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宜國山
澤中者八日群盜蝟結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
千百計而身中一矢還命守太平後四年遂卒卒時年三十
有九夫人鄱氏公與偽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祭
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
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
闔公就會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竟
遂抱兒以行偽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拳小兒孫氏以而
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　王師伐偽漢漢
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睭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
曙脫簪質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
浮至附之入蘆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
之達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其俱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
上所孫氏泣抱兒拜　上　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

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徭役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
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令官郎
煒也煒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草
像公以二月己未合塟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搖嗚呼觀公
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天不殄其後豈
不宜哉銘曰
雲雷遘屯區宇分篤生
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翼後衛藹若雲誰其最雄
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蹀躍群盜猬靡霧大刀長戟屬槊
雜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緇弁貔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
楚之賊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然若雷震遭者靡
落兩足蹋元戎開府大江濆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為
國藩偽漢恃力不國存建旗揚帆事征討艨艟蔽江躡鉤援
植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戟燔熾若烈火焚大戰
三日勢愈熾單騎赴之齒齦怒髮上指目吐烟叱汝賊兇
頑犬與豚頸臨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聞至死不盈酬
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閽請為厲鬼扼賊元賊當殲死洗厭冤
天子下詔褒忠勳東丘立侯貫九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
宗祀天所報生為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焞焞嗟爾來觀
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諼弗信請考太史文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三　芝園續集卷第三

汪先生墓銘

新安之婺源有隱君子曰汪先生諱炎昶字茂遠學聖賢之道不求聞於世年七十八以元重紀至元戊寅四月二十四日終於家初元既滅宋宋太學生孫公嵩悲哀不自勝歸隱海寧山中誓不與接發爲賦詠以寄其無窮之思孫公同時進士許公月卿亦入婺源山中製齊衰服服之以識其終身哀宋之意此二公者皆新安之義士先生受學於孫公而與許公門人交友故自少慨然無仕進志先生壯時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遺俗變且盡矣而先生未冠動作語言禮度猶宋人也後生小子去宋遠無從徵之見先生咸以爲前代之遺賢而先生亦曰吾古逸民也學者因稱之爲古逸云先生少穎重記憶不能過人然刻苦專篤雖熟之後猶不廢誦習力久思深該貫宏博遂無所不蒐要其歸宿精索於六經而

詩究於孔子孟軻曾參子思之言參之以伊洛大儒傳注之說然析疑解日攻月較不故求爲異而亦不苟爲同其所自得既形於言雖不欲求人之知然人有辨其未至者必樂而從之終其身未嘗自以爲是也其教人從庭階級具有條序爲文奇而不肆遇時觸物輒爲詩以達其情婉切懽惻人傳誦之蜀郡虞文靖公集巴西鄧文肅公文原皆盛稱其才而先生志得之高人莫之知也先生家貧事母能致其樂母年八十九先生亦老矣鬢髮祇肅進食奉水必躬親之母爲忘其貧先生將終整冠坐命家具疏食必食設蔬戒諸子以祭祠之禮言畢正身斂手而逝先生之曾祖諱沖祖諱天衢父諱季安裔出於唐越國公華娶江氏生三男子曰惟深照乘棠金照乘爲茅禹玉後一女適詹某某孫男三人曰某某某先生所著有四書集疏藏于家詩文凡若干卷先生卒時棠金已死惟深貧未能葬命從子駿告於先生之門人趙君汸請辭群行爲狀趙君以未葬辭既而惟深亦卒後十九年至正丙申某月日駿始買地葬先生於黃京山高路原又以爲請趙君乃爲狀屬余銘余諾之未獲刻去葬之歲又二十四年余欲銘先生墓而趙君之死亦已久矣於是撫几歎曰先生之卒今始四十餘年而先生之子及門人知其事者皆已亡矣使復越四十年其能有知者乎爲善者固冀人知己然有善而不聞於來世後死者之責也乃本先生之志爲銘以告世之知先生者銘曰

朔風荒荒海水赤矣宗社爲墟將安歸矣冠履倒植命之忒矣高蹈避世含道爲適矣彼夸者子群趨弱矣人之攸樂我心戚矣爲陵爲淵孰失得矣嗚呼先生千載是式矣

靈槐詩有序

四明史氏貴富光榮與南宋相終始非特人事也蓋有天道焉元有國百年史氏以忠信文學稱於時者甚衆而祿位弗

稱人事不宜然也是亦有天道焉元季兵亂槐生於史氏之庭史氏里人曰是必有異既而槐死於焉里人又曰是必有興未幾槐果復生南園中里人曰前之異者微已往後之異者將來徵之史氏殆有顯者乎入

國朝史氏諸孫靖可以才見推爲中書舍人出爲泰州守遷肇慶通判前之言者曰是其徵矣然而未也還相與字槐曰靈槐而歌詠之靖可嘗與余兒璲同官請余宜賦詩嗚呼天人之際遠矣觀於史氏又何其著明哉詩曰

難諶惟帝厥命孔赫鑒于九有顯相有德先宋九君既南而微微不遂俯世臣毗之世臣之家鄮山之下歲時來歸旗旐車馬滿軾而趨衮衣珮璜其綏伊何將相之章雄城渠渠棨庭如雨相臣疾止耄倪咸喜豈無公侯孰能後昆三相二王國存與存誰其尸之其德有始既受多祜又有孫子鉅海湯湯朔風荒荒不淪于危不顧其光孰云萬播而不有穫天將

邑之奠嶽久矣崇堂有庭其左有槐匪植而生惟德是培天
實培之或賊于人人力雖勞其能勝天南國燕燕有萌斯蘖
其本如達靡有摧害始軋而畢忽拔而穹且延斯何宜卿宜
公明明
天子俊乂是使翊茲世家王公之嗣嗟爾君子天休汝膺何
以占之靈槐在庭

元故樗巢處士儲君墓銘

宜興有處士儲君諱薿撰字有大系出唐監察御史光羲曾
祖進之祖聘昇宗承信郎監鎮江稅父文酢咸淳庚午鄉貢
進士處士在元不仕名其室為樗巢語其子曰余生無用于
世死必樹吾墓以樗所以志也至正四年六月某日年七十
有四而終處士生宋季少有能詩名尤愛黃文節公詩天未
明擁衾暗誦百餘篇聲抑揚可聽其父進士君喜謂必以文
鳴至長能力學閎衍深博靡所不窺然其於詩最工也事父

孝謹父沒居喪哀四方士送葬者數千人直路之地百餘步
草萊盡鋤斥浮屠法不用閭里化之御子孫嚴而能教庭序
之間不聞譁喧聲諸生從之游越月踰旬輒異於人氣和色
莊望之者畏親之者悅人與處者脫然皆化交友有過正容
引大義折之不顧其喜怒故所友多善人力排異端作私論
二篇精錢辯一篇文曰雜著者一十卷詩曰學步邯鄲集者
十五卷樗巢集者一卷處士娶符氏宋淳州守仰祖支孫先
七月卒以處士卒之歲七月某日合葬蔵林里茨竹原先塋
之側子男四人皆通春秋學惟賢元統乙亥取江浙第四名
文解至正丁亥復選為第一上禮部不利用例任安定書院
山長惟志廣州路儒學正惟仁常州路豐積庫副使惟德
國朝自常州府教授擢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女三人適同
郡蔣立本趙濟潘杲孫男十三人柳櫆標播樟橅拓擇楷棱
棫援振孫女五人長適蔣遵餘未行初處士之葬諸子乞銘
于翰林學士危君素兵亂亡其序惟銘辭曰孰以存於是危
君卒已十有餘年惟德與余同朝謂余讎次危君請補之乃
序而繫以危君之銘銘曰
義與之匹有墳纍纍其植惟樗春燠弗舒與天為徒後之徵
者在其書

故岐寧衛經歷熊府君墓銘

熊君伯穎卒其友之仕者為之請銘余曰君與余善且才而
文銘余所宜為後數年余致政歸衰老多病未暇具其事而
為之請銘者亦亡余曰噫余可負吾友耶乃按故所書為銘
君諱鼎字伯穎姓熊氏撫之臨川人世以尚書教授于鄉君
少有敏質年十八從父受經義通之每私較試輒冠其鄉人
鄉人推讓不敢與齒後六年為元至正七年領江西第九名
為書上燕京就禮部試文彩燁然動人偕試者竊視執筆不
敢下發試以高第期君有司以君議論奇竟棄不取君絶不

為意曰第不第命也命可尤耶東書南歸當時名人若張文
穆公起巖余忠宣公闕李翰德好文張承旨翥危左丞素揭
秘書左黃助教溍皆重惜其去相率為文辭以餞君退而益
脩其業十一年江西行中書省檄為吉安路龍溪書院山長
龍溪故有田歸他邑前山長久不理浸侵之君至問吏叱曰
國家置田以養士田亡士將安食即檄所治徵索既具弟子
員肄業如令月旦望玄端深衣據席講說程其良否而獎督
之無賴徒陳小峯縱其子寧為直學撞出內之柄每與山長
抗禮君按法黜之小峯嚛不能吐氣以死郡守妻袁遇兵亂
其子撤山長座將遷樞明倫堂上樞至門君叱止舁者責諸
別室復欲以浮屠祝浮屠方以鈴鈸至君怒撞壞之曰此
吾孔子堂宜浮屠履耶亟舁去勿污我守閽嘉嘆君而以書
謝曰先生教我厚甚時江西寇漸起所在擾潰不可為職諸
郡帥守知君練兵事往往延問軍政君亦以拯民自任悉心

力為之計贛郡帥全普菴撒里尤器君命君擇險隘為守禦
備君於皇恐大蓼諸灘設坑穽建砦柵樁壘三千餘間結民
兵自守由是贛獨完於他郡戍將三人坐戰敗將加誅君為
救解出之會當大比他郡多以兵廢君獨請全舉行觀者以
為異事吉安歲凶全與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入贛民啼號
于道君爭曰盜之起者為饑寒所迫也今使君閉糴將闔盜
門耽吉民事亟主變贛能獨全乎全悟即罷前令君周旋兵
間委曲為民皆此類十三年郡多君前績使宜權君贛縣尹
貢外置君恥之辭不受未幾以父喪歸服除兵部尚書黃昭
江西廉訪使吳當總兵出閩關辟君參謀君事君為昭畫策
甚詳會昭與當罷兵柄策不行二十一年陳友諒僭號於九
江用黃昭謝觀等薦以君為太常卿俾守令踵門起君堅臥
不赴既而
國朝兵入江西武順寧河王鄧愈聞君賢下令徧索君强起

揮王軍門王與君論事合大喜致帳中日夜咨以事一軍驚
謹以為主將得師君見王寬裕誠大將材遂委身從之不去
贊王取撫州兵不血刃賊酋鄧克明夜遁二十二年
皇上親將兵入豫章州郡望風款附九江亦下君得 詔見
廄旁甚至二十三年丁母夫人憂後三年以大臣薦徵至南
京擧 旨俾諸儒援古昔嘉言善行作公子書以訓貴戚子
弟書成賜龍衣白金會初平浙西授湖州府德清縣丞君招
輯綏懷除剗宿蠹創三皇孔子廟建官吏廨署到官數月事
治政平錢鶴皐反嘉興聲搖德清民皆逃散君堅坐鎮之錢
不敢入吳元年
上將正位宸極召儀禮儀除中書考功博士尋遷起居注承
詔援括故事可懲勸者書新宮廟壁時 上精求禮樂
之事嘗召翰林學士朱升等陳樂器于庭 上擊磬命
升辨五音升對弗 旨 上大怒欲實諸法君從容論

辯之 上曰升每謂審音頗不辯宮徵何耶君對曰石
音難辯自古而然唐虞惟后夔能和磬聲書曰於予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 上曰任此豈儒治學樂何繇和君具言
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物和而樂音
和矣 上怒乃解釋升不問升既出謝曰非熊君吾屬
幾殆舍人耿忠奉使回奏廣信郡縣官多違法前所陳茶稅
失實特新行赦 上怒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丞相李韓
公善長諫不聽御史已受詔丞相復諫不從君與給事中尹
正諫曰朝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令肆赦之後復以細故
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褻 國威 上良久乃曰止
其追御史毋往 上詔浙西民輸糧京師浙西 小不
可浙江率五石致一石民甚苦之君叩頭曰國家都金陵以
浙西為根本而邊困之農作方興而傫傫於道路苟一年不
得耕害不淺矣 上悅是日即詔罷之明年改元洪武

上卽皇帝位凡創制更革之典君多預聞 上遇君厚
每字稱而不名立浙江提刑按察司以君為僉事陞奏議大
夫君分部台溫二郡經方氏竊據之後全乘人道爭訟以數
百計君悉理其曲直而奏斷之凡威取田宅者歸業主得半
直者中分之兩造無驗者籍之官豪胥猾隸六百餘戶悉屏
之別郡偽官悍將二百人其桀如扇狼君出奇計盡剗種類
遷於江淮間民始安枕方氏居黃巖雖嘗籍錄其家珠玉犀
象金繒藏於姻家者動以萬計君皆搜索送諸官溫有邪師
曰大明教造飾殿堂甚侈民之無業者咸歸之君以其瞽俗
眩世且名犯 國號奏毀之官沒其產而驅其衆為農其地
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罷於供應君下永
君令籍倡戶數千械送之京按使者以法鞫逮其他贓罪杖
流之偽萬戶金甲奪三人妻其夫訟則更為娶婦君至三夫
皆訴君諭金棄市各以其婦歸之平陽軍校掠農妻五年君

擄其妻至軍校恐抱二兒泣曰妻去兒孰與養願公憐我君命寘兒妻側兒避不肯近君曰此非其子詐也詰之果鄰家子罪校如律而斷其妻還于農於是軍中所掠婦數百皆相告語夜遁去一營幾空平陽州吏日杜乙嗜財甚考滿入京謁御史中丞劉基基詰謁故杜惶駭不能對遽命執訊之杜自陳在州時歛民白金三十兩又受楊其金置殺人罪不問守與佐皆相構爲姦有　旨下君鞫之同知以下吏皆服罪獨知州梅鐽廷辯不已民數百遮司門外爭知州信無辜君將聽之吏白曰令奉　詔按獄而擇知州不治情則得矣如身受故出何君再進民詢之辭不變歎曰法以誅罪吾敢身畏譴而誅無罪人乎釋鐽以情聞上可其奏台臨海王叅理妹有姿色許適嵊縣竺氏其內兄方敏覘其將嫁夜率衆刼至家逼爲妻王請永嘉侯朱亮祖訟事下邑方賄吏欲傳輕典君知有賄急逮吏治之吏具狀竟致方死罪而歸女竺氏

兵克黃巖時州民乘亂報仇殺一家十餘人永嘉侯受辭令州捕鞫州初附假守捕殺人者十二人獄既成吏受賕釋之詭以死聞縱其餘黨不問君録囚廡得十二人尚須繫東郡民家即收捕問狀抵官吏以賕罪捕餘黨誅之黃巖官署毀于兵官寓尼寺中并儲糧其間君視糧過寺尼數人來謁皆美少年也問孰爲主者則方氏女弟也君大驚詰州守適判以下切責之令逐尼歸俗而以寺入官州有宋杜清獻公墓杜氏有田若干畒入僧寺備其祖以奉祀僧挾與方氏連奪田以爲已有復墾田侵墓下壓且蝕其稱田以書聞君執僧寘諸獄痍殺之追田與田且令州立祠刻石以旌之寧海强民陳德仲以賕吏解銖與異異妻屢訴無爲白之者君受之一夕省榜事有青蛙立案上君曰蛙非黎異乎果異則止勿動吾復爾冤蛙果如君言明日逮陳誅之縣民馮轄卿至正中爲亂與方氏連兵既而方氏追殺之且殁其貲産而餘田百

餘畒其家奴吳自取之轄卿妻杜囚服迎拜馬前訴奴君爲治奴罪奏以田還之台地産鹽鹽賤而米貴時官賣鹽一斤責米二十五合反貴於米數倍復輸於杭路險不可舟車民病欲死君上封事乞民得償錢民獲免轉輸之勞凡事之未便者君皆爲奏之兩郡民驩然如更生始兩郡旱公所至輙雨民曰此能使君雨也是年秋始立按察司於山東擇其人行新政　上曰無如熊鼎矣遂仍前階改山東關治濟南濟南元有廉訪司廳事壯麗甲諸道臺檄君居之時汪丞相廣洋以叅政建行省其中僚吏請君以臺檄曰省而復之君曰官在政事何如耳豈以公署之麗耶城北有庳陋室君就其中治事丞相聞君言戒其屬曰此真憲官也吾等慎毋犯之山東爲齊魯之域其民教樸少訟君鎮之以静而以保民爲先時河北甫定濟南宿重兵兵肆暴侵民莫敢與較君移牒指揮司禁之黜軍數缺犬刼人一家火則一市財皆燼

君既中火禁督邑令厖火具爲保伍相救援復移書通儕戒士卒士不戢坐所轄將火患頓息偏將有受部兵一縉者君杖問連其黨獄之諸將大駭挾日出于庭數以賕貨罪準律贓金而縱之諸將又大喜由是莫敢横恣東平侯韓政鎮濟寧奉　旨按籍選壯强爲兵東平東昌濟寧三郡民皆驚散將爲變君急飛書行部僉事段明德說韓侯止之分遣官屬招輯俾復業越三月民始定州縣官多失無平君陰風跡數十輩悉如法論罷之六郡肅清齊河有强盜刼商人布千疋縣求盜逮去吏索之村中遇王氏婦不得於姑出走吏見其色動疑訊之婦曰我王六家人也吏因考鞫使其誣服爲盜詭爲王六家兒且指平人三十餘人榜掠無完膚問王氏夫安在衆不勝苦詐云已殺之沈於河吏追所刼布及夫無一是者獄已具君盡得其情而王氏之夫故在君坐官吏以法而巷道之君患官奸致訟乃令郡若縣各置二曆日著所治

獄訟錢粟之續一留郡縣一上之憲府遞吏迭易月按暦而
鈎考之凡所為事莫敢隱者後遂以為式大明律初頒吏莫
能通君曰坐堂上立六曹吏堂下條按之與之辯析俾各通
其法名聲藉然著聞凡疑獄皆質焉
上嘗廷稱曰閻熊彛為政得體朕甚嘉之二年十月臺臣奏
山東憲司缺副使 上曰朕得之矣詔陞君為之三年
四月封建 親王擇王府臣僚 上御奉天殿丞相以
下咸侍 上首問曰山東副使熊彛稱是選乎衆皆曰
賢 上大書君姓字于几復問禮部尚書崔亮曰彛何
如對曰彛誠賢 上曰朕固以為足任也遂驛召君五
月拜晋王相府右傅階中奉大夫會有事于方丘君受告導
駕既齋宿習射苑中百官偶行入 上勑近臣以弓矢
授君射君文臣素不諳習一發中鵠 上喜勺漣飲以
賜明日又射 上詔君至櫺前俯身御弓矢為射容以

教君君跪受弓左執之右手搢一矢鞬二矢向鵠三發連三
中 上嘉勞久之將遣之國 上御端門君及奉
王相鄭父成等以次就坐 上數揚治國之道逾數千
言反覆獎諭甚至君等皆叩首謝賜食而退衆傳至青陽議
建王都城命工入山度材木治甓四年大興衆築城作王
宮君夙夜不懈十月奉相府賀生辰表請闕至則 車駕將
幸臨濠 勑從行數被召問 恩寵有加九月辭於臨濠
上倚馬詔以處將師間協和之道且曰汝不善騎勿膚自來
君還會從沿邊諸漢虜萬餘入內地護卒弗嚴道辭奔散太
傅徐魏公達發兵擒殲之事聞 詔使詰責參政曹興等併
免君官左遷大同衛知事五年召還六月除晋王相府參軍
以尚書授 玉復奉 詔兼授 秦王經翰林學士承
旨宋濂特薦 太子賛善大夫復薦君說書 皇太子前
君於書最深每以帝王心法之要陳之 太子二王雅加

愛重明年 上御文華堂召君問曰秦漢以來諸侯王
不肖者幾何君謝未及遂命之蘇州教授長罪狀君至擇其
尤虐民者枚從之鳳陽萬卑復入王府七年三月
上御西苑復以諸侯王事為問君復謝未達改刑部主事參
參軍所受俸八年正月授岐寧衛經歷賜白金五十兩鈔萬
二千文 上復念君在邊良苦遣使持手詔諭君詔
上所親製辭意甚厚有狐裘纖袍靴韈之賜時朶兒只把雖
降而特兩端君上書萬餘言言狀其略謂西康岐寧唐內
地不可棄朶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特畏我聲援脅服鄰邦
為自安計朝廷宜思制之之道急之則必席卷而遁雖得其
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既成而跋扈宜稍給種糧撫其遺
民以安衆心而以良將叅守之則朶兒只把特匹夫耳又將
安往 上覽書曰人謂熊彛迂闊今不迂也九年四月
乃徵君還次西涼府打班驛遇朶兒只把叛兵擁君北行君

力爭不從遂與中使趙某等皆遇害時六月二十三日也壽
五十有五後數日亂兵就擒獲君所佩囊中公牘始知君卒
跡其骸骨瘞于某地西涼衛以聞
上震悼遣使吊祭命臨川恤其家其子某以某年月日至其
地以其骨歸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君學有應世材內行尤
脩飭仲弟濩為開封府延津縣上簿受誣以贓罷官死妻子
漂流無依貧不能償其贓之半君以已俸代償之致其妻子
于家諸姑適俞氏夫與子俱喪無所於食君延養之終其身
喪葬之禮無闕者與人交誠樸不欺臨事善斷故居官必有
名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通經術母某氏有賢行娶某氏男若
干人女若干人初君將之岐寧子某來見京師君口授所行
事俾書之且曰我死生未可必或死我無累汝者當今惟翰
林宋先生文可傳我骨獲先生知汝以此拜乞銘先生必憐
汝幸為我銘我無憾矣嗚呼余言豈足恃耶而君惓惓若斯

尤可哀也銘曰
天祐
皇明以民授之必主其人俾左右之啓 國之初俊才如雲
其心之貞允惟熊君執筆載言侍
帝觿柔從容論奏㦖然可紀豈徒能言亦見于行繡衣直指
以蘇南甿癘强剗穢洗濯積垢南甿稽首君我父母君䢴自
南民望于東
帝曰汝來唯民之從齊魯千里厥土蕪荒君居二年化爲𦬊
樂
帝謂相臣嘉也可恃不負吾民寧負吾子維晉臣國維傅大
臣將終任之命則孔屯既入授經復出治戎脈衆䰍衣唯
帝念功封論遹事其象甚偉欲名用君君則道死
天子聖神用無遺才天困其遠賢者所哀生有事功殁多子
孫銘圖其傳以示千祀

元故貞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周府君墓
銘
公諱伯琦字伯溫姓周氏饒之鄱陽人其先居汝南宋靖康
末有諱泰者與宗人益國文忠公必大之父從高宗南從賓
公之始遷祖曾大父諱約鄉貢進士大父諱埜咸淳十年進
士某官元累贈正議大夫禮部尚書護軍追封鄱陽郡侯父
諱應極有文學仕元歷翰林集賢兩院待制出同知池州路
總管府事累贈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上護軍追封鄱陽
郡公曾祖母某氏追封鄱陽郡夫人母上官氏追封鄱陽郡
太夫人公生十一年而侍郎公游燕京十五補國子生事吳
文正公澂鄧文肅公文原虞文靖公集于司業博士座下作
野鵲賦禮部尚書元文敏公明善稱之輒有名後五年積分
如格陞上舍生又五年丁鄱公憂泰定二年用江浙行中書
省都事劉君致薦之京師業林名卿咸欲辟公自佐公以大
毋春秋高不就十二月授將仕郎廣州路南海縣主簿天曆
元年赴南海南海民歲轉輸秋税于韶縣官督視之㸃民路
爲府掾冒名佐吏籍來監税大斛入小斛出竊具嬴以自利
及至韶往往不能登數督視官被舂縏移檄重徵於民民負
荷補輸往來道路者半載官與民交病之忌掾威莫敢問者
又公至捕冒名者寘諸法不欲其跡入縣門令民多寡相賓
自輸于韶不遣一吏而税先期以辦民樂稱便麥全等十一
人以私鬻舶貨繫獄舊官求其賄不得逮為强盜論死公讞
囚察其冤遇赦出之二年以祖母喪解官歸大府不許趣還
會吳豫反檄公捕至百餘人至順元年移攝番禺縣無籍吏
五百人據縣唱民惡少年七十人並緣爲姦利公斷遣之一
縣肅然不敢出聲語縣獄遂空已而江西行中書省遣檀八
爲石于慶遠命公譏其行公由肇慶昭封道廣西越梧縁象
柳諸州水陸四千餘里譏防周慎升斗不䊹二年返南海治

妖僧獄出所誣平民二十二人是年秋受代去三年七月除
太府監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階從仕郎元統二年入太府
公慎簿書斂散之法稽覈詳審貪吏相帥太府之長以聞于
上府賜衣幣明年畫起至元復有脈衆勲曾之賜其冬以翰
林學士張文穆公起巖歐陽文公玄薦遷徵事郎翰林國史
院編脩官預脩泰定帝寧宗實錄后妃功臣列傳六年上進
四月陞翰林脩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編脩如故扈從
滦陽屢草詔命賜文綺者四六月奉詔代祀孔子於曲阜九
月還都十月追加明宗尊號進寶冊公奉勑纂寶文末幾親
祠太廟公與執事賜衣三襲至正元年正月詔書宣文閣榜
擢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儒林郎十月奉勑開宮學於五
德殿西室授宿衛官及翰林學士承旨和尚等二十五人經
中貴人傳旨命受經生北面行弟子禮太官設饌光祿進酒
朝廷公卿皆陪坐時人榮之十一月請大雅文王詩於明仁

殿有貂裘之賜明年四月詔引和尚等講書賜中統楮幣一
百定自是特命乘驛從駕蓋異數也三年正月陞宣文閣鑒
書博士兼經筵官明年九月復兼授經郎五年正月進說虞
書政在養民之言時河南山東大饑即詔發倉廩賑之後十
日復講旅獒方作亭臺於上林亦詔輟工七月除崇文監丞
兼經筵官御史臺以嶺南有警奏除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
事進階朝散大夫賜四品服六年至官乘傳行海豐揭陽又
兩至海陽程鄉興定長樂河源復東歷博羅增城東莞又西
至肇慶德慶踰年而還周歷所部二千五百餘里罷斥官吏
汚穢不職者一百十人誅四十有八人釋獄之無辜者一百
十二人疑事不決者決之州縣之獄為之一空廣慶士陳明
等六人干朝建豐湖白鶴二書院以祀蘇文忠公軾羅文質
公從彥明法度申教化嶺海稱治復上封事請於南海設科
場以取兩廣之士置尉捕賊無以主簿無而廢民政及他不

使者二十事八年三月仍前官還福建閩海道未行使者以
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召明年五月進所脩國史擢崇
文少監階亞中大夫同檢校書籍事兼經筵官賜三品服十
二月賜紫織金對衣一襲十年正月奉香幣及金織文神旛
代祀醫巫閭濟瀆北海南至會稽而還十一年考試天下士
拜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賜金
織文對衣者二十二年四月改兵部侍郎尋拜中臺監察御
史御史用南士自公始公言弭盜用人等十事賜黃馬一八
月還燕都勾校百司刑政錢粟之籍糾劾者甚衆為中外官
一百二十七人舉士二十五人謇謇不阿大臣皆嚴憚之十
三年四月中書奏改崇文太監兼經筵官階嘉議大夫詔奉
祀江海神循江淮道閩越抵南海南北幾及萬里明年竣事
遂丁母夫人之憂寓居姑蘇十五年中臺以東南方亂起公
為江東肅政廉訪使公三以憂辭乃起復治於徽明年徙建

德又徙紹興又徙衢先是朝廷嘗虛兵部尚書位俟公道不
通乃改浙西肅政廉訪使與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俱
守杭十七年丞相得承制行事假公參知政事時張士誠據
姑蘇未即順命廷議以重爵懷之公往授太尉誥諭以大義
士誠稽首稱臣是年冬璽書至拜公為真仍賜金織文對衣
十八年丞相以漕粟事屬公公分僚屬治姑蘇十九年江浙
試進士公實臨考北士避兵江南者亦權宜取之或貧不能
上禮部白丞相以學官祿之七月丞相復承制授公行省左
丞分治于蘇二十年公運米十五萬石至燕都明年亦如之
九月使者航海以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徵公謝病不能赴二
十三年真拜江浙行省左丞階資善大夫丞相自臨門趣公
公強起視事數日即引年致政閉門而臥二十四年九月特
陞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而時事已不可為
公憂憤絕食幾死者數矣後三年

國朝禽士誠浙西平公稱病彌甚引歸鄱陽洪武二年六月
某日卒于家享年七十又二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公自
諸生起家祿食四十餘年居朝家脩春注順帝嘗字稱之博
學能文辭大小篆尤名于世宮額寶文多公手書所著有堅
白居士集三十卷詩三十卷說文字原六書正僞共八卷翰
林志十卷藏于家始娶江氏宋丞相文忠公萬里之曾孫後
娶錢氏興國路經歷天祐之女並封鄱陽郡夫人子男四人
宗仁台州路總管府判官宗義國子生宗禮江浙行中書省
檢校官宗智兩浙轉運鹽使司照磨宗禮宗智皆先卒孫男
四人某某某某初公臥病姑蘇濂以總裁元史被召見公于
逆旅公老思歸守臣留不遣濂為道
聖天子優禮舊臣之意俾致公于家公歸遂卒元史雖為之
立傳恨不能知其詳今宗仁以門人謝徽狀請銘故不復辭
而備著之使讀者可互見焉銘曰

維天上才咸降之衷豈以南北而有不同泰山徂徠有㮊有楓江潭之間亦産栢松世之褊量偏曲不通至致交戕矣乎大中宋還三吴多士景從或夷大難或奏駿功傑碩光明與汴俱崇荆楚之西越蜀之東將相王侯皆人中雄曷不觀之益國文忠起大江西輔相孝宗有文既宏厥德亦豐厥聲颯颯銘于彝鍾惟侍御史才瞻而充古今雖殊後先比隆自爲小官推匽姦凶持斧南巡嶺海爲空歸服豸冠上達帝聰風節巍然與國齊終匪不能言時則弗容就其所爲則已顯融我銘其封以焯其庸以悼其逢惟昧之攻以貽于無窮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四　芝園續集卷第四

蘭溪法海精舍記

義烏伏龍山有大浮屠曰千巖禪師長公以高峯之孫中峯之子表樹法幢倡明教外別傳之旨非惟中夏學徒海赴雲委遠而龍荒蠻甸弁韓巴魏之人莫不抃蹈膜拜咨決疑情而其上首弟子既皆於道有證各構蘭若分續化機大江南北往往有焉若今有源師所建法海精舍亦其一也有源名允清金華人淳熙丞相王魯公諸孫蚤嘗受經石門剛公元至正辛巳繼往千巖座下得度爲大僧留神禪觀脅不沾席者十年一旦入室機鋒相撑觸電擊颶揚莫窮涯際千岩默然頷之乃屬其出持閩浙江淮間以求印可有源所見諸師了不異千岩將退隱故山文彩自露尋以郡守之聘出世衢之子湖安國禪寺遷信之王山興教禪寺百廢具興皆有光于前人

國朝吴元年丁未飛錫蘭溪之龍巖樂其山縈川迴風氣冀蔵乃嘆曰吾知宮宅地形之術蓋有年矣察其詳微無有弗驗者如此靈壤可不闢般若之場乎遂即南洲建法海精舍一區越三載乃成後聳傑閣中峙寶殿前敞高閎兩序衆寮映翼左右有源徵予爲之記予年踰七十凡索文者皆峻斥見有源素髮垂領道貌淵雅語言悃愊無華不覺心許之因爲敷坐而倡言曰法界有情種種傎倒執妄爲真四大假合如水上沫聚散無定强指爲身六塵緣影如火中燄起滅弗停堅認爲心隨因成果墮入諸趣出此入彼類風轉輪大覺聖人起哀憐心廣說三乘十二分教使其照知本來真心廣大靈智無物不含元理弗攝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本來真身圓滿空寂周徧百界不動纖塵惟寂智用合三爲一人能有所悟入始能了空陳執直超無上菩提然非因像生敬因敬生悟思求脫離如無舟筏欲濟大河無有是處古之導師方

便設化廣闕精廬爲之棲止屏事像變爲之贍視潔清香華爲之供養皆使其華妄趨真了此身心而已今有源灼見於斯取則前古鞠明宛轆孜孜弗懈亦可謂度越人人者矣雖然此實人天小果之因耳或具大乘器者來游來止當知萬法本空一塵不立大光普照涉入無礙無佛道可悟無衆生可度洪纖高下草木走飛色色形形紛紜舛錯皆吾一實境界樓觀云乎哉脩證云乎哉嗚呼教外別傳之道廣矣大矣又當從此而參之精舍之建其用錢傭工動以千百計亟不詳書而獨舉身心之要爲言者財輕而法重也

題傅氏誥勑後

傅氏爲義烏名族世居雲黃山下自徐陵著善慧大士碑已載縣之豪傑傅德宣之名其來固已久矣宋初始自山下分爲青岩蘆岩二支皆以書詩爲業而蘆岩初遷之祖名椎雖生志御忠御生珉珉生勝元勝元生思某思聰思某生夔夔生芷思聰生時中大中大中生奎思聰嘗官迪功郎以時中國學得解進士特封脩職郎致仕淳熙十一年五月所下誥是也大中以奎鏡州得解進士特補迪功郎致仕紹定五年八月所下誥是也二公雖有長才皆因慶典所推始沾恩命唯芷龍擢淳熙五年進士第僅得之台仙居尉以終芷之從曾孫藻以芷徧通六經而文詞蔚贍不能章著于世乃摭芷殘誥與其補充大學生時所給麗字號綾牒聯爲一通以繼脩職迪功二誥之後示諸子且屬某識之某竊觀先師黃文獻公之所題識深惜傅氏之先懷才而不試謂藻妙齡秀發委祉宜有所在今藻歷官禁林講學

東朝拜監察御史出守武昌則其光顯前人者多矣公之先見有若蓍龜以無毫髮之差也因不敢辭本其世系而詳書之卷內有孺人吳氏誥尾吳氏諸暨流子里人大中之婦也題識中所謂金昌年者字壽翁淳祐七年進士有異政其知

慈溪也嘗浚慈湖溉田千頃民至今尸祝之歲月未久鄉人及無有知其名字者故附見焉

跋胡方柳黃四公遺墨後

右鄉先生手帖四紙前二帖則脩道先生胡公汲仲巖南先生方公韶卿與梅溪傅君者也後二帖則柳文肅公道傳黃文獻公晉卿與初齋王君者也巖南有異才常游杭都盡交天下知名士特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會天下多故三以薦告丞相陳宜中不聽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上而宗鑠已訖終身思宋一飯不能忘每語及之輙涕泗交頤世稱爲節義之士胡公實巖南至交而柳黃二公皆其門人是三君子者其學行已載元史人咸得聞之惟岩南不出仕世之知者或寡故濂特加詳焉梅溪諱光龍字子才時爲嘉興路教授仕至福州候官主簿以終初齋諱良玉懷璞其字衢州常山縣教諭今翰林待制禕之父也初齋乃梅溪之甥金華俞恂又初齋之外孫其簡牘流傳蓋有所自云恂來學經於濂以濂常及兩禱柳黃二公之門裝褫成卷俾題其後義不敢辭

俞先生墓碑

洪武元年八月廿有二日元鎮江俞先生卒于家先生年九十矣鄉人學士猶痛其卒之早而嘆恨以爲夫所師九月十九日窆于崇德鄉鳳皇山之原執紼送者數百人咸哀戚如喪其私親先生善人也德可師而文章有聲于世故人幸其生而悼其死既久而不能忘之先生之先居溫之平陽曾大父某宋紹興司戶參軍大父某爲廬江令始遷鎮江父德鄰鄉貢進士趙魯公葵開督府褎辟爲記室參軍燕語訪籌策甚禮重之宋亡爲元丞相阿朮建行中書於揚州檄爲左右司郎中不就以先生貴贈丹陽縣尹至元十六年先生在娠丹陽學魯公與語若有所屬異日而先生生故名曰希魯而

字則用中也先生為兒童已卓卓不凡群兒誘之遨戲不為
動啼學強識年十五繼喪二親哀而不越禮季父酉發宋太
學生有學行先生師之復受學于陳公膺志超氣明聯會清
發名士多樂與交年二十四部使者以茂才舉授處之縉峯
書院山長終三歲移饒之長薌書院除慶元路儒學教授教
有方士人服之任滿赴吏部群公欲舉為國子助教以母老
願得祿江南辭擢歸安縣丞至則脩孔子廟學化民出田養
士會海鹽官令民代石以為隄郡吏議石盈五十斤乃受
細石山積棄不用石負責先生命民為竹畚居細石如其數
納之償賦三之二民悅稱便他邑皆效之歲凶說巨室出粟
賑寒夫皆輸租稅于抗俾倉吏先小民後及大家小民以不
困獄訟務致其情因廉乏則與其僚為渠更餉陸江山縣尹
陪從事郎先生為書本其風俗中以訓戒懸示民民未久皆
從令莫有犯者部使者至咋其無訟密詰之適尹善無異辭

乃悅而去郡長吏圭田屬縣境歲遣家童徵租田者告病俾
先生嚴明達去不敢橫丁生母憂服除改丞務郎永康縣尹
篤究稽學如江山時聘名儒相講說民咸喜得尹為師坐正
保首縣于官者前吏苛虐之不得消息先生令其半返舍有
徵發則召否不復問郡苻縣編役民之叔為策書先生聽民
相推排以貲力高下為輕重不使吏持其柄吏嘿歎莫敢出
語豪民黃私洪之妻與妻謀殺洪縲頸懸屋楣詐為自經而
丞焚其屍吏以無可驗弗之詰先生閱召洪叔父問之叔父
畏黃不敢洩先生令訴于部使者請委尹鞫即可明部使者
果屬先生先生捕其二女奴訊之各引伏妻與黃皆論死先
生學行尊雖仕下位公卿貴人皆敬禮之行省每大比輒延
先生進退士主其事者三同考者四其門生學徒多貴顯于
世而先生年六十有六猶為縣令至正十六年乃上章請謝
事明年詔下以儒林郎松江府判官致仕

皇上定都金陵聞先生老儒賜以粟聘至問政教之要已而
稱贖辭歸
上官其孫桓俾以祿養思禮甚至先生於學靡不通為文宏
學凝樸豈衍不窘人多傳而貴之而退然未嘗有驕恠之色
遇兄弟姻戚皆盡禮女弟贅婿求與居中析其財以畀之既
析以侈廢復養之于家無厭色寬恕樂易與人交不求其備
而有善必稱譽使聞于人人望之者敬知之者服久與處者
自以為莫及也先生將卒以所著聽雨軒集二十卷授子文
圭校遺既是夕疾作舉手曰吾三日人爾如期問家人以日
早晏皆對曰五夜夫強起倚桓背執文圭手而逝先生母王
氏繼母張氏生母則周氏俱封宜人娶曾田副使陳鈞女封
如其姑先三歲卒一子文圭二女適朱昌張伯祥孫男三人
長楨夭次桓也同知太原府石州事次彬孫女二適鄭楚簡
鑄曾孫男三人女二人初先生嘗以銘墓屬其友之子王有

壬先生既卒有壬曰先生文達德高得名世人銘斯可稱吾
其敢為乃狀群行而使桓來請余曰元之混一天下四年而
生先生閱九十齡而見其亡始終哉先生之於國也乃為銘
曰
宋運而南土裂不完百五十年始歸于元先生之生海宇甫
一風氣混融異才乃出少觀其初壯逮其康九十年間見其
興亡事功失得可悲可喜誰實使然肉食多鄙豈不得位位
與才違微出緒餘為世吏師嘉績如雲道則在此奧論宏言
著于千祀人壽之長不與國同或佐其始或成其終孰如先
生與國均壽壽則甚多國則已陋視國可悼匪悼其身後人
來觀元之壽臣

礲硿子碣

礲硿子鄭氏諱斗字德方台仙居人仙居有山高特者曰石
礲硿而礲硿子適家其下人以其德峻拔與山類因號之曰

礲硿子云礲硿子少有偉氣學書未成舍去攻醫以藥人病者至視其貧即畀以藥不問直有無大疫起比舍駢首臥斃戚畏懦莫敢頋礲硿子袖藥出入疫家躬和煮治療不少有惓色人德之既而礲硿子益壯乃更悔悟謂吾先人本以儒顯聞吾可易他術黷先人名耶以藥肆授族人之貧者而刻志於學凡聖賢經訓及古今成敗之籍皆探究奥密扶摘端緒身由而志存之形諸言動文辭蔚然有古風正家睦族具有典法推其餘以周鄉人汲汲不厭元至正癸巳大旱民或鬻子以食礲硿子戚之擇腴田易粟富人以賑饑者數百家賴不莩死後二年海賊作亂礲硿子率鄉人避其難偕行者或掠人鷄礲硿子不忍責私以貲償之後咸悔戢不敢肆盗發括蒼將犯礲硿子鄉邑礲硿子戴鐵帽杖鐵杖練習里中子弟爲隊伍以備之盗聞解去守將知礲硿子才可用遣使者持幣踏廬起礲硿子謀其草事礲硿子知亂不可救拒弗

之圖籍

納已而元亡礲硿子亦且老矣遂隠不復仕惟日推所聞知授其徒同姓來學者飲食之礲硿子方嚴好義有非義者以禮開説使入于善故存而鄉人以爲師既卒咸悼惜以爲失所依礲硿子年六十

國朝洪武十一年二月廿有七日卒於家明年正月四日葬于七里之原礲硿子裔出漢安遠侯吉宋建隆初有名脩者自永嘉徙仙居歷十一世至戸部侍郎雄飛以文學發聞于時台學祠六君子戸部其一也從子寔爲國子博士遭亂死于孝博士之兄慰實爲礲硿子之曾祖大父合父椐妣張氏宋司諫次賢之孫元慶元路教授國真之女夫蚤死以貞節稱礲硿子娶姚氏兄之女先八年卒三男子曰光明曰顯則曰光範顯則黄氏出推擇爲縣弟子員貢太學選高等以鄉先生張君際状請銘余與台士游固知其多奇才晚乃得礲硿子焉於是知余於台士未足以盡交之也銘曰

少而奇壯勇於爲愈老不衰誰孰其機弗大其施有積無勳惟後之垂

恭題

賜和文學傅藻紀行詩後

新知武昌府事臣傅藻以其爲監察御史時所受賜和紀行詩四首視臣濂臣拱而言曰天之道不可窺也觀乎日月星辰之晦明則知之地之道不可測也觀乎草木蟲魚之生息則知之聖人天地也其静也與道謀其動也與神俱苟非發於言語文章何由而見天地之心乎臣獲事皇上二十年睿謨英斷雖非淺陋識所能知至於求賢若不及愛民如赤子此臣之所熟聞者也由此四詩觀之望藻可謂甚切而於民事尤詳及之甯非然哉臣與藻同師且同郡識其爲人嘗求其受知之故盖藻存心恕持法平其以御史使江淮間紀行之詩多寓諷諫之意故

上喜而和之益可見上之待藻與藻之事上交盡其道也視夫導君以諛訛及與臣下爭名者相去不亦遠哉臣老矣退伏田里久欲無言矣以曾執筆繼史官後敢贅聖治職有宜然者故爲藻書之藻自御史轉太子文學後復爲御史遂出知武昌云洪武十二年秋七月宋濂題

題樓時和敕牒後

宋之制群臣有官勑者其所受恩澤可以及其子孫又可推之於娴戚其善善之長抑盛矣哉此乃義烏樓時和以果州防禦使劉滁死事功傳補充將仕郎之牒非特見當時制度而先生之遺仁餘澤猶可槩見後之覽者寧能無所感乎

趙使君像賛

宋之王孫元之循吏才優識明政通民治未老而歸臨難不屈儒夫觀之可以作氣

書劉生鐃歌後

伯夷柳下惠飭身制行皆高於當世然揆諸大中之道或不能無過故其流至於隘與不恭甚哉為師之難也近代以文章名天下者蜀郡虞文靖公豫章揭文安公先師黃文獻公及廬陵歐陽文公為最著然四公之中或才高而過於肆或辭醇而過於窘或氣昌而過於繁故效之者皆不能無弊惟先師之文和平渊潔不大聲色而從容於法度是以宗而師之者雖有高下淺深之殊然皆守矩蹈規不敢流於詭僻迂怪者先師之教使然也烏傷劉生剛從余學經為文頗父近製

國朝鐃歌十二曲傳於遠邇士君子稱之頃于豈能使生至是哉實先師之遺教被人深且遠故耳余少於斯文蓋有志焉及今尤真知之然後嘆先師之不可及也後之有志於學者非累有得於古人之法烏知余言為然哉

跋鄭仲德詩後

浦陽鄭君仲德生之歲與余同其名與余同少而從學於吳貞文公又與余同長而多髭又與余同不善飲酒又同余中歲自金華徙居青蘿山中又與之同里故余二人交最洽也去年冬余朝

京師仲德欣然與余同舟游三吳山水間起居飲食無有不同者仲德既至喜斯游之美發為歌詩以寫所遇而余則入侍

兩宮晨趨而夕還留數月無一日之暇卒不能繼仲德之作心竊自嘆並游也幸與仲德同而景物之佳者皆為仲德所攬結余不獲效焉何其異耶及乎東歸仲德累以為言余耄昏好驕竟不能成詩以與仲德相馳驟既而嘆曰物之同者一則同二則異矣余與仲德方相與如一人仲德之言猶余之言也何必出余之口而後為同耶仲德之詩美矣而余效而似焉尚未免為異苟不之似非自取異耶多言以求異曷若急言而歸於大同之域也耶仲德知道者也必以余言為然

永康徐府君墓銘

君姓徐氏黃友龍名與字也金華之永康所居邑也諱與諱盛及正孫者曾祖祖考也翁氏妣也祇祇翼翼人不見其怠容兵亂家貲傾瘁心勸力營度綜覈卒完以充歉歲發餘業振里閭温而恭好禮而文遇士友有恩其德也七十有九壽也元至正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之時也明年十一月十六日塟之期也元統癸酉九月二十七日卒者其配盧氏也六十者盧氏壽也甲戌十二月二十日盧氏塟也義鄉岡谷之原墓所也道弘道惠道杜子也張其呂其壻也傳俊供倧福寧偉孫也椿桔棠根棋音本儀禧敬曾孫也今為國子生授保定稅課司副使者棠也去君之卒一世矣棠不敢忘而圖銘以傳其志事悲也余與君同郡雖欲辭不得而辭也銘曰

善善躬豈必名耶全壽終莫以榮耶德其豐厥胤隆隆殆將興耶

墳荒軒記

逆浙河而南舍舟登陸有地曰漁浦土沃以尤迆園樹林頑美蕃茂蕪相充美百貨之所趨行旅之所集聚似市而不澆近野而不俚故其人多優游而好文其尤以禮讓為人望者稱華氏余自京師還華氏之秀者曰拱辰侍其父候于河滸逆予至其家館於賓次率其兄弟庭揖畢俯身自東階趨退足武相蹈不越尺寸徐與之言長少相領擇辭而發懇然不頗秩然不悖于理皆良士也視其室名則曰墳荒而予昔之所書者拱辰請盍有以記之天下之物取諸人者有盡而本於天者無窮能充天之所與則得於人者可棄而勿論矣世恒知在外者之可樂而力取於人其受於天者則息而不顧

卒之兩無所得而戚戚以終身豈非惑哉今華氏兄弟以言乎爵則未嘗仕以言乎財則非甚富以言乎車馬衣服則雅素儉質與凡民等然入其門則父子有禮兄弟有恩忿疾之聲不聞于室和煦之色不絶乎面食力而趨事安生以自適雍容怡愉不教而勸而未嘗有資於外物何必取諸人而後可樂哉其善充於天也固美矣天之所與者至重也苟善充之雖困貧甚天猶以為貴也不能充之能位極乎崇高天猶以為賤也若華氏之為天之所貴者也余安敢遺之而不錄乎

題黄文獻公所書先府君行實後

右黄文獻公乞銘於柳文肅公之狀文獻公以學問文章名天下此雖遣次所書而考據精詳倫序不紊事信而辭質言遜而禮恭皆可以為法不特字畫之美也濂常執業二公之門於是二公之卒已久矣永念今昔撫卷慨然

題李烈婦墓表墓銘後

李烈婦墓文二通余友揭君伯防王君子充之辭也烈婦死十餘年二君文其墓今又十年而二君無在者矣人生不足恃惟令名可以無窮覽斯文者可不深長思乎

象山王君墓銘

國朝平四明蘭山民為亂寇象山虜縣令丞據縣及縣大姓王君剛甫散家貲率敢勇士襲其營破之執縛魁首數十人跪于庭罵曰汝冠郡縣囚命吏刼平民為害罪當死遂斬之散其餘黨迎令丞以歸郡以其狀聞詔賜白金二十兩縣圖其破賊狀于鳳躍山佛寺之壁是時朝廷聞亂發近兵誅之兵及境欲屠從賊者會君已誅盜兵乃解象山民數百環君拜曰微君吾邑幾以不義死由是君名聞浙水東君諱某剛甫字也其先祖某自昇遷閩復自閩徙象山曾祖諱子俊祖諱文盛父諱芝季父芑無子君以父命後之君祖父皆善士世以貲閭里君尤敦厚有氣量為學務通大意能操綴歛散貲會多然好周施喜士人稱其義元季嘗以通蒙古書薦為慶元路蒙古字學錄盜起黄岩江浙行中書省檄君攝東門巡檢司事攝六年盜畏不敢一人登陸及君去官東門被兵民追思君歌慕之年六十有八以洪武十二年正月某日客死於京師識君者咸悲傷之君娶葉氏宋丞相夢鼎曾孫女繼董氏許氏子男二人用鼎好學通詩用釜君卒後乃生女四人其二適林文孟林起宗二在室孫男一曰岵銘曰

古重巨室再于世臣望大聲隆可以鎮民民或思亂伺隙以動呵而止之俯伏震忠豈若細人勢而少功勞畢言輕其誰肯從海島之間萬室蟄蟄煮海熱山易化難繁世富治平不敢跳騰或逆其情據扼阻兵乘亂未弭嗚呼以起火矢風艘入寇東鄙君曰烏盈自投釜中沸湯方然汝計已窮怒叱壯士盜不可長縛斬軍門以取峻賞

大兵東來欲剗纖腥閭闔既夷飛書大庭函金走驛一日千里旌爾義勇以勸來者父老相携環拜于塗非君有為幾受盜污鳳躍之山圖畫君像此則其藏過者稽顙

李信甫墓銘

建業有篤行士曰李君諱汝成字信甫居家能惠其鄉信其朋友游京師卿大夫皆重之勸之仕不聽竟歸賈六合市上物價裁恒市人之平客遺錢五十緡而去遣人追之不及抵其家授之人以田宅來粥子直視物估問故則曰欲子孫久守之也年七十以元至正戊子八月日卒于家君娶鄭氏再娶吳氏年五十無子或謂施金飾浮屠像當得子既而夢神人授二果後十年遂得二子長曰讓次曰疑鄭生一女適句容王某孫男四人曰某某某某君之先太原人曾大父某從淵大父大振遷建業縣曰上元里曰李岡大振曰此符吾姓宜居遂居之通術數父義亦善士子疑好學行義儒生稱之

以其年月日塟君于其所來請銘疑言不妄古所謂視其子
知其父者疑與君之謂耶銘曰
不汲汲於名終以善稱不斷斷於得終以貴顯人雖其然故
有合乎天噫彼力爭而智取者曷不視乎斯阡

栖雲室記

中峯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為禪定之室翰林學士趙文
敏公書其扁曰栖雲迨今數十年中峯卒而廬亦頽壞中峯
之孫用菴照師作新室於故址復取故名揭之而屬予以記
余嘆曰師其欺予乎哉今之廬非昔時之所築也今之人又
非中峯也而猶曰栖雲何哉室廬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
數十歲計燥濕閱寒暑晚乎有不傾之勢毅然有不亡之
意今欲求而見之且不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須
留視異為而以捿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為名固異矣師取而
重揭之又異也余復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

者觀之則天地曾無殊於水中之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電
之光可使比於歲月自其有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於毫芒
自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儗於嵩華久遠巨細者跡也有
跡者固不足恃以不壞不可以巨細久遠論者道也斯道也
何間於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知今之廬異於昔時之所
築今之人異於昔之人哉而雲也妄性而不在乎嘗試與師
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變三吳之間崇臺廣榭涼亭燠館
數金碧而炫丹雘極人力而窮物狀者何可勝數盖有歌舞
未畢而號泣繼之車馬陳于庭而狐兔已游于綴者矣彼之
富麗奇瑰苟與栖雲之室絜量大小何啻岡阜之於沙塵今
彼皆不復得守而此猶能新其棟宇而不廢何耶盖無道以
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亡而名立固不隨
世以為變遷也吾坐乎斯窺目而思之充乎室皆雲也皆中
峯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峯之使苟有志於道孰

不可為中峯哉尚何取於區區之故名也乎師近道者盍以
吾言求之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五

芝園續集卷第五

麗水黃府君墓銘

元至正中天下方晏然麗水黃君與可獨憂以為大亂特起著書十篇言政治闕失甚悉曰能用吾言庶可救不然其及矣會朝廷遣使者宣撫四方君即詣使者上之不聽歸卧于家後數年亂果作山東李國鳳經畧江南見其書歎曰經濟器也致書辟之卒不起年八十以終君諱許與可其字上世多仕宋不大顯七世祖太學生師恩與兄諒財以義稱祖國華父叔年十七舉于鄉補大學上舍生君蚤孤知自刻厲讀書攻舉子業試弗利棄不復視慨然慕聖賢之學習五經約知其說尤深於易旁通諸家言目別汞分咸得其統緒狀貌敦碩鬚垂至膝下談辯古今事得失成敗如身預而目覩者部使者行縣執賓主禮請見奇其才數欲薦之謝不從惟推所學與其徒相講授性剛嚴遇人不能為卑辭媚色不憮其心者遇諸塗不正視然養母恭敬溫和柔能適其喜慼母卒廬墓左石壁之下遂別號石壁山人讀四書著類說讀易著大意讀書詩者總斷他若制度文為之說咸有所述所為文通若干卷其於義理蔚如也未卒時自為挽詩稍待死既而病歎曰生而無愧吾榮也死而無憾吾寧也遂卒時至正壬寅四月二十八日後六年為吳元年丁未十一月某日葬于葉衕君娶魏氏子男二人文彬文奎女一人適涂某屠出也孫男四人曰夢弛夢庚夢裘庶孫夢池以能文辭名仕皇朝為泰府紀善階將仕郎女一人適湯住曾孫男四人曰綸維綱綍君沒墊已久夢池持狀以書拜泣曰先祖既不得志於當時倘不圖其存於後世是生死不遇也為子其可余曰君雖不顯其身而有孫以昭揚之斯亦可謂有天道哉銘曰

大亂之生其端孔微不有君子孰為著龜未形而言曾愚攸謂幸水未泮視如平地政闕教褒忘安能久存天塞其聰有言莫聞言之在予從遠者人人之方述聖賢所難叶遺書不亡家孫是紹載德昭銘是謂天道

元故翰林待制柳先生私謚文肅議

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置大和於生物之地置大肅於成物之時盡其達茂遂之極非濟之以至嚴則成者不堅實者不確而發育於春夏者終不足以有成故降之以霜露沍之以冰霰使昔之驕虐暴溢者一旦收斂縮閉折挫而無遺寓深愛於至嚴之中萬物莫知其所由然故肅者天地之所以為教也惟人也亦然尊之以柔惠誘之以慈良俾人見之而化者春之和也臨之以儼恪以撿其情慢之氣持之以介正以格其邪僻之心不怒而威不言而厲者秋之肅也育才莫善於和成德莫善於肅嚴肅之君子其猶霜露之教乎元故翰林待制浦陽柳公先生負環瑋絕特之才蓄峻大剛方之德發而為文則沈雄而雅勁見之於行則端重而迅直急色不形於面媮言不出於口所學以聖賢為師而不狥俗以為異所至以教化為重而不阿世以為同起為人師入造胄子開掖禮樂之要統教吳楚之區晚歲乾誠入掌帝制其於闢異端扶倫紀黜淫祀排勢臣勁氣直辭可輔彝訓危言卓行可激貪懦退其退而燕處凜然神居屹然山峙喜怒不著語默有程可謂有德君子矣先生既卒而元亦亡時異典謚節惠之禮未舉門人咸喟歎而稱曰士有易名況先生嘗有位者乎惟先生之文天下靡不聞知以德配之於義為稱先生之德宏深博大茲不敢擬議然表見而易覩者非曰肅乎請遵古者私謚之例以文肅定謚如何僉咸曰允哉遂謚曰文肅云洪武十年春三月己卯朔前某官同縣門人宋某謹議

風門洞碑

神者變化不測之謂也凡不測之所必有神司之天之高明不

可測也地之廣且厚不可測也故天有帝地有祇嶽鎮海瀆
其崇深幽險曖昧惚恍不可測也故皆有神爲之主名山經
所載五千三百七十山其神有龍身而馬首者有牛身而足
肆貳首而馬尾者有身如蛇鳥而豹尾虎齒者雖譎詭難
識然不可測之所其神亦變怪無常要不可以常理論也金
華縣東南五十里有山曰風門山有石洞洞之户可入二人
其內晦如漆人怖不敢往以石投之有聲𡾋𡾋然莫測其所
底止風蓬然從中出衆人毛髮盡竪鄉民異之意其必有神
歲時禱祠之多應因號之曰風門洞神久而神與人益習因
降于巫言生四子皆爲神民信之遂即洞西一里所西溪之
原爲祠以像神及所謂四子者其來蓋已久元至正丙午夏
旱民皆走祠下爭舁其像以歸像至之鄉雨隨以至否則只
尺不相及民益大驚不敢慢而琴山里浦二處之民事神尤
謹惟恐失其意初里浦民嘗有神次子像靈甚至是歲琴山

民迎禱之得雨而里者不雨里浦人曰我神也奈何澤琴山
而遺我乎遂欲舁去琴山民亦曰我神也神澤我我未有以
報請緩之相持者頗久不能止則與之盟曰天雨則以神歸
我已而里浦果雨歲以大穰乃還神於琴山於是琴山之民
思報神惠復刻木爲次子別像而請邑士王閑碑神之休烈
植之祠下明年琴山有秋而西溪頗爲災西溪民疑新像與
碑不利也怒沈像於水而碎其碑沈像之歲西溪民大疫死
者十七八神降言將盡殛西溪民民惶懼殺牲叩首請爲像
以贖喜隊具將樹碑而文已毀琴山士俞慶乃來言其故請
文刻之噫斯事亦異於常理矣然非異與也木石之性久而
不散且能爲災譬人況大山窮谷之靈乎其能出雲而爲
休祥不可測度固其常也民祇奉之至於爲祠設像亦事之
必致耳夫豈不可哉或與之抗則過矣準禮山川能澤物者
則在所祭如神者澤茲邑之民而享其奉非濫也宜也爲之

民者烏不敬乎繇之以詩曰
風門之山𡵨穹窿峰左右翼且宗勢若萬騎環一龍帝恐
地軸膠不通爲鑿巨竅貫其胃復駈后祇叱豐隆手皷大塊
噫雄風至今山竅如截筩有風冷然出其中下深不測上無
窮幽怪宜爲神所宮惟神受命于祝融身騎赤虬挂綠髮四
子夾馳乘四龍川君水伯奄以從或珥青蛇持兩鏇或撼鼉
鼓或震鐃欻陰倏陽互賓蒙喜則吐雲怒流虹山民駭瞶增
敬崇殺牲莫酒陳𫄨衆願施需澤回秋豐伐山築祠溪水東
彤楹畫棟赤則彤縣民歲時來會同携孩扶耋如聚蚕蒲伏
祼獻罔不恭有不恭者殃厥躬神爲帝臣秉太公顯佚至仁
𣁋九辰聖經國典祠有功功高施博名必鴻鐫辭廟門玄碑
穹著祥昭異𧮩塵聾千秋萬祀爲神雄

柳氏宗譜序

浦江之柳氏其先居河東宋高宗南遷時有名鑄者扈從來

江南遂家浦江之烏蜀山生一子瀚瀚生森彬森生監蘊蘊
生崇德縣主簿禎之崇德生高郵令元贈泗州知州浦江縣
男金高郵生四子其次諱貫仕元爲翰林待制以文章名天
下門人私謚爲文肅有子三人皆舉士而六孫能守其學不
墜歿後三十又七年而介孫穆書其始徙傳緒之詳列爲譜
圖持以示濂濂泣而歎曰天道於是可徵而文肅公有後矣
濂少時幸執弟子役於公門公之爲人其崇深閎博者固非
淺見所能知至其端方直勁厚重嚴毅怒氣不形於色惡聲
不出諸口不知古之賢者使何如耳世之妄議恒謂賢者爲
足以予奪當世文章足以扶發至理所爲與造物者爭故
天道尤忌之而多難爲其後是殆不然天惟有所不能也故
生賢者出而代之爲之政以遂天之生爲之教以輔天之成
爲之文章語言以宣天之道使善者勉而惡者懼賢者何負
於天而謂天忌之哉其不然也明矣是論也吾意賢者之子

孫而不能自力姑引天道以自恕而非其實也不然自文肅公觀之何其異於彼哉文肅公之傳今三世其諸孫盛矣圖可以見天道而未足以盡報賢之意今諸孫皆有儲積久必愈昌越十餘世將有傑然秀出者與其間然後可見天道之全也斯譜也君子由是觀天道焉積之後人安可忽哉

文說贈王生黼

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斯文也果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故文猶水與木然導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其源之不深植木者不憂枝之不蕃而慮其本之弗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且蕃也孰禦聖賢未嘗學爲文也沛然而發之卒然而書之而天下之學爲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爲本昌爲源博也彼人曰我學爲文也吾必知其不能也夫文

烏可以學爲哉彼之以句讀順適爲正訓詁難深爲新奇其力而爲之至於死而後已者使其能至焉亦技而已矣況未必至乎聖賢非不學也學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地之際察乎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內無不知矣無不盡矣而不止乎此也及之於身以觀其誠養之於心而欲其明參之於氣而致其平推之爲道而驗其恒蓄之爲德而俟其成德果成矣道果至矣視於其身儼乎其有威煒乎其有儀左礼而右樂圓規而方矩皆文也聽乎其言溫恭而不卑皎厲而不亢大綱而纖目中律而成章亦皆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徵乎其家其家莫非文也夫如是又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文其可掩乎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乎天下而教行乎後世也今之爲文者則不然竊焉以馳其身晦焉以汨其心擾焉以乖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悖如也家焉而倫理隳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乎古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繇而發乎發乎心也心烏在主乎身也身之不脩而欲脩其辭心之不和而欲和其聲是猶擊破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簫韶也夫不可致矣曷爲不思乎聖賢與我無異也聖賢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豈我心之不若乎氣之不若乎否也特心與氣失其養耳聖賢之心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義道德仁義積而氣因以充氣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文之類乎聖賢亦不可得也嗚呼甚矣今之人之惑也聖賢之爲學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其爲事亦多矣而未嘗敢先乎文今之人未暇及乎他自幼以至壯一惟文焉是學宜乎今之文勝於古之聖賢而終不及者豈無其故耶不浚其源而揚瀾不培其本而抽其枝弗至於槁且涸不止也然則何爲而後可爲文也蓋有方焉聖賢不可見矣聖賢之爲人其道德仁義之說存乎書取而學焉不徒

師其文而師其行不徒識諸心而徵諸身小則文一家化一鄉大則文被乎四方漸漬生民賁及草木使人人改德而易行親親而尊尊宣之於簡冊著之於無窮亦庶幾明道而立教輔俗而化民者乎嗚呼吾何由而見斯人於斯世也吾何爲而不思夫聖賢之盛也虎林王生黼年甚少讀春秋而好爲文問法於予予美其有志也以其大者語之

太初子碣

宋之德澤遠矣暨其衰微不振人能取其國而不能絕其子孫百餘年間顯官名士森布於天下當世稱多才者歸趙氏此豈人力乎非天曷能致此乎吾與浦江得太初子諱良本字立道其裔出於周王元儼至太初子十世矣太初子六世祖士翮爲虔州兵馬鈐轄高宗時來遷睦卒贈武節大夫武節之子武義郎不玷徙自睦徙浦江高祖武經郎善延曾祖武翊郎汝迴祖崇撲父必俊自祖以下始不仕皆以儒名至

太初子允異焉太初子少時好讀書從學于鄉先生吳貞文
公萊通經史大畧不喜業精為章句有得諸心輙見於行事
其言纚然可聽其為家以禮取友必君子凡所友者言學懇
款於身不變也妹歸樓氏喪夫二子槇楠幼樓氏族利其貲
欲以計奪分之楨愬官未報夫死長老有閒是婦子者為言
于縣縣據可託孤者皆曰莫賢於太初子太初子且其兄也可任縣
籍其貲貝土田符太初子主之太初子視孤甥如子既長授
以其籍然髮無所私太初子行方嚴有慶恭仁者咸慕與親
剛愎者憚不敢過其門翰林制待柳文肅公貫太初子父
友雅愛太初子為人命從朱先生實亭游朱先生老儒通醫
術最嚴戒不許可庸俗士獨樂太初子盡傳以其術太初子
謂吾欲及物而患無其道今乃得之遂發其術濟病者療人
未問藥與華靡去不取實監察御史聞太初子精於醫薦于
朝授以醫學正太初子笑不就而太初子之嫡亦且長於是

太初子謂曰兒善治而家吾將休矣遂闢一室以居研摩養
生之說朝夕粥一甌不御醯鹽疏薮盛暑不蓋谷烈寒不附
火蹌三十年無懈意至老須髮不少白人望之以為真神仙
人而太初子亦若有所自得人莫測也洪武六年太初子卒
年七十先卒之一日坐床上謂人曰明日良吾將歸矣顧稚
子瓜筆與簡預書斂葬儀曰衣我楮衣履我繩屨棺二量宜
用弊者無華侈汙我至日晨興冠衣正坐啜一食飲手瞑目
撼之則逝矣二月十五日也三十日葬于華表山之原夫人
戴氏先四年卒合葬焉太初子嫡曰友言孫曰季昇季旵曾
孫曰同驛同琏同畿瀛交太初子翁季間最久法當銘銘曰
人之將寐昏氣乘之形憊神疲不能自持矧惟死生世之大
事誰能而忘鼓咲而去猗太初子脫然天游與道始終知命
不憂曷由致斯其欲甚寡形且頎忘孰不可含世之鄙夫雄
際一時疾病之臨鼠伏狐悲太初之道匪神匪僊尤乎兩間

無後無前

元故朱夫人戚氏墓銘

夫人姓戚氏諱某字某婺金華人宋朝奉郎知袁州事如晦之
曾孫從政郎廣德軍司法參軍宋祥之孫貞孝先生紹之女
年若干歸義烏朱君元跡君若干年喪其夫三子皆幼時宋亡
為元盜起旁縣焚盧舍剽刦家單甚夫人艱勤悲悴事舅姑
無怠容遇諸子有恩而嚴少子嘗戲取人一雞卵夫人怒曰
是乃所嘗取耶笞而責還之稍長遣從許文懿公游督教愈
於夫在時粥釵釧資之俾無勤懈父老病殊殆迎以就養烹
樂進食不寐者三月留十年乃終不以喪塟累兄弟出私貲
為其女兒歸朱氏蚤死夫人育其三孫兒長兒亡又撫循其
男女為擇名族嫁娶族女貧不能行者必以貲助寠家得子
多溺死以倫理訓誘俾勿溺資以粟帛里中人德夫人如慈
母夫人與娣姒和睨娣姒子猶己子御媵婢仁而威閨夫人

譽飲威肅畏諱者止惰者執業以俟久而知其可事多終身
不忍去夫人春秋既高三子冠裳翼然須髮頒白升堂奉觴
以次為壽諸婦孫男女數十人列侍左右讙愉竟日年八十
時燕連賓客慶問者以千計夫人讀書史為人言皆有詞采
可稱述壽八十有七猶康彊不衰旦起盥櫛召子孫來前曰
吾殆死矣就枕安寢日瞑遂卒至正丙戌五月九日也十二
月某日還朱君之柩合葬蔡里東山之原三子長曰震亨有
學行人尊之曰丹溪先生次曰巽亨次曰蒙正皆善士孫男
五人嗣衍嗣洪嗣紀嗣淏王汝孫女十人皆為巨室妻曾孫
男二人文楫文椐女子三一適人其二在室夫人卒三十五
年嗣紀以狀拜泣曰夫人於朱氏為賢母宜得銘余曰嘗聞
丹溪言信然丹溪學可師法觀丹溪可知夫人賢觀夫人其
子之賢益可徵余奚由讓銘曰
詩稱賢知多本母氏史傳子與三遷是紀仁戕義訓與性皆

成導之為善川赴木升少闕其端愈長滋戾君若夙教閫粹
於易有儒丹溪行介德方匪惟師承惟母之良秖率慈惠具
有典則尊章歡容遲邇遵式黃髮朱顔召壽樂康環珮紳綬
秩其盈堂善慶孔多澤則在後後人勿忘碩儒之母

雲寓軒記

閩士張君仲育學道龍虎山中扁其軒曰雲寓人聞而疑之曰異哉張君之名軒也夫蒼然而在上者太虛也寓乎太虛者雲也雲之為物一氣上升初無定形當其始生也勃焉如烟爵焉盤旋或搖曳如帶或縈結如蓋或超舉如鴻或變化如龍倏然而雨天下忽然而不見其迹雖雲亦不自知其聚散起滅為何如人之靈之一息而萬狀惚恍而不可為像今張君乃欲取以寓其身不亦異乎或聞其言又疑之曰是知雲之起滅而不知外物之起滅者也知張君之寓身於雲而不知其寓意於雲者也彼世之紛紛糾糾朝崇而夕替聚往

而欲還毀譽榮辱之出於人者其變亦多矣獨何異於雲乎人惟不知其然也故竭智畢力終身趨走汩沒於其間而不之止若夫知道之士則不然其視天下之物舉不足當其一顧至於身亦自視如蜉蝣其去留之際不繫繫於物與浮雲無異蓋其所得者深矣今張君獨知之而以雲寓名其軒庶幾達生者之所為彼烏足以知其意哉或者聞其言又疑之曰是求其外而不得其內泥於迹而不通其道者之論也夫有道者用於物而不蔽於物自恒人而觀雲則雲而已自有道者而觀何之周綸宇內歛之不見毫髮者非道邪澤潤四海而不以為功與天並存而不知其所終者非道邪衆人資其惠而不能名其德功成則退而不底滯於用者非道邪是則張君取雲以寓意者有在矣彼烏足以知之邪且天地之初未嘗有雲之名也非特無其名也而亦未嘗有雲也非特無雲也而天地亦未始有也陰陽判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雲生焉人見其巍且高也從而以天名之見其卑且廣也從而以地名之見其絪縕無窮也從而以雲名之是則以天地名天地以雲名雲者亦已寓矣况復取雲以名軒不猶寓之寓者乎而人又嘵嘵焉而辯之非惑邪吾聞龍虎山中多異人廣成子安期生之流時往來其間張君試見而問之果孰為雲邪孰為寓不寓邪必有以語張君矣又安知不疑吾言為妄邪三人者退張君識其言屬筆於予請書之坐隅

蘇平仲文集序

昔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畧何如耳庸詎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何者皆紛然雜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illegible]古之遺法其不敗衂也難哉為文何以異此古之為文者未嘗相師鬱積于中攄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覈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為工哉自

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傀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不可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絺繪以為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喪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凌厲以震盪人之耳目譬猶敝帚滿泥雖家有而人有之其視曾号部再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晩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能倫誦說不務而習中歲大肆於文辭精博而不靡遊數馳而不奇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侶也仕
皇朝為國子學正近臣薦其才擢　國史院編脩官以贖辭歸焉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應　詔既至復固辭　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固也人有困於當

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遠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㽘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攻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徵猷閣待制還家知婺州遂家焉今為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十世矣

題余廷心篆書後

右四大篆幽國忠宣公余闕為浦陽戴君叔能書至正九年公持使者節來頡浙鄙濂借叔能往見公與寓甚至且各書篇為贈公去浙後江南大亂剏捷之城皆為偽虞陳友諒所據公時以淮南行省右丞分治安慶安慶前後皆盜區公獨守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未嘗敗北不幸糧絕城陷公遂赴水死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爭光信哉公文與詩皆超逸絕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然其忠義之氣可以懼亂賊清聚鷹

天地因之以位君臣籍之以定斯豈細故哉所書不工猶當傳之萬世況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有神物呵護凡者當如張中丞之詩顏太尉之笏肅然起敬不可徒以翰墨視之公唐兀氏余闕其名也字廷心一字天心元統元年進士世居武威今為合肥人翰林學士金華宋某謹題

恭題

御制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勑符後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上御奉天門講給事中林廷綱等陛人以歸省其親爲請

上欣然可之明日陛辭上親制勑符諭之且命人各書其副以歸廷綱等咸叩頭拜受而退既而廷綱嚴裝成卷以示臣濂請識其左方臣聞古聖君之待重臣當授職之除必告之以言如堯之命九官周康王之誥君陳者有之矣今廷綱以初試職之小臣而有此賜誠古所鮮有也小臣膺此賜或有之然昔時訓命之辭多作於代言之官如廷綱之賜出於

上所親製者無有也親製者或有之求其誨諭諄切其望深辱積父命子如廷綱所被者無有也嗚呼　上之待廷綱可謂至矣廷綱宜何如報哉廷綱其去而思乎昔者夔乎閱

卷而齒乎恒民今一旦至此果誰之賜歟烏可不盡心也

上之望廷綱者以忠爲先而忠非效一職奉一令之所能盡必也至公而忘私徇義而忘身斯可矣苟徒恃　上之寵榮以夸其鄉邦是但人之智爾於廷綱何取哉是月二十五日葡其官臣濂拜手謹題

題王氏桃源圖後

在宋盛時四明桃源王說先生以學行名東南今相去三百餘年矣其諸孫敬止繪所居之地爲圖求大夫士歌咏之後徵予言之古者賢子孫之於其先思其所嗜所樂及其居處今敬止思之不可見而寓諸圖畫猶可也而奚以人之咏歌語言爲哉先生道德著當時名稱聞於後世固不待人之言從言者足以不朽於先生亦無所益而況不若先生者乎敬止苟欲顯先生之名則先生不待人之言而已傳矣苟欲明其先之有人而爲身榮余將有說焉豪傑之士不繫其先也

尚矣在乎自力而為善耳古之為賢相者莫過於伊尹傅說而二子者卒然起於畎畝之間未聞其先有若其身者也為賢人者莫過於顏閔孟三子而其父祖若顏路之流初未嘗如三子之賢三子豈跂乎先人之末耀以成其名哉自致之耳苟待先人之名以成名則士之無聞者衆矣令敬止而欲繼乎先生學先生之學行先生之行斯可矣奚以人之言為哉而言者徒呫呫然辯挑源武陵之得失不亦勞矣乎敬止賢者也於予言必有取焉

元故慶元路經歷劉君墓銘

予侍講禁林有少年生持銅刻名印來謁曰禮劉氏子也聞承檄行江西過故人家得梵金圖記一六面皆有視之則先生名與字具焉問所由來欲以奉先生者死已久矣礼竊恐棄置謹貿以獻予辭謝不欲煩人生拜不肯起予既勉受之生又拜且泣曰禮願有請也幸先生無拒禮賴人也生十年

而先子亡先子之亡今二十有一年禮孤也早先子之懿行不能悉知矣所僅知者倘又不屬立言君子以傳則礼何以為子禮之先子少有志事以持以適時艱難屈於小官竟不克施以卒既不克施矣而後不得垂姓名於久遠是生死不過也禮竊懼焉願先生惠賜之銘言已又泣且拜予起立答須其羣行之辭會考禮事嚴久未服述生請如是者四三益勤不怠今年生除龍江宣課司副又來速曰非先生銘禮不能一日忘而去也遂序而銘之君諱明德字作霖幼有氣尚若欲有為者不肯蹈庸人後為舉子業專攻春秋經晝夜磨礱不暫輟傳注數十萬言歷歷記憶倒舉可成誦期以致此功名嘗曰使我為某職如此為某職當如彼若素為之者至正庚寅會江西大比君曰此非吾時邪即束書往赴之時有司以程式去取君言時務落落動人見者咸縮手出舌然卒以此不中君咸憤怫閉户讀書益奮勵不衰攻諸體詩精敏敷出新語又善字畫飄逸有風韻由是聞縉紳間廣東宣慰使與都剌魯君名薦為雷州路儒學教授君為教官立規條戒訓率先諸生講說自身及家之道殷勤懇飭聽者忘倦海南之言有師聽者必曰劉先生劉先生云君既善為職聲同日著由雷州起授慶元路總管府經歷綜覈名實事集無滯上下信服之未幾東境盜起勢搖郡邑君即解印歸卧於家備竹樹田園為終老計至正乙未五月以疾卒上距生年延祐丁巳壽三十九君之先真定槀城人祖浦隱不仕父巨端州路總管府推官遂居贛之贛縣君娶廖氏生子男子一人礼女二人礼即請銘者能自奮繼其家聲既葬君於貢江之水東原令以才俊仕君予謂其能子銘曰

志之隆祿則不豐才之良壽或不長果孰為之嗣人其昌

元故處州路青田縣儒學教諭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植字國輔其先虞姓居越之上虞宋建炎間遠祖從

福過台臨海之靖安鄉至汝楫者避難而以黃易虞今遂為黃氏曾祖玠宋宗學諭積而能散人稱曰佛子祖居正朝奉郎父景母陶氏府君十歲而孤母夫人授以書詩輒能省解大意嚴自脩飭不與羣兒出遨家人皆異之其兄曰楷曰彬以文學名皆為郡教授尤篤愛甚日夕相摩切凌厲稍長遂刻意為學名聞叅出二孔間甫十七薦紳英其才補上蔡書院直學既而郡守趙君夙儀欲辟為掾力辭之後調青田縣儒學教諭迄不就年五十有二無疾而卒府君為學以六經為本以躬行為務以文藝為末始以此自為亦以此淑諸人問之無不知者其終身無所愧於其言其居家延師開齋廬教族人子弟之貧者歲饑則為糜道傍以食餓夫鄉人爭曲直不能決相率叩門以質府君曰甲理是乙非各愧而退用是學者稱之為鄉先生細民稱之為善人娶杜氏於夫於子皆盡道年七十有二而卒而子勲烈默杰熙熄皆士行六女

適陳又琥業起于陳學詩載夢祥周應願鮑可殺又皆不悞於士族於是知府君之善教也及府君歿三十餘年而孫男之多至九人曰垣陸壼厔𡐦墅炷圩圳孫女五人其二亦適胡宗銓吳貫而曾孫男又五人曰銑鎮鏐鐃鋭矣於此又知府君之德厚而後人之盛未已也嗚呼爲善者固不係乎名則人何所勸乎故徇歟之請叙而銘之府君卒在元至正甲申五月丙申塟在庚寅十二月甲申杜氏之卒在丙午九月丁亥其合塟以

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甲子塟在閶岸之青暠山云銘曰

學弗於文維本之敦行弗施于人維天之倫維其倫乎天卄有職子孫人勿求乎君盡求諸身

安道堂記

自昔

其主之與天必生異常之才以備其一代之用外之則有熊虎之士奉命秉旄爲之鞭駟僕皷㳄掃六合內之則有夔龍之倫立法定制爲之謀謨廟堂協和黎庶近而至於贄御之屬執事之臣亦莫不忠厚謹飭小心而盡職雖曰善以類聚非天命孰能使然哉

皇上肅將明威致虔天討於四方江淮之間豪傑魁壘之士翕然附從拍顙叱咄戰勝攻取無不得意及功成業定上公徹侯甲第相望輔相侍從皆當時之賢而於近侍之　中又得供奉司令杜君安道而益知其他之皆然也安道自

上之興持刀鑷侍左右未嘗暫違凡　上征吳越略淮楚攻齊魯汴蔡舟車所臨四五千里虜僞王斬驍將以百十計惟下之謀畫策之算安道皆得身從而目見之安道性慎密不泄動稱法度爲　上所信任者二十二年由尚冠郎改御用監令至今官入內廷行步可數言語敬恭唯恐有絲毫過誤出殿門外要官勢人之前如不相識一揖之餘不啓口而退故　上每稱侍臣之忠謹者必以安道爲言今夫天下之官受祿於朝者孰非仕哉蓋有終其身沉於下位欲覲清光而不可得者縱得近輦轂下有願承一顧之恩而不可得者安道乃得侍　上而見稱許雖曰慎密之所致又豈非天哉安道其益勉之可也余官在太史事　上者亦二十年餘安道既以其字名堂復願得予文以識遭逢之盛夫稱天命以紀載　國家人材之美予之職也乃爲之言

呂氏孝感詩序

天人之際難矣苟有以感之非難也天穹然而在上人藐然而在下勢絕而分殊豈易感哉然人之身天之氣也人之性天之理也理與氣合以成形吾之身與天何異乎人或不察乎此而謬迷其天性始與天爲二矣能以誠感則天寧有不應之者乎是理也予觀於呂君爲尤信君諱某字信夫壽春人事親至孝而好黃老家養神之說及親歿三年之服終猶衰墓如初褎因卻酒肉弗御每旦躬豆籩具果蔬爇香𤑌天微實禱於其親如是者數十年嘗汲井以行饋事時盛冬冰沍有金色魚者三入汲器中信夫異之持歸盛以陶缶實香几上閭里人聞之相携來觀者充其庭皆揖信夫而揚言曰今茲大寒魚蟄不見操罟者欲得一鱗不可致而信夫不求得之豈非天以旌信夫之孝乎且夫金魚昔文臣貴者章服嘗用之信夫子孫其有興者乎於是又皆揖而賀信夫卻立而拱曰吾子道之未盡安敢言孝苟以爲天之賜遜不敢承乃致祭而放諸井中愈愛事天之禮又七年而後卒既卒其鄉人呂山見之於上眞觀衣冠儼然若神仙中人已而過問信夫則信夫死矣厥後其子浙江鹽運使繼道以才德顯累官太常卿吏部尚書粹僉北平按察司事以至于今階入三品黃金横帶爲時能臣由是其事傳于四方士大夫咸詠歌之而嘆異之嗟夫信夫以孝事親誠格于天而天以魚旌之

能養神而神全不散死而人或見之則二者乃常理爾又奚異乎今繼遺之顯融固宜也以魚數占之顯者殆三人乎繼道其一矣在其子與其孫蓋未已也昔者卜序白華之詩不特曰孝子而必稱其潔白今其詩雖亡而賴有序存故不見其詩而知孝子之行余竊取是義而與論其事以序呂君孝感之詩使觀者未見篇什而可知其人則亦卜氏之意然天人之際三百篇言之備矣在作者之自取焉

贈陸菊泉道士序

吳下道士陸求齡好養生之說別號曰菊泉徵言於予曰求齡聞菊之為華得陽氣最盛者古人謂之日精屈子好神仙賦遠遊嘗餐其落英後世有飲南陽潭水而得上壽者則菊誠可以延年也久矣求齡誠樂而慕之故以菊泉為別名先生以為何如余曰菊固可以延年也雖然吾觀昔之神人若廣成子安期生之流至今數千載猶時時往來東海諸山間

凌日月而薄陰陽視天地如一粟以千載為俄頃其壽可謂長矣其人初曷嘗餐菊飲水而致然哉亦善於自養而已夫人備五行之氣以成形形成而精全精全則神固誠能體乎自然而勿汩其中勿耗其神勿離其精以保其形大可以運化機微足以閱世而不死豈特致上壽而已乎雖然此道家之說也吾亦有所謂不死者書契以來可謂久矣凡聖賢豪傑之士至今儼然與乎方冊間其事業可為世法言語可為世教國用之則興家用之則和人身用之則修或反其道敗亡可立見自今而往天地無有窮也其壽亦無有窮也豈廣成安期之儔所能及哉又何以菊泉為哉求齡年少好學苟未至於此亦當以廣成安期自勉無以菊泉為足恃也吾之身善治之可以亘終古而長存與三光俱不泯沒不能養之特蚊蚋起滅甕盎中耳豈不惑哉於是求齡謝曰先生教我矣請書之而顧學焉

鄭氏喜友堂讌集詩序

余自禁林致政而歸久不與諸友胥會悵然而興遐思洪武己未秋八月壬辰胡教授仲申朱長史伯清蘇編脩平仲及金徵君元煕咸集於麟溪鄭氏余同劉繼至鄭氏之賢太常博士仲舒置酒讌客於喜友堂籩豆孔秩冠裳有儀揖讓興俯翼翼如也蓋余與胡鄭朱三君自弱冠為同門友今皆頹然老矣蘇君生雖稍後亦嘗為同朝退計昔時各縻祿仕不獲危酒為驩凡二十餘年今者幸遂家食或居異邑或相遠二百里皆得與之周旋於尊俎間則夫斯會之同豈易致哉於是獻酬樂甚酒酣鄭君為詩十四韻以慶會合之情出示坐客坐客先後倚韻而和之遂聯為卷俾能詩者續焉嗟乎余數人老者年逾七十次者六十有奇又其次者亦越五十春秋矣獨二生為最少耳又越二十餘年少者當愈長老者當愈衰未知復何如也然則今日之樂其可數遇乎是卷也

豈特可識一時之樂後乎斯者諷而歌之必將慨然有不及與之歎矣洪武十二年秋九月甲午前翰林學士承　旨宋濂謹序

和鄭永常先生讌集詩韻

我生空負月臨奎詩鞋驅胡鎮之奎幨文學何曾逮昔期扸子未成非國語莊衡徒憲作人師探珠赤水欣同調結屋青蘿得所依泉石要為中世托姓名豈料九重知東西御饌嘗分賜出入天門更不疑佛樂秋嚴威閃閃能接日轉影祁祁年華自覺隨流水造化誰言類小兒別夢屢形分講席歸田一似舊游時常隨禾藥衣雲霧幾度尋花屨蒂花拔老章知同臭味此生端不慕輕肥芳筵夜扶栝行數絳燭春融客醉遲一代耆英都在坐百年文獻欲還誰獨憐鄭下支離叟莫鬪長安絕妙辭賴有西風吹酒醒搔頭向月誦賡詩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七

芝園續集卷第七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最盛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昆況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子孫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爲封君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公諱克堅字璟夫世家曾之曲阜孔子五十五代孫也曾祖曰之厚贈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祖曰浣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皆追封魯郡侯父曰思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曾祖妣女真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公少穎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始冠遊學成均通春秋

左氏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元重紀至元五年上疏請脩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山東眉日錢之半給其費命監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千緡勒碑以紀成績至正六年中書謂公爵與階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夫易銅章以銀十五年平章政事達世帖木爾薦公明習禮學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公爵是年冬帝親郊公攝太常使盛服搢笏登降有容觀者稱爲達禮御史大夫雪雪言公才宜近侍左右拜中臺治書侍御史公辭歸明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亂公率家人北行次藁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爲集賢直學士希學爲秘書卿遣使者即藁城起之公至燕都處盜毛貴犯畿甸且逼近議棄燕還關中公曰天子當社稷宗廟俱爲存亡烏可棄而它之今勤王之兵頗衆與之決戰盜可平也如公言盜果敗去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貢舉時四方士避亂多集都邑公

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權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及察罕帖木兒二軍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怙里帖木爾納思齊降將命張良弼禦之公及中丞袁渙許曰不可二軍不敢舉兵把李元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耳今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帝使喋也丞相不從渙亦被劾去公怒曰謀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二軍及良弼戰于鹿臺李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帝賜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位竟謝病歸闕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爲集賢學士資善大夫不就後以公爲山東廉訪使卒不起二十八年

皇上手詔趣公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以廩祿不煩以職郊祀必致膳肉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遣中使存問疾篤　詔遣公于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它錢物稱是三月二十八日次下邳新安驛薨于舟中壽五十有

五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塟于孔林去孔子墓若干步公寬厚樂易事親有禮遇族寔有恩與人交不爲掩覆計度一以誠信豈下美髯容止甚都順帝以福人稱之公娶張氏齊寧路總管子仁女封魯郡太夫人丈夫子九人長即希學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皆元國子生希曾其季也女一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訥曰証曰草某女五人希學今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每歲朝王于京師　上寵錫之甚厚以袁渙狀來請曰先公沒今十年而墓道之石無文以刻恐休德不聞于來世人共請何濂辭獲識公且與希學善雖老矣其恐不銘銘曰

天命大聖爲萬世師闡幽昭潛兩施日輝功加堯舜位則不有歛其遺澤以昌厥後歷年二千有興有亡五十餘世封君相望自庚而公愈遠彌貴袒圭袞衣肅將祀事惟公紹家教大且文人曰休哉聖師之孫入爲秩宗左禮右樂格于幽明

上下允若亂兵趋熱宗社震驚君臣合謀桑而西遷公曰不然君死社稷以正伐亂勝不以力王師焞焞如雨如霆盍遄難夷公實啓之關陝之間將驕而噬彼謀不臧以水止潰公請元戎世方興亂無失厥防以速其叛言臧不從不臧是爲禍將追身云何弗歸璽書迎拜俾掌邦教大訓洪謨數聖之道王字曰褒位其可居退備于家琴瑟詩書

皇明御極取聖爲則陟降帝庭遺儀有翼生享其榮死篤其承云誰致然聖澤休明惟聖之澤如山如川有址有源以永厥傳繼聖惟賢守位惟德昭纘重聲後嗣是式

觀音石贊

雨林翁君祥卿得圓石一大可五六寸上現圓通大士妙嚴貨相坐寶蓮華善財童子合爪侍側蓋大士住不可思議解脫門能以神變作諸佛事攝受衆生大則示化真身於陀怛洛迦山小則寄影像於一木一石不假人為自然天造無非

自慈悲中發現祥瑞因請濂作贊以顯神功以示闡提生我慢者贊曰

玄黃既肇分白石即受質斯時未有佛云何能應現千劫皆佛化難以時節拘劫初與劫終常居寂光上石本無情物其頑無與等初無感通者云何佛示像微塵刹上中塵塵皆是佛有情與無情本末同一體諸佛亦無數動曰那由他云何圓通佛獨此示神變圓通於支那夙有大因緣所以不會捨如母之憶子如來談諸相皆是虛妄集云何自着相爲以標迷網由相以悟性正如指指月見月指則忘寧有繫執故以此四者觀唯知佛願弘聖凡盡融攝調御菩提心假石顯云異超出思慮表既非圖繪力又匪鐫勒功幻成妙嚴相七寶作瓔珞瞑目結跏坐正以慈悲故用警闡提者徒爾增我慢當知神通力乃後有斯事始悔未見時口出不淨語如仰首唾天墮還着面故愚癡哉可念寧返加耳遂我願大地人無不知三依見石非見石見佛亦非佛但見無量光各自心中後編照十方界明如日月燈十方諸品類盡得諸佛智

夕佳樓頌

夕佳樓在雨林西山中去城僅五里所文明海慧法師始作之法師修習西方觀想當日如懸鼓時必面西作禮舉唱佛號滅妄歸真不使毫髮散亂其命名夕佳雖取陶潜氏語意蓋他有所屬也法師之子具庵玘公後能丕弘父業法華一宗恒籍之為大法舩獲濟度者甚衆具庵以樓徵文為述頌曰

大雄妙嚴清淨海攝受無邊有情衆生念念在散亂猶如火生積薪間倏忽起滅不暫停乃以神通方便智教之繫念專於一惟彼西方安養土無量壽佛之所住琉璃宮殿黃金地九品蓮臺池中生衆寶林能演法極樂永斷一切苦其土正值日沒處衆生知用日為觀舉頭見日如見佛閉目開目

盡明了佛光解破諸暗故心定如山不可移性中如如顯日相四教修行隨解進能想所想各異證三藏有見皆生滅通則無實如幻化二教皆以事定故別知本性元是佛次第觀中可馴致圓門妙解更然殊心具一切依正法以具緣即心日現法界心起法界日此則名為空假中非三非一即三一用智破惑顯自性猶大醫王出良藥入口熱惱變清凉種種觀法斯第一卑從大法來真冊修者習者無量衆冥觀如來親接引身乘七寶金剛臺一弾指頃生彼國海慧尊者發弘誓嚴潔斯樓建道場每當山氣夕佳時遙注西方作禪觀尊者行成生上品有子夙具大乘器本性之日常在目妙勝光明時發見我生本是菩提種誤嬰世網未解脫暮年遭此殊特事如飲醍醐生慶快願結樓煩淨社緣西向落日志心礼唯心唯色妙難思當處顯現無非佛

了圓銘

嗣漢天師張真人宇初築室龍虎山中修鍊雙册動靜兩忘
已而神聚氣凝混合為一至和坱圠返乎太初真人既獲覩
内景之秘因題其室曰了圖所以識也玄貞道士為原玄扎
之旨而勒銘曰
高上洞玄陽陰之根凝和攝真是謂崐崘中有三關七竅守
闢上絶霞表下淪洞冥邈而索之黄房絳庭虚明潛通空峒
泬泓真人之居規中為城龍馭鳳舄雲裾飛翻左挾元英右
衛白元仰睨太朦噓氣成雲化生萬神合妙為真昇真玉虛
胡契洞清哀蔽下士靈鑄莫凝神隨形化降于北陰遁物雷
電指麾六丁授以赤書制魄攝魂還乎混沌閉絶九門南陽
飈真爽朗秀英三靈發曜八素蜺變出入泥丸翱翔紫清羽
葆先導飆臺後登與天為徒振古長存
濂既作是銘或謂假象取喻而多廋辭若著明言之嗚
呼斯堂言之可明哉然而人身之内有至虛焉絲絡之所

群湊命蒂之所由生不倚八偶巍然中居此謂神之庭氣
之母真息之根也人能存神於兹則性自復養氣於兹則
命自正神與氣未始相離分之為二合之為一其殆化源
也歟然欲了之則未易為功也烏之伏㲉不足以言溫陶
之烹兎不足以言凝鑑之照形不足以言明勝是三者庶
幾氣神混合自然成真而猶未忘乎迹也蓋有非神之神
而行乎九天非氣之氣而超乎九地方所不能拘小大不
能計而了之名且不立矣了之名苟未滅如隔紗縠而覩
明月耳著明之言固無越於此然亦糟粕而已爾士且而
已爾何是以言了哉或者一笑而去因不欲棄而書諸銘後

趙子昂像贊

文運中微頹波日靡公起東南作天一柱天人之表帝王之
孫麟游鳳翔珠明璧溫歷試中外遂居禁密其名之升與日
同出彼撿邪者腐鼠敗脉何能病公臭鐵自關三百年間西
東萬里雄鳴一代如公者幾公貌如玉公文如金變化莫測
照耀古今

吳道玄觀音贊

觀音妙智力頓超塵沙界吳生縱善畫徒能具凡体我假六
神通欲寫光明藏須彌以為筆太虛以為紙經歷無量劫但
成一隻眼此眼若開時十方俱照了一塵一沙中有皆觀自
在

雲谷偈

雲出谷中境也氣之所寓也道陵師沙門也其以雲谷自號
是寓乎寓者也若以一眞法界言之凡所寓者皆妄也況妄
之人妄者乎一旦心空法空則諸妄皆真矣何雲谷之有哉
為說偈以明之偈曰
白雲出空谷此是山中境上士以自號是心隨境轉我日本
無雲雲出亦非谷終日徧太虛不著於一處我心能轉之一

一皆自在此為空谷義上士當鑰關開闢了不關頭頭皆是
道苟着於邊但見谷中雲初如一縷絲漸成兜羅綿散布
於四方遂成澤物功此是第二門初非真實義㓕謂老書生
妄意談般若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八　芝園續集卷第八

杭州天龍寺石佛記

濂自休致以來頻一至杭憩永明慧日峰下天龍寺與永明相去不五里而近其主僧月舟禪師行滿要濂出遊寺乃唐天龍尊者駐錫之地宋乾德三年吳越王錢氏為建寶坊曰名天龍王之女曾刻木作觀音像舁之至今猶存大中祥符元年改額為感業建炎三年毀于兵元泰定元年擇基於寺南一百步仍重建寺曰天龍禺寺後昔山相傳為越王臺奇石峭秀如瑪瑙森列從寺西斜進而上僅三十步小塔出灘眷中盂藏天龍舍利處又斗折而北入妙莊嚴境門又西行六十步平巖出蓬鑄成無量壽佛像塗以黄金累甓為洞户作欄楯護之香華之器咸刻飾像右刻般若心經繫以太平興國六年左峙石洞九奇傍勒饒雲齋三字詩一章不能全辯殿前地亮曠月舟云疑此即寺故基柱礎尚在竊披錢氏

造寺在太祖乾德二年至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方納土上距建立之時已一十七年又三年方有刻像未必其初置寺於此也又東折二十步有慈氏如朱暨天親無著侍衛七像其莊嚴一如無量壽又東折三十步又有寶陀大士像石壁上刻天龍寺光明石六字月舟云石能夜現光惟故名其莊嚴一如慈氏三處仍勸佛號於石以金填之濂既周覧徘徊太息頗月舟問其故月舟云斯事甚異

國朝洪武七年秋七月十又一日野燒發延及寺山風挾之為聲勢光焰射天黑烟已罩殿廬行滿大懼向木觀音像哀號期與殿俱燼或力解之乃脫三衣視而焚已而反風滅火繞之以雨明日行山中蘇莽棘盡幻為灰始見石像呈露或井汲塵土間行滿驚喜為之剜剔滌滌命工繪飾嚴護如此實其年之冬十月也先是有神光起寺西四十步久而愈明因擬地驗之獲石觀音像舁歸奉之東廡旱潦疵癘禜禱立應由是依歸者衆寺得重振逮今五十六春秋矣今諸像畢出似非偶然之故然寺無一肘之田每乞食以為養而黑白之衆幾二千指非繳靈於大雄氏其能致然歟不可無以示來者明公以文辭為佛事願為書諸碑仍累甓為室以障雨風使與石像同為無極不識可乎濂聞佛之肖像古無有也有之自優塡主始東土衆生覩則効之恒聚土以擬梵形或謂土不能悠久後易之以木又慮木可致朽而更之以石石固堅矣亦難期於無壞乃因山而鑿之庶幾與天地同畢大則數十尋小則六七尺在在有之如來以慈憫之故感其精誠時變幻景光以歆動之錫鑒師亂無所不至誠難量功德海也雖然天地亦一物也物必有壞唯本然之物佛起絶萬象而不可以成壞言人具有之而或未能思故濂之為此記使讀者内觀之所重在此而不在乎彼也寺之興復則自有記非像之所繫兹不詳書

大慈山虎跑泉銘

虎跑泉在杭之大慈山廣福定慧禪院距城南十里而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遊茲山樂其靈氣鬱盤縛庵其中寺以無水將他之忽有神人言曰自師之來我等微惠者其大奈何棄去南嶽童子泉當遣二虎來移師無患也翼日果見二虎以爪跑山出泉甘冽勝常大師因留止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日為之賦詩有虎移泉眼趁行脚之句蓋紀實也大師諱寰中蒲坂盧氏子得法於百丈海一時龍象如臨濟玄趙州諗南泉願嚴頭奯雪峰存咸來咨叩道要則其德服晃神彰灼靈異有不難致者嗚呼按劍刺山水為之湧折腰拜井泉乃仰流武夫健將一誠之所格尚若此況大師心悟無際者乎洪武戊午冬十有一月濂朝京師道經山下今主僧定嚴戒有道之士也亟要濂觀泉且披法衣率其徒同衆梵咒火之泉歘沸而出若聯珠然已而微作湧勢濂心

異之定巖遂來謁銘銘曰
天一所形厥質乃凝潛行重淵與氣俱升至人來居地不愛
寶雄信清冷生於扁叠山右川君與道為謀肯私一勺不師
之留師既留止化泉為雨式沛且旁潤于千里幻此荒墟遂
成寶坊群生依之為正法幢命世大才僧能類聚來游來寓
如山吞嚮伐祀雖懇聲華弗爵至今草木尚被餘輝我於世
緣逢觸輒礙泉特相知獻萬珠排擾擾征驗風埃形覊有青
者衣化而為緇頑抱才波如習禪定洗滌根塵一時清淨

元故寶林禪師桐江大公行業碑銘

古浮屠之道以堅忍刻苦為先故其應遯欲寡而入般若為
最易所以雲居誨人為己不貪世榮擧嚴日走聚落食或不
繼此無他重內而輕外也濂今得一人焉曰寶林桐江師其
視祭名利蔘亦澹然無動于中衹鉢之外絕無長物所服布
袍或十餘年不易臨殁縱郤來發遺匱欲行俗衣故事唯紩

僉一具而已大咲而去嗚呼擭位十刹之間而履行危崚若
此視翠巖雲居其為人也何珠可不書以為學佛者之法乎
師吳氏子世居嚴之桐江故因以為號諱紹大父善母李氏
師神觀孩素不樂處塵壒中一觸世氛惟恐有以洗之入同
里鳳山寺為沙彌稍長祝髮升壇納滿分戒私自計曰化龍
之魚肯於蹄涔求生乎即日杖策而出上雙徑山謁大辯禪
師陵公公據席攝衆道價傾東南一見師大喜授以達摩氏
單傳心印相與詰難若父之師退復自訃曰如來大法天地
所不能覆載其止如斯而已乎遂辭去歷三吳之墟宿留建
業經匡廬浙大江之西還止湖湘漢沔間名伽藍所在必往
參焉諸尊宿告之者不異徑山時師復慨然曰吾今而後知
法之無異味也乃歸見公公俾給侍左右師益加香厲脇不
沾席者數載朝叩夕咨所以悟疑辯惑者無一𩓐遺憾遂傳
自在無畏法陵公喜傳授有人每形之於言時東海敉公以

天目嫡孫唱道淨慈為法擇人如沙中淘金鮮有慊其意者
會藏室闕主者乃曰必如大兄方可耳師乃起涖其職舜以
心法既明而世出世智不可不竟手繙具藥寒暑俱忘每疲
敷席於地映像前長明燈讀之一大藏教凡陸千二百二十
九卷閱之至三過遂皆通其旨趣師之志猶未已儒家言及
老氏諸書亦擇取而嚅嚌之自是內外之學兩無所愧矣元
之至順壬申廣教都總管府新立未久宋諸與論命出世嚴
之烏龍山崇德禪寺興廢補壞善譽流行至正辛巳行宣政
院遷主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寺近郡城十有餘里而城中
為廉訪使者治所持節而來者多朝廷老臣及文學之士休
沐之日恒入山譚詢內典故持法者頗難其人自師之至若
貴若賤小若大靡不嚮風悅服四方學子翕集座下甚至無
席受之一時法會號為極盛戊戌之秋院中復徇群請移住
義烏雲黃山寶林禪寺師堅不欲行使者凡三往返然後承

命明年己亥八月朔覺體中不佳至第七日持殁鳴鼓集
衆告以永訣即斂目危坐或請書偈援筆擲于地曰縱書到
彌勒下生寧復繼此邪脩然而化服沙門衣五十八春秋享
報身壽七十有四越五日行闍維之法獲舍利羅如絣珠色
為牙貫珠不壞以某年月日建塔於某處藏焉師廣顙高眉
正容悟物使人妄意自消生平以弘法匡徒為己任鼓唱雙
峯鐘鼓交參未嘗少懈有求文句者操筆立書貫穿經論而
歸之第一義諱閒游戲翰墨發為聲詩和沖簡遠亦有唐人
遺風至於有所建造梵石運甓躬任其勞以為衆倡手未嘗
拫金帛恣爲之知因果者或尤之則曰吾知主法而已毒患
滯下疾拭淨不忍用爾紙摘葉充之其刻苦盡人之所不
能堪非見解正力弘量豈易致是哉三會語有錄其上首弟
子梵窣行勤已為編集行世求明戒茂復以塔上之久未述
為愧乃數來徵濂銘濂昔見師於金華山中共蟣頭細書戲

問之曰師年耄矣其眼尚如月耶師笑曰賴有此耳別後複
録近作詩一卷來寄師之意似相知者瀟自後奔走西東弗
能再往今師則不復見矣因從求明之講歷序師之苦行并
其證悟之深者勤諸穹碑假佛法而饕貴富者過而讀焉其
有所觸也夫銘曰

夫辨之道白如日一照便入光明域幻為嚴瀑瀉千尺珠璣
散落龍為惜寶林師子亟返擲歷編名山絶爪迹大海震蕩
接天碧鹹味由來同一滴三藏玄文密如織映灯夜讀廢寢
食差別從今會于一欲求隻字不可得三鎮名山道充斥太空
無雲雷下擊龍象人天俱辟易孤高有同泰華色茹苦不翅
飱崖蜜儒我德人麟鳳質特為時來誰復識長風滿水
感古思今意何極

故金處士墓碣

予精神既衰褰筆櫝硯謝言作文事忽同郡金生仁泣而請

曰仁之先人善裝褫之藝嘗獲私於執事蔡漢以來金石刻
悉畀之交疊無跡而匿郭合度執事為之喜每延譽閭右之
族先每人歸言仁雖在髫亂中耳熟之迄今弗忘先人年五
十二不幸以元至正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終久未克塟今
以　國朝洪武某年月日塟于某山之原執事儻存夙昔
之故哀而銘之雖死且不朽復泣不止予曰爾父予知之最
詳何忍靳一言不慰其九泉下邪爾父諱求字仲明幼從許
文懿公游長贅女氏遂襲為其藝余忠宣公來持部使者節
命治法書悅之篆山堂處士四字以賜人以為榮爾父沈謐
有守人也且鑒辨名畫絶精以運筆柔勁設色明晦定其久
近真偽多服之無異辭今亡矣可念爾父世姓劉避錢鏐嫌
名更為今婺人也曾祖榮宋雷州通判祖暐某官父祐元白
鹿書院山長爾父故衣冠裔也故與他裝褫家不類君子之
澤其有可徵哉娶王氏生子男三仁實安仁即求文者女二

歸張讓張弘孫男八人女六人銘曰
藝之攘業之良藏諸密名弗逸

元故王府君墓志銘

余來讀書浦陽江上凡遇惇厚之善士必礼貌之又稍與之
游縣之深溪有王府君緣出義烏鳳林先世嘗有顯者府君
雖肥遯不仕其為人也好善鄉人服之至不忍欺歲儉出粟
貸人不求其息或屢不能償又復稱貸府君亦從之人咲其
迂府君曰吾誠迂彼豈有餘力而不我歸哉人有鬻產者必
增其直以足其意鑿石鍊灰以腴稼者既即府君山復飲食
之而始收其利婺人無田藝富民之田而中分其粟乏力者
粟輒不登在他人必易藝者府君卒不變人笑其愚府君曰
我誠愚教吾子孫為寬仁之人耳里中有池塘延袤可二十
畝其二姻家力爭之數訟于有司不決府君慨然曰所貴為
士者能為閭井解紛耳兄與之宥違乎乃取內子金絛脫贖

錢若干緡剌羊豕以合之酒半酣捧鏹而跪進之各瞿然而
忘其訟向之笑者至是咸服府君為有德君子愧曰吾儕小
人夢夢爾營營爾安足以窺其中哉予嘗與府君合飲香嚴
佛祠既稔聞其善行數審視之其衣冠不施于人其發言和
而有則其飲酒至百觴不亂且執予手曰子文辭誠美矣惜
不識酒中之趣耳予為之驚喜嗚呼此豈所謂惇厚之善士
者非邪府君晚年以家事屬諸子幅巾杖屨逍遙大山長谷
間秋髮繽紛翛然如物外人年七十三忽嬰微疾呼家人謂
曰吾將逝矣爾等當法我儉勤更效同里鄭氏九葉聚居吾
瞑目泉下矣言畢形神乃離實元至正辛巳八月十五日也
壬午十二月二十四日塟于大樣山之原距家西三里而近
府君諱煢字德輝其姓王氏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娶鄭
周二氏子三人子覺子麟子偉皆周出也子麟出於仲父汶
後孫八人應念寔慭勲慶念愚女三人義門鄭湙同里周賓

張佩其婿也曾孫二十人渾涇浙江溫淇滑劉溶淵晉洽涛濂沈淦涯泓濠消女五人未行嗚呼大樸之散久矣嗜利之徒唯思肥己而瘠人恨不推其丸而驗其腦尚有如府君者乎勒石墓門用以為勸也銘曰

行修於身惠洽于人名行乎鄉紳天之報施俗其後昆合莛而食以孝義聞斯何愧於樊張之倫九樂善者視茲刻文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姑蘇幻住庵者元普應國師中峯和上本公所建立也國師既得法於高峯妙公唯恐人知而晦其出世深自韜晦往於三吳間大德庚子國師年三十又八寓懸閘門之西麗見於檜蔚然成林問名於居人則曰此鴈蕩也國師喜曰永嘉有鴈蕩山乃應真諾矩羅示下現之所名與之同其殆若之當與邪吳士陸德潤聞其言遂以地施之國師縛草庵三間以居趙魏公孟頫為扁之曰棲雲國師趺坐其中而問道者遝

翻而來至於五百指之多乃創精舍一區僧俗遐邇不三月而就所謂堂房門廡咸具乃請名於國師國師曰澄澄水鏡能規之幻體照照影象所現之幻跡幻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則超悟之極至也吾儕依此如幻三昧而住宜以幻住名之曾是時若南詔之無照鑑西江之定叟泰荊南之鐵印權號北之指堂月號為一時麟鳳咸集輪下幻住之名藉藉於四方矣又明年壬寅松江瞿霆發廷主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國師不使終日避走南徐而向之相從者皆水流雲散唯絕際中王亭生二師素掌庵政相守於寂寞之濱自時厥後二師復入寂立之徒港源止止之徒用庵照補其缺漏而思繼承為允讓元季兵亂一旦蕩為塵埃而不可致詰矣用庵曰夢之圖為興建之計僅四三年皆次第就緒而復國師舊觀實

國朝洪武戊申之春也庭曲之碑久未有刻文會寔朝京師道過吳中用庵以北為韻濂聞國師之道東行三韓南及六詔西連印度北極龍沙莫不躋攀擷登咨決法要默其心來者自以為足屢却名山而不居飄蕩窮壤孤洲之上誅茅結廬在在以幻住名之其故何耶蓋謂主持宗教必無上大道必夙植福緣必明智通變具是三者然後可其意或有所歉欲以身擇大法俾之去澆而還淳也用庵思祖武是繩木節凋敝夙夜究明本心其亦可謂無忝於國師孫曾者乎雖夫諸法固幻也而住者亦幻也知住者之非住始知幻而非幻也幻而非幻則如幻三昧在焉雖然非幻亦幻也是為記

余氏宗譜序

俗之不美有志者鮮也今世之士論法道不古若則以無位為辭及既得位卒不能有所為豈特無位之罪哉先王經天下之法深遠矣大者信非無位之所能行至於族師閭胥之事獨不可推行於州里之間乎州里之間苟未暇為獨不可

行於同姓之親乎為士者布海內而無救於俗由是知今之士多無志也吾嘗損益周制可以化同姓者凡月之吉長少咸會於先祠拜謁畢齒坐命一人庭誦古訓及邦法誦已長且賢者繹其義而諷導之書會者名于冊再會使互陳其所為其行有孝弟忠信者俾卑且幼者旅拜之而著于名之下有悖戾之行者命偏拜尊坐之尊者以愧之而亦著于其名之下踰月而能改者如初否則擯不使坐踰年而不改者斥勿齒同姓之人疾相撫患相拯貧相賙死相埋老弱廢殘者相養祭酺相召昏嫁喪葬相助不能然者不使與於會斯數者非甚難為也而人咸莫能為謂有志者鮮非邪誠有一人為之衆見其善必效之效者愈多則所化者必愈遠因以美天下之俗不難也惜乎吾未之見也學於吾者衆矣吾未嘗不語以其故金華俞生恂其可語者乎俞生之先以書封世其家擢科第者先後相望生之父大有尤好學譜其同姓之

親以聯其族生總成之茲惰其遺文甚完譜固睦族之本也然無法以行之安能久而無壞乎欲其久而無壞舍吾言不可也吾是以有言焉嗚呼恂苟能行之孰謂有志者之果鮮哉

重建能德大雄殿碑

佛法之入中夏始於漢明帝永平八年此說殆非也中夏知有佛蓋已久矣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能出入水火王為築中天之臺列禦寇之書所載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雖不明言其為佛其事固皆佛也況乎天竺室利房等持經來秦而始皇謫去之漢武帝詔霍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祠之甘泉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多見佛書哀帝遣景憲使大月氏得其王口授浮屠經而還是則明帝以前經之與像中夏皆有焉至於永平以後而其教法始恢弘耳然而中州之人奉佛者雖多

江南塔廟則自吳大帝赤烏四年康僧會所造建初寺始登之浦江從仙華山降勢而下其東支蜿蜒而來曰龍峯峯之麓龍德寺在焉乃法壞禪師道場初名乾元宋大中祥符元年更今名嘉定中寧宗親書寺額以賜之寺無碑碣可徵不知何時建立相傳為赤烏中予竊惑之僧會之化方行建業而浦江在千餘里外何緣遽有興蘭若事乎乾元乃唐肅宗紀年以年名寺其殆或肇于唐歟寺廢將圯元大德九年住持僧善興及其徒求鎖悉撤其舊而新之先是龍峯之上有塔七成宋天聖三年僧咸若募兵部侍郎胡公則捐錢五十萬所建至是亦一新之且造塔院一區湧殿飛樓雄麗華煥為一郡佛宮之冠歲時祝釐縣之諸浮屠悉萃焉元末兵亂一夕皆為煨燼寺之二比丘至德守約噓欷傷心乃合謀曰前人之功吾儕不可不繼也而力未能徧及宜先其大者以為衆倡樂善之士豈無從而和之者乎於是黜衣縮食重刱大雄殿五楹間其廣一百一十尺深比廣縮二十尺崇比深後䋄其四十尺經始於洪武九年之十月落成於十三年之三月匠以日計者八千米以石計者一千錢以貫計者五千而所就之夫弗與焉二比丘以成功之孔艱也欲使嗣人知所保護介予學子吳珷來請記嗚呼久遠劫來諸佛出世其化度前後固不可以算知而先儒則謂穆王之世中夏已昉見之越一千六十餘年至明帝法始盛行又越一百七十餘年至吳大帝江南方知有佛秘藏之莫顯至道之難聞亦已甚矣今也梵園充林交接于東西琅函玉笈充牣于左右則其證悟宜若易易然者而闡提之人猶日衆多自非僧崇其像設宏侈其寶坊何以新其瞻視而祛其疑妄者哉此二比丘所以協力起廢而不敢緩也真如妙智含生本具當有繼執撥而興事功者不數年間一復大德舊觀予安敢謂無其人哉故因作記特揭佛法緣起而嘆其不易遭逢意將起人

之敬信苟謂泛引而繢言之非知予者也繫之以詩曰

西方大聖天人師降本垂迹攝羣機五色神光貫太微九龍行水香襲衣六齡寂然知天倪明星一出絕去來大音演法寶華垂像教東漸自蒼姬秘藏弗顯昧若繄後千餘歲寶光煇白馬馱經息鴻盧從此祠廟罩夏夷仙華名山如曳旂青龍東逝勢欲飛寶塔為角丹木翳掩映樓觀聳巍巍髣髴梵宰中天移劫火洞熾風鼓威盡化丹臒為荒榛二十見之心哎嘶欲符西土化人為彈指勿使神鬼窺四阿凌虛截絳霓一僧當知百知隨千楹萬礎列參差行看規制踰昔時調御丈夫示弘慈攝塡象塗哀世迷手擎日月羅九逵疾步長縺絕險巇歷劫難值心勿疑浦陽長江流瀰瀰江水可竭道無虧興作起壞屬之誰尚告繼者徵斯碑洪武十三年夏四月八日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縣人宋　撰

宋學士文集卷第六十九　芝園續集卷第九

宋學士文集卷第七十　芝園續集卷第十

賦詩

崆峒雪樵賦

見翰苑集

飛泉操

浦陽玄麓山有飛泉瀉與所源先生數觀之造飛泉操鼓之琴書諸崖石其辭曰

飛泉兮瀏瀏洗耳固非兮誰欽我牛飲謂我汙兮移彼上流與人之形兮奈何忘人之憂

青山辭

青山崔崔白雲溶溶我幾其中仙人所宮風馬雲輿霓旌羽幢游行太空翩然相從望而不見使我心忡我本金華牧羊之童口誦第文有聲如鐘震撼岩壑無礙不通謫居下土靑塵濛滯五色之文布滿西東秋高露淸陟彼危峯呼吸元氣精神內融蕭傲萬物後天而終

題方方壺畫鍾山隱居圖

予十年不作詩見方壺手此圖不覺逸興璜生會仲循請題欣然命筆第塵土襲人者久殊不能佳耳詩曰

飄飄方壺子本是仙者倫固多幻化術筆下生白雲白雲繚繞間拔起青嶙峋似是朱湖洞壁鶴遊空闊豈無許飛瓊素之論華芬鍊師從何來西帶山水文相期守規中結庵在雲村心游象帝先神棲太乙根我嘆上清訣衛以龍虎君內涵玄命秘一氣中夜存行當去萊聯共入無窮門

題李白觀瀑布圖

長庚燁燁天之章精英下化為酒狂匡廬五老森開張銀河萬丈掛石梁下馬傲睨立欲僵聳肩袖手神揚揚憶昔開元朝上皇宮中賜食七寶床淋漓醉墨交龍驤人疑錦繡為肝腸虎作力士如犬羊營營青蠅集于旁金鑾不復承龍光分

州可識郭汾陽不可丹陽遂求王大風吹沙日為黃酸猊未
啼閭夜郎蒼天欲使詩道昌頻挫萬物歸奚囊何處更覓延
年方北海天師八尺長芙蓉作冠雲為裳授以藥笈青林踉
蓬萊屹起瀛海洋羣仙逢汝相徊翔誰將粉墨畫緗緗頭我
一見心依依詩成仰視天蒼茫夜半太白生寒芒

哀王御史詩并序

鄉先達監察御史王公錄慶字均善仕元至正間抗燕有聲
持節廣州卒且塟之矣後為亂兵所發適三衢徐煥自韶移
守是州而東陽趙佩方知印廣東行中書於是合謀改塟城
東悟勝寺之原實洪武庚戌三月三日也予既從佩請大篆
其爵位姓字刻之墓門援為詩哀之哀之所以歎鄉學之凋
謝而斯文之無係也煥字炳文佩字希賁皆義士云詩曰剪
紙難招御史魂疊烟瘴雨但空墳纍纍有石題新篆誰守樹
摧死後文

芝園續　宋文集卷十　三

送黃伴讀東還故里

瀛黃文獻公老門人也嘗恨無以報深恩一旦諸孫挹浣子
學經為之喜而不寐會其還家覲省賦詩十四章為贈然絕
吟事者已十餘年矣詩曰
我昔弱齡時輒侍而翁游經闈日耕秇藝圃無旁搜泰山一
以頹欲仰時安從豈意麒麟兒復出栩水東爾年踰貳拾文
采照青秋燦燦五色錦孰肯冥道周一朝捧貢函屢彥讓先
登建墨新題處祥雲為之升南宮雖見黜成均復漸摩庭中
持且業殘嚴寒雨多
天子坐法宮　詔繙金匱書爾獨當青年執筆與之俱　九
天游降物持經贊　藩王出入　禁闥中衣分沉水香有
時獻新文器編　黼扆前
帝曰爾小臣才思何矯聯舉名落人間一如朔水生蛟龍助
氣勢生使河洲平雙親在為傷不見今三年

青宮為奏講即口乘舟旋硎我髮種種與爾會　神京懸燈
育然夜不翅父子情別言不忍出況凌為新吟吟成意莫盡
一字一寸心別去期早來立業繼而翁翁名亘天地不見初
與終持此贈爾行櫂發龍江廢官書有嚴程勿恋故出藏

蛟龍春曉圖歌并序

句章王君景行嗜學好脩之君子也其所居曰蛟門正臨大
海巨濤舂撞頃刻萬變平旦東望霞光燭天紅日大如獲
舟上升誠海東第一偉觀也王高士叔明為作蛟門春曉圖
景行出以示予使人飄飄然有凌三山跨十洲之意故為賦
長歌一篇而於神仙之事獨多云其辭曰
瀛海無浪波濤吐吞涵浴日月三契鬼神怪山如雲自天墜
萬犬望立蛟為門南有金雞之俯啄北有猛虎之雄蹲值得
飈兮奔揚東怒潮兮騰奔擲玉毬兮千霄麗輕霧兮飛塵雲
山冰崖之可怖可愕兮帆檣敲蕩不可過恍疑下上於星辰

芝園續　宋文集卷十　三

鷹鶴一鳴海色白層霞絢彩光如瑞縱橫閃鑠轉不定每神
推上黃金盆靈境飄捉在世外身騎直至搏桑村何人結屋
於其間雲是甬東才子開瓊關云間吹簫雙鶴下坐聆琛佩
發珊瑚有時共談三十六洞之秘笈綠文赤字可以鎮蒼頭
猿拾花兮吞片魚冰書兮晴磨日婚嫣紅桃點點風入涼翠
松翮翮中襟渥盡万斛之黃埃子不知聲利是何物使思默
府躋直班貫鶴山人列仙儒九霞為冠青綃裾手提五色珊
湖株出一幅真形圖令人毛骨動娛爽思乘瀩氣超清都有
都中有十二樓往來盡入瓊姬傳金符玉節錦劈鑄白台度
曲彈坎侯雙成按拍歌莫愁我愁正孤絕我興欲飛越橋首
東望神光發蓬壺春淺藥草殷麟洲芝生翠環結我變仙人
蓉綠華面如蓮花双鬢維幾年相期飯胡麻至今不休雲路
避何須龍帝孫中求丹砂何須天河穩泛牛斗槎但令坎離
交媾嗣三車氣毋不動生黃芽我賦蛟門歌細看鋼狀時摩

抄長鯤鯨為羈羇蛾白石鹿酒金還磨不學長生將奈何不
學長生將奈何

和蘇編脩游東明山詩并簡同游諸友

東明勝槩實佳哉圖畫天然八面開雲影入簾紛以帚螢光
染袂碧於苔學書猶憶臨池寫采藥曾經帶雨栽紙為魚龍
期變化致令猿鶴互驚猜數莖白髮雖使鏡百鍊丹心不作
灰中使傳 宣承顧問 東朝進講每低佃月移禁掖藏書
署花壓瀛洲視草臺豈意衰齡霑異渥因兹勝賞得重陪丁
寧杉桂無奇句約束溪山屬駿才何杖指林尋故跡勝衣淮
雨借新焙叶名編逈玩叢如笋嘉丹書選景若盃松鼠訟窓
行且偃山禽窺客去仍來但知笑齒時頻啓何事愁腸日九
回寄語山靈休厭我有花莫待作詩催

游仙篇贈鄧尊師

桂歲鄧尊師以高行道士校 名至京寵遇優渥逮留主祈

學之事蓋尊師通混元大道而尤加意九還寶丹之法數著
奇驗役使鬼物特其餘技耳於是不還龍虎山中者頗久儀
曹以其事 上聞詔詩之尊師來別且徵予片言夫道貴於
無名奚假言宣哉予方溫繹眞誥輯擬眞倡詠之體造一
章以遺之方壺眞人必覩然笑云是夫也何其狡獪之若此
邪詩曰

眞人契玄沖翩翩冷風俱游行一炁中流矚周人區丹雀銜
白環來授寶秘圖內藏炎靈方欲采三素腴鍊成赤明液瓊
華粲黍珠蒼龍為濯氣上玄來碎非特期學真侶度之升紫
虛自知滯壓九何能應玄符煩聞琵琶峯南芝發瑤蘂玉掌
如嬰兒列日暴不枯定當分刀圭成此列山儒

題宗忠簡公誥 王翰林為少卿書名於上

青城妖祲連雲豬犬年在都龍遁野百年藝祖舊河山萬斛
長驅君氷解京城留守一世豪仰天壹湖風蕭騷起扶白日

照河北亦手欲障三秋瀛義旂長天天為泣四方猛士聞風
集自期掬國與天通壹謝忠言反難入拔肝上疏留至尋來
與不顧東南巡狩床三叫大星落非天奪宋良由人功業無
成志可紀古來英傑多如此君侯心事凜武侯彿氣英聲冠
千祀我來已恨生世遲不得親觀忠勇姿每過鄉邑髮猶豎
給誦況是當時為郡憶前朝司馬死章蔡辟姦來開起國雖
未亂政先亡萬里蒙塵從此始吁嗟鮹革眞奴臣賊君致寇
肥其身姓名汗眼尚欲唾君侯在位能無眞侯乎侯乎慎勿
與誰使彼奴操國鈞君不見汴京禮樂正全盛江南杜宇啼
天津

和王内翰兄懷韻并序

余與王君子充舊同師遠入
國朝扶同官詞林同纂緻元史史成子充出使并齋又使
西南夷久而未還余尋以年高納綠歸金華獨游山水閒

追數平生故人未嘗不深念吾子充也去年其子紳以子
充往并萬時遺上寄余詩二章求和乂未能成今者
聖天子敷大惠於四海與斯民更始望夷之酋庶幾感化請
罪闕下而子充亦殆將來歸耶此余之至願也次其韻以致
斯意以示知子充者洪武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同郡宋某

帝德如天發萬邦定期歸棹到龍江奇才不換金城百 寵
命當霽白華翼喜極欲持如意舞辭來應使歎與扛比情繼
切何由送吟對西南月滿牕

才名老去悵休官
聖澤高咒尸自歎侍燕無容覩 編來從游偏許近 和鑾
又知扉曾來殊俗漸喜寰區洽治安惟有張騫猶未返玉關
秋早蕭蕭寒 王內翰并翀股肱在後身錄宜雅于此

題李易安府書琵琶行後

樂天謫居江州聞商婦琵琶拔泱悲歎可謂不善處患難矣

然其辭之傳讀者猶愴然況聞其事者乎李易安圖而書之
其意蓋有所寓而永嘉陳傅良題識其言則有可異者余戲
作一詩止之於禮義亦古詩人之遺音歟其辭曰
佳人薄命紛無數豈獨潯陽老商婦青衫司馬太多情一曲
琵琶淚如雨此身已失將怨誰世間寵辱常相隨易安寫此
別有意字字似訴中心悲永嘉陳侯好奇士夢裏謬為兒女
語花顏國色草上塵朽骨何堪汙唇齒生男當如魯男子生
女當如夏侯女千年穢跡吾欲洗安得潯陽半江水

題李西山古木圖

荊丘雲昏翔風急老蛟墮地作人立雷霆怒電破杳冥山鬼
野狐皆夜泣李侯城南射虎歸手裂生綃吞墨汁狂呼袒臂
寫此圖雲霧晦冥元氣濕回看荒原萬枯樹頗色慘澹神盡
戰乃知妙奪玄化功庸史如林豈能及當時二李如二龍[illegible]
西山父子俊氣英聲動都邑百年奕葉不復有購去圖存安

可繫君不見風流人物今已徂豈特丹青絕代無

東雒山房詩

東雒山房者上清羽客周君雒之隱居也雒李彥博嘗學而
能文其先居伊雒之上故彥博以雒為名而又以東雒扁其
居不忘乎本也蓋彥博之先南遷廣信者多歷年所矣雖然
彥博學神仙之道者也他日披丹霞乘青霓北升嵩高之顛
而俯瞰舊鄉寧不重丁令威之所感乎金華宋濂為賦游仙
之歌使書山房之素壁云歌曰
東雒山人羽為衣腰懸寶劍光陸離超然乘天遊曠蕩八極
隨飇馳俯視嵩高三十六一一秀出紫金翠羽之華芝中有
少室八百六十丈顛倒元氣涵屐霏氤氳綠毛仙瀣是清冷
淵見人不肯折腰拜手擲綠李化作天花旋天花旋舞連娟
玉女從東來頭戴雲翹足躡珠趺持秋虎攜寒石中夜靈響
漻漻如霜弦不知龍穴有石髓大乙月門將同煎勞生任飄
忽誰複相流連天雞一鳴天下白齊州九點錄青煙朝斟瀣
淵之靈泉夕漱伊洛之寒川雖知城郭尚依舊華表鶴喚應
千年大江東流浴龍虎丹光捲月夜吞吐故鄉何處久不歸
人間一笑成今古三素雲高弗可攀仰見群仙出沒於其間
切使明鏡彫朱顏顛我冠碣徒無由扣瓊闕我不能鼻息吹
虹霓頓挂萬物歸新題我不能白間凡塵情居諸時翻枯竹
除白魚但得三才去赤如蓮花淨於雲高談藥珠經旦夕聲
不絕聲不絕造玄微芙蓉峯前金虎要人騎山人當相求飛
飛騰太微共持瑤華玉管凌雲吹

送方生還寧海 并序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以文為贄一覽稱奇之館寘左右
與其談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 恩謝事還浦陽生
復執經來侍喜動于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文絕續之寄盛
衰發微之故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

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每粗發其端即能建推而匠千極本
末乘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
而辭意濯然常新滾滾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脩之功
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
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為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
公筆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為
後而孰為先也予今為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
當信其為知言而稱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於生者
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太母者久將歸省焉予深惜
其去為賦是詩既揚其素行之善而復勗以遠大之業云詩
曰
昔在詞垣時英材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兒聞終然無
根蒂飲散空中雲方生海上來玉立而春溫袖携綿繡書面
帶黼黻紋將逝入禮域陳義凌秋旻同餐太倉米共勸典與

貫潛將宋幽遼寓欲樊崢嶸路壹忽言別涉險濟江津梅花
似相憐沿途慰孫翼湛恩來九天憫吾髮如銀特勅還故
山許與烟霞親生閑把經來爽此穿冥濱斧蒼叩太始溟涬
竅無根宇宙所嘗攝載籍所數隙躍細鈞鉶之君天樂建均
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兜和鳧帖蓬疊吳婦繹純希濂佚
鹿斥淫哇竟何存黃鐘歷荒釜庭燎滅荒憐似茲稽古力可
敵龕定熟濡毫寫雄穎勢足移峨峨瀉滄混沌竅出入造化
神變幻波起伏清溫玉璘珣盡抽神奇秘不墮臭腐塵所以
日出之愈見光景嶄山鬼當歷泣湘靈且逡巡根古著作家
後先胡續紛豈知萬牛毛難娩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
在辰豈意荒際中獲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結
交一世士墓齒越七旬妍蚩與否良入目無留痕自非病狂
易顛倒甲為種寧因一學徒詖辭浪云云大言心不作秖為
所見真生今有行其序歆松竹根笑摘黃金花起泛青瑤尊
共闔牘

酒酣以耳熱劇論如抽繹豈無贈別言有意須當遵真儒在
用世寧能滯彌文文繁必喪質適中迺彬彬有虞號多士九
官展經綸惟時亮天功外表悉來續不聞有著書鼓盪摩乾
坤生乃周容乃生乃曹與播道貫窮乃貫矣須事空言華華
務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為衣忠信以為冠慈仁以為佩
庶知以為鑿特立睨千古萬彙昭無昏此意竟誰知為爾言
諄諄無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題送別圖

使星一點照關塞驛舍春濃酒易乾官柳似知離別意故將
翠縷拂雕鞍

題隱居圖

樓臺倒影浸壺泓嘉樹繁衮不盡青何日過橋分半景傍雲
同築草玄亭

和鄭博士見贈韻

秋霜染得鬢成絲秋為煙霞勞夢思誰料杜陵垂白後得同
鄭老合襟期荷衣狩帶煩新製潤草巖花運故知便欲隨君
同點檢歸載水繭寫成詩

題富牧溪五燕圖

誰攜乳燕落晴空畫匠能回造化功身髮謝家池上見柳絲
煙暖水溶溶

題長白山居圖

滿地雲林稱隱君無泥污我讀殘書五更風急鳥聲散時有
隔花來賣魚

題張子輝畫林泉幽趣圖

翩翩公子賈仙才（天師之子）筆下雲泉發翠開君是人間達
此景定應呼作小蓬萊

宜興強如心避地而歸扁其居曰後初齋求徵子詩

昔日槍槍照五兵今時喜見奉階平春風綠酒扶蹊醉斜立
之園續

官橋聽早鶯

辟地歸來景物遷白煙涼草思淒然摩挲為問庭前樹不見
蒼髯已十年

送葉明府之官邪縣

文華才子之官去見說邪簡酒正醲飲罷細觀循吏傳莫餘
山色憶芙蓉

王內翰詩附

芙蓉峯下是鄉邦未許歸帆游浙江天下文章寧有已斗南
人物恐無雙心期久與三乘契筆力真能九鼎扛投老著書
渾不倦頻聞中夜生燈窗

同門同里復同官心事相同每共歡家弁並操裁玉牒綸
分演直金鑾名齊伯仲吾何敢義重師資分所安重會定知
頭更白肯令歲晏舊盟寒

題李息齋竹（方外舉題其上）

別駕琴名遠先生鄭行葦百年耆舊盡二老典刑存已遠逢
城鶴雖招楚客魂人間留翰墨不獨重璵璠

送錢允一還天台迓黃尊師遠九宮山

灘哥石硯歌

朱舍人𦳝雅士也近見灘哥石硯禁中遂摹搨一本裝褫成
軸懸之書齋命予作歌塡其空處歌曰

朱君嗜古米顛同三代彝器藏心胸灘哥古硯近獲見驚喜
奚翅逢黃琮研煤數紙巧摹搨訪我一一陳始終有唐四葉
崇象教梵僧航海來番禺手持貝葉寫健相翻譯華竺談玄
空辭義幽深衆莫識當時筆受唯房融硯中淋漓墨花濕助
演眞乘識有功愛其學重爲題識七月七日元神龍鬼工雷
斧琢削古天光電影生新容喪將四尺廣踰半作鎭弗還猶
華嵩涉唐入宋歲五百但見寶氣浮晴虹南渡群公覩實識
氏名環刻深秋蟲朔元雖已實內府棄寘但使煙埃封方今

聖人重文獻璽紫舟載來江東風磨雨濯露精彩奉勅昇入
文華宮中日晏萬幾暇侍臣左右咸雲從紫端玄歙盡序
去欣然爲此回重瞳重瞳一顧光照日天章奎畫分纖穠有
才沉薶恨已久石如能語誇奇逢維昔成周全盛日兕戈胤
衣弁大弓藏諸天府遺孫子用以鎭國昭無窮願將斯硯傳
萬世十襲不下古弁鏤上明文德化八極下書見詔蘇疲
君方執筆掌綸誥類以此言聞
帝聽老臣作歌在何日洪武戊午當嚴冬

宋學士文集卷第七十　芝園續集卷第十

宋學士文集目錄　朝京藁目錄

卷第一

臨淮貲氏先塋碑　徐知府墓碑
景祐廟碑　惠州何氏先祠碑
忠爾星吉公神道碑銘　孫都事墓銘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李都尉字辭
馮都督字辭

卷第二

李同知墓銘　莆田陳府君墓銘
戴府君墓志銘　吳郡賡記序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味梅齋稾序
題吳節婦詩後　惜陰軒記
贈李子貞序　怡養堂記
錢唐沈君墓志銘　謝節婦傳

經畬堂記　廣房總管王府君墓志銘
贈夏安禮序　朱葵山文集序
姑蘇林君母墓銘　送吳仲實還金谿序
文右相像贊　題張劭和陶詩
王宗書像贊

卷第三

送東陽馬生序　泉州總管朱公墓銘
玄覩齋記　金陵杜府君墓銘
會稽陳君墓志銘　莆田方時舉墓銘
嚴陵汪氏家譜序　平陽林氏祠學記
蒼雲軒銘　拙菴記
送王文冏序　樗散生傳
南海高君墓銘　方氏譜序
太古正音譜　嚴宗奭小傳

危雲林偽贊　讀書巖
卷第四
葛孝子詩序　周君墓銘
敦睦堂記　連槐堂銘
李疑傳　題壽昌胡氏譜後
贈鄭院判序　送陳庭學序
周知縣墓銘　柳氏二節婦傳
番禺蒙氏譜序　送曾鎔金生序
遯昕軒記　毛德玄傳
臨海方府君墓銘　新雨山房記
送李生序　持敬齋銘
負白堂銘　贈張致中序
傳幼學字說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默齋銘

卷第五
長洲錢氏義塾記　林氏詩序
恭題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正心堂銘
恭題御製敕符後　竹鳩幽居詩序
周節婦傳　送允師省母序
靜學齋記　莆田黃府君墓銘
徐夫人墓銘　真節處士蔣府君墓銘
上海夏君新壙銘文　王指揮像贊
叢桂樓記　景定諫疏序
蘇都事伯衡像贊　桑仁卿傳
贈浩然子叙引
送王明府之官序

臨濠費氏先塋碑

皇帝登大位之三年覩四方之既平嘉諸將之勳烈迺十一
月丙申大封功臣為公侯錫以鐵券俾傳諸子孫於是臨濠
費侯自僉大都督府事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
夫柱國平涼侯既而復請費豪之生基德累仁必歸于其先
乃推榮其三世侯之曾大父五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揮
使護軍追封靈璧縣子大父六三府君贈鎮國將軍僉大都
督府事護軍追封虹縣伯顯考七五府君贈榮祿大夫同知
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平涼侯曾祖妣李氏祖妣及妣兩何
氏皆從其夫爵邑為夫人命書既下侯用牲醴詣五河告祭
于先塋棠光赫然照燭泉壤山雲寒木飛揚煒奕皆有異氣
自是歲時奉祀惟恭侯間謂余曰吾世齒恒泯至于吾躬遭
時遇主奮自戎行奉命克敵或專或裨凡十八年始于江淮

中於閩浙至於定中原舉關陝皆與諸將之列取城邑以數
十計其艱且勤亦至矣藉　聖主之德念錄微勞爵為列侯
名載冊書人臣之榮無所與比顧豈吾材之能致哉實我祖
考遺休餘澤之所及也惟我祖考皆有厚德為鄉邦所稱宗
祉深源延啓厥後思數之加允播不虛雖欲歌頌先德敷揚
聖恩樹石墓道俾後嗣知所自出非子孰宜余嘗待罪國史
撰次功臣勞烈知侯為人仁勇有智畧事上御下以忠以誠
今又弗忘其先以顯著遺德為事可謂知所先後善為臣子
者矣侯名聚字士英其詩曰
帝乘六龍起江淮東濠泗之間為漢沛豐維時費侯凳孔甫
雄壯為長才為　帝股肱既定泗濱遂剗霸壁雄勝及知
一舉而始孰謂大江可限南北萬馬飛渡不以羽翼巍巍建
業扼江而城既入其郛　帝庸作京廣德既綏遂平長興
軍聲為振四方震驚彼僞吳假息于姑蘇弗量能自干天

詩待命以行以翦以刳獲其大醜歸寘質鈇 帝德如
曰愈久而彌孰倚冰壹以詑弗孩何閩何浙何劬何劳如朽
之折如落之撤閩浙既清獻捷中原巨壘連營望風而奔或
奔或降追則其報中原卒平萬方來摯 帝嘉治平曰
誰之功鐵券册書錫爵命邦媯嫣費侯平涼是封豈惟其身
褮迨祖宗侯有峻爵上推於父維祖甚仁伯于江夏江夏之
先爵璧是予旁及其嬪咸有爵土費侯曰咨小子無良祖考
之休積厚而昌既有土田又蕃牛手維曰歷貴以致孝享大
登如几牲碩酒旨費侯莊祀陳豆奠斝擊鼓駭駭笙篁煒煒
費侯克孝祖考咸喜濠民謂侯勇不失身安貴聖君為社稷
臣濠民謂侯貴不遺親玉佩貂冠為賢孝孫四海既同爵勳
既崇昌以承之維孝與忠忠以于朝孝以于家繼德無慙幕
祿是荷

贈中順大夫鎮江知府徐公墓碑

皇上即位之十年詔曰光祿卿徐興祖慎事小心在朕左右
二十又五年未嘗有過非其祖父之教曷以致斯其準恒制
寵贈之官以勸奉職者於是吏部承 詔贈其大父徐慶中
順大夫應天府丞父景福中大夫鎮江府知府祖妣朱氏贈
德人妣高氏贈淑人興祖既祗奉 制書告于墓下復請余
曰吾祖父世有醇德祖之事捐處弗能悉知知而悉者惟吾
父而已吾父之德吾知之吾子雖知之弗悉也至於吾孫又
不若吾子之知則遂忘矣苟不托於文辭何以示後之人使
知所自敢以累執事焉余與興祖同朝甚久不獲辭徐氏世
為建康人國初易建康為應天府今為應天之江寧人公諱
景福字某諱餘慶之子諱守禮之孫平居愿貌恭言事親先
寡揣意取其歡欣凡昌壽折產出居朝夕往省問其缺之及
所好而饋進之並市肆論百物以過時之有無不過求銖兩
息過人不問長少卑躬悅色懇篤誠信出言惟恐傷之一揖
垂首既欲及滕久之然後起與俗無忤閭巷習聞輒引避人
告以求利則曰苟足可矣非敢求也或尤其太同則曰誠以
待物同非所知也由是里閭咸稱之為善士公既以此自治
生子亦以是教之年若干以某年某月日卒某年月日葬于
聚寶山府丞墓側妻郎淑人高氏祔焉高氏柔嘉有則年若
干以某年月日卒子男三人長紹祖次即興祖次敬祖興祖
淳篤點謹由尚食局副使四遷至今官階中大夫為
上所信任賜以第宅土田而孫男五人欽鑑鈞仁義皆謹飭
習禮欽復擢為從仕郎掌醢署丞曾孫男女又十餘人君子
於是知公積善之報未已也嗚呼為善者觀於徐公可以知
勸矣乎銘曰天將而穹厥聽孔聰善祥慝殃咸以類從孰曾
不知詈其幽遠弃不為善其亂卒紛有察其然善集于身身
或弗昌昌在後人懿惟徐公嗇善忘利豈必多言躬行於事
純孝篤誠于父于兄小智私謀我則不能里譽閭稱公誠善

士不顯其身以遺厥子厥子如何冰檗璧盌玉食是司以奉
聖君帝嘉舊勳俾長光祿金帶朱衣其儀甚肅厥門嚴嚴不
敢頓聽退食于家默無一談 帝曰尔賢祖父善教錫
以峻爵以勸忠孝廼贈徐公守彼鎮江徐公有父佐于鄉邦
制書煌煌册璽如日宰木祠垣燁然動色鄉鄰歎咨始寔弗
知積善致斯胡寧不為徐公有善于食其報人孰非公賢者
是效

景祐廟碑

景祐廟者宋殿前司統制祖公廟也公諱域字真夫其先閩
人後徙明春化之松溪公有文武才建隆中以剛毅稱居鄉
黨遇歲饑發私廩以賑餓夫所活以千計里有昏喪貧不能
成禮出財帛周助之子弟不能學者為招師儒使就學焉邑
人感德之既殁皇祐二年遂作廟于忠義鄉之福慶里有故
必相率禱時賊火食疾屢著奇徵元祐中漁者鄧祺徐貴泛海

値風舟起立若數四懼死呼神求救公忽見于空中應之俄而火光如斗墜檣下風頓息起視所在舟已至公廟下矣建炎四年高宗南奔御舟次崎頭金人將舟師追其後將及見赤旗數萬蔽海上金人俱懼而退是夕揚帆海舟張公裕奏神人朱緋魚服奏對上前自稱官位姓名公裕以聞高宗急公之績制封丈惠侯賜廟額為景祐元大德十二年大疫死者相枕民禱公公降于人指廟東井命民飲病者飲水立愈明年蝗發境上官督民捕蝗日以斗斛徵之民泣訴于公頃之蝗飛積廟前高數丈民取以輸遺蝗亦皆自投于海禾不為災至正十一年海盜起將剽掠邑民會大風揚沙晝晦不可辨盜迷失道而退後盜復至鈔民財無所得怒欲火廬舍至廟者聞弦誦聲驚駭相顧卒不敢犯二十二年有巨蠓集里巷螫民民即死民神事之迎置于廟公復降于廟巫手操殺之耆耋卒在明汪敬行等列其事聞于朝二十六年加以

昭烈之號　皇上有天下以為凡神之封爵宜命于天非人所敢與洪武四年乃詔儀曹易公號為故義士祖公之神每歲季春縣令用剛鬣行祀事著為恒制敬行之弗敢擧復謂公自宋初至于今四百年功烈及于民者甚久而未有文辭耶霧焯美垂之無極甚非事神之道乃遣徒于正來請俾其事于碑夫公以一將之微其生也非有公侯之貴萬鍾之富而獨能惠其鄉既死數世復能濟其君于艱難而保鄉邑之民於無窮非烈丈夫能然哉是可歌也已其詩曰

斗牛之南大海壖羣山聳翠柚犁煙乾霧坤秀鍾不宣篤生祖公維俊賢彪眉虬鬚高兩顴右握寶刀左屬鞬指揮鈇鉞立殿前睨辭天子歸林泉傾萬金貲根顧運閩人急難剌在肩宿弗能拯食不咽曰生施惠靡遺乎死為明神參化權厥攸肆萺焚煨屋揮垂沃之不敢嘯飈風揪浪欲拍天漁舟葉挽立以旋火獻如日隋檣端手提白骨出重淵盤與衍南濟大川追者十萬犬羊殲身寧以君將撞船赤幟塞島虜愕然皇書褒忠禮彌虔坐衆躬圭冠貂蟬膺兇跳狼民告頻以樂扶井飲輒瘥飛蝗蔽野禍大田神氣一吹舞翩翩如蛾赴火積成山立使凶歲為有年海盜操矛口垂涎揚沙撲面懼以還退奔相蹂行竭蹶鉅蠓為妖大如篙家趦巷祭陳豆籩以掌擊之民害彌邑民戴公績以安歲時扶攜謁廟門清酤在觴几蒸豚鐘喧鼓考雜管簫公騎蒼麟手執鞭龍旂獸首衛者千乘如旋風止如炯頤民欲去不忍言民拜稽公母我捐俾禾如茨桑蚕蠐疾害不作福祐縣公名不朽同坤乾

惠州何氏先祠碑

英傑之士立大功而享爵位者非其先之基仁累善何能自致哉然其先有德而子孫不知報祀者有矣知報祀其祖而弁髦其祖之子孫者有矣是皆不達禮義之弊也若山東行中書省參政何公其篤於禮義者乎公名真字邦佐世居廣

之東莞至公始遷惠州祖諱發泰元贈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父諱叔賢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廬江郡公祖妣鄭氏母葉氏皆封廬江郡夫人公祖暨父世有潛德鄉稱善士公生八年而喪父母夫人守志不奪慈鞠嚴教少倬然有志當元至正中中原兵起廣民王成亦據亂公為小官即請而討之已而解惠州之圍逐叛將黃常復惠州會賊陷廣州公以兵復之由惠州府判五遷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公弟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遂推恩封其二代後合福建江西為一省改拜公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歲乙巳九月賊挾廉訪司副使廣寧等叛圍廣公禦之踰十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公出避城陷丁未五月復克之明年制授公榮祿大夫自左丞陞右丞未拜而　皇明兵平江

西　詔至諭公公舉廣東之牾以降　上嘉公保民
順命之績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洪武
庚戌移山東行省越七年以老致其政初公追思顯融之盛
由於先世既於東莞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辟祖復與弟迪
謀悉以其先所遺田備祖入以祭其㒒公猶未慊於心乃以
惠州城西之私第為義祠并所有私田百餘頃為義田世俾
宗子主祀事恐族人不知學也有塾以教之恐其羞服或乏
也有粟帛㱮賑之嫁娶喪葬有以助之疾病疲癃有以養之
懼其久而失其意也為書以訓之俾嗣弟壎而來請銘嗚呼
先王所以親民善俗之道遠矣賢人志士欲推之於世而勢
有所不能欲退而惠一族化一鄉而力有所不逮者有之至
於勢足以為而不為力可以至而不至者亦有之此所以越
數十世而其事曾不一二見也惟公奮自韋布乘盜保民領
寧南服致位尊顯卒能識幾效順戢歛干戈為民請命使粵

南之民不易市肆又能推本反始孝于祖宗恩及族人所謂
循言允可為法其於富貴可謂不苟處矣視彼恃險而賊民
私厥身而忘其所自者其賢豈不多乎是宜紀行載勲者之
樂石以為後嗣式其銘曰
維昔至正德否亂生海沸山崩靡人不兵領嶺粵南在嶺之
外猖豎獠呼民罹其害何公曰嗟我民何辜吉于太落請行
天誅迺戈迺殳迺糗迺糧大旆脩旂人莫敢當殄殲肆凶賊
我守邦鞭門疾呼黨拱以降蜀以寨功躋于左轄巨鉞良弓
左旋右節豈惟其身錫爾祖考峻爵崇勲以顯忠孝祖考榮
矣子弟孔多寶帶銀章威儀甚都邦人聚觀拜伏稽首㩦㩦
徐驅詢其耆老耆老有言大哉公勲元衆不君公其我臣公
曰吁哉我吉已定待彼有德為汝請命䋸䋸　大明攸沆
仁聲震于南溟勢無全城　公束干戈載封版籍錦端龍函獻
于京國　帝嘉厥功不勞我師錫燕彤庭　重瞳屢回

大江之西仡宗之東祿食十年執政廟堂寅畏恭勤髯髮盡
白　詔優老臣勿勞以職公歎謂人我德何為祖考之惠章
以弗顯豐湖之西有第奕奕玄楹文牖既翩且伽亦有土田
㧞憐包原重稱穧年歲登百千我第以祠我田以祀祖考之
休敢伽吾酧池有穹魚圃有嘉蔬以烝以嘗丹荔清酤封豕
堅羊來柔來嘗孫子咸臻有攀鷹行或授以爵或舞以竿登
降肅然莫敢叱咤數具體全陳几布筵孰為弟昆孰為子孫
公曰族人亦孔之類揆本追原咸由於祖祖病在指四體靡
寧奈何一身曾莫脊矜爾餒爾寒我有粟帛不昧弗違我學
爾迪爾有災害我則戚之或有無曰則慶樂之我有爵祿我
祖之故不私吾身弘祖之祜豈無鄙夫爵祿是荷惟家之肥
遑恤其他維公克仁仁以保民惟公克孝尊祖睦親嗟爾後
人惟公是師繼承無忘公有訓辭

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江西等處行

中書省丞相追封咸寧王謚忠肅星吉公神道碑銘

今上皇帝既有天下惆元忠肅公星吉死節之忠擢其子吉
昌官內廷遷監察御史俄超山東按察司副使昌將行詣濂
泣曰先公薨于蘄盜蠭有義先公者具棺瘞于蘄水縣鳳凰
山下家人弗聞知時兵未靖各守其境道阻不通昌將服䟦
走數千餘里頭死者數矣遇　今上克蘄始獲至詢蘄
人啓棺以還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地而昌又獲祿食于朝皆
上之至仁先公之遺德也先公之忠既載在元史惟是墓道
之碑未有刻文敢惟先生是請翌日濂以聞　詔曰然星吉
之忠朕實知之卿其勿辭乃考論其事曰謹按元贈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
咸寧王謚忠肅星吉字吉甫河西人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秦國公改封雍王朵
吉之曾孫贈榮祿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

國追封代國公改封寧王捌思吉朶兒只之孫贈榮祿大夫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趙國公改封冀
王捌思吉之子其先三世以言語材藝事太祖憲宗世祖爲
怯烈馬赤譯諸國言後皆以公貴封王曾祖妣倫徹徹祖妣
阿抸妣順祖皆從其夫封國爲夫人改封王夫人公兄弟六
人於次爲三少寡然不可犯武宗時召見使賜蘇怯烈馬赤
事仁宗於潛邸仁宗即位雅宜公久不改官英宗知公材延
祐七年十二月授承直郎中尚監丞賜中統鈔千貫給校尉
十人專道而行監尚御用物公謹持出納不可勢屈中官貴
臣手無符勑絲毫不敢英宗奇之至治二年二月遷右侍儀
同脩起居注命龍慶州達魯花赤脫歡以女妻公賜鈔三萬
貫爲聘資尋得眷寵公每侍側中外利害乘間進說無虛時
泰定帝元年六月拜監察御史階奉直大夫丞帖木迭兒紛
更朝政御史大夫圖剌沙很媒中臺公奮章劾之朝廷凛然

畏公三年七月陞朝列大夫引進使知侍儀事四年九月進
侍儀使階朝請大夫文宗天曆二年八月拜江南行御史臺
治書侍御史特大夫阿思兒蘭海牙有能聲公至萬口稱譽
於公大夫聲須讓詔賜衣一襲上尊二朋鈔五千貫至順元
年遷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辨姦剔蠹照其朽枯境內帖
息三年二月復拜治書侍御史治陝西行臺未至召還同知
中政院事六月改同知功德使司事順帝元統二年四月擢
西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告闕僉擇其良以公爲之一道攝治
明年復拜大都路總管府達魯花赤螫轂之下權倖肆撓法
綿不行公操其紀綱風追雷斷不問難何姦軌帖然屏伏至
元二年六月擢嘉議大夫太府卿太府近且貴其敝鉤蠹闕
豎穰竊歛散無籍吏緣爲私公較擿隱微主簿計敎吏畏若
神特作院累歲乾沒綺紵之屬萬五千縑悉責償之知崑
山州事管某上書誣平江路總管道童施報歲宋帝命公察

情否初道童以廉正治其屬官不能堪故誣之且倚翰林
學士阿魯收爲援公驗得其狀以聞卒坐二人罪三臺交章
薦公五年二月特授資善大夫大都留守仍兼太府卿益虔
於職談其美者曰以上聞帝曰不可無旌以勸奉職者六年
三月就加榮祿大夫未幾帝幸太府見公所爲條法精密諸
藏皆盈有黃金束帶之賜特撤雨公立階下命侍臣取御服
油衫加公身至正二年十二月陞宣徽院使四年二月改湖
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省控治五溪洞蠻土酋鹿剔豪
暴變幻百出每視省臣臧否以爲叛服公禁戢內兵勿擾其
境布約敷惠化其悍猾效貢奉職比於郡縣十二月以中政
院使召還六年六月賜金虎符轉海西遼東哈思罕等處打
捕鷹房怯怜口万戶府達魯花赤十月遷將作院使後二月
太府闕卿再入太府兼將作使階超光祿大夫七年十月遷
宣政院使明年三月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官

恬吏怠侵無倫紀公至擇剛明御史行十道糾劾貪邪疏擿
寃滯憲司錄卒盤據爲害者甚衆公下令屏斥之俾州縣之
卒吏月入直民歡樂之建康城北有宋丞相荊國王公墳寺
寺僧世守既久視爲己有王氏孫伐山木僧執送官特以
盜論事上公公怒曰王氏山王氏孫伐之何謂盜邪即歸山
于王氏而逐僧出之秦檜裔孫敎民田羣訟不決公問察屬
曰秦檜何人僚屬以姦臣對公聞檜傳大屬其狀者檜之誤
國千載有餘戮剝茲遺俶敢爲民害盡斷其田於民公之明
決皆此類湖東道僉事三寶住廉介不阿御史以私謁之不
聽輒以事劾之章至公所公曰賜敢擊風邪奏杖御史脫脫
丞相與御史有違衡公十年五月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
廣地重江北歲傾王寬徹不花田獵躁踐稼穡起廣樂園萃
名倡巨賈以罔利有司莫敢問公至求見王閽啓右扉入公
公引繩床向中門坐叱閽曰吾受天子命爲藩大臣烏可以

小門入我閤懼告王乃啓中門梁公入公拜謁畢起言曰王
帝室之冑與國同體不為天子養民而縱野獸悅婦女以為
民病臣竊為王危之王投几降座執公手謝曰非公不知此患
罷其所為有胡僧持官府柄橫甚公捕其妻妾十有八人籍
于官實償于法由是民得吐氣十一年妖賊徐貞一等起攻
潁蔓延湖湘間勢甚熾時武備久弛公咨于衆或以老將鄭
萬戶有材略對公乃令募土兵繕城池脩戈甲起鄭屬以禦
賊事賊聞有備遣其黨千餘詣軍門降公謂鄭曰此詭也鄭
設伏受降誘而殲之縛其酋六百人獄以俟命會公召為大
司農平章和尚受賊賂縱鄭而釋其縛縱之明年正月賊來
僻詭武昌六百人自內為應城遂陷中人泣曰星吉平章在
吾屬豈為俘乎公至都入見陳致賊狀　帝善賜食及錢三
萬貫脫脫不悅奏為江西省平章政事員外置吏卒無遣之
官至江東有詔會浙江平章政事不顏帖木兒南臺中丞蠻

子海牙守江州時江州已破江以西道不通公開省太平募
人間道持羽書之江西徵兵未返而賊烽斷道調廣德宰國
之兵僅一百五十人賊號百萬衆皆沮懼公曰勿憂彼賊我
王師彼豈吾敵乃貸富民財募彊壯為兵切行臺募兵人給
十五千無至者公予五十千三日從者逾二千人公曰可矣
即擐甲冑二千人鼓行泝江而上四月與賊黨戰池州斬首
數萬復其城至會奄威順王之兵亦至士氣益張賊據銅陵
拔柵夜遁去又復銅陵蒐其黨得二千餘盡戮之復遣裨將
陸行遇賊白馬灣又敗之賊走淮西公部分諸將率兵躡其
後及于白洞賊窮列陳迎戰公麾左右策馬雜射薄其軍擒
偽相周驢賊潰不能列俘其衆五千奪舟六百艘乘勝奔擊
之賊弱死者蔽江江水為白由是道梢無阻已而賊據池公
率衆至池遇五游騎于苦竹鎮斬其二禽賊安在聞其衆三
百屯貴池蔽之敗去復其邑賊復攻陷石埭殺尉公夜趣之

賊陳其衆三千於縣西岳溪橋有三酋一乘驄二躍馬突前
挑戰乘驄賊號勇無敵軍中常畏之公引弓射之應弦而仆
再發再斃二酋後師乘之賊棄城走其散卒千餘焚掠縣西
鄉公復追出境賊忽將舟師二百艘順流來攻公命萬戶王
惟恭禦之戰方酣麾舴艋徑旁橫擊賊破走乘勝進望江清
水灣屋三日偵者告賊舟四百順風引帆直指我軍諸將失
色公曰無傷吾有以勝之乃偃旗伏橫港中風急木駛賊舟
不得泊奄忽電過過且盡命舉旗掣帆鼓譟出其後賊驚駭
不能弓官軍奮擊遂敗之禽卒二百獲其舟艦器械甚衆進
克建德縣時賊久圍安慶聞其黨敗而蠻子海牙亦且至禁
營辭去公且行且戰復湖口及江州賊巢據彭澤公欲攻之
而江州倉無一日糧乃諭民輸財養士卒俾惟恭守小孤山
而自駐者易口扼江湖要衝以圖恢復然亂已久湖廣江浙
多故江西亦無援助者轉戰六月餘所將兵日衰耗困疲財

乘亦且殫匱或請去就食東南圖再舉公曰吾受命守江西
此江西地也死則死此去將何之九月二十日賊知公兵食
俱竭帥大舶載葦蔽江而下扼上下流纔大夾攻公麾兵殊
死戰死且盡從子伯不花將親兵數千人戰亦死公猶堅坐
大呼曰殺賊殺賊俄而賊射公中目仆舟中賊素識公名不
忍害輿置容室中明旦少蘇賊鎖食公卧叱去或以刃脅公
降公罵曰狂賊我國之大臣恨不能殺爾而為爾獲命也何
謂降為大罵不已賊終不敢害環卒守公凡不食九日忽自
力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不能報國敢不死以辱命言畢而
絕時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七卒後二年監察
御史燮燮等請旌其義乃贈令官而謚忠肅云公先娶郎股
歡女諱奴倫生一子而卒後娶郭氏中書平章政事不花之
女俱封趙國夫人子男子五人曰刺哈咱識理公卒後特授
崇祿大夫利國監太卿曰吞兒麻八大中大夫僉遼陽行樞密

院事其三郎吉昌初名達尓麻識里　上賜今名曰寶
山曰寶座女一人適昔論次元史未嘗不歎其致亡之易由
於內外壅絶將相非人使然也當亂之始興誠得數萬之兵
使一猛士將之可立見其撲滅而顧依違不斷養致大寇其
中有足任如公者又卒俾之孤危無援不足以成功豈非自
致哉惟公忠義果敢出於天性歷踐要職聲績彰明捉千百
未試之卒轉戰湖江間復城破邑讋敵人之膽雖勢孤力微
大功不竟然忠義之氣猶足以主萬世之防範使亂臣賊子
懼宜乎　皇上褒其後人而以銘文命濂也其辭曰
朔河之西正氣烈烈摩盪日月乃生英傑其人謂何爲忠爲
公偉貌長髯猶人中龍當元盛時出入禁闥壹志小心不自
矜伐歷事三宗登于顯融正色厲言以折姦凶既司行臺亦
尹京邑貪邪肖遁鬼神晝泣湖湘之間名王所都納貨輸妹
忝參告屬公聞麥類盛服往謁以務畫地丹拜辭哉弛其屬

咸謝以巽辭予實無良非公不知盛極而弛孽生寡起帕頭
持戈蔓延千里公驗而咨聘師與謀始翦始屠天子召予足
爲北馳狐鼠相賀大城巖巖一蹴而破民泣且號吾實不辰
公如在斯豈爲盜人當宁載詢亂實誰致稽首告言權臣喪
氣公喪其氣彼斥公身朝辭莫行禦魑魅群公曰予家世承
國恩先臣在天敢負吾君我兵二千以義爲勇盜雖如林逆
不能衆既復池陽遂徇銅陵呼聲如雷江水畫凝左鼓右禽
轉戰日亟扼江湖咽以捍南極氣吞逆雛奈力之痛孰謂猛
扁制于群狐人或謂公盍往它所公曰受命死則于此烈焰
燭雲勢無全軍志在誅羌罵聲益振群酋羅拜采鍰飲酒叱
之不御以死報國公死者身不死者名相贈王封以愧苟生
豈惟當時愈久愈著元廟既隳公尚有子公子克孝
天子是膚匪惟私公以勸盡忠惟公至忠　天子至仁
刻辭豐碑垂訓萬年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銘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文嗣父顯卿
皆爲儒妣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於書少
所不通善雄辯累累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莫不畏其口長
於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君煜皆以詩名君遊
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盡得其旨趣下筆快掃百紙可立盡
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
奇制勝每得一雋語挽案大呼讙聲撼四鄰所與交皆當時
豪俊間出游四方君既以氣自負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
許曰孫炎豈齷齪輩伍耶然卒無容之者竟困而歸歲乙未
今皇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illegible]
語君陳元運將終勸　上延攬智能士以圖大業　上心
上甚悅辟爲掾每問以事陳慨激烈所謀多合
上愈嘉重以爲可用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

尋改池爲華陽府即拜君爲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爲
省都事會處州降擇鎮安之者咸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憑結
非君莫可治　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爲處州總制
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著者付之聽
其自辟任君疋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老酋愁蠻狼
嗥扇踞不奉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聚皆下諭以
元將亡及　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生否必爲齏粉詰
甚剴切民皆叩頭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其鄉民以爲
孫使君仁且武不比舊官可玩狎君亦下撫屬縣徧諭之由
是拔兵來降者相繼于門數月皆化爲良民君復擇其驍勇
者徠爲兵時時肆習之拔其服衆者爲長有寇則率以禽滅
事罷散歸爲農有所警發馳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後姦吏
巨族素驕橫者斂手吐舌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
里外皆縮氣屏息如臨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

郡晩特　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材能者見方戰爭勝負
未分皆伏匿山谷中不肯出君慮之欲致一二人問有材者
為誰今皆安在録其姓名為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君
溢葉君琛尤為處士所推劉君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君類
自以仕元恥為它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奉君君
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為書數
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劉君劉君無以答遂逡巡就見君置酒與
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若無窮際劉君乃深歎服曰基
始自以為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也君既以口舌安
反側郡　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君壬寅二月苗將賀甲
李乙叛殺君而所隷卒亦應之君無援被禽幽空室中列卒
環守脅君降君紿之曰若主吾吾能成若事賀李知非其本
心恐留自遺患遂夜以牸馬斗酒餞君曰以此與公訣君拔
佩刀割馬舉卮酌酒仰天飲曰嗟乎丈夫乃為羣盜禽然我

死死義當賊死肉臭狗且不食卒恐持劍瞋目擬之君飲
酒自如食竟叱其解衣君罵曰此紫綺裘乃　上賜吾
者賊勿解吾當服以死引枕而臥賊俟其睡乃害之時某日
也年三十又　事聞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其喪歸葬
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職事郎戊申
上即帝位念君死事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有司復其家
君先娶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死生一子穀繼平氏君事
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有古烈士風遭時遇變所為可稱道
守死不二卒成美名可謂俊傑雖位不大顯生不永年然忠
義之士當與天地長存不足為君憾也君所為詩若干卷門
人將敬編次傳于世銘曰
元季政亂盜若蟲叉矛相劉河漢紅紅淮中間飛一龍誰其
輔之惟羣雄維特孫君起章逢齒牙差差踴劍鋒陛前論事
聲震鏞　帝一見之為動容俾知大府佐將中鄉袞劉

靈別罪功括蒼告降內猶訌詔君持節總兵戎疋馬三矢穀
一弓徐行直火如涉空羣酋禁伏偃且恭大開城門殘燼餘
口宣撫告竣頑兇敢有弗悛屠其宗銷兵鑄鐵耕以養生民
有如魚脫置枝諸水火哺瘡饗食搖內訌據崇墉棄其不備
糇且攻君氣吞賊兵力窮長蛟在陸制蟻蟲仰天叱月月為
東義不負國徇以躬游竜上天化白虹下墜賊營賊眼矇大
軍四來若雷森析骸解䏶纖臠死事上聞　帝哀恫贈
官復戶頒爵封生氣嬋然薄蒼穹生為偉人死則忠位卑壽
嗇名譽豈脫令耆艾登疾公死而無聞鬼猶摟取披棄此孰
織洪史臣焯行鏤幽宮名與天地期無終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帝王受天命而興默運玄化施陽斂陰日月為之却行山嶽
為之寢疊川君水伯咸聽其命令而效職獻靈理勢則然也
今皇帝之都金陵伐亂討逆遣將出師旌旄所向鉦鼓所戒

巨城大邑無不降順時則有若徐將軍者亦著神功將軍烏
程人嘗將行賈江淮間道廬之巢湖溺死死而為神巢民奉
之甚謹　上初渡江諸將多祀神舟中所向克捷或以
事聞于　上歲戊戌某月命南安侯俞某即龍江盧龍
山為廟祀焉擇清修道士汪與權聆德輝徐善誠三人主其
事及既登大位之六年為洪武癸丑九月　大駕幸盧龍特
與權已化去　詔德輝葺廟室樹名木且勅改盧龍為獅
子山德輝等承　詔奉祀益恭甲寅某月復相與建祠奉其
教所謂玄武神于廟左殿室門廡畢具咸以為斯廟與國同
興將軍之功格知　聖主耿耿不誣其本始固不宜無考
而玄武之祠感靈日著亦宜牽聯得書乃來請銘其銘曰
帝興江淮豎豪景從叱咤而雷麾斥而風豈惟人同鬼神爭
助水伯川君罔不來赴維巢有湖神之所都陰翊王師鼉鼓
龍旗敵城頡頏大將攸克示以神兵暗褫其魂軍聲如霆曰

無全城一日十勝斬級寧平　帝詢將臣成功孔速疑
有神助使之顯伏將臣有言非惟戰功維巢有神實張兵戎
帝曰異哉何以勸賞爵非所安俾其廟享龍江之陽山迴岡
翔作鎭于京以綏四方有廟有堂有邃有几神之戾止冷風
如水都人來觀　天子聖仁天子褒功及于鬼神都人
來言神之威武洞于幾微以佐　明主上天垂象龜蛇合
形佑我下民功尤難名並祠宜精神上通合變同體以贊
化工時淸歲康熹遂不芒都人爲奠柔牲豆觴人神相依其
德弗僭於千萬年彌久彌昭

李都尉字辭

皇上卽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于太師李韓公之子駙
馬都尉祺初祺小字爲總至是　詔曰其易以美名翰林諸
臣乃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旣而子祺請曰祺之名實
定於先生祺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敎之余

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勳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
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贊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爲國家之柱
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鄧宋之趙韓王皆君是矣至
於連姻　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太師極人臣之尊
爲上公之貴而都尉子祺獨能好學愼行敎厚下人發爲扁
章動有意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又難能也祺之爲義爲祥
爲吉子祺固有以致之矣爲字實宜雖然尚父有云敬勝怠
者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爲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淸　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詔讚實
時元老運籌建略致天之討四方旣帖乃戢干戈執政廟堂
如漢蕭何匪惟執政胙以大國册書金券俾首百辟爵則崇
矣職則大師左右　天子以鎭四夷四夷旣安君臣交
歡上降下承樂乎榮觀彬彬都尉大麗是膺太師之子
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彼日月佩佩都尉不自矜伐文駟錦
衣其儀記都出入金門不敢喧譁遲遲公子交遊稱諸都尉
[illegible]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爲祥祥則旣多惟敬乃將都
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敬庶民不敬且瀆乃家
況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身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
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古有
弘訓敬以承祺萬福咸順爾克敬矣罔弗盛矣爾之祺天罔
不違矣太師之勛山崇川長嶽哉勿忘以繼厥光

馮擇善都督字辭

自昔帝王啓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略之士生乎
其間以備其驅策而佐其設施及大業旣定爵祿之隆冠于
當世寵麗之澤流于子孫若漢唐之豐沛晉陽君臣同休盖
蔚乎其盛矣　今上皇帝龍飛江淮光啓神祚于時文
武才俊鷹揚虎躍或秉鉞出征或執筆帷幄率多江淮之人
論功剖符公國侯郡者以數十計若郢國馮公其一也郢公

之遂人初從　上爲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立功章
咊時不幸早卒及　上旣位追爵爲公命其子誠侍
青宮執業讀書及誠旣冠三擢至僉大都督府事而誠之季
父初襲郢公職累建大勳亦啓封宋國一門二公誠又位在
樞府敬事愼職爲　上信任天下榮之誠篤好問學
熊爲時輩以嘗受學于予閒來請曰誠之字曰擇善未達其
義願有以敎之乃爲之辭曰
江淮之間眞主生焉乘風附雲實惟英賢佩佩郢公熊虎之
姿大剪良弓指麾義師執與其才不賦以壽騏驥萬里憤于
中道壽雖不延有弟克齊有子克承以宏厥聲烈烈宋公爲
郢公弟惟都督誠又克爲子爲他人子名實易稱保國承家
厥惟難熊上則　天君下有衆庶苟弗以誠曷以宅位惟
誠之德貫通于天何感弗應何幽弗直天以至誠庶物乃育
光無毀四序雁濟苟或不誠宜暑而寒人其怨咨歲功斯

瘵況我伊人不誠其可矧爾世臣爵祿是荷爾或不誠氏胥
爾尤誠而無擇為僻為遜古訓孔多維人攸踐我將曷從維
擇其善惟忠與孝貝允蹈之維悖維惡絶而弗為蹈之匪艱
服以悠久木升川增山立海受既擇衆善乃立爾誠乃保厥
家乃篤鴻慶以之事君為臣之良以之立身為邦之光匪光
于邦丕爾先人鄧公有子 聖主有臣

宋學士文集卷七十一 朝京稾卷第一

故處州翼同知元帥李君墓銘

元季之亂江南諸郡多陷于盜獨處州以士大夫倡義兵堅
守而完及今 上渡江始降其城邑故處州屬邑是時
起兵之士麗水有葉君琛青田有劉君基龍泉有章君溢與
三君並稱者曰李君汶亦龍泉人其舉謀與事不甚相遠其
後三君在 國朝為顯官故天下皆知其名李君早致其事
以歸是以其功不顯然其鄉人至今以之儗三君則不以其
位也君諱汶字彥文氏為李元至正中率壯士從石抹忠愍
公宜孫討賊數戰數有斬獲功授義兵萬戶經略使李國鳳
承制以龍泉縣尹不就國兵破處州擢安南翼總管會賀李
二將叛殺總制孫炎處大擾君勒部駐白岩出其不意攻之
已而中書平章政事鄧某亦引兵至左右夾擊遂辟賀李獲
其城事聞陞處州翼同知元帥賜白金盂文綺青田盎葉貫

三境浦城政和兩縣掠婦女畜產而南君告胡總制深伏兵
平山嶺邀擊斬之出私財贖軍中所掠耄倪還其家民德
君肖像而祝者甚衆洪武元年 上即位君入見于便
殿辭疾乞骸骨 上亦老君遂錫宴儀曹賜襲衣冠帶
金帛還歸居九歲以十年正月廿六日卒壽六十君少讀書
多智略事親孝服喪如古禮族人貧者買田以贈之不能學
者延師以教之外王父無嗣為立其宗人之賢者且割田畀
之祀鄉民老無以養者月予粟病則施藥死則給以櫬槥良
若嫁女育女多溺死君說以父子至理有育女者以粟六斛
餋之嘗出見群嫗擁菑色餒甚遺以橐中金十兩而去其為
人望之凜然與之語溫然久而知其為豁然長者也君曾大
父諱參來大父諱僅父諱鏡其先在宋時多顯者娶張氏先
卒晚娶葉氏二男子槃縣槃為母弟諱後一女適張守成孫
男四炳允順允齊允忠余與劉君基遊固聞君事及君卒炬

復奉工部員外郎劉君狀趍京師請銘且言將以某年月日葬于劍池鄉大運里某山之原不可無銘乃為之銘銘曰元運將傾四方震驚海惟山妖抗父逞兵括有李君實奇壯士手麾義旌從者如水左擁右摽朱衣銅章郤而弗居以待眞王眞王之興雷轟風行執戟守臣敢觸天刑長劍如林萬夫一心扼其咽喉執斧礎平 帝念峻功賜金賜爵錫除東南罔敢不恪飛龍御天胷拜陛前掬亂既息乞身林泉帝曰歸乎留則既多大帶巍冠輝于鄉閭鄉閭有言君績孔偉死而弗朽不在太史掞行考勲以焯以宣遺德在焉彌久而傳

莆田陳府君墓銘

君諱中立字誠中姓陳氏莆田之忠門人其先有名旻者宋紹聖間舉進士官奉議郎曾祖諱子文祖諱君保父諱高有學行學徒私謚曰靖逸翰林侍講學士晉安張公以寧銘其

墓毋林氏君季父諱𢒰早死無子君以祖命後之少受經于溫陵盧公琦公以文學著稱君聞其指授已承心解日盛月邁莆士皆歎服之元至正間部使者行縣業經生試君輙魁諸生會張潞公翥以脩撰使莆見君文誦而奇之由是君名益著然就有司試即不利君語人曰我命薄故爾非吾文之罪也遂隱居不復有仕進意晚乃結廬壺山年五十有三以國朝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終于家君事先有禮每諱日必素服悲哀至終身不怠初君之祖暨父欲營我塾以教里中子弟規制未備而歿君繼先志創廟建學學後為祠祀文軒晦菴夾漈三先生復為祠廟右奉其師盧公之主講說有堂燕居有室凡學之制無所不完割祭田十餘畝以食為師者備山園之利以資春秋之祭凡為淑人善俗之計者又咸極其慮君日陳經傳為學者剖析聖賢大旨鄉人賴之嗚呼世之為士者其未遇也常以無位不足施其所學為憂及既得位則又顧畏桂縮為其身謀終無所益於人者衆矣夫豈知君子之為善固不在乎位之大小哉若君者一介之士未嘗受釜庾之祿而汲汲焉以化其鄉人為心其亦異於懷祿尸位者多矣君配國清林氏子男曰堂曰基女二長適郡人顧切切在室皆林氏出堂將以是年某月日葬君于某山之原請銘于太史氏海瀕嘗銘君毋墓闡君行宜銘乃銘曰維古之士不以位世降俗媮位斯貴貴而無能冠狗羸豈君夫君賤為庶居家孝友推以義闡廬建學躬訓社鄉髦如雲聆且肄少長斷斷類洙泗化莫為良暴更懿醇儒為功斯小試嗟我後人繼其志廟祀勿忘欽永世

戴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肯字養和戴氏台之黃巖人其先在宋季以詩書家著稱嘗有顯者自府君曾祖敬老祖天鑑父開孫皆不仕府君生十年父稱古賢子事為訓府君指問其父曰此何如人

耶父以賢者應之府君曰某以為神人耳固亦人耶其父異其有志既長闓敎通達學周易尤精推驗測究之法他若醫樂兵刑律曆皆習知之壯歲嘗自奇其才之燕京謁元左丞帖木兒一見語相投留教其子府君特特以計干之左丞稱揚善號之曰鵬飛先生言其才當遠致故云將薦于朝府君私歎曰吾以數推之中原將亂矣遂以毋老辭歸益攻其舊學曰吾非不欲聞達吾才非不如人然而不得者有命也已而亂果起坦然不憂若素知之者年七十有三將卒速諸子具酒為樂引杯劇飲焚其所為文謂家人言死乃常事何以憂為媺然而逝至正二十三年十一月廿七日也嗚呼可謂達生者矣府君娶李氏宋將仕郎應發之孫女子男二建心建則建心為某官女一適某孫男冝詵宜民葬在卒之明年二月廿有六日墓在靈山鄉霓奧大嶺之東銘曰孰揭其衷俾周以通孰闢其逢俾窒且窮始若有為而竟靡

爾雖其麗爾乃家其躬乃洞其終惟徹嗣之隆

吳郡廣記序

吳在周末為江南小國秦屬會稽郡及漢中世人物財賦為南東最盛歷唐越宋以至于今遂稱天下大郡然其因革盛衰之際紀載於簡冊者自吳越春秋越絕書以下君晉張勃願吳隋虞世基唐陸廣微等所述及元和郡縣志寰宇記各有所明迨宋之時羅處約有圖經朱長文有續記范成大道與鳳皆撰類成書厥後有章悉者病其未完作吳事類補宗亡書頗散軼元趙儀鳳為總管嘗集諸儒論次遺闕會改官不果成入國朝吳縣教諭盧熊閔前志之紛乘以為尚不合而豈之恐不足示來者乃覽衆說撫遺事芟煩取要族別類分為序例一以舉其凡為古今記一以記其事為總序一以嚴其名為表二以著職官氏族之詳為志八以述地理都邑文學祠祀食貨禮樂兵防天官之屬為列傳若干以見古昔

人物之美其目曰名宦名臣儒林文藝良吏忠義孝友高行隱逸而列女之節方伎之良及其事有不可弃者為雜傳附焉標之為卷五十其後有集文十卷以備文藝之實為外記五卷以存神仙浮屠之可考者題之曰吳郡廣記於是數百里之內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知府某郡李庚某嘉是書有繫於政也將命工刻板以傳丁內艱去已而高郵湯侯德來繼其職遂訾成之然用薦者出由工部照磨為中書舍人以余有同朝之好請叙其首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下至州閭莫不有之然不過記言書事而已及漢司馬遷班固創為序紀傳志年表之法由是四海之內無復遺事信史氏之善者也後世之郡得專社稷山川之祭有政令教化之施最如古諸侯之國固不宜無所紀述而況於吳嘗為封國非他郡之比者哉歷漢至今雖間有所作而無完文以考其事物之全誠政之闕者也熊獨能毅然以筆削為已任做史漢之法損益書志為一郡成書豈非好古之士乎李湯二侯能知所重而圖其傳亦可謂達於政體者矣後之人覽是書治身居官取前之人成憲以為法將見道德興而習俗美句吳之區與鄒魯無異矣則是書之為教不亦大哉余喜熊獨能急世俗之所緩而篤於好古也為序其槩俾刻焉

送李恭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縱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為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數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

夜憂之之不暇矣敢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本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于君為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為之贊助焉則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職之不愧則吾心可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為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為　上所拔擢任內庭承顧遇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為廣西布政司右叅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朱梅齋稿序

洪武初余奉　詔總裁元史于時預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為歡酒酣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弗止信一時之樂哉然當是時諸君者皆壯強無恙余雖稍長亦未耄老

方以為此樂可以常有未知其為樂也及後未數年人事稍稍乖殊或得州縣官散之南北或以老羸疾疢引歸田里或抵法遇患轉徙遠方求如舊時之歡須臾而不得然後知此樂之難遇每一思之不知傀首憎心而繼之以歎息也又況余年愈耄觸事愈多而英才凋謝愈盡雖欲不思何可得哉幸而獲見一人於十餘年之後而又得觀其文辭其慰喜又為何如也若吳郡傅君則明是已則明在數十人中以能文稱當乖殊之時歸為邑人師得益勉其所學最後獨存而文益進天之於則明可謂加厚矣今年自吳中寄其文曰味梅齋稿者示余皆馳驟可喜嗚呼四方之英俊至是無幾矣然則則明之文其何可少乎

題吳節婦詩後

余自壯年則聞臨川吳節婦黄氏貞而甚文及頃歲承乏史館總裁有元一代之史四方以節婦狀來上者甚衆余心存黄氏事欲為立傳而有司獨遺之殊竊恨焉今年黄氏之從孫吳君伯宗以其所為教子詩示余稱黄氏年二十七而夫泰亥賓死江湖間二子一女幼黄氏苦心瘁形慈鞠嚴教詩其教之一端也余誦其辭愈歎異焉婦人之不忒其志者古多有之矣而未必能文也間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在孔子刪詩之時三千餘篇之中求其備是二者惟共姜之柏舟為然其時去文武周公之化未遠猶且若是況今又二千載之後而黄氏獨有之豈不尤為難能矣乎其難能如此而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共姜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見取於聖人而傳黄氏之詩自誓之堅與之死靡他之語無異至於教子則深計遠慮以聖賢之道望之有如非柏舟之所能過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采而録之其傳世無疑矣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雖然安知來者無其人乎伯宗慎守以俟之可也

惜陰軒記

人之異於物者豈特形貌而已哉亦必有道焉爾苟徒飲食以生死生無補而死無聞則物皆然也奚擇於人乎古君子所以汲汲而不懈者非徒求過於物且求異於庸常之人非特求過於人且求所以治安之而後已蓋天之生君子所以為民物計也凡民之生豈皆怠而嬉哉其所趨者小耳彼幽探而遠取多致而急售相時乘隙以徼十一之息者汲汲於財者也朝造而暮謁曲譽而巧頌鉤候顏色以覘人之喜悅信任者汲汲於勢者也衒長而飾智本能而遑功上以欺乎人下以欺其心者汲汲於名者也是皆有所利而為之真不敝心力竭思慮目不暇瞑而身不暇安亦勞且勤矣而君子何取乎君子之所務者徇乎道不徇乎人利乎民不顧乎身禹益之治洚水焚山澤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春秋孟子韓愈之闢邪說皆焦心苦思東西奔走食不待飽而衣不務華至於終身而後已曷嘗為其身哉上以憂斯民下以明斯道爾君子之所為固如是也會稽蔡昌齡由國子生再擢為監察御史名其燕居曰惜陰其有志於民者乎夫人常患無志有志矣患不學而妄行學矣患無位而不得見於世得位矣患非其職而不獲為今昌齡沈篤而專慤非無志也讀書而能文非不學也國家內外之官各不可越其職而御史於天下事無所不宜言則又居乎可為之位矣以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夫何難哉昌齡旦興而夕息坐斯室而思之民或有未安者乎所以休養之者或有未至者乎思而得焉則以告乎上日程而歲較吾之所為果不負斯職與斯民則惜陰之名為不徒矣苟曰簿書而已矣獄訟而已矣是則衆人之事爾雖勤且勞余何取於昌齡哉

贈李子貞序

昔天下盛時文學行義之士多出於江淮以北今豈異於昔

戎何其衆耶而未之見也元興乎朔方其化自北始故士之北産者尤盛於元今　皇帝起南方士之盛誠由南方始自南而北理勢之必然也況朝廷思用北方士甚至有一材者即舉類之所以運化機欲其速變也士生其間者安可不勉乎安豐李子貞善讀書有文士之秀者也其婦之弟鄭子端爲通事司丞子貞涉遠道而訪之其於行義得矣及其歸也子端須余文贈之亦欲化其鄉人以文學乎子貞歸告而父兄語而朋友　上方以文治思得奇才而用之有志功名者愼無自弃哉

怡養堂記

禮之不行常自近而易能者始惟其近也故人忽之惟其易能也故人不加之意焉事親人人之所能也其事朝夕之所習也聖人忍人忽而不加之意自夫起居食息寒暑疾病之微問告拜跪定省應對之節皆著之禮經可謂詳且備矣然

而能盡之者雖君子猶難之豈事親之禮誠難行哉難乎其當也甘膬之養人所能致也而敬難敬人所能也而愛難敬欲其如事大賓則何難之有而非敬親之道也愛欲其如愛妻子則何難之有而非愛親之道也故敬而不愛非所以事親也愛而不敬非所以事親也愛而肅恭之禮存焉敬而婉悅之意備焉斯可以爲善養矣浚江劉復初父及繼母具存思盡事親之道名其堂曰怡養而請余記夫記以紀事功著其可見者堂之作吾不得而知其可見者人皆能言之非事之所急也然則舍事親之道何以爲復初言乎復初好學悃行不待余言以余事親先於復初則知事親之難負余若也故推其道以告之俾書之壁使後人有所興起焉

錢唐沈君墓志銘

司馬遷謂儒者之道博而寡要遷蓋自謂也非所以論儒者也夫自唐虞以來載籍世有欲盡而窮之信君博矣苟得其道焉一言可用之終身而行於天下奚謂寡要哉然近世師授經解爲士者以强記多識爲高而昧於力行問之則無不知措之於政則患不能於是遷之言若可信矣吾甞私病之以爲儒者之道豈以多識强記爲哉亦論其行與事而已其行誠非也雖多識强記焉足謂之儒其行誠君子也爲身則端爲家則和何暇計其餘哉吾以是求士於今之世生若樂與之交不幸而歿者亦樂爲之銘若錢唐沈君者固余之所願有述焉者也君諱禮字仲和沈其姓錢唐其所居少喪父母劉貧不能自存挾其弟妹歸金華康氏君獨泣曰我沈氏嫡也我去沈氏鬼安所求食乎顧謂弟妹汝善事母我將來盂飯歲時洒先人墓上勿餒我先人爲也毋子相抱持慟哭而訣君家居素善書以應四方之求至君益刻苦飾縮席致奇異罕有之書列庋左右身處其中晝夜研索遇格言偉論可見於行事者則就筆書之坐右歲久至無虛處每日省觀

期不愧於古人行一善則喜否則若不能自容其家人事之終身而不見其悖言戾行其同里之人服之有所爭訟必就而取正凡求書於君者覩其色聞其言未甞不歎以爲君子人而君常以不得養母爲戚元至正中欵徒步往來而浙水東西兵亂不果及道頗通而母死矣故君尤過哀焉平居多蔬食不啖葷肉祭享之日悲慕如初喪者君尤善敎子次子新民年十七入國朝由鄉貢進士爲太學生君遺書多至數十通皆勉之以忠國事上之道瀕終告其長子貫誠猶以孝友爲言嗚呼是非儒者之行耶君之卒以洪武九年七月十二日葬以是月二十日墓在錢唐城西之金固山年五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父某娶王氏能輔君爲善二子貫誠新民一女適姚某新民甞從余學經來請銘余嘉君故不辭銘曰儒道廣博而周通小無不在大靡窮擴布天下斂一躬浮之成德推建功彼胡不知訐以攻非儒之緐乃其庸沈君好學

守府中六經諸子為垣墉闡義則尊者則從敎恩不伐持敬恭家化里閭服且宗使躋于位續愈崇抱德孔多壽不豈天實嗇之匪其凶刹辟昭潛鎮幽宮

謝節婦傳

節義人性之所有也豈以所居而變哉南雄在嶺之南山毒海悍風氣與中州殊論者或徒而習其習俗其言陋矣若謝節婦者安可輕耶節婦謝氏女南雄人年二十八適郡士鄧永泰居四年生子忠甫十月永泰得疾危懼或死有父母存且子幼莫為計以語其婦曰吾旦夕死然吾家貧安敢以老親幼子累爾哉婦流涕曰君宜病而狂易耶君萬一不幸養老撫孤妾職也妾一稼足悉見鄧氏兒為人奴隸乎已而永泰卒囊無甚顧益無朝夕儲節婦躬力蠶織為布帛易粟以奉舅姑忠八歲使就鄉師學節縮服食以資束脩禮其舅姑不知其貧及舅姑卒竭所居廬以易棺槨行喪治葬務合儀

則或閔其艱勸其再事富人節婦曰我豈不知富人勝於鄧氏乎然鄧氏我所安也使我食它人八珍九鼎不若飲鄧氏杯水耳益自操守不少變敎其子為儒節婦少嘗讀孝經小學書通達義理故能盡婦道云

史官曰嗜慾之性人孰能免哉能以禮義制之則不入於邪僻矣婦之事夫當無悉時指天地神明誓生死不相違棄及遭變故能如其言者蓋鮮矣豈非不達禮義使然耶若謝婦者夫死困厄幾不能為生而處之欣欣然行其自誓之語如合符契非禮義淪於心能致是耶嗚呼禮義足以治人也久矣

經畬堂記

聖人之言曰經其言雖不皆出於聖賢而為聖人所取者亦曰經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地之理通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內外之等微之鬼神之情狀氣運之始終顯之政敎之先後民物之盛衰飲食衣服器用之節冠昏朝享奉先送死之儀外之鳥獸草木夷狄之名無不畢載而其指歸皆不違戾於道而可行於後世是以謂之經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偽未有不合乎道而不可行於世者也故易書詩春秋禮皆曰經五經之外論語為聖人之言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其它諸子所著正不勝譎醇不迨疵烏足以為經哉自漢以降聖賢不作異說滋橫凡外裔小道以及星曆地理占卜醫藥種樹養馬詭誕淺近之言皆僭以經名千餘年間特益繁加書之以經名者布乎四海之內學者眩於其名趨而陷溺焉者甚衆而五經孔孟之道晦矣然非彼之過也學五經孔孟者不能明其道見諸事功故也夫五經孔孟之言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成效存焉其君堯舜禹湯文武其臣皐夔益契伊傅周公其具道德仁義禮樂封建井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

治豈止浮辭而已乎世儒不之察頗切切然剽掠纂綴其辭為文章以取名譽於世雖韓退之之賢猶勉其子亦有經訓菑畬之說其意以為經訓足為文章之本而已不亦隘於學經矣乎學經而止為文章之美亦何用於經乎以文章視諸經宜乎陷溺於彼者之衆也吾所謂學經者上可以為聖次可以為賢以臨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則樂以居患難則安窮足以為來世法達足以為生民準豈特學其文章而已乎錢唐錢鈞質甚敏好學甚篤取退之經畬之言名其齋會余過其邸造逆旅徵文甚力余美其志恐其泥於退之之言也推其道以告之使求夫大者焉

元武略將軍荊王位下鷹房總管府副總管王府君墓誌銘

初　上卽文華堂敎育英俊之士余忝　招掾府為御

太原王建蹤流寓鼓山東行中書以進士貢上禮部

上奇其才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俾就學堂中則以其先祖墓銘為請已而除監察御史超山西承宣布政司右參政復以為言未果為後建冊入為御史除福建按察副使書來請曰建嘗獲受經有師弟子義先祖之銘不於執事是徵而誰徵願弗辭焉余重違其誠乃序而銘之君諱天錫字良卿姓王氏其先居平陽霍邑至大父徙太原崞州武延之建國鄉曾大父諱仲彰大父諱寧父諱輔直俱善士母崔氏君少膂力絕人善騎射讀詩史曉其大義恢廓有氣度家有田千餘畝季父欲以瘠易其善者君諾諾從其意久之易殆盡卒無一言人以問君君曰季父猶父也子可與父爭耶鄉里少年逆君學射君不肯曰射不易學苟非其人祇足助爲翼耳豎子不足教也君居家不問有無日招善己者飲飲醉無虛日既而歎曰丈夫不取封侯佩銀印死蓬蒿下何益跨一馬挾長劍入秦遊延安謁元荊王以藝自薦王語合署屬房總制京索

管府副總管階武略將軍某年月日卒于官年若干夫人范氏生一子中元天長縣尉一女適汴梁崔鵬孫男二長即建次琮中以今某年月日葬君于某縣某山太史氏曰君子之觀人於其器不於其位以位觀人斯下矣若君之器豈非豁然偉丈夫哉而所得僅若此則建之顯庸于今者非君之餘德也耶來者能勉於德斯皆為君後矣銘曰

黃虬鬚兮力扼兕佩利劍方抉長矢騎騏驥兮如龍射封豨兮殪長材既具兮善又多位則卑兮吁嗟奈何身不享兮報則在後編自今兮寵光其加

贈夏安禮序

榮昌丞廬陵夏君安禮見余於京師請曰安禮嘗讀古人之文見其聲烈垂於後世若日月之在天心甚慕之然年已不逮矣而每觀其同時之人多托名於文辭之中至今亦賴以不朽一何幸哉自意此由托得其人而然庶或可以自致而先生信今之傳世者賴有以贈我使得置名於其間俾來世有聞焉余告之曰文辭固足傳世也然非君子之所得已也古之人道德備於身遭時居位而推之於天下若皋陶伊傅初未嘗自有所著而被其澤聞其風者相與紀載其言語行事以傳其次若管仲晏嬰為一國之政亦未嘗著書以傳而後之能言者反假其名以取信於世又其次若秦漢以下將相之撥書於史氏者或出於編蓽販繒之流或起刀筆介胄漁鹽之間計其人或目不知書而口不能談豈暇為後世計哉而卒之顯名者其德行功業有足稱也又如班氏所傳循吏以及近代以循良稱者未必皆自能言亦未必托人為紀述而其事愈傳不廢是豈偶致之哉亦能盡其職而已故仕無崇卑能盡其職則榮於當時而傳於後世今安禮思自致於短轅奚以它人為哉極乎材之所能為充其位之所得為則可矣然世之治民者強者酷虐以立威懦者弛緩以急事朝京素

而汲汲惟其身之謀是皆不顧來世者也使稍却慮深思而惟恐其名之泯沒則豈不懋且懼哉安禮處乎下位能不自卑而思善其名亦可謂有志之士矣夫士恒患無志有志未有不至者安禮昔嘗佐澄城知武強藉藉以政事聞民交口稱之繇自于今苟能愈自奮厲他日史氏紀循吏之績以備國初之政其在安禮也夫其在安禮也夫

朱葵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序然非故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覩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為工而文愈

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一言而不見其不足以本於道故尒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强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蓋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删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未莆田有朱先生文霆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為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濂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强之言不言其所言若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曰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余所撰墓銘故不著

姑蘇林君母墓銘

姑蘇林君以義請銘其母張夫人之墓其容戚然若有所遺余問曰夫人始卒耶則曰吾母年五十有四以元至正丙戌二月十三日終今三十餘歲矣然則夫人鮮子孫耶則曰吾母生四男曰以仁以義以信以誠二女適某某孫男十有二人孫女十人曾孫男女又十人矣非鮮也然則懼其無聞於後世耶奚為爾戚戚也曰吾母事吾大父母如子事父敬吾父猶大賓撫子與孫也愛而能節以禮其御婢媵也未嘗厲言暴色其可稱者甚衆得其人而書之則傳矣吾非懼是也吾之所甚戚者吾不忍言也余固問之久之則泣而曰蘇之俗奢浮屠法喪親以爐骨水瘞為貴吾昔無聞知而徇於俗卒後六日奉柩化於吴江之東門外遂之垂虹亭觀音閣下歸骨焉時未知其不可也于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噫已莫逮矣每念及于玆心腑摧裂而不知天地之廣吾身遑遑乎若無所容也噫誠莫之奈何矣昔有塟衣冠之禮吾嘗聞焉吾母遺衣存吾已卜地於長洲白馬澗南之高景山將以今洪武某年月日歸塟所以慰吾心焉耳不合於禮吾不暇計也惟先生刻文於墓左以塞吾悲且俾後人毋蹈吾之過焉嗚呼先王之禮亘萬世而無弊者揆諸道而合驗乎心而安也世遠教微外夷他説得以亂之於是先王之意亡矣然行其説者未嘗不安之也而林君獨能惕然不慊于心天性之存其何可泯哉孝子仁人欲盡事親之道者視乎林君亦可以知愼矣夫人諱妙清林君父名某林君通醫有儒行選為某官銘曰

夫人衣冠瘞于是孝子刻辭昭厥哀嗟哉後人愼由禮

送吴仲實還金谿序

金溪吴君仲實省其兄國子助教伯宗于成均伯宗以余友也偕其來謁仲實氣厚而色温與之語秩然而有倫恭愼而甚文固已知其才矣既而復袖其詩十餘篇以見叢而觀之

辭繁而不浮理至而不俚其馳騁鈌縱多態而有度問之以文學則辭不能通勸之仕則曰未能也余於是益信焉士之患常在乎內虛而外衒學未聞道而慕乎爵祿之華內已足焉而外未能以動人猶以綱蒙錦也久則著而不可掩矣詩乎外而不務充其中辟之土木之質而文綉加焉其始非不眩目穀而視之則可醜矣古之君子是以勤乎其所當修者而不敢幷乎其外也今之士則不然未有善焉惟恐人之不知未有才焉惟恐世之不用其未得則咕咕以自衒既得之則又篝乎而思尊此崇替起伏所以數數然也其視仲實不既至而以為不足年及可仕而以為未能者何如哉仲實之見夫善賈乎嘗衆人競取之時則弃之競鬻之時則寘之其不取則已取必窮海內之珍不鬻則已鬻必獲鉅萬之富矣安知仲實之弃之非取不售之非厚售乎仲實歸其兄之僚成詩以送之余與伯宗善且知仲實之材也故叙以贈之

文右相像賛

才優德純山峙玉温重厚可以鎮俗仁恕足以澤民或陳經術而侍青坊或秉霜簡而立紫宸終受知於　聖主宅右揆而相泰深沉有謀眞路國之喬剛毅忠信誠韓侯之倫觀其屹立不動正笏垂紳猶可作懦夫之氣而攝邪佞之魄嗚呼此所謂邦家之重寶廊廟之大臣也歟

題張勿和陶詩

陶靖節詩如展禽仕魯三仕三止處之冲然出言制行不求甚異於俗而動合於道蓋和而節質而文風雅之亞也他人欲效之者雖衆然榮澹泊則蕩而弛慕平易則野而鄙惟蘇子瞻兄弟以雄邁之材氣勢可與之相敵然其辭旨則亦遠矣豈不誠難乎哉今之和陶者余嘗見數家最後見句容張勿文伯自九日閒居以下皆和之至詠荆軻而止諸四言及形神擇挑源等什則不和忍難繼也文伯產江淮間危亂之

餘獨能致力學問以追古之作若其亦有志者哉

王宗普像賛

以子為貴介公子耶何其神清氣和無驕熱之態也以子為仙翁釋氏耶何其與時俯仰遊乎方之內也以子為詩人韻士耶何其清奇勁直訥然而謙退也然則果何為若耶蓋跡混乎三者之中而心遊乎埃𡏖之外此吾嘗謂空同子以古之人而處乎今之世也

送東陽馬生序

余幼時卽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徧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塡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然若神人余則縕袍

敝衣處其間略無慕艷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　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為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譔長書以為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辯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為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元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朱公墓誌銘

瀌少時卽見莆士朱公廷試文數篇已歎其不可及後二十年聞公官閩中所歷有聲尤慕服之及今又閱二十餘年公之孫瀟以墓銘爲屬問公之死已十七年而瀌亦老矣嗚呼其何忍辭公諱文霆字原道姓朱氏九歲能文十三從進士林君岡孫學經每日暮須諸生出獨援疑義難其師其師驚歎之元至治癸亥以尚書舉進士丁外艱去至順壬申再舉遂上名南宮對大廷名列第十賜進士出身權同知瑞安州事階承事郎改汀州路總管府推官轉承務郎調閩寧縣尹進奉訓大夫御史交薦于朝除福建宣慰司都事丁內艱起知瑞安以大臣奏授奉議大夫福建儒學提舉遷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陞奉議爲奉政至官引年辭歸遂以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致仕命未下以至正癸卯八月九日卒于家年六十九公同知瑞安大府檄公均瑞安平陽永嘉之役不爲

權沮財奪民服其平爲閩寧行均役法上官以其舍人爲屬請緩之公格不奉命上官怒誣構公罪部使者廉其非辜獲免且以訟牒三百委公治之公從容剖吝而退不能有言其知瑞安盜起劫境陷陶山天門諸堡募壯士攻破之斬其首以徇颶風挾海水漂民廬舍公發官廩按行漂所賑之其提舉學事遷其苟賤者易以儒儒悅之公孝友切至以父不逮祿養言輒涕泣事母惟恐咈其意撫五弟教而有恩居官經歲事公暇講授不輟學者因所居稱葵山先生嘗考閩浙江西三省士所取得美材爲文本於理不爲浮辭曲辯陳監丞旅稱之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公之先建安人曾祖德誠宋潭州駐泊祖治安元河南等處營學提舉父世英始遷莆以公貴贈奉議大夫同知興化路事驍騎尉追封仙游縣子母林氏贈仙游縣君夫人池氏封如其姑年若干以丁酉某月日卒于瑞安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歸葬常泰里雙牌山之原及公卒穿夫人之墓合葬焉甲辰七月二十一日也男一人鏞古田丞六女適校官林敏中漳州路同知王謙惠安尉胡顯祖及黃孔倫李某王某孫男一人卽瀟國朝鄉貢進士能世其家銘曰

在元中世士患無位持經挾策就有司試試者爲誰或哲或愚或以僥顛弃照乘珠及其旣獲爾州爾邑有所不通爲吏侮執有美朱公游薦而登左律右經吏驕且偵閉竊平徭如衡稱物有挽之者正色不屈館典方州亦司儒臺黜士之屑昧盜之黠易其致然維學知要學以爲政天下猶小彼何弗思嘗儒爲迂刀筆拘拘視公何知公政在民無銘亦存銘匪銘公告其後昆維爾後昆於公是效公德孔多尚食其報

玄淵齋記

信之龍虎山爲漢天師裔孫傳道之所四方之士從其學者無虛弗元重紀至元己卯山之耆德朱君某以講學者之來

爲求道也不惇以文則道何由成博文必有師不有田以養之則師弟子之羞服百需之具奚所取給而賴以不壞乃捐般田若干畝爲學田莊俾其曾孫李弘範主之越十三年朱君卒兵亂事寢至正甲辰朱君之門人史君由直懼不克繼師志復益以私田百四十畝命弘範與學事弘範亦自感奮斥田五十畝卽山中易僚地闢齋舍爲講誦之區以一百五十畝增爲學田授齋之長者世守之名其齋曰玄淵於是弘範曰斯可以成二師之志矣然吾居者易凡弟皆夭死無嗣不圖祖稱將無所食吾責可辭復選從弟之子義實爲嗣作室數楹於琵琶山之陽扁之曰思堂以奉其先堂之旁構齋題曰玄淵以教其後人亦以田百五十畝隸焉弘範復曰斯可以延吾親之祀矣師之德不可廢也入田七十五畝於上清宮之祠附祀其師某而以其禰配之弘範又曰吾志稍行矣然不托之文曷足以知朱史二師嘉惠學者之仁俾人繼繼

之力扎乃屬其友鄭君仲儀來請文記其玄㵎齋欲著二師
之績也道家祖老子老子之學該博閎肆而尤深於禮當世
大儒咸北面師之夫其學之傳必非守一術以違世其習禮
之本必不弃人倫以忘親後世或失之去老子之道遠矣宋
史二君獨能以博文誨學者圖為善於學道弘範既述二師
之事又圖其親與師之祀不亦達禮之本矣乎非知道者不
能也夫學於斯齋者學道而已余嘉弘範之所為近道而得
先後之序也并書以為學者法焉

金陵杜府君墓銘

金陵有孝義之士曰杜君諱元字一元其先居吉之吉水與
會稽正獻公衍同宗至君始遊江東樂金陵土俗遂居之而
為金陵人君苦學有材氣能為詩元重紀至元中張文穆公
起嚴為江南行臺中丞見君詩頗稱君君不可致以茂材異
等薦又不從年若干卒以布衣終君少時父患羸疾夜數驚

君冠帶伏父榻旁父驚起輒抱持曰兒在斯父疾數月君目
不敢瞑至愈乃已母沒服喪得古禮甚聲問日起貴人賢士
多樂與君游君未嘗以事干之及有罷黜失志者則為之力
不怠行臺都事楊惠被劾去人莫造其門君獨持酒與飲而
送之趙弘中為御史掾坐法罷君徒步與俱行百餘里僦屋
居之儒學教授張鉉以事繫君出金帛資其行其子四歲失
母君命婦鞠之不異已子兵部主事常允恭家人夜失火允
恭方醉臥衆怖懾散走無賴子利其貨特劫之君率少年數
十輩為出其篋笥實貨于外允恭泣謝曰微君吾其死乎鄰
人陳畀奉室死于兵二兒匿舍側恐家僕害其小者君曰脫
并殺大兒則陳氏絕矣卒為抱匿它所以免吉之郡運吏輸
粮金陵不足者三千斛吏受笞搒號泣莫為計君聞之為償
於太貢以償吏德君以物來謝君郤之將山僧為御史所誣
夜窘君室求救君歲之故人家僧獲全宋楊忠襄父邦乂廟

在城南君以公吉人歲時率吉士游寓者具牲酒祭之君之
為義多類此君嘗攻醫尤良於治證疾病造君者不問有無
必予藥藥必擇精善者服之必瘳金陵大疫君和藥走給之
不得食者以薪米餽之賴君以生者甚衆由是人多稱君異
及兵亂士卒相戒不忍犯君卒於至正丙申七月九日以丁
酉三月十日權厝金陵清涼山右國朝洪武壬子十二月九
日復改葬南門外之鍾家山夫人劉氏祔焉君曾祖若海祖
懋父文煒母周氏君二男子曰珙曰環珙早卒環承事郎晉王
府錄事賢而能文精於書得晉人筆意二女適蕭伯高鄧世
良孫男二某某孫女四人皆在室環與余交頗久以銘為請
余惑乎世之交友者利之所在則趨有小害則避去不肯留
目一顧或道上相值輒引袂掩面陽為不識倘以事過其門
架焉疾馳惟恐為所汙况望其援卹乎若君者可謂無讓於
古君子者矣烏可不銘之以為世勸乎君所為詩凡若干卷

藏于家銘曰
杜爲孔鉅支著吉水其在金陵則自君始君才既多胡不祿
仕非不樂仕義不屈已養氣為文五色有煒孰非公卿接跡
交執彼微其權權錙志沮吾守吾義莫險一揆章服之加鑿
帶之機所交者心加憾何與拯難濟危存歿起死匪名之求
惟義所止兵戈如林白骨千里君君不知左孫右子斯豈人
為天錫嘉祉天曷私君惟善之發貴有不聞哉有足恃刻文
昭美以詒多士

會稽陳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陳照述其先祖之行拜且請曰照之先本儒族至
于先祖遭家多艱始屈身為吏卑卑有可稱者先祖年六十
有七以元至正己亥十二月十八日卒于婺之金華越一年
辛丑正月某日權厝金華照水里之原今將以某年月日歸
葬會稽某山先隴之次然先祖之卒今二十年矣相去日遠

人之及見先祖者日益微稱先祖之美者當愈寡矣儻又越十餘年安復有知而稱之者乎惟托文辭之傳可以不朽而文辭之不美者又不足以傳照嘗聞人咸推先生所為文必傳先生文傳則先祖之事愈久而不墜惟先生閔焉而賜之銘余曰余文豈足傳而祖耶然而祖之事信有可稱者乃受而銘之君諱克和字惟中陳姓陳為固始著姓唐末有遷泉之南安者宋太常少卿侁始自泉遷會稽君七世祖也曾祖一新文林郎祖麒左宣教郎父德星母李氏君六歲喪母十九而父卒能自振拔讀書學法律挺挺不肯出人下元元貞初補三江鹽場吏嚴故所積鹽得羨餘數十百引以代亭戶貧不能輸賦者流亡相率復還既而調嵊縣吏縣民誣鄰人盜其先塋珠君曰珠入土必壞汝先塋葬幾何年矣豈有完珠耶富族偽為券書奪細民田君辨其券曰是歲某月改元何謂正月耶皆無以應而退轉吏上虞會歲饑民道死相望

君言于令尹發公廩易粟勸巨室啓廩賑貸存活者甚衆上虞下蓋湖廣百餘里溉上虞餘姚二縣田夏旱二縣民爭決水至相敺擊君白尹立石表湖上而中分之爭遂止復有梁湖者溉民田甚博右族利其腴淤埋以為田民病瞍君浚復之改平準鈔庫司庫為會稽縣吏紹興路聞君能辟為掾山陰溧墟瘠地海水楬掾郡公屬君治君役多田家斲巨石穴其中貫以堅木築之歲乃有秋錄事吏闕君攝其事樊氏叔姪爭先塋不決相訟前吏利其貲故緩之不為析君登之於庭告以古孝弟禮讓事援鈞于地使各取之叔姪悔悟叩首泣謝讓其塋不必居踰年後吏婺州守熟君名不敢以吏待君每相可否論事民陰受其惠武義民欺誘饑民為亂事覺欲悉備誅之武義大擾君走告廉訪副使伯嘉訥曰謀亂者一狂豎耳餘人果何罪今不因而輯定之亂且見矣賴以生者三千餘家義烏徐氏嫜少年七十餘剪髮為信劫其從豪

既而從造其黨怒遂火縣治而去郡議以為亂律置之死君復告伯嘉訥曰愚民負氣縱火罪雖有之豈如議者之重耶且剪髮者皆脅從耳欲置之死不已酷乎七十人者皆賴以免紀績益彰至正乙未江浙行中書省以君為慶元路市舶提舉司都目戊戌奉檄使泉還道婺會國兵圍城君縋以出間道之會稽遇剪髮民相率遮致其家出婦子拜曰生我者君也申具肩輿護君歸明年之金華訪其二子敬升至卒卒時告其子曾善言聞君卒者為之歎息君為吏至老毫毛無所私家無儋石儲弗卹也然遇事敢言言必當乎理故所為輒可稱道娶呂氏生五男子長源國朝知完縣事次即敬福建行省員外郎次復元山陰縣儒學教諭次即升今為儀封縣儒學教諭其一曰端出後上虞梁民女一適同郡王克常孫男六人長即煦由太學生為吳王府伴讀擢今官次曰杰烈熙然燕孫女五人古之仕者將以行道也非以榮其身也

然而所居卑則所被者狹故君子樂得夫時位爲苟其時竊位以富貴其身而無所益於世則君子何取乎若君者雖老死於下位然所至而民受其惠其過於世之食厚祿而無善可稱者遠矣使天道可必君其有後哉銘曰

萬鍾無聞彼為何人吁嗟乎君下位終身雖則位卑善政孔殷誰曰不信視其子孫

莆田方時舉墓銘

余始銘莆田方君應元之墓則知方君有二賢子其長諱櫰生字時舉尤以文名心固識之後聞時舉以郡守辟為郡校師人尤稱之余愈熟其名而以未及見之為恨然頗自意余官京師去莆不甚遠以時舉之才校師豈足以老之哉余雖未見之必有日及余引年告歸有以狀徵銘者其後曰文煟者則時舉之子省其狀當銘者則時舉而時舉以洪武六年六月六日已死矣及考論其死故緬民有怨其郡丞者經訟

之于部使者辭豈違時舉已白其誣遣歸及上官疑其獄有贓再逮之時舉恐遂拜辭孔子廟及其先祠遍與朋友訣夜半紿其妻子就寢沈井中嗚呼其可哀也乎按狀時舉儒者也少資稟過入受業于進士方君德至及鄉貢進士鄭君棲通春秋書詩三經年二十輒為人師善講說為文辭元至正中方岳大臣交章以學行隱逸薦之不起擢為漳州路北溪書院山長不赴授泉州路儒學教授卒不赴及國朝以校師辟辭不獲乃就職為師七年惟以推所學淑髦士為務恬不以祿薄勢卑動其心嗚呼時舉之所守如此豈非君子哉時舉嘗義如飢渴蔡忠惠公襄之裔林文節公光朝劉文定公克莊之墓皆圮壞時舉請于有力者葺完之其先宋光祿卿偕為郡名人則祠之于學官晉江知縣深道墓為盜發則治而瘞之其族祖族父及外王父母四喪未舉則葬之喬之邵家自宋南渡以降廢而不脩則陳于上而脩之其家譜諜未

脩則脩之嗚呼時舉之所為如此豈非君子哉時舉謹篤有禮平居未嘗去衣冠出言秩秩有章與人交藹然和翼然恭慈然久而不變聞人善則揚之不蓋有不悟意者必論析之使合理而後已其操修如此而年僅四十有五寧不誠可哀乎與時舉同時之人有學不若時舉文不若時舉言論不若時舉而都顯位享豐祿得上壽以死者矣而天獨窮時舉之身又嗇其壽豈非命也耶然命者出於天惟君子能安之而小人皆反之安乎命以行而所遇有積逆者歸天猶壽也雖殀猶貴也以能全其天也不能安乎命所為戾乎天而悖倖得福者雖壽猶夭也雖貴猶賤也以棄其天也然則時舉雖不獲一命不登下壽而所受於天者白于鬼神而無愧質于聖賢而可徵又何足悲乎雖而銘之所以慰時舉亦以慰其子也時舉娶宋氏故官族二子長郎文煒次文烜二女適柯蔡貝瑞曾祖諱高孫宗善曾祖諱挺祖諱又則諱思元其世見思元墓銘茲不書時舉之葬以某年月日葬在某山之原銘曰

歸或死于斥鹵或拔擢叙天道茫茫孰知其門命之方也雖賢哲其仲曰書皆然豈獨乎君君勿尤乎人惟命是信我銘潛幽以列清芬以告鬼神以貽厥後昆尚其不泯

嚴陵汪氏家譜序

周之文盛矣在春秋時周禮在魯故魯為文獻國及秦火之餘殘亡略盡所僅存者自五經左傳之外無聞焉以太史公之博返不能自有所論載蓋慎之也況去今又千五百載之久者乎吾讀嚴陵汪氏家譜未嘗不歎其紀述之遠且詳也蓋汪氏出於魯成公之次子汪其後遂以汪為氏有名錡者以童子死於郎之戰與孔子同時見於禮記其來遠矣而其子孫自汪以下咸述其子名官位壽年墳墓所在他若甚中之銘朝廷之命為汪氏出者咸無所遺歷秦漢以下至于今七

十有餘世粲如日見而耳受此不惟過乎太史公天下之述姓氏者未有若斯之備者也豈周公之子孫固多文哉雖然汪固祖周公南方之汪自越公華而大著越公之後以詩書起家而顯于宋登政府列侍從者不可勝數其盛固異於它族矣宜其譜之備非它族所能比也然譜者記其名以傳不亡其先之義也而君子之不忘其先者不特脩譜之為難而脩其身之為難譜或不脩其為患小身或不脩則辱其先矣汪氏之先莫大於周公周公之備文王斯二人者身為天下準言語為後世法為其子孫者豈易易哉令夫閭巷賤與之人身賤宗微其所為或有不至人猶貰之曰其先亦若是耳以文王周公之裔列於斯譜之前人聞之則曰若聖人之胄也聖人之行事若彼而若猶未免如是何以為聖人之後哉則豈不尤難矣乎然則汪氏之子孫脩身慎行宣昭令聞以法周公為志者上也善守先訓不為匪彝以辱先者次也苟

莚然雜於衆庶不能自異於人斯為下矣與余交者國子助教中自言為汪七十二世博學能文其所謂宣昭令聞者歟其以譜請叙也余故樂為之言

平陽林氏祠學記

禮之由生非天作而地設制之者人也太古無事之時固未有所謂禮禮之立起於人情之變人情之變如洪水之潰制禮者猶禹治水然左瀹而右疏排險而導下惟適水之性使各順其道而已不可以一法拘也水勢有古今之殊禹執禹之遺法而治千載以下之水則不合者多矣奚可乎哉傳曰三王不同禮言禮因時而變也古者墓無祠庶人惟祭其禰禮也至漢嘗祠墓矣祭嘗及高祖矣不可謂之非禮也今平陽蓋竹之林氏立祠於其始遷之祖之墓而祭之烏得謂之非禮乎時不同禮亦不同禮雖不同而其因人情而立教者未嘗不同也初林氏之居蓋竹自名處者始處卒葬于華蓋

山子孫至今數百家散處鄉閭服御情親者久矣其十二世孫元陽江縣尹淳懼其愈遠而不知所自出也欲立祠于墓而未果淳卒其子令刑部主事陞遂作祠奉歲之主朔望必謁歲時必祭皆率一族之人以從事祠後為齋曰思孝以會其族人復立祠於左偏祀晦菴朱子之像以其先宋吏部侍郎拱辰知信州于之知南劍州起[illegible]及其父陽江君配祀郎祠之前為學聘鄉人之賢者為師使族人子弟就學焉凡其所為未必皆合於古而余獨有取焉者以其得禮之意也禮之目以千百數求其意不過禁邪止惡導人以善而已人情之變也無禮以治之雖日刑千人而不足教之以禮可以使之立化於俎豆間豈刑罰之威不若俎豆哉制之以其所畏不若因其所易知而教之之為速也夫以既遠久疏之族有貧富弱強之殊苟提其耳授以法令使無相疵背必有不可止者今也立一祠于始遷祖之墓率族人以祭疏者可以復親遠者可以不散富強者必不敢以是私其身而貧弱者必有所仰濟矣其族寧有壞乎況於有學以為之教有先賢之祠以為之則其為族人慮者可謂備矣林氏之嗣人祭于祠學于學而能脩其身睦其親者善為人後者也苟不能過於它族之人豈不負陞之望哉陞字若高敏事有才能故其所為能合於禮其徵記於余也遂推其意使歸而刻焉

蒼雲軒銘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為高士之問學固求所以行之耳苟得賢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樂也況光武素知子陵哉子陵之不以隱為高也審矣其隱蓋有所為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之於事為之先子陵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可為盡力子陵何所苦而不出既出而決去哉蓋光武察察自用其後宰輔多不以禮退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為高也若徒

以隱為高幾不可為子陵哉子陵裔孫居餘姚者曰宗道取范文正公祠堂記蒼雲語名軒余恐其昧乎出處之義也告之故系以銘銘曰

維士為學志大行于時孰肯樂隱屈而弗為卓哉子陵識時之幾幾不可以出甘耕釣以嬉此為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飾隱以欺是弃其天而失時宜豈吾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之勿執固以違視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歛與施或不盈握或雨四垂庶乎于道之歸

拙菴記

京口徐君德敬為中書管勾居京師處一室不陋不華僅禦雨風環庋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即徒步歸宴坐誦古人言賓客不交請托不通自號曰拙菴襲封衍聖公曾國孔侯希學書拙菴字以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余余天下之拙者也德敬豈若余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

河出昆侖而東注適宜中理如斧斲木庋就大孫援木以升
兎走壙而搜之以鶻也其巧於言也如此余則不能人問以
機謝以不知人示以秘牒目瞑覘莫達其旨人之所喜余輒
欲語舌大如杵不可以舉聞人之言汗流額泚人之所諱余
不能止開口一發正觸禁忌人皆辟咲余不知恥余言之拙
海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纖微揭首知尾問曰意端未入其
庭已覘其形始瞷其貌已盡其肺肝而究其經與福來熒熒
出身以承榻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識也如此余憂憂
不知憤憤無所思人之咲吾吾以為喜人之怒吾吾徑情而
直趍綿羅宮前吾以為識緣虎豹在後吾以為大經吾識之
拙嘗為舉世師此二者乃吾所大拙其餘纖經類韓錯綜紛
拔良乎不能榮其數游夏不能述以辭德敬豈有之乎然吾
亦有不拙者聖人既沒千載至今道存於經叡海崇深洋乎
無涯窅乎無塗衆人遊其外而不得其內然其膚而不味其

腴吾則按摩剖剔視其執而見其趾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顏
色斯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叙有政有紀離為六府合為
三事周公旣亡本推末弊秦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捏其要
而舉之鉏揚擇類取巨捐細稽損政舉禮成樂備廣厦細旃
舞資之以獻替吾於斯雖管仲復生猶將扼其吭而戮其
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德敬豈有是乎蓋人有所拙者必
有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於今必巧於古拙於詐必巧
於智拙於人者必巧於天蘇張巧於言而拙於道孟子拙於
遇合而巧於為聖人之徒晁錯號稱智囊而拙於謀身萬石
君拙於言語而為漢名臣余誠樂吾之拙蓋將全吾之天而
不職協乎人也今德敬居位處勢誦古人之言而以拙自聯
其辭巧於天者歟巧於智者歟巧於古者歟然則德敬之巧
也大矣過於人也遠矣爵祿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不記
送王文開序

上旣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之用之人騈興錯
出布列于內外為政咸有可稱已而唯文學之臣未多見也
乃 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俊爽而能文者得三十有
五人命博士躬與之講說日程其業而嚴望其功丞相啓
生諭 上旨以為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
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使世從
而師之至今不衰諸生何與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
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 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
年春復 詔大臣曰朕甚欲學願諸生慮其未悉吾意諸生
入學之日久矣其令歸省其親踰其二親者各四時有來學
者携以來月與米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吾將稽主
生文問承命將還造余請曰 上之恩諸生者至矣大厚未
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瑞字內盛氣為日
月天地為之璣璿山嶽為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

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
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才出而宣
揚盛美播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
含聲鼓翼者皆當奮躍以效才技況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
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者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
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
游夏自視如 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問歸見余友
榮先生故太學師也尚徒而質焉

樗散生傳

樗散生者錢唐人李氏名詗字孟言少受學越人楊君維楨
負氣尙節善為詩嘗鬻藥金陵市中名其室曰樗亭而自號為
樗散生市人病者趍其門買藥無不與所與必善人人談樗
散生莫不置口或問樗散生今人莫不願為材有寸舉尺有
尺學推恐人不已才不即用旣用又恐不得大任以為戚

今生乃以摶散自名摶不才木也生豈無才者耶何其嗜好與人不同也所惡乎摶者以其無用也今生備善藥以活疢疢者有功於民甚博何為以摶自汙哉摶散生曰吾計之熟矣名之美者吾豈不欲居之然苟無實以稱之則名秪足為禍吾苟自以為可用彼將以有用者求我我或不足知其所求則為妄人矣吾今自以為摶彼亦從而摶我不度我足用而我足用者固存何損於我乎世之受禍深者求名太切若也夫名虛器得之未必有益於身而與我競者斷斷然欲奪之不亦危乎吾是以安焉而不敢務乎名也且吾之食者醫醫之書易知醫之技易學吾誠盡吾心焉疑於心者不敢強施於人薄於用者不敢厚責其報雖有不中庶可以無愧矣我誠背自負吾才而享釜庾之祿豈嘗不若乎人然吏胥操法而逆吾側民庶持牒而聒吾前吾心欲乎之而力不暇哉施吾才而勢有不能則吾心之愧無時而釋矣豈若守易能

之技居無用之名以自適哉於是同者謝之咸稱摶散生為知道者余聞於建安黃仁云

史官曰摶散生之事不虔矣生豈果知道者哉君子之道貴乎食焉而無愧吾觀世之人有愧者多矣生豈無見者乎孔子稱漆雕開仕開自以為未信而不願為孔子悅之摶散生豈學漆雕開者耶然則謂生為知道豈不然耶或謂生慕摶以不才而壽故托生寓言生蓋不取云

南海高君墓銘

廣州南海之鄉有士曰高君諱某字某卒年六十有四以今洪武十年十月三日卒于家其存時南海人稱其為長者既沒奉邑聞之咸哀痛曰長者亡矣其冢子彬居金陵聞訃哭踊哀慕請銘曰先考之德多彬不能悉舉幾悉舉恐人以彬私其親不之信言之公者莫如衆人衆人知先考者莫於南海人之悉也南海人之稱先考者彬亦不能盡言惟常稱曰長者長者彬自少聞而熟識其有以昭之使弗失墜又曰先考為家克保愛人貧者有以濟之患難者隨力所至必卹之鄉人稱長者不虛口惟先生察焉夫長者之名莫盛於漢或曰以其有長民之德可為人長故云或曰其德和善化人如長者篤物之稱故云或曰君子之則稱其義之重如是在漢時大臣惟曹參周勃稱長者萬石君之流亦可為長者其他以論辯張陳之功業不得以長者稱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之文章亦不得以長者見稱其不易以許人如此高君一布衣人交口以長者稱之則其德足以化人而然不可以位論輕重也自昔國家必以用長者而致寬其敦厚可以鎮俗和易可以近民其所為易遵能而知大體似無能而有處奴非守辯實效固有功者比故賢者貴之名高若者未嘗有祿位且感人者是使積假之位其功德豈少哉是宜銘之以為流俗勸君曾祖某祖實錄實某之兄天祿仕宋季為某官

舉父興之母黃氏娶李氏先十六年卒子男三人冢即彬次曰晉蚤死次曰宏女三人二適邵伯齡黃仲賢一在室孫男若干人霞郎某孫女若干人彬尚氣節元季嘗集民為兵衛其鄉既而還金陵將以某年月日歸葬君于某山之原銘曰漢治尚質多任長者淳風茂德化成天下長者之化喬嶽大川莫知其功生物資焉世類俗壞小智利口取效目前遑恤其後我思高君長者是銘告爾子孫維德之程

方氏譜序

方氏出於榆罔之裔方雷比它姓為最先黃帝時有曰明者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為帝舜友歷二代方氏不顯至周宣王時叔為將伐獵有大勳烈詩人歌之然皆顯河洛間至西漢末曰紘者為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王莽篡國遂棄官徙江南居歙於是方氏始來江南紘生三子儕儲儼其後子孫甚衆大抵江南之方氏皆紘後而歙其宗邑也今歙山間猶

多有方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熈撿漢祥始爲九江來遷漢祥之先本莆人而莆之方氏又本閩閩本泉州長史達達歆裔也漢祥之孫鼎以國子生仕于朝三轉爲通政司參議輯其先之可知者爲譜而徵余序嗚呼天下之姓多矣孰有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唐虞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南至其大顯非它姓比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爲鮮有之姓論姓氏者反不熟方氏何哉蓋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姓之早也以其代有偉人出乎其間人習聞其功名之盛故皆灼然著人耳目方氏自叔以後雖未嘗衰絕特以無大顯名之人生乎其裔故迄茲不甚著聞然則爲之子孫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皆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者愈多知所勉者滋衆則顯于世垂于後者可得也方氏雖欲無傳于人不可揜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

以開後嗣之基豈非賢丈夫哉鼎有學問多才能善爲其職朝廷咸稱之自茲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于今者自鼎始武昌之方自鼎而著其將在斯乎其將在斯乎

太古正音序

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書布爪滌埋欝而暢湮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特學琴者皆趨其門余尤慕之以爲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既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杜宗廟之祀病樂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預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論辨冷君間抱琴爲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焉而春煦寥寥乎悲鴻吟而鶴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砯砯乎水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實而田野有老稚車與嬉遊咲語弗知日之夕也余他爲之忘餐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問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識知其美欲從而學焉而余已老矣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重余有感焉樂之爲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其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怒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爲細哉後世古樂殫久寖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某聽之雖知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老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余之質闇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有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之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聽學之意以見其爲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人今爲協律郎

嚴宗與小傳

嚴盛宗與者會稽餘姚人也其裔於漢隱士子陵家姚江之西性坦蕩待物無町畦善飲酒然未嘗與庸俗人飲薦紳先生過其門不問識否必邀致其家爲具飲之妻子告無貲宗與解衣付酒家奴持去取酒酒至撫掌曰吾無憂矣傾所有奉客務得其歡不爲它日計或勸宗與仕不應朋曹招與飲酒即著巾往往輒盡醉而返宗與作軒于舍西號曰臨清而自鄉曰客星樵隱且曰山水吾所樂也亦將以媿夫汙濁而自利者嘉讀陶靖節詩撫卷謂人曰是翁可人意或疑宗與樂隱宗與曰靖節豈隱者哉或又疑宗與自放於酒宗與曰舉世無知我者惟酒知我吾與世人言口液乾不領吾意與酒未交口心已相醉故吾得酒便加安食加旨神充而氣完酒哉我益友何謂放耶疑者愧之宗與今老矣吾聞於上虞

覩爽仲云

為說者曰吾始讀陶靖節詩惟其喜飲酒而又特時拥嚴子陵之為人以為子陵清苦高勁如喬松秀竹豈飲酒者比哉及求靖節之志固不為酒特托酒以自適耳無害其為同也今宗與以子陵之裔而又慕乎靖節其事與靖節不甚相類也豈亦靖節慕子陵之意耶非耶且宗與謂酒為知已其亦有所見而云耶抑有所激耶列之以示好事者辨焉

危雲林像贊

文繼虞歐之盛位居廊廟之尊天下譽之而不為喜衆人毁之而若無聞此公所以為大雅之君子傳百世而長存者乎

陳思禮以其讀書像求題作讀書箴以告之

古今千載天下萬理曷由知之存于經史道徵文繁歲益月增欲窮其全厥惟難能在昔先覺示我要旨挈其宏綱衆目咸舉句弃其本而披其枝力弊心勞弥久卒迷仁恕于民孝

朝京稿 一宋文集卷三 一十八

慈于家終身有餘道豈在多惟尔陳生嗜學尤孝不形于言已達其要尚虛厥心以誠爾躬聖賢何人敢不慎恭

葛孝子詩序

循苑葛孝子守德仲謹事母有聞薦紳多其行頌美甚殷其猶師曾請序以文余謂孝子云何曰毋病痿痺四體莫能屈伸衣帶筋乜孝子必躬事不屬諸人同顏色養如是者於其身母耄性嚴或少失其意叩額謝過務取其歡於身處踐淡奉養極旨溫假貸勞勸口不稱難毋弗知其貧樂南部使者高其行試爲名于朝辭疾不起不忍違其親貴臣知之俾師鄉校後教授中山保定二郡車載母以行徒步推挽見者稱其賢出遊于外獲珍顧亦必持以遺母已不敢先嘗醉而歸母不悅以嗔輒戒不飲非尊者賜未嘗舍啓毋以壽終哀號頓擗治葬與祭必傳于禮哭泣三年孝子有兄母沒求分力諍不能得恣其所取不忍與論兄宴且老迎以歸養死嫁其孤女待之有恩姊貧無子事之如兄而弥敦恩于同姓施及外姻鄉人稱孝子之行以以訓子姪以諸

朝京稿 一宋文集卷四 一

孫曰若葛孝子古篤行與倫元至正之季盜起中原舉家避亂居明府山禾楂以餐忽逢大風西南來勢若萬馬奔家人懼走逃匿既而兵至餘皆遇害孝子家獨存人咸謂孝子至行可感鬼神嗚呼人孰無母孰無弟昆何獨孝子生有美名既死而不昧嗟我恒民逐逐生耳死生無可稱死則澌盡何異于萬蚋與蚊孝子之名宜載國史宜勒貞珉光明炳燿有若景星縣彼高旻嗟尒後人勿謂孝子之行不可以躋天衆萬古炯如朝暾

周君墓銘

周君諱德驥字仲良其先亦入宋靖康亂諱尚者始遷杭之新城曾祖諱曾國學生授迪功郎祖諱藝父諱誠孫母汪氏君少喪父能自力學問事母貧無以養去就吏得祿以奉母及母患危疾遂弃歸躬調煮藥物問所苦好而順適之晨夕涕泣叩頼額天夢神語以禳禜之法亟如其言疾果愈念母已耄絶意不復謀仕有薦之者不應惟日以求母懽悅爲事

食必俟毋舉筯然後食夜俟其就寢然後寢見其色知卽喜以告妻子或有憂戚輒懼自外歸尚不見毋驚走問故家人曰在臥所趍床下問體安否安則悅否必如疾在身終日不食平居必稱名有問起而對髮斑白未嘗言老及毋年八十餘終君哀號頓擗過者不忍聞居喪治塟咸如古禮君有兄亦老病足不良行嫂喪明無子事之如父毋元末兵亂奉兄嫂以逃不辭勞勩沒皆卜地葬之人服其行稱其爲孝弟及年五十八而卒從以節孝私諡之君娶武都韋氏其孝儉如君年六十哭君過哀而終生一子昉養君如君事毋一女嫁白劉側室龔氏遇盜不屈死生二子一夭一死于亂昉既葬君來請曰先子之卒以元至正己亥三月四日吾毋亦卒於後十五日初合葬潘村先隴之左今洪武甲寅正月三十日復遷葬于昌西鄉下汪山之原而墓石無辭敢請銘余曰節孝君之行如古人固宜有後昉眞其人也爲可以辭銘曰

人咸榮乎生而恥於苟生人咸惡乎死而尚於有名生以孝稱其生不苟死以孝名其死不朽昉以爲之子是謂天道而余以銘之告于悠久

敦睦堂記

台黄巖之西三十里有澧水澧水之上大姓張氏居焉故有堂曰樂善至諱逵者爲其子光祖與璣爲歲時合族之所諸孫若奎等五人謹守之而不敢廢元至正壬辰堂燬于盜嘗欲作之而未能越二十六年爲國朝洪武丁巳若奎之子昭與群從兄弟謀以爲自斯堂之廢久而不復則親義踈而友悌乖將始諸此可不亟圖乃各出錢聚材木金石之費合作同謀弗怠弗息如營其私越明年堂成既行會族之禮復更其名曰敦睦其在京師者太學生昇遂來徵余記昔者先王盛時制民之具既備又爲井田以聯其心爲鄉黨州閭以同其俗爲學校以化其暴戾而聚其善良又有月書歲考之法以糾其不率教者而取人之際又必察其孝弟姻睦之行焉故當是時凡比屋鄰井之人喜相慶戚相弔疾病患難相賙鄰如至親然脫有災禍非常之事狠虐不軌之人皆無所自而發發則親戚鄰保隨而撲滅之故其時天下無亂民以百姓皆相親睦故也世遠法壞人自爲家鄉自爲俗甚者兄弟父子不通假借憂喜不相問遊樂不同情事觸於中則勃然操戈而相逐父不能以禁其子弟不能以諍其兄往昔之亂多起於此非民性異於古也制民之具不若耳制民之事非繇位者所得爲有志之士能睦其族化其鄉而不陷於非義豈非善學古者乎若張士之爲蓋近之矣賢人君子豈必皆假乎位而後行道居乎家而使同姓之親少長知禮讓而不爭壯者知勉於學而篤於行頑囂化爲純懿愚昧者不失其性是亦道之推也豈細事哉張氏之孫多賢能其鄉咸稱之它日海東之邑聞有民淳俗厚如鄒魯者必張氏之化也歟

試記其堂以俟焉

連梘堂銘有序

人事無與於草木乎孝友之徵古多記之矣草木果符於人事乎則大舜閔曾之行未聞形於草木之祥也然則將何所定歟人之於天體異而氣同養吾氣以感之寒暑可自我而平日月可自我而明山川可自我而不震驚鳥獸可育四靈可致況草木乎然而有得有不得者變也物隨以應者常也變者天之權常者天之經天以經示人而以權教人以聖賢之德盡爲人之道固其職也雖勿報焉可也未至於聖賢而能不悖於道焉可以弗旌乎是權也或曰物以著戒或設象以假義又權之教人者也苟遂遂焉而報之仍仍焉而見之智者可以理推愚者可以幸得則不足以爲天矣天道之權吾於會稽周氏有徵焉周氏兄弟曰彝允皆賢而文居新昌彩烟山中事毋甚孝入其門少長秩秩有序其氣穆然若陽

春然鄉人稱之為孝弟合旁樹槐一章高尺餘岐為二榦及肩交合為一左右之枝各三上挺可數尺再合而再交焉於是觀者咸歎其異以為彝允孝友之徵乃以連槐字其堂其友王宗成來京師為之請銘槐之為音近於懷懷者思也所以旌其孝友而教其後人以思也後人視斯槐寧不有思乎其枝歲蘩而時茂時子孫之愈久而多也子孫雖多其本於祖則一而已猶槐之衆枝本於榦也嗚呼周氏後人視於斯槐孝友之思其能忘乎此天之所以教也烏可以無銘銘曰周氏孝友德斯植天旌厥槐世希覩巨本數圍去地尺岐為雙榦挺雄特及肩而交交復副既副群枝合如織鄉氓里耋歎以嘖炯哉奇祥古未識吾知玄化彰爾德俾爾後嗣思作則枝繁榦別勢莫抑同氣殊分爨千億槐枝能連人可析

朝京藁　宋文集卷四　四

孝疑傳

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偃以出入曉鍾動起治他事通夜始歸息鹽灌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誚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尚屬目睛明未瞑卽輿棄之而斂其貲婦孕將產者以為不祥擯不舍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輦轂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孝疑以尚義名于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熟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淳吏部得疾無它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扶㨗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榻館置使偃息其中徵醫師視脉躬為煮糜煉藥旦莫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溢甚不能起溲矢汙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為刮摩澣濯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衆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郎頼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介何以報為景淳曰悉脫不取我死恐為它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携以歸面發橐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殯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橐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指取橐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贈以貨遣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為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為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為人疑姁姁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為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材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朝京藁　宋文集卷四　五

題壽昌胡氏譜後

君子之所為貴乎有徵昔者孔子脩五經書斷於唐虞詩起於關雎春秋自隱公始或餘繫以辭或徙而定之未嘗敢增益也其慎且敬如此故孔子之經傳百世而人莫能非之及司馬遷作史記遠旁傳索於孔子所不敢述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去闕疑之意遠矣其備也適足以為誣何取其能傳哉族之有譜所以紀所自出實則為尊祖偽則為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莫甚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務華而衒傳或妄為字名加於千載以上不可知之人或援它郡異族之貴顯者以為觀美其心非不以為智卒陷於至愚而弗悟也壽昌胡氏則不然於既遠者皆不敢有所載獨自其有徵者錄之得十有五世詳親而略疎考訛而傳信附其遺文及當時所受制命之詞皆粲然有叙是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嗚

呼不知而妄作者其能無愧於斯哉俯諸者名恭來京師而以示余者名翰皆善士云

贈鄭院判序

有其術而無所於用値可用之機而人不能任之欲望其以有成者百家之所難也惟醫為甚扁鵲華佗天下固不常有也使有之而値淺易之疾過難語之人上之不足展吾術次之不能從吾所欲為法宜餞而責我以砭法宜實而命我以虛乎迂拘執卒之與恒醫無異是豈醫之罪哉勢使然也誠有善任人者惟吾所用而不較期以成效而不泥於私謀人人皆可得而勉矣故疾有死於過愛而生於違理過愛者恐其危而不肯任人違理者知非己之所能為則信人而求其成效其違者乃所以生之而愛乃所以殺之也若福建承宣布政使陳君彥銘其違理者與陳君之妻兒身得寒疾氣弱已甚徵太醫院判官鄭君某藥之鄭君請曰愈否在吾幸毋

撓我陳君許諾鄭君乃視脉所宜製藥之良而療之或謂藥性與疾戾以語攜陳君君不聽任之不變已而果愈陳君出金帛謝之鄭君辭曰子善任我故爾使子不我任而仍用雖欲愈可得耶且金帛非所欲予嘗善太史宋公得其文畀我足矣陳君以其言告余謂陳君之善任人鄭君之不伐其事皆可稱且類古之為治者蕭曹房杜雖為俊傑之士使其時不善任之黎庶何以享隆平之澤而其名聲事業何以垂至于今乎然則二君之事取喻則遠矣序而傳之豈特可為任醫者之勸乎

送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劒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唐灧澦之虞跨馬行篁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顛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為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尺寸輒糜碎土沉下飽魚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天台陳君庭學能為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楊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士遊眺飲射賦咏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為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余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余甚自愧方余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為一家而余齒已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尚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

有所得則以告余余將不一愧而已也

贈承事郎知吳縣事周君墓銘

蘇之吳縣有士曰周君諱文敬字敬之少攻詩書法律食吏祿於劇河東西晚為平陽州吏目滿歸元末盜據吳遂居崑山年七十四以至正壬寅十一月十五日終有男二人克讓備女四人初君之夫人張氏以先十五年戊子八月十八日年五十而終君擇地於吳天平山陰之龍池塢將葬之卜於玄武神自始擇至啓壙三卜靡吉其繇曰利尔後人忠孝且貴遂葬及君卒之明年克讓將合葬復卜得前繇乃以某月某日穿壙葬焉元亡國朝有天下次子備以才薦為和順令三遷為通政司經歷得推恩贈君承事郎知吳縣事張氏為孺人於是咸謂玄武之繇有徵也備詣余泣告其故且曰先君之善甚衆備不能詳其居家妻子未嘗見其過行接士大夫有禮字孤寡有恩常教備曰吾惟不忍自立以陷於吏甚

老無所成惟脩身治人恒道莫大於儒爾其勗焉以顯爾前人否亦足為善士無效吾為也備謹服于心不敢怠至于今藉以祿食于朝皆先君之訓而先君已不逮養矣今既被寵命爵為鄉邑大夫倘不刻文于墓何以侈國恩而昭先德願畀之銘余曰吳縣君生雖不遇于時然善格鬼神而告以吉壤德遺于後而享茲寵贈其得於天者不亦厚耶爾後人能繼忠孝以承以昭斯可以銘矣君曾祖某祖某考必亨孫男曰庠孫女二一適顏某一在室銘曰

挺挺令士世不祿之巍巍佳城神具告之世雖爾遺神不尔撰厥伊孔良榮命是推善格于天亶若蓍龜有不信者來考豐碑

柳氏二節婦傳

柳氏二節婦者上虞柳宗遠妻唐及其子桂之婦陳也初唐年二十三歸宗遠事其姑孝越二年生一子桂而宗遠卒或

少唐恐其難寡居也以語試之唐怒曰吾使夫命也婦不二醮義也命天使然義出於人心吾縱不畏天能昧吾心而負義乎且吾姑老吾子少吾去之將安求乎益苦心率力營衆帛以養姑命桂學詩書於鄉先生姑年八十餘乃終而桂長遂娶陳文為婦陳歸桂逾年桂亦卒陳年甫二十四或閔陳無子且少也勸其再醮陳哭曰此豈人所言乎吾姑不負吾舅吾敢負吾夫乎吾寧即死柳氏隸下不願聞此語也乃去膏沐屏華靡與其姑相依以居姑食然後食姑寢然後寢家內外事必告而後行姑婦孝慈如母子歲時具殽醴祭柳氏亡人二婦氣然拜階下輒涕泣不能相視後以某子某為桂後今唐年六十陳亦四十鄉人咸稱為二節婦云

史官曰夫婦者相扶以生者也相扶以生者人道之常也不幸遇夭折臨患禍夫不獲婦其婦婦不得夫其夫是豈人情所願也哉斯變故也夫人處平居無事雖至闇劣皆可以勉事有出於難處者雖奇偉丈夫時時猶有失焉況婦人哉若柳氏姑婦皆在少年喪夫處人之所難堪以至于老余讀其事未嘗不為之歎息也人常患後世俗不逮古是烏可槩言乎二婦之所為擬之古賢婦何讓乎余因門人朱璉請為列其事使繼此執筆者有取焉

番禺蒙氏譜序

大學生番禺蒙安以其譜圖請曰安之先齊人秦時恬毅兄弟俱士被信任後皆死扶蘇之難其子孫散處天下甚衆然千餘載未有大顯著動人耳目者番禺之蒙始於有宋諱甄者自北方來知廉州遂家番禺之海陽里至安八葉矣在宋世有祿仕自元得國始無仕者今閱三世而安復以儒生貢太學為弟子員竊懼不能承其緒嘗考次八葉字名技裔為譜使後人知所自願先生序之以昭吾先余告之曰姓氏固人之所甚重也然其著於時者不以其受氏之貴而顯亦不

以有人稱之而傳在乎孫子之賢耳論受氏之貴則莫貴於王族之裔而今世載之簡策以為甲族者非必皆姚姒子姬姜齊氏也苟以人稱之而顯則左丘明太史遷班固之所書其苗裔未必俱顯於今也今天下之人語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周程邵朱氏論政事必曰伊傅管晏蕭曹房杜韓富氏語文章則其人名氏彰著者尤多三者皆由其身善自振拔而然未嘗恃於其先假之於人也蒙氏自恬毅始顯恬毅雖賢然其所為未能皆當於人心而卒死于亂邦其名猶且傳而不廢況有過於恬毅者乎方恬毅被禍時呼天地神明而自列其意豈自虞不遂泯滅哉而太史氏悼其忠悲其志尚不忍廢而著之史傳況夫道德之士仁聲義聞足以厲俗而化人者何患其無傳乎安溫而有文慎而達禮可謂有學道之資矣前之三者苟知所勉焉未有不至者也況於恬毅乎其名誠顯于當世而著于方冊後之人必曰此番禺之蒙氏也

蒙氏之後人必曰此吾蒙氏之聞人也番禺之人必曰此昭
吾邑者也若是則非惟可以顯其先且可以顯其鄉邑矣何
患譜之無傳乎又何以余言為乎安曰此足以序斯譜矣請
書之以告族人使知勉焉

送會稽金生序

余居京師十餘年四方賢士從余遊者衆矣晩得某生之才
余愛之旣甚凡見其鄕里及所與交遊之人無不愛也今年
某生以其友太學郭生濬來見郭生與某生同邑出其文數
十篇讀之善馳騁可喜與之語義理蔚然余又愛之旣而郭
生又以其同舍會稽金文擧訪予且稱文擧交朋友有義見
人有才者事之惟恐不至善為詩太學之論詩者必稱之余
又以愛郭生者愛焉天下之人不肖者常多而材者常少不
肖者如野蒿山榛不培而自長才者如靈芝瑞木擧世不一
二見靈芝瑞木之不易得如此見者苟不愛之非無目之人

必無識者也是豈人情哉自昔國家盛時材士布列于朝與
其同時者且猶愛之況今喪亂之餘斯道之不絶者如髮則
才之生於此時者尤不易得也其可不加愛乎予怪世之士
為識不弘見有才者位尊則忌其敵吾名年少則惡其分吾
譽交排競訐傷至公之道益知其與郭之交為其友為可愛
而喜文擧愛才之心為足取也及文擧將歸省其親某生為
之求言余故以愛才之說告之使見文擧者若覩靈芝瑞木
然而毋略余之所惟也

遯畊軒記

番易樊君德新以美材擢為戶部主事每欿然有不勝任之
言題其舍曰遯耕而謂人曰吾昔避地荊南有宅一區有田
數十畝躬耕以養吾親甚自得也今縻官於此材薄不足以
勝祿位勢微不能以施惠澤吾心未嘗不念躬耕時也行將
陳於上乞身而歸反乎故廬此名所以識之耳聞者疑之曰
署居與城屋孰安章紱與民服孰華耒耜耘耔之業與簿書
之政孰勞事人主而友卿大夫與居閭巷孰榮而曰遯且耕
非有激而然耶且君子出處何常惟不失乎義而已昔之居
田里共民之業義也今仕乎朝共乎仕之職亦義也以民而
有祿位之思則為僭以仕而懷其故土願為齊民庸非過乎
天之生人不皆賢不皆不肖將使才者治不才者尒故細民
者耕且蠶為粟帛以奉上者也君子者出智謀計畫均之使
勿爭致敎之使知禮義者也使人皆欲為細民則誰為治使
皆欲為君子則上安養今樊君以治人之才居乎位宜也而
必欲為遯且耕何歟樊君曰仕之優於耕吾豈不知之然國
之祿位非以優仕者也使仕者勞其心以優細民耳故祿者
出於民所以備我之心力位者出於上所以使我自別於細
民夫位高於細民之上而德不稱則為尸位受民之傭而無
功以報之則為苟祿吾惟是二者之懼恍交於心而不釋思

其易稱無愧者而為之以為莫若耕也故以見吾志焉且世
之居位而肆虐者不知稼穡者也吾今不忘乎耕使目之見
者耕也心之思者耕也烏敢自逸哉他日或得舍此而去放乎
山澤之間求抱甕丈人之徒而友焉作為謳歌以愛夫天下之平
此吾之志也云云者吾何暇計哉於是金華宋濂聞之嘉其
存心之仁自持之篤異乎患失者也記其事以為仕者鑒焉

毛德玄傳

毛聚德玄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孝里中
皆寇至衆驚走秦老不良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
畏死耶何為不避我也聚泣曰我老母在安敢自求活乎寇
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疾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
聚弗憚跳走出山乞[illegible]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悉其
所取而受其弃遺者長兄奐柩將及壙旣言盜且至人懼欲
弃匿聚曰兄柩在斯忍弃之以圖生卒掩壙而逐再從母殯

城隅人取其墝殆盡聚買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為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鄉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旦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隣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為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紘綖皆好學紘今由國子生為殿廷儀禮司序班與余孫慎同官相友善

史官曰孝弟慈愛人性所發也寧係所習哉萊在東海上其俗從古號為難治禹書春秋外之今去古二千載乃有毛君之行豈為可以習俗古今論耶語曰為善必有後毛君之善卓然可稱矣其子孫殆將有昌者耶

臨海方府君墓銘

君諱濬字德明姓方氏台之臨海人五代時有以武顯者居臨海仙華山之東號東山方氏君其後也曾大父仲大父賢

父奎母韓氏君少孤能自拔擢起出流輩中誦書不求多解務見于用持身有威儀不妄謔笑僂傴子過其家踖步傾耳不敢出聲喜延攬賢士至則沽酒與飲取其歡忻不顧惜貲費人有過弗匿於心輒面折之遇流俗則不肯舉目視至門亦不與語是以所交皆台之有名者元季或薦名于朝授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不赴會方左丞據海上賤儒多倚之求利祿君獨避匿日與里中故老綠蹊山水間歌吟忘返庭有鉅檜每醉餘盤旋其下晚乃別號檜庵翁一旦得疾正衣冠危坐抗手與視疾者訣頃之乃逝年六十時至正二十六年二月十日也娶年氏諱巽事姑孝宗族稱之年五十有八以今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五年十二月九日合葬于仙華山之原四男子仁義禮本禮本為浮屠本以才薦擢起居注遷徽州府通判改知金壇縣事有政聲一女適董宏孫男六人組忠良桓金琨女三人長適韓載二尚幼本為起居注時與余同朝屢以銘為請未果為及余致政朝京師本至自金壇重以為言退則自狀群行使忠來速銘其辭文甚於是知君善教子也銘曰

維昔方氏本於方雷事軒與舜曰明曰回叔佐周宣功伴尚父紘在西漢始徙南土南土之方皆祖於紘派別支繁雄歙為宗台之方氏始自歙分或昭或微不大有聞君之先人嘗以武顯君隱不仕乃篤為善善積在人彰善者天其將熾然俾子孔賢

新兩山房記

諸暨為紹興屬邑與婺鄰國初得婺時伐偽吳張氏相持未決兵守諸暨界上張氏恃諸暨為藩籬乘間出兵侵掠兩軍屠殺無虛時故諸暨被兵時甚崇甍巨室焚為瓦礫灰燼竹樹花石伐斷為樓櫓戈砲樵薪之用民懲其害多徙避深山大谷間弃故址而不居過者傷之今國家平定已十餘年生民各安其業吾意其中必有修飭室廬以復盛時之觀者而

未之見今年邑士方伯循為余稱其友張君仁傑居諸暨北門之外故宅昔已燬及兵靖事息始闢址薙穢創屋十餘楹旁植脩竹數百四時之花環藝左右琴床酒爐詩書之具咸列于室仁傑未亂時嘗有祿食至今郡縣屢辟之輒辭不赴以文墨自娛甚適號其室曰新兩山房頗得余文記之一室之廢興為事甚微然可以占世之治亂人之勞逸非徒然也方兵革之殷人有子女金帛懼不能保雖有居室寧暇完葺而知其安乎粮糗芻茭之需呼號徵逮者塡于門雖有花木之美詩酒之娛孰能樂之乎今仁傑獲俯仰一室以察時物之變窮性情之安果誰使然也非上之人撥亂致治之功耶自古極治之時賢且能者運于上隴畝之民相安於下而不知其所由然飲飽歌呼秩然成文成周盛時之詩是也安知今不若古之時耶仁傑其試為之余它日南歸駕小車過北門求有竹之家而問焉仁傑尚歌以發我余當鼓缶而和焉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於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强也氣不可强也摩其外煇然而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爲譬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培萬艘載舟楫而不難汙瀆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軽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曾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遂特着俯仰橐無一金之貲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富貴而喜者死於貧賤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能肌貧賤輕富貴而後能享富貴安貧賤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尔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持敬齋銘

吏部員外郎翟君大年謂余曰大年頃註于吏議繼蒙大宥預有祿食列于英俊之後追思舊愆未嘗不惕然惴慄因以持敬名所居齋庶或善其後也請爲銘以自勵焉銘曰

坦途不戒蹶或蹶手膓長惴驚可越靈臺孔微僕萬物物來不制昏以逸持之以敬志斯一古之明訓作自哲曰入敢勝怠則吉心不持敬中蕩倚四體不敬形縮惡不敬而言枝以怵行而不敬遺僨跌矧茲有職紛轇轕上有嚴臨下群列苟或不敬衆尔叫鬼神遣式[illegible]德优語之無間罔由詰敬以格之迅如驛兇均爲人視聽徹事之以敬寧弗悅告爾持敬久愈新德樹名彰底崇秩

貞白堂銘

古君子於治身之道詳矣而居室未嘗有名近世之士略於自治至於居室之名則務極其美昭而日月風雲雨雪霜露大而江河山嶽林泉丘壑細而竹樹草卉鳥獸魚蟲凡可以托情而比德者皆取以爲名名則美矣於身何補式誠能揭仁義道德之要者之於目而存之於心禁邪而止慝服之以終身而不蹈流俗之弊此不猶得古君子之意乎臨川許仲孚篤志者古以貞白名其堂盖將瑦夫側媚汙濁之弊以治其身是可謂善爲學矣其友芒文模來徵銘銘曰

天不貞天柱傾地不貞地軸騰日月不貞乃錢其明陰陽不貞寒暑潛行况伊人斯敢不貞有不貞者殞厥生天以白物困窮地以白庶物育日月以白四海俗燭陰陽以白民用弗成人苟弗白爲豬爲佛彼何人斯敢弗白有弗白者戕身喪德維許子學孔膄揭貞白銘堂隅豈銘尔堂特銘爾軀匪徒飾外宜銘諸心矢弗渝爾心之貞爲道之樞爾心之白爲德之居勿側以欹勿[illegible]以汙持之永久爲聖徒

贈張致中序

銜轡衡策工之所以御馬也馬非此則不足以致遠然苟不用其力焉未有能至者也爵祿名器人主所以御天下賢才之具也有才之士非假爵位固不足以立功然苟恃焉而不修其職其能成名者鮮矣余嘗讀漢書表見四百年間登名于簡冊者以千百計而余能熟其名者僅數十人他或無事功不見于列傳或不久輒廢不及有所爲至于今則寂然無聞矣余每爲之掩卷稱歎方其人在時皆位乎朝廷之上

與人主相唯諾可否其威權勢力可以禍福一世使一世之人俯首
側足不敢視其前驅富其氣酣意得語其故人賓客亦未嘗
不自必以為傳世無疑而今雖博聞多識者且不能知之況
庸常之人乎此其恃為而不知脩職之過也及觀卑茂魯恭
之名皆發於邑令唐之元德秀宋部子張子之流皆厄於下
位或布衣終其身而名聲赫赫照宇內雖小子婦人皆習知
而能道之後世或殊其里居官守所及之地為之立廟奉祀與
其人尚存不異然後始大悟鄙陋無能者雖貴位不能顯其
名豪傑之士自立於天下者固不待外物而後著也而世或
恃之以夸於人則豈不惑哉四明張君致中學甚富義甚偉
有志於功名思推其所得以澤物其意甚美縣奏差上書闕
下論事 天子才之擢為元平知縣余嘉致中之賢而欲見
其功名之成也故以所嘗歎者告之使致中勿以位卑自怨而
益致思焉然余因以德輔位尊為權者亦可以為戒也

朝京稿

傳幼學字說

四明傳君其名曰行而字曰幼學問其字之說於余余告之
曰子學後世之學歟將三代之學也後世之學士有以理財
為學者矣有以聽訟為學者矣有以治兵為學者矣有以文
章為學者矣有以訓詁為學者矣然皆非所謂學也夫鋪章
析句判抉細碎若馬鄭之流訓詁之學也研精極深馳理放
辭若柳劉之類文章之學也貴變務奇奮智鼓勇若孫吳曹
操治兵之學也以察為明以刻為公若商鞅韓非聽訟之學
也寶斂口稅不遺毫厘若桑弘羊之徒理財之學也是皆得
一而遺十或不適於用或用之而不足以致治故君子弗貴
為三代聖人之所學者大參乎天地而小不遺乎事物妙可
以贊化機而近不離乎云為其本仁義其具禮樂政教其說
存乎經而學之存乎人人皆知學之而不能行之者惑於後
世之學故也後世之學譬猶稊稗然蓺之易成而獲之不可

以食食必有害亂治道之疾人悅其易而不顧疾之在後不
亦惑乎聖人之道粟菽也用之於身則氣充而體安用之於
家則家裕國用之則治天下用之則四夷格而庶物育而後
世未嘗大行者或有其人而無其時或遇其時而不能盡其
才適患然也幼學持敬而色和志篤而有容庶乎學聖人之
道者矣而人生乎今之世其殆將有合乎天不學道而妄行
者無責也學道而不以行者自賊其心也得乎君而不以斯
道事之者欺其上者也是恒人之所不敢為況幼學之名若
字出於父師之訓者乎幼學盍自勉焉他日佐朝廷有以經
術致治者吾知必幼學也夫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禮部主事甘君友諒以三友名堂蓋取孔子之言也余嘗怪
友道壞歟諛佞以為容詐諼以為智遇不若己者則狎而愛
之聞人有善則怒而變於色於是大異於古之所云矣甘君

獨有志於此其過於人遠哉雖然三友世常有之貴乎有取
友之實耳苟不虛中而拒人則直者之言不可得而聞矣不
能自治以誠則諒者將不顧之矣不能謙卑自下則多聞之
士不告我以善矣無是三者雖日益月增而求友其可致乎
然吾聞甘君善士居官有美名非能取友殆不能爾也然猶
以為未至而以名其堂其於治身之道得矣余雖老尚將內
交焉

相求集

默齋銘

廣川知君原德以文行稱遊晉間嘗被薦入朝稱疾辭去結
廬太行之顛題曰默齋其友湯子上為之請銘銘曰
昊穹上運玄壇下處風雨霜露得其平日月星辰順其軌江
河山嶽以流以峙百物以生萬彙咸叙不費一言而莫敢失
其恒職者以其本乎至誠之理也維人之生內則五性七情
外則三綱六紀所以發於中而應乎事者欲其酬酢適宜辨

析非是固不能歸之於一然而已然苟無誠慤存乎心徒欲以三寸之舌取勝角爭上陵為敵下偷為悦陰謀規利邪詖交已其去道不亦愈遠矣乎昔者孔子嘗欲無言顏氏如愚丞奮其美彼由與賜侫口多言弃弟之取其所尚可知也絳灌不文外若椎鄙而功茂績偉兆氏之子踊播智囊卒啓戎兵身斃于市惟躬行之為貴何言語之足恃晋有和君力學未仕期實踐以自脩獨默默而無語幽盖將矯便侫之陋習而庶幾乎顏氏者非耶

宋學士文集卷七十四　　朝京稾卷第四

宋學士文集卷七十五　　朝京稾卷第五

長洲練氏義塾記

皇上建大號之八年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設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陋壤莫不有學吳郡長洲縣之尹山民居繁庶習俗貴利久不知教有司偶遺不舉大姓練燻自謂其父文達由睦來居嘗有志而未果今　明詔如此而塾不特立恐非朝廷淑斯民意乃與弟燾謀度土治材作堂三楹間以為講習之所旁為四室以供寢處庖湢延儒士高平范焕為師俾里中子弟就學焉割田三十畝以食之始於洪武十一年正月越七月而後成具以其狀白于縣若郡郡許以為宜燻乃遣書來請文紀成績古之為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與教而已養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為盗暴則去而為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以先王重之二十五家之間必有左右塾塾必有師師必以仕而老于家者為之故是時無不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靡之俗刑罰置而不用亂亡無所自而起其後强大諸侯欲圖得志相與毁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壞而不行然尚踰數百年而後絶一民不忍叛其上教之足以感人若是自秦以降無教者亡有教者存得其道者盛以延失其道者衰以促千載一轍也　皇上奮然閔前代之失大設學舍以教之欲使海內之民皆沾沐禮義此與先王之心何異燻非有化民之責乃能以淑其閭里是豈非君子哉君子之所為貴乎可法於世他日三吳巨族人人能竭率上設教之意以化其閭巷之民閭巷之民皆知尚禮義恥犯法如成周之時蓋將始於茲乎姑列其事以俟

林氏詩序

君子之言貴乎有本非特詩之謂也本乎仁義者斯足貴也

周之盛時凡遠國遐壤窮閻陋巷之民皆能為詩其詩皆由祖仁義可以為世法豈若後世學者資於口授指畫之淺哉先王道德之澤禮樂之教漸於心志而見於四體發於言語而形於文章不自知其臻於盛美耳王澤既衰天下觀古昔作者之盛始慕其文皆由學而後成於是窮日夜之力而竊擬之言愈工而理愈失力愈勞而意愈違體調雜出而古詩亡矣非才之不若古人也化之者不若而無其本也惟夫篤志之士不係於世之汙隆俗之衰盛獨能學古之道使仁義禮樂備於躬形諸文辭能近於古則君子多之然亦鮮矣至于今又鮮也求之嶺海之陬又鮮也而有林君汝文焉豈不尤可尚乎林君居潮之揭陽學詩三百篇以求先王政教之善治功之隆賢人君子性情之正道德之美以治其身其身醇如也以淑諸徒其徒蔚如也以形乎詩其詞粹如也林君居乎潮非有人諄諄然告之而能致力於此其所得不既深

乎潮去京師六千里林君身不出州里而余知其名其所為不既至乎夫不資於口耳之淺而成文者文之善者也不資於爵位之顯而成名者名之高者也余是以序而論之君名仕猷

恭題
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右解論語二章乃　皇上所親製以賜翰林脩撰臣孔克表者也初　上留心經籍以為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傳註之書在乎辭繁而旨深洪武六年乃　詔克表及御史中丞臣劉基秦府紀善臣林溫取諸經要言析為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凡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俾取則而為之克表等承　詔釋四書五經以上　詔賜名曰羣經類要復裝潢所賜為卷以臣濂嘗與聞斯事請識其左方臣聞聖人之治天下養之以政而教之以道民非養不生非教不明三代以降未有兼之者也欽惟　皇上以聖智之資治民之政壹法乎古復慮經旨晦而人不知道乃釋諸經以教之其為後世慮者可謂詳且備矣克表適際盛時而預執筆於明詔豈非幸哉昔唐之盛時太宗有志於教化而孔氏曰穎達者嘗率諸儒為五經疏天下至今傳而誦之不廢今上開物牖民之心過於太宗而克表復為諸儒首孔氏可謂世不乏人矣他日是書之傳將與穎達之疏無異則夫聖謨之詳烏可不知所自哉臣故表而出之使後世知類要之書實本諸此也

恭題
御製勑符後

皇上以上智之聖延攬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　詔以大子正字臣桂彥良為晉王右

傅且親御翰墨為文勑之識以鍾身殷寶其子中書舍人頎裝潢成卷諸臣題其後臣惟古　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也親製者如漢武之於吾丘壽王莊助者有之求其褒許隆至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官　東宮甚久彥良之為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比　上嘗以儗臣濂雖臣亦自以為不及也今勑文以善學孔孟稱之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莫若君其此之謂歟雖然今之職為相傳者凡數十人上未嘗以言為賜或賜以言未嘗以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獨蒙聖知若是之至安可不思報乎且典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　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報　上也必也輔　王以德義使　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安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

上之擧孝良者數孝良其可不勉矣

正心堂銘有序

元臨川監郡芒侯嘗名其燕息之堂曰正心侯既以此自治其身而化其民又推以教其子入國朝長子文鎮司教咸均思嗣侯德不墜復以堂銘為請三代盛時凡有國有家者皆不敢不學其學未嘗不本於心譬之操權衡以制輕重持規矩以裁方圓凡有形者皆不能逃是以事功成而習俗美先王之道既息居乎位者不知學學者不知所本竊竊焉欲以私智小數勝之而民卒不可得而治前代之事如此者多矣而元為甚芒侯生乎其時獨能取聖賢為學之道治其身其天性之過人遠矣文鎮又能推之以淑諸人非善繼志者我銘曰

昭我聖則取要甚寡正其一心以對天下一心之量天容地深炯若日月孰不照臨其不正時日月方晦昏亂迷惑靡有攸留誠其始萌乃正之功知不固物忌誠爲從繼知克誠繼誠克正正以持身內敬達令內以爲家外以綏民明盡禮樂幽通鬼神世降道離人鮮由學徇其亂心狙伺狠攫偉哉芒侯監于大邦揭聖明訓寘諸崇堂崇堂嚴嚴匪凡具有邦人君子陳說古道孰說孰端爲從爲違折以片言灼如著龜宣徒其名又能允蹈既政以施亦身以教侃侃嗣子先人是程緝其休聲實爲難能勿謂已遠千載一心聖謨炳然奚古奚今

周節婦傳

節婦姓趙氏名淑宋燕懿王之裔安定郡王令琅九世孫也令琅從高宗渡江南居越諸暨遂爲諸暨人父孟德有文學生二女節婦長且賢允安之授論語孝經列女傳皆能通其義年十八求宜壻者得桐邑周本泰歸焉始歸而姑卒既而舅及兄公奴氏亦相繼死兄公子顯宗尚幼節婦相夫飭喪治葬咸盡禮育顯宗如子歸十一年生三男宗書宗祚宗政宗政始生時天下亂夫嬰疾甚恐不起顧節婦曰今兵革四興弱子單弱如此我死尒能自保乎節婦嚙指流血泣曰天在斯吾有不能保孤兒者天實誅之夫卒節婦年二十九盜跳號注泣同含食哺諸兒不暫出戶限明年國朝克諸暨與僞吳分邑拒戰兩兵交焚掠寧貲無纖毫存節婦抱兒及顯宗徒一騾出走匿惟持田籍以行深山窮谷間飢餓顛踣自木膚采藜藿以食或問其艱勤勸之曰吾不者何足恃矣爲自若耶節婦愁不與言剪髮毀容之盡自截截屬色皆絕使人莫敢近兵定而歸畜民侵至其田殆盡節婦持田籍與辨卒賴以完知州田君賦高其行欲上其事于朝節婦曰宜然耳何足上聞力辭不願乃復其家節婦感泣日治麻縷爲布帛以繼之絕市詩書教諸子夜焚松脂于室坐諸子兩旁而口授之或怠輒盲俯輒詈或不少恕諸子皆竦然畏憚如嚴君親其色變即惴惴恐莫敢舉目視及長遣從名師遊所交善士相過則喜爲之置酒否則慎數責曰節婦以兄公早沒惟顯宗存爲之昏娶先於己子盡服與諸子同人不知辨諸子遜弟皆有士行宗祚入爲太學生以文行稱人咸謂節婦善教所致云

史官曰世之傳節婦者多責致身爲難能至於守義不二者則略而遺之余甚惑焉鋒刃之威迫于後湯火在前有所不顧此人情所能勉至於困窮哭變切身凍餒顛踣而不渝其志存人之祀非篤於禮義者其孰能之若周節婦是矣嗚呼此豈特賢於女婦而已哉

竹塢幽居詩序

天台裴君曰奐其先故宦族好學多材能穿決其所長游浙水東西士大夫爭慕與交性好竹所居種竹數百至它所必擇有竹家以舍爾其室曰竹塢幽居留杭者甚久杭守闕其

名藹于京師京師為天下大都會廛居鱗比求尺寸曠土不可得逢掖家僅可俯仰無從得竹然棐君獨其故名不廢且求能言者咏歌之或疑棐君以為實與名常不相違今在京師非有園林之勝安在其有竹乎棐君曰不然有竹之竹不若無竹之竹之美也有竹之竹適在耳目無竹之竹適在乎心心之所得非若耳目之淺而易忘也吾方有竹時笙乎竹簫乎竹竽乎竹箏乎竹所見所聞日陳吾前者皆竹也然吾未嘗知竹之為美也今棄之而居乎此雖不接乎耳目而心恒存焉思竹之聲以為有虞韶之遺音思竹之挺枝特立以為有壯夫偉士之節思竹之歷寒暑而不變以為類乎有道者其虛中不窒似仁其直遂似義其周於用似才其高自驁舉不屈僨類下似智取而比德爲無不美者然後知竹之不可得也吾心日存乎竹雖謂之有竹何過乎且古之聖賢後世慕之如神龍威鳳者以其不可見耳聖賢道德雖高使人

得接而狎之其不見侵於恒人者鮮矣其與吾好竹之說何異乎余謂棐君善於用物者非世俗玩物者比也記其言于詠歌之首使覽者知其人焉

靜學齋記

三代以下人物之傑然者諸葛孔明數人而已孔明事功著後世或儕之於伊呂固為少褒或又以孔明與管仲並稱則卑孔明矣以其事言之管仲輔桓公僅以齊霸孔明奉昭烈於艱難之中尺地一民皆奪之於群盜之手從以大義震撼天下裂天下而三分之使孔明後死後主足輔復漢之舊疆致刑措之治於孔明何有哉在管仲未必能尔也以其本心論之管仲所陳於桓公而見於行事者皆微權小智雖假尊周為名其意則富强其國而已固君子所羞道也孔明嘗于戈鞍馬間所與其主論者必以德義為先其志漢之心至於瞑目而後已至今誦其言想其人真伊呂之亞乎史氏不知其本心謂孔明慕管仲樂毅之為人嗟乎孔明豈二子比哉孔明於聖賢之學蓋有聞矣其所謂學須靜也之言信古今之名言也止水之明風撓之則山嶽莫辨渾天之察人撓之則晝夜弗錯況方寸之心乎古聖賢之成勳業著道德於不朽者未有不由於靜者也蓋靜則敬敬則誠誠則明明則可以周庶物而窮萬事矣苟雜然汨其中偶然應乎事卒然措之於謀為其不至於謬亂者鮮哉孔明之學惟本乎此故其所為當世無及焉至今無有非焉者而又從效慕之區區霸術之徒固不能然也然世之慕古人者吾惑焉古人所以為聖賢者其道德著乎其言其才智形乎功業而存乎冊書非徒以其名稱之美而已也苟欲效乎孔明於孔明之所學必無不學也於孔明之所能必無不能也而後可孔明之所學而有未至也孔明之所能而有未能也而曰學孔明何可哉於孔明且尔況乎學孔孟之學者而可徒誦其言乎哉近代

之所學者浮於言而劣於行孔孟之言非特言而已也雖措之行事亦然也學者不之察率視之為空言於是孔孟之道不如霸術之盛者久矣欲如孔明者安可得乎錢唐羅宗禮名其弦誦之室曰靜學庶幾慕孔明者余欲勉其成也辯孔明之為學與學孔明之道以告之

送允師省母序

人之生天賦之以性父母遺之以體德莫大焉故雖尊有天下不敢不事天德為聖賢不敢不事親以是身非我有實天與親畀之也夫吾之身既有所本則凡吾所為者豈我之能為哉實天與親之所命而我行之耳安可忘所自而不察乎古之少恩者雖如申韓商鄧者猶排擊堯舜孔子之道且不敢遺其親况於佛氏以慈仁為教者乎故棄其親者非佛氏之意惡者失之耳是以佛氏有報恩之經稱父母恩甚至而昔之賢者若陳尊宿之流多能盡於子道近世之稱名浮屠

者亦未有不孝其親者也　今上初立極猶恐愚者未寤
詔浮屠各拜其親定著為律於是習俗為之復美天台迪中
允師浮屠之秀者違親而從師于外十餘年矣今歲至京師
戚然念親不置將別其徒而歸省謁余求序以道其所欲行
之意迪中通内典攻書而能詩其於事親固無庸告之然四
方之學佛氏亦有久違其親者乎聞迪中之風而慕效者必
名浮屠也

徐夫人墓銘

婦德以柔順為美然以之處常可也苟無堅凝之質事變臨
之其能自立者鮮矣故持之以堅貞行之以柔順斯足以為
賢婦偏一則有詹忘縱佚之失焉若徐夫人者其備婦德者
乎夫人姓余氏衢之開化人年二十適邑士徐君安越十三
年生四子徐君死舅姑皆老家莫為主貲産頗傾餘夫人日
奉羞膳升堂問軆安否退則率媵妾治絲纑麻枲歲時攜扶

之聲聞于鄰里衣服諸子務臻華好青裳綵衿少長嶷嶷然
人不知其為孤年七八歲委之於學慈嚴兩至責其成績由是
諸子咸為書士而家道以成舅姑相繼壽終治喪葬以禮鄉
人暴强者皆畏其能莫敢凌犯教女語婦必以夫人為則年
七十有八以洪武九年九月七日卒于家二十三日葬于清
源里西村之原三男曰祿可詵一女適某孫男五人玄生林
幾桂生以國子生擢給事中來請銘銘曰
柔順為德斯婦常濟之堅貞家乃昌孰偏或墮弱與强二者
維全保無爽猗徐夫人婦之良喪夫秉志事尊章内外屹然
禮義防躬親織紝靡怠荒家政浸備貲大穰男治書詩女衣
裳壽弥德備名譽彰孝孫刻銘闡幽光卓哉婦則垂無疆

莆田黄府君墓銘

莆田黄處士有良婿曰陳熙熙哀處士之早亡自狀其行千餘
言走三千里來京師請銘且曰處士事繼母孝撫弟出後從
父從父愛其女盡以腴田嫁之處士悳弟貧割以私田之半
族人以田來鬻處士不忍取之以直而歸之不能為生者加
衣食焉以貲多為閭里之正里中民買鹽于官及科繇不能
庾者出私財代輸有受誣者詳之於縣庭得解乃已每歲首
縣大民貲力多寡定征斂之籍衆不能決處士發一言皆稱
平爭訟者來質是非告以理法舉酒飲之各謝而退藝田家
歸粟入以小量遇凶歲則減賈以大量糶之初郡南有僻壤
盜常伺以剽行旅處士構廬棲僧夜則然燈達曙盜散去
後施貧死者棺三年至二百餘野無暴骨元末兵亂縣命處
士帥兵扼險盡捕賊黨陳于上民籍以安處士讀書有識待
物恕以和其生也鄉人教其子俾取為法及其没識之者無
不弔弔者哭必哀至今言善人者稱焉熙又曰處士之善蓋
多其祖知此其使人感且化者不得而知亦不得而言也然
其大者既不可言僅可言者又不得托文以傳為則何以使

為善者恭敬請余曰處士之行誠可傳矣余言之不文烏足
以傳耶雖然不可辭也處士諱巳字景陽自唐屯田員外郎
潛之子昻不仕王審知始自光徙莆在宋稱書詩之族高祖
審再以進士舉于鄉與從兄某州通判君亮皆有名曾祖文
子以五經為州學諭祖來鄉貢進士父元壯母陳氏繼母鄭
氏俱名族處士娶林氏無子先二十年卒再娶李氏生子男
四人與祖振祖光祖麒祖女三人長婿即熙其二適吳某王
某孫男五人隆庸洪某某處士初為長女求婿富人爭欲問
名不聽聞熙儒士許妻之或謂熙貧非偶處士曰我志決矣
卒妻熙熙今為建江儒學教諭有文名君子又多處士善處
其女也處士年四十二卒元至正十八年八月廿九日後五
年殯鳩山下廿七年十月廿二日權窆山之西今洪武十一
年十二月廿八日始克葬于白砂之原銘曰
人不患財之弗羸而患善無可稱善集于身雖賤為恒代歷

千載而有聲身為鄙大雖位居九卿澮既死而誰名雖處士
君乏不出州里而化者衆身服乎韋布而德可程斯之謂死
而如生

上海夏君新墳銘

國朝有天下患吏之病細民公卿廷議以為吏它郡人與民
情不孚又多蔽於黠胥宿豪民受其病因無恠莫若立巨室
之見信於民者為長使主細民土田之税而轉輸于官於是
以巨室為糧長大者督糧萬石小者數千石制定而弊復生
以法繩之卒莫能禁是時惟蘇之沈氏以奉法稱
天子親召與語賜之酒食時減免其田賦名聞四方而上海
有夏君者尤畏謹好禮輸賦皆先時而集不煩徵索愛恤細
民輸两無所妄取民咸悦而德之縣事者皆以為則其所為
盡無愧沈氏而名未為沈氏之顯者聞于上則勢隆而易彰
僻於下則雖善而莫著此余因夏氏之請而欲揚之者也君

諱宗顥字叔明自其曾祖泰祖翀父祥皆居華亭君年十五
六喪母以違禮闋服終請于父出從傳朱學數年學有名遊
上海樂其土俗遂之長人鄉置田宅徙家以居既而家日殷
富益數行義兄及孀姊老而寠歲時奉粟帛養之喪其喪而
卹其子撫異母弟有恩事外舅姑盡子壻禮聘名士為師故
人子就學者飲食之旦則冠帶坐堂上子孫盛服入揖立两
序俯首聽教命君各授以事會食遣去至夕取古今事可為
法戒者辨析講說勉以為善子孫恭謹愿慤不敢嬉遊譁縱
凶歲鄉里皆從君乞粟帛藥餌嫁娶喪葬者取資焉故巨室
之以長糧稱者必曰夏氏凡君者慕其善與君遊者服其才
聞君卒者莫不痛惜之也初君年未四十即穿壙為冢於舍
西北若干步及年六十有六而卒遂葬焉君之卒以洪武十
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以二月九日娶王氏二男曰應炎應
森三女長適趙志學次適趙以仁一在室孫男三人曰鹿麟
女三人曾孫男一曰綠綬銘曰
周法既壞經界隳弛民相啖鼠與狸吏庸俗流遯不知赤子
顛踣吁可悲聖神造謨立治規俾大育小勢相維孰蠹厥法
肆攫撥利猶在吻身已離惟吳夏君懋衆非畏慎奉上仁以
綏凶歲發廩賙困飢帛寒藥疾槥藏尸居家孝友此其推子
姓歷謹習禮儀鄉閭愛戴莫敢違為富好仁曷能迨天錫亦
備當蕃滋嗟我巨室宜相師欲考令德徵銘詩

東陽貞節處士蔣府君墓銘

府君諱玄字子晦別字若晦姓蔣氏初周公庶子伯齡受封
于蔣子孫氏其國在漢居杜陵者最著兗州刺史翊尤有名
翊四世孫山亭鄉侯澄徙居義興之陽羨澄七世孫樞仕晉
為吳郡太守復南徙台之仙居唐末五季之亂樞裔孫勛避
地婺之東陽仕吳越錢氏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
史大夫遂家焉府君蓋其後也曾祖諱天庾宋紹定中入粟

佐邊授迪功郎祖諱沐元南康路建昌縣主簿父諱吉相少
俶儻負氣嘗事仁宗于東宮擢典用監知事出為襄陽路穀
城縣尉以卒府君生于燕都兒時嶷嶷嶄聳不妄押咲八齡
就師讀書終日據案端坐未嘗旁顧其師奇之使察諸生怠
肆者諸生畏憚斂戢莫敢譁年十六侍穀城之官杜門絕賓
客不交晝夜攻學母夫人閔其勞節膏油不多與俟母寢以
衣衾蔽燈而誦夜參半乃已穀城莊官剛嚴府君因事進諫
多所匡補出遇其吏民恂恂退抑人不知其為尉子也既冠
而歸時許文懿公謙以道德為學者師府君從而受其說識
悟過人辯析精確內涵外飭日超月異先輩皆自謂不及然
府君務見躬行以禮齊其家奉先祠謁拜祀典取朱子所脩
儀文行之歲時率族人祭始遷祖墓祭畢序長幼列坐告之
親睦之道屬之近者朔望必會貧者歲周以两月之粟脩建
邑所創義塾延師儒教其子姓至於鄉人每歲冬至殺牲置

酒會長老後人行鄉飲禮府君為之講說嘉讓偉行使聽之曰為父兄子弟當如是鄉民莫不化服細民嘗者貸以粟不取其贏待以炊者常數十家東陽多宗貴臣族民藝其田者既入粟芊復畝徵其絲民頗苦之府君倡其鄉人曰君子以養野人奈何厲之遂罷不徵人用是德府君稱其善不虛口遇事無大小皆立決不形於謀議所為輒出人意表初延祐中惡少結羅卒誣平民為僞鈔破其家意府君儒生可侮以語撼之冀得賂乃止府君怒走白大府逮惡少寘于法害遂絕由是宿豪文吏搖手相戒不敢過其門府君益刻苦為條法使後嗣可守室廬械器皆預為數世計各極其精善人服其才而惜其不獲施于世也府君銳於貲產脫去華靡習褒書萬卷致力其中著四書箋惑大學章句纂要四書述義通若干卷治平首策二卷學則二十卷韻原六十卷府君懲士習淪於苟俗獨製古冠衣服之揖讓步趨必以禮法人望之

神情夷朗如逸民高士及即之則雍然和與之語出仁入義愈久而愈無窮年四十有七以至正四年六月辛酉終于家學者私謚貞節先生十二月壬申葬縣南榮巖鄉御史里焉塢之原娶葛氏宋參知政事端獻公洪之玄孫子男四人大同興宗嘉亨允升女四人適葛實李覩及東陽儒學教諭李思文其一蚤卒孫男十人昭曄旭暐昇昱曷昂景昊孫女二人適許益亨鄭格曾孫男五人鈞鋆鏄鎮某女三人允升嘗從黃文獻公溍遊有文用薦者授慶元路儒學正早死而二次子亦繼卒獨大同存善承其家學以故國子祭酒許元狀來請銘余未壯時嘗拜府君于家多其言語儀貌儼然成德人也蓋今四十年而余亦老矣銘烏敢辭銘曰

柏之丸丸或朽于山堂之嚴嚴或病于顛天產其良不需其完人慍以咨我恬以安探聖之源揚道之瀾不諧一時千載之傳

叢桂樓記

叢桂樓在杭天龍寺之左偏主僧大道禪師作之大道諱善平姓漁浦人初受業寺之慶善吉公與升天目山問道於普應國師已而來歸閔天龍之廢且久也慨然有興復之志時瓦礫荊棘散漫左右殆無所容足而大道橐無錙銖獨操一缽日走市中得食歸以食衆上得錢以易材木金石百用之具不四三年而佛殿三門兩廡皆成四方學徒之來者皆仰以食於是復以其餘作斯樓左丞周君伯琦以叢桂扁之既而大道以至正辛卯七月十一日示寂其徒奉全身瘞諸樓右而建塔其上且請同菴禪師述其故屬余以記斯樓樓乃大道燕息之所將以致其思焉而余獨感大道之立志堅而成功速也今夫有威力以使人者莫過乎有司有貨財以使人者莫過乎富室然其有所興作皆集衆謀役群力而為之猶且曠以歲月多者數十年少者十餘年而後成今大[illegible]

蕞然一僧非有貨財威力之可使人獨用口舌化導市井之民取其財與力以為己用成宏偉勝大之功若易易焉者雖曰佛氏之教足以動人之信嚮然非大道之有志不能也蓋人惟患無志有志矣患守之不堅有志而能堅事無不可為者況一寺乎余嘗病有志者之寡而於大道深有感焉嗚呼後之居斯樓者孰非大道之倫哉讀余言而思大道之為人則斯樓與斯寺不廢矣請記者曰圓淨圓如皆彬彬雅飭有志於禪觀者今居斯樓云

王指揮像贊

與人龍興山川降精杖劍來從英非豪英雄時主公實將家子厲乳虎揚為大旗攀成功錫爵遂鎮一方施其武威佩玉冠裳何以觀之有偉其像益懋厥勛配古良將

蘇都事伯衡像贊　子由後乎仲父

才足以行志智足以成事也苟盡施於時必有大過於人而

得位以行者僅出其一二也年齒之高林泉之趣皆公之所宜有固天報善人之所致也惟有子之甚賢以文鳴于治世足以繼絶學于前人揚休聞于不墜也此吾嘗私爲之者誦長公之言擬公於晁氏之君成而知其無愧也

景定之諫疏序

吾婺舊稱禮義之鄉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爲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列于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善爲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余自少時好觀宋史凡吾郡閭人事有可稱者輒識之既而復歎士之幸獲見於史者如此不幸而遺軼不傳者蓋多有矣往年在翰林始得見東陽喬廷佐上高宗疏廷佐爲桐廬主簿憤秦檜主和議紹興戊午上疏論之其辭甚切直而史不載至七世孫權出以示人世之士大夫

爲文以稱其忠廷佐之名始顯于天下廷佐之鄉人杜士賢在理宗特爲武學生景定甲子秋因星變求言士賢上疏力攻賈似道誤國今年秋其曾孫貴亦以示余其事與廷佐相類然士賢初無一命之爵其言詞懇切似道歷數其罪切直頗同於廷佐而貴又能遊京師遍求賢薦紳文辭以白之且將刻梓以傳或非廷佐後人所能及余於是又歎忠義之士天雖抑之於當時天每扶植其子孫使昭其聲光于不朽是豈智力所及哉當似道擅權時威焰足以生死人士賢發憤言之不至於殺身者毫髮間耳今似道之後不聞有爲士者而人亦蓋稱之士賢之子孫方守其遺業不墜而聞士賢之風者雖野人稚子皆嗟慕以爲賢善惡之公昭明也如是則夫有志於忠義者尚何所憚而不爲哉然則是疏之傳非特可補史氏之闕爲人臣者皆可以監矣士賢字希聖後中武科授武岡軍新寧縣[illegible]事時昭爲縣令以縣

贈浩然子敘引

交神明有道乎曰有无妄而已矣然則所謂无妄者何也曰其中有物非思慮際萬之可撓奪也非聲利況酣之可變易也至虛而神與道合真教之無垠收之則存歷代以來恒有其人也今之近於此者其惟吾浩然子乎浩然子與余同姓其名爲宗眞遂以其稱浩然者爲之字學道於京城報恩光孝觀得靈寶法而能知鬼神之情狀嗣天師知其賢號爲體玄妙道純素法師提點觀事會朝天宮虛席中書以爲言　上召見奉天殿命太官賜饌俾之住持時洪武五年秋七月也又明年正月七日儀曹奉常同傳　旨諭之曰凡有事郊社及山川百神當令宗眞師其徒十人前期端芳肯潔至遵以俟臨事之日仍令宗眞被法服與祭浩然子拜命惟謹盡以其精潔而於撤祭明神爲宜浩然子由是簡在　上心屢蒙　召對且賜白玉眞仙像二十餘軀以鎮山中　龍光赫奕光動林

谷采眞之士無不歆豔之余嘗見浩然子於台城山風度凝而執謙而有容澹然無所累其心所謂其中有物不爲思慮聲利之所惑者誠近之此所以遭遇　盛際而眷遇有加焉然而忠君尊上臣子之職也浩然子益宜振拔精明傾竭誠意以頌禱　國祚於無疆非特致恭明神而已誠如是雖身居方外而乃心　王室被法服以與朝紳之列非僥倖也實宜也浩然子其尚勗之洪武六年冬十有一月金華宋濂序

桑仁傑傳

桑思字仁卿婺之武義人其先居麗水桑溪兩世後有景昭者始遷婺歷四世皆不墜書詩仁卿幼喪父獨奉母居不能與人爭況介然自守遇人則巽然恭未嘗往叩富兒門唯日夕訓諸子弟雖初號飢呼起然燈誦書食時使從師或值雨淖親持蓋候之還入哭其愚勸曰子貧若是既將生產矣何不學他技藝朝出門暮可即得錢讀書固佳其効乃如捕風

耳仁卿嘆曰信如子言吾家舉將托於吾子矣寧餓而死不能從也乃召其子以特請曰此妄人耳其慎毋聽吾之言由天於讀書何預我策勵比前為尤急及見以時明經能文辭鄉校迎為學者師仁卿撫几自慶曰吾將有以見祖宗地下矣仁卿無所於食質田於里翁已而失其券乃以計紿仁卿至家使重書之或履其附曰慎勿言翁券失矣仁卿歎曰吾實得錢言猶在耳而因失券負之為計固得如內媿何一里驛然稱曰桑仁卿其誠慤人哉未幾卒貧不能斂子足鄉人惜其貧裒錢以瘞仁卿娶同縣人項寄璞其賢絶仁卿困安貧終日幾蘇不覺項無纖介見於容色諳然能相歡凍餒日不自免聞有佳書必撤所織布帛質之使讀自特厥後以特以賢良徵主秦分宜之簿州里携酒特來賀曰仁卿夫婦不負教子今得官歸矣項曰得官不足榮能不負官斯為榮耳以特在分宜數督運萬里外皷就自持無所遺失再轉為溫

州判官遣使人迎養特及門而卒今以三轉為婺州府通判陞至某郎益用政事聞于特論者謂父母之善教云貧曰予弟不患無俊良非父母竭力教之終不能有成也有如仁卿甚貧教子至幾蘇不變一不變其志諳如也卒能會萘有耀于前人則吾所謂父母不力教子子未必有成誰不謂然因作小傳以為世勸焉

送王明府之官序

我國家重於民社之寄雖遐州僻壤必慎選守令以撫摩其人民蘇息其彫瘵而擢用人才之道必以常從事於朝廷省部者為先以其歷練之精而深達於民情政體也會稽王君元凱受命出宰雙之開縣吉行於余徵言為贈而川入我版圖未久其民新脫於鋒鏑之餘自非善於承流宣化者未易以涵煦生息之也廟堂之謀以為元凱久以文墨議論贊佐春官儀文禮法諳集有素其為人持身砥行又端謹清慎克稱茲選故有是命余聞昔子游氏之為武城也以禮樂為教而聖人善之此千載牧民之良法而近世以來為縣者率以法度束縛而操切之故禮教之澤不下流於民而醇風美俗罕或見之今元凱之往不惟使其百里之內政平訟理而安於田里其所以化導全安之者要必有其道矣他日觀風之使有言於朝者曰西蜀之地有萬家之邑其令之治先政教而後刑罰其民之俗好謳謠而恥鬭爭以致絃歌此歷而囹圄空虛雖在數千里之外而藹然不異乎邦畿之中是宜旌褒其縣大夫之能以為在職者勸若然必元凱之所治也余在禮部常知元凱之為人今守職詞林秉筆史館晨入夜歸無敢暇送故於元凱之贈不及綴緝文辭為贈而姑道其所期望者如此勗之元凱其勿以余言為簡也是為序洪武六年九月既望金華宋濂序

宋景濂先生未刻集不分卷

（明）宋濂撰

清康熙三年陳國珍刻本（四庫底本）

宋景濂未刻集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宋濂撰。濂集重刻於嘉靖中，行世已久。此本乃國朝順治乙未濂裔孫實穎得文徵明家所藏舊槀，以示金壇蔣超，超擇其中今本未載者得三十八篇，編為此集，以補其遺。今以韓叔陽刻本重勘，其中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等十一篇，皆今本所已載，超蓋檢之未審。其餘二十七篇則實屬佚文。推究當日之意，蓋或以元代功臣諸頌及誌銘諸篇大抵作於前朝，至明不免有所諱；或以尊崇二氏，不免過當，嫌於耽溺異學而隱之。觀楊士奇東里集、倪謙文僖集，並用楊傑無為集例，凡為二氏而作者，皆別為卷帙，附綴末簡，不敢入各體之中。則正德、嘉靖以前士大夫之持論，可大略覩矣。然古來操觚之士，如韓愈之於高閑、文暢，持論終始謹嚴，固其正也。其餘若蘇、黃諸集，不入學派者勿論。至於胡寅、真德秀，皆講學家所謂大儒，致堂、西山二集，此類正復不少。蓋文章一道，隨事立言，與訓詁經義、排纂語錄，其例小殊。宋儒尚不能拘，則濂作釋老之文，又何必欲滅其迹歟。

序

一代之興必有伏處巖穴之士蘊義懷德匡毗一人其勳業在

密勿建梁之地其食報在子孫黎民數十世之遺至其著爲文章發揮鴻業與禹謨

伊訓相表裏斯人也百世不一遇者也幸而有之上未必盡知知者必盡用用矣保

無有體貌其外而釜鬱其內英年寵渥而白頭放廢不能保其末路者乎君子讀其

至此流連三歎未嘗不重爲其君惜而又穆然欲遇其人冀形容不可見惟遺文尚

在則思有以顯之夫文有遺顯猶才有遺用幸而遇其遺者又以其已顯棄之此其

罪何異毀裂父母遺書栝棬有識者所大懼也明初得士之盛莫如金華其君號稱

好道者時則括蒼進誠意龍門上衍義烏傷勸修德一時文章之士轢芳競爽不下

數十然推龍門爲弁
冕盇先生出黃柳之
門又得許白雲爲私
淑酬唫道奧理約詞

詳故其爲文髣髴廬
陵南豐之間而其學
問醇粹則過之當時
郊廟禮樂律曆衣冠

之制及國史實訓功
臣錫命皆屬撰次從
古載道之言無如先
生富者集初序于鄭

檢討歐陽學士繼序
于雷尚書禮韓令叔
陽流傳及于日本朝
鮮安南板凡三易篇

至一千三百有奇可謂網羅宏贍百無一遺矣順治乙未冬予過吳門孝廉旣庭爲

先生裔孫出文待詔家藏元板宋集一部中間多目所未遇者如撰元明郊廟諸樂

章及伯顏鐵木廉史諸公墓石敲金戛石鬱然巨觀豈兵燹之餘此書散失不則有

所忌諱不敢禦木耶金華陳公來守太倉政事精明諸廢厥舉公與先生同里相晤

時適以此事相詡公
慨然捐俸梓之嗚呼
古之文與道一今之
文與道二自雅頌以

後千餘年來稱能文
章者于長昌黎子瞻
三人耳然于長伸黃
老絀儒術昌黎請封

禪傳毛仙子瞻放達
訕毀河南之學皆未
爲純乎純者先生淹
貫六經灌輸道德其

爲文緜歷萬變絢縵
自然天實鍾之以爲
世瑞憯乎其君用之
不終且以黨死也雖

然公雖歿而文不廢文不廢則道存道存公亦存也夫文為道則隻字不可棄反是

雖盈篇累牘皆戲論耳公梓是書知其所重在此不在彼於其刻成敢為序以藏之

昔

康熙甲辰季夏金壇後學蔣超撰

宋景濂未刻集目錄

頌

皇太子受玉冊頌

皇太子入學頌

國朝名臣頌

西域軍中獲角端頌

天台教宗圓具頌

書

擬荅魏鎬絕秦書

五氣大有寶書

記

太乙玄徵記

浦陽善應精舍記

玉壺軒記

釋氏護教編後記

序

送慧日師入下竺靈山教寺受經序

序俞神君靈蹟

碑銘

元故亞中大夫桂州路總管張君墓碣銘

麗水二吳母墓碣銘

元故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故事府理公神道碑銘

故方孫滿夫人墓碣銘

翰林仁守正經道隱師金君碑　代吳□作

元故朝列大夫同知婺州路總管府事路

仕楚侯神道碑銘　有序

趙誠中墓志銘

蔣處士墓碣銘

詩塚銘　有序

塔銘

妙果禪師塔銘

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塔銘

表辭

諸暨孝楊方石表辭

志

故檢校孔君權厝志

贊

龍眠居士畫十八應真相贊

血書華嚴經贊

觀音大士觀瀑像贊

跋

跋清京國師所書棲霞碑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跋金剛經後

跋長春子手帖

法華經跋

跋俞先輩所述富春子事實後

雜言

蘿山雜言

書白衡州

秦士錄

宋景濂先生未刻集

後學金沙蔣　超虎臣家藏抄本

長山陳國珍楚倚編次校梓

頌

○○皇太子受玉册頌

至正十五年春三月丁亥朔越八日甲午皇帝命太尉臣家奴持節授皇太子玉册及冕服九旒在廷臣鄰莫不駿奔東朝恭行大禮越翼日乙未復詣大明殿俯伏拜舞舉觴上千萬歲壽

百僚具欣無問小大僉曰我太祖聖武皇帝茂昭寳訓預建冢嫡嗣服纘統累葉上承靈貺罔敢或違今我皇帝春秋方殷卽定元良以紹隆丕搆其神謨睿斷與雷霆同其英烈山嶽同其雄高河海同其幽深求之前古夐然無比嗚呼盛哉然以萬國至衆主器至重豫定則治否則亂治亂所關不翅一反掌之易而在方策蓋可見已奈何爲人上者不　之思嗣亂相尋有不忍言惟我皇帝聖神文武與天同運而不以四

海自私惟皇太子剛果温文與聖合德而足膺
主鬯之寄明兩作離照耀無窮對越天地之耿
光不承祖宗之休烈是可以無愧者矣易曰主
器莫若長子記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其是之
謂乎臣濂遐方賤士躬聞大慶不敢嘒無聲欬
謹遵詩人美盛德之義而作頌曰
皇朝御寓圖治靡寧邦本既建萬國以正仰瞻
紫微中居帝座前星熀焞厥象斯著聖人法天
夙夜弗違爰升上嗣以弼大基春日載陽洊雷

出震龜協筮從降茲大訓乃勅近臣持節而馳
錫以玉冊冕服九旒(叶音整)帝曰休哉神器甚重
繼體之思朕敢不悚汝宜儆事勿懈益恭服滋
寵嘉祗渴太宫勿謂天高徽應甚速勿謂宫深
千里在目若軍若國汝撫汝監流祚無窮朕心
乃安皇儲翼翼拜手稽首臣敢不勗以主鬯貞
百僚萃止冠弁之峨舞蹈不足繼以咏歌四海
之命懸於元冢少陽位隆不震不動何威弗宣
何氣弗淸太白斂芒天高日明徽臣作頌流播

盛德勅之貞珉垂示千億

○○皇太子入學頌

至正九年某月日皇帝開端本堂命皇太子肄
業其中致聖功也前期一日司經設帝坐于堂
中南面朱几在其南薦祖又在朱几南祖前有
筵復設皇太子位于坐西東面太子太傅位于
坐東西面諭德贊善二人文學一人位在太傅
之東皆西面北上厥明司經以裕皇所御聖典
寘朱几上公卿子從學者分東西序立堂南北

面以中爲上正字一人司經一人對立兩序端
以幼不如儀者贊者導皇太子就位立諭德以
下亦如之皇帝遣使者來致命在位者皆北面
立受以次出堂門外望北闕再拜者二復初位
贊者又導皇太子至薦祖南北面立升筵再拜
就筵北跪熵薌于爐者三少退再拜復位立如
初凡拜若跪公卿子咸從司經以聖典還閣几
奠祖皆徹皇太子即位坐諭德以下皆坐公卿
子別設几席于諭德位西皆再拜贊者引齒最

長者一人執贄自門左入郎席跪奠贄于几復位如初又再拜拜巳執爵以升執尊及脯醢者從詣諭德西東面立注酒于爵郎席跪行一獻禮從者薦脯醢贊善文學亦如之少退執事者勺酒授諭德以酢獻者復位如初皆再拜贊者退司經設授讀位正字一人執策敎皇太子受經一人詣諭德請授經至位東西相向坐授受巳復位如初惟皇帝丕式先王成憲敷佑四方旁求俊彥用廸皇太子以學惟敬惟愼如此其

至寶萬世無疆之休敢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赫皇帝日照月臨飈馳霆擊克威克明國本旣定(叶音庭)萬方靡弗承乃命宮師乃闢宮學侯諸侯度侯究侯宅于彼有宮學峨峨龍樓之阿奕奕其楹侐侐其廷旣穆且貞皇帝曰噫莽莽九圍此寶其基其基何居有書有詩羽籥干戈亦以其時爾尙勗哉毋越我彝我心我嚴毋斁我維我善我師上窺黃虞百度惟熙皇儲曰都敢不敬恭以養其蒙以徵其功以達于家邦(叶卜洪切)旭日煌煌出自東方鑾車彭彭靑旂陽陽琳玉鏘鏘蹌彼新堂載誦載弦或舞以颺帝命罔敢荒維幅員旣長維天命靡常匪德曷臧兢兢皇皇靡餘弗忘於赫皇帝詔謀寧止皇儲則之學又烝止百祿盈止庶績凝止庶績凝止萬世期無巳

國朝名臣頌 有序

帝王之興必有不世出之人豪以自赴雲龍風虎之會易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者是巳我皇

元受天明命撫安方夏天戈所指萬方畢從是故一鼓而諸部服再鼓而夏人納欵三鼓而完顏氏請降四鼓而南宋平東西止日之出入罔不洽被政敎共惟帝臣雖睿謀雄斷動無不勝亦賴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有以誕宣天威故功成治定若是之神速也自今觀之陷陣攻城無戰弗克則有若魯國忠武王之倫面折廷諍王贊皇猷則有若耶律文正王之屬斟酌百王恢弘文教則有若許文正公之流其他智士謀

下同

臣袂接肩摩殆未可以一二數稽之於書在虞
則有四岳九官十二牧以亮天功在商則有六
臣保乂有殷禮陟配天在周則有五臣爲輔以
克脩和我有夏以皇朝媲之未足多讓夫以明
良相逢如此之盛治功告成又如此之懿意謂
有以宣著鴻猷勒之琬琰昭示無極建兹百年
而頌聲不作非其闕典歟漢唐之臣本無足議
陸機呂溫尙濃墨大書爲之頌贊況逢今日昌
熙之運安可默默濂竊不自揆輒取行事著明

熟於耳目者自魯國忠武王而下凡二十二人
人各爲頌雖立言不文亦頗謂能美盛德之形
容使讀之者知列聖之勤勞諸臣之忠藎王業
之成匪一朝夕其於治道似不爲無所助也第
以金匱石室之藏遠在天上有非遐方賤儒所
得窺故其所頌止此而已非敢有所略也

○○　魯國忠武王木華黎

阿難之河白氣如虹王生其中虎首虬須爲天
下雄光輔帝極憲天惟聰如鷹之揚如飈之發
如雲之從右執大斧左𣂺彤弓鐵壁層層一劈
而崩遁駿有聲諸部用平相彼完顏逞于淫凶
我伐用張旗鼓有容僵屍百餘里澮河爲紅太
行以南斂手就降紅叶音帝錫其錫茅土之封丹
書鐵券與國始終傳世于無窮

○○　淮忠武王伯顔

淮王桓桓凝峻寡言一言之間如雷破山及履
上台四國爾瞻誓師南征大亂汝戡三軍飛渡
曰無江南前扼其吭宋膽自寒老梟旣夜遁直

擣臨安俘厥君臣大歛帝位皞皞熙熙市肆不
移宋鼎已易而民弗知崇德報功王謙讓弗居
此天子德威臣何能爲古有曹彬於王見之

楚國武定公阿里海涯

於維楚公旣勇且武手挺白刄能舂猛虎建謀
於廷謂宋蘊可平王師出征公實在行陷陣攻
城風馳霆轟一鼓而襄鄂下再鼓而吳楚寧山
猺洞貓被毳荷氈亦歸王明七出其門咸爲國
楨能斷蔽皇靈嗚呼楚公蓋世之雄

廣平貞憲王王昔
倬彼武忠驅猋駕雲來奔眞龍無誤不宜無戰
不從有孫烈烈勁氣直節雷霆之下孰不殞滅
王不震不懾宗藩攝雖變生肘腋帝命出師三
戰三捷鶴馭上賓衆言沸騰王靜以鎭之神器
弗傾玉帶寶衣用旌爾能社稷之臣緊王之倫

河南武定王阿术
河南之先世有大勛列陣蟠河强部褫魂三炬
夜爇回鶻乃奔乃蹴汴京以洗妖氛西南夷不

庭郎勒銳兵以討以征金鼓震天躍入其城納
段智興及生河南沉幾有智挺英毅之氣瞋目
一叱萬人皆廢顏從江南一彈丸之地恭行天
誅羽書日馳卒獻馘京師九土茫茫來享來王
開元祚于無疆

洪陽忠武王月赤察兒
[illegible]將一氣之傳有如洪陽不負其先威容
言言望之如神覩[illegible]宿衛帝宸白斥大姦
拔去禍根金山之陰蟻附蠭屯王鞠其軍以綏

逵人以鎭北門以靖大藩寵賚加厚鑄印如斗
大有烈光千載弗亡

勾容武毅王土土哈
西北絕域有山峨峨襟帶二河其人鷙猛如[illegible]
貝戈光我勾容人中之傑來輔眞元孰得而遏
從大駕北伐應變如神有堅必拔成杭海之烈
譬如太阿百鍊不折無媿臣節

耶律文正王楚材
惟楚有材晉實用之逵人先知曰千里駒堂堂

中書執政之樞相我太宗拓開鴻基拱立龍庭
上陳帝謨三靈協和萬象昭蘇舒吾陽和脫彼
窮居人文寖開民獻爭趍於變時雍上登黃虞
厥功何如請視罔奐

楊忠肅公惟中
西域小邦以險自嬰帝命楊公往宣威靈雷霆
震驚風雲流行孰敢不來庭秉鉞而南椎結卉
裳懾不能兵恒山藥牙盤據大明公伏節而呼
巢穴用傾罔溯遺玎乾綱解結公以兩手上扶

日月不歆不旲小大畢達海外有帝業

汪義武王世顯

金運之熄竃社已屋誰柵石門巡陴慟哭時維汪王義不負國國亡三秋將焉寘力神元龍與六合有赫遂乘剛風來朝帝側出其所蘊以效勞績乃截嘉陵乃戡大安乃擒勁帥撤蜀之藩王之出矣提戟而前氣呑三軍王之旋矣雅歌投壺右挈左尊旣武且文懿哉元勳

張獻武王弘範

眞人開天時乘六龍虎斥八極羣雄雲從劍氣上衝日星晦蒙宋人不恭假息海邦帝命張王汝師汝將汝拔樊襄汝渡大江汝揭義旗以受其降王旣受命橫槊上馬鷙擊隼翔有赤甚武直奮大刀衆莫敢當王迎刺之應手斷肮軍氣益揚大聲震天敵有手若亡遂籍其土彌遺孽未息厥勢猶彊帝壯王之威復命征征（叶音張）寶劍名甲錫自尚方一麾而殞海波鏡平（叶皮良反）崖山蒼蒼武功洸洸

劉文正公秉忠

賢者在世覩時詘信掛瓢武安絕世離羣翻然而起挐風躍雲乃壘乃城乃闕乃庭乃建灤京灤京之封龍岡蔚冲王氣所鍾伊劉公是庸作皇邑土中敷文教萬邦（叶洛）馳車書來同維公之功

史忠武王天澤

謗謗忠武有力如虎斬將搴旗疾行如飛統諸侯大兵前無堅城馬不留影士不留行梟李擒

蔣翦徐磈清兇鷙旣鋤殘悍亦寧春生秋殺以奠邦經以嚴邦刑維忠武有勇大敵不恐惟忠武有慈服卽弗誅維忠武有節始終弗渥紀功旂常爲邦之光

廉文正王希憲

天啟景運挺生人豪豹畧能斬呼吸風濤英英廉公才雄氣豪力捧潛龍上升九天誕彰皇威關隴晏然廣夏細氊嘉猷日宣出鎭遼霫强宗猾壘移節荆湖民氣遂蘇連征大猾正氣烈烈

式揚發則莫我敢遏大星煌煌西流于堂天下
之傷

竇文正公默

有倬竇公闇闇而馴雍雍而停炳炳而文大衣
垂紳似不能言及摧權姦執將排山綱常之陳
皦若白日照耀天下至今有赫大道既明旁蒐
亦精九箴所及以死爲生其學之醇其志之忠
宜耄矣之嗟發自帝衷

姚文獻公樞

煒煒龍泉神彩內明覩之如空其鋒所指無物
不斷其疾如風施之文獻雄姿英發靡有不同
在前無古在後無今有志卓卓倡道蘇門上泝
泗沂下探伊洛施於有政蔚爲王佐務盡忠諤
立經陳紀禮賢黜邪風動四方大闡文明肇致
雅樂實自嘗邦不殺之諫晝夜諄諄舌不得藏
治定功成渾然無迹莫窺所存左許右竇三人
同心扶乾植坤如帶如礪信誓弗渝永世有聞

許文正公衡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徽疊照日星昭垂逮我
許公尊聞行知■若親極寒泉之糜張皇幽眇
闡析毫絲如皐陶淑問畢其情辭如后羿注矢
不失其馳既入閫域遂升堂基橫經胄監衿佩
鏘如袪其人私牖其天彝釋其偏歧挽其九衢
德成財達昭用于時黼黻帝治甄陶泰熙明體
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
百世之師

吳文正公澄

紫氣蟬聯神物蜿蜒有開必先山川降神自元
而貞篤生哲人愼斯勤斯絕乎等夷於道早知
厲如秋霜煦如春陽何德之昌抱膝而居氣蓋
八區闢而弗舒玩心神明操觚弗停興衛聖經
學徒是依毛之有麟甲之有龜斟其淵冲以消
吝封心熙氣融大明當軒屢聘益尊施教成均
北許南吳先後合符人文之敷

董忠獻公文炳

伊龍虎君實生羣英一吹一噓霜落變更長江

天塹其險莫前公挾二季破浪爭先橫行而捷
喜動帝顔戟手指天焦山萬艘櫛比雲浮公大
呼突陣蛟泣龍愁橫屍蔽江水為不流淮城雖
築敵氣未讋矢石四集貫公臂及脇公拔去之
督戰益力韓彭之勇良平之謀方之於公吾不
知其孰優

郝文忠公經

聽彼郝公上師孔顔挺然一氣立天地間銜命
出使仗節弗屈十有六齡有如一日棲門壍垣

不赴獄庭臣節甚重萬死實輕吐其崛奇見於
直筆奸雄雖亡誅之則力漢有蘇武齧氈海上
郝公繼之雙璧相望

程文憲公鉅夫

巍巍世祖度越百王義聲神威撫壹宇寰公起
佐戎從義激昂戍韶皋度袞冕憲章乘傳來南
繡衣灼還王札牛溲藥籠並藏出而醫王小大
畢張直提見賢如渴得樂雖居蹇坡不異廟堂
以順為明以柔居剛式憲且文於燁其光

劉文靖公因

先生之心嶽鎮川渟先生之操玉溫石貞先生
之學貂窺六經岐陽之鳳郟鄏之麟和氣襲人
盎然陽春發周孔性情挹其深醇或出或潛與
道周旋九京可作吾為執鞭

西域軍中獲角端頌

我太祖皇帝之龍興也靈承帝命寵綏四方克
剏既臣乃蠻攸服遠近諸國往往嚮風內附而
東印度遠在西域之陲負固不庭帝乃震怒移

六師以征之師次鐵門關之下厥有神物麕身
而馬尾獨角而綠文胸人語曰王師宜早還帝
因訪問近臣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是獸名角端
能日行萬八千里其見則惡殺之象殆天使之
告陛下邪帝即日下詔班師臣濂謹稽諸傳記
角端有二焉其狀類貊角在鼻上中作弓今鮮
卑及胡休多國尚或有之其一能曉四夷諸聖
在上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始奉書而至此則自
周秦以來歷千餘年之久絕未之聞而獨于神

元見焉豈非聖德有以動天靈異之物莫不自至也歟漢元狩初武帝行幸雍祠五時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協律都尉李延年及司馬相如之流尚竭其心思播諸樂歌千載之下令人讀之有若親生其時而覩其事者矧今之所獲古所未有使延年相如輩得際今日休明之治則其咏歌聖德於無疆者又未知其何如也臣濂雖不敏其可已於辭乎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於赫太祖肇基龍荒手持黃鉞曰靖四方飈飛

雲流無敵弗剪孰敢不恭以貽誅獮維彼印度疏勒之西敢抗六師大命卒迷帝乃震怒爰飭其旅爾禡爾牙爾桴爾鼓龍旗載揚列星以光指于西疆白日爲黃乃有神獸虓身馬尾獨角桓桓人立而語帝詢近臣厥獸何靈近臣有言角端其名天子好仁奉書而至曷釋戈弓綏以文治帝曰俞哉我師亟還爾弓則櫜爾矢則韣有聲鍧鍧震撼四國垂衣龍庭化行絕域九有之臣[redacted]載呼天地動色神人其愉惟我太祖祇承上帝帝度其心純一不二惟我太祖乃武乃神戢暴遏劉綏我下民惟我太祖恪愼天戒曾不移時戎車返旆神獸之來自天降祥匪天降祥惟帝之昌孰其媲之古聖有作龍馬出河神龜浮洛黃支之犀九眞之麟何世不有匪德之因皇靈赫奕覆冒下土魚鱉咸若鳥獸率舞曷其恭之自茲始之莊莊入樞莫敢不來唯德動天厲茲嘉瑞小臣勒辭永貽世世

天台教宗圓具頌

三千性相百界千如此天台教觀第一義也有能於此悟入融萬法而師一心即一心而達三諦其近於佛之知見乎比丘法威示濂圓具圖像於是合掌作禮而說頌曰

我觀妙境不思議三千性相恒宛然心佛衆生本無二不爲迷悟有增減大充法界小塵沙一一具此無量法須知一念即三千三千一念亦如是譬如空懸十寶鏡鏡前然一光明燈一燈徧入一切處一切振歸一燈內光光涉入了不

礙互徧互融無盡藏此境即空即假中而亦不落空假中非先非後非異時舉一即三三即一事理俱攝無差殊修性齊照亦不別五佛開顯大車嘗只此一乘圓具旨若衹觀心不觀具乃以一觀分二家或約三諦作二造有昧圓融秘密義妄真染淨無異觀是非能所亦雙泯徧虛空界盡法身一法外求即邪道惟此如來正法門有非語言能擬議大海可飲風可捕歷刼讚嘆莫能盡

書

擬吞魏斲絕秦書

昔我厲秦實長西戎獻公不我鄙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公不敢忘獻公甍國內不靖羣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稷之隕會齊人納惠公于晉惠公許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即背之會晉薦饑來乞糴於我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饑伐之穆公則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

粟于晉白雍及絳相繼不絕未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矣乎遣使之晉惠公弗念穆公之施絕而弗與穆公不得已有韓原之師相從惠公而西雖然豈敢以至即改館饋七牢焉使歸于國及晉再饑穆公又餼之粟惠公甍懷公進師軍于廬栁咸靈所加孰不畏之我穆公忘己之弱使公子縶如晉師天誘其衷退軍于郇文公遂入曲沃朝于武宮呂郤畏偪將焚公宮以圖不軌穆公知之乃潛會文公于王

城誘而殺之文公卽位來逆夫人嬴氏穆公以
晉國大臣未附俾三千人衛之以歸微我穆公
惠文之能有國未可知也則是我有大勳于晉
豈惟諸侯知之皇天后土實與聞焉文公當不
忘我舊德戮力同心以輔王室子帶之亂天王
出居于鄭使左鄢父來告難亦使簡師父以告
于晉我穆公左執鞭弭右屬櫜鞬親帥師屯于
河上以遲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辭我師
而下納王于成周殺太叔于隰城而獨受陽樊

溫原攢茅之田我穆公不敢言文公自是信寔
於諸侯虞夏商周之亂莫不襲蠱相率而朝于
晉非爲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欲修舊怨于
鄭穆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軍汜南
鄭伯恐使燭之武來言曰君嘗爲晉君賜矣許
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何厭
之有既東封鄭有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
取之穆公聞其言而懼結盟而還文公薨襄公
卽位穆公有事于鄭未嘗以一矢犯晉疆場襄

公蔑棄我穆公以墨衰卽戎敗我于殽殄殲我
卒徒係累我三師我穆公亦不惟晉之怨乃自
悔過誓告於羣臣然猶[redacted]徼靈於惠文以事我
襄公襄公不察我之誠又帥宋陳鄭三國之師
取汪及彭衙國中之人怒曰晉不報德則已乃
日事干戈是欲勝辥我也將悉索敝賦以待于
郊亦冀晉人遣一介行李之來修復舊好襄公
唯力是恃又伐我圍邧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卽
世晉人以國家多難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

秦逆公子雍我康公唯穆公之事是倣多帥徒
衛以納之晉人遂食前言而立靈公又敗我于
令狐自時厥後又取我少梁又戰我于河曲康
公薨共公卽位靈公亦悔于厥心欲求成于我
又不明言以侵祟急我共公惡其詭道弗敢與
成靈公薨景公卽位景公不務撫綏秦民又迫
我于輔氏景公薨君嗣厥位寡人謂二三大夫
曰我兩國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與戎寡人之恥
也盍行成乎君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

河之東西口血未乾又使魏銜乞師平曾欲以伐我且以蔓辭以文致我罪寡人聞之困獸猶鬬況國乎君既有意皆過矣寡人亦何愛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乎君若惠顧前好唯令狐之盟是申是尋亦唯命綏乃戈矛備乃弓矢俾兩君相見于野亦唯命寡人敢帥西方之諸侯俯伏以聽唯執事其進退之

五氣大有寶書

陵梵寫辰五氣大有寶書爲句曲外史陳太虛

作太虛性好道合丹鶴臺澗中閒余嘗究大洞眞諸部書求發其秘予因攬精寒華爲離五章托于中黃靈君序以告焉然而語各有微意皆有寓太虛愼覽之則玄玄之道畢矣序曰

玄元浩刦龍漢開天中黃靈君三景之章運動玉樞道合大始神化玄幽莫知其幾據白蜺坐敷演妙音陵梵寫辰分合五氣五炁鬱勃凝爲天章九始東炁龍文流玄瑶華洞陽王都迴先太黃開淸二象淵通空淸淨靈上炁五衡三微南炁神文秀精堂曜煥戸觀明啟庭八都錄圖十浮應微上下翁冀神駕肅征七華西炁策文命基象極栽御璇房薦蓋天元危宮六天上𦒱寒靈之府日闕以舒五威北炁皇文馭剛孝芒旋居梵度翁重鬱陰絶密明都皓良泉曲宵臺煒煒吐陽一元中炁王文養和上無宛黎下爽能阿盧皇玄老於此嘯歌神母亭毒萬有乃多育赤白黑從衡糾錯黃氣閶宇八角布耀景靈散煥潛運勃英港與停輪日月避舍郁紛紛羅

光衛璇極元陽王匪九靈玄篇大有寶書寶恒玉清飛玄上[illegible]惟耀魄寶或靈威仰或赤熛怒或白招矩或協光紀或含樞紐晝夜動行游神黃寶朱爣下藏宾玄上升凝合妙眞洽于太神與道爲徊周流入津羅明皇眞濛翳大神龍變巴元刦仞之神元康和陽出入七門神風流烟歸于無明無方無象無景無聲無光無朕無幽無明廓落單鬱皇朗流泠大微庖衡紫垣昆英可以度世可以延齡可以闢邪可以辟兵藏之

金室龍鬼守病勿授下士以褻我天經焉
東方延藍渺鬱康彌浮皇洞真青炁九始龍文
太清混微天一茅至神劤䰟飛九遐靈腴上浮
三素遊神霄赤明生玉葩陽林寥開洞真過紫
充藏胞暈幽霞帝真導胞上艳和翠玄交象胚
華輪化無方正不衰生生生不卹年刦多
南方帝謬禪育鄒羅乾那洞神赤炁三微神文
太明開景標朱陵大化玦圠物以神星馬在皂
翳吻伸豨泉上捲華池津梵英公子司炎垠華

閼陽堂風火輪自然玄照符明真紫想刋落曜
中根逕翰輕迅上天闡赤混寶灌賚精元
西方顥凝飛玄雍覬龍炎洞精白炁七華策文
太素皇梵楊金晶白藏御庠肅五兵空洞浮寥
玄極拚散華潛收哺飛明紫陽瓊髮剖辰衡旋
關起爽歸元瓔落縒還結真一庭泰玄左右棲
八靈昏昏默默中有精須延勿使靈鬼偵
北方爽朗兜術大演瀟圖洞明黑炁五咸皇文
太賓浩阿君四濛清冷使者都大宮王靈玄冏
四日形纏以長屯溢欲封寒庭幽閏壓羅酆雙
館陰閉關元道騫爽廻驟神白雄浮游反命蘊
冲容離羅來居百霧從出入三際應無窮
中央阿奕流華曜鴽廻嶽洞靈黃炁一元王文
黃房淵玄圖中規𩗓空特立無東西盧元煥落
合浮黎中病東紐北極齊神煇旁射嬰素蜺太
乙流珠混若鸐黃寧練胎元命稽陰陽大分和
天倪鬼戶闢入日牖啼至士闘道當勿迷

太乙玄徵記

金華宋濂賦質甚弱十日九疾生産作業之事皆力有所不任唯日學操觚造爲文章精思弗得罷極就寢夢一老父白髮[illegible][illegible]與雪鬬潔身被黃服手支青藜杖徐徐而前招濂謂曰若何疲思之甚邪吾乃太乙之精在皇漢時曾降天祿閣以洪範五行授劉向若今意有何關第言之吾當有以慮若也濂再拜曰下土蟣蝨臣不

自料得接休光以沐浴神化亦既幸矣復不以臣之微賤使吐其情辭雖無知敢不精白一心以承靈貺臣受氣于天孱弱而當庚戌之歲律中應鍾日在于氐地寒以風母妊七月臣體即降生未五齡百疾交攻熱火鬱木邪沴制陽肝風動搖手牽目瞠謁醫視之謂爲瘛瘲毒艾焫膚其苦莫膺雖脫于虎口筋骸弗彊有牛負軛有鋪在場力既弗任田卒蕪荒幸有書一束塵齒蠹戕振拂𢫬剔以佩以藏以嗅以嚌以求其

天竅精竭思攻爲文章窮年矻矻恒不知變更太乙曰吾聞心有所溺者必有所甚樂也若之所嗜如是將樂之邪抑弗獲已也濂曰臣爲文之時獨潛閴廬五官內守形若槁株凡慮既澄運思希夷上升層霄下入重壚絪緼庶彙彌布大匠自形白色匪可數知一一攝之若禽在籞若獸在囿法縱健距捷羽曾不得離其範圍及夫意暢氣融與神合機岳蹙河翻雷椎霆驅倏闔陰合欻然陽施鬼出電入戴正載奇萬紾千

變莫窮端倪雖身執台樞腰懸金魚鐃差熊蹯居飾璇題入則麗姝吹竹彈絲出則戎士負弩曳旗亦不足以踰其適臣實樂之初非有弗獲已也太乙曰若樂則樂矣古之人亦有業是者乎濂曰有之雖更僕不可盡也請陳其略昔有鉅儒曰太史遷豪氣孤騫濶視無前執筆著書動數萬言秘之金匱及藏名山至今文光上燭九天董生三策楊雄太玄相如大人退之五原若倚若軾若韓之賢各有論著焜燿後先虎鳳

騰躍韶鈞相宣汗瀾卑蹕盤紆蟬連棠之既奠
厥功乃全其功何居而磨研之籽之穫之湘之
瀹之炊之酌之使心樂之一日不治苕茫剌肌
六氣昏昏精神不來由是觀之古之人所業其
亦有以哉太乙曰嘻若言陋矣知冠角顛胡之
爲象而不知弁冕纓緌之制知糗飯藜羹之爲
美而不知淳熬肝膋之味知吳歈楚豔之爲曲
而不知夏濩武勺之音若言陋矣濂於是憮然
自失膝行而進俯首至地且拜且祈曰臣不佞

宋貫濂未刻集　兲

竊受教於先生長者學文二十餘年自意已造
其極不知猶未也夫井魚固不足以語天夏蟲
固不足以語寒幸察臣之誠憐臣之愚授臣以
要道使臣聞之雖即死無憾太乙愀然不荅濂
復殷勤致辭俯伏俟命歷一時之久太乙三嘆
而後言曰上堪下輿惟人中居厥初芒芠夢未
有知野鹿標枝蚩蚩狉狉聖人者出扶獮教基
揭我日月燭我冥塗所謂建生民極立天地心
者是不有其道歟道雖無形揆文可知典謨渾

浮卦爻闔奇雅頌恢張禮樂威儀春秋謹嚴衮
褒鉞誅不由於此去道遠而舍其振英玩其葩
桀而何以史遷諸子爲且非文不行非文不章
天子非文曷風四方諸侯非文莫守其邦卿大
夫非文身譽不揚士庶人非文卒過于鄉故云
文者乾坤之粹精也陰陽之靈和也四時之衡
石也百物之鈷鍔也中國之釆章也四裔之儀
法也可不務乎彼辯博馳騁以邪奪正是誣世
也卑辭甘言藉威取寵是嬻禮也依墓受金是

宋貫濂未刻集　羌

非外繆是罔利也氣亡魄喪懨懨不振是萎薾
也抽青媲白聒人耳目是鞶帨也若此者弗可
枚舉其文乎哉其文乎哉吾前之所謂文則異
於是矣充於一身和順內積英華外發達于四
國民物阜康政教浹洽筆之於書則可爲天下
後世法傳曰有德者必有言若之志勤其亦慎
所學哉言訖四方晦冥飄風上行仰視天門如
有火光反而顧之太乙已亡濂驚而寤不知其
爲何祥也乃召日者占之日者端櫝出蓍左右

揲之掛而扐之遇復之離曰是謂後得而先迷百折旁岐佷佷安歸雖車堅馬肥終九頓而十躋或道之於祟期載桂以驅歷國過都縢幸致飢司里授廬不亟不徐直抵夫玄聖之所居葢復者不遠復也而重離又文明之象也此殆示予學文克復乎濂於是惕然悟悉燔毀筆硯取六藝燖溫之未幾學果進

浦陽善應精舍記

我大雄氏說法度生凡其住處衆所依止以是

因緣成大蘭若黑風飄船舫流入羅刹國軀命不能保此以何因緣葢爲貪欲故由貪漸滋蔓業障永不淨我今建梵居皈依大悲入旛葢及床坐一一盡莊嚴藉是象教力欲捨諸所有所有旣空故空空亦無有譬如大圓鏡中放無量光不去亦不來不內亦不外如如此不動隨物悉現形苟涉世間相執此有漏因何以能出離汝等比丘衆當聽我所說於一刹那間成此無上道

玉壺軒記

玄賦攝提格律中夾則日月流天牽牛正中商飆襲人仙華羽客凝神黃宮忽儵然遐征西至離樂之山其山高三百五十有八丈而翠河之水出焉其陽多玗琪樹多瑤草多璵玶之英赤紲而素莖皆生玉榮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其陰有五華之木產實如櫻丹腴而長毫其垂屯屯膠膠神麟炎尸之厥容類蚪枳首而六骿其音如榴山河之間有洞房焉中外純素圓若嘉瓠

太灝流晶以蜃爲城見費仙人從一老父酣觴其中甯而思之不知何祥也於是以歸蘇筮之遇乾之離其繇曰至象有容豁落無隅渾淪中莅西華流儲超乎元素造物之初有玉壺之象焉已而游句曲洞天望積金峰北雲勃勃如練起谷中散爲五色霞東去乃指曰是必有異因躡屐尋之一室皦然宛如神遊所覩若有仙翁年七十餘冠緑玻之冠被三真朝斗之衣欣然出迓予往與之揖且告之故仙翁笑曰若予所

言乃蒙莊所謂外而不內者也予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溟涬之先忽荒眇縣洞明兩極混合上玄大如黍珠合乎方圓然猶以跡言也況乎大道無名主宰萬彙鬱紛羅森有不出是壺之外者是何也至人以白爲室以圓爲家以虛爲質以潤爲華予曾謂吾之玉壺果在此耶仙華羽客瞪然視愕然驚曰費仙人之從飲者無乃翁也邪吾向所見瓣榮之山翠水之河不其涉幻化耶幻隱而真始顯邪仙翁答笑而去問

諸左右仙翁姓蔣名應琪金壇人海雲先主弟子通玄學兼究孔墨諸家言金陵學道之士恒推爲巨擘云

釋氏護教編後記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自從鹿野苑中直至於跋提河演說苦空無量妙義障機鈍利分爲頓漸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若海旣滅度後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爲修多羅藏而[illegible]者或後或先各隨化源優波離集四部律謂之毗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那前親受瑜珈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毗尼之法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行事防

非止惡之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珈微妙秘密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爛陀寺因受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網羅舊說唐制疏論是爲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北齊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禮龍勝爲師開空假中三觀心觀之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

天台國師智顗顗授[redacted]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
威惠威授玄朗朗授湛然是爲四教法性觀行
之宗隋末頓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
至淸涼大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
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四方是
爲一念圓融其德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
其盛行于今者唯天台慈恩賢首而已此則世
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
菩提達摩達摩悲學佛者纏蔽於竹帛間乃弘

教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
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
大鑑禪師慧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
行思皆深入其閫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南宗
之其傳爲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
義玄玄三玄門策厲學徒是爲臨濟之宗海之
旁出爲潙山大圓禪師靈祐祐傳仰山智通大
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是爲潙
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爲道

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
眞大師文偃偃之氣宇如王三句之設如靑天
震雷聞者掩耳是爲雲門之宗玄妙師備備之
同門友也其傳爲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雖
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
爲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爲藥山惟儼儼以寶鏡
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
本大師良价傳曾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大振
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句驪

仰山三傳之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遂亡弗繼
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大機
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
禪者也嗚呼教之與禪本無二門依教脩行蓋
不出於六度梵行而禪定特居其一由衆生根
有不齊故先佛示化亦不免有異耳柰何後世
各建門庭互相盾矛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
譏教泥乎名相藉藉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爲
者邪此則教禪異塗猶可說也自禪一宗言之

佛大勝多與達摩同學禪觀達摩則遠弃眞宗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爲有相無相定慧戒行無得寂靜大門非達摩闡之安能至今廓如也慧能與神秀同受法于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別爲漸宗荆吳秦洛各行其教道一神會又同出於能者也道一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一去弗返而其末流若大珠明教慈受輩尚何以議爲哉自教一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分五教飽妙各見漸圓互

指終不能歸之一致可勝嘆哉此雖通名爲教各自立宗猶可說也自夫本教之內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爲宗眞悟智圓律師允堪會正記等文識者謂其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何不可者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又與會正之師殊指矣不特此也四明法智尊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智圓同祖天台同學止觀眞妄之異觀三諦之異說既已牴牾之甚雪川仁岳以禮之弟子又操戈入室畧不

相容諫書辯謗之作迨今猶使人凜然也其他尚可以一二數之哉嗚呼毗盧華藏圓滿廣大徧河沙界無餘而餘非相而相非緣而緣非同而同非別而別苟涉思惟卽非聖諦又何在分教與禪之異哉又何在互相盾矛業擅專門哉又何在操戈相攻遽背其師說哉雖然適長安者南北異塗東西殊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學者愼夫所趨而已比丘永壽嘗以閩僧一源所著護教編示予自大迦葉至于近代諸

師皆有傳贊文辭簡古誠奇作也壽獨惜其不著教禪承傳同異之詳[redacted]予爲記以補其闕畧予因以所聞疏之如右文繁而不殺者欲其事之著明蓋不得不然也

序

送慧日師入下竺靈山教寺受經序

西竺之書動數百萬言雖其廣博淵衍若大海杳無津涯其義趣未嘗不著明剴切可以習而通之自判教諸師各執一說甲是乙非學者始不知其所趨矣天台智者國師以五時八教判東土諸經五時則華嚴鹿苑方等般若法華涅槃也八教則頓漸秘密不定藏通別圓也其規模宏深節目森嚴可謂盡矣至賢首三藏則不

然以涅槃等經爲漸華嚴之經爲頓頓漸之外別無他也新羅元曉復造華嚴疏分四教四諦緣起爲別般若爲通瓔珞梵網爲分華嚴爲滿滿則一乘別通分則三乘也古藏師復立三法輪教華嚴爲根本法輪三乘等說爲枝末法輪法華爲攝末歸本法輪法輪言其流轉而不息也自時厥後以釋迦爲屈曲舍那經爲平道教此二教乃江南印之所建也以四阿含爲四諦般若爲無相華嚴爲觀行涅槃爲安樂大集爲守護者此五教乃波頗三藏所說也以阿含等爲四諦相大般若等爲隱密相華嚴等爲顯了相者此三時教乃三藏裝及慈恩基依解深密經所立也而賢首法藏復尊華嚴立爲五乘初爲愚法小乘二爲大乘之始三爲大乘之終終始二教並依地位漸次而成四則爲頓不階等級一念弗生即入覺地五則爲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爲眞俗互融具足圓滿無礙法門長者李通玄又別分爲十時始爲小乘有教爲諸

凡夫繫著世法以爲實有還將有法響勸彼心次言般若破有明空次言解深密經和會空有令其不滯一邊不有不空次言楞伽明假即眞次言維摩即俗恒眞次言法華引權歸實次言涅槃令諸三乘捨權向實次言華嚴於剎那際通攝三世圓融盡入一際次言大乘人天三乘雖是同聞得益皆別名共不共次言華嚴會中十方菩薩其來不同共會說法名不共共如是教相離析尤繁然猶據教觀而判之初不若

代寧師合禪教秘密而混言之也寧師以諸乘經律論而祖摩騰曰顯教輪以瑜珈灌頂五部護摩三密曼拏羅法而祖金剛智曰密教輪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言而祖菩提達摩曰心教輪其言非不佳而去佛之意益遠矣判教諸師家異說而人異論其紛紜有如此者嗚呼爲釋子之學者不旣難矣乎然不敢以此而遽少之也原其立教皆爲對機機有不同教亦多種譬大醫王方便治疾疾有實虛鍼有補瀉隨其

所見因時制之苟執于一爲害滋甚彼諸師者亦復如是或遂以甲是乙非咎之不已過乎雖然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吾儒且爾予又不得不爲學者懼也今日師久游方外以教乘之不易明將往大叢林從碩師而受其說闘予頗究內典求片言以爲贈予言贅矣一眞法性本自圓明其可以語言文字求之哉予言贅矣

序俞神君靈蹟

神君姓俞氏不知其名與州里所居相傳唐末時來句吳主上林里吳嫗家以播鞿粥筓珥爲事出言隱約不常頗類神鬼語或張蓋行赤日中必雨否則雨雖甚必霽近楓橋十里所有溪善溢咫尺若千里涉者告病神君釋芒蹻擲之後遂涸性喜蓡枅幘間手植園蔬一夕亦盡化爲枅[redacted]異之呼爲枅仙人云閱三載忽謂嫗曰吾乃枅星之精被謫來人間期滿當逝卽逝毋棺我合二甕瘞之山椒他日廟食勿用犧牲爲

厲吾將利爾後人也嫗從其言瘞畢土人奮山火熛延其家時方長夏俄有積雪數寸覆之人益驚異相呼作新廟凡水旱及螟螣害稼厲鬼爲凶菑咸奔走神君熙寧中郡守以事謁廟下衆觴奠酒且再拜及與觴已竭復勺中分而亡其半餘酒若墻峙弗傾宣和間方臘作亂聲搖浙東西惡少年欲帥衆從之神君降于巫曰上帝檄吾帥九天神兵破賊此曹宜速改弗改必令作虀粉未幾人自衢來言賊鬪蕭蕭風水聲

疑有鐵騎百萬自天而下咸棄戟遁官軍遂平之紹興初高宗駐蹕會稽監察御史婁寅亮銜上命請雨致辭未畢天大雷電以風雨隨至神君於雨暘若果司之者他有禱輒應類此而烏傷大雄二事尤異十三年夏不雨諸暨縣令韋神君像于大雄佛刹祈焉始至日欻欻欲然少則片雲當空飛雲者死有聲雲止而即澍烏傷有數豪右田相環約同請神君雨一不從曰吾田幸居中豈有上下沾潤而弗及者神君戲之

獨弗雨其[illegible]士張海隨計上禮部以夢卜得失神君報之驗甚由是遠邇敬畏尊之觀天神非齋戒不敢入或御葷肉故慢神君者多嘔血死蓋神君不近腥穢廟前有小澗至今魚鼈不敢入云

史官曰天曆初余在外姻賈氏家見象二龍致雨弗驗即往號諸神君居亡何雲滃然興轉旋如車輪雲花飛舞空中已而大雨明日又雨不號神君者而固弗及也余竊神之及來句吳闕爲紳先生言知神君加詳因趨上林謁神君祠史道予至瘞蛻處有樹二章紺澤若新沐世傳是翁之木所化陰風猶泠泠動人學者多疑於鬼神若考神君之事可不信乎傳言五星之精能下化爲人嗚呼非獨五星然也

碑銘

元故亞中大夫撫州路總管張君墓碣銘

君諱仲儀字伯威張姓絳陽人以大官薦由絳
學正入翰林爲書寫攺戶部令史出爲江西行
省掾俄入掾中書用年勞遷寶鈔庫副使階承
直郎調奉訓大夫杭州路總管府判官杭爲東
南一都會臨以省憲二府卒有事左牽右緩若
木易爬梳君處其間不吐不茹上下稱稱稱之
曰能吏能吏云海寧潮溢民田廬多没君憂之

以特牲禱於海神曰民非田不食非田廬無以
居神忍化爲魚鱉宮耶卽爲魚鱉宮神亦將何
依吾恐神不自寧也神如識我語良海波當帖
帖禱畢親沈石水中命健卒千繼之未幾復海
爲地陞奉議大夫兩浙都轉運監使司判官轉
奉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豫
章歲凶民掘野鼠食餓莩橫道因聚爲旗執
棘矜集城下將爲變衆懼不敢往君單騎出呼
曰爾等寧饑死可血死乎我張都事也敢害者

前敢害者前民皆泣拜散去君還言於省臣大
發倉廩賑之賴以活者萬數蕭鄧二大姓以武
斷自豪州縣踵門受事顏色小異輒縮縮不敢
問者刺羊豕相慶曰吾屬臥始安枕矣擢亞中
大夫撫州路總管年始六十有八至官一月卽
喟然嘆曰頭毛已種種尚可仕弗止乎當從天
子丐我婆娑太陰山間以没餘齒耳遂上休致
之請挂冠徑歸越一年卒至順癸酉十月十日

也君藏書數千卷繙閱不輟上馬入公府亦銜
置袖中人譏以蠹書蟬搖首笑不應曾祖諤金
明昌中舉進士登第官至朝請大夫吉州刺史
侍號赫然祖和抗節不仕父鈞以君貴贈奉訓
大夫同知河中府事飛騎尉追封正平縣男元
配郝氏再配陳氏皆封清河郡夫人子男三曰
樹早世曰柞奉政大夫紹興路餘姚知州曰棫
廣州路增城縣尉女二孫男一柞以某年月日
葬君某山之下銘曰

於戲乎君其仕也振振其止也誾誾是惟有元
能吏之墳於戲乎君

麗水二賢母墓碣銘

麗水有二賢母一曰周夫人元靜一曰龍泉縣
君徐淑夫人適同邑林府君侑縣君歸府君之
子宋鄉貢進士今累贈秘書監丞[redacted]夫人知攻
書旁愛道術家言嚴齋戒以事神明奉其姑周
氏曲盡孝養生饋非鞶御弗之進縣君賢甚養
夫人亦如之至元丙子江南內附秋九月兵入

括縣君生新州守定老甫六月秘書君急負之
竄大澤中游騎追及射之遂棄新州馳入民廬
以終夫人與縣君辟地東山間變換勝人間行
蹤跡之又遇兵麾夫人却而追縣君東行婦姑
相持慟曰同歸九泉爾終不能苟生也夫人計
無所出乃號諸神曰神奈何絕我子既兵死孫
又棄中野獨一婦存忍使其顛連乎神奈何絕
我俄而兵目眩似見負裝䒢行者持戟趨奪之
婦姑乃騁灌莽亂走偶過澤[redacted]則新州在地弗
怖弗啼勝人愕曰兒在矣兒在矣亟腹以去兵
既退拉淚跡秘書君收骨還家家已[redacted]姑婦相
依爲命儀舍宇以居死蟬敗帷澹然能自安縣
君年始三十三歲說其再行縣君指新州泣曰
林氏數十世相傳唯此子爾無此子林氏之鬼
且不血食妾何行如之天若未割林氏幸此兒
成立與時持酒一觴滴府君冢上土俾鄉人咸
曰林氏有後妾即死目亦瞑人義之不敢復言
新州幼多病二母保護如嬰垣之玉惟恐壞之

新州知二母意亦深自刻厲以文行稱用部使
者薦教諭松陽繼擢延祐辛酉進士第四轉而
至今官階中順大夫命書煌煌貤贈父母人皆
以爲榮初新州在布衣甚貧鄉先生潘架閣䎗
時方貴盛獨奇新州欲以女歸之長女辭次女
妙貞曰從父命爾妙貞遂妻新州荊釵練裳提
甕出汲猶窶人然其奉縣君猶縣君之事夫人
縣君嬰末疾不良於行或攲或處晝夜恒負以
從疾且革封股雜湯藥以進乃瘳妙貞從新州

官遊三十年亦累封如夫人生四子瑞天誠祖
博通經史諸家之學以廕補官至其階建寧路
松溪縣尹彬祖至正乙酉進士累官從仕郎江
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似祖癸巳鄉試
第一上禮部不第恩授處州路儒學正誠祖予
三公慶甲申鄉貢進士慶元路儒學正公庠公
廉處州路儒學錄彬祖予三公繪公繹公綬似
祖予五公與公質公異公費公實夫人之父某
宋某官縣君之父某宋某官皆括之巨族縣君

壽六十三卒于大德甲辰九月二日夫人年八
十一卒于乙巳九月二十二日後縣君壓一歲
以丙午七月四日同葬縣西元和鄉之漸潭塢
呼世多孫子者有之多而又賢則罕也多而又
賢者有之賢而能文則罕也賢而能文者有之
能文而中進士科則罕也中進士科者亦有之
至於連翩起於一門之中則罕之又罕者也原
其所以致是果誰之力歟實二賢母造之也譬
之藝櫟保之于一髮之微馴至於百圍之大使
支條敷腴而還麻其本根二賢母有功林氏者
爲不細是宜揭德墓門以詔林氏萬子孫知有
所自銘曰
惟林氏世簪纓時偕囊宋檉兵一髮存有道嬰
數哺之訖于成由甲科居尊城問四馳穆而貞
施厥後何繩繩踵前軌振翹英裔之深發必弘
日焜燿碑以劭蒲之潭妥幽靈廓其潛勒茲銘

元故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康里公神道碑銘　代黃侍講

至正元年五月二十有八日故榮祿大夫陝西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康里公以疾薨于京
師之私第享年五十有一某月日其子某即奉
柩葬于宛平縣東安先塋之次後十有六年始
本門生楊廼所爲狀不遠五千里俾某勒銘於
神道之碑某自退休以來志念凋耗疾病侵凌
凡以文來謁者率皆謝絕重念昔嘗待罪太史
職在論撰公之行能勞烈實應銘法又不敢以
衰耄爲辭謹考次而銘之公諱回字子淵世爲

康里部大人族康里古高車國也我太祖皇帝
親征而略定其地故其國人往往來效勲庸以
致顯榮若公家其一也曾祖海藍伯贈光祿大
夫其官柱國追封河東郡公妣棠古其氏追封
河東郡夫人祖燕真贈推誠寅亮一德翊運功
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
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晉國公謚忠獻妣金氏
追封晉國夫人考不忽木昭文館大學士榮祿
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贈

純誠佐理同德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文貞妣冦氏追封魯國
夫人王氏追封魯太夫人初文貞嘗從許文正
公游親傳其正學施于有政蔚爲名臣故公自
幼習聞家庭之訓於經史精微政治得失多所
研究業既成以大臣子宿衛禁中成宗嘉其賢
擢從臺臣之請命公爲集賢學士以年幼辭不
受大德末復用薦者言擢公朝列大夫太常少
卿先是膳肉之頒無法臨事多紛紜有力者恒

負之而去公爲立并勘以定其數小大百司依
數致腼朝廷爲之肅然轉太常卿進階嘉議大
夫未幾改寺爲院陞公爲使公辭武宗正位宸
極人情未安乃選蕃邸舊臣出使四方以布宣
威德雖公所歷最遠復命最先上悅深被獎眷
盜發海濱有梗漕運丞相議設康里衛分鎮其
地且命公爲萬戶公曰弭盜在用賢不必設衛
分屯以靡廩粟丞相然之事遂寢至大初調
大司農卿公又以疾辭臺臣以風紀之司不振

奏選廷臣付以持節之任公一日入侍上問及
之公對曰中臺表也諸道景也表正則景正陛
下宜愼簡正人以鎮中臺次用剛毅有爲者以
使諸道則羣有司知畏法矣上曰卿言得之然
非卿莫能勝其任即日除公山南江北道肅政
廉訪使公至振肅憲度治劾暴强風釆凜凜屬
部有婦人以殺夫繫獄獄已具公疑其冤重鞫
之乃其夫讎家所殺立破械出婦而坐讎家以
刑同列以貪墨相尚而反惡公之獨潔譖數徙

公公嘆曰吾安能與若曹抗衡哉寧謹避之耳
遂去官居亡何皆以贓敗人服公之先見至大
末攷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時御史
大夫怙權自尊凡議事自中丞以下皆侍立候
顏色莫敢相可否公獨坐與之辨事有不直每
執法折之大夫欲變幹勒氏獄及黜知印靜申
以用其私人公咸力爭其非大夫銜公甚及其
還朝仁宗問臺臣優劣丞以危言中公上不荅
大夫言之不已上怒唾其面出之即遣中使賜

以上尊復遷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廬州從
事以受賕被逮累訊不引伏公一問即吐實曰
某信有罪所不即伏者以諸使者與某無大相
遠或遷延冀苟免耳明公既至燭下若皦日尚
何言遂伏其辜會朝廷遣省臣奉使河南僚佐
有誤射飛鴿係禁物者即上之大官奉使以其
不敬劾免之公抗言曰彼誤中禁物已貢京師
復何罪奉使代天子南巡舉賢黜邪咨詢民瘼
絕不見之事爲顧以執公手曰微子淵多闕吾

言

幾失對矣上憤先朝枋臣舞法不及誅而甃詔
法司磔其屍以徇公奏曰斯人元惡萬磔莫贖
但時方春初羣蟄發育豈爲戮一遺骸以傷天
地之和哉上稱善上欲遴校人材丞相命百工
各舉所知有以宦者子爲[illegible]者公曰君不見左
悺楊復光之事乎上重惜名爵雖宰執官階各
降一等君乃欲進此鼠輩耶丞相聞公語叱之
使出高麗嗣王兄弟弗睦上欲廢其國爲郡縣
公曰是不當廢宜遣使諭之使改過自新諭之

不從然後擇其宗室之賢者而立之爾丞相偕
公入奏上不聽復叩頭力諍久之乃允留司徒
以曹夢炎訟田受賂上怒欲賜之死公曰受賂
而撥田不實罪准枉法論不至于死丞相入奏
如公言上疑其私欲竄逮斯議者或遽進曰是
囘囘參議也上素知公守法律特釋公不問然
怒司徒撓法卒殺之公見上上曰朕雖不用卿
言知卿之忠也寵遇彌渥湖廣省臣嘗出兵討
殺洞酋及以斯敗上欲寘之極刑公曰贓罪應

杖律無置死之科況有功可贖過乎不然適足
快吏猾心非御將之良術也卒從公議得以不
死會日食上問其故朝臣泛引漢晉事以天道
悠遠爲言公對曰日者君象也君不修德則天
垂鑒戒方今經理田賦勞師邊境無罪殺楊朶
兒只蕭拜住皆足以致天變唯陛下念之上題
其言鎮戍官犯法舊從行中書總制者決罰後
改隸樞府事多遲忤凡條具機務以國書譯爲
奏曰前是數繹多剴切詳緻從[illegible]簡略不敢盡

言公皆請復其舊公在中書與議天下大事剛
正隋直略無顧忌至於進賢退不肖正法術厚
風俗之屬與丞相言之尤力丞相特稱公有經
濟才且謂人曰吾以非才備位宰輔每慚見子
淵適有除拜左右闕公在告趨丞相以聞丞相
遲之暨公起示以銓目公爲商去庸懦及有罪
者十有二人丞相顧左右曰吾所以遲遲者爲
是故也丞相退朝諸佐皆送至私第將以爲常
公曰是不過鼓爲諂媚耳均人臣也於禮何稽

儲貳

乎獨不往丞相益賢之英宗崩晉王踐祚時公
在京城俄有旨捕斬廷臣公懼其有變卽夜宿
中書與大臣定誅天初明就其家執之如縛狐
兎無一得脫者泰定初廷議及海漕事公以廪
積方饒奏減糧數以舒東南民力上可其奏拜
太子詹事丞進階中奉大夫公上疏言國
家之本宜擇正人如贊善王栒諭德劉因者導
輔庶幾他日可望三代之治上命妙選東僚屬
公舉方正之士以闇儉人有來位公上者遂移

疾而去改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未上陞翰
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公與時相議不
合辭還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進階資德大
夫以病免歸晉王崩明宗在北藩未至中外危
疑羣臣會議不決公曰處變異於處常神器久
虛非國家之福也皇弟宜居攝以防他變衆論
乃定文宗立拜榮祿大夫宣政院使公上言乞
沙汰僧道以革游食之弊其所有田宜同民間
徵輸擢中書右丞倖臣有以利啗公者曰某氏

珍寶田宅咸沒入于官吾屬索之宜無不得者公正色曰既入官卽府藏中物尚可覬覦邪況官食非貧縱貧亦士之常也其人怒而止太師太平王權勢熾𤏲矣手可熱公視之澹如面折廷爭謇謇不少貶故大臣多不樂公者謀出公于外乃除今官公度爲時不容力辭還鄉頃之聞明宗陟方涕泗交頤不能食自是杜門讀書不出者凡數年今上皇帝入繼大統夙夜圖治方徵用老成而公薨矣爲震悼者久之尋賜鈔

二萬五千緡以恤其家公先配史氏王氏俱前卒無子並封漁陽郡夫人再娶崔氏封齊國太夫人子男五人祈童太中大夫濟寧路總管汝南之袁潁川之陳是已公家自文貞左右兩朝殊績奇勳照耀簡冊公之兄弟起而繼之峻躋華要茂建丕猷益有光于前人至子若孫復克纘承惟謹或以長材出膺郡寄或從科目入屬奉常而今治書侍御史尤以功名自砥礪所至輒烈烈有聲人以象賢稱之詩所謂濟濟多士

書所謂世篤忠貞服勞王家者非公家之謂歟嗟夫躬親儷美于前而又使嗣人匹休于後非盛德之士不能公實有焉媲之袁陳未足多讓澤流後裔詎有既邪是宜播之聲詩刻之樂石使來世之士知我朝名臣有如此者不亦揚休無極矣乎銘曰

聖皇御天萬方駿奔秉德宣猷厥有世臣猗康里氏遠昭世序迨于文貞克膺帝輔公起承之奕奕其昌宿衛禁宸日受龍光洊典秩宗受膳

以贊五持使節拜憲廉肅何姦不鋤何汙不澄嚴霜之下惡草弗生贊參廟論正氣莫奪方之太阿百刲不折上簡主知遷貳宮端袖中諫疏言人所難乃候北門乃莅南國乃宣院政乃登丞弼垂紳正笏屹立龍墀決定大疑爲國蓍龜儉任忌之有莽在背俾服大藩出屏于外公則夷然歸休于家何以爲娛道書平[illegible]皇朝麗天無物不被將詢黃髮以敷至治彼蒼者是胡不憖遺一鑑之亡四國之忌公雖云亡公多孫子

益侁其門重珪疊組東安之原馬鬣其封駿發
爾辭其來不窮河山帶礪勳在盟府史臣勒辭
於詔千古

故節婦湯夫人墓碣銘

夫人姓湯氏諱潤字妙光處之麗水人本順大
夫溫州路總管府治中諱全之曾孫忠顯校尉
贛州路雩都縣尹諱垓之孫敦武校尉溫州路
平陽州判官諱鈞之女年十七適同里葉氏為
贈奉議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

諱應咸之冢婦諱珂府君之夫人府君字孟玉
氣高岸恥席祖父勢自念丈夫非赤手致功名
不可曰能單騎走京師謁陳司徒司徒方有寵
于上一見語合謂人曰此吾江南奇少年也亟
薦為會福院知印文未完卒年始二十一夫人
聞之慟幾至隕絕服衰終禮屏脂澤不御寒檠
青燈唯孤影相照極可念夫人甘焉或懼不能
堪以言嘗之夫人泣曰妾未亡人耳冀死即下
從君子游他固不能識妾心若改俟鐵木出條
枚乃可爾人聞不敢撼葉故右姓郎中實雩都
之塚於夫人為世姻夫人周旋尊章間益盡孝
敬處先後由禮弗忒當府君北上二子士徵未
晬士綸猶在娠六閱月始生夫人鞠廸之士徵
能荷家政不失前人尺寸士綸入儒由金華教
諭補吏七閩漕府移浙中或或有廉名部使者
崇公持節行處州廉知夫人貞狀嘆曰是風教
所繫不可緩趣州縣具文書吏以年未五十援
例辭公罵曰有婦玉潔如此乃欲拘例邪即為

援覆以次上中書旌其閭且復役勿事鄉人士
過焉相指告曰此節婦無忝是門者咨嗟而去
夫人孀居三十一年以至正壬辰七月五日終
春秋四十九孫三士徵子僎信士綸子俊墓在
元和鄉洪唐葬之日則癸巳某月某甲子葬後
五年戊戌六月府君之弟宣慰副使琛為狀羣
行道士綸來金華徵予銘銘曰
北辰可封孰以節揚宅里是旌世道之傷百鳥
紛紜乃見鳳凰我銘夫人用以戒荒

體仁守正弘道法師金君碑 代黃侍講

吳之長洲有爲老子之學者曰金君諱善信字寶之家故儒也曾大父曰琢大父曰雖父曰煥漳州路龍溪縣尹母沈氏顧氏龍谿之墓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實爲之銘君幼凝靜少長好虛無之說欲辭父母去而求師父母不可授以家事而羈縻之君應酬少間輒取老子書反覆玩味久而曰老子之教初不必毀形絶世若今人之爲也吾黨如蓮花生汙穢外接世緣內無

所搆闕何必去父母哉既止不行且納婦有子矣乃曰父母留我者我無不盡其責古之至人雖不必草衣而木食巖棲而穴處然學必有師我將從有道者就正焉時玄妙觀有張雷師生不識錢數能以符篆捕逐鬼神君甚敬之由是冠其冠而爲之挑弟子禮已而聞莫先生洞一者嗜酒醉輒詬罵人雖王公不避時時呼雲役雷伊褻如兒戲然君知其有道者則延致而尊事之有所折辱未嘗爲之動色或毀其所甚愛之物亦不以爲意先生知君信之篤悉授以不傳之秘他弟子不得者君盡得之遂建仁壽觀於城東北隅日與其徒研覈妙旨凡旁門小道力排斥不少置其言以爲心神至虛無所汩沒氣定光出諸陰銷盡諸陽自集蓋有形者陰無形者陽陽益勝陰氣益調精我得淸淨去道無難矣知之不親見之不明枯槁於山林何益乎蓋其造道之本末可見者如此君初爲子弟時無私蓄既壯能使貲倍其舊鄉里有糾紛不可

解輒爲揣摩洞見底裏類使之以自退不爭取勝過時之名流必加敬禮有不給則周之未嘗務遺世獨立以爲高而其襟度特爲冲曠闢一室植桂樹若干本於其前題曰桂軒列一二古圖書徜徉其中飄飄焉神仙人也故賢士大夫多樂與之遊君年雖高而視聽步履如強壯一日呼左右謂曰吾死矣遂奄然而逝非眞有所得惡能處生死之際若是哉君生於宋咸淳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卒於今至順二年二月一日

年五十有九以其年三月某日奉道蛻葬武丘鄉半塘之原君所自營也君妻溫氏事舅姑克盡婦道教育其子若女克盡母道人莫不稱之子三人大亨大振大謙惟大謙爲溫氏出女四人孫男女合若干人葬後十七年大謙始以建安陳方之狀來徵銘昔老子嘗爲周柱下史周之舊典禮經無不知之非棄絕人倫者也至其以無爲清淨爲教漢人用之而天下以治豈無益之學哉老子遠矣今道家者流所宗漢天師

張氏既舉賢良方正節言極諫其子若孫或徵爲黃門侍郎或辟爲丞相掾祚徹相承逮今千餘歲不絕有能遵其軌范無廢人間事而有以究夫道之所存不亦善學老子者乎是可銘也已始君受知嗣天師留國公起爲廣德路道錄仍提點仁壽觀昇之號曰體仁守正弘道法師且以聞于朝再下璽書爲之加護予既備著君之道至於出處之大槩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老子有云修之於家其德有餘歷世既久襲訛踵僞寢迷厥初歸潔其身長往不返木石與居有美一人清風峻標列仙之儒養生有道不斷外緣神明內腴調人一心無撓無雜漠然沖虛滌除玄覽抱一不二方與道俱惟是所存久而愈昕百世不渝有崇斯丘表以石章過者式諸

元故朝列大夫同知婺州路總管府事致仕趙侯神道碑銘有序

嗚呼濂尚忍銘我趙侯也邪初侯未亡時嘗謂濂曰生平交友雖多唯待制栁公侍講黃公相

知爲深二公既已即世吾子其高弟子也宜有以知我我死子必銘之濂辭不敢當言未幾侯以執節不回遇害而至于死死後三月其子友直復衰絰踵門拜且泣曰先子將終時無他言以必得先生銘爲請先生若重辭先子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濂聞之與之對哭失聲嗚呼濂尚忍銘我趙侯也耶雖然侯不以濂爲不肖每以忘年交視之至其沒也復使執筆以從二公之後其知濂厚矣縱不能文可不具列羣行以

白侯於不朽耶謹按狀侯名良勝後更名大訥字敬叔姓趙氏先世有屬籍于宋其諱元儼者實燕陵之第八子封周王謚曰恭肅恭肅生允良封定王定王生宗絳贈太師安康郡王謚曰孝榮孝榮生仲鐵奉國軍節度使封南陽侯南陽生士䶵贈武節大夫南渡初自開封遷家睢州武節生不玷武義郎因添差監婺州浦江縣稅務徙居浦江為浦江人武義生善近訓武郎訓武生汝遷從義郎從義生崇棟會稽縣尉縣

尉生必班累贈奉訓大夫慶元路昌國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則侯之父也侯少闓敏通蒙古字學遂以譯曹椽起家補泉州錄事泉為寶貨之府大商巨室犬牙而居侯不少狗大盜弄兵寧都焚城殺守吏勢甚張州之無賴男子帥衆應之遂謀來攻城侯令沿河作大柵以遏其衝簡強丁數百乘城侯騎白馬奮呼後先士氣百倍寇度不可攻而退中書遣使者造海舟十五艘期五十日成官降[illegible]不與材[illegible]氏[illegible]

頗大驚畏使者不敢發一辭侯獨列民貧困狀請益之民為侯生立祠賈胡及惡少年挾帥臣之威肆行市區與文學椽分爭搤之出血侯縛使赴獄轉興化錄事官賦多隱弊歲勒受役者代輸侯搜舊官書驗之則鄰縣民産也民服罪大姓數十家倚權貴人久不[illegible]科繇侯役之無所遺屢以重勢撼侯侯不為動浮屠鏡空爭長鏡擊死瘠兒誣之兒忽甦空乾送官官受賂出鏡罪部使者以其牒下侯鞫獄遂成越一年攝

莆田縣事縣僧慧與子華競令人殺嬰孩中子華吏入于華死侯廉得實白其寃亭民以兵器私鬬訴官互以計相傾三年不決侯憫其毀家各傳以輕法拜舞而去攻漳州路龍溪縣尹俗尚鬼壘石作祠以奉紫衣神黠民將為奸利必殺犬來祭侯投神江中移其石以脩孔子廟庭畬丁洞獠雜居縣境上官稍侵之輒稱兵暴掠至煩大軍終年屯不解侯調御有道不敢為變富民蘇甲怙勢殺人行賕郡守沒其罪侯抱案

詣府歷斥其奸守盛怒陷侯以重罪上官察非
實侯獲免稅冊多虛額應役之家歲破侯於實
稅中十加一而均輸之桑門清眞共闘淸不勝
遂殺死人陷眞連坐者餘百侯獨正淸以法餘
皆釋之侯秩滿歸爭遮道持盆爲謝侯却去邪
父民爲樹碑柳營江上奸胥衍輿作常糴爲媒
編使閭右民侯曰吾不久當受毋遺患後人也
凡官廨悉新之與大役而民不知歲以爲神或
山遠郊父老携子弟聚觀各舉手加額曰吾父

母也其爲人愛慕如此調泉州路永春縣尹仕
四月以昌國憂去官未終喪改福州路侯官縣
尹不赴俄遷溫州路永嘉縣尹轉運司以鹽堆
不行計民口賦之吏遂並緣爲病侯令富人買
而售於民民安而課登旁州縣則訴于府請如
侯法瑞安何良偽爲官書指平民私販鹽司逮
捕急民自殺者三人事下侯治徒良于汀州巡
邏小兵如良爲者甚衆侯復痛懲乃已州城枕
大江水暴岸善崩侯出新意並江數千尺列植

大木先架其嶄者黃冠師建三靈廟以侵學地
浮屠據東湖書院田二百三十畝而龐先生皆
爲復之葺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
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
焉凡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爲也豐城學徒挾
姦以持校官短長時主教者又不知以職自振
每用計相傾先生各坐以其罪聞者心服南康
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家省憲二府檄
先生讞其獄先生爲鈎摘隱伏所平反者甚多

滿秩而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先廬敝陋僅蔽
風雨而饘粥或不繼先生處之裕如也先生雖
居巖窔海內仰之猶如晉泰山作鎭海隅莫不
以其出處爲斯文隆替之候風紀行部必過門
承問而去至正元年辛巳先生七十二朝廷更
化徵用老成臺閣近臣有以先生名聞於上者
於是有旨以翰林待制承務郞兼國史院編修
官起先生於家先生卽冠帶見使者退謂人曰
吾今幸親禁近得陳堯舜之道以贊太平之治

死不恨矣會貢舉法復行江浙行中書[redacted]王文衡二年壬午夏五月至官僅七閱月竟以一病不起實冬十一月九日而先生年七十三矣省臺樞府而下皆來歸賻館閣之士至於涖泣集賢大學士吳公直方國子博士吳公師道與經筵檢討危公素共經紀喪事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在成均為同僚友至是哭之尤哀冢孫穎奉靈輀南還諸公相與陳奠都門見者皆咨嗟隕涕三年癸未冬十二月二十二日與夫人盛氏

合葬通化鄉荆山之阡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先十二年卒子男三卣同回孫男三稚[redacted]穆秬天女一所著書有文集若干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藏于家先生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孝友本乎天性季弟實出為人後遇之有恩不翅在家者生平以奬進人材為已任諄諄勸誘至者不倦人有一善

播之唯恐[redacted]馬侯曰吾不能馬遂遇害幸不死劇甚至七月丁巳竟殁越三日庚申葬于縣東五里之岡士大夫莫不為之出涕帥閫具侯死節請褒贈於朝文雖上不報侯享年八十有一母黃氏縣之士族累封浦江縣君娶同邑張氏生男子六人友誠友進友淳友恭友年友諒友誠早卒友淳福建行省宣使女二人承嘉縣尉龍泉季共之子其瑞安唐彦驥其婿也次娶承嘉許氏忠簡公景衡七世諸

孫女累封浦江縣君生男子一人友仁少房武林周氏生男子二人友保早卒友聞去家為道士河西張氏生男子三人友直友端友毅皆業儒友端早卒侍姬李氏生女一人適朝列大夫建德路同知總管府事吳薰之子柄柄能文辭孫男六人季祐季寶季貞季道季寧季能季明孫女六人皆未行曾孫男一人道貞侯局度精明濟之以廉剛所至以勦强梗閭吏卒畏威無敢出鄉元豪宿猾或相告引去至於興學校治

水利之事尤加之意學田奪於民間者必復之
坡湖或不築躬視其成雖大暑寒不避侯生平
不識請謁義所當為雖尊官顯人勢相統屬者
有不暇避常自誦曰我有命在天不以柔媚而
得不以剛直而失男子之膝可易屈耶君子韙
其言侯年既耄賓客故人多勉侯為子孫計何
為久自苦侯笑曰吾在泉時寶貨俯地可拾尚
弗顧今肯爾邪嗚呼何其賢也士君子能建治
功于隆平之日而或不能保大節于危難之時

蓋為政以及物者易而殺身以成仁者難侯自
歷官縣州以循良之吏著名及至見危授命又
如嚴霜烈日可畏可仰不賢而能之乎侯之家
食尚若此使當大藩之寄其不能為城郭封疆
死守乎執德弗回至死不變在古者猶鮮能之
況今人乎賈子所謂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
者非侯其誰也是宜銘銘曰
天地正氣隨時降升明為日月流為風霆我人
得知挺然自生直養無害與我道并在乎死孝
在婦死貞在臣死忠弗撓弗傾苟無是焉厥然
不寧言言趙侯萬人之英歷任州邑以治劇稱
大軏錯節不與爪爭和而春陽肅而秋刑讐伏
暴強撫綏[redacted]吏有師傅民有父兄迨于懸車
方洋里閭崇論竑議有轟其聽鎮譁遏浮方藉
老成太白吐芒遭時搶攘侯誓弗屈竟死于兵
忠精耿耿上摩日星非氣之正其何以能五星
之崗有山若城巨碑巍巍太史勒銘高風凜然
百世可徵

趙詵仲墓志銘

梧趙君諱友桂字詵仲一字國芳漢恭憲王元
佐十二世孫也曾祖曰崇悅祖曰必埛國子進
士父曰良贄集慶路錄事司典史君少有志載
矯中鈞索義訓如廷尉持法不激不阿務得其
平雖經諸講師詮足一有疑辯必讞而思之弗
得弗止也其於天官律歷聲音制度之學尤能
窮其會通蓋君于古書無所不究援據精博君
子多其徵聞發為辭章珠潔玉溫絕無鄒繇聱

技之病中山李桓先生自號文章家極慎推與
數稱君與雅不羣君亦視學愈于人恒不可一
世客袖文來見讀一二語弗與輒置于捲几上
視雲漢作他語獨善臨海舒卓卓至夜談屢及
且或怒詈如鬬勢或大號隨憤在地唯恐卓去
亟故挽遊仙都山邏之沿道行言猶刺刺達旅
館人揖有目不見飯至且辨且食入咽不計寒
多斥去人皆指笑之謂病狂易云君負氣高意
功名可以引手致屢試禁屢黜[redacted]剜且益之

志不少變每拊髀喟曰文未至爾文未至爾文
至絛烏能逃我未幾隨父宦金陵歲丙申金陵
大亂幸萬死得存驚聾內傷六月十五日患暴
下醫不能方越三日卒壽甫三十三未娶無爲
主後者所著書有夏小正解詩書易諸錄辨南
泉稾兵後多亡其兄友松深哀之蒐羅成書且
收君骨還指以某年月日葬南明山之西抱書
詣予哭丏銘其墓予發書讀之亦泣下嗚呼自
師廢民散士安於寠陋纖取凡近以脊藻厥躬

妄相標榜謂彼爲毛鄭此爲韓張嶷然若可名
世及叩其傳記所存雖古人常通習者嘐嘐不
能道一語惟瞪目視左右若土偶人是果何爲
者邪如君者殆可哀已銘曰
不昭其熹不融其斉不洩其施遽淪于翳我懷
伊人中心孔悲南明之西有氣吐霓化爲龍文
上貫少微後千萬年於赫弗虧

蔣處士墓碣銘

婺之東陽有處士曰蔣君者君子人也性純謹

無僞自守甚篤遇人恂恂然若畏之者或有
紛糾出片言諭之雖愚夫則又翕然服簞食豆
羹不繼室廬不足蔽風雨君安之唯拯患扶難
則竭志慮不遺餘力弟仁出後仲父復來求分
田君予之不吝君疾勞問者無虛日及死莫不
哀傷焉君諱崇字伯尚其先自毗陵遷東陽曾
大父伯大父忠父元母陳氏娶天台吳氏子男
四長偉器次安仁次文懿次浮祚文懿蚤卒女
二婿曰張壽一未行亦蚤卒孫男三長公輔次

公告以公憲孫女三皆幼君壽六十三卒於元統甲戌正月初八日以至正癸未十月初一日葬於清泉里崑崙山之麓葬後十一年偉器具郡行謁濂爲銘濂雖不識君幸辱與偉器交偉器知尚正學非義所在誘以百金不爲動觀偉器之行足以知君矣銘何敢辭銘曰

君之行一何良也有子爲儒知家教之有方也刻文墓門庶千載而彌章也

詩冢銘 有序

番有奇男子曰曾脩學詩李存先生先生以文雄江東獨才脩脩有詩朋十人皆緣情善賦番數經兵燹脩懼其詩失傳埏埴爲甓刻瘞芝山中瘞已請太史宋濂勒銘其上銘曰

河清嶽明效坤之靈何䌫綏兮鳥文龍章于棨其英 叶 昌厥辭兮寘智斂眞返諸至神䕴黃壚兮渙爲醴泉三秀牛眠合貞符兮番山可夷番川可移道如初兮

塔銘

妙果禪師塔銘

至正初余得邵菴虞公所著妙果禪師語錄序而讀之其稱師之道有云江河朔南一碧萬頃有大尊宿譬若摩尼之珠高懸虛空日月星辰山河草木悉現其中人天鬼神蠢動之衆一一內向皆自以爲得所攝受而珠本無留礙余竊意正宗寥落龍象分散而久矣復有斯人哉虞公爲人善巧深入禪觀故特溢美於師以起人

之信心爾非至論也及來秣陵與師諸孫似杞交求其書而細味焉則洪纖高下靡不含攝而玄機所湊若涉不思議境然後知師之道弘以周而虞公之言實可徵不誣也謹按資福大師廷俊狀師諱水盛字竺源自號無住翁饒之樂平人姓范氏父某母徐師生時有祥光照室及成童以嬉戲爲佛事年十七去依羅山院僧常公常使從儒者學而師每習禪定且針指出血書金剛經常呵之師云學儒可敵死生邪常云

汝賁口小兒爾姑注意於儒他時入道何晩也
師弗知答既受度謁月庭忠公於蔣山時孤舟
濟公爲第一座以皖山誨蒙山者誨之師撫几
云吾已見二老矣乃端坐一室以三百六十骨
節八萬四千毫竅及河山大地咸攝入一念始
覺變易繼凝定雙瞻與念爲一汗從背流亦不
知所楚後四三日見色聞聲漸撼搖不動師自
信法决可證因取所攜書帙以火焚之且發願
云吾此生不能作佛當入無間獄也旁觀者爲

之吐舌俄過匡廬止東林聞有僧所見不異雲
門師往即焉僧以無誠心讓之師復奮云今夕
必就蒲茵上死爾即正襟趺坐加精進力如一
人臨萬人之敵如操舟上湍悍之灘不退他拔
夜參半至極切孤危之際捐命一躍不覺如出
荆棘之叢所履之地忽爾平沉而秋空素月連
娟獨照返觀自身湛湛澄澄唯一念之不忘爾
師猶以墜於斷滅益進脩弗懈或靜或動未嘗
間斷洎歸羅山方全體頓現如器觶之解十方

世界舉皆現前衆以諸祖辨證如鏡照鏡坦然
明白師自以爲開悟及掌藏鑰東林偶閱妙喜
明心見性非衆門事之辭又復致疑不能釋者
數日或誚云法離各吻道絕言詮子何太滯也
於是胸中又蕩然如洗然不敢謂已至也越五
載重會濟公于蔣山濟云蒙山嘗言栽松道者
不具二緣而生達摩瘞熊耳後隻履西歸果神
通耶抑法如是也師云此形神俱妙而已濟云
不然也子他日當自知之師復往無爲見無能

教公以濟所舉之言質之無能云爲汝弗解故
也師忽太省盡脫去玄妙知解歷觀從前所悟
如通宵一夢夢時非無及至覺後絕無所得矣
無能撫其背而記之云爾後當大弘吾宗也師
辭去東游四明天童已而歸息浮梁之鳳游山
海印如公方長薦福請師分坐說法久之往隱
于南巢巢民柳氏割山地建蘭若以棲師地當
五峯之下舊有龍潭五所聞師至悉乘風雷徙
去識者謂聖人來居故物性潛遁云天曆已巳

遴官以聘起師主西湖之妙果師弘闡宗旨震撼四方學徒坌集至有不遠萬里而來者郡守劉公廸戍將齊公璉常虛巳求道時巳行役僧之令師堅欲引去劉公屬縣大夫將免科繇以欵之未幾返南巢故隱而嚮慕者愈衆游宦讓王界遣使者致師師以老病固辭淮西廉訪使斡公王倫從監察御史常公道夫本極趨仰時移書牘以辨鍊玄乘鄉先正集賢學士傅公立月灣先生吳公存與師爲世外交甚篤月灣至

有晚始聞道之笑至正丁亥夏四月二十四日黎明召四衆戒[redacted]之且云世尊有言我今背痛將入涅槃吾其時矣侍僧捧紙求偈師呵云何以偈爲强之乃引紙膝上書巳端坐而逝初師預建瘞塔於諸峰之下是夜有光如匹練白天際下燭交相通貫未幾散布五峰之頂復合於塔中彌三夕乃止巢之居民凡數十里聚觀駭異之弟子德弘慧月慧觀等以是月二十六日奉前身瘞焉世壽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三聞

師之殁緇素無不哀慟而兩淮之人尤切不啻喪其父母師之道浹洽於人者蓋可知矣師常勵學徒云凡剃髮染衣當洞明諸佛心宗行解相應以正悟之境靈靈自照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不被生死陰魔所感此師生平之實證實悟者故亦用是以誨人也師制行峻絕有壁立萬仞之意每垂三關語以示人多有不契其機者廣信祝蕃遠嘗云番陽竺源吳中斷崖其人類孤峰懸巖

可仰望而不可攀躋人稱之爲實錄嗚呼大鑑之道分爲五家而臨濟之宗爲最盛臨濟之傳雖曰豐熾光大單及東南至五祖演爲尤盛今以其世次觀之則自開福寧月菴果老衲證月林觀竹巖印直翁圓無能教至師始入藥耳宜其傳授分明印悟真切有非耳剽目掇者之可同哉余也不敏似杞致慧月之辭來求塔上之銘其請至六七而不勸予故特舉虞公之言于前而歷著師之悟驗于後使小閦末智未得謂

得者覩之庶幾有所懲創矣乎銘曰
道大如天地無物可包羅我以一心攝不見有
餘欠自非堅固力沒身以爲期超出河沙界未
易得之者皇皇無住翁誓成無上學一念弗轉
移似倚須彌山兩曜互遷代風霆時激射乃至
於世間山川及草木胎卵濕化等無日不現前
無見亦無聞無無亦皆喪知是歲月深眞體忽
頓露有若摩尼珠閃映無定色光光皆涉入不
無留礙者持之出住世蔚爲人天師吐辭瀉鍾

吼非宮亦非商聞有無耳人聽之三日聾何況
示闕嬰險絕在天半萬仞亦見底卽墜卽糜爛
衆生所倚藉寘衢日月燈睇彼毒龍衆獰惡可
怖駭亦知所敬畏夜隨風雨逝莊嚴淸淨域恐
以腥穢故神光起天末如匹練下垂照燭窣堵
波散入五峯頂我示涅槃相上玄降祥應以表
無量法諸天悉護持大風有止時此法無盡藏
爰假世間文留鎭于下土

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塔銘

少林氏之道士傳至慧照大師而別爲一宗設
三玄門演暢宗乘權實兼行照用雙至四方從
者雷動海湧逮乎宋季其道寖微惠朗欽公起
而任之豎大法幢屹然爲東南之標準廣濟妙
公親承法印據獅子巖建立死關鮮有升其門
者唯智覺本公深造閫奧以大辯才通博無礙
慈澤普滋徧一切處其入室弟子以十數計若
今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則其一人
也師諱元長字無明一號千巖越之蕭山縣許

賢鄉人族姓董氏世以書詩爲業父諱九鼎毋
何氏夢而生師欲棄之嫂謝氏鞠以爲子七歲
卽就外傅諸書經目輒成誦出入蹈矩循矱有
若成人其父喜曰是子當以文行亢吾宗乎師
之諸父曇芳學佛於富陽法門院欲乞師爲嗣
謝氏不從未幾師遘疾甚革謝氏禱于觀音大
士曰佛幸我慈俾此兒弗死令服灑掃役終身
焉已師汗下而愈遂使從芳游時師年始十七
益求良師摩切九流百氏之言已而曰此非吾

世法也復從授經師學法華經至藥王品問曰
藥王旣然二臂曷爲復現本身耶授經師異之
年十九薙髮受具戒走武林習律於靈芝寺律
師問曰八法往來片無乖角何謂也師曰胡不
問第九法乎律師曰問律而答以禪眞大乘法
器也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衆入本公亦在座
遙見師卽呼謂曰汝日用何如師曰唯念佛爾
公曰佛今何在師方擬議公厲聲叱之師遂胡
跪作禮求示法要公以狗子無佛性之語授之

繼往縛禪靈隱山中雲庭傳公召師掌內記師
下筆成章五采交粲見者嘆服俄棄歸法門隨
順世緣殆將十載一旦忽喟然曰生平氣志充
塞乾坤乃今作甕裏醯雞耶復造靈隱跏趺危
坐脅不沾席者三年因往望亭聞鶻聲有省[illegible]
見本公具陳悟因公復斥之師憤然來歸夜將
寂忽鼠翻食猫之器墮地有聲恍然開悟覺身
躍起數丈如蟬蛻汙濁之中浮游玄間上天下
地一時淸朗披衣待旦復往質於公公問[illegible]

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餐猫飯公曰未也師曰飯
器破矣公曰破後云何師曰築碎方甓公乃微
笑視師曰汝宜善自護持[illegible]遯巖穴時節若至
其理自彰師旣受付囑乃隱天龍之東庵耽悅
禪味不與外緣有二蛇曰來環遶座下師爲說
三皈五戒蛇矯首低昂作拜勢而去師自是聲
光日顯笑隱訢公方主中竺法席力薦起之江
浙行省丞相脫歡公時領宣政院事亦遣使迫
師出世師皆不聽居亡何諸名山爭相勸請師

度不爲時所容與弟子希昇杖錫踰濤江而東
至烏傷之伏龍山見山形如靑蓮花乃卓錫巖
際誓曰山若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
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實泰定丁卯冬十月也
初伏龍山有禪寺號聖壽其廢已久當師入山
時鄕民咸夢有異僧來遂相率登夅顚披蒙幕
以訪焉見師晏坐不動各持食飲之物獻之邑
大姓樓君如浚樓君一得各爲伐木搆精廬以
安師等因舊號建大伽藍重樓傑閣端門[illegible]

輝映林谷內而齊魯燕趙秦隴閩蜀外而日本三韓八番羅甸交趾留仇莫不奔走膽拜咨决心學留者恒數百人至有求道之切斷臂師前以見志者師各隨其根性而爲說法譬如一雨所施小大根莖悉獲沾潤王公大臣嚮師之道如仰日月名傾朝廷三遣重臣降名香以寵嘉之江淮雄藩名宣讓王則下令加護其教若鎮南王則親書寺額賜僧伽黎衣及普應妙智辨禪師之號帝都亦再降旨俾勢家無有所侵陵

仍更號曰佛慧圓鑒大元普濟大禪師資政院又爲啟于東朝命朝臣製令號并金襴法衣以賜焉至正丁酉夏六月十四日師示微疾索浴更衣會衆書偈云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遂投筆而逝春秋七十四夏五十六是日午時其弟子德亨德馨等用陶器函蓋奉全身瘞于青松菴悲慟[redacted]戀聲撼巖壑太師中書右丞相脫脫公建大壽元忠國寺爲皇太子祝釐之地欲奏起師爲住持適有自江南來者言師示寂乃止師貌脩秀目豐顧美髯才思英發超越醜夷頂刻千偈包含無量妙義得其片言皆珍襲寶護惟謹語錄若干卷和智覺擬寒山詩若干首皆刻梓行于叢林世之論者謂師踐履眞實談辨迅利或無愧於智覺云濂初往伏龍山見師師吐言如奔雷時濂方尚氣頗欲屈之相與詰難數千言不弃而退越二年又往見焉師問曰聞君閱盡大藏教有諸濂曰然曰君耳聞乎抑目觀也曰亦目觀爾曰使目之

能觀者君謂誰耶濂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自時厥後知師之道超出有無實非凡情之可窺測因締爲方外之交垂三十年其激揚義諦往來尺牘之在篋衍者墨尚濕也雖纏於世相不能有所證入而相知最深銘非濂爲而孰宜爲之銘曰

天目嵒嵒中設死關從無來者巒門而還言言智覺仗劍深入師子長號百獸咸蟄伊誰嗣之惟千巖師彼頑者鼠爰弃我機一錫行雲深

空谷明珠自護不受人觸世雖不聞靈光先知
矯首聽法爲說三歸我將辭名文彩或露足跡
飛濤一夕東度能孝彗環如青蓮花我棲其間
指樹爲家兆之所形孰曰無象有來姚姚且饒
且飾化被草莽爲梵王宮金銀琉璃絢爛太空
四方風動無不稽首師我檀度願垂攝受羣聾
正酣晝夜沉寘法音方震萬耳皆驚璨璨珠璣
噴落人世神鬼莫窺天龍交衛有寵自天錫予
便蕃金衣寶薰耀於祇園外護之嚴罔敢于令

慧照之宗於斯爲盛乘化而逝人天翣哀妙相
如如初無去來旣無去來何有增減太史勒銘
以昭玄範

表辭

諸暨孝婦楊方石表辭

嗚呼是惟孝婦方氏之墓夫孝未易稱余獨歸
之孝婦而不靳者將以媿爲人婦之不孝者也
孝婦姓方氏諱迎越之曁陽人生二十七年歸
同里楊君敬敬有母何氏孝婦左右就養唯恐
違其志何病脇道溢不能親御偃溷孝婦浸之
湯盆中以指探出之積歲之久手文皆龜裂而
孝婦未嘗有倦色昔人有爲親浣廁牏者史臣

尚以爲難載之于策矧孝婦之事尤人所難者
耶人之所難者且若是則孝婦其他之行弗問
而可知也嗚呼是尚不得爲孝婦矣乎使如此
而不得爲孝則夫勃谿而不恭者乃足爲孝乎
予自成童時讀劉向所傳古孝婦事以爲斯世
何爲無此人心雖未敢必其無然歷三十餘年
卒不能一逢嗚呼余豈意今於曁陽乃見之也
曁陽距予金華僅二百里予昔嘗兩至其處而
不知有孝婦至今始得知之嗚呼予又意世之

如孝婦者夫豈少哉特以不遇於君子故湮草萊而人弗聞之爾其弗聞者予固無如之何其幸而得聞者可不大書揭之崇阡以愧人婦之不孝者耶非惟愧人婦也抑將愧人子也孝婦性儉慈頗知讀書嘗粥田教子父德載母張皆宦族年六十一生二子恒慧其卒以至正二年九月五日其葬於馬鞍山以三年十二月廿二日云

志

故檢校孔君權厝志

故奉議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孔公諱濂字世表宣聖五十三世孫初家曲阜四十七世曰傳始遷衢故事孔子之後得補文學椽公年二十有司以名上署昌國州學正教授岳州湖北廉訪使者辟爲書吏除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階將仕郎公乘馬出道逢宣政使騶從甚都公直前不避使使人讓之公曰我眞聖人

之裔官乃僞浮屠豈應相避邪政成以入廣例陞尹海陽攻沅江二邑民安之湖南亂公供億軍中朝廷錄其勞授以今官尋以使事入蜀議連兵殄寇至蜀蜀亂公間關巴峽間久之復經雲夢況洞庭回鄂鄂又亂妻張子思樵溺死散盡唯繼室高昌氏及幾下兩丁嫗存公度鄂不可居航彭蠡直趨豫章等自豫章下九江九江又亂百具咸沒公被垢衣倀倀走持孔氏南北譜唯恐失之見者或曰迂人哉或曰此知

本若也公一弗顧轉徙來金陵依富川族孫克
仁居居會高昌氏生子頗子泉下奈之何不哀
乎濂聞公死哭之慟克仁請志其事因抆淚以
書其略若公孝行之詳則有俟於揆銘文者

贊

龍眠居士画十八應真相贊

第一尊者張拱立海牛脊絕流而過
指海爲地截斷衆流尚不見水何所覓牛
第二尊者迦風立飛濤中足踏鉢多羅
手提天地靡物弗舉只一盂間收盡海水
第三尊者乘芭蕉葉傲睨太[illegible]水珠亂濺葉
上
何分木陸即海是路未入水時一葉已渡

第四尊者與前尊者共泛蕉葉一沙彌荷橐
隨後跼步殊甚
天上地下獨立無偶沙彌何人乃躡其後
第五尊者坐緑幌中雲肩垂兩肩四海兒獰
甚异之行
長肩垂肩不[illegible]去任爾東西弗離故處
第六尊者橫杖在膝有大龜[illegible]而[illegible]西龜半
隱水中
杖挑須彌目鑠日月慜諸有情晉龜成雛

第七尊者瞪目東望口噓氣成雲雲中現七
成塔景
無縫寶[illegible]不因外見優鉢曇華千年一現
第八尊者翫塔景微笑一王孫持果獻之
景固非眞塔亦是假一笑之餘語默雙捨
第九尊者氣貌甚偉杖錫衝衝行足下寶珠
輪有光炫耀如火
平視四極一杖指定足下寶珠圓光交暎
第十尊者騎海魚魚鼓鬣而逝有洋洋白適

意
第十一尊者布杖于海亦足蹋之杖如能悠
來魚而來我未嘗乘青山[illegible]過白雲如蒸
西奔
第十二尊者左手擎梵鉢蹙脣仰視小龍蜿
汝杖猶能游戲海中一息萬里不假寸風
蜒自南來昂首作矯勢
眞龍出現風雲應符雨大法雨普活焦枯
第十三尊者踞崖石坐左攬衣右舒指指空
若有所示
一指之下領納大千眞如境界不分中邊
第十四尊者手執修多羅欲讀未讀回顧鄰
坐者
佛尚不有何況寸言無水起波中復駕船
第十五尊者側耳聽經神觀清淨如在禪定
時
經從耳入當以目聽耳目兩忘非動非定
第十六尊者騎鹿行山檜栢蕭森陰飈翛翛

吹衣
騎鹿而行何曾移步欲問西來笑指庭樹
第十七尊者跨斑文虎手持降魔法杵過前
巖巖下雜草如畫
爲無怖畏全提宗印大吼一聲萬山皆震
第十八尊者藉草趺坐作入定相白毫光宛
轉起兩眉間
瞑目而坐心同太虛一塵不立無欠無餘

四書華嚴經賛 有序

上人善繼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眞如之道嘗自念言華嚴大經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最爲尊勝欲爇松爲煤入以香藥擣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有染白法欲煆汞爲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汞丹者炫燿可觀能盲人目非助道者欲椎赤金素銀廉薄如紙復粉爲泥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者雖曰重寶外塵爲體初不自內以是思惟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

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維我一身內而心膂肺肝外而毛髮膚爪資血以生資血以成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衆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願於世雄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淨器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眞純雜以霜毫志心繕寫滿八十卷尊閣牛埠聖嚴寺昔若樂法比丘當無佛時欲聞佛語了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願書一偈况今百千妙頌十萬正文不止于一縱捐軀命以報佛恩無足爲異於血何吝唯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雜華藏海已卽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淨已卽得自性清淨得自性清淨已卽得四天下微塵刹土中一切衆生皆悉清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卽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於是親爇五分妙

香香雲輪囷結爲寶網徧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華作禮而稱贊曰

雜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周如是辨六相如是分十玄妙義皆克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了無礙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爲無量無量亦爲一重重無有盡是爲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秘藏上人出身血嚴飾書此經今

一滴血中普含十方界於一一界中普現光明臺於一一臺中普成獅子座於一一座中普見分身佛如上無數佛皆具大威德眉間白毫光徧滿一切處共宣大乘法聞者應解脫譬如日月王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如大洋海一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沾溉故譬如梵志夢一夢千劫事不過刹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未見心已至形神皆

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金色不相分金亡卽色空法能不二故譬如石性堅初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無修證故能如斯見解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全體卽呈露苟執於所見亦非我本性見見二俱泯此爲眞見見眞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故一心歸命禮祇夜以爲贊諸妙樓閣門彈指一時啟

康熙三年甲辰三月望日同申進士稽從月掌和尚方丈得肅展了聞老衲所藏宋文憲公三世血書華嚴經及墨書序讚合十頂禮而作偈曰

衆生無非佛法乳一乳當無兩般血苟能於血見佛性衆生血卽是佛血前爲承明後善繼無相居士則三世總此一點血化身誰明誰繼亦誰士是人是血皆是經非士非繼亦非明是明是繼亦是士先於毋胎識不二忽

往宇塘忽傘林忽爲曇旭忽了聞經去經來無住相遍十法界無非經涉此海藏經閣中有華藏直糟粕能轉此經文字外經經見血皆飛躍居士吾鄉古先生文章功德都血誠金粟字官現一身一血一身無分身我甫來披經亦止相逢應有機緣使後來一切得展禮總是三生一血耳

鄉後學陳國珍焚盥書

觀音大士觀瀑像贊

南贍部洲東新羅國有一苾蒭號曰靈因以三昧力於一毫端現大士相其相云何寶冠華緌素衣黼黻趨足而坐於崖石間其崖東邊有一石陋陋中有水下注無際其水微妙如娑羅林自根而莖自莖而條前後相續無間斷者大士旁睨容顏端嚴舉手指水不喜不惱沙門似祀具大辨才覩是相已五體投地而作是言水之怒者無如流瀑飛空直下其長或至一千餘仞

或至三萬及無筭数間巖射壑晝夜六時無有暫捨雖神鬼衆聞其音聲亦生而畏警諸衆生曠大刧來以迄今茲無明所覆造諸惡業火性所激觸山抵石以至殞命肝腦塗地方其怒時盡十方界日月星宿霞電雲露盡十方界山林墳衍草木鳥獸盡十方州邑樓閣民人聚落了無所見以何因緣怒所激故怒火所及有明皆喪大士所指因水以喻明覺其性慈憫方便最爲第一爾時于越有一長者鄔波索迦聞沙門言瞻仰讃嘆善哉善哉沙門當知不識水性因石而怒爲復石怒緣水乃見或水石中各有怒性謂水之性其怒因石怒在水外水性無怒長江波濤懐山蕩陸其勢可怖非關于石謂石之性其怒因水怒在石外石性無怒懸崖下崩飛雹擊空聲聞百里非關于水謂水與石各有怒性一鱗不生倒涵太虛內外若鏡不見有怒屹立弗磨苔蝕蘚封萬古如一怒從何起沙門當知法界無邊空爲本性性中本空中實非空

萬物潛摩展轉成妄如水流躍非水之性舍彼二者欲求水性了不可得如石裂賁非石之性舍彼二者欲求石性亦不可得如是思惟微塵國土山河大地或淨或垢皆吾法身諸佛菩薩天龍八部夜叉羅刹有情無情皆吾法性性中所具不遺一物一物不留法界衆生無明煩惱即是如來正徧知覺善思念之此乃大士因水以喻明覺眞性沙門聞我所說妙法驩喜踊躍與口同音共說無上伽陀章句

稽首毗盧華藏無量光明徧一切本來清淨無染著凡夫逐妄以迷真有如空裏本無華空裏華生由眼翳華生華滅剎那間空相如如元不動願憑大士般若力脫此八萬塵勞門縱如瀑流千萬變轉物不爲物所轉剎茲幻象出毫端境相了知非實有因非實有悟真容即證如來大圓智

跋

跋清凉國師所書棲霞碑 代黃侍講

唐攝山棲霞寺律大師碑華嚴疏主清凉國師所書也國師越之會稽人飛來山寶林寺實其得度故處今住山同公舊讀裴相國所撰妙覺塔銘而知國師得二王之筆法又聞趙魏公稱國師字畫之妙而知相國之言爲可徵每嘆其書罕傳於世今年春出游吳中始從報恩萬歲寺住上人得此墨本歸而刻諸石屬予志於下方謹按國師以大曆三年受詔入內譯經爲潤文大德是年三月二日律師示寂而碑之建在明年三月十二日今去之已五百八十年覩其遺刻法度森嚴神采奮發而國師之德容猶可藉是想見也國師世壽百有二書此時甫三十有一或者妄計其晚歲安住毗盧華藏必不復作如是游戲事予竊不敢謂然法身大士應化人間於一毫端現諸萬象卷舒無礙寂用常如摩心交入無非法果覽者毋徒弊焉索之於形

迹之間庶幾曰槃而道存也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秘監何明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公治蜀之爲悉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爲最者紹興中公爲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

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繕修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即利州鑄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illegible]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爲鑄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總所椿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數至七百萬緡

是也公在關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衛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犬羊每入謁必先庭趨然後就坐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横斂減悍將服其效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姦檜得秉鈞軸忌公不附已而竄

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檜士大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亦爲檜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爲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檜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檜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澹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爲倉部郎累遷至祭酒鄉人趙温叔爲相雅欲相鈎致亦

不肯就及濕叔罷蜀人爲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尚肯屈志以附檜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遂與道夫淸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也然則公之墓誌非道夫爲之孰可爲之哉公之子德肖不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之九世孫以欒史君昌父所書此册求題故濂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

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秘書監之命其後輒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令以秘書槃街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俞先生之高第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書儘佳鮮于伯幾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冊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併及之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里後學宋濂謹題

跋金剛經後

先佛所說大部般若合六百卷凡四處一十六會而此金剛經實當第二處第九會第五百七十七卷姚秦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生人）始用華言翻定元魏菩提流支陳眞諦隋笈多唐玄奘義淨相繼各有所譯號爲六家唯什本詳略適中甚得義趣而梁蕭統復分第爲三十二故今稱盛行于世其二十一分增多六十二字卽非什本而後人據五譯以鈔入之爾世之名僧達賢詮釋此經殆且百家獨無著天親二論師配一十

八住斷二十七疑允合先佛微妙第一眞實了義濂欲據之作集解一部病於烽火未息志莫能遂因繕錄成卷寘巾箱中朝夕玩繹庶幾了空名相洞明覺地他日於一毫端現諸萬象破種種迷成種種智尚未爲晚也至正十八年四月初一日無相居士金華宋濂題

跋長春子手帖

右長春眞人丘公與其弟子宋道安手帖首言吾宗不傳次第非一朝夕者蓋自東華少陽君

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
巖進士劉操操授宋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
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枬枬授白玉蟾玉蟾授彭
耜此則世所號南宗者也巖授金之王嚞嚞授
七弟子其一即公餘曰譚處端曰劉處玄曰[redacted]
處一曰郝大一曰馬鈺及鈺妻孫不二此則世
所號北宗者也又言金真之[redacted]知明君始者
知明嚞之字也咸陽大魏村人凡三易名字初
[redacted]允卿再爲世雄德威今爲三也大定

丁亥閏七月十八日知明抵寧海州鈺之夫婦
首師事之遂築室於其南園題曰全眞庵四方
學者咸集自是凡宗其道者皆號全眞道士云
又言巳至大霊山之陽棲霞之事如何者棲霞
觀名也公以興定巳卯受詔見我元太祖皇帝
於奈蠻國弟子十八大師皆從庚辰二月入燕
城辛巳三月踰嶺而北七月至阿不罕山留道
安等九人立棲霞觀壬午四月見止大霊山之
陽癸未五月辭歸帖言巳至霊山則决在壬午

原缺

且塔廟在在放光明譬如日月行中天不分淨
穢皆照了須知不假身外求心佛衆生元不別
常境知如本無相常智寂寂亦無緣三觀三諦
皆現前不分後先與中外居士欲報慈母德繕
書入梓以流通一一毫端現諸佛熾然說法遍
十方見聞無不能信心共入毘盧華藏海

跋俞先輩所述富春子事實後

宋季時有孫君者其先居富春因自呼富春子
七歲而病瞽遇異人授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

之術其於萬物始終盛衰恒於音决之周垣未
第時坐於觀橋市肆厲聲話僕孫君聞其聲往
揖之曰狀元何忽邪周以其給巳不荅後果擢
進士第一楊克齋同鄧中山遊虎林會孫君亦
至楊戲君曰我何如人孫君曰公貴人也曰我
食祿乎抑白衣也曰公自慶元初類試調瀘川
尉浮沉久之歷知晉果二州矣何謂白衣楊大
驚復問曰吾祿止是乎或未也曰不久即遷大
理少卿再典一大藩却從方外之士遊爾巳而

由理官以直寶謨閣知重慶府遂主管千秋鴻禧觀以終江子遠舍選出身教授池州負氣好凌人當路惡之欲誣以罪孫君曰不可子遠雖少未易輕蔑二十年後必秉國鈞也其後言輒驗程言公集客命孫君次第聽其聲聽已歷指曰此異時朝士也此異時院轄也此異時法從也此異時執政也旁有韋布之士劉姓者聞其語夸笑之孫君曰汝何人乃敢爾邪或曰毋相慢此秘書丞劉公也孫君曰太白山老儒生耳

烏能入秘書衆一笑而罷吉公籍記其言無一人差者其神奇往往類此惜乎爲史嵩之所忌謫死遠方也今去孫君□有餘年故老凋落殆盡人罕有知其事者狀觀余先生用中所述猶可見前輩閎見閎肆有非安于寡陋者所可企及如濂不敏于先生無能爲役今因孫君六世孫朝可求題遂以舊聞附於先生論著之後以補其所未足焉若夫孫君所言趙蘇已迄王元春與鄉郡李全貢玉柱斧及詐假布襲四字太史氏嘗錄之今不敢瀆告之也孫君名守榮先生謂爲尚榮意其筆誤或別有依據云

雜言

蘿山雜言

濂自居青蘿山山深無來轍者日玩天人之理久之似覺粗有所得作蘿山雜言

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沖然若虛淵然若潛渾然若無隅凝然若弗移充然若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

其所廬一或觸焉縝縝乎萃也炎炎乎燕也莽莽乎馳弗息也苟不以畏爲君而欲抑之勸之檢之押之范之酒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予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理

人不用則已用則爲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復濯濯其機采采其履昧昧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絲絲棼棼乃政之分純純謐謐乃政之壹是故聖人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逾于一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烏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壓焉或僨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梟鳳相峙粱藜相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尚有不能而況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鴆者必舍懼害已也麗色

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鷄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者非道哉

以文徼名名必喪以貨徇身身必亡喪故無成亡固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徼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脩不暇奚事外欲

緻緻兮不緇容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媺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

言而生殺遂伸兮則榮屈兮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鷙翔乎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立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泠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小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覛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禽以行自翹者僞是六疾也慾則和儉則裕勇則决明則遠容則

聚是五懿也去六疾行五懿方有為於天下

書白衢州

三衢沈君持正來為烏傷文學椽予謂之持正盛稱其守白侯之賢予問曰侯定科繇何如曰衢為州雖據東浙上游厥田惟下下入賦以斛計僅三萬三千有畸豪有力者兼并且善避役役多在貧人侯察其奸令民自實田以田定賦一州服其平侯律已何如曰侯清約甚飲衢水外一物不煩衢民每旦徒行入府署野夫不識

與爭道不問庭有訟民立爲疏直枉皆免冠叩頭謝長子自沔陽來越旬即遣歸唯一童給侍朝夕未幾亦遣侯馭吏若隸何如曰吏抱案立左右唯侯言是裁不敢以意出入之隸人數不逾九凡冒隸名巡聚落以病人者悉罷去去年春藩府以善治聞天子嘉之遣使賜束帛衛人咸爲侯榮予問已顧謂二三子曰此南陽白景亮明甫也明甫自征東行省譯曹椽起家四轉而來爲是州甚有惠政昔予聞蘭溪吳德基言

若此今持正又盛稱其賢故予屢問之持正言與德基同則白侯之賢信已使牧郡國者皆得如侯則下民之瘼庶幾其有瘳乎

秦士錄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鬬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奴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倡樓蕭馮兩書生

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識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胷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荅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

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造書數十言袖謁之閽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

殺耶連擊■數人聲聞于王王令隷人捽入欲
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
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艫互市于
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
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傷國體
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左纛稱
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
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
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

頸吐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
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
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
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
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
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槊
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
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
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拊髀懽曰誠壯士誠壯士
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
比之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
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
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
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
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
人影殆絕玄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
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

知其怒髮上衝也

後序

先生爲有明三百年文章鼻祖吾鄉舊刻如潛谿文粹諸本久爲士林鴻寶備載國乘論者以方漢之孟堅唐之昌黎若宋之

歐曾氣體雖似而昌大詳贍歐曾似不及焉至于闡通內典鉤賾宗乘則又班韓所無洵巳兹未刻鈔本爲先生元時所作遭遇以後慮涉忌諱深自弢鑰終

明之世埋抑不章同于漆壁而太史金沙蔣公于三百年後出自枕祕屬珍壽之梨棗俾得大行于世嗚呼文章顯晦信自有時夫當此三百年間世界滄桑

人物榮落所閱不知凡幾而此一編者獨完好秘笈中如魯靈光非有神護鮮不湮滅要知眞文章終必行世固當與六經子史齊其不朽不益信哉尤可異

者集內血書華嚴經贊原本逸二十七字訛十五字校刻之次方苦無稽而先生之後賢既庭孝廉走尺一于珍云血書原本近從吳門來婁什襲于海寧藏

閣珍得禮展則贊序全文在焉如遇懷寶因得釐補遂成全璧不又有珠圓劍合之異哉然則是編之作于元隱于明至今日而忽表章于蔣公之手比之劉

文成覆瓿之集所處有更異者因爲序其顯晦所由及血書經贊得全之故如右長山後學陳國珍拜手肅書于集之左方時爲

皇清康熙叁年立冬日